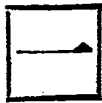


百回本水滸



85 | 4
347 = 2
= 1

百回本水滸

看雲憶弟居照
明嘉靖本重印



3 2168 3451 9

重刊忠義水滸傳序

自從清初金聖嘆修改水滸傳，刪去七十一回以下後，七十回本盛行，明代常見的百回本水滸遂不易輕得。民國十一年于巴黎國家圖書館，獲睹鍾伯敬批本水滸，亦百回者，如得拱璧，異常欣悅。季弟宗僑，素喜讀此書，當急寫信告訴他。民國十三年，族姪興秋在小攤上買了一部忠義水滸傳，觀其墨色紙色，的是明本，且第一冊圖上，每有新安刻工姓名，尤足證明即郭英在嘉靖年間刻于新安者。明代水滸面目，遂得重睹。但最不幸的是季弟已於三年前病沒，不獲讀這本書了，特刊此書以作哀悼他的紀念。

民國十四年九月李宗侗

讀水滸記

李玄伯

一、水滸故事的演變

水滸故事的流傳，就起源于當時，可以說宋江等還存在的時候，這種故事已經變成了俗間的傳說。所以致此的緣故，是非常的淺顯，完全與那時的地方情形有關。北宋的末年，徽宗以美家術的能力作天子，加以蔡京，童貫，高俅那班小人，于是鬧得外面遼金交侵，裏面民不聊生，盜賊的橫起，也是當然的事。方臘之起，由于花石綱的擾民（花石綱的事見後方臘始末考），王倫，宋江之起，是因爲奪民田事。陳桎通鑒說：

宣和三年九月，詔宣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太傅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

水 滄

究尋，至無可証，則度地所出，增利賦租。始于汝州，侵淫於京東西，淮西北，括廢隄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號爲西城所。梁山灤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亦立租，算船納直，犯者盜執之。一邑率于常賦外增租錢五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爲觀察使。至是斃死，以內侍李彥繼之。

觀此則當此北方諸盜發生之由，頗可想見。但是宋江等受招安以後，何以他們的故事又特別的發達呢？就是因爲宋江等被招安以後，搜括民田的事有加無已，人民痛惡官吏，懷念那些力能抗拒他們，爲民禦侮的豪傑，當然他他的故事，愈傳愈遠了。陳桎通鑑上說李彥的搜括民田，遠在楊戩以上：

彥……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爲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佃，本業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爲奏除，悉均諸別州。……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勳……皆責辦於民，經時闕月，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轆轤間。

但是這種的傳說。當然是沒有系統的，在京東的注意梁山灤。在京西的注意太行山，在兩浙的注意平方臘，並且各地還有他所喜愛的中心英雄。這還是水滸故事口傳的時期。這時期的經過不甚久，因爲南宋時，已經有了筆記的水滸故事了。

水滸

由口傳的水滸故事，一變而爲筆記水滸故事。這變化當在南宋時間，我引兩事爲證。

(一)周密癸辛雜識續集載有龔聖與所作宋江三十六贊序。起首說：「宋江事見于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所謂傳寫，即由口說的而變爲筆記的。宋時說平話的極多，初時不過強記，後來漸有人簡略的寫出，以備傳習之用，並不爲供給讀者，筆記之由始此。近來小說，如三俠五義，施公案等，末不先有說平話的口說，然後有寫出的，演變類的小說，大都如此。周密宋人，元時尚在，則所謂高如，李嵩輩，至少是宋元之交的人，傳寫的時代，至少也是宋末。

(二)宣和遺事係雜采各種記述而成，所以文體忽然文言，忽然白話

水滸

，前後甚不一律。大約是當時說平話者傳習所用，凡詩句，奏章，皆甚詳細載記，而言語則從略，蓋亦如現說書的，言語可以順口改易，奏章書信則必須默記也。所探書甚多，如元集崇寧元年，徽宗對蔡京所說的話，與宋編年通鑑所載文字相同；朱勗辦花石綱一節，全係趙彥衛雲麓漫鈔文字，方臘一段，半係宋會要文字；至後二集，更與竊憤錄等書相似了。以這些例其餘，宋江等一段，恐亦係采自他書者，或即高如，李嵩輩所作的一篇，亦未可定。舊本宣和遺事上有「南瓦子……」印記。南瓦子係宋時杭州娼妓及說平話者聚所，夢梁錄曾道及之，則遺事一書，確是南宋作品。亦可證水滸故事，在那時已入筆記時代了。

但是那時的記載，並非如現在通行水滸傳的體裁，所謂章回體的

滸 水

。那時只是短篇的。這種本子，現在固然逸失，我却有幾個間接的證據，足爲此說的證：

(一) 現在水滸傳內，常在一段大節目以後，加一句「這個喚作……」，如百回本第十六回，述說吳用建策，將楊志送的生辰綱取了以後說：「這個喚做智取生辰綱」。大約以前有段短篇作品，喚作「智取生辰綱……」，所以結成長篇以後，還留了這麼一句。

(二) 宋江等在梁山，忽然叙寫他們去打華州，似乎非常的無道理。但是我們要明白了初步的水滸是短篇的，是無系統的，就可明白了這無道理內的理由。上邊我說過，梁山左近有梁山的水滸故事，京西有京西的水滸故事……龔聖與的贊有四處「太行」字樣的。足可證說宋江等起於京西的，在當時頗盛行。華州事即京西故事之一，

後人想綜合京東，京西各種爲一長篇，想將宋江在京東搬到京西，只好牽出史進被陷，魯智深被擒，宋江下山去救……以作綫索了。

這些短篇水滸故事，是與元代的雜劇同時或少前的，元曲的水滸劇，即取材於這些篇。因爲他們的傳說，作者，產地的不同，所以內容常異，雜劇內人物的性格，也因取材的不同而不一致。

筆記的水滸故事的第二期，就是將許多的短篇筆記，連貫成了長篇，截成一回一回的，變作章回體的長篇水滸故事，這時期約在元明之間。當時有多少篇這種的小說，我們現在却難知道。我們所知道的，只有四篇，即所謂水滸四傳。我先說明何爲四傳，然後再說他們存在的理由。

水滸

水滸

水滸四傳的第一傳內的事蹟，約等於百回本的第一回至第八十回所包含的，就是從誤走妖魔起至招安止。（現行七十回本的楔子，第一回至第七十回，及平四寇的第一回至第十一回）

第二傳是百回本的第八十回至第九十回，平遼一段。（平四寇第十二回至第十七回）

第三傳是百回本所無，征田虎王慶一段。（百二十回本第九十回至一百十回平四寇第十八回至第四十回）

第四傳是百回本第九十回至第一百回，平方臘一段。（百二十回本第一百十一回至第一百二十回，平四寇第四十一回至第四十九回）

上面所謂「是」者，不過說與某回至某回的事蹟約略相同，當然不能說完全一樣，從水滸四傳到如今，曾經過許多修改的。

澹 水

爲怎麼說水澹四傳，而不說一傳呢？重要的理由是四傳內的事蹟，互相衝突。在短篇的時候，各種故事的產生地點不同，流傳不同，互相衝突的地方，在所不免。如果當時就直接的成爲一傳，而不經過四傳的階級，自應刪去衝突字句，前後照應。現在所以不如此者，恰因是經過四傳分立的階級，在合成一傳則衝突者，在四傳各身，固不必皆衝突也。引幾事作證：

王進，王慶兩段，前後相似，如前曰柳世權，後曰柳世雄，因此有疑人後面的王慶，被移在前改作王進者。此說似不甚對，兩傳所取短篇故事，或者倒是同一藍本。魯智深別智真長老時，長老所贈四句言語是：「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興，遇江而止」，與征方臘傳的四句：「遭夏而擒，逢臘而執，聽潮而圓，見信而寂」，相似

而不相同，亦由集前傳的人，只叙到招安，則前四句已盡，後四句係作征方臘傳者所作，故所含皆征方臘時事。胡適之先生疑後四句係原有，前四句係七十回本改作，殊不知前四句固不能包括後邊的事蹟，後四句又能包括前邊的事蹟麼？以前大約相傳有智真長老贈四句言語的這回事，兩傳皆竊仿罷了。梁山泊及蓼兒洼，是一非二，蓼兒洼是梁山泊的一部分。第一回內說：「直使宛子城中藏虎豹，蓼兒洼內聚神蛟。」以宛子城與蓼兒洼相對，因皆係水泊內地名；尤明顯的是第三回，柴進道：「是山東濟州管下一個水鄉，地名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是宛子城，蓼兒洼。」第十五回，吳用道：「這裏和梁山泊一望不遠，相通一派之水，如何不去打些？」……阮小五接了說道：「教授不知，在先這梁山泊是我弟兄們衣飯

滯水

碗，……』而第十九回，阮小五歌道：『打魚一世蓼兒洼，……』

以上所舉各端，皆足證明前傳作者以蓼兒洼作爲水泊一部分。但是方臘傳却說：

楚州南門外，有個去處，地名喚作蓼兒洼。其山四面是水港，中有高山一座，其山秀麗，松柏森然，甚有風水，雖然是個小去處，其內山峯環繞，龍虎踞盤，曲折峯巒，陂階臺砌，四圍港汊，前後湖蕩，儼然是梁山泊水滸寨一般。

百回本說：

梁山泊內祈風得，禱雨得雨；楚州蓼兒洼亦顯靈驗。

這樣看來，方臘傳的作者，將梁山泊，蓼兒洼分作兩處，與前大不相同。

水 滸

除了這幾個證據以外，即以文體而論，四傳亦不甚相同，且所用地名，亦多古今的分別。皆足證明各傳非一人一時之所集，更足證各傳集成時的前後。前傳及征方臘傳，征二寇傳較老，征遼傳次之。征方臘傳所用，宋代地名最多，如潤州，楚州，等是，且與當時實情有許多相似，下篇方臘始末考內，當詳言之，前傳經後人修改處似較多。然不論後人修改了多少，現所見水滸傳字句，當仍有係宋元人舊者，比如傳中說童貫造大海鯨船，老學庵筆記內也說：「鼎澧羣盜戰，有主船，有槳船，有海鯨頭。」足見是當時盛行的一類船名；傳內常言「唱喏」，亦當時常禮。因為水滸是演變而來的小說，與創造的不同，雖經百手，終難將原面目一概抹殺，不留一二也。

水滸

第三時期，約在明代，即將水滸長篇故事，或二傳，或三傳，或四傳合成更長篇的水滸傳。百回本即合三傳（前傳，征遼，征方臘）而成，百二十回本等即合四傳而成者。百二十回本的發凡說：「郭武定本……退王田而進遼國」，則在郭本以前（明嘉靖以前），尙有合前傳，征王田，征方臘三傳而成的水滸傳了。因爲他們是分開的，自成一段，所以合一傳，三傳，四傳，皆無不成。

第四時期，即清初以後，田王，征遼，方臘三傳皆被刪去，前傳亦被刪去七十一回以後事蹟，加了盧俊義一夢，變作現行的七十回本。這種變化，完全是金聖嘆的獨出心裁，他雖假託古本，這個古本却似乎並未存在過。現在存在的本子，百回本，百二十回本，百十五回

水 滸

本，百二十四回本，皆無盧俊義一夢，這是七十回本所獨有的。即如金聖嘆極嘆賞的句子：「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智深睜着眼道：『你說！你說！』那和尚道：『……說在先敝寺……』」各本亦只作「聽小僧說。」及「在先敝寺……」，也是改本所獨有。聖嘆所嘆賞者，即他所改。然自此以後，七十回本獨行，明代各本皆不易找了。

至於宋江等二十六人，皆實有其人。宣和遺事，龔聖與贊皆有：呼保義宋江，智多星吳加亮（贊作吳學究），玉麒麟盧俊義（遺事倭作進），大刀關勝（遺事作關必勝），活閻羅阮小七，尺八腿劉唐（遺事作赤髮鬼），沒羽箭張青（遺事作沒羽箭張青），浪子燕青，病尉

水 滸

遲孫立，浪裡白跳張順（遺事作百跳），船火兒張橫（遺事作船火工張岑），短命二郎阮小二「遺事作阮進」，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鐵鞭呼延綽，混江龍李俊「遺事作李海」，九文龍史進，霹靂火秦明，黑旋風李逵，小旋風柴進，插翅虎雷橫，神行太保戴宗，先鋒索超「遺事作急先鋒」，立地太歲阮小七，青面獸楊志，賽關索揚雄「遺事作王雄」，一直撞董平，美髯公朱仝，沒遮欄穆橫，拚命二郎石秀，鐵天王晁蓋，金鎗班徐寧「遺事作金鎗手」，撲天鵬李應，贊有兩頭蛇解珍，雙尾蝎解寶，而無豹子頭林冲，摸着天杜千，小李廣花榮，遺事反此。至於事蹟，則有下列各條：

盜宋江犯淮陽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知州張叔夜設方略討捕，招降之。（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宣和二年）

(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張叔夜招撫之，江出降。(十朝綱要)

(宣和)三年二月，方臘陷處州，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宋史本記)

劇賊宋江剽掠至海州，趨海岸，劫巨艦十數。公(張叔夜)夜募死士千人，距十餘里，大張旗幟，誘之使戰；密伏壯士匿海旁，約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賊大恐，無復鬥志。伏兵乘之，江乃降。(東都事略)

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

(宋史侯蒙傳)

(童)貫將劉延慶，宋江等討方臘。(北盟會編)

玉渙統領馬公直並裨將趙明，趙許，宋江……入(幫源)洞後。(續資治通鑑長編)

辛興宗與宋江破賊上苑洞。(十朝綱要)

由以上這些條看起來，宋江等之起在宣和二年，侯蒙始建議招撫，然實行之者是張叔夜。招安在宣和三年二月，是時方臘已起，就令他們去征方臘了。

初霸梁山泊的王倫，亦實有其人。九朝編年備要記方臘陷處州時說：

詹良臣禦賊爲所執，欲降之，良臣罵曰：『往年王倫反，戮于淮南，王則反，磔于河北，同惡無少長皆棄市。……』

蔡條鐵圍山叢談卷一說：

水滸

水滸

……元昊請服，上（仁宗）又曰：『國家竭力事西陲累數年，海內不無勞弊，今幸甫定，然宜防盜發，可詔天下爲預防也。』會山東有王倫者竄起，轉鬥千餘里，至淮南，郡縣旣多預備，故即得以殺捕矣。

據此兩節，則王倫事發生於王則以前，元昊請和以後。元昊請和在仁宗慶歷四年，王則亂在七年，王倫當在四年，七年之間，他起事在山東，故水滸稱引他了。

一、方臘始末攷

方臘這一寇，在宋代歷史上，也頗占一位置，因爲他據了「六州五十二縣，殺平民一百餘萬」，而宋師「自出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始平。因此他也就變作了水滸故事裏的重要部分，水滸四傳裏的一傳。（

澣 水

水澣四傳一說見上篇）所以我們爲讀水澣的參考，也應將方臘始末考證一下。

方臘，也叫方十三，是宋睦州青谿縣人。（青谿縣即今淳化縣）他造反的原因，是爲那時朱勗在東南搜求珍異物品運京，名爲花石綱，擾得民間不堪，所以方臘乘此而起。花石綱的發生是在宋徽宗崇寧四年。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上說：

『……至是漸盛，軸轡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命（朱）勗總其事。……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視，指爲御前之物，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

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剗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舟人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

就此看來，那花石綱騷擾人民，可想而知了。

此外方臘又憑假邪說，煽惑平民。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真反過，所以那裏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他反時也憑藉那個。他又說他一天臨谿顧影，冠服如王者。他傳的教是一種「吃菜事魔」教。方勺的青谿寇軌說的最詳細：

吃菜事魔，法禁甚嚴，……而近時事者益衆。始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賓客，死則袒葬。方歛，盡飾衣冠。其徒使

二人坐於尸旁，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次問衣履，遂亦去之，以至於盡。乃曰：『來時何有？』曰：『有包衣。』則以布囊盛尸焉。……其魁謂之魔王，右者謂之魔母。……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

下邊又說：

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成佛。故結集既衆，乘亂而起，日嗜殺人，最爲大害。尤憎惡釋氏，蓋以不殺與之爲戾耳。但禁令太嚴，罕有告者。株連既廣，又當籍沒，全家流放，與死爲等，必協力同心，以舉官吏。州縣憚之，率不敢接，以致增多。

澹 水

臘方既乘着衆人皆怨恨的時候，又假着他那神秘的說去煽惑，州縣官又憚不敢接，於是方臘一起，遂不可止。青谿寇軌內，述說他起兵的時候，也很詳細：

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會花石綱之擾，遂因民不忍，陰取貧乏游手之徒，賑卹結納之。衆心既歸，乃椎牛釀酒，召諸惡少之尤者百餘人會。飲酒數行，臘起曰：『天下國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蕩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酷虐，至死弗卹。於汝安乎？』皆曰：『不能！』臘曰：『靡蕩之餘，又悉舉而奉之仇讐。仇讐賴我之資，益以富實，反見侵侮，則使子弟應之。子弟力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然歲奉仇讐之物，初不以侵侮廢也！於汝甘乎？』皆曰：

水 濟

：『安有此理！』臘涕泣曰：『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供應。吾儕所賴爲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銖錯遺。……且聲色，狗馬，土木，禱祠，甲兵，花石糜費之外，歲賂西北二國銀絹，以百萬計，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二國得此，益輕中國，歲歲侵擾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廢，宰相以爲安邊之長策也。獨吾民終歲勤勤，妻子凍餒，求一日飽食不可得。諸君以爲何如？』皆憤憤曰：『惟命。』臘曰：『……近歲花石之擾，尤所弗堪。諸君若能仗義而起，四方必聞風響應，旬日之間，萬衆可集。……不然，徒死於貪吏耳！諸君其籌之。』皆曰：『善。』遂布署其衆千餘人，以誅朱勳爲名，見官吏公使人皆殺之。民方苦於侵漁，果所在響應，數日有衆十萬，遂連陷郡縣……

水 滄

這篇話說的有多麼沈痛！外人侵索，政府靡費，安能不發生叛者？於此更明白了北宋末年，如王倫，宋江，方臘諸盜的所以蠱起了。

方臘既聚集了十餘萬人，遂於宣和二年十一月初一自稱皇上，改元永樂。二十八，以曾孝蘊知睦州，專捕捉青谿寇。但是第二天，方臘就陷了青谿縣。十二月初二，陷睦州，據壽昌，分水；桐廬，遂安等縣。十八，陷休甯。二十一，陷歙州。

案會孝蘊，乃是曾公亮的兒子。他以先曾知過歙州。「青谿界至歙州路，皆鳥道縈紆，兩旁峭壁萬仞，僅通單車。孝蘊以兩崖上駐兵防遏，下瞰來路，雖蚍蜉之微，皆可數，賊亦不敢犯境。」宋江擾京東，孝蘊移守。掌州者以霧毒爲辭，移屯山谷間，州遂陷。

〔方勺泊宅編〕

澣 水

方臘陷歙州後，婺源，績溪，祁門；黟縣等官吏皆嚇逃了，後四天，又陷富陽，新城，遂離近杭州。王黼這時方鋪張太平，關於方臘的事皆不上奏，並且責備浙西提刑張苑，教他不要張狂生事。至是，淮南發運使陳遘奏說臘衆強，官兵弱，請速調京畿兵，兼程南下。徽宗方大驚，派承宣使譚稹去捕捉睦州青谿賊，又使威武軍承宣使王稟前去節制。但是譚稹逗留不進，方臘遂又陷宣州，十二月二十九，陷杭州。因爲他們痛恨官吏，凡得到的，「必斷齋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鏹亂射」。（薛應旂通鑑）。於是京城裏大怕起來了，恰好那時因爲北征的事，許多陝西勁兵聚在京城，遂盡派往，而以領樞密院事童貫爲江浙淮南等路宣撫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劉延慶爲宣撫司，統制諸路軍馬，征討方臘。方臘至此已亂了兩個多月，連陷四州，徽宗方正式的派人征

澣 水

伐，北宋末的政府的糊塗，於斯可見一斑。

童貫臨行的時候，徽宗暗暗的送他，握着他的手說：『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筆行之。』童貫至蘇州，大衆皆說賊不能平的原故：是由於花石的撓擾，遂使童耘作手詔罪已，罷蘇杭造作局及御前綱運並木石彩色等場，又黜朱勗父子弟姪的在官者，吳人大悅，方臘的勢力所以未能到江北者，或者因爲這個緣故。

還有一個緣故，就是因爲秀州防禦甚力，方臘黨羽不易過去。兩浙名賢錄說：

方臘來攻秀州，去城南一舍而陣，衆號十萬。（王）子武白太守：……簡精銳五百人……啓門鼓噪而出。太守後率百姓登陴，雷鼓發喊以助之……賊大駭奔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五千級，築京觀五以表

其功。賊遂退據臨安，不敢北面以窺江淮者，由子武以孤軍遏之之力也。」

童貫南下以後，宋師與方臘互相攻守，一面宋師漸漸奪回所失各地，一面方臘黨四出攻城。宣和三年正月，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二月，陷旌德縣，陷處州。三月，呂師囊屠仙居縣，攻台州，不克。在這時期內，宋師却頗有進步。王稟于二月奪回杭州。三月，方黨再來攻，王稟等戰於城外，斬首五百級，又在桐廬打敗他們。關於奪回杭州，青谿寇軌說：

賊（由秀州）退據杭州。二月七日，前鋒至清河堰，賊列陣以待。王師水陸並進，戰六日，斬賊二萬。十八日，再火官舍學宮府庫與僧民之居，經夕不絕。翌日宵遁，大軍入城。

水 滸

宋史韓世忠傳說：

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調兵四方。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追擊，賊敗而遁。淵嘆曰：『真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金賞之，且與訂交。

觀此則韓世忠不止有擒方臘於幫源洞之功，於攻杭時，戰蹟也不小了。

三月二十一，王稟等復富陽縣。二十二，復新城縣。二十四，復桐廬縣。二十七，遂奪回睦州。

王稟又分遣劉光世去攻衢，婺。到了衢州，方黨萬人出城，宋師大捷，生擒賊首鄭魔王。四月十二，復龍游縣。十八，復婺州。在這

水 滸

個時候，郭仲荀一支兵已奪回上虞縣。王稟遂於四月二十，奪回青溪縣，愈離近幫源洞了。

「初，童貫與王稟，劉鎮兩路預約，會於睦，歙間，分兵四圍包幫源洞於中，同日進師。」（注意，水滸內也說宋江，盧俊義分兵爲二路：一路打睦州，一路打歙州，即襲此。）至是，王稟已奪回睦州，到了洞前，劉鎮於三月十三已打下了歙州，現已來到洞後。童貫密諭之：尅日既定，當縱火爲號，見焚燎煙生，則表裏夾攻；仍面縛爲囚，上副御筆四圍生擒之策。劉鎮將中軍，楊可世將後軍，王渙統領馬公道，並裨將趙明，趙許，宋江。既次洞後，而門嶺崖壁峭，坎險徑危，賊數萬據之。劉鎮等率勁兵，從間道掩擊，奪門嶺，斬賊六百餘級。是日平旦入洞後，且戰且進，鳴鑼縱火，焚其廬舍。稟等自洞前望燎烟而進，稟領

澗 水

中軍，辛興宗領前軍，楊維中領後軍，總裨將王淵，黃迪，劉光弼等與劉鎮合圍夾攻之。賊二十餘萬衆，腹背抗拒，轉戰至晚，凶徒糜爛，流血丹地，火其廬萬間，王稟以奇兵斬賊五千四十六級，劉鎮等兵斬賊五千七百八十餘級，生擒四百九十七人，脅從老稚數萬計，盡釋之，而未得僞酋方臘。」（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山上多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杖戈直前，渡險數里，搗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其俘，遂爲己功。」（陳桎續通鑑）又俘臘妻及毫二太子（臘的太子）方肥等五十二人於石坑內，於是方臘一寇始平。這天是宣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但是這浙東方氏的支黨尙熾，又使郭仲荀，劉光世，姚平仲等分

滯 水

路往討。五月，郭仲荀奪回了噪縣，新昌縣。姚平仲打破求日新洞。閏五月，又打破仙居縣境四十餘洞。方五相公，七佛等衆屢次被打敗，方黨漸衰。六月，「辛興宗與宋江破賊上苑洞」（十朝綱要）姚平仲打破金像等三十餘洞，又打敗方黨於石峽口，呂師囊棄石城逃了，擒得他的太宰呂助等。而呂師囊不久也被擒了。關於這件事，宋史楊震傳說：

追襲至黃巖，賊師呂師囊扼斷頭之險，拒守石，肆擊累日不得進。（折）可存問計，震請以輕兵，緣山背上，憑高鼓譟發矢，石賊驚走。已復縱火自衛，震身被重鎧，與麾下腹火突入，生得師囊，及殺首領三十人。

方臘餘黨，至是始平，童貫遂於八月得任太師，加楚國公，譚稹也得

水滸

加節度使。但是應奉周又置設了，朱勳也又得志。

方臘的事蹟，現在所能考出的，約略如此。他佔據地方之多，誅戮人民之衆，不得不說是個大寇。宋江曾隨征方臘，續資治通鑑長編，北盟彙編裏皆曾提起，而現在水滸內（除七十回本外），所說戰略，與真正的事蹟頗類。宋江，盧俊義分兵去打睦歙二州，然後聚攻幫源洞；王廩，劉鎮也分下睦歙二州，會攻幫源洞，不過將宋江，盧俊義放大了，變作元帥而已。水滸所說潤州，蘇州，常州爲方臘所據固非事實，然進兵步驟，似亦相仿。童貫先駐鎮江，後來往金陵，後又往杭州，是現在記載上明明有的。至於呂師囊，鄭魔王（水滸作鄭魔君），又實有其人了。照此看來，水滸的末十回，征方臘那一部分，却是比較古點的故事。至宋江征方臘以後，得何陞賞，記載內却未提及

木 齋

。爲童貫所抑，也是可能的事。韓蘄王爲辛興宗奪功，姚平仲爲童貫所忌，不得召見，皆是當時的事實，又何必特待宋江呢。

忠義水滸傳目

- | | | |
|------|----------|----------|
| 第一回 | 張天師祈禳瘟疫 | 洪太尉誤走妖魔 |
| 第二回 |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
| 第三回 |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
| 第四回 |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
| 第五回 | 小霸王醉入鎖金帳 |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
| 第六回 | 九紋龍剪徑赤松林 | 魯智深火燒瓦罐寺 |
| 第七回 |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
| 第八回 |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 花和尚大鬧野猪林 |
| 第九回 | 柴進門招天下客 | 林冲棒打洪教頭 |
| 第十回 |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 陸虞侯火燒草料場 |
| 第十一回 | 朱貴水亭施號箭 | 林冲雪夜上梁山 |
| 第十二回 | 梁山泊林冲落草 | 汴京城楊志賣刀 |

水滸

水 滸

- | | | |
|-------|----------|----------|
| 第十三回 | 急先鋒東郭爭功 | 青面獸北京鬪武 |
| 第十四回 | 赤髮鬼醉臥靈官殿 |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
| 第十五回 |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 | 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
| 第十六回 | 楊志押送金銀擔 | 吳用智取生辰綱 |
| 第十七回 |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
| 第十八回 |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
| 第十九回 | 林冲水寨大併火 | 晁蓋梁山小奪泊 |
| 第二十回 |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 |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
| 第二十一回 | 虔婆醉打唐牛兒 | 宋江怒殺閻婆惜 |
| 第二十二回 | 閻婆大鬧鄆城縣 | 朱全義釋宋公明 |
| 第二十三回 | 橫海郡柴進留賓 | 景陽岡武松打虎 |
| 第二十四回 | 王婆貪賄說風情 | 鄆哥不忿鬪茶肆 |
| 第二十五回 | 王婆計撮西門慶 | 淫婦藥鴆武大郎 |

水

- | | | |
|-------|-----------|-----------|
| 第二十六回 | 偷骨殖何九叔送喪 | 供人頭武二郎設祭 |
| 第二十七回 | 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 |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
| 第二十八回 | 武松威鎮安平寨 | 施恩義拳快活林 |
| 第二十九回 | 施恩重竊孟州道 | 武松醉打蔣門神 |
| 第三十回 | 施恩三入死囚牢 | 武松大鬧飛雲浦 |
| 第三十一回 |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
| 第三十二回 | 武行者醉打孔亮 | 錦毛虎義釋宋江 |
| 第三十三回 | 宋江夜看小鬻山 | 花榮大鬧清風寨 |
| 第三十四回 |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 | 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
| 第三十五回 | 石將軍村店寄書 | 小李廣梁山射鴈 |
| 第三十六回 |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
| 第三十七回 | 沒遮攔追趕及時雨 | 船火兒大鬧滯陽江 |
| 第三十八回 |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 黑旋風鬪浪裡白跳 |

濟 水

- | | | |
|-------|----------|----------|
| 第三十九回 |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 |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
| 第四十回 |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
| 第四十一回 | 宋江智取無爲軍 | 張順活捉黃文炳 |
| 第四十二回 | 還道村受三卷天書 |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
| 第四十三回 | 假李逵剪徑劫單身 | 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
| 第四十四回 | 錦豹子小廝逢戴宗 | 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
| 第四十五回 | 楊雄醉罵潘巧雲 | 石秀智殺裴如海 |
| 第四十六回 |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 | 拚命三火燒祝家店 |
| 第四十七回 | 撲天鵬雙修生死書 | 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
| 第四十八回 | 一丈青單捉王矮虎 | 宋公明兩打祝家莊 |
| 第四十九回 | 解珍解寶雙越獄 | 孫立孫新大劫牢 |
| 第五十回 | 吳學究雙掌連環計 | 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
| 第五十一回 |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 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

滄 水

- | | | |
|-------|----------|----------|
| 第五十二回 | 李逵打死殷天錫 | 柴進失陷高唐州 |
| 第五十三回 | 戴宗智取公孫勝 | 李逵斧劈羅真人 |
| 第五十四回 | 入雲龍翻法破高廉 | 黑旋風探穴救柴進 |
| 第五十五回 | 高太尉大興三路兵 | 呼延灼擺布連環馬 |
| 第五十六回 | 吳用使時遷盜甲 | 湯隆賺徐寧上山 |
| 第五十七回 | 徐寧教使鈎鎌鎗 | 宋江大破連環馬 |
| 第五十八回 | 三山聚義打青州 | 衆虎同心歸水泊 |
| 第五十九回 | 吳用賺金鈴吊掛 | 宋江關西嶽華山 |
| 第六十回 | 公孫勝芒碭山降魔 | 晁天王會頭市中箭 |
| 第六十一回 | 吳用智賺玉麒麟 | 張順夜鬧金沙灘 |
| 第六十二回 | 放冷箭燕青救主 | 劫法場石秀跳樓 |
| 第六十三回 | 宋江兵打北京城 | 關勝義取梁山泊 |
| 第六十四回 | 呼延灼月夜賺關勝 |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

水滸

- | | | |
|-------|-----------|-----------|
| 第六十五回 | 托塔天王夢中顯聖 | 浪裏白跳水上報冤 |
| 第六十六回 | 時遷火燒翠雲樓 | 吳用智取大名府 |
| 第六十七回 | 宋江賞馬步三軍 | 關勝降水火二將 |
| 第六十八回 |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 | 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
| 第六十九回 | 東平府誤陷九紋龍 | 宋公明義釋雙鎗將 |
| 第七十回 | 沒羽箭飛石打英雄 | 宋公明棄糧擒壯士 |
| 第七十一回 |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 |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
| 第七十二回 | 柴進簪花入禁院 | 李逵元夜鬧東京 |
| 第七十三回 | 黑旋風喬捉鬼 | 梁山泊雙獻頭 |
| 第七十四回 | 燕青智撲擎天柱 | 李逵壽昌喬坐衙 |
| 第七十五回 | 活閻羅倒船偷御酒 | 黑旋風扯詔罵欽差 |
| 第七十六回 | 吳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 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 |
| 第七十七回 | 梁山泊十面埋伏 | 宋公明兩贏童貫 |

水滸

- | | | |
|-------|----------|----------|
| 第七十八回 | 千節度義取梁山泊 | 宋公明一敗高太尉 |
| 第七十九回 | 劉唐放火燒戰船 | 宋江兩敗高太尉 |
| 第八十回 | 張順鏖瀟海鐵船 | 宋江三敗高太尉 |
| 第八十一回 | 燕青月夜遇道君 | 戴宗定計出藥和 |
| 第八十二回 | 梁山泊分金大買市 | 宋公明全夥受招安 |
| 第八十三回 | 宋公明奉詔破大遼 | 陳橋驛滴淚斬小卒 |
| 第八十四回 | 宋公明兵打薊州城 | 盧俊義大戰玉田縣 |
| 第八十五回 | 宋公明夜渡益津關 | 吳學究智取文安縣 |
| 第八十六回 | 宋公明大戰獨鹿山 | 盧俊義兵陷青石峪 |
| 第八十七回 | 宋公明大戰幽州 | 呼延灼力擒番將 |
| 第八十八回 | 顏統軍陣列混天像 | 宋公明夢受玄女法 |
| 第八十九回 | 宋公明破陣成功 | 宿太尉頒恩降詔 |
| 第九十回 | 五臺山宋江參禪 | 雙林渡燕青射鴈 |

水 滸

- | | | |
|-------|----------|----------|
| 第九十一回 | 張順夜伏金山寺 | 宋江智取潤州城 |
| 第九十二回 | 盧俊義分兵宣州道 | 宋公明大戰毗陵郡 |
| 第九十三回 | 混江龍太湖小結義 | 宋公明蘇州大會孩 |
| 第九十四回 | 寧海軍宋江弔孝 | 湧金門張順歸神 |
| 第九十五回 | 張順魂捉方天定 | 宋江智取寧海軍 |
| 第九十六回 | 盧俊義分兵歙州道 | 宋公明大戰烏龍嶺 |
| 第九十七回 | 陸州城箭射鄧元覺 | 烏龍嶺神助宋公明 |
| 第九十八回 | 盧俊義大戰昱嶺關 |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
| 第九十九回 | 魯智深浙江坐化 | 宋公明報捷還京 |
| 第一百回 | 宋公明神聚蓼兒洼 | 徽宗帝夢遊梁山泊 |

第一回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

話說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點，天子駕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賀。但見：

祥雲迷鳳閣，瑞氣罩龍樓。含煙御柳拂旌旗，帶露宮花迎劍戟。天香影裏，玉簪朱履聚丹墀。仙樂聲中，綉襖錦衣扶御駕。珍珠簾捲，黃金殿上現金鑿。鳳羽扇開，白玉階前停寶輦。隱隱淨鞭三下響，層層文武兩班齊。

常有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只見班部叢中，宰相趙哲，參政文彥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師瘟疫盛行，傷損軍民甚多。伏望陛下，釋罪寬恩，省刑節稅，祈禳天災，救濟萬民。』天子聽奏，急敕翰林院隨即草詔，一面降赦天下罪囚，應有民間稅賦，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宮，觀，寺，院，修設好事禳災。不料其年瘟疫轉盛。仁宗天子聞知，龍體不安。復會百官計議。向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啓奏。天子看時，乃是參知政事范仲淹。拜罷起居，奏曰：『目今天災盛行，軍民塗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災，可宣嗣漢天師星夜臨朝，就夏師禁院，修設三千六百分羅天火醮，奏聞上帝，可以禳保民間瘟疫。』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學士草詔一道，天子御筆親書，并降御香一炷，欽差內外提點殿前太尉洪信爲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龍虎山，宣請嗣漢天師張真人，星夜來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親將丹詔付與洪太尉，即便登程前去。洪信領了聖敕，辭別天

濟 水

水滸

子。背了詔書，盛了御香，帶了數十人，上了鋪馬，一行部從，離了東京，取路選投信州貴溪縣來。但見：

遙山疊翠，遠水澄清，奇花綻錦繡鋪林，嫩柳舞金絲拂地。風和日暖，時過野店山村。路直沙平，夜宿郵亭驛館。羅衣蕩漾紅崖內，駿馬驅馳紫陌中。

且說太尉洪信，齋擎御詔，一行人從上了路途。不止一日，來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員出郭迎接。隨即差人報知龍虎山上清宮住持道衆，準備接詔。次日，衆位官同送太尉到於龍虎山下。只見上清宮許多道衆，鳴鐘擊鼓，香花燈燭，幢幡寶蓋，一派仙樂，都下山來迎接丹詔。直至上清宮前下馬。太尉看那宮殿時，端的是好座上清宮。但見：

青松屈曲，翠柏陰森。門懸敕額金書，戶列靈符玉篆。虛皇壇畔，依稀垂柳名花。煉藥爐邊，掩映蒼松老檜。左壁廂天丁，力士，參隨着太乙真君。右勢下玉女，金童，簇捧定紫微大帝。披髮仗劍，北方真武踏龜蛇。獸屨頂冠，南柯老人伏龍虎。前排二十八宿星君，後列三十二帝天子。塔砌下流水潺潺，牆院後好山環繞。鶴生丹頂，龜長綠毛。樹梢頭獻果蒼猿，莎草內銜芝白鹿。三清殿上，擊金鐘道士步虛。四聖堂前，敲玉磬真人禮斗。獻香臺砌，彩霞光射碧瑤瑤。召將瑤壇，赤日影搖紅瑪瑙。早來門外祥雲現，疑是天師送老君。

當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從，前迎後引，接至三清殿上，請將詔書居中供養着。洪太尉便問監宮真人道：『天師今在何處？』住持真人向前稟道：『好教太尉得知：這代祖師號曰』

澹 水

虛靖大師，性好清高，倦於迎送；自向龍虎山頂結一茅庵，修真養性；因此不住本宮。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詔，如何得見？』真人答道：『容稟：詔救權供在殿上，貧道等亦不敢開讀。且請太尉到方丈獻茶，再煩計議。』當時將丹詔供養在三清殿上，與衆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執事人等獻茶。就進齋供，水陸俱備。齋罷，太尉再問真人道：『既然天師在山頂庵中。何不著人請將下來相見，開宣丹詔？』真人稟道：『這代祖師，雖在山頂，其實道行非常，能駕霧興雲，踪跡不定。貧道等如常亦難得見，怎生教人請得下來？』太尉道：『似此如何得見？目今京師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齋捧御書丹詔，親奉龍香，來請天師，要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以禳天災，救濟萬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稟道：『天子要救萬民，只除是太尉辦一點志誠心，齋戒沐浴，更換布衣，休帶從人，自背詔書，焚燒御香，步行上山禮拜，叩請天師，方許得見。如若心不志誠，空走一遭；亦難得見。』太尉聽說便道：『俺從京師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誠？既然恁地，依着你說，明日絕早上山。』當晚各自權歇。次日五更時分，衆道士起來，備下香湯，請太尉起來沐浴。換了一身新鮮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吃了素齋，取過丹詔，用黃羅包袱背在脊梁上；手裏提着銀手爐，降地燒着御香。許多道衆人等，送到後山，指與路徑。真人又稟道：『太尉要救萬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願志誠上去！』太尉別了衆人，口誦天尊寶號，縱步上山來。將至半山，望見大頂直侵霄漢，果然好座大山！正是：

根盤地角，頂接天心，遠觀靡斷亂雲痕，近看平吞明月魄。高低不等謂之山；側石通道謂

水 澗

之岫；孤嶺崎嶇謂之路；上面平極謂之頂；頭頂下肚謂之辮；藏虎藏豹謂之穴；隱風隱雲謂之嶽；高人隱居謂之洞；有境有界謂之府；樵人出沒謂之徑；能通車馬謂之道；流水有聲謂之澗，古渡源頭謂之溪；巖崖滴水謂之泉；左壁爲掩；右壁爲映；出的是雲；納的是霧；錐尖像小；崎嶇似峭；懸空似險；削壁如平。千峯競秀，萬壑爭流。瀑布斜飛，藤蘿倒掛。虎嘯時風生谷口，猿啼時月墜山腰。恰似青黛染成千塊玉，碧紗籠罩萬堆煙。

這洪太尉獨自一個，行了一回。盤坡轉徑，攪葛攀藤。約莫走過了數箇山頭，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軟，正走不動，口裏不說，肚裏躊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貴官，在京師時，重裋而臥，列鼎而食，尙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這般山路！知他天師在那裏！却教下官受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掖着肩氣喘。只見山凹裏起一陣風。風過處，向那松樹背後，奔雷也似吼一聲，撲地跳出一箇吊睛白額錦毛大蟲來。洪太尉吃了一驚，叫聲阿呀，撲地望後便倒。偷眼看那大蟲時，但見：

毛披一帶黃金色，爪露銀鈎十八隻，睛如閃電尾如鞭，口似血盆牙似戟。
伸腰展臂勢猙獰，擺尾搖頭聲霹靂，山中狐兔盡潛藏，澗下猿猴皆斂跡。

那大蟲望着洪太尉，左盤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後山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樹根底下，謊的三十六箇牙齒，捉對兒厮打。那心頭一似十五箇吊桶，七上八落的響。渾身却如重風麻木，兩腿一似鬪敗公鷄。口裏連聲叫苦。大蟲去了一盞茶時，方纔爬將起來。再收拾地上香爐，還把龍香燒着，再上山來，務要尋見天師。又行過三五十步，口裏歎了數口氣，怨道

水 滸

：「皇帝御限，差俺來這裏，教我受這場驚恐！」說猶未了，只覺得那裏又一陣風，吹得毒氣直衝將來。太尉定睛看時，山邊竹籐裏，簌簌地響，搶出一條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來。太尉見了，又吃一驚，撇了手爐，叫一聲「我今番死也！」往後便倒在盤陀石邊。微閃開眼來看那蛇時，但見：

昂首驚颺起，掣目電光生，動蕩則折峽倒岡，呼吸則吹雲吐霧。鱗甲亂分千片玉，尾梢斜捲一堆銀。

那條大蛇，逕搶到盤陀石邊，朝着洪太尉盤做一堆，兩隻眼迸出金光，張開巨口，吐出舌頭，噴那毒氣在洪太尉臉上。驚得太尉三魂蕩蕩，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見了。太尉方纔爬得起來，說道：「慚愧！驚殺下官！」看身上時，寒粟子比簞蝕兒大小。口裏罵那道士：「耐耐無禮，戲弄下官！教俺受這般驚恐！若山上尋不見天師，下去和他別有話說！」再拿了銀提爐，整頓身上詔敕，並衣服，巾幘，却待再要上山去。正欲移步，只聽得松樹背後，隱隱地笛聲吹響，漸漸近來。太尉定睛看時，只見一個道童，倒騎着一頭黃牛，橫吹着一管鐵笛，轉出山回來。太尉看那道童時：

頭縮兩枚了髻，身穿一領青衣，腰間纏結草來繩，脚下芒鞋麻間隔。明眸皓齒，飄飄竝不染塵埃。綠鬢朱顏，耿耿全然無俗態。

昔日呂洞濱有首牧童詩，道得好：

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臥月明。

水 滸

但見那箇道童，笑吟吟地騎着黃牛，橫吹着那管鐵笛，正過山來。洪太尉見了，便喚那箇道童：「你從那裏來？認得我麼？」道童不睬，只顧吹笛。太尉連問數聲，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鐵笛，指着洪太尉，說道：「你來此間，莫非要見天師麼？」太尉大驚，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道童笑道：「我早開在草庵中伏侍天師，聽得天師說道：『今上皇帝差箇洪太尉，齋擎丹詔御香，到來山中，宣我往東京，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鶴駕雲去也。』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庵中。你休上去。山內毒蟲猛獸極多，恐傷害了你的性命。」太尉再問道：「你不要說謊？」道童笑了一聲，也不回應，又吹着鐵笛，轉過山坡去了。太尉尋思道：「這小的如何盡知此事？想是天師分付他。已定了。欲待再上山去，方纔驚謊的苦，爭些兒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罷。」太尉拿着提爐，再尋舊路。奔下山來。衆道士接着，請至方丈坐下。真人便問太尉道：「曾見天師麼？」太尉說道：「我是朝中貴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喫了這般辛苦，爭些兒送了性命！爲頭上至半山裏，跳去一隻吊睛白額大蟲，驚得下官魂魄都沒了；又行不過一箇山嘴，竹藤裏搶出一條雪花大蛇來，盤做一堆，攔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盡是你這道衆，戲弄下官！」真人覆道：「貧道等怎敢輕慢大臣？這是祖師試探太尉之心。本山雖有蛇虎，並不傷人。」太尉又道：「我正走不動，方欲再上山坡，只見松樹旁邊，轉出一箇道童，騎着一頭黃牛，吹着管鐵笛，正過山來。我便問他「那裏來？認得我麼？」他道「已都知了。」說天師分付，早晨乘鶴駕雲往東京去了。下官因此回來。」真人道：「太尉可惜錯過！這箇牧童，正是天師！」太尉

水 滸

道：『他既是天師，如何這等猥穢？』真人答道：『這代天師，非同小可。雖然年幼其實道行非常。他是額外之人，四方顯化，極是靈驗。世人皆稱爲道通祖師。』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識真師，當面錯過！』真人道：『太尉且請放心。既然祖師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這場醜事，祖師已都完了。』太尉見說，方纔放心。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請將丹詔收藏於御書匣內，留在上清宮中。龍香就三清殿上燒了。當日方丈內大排齋供，設宴飲酌。至晚席罷，止宿到曉。次日早膳已後，真人道衆並提點執事人等，請太尉遊山。太尉大喜。許多人從跟隨着，步行出方丈。前面兩箇道童引路，行至宮前宮後，看覷許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貴不可盡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極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驅邪殿。諸官看遍，行到右廊後一所去處。洪太尉看時，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搗椒紅泥牆。正面兩扇朱紅隔子，門上使着胳膊大鎖鎖着，交叉上面，貼着十數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疊疊使着朱印。簷前一面硃紅漆金字牌額，左書四箇金字。寫道「伏魔之殿」。太尉指着門道：『此殿是甚麼去處？』真人答道：『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師，鎮鎮魔王之殿。』太尉又問道：『如何上面重重疊疊，貼着許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老祖大唐派玄國師，封鎖魔王在此。但是經傳一代天師，親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子孫孫，不得妄開。走了魔王，非常利害。今經八九代祖師，誓不敢開。錯用銅汗灌鑄。誰知裏面的事？小道自來任持本宮，三十餘年，也只聽聞。』洪太尉聽了，心中驚怪。想道：『我且試看魔王一看。』便對真人說道：『你且開門來，我看魔王甚麼模樣。』真人告道：『太尉，此殿決不敢開！先祖天師

滄 水

，叮嚀告戒：今後諸人不許擅開。」太尉笑道：「胡說！你等要妄生怪事，扇惑百姓良民，故意安排這等去處，假稱鎮魔王，顯耀你等道術。我讀一鑑之書，何曾見鎮魔之法。神鬼之道，處幽隔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內。快快與我打開，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次稟說：「此殿開不得，恐惹利害，有傷於人。」太尉大怒，指着道衆說道：「你等不開與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們衆道士限當宣詔，違別聖旨，不令我見天師的罪犯；後奏你等私設此殿，假稱鎮魔王，扇惑軍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遠惡軍州受苦！」真人等懼怕太尉權勢，只得喚幾箇火工道人來。先把封皮揭了，將鐵鎚打開大鎖。衆人把門推開，看裏面時黑洞洞地。但見：

昏昏默默，杳杳冥冥，數百年不見太陽光。億萬載難瞻明月影。不分南北，怎辨東西，黑煙靄靄撲人寒，冷氣陰陰侵體顫。人跡不到之處，妖精之鄉。閃閃雙目有如盲，伸出兩手不見掌，常如三十夜，却似五更時。

衆人一齊都到殿內，黑暗暗不見一物。太尉教從人取十數箇火把，點着將來。打一照時，四邊並無一物，只中央一箇石碑。約高五六尺，下面石龜跌坐。大半陷在泥裏。照那碑碼上時，前面都是龍章鳳篆，天書符籙，人皆不識，照那碑後時。却有四箇真字大書，鑿着「遇洪而開」。却不是一來天罡星台當出世，二來宋朝必顯忠良，三來輾巧着洪信，豈不是天數！洪太尉看了這四箇字，大喜，便對真人說道：「你等阻當我，却怎地數百年前，已註我姓字在此？」遇洪而開，分明是教我開，看却何妨？我想這箇魔王，都只在石碑底下。汝等從人

水滸

。與我多喚幾箇火工人等，將鐵頭鐵鉸來掘開。」真人慌忙諫道：「太尉不可掘動！恐有利害，傷犯於人，不當穩使。」太尉大怒，喝道：「你等道衆，省得甚麼！碑上分明鑿着遇我教開，你如何阻當？快與我喚人來闖！」真人又三回五次稟道：「恐有不好。」太尉那裏肯聽。只得聚集衆人，先把石碑放倒。一齊併力掘那石龜，半日方纔掘得起。又掘下去，約有三四尺深，見一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圍。洪太尉叫再掘起來，真人又苦稟道：「不可掘動。」太尉那裏肯聽。衆人只得把石板一齊扛起。看時，石板底下，却是一箇萬丈深淺地穴。只見穴內刮刺一聲響亮，那響非同小可！恰似：

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錢塘江上，潮頭浪擁出海門來。秦華山頭，巨靈神一劈山峯碎。共工奮怒，去盜撞倒了不周山。力士施威，飛鎚擊碎了始皇蓋。一風撼折千竿竹，十萬軍中半夜雷。

那一聲響亮過處，只見一道黑氣，從穴裏滾將起來。掀塌了半箇殿角，那道黑氣，直冲到半天裏，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衆人喫了一驚，發聲喊，都走了。撇下鋤頭鐵鉸，盡從殿內奔將出來，推倒顛翻無數。驚得洪太尉目瞪口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見真人向前叫苦不迭。太尉問道：「走了的，却是甚麼妖魔？」那真人言不過數句，話不過一席，說出這箇緣由。有分教：一朝皇帝，夜眠不穩，書食忘儉。直使宛子城中藏虎豹。蓼兒津內聚蛟神。畢竟龍虎山真人說出甚麼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潛水

第二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話說當時住持真人對洪太尉說道：「太尉不知。此殿中，當初是祖老天師洞玄真人傳下法符，囑付道，『此殿內鎮鎖着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單八個魔君在裏面。上立石碑，鑿着龍章鳳篆天符，鎖住在此。若還放他出世，必惱下方生靈。』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有詩爲證：

千古幽居一旦開，天罡地煞出泉臺。自來無事多生事，本爲禳災却惹災。

社稷從今雲擾擾，兵戈到處鬧垓垓。高俅姦佞雖堪恨，洪信從今釀禍胎。

當時洪太尉聽罷，渾身冷汗，捉顛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從人下山回京。真人併道衆，送官已罷，自回宮內，修整殿宇，豎立石碑，不在話下。再說洪太尉在途中分付從人，教把走妖魔一節，休說與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見責。於路無話，星夜回至京師。進得汴梁城，聞人所說，「天師在東京禁院，做了七晝夜好事。普施符籙，禳救災病，瘟疫盡消，軍民安泰。天師辭朝，乘鶴駕雲，且回龍虎山去了。」洪太尉次日早朝，見了天子，奏說：「天師乘鶴駕雲，先到京師，臣等驛站而來，纔得到此。」仁宗准奏，賞賜洪信，復還舊職，亦不在話下。後來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駕。無有太子，傳位漢安懿王允讓之子，太祖皇帝的孫，立帝號曰英宗。在位四年，傳位與太子神宗。神宗在位一十八年，傳位與太子哲宗。那時天下盡皆太平，四方無事。且說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一箇浮浪破落戶子弟，姓

水滸

澗 水

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業，只好刺鎗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氣毬。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後來發跡，便將氣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傑。這人吹彈歌舞，刺鎗使棒，相撲頑耍，亦胡亂學詩書詞賦。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却是不會。只在東京城裏城外學開。因擧了一箇生鐵王員外兒子使錢，每日三瓦兩舍，風花雪月，被他父親開封府裏告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傑斷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發放，東京城裏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高傑無計奈何，只得來淮西臨淮州，投奔一箇開賭坊的開漢柳大郎，名喚柳世權。他平生專好惜客養閒人，招納四方千隔灣漢子。高傑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後來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風調雨順，放寬恩，大赦天下。那高傑在臨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量要回東京。這柳世權，却和東京城裏金梁橋下開生藥舖的董將士是親戚，寫了一封書札，收拾些人事盤纏，發高傑回東京，投奔董將士家過活。當時高傑辭了柳大郎，背上包裹，離了臨淮州，迤邐回到東京。逕來金梁橋下董生藥家，下了這封書。董將士一見高傑，看了柳世權來書，自肚裏尋思道：『這高傑我家如何安着得他？若是箇志誠老實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兒們學些好。他却是箇羣開的破落戶。沒信行的人，亦且當初有過犯來，被斷配的人，舊性必不肯改。若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兒們不學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過柳大郎面皮。』當時只得權且歡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住了十數日，董將士思量出一箇路數。將出一套衣服，寫了一封書簡，對高傑說道：『小人家下螢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後悞了足下。我轉薦足下與小蘇學士處，久後也得箇出身，足下意

水滸

內如何？」高俅大喜，謝了董將士。董將士使箇人將着書簡，引領高俅逕到學士府內。門吏轉報，小蘇學士出來見了高俅，看了來書，知道高俅原是驛間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這裏如何安着得他？不如作箇人情，薦他去駙馬王晉卿府裏，做箇親隨。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他便喜歡這樣的人。」當時回了董將士書札，留高俅在府裏住了一夜。次日寫了一封書呈，使箇幹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處。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駙馬。他喜愛風流人物，正用這樣的人。一見小蘇學士差人持書送這高俅來，拜見了，便喜。隨即寫回書，收留高俅在府內做箇親隨。自此高俅遭際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自古道：「日遠日疎，日親日近。」忽一日，小王都太尉慶誕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專請小舅端王。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見掌東駕，排號九大王，是箇聰明俊俏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驪聞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般不愛。卽如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踢毬打彈，品竹調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當日王都尉府中，準備筵宴，水陸俱備，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仙音院競奏新聲，教坊司頻逞妙藝。水晶壺內，盡都是紫府瓊漿。琥珀杯中，滿泛着瑤池玉液。玳瑁盤堆仙桃異果，玻璃碗供熊掌駝蹄。鱗鱗脰切銀絲，細細茶烹玉蕊。紅裙舞女，盡隨着象板鸞簫，翠袖歌姬，簇捧定龍笙鳳管。兩行珠翠立階前，一派笙歌臨座上。

且說這端王來王都尉府中赴宴。都尉設席請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對席相陪。酒進數杯，食供

滄 水

兩套，那端王起身淨手。偶來書院裏少歇，猛見書案上一對兒羊脂玉碾成的鑲紙獅子，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瓏。端王拿起獅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見端王心愛，便說道：『再有一箇玉龍筆架，也是這箇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頭。明日取來，一併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謝厚意。想那筆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來，送至宮中便見。』端王又謝了。兩箇依舊入席。飲宴至暮，盡醉方散。端王相別，回宮去了。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龍筆架，和兩箇鑲紙玉獅子，着一箇小金盒子盛了，用黃羅包袱包了，寫了一封書呈，却使高俅送去。高俅領了王都尉鈞旨，將着兩盤玉玩器，懷中揣了書呈，逕投端王宮中來。把門官吏轉報與院公。沒多時，院公出來問：『你是那箇府裏來的人？』高俅施禮罷，答道：『小大是王駙馬府中，特送玉玩器來進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裏和小黃門踢氣毬，你自過去。』高俅道：『相煩引進。』院公引到庭前。高俅看時，見端王頭戴軟紗唐巾，身穿紫繡龍袍，腰繫文武雙穗條，把繡龍袍前襟拽扎起，揣在繡兒邊，足穿一雙嵌金線飛鳳靴，三五箇小黃門相伴着蹴氣毬。高俅不敢過去衝撞，立在從人背後伺候。也是高俅合當發跡，時運到來：那箇氣毬騰地起來，端王接箇不着，向人叢裏直滾到高俅身邊。那高俅見氣毬來，也是一時的膽量，使箇「鴛鴦拐」踢還端王。端王見了大喜，便問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王都尉親隨。受東人使令，齎送兩般玉玩器，來進獻大王。有書呈在此拜上。』端王聽罷笑道：『姐夫直如此掛心。』高俅取出書呈進上。端王開盒子看了玩器，都遞與堂候官收了去。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問高俅道：『你這來！會踢氣毬

水 滸

「你驢做甚麼？」高俅叉手跪覆道：「小的驢做高俅，胡謔得幾腳。」端王道：「好，你便下場來踢一回耍。」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樣人，敢與恩王下脚？」端王道：「這是齊雲社，名爲天下圍，但踢何傷。」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辭，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頭謝罪，解膝下場。纔踢幾腳，端王喝采。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來，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樣，這氣毬一似纒膠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裏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宮中過了一夜。次日排筵筵會，專請王都尉宮中赴宴。却說王都尉當日晚，不見高俅回來。正疑思間，只見次日門子報道：「九大王差人來傳令旨，請太尉到宮中赴宴。」王都尉出來見了幹人，看了令旨，隨即上馬。來到九大王府前下馬，入宮來見了端王。端王大喜，稱謝兩般玉玩器。入席飲宴開，端王說道：「這高俅踢得兩腳好氣毬，孤欲索此人做親隨，如何？」王都尉答道：「殿下既用此人，就留在宮中伏侍殿下。」端王歡喜，執杯相謝。二人又閒話一回，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回駙馬府去，不在話下。且說端王自從索得高俅做伴之後，就留在宮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離。未及兩箇月，哲宗皇帝晏駕，無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議，冊立端王爲天子，立帝號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一日與高俅道：「朕欲要擡舉你；但有邊功，方可陞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只是做隨駕選轉的人。後來沒半年之間，直擡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正是

不拘貴賤齊雲社，一味模稜天下圍，擡舉高俅毬氣力，全憑手脚會當權。

水滸

且說高俅得做了殿帥府太尉，選揀吉日良辰，去殿帥府裏到任，所有一應合屬公吏，衙將，都軍，禁軍，馬步人等，盡來參拜，各呈手本，開報花名。高殿帥一點過，於內只欠一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半月之前，已有病狀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門管事。高殿帥大怒道：『胡說！既有手本呈來，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即係推病在家，快與我拿來！』隨即差人到王進家來，捉拿王進。且說這王進却無妻子，只有一個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頭與教頭王進說道：『如今高殿帥新來上任，點你不着。軍正司稟說染患在家，見有病患狀在官。高殿帥焦躁，那裏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頭詐病在家，教頭只得去走一遭。若還不去，定運累小人了。』王進聽罷，只得捱着病來。進得殿帥府前，參見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個喏，起來立在一邊。高俅道：『你那厮便是都軍教頭王昇的兒子？』王進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這厮！你爺是街市上使花棒賣藥的！你省的甚麼武藝！前官沒眼，參你做箇教頭，如何敢小覷我，不伏俺點視！你托誰的勢要推病在家安閒快樂！』王進告道：『小人怎敢！其實患病未痊。』高太尉罵道：『賊配軍！你既害病，如何來得？』王進又告道：『太尉呼喚，安敢不來。』高殿帥大怒。喝令左右拿下，『加力與我打這厮！』衆多牙將都是和王進好的，只得與軍正司同告道：『今日是太尉上仕好日頭，權免此人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這賊配軍！且看衆將之前，饒恕你今日！明日却和你理會！』王進謝罪罷，起來擡頭看了，認得是高俅。出得衙門，歎口氣道：『俺的性命，今番難保了！俺道是甚麼高殿帥，却原來正是東京寧國的團社高二。比先時曾學使棒，被我父親一棒打翻

滄 水

，三四箇月將息不起。有此之警，他今日發跡，得做殿帥府太尉，正待要報警。我不想正屬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與他爭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悶悶不已。對娘說知此事，母子二人抱頭而哭。娘道：「我兒，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只恐沒處走。」王進道：「母親說的是。兒子尋思，也是這般計較。只有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鎮守邊庭，他手下軍官，多有會到京師的，愛兒子使鎗棒，何不逃去投奔他們？那裏是用人去處，足可安身立命。」正是

用人之人，

人始爲用。

恃已自用，

人爲人送。

彼處得賢，

此間失重。

若驅若引，

可惜可痛。

當下娘兒兩個，商議定了。其母又道：「我兒，和你妻私走，只恐們前兩個牌軍，是殿帥府發來伏侍你的，他若得知，須走不脫！」王進道：「不妨，母親放心，兒子自有道理措置他。」當下日晚未昏，王進先叫張牌入來，分付道：「你先喫了些晚飯，我使你一處去幹事。」張牌道：「教頭使小人那裏去？」王進道：「我因前日病患，許下酸棗門外嶽廟裏香願，明日早，要去燒炷頭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廟祝，教他來日早些開廟門，等我來燒炷頭香，就要三牲獻劉李王。你就廟裏歇了等我。」張牌答應，先喫了晚飯，斟了安置，望廟中去了。當夜子母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細軟銀兩，作一担兒打挾了；又裝兩個料袋，袱駝，拴在馬上的。等到五更天色未明，王進教起李牌分付道：「你與我將這些銀兩，去嶽廟裏和張牌買個三牲，煮熟在那裏等候。我買些紙燭，隨後便來。」李牌將銀子，望廟中去了。王進自去備

澗 水

了馬，牽出後槽，將料袋，袱駝，搭上，把索子縛牢了。牽在後門外，扶娘上了馬；家中盡重都棄了。鎖上前後門，挑了担兒，跟在馬後，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勢出了西華門，取路望延安府來。且說兩個牌軍，買了福物煮熟，在廟等到已牌，也不見來。李牌心焦，走回家中尋時，見鎖了門，兩頭無路；尋了半日，並無有人。看看待晚，嶽廟裏張張疑忌，一直奔回家來，又和李牌尋了一黃昏。看看黑了，兩個見他當夜不歸，又不見了他老娘。次日兩箇牌軍又去他親戚之家訪問亦無尋處。兩箇恐怕連累，只得去殿帥府首告：『王教頭棄家在逃，子母不知去向。』高太尉見告，大怒道：『賊配軍在逃，看那厮待走那裏去！』隨即押下文書，行開諸州各府，捉拿逃軍王進。二人首告，免其罪責，不在話下。且說王教頭母子二人，自離了東京，在路免不得饑餐渴飲，夜住曉行。在路上一月有餘。忽一日，天色將晚，王進挑着担兒跟在娘的馬後，口裏與母親說道：『天可憐見！慚愧了我子母兩箇脫了這天羅地網之厄！此去延安府不遠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子母兩箇歡喜，在路上不覺錯過了宿頭。走了這一晚，不過着一處村坊，那裏去投宿是好？正設理會處，只見遠遠地林子裏，內出一道燈光來。王進看了道：『好了！遮莫去那裏陪箇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當時轉入林子裏來看時，却是一所大莊院，一週遭都是土牆，牆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樹。看那莊院，但見：

前通官道，後靠溪岡，一週遭青縷如烟，四下裏綠陰似染。轉屋角牛羊滿地，打麥場鷄鴨成羣。田園廣野，負擔花客有千人。家眷軒昂，女使兒童難計數。正是家有餘糧雞犬飽，

滄 水

戶多書籍子孫賢。

當時王教頭來到莊前，敲門多時，只見一個莊客出來。王進放下担兒，與他施禮，莊客道：『來俺莊上有甚事？』王進答道：『實不相瞞：小人母子二人，貪行了些路程，錯過了宿店，來到這裏。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欲投貴莊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納房金，萬望週全方便。』莊客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問莊主太公。肯時但歇不妨。』王進又道：『大哥方便。』莊客入去多時，出來說道：『莊主太公，教你兩個入來。』王進請娘下了馬，王進挑着担兒，就牽了馬，隨莊客到裏面打麥場上。歇下担兒，把馬拴在柳樹上，子母兩個，直到草堂上來見太公。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鬚髮皆白，頭戴遮塵煖帽，身穿直縫寬衫，腰繫卓絲縑，足穿熟皮靴。王進見了便拜。太公連忙道：『客人休拜。你們是行路的人，辛苦風霜，且坐一坐。』王進母子兩個叙禮罷，都坐定。太公問道：『你們是那裏來？如何昏晚到此？』王進答道：『小人姓張，原是京師人。今來消折了本錢，無可營用，要去延安府投遞親眷。不想今日路上貪行了些程途，錯過了宿店。欲投貴莊借宿一宵，來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納。』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人，那個頂着房屋走哩。你母子二位，敢未打火？叫莊客安排飯來。』沒多時，就應上放開條桌子。莊客托出一桶盤，四樣菜蔬，一盤牛肉，鋪放桌上，先盪酒來篩下。太公道：『村落中無甚相待，休得見怪。』王進起身謝道：『小母子母，無故相擾，此恩難報。』太公道：『休這般說，且請喫酒。』一面勸了五七杯酒，搬出飯來，二人喫了。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進子母到客房裏安歇。王進告道：『小母子親騎的頭

水滸

口，相煩寄養，草料望乞應付，一併拜酬。」太公道：「這個亦不妨。我家也有頭口驃馬，教汪客牽出表槽，一發喂養。」王進謝了，挑那担兒到客房裏來。莊客點上燈火，一面提湯來洗了腳，太公自回裏面去了。王進子母二人，謝了莊客，掩上房門，收拾歇息。次日睡到天曉，不見起來。莊主太公來到客房前過，聽得王進子母在房中聲喚。太公問道：「客官，天曉好起了。」王進聽得，慌忙出房來，見太公施禮說道：「小人起多時了。夜來多多擾擾，甚是不當。」太公問道：「誰人如此聲喚？」王進道：「實不相瞞太公說，老母鞍馬勞倦，昨夜心疼病發。」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煩惱，教你老母且在老夫莊上住幾日。我有箇醫心疼的方，叫莊客去縣裏撮藥來，與你老母親喫。教他放心慢慢地將息。」王進謝了。話休絮繁。自此王進子母兩箇，在太公莊上服藥。住了五七日，覺道母親病患痊了，王進收拾要行。當日因來後槽看馬，只見空地上，一箇後生，脫膊着，刺着一身青龍，銀盤也似一箇面皮，約有十八九歲，拿條棒在那裏使。王進看了半晌，不覺失口道：「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綻，贏不得真好漢。」那後生聽得大怒，唱道：「你是甚麼人！敢來笑話我的本事！俺經了七八箇有名的師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找一找麼？」說猶未了，太公到來，喝那後生不得無禮。那後生道：「回耐這厮笑話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會使鎗棒？」王進道：「頗曉得些。敢問長上，這後生是老上何人？」太公道：「是老漢的兒子。」王進道：「既然宅內小官人，若愛學時，小人點撥他端正如何？」太公道：「恁地時十分好。」便教那後生來拜師父。那後生那裏肯拜，心中越怒道：「阿爹休聽這厮胡說！若喫他贏得我這條棒時，我

水滸

便拜他爲師！」王進道：「小官人若是不當村時，較量一棒耍子。」那後生就空地當中，把一條棒使得風車兒似轉，向王進道：「你來！你來！怕的不算好漢！」王進只是笑，不肯動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頑時，使一棒何妨？」王進笑道：「恐衝撞了令郎時，須不好看。」太公道：「這箇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進道：「恕無禮。」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棒在手裏，來到空地上，使箇旗鼓。那後生看了一看，拿條棒滾將入來，逕遶王進。王進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後生輪着棒又趕入來，王進回身把棒望空地裏劈將下來。那後生見棒劈來，用棒來隔。王進却不打下來，將棒一掣，却望後生懷裏直搦將來。只一繳，那後生的棒丟在一邊，撲地望後倒了。王進連忙撇了棒，向前扶住道：「休怪！休怪！」那後生爬將起來，便去傍邊掇條凳子，納王進坐，便拜道：「我枉自經了許多師家，原來不直半分！師父，沒奈何只得請教！」王進道：「我母子二人，連日在此觀擾宅上，無恩可報，當以効力。」太公大喜，教那後生穿了衣裳，一同來後堂坐下。叫莊客殺一箇羊，安排了酒食果品之類，就請王進的母親一同赴席。四箇人坐定，一面把盞。太公起身勸了一杯酒，說道：「師父如此高強，必是箇教頭。小兒有眼不識泰山。」王進笑道：「奸不厮欺，俏不厮瞞，小人不姓張。俺是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王進的便是。這鎗棒終日搏弄。爲因新任一箇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帥府太尉，懷挾舊讐，要奈何王進。小人不合屬他所管，和他爭不得，只得子母二人，逃上延安府去，投托老種經略相公處勾當。不想來到這裏，得遇長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連日管顧，其是不當。既然令郎肯學時，小人一力奉教

滄 水

。只是令郎學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陣無用。小人從新點撥他。」太公見說了，便道：「我兒可知輸了？快來再拜師父。」那後生又拜了王進。正是

好爲師患負虛名，心服應難以力爭；只有胸中真本事，能令頑劣拜先生。

太公道：「教頭在上：老漢祖居在這華陰縣界，前面便是少華山。這村便喚做史家村，村中總有三四百家都姓史。老漢的兒子，從小不務農業，只愛刺槍使棒。母親說他不得，嗔氣死了。老漢只得隨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錢財，投師父教他。又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身花繡，肩臂胸膛，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順，都叫他做九紋龍史進。教頭今日既到這裏，一發成全了他亦好。老漢自當重重酬謝。」王進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說時，小人一發教了令郎方去。」自當日爲始，喫了酒食，留住王教頭母子二人在莊上。史進每日求王教頭點撥十八般武藝，一一從頭指教。那十八般武藝：

矛，鎗，弓，弩，銃，鞭，箭，劍，鎚，搥，斧，鉞，并戈戟，牌棒與鎗
杖。

話說這史進每日在莊上，管待王教頭母子二人，指教武藝。史太公自去華陰縣中承當里正，不在話下，不覺在萬光陰，早過半年之上，正是窗外日光彈指過，席間花影坐前移，一杯未進笙歌送，階下辰牌又報時。前後得半年之上。史進把這十八般武藝，從新學得十分精熟。多得王進盡心指教，點撥得件件都有奧妙。王進見他學得精熟了，自思：「在此雖好，只是不了。」一日想起來，相辭要上延安府去。史進那裏肯放，說道：「師父只在此間過了。小弟

澗 水

奉養你母子二人，以終天年，多少是好。」王進道：「賢弟，多蒙你多好心，在此十分之好；只恐高太尉追捕到來，負累了你，不當穩便，以此兩難。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着在老科經略處勾當。那裏是鎮守邊庭，用人之際，足可安身立命。」史進拜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箇筵席送行，托出一盤兩箇段子，一百兩花銀，謝師。次日王進收拾了担兒，備了馬，子母二人相辭太公。王進請娘乘了馬，望延安府路途進發。史進叫莊客挑了担兒，親送十里之程，心中難捨。史進當時拜別了師父，灑淚分手，和莊客自回。王教頭依舊自挑了担兒，跟着馬，和娘兩箇自取關西路里去了。話中不說王進去投軍役，只說史進回到莊上，每日只是打熬氣力，亦且壯年，又沒老小，半夜三更，起來演習武藝，白日裏只在莊後射弓走馬。不到半載之間，史進父親太公染病患證，數日不起。史進使人遠近請醫士看治，不能痊可。嗚呼哀哉，太公歿了。史進一面備棺槨盛殮，請僧修設好事，追齋理七，薦拔太公；又請道士建立齋醮，超度生天，整做了十數壇好事功果道場，選了吉日良時，出喪安葬。滿村中三四百史家莊戶，都來送喪掛孝，埋殯在村西山上祖墳內了。史進家自此無人管業。史進又不肯務農，只要尋人使家生，較量鎗棒。自史太公死後，又早過了三四箇月日。時當六月中旬，炎天正熱。那一日，史進無可消遣，捉箇交床，坐在打麥場邊柳陰樹下乘涼。對面松林透過風來，史進采道：「好涼風！正乘涼哩！」只見一箇人，探頭探腦在那裏張望。史進喝道：「作怪！誰在那裏張俺莊上？」史進跳起身來，轉過樹背後打一看時，認得是獵戶獐兔李吉。史進喝道：「李吉！張汝莊內做甚麼？莫不來相腳頭！」李吉向前聲喏道：「大郎，小人要尋莊上矮丘

水 滸

乙郎喫碗酒。因見大郎在此乘涼，不敢過來衝撞。』史進道：『我且問你，往常時你只是担些野味來我莊上賣，我又不曾虧了你，如何一向不將來賣與我？敢是欺負我沒錢？』李吉答道：『小人怎敢。一向沒有野味，以此不敢來。』史進道：『胡說！偌大一箇少華山，怎地廣闊，不信沒有箇獐兒，兔兒？』李吉道：『大郎原來不知。如今近日上面添了一夥強人，扎下箇山寨，在上面聚集着五七百箇小嘍囉，有百十匹好馬。爲頭那箇大王喚做神機軍師朱武，第二個喚做潤虎陳逵，第三箇喚做白花蛇楊春；這三箇爲頭打家劫舍。華陰縣裏，禁他不得，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拿他。誰敢上去惹他！因此，上小人們不敢上山打捕野味。那討來賣！』史進道：『我也聽得說有強人。不想那厮們如此大弄，必然要惱人。李吉，你今後有野味時尋些來。』李吉唱箇喏，自去了。史進歸到廳前，尋思這厮們大弄，必要來弄惱村坊。既然如此，便叫莊客揀兩頭肥水牛來殺了。莊內自有造下的好酒，先燒了一陌順溜紙，便叫莊客去請這當村裏三四百史家莊戶，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齒坐下。教莊客一面把盞勸酒，史進對衆人道：『我聽得少華山上有三箇強人，聚集着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這厮們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來俺村中囉啐。我今特請你衆人來商議，倘若那厮們來時，各家準備。我莊上打起梆子，你衆人可各執鎗棒，前來救應。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遞相救護，共保村坊。如若強人自來，都是我來理會。』衆人道：『我等村農，只靠大郎做主；梆子響時，誰敢不來！』當晚衆人謝酒，各自分散回家，準備器械。自此史進修整門戶牆垣，安排莊院，設立幾處梆子，拴束衣甲，整頓刀馬，隄防賊寇，不在話下，且說少華山寨中三箇頭領，坐定商議

水滸

。爲頭的神機軍師朱武，那人原是定遠人氏，能使兩口雙刀，雖無十分本事，却精通陣法，廣有謀略。有人句詩單道朱武好處：

道服裁棕葉，雲冠剪鹿皮；臉紅雙眼俊，面白細髭垂。陣法方諸葛，陰謀勝范蠡。華山誰第一？朱武號神機。

第二箇好漢，姓陳，名達，原是鄴城人氏，使一條出白點鋼鎗。亦有詩讚道：

力健，聲雄，性靈鹵，丈二長鎗撒如雨，

鄴中豪傑霸華陰，陳達人稱跳澗虎。

第三箇好漢，姓楊，名春，蒲州解良縣人氏，使一口大捍刀。亦有詩讚道：

腰長，臂瘦，力堪誇，到處刀鋒亂撒花，

鼎立華山真好漢，江湖名播白花蛇。

朱武當與陳達，楊春，說道：『如今我聽知華陰縣裏，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捉我們。誠恐來時，要與他廝殺。只是山寨錢糧欠少，如何不去劫擄些來，以供山寨之用？聚集些糧食在寨裏，防備官軍來時，好和他打熬。』跳澗虎陳達道：『說得是。如今便去華陰縣裏，先問他借糧，看他如何。』白花蛇楊春道：『不要華陰縣去；只去蒲城縣，萬無一失。』陳達道：『蒲城縣人戶稀少，錢糧不多，不如只打華陰縣。那裏人民豐富，錢糧廣有。』楊春道：『哥哥不知。若去打華陰縣時，須從史家村過。那箇九紋龍史進，是箇大蟲，不可去撻撥他。他如何肯放我們去！』陳達道：『兄弟好懦弱！一箇村坊過去不得，怎地敢抵敵官軍！』楊春道：

澗 水

『哥哥不可小覷了他，那人端的了得！』朱武道：『我也曾聞他十分英雄。說這人真有本事。兄弟你去罷。』陳達叫將起來說道：『你兩箇閉了鳥嘴！』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他只是一箇人，須不三頭六臂！我不信！』喝叫小嘍囉，『快備我的馬來。如今便去打史家莊，後取華陰縣！』朱武，楊春，再三諫勸，陳達那裏肯聽。隨即披掛上馬，點了一百四五十小嘍囉，鳴鑼搥鼓，下山望史家村去了。且說史進，正在莊內整製刀馬，只見莊客報知此事。史進聽得，就莊上敲起梆子來，那莊前，莊後，莊東，莊西，三四百史家莊戶，聽得梆子響，都拖鎗拽棒，聚起三四百人，一齊都到史家莊上。看了史進，頭戴一字巾，身披朱紅甲，上穿青錦襖，下着抹綠靴，腰繫皮磨膊，前後鐵掩心，一張弓，一壺箭，手裏拿一把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莊客牽過那匹火炭赤馬。史進上了馬，綽了刀，前面擺着三四十壯健的莊客，後面列着八九十村蠢的鄉夫，各史家莊戶，都跟在後頭，一齊納喊，直到村北路口。那少華山陳達，引了人馬，飛奔到山坡下，便將小嘍囉擺開。史進看時，見陳達頭戴乾紅四面巾，身披裏金生鐵甲，上穿一領紅衲襖，脚穿一對吊墩靴，腰繫七尺攢絨磨膊，坐騎一匹高頭白馬，手中橫着丈八點鋼矛。小嘍囉兩勢下吶喊，二員將就馬上相見。陳達在馬上看着史進，欠身施禮。史進喝道：『汝等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迷天大罪，都是該死的人！你也須有耳朶！好大膽！直來太歲頭上動土！』陳達在馬上答道：『俺山寨裏欠少些糧食，欲往華陰縣借糧。經由貴莊，假一條路，並不敢動一根草。可放我們過去，回來自當拜謝。』史進道：『胡說！俺家見當里正，正要來拿你這影賊！今日到來經由我村中過，却不拿你，倒放

水 滸

你過去，本縣知道，須運累於我。」陳達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煩借一條路。」史進道：「甚麼閒話！我便肯時，有一箇不肯。你問得他肯便去！」陳達道：「好漢，教我问誰？」史進道：「你問得我手裏這口刀。肯，便放你去！」陳達大怒道：「趕人不要趕上，休得要逞精神！史進也怒，輪手中刀，驟坐下馬，來戰陳達。陳達也拍馬挺鎗，來迎史進。兩箇交馬，但見：

一來一往，一上一下。一來一往，有如深水戲珠龍。

一上一下，却似半巖爭食虎。九紋龍忿怒，三尖刀只望頂門飛。跳澗虎生嗔，丈八矛不離心坎刺。好手中間逞好手，紅心裏面奪紅心。

史進陳達兩箇鬪了多時，史進賣箇破綻，讓陳達把鎗望心窩裏擲來，史進却把腰一閃，陳達和鎗顛入懷裏來，史進輕舒猿臂，款扭狼腰，只一挾，把陳達輕輕摘離了嵌花鞍，款款揪住了線騰膊，只一丟丟落地，那匹戰馬撥風也似去了。史進叫莊客將陳達綁縛了。衆人把小嘍囉一趕，都走了。史進回到莊上，將陳達綁在庭心內柱上，等待一發拿了那兩箇賊首，一併解官請賞。且把酒來賞了衆人，教且權散。衆人喝采：「不枉了史大郎如此豪傑！」休說衆人歡喜飲酒，却說朱武楊春，兩箇正在寒裏猜疑，捉摸不定。且教小嘍囉再去探聽消息，只見回去的人，牽着空馬，奔到山前，只叫道：「苦也！陳家哥哥，不聽二位哥哥所說，送了性命！」朱武問其緣故，小嘍囉備說交鋒一節，怎當史進英雄！朱武道：「我的言語不聽，果有此禍。楊春道：『我們盡數都去與他死併如何？』朱武道：『亦是不可。他尙自輸了。你如何

滄 水

併得他過！我有一條苦計，若救他不得，我和你都休！」楊春問道：「如何苦計？」朱武附耳低言說道：「只除恁地。」楊春道：「奸計！我和你便去，事不宜遲！」再說史進正在莊上忿怒未消，只見莊客飛報道：「山寨裏朱武，楊春，自來了！」史進道：「這厮合休！我教他兩箇一發解官！快牽馬過來。」一面打起梆子，衆人早都到來。史進上了馬，正在出莊門，只見朱武，楊春，步行已到莊前。兩箇雙雙跪下，擎着兩眼淚。史進下馬來，喝道：「你兩箇跪下如何說？」朱武哭道：「小人等三箇，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當初發願道，「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死。」雖不及關，張，劉備的義氣，其心則同！今日小弟陳達不聽好言，誤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貴莊，無計懇求，今來一逕就死！望英雄將我三人，一發解官請賞，誓不皺眉。我等就英雄手內請死，並無怨心！」史進聽了，尋思道：「他們直恁義氣！我若拿他去解官請賞時，反教天下好漢們恥笑我不英雄。自古道：「大蟲不喫伏肉。」史進便道：「你兩箇且跟我進來。」朱武，楊春，並無懼怯，隨了史進，直到後廳前跪下，又教史進綁縛。史進三回五次叫起來，他兩箇那裏肯起來。「慍慍惜慍慍，好漢識好漢。」史進道：「你們既然如此義氣深重，我若送了你們，不是好漢。我放陳達還你如何？」朱武道：「休得連累了英雄，不當穩便，寧可把我們去解官請賞。」史進道：「如何使得！你肯喫我酒食麼？」朱武道：「一死尚然不懼，何況酒肉乎！」有詩爲證：

姓名各異死生同，慷慨偏多計較空。只爲衣冠無義俠，遂令草澤見奇雄。

當時史進大喜，解放陳達就後廳上座置酒設席，管待三人。朱武，楊春，陳達，拜謝大恩。

澹 水

酒至數杯，少添春色。酒罷，三人謝了史進，回山去了。史進送出莊門，自回莊上。却說朱武等三人，歸到寨中坐下，朱武道：『我們不是這條苦計，怎得性命在此？雖然救了一人，却也難得史進爲義氣上放了我們。過幾日備些禮物送去，謝他救命之恩。』薛休絮絮，過了十數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兩蒜條金，使兩小嘍囉，乘月黑夜送去史家莊上，當夜初更時分小嘍囉敲門。莊客報知史進，史進火急披衣，來到莊前，問小嘍囉：『有甚話說？』小嘍囉道：『三箇頭領，再三拜覆。特地使小校進些薄禮，酬謝大郎不殺之恩，不要推却，望乞笑留。』取出金子遞與史進。初時推却，次後尋思道：『既然好意送來，受之爲當。』叫莊客置酒管待小校。喫了半夜酒，把些零碎銀兩賞了小校回山去了。又過半月有餘，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議擄掠得一串好大珠子，又使小嘍囉連夜送來史家莊上。史進受了，不在話下。又過了半月，史進尋思道：『也難得這三箇敬重我，我也備些禮物回奉他。』次日叫莊客尋箇裁縫，自去縣裏買了三疋紅錦，裁成三領錦襖子；又揀肥羊煮了三箇，將大盒子盛了，委兩箇莊客去送。史進莊上有箇爲頭的莊客王四，此人頗能答應官府，口舌利便，滿莊人都叫他做賽伯當。史進教他同一箇得力莊客，挑了盒担，直送到山下。小嘍囉問了備細，引到山寨裏，見了朱武等。三箇頭領大喜，受了錦襖子并肥羊酒禮，把十兩銀子賞了莊客。每人喫了十數碗酒，下山回歸莊內。見了史進，說道：『山上頭領，多上覆。』史進自此常常與朱武等三人往來。不時間，只是王四去山寨裏送物事。不則一日，寨裏頭領，也頻頻地使人送全銀來與史進。在葦光陰，時遇八月中秋到來。史進要和三人

澹 水

說話，約至十五夜，來莊上賞月飲酒。先使莊客王四，齎一封請書，直去少華山上，請朱武，陳達，楊春，來莊上赴席。王四馳書選到塞山裏，見了三位頭領，下了來書。朱武看了大喜，三箇應允。隨即寫封回書，賞了王四五兩銀子，喫了十來碗酒。王四下得山來，正撞着時常送物事來的小廝囉，一把抱住，那裏肯放。又拖去山路邊村酒店裏，喫了十數碗酒。王四相別了回莊，一面走着，被山風一吹，酒却湧上來，浪浪踉蹌，一步一頓。走不得十里之路，見塵林子，透到裏面，望着那綠茸茸莎草地上撲地倒了。原來標鬼李吉，正在那山坡下張兔兒，認得是史家莊上王四，趕入林子裏來扶他，那裏扶得動，只見王四腦膊裏突出銀子來，李吉尋思道：『這厮醉了。那裏討得許多？何不拿他些？』也是天罡星合當聚會，自然生出機會來。李吉解那腦膊，望地只一抖，那封回書和銀子都抖出來。李吉拿起，頗識幾字。將書折開看時，見上面寫着少華山，朱武，陳達，楊春。中間多有兼文帶武的言語，却不識得，只認得三箇名字。李吉道：『我做獵戶，幾時能勾發跡。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財，却在這裏！華陰縣裏，見出三千貫賞錢，捕捉他三箇賊人。回耐史進那厮，前日我去他莊上尋矮丘乙郎，他道我來相腳頭躡盤，你原來倒和賊人來往！』銀子並書，都拿去了，望華陰縣裏來出首。却說莊客王四，一覺直睡到二更方醒，覺來看月光微微，照在身上，喫了驚一。跳將起來，却見四邊都是松樹。便去腰裏摸時，腦膊和書都不見了！四下裏尋時，只見空腦膊任莎草地上。王四只管叫苦，尋思道：『銀子不打緊；這封回書，却怎生好！正不知被甚人拿去了？』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自道：『若向去莊上說脫了回書，大郎必然焦躁，定是趕我

水滸

出去。不如只說不會有回書，那裏查照。」許諒定了，飛也似取路歸來莊上，却好五更天氣。史進見王四回來，問道：「你緣何方纔歸來？」王四道：「托主人福蔭，寨中三箇頭領，都不肯放，留住王四喫了半夜酒；因此回來遲了。」史進又問：「曾有回書麼？」王四道：「三箇頭領要寫回書，却是小人道，『三位頭領既然準來赴席，何必回書。小人又有杯酒，路上恐有些失支脫節，不是要處。』」史進聽了大喜，說道：「不枉了諸人叫做賽伯當。真箇了得！」王四應道：「小人怎敢差遲。路上不曾住脚，一直送回莊上。」史進道：「既然如此，教人去縣裏，買些果品案酒伺候。」不覺中秋節至，是日晴明得好。史進當日分付。家中莊客宰了一腔大羊，殺了百十箇鷄鶩，準備下酒食筵宴。看看天色晚來，怎見得好箇中爍，但見：

午夜初長，黃昏已半，一輪月掛如銀，冰盤如畫，賞翫正宜人。清影十分圓滿，桂花玉兔交響，龍高捲，金杯頻勸酒，歡笑賀昇平，年年當此節，酩酊醉醺醺。莫辭終夕飲，銀漢露華新。

且說少華山上朱武，陳達，楊春三箇頭領，分付小喽囉看守寨柵，只帶三五箇做伴，將了朴刀，各跨口腰刀，不騎鞍馬，步行下山，逕來到史家莊上。史進接着，各叙禮罷，說入後園。莊內已安排下筵宴，史進請三位頭領上坐，史進對席相陪。便叫莊客把前後莊門拴了，一面飲酒。莊內莊客輪流把盞，一邊割羊勸酒。酒至數杯，却早東邊推起那輪明月。但見：

桂花灑海嶼，雲葉散天衢，彩霞照萬里如銀，素霓映千山似水。影橫曠野，鷺獨宿之烏鴉

濟 水

。光射平湖，照雙栖之鴻雁。冰輪展出三千里，玉兔平吞四百州。

史進正和三箇頭領在後園飲酒，賞翫中秋，叙說舊話新言，只聽得牆外一聲賊起，火把亂明。史進大驚，跳起身來分付：『三位賢友且坐，待我去看！』嗚叫莊客不要開門。撥條梯子，上牆打一看時，只見是華陰縣尉，在馬上引着兩箇都頭，帶着三四百士兵，圍住莊院。史進和三箇頭領只管叫苦。外面火把光中，照見鋼叉，朴刀，五股叉，留客住，擺得似麻林一般。兩箇都頭口裏叫道：『不要走了強賊！』不是這夥人來捉史進並三箇頭領，有分教：史進先殺了一兩箇人，結識了十數箇好漢。直使天罡地煞一齊相會，直教蘆花深處屯兵士，荷葉陰中治戰船。畢竟史進與三箇頭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鐵關西

話說當時史進道：『却怎生是好？』朱武等三箇頭領跪下道：『哥哥，你是乾淨的人，休爲我等連累了。大郎可把索來綁縛我三箇出去請賞，免得負累了你不好看。』史進道：『如何使得！恁地時，是我賺你們來，捉你請賞，枉惹天下人笑。我若是死時，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你等起來，放心，別作圓便。且等我同箇來歷緣故情由。』史進上梯子問道：『你兩箇頭，何故半夜三更，來劫我莊上！』那兩箇頭答道：『大郎，你兀自賴哩！見有原告人李吉在這裏。』史進喝道：『李吉！你如何說告平人！』李吉應道：『我本不知，林子裏拾得王四的回書，一時間把在縣前看，因此事發。』史進叫王四問道：『你說無回書，如何却有書？』王四道：『便是小人一時醉了，忘記了回書。』史進大喝道：『畜生！却怎生好！』外面都頭人等，懼怕史進了得，不敢透入莊裏來捉人。三箇頭領把手指道：『且答應外面。』史進會意，在梯子上叫道：『你兩箇頭，都不要鬧動，權退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請賞。』那兩箇頭，却怕史進，只得應道：『我們都是沒事的。等你綁出來，同去請賞。』史進下梯子，來到廳前，先叫王四帶進後園，把來一刀殺了。喝叫許多莊客，把莊裏有的沒的細軟等物，即便收拾，盡教打疊起了；一壁點起三四十箇火把，莊裏史進和三箇頭領，全身披掛，鎗架上各人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拽扎起，把莊後草屋點着；莊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見裏面火起，都奔來後面看。且說史進就中堂又放起火來，大開了莊門，吶聲喊，殺將出

澹 水

來。史進當頭，朱武，楊春，在中，陳達在後，和小嘍囉並莊客，一衝一撞，指東殺西。史進却是箇大蟲，那裏攔當得住？後面火光亂起，殺開條路，衝將出來，正迎着兩箇都頭並李吉。史進見了大怒，「聾人相見，分外眼明！」兩箇都頭見頭勢不好，轉身便走。李吉却待回身，史進早到，手起一朴刀，把李吉斬做兩段。兩箇都頭正待走時，陳達，楊春，趕上，一家一朴刀，結果了兩箇性命。縣尉驚得跑馬走回去了。衆士兵那裏敢向前，各自逃命散了，不知去向。史進引着一行人，且殺且走，衆官兵不敢趕來，各自散了。史進和朱武，陳達，楊春並莊客人等，都到少華山上寨內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到寨中，忙呼小嘍囉，一面殺牛宰馬，賀喜飲宴，不在話下。一連過了幾日，史進尋思：「一時間與救三人，放火燒了莊院。雖是有些細軟家財，盡重什物，盡皆沒了！」心內躊躇，在此不了，開言對朱武等說道：「我的師父王教頭，在關西經略府勾當，我先要去尋他；只因父親死了，不曾去得。今來家私莊院廢盡，我如今要去尋他。」朱武三人道：「哥哥你去。只在我寨中且過幾時，又作商議。若哥哥不願落草時，待平靜了，小弟們與哥哥重整莊院，再作良民。」史進道：「雖是你們的好情分，只是我心去意難留。我今去尋師父，也要那裏討箇出身，來半世快樂。」朱武道：「哥哥便在此間做箇寨主，却不快活？只恐寨小不堪歇馬。」史進道：「我是箇清白好漢，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來點污了！你勸我落草，再也休題。」史進住了幾日，定要去了，朱武等苦留不住。史進帶去的莊客，都留在山寨；只自收拾了些少碎銀兩，打拴一箇包裹；餘者多的，盡數寄留在山寨。史進頭戴白范陽氈大帽，上撒一撮紅纓，帽兒下裏一頂渾青抓角軟

水 滸

頭巾，項上明黃縷帶，身穿一領白紵絲兩上領戰袍，腰繫一條查五指梅紅纒線搭褲，青白間這行纏絞脚，襯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銅鉞響口鷹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辭別朱武等三人。衆多小嘍囉都送下山來。朱武等洒淚而別，自回山寨去了。只說史進提了朴刀，離了少華山，取路投關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來。但見：

崎嶇山嶺，寂寞孤村，披雲霧夜宿荒林，帶曉月朝登險道，落日趨行聞犬吠，嚴霜早促聽鷄鳴。

史進在路免不得饑饉渴飲，夜往曉行。獨自一箇行了半月之上，來到渭州。「這裏也有經略府，莫非師父王教頭在這裏？」史進便入城來看時，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見一箇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進便入茶坊裏來，揀一副坐位坐了。茶博士問道：「客官，喫甚茶？」史進道：「喫箇泡茶。」茶博士點箇泡茶，放在史進面前。史進問道：「這裏經略府在何處？」茶博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進道：「借問經略府內，有箇東京來的教頭王進麼？」茶博士道：「這府裏教頭極多，有三四箇姓王的，不知那箇是王進。」史進道：「道猶未了，只見一箇大漢，大踏步竟入走進茶坊裏來。史進看他時，是箇軍官模樣。怎生結束？但見：

頭戴芝麻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箇太原府紐絲金環，上穿一領鸚哥綠紵絲戰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縷，足穿一雙鷹爪皮四縫乾黃靴。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髭鬚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

那人入到茶坊裏面坐下，茶博士便道：「客官要尋王教頭，只問這箇提轄，便都認得。」史

濟水

進忙起身施禮便道：『官人請坐拜茶。』那人見了史進長大魁偉，像條好漢，便來與他施禮。兩箇坐下，史進道：『小人大膽，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酒家是經略府提轄，姓魯，諱簡達字。敢問阿哥，你姓甚麼？』史進道：『小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姓史，名進。請問官人，小人有箇師父，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王，名進，不知在此經略府中有也無？』魯提轄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麼九紋龍史大郎？』史進拜道：『小人便是。』魯提轄連忙還禮，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似勝聞名。你要尋王教頭，莫不是在東京惡了高太尉的王進？』史進道：『正是那人。』魯達道：『俺也聞他名字。那箇阿哥，不在這裏。酒家聽得說，他在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處勾當。俺這渭州，却是小種經略相公鎮守。那人不在這裏。你既是史大郎時，多聞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喫杯酒。』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便出茶坊來。魯達回頭道：『茶錢酒家自還你。』茶博士應道：『提轄但喫不妨，只願去。』兩箇挽了胳膊，出得茶坊來。上街行得三五十步，只見一簇衆人，圍住白地上。史進道：『兄長，我們看一看。』分開衆人來看時，中間裏一箇人，仗着十來條桿棒，地上攤着十數箇膏藥，一盤子盛着，插把紙標兒在上面；却原來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史進看了，却認的他。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叫做打虎將李忠。史進就人叢中叫道：『師父多時不見。』李忠道：『賢弟如何到這裏？』魯提轄道：『既是史大郎的師父，同和俺去喫三杯。』李忠道：『待小子賣了膏藥，討了回錢，一同和提轄去。』魯達道：『誰奈煩等你！去，便同去。』李忠道：『小人的衣飯，無計奈何。提轄先行，小人便尋將來。賢弟，你和提轄先行一』

水滸

步。」魯達焦躁，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便罵道：「這厮們挾着屁眼撒開！不去的，酒家便打！」衆人見是魯提轄，一闕都走了。李忠見魯達兇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當下收拾了行頭藥囊，寄頓了鎗棒，三箇人轉灣抹角，來到州橋之下，一箇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着酒旂，漾在空中飄蕩。怎見得好座酒肆，有詩爲證：

風拂烟籠錦旂揚，太平時節日初長，能添壯士英雄膽，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外，一竿斜插杏花傍。男兒未遂平生志，且樂高歌入醉鄉。

三人上到潘家酒樓上，揀箇齊楚閑兒裏坐下。魯提轄坐了主位，李忠對席，史進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認得是魯提轄，便道：「提轄官人打多少酒？」魯達道：「先打四角酒來。」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案酒，又問道：「官人喫甚下飯？」魯達道：「問甚麼！但有，只願賣來，一發算錢還你。這厮！只顧來聒噪！」酒保下去，隨即盪酒上來；但是下口肉食，只願將來擺一桌子。三箇酒至數杯，正說些閑話，較量些鎗法，說得入港，只聽得隔壁閑子裏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魯達焦躁，便把碟兒盞兒都丟在樓板上。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賣來。」魯達道：「酒家要甚麼！你也須認的酒家！却恁地教甚麼人在間壁吱吱的哭，攪俺弟兄們喫酒！酒家須不會少了你酒錢！」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攪官人喫酒！這箇哭的，是綽酒座兒唱的父亲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喫酒，一時問自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喚的他來！」酒保去叫。不多時，只見兩箇到來。前面一箇十八九歲的婦人，背後一箇五六十歲的老兒

潯 水

，手裏拿串拍板，都來到面前。看那婦人，雖無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動人的顏色。但見：鬢鬆雲髻，插一枝青玉簪兒。袅娜纖腰，繫六幅紅羅裙子。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襖襯錦弓鞋。娥眉緊蹙，汪汪淚眼落珍珠。粉面低垂，細細香肌消玉雪。若非雨病雲愁，定是懷憂積恨。

那婦人拭着眼淚，向前來，深深的道了三箇萬福。那老兒也都相見了。魯達問道：『你兩箇是那裏人家？爲甚啼哭？』那婦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稟：奴家是東原人氏，因同父母來這潯州投遞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裏，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間有箇財主，叫做鎮關西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媒硬保，要奴作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未及三個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不得，他又有了勢。當初不會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還他！沒計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裏酒樓上趕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子父們盤纏。這兩日酒客稀少，違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羞耻。子父們想起這苦楚來，無處告訴，因此啼哭。不想誤觸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擡貴手。』魯達轉又問道：『你姓甚麼？在那箇客店裏歇？那箇鎮關西大官人，在那裏住？』老兒答道：『老漢姓金，排行第二。孩兒小字翠蓮。鎮關西大官人，便是此間狀元橋下賣肉的鄺屠，綽號鎮關西。老漢父子兩箇，只在前面東門裏魯家客店安下。』魯達聽了道：『呸！俺只道那箇鎮關西大官人，却原來是殺豬的鄺屠！這箇廝膿才！投

水 滸

托着俺小种經路相公門下做箇肉舖戶，却原來這等欺負人！」回頭看着李忠，史進道：「你兩箇且在這裏，等酒家去打死了那厮使來！」史進，李忠抱住勸道：「哥哥息怒，明日却理會。」兩個三回五次勸得他住魯達又道：「老兒，你來。酒家與你些盤纏，明日便回東京去如何？」父子兩箇告道：「若是能勾得回鄉去時，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鄧大官人須着落他要錢。」魯提轄道：「這箇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放在桌上，看着史進道：「酒家今日不曾多帶得些出來。你有銀子借些與俺，酒家明日便送還你。」史進道：「直甚麼，要哥哥還。」去包裹裏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魯達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來與酒家。」李忠去身邊摸出二兩來銀子。魯提轄看了見少，便道：「也是箇不爽利的人！」魯達只把這十五兩銀子與了金老，分付道：「你父子兩箇將去衛盤纏。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來發付你兩箇起身，看那箇店主人敢留你！」金老拜女兒拜謝去了。魯達把這二兩銀子去還了李忠。二人再喫了兩角酒，下樓來叫道：「主人家，酒錢酒家明日送來還你。」主人家連聲應道：「提轄只顧自去，但喫不妨，只怕提轄不來賒。」三箇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進，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只說魯提轄回到經略府前下處，到房裏，晚飯也不喫，氣憤憤的睡了。主人家又不敢問他。再說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安頓了女兒。先去城外遠處，買下一輛車兒。回來收拾了行李，還了房宿錢，算清了柴米錢，只等來日天明。當夜無事。次日五更起來，子父兩箇，先打火做飯，喫罷，收拾了。天色微明，只見魯提轄大踏步走入店裏來，高聲叫道：「店小

濟 水

二，那裏是金老歇處？」小二哥道：「金公，提轄在此尋你。」金老開了房門便道：「提轄官人裏面請坐。」魯達道：「坐甚麼！你去便去，等甚麼！」金老引了女兒，挑了担兒，作謝提轄，便待出門。店小二攔住道：「金公那裏去？」魯達問道：「他少你房錢？」小二道：「小人房錢，昨夜都算還了；須欠鄒大官人典身錢，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魯提轄道：「鄒屠的錢，酒家自還他。你放這老兒還鄉去！」那店小二那裏肯放。魯達大怒，撻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的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復一拳，打下常門兩箇牙齒。小二扒將起來，一道烟走向店裏去躲了。店主人那裏敢出來攔他。金老父子兩箇，忙忙離了店中，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的車兒去了。且說魯達尋思：恐怕店小二趕去攔截他，且向店裏撥條凳子坐了。兩箇時辰，約莫金公去的遠了，方纔起身，逕投狀元橋來。且說鄒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片豬肉。鄒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十來箇刀手賣肉，魯達走到門前，叫聲「鄒屠！」鄒屠看時，見是魯提轄，慌忙出櫃身來唱喏道：「提轄恕罪。」便叫副手撥條凳子來，「提轄請坐。」魯達坐下道：「奉着經略相公鈞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頭。」鄒屠道：「使頭，你們快選好的切十斤去。」魯提轄道：「不要那等腌臢廝們動手！你自與我切。」鄒屠道：「說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揀了十斤精肉，細細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頭，正來鄒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却見魯提轄坐在肉案門邊，不敢攏來，只得遠遠的立住，在房簷下望。這鄒屠整整的自切了半個時辰，用荷葉包了道：「提轄教人送去？」魯達道：「送甚麼！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

水滸

要見些糯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鄼屠道：「却纔糯的，怕府裏要裏餛飩，肥的臊子何用？」魯達睜着眼道：「相公鈞旨分付酒家，誰敢向他！」鄼屠道：「是台用的東西，小人切便了。」又選了十斤實標的肥肉，也細細的切做臊子，把荷葉來包了。整弄了一早晨，却得飯罷時候。那店小二那裏敢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攏來。鄼屠道：「着人與提轄拿了，送將府裏去？」魯達道：「再要十斤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切做臊子。不要見些肉在上面。」鄼屠笑道：「却不是特地來消遣我！」魯達聽罷，跳起身來，望着那兩包臊子在手裏，睜眼看着鄼屠說道：「酒家特他要消遣你！」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將去，却似下了一陣的肉雨。鄼屠大怒，兩條忿起，從腳底下直衝到頂門；心頭那把無名業火，焰騰騰的按捺不住；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將下來。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衆鄰舍並十來箇火家，那箇敢向前來勸；兩邊過路的人，都立住了脚；和那店小二也驚的呆了。鄼屠右手拿刀，左手便來要揪魯達。被這魯提轄就勢按住左手，趕將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騰地踢倒在當街上。魯達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錯鉢兒大小拳頭，看着這鄼屠道：「酒家始投老种，經略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箇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關西！你如何強騙了金銀錢！」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却便似開了箇油醬舖：鹹的，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鄼屠掙不起來。那把尖刀也丟在一邊，口裏只叫「打得好！」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提起拳頭來，就眼眶際眉稍只一拳，打得眼稜縫裂，烏球迸出，也似開了箇衫帛舖的：紅的，黑的

水 滸

，絳的，都綻將出來。兩邊看的人懼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鄒屠當不過，討饒。魯達喝道：『咄！你是箇破落戶！若是和俺硬到底，酒家倒饒了你！你如何對俺討饒，酒家却不饒你！』又只一拳，太陽上正着。却似攔了一箇天堂水陸的道場；罄兒，鉢兒，鐺兒，一齊響。魯達看時，只見鄒屠挺在地下，口裏只有出的氣，沒有入的氣，動體不得。魯提轄假意道：『你這廝詐死，酒家再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達尋思道：『俺只指望痛打這廝一頓，不想三拳真箇打死了他。酒家須喫官司，又沒人送飯，不如及早撇開。』拔步便走。回頭指着鄒屠屍道：『你詐死！酒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街坊隣舍并鄒屠的火家，誰敢向前來攔他。魯提轄回到下處，急急捲了些衣服盤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襁重，都棄了；提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南門，一道烟走了。且說鄒屠家中衆人救了半日，不活，嗚呼死了！老小鄰人，逕來州衙告狀。正直府尹陞廳，接了狀子，看罷道：『魯達係是經略府提轄，不敢擅自逕來捉捉兇身。』府尹隨即上轎，來到經略府前，下了轎子。把門軍士，人去報知。經略聽得，教請到廳上。與府尹施禮罷，經略問道：『何來？』府尹稟道：『好教相公得知：府中提轄魯達，無故用拳打死市上鄒屠。不曾稟過相公，不敢擅自捉拿兇身。』經略聽說，喫了一驚，尋思道：『這魯達雖好武藝，只是性格鷲鹵。今番俺出人命事，俺如何謊得短？須教他推問使得。』經略回府尹道：『魯達這人，原是我父親老經略處軍官。爲因俺這裏無人學護，撥他來做提轄。既然犯了人命罪過，你可拿他依法度取問。如若供招明白，擬罪已定，也須教我父親知道，方可斷決。怕日後父親處邊上要這箇人時，却不好

水滸

看。』府尹稟道：『下官問了情由，合行申稟老經略相公知道，方敢斷遣。』府尹辭了經略相公，出到府前，上了轎，回到州衙裏。陞廳坐下，便喚當日緝捕使臣，押下文書，捉拿犯人魯達。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將帶二十來箇做公的人，逕到魯提轄下處。只見房主人道：『却纔挖了些包裹，提了短棒出去了。小人只道奉着差使，又不敢問他。』王觀察聽了，教打開他房門看時，只有些舊衣舊裳，和些被臥在裏面。王觀察就帶了房主人，東西四下裏去跟尋。州南走到州北，捉拿不見。王觀察又捉了兩家鄰舍並房主人，同到州衙廳上回話道：『魯提轄懼罪在逃，不知去向。只拿得房主人並鄰舍在此。』府尹見說，且教監下。一面教拘集鄭屠家隣佑人等，點了件作行人，着仰本地坊官人並坊和里正，再三檢驗已了，鄭屠家自備棺木盛殮，寄在寺院。一面疊成文案，一壁差人，杖限緝捕兇身。原告人保領回家。隣右杖斷有失救應。房主人並下處鄰舍，止得箇不應。魯達在逃，行開箇海捕急遞的文書，各處追捉；出賞錢一千貫，寫了魯達的年甲，貫址，形貌，到處張掛。一千人等疎放聽候。鄭屠家親人，自去備孝，不在話下。且說魯達自離了津州，東逃西透，却似：

牛羣的孤鷗，趁月明獨自貼天飛。漏網的活魚，乘水勢翻身衝浪躍。不分遠近，豈顧高低，心忙撞倒路行人，脚快有如臨陣馬。

這魯提轄急急忙忙，行過了幾處州府。正是逃生不避路，到處便爲家。自古有幾般：饑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魯達心慌投路，正不知投那裏去的是，一逕地行了半月之上，在路却走到代州雁門縣。入得城來，見這市井鬧熱，人烟麇集，車馬駢馳，一百二十

水 滸

行經商賈，諸物行貨都有，端的整齊。雖然是箇縣治，勝如州府。魯提轄正行之間，不覺見一簇人衆，圍住了十字口看榜。但見：

扶肩搭背，交頸並頭，紛紛不辨賢愚，攘攘難分貴賤。張三蠢胖，不識字只把頭搖。李四矮短，看別人也將腳踏。白頭老叟，盡將拐棒拄鬚鬚。綠鬚書生，却把文房抄款目。行行總是蕭何法，句句俱依律令行。

魯達看見衆人看榜，揆滿在十字路口，也鑽在叢裏聽時，魯達却不識字，只得得衆人讀道：『代州雁門縣，依奉太原府指揮使司，該准潤州文字，捕捉打死鄉屠犯人魯達，卽係經路府提轄。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與犯人同罪。若有人捕獲前來，或首告到官，支給賞錢一千貫文。』魯提轄正聽到那裏，只聽得背後一箇人大叫道那裏；『張大哥你如何在這裏！』攔腰抱住，扯離了十字路口。不是這箇人看見了，橫拖倒拽將去，有分教魯提轄剃除頭髮，削去鬚鬚，換過殺人姓名，籙惱殺諸佛羅漢。直教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畢竟扯住魯提轄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話說當下魯提轄扭過身來看時，拖扯的不是別人，却是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靜處，說道：「恩人！你好大膽！見今明明地張掛榜文，出一千貫賞錢捉你，你緣何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却不被做公的拿了！榜上見寫着你年甲，貌相，貫址。」魯達道：「酒家不瞞你說：因為你上，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正迎着鄺屠那厮，被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不想來到這裏。你緣何不回東京去，也來到這裏？」金老道：「恩人在上：自從得恩人救了，老漢尋得一輛車子，本欲要回東京去；又怕這厮趕來，亦無恩人在彼搭救，因此不上東京去。隨路望北來，撞見一箇京師古鄰，來這裏做買賣。就帶老漢父子兩口兒到這裏。虧殺了他，就與老漢女兒做媒，結交此間一個大財主趙員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皆出於恩人。我女兒常常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那箇員外也愛刺鎗使棒。常說道，「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想念如何能勾得見？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却再商議。」魯提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到門首，只見老兒揭起簾子叫道：「我兒，大恩人在此。」那女孩兒濃妝艷飾，從裏面出來，請魯達居中坐了，插燭也似拜了六拜，說道：「若非恩人垂救，怎能勾有今日！」魯達看那女子時，另是一般丰韻，比前不同。但見：

金釵斜插，掩映烏雲。翠袖巧裁，輕籠瑞雪。櫻桃口淺暈微紅，春筍手半舒嫩玉。纖腰嫋

水滸

娜，綠羅裙微露金蓮。素體輕盈，紅綉襖偏宜玉體。臉堆三月嬌花，眉掃初春嫩柳。香肌撲鏡瑤臺月，翠鬢籠鬆楚岫雲。

那女子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樓去請坐。」魯達道：「不須生受，酒家便要去。」金老便道：「恩人既到這裏，如何肯放教你去？」老兒接了桿棒包裹，請到樓上定坐。老兒分付道：「我兒陪侍恩人坐坐，我去安排飯來。」魯達道：「不消多事，隨分便好。」老兒道：「提轄恩念，殺身難報。量些粗食薄味，何足挂齒！」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金老下來，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廝，分付那箇嫗嫗一面燒着火。老兒和這小廝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雞，醃鵝，肥鮓，時新果子之類歸來。一面開酒，收拾菜蔬，都早擺了。搬上樓來，春臺上放下三箇盞子，三雙筯，鋪下菜蔬果子噴飯等物。嫗嫗將銀酒壺盪上酒來，父女二人，輪番把盞。金老倒地便拜。魯提轄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也！」金老說道：「恩人聽稟：前日老漢初到這裏，寫箇紅紙牌兒，且夕一炷香，父女兩箇兀自拜哩。今日恩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却也難得你這片心。」三人慢慢地飲酒。將及天晚，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魯提轄開窗看時，只見樓下二三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口裏都叫：「拿將下來！」人叢裏一箇人騎在馬上，口裏大喝道：「休教走了這賊！」魯達見不是頭，拿起凳子，從樓上打將下來。金老連忙搖手叫道：「都不要動手！」那老兒搶下樓去，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說了幾句言語，那官人笑將起來，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各自去了。那官人下馬入到裏面，老兒請下魯提轄來，那官人撲翻便拜，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義士

滄 水

提轄受禮。」魯達便問那金老道：「這官人是誰？素不相識，緣何便拜酒家？」老兒道：「這箇便是我兒的官人趙員外。却纔只道老漢引甚麼郎君子子弟在樓上喫酒，因此引莊客來厮打。老漢說知，方纔喝散了。」魯達道：「原來如此，怪員外不得。」趙員外再請魯提轄上樓坐定，金老重整杯盤，再備酒食相待。趙員外再讓魯達上首坐地。魯達道：「酒家怎敢。」員外道：「聊表相敬之禮。小子多聞提轄如此豪傑，今日天賜相見，實爲萬幸。」魯達道：「酒家是箇粗鹵漢子，又犯該死的罪過；若蒙員外不棄貧賤，結爲相識，但有用酒家處，便與你去。」趙員外大喜，動問打死鄭屠一事，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喫了半夜酒，各自歇了。次日天明，趙員外道：「此處恐不穩便，可請提轄到敝莊住幾日。」魯達問道：「貴莊在何處？」員外道：「離此十里多路，地名七寶村，便是。」魯達道：「最好。」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叫牽兩疋馬來。未及晌午，馬已到來。員外便請魯提轄上馬，叫莊客擔了行李。魯達相辭了金老父女二人，和趙員外上了馬。兩箇並馬行程於路，說些閒話，投七寶村來。不多時，早到莊前下馬。趙員外攙住魯達的手，直至草堂上，分賓而坐，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晚間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管待。魯達道：「員外錯愛酒家，如何報答？」趙員外便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如何言報答之事！」話休絮煩。魯達自此之後，在這趙員外莊住了五七日。忽一日，兩箇正在書房裏閒坐說話，只見金老急急奔來莊上，逕到書院裏見了趙員外並魯提轄。見沒人，便對魯達道：「恩人，不是老漢心多；爲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喫酒，員外誤聽人報，引領莊客來闖了街坊，後却散了，人都有些疑心。說開去，昨日有三四

滄水

箇傲公的來鄰舍街坊打聽得緊，只怕要來村裏緝捕恩人。倘或有些疎失，如之奈何？」魯達道：「恁地時，酒家自去便了。」趙員外道：「若是留提轄在此，誠恐有些山高水低，教提轄怨悵；若不留提轄來，許多面皮都不好看。趙某却有箇道理，教提轄萬無一失，足可安身避難，只怕提轄不肯。」魯達道：「酒家是箇該死的人，但得一處安身便了，做甚麼不肯？」趙員外道：「若如此，最好。離此間三十餘里，有座山，喚做五臺山。山上有一箇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薩道場。寺裏有五百僧人。爲頭智真長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捨錢在寺裏，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裏，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箇心腹之人，了這條願心。如是提轄肯時，一應費用，都是趙某備辦。委實肯落髮做和尚麼？」魯達尋思：「如今便要去時，那里投遞人？不如就了這條路罷。」便道：「既蒙員外做主，酒家情愿做了和尚。專靠員外照管。」當時說定了，連夜收拾衣服，盤纏，段疋，禮物，排擔了。次日早起來，叫莊客挑了，兩箇取路望五臺山來。辰牌已後，早到那山下。魯提轄看那五臺出時，果然好座大山。但見：

雲遮峯頂，日轉山腰，嵯峨彷彿接天關，翠裊參差侵漢表。岩箭花木，舞春風暗吐清香。洞口藤蘿，披宿雨倒懸嫩線。飛雲瀑布，銀河影浸月光寒。峭壁蒼松，鐵角鈴搖龍尾動。山根雄峙三千界，巒勢高擎幾萬年。

趙員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擡上山來，一面使莊客前去通報。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監寺，出來迎接。兩箇下了轎子，出山門外亭子上坐定。寺內智真長老得知，引着首座，侍者，

水 滸

出山門外來迎接。趙員外和魯達向前施禮。真長老打了問訊，說道：「施主遠出不易。」趙員外答道：「有些小事，特來上剎相浼。」真長老便道：「且請員外方丈喫茶。」趙員外前行，魯達跟在背後。看那文殊寺，果然是好座大剎。但見：

山門侵翠嶺，佛殿接青雲，鐘樓與月窟相連，經閣共峯巒對立。香積厨通一泓泉水，衆僧寮納四面烟霞。老僧方丈斗牛邊，禪客經堂雲霧裏。白面猿時獻果，將怪石敲嚙木魚。黃斑鹿日日啣花，向寶殿供養金佛。七層寶塔接丹霄，千古聖僧來大剎。

當時真長老請趙員外并魯達到方丈，長老邀員外向客席而坐。魯達便去下首坐在禪椅上。員外叫魯達附耳低言：「你來這裏出家，如何便對長老坐地？」魯達道：「酒家不省得。」起身立在員外肩下。面前首坐，維那，侍者，監寺，都寺，知客，書記，依次排立東西兩班。莊客把轎子安頓了，一齊搬將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前。長老道：「何故又將禮物來？寺中多有相遺檀越處。」趙員外道：「些小薄禮，何足稱謝。」道人行童收拾去了。趙員外起身道：「一事啓堂頭大和尚：趙某舊有一條願心，許剃一僧任上剎。度牒詞簿都已有了，到今不曾剃得。今有這箇表弟，姓魯，是關西軍漢出身。因見塵世艱辛，情願棄俗出來。萬望長老收錄，慈悲慈悲，看趙某薄面，披剃爲僧。一應所用，小子自當準備。煩望長老玉成，幸甚！」長老見說，答道：「這箇事緣，是光輝老僧山門，容易容易。且請拜茶。」只見行童托出茶來。茶罷，收了盞托。真長老便喚首座，維那，商議剃度這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齋食。只見首座與衆僧自去商議道：「這箇人不似出家的模樣。一雙眼却恁兇險！」衆僧

澗 水

道：『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們與長老計較。』知客出來請趙員外，魯達，到客館裏坐地。首坐衆僧稟長老說道：『却纔這箇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貌相兇頑，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長老道：『他是趙員外檀越的兄弟，如何撇得他的面皮！你等衆人且休疑心，待我看一看。』焚起一炷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口誦咒語，入定去了。一炷香過，却好回來。對衆僧道：『只顧剃度他：此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兇頑，命中駁雜，久後却得清淨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可記吾言，勿得推阻。』首座道：『長老只是護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諫他不從便了！』長老叫備齋食，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齋罷，監寺打了單帳。趙員外取出銀兩，教人買辦物料。一面在寺裏做僧鞋，僧衣，僧帽，袈裟，拜具。一兩日都已完備。長老選了吉日良時，教鳴鐘擊鼓，就法堂內會集大衆。整整齊齊五六百僧人，盡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分作四班。趙員外取出銀錠，表禮，信香，向法座前禮拜了。表白宣疏已罷，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教魯達除了巾幘，把頭髮分做九路綰了，搨撲起來。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剃了。却待剃鬚鬚，魯達道：『留了這些兒還酒家也好。』衆僧忍笑不住。真長老在法座上道：『大衆聽偈！』念道：

『寸草不留，六根清淨。與汝剃除，免得爭競。』

長老念罷偈言，喝一聲『咄！盡皆剃去！』淨髮人只一刀，盡皆剃了。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拿着空頭度牒而說偈曰：

『靈光一點，價值千金。佛法廣大，賜名智深。』

水 滸

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智深收受。長老又賜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監寺引上法座前，長老用手與他摩頂受記道：「一要皈依佛性，二要歸奉正法，三要歸敬師友；此是三歸。五戒者：（一）不要殺生；（二）不要偷盜；（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五）不要妄語。」智深不曉得禪宗答應「能」「否」兩字，却便道：「洒家記得。」衆僧都笑。受記已罷，趙員外請衆僧到雲堂裏坐下，焚香設齋，供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都寺引魯智深恭拜了衆師兄弟，又引去僧堂背後叢林裏選佛場坐地。當夜無事。次日趙員外要回，告辭長老，留連不住。早齋已罷，并衆僧都送出山門。趙員外合掌道：「長老在上，衆師父在此；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鹵直人。早晚禮數不到，言語冒瀆，誤犯清規，萬望觀趙某薄面，恕免恕免。」長老道：「員外放心。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誦咒，辦道恭禪。」員外道：「日後自得報答。」人叢裏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分付道：「賢弟，你從今日，難比往常。凡事自宜省戒，切不可托大。倘有不然，難以相見。保重保重。早晚衣服，我自使人送來。」智深道：「不索哥哥說，洒家都依了。」當時趙員外相辭長老，再別了衆人，上轎，引了莊客，攬了一乘空轎，取了盒子，下山回家去了。當下長老自引了衆僧回寺。話說魯智深回到叢林選佛場中禪床上，撲倒頭便睡。上下兩箇禪和子。推他起來，說道：「使不得！既要出家，如何不學坐禪？」智深道：「洒家自睡，干你甚事！」禪和道：「善哉！」智深裸袒道：「團魚洒家也喫，甚麼「善哉！」」禪和子道：「却是苦也！」智深便道：「團魚大腹，又肥甜了好吃，那得苦也！」上下兩箇禪和子，都不采

潯 水

他，由他自睡了。次日，要去對長老說知智深如此無禮，首座勸道：『長老說道他後來正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只是護短。你們且沒奈何，休與他一般見識。』禪和子自去了。智深見沒人說神，每到晚便放翻身體，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夜間鼻如雷響，要起來淨手，大驚小怪，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尿遍地都是。侍者稟長老說：『智深好生無禮！全沒些箇出家人體面！叢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長老喝道：『胡說！且看檀越之面，後來必改。』自此無人敢說。魯智深在五臺山寺中，不覺攪了四五箇月。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靜思動。當日清明得好，智深穿了皂布直裰，繫了鴉青緜，換了僧鞋，大踏步走出山門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坐在鵝項懶凳上尋思道：『千鳥麼？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教酒家做了和尚，餓得乾癯了。趙員外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酒家吃，口中淡出鳥來。這早晚，怎地得些酒來喫也好。』正想酒哩，只見遠遠地一箇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山來。上面蓋着蓋。那漢子手裏拿着一箇鑊子，唱着上來。唱道：

『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刁鎗。順風吹動烏江水，好似虞姬別霸王。』

魯智深觀那漢子挑擔桶上來，坐在亭子上看。這漢子也來亭子上，歇下擔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裏，甚麼東西？』那漢子道：『好酒。』智深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和尚，你真箇也是作耍？』智深道：『酒家和你耍甚麼？』那漢子道：『我這酒，挑上去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直廳，轎夫，老郎們，做生活的喫。本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與和尚們喫了，我們都被長老責罰，追：本錢，趕出屋去。我們見關着本寺的本錢，見住

水滸

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賣與你喫！」智深道：「真箇不賣？」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賣！」智深道：「酒家也不殺你，只要問你買酒喫！」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擔桶便走。智深趕下亭子來，雙手拿住匾擔，只一脚，交帶踢着。那漢子雙手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兩桶酒，都提在亭子上，地下拾起鏝子，開了桶蓋，只顧舀冷酒喫。無移時，兩桶酒，喫了一桶。智深道：「漢子，明日來寺裏討錢。」那漢子方纔疼止；又怕寺裏長老得知，壞了衣飯，忍氣吞聲，那裏敢討錢，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拿了鏝子，飛也似下山去了。只說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來；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酒越湧上來。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裏，露出脊背上花綉來，搦着兩箇膀子上山來。但見：

頭重腳輕，眼紅面赤，前台後仰，東倒西歪。浪浪踉踉，上山來似當風之鶴。擺擺搖搖，回寺去如出水之蛇。指定天宮，叫罵天蓬元帥。踏開地府，要拿催命判官。裸形赤體醉魔君，放火殺人花和尚。

魯智深看看來到山門下，兩箇門子遠遠的望見，拿着竹篋來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噯得爛醉了上山來？你須不瞎！也見庫房裏貼的曉示：但凡和尚破戒喫酒，決打四十竹篋，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也喫十下。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篋！魯智深一者初飲和尚，二來舊性未改，睜起雙眼罵道：「直娘賊！你兩箇要打酒家，俺便和你厮打！」門子見勢頭不好，一箇飛也似入來報監寺，一箇虛拖竹篋攔他。

潑 水

智深用手隔過，攔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打得滾滾踉踉。却待掙側，智深再復一拳，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智深道：『洒家饒你這厮！』滾滾踉踉擲入寺裏來。監寺聽得門子報說，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夫，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廊下搶出來，却好迎着智深。智深望見，大吼了一聲，却似嘴邊起箇霹靂，大踏步搶入來。衆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出身，次後見他行得凶了，慌忙都退入藏殿裏去，便把亮桶關上。智深搶入塔來，一拳，一脚，打開亮桶。三二十人都趕得沒路，奪條棒，從藏殿裏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老，長老聽得，急引了三五箇侍者，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得無禮！』智深雖然酒醉，却認得是長老，撇了棒，向前來打箇問訊，指着廊下，對長老道：『智深喫了兩碗酒，又不曾擦撥他們，他衆人又引人來打洒家。』長老道：『你看我面，快去睡了，明日却說。』魯智深道：『俺不看長老面，洒家直打死你那幾箇禿驢！』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床上，撲地便倒了，踉踉地睡了。衆多職事僧人，圍定長老告訴道：『向日徒弟們曾諫長老來，今日如何！本寺那裏容得這等野貓，亂了清規！』長老道：『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啤，後來却成得正果。無奈何，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容恕他這一番；我自明日叫去埋冤他便了。』衆僧冷笑道：『好箇沒分曉的長老！』各自散去歇息。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裏坐禪處喚智深時，尙兀自未起。待他起來，穿了直裰，赤着脚，一道煙走出僧堂來，侍者喫了一驚。趕出外來尋時，却走在佛殿後撒尿，侍者忍笑不住。等他淨了手，說道：『長老請你說話。』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長老道：『智深雖是箇武夫出身。今來趙員外檀越剃度了你，我與你

澗 水

摩頂受記，教你：（一）不可殺生；（二）不可偷盜；（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貪酒；（五）不可妄語。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你如何夜來喫得大醉，打了門子；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欄子；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走了；口出賊聲！如何這般所爲！」智深跪下道：「今番不敢了。」長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亂了清規！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定趕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起來合掌道：「不敢不敢。」長老留在方丈裏，安排早飯與他喫；又用好言語勸他，取一領細布直裰，一雙僧鞋，與了智深，教回僧堂去了。昔有一名賢，走筆作一篇口號，單說那酒端的做得好。道是：

從來過惡皆歸酒，我有一言爲世剖。地，水，火，風合成人，麪，糲，米，水和醱耐。酒在瓶中寂不波，人未酣時若無口。誰說孩提卽醉翁，未聞食糲頭如狗。如何三杯放手傾，遂令四大不自有！幾人涓滴不能管，幾人一飲三百斗；亦有醒眼是狂徒，亦有酩酊神不認。酒中聖賢得人傳，人負邦家因酒覆。解嘲破惑有常言，酒不醉人人醉酒。

但凡飲酒，不可盡歡。常言「酒能成事，酒能敗事。」便是小膽的喫了，也胡亂做了大膽，何況性高的人。再說這魯智深，自從喫酒醉開了這一場，一連三四箇月，不敢出寺門去。忽一日，天氣暴暖，是二月間天氣。離了僧房，信步蹣跚出山門外立地。看着五台山，喝采一回。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的響聲，順風吹上山來。智深再回僧堂裏，取了些銀兩揣在懷裏，一步步走下山來。出得那「五台福地」的牌樓來，看時，原來却是一箇市井，約有五七百人家。智深看那市鎮上時，也有賣肉的，也有賣菜的，也有酒店，麪店。智深尋思道：「于呆麼！

濟 水

俺早知有這箇去處，不奪他那桶酒喫，也自下來賣些喫。這幾日，熬得清水流；且過去看有甚東西買些喫。」聽得那響處，却是打鐵的在那裏打鐵。問壁一家門上，寫着「父子客店」。智深走到鐵匠鋪門前看時，見三個人打鐵。智深便道：「兀那待詔有好鋼鐵麼？」那打鐵的看見魯智深，腮邊新剃鬚長短鬚，裁裁地好潑潑人，先有五分怕他。那待詔住了手道：「師父請坐。要打甚麼生活？」智深道：「洒家要打條禪杖，一口戒刀，不知有上等好鐵麼？」待詔道：「小人這樣正有些好鐵。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禪杖，戒刀？但憑分付。」智深道：「洒家只要打一百斤重的。」待詔笑道：「重了，師父。小人打，怕不打了，只恐師父如何使得動！便是關王刀也只有八十一斤重。」智深焦燥道：「俺便不及關王。他也只是箇人！」待詔道：「小人據常說，只可打條四五十斤的，也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說，比關王刀也打八十一斤的。」待詔道：「師父，肥了不好看，又不中使。依着小人，好生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使不動時，休怪小人。戒刀已說了，不用分付。小人自用十分好鐵，打造在此。」智深道：「兩件家伙，要幾兩銀子？」待詔道：「不討價，實要五兩銀子。」智深道：「俺便依你五兩銀子。你若打得好時，再有賞你。」那待詔接了銀兩道：「小人便打在此。」智深道：「俺有些碎銀子在這裏，和你買碗酒。」待詔道：「師父穩便。小人趕些些生活，不及相陪。」智深離了鐵匠人家，行不到三二十步，見一箇酒壘子，挑出在房簷上。智深掀起簾子，入到裏面坐下，敲着桌子，叫道：「將酒來！」賣酒的主人家說道：「師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裏的，本錢也是寺裏的。長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們

水 滸

賣酒與寺裏僧人喫了，便要追了小人們本錢，又趕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些與酒家喫，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店主人道：「胡亂不得。師父別處去喫，休怪休怪。」智深只得起身，便道：「酒家別處喫得，却來和你說話！」出得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前。智深一直走進去，坐下問道：「主人家，快把酒來賣與俺喫！」店主人道：「師父，你好不曉事！長老已有法旨，你須也知，却來壞們我衣飯。」智深不肯動身。三回五次，那裏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又走。連走了三五家，都不肯賣。智深尋思一計：「若不生箇道理，如何能勾酒喫？」遠遠地杏花深處，市稍盡頭，一家挑出箇草帚兒來。智深走到那裏看時，却是箇傍村小酒店。但見：

傍村酒肆已多年，斜插桑麻古道邊，白板凳鋪賓客坐，須籬笆用棘荆編，破甕榨成黃米酒，柴門挑出布青帘。更有一般堪笑處，牛屎泥堵盡酒仙。

智深走入店裏來，靠窗坐下，便叫道：「主人家，過往僧人，買碗酒喫。」莊家看了一看道：「和尚，你那裏來？」智深道：「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過，要買碗酒喫。」莊家道：「和尚若是五臺山寺裏的師父，我却不敢賣與你喫。」智深道：「酒家不是。你快將酒賣來。」莊家看見智深這般模樣，聲音各別，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大碗只顧篩來。」約莫也喫了十來碗，智深問道：「有甚肉把一盤來喫？」莊家道：「早來有些牛肉，都賣沒了。」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走出空地上看時，只見牆邊沙鍋裏，煮着一隻狗在那裏。智深道：「你家見有狗肉，如何不賣與俺喫？」莊家道：「我怕你是出

澹 水

家人，不喫狗肉，因此不來問你。」智深道：「洒家的銀子有在這裏！」便將銀子遞與莊家道：「你且賣半隻與俺。」那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肉，搗些蒜泥，將來放在智深面前。智深大喜。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喫。一連又喫了十來碗酒。喫得口滑，只顧要喫，那裏肯住。莊家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罷！」智深睜起眼道：「洒家又不白喫你的！管俺怎地？」莊家道：「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來！」莊家只得又舀一桶來。智深無移時，又喫了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來揣在懷裏。臨出門，又道：「多的銀子，明日又來喫。」嚇得莊家目瞪口呆，罔知所措。看見他早往五臺山上去了。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坐了一回，酒却湧上來；跳起身，口裏道：「俺好些時不曾拽拳使脚，覺道身體都困倦了。洒家且使幾路看！」下得亭子，把隻袖子，揣在手裏，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發，只一膀子擗在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刺一聲響亮，把亭子柱打折了，坍了亭子半邊。門子聽得半山裏響，高處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擲搶上山來。兩箇門子叫道：「苦也！這畜生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門關上，把拴拴了。只在門縫裏張時，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關了門，把拳頭擗鼓也似敲門。兩箇門子那裏敢開。智深敲了一回，扭過身來，看了左邊的金剛，喝一聲道：「你這箇鳥大漢！不替俺敲門，却拿着拳頭嚇洒家。俺須不怕你！」跳上臺基，把柵刺子只一拔，却似拖葱般拔開了。拿起一根折木頭，去那金剛腿上便打。敲敲的，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只得報知長老。」智深等了一會，調轉身來，看看右邊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厮張開大口，也來笑洒家！」便跳過右邊白基上，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

澹 水

。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那尊金剛從台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着折木頭大笑。兩箇門子去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去。』只見這首座，監寺，都寺並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裏說：『這野貓今日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長老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若是打了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蓋。這箇且由他。』衆僧道：『金剛乃是山門之主，如何把來換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沒奈何，只可迴避他！你們見前日的行兇麼？』衆僧出得方丈，都道：『好箇箇箇竹的長老！門子你且休開門，只在裏面聽。』智深在外便大叫道：『直娘的禿驢們！不放酒家入寺時，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箇鳥寺！』衆僧聽得叫，只得叫門子拽了大拴，由那畜生入來。若不開時，真箇做出來。門子只得捻腳捻手把拴拽了，飛也似閃入房裏躲了。衆僧也各自迴避。只說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擲將入來，喫了一交。抓將起來，把頭摸一摸，直奔僧堂來。到得選佛場中，禪和子正打坐間，看見智深搗起簾子，鑽將入來，都喫一驚，盡低了頭。智深到得禪床邊，喉嚨裏咯咯地響，看着地下便吐。衆僧都聞不得那臭，箇箇道：『善哉！』齊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扒上禪床，解下繖，把直裰，帶子，都剝剝扯斷了，脫下那腳狗腿來。智深道：『好！好！正肚飢哩！』扯來便喫。衆僧看見，便把袖子遮了臉。上下肩兩箇禪和子，遠遠地躲開。智深見他躲開，便扯一塊狗肉，看着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的那和尚，把兩着袖子死掩了臉。智深道：『你不喫！』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將去。那和尚躲不迭，

滄 水

却待下禪床，智深把他聒耳朵揪住，將肉便塞。對床四五箇禪和子，跳過來勸時，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剜剜剝剝只顧鑿。禪堂僧衆大喊起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喚做「捲堂大散。」首坐那裏禁約得住。智深一味地打將出來，大半禪客，都躲出廊下來。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一班職事僧人，點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廳，轎夫，約有一二百人，都執杖，叉，棍，棒，盡使手巾盤頭，一齊打入僧堂。智深見了，大吼一聲，別無器械，搶入僧堂裏，佛面前推翻供桌，攏兩條桌腳，從堂裏打將出來。但見：

心頭火起，口角雷鳴。奮八九尺猛獸身軀，吐三千丈凌雲志氣。按不住殺人怪胆，圓睜起捲海雙睛。直截橫衝，似中箭投崖虎豹。前奔後湧，如着鎗跳澗豺狼。直饒揭帝也難當，便是金剛須拱手。

當時魯智深輪兩條桌脚打將出來。衆多僧行見他來得兇了，都拖了棒退到廊下。智深兩條桌脚着地捲將來，衆僧早兩下合攏來。智深大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只饒了兩頭的。當時智深直打法堂下，只見長老喝道：「智深不得無禮！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十數箇，見長老來，各自退去。智深見衆人退散，撇了桌脚，叫道：「長老與酒家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長老道：「智深，你連累殺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擾了一場，我教你兄趙員外得知，他寫書來與衆僧陪話。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了清規，打坍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箇且由他。你攪得衆僧捲堂而走，這箇罪業非小！我這裏五台山文殊菩薩

水 滸

道場，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這等穢污！你且隨我來方丈裏過幾日，我安排你一箇去處。」智深隨長老到方丈去，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衆禪客，再回僧堂，自去坐禪；打傷了的和尚，自去將息。長老領智深到方丈，歇了一夜。次日，真長老與首座商議；『收拾了些銀兩發他，教他別處去。可先說與趙員外知道。』長老隨即修書一封，使兩箇直應道人，逕到趙員外莊上說知就裏，立等回報。趙員外看了來書，好生不然。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壞了的金剛，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任從長老發遣。』長老得了回書，便叫侍者取領皂布直裰，一雙僧鞋，十兩白銀，房中喚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醉，闖了僧堂，便是誤犯；今次又大醉，打壞了金剛，塌了亭子，捲堂闖了選佛場，你這罪業非輕！又把衆禪客打傷了！我這裏出家，是箇清淨去處，你這等做，甚是不好！看你趙檀越面皮，與你這封書，投一箇去處安身。我這裏決然安你不得了。我夜來看，贈汝四句偈言，終身受用。』智深道：『師父教弟子那裏去安身立命？願聽俺師四句偈言。』真長老指着魯智深，說出這幾句言語，去這箇去處，有分教這人笑揮禪杖，戰天下英雄好漢；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讒臣。直教名馳塞北三千里，果證江南第一州。畢竟真長老與智深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濟 水

第五回

小霸王辭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話說當日智真長老道：「智深，你此間決不可住了。我有一箇師弟，見在東京大相國寺住持，喚做智清禪師。我與你這封書，去投他那裏討箇職事僧做。我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言，你可終身受用，記取今日之言。」智深跪下道：「洒家願聽傷言。」長老道：

『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興，遇江而止。』

魯智深聽了四句偈言，拜了長老九拜。背了包裹，腰包，肚包，藏了書信，辭了長老並衆僧人，離了五臺山，逕到鐵匠間壁客店裏歇了。等候打了禪杖，戒刀完備，就行。寺內衆僧，得魯智深去了，無一箇不歡喜。長老教火工道人，自來收拾打壞了的金剛，亭子。過不得數日，趙員外自將若干錢物來五臺山，再塑起金剛，重修起半山亭子，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禪林辭去入禪林，知已相逢義斷金。且把威風驚賊胆，謾將妙理悅禪心。

綽名久喚花和尚，道號親名魯智深。俗願了時終證果，眼前爭奈沒知音。

再說這魯智深，就客店裏住了幾日，等得兩件家生都已完備，做了刁鞘，把戒刀插放鞘內，禪杖却把漆來裹了。將些碎銀子賞了鐵匠，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作別了客店主人並鐵匠，行程上路。過往人看了，果然是箇莽和尚。但見：

皂直裰背穿雙倒，青圓藤斜縮雙頭；鞘內戒刀，藏春冰三尺；肩頭禪杖，橫鐵蟒一條；鷲鷲懸緊繫脚絛；蜘蛛肚牢拴衣鉢；嘴縫邊攪千條斷頭鐵線；胸脯上露一帶蓋胆寒毛。生成

水 滸

食肉憐魚臉，不是看經念佛人。

且說魯智深，自離了五臺山文殊院，取路投東京來。行了半月之上，於路不投寺院去歇，只是客店內打火安身；白日間酒肆裏買喫。一日正行之間，貪看山明水秀，不覺天色已晚，但見：

山影深沉，槐陰漸沒。綠楊郊外，時聞鳥雀歸林。紅杏村中，每見牛羊入圈。落日帶煙生碧霧，斷霞映水散紅光。溪邊釣叟移舟去，野外村童跨犢歸。

魯智深因見山水秀麗，貪行了半日，趕不上宿頭。路中又沒人作伴，那里投宿是好？又趕了三二十里田地，過了一條板橋，遠遠地望見一簇紅霞，樹木叢中，閃着一所莊院。莊後重重疊疊，都是亂山。魯智深道：『只得投莊上去借宿！』逕奔到莊前看時，見數十箇莊家，忙忙急急，搬東搬西。魯智深到莊前，倚了禪杖，與莊客打箇問訊。莊客道：『和尚，日晚來我莊上做甚的？』智深道：『小僧趕不上宿頭，欲借貴莊投宿一宵，明早便行。』莊客道：『我莊上今夜有事，歇不得。』智深道：『胡亂借酒家歇一夜，明日便行。』莊客道：『和尚快走，休在這里討死！』智深道：『也是怪哉！歇一夜打甚麼不緊，怎地便是討死？』莊家道：『去便去；不去時，便捉來縛在這裏！』魯智深大怒道：『你這廝村人，好沒道理！俺又不曾說甚的，便要縛縛酒家！』莊家們也有罵的，也有勸的。魯智深提起禪杖，待要發作，只見莊裏走出一箇老人來。魯智深看那老人時，似年近六旬之上，拄一條過頭拄杖，走將出來，喝問莊客：『你們鬪甚麼？』莊客道：『可奈這箇和尚要打我每。』智深便道：『小

潛水

僧是五臺山來的和尚，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趕不上宿頭，借貴莊投宿一宵。莊家那廝無禮，要綁縛酒家。」那老人道：「既是五臺山來的僧人，隨我進來。」智深跟那老人，直到正堂上，分賓主坐下。那老人道：「師父休要怪，莊家們不省得師父是活佛去處來的，他作尋常一例相看。老漢從來敬信佛天三寶。雖是我莊上今夜有事，權且留師父歇一宵了去。」智深將禪杖倚了，起身打箇問訊，謝道：「感承施主。小僧不敢動問貴莊高姓？」老人道：「老漢姓劉。此間喚做桃花村。鄉人都叫老漢做桃花莊劉大公。敢問師父俗姓，喚做甚麼諱字？」智深道：「俺的師父是智真長老。與俺取了箇諱字，因洒家姓魯，喚做魯智深。」太公道：「師父請喫些晚飯，不知肯喫葷腥也不？」魯智深道：「洒家不忌葷酒。遮莫甚麼淨清，白酒，都不揀選；牛肉，狗肉，但有便喫。」太公道：「既然師父不忌葷酒，先叫莊客取酒肉來。」沒多時，莊客掇張桌子，放下一盤牛肉，三五樣菜蔬，一雙筯，放在魯智深面前。智深解下腰包，肚包，坐定。那莊客旋了一壺酒，拿一隻盞子，篩下酒與智深喫。這魯智深也不謙讓，也不推辭，無一時，一壺酒，一盤肉，都喫了。太公對席看見，呆了半晌。莊客搬飯來，又喫了。盪過桌子，太公分付道：「胡亂教師父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間如若外面熱鬧，不可出來窺望。」智深道：「敢問貴莊今夜有甚麼事？」太公道：「非是你出家人開管的事。」智深道：「太公緣何模樣不甚喜歡？真不怪小僧來攪擾你麼？明日洒家算還你房錢便了。」太公道：「師父聽說：我家時常齋僧布施，那爭師父一箇。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以此煩惱。」魯智深呵呵大笑道：「男大須婚，女大必嫁。這是人倫大事，五常

澗 水

之禮。何故煩惱？」太公道：「師父不知，這頭親事，不是情願與的。」智深大笑道：「太公，你也是箇痴漢。既然不兩相情願，如何招贅做箇女婿？」太公道：「老漢止有這箇小女今年方得一十九歲。被此間有座山，喚做桃花山。近來山上有兩箇大王，扎了寨柵，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間青州官軍捕盜，禁他不得。因來老漢莊上討進奉，見了老漢女兒，撇下二十兩金子，一疋紅錦爲定禮；選着今夜好日，晚間來入贅。老漢莊上，又和他爭執不得，只得與他；因此煩惱。非是爭師父一箇人。」智深聽了道：「原來如此。小僧有箇道理，教他回心轉意，不要娶你女兒，如何？」太公道：「他是箇殺人不眨眼魔王，你如何能勾得他回心轉意？」智深道：「酒家在五臺山真長老處，學得說因緣。便是鐵石人，也勸得他轉。今晚可教你女兒別處藏了。俺就你女兒房內說因緣，勸他便回心轉意。」太公道：「好却甚好，只是不要搖虎鬚。」智深道：「酒家的不是性命？你只依着俺行。」太公道：「只好也！我家有福，得遇這箇活佛下降！」莊客聽得，都喫一驚。太公問智深：「再要飯喫麼？」智深道：「飯便不要喫；有酒再將些來喫。」太公道：「有，有。」隨即叫莊客取一隻熟鷄，大碗斟將酒來，叫智深盡意喫了三二十碗。那隻熟鷄也喫了。叫莊客將了包裹，先安放房裏。提了禪杖，帶了戒刀，問道：「太公，你的女兒嫁過了不曾？」太公道：「老漢已把女兒寄送在鄰舍莊裏去了。」智深道：「引酒家新婦房內去。」太公引至房邊，指道：「這裏面便是。」智深道：「你們自己去躲了。」太公與衆莊客自出外面，安排筵席。智深把房中桌椅等物，都搬過了；將戒刀放在床頭，禪杖把來倚在床邊，把鎊金帳子下了；脫得赤條條

水滸

地，跳上床去坐了。太公見天色看看黑了，叫莊客前後點起燈燭熒煌，就打麥場上，放下一條桌子，上面擺着香花燈燭；一面叫莊客大盤盛着肉，大壺溫着酒。約莫初更時分，只聽得山邊鑼鳴鼓響。這劉太公懷着鬼胎，莊家們都捏着兩把汗。盡出莊門外看時，只見遠遠地四五十火把，照耀如同白日，一簇人馬，飛遶莊上來。但見：

霧鎖青山影裏，滾出一夥沒頭神。煙迷綠樹林邊，擺着幾行爭食鬼。人人兇惡，箇箇猙獰，頭巾都戴茜根紅，衲襖盡披楓葉赤。纓鎗對對，圍遮定喫人心肝的小魔王。梢棒雙雙，簇捧着不養爹娘的真太歲。夜間羅剎去迎親，山上大蟲來下馬。

劉太公看見，便叫莊客大開莊門，前來迎接。只見前遮後擁，明晃晃的都是器械旗鎗，盡把紅綠絹帛縛着；小樓囉頭巾邊，亂插着野花；前面擺着四五對紅紗燈籠，照着馬上那箇大王。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撮尖乾紅凹面巾，鬢傍邊插一枝羅帛像生花，上穿一領圍虎體挽絨金繡綠羅袍，腰繫一條稱狼身鎗金包肚紅搭膊，着一雙對掩雲跟牛皮靴，騎一匹高頭捲毛大白馬。

那大王來到莊前，下了馬，只見衆小樓囉齊聲賀道：『帽兒光光，今夜做箇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箇嬌客。』劉太公慌忙親捧臺盞，斟下一杯好酒，跪在地下。衆莊客都跪着。那大王把手來扶道：『你是我的丈人，如何倒跪我？』太公道：『休道這話，老漢只是大王治下管的戶戶。』那大王已有七八分醉了，呵呵大笑道：『我與你家做箇女婿，也不虧負了你。你的女兒匹配我也好。』劉太公把了下馬杯。來到打麥場上，見了香花燈燭，便道：『泰山

濟 水

何須如此迎接。」那裏又飲了三杯。來到廳上，喚小喽囉，教把馬去繫在綠柳楊樹上。小喽囉把鼓樂就廳前擺起來。大王上廳坐下，叫道：「丈人，我的夫人在那裏？」太公道：「便是怕羞不敢出來。」大王笑道：「且將酒來，我與丈人同敬。」那大王把了一杯，便道：「我且和夫人厮見了，却來喫酒未遲。」那劉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勸他，便道：「老漢自引大王去。拿了燭臺，引着大王，轉入屏風背後，直到新人房前。太公指與道：『此間便是，請大王自入去。』」太公拿了燭臺一直去了。未知吉凶如何，先辦一條走路。那大王推開房門，見裏面黑洞洞地。大王道：「你看我那丈人，是箇做家的人，房裏也不點碗燈，由我那夫人黑地裏坐地。明日叫小喽囉山寨裏扛一桶好油來，與他點。」魯智深坐在帳子裏都聽得，忍不住笑，不做一聲。那大王摸進房中，叫道：「娘子，你如何不出來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壓寨夫人。」一頭叫娘子，一面摸來摸去。一摸摸着銷金帳子，便揭起來。探一隻手入去摸時，摸着魯智深的肚皮。被魯智深就勢劈頭巾帶角兒揪住，一按按將下牀來。那大王却待掙扎，魯智深把右手捏起拳頭，罵一聲「直娘賊！」連根帶頸子，只一拳。那大王叫一聲：「做甚麼便打老公！」魯智深喝道：「教你認的老婆！」拖倒在牀邊，拳頭脚尖一齊上，打得大王叫「救人！」劉太公驚得呆了，只道這早晚正說因緣，勸那大王，却聽得裏面叫救人。太公慌忙把着燈燭，引了小喽囉，一齊搶將入來。衆人燈下打一看時，只見一箇胖大和尚，赤條條不着一絲，騎翻大王在牀面前打。爲頭的小喽囉叫道：「你衆人都來救大王！」衆小喽囉一齊拖鎗拽棒，打將入來救時，魯智深見了，撇下大王，牀邊綽了禪杖着地打將出來。

水 滸

。小樓囉見來得兇猛，發聲喊都走了。劉太公只管叫苦。打鬧裏，那大王扒出房門，遶到門前摸着空馬，樹上折枝柳條，托地跳在馬背上，把柳條便打那馬，却跑不去。大王道：「苦也！畜生也來欺負我！」再看時，原來心慌，不曾解得韁繩。連忙扯斷了，騎着騾馬飛走。出得莊門，大罵劉太公：「老驢休慌！不怕你飛了！」把馬打上兩柳條，撥喇喇地馱了大王上山去。劉太公扯住魯智深道：「和尚！你苦了老漢一家兒了！」魯智深說道：「休怪無禮。且取衣服和直裰來，酒家穿了說話。」莊家去房裏取來，智深穿了。太公道：「我當初指望你說因緣，勸他回心轉意；誰想你便下拳打他這一頓！定是去報山寨裏大隊強人，來殺我家！」智深道：「太公休慌！俺說與你：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帳前提轉官。爲因打死了人，出家做和尚。休道這兩箇鳥人，便是一二千軍馬來，酒家也不怕他！你們衆人不信時，提俺禪杖看。」莊客們那裏提得動。智深接過來手裏，一似撚燈草一般便起來。太公道：「師父你要走了去，却要救護我們一家兒使得！」智深道：「甚麼閒話，俺死也不走！」太公道：「且將些酒來師父喫。休得要抵死醉了。」魯智深道：「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氣力！」太公道：「恁地時最好。我這裏有的是酒肉，只願教師父喫。」且說這桃花山大頭領，坐在寨裏，正欲差人下山，來探聽做女婿的二頭領如何，只見數箇小嘍囉，氣急敗壞，走到山寨裏叫道：「苦也！苦也！」大頭領連忙問道：「有甚麼事，慌做一團？」小嘍囉道：「二哥哥喫打壞了！」大頭領大驚。正閃備細，只見報道：「二哥哥來了！」大頭領看時，只見二頭領，紅巾也沒了；身上綠袍，扯得粉碎；下得馬

水滸

，倒在廳前，口裏說道：『哥哥，救我一救！』大頭領問道：『怎麼來？』二頭領道：『兄弟下得山，到他莊上，入進房裏去，耐耐那老驢把女兒藏過了；却教一箇胖和尚躲在他女兒牀上。我却不隄防。揭起帳子摸一摸，喫那厮揪住，一頓拳頭腳尖，打得一身傷損！那厮見衆人入來救應，放了手，提起禪杖打將出去；因此我得脫了身，捨得性命。哥哥與我做主報讐！』大頭領道：『原來恁地。你去房中將息，我與你去拏那賊禿來。』喝叫左右：『快備我的馬來！衆小嘍囉都去。』大頭領上了馬，綽鎗在手，盡數引了小嘍囉，一齊呐喊下山去了。再說魯智深正喫酒哩，莊客報道：『山上大頭領盡數都來了！』智深道：『你等休慌。洒家但打翻的，你們只顧縛了，解去官司請賞。取俺的戒刀來。』魯智深把直裰脫了，拽扎起下面衣服，跨了戒刀，大踏步提了禪杖，出到打麥場上。只見大頭領在火把叢中，一騎馬搶到莊前，馬上挺着長鎗，高聲喝道：『那禿驢在那裏？早早出來決箇勝負！』智深大怒，罵道：『腌臢打脊潑才！叫你認得洒家！』輪起禪杖，着地捲將來。那大頭領逼住鎗，大叫道：『和尚，且休要動手。你的聲音好厮熟。你且通箇姓名。』魯智深道：『洒家不是別人，老科經路相公帳前提轄魯達的便是。如今出了家做和尚，喚做魯智深。』那大頭領呵呵大笑，滾鞍下馬，撇了鎗，撲翻身便拜道：『哥哥別來無恙。可知二哥哥着了你的手！』魯智深只道賺他，托地跳退數步，把禪杖收住定睛看時，火把下，認得不是別人，却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教頭，打虎將李忠。原來強人「下拜，」不說此二字，爲軍中不利；只喚做「剪拂。」此乃吉利的字樣。李忠當下「剪拂」了，起來扶住魯智深道：『哥哥緣何故了和尚？』智

水滸

深道：『且和你到裏面說話。』劉太公見了又只叫苦：『這和尚原來也是一路！』魯智深到裏面，再把直裰穿了，和李忠都到廳上敘舊。魯智深坐在正面，喚太公出來。那老兒不敢向前，智深道：『太公休怕他，他是俺的兄弟。』那老兒見說是兄弟，心裏越慌；又不敢不出來。李忠坐了第二位，太公坐了第三位。魯智深道：『你二位在此：俺自從渭州三拳打死了鎮關西，逃走到代州鴈門縣。因見了酒家，賞發他的金老。那老兒不曾回東京去，却隨箇相識，也在鴈門縣住。那箇女兒，就與了本處一箇財主趙員外。和俺厮見了，好生相敬。不想官司追捉的酒家要緊，那員外陪錢去送俺五臺山智真長老處，落髮爲僧。酒家因兩番酒後，鬧了僧堂，本師長老與俺一封書，教酒家去東京大相國寺投托智清禪師，討箇執事僧做。因爲天晚，到這莊上投宿。不想與兄弟相見。却纔俺打的那漢是誰？你如何又在這裏？』李忠道：『小弟自從那日與哥哥在渭州酒樓前，同史進三人分散，次日，聽得說哥哥打死了鄭屠。我去尋史進商議，他又不知投那裏去了。小弟聽得差人緝捕，慌忙也走了。却從這山下經過。却纔被哥哥打的那漢，先在這裏桃花山扎寨，喚做小霸王周通。那時引入下山來和小弟厮殺，被我贏了他，留小弟在山上爲寨主，讓第一把交椅教小弟坐了；以此在這裏落草。智深道：『既然兄弟在此，劉太公這頭親事，再也休題；他止有這箇女兒，要養終身；不爭被你把了去，教他老人家失所。』太公見說了，大喜。安排酒食出來，管待二位。小廝囉們，每人兩箇饅首，兩塊肉，一大碗酒，都教喫飽了。太公將出原定的金子段疋。魯智深道：『李家兄弟，你與他收了去。這件事都在你身上。』李忠道：『這箇不妨事。且請哥哥去小寨住幾

水滸

時，劉太公也走一遭。」太公叫莊客安排轎子，轎了魯智深，帶了禪杖，戒刀，行李。李忠也上了馬，太公也坐了一乘小轎。却早天色大明，衆人上山來。智深，太公，到得寨前，下了轎子，李忠也下了馬，邀請智深入到寨中，向這聚義廳上，三人坐定。李忠叫請周通出來。周通見了和尚，心中怒道：「哥哥却不與我報警；倒請他來寨裏，讓他上面坐！」李忠道：「兄弟你認得這和尚麼？」周通道：「我若認得他時，却不喫他打了。」李忠笑道：「這和尚，便是我日常和你說的三拳打死鐘關西的便是他！」周通把頭摸一摸，叫聲「呵呀！」撲翻身便剪拂。魯智深答禮道：「休怪帶撞。」三箇坐定，劉太公立在面前。魯智深便道：「周家兄弟，你來聽俺說：劉太公這頭親事，你却不知。他只有這箇女兒；養老送終、承祀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失所、他心裏怕不惜願。你依着酒家，把來棄了，別選一箇好的。原定的金子段正：將在這裏，你心下如何？」周通道：「並聽大哥言語，兄弟再不敢登門。」智深道：「大丈夫作事，却休要翻悔。」周通折箭爲誓。劉太公拜謝了，納還金子段正，自下山回莊去了。李忠，周通，推牛宰馬，安排筵席，管待了數日，引魯智深山前觀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山：生得兇怪，四圍險峻，單單只一條路上去，四下裏漫漫都是亂草。智深看了道：「果然好險隘去處！」住了幾日，魯智深見李忠，周通不是箇慷慨之人；作事慳吝，只要下山。兩箇苦留，那裏肯住，只推道：「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周通道：「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時，我等明日下山，但得多少，盡送與哥哥作路費。」次日山寨裏，一面殺羊宰豬，且做送路筵席，安排整頓，却將金銀酒器，設放在桌上。正待入席飲

水 滸

！酒，只見小嘍囉報來說：『山下有兩輛車，十數箇人來也！』李忠、周通，見報了，點起衆多小嘍囉，只留一兩箇伏侍魯智深飲酒。兩箇好漢道：『哥哥只願請自在喫幾杯；我兩箇下山去，取得財來，就與哥哥送行。』交付已罷，引領衆人下山去了。且說魯智深尋思道：『這兩箇人好生吝嗇；見放着有許多金銀，却不送與俺；直等要去打劫得別人的，送與酒家！這箇不是把官路當人情，只苦別人？酒家且教這厮喫俺一驚！』便喚這幾箇小嘍囉，近前來箇酒喫。方纔喫得兩盞，跳起身來，兩拳打翻兩箇小嘍囉，便解搭膊做一塊兒網了，口裏都塞了些麻核桃。便取出包裹打開，沒要緊的都撇了，只拿了桌上金銀酒器，都踏匾了，拴在包裹裏。胸前度牒袋內藏了真長老的書信。跨了戒刀，提了禪杖，頂了衣包，便出寨來，到後山打一望時，都是嶮峻之處。却尋思：『酒家從前山去時，一定喫那厮們撞見，不如就此間亂草處滾將下去。』先把戒刀和包裹拴了，望下丟落去；又把禪杖也擲落去；却把身望下只一滾，骨碌碌直滾到山脚邊，並無傷損。詩曰：

絕險曾無鳥道開，欲行且止自疑猜，光頭包裹從高下，瓜熟紛紛落蒂來。

當時魯智深從嶮峻處滾下，跳將起來，尋了包裹，跨了戒刀，拿了禪杖，拽開脚手，取路便走。再說李忠、周通，下到山邊，正迎着那數十箇人，各有器械。李忠、周通，挺着鎗，小嘍囉吶着喊，搶向前來喝道：『兀那客人，會事的留下買路錢！』那客人內有一箇便挺着朴刀來鬪李忠。一來一往，一去一回，鬪了十餘合，不分勝負。周通大怒，趕向前來，喝一聲，乘小嘍囉一齊都上。那夥客人抵當不住，轉身便走。有那走得遲的，盡被擄死七八箇。劫了

澗 水

車子財物，和着凱歌，慢慢地上山來。到得寨裏，打一看時，只見兩箇小嘍囉細做一塊在亭柱邊，桌子上金銀酒器，都不見了。周通解了小嘍囉，問其備細，魯智深那裏去了？小嘍囉說道：『把我兩箇打翻細縛了，捲了若干器皿，都拿了去。』周通道：『這賊禿不是好人！倒着了那厮手脚！却從那裏去了？』團團尋蹤跡到後山，見一代荒草，平平地都滾倒了。周通看了道：『這禿驢到是箇老賊！這般嶮峻山岡，從這裏滾了下去！』李忠道：『我們趕上去問他討，也羞那厮一場。』周通道：『罷！罷！罷！賊去了關門，那裏去趕！便趕得着時，也問他取不成。倘有些不然起來，我和你又敵他不過，後來到難厮見了。不如罷手，後來到好相見。我們且自把車子上包裹打開，將金銀段疋分作三分，我和你各捉一分，一分賞了衆小嘍囉。』李忠道：『是我不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許多東西。我的這一分，都與了你。』周通道：『哥哥，我和你同死同生，休恁地計較。』看官牢記話頭：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再說魯智深，離了桃花山，放開脚步，從早晨直走到午後，約莫走下五六十里多路，肚裏又饑，路上又沒箇打火處。尋思：『早起只顧貪走，不曾喫得些東西，却投那裏去好？』東觀西望，猛然聽得遠遠地鈴鐸之聲。魯智深聽得道：『好了！不是寺院，便是宮觀：風吹得簷前鈴鐸之聲。酒家且尋去那裏投奔。』不是魯智深投那箇去處，有分教到那裏，斷送了十餘條性命生靈；一把火，燒了有名的靈山古跡。直教黃金殿上生紅焰，碧玉堂前起黑烟。畢竟魯智深投甚麼寺觀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九紋龍剪徑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罐寺

話說魯智深走過數箇山坡，見一座大松林，一條山路。隨著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擡頭看時，却見一所敗落寺院，被風吹得鈴鐸響。看那山門時，上有一面舊朱紅牌額，內有四箇金字，都昏了，寫著「瓦罐之寺。」又行不得四五十步，過座石橋，再看時，一座古寺已有年代。入得山門裏，仔細看來，雖是大刹，好生崩損。但見：

鐘樓倒塌，殿宇崩摧。山門盡長蒼苔，經閣都生碧蘚。釋迦拂蘆芽穿膝，渾如在雪嶺之時。觀世音荆棘纏身，却似守香山之日。諸天壞損，懷中鳥雀營巢。帝釋欹斜，口內蜘蛛結網。沒頭羅漢，這法身也受災殃。折臂金剛，有神通如何施展？香積廚中藏兔穴，龍華臺上印狐踪。

魯智深入得寺來，便投知客寮去。只見知客寮門前，大門也沒了，四圍壁落全無。智深尋思道：「這箇大寺，如何敗落的恁地？」直入方丈前看時，只見滿地都是燕子糞，門上一把鎖鎖著，鎖上盡是蜘蛛網。智深把禪杖就地下擲著，叫道：「過往僧人來投齋！」叫了半日，沒一箇答應。回到香積廚下看時，鍋也沒了，籠頭都塌損。智深把包裹解下，放在監齋使者面前，提了禪杖，到處尋去。尋到廚房後面一間小屋，見幾箇老和尚坐地，一箇箇面黃肌瘦。智深喝一聲道：「你們這和尚，好沒道理！由酒家叫喚，沒一箇應！」那和尚搖手道：「不要高聲！」智深道：「俺是過往僧人，討頓飯喫，有甚利害？」老和尚道：「我們三日不會有客。」

水滸

水 滸

肚，那裏討飯與你喫！」深深道：「俺是五臺山來的僧人，粥也胡亂請酒家喫半碗！」老和尚道：「你是活佛去處來的僧，我們合當齋你；爭奈我寺中僧衆走散，並無一粒齋糧。」老和尚道：「我這裏是箇端的餓了三日！」智深道：「胡說！這等一箇大去處，不信沒齋糧！」老和尚道：「我這裏是箇非細去處。只因是十方常住，被一箇雲遊和尚，引着一箇道人來此住持，把常住有的，沒的都毀壞了。他兩箇無所不爲，把衆僧趕出去了。我幾箇老的走不動，只得在這裏過。因此沒飯喫。」智深道：「胡說！量他一箇和尚，一箇道人，做得甚事！却不去官府告他！」老和尚道：「師父，你不知這裏衙門又遠，便是官軍也禁不的他。這和尚，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殺人放火的人！如今向方丈後面一箇去處安身。」智深道：「這兩箇喚做甚麼？」老和尚道：「那和尚姓翟，法號道成，綽號引鐵佛；道人姓丘排行小乙，綽號飛天夜叉。這兩箇那裏似箇出家人，只是綠林中強賊一般，把這出家影占身體！」智深正詢問，猛聞一陣香來。智深提了禪杖，蹙過後面打一看時，見一箇土竈，蓋著一個草蓋，氣騰騰透將起來。智深揭起看時，煮着一鍋粟米粥。深深罵道：「你這幾箇老和尚沒道理！只說三日沒喫飯，如今見煮一鍋粥。出家人何故說謊！」那幾箇老和尚，被智深尋出粥來，只叫得苦；把碗，櫟，鉢頭，杓子，水桶，都搶過了。智深肚餓，沒奈何，見了粥要喫；沒做道理處，只見竈邊破漆春檯，只有些灰塵在上面。智深見了，人尋智深，便把禪杖倚了，就竈邊拾把草，把春臺揩抹了灰塵；雙手把鍋撥起來，把粥望春檯只一傾。那幾箇老和尚都來討粥喫，被智深一推一交，倒的倒了，走的走了。智深却把手來捧粥喫。纔喫幾口，那老和尚道：「我等端的三日沒飯喫

澌 水

却纔去那裏抄化得這些粟米，胡亂熬些粥喫，你又喫我們的！」智深喫五七口，聽得了這話，便撇了不喫。只聽的外面有人唱歌。智深洗了手，提了禪杖，出來看時。破壁子裏，望見一箇道人，頭戴草巾，身穿布衫，腰繫雜色條，脚穿麻鞋，挑著一擔兒，一頭是箇竹籃兒，裏面露些魚尾，並荷葉托著些肉；一頭擔著一瓶酒，也是荷葉蓋著。口裏唱歌著唱道：

『你在東時我在西，你無男子我無妻。我無妻時猶閒可，你無夫時好孤栖！』

那幾箇老和尚趕出來，搖著手悄悄地指與智深道：『這箇道人，便是飛天夜叉丘小乙！』智深見指說了，便提著禪杖，隨被跟去。那道人不知智深在後面跟來，只顧走入方丈後牆裏去。智深隨即跟到裏面看時，見綠槐樹下，放著一條桌子，鋪著些盤饌，三箇盞子，三雙筋子。當中坐著一箇和尚，生的眉如漆刷，臉似墨髮，乾涸的一身橫肉，胸脯下露出黑肚皮來；邊箱坐著一箇年幼婦人。那道人把竹籃放下來坐地。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喫了一驚，跳起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喫一盞。』智深提著禪杖道：『你這兩箇，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說。』智深睡著眼道：『你說！你說！』那和尚道：『在先敝寺，十分好箇去處。田莊又廣，僧衆極多。只被廊下那幾箇老和尚，喫酒撒潑，將錢養女；長老禁約他們不得，又把長老排害了出去；因此把寺都廢了，僧衆皆盡走散，田土已都賣了。小僧却和這箇道人，新來住持此間，正欲整理山門，修蓋殿宇。智深道：『這婦人是誰？却在這裏喫酒！』那和尚道：『師兄容稟：這個娘子，他是前村王有金的女兒。在先他的父親，是本寺檀越。如今消乏了家私，近日好生狼狽。家間人口都沒了，丈夫又患病，因

水滸

來徽寺借米。小僧看施主擅越面，取酒相待，別無他意。師兄休聽那幾個老畜生說！」智深聽了他這篇話，又見他如此小心，便道：「耐幾個老僧，戲弄酒家！提了禪杖，再回香積廚來。這幾個老僧，方纔喫些粥，正在那裏。見智深噴忿的出來，指著老和尚道：『原來是你這幾箇壞了常住，猶自在俺面前說慌！』」老和尚們一齊都道：「師兄休聽他說，見今養著一箇婦女在那裏。他恰纔見你有戒刀，禪杖，他無器械，不敢與你相爭。你若不信時，再去走遭，看他和你怎地。師兄你自尋思：他們喫酒喫肉，我們粥也沒的喫，恰纔還只怕師兄喫了。」智深道：「也說得是。」倒提了禪杖，再往方丈後來，見那門却早關了。智深大怒，只一脚踢開了。搶入裏面看時，只見那生鐵劍崔道成，仗著一條朴刀，從裏面趕到槐樹下，來搶智深。智深見了大吼一聲，輪起手中禪杖，來鬪崔道成。兩箇鬪了十四五合，那崔道成鬪智深不過，只有架隔，遮擋，掣仗，躲閃，抵當不住，却待要走。這丘道人見他當不住，却從背後拿了條朴刀，大踏步擗將來。智深正鬪間，忽聽的背後脚步響，却又不敢回頭看他。不時見一個人影來，知道有暗算的人，叫一聲「著！」那崔道成心慌，只道著他禪杖，托地跳出圈子外去。智深恰纔回身，正好三箇擗脚兒厮見。崔道成和丘道人兩箇，又併了十合之上。智深一來肚裏無食，二來走了許多路途，三者當不的他兩箇生力，只得賣箇破綻，拖了禪杖便走。兩箇撚著朴刀，直殺出山門外來。智深又鬪了十合，掣了禪杖便走。兩箇趕到石橋下，坐在欄杆上，再不來趕。智深走得遠了，喘息方定。尋思道：「酒家的包裹，放在監齋使者面前，只顧走來，不曾拿得。路上又沒一分盤纏，又是饑餓，如何是好？待要回去，

澗 水

又敵他不過。他兩箇併我一箇枉送了性命。」信步望前匯去行，一步擺一步。走了幾里，見前面一箇大林，都是赤松樹。但見：

虬枝錯落，幣數千條赤脚老龍；怪影參差，立幾萬道紅鱗巨蟒。遠觀却似判官鬚，近看宛如魔鬼髮。誰將鮮血灑林梢？疑是硃砂鋪樹頂。

魯智深看了道：『好座猛惡林子！』觀看之間，只見樹影裏，一箇人探頭探腦，望了一望，吐了一口唾，閃入去了。智深道：『俺猜着這箇撮鳥，是箇剪徑的強人，正在此間等買賣；見酒家是箇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一口唾，走入去了。那厮却不是鳥晦氣，撞了酒家，酒家又一肚皮鳥氣，正沒處發落；且剝小厮衣裳當酒喫！』提了禪杖，徑搶到松林邊，喝一聲：『兀那林子裏的撮鳥快出來！』那漢子在林子聽的，大笑道：『我晦氣，他倒來惹我。』就從林子裏，拿著朴刀，背翻身跳出來，喝一聲：『禿驢！你是當死，不是我來尋你！』智深道：『教你認的酒家！』輪起禪杖打那漢。那漢撚著朴刀，來門和尚。恰待向前，肚裏尋思道：『這和尚聲音好熟。』便道：『兀那和尚，你的聲音好熟。你姓甚？』智深道：『俺且和你鬥三百合，却說姓名！』那漢大怒，仗手中朴刀，來迎禪杖，兩個鬥了十數合，那漢暗暗的喝采道：『好箇莽和尚！』又鬥了四五合，那漢叫道：『少歇，我有話說。』兩個都跳出圈子外來。那漢便問道：『你端的姓甚名誰？聲音好熟。』智深說姓名畢，那漢撇了朴刀，翻身便翦拂，說道：『認得史進麼？』智深笑道：『原來是史大郎！』兩個再翦拂了，同到林子裏坐定。智深問道：『史大郎自滑州別後，你一向在何處？』史進答道：『自那日酒樓

濟水

前，與哥哥分手，次日聽得哥哥打死了鄭屠，逃走了。有緝捕的，訪知史進和哥哥齧發那唱的金老；因此小弟亦便離了渭州，尋師父王進。直到延州，又尋不著。回到北平住了幾時，盤纏使盡，以此來在這裏尋些盤纏。不想得遇哥哥。緣何叫了和尚？智深把前面過的話，從頭說了一遍。史進道：「哥哥既是肚饑，小弟有乾肉燒餅任此。」便取出來，教智深喫。史進又道：「哥哥既有包裹在寺內，我和你討去。若還不肯時，一發結果了那厮。」智深道：「是。」當下和史進喫得飽了，各拿了器械。再回瓦罐寺來。到寺前，看見那崔道成，丘小乙兩箇，兀自在橋上坐地。智深大喝一聲道：「你這厮們！來！來！今番和你鬥箇你死我活！」那和尚笑道：「你是我手裏敗將，如何再來取厮併！」智深大怒，輪起鐵禪杖，奔過橋來；那生鐵佛生嗔，仗著朴刀，殺下橋去。智深一者得了史進壯膽壯；二者喫得飽了，那精神氣力，越使得出來，兩箇鬪到八九合，崔道成漸漸力怯，只辦得走路。那飛天夜叉道人，見和尚輸了，便仗著朴刀來協助。這邊史進見了，便從樹林子裏跳將出來，大喝一聲：「都不要走！」掀起笠兒，挺著朴刀，來戰丘小乙。四箇人兩對厮殺。智深與崔道成正鬪到間深裏，智深得便處，喝一聲「著！」只一禪杖，把生鐵佛打下橋去。那道人見倒了和尚，無心戀戰，賣箇破綻便走。史進喝道：「那裏去！」趕上望後心一撲刀，撲地一聲響，道人倒在一邊。進踏入去，掉轉朴刀，望下面只顧吃股脰的攔。智深趕下橋去，把崔道成身後一禪杖。可憐兩箇強徒，化作南柯一夢！正是從前作過事，無幸一齊來。智深，史進，把這丘小乙，崔道成，兩箇屍首，都縛了，擡在棚裏。兩箇再打入寺裏來。香積厨下，那幾箇老和

澹 水

尙，因見智深去了，怕崔道成、丘小乙來殺他，已自都吊死了。智深、史進，直走入方丈後，角門內看時，那箇擄來的婦人，投井而死。直尋到裏面八九間小屋，打將入去，並無一人。只見包裹已拿在彼，未曾打開。智深見有了包裹，依原背了。再尋到裏面，只見牀上三四包衣服。史進打開，都是衣裳，包了些金銀。揀好的包了一包袱，背任身上。尋到廚房，見有酒有肉，兩箇都喫飽了。窺前縛了兩箇火把，撥開火爐，火上點著焰騰騰的，先燒著後面小屋。燒到門前，再縛幾箇火把，直來佛殿下，後簷點著燒起來。湊巧風緊，刮刮雜雜地火起，竟天價燒起來。智深與史進看著，等了一回，四下火都著了。二人道：「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俺二人只好撒開。」二人厮趕著，行了一夜。天色微明，兩箇遠遠地，望見一簇人家，看來是箇村鎮。兩箇投那村鎮上來。獨木橋邊，一箇小小酒店。但見：

柴門半掩，布幙低垂；酸醜酒瓮土牀邊，巖畫神仙塵壁上。村童量酒，想非滌器之相如；醜婦當爐，不是當時之卓氏。牆間大字，村中學究辭時題；架上簑衣，野外漁郎乘興當。

智深、史進，來到村中酒店內，一面喫酒，一面叫酒保買些肉來，借些米來，打火做飯。兩箇喫酒，訴說路上許多事務。喫了酒飯，智深使問史進道：「你今投那裏去？」史進道：「我如今只得再回少華山去，投奔朱武等三人入了夥。且過幾時，却再理會。」智深見說了道：「兄弟也是。」便打開包裹，取些金銀，與了史進。二人拴了包裹，拿了器械，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門，離了村鎮。又行不過五七里，到一箇三岔路口，智深道：「兄弟，須要分手。酒家投東京去，你休相送。你打華州須從這條路去。他日却得相會。若有箇使人，可當箇信

澣 水

息來往。」史進拜辭了智深，各自分了路，史進去了。只說智深自往東京，在路又行了八九日，蚤望見東京。入得城來，但見：

千門萬戶，紛紛朱翠交輝；三市六街，濟濟衣冠聚集。風閣列九重金玉，龍樓顯一派玻璃。花街柳陌，衆多嬌艷名姬；楚館秦樓，無限風流歌妓。豪門富戶呼盧會，公子王孫買笑來。

智深看見東京熱鬧，市井諠譁。來到城中，陪箇小心，問人道：「大相國寺在何處？」街坊人答道：「前面州橋便是。」智深提了禪杖便走，早來到寺前。入得山門看時，端的好一座大刹。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勑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猛烈。五間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四壁僧房，龜背磨磚花嵌縫。鐘樓森立，經閣巍峩；旛杆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熒煌，鑪內香烟繚繞。幢幡不斷，觀音殿接祖帥堂；寶蓋相連，水陸會通羅漢院。時時認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

智深進得寺來，東西廊下看時，徑投知客寮內去。道人之見，報與知客。無移時知客僧出來。見了智深，生得兇猛，提著鐵禪杖，跨著戒刀，背著箇大包裹，先有五分鐘懼他。知客問道：「師兄何方來？」智深放下包裹，禪杖，打箇問訊。知客回了問訊。智深說道：「小徒五臺山來。本師真長老有書在此，著小僧來投上剎清大師長老處，討箇職事僧做。」知客道：「既是真大師長老有書劄，合當同到方丈裏去。」知客引了智深，直到方丈，解開包裹，取出

澗 水

書來，拿在手裏。知客道：『師兄你如何不知體面！即日長老出來，你可解了戒刀，取出那七條坐具，信香，來禮拜長老使得。』智深道：『你却何不早說！』隨即解了戒刀，包裹內取出片香一炷，坐具七條，半晌沒做道理處。知客又與他披了袈裟，教他先鋪坐具。少刻，只見智清禪師出來。知客向前稟道：『這僧人從五臺山來，有真禪師書在此。』清長老道：『師兄多時不會有法帖來。』知客叫智深道：『師兄，快來禮拜長老。』只見智深，先把那炷香插在鑪內，拜了三拜，將書呈上。清長老接書，拆開看時，中間備細說著魯智深出家緣由，並今下山投托上刹之故。萬望慈悲收錄，做箇職事人員，切不可推故，此僧久後必當證果。清長老讀罷來書，便道：『遠來僧人，且去僧堂中暫歇，喫些齋飯。』智深謝了，收拾起坐具七條，提了包裹，拏了禪杖，戒刀，跟著行童去了。清長老喚集兩班許多職事僧人，盡到方丈，乃言：『汝等衆僧在此，你看我師兄智真禪師好沒分曉！這箇來的僧人，原來是經略府軍官。爲因打死了人，落髮爲僧。二次在彼開了僧堂，因此難著他。你那裏安他的，却推來與我！待要不收留他，師兄如此千萬囑付，不可推故；待要著他在這裏，倘或亂了清規，如何使得？』知客道：『便是弟子們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人模樣，本寺如何安著得他！』都寺便道：『弟子尋思起來，只有酸棗門外，退居廟宇後那片菜園，時常被營內軍健們，并門外那二十來箇破落戶侵害，縱放羊馬，好生囉噪。一箇老和尚在那裏住持，那裏敢管他。何不教智深去那裏住持？倒敢管的下。』清長老道：『都寺說的是。』教侍者去僧堂內客房裏，等他喫罷飯，便喚將他來。侍者去不多時，引著智深到方丈裏。清長老道：『你既是

濟水

我師兄真大師將來我寺中掛搭，做箇職事人員，我這嶽寺有箇大菜園，在酸醬門外纒廟間壁，你可去那裏住持管領。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擔菜蔬，餘者都屬你用度。」智深便道：「本師真長老著小僧投大刹，討箇職事僧做，却不教俺做箇都寺，監寺，如何教酒家去管菜園？」首座便道：「師兄你不省得：你新來掛搭，又不曾有功勞，如何便做得都寺！這管菜園，也是箇大職事人員了。」智深道：「酒家不管菜園；俺只要做都寺，監寺！」知客又道：「你聽我說與你：僧門中職事人員，各有頭項。且如小僧做箇知客，只理會管待往來客官僧衆。至如雜那，侍者，書記，首座，這都是清職，不容易得做。都寺，監寺，提點，院主，這箇都是掌管常住財物。你纔到方丈，怎便得上等職事！還有那管藏的，喚做藏主；管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做閣主；管化緣的，喚做化主；管浴堂的，喚做浴主；這箇都是主事人員，中等職事。還有那管塔的塔頭，管飯的飯頭，管茶的茶頭，管東廁的淨頭，與這管菜園的菜頭；這箇都是頭事人員，末等職事。假如師兄，你管了一年菜園好，便陞你做箇塔頭；又管了一年好，陞你做箇浴主；又一年好，纔做監寺。」智深道：「旣然如此，也有出身時，酒家明日便去。」清長老見智深肯去，就留在方丈裏歇了。當日議定了職事，隨即寫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園裏退居禪宇內，掛起庫司榜文，明日交割。當夜各自散了。次早清長老陞法座，押了法帖，委智深管菜園。智深到座前領了法帖，辭了長老，背上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和兩箇送入院的和尚，直來酸醬門外禪宇裏來住持。詩曰：

萍踪浪跡入東京，行盡山林數十程。
古刹今番經劫火，中原從此動刀兵。

辭 水

相國寺中重掛搭，一種蔬園內且經營。自古白雲無去住，幾多變化任縱橫。

且說菜園左近，有二三十箇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往常在園內偷盜菜蔬，靠著養身。因來偷菜，看見廨宇門上新掛一道「庫司榜文」，上說：「大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魯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爲始掌管。並不許閒雜人等，入園攪擾。」那幾箇潑皮看了，便去與衆破落戶商議道：「大相國寺裏，差一箇和尚甚麼魯智深，來管菜園。我們趁他新來，尋一場鬧，一頓打下頭來，教那厮伏我們！」數中一箇道：「我有一箇道理。他又不曾認的我，我們如何便去尋的鬧？等他來時，誘他去糞窖邊，只做恭賀他，雙手搶住脚，翻筋斗擰那厮下糞窖去，只是小耍他。」衆潑皮道：「好！好！」商量已定，且看他來。却說魯智深來到廨宇退居內房中，安頓了包裹行李，倚了禪杖，掛了戒刀，那數箇種地道人，都來參拜了。但有一應鎖鑰，盡行交割。那兩箇和尚同舊住持老和尚，相別了，盡回寺去。且說智深出到菜園地上，東觀西望，看那園圃。只見這二三十箇潑皮，拏著些果盒酒禮，都嘻嘻的笑道：「聞知和尚新來住持，我們鄰舍街坊，都來作慶。」智深不知是計，直走到糞窖邊來。那夥潑皮，一齊向前，一箇來搶左脚，一箇便搶右脚，指望來擰智深。只教智深脚尖起處，山前猛虎心驚；拳頭落時，海內蛟龍喪膽。正是方圓一片開園圃，目下排成小戰場。那夥潑皮怎的來擰智深，且聽下回分解。

濟 水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話說那酸棗門外，三二十箇潑皮破落戶，中間有兩箇爲頭的：一箇叫做過街老鼠張三，一箇叫做青草蛇李四。這兩箇爲頭接將來，智深也却好去糞窖邊。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只立在窖邊，齊道：『俺特來與和尚作慶。』智深道：『你們既是鄰舍街坊，都來解宇裏坐地。』張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來；只指望和尚來扶他，便要動手。智深見了，心裏早疑忌道：『這夥人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來，莫不要賴酒家？那厮却是倒來搗虎鬚！掩且走向前去，教那厮看酒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衆人面前來，那張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口裏說，便向前去，一箇來搶左腳，一箇來搶右腳。智深不等他占身，右腳早起，騰的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裏去。張三恰待走，智深左脚早起。兩箇潑皮，都踢在糞窖裏掙扎。後頭那二三十箇破落戶，驚的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箇走的，一箇下去！兩箇走的，兩箇下去！』衆潑皮都不敢動彈。只見那張三，李四，在糞窖裏探起頭來。原來那座糞窖，沒底似深，兩箇一身臭屎，頭髮上蛆虫盤滿，立在糞窖裏叫道：『師父！饒恕我們！』智深喝道：『你那潑皮！快扶那鳥上來，我便饒你衆人！』衆人打一救，攙到葫蘆架邊，臭穢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了來，和你衆人說話。』兩箇潑皮洗了一回，衆人脫件衣服與他兩箇穿了。智深叫道：『都來解宇裏坐地說話。』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衆人道：『你那夥鳥人，休要瞞酒家！你等都是甚麼鳥』

水 滸

人，來這里戲弄酒家？」那張三，李四並衆火伴，一齊跪下說道：「小人祖居在這里，都只靠賭博討錢爲生。這片菜園，是俺們衣飯碗。大相國寺裏幾番使錢，要奈何我們不得。師父却在那裏來的長老？恁的得了！相國寺裏，不會見有師父。今日我等願情伏侍。」智深道：「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只爲殺的人多，因此情願出家。五臺山來到這里。酒家俗姓魯，法名智深。休說你這三二十箇人直甚麼！便是千軍萬馬隊中，俺敢直殺的入去出來！」衆潑皮喏喏連聲拜謝了去。智深自來解宇裏房內，收拾整頓歇臥。次日，衆潑皮商量，湊些錢物，買了十瓶酒，牽了一箇豬，來請智深。都在解宇安排了，請魯智深居中坐了，兩邊一帶，坐定那三二十箇潑皮飲酒。智深道：「甚麼道理，叫你衆人們壞鈔？」衆人道：「我們有福：今日得師父在這里，與我等衆人做主。」智深大喜。喫到半酣裏，也有唱的，也有說的，也有拍手的，也有笑的。正在那里喧闐，只聽得門外老鴉哇哇的叫。衆人有叩齒的，齊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智深道：「你們做甚麼鳥亂？」衆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魯深道：「那里取這話！」那種地道人笑道：「牆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箇老鴉巢，每日只聒到晚。」衆人道：「把梯子去上面折了那巢便了。」有幾箇道：「我們使去。」智深也乘着酒興，都到外面看時，果然綠楊樹上一箇老鴉巢。衆人道：「把梯子上去折了，也得耳根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樹前，把直褻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攆着；却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衆潑皮見了，一齊拜倒在地。只叫「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真羅漢身體！無千萬斤氣力，

水滸

如何拔得起！」智深道：「打甚麼鳥緊。明日都看酒家演武使器械。」衆潑皮當晚各自散了。從明日爲始，這二三十箇破落戶，見智深區區的伏。每日將酒肉來請智深，看他演武使拳。過了數日，智深尋思道：「每日喫他們酒食多矣，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叫道人去城中買了幾般菓子，沽了兩三擔酒，殺翻一口豬，一腔羊。那時正是三月盡，天氣正熱。智深道：「天色熱！」叫道人綠槐樹下，鋪了蘆席，請那許多潑皮，團圍坐定。大碗斟酒，大塊切肉，叫衆人喫得飽了，再取菓子喫酒。又喫得正濃，衆潑皮道：「這幾日見師父演力，不會見師父使器械；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智深道：「說的是。」便去房內取出渾鐵禪杖，頭尾長五尺，重六十二斤。衆人看了，盡皆喫驚，都道：「兩臂膊沒水牛大小力氣，怎使得動！」智深接過來，颼颼的便動；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衆人看了，一齊喝采。智深正使得活泛，只見牆外一箇官人看見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見牆缺邊立着一箇官人。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箇白玉圈連珠鬘環，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腰繫一條雙搭尾龜背銀帶，穿一對磕瓜頭朝樣皂靴，手中執一把摺疊紙西川扇子。

那官人生的豹頭環眼，燕頰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紀。口裏道：「這箇師父，端的非凡！使的好器械！」衆潑皮道：「這位教師喝采，必然是好。」智深問道：「那軍官是誰？」衆人道：「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名喚林冲。」智深道：「何不就請來厮教？」那林教頭便跳入牆來，兩箇就槐樹下相見了，一同坐地。林教頭便問道：「師

濟水

兄何處人氏？法諱喚做甚麼？」智深道：「酒家是關西魯達的便是。只爲殺的人多，情願爲僧。年幼時也曾到東京，認得令尊林提轄。」林冲大喜，就當結義智深爲兄。智深道：「教頭今日緣何到此？」林冲答道：「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壁祿廟裏還香願。林冲聽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廟裏燒香，林冲就只此間相等。不想得遇師兄。」魯深道：「酒家初到這里，正沒相識。得這幾箇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頭不棄，結爲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恰纔飲得三杯，只見女使錦兒，慌慌急急，紅了臉，在牆缺邊叫道：「官人！休要坐地！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那里？」錦兒道：「正在五嶽樓下來，撞見箇奸詐不及的，把娘子攔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卻再來，望師兄休怪休怪。」林冲別了智深，急跳過牆缺，和錦兒逕奔祿廟裏來。搶到五嶽樓看時，見了數箇人，擎着彈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欄干邊胡梯上，一箇年小的後生，獨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攔着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林冲娘子紅了臉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林冲赶到跟前，把那後生肩膊，只一扳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原來高俅新發跡，不曾有親兒，無人幫助，因此過房這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爲子。本是叔伯弟兄，卻與他做乾兒子；因此高太尉愛惜他。那厮在東京倚勢豪強，專一愛淫垢人家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歲。有詩爲證：

臉前花現醜難親，心裏花開愛婦人。
撞着年庚不順利，方知太歲是凶神。

水 滸

當時林冲拔將過來，卻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手軟了。高衙內說道：「林冲，干你甚事。你來多管！」原來高衙內不曉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還曉的時，也沒這場事。見林冲不動手，他發這話。衆多閒漢見鬧，一齊攏來勸道：「教頭休怪。衙內不認得，多有衝撞。」林冲怒氣未消，一雙眼睜着，瞧那高衙內。衆閒漢勸了林冲，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林冲將引妻小并使女錫兒，也轉出廟下來，只見智深提着鐵禪杖，引着那二三十箇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林冲見了，叫道：「師兄那里去？」智深道：「我來幫你厮打！」林冲道：「原來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荆婦，時間無禮。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喫着他請受，權且讓他這一次。」智深道：「你卻怕他本管太尉，洒家怕他甚鳥！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喫洒家三百禪杖了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權且饒他。」智深道：「但有事時便來喚洒家與你去！」衆潑皮見智深醉了，扶着道：「師父，俺們且去，明日再得相會。」智深提着禪杖道：「阿嫂休怪，莫要笑話。阿哥，明日再會。」智深相別，自和潑皮去了。林冲領了娘子并錫兒取路回家，心中只是鬱鬱不樂。且說這高衙內，引了一般兒閒漢，自見了林冲娘子，又被他衝散了，心中好生着迷，快快不樂，回到府中納悶。過了兩三日，衆多閒漢都來伺候。見衙內心焦，沒撩沒亂，衆人散了。數內有一箇幫閒的，喚做乾鳥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內意思，獨自一箇到府中伺候。見衙內在書房中閒坐，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內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高衙內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

水 滸

『小子一猜便着。』衙內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內自思想那雙木的。這猜如何？』衙內笑道：『你猜得是。只沒箇道理得他。』富安道：『有何難哉！衙內怕林冲是箇好漢，不敢欺他？這箇無傷；他見在帳下聽使喚，大請大受，怎敢惡了太尉！輕則刺配了他，重則害了他性命。小閒尋思有一計使衙內能勾得他。』高衙內聽得，便道：『自見了多少好姑娘，不知怎的只愛他。心中着迷，鬱鬱不樂。你有甚見識，能勾他時，我自重重的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陸謙，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擺下些酒食。却叫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喫酒，教他直去樊樓上深閣裏喫酒。小閒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喫酒，一時重氣，悶倒在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賺得他來到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着些甜話兒調和他，不由他不肯。小閒這一計如何？』高衙內喝采道：『好計！就今晚着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原來陸虞候家，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內。次日商量了計策，陸虞候一時聽允，也沒奈何；只要小衙內歡喜，却顧不得朋友交情。且說林冲連日悶悶不已。懶上街去。已牌時聽得門首有人叫道：『教頭在家麼？』林冲出來看時，却是陸虞候，慌忙道：『陸兄何來？』陸謙道：『特來探望兄，何故連日街前不見？』林冲道：『心裏悶，不會出去』。陸謙道：『我同兄長去喫三杯解悶』。林冲道：『少坐拜茶。』兩箇喫了茶起身。陸虞候道：『阿嫂，我同兄長到家用喫三盃。』林冲娘子趕到布簾下，叫道：『大哥少飲早歸。』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開走了一回。陸虞候道：『兄長我們休家去，只就樊樓內喫兩盃。』當時兩箇上到樊樓內，占

水滸

箇開兒，喚酒保分付，叫取兩瓶上色好酒，希奇菓子，案酒。兩箇叙說閒話。林冲歎了一口氣。陸虞候道：「兄長何故歎氣？」林冲道：「賢弟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這般醜賤的氣！」陸虞候道：「如今禁軍中雖有幾箇教頭，誰人及得兄長的本事。太尉又看承得好，却受誰的氣？」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訴陸虞候一遍。陸虞候道：「衙內必不認得嫂子。兄長休氣，只顧飲酒。」林冲喫了八九杯酒，因要小遣，起身道：「我去淨手了來。」冲林下得樓來，出酒店門，投東小巷內去淨了手。回身轉出巷口，只見女使錦兒叫道：「官人尋得我苦，却在這裏！」林冲慌忙問道：「做甚麼？」錦兒道：「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箇時辰，只見一箇漢子，慌慌急急，奔來家裏，對娘子說道：『我是陸虞候家鄰舍。你家教頭和陸謙喫酒，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便撞倒了。叫娘子且快來看視！』」娘子聽得，連忙央開壁王婆看了家，和我跟那漢子去。直到太尉府前小巷內一家人家，上至樓上，只見桌子上擺着些酒食，不見官人。恰待下樓，只見前日在嶽廟裏囉哩娘子的，那後生出來道：「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錦兒慌慌下得樓時，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人！」因此我一地裏尋官人不見，正撞着賣藥的張先生道：「我在樊樓前過，見教頭和一箇人入去喫酒。」因此特選到這裏。官人快去！」林冲見說，喫了一驚。也不願女使錦兒，三步做一步，跑到陸虞候家。搶到胡梯上，却關着樓門。只聽得娘子叫道：「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關在這里！」又聽得高衙內道：「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鐵石人，也告的回轉。」林冲立在胡梯上叫道：「大嫂開門！」那婦人聽的，是丈夫聲音，只願來開門。高

水 滸

衙內喫了一驚，空開了樓窗，跳牆走了。林冲上的樓上，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道：『不會被這厮點污了？』娘子道：『不會』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將娘子下樓。出得門外看時，鄰舍兩邊都閉了門。女使鋪兒接着，三箇人一處歸家去了。林冲擎了一把解腕尖刀，逕奔到樊樓前，去尋陸虞候。也不見了。却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不見回家，林冲自歸。娘子勸道：『我又不曾被他騙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回耐這陸謙畜生，我和你如兄弟，你也來騙我！只怕不撞見高衙內，也照管着他頭面！』娘子苦勸，那里肯放他出門。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內，亦不敢回家。林冲一連等了三日，並不見面。府前人見林冲面色不好，誰敢問他。第四日飯時候，魯智深逕尋到林冲家相探，問道：『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林冲答道：『小弟少冗，不曾探得師兄。既蒙到我寒家，本當草酌三杯，爭奈一時不能周備。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閒逛一遭，市沽兩盞，如何？』智深道：『最好。』兩箇同上街來，喫了一日酒，又約明日相會。自此每日與魯深上街喫酒，把這件事都放慢了。正是

丈夫心事有親朋，談笑酣歌散鬱蒸。只有女人愁悶處，深閨無語病難興。

且說高衙內自從那日在陸虞候家樓上，喫了那驚，跳牆脫走，不敢對太尉說知，因此在府中臥病。陸虞候和富安兩箇來府裏望衙內，見他容顏不好，精神憔悴。陸謙道：『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衙內道：『實不瞞你們說：我爲林冲老婆，兩次不能勾得他，又喫他那一驚，這病越添得重了。眼見的半年三箇月，性命難保！』二人道：『衙內且寬心，只在小人兩箇身上，好歹要那婦人完聚。只除他自縊死了便罷。』正說間，府裏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症。

水滸

只見：

不痒不疼，渾身上或寒或熱。沒擦沒亂，滿腹中又飽又饑。白晝忘餐，黃昏廢寢，對爺娘怎訴心中恨，見相識難遮臉上羞。

那陸虞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兩箇商量道：『只除恁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兩箇邀老都管僻淨處說道：『若要衙內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勾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一定送了衙內性命。』老都管道：『這箇容易，老漢今晚便稟太尉得知。』兩箇道：『我們已有了計，只等你回話。』老都管至晚來，見太尉說道：『衙內不害別的症，却害林冲的老婆。』高俅道：『幾時見了他的渾家？』都管稟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嶽廟裏見來。今經一月有餘。』又把陸虞候設的計，備細說了。高俅道：『如此因為他渾家，怎的害他？我尋思起來，若爲惜林冲一箇人時，須送了我孩兒性命。却怎生是好？』都管道：『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喚二人來商議。』老都管隨即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裏，唱了喏。高俅問道：『我這小衙內的事，你兩箇有甚計較？救得我孩兒好了時，我自擡舉你二人。』陸虞候向前稟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使得。』高俅見說了喝采道：『好計！你兩箇明日便與我行。』不在話下。再說林冲每日和智深喫酒，把這件事不記心了。那一日，兩箇同行到閻武坊巷口，見一條大漢，頭戴一頂抓角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裏擎着一口寶刀，插着箇草標兒，立在街上，口裏自言自語道：『不遇識者，屈沉了我這口寶刀！』林冲也不理會，只顧和智深說着話走。那漢又

水 滸

跟在背後道：『好口寶刀！可惜不遇識者！』林冲只顧和智深走着，說得入巷。那漢又在背後說道：『偌大一箇東京，沒一箇識得軍器的！』林冲聽的說，回過頭來。那漢聽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明晃晃的奪人眼目。林冲合當有事，猛可地道：『將來看！』那漢遞將過來。林冲接在手內，同智深看了，但見：

清光奪目，冷氣侵人。遠看如玉沼春冰，近看似瓊臺瑞雪。花紋密布，如豐城嶽內飛來。紫氣橫空，似楚昭夢中收得。太阿巨闕應難比，莫邪十將亦等閒。

當時林冲看了，喫了一驚，失口道：『好刀！你要賣幾錢？』那漢道：『索值三千貫，實價二千貫。』林冲道：『值是二千貫，只沒箇識主。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你若端的要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林冲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那漢歎口氣道：『金子做生鏹賣了！罷！罷！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林冲道：『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却與智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裏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見。』林冲別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到家去取錢與他。就問那漢道：『你這口刀，那里得來？』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為家道消乏，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那漢道：『若說時，辱沒殺人！』林冲再也不問。那漢得了銀兩自去了。林冲把這口刀，翻來復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我幾番借看，也不肯將出來。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試。』林冲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間掛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次日已牌時分，

水 滸

只聽得門首有兩箇承局叫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道你買一口好刀，就叫你將去比看。太尉在府裏專等。』林冲聽得，說道：『又是甚麼多口的報知了。』兩箇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裳，拿了那口刀，隨這兩箇承局來。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認的你。』兩箇人說道：『小人新來叅隨。』却早來到府前。進得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脚。兩箇又道：『太尉在裏面後堂內坐地。』轉入屏風，至後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脚。兩箇又道：『太尉直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來。』又過了兩三重門，到一箇去處，一週遭都是綠欄干。兩箇又引林冲到堂前，說道：『教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尉。』林冲拿着刀，立在簷前，兩箇人自入去了。一盞茶時，不見出來。林冲心疑，探頭入簷看時，只見簷前額上，有四箇青字，寫道「白虎節堂」。林冲猛省道：『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敢無故輒入！』急待回身，只聽的靴履響，脚步鳴，一箇人從外面入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卻是本管高太尉。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太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知法度否？你手裏拿着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有人對我說，你兩三日前，拿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林冲躬身稟道：『恩相，恰纔蒙兩箇承局，呼喚林冲將刀來比看。』太尉喝說：『承局在那裏？』林冲道：『他兩箇已投堂裏去了。』太尉道：『胡說！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裏去！左右！與我拿下這厮！』說猶未了，傍邊耳房裏，走出二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恰似阜鵝追紫燕，渾如猛虎啖羊羔。高太尉大怒道：『你既是禁軍教頭，法度也還不知道！因何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殺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不知性命如何。不因此等，有分教大鬧中原

濟 水

解，縱橫海內。直教農夫背上添心號，漁父舟中插認旗。畢竟看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魯智深大鬧野猪林

話說當時太尉喝叫左右，排列軍校，拿下林冲要斬，林冲大叫冤屈。太尉道：『你來節堂，有何事務？見今手裏拿着利刃，如何不是來殺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喚，如何敢見！』太尉道：『我府中那有承局！這厮不服，』喝叫左右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就把寶刀封了去！左右領了鈞旨，監押林冲，投開封府來，恰好府尹坐衙未退。但見：

緋羅繖壁，紫綬桌圍。當頭額掛朱紅，四下簾垂斑竹。官僚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令史謹嚴，漆牌中書低聲二字。提轄官能掌機密，客帳司專管牌單。吏兵沉重，節級嚴威，執籐條祇候立塔前，持大杖離班分左右。戶婚詞訟，斷時有似玉衡明。鬪毆是非，判處恰如金鏡照。雖然一郡宰臣官，果是四方民父母。直使囚徒冰上立，盡教人向鏡中行。說不盡許多威儀，似塑就一堂神道。

高太尉幹人，把林冲押到府前，跪在塔下。府幹將太尉言語對滕府尹說了，將上太尉封的那把刀，放在林冲面前。府尹道：『林冲，你是箇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故入節堂？這是該死的罪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鏡，念林冲負屈銜冤！小人雖是窟窿的軍漢，頗識些法度，如何擅敢入節堂？爲是前月二十八日，林冲與妻到嶽廟還香願，正迎見高太尉的小衙內，把妻子調戲，被小人喝散了。次後又使陸虞候賺小人喫酒，却使富安來騙林冲妻』

水滸

子，到陸虞候家樓上調戲，亦被小人趕去。是把陸虞候家打了一場。兩次雖不成姦，皆有人證。次日林冲自買這口刀，今日太尉差兩箇承局來家呼喚林冲，叫將刀來府裏比看；因此林冲同二人到節堂下。兩箇承局進堂裏去了，不想太尉從外面進來。設計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府尹聽了林冲口詞，且叫與了回文，一面取刑具枷棍來枷了，推入牢裏監下。林冲家裏自來送飯，一面使錢。林冲的丈人張教頭，亦來買上告下，使用財帛。正值有箇當案孔目，姓孫，名定，爲人最鯁直，十分好善，只要週全人；因此人都喚做孫佛兒。他明知道這件事，轉轉宛宛，在府上說知就裏，稟道：「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週全他。」府尹道：「他做下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殺害本官，怎週全得他？」孫定道：「這兩箇承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不知道高太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裏無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却不是他家官府？」府尹道：「據你說時林冲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斷遣？」孫定道：「看林冲口詞，是箇無罪的人，只是沒拿那兩箇承局處。如今着他招認做不合腰懸利刃，誤入節堂，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府尹也知這件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稟說林冲口詞。高俅情知理短，又礙府尹，只得准了。就此日府尹回來陞廳，叫林冲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箇文筆匠，刺了面頰，量地方遠近，該配滄州牢城。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圍頭鐵葉護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箇防送公人，監押前去。兩箇人是董超，薛霸。二人領了公文，押送林冲出開封府來。只見衆鄰舍並林冲的丈人張教頭，都

水滸

在府前接着。同林冲，兩箇公人，到州橋下酒店裏坐定。林冲道：『多得孔目維持，這棒不毒，因此走動得。』張教頭叫酒保安排案酒菓子，管待兩箇公人。酒至數杯，只見張教頭將出銀兩，齎發他兩箇防送公人已了，林冲執手對丈人說道：『泰山在上：年災月厄，撞了高衙內，喫了一場屈官司！今日有句話說，上稟泰山：自蒙泰山錯愛，將令愛嫁事小人，已經三載，不會有半些兒差池；雖不會生半箇兒女，未曾面紅面赤，半點相爭。今小人遭這場橫事，配去滄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穩，誠恐高衙內威逼這頭親事；況兼青春年少，休爲林冲誤了前程。却是林冲自行主張，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鄉在此，明白立紙休書，任從改嫁，並無爭執。如此林冲去的心穩，免得高衙內陷害。』張教頭道：『賢婿，甚麼言語！你是天年不齊，遭了橫事，又不是你作將出來的。今日權且去滄州躲避難，早晚天可憐見，放你回來時，依舊夫妻完聚。老漢家中也頗有些過活，便取了我女家去，並鋪兒，不揀怎的三年五載，養贍得他。又不叫他出入，高衙內便要見也不能勾。你要憂心。都在老漢身上。你在滄州牢城，我自頻頻寄書並衣服與你。休得要胡思亂想，只顧放心去。』林冲道：『感謝泰山厚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兩相耽誤。泰山！可憐見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瞑目！』張教頭那裏肯應承。衆鄰舍亦說行不得。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之時，林冲便掙扎得回來，誓不與娘子相聚！』張教頭道：『既然恁地時，權且由你寫下，我只不把女兒嫁人便了。』當時叫酒保尋箇寫文書的人來，買了一張紙來那人寫，林冲說道是：

澹 水

『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冲，爲因身犯重罪，斷配滄州，去後存亡不保，有妻張氏年少，情願立此休書，任從改嫁，永無爭執。妾是自行情願，卽非相逼。恐後無憑，立此文約爲照。年月日。』

林冲當下看人寫了，借過筆來去年月下，押箇花字，打箇手摸。正在關裏寫了，欲付泰山收時，只見林冲的娘子，號天哭地叫將來。女使錦兒，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尋到酒店裏。林冲見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話說，已稟過泰山了。爲是林冲年災月厄，遭這場屈事。今去滄州生死不保，誠恐悞了娘子青春。今已寫下幾字在此，萬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頭腦，自行招嫁，莫爲林冲悞了賢妻。』那婦人聽罷，哭將起來，說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兒點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後兩下相誤，贖了你。』張教頭便道：『我兒放心。雖是女兒恁的主張，我終不成下得將你來再嫁人！這事且由他放心去。他便不來時，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只教你守志便了。』那婦人聽得說，心中哽咽。又見了這封書，一時哭倒，聲絕在地。未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動。但見：

荆山玉損，可惜數十年結髮成親。寶鑑花殘，枉費九十日東君匹配。花容倒臥，有如西苑芍藥倚朱欄。檀口無言，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夜東風惡，吹折紅梅就地橫。

林冲與泰山張教頭救得起來，半响方纔甦醒，兀自哭不住。林冲把休書與張教頭收了，衆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冲娘子，攙扶回去。張教頭囑付林冲道：『你願前程去，掙扎回來厮見。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養在家裏，待你回來完聚。你但放心去，不要掛念。如有使人，

澹 水

千萬頻頻寄些書信來。」林冲起身謝了，拜辭泰山并衆鄰舍，背了包裹，隨着公人去了。張教頭同鄰舍取路回家，不在話下。且說兩箇防送公人，把林冲帶來使臣房裏寄了監。董超，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只說董超正在家裏拴束包裹，只見巷口酒店裏酒保來說道：「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請說話。」董超道：「是誰？」酒保道：「小人不認的，只叫請端公便來。」原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當時董超便和酒保，逕到店中閣兒內看時，見坐着一箇人，頭戴頂萬字頭巾，身穿領皂紗背子，下面皂靴淨襪。見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請坐。」董超道：「小人自來不曾拜識尊顏，不知呼喚有何使令？」那人道：「請坐，少問便知。」董超坐在對席。酒保一面鋪下酒盞菜蔬菓品案酒，都搬來擺了一桌。那人問道：「薛端公在何處住？」董超道：「只在前邊巷內。」那人喚酒保問了底腳，「與我去請將來。」酒保去了一盞茶時，只見請得薛霸到閣兒裏。董超道：「這位官人，請俺說話。」薛霸道：「不敢，動問大人高姓？」那人又道：「少刻便知，且請飲酒。」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篩酒，酒至數杯，那人去袖子裏取出十兩金子，放在桌上，說道：「二位端公，各收五兩，有些小事煩及。」二人道：「小人素不認得尊官，何故與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滄州去？」董超道：「小人兩箇奉本府差遣，監押林冲，直到那裏。」那人道：「既是如此，相煩二位。我是高太尉心腹人陸處候便是。」董超，薛霸，喏喏連聲說道：「小人何等樣人，敢其對席？」陸處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對頭。今奉着太尉鈞旨：教將這十兩金子，送與二位。望你兩箇領諾，不必遠去，只就前而僻靜去處，把林冲結果了，就披處討紙回狀回來便

水 滸

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分付，並不妨事。」董超道：「却怕使不得。開封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却不會教結果了他。亦且本人年紀又不高大，如何作的這緣故？倘有些兜搭，恐不方便。」薛霸道：「老董。你聽我說；高太尉便叫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你不要多說，和你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有點顧俺處。前頭有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不揀怎的與他結果了罷！」當下薛霸收了金子，說道：「官人放心。多是五站路，少便兩程，便有分曉。」陸謙大喜道：「還是薛端公，真是爽利。明日到地了時，是必揭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做表證。陸謙再包辦二位十兩金子相謝。專等好音，切不可相悞。」原來宋時，但是犯人，徒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喚做「打金印」。三人又喝了一會酒，陸虞候算了酒錢，三人出酒肆來，各自分手。只說董超，薛霸，將金子分受入已，送回家中，取了行李包裹，擎了水火棍，便來使臣房裏，取了林冲監押上路。當日出得城來，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時途路上客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當下董超，薛霸二人，帶林冲到客店裏，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來打火，喫了飲食，投滄州路上來。時遇六月天氣，炎暑正熱。林冲初喫棒時，倒也無事。次後三兩日間，天道盛熱，棒瘡却發。又是箇新喫棒的人，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動。薛霸道：「好不曉事！此去滄州二千里有餘的路，你般樣走，幾時得到！」林冲道：「小人在太尉府裏，折了些便宜，前日方纔喫棒，棒瘡舉發。這般炎熱，上下只得擔待一步！」董超道：「你自慢慢的走，休聽話。薛霸一路上喃喃咄咄的，口裏埋冤叫苦，說道：『却是老爺們晦氣，撞着你這箇魔頭

水滸

！」看看天色又晚，但見：

火輪低墜，玉鏡將懸。遙觀野爨俱生，近視柴門半掩。雷投古寺，雲林時見鴉蹄。漁傍陰涯，風樹猶聞蟬噪。急急牛羊來蕪坂，勞勞驢馬息蒸途。

當晚三箇人投村中客店裏來。到得房內，兩箇公人，放了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把來解了。不等公人開口，去包裹取些碎銀兩，央店小二買些酒肉，糴些米來，安排盤饌，請兩箇防送公人坐了喫。董超，薛霸，又添酒來，把林冲灌的醉了，和枷倒在一邊。薛霸去燒一鍋百沸滾湯，提將來傾在腳盆內，叫道：「林教頭，你也洗了腳好睡。」林冲掙的起來，被枷礙了，曲身不得。薛霸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不得。」薛霸道：「出路人，那裏計較的許多。」林冲不知是計，只顧伸下腳來。被薛霸只一按，按在滾湯裏。林冲叫一聲「也，急縮得起時，泡得脚面紅腫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道：「只見罪人伏侍公人，那會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洗脚，顛倒嫌冷嫌熱，却不是心好不得好報！」口裏喃喃的罵了半夜。林冲那裏敢回話，自去倒在一邊。他兩箇潑了這水，自換些水去外邊洗了脚，收拾。睡到四更，同店人都未起，薛霸起來，燒了面湯，安排打火做飯喫。林冲起來，暈了喫不得，又走不動。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動身。董超去腰裏解下一雙新草鞋，耳朵并索兒，却是麻編的，叫林冲穿。林冲看時。脚上滿面都是滾漿泡，只得尋覓舊草鞋穿。那裏去討，沒奈何，只得把新草鞋穿上。叫店小二算過酒錢，兩箇公人，帶了林冲出店，却是五更天氣。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鮮血淋漓，正走不動，聲喚不止。薛霸

濟 水

罵道：『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擗將起來！』林冲道：『上下方便！小人豈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實是脚疼走不動！』董超道：『我扶着你走便了！』攙着林冲，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正走不動了，早望見前面烟籠霧鎖，一座猛惡林子。但見：

枯蔓層層如雨脚，喬枝鬱鬱似雲頭。不知天日何年照，惟有冤魂不斷愁。

這座林子有名喚做野豬林。此是東京去滄洲路上，第一箇險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內，但有些冤讐的，使用些錢與公人帶到這裏，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今日這兩箇公人，帶林冲奔入這林子裏來。董超道：『走了一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似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顯道：『我也走不得了，且就林子裏歇一歇。』三箇人奔到裏面，解下行李包裹，都搬在樹根頭。林冲叫聲呵也，靠着一株大樹便倒了。只見董超，薛顯道：『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來。且睡一睡，却行。』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樹邊。略略閉得眼，從地下叫將起來。林冲道：『上下做什麼？』董超，薛顯道：『俺兩箇正要睡一睡，這裏又無關鎖，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下，以此睡不穩。』林冲答道：『小人是箇好漢。官司既已喫了，一世也不走！』薛顯道：『那裏信得你說。要我們心穩，須得縛一縛。』林冲道：『上下要縛便縛。小人敢道怎的。』薛顯腰裏解下索子來，把林冲連手帶脚和枷，緊緊的綁在樹上。同董超兩箇跳將起來，轉過身來，拿起水火棍，看看林冲說道：『不是俺要結果你；自是前日來時，有那陸虞侯傳着高太尉鈞旨，教我兩箇到這裏結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話。便多走的幾日也，是死數！只今日就這裏。倒作成我兩箇回去快些。休得要怨我弟兄，兩箇只是上司差遣，不由自己。』

你須精細着，明年今日，是你周年。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話。」林冲見說，淚如雨下，便道：「上下！我與你二位，往日無讐，近日無冤。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生死不忘！」董超道：「說甚麼！門前救你不得！」薛霸便提起水火棍來，望着林冲腦袋上劈將來，可憐豪傑束手就死！正是萬里黃泉無旅店，三魂今夜落誰家！畢竟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潛 水

第九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

話說當時薛霸雙手舉起棍來，望林冲腦袋上便劈下來。說時遲，那時快，薛霸的棍恰舉起來，只見松樹背後，雷鳴也似一聲，那條鐵禪杖飛將來，把這水火棍一隔，丟去九霄雲外！跳出一箇胖大和尚來，喝道：「酒家在林子裏，聽你多時！」兩箇公人看那和尚時，穿一領皂布直裰，跨一口戒刀，提起禪杖，輪起來打兩箇公人。林冲方纔閃開眼看時，認得是魯智深。林冲連忙叫道：「師兄，不可下手！我有話說。」智深聽得，收住禪杖。兩箇公人，呆了半晌，動彈不得。林冲道：「非干他兩箇事，盡是高太尉，使陸虞候分付他兩箇公人，要害我性命。他兩箇怎不依他！你若打殺他兩箇，也是冤屈！」魯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斷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俺自從和你買刀那日相別之後，酒家憂得你苦。自從你受官司，俺又無處去救你。打聽的你斷配滄州，酒家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却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酒保來請兩箇公人，說道：「店裏一位官人尋說話。」以此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這厮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將來。見這兩箇撮鳥，帶你入店裏去，酒家也在那店裏歇。夜間聽得那厮兩箇，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腳，那時俺便要殺這兩箇撮鳥；却被客店裏人多，恐防救了。酒家見這厮們不懷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裏出門時，酒家先投遞這林子裏來，等殺這厮兩箇撮鳥。他到來這裏害你，正好殺這厮兩箇！」林冲勸道：「既然師兄救了我，你休害他兩箇性命。」魯智深喝道：「你這兩箇撮鳥！酒家不看兄弟面時，把你這兩箇

水滸

澹 水

都剝做肉醬！且看兄弟面皮，饒你兩箇性命！」就那裏插了戒刀，喝道：「你這兩箇撮鳥，快撥兄弟，都跟酒家來！」提了禪杖先走。兩箇公人那裏敢回話，只教「林教頭救俺兩箇！」依前背上包裹，提了水火棍，扶着林冲，又替他捲了包裹，一同跟出林子來。行得三四里路程，見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四箇人入來坐下。看那店時，但見：

前臨驛路，後接溪村。數株桃柳綠陰濃，幾處葵榴紅影亂。門外森森麻麥，牕前漪漪荷花。輕輕酒旆舞薰風，短短蘆簾遮酷暑。壁邊瓦甕，白冷冷滿貯村醪。架上磁瓶，香噴噴新開社醞。白髮田翁親滌器，紅顏村女笑當爐。

當下深，冲，起，霸，四人，在村酒店中坐下，喚酒保買五七斤肉，打兩角酒來喫，同些麵來打餅。酒保一面整治，把酒來篩。兩箇公人道：「不敢拜問師父在那箇寺裏住持？」智深笑道：「你兩箇撮鳥！問俺住處做甚麼！莫不去教高俅做甚麼奈何酒家！別人怕他，俺不怕他！酒家若撞着那厮，教他喫三百禪杖！」兩箇公人那裏敢再開口。喫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還了酒錢，出離了村店。林冲問道：「師兄今投那裏去？」魯智深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涪州。」兩箇公人聽了，暗暗地道：「苦也！却是壞了我們的勾當！轉去時怎回話！且只得隨順他一處行路。」有詩爲證：

最恨姦謀欺白日，獨持義氣薄黃金：迢遙不畏千程路，辛苦惟存一片心。

自此途中被魯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那裏敢扭他，好便罵，不好便打。兩箇公人不敢高聲，只怕和尙發作。行了兩程，討了一輛車子，林冲上車將息，三箇跟着車子行着，兩箇公

水 滸

人懷着鬼胎，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隨順着行。魯智深一路買酒買肉，將息林冲。那兩箇公人也喫。遇着客店，早歇晚行，都是那兩個公人打火做飯。誰敢不依他！二人暗商量：『我們被這和尚監押定了，明日回去，高太尉必然奈何俺！』薛霸道：『我聽得相國寺菜園麻宇裏，新來了個僧人，喚做魯智深，想來必是他，回去實說：『俺要在野猪林結果他，被這和尚救了，一路護送到滄州，因此下手不得。捨着還了他拾兩金子，着陸謙自去尋這和尚便了。我和你只要躲得身上乾淨。』』董超道：『也說的是。』兩個暗商量了不題。話休絮繁。被智深監押不離，行了十七八日。近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無僻淨處了。魯智深打聽得實了，就松林裏少歇。智深對林冲道：『兄弟，此去滄州不遠了。前路都有人家，別無僻淨去處，酒家已打聽實了。俺如今和你分手，異日再得相見。』林冲道：『師兄回去，泰山處可說知。防護之恩，不死當以厚報！』魯智深又取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冲，把三二兩與兩個公人道：『你兩個撮鳥，本是路上砍了你兩個頭！兄弟面上，饒你兩個鳥命！如今沒多路了，休生歹心！』兩個道：『再怎敢！皆是太尉差遣。』接了銀子，却待分手，魯智深看着兩個公人道：『你兩個撮鳥的頭硬，似這松樹麼？』二人答道：『小人頭是父母皮肉，包着些骨頭。』智深輪起禪杖，把松樹只一下，打的樹有二寸深痕，齊齊折了！喝一聲道：『你兩箇撮鳥！但有歹心，教你頭也與這樹一般！』擺着手，拖了禪杖叫聲：『兄弟保重！』自回去了。董超，薛霸，都吐出舌頭來，半晌縮不去。林冲道：『上下，俺們自去罷。』兩箇公人道：『好箇莽和尚，一下打折了一株樹！』林冲道：『這箇直得甚麼』

澣 水

：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也扳將出來！』二人只把頭來搖，方纔得知是實。三人當下離了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見官道上一座酒店。但見：

古道孤村，路傍酒店。楊柳岸曉垂錦旆，蓮花風蕩拂青帘。劉伶仰臥畫牀前，李白醉眠牆壁上。社醜壯農夫之膽，村醜助野叟之谷。神仙玉佩曾留下，卿相金貂也當來。

三個人入酒店裏來，林冲讓兩箇公人上首坐了。董，薛二人，半日方纔得自在。只見那店裏有幾處座頭，三五箇篩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亂，搬東搬西。林冲與兩箇公人，坐了半箇時辰，酒保並不來問。林冲等得不耐煩，把桌子敲着，說道：『你這店主人好欺客！見我是箇犯人，便不來睬着我，須不白喫你的！是甚道理？』主人說道：『你這是原來不知我的好意。』林冲道：『不賣酒肉與我，有甚好意？』店主人道：『你不知俺這村中有箇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爲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勅賜與他，誓書鐵券在家中，誰敢欺負他。專一招接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箇養任家中。常常囑付我們酒店裏，如有流配來的犯人，可叫他投我莊上來，我自資助他。我如今買酒肉與你喫得面皮紅了，他道你自有盤纏，便不助你。我是好意。林冲聽了，對兩箇公人道：『我在東京教軍時，常常聽得軍中人傳說柴大官人名字，却原來在這裏。我們何不回去投透他？』董，薛，尋思道：『既然如此，有甚虧了我們處？』就便收拾包裹，和林冲問道：『酒店主人柴大官人莊在何處？我等正要尋他。』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約過三二里路，大石橋邊，轉灣抹角，那箇大莊院便是。』林冲等謝了店主人，三箇出門，果然三

水 滸

二里，見座大石橋。過得橋來，一條平坦大路，早望見綠柳陰中，顯出那座莊院。四下一週遭一條澗河，兩岸邊都是垂楊大樹，樹陰中一遭粉牆。轉灣來到莊前，看時好箇大莊院。但見：

門迎黃道，山接青龍。萬枝桃綻武陵溪，千樹花開金谷苑。聚賢堂上，四時有不謝奇花。百卉廳前，八節賽長春佳景。堂懸勅額金牌，家有誓書鐵券。朱甍碧瓦，掩映着九級高堂。畫棟雕梁，真乃是三微精舍。不是當朝勳戚第，也應前代帝王家。

三箇人來到莊上。見條闊板橋上，坐着四五箇莊客，都在那裏乘涼。三箇人來到橋邊，與莊客施禮罷，林冲說道：『相煩大哥，報與大官人知道：『京師有箇犯人，送配牢城姓林的求見。』莊客齊道：『你沒福；若是大官人在家時，有酒食錢財與你；今早出獵去了。』林冲道：『不知幾時回來？』莊客道：『說不定。恐怕投東莊去歇，也不見得。許你不得。』林冲道：『如此，是我沒福，不得相遇。我們去罷。』別了衆莊客，和兩箇公人再回舊路，肚裏好生愁悶。行了半里多路，只見遠遠的從林子深處，一簇人馬來。但見：

人人俊麗，箇箇英雄。數十匹駿馬嘶風，兩三面綉旗弄日。粉青氈笠，似倒翻荷葉高擎。絳色紅纓，如爛熳蓮花亂插。飛魚袋內，高插着裝金雀畫細輕弓。獬子壺中，擎攬着點翠鷗翎端正箭。牽幾隻犍犍細犬，擎數對拿兔蒼鷹。穿雲俊鵲頓絨絛，脫帽錦鷗尋護指。標槍風利，就鞍邊微露寒光。畫鼓團圓，向馬上時聞響震。鞍邊控繫，無非天外飛禽。馬上聲擡，盡是山中走獸。好似晉王臨紫塞，渾如漢武到長楊。

水滸

那簇人馬飛遶莊上來，中間捧着一位官人，騎一匹雪白捲毛馬。馬上那人，生得龍眉，鳳目，皓齒，朱唇，三牙掩口髭鬚，三十四五年紀。頭戴一頂皂紗轉角簇花巾，身穿一領紫繡團胸綉花袍，腰繫一條玲瓏嵌寶玉環條，足穿一雙金線抹綠皂朝靴，帶一張弓，插一壺箭；引領從人，都到莊上來。林冲看了尋思道：『敢是柴大官人麼？』又不敢問他，只自肚裏躊躇。只見那馬上年少的官人，縱馬前來問道：『這位帶枷的是甚人？』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東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爲因惡了高太尉，尋事發下開封府問罪，斷遣刺配此滄州。聞得前面酒店裏說，這裏有箇招賢納士好漢柴大官人，因此特來相投。不期緣淺，不得相遇。』那官人滾鞍下馬，飛遶前來說道：『柴進有失迎迓。』就草地上便拜。林冲連忙答禮。那官人携住林冲的手，同行到莊上來。那莊客們看見。大開了莊門。柴進直請到廳前，兩箇叙禮罷。柴進說道：『小可久聞教頭大名，不期今日來踏賤地，足稱平生渴仰之願。』林冲答道：『微賤林冲，聞大人貴名，傳播海宇，誰人不敬！不想今日因得罪犯。流配來此，得識尊顏，宿生萬幸。』柴進再三謙讓，林冲坐了客席。董超，薛霸，也一代坐了。跟柴進的伴當，各自牽了馬，去院後歇息，不在話下。柴進便喚莊客，叫將酒來。不移時，只見數箇莊客，托出一盤肉，一盤餅，溫一盞酒；又一箇盤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貫錢，都一發將出來。柴進見了道：『村夫不知高下！教頭到此，如何恁地輕意！快將進去！先把菓盒酒來，隨即殺羊相待。快去整治！』林冲起身謝道：『大官人不必多賜。只此十分勾了。』柴進道：『休如此說。難得教頭到此，豈可輕慢？』莊客不敢違命，先捧出菓盒酒來。

水滸

柴進起身，一面手執三杯。林冲謝了柴進，飲酒罷，兩箇公人一同飲了。柴進說：『教頭請裏面少坐。』柴進隨即解了弓箭箭壺，就請兩箇公人一同飲酒。柴進當下坐了主席，林冲坐了客席，兩箇公人在林冲肩下。叙說些閒話，江湖上的勾當，不覺紅日西沉。安排得酒食菓品海味，擺在桌上，擡在各人面前。柴進親自舉杯，把了三巡，坐下問道：『且將湯來喫。』喫得一道湯，五七杯酒，只見莊客來報道：『教師來也！』柴進道：『就請來一處坐地，相會也可。快擡一張桌來。』林冲起身看時，只見那箇教師入坐，歪戴着一頂頭巾，挺着脯子，來到後堂。林冲尋思道：『莊客稱他做教師，必是大官人的師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謹參。』那人全不保着，也不還禮。林冲不敢擡頭。柴進指着林冲，對洪教頭道：『這位便是東京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林冲的便是，就請相見。』林冲聽了，看着洪教頭便拜。那洪教頭說道：『休拜！起來！』却不躬身答禮。柴進看了，心中好不快意。林冲拜了兩拜，起身，讓洪教頭坐。洪教頭亦不相讓，便去上首便坐。柴進看了，又不喜歡。林冲只得肩下坐了。兩箇公人亦就坐了。洪教頭便問道：『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禮管待配軍？』柴進道：『這位非比其他的；乃是八十萬禁軍教頭師父，如何輕慢？』洪教頭道：『大官人只因好習鎗棒，往往流配軍人，都來倚草附木。皆道我是鎗棒教師，來投莊上，誘些酒食錢米。大官人如何忒認真？』林冲聽了，並不做聲。柴進說道：『凡人不可易相，休小覷他。』洪教頭怪這柴進說休小覷他，便跳起身來道：『我不信他！他敢和我使一棒看，我便道他是真教頭！』柴進大笑道：『也好，也好。林武師，你心下如何？』林冲道：『小人却是不敢

潯 水

。」洪教頭心中忖量道：『那人必是不會，心中先怯了。』因此越來惹林冲使棒。柴進一來要看林冲本事，二者要林冲贏他，滅那廝嘴，柴進道：『且把酒來喫着，待月上來也能。』當下又喫過了五七杯酒，却早月上來了，照見廳堂裏面，如同白日。柴進起身道：『二位教頭，較量一棒。』林冲自肚裏尋思道：『這洪教頭必是柴大官人師父。不然我一棒打翻了他，須不好看。』柴進見林冲躊躇，便道：『此位洪教頭，也到此不多時。此間又無對手，林武師休得要推辭。小可也正要看二位教頭的本事。』柴進說這話，原來只怕林冲礙柴進的面皮，不肯使出本事來。林冲見柴進說開就裏，方纔放心。只見洪教頭先起身道：『來！來！來！和你使一棒看！』一齊都闕出堂後空地上。莊客拿一東桿棒來，放在地下。洪教頭先脫了衣裳，拽扎起裙子，掣條棒，使箇旗鼓，喝道：『來！來！來！來！來！』柴進道：『林武師，請較量一棒。』林冲道：『大官人休要笑話。』就地也拿了一條棒起來道：『師父請教。』洪教頭看了，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林冲拿着棒使出山東大槌，打將入來。洪教頭把棒就地下鞭了一棒，來搶林冲。兩箇教頭就明月上交手，真箇好看。怎見是山東大槌，但見：

山東大槌，河北夾鎗。大槌棒是鱸魚穴內噴來，夾鎗棒是巨蟒窠中攆出。大槌棒似連根拔怪樹，夾鎗棒如遍地捲枯藤。兩條海內搶珠龍，一對殿前爭食虎。

兩箇教頭在月明地上交手，使了四五合棒，只見林冲托地跳出圈外子來，叫一聲少歇。柴進道：『教頭如何不使本事？』林冲道：『小人輸了。』柴進道：『未見二位較量，怎便是輸了？』林冲道：『小人只多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柴進道：『是小可一時失了計較。』

滌 水

『大笑着道：『這箇容易。』便叫莊客取十兩銀來。當時將至。柴進對押解兩箇公人道：『小可大膽，相煩二位下顧，權把林教頭枷開了。明日牢城營內，但有事務，都在小可身上。白銀千兩相送。』董超，薛霸，見了柴進人物軒昂，不敢違他，落得做人情，又得了十兩銀子，亦不怕他走了。薛霸隨即把林冲護身枷開了。柴進大喜道：『今番兩位教師，再試一棒。』洪教頭見他却纔棒法怯了，肚裏平欺他做，提起棒却待要使。柴進叫道：『且住。』叫莊客取出一錠銀來，重二十五兩，無一時至面前。柴進乃言：『二位教頭比試，非比其他。這錠銀子，權爲利物。若是贏的，便將此銀子去。』柴進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來，故意將銀子丟在地下。洪教頭深怪林冲來，又要爭這箇大銀子，又怕輸了銳氣，把棒來盡心使箇旗鼓，吐箇門戶，喚做『把火燒天勢』。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裏，只要我贏他。』也橫着棒，使箇門戶，吐箇勢，喚做『撥草尋蛇勢』。洪教頭喝一聲，『來！來！來！』一便使棒蓋將入來。林冲望後一退，洪教頭趕入一步，提起棒，又復一棒下來。林冲看他脚步已亂了，便把棒從地下一跳。洪教頭措手不及，就那一跳裏和身一轉，那棒直掃着洪教頭臙兒骨上，撇了棒，撲地倒了。柴進大喜，叫快將酒來把盞。衆人一齊大笑。洪教頭那裏掙扎起來，衆莊客一頭笑着扶了。洪教頭羞顏滿面，自投莊外去了。柴進携住林冲的手，再入後堂飲酒，叫將利物來送還教師。林冲那裏肯受。推托不過，只得收了。正是：

欺人意氣總難堪，冷眼旁觀也不甘。請看受傷並折利，方知驕傲是羞慙。
柴進留林冲在莊上一連住了幾日，每日好酒好食相待。又住了五七日，兩箇公人催促要行，

滄 水

柴進又置席面相待送行；又寫兩封書，分付林冲道：『滄州大尹也與柴進好；牢城管營，差撥，亦與柴進交厚；可將這兩封書去下，必然看覷教頭。』卽捧出二十五兩一錠大銀，送與林冲。又將銀五兩齎發兩箇公人。喫了一夜酒。次日天明，喫了早飯，叫莊客挑了三箇的行李，林冲依舊帶上枷，辭了柴進便行。柴進送出莊門作別，分付道：『待幾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來與教頭。』林冲謝道：『如何報謝大官人！』兩箇公人相謝了，三人取路投滄州來。將及午牌時候，已到滄州城裏。雖是箇小去處，亦有六街三市。逕到州衙裏下了公文，當廳引林冲參見了州官大尹，當下收了林冲，押了回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管營內來。兩個公人自領了回文，相辭了回東京去，不在話下。只說林冲送到牢城管營內來。看那牢城營時，但見：

門高牆壯，地闊池深。天王堂畔，兩行細柳綠垂烟。點視廳前，一簇喬松青潑黛。來往的盡是咬釘嚼鐵漢，出入的無非灑血剖肝人。

滄州牢城管營內，收管林冲，發在單身房裏聽候點視。却有那一般的罪人，都來看覷他，對林冲說道：『此間管營，差撥，十分害人，只是要詐人錢物。若有人情錢物送與他時，便覷的你好；若是無錢，將你撇在上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只說有病，把來寄下；若不得人情時，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冲道：『衆兄長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錢，把多少與他？』衆人道：『若要使得好時，管營把五兩銀子與他；差撥也得五兩銀子送他，十分好了。』正說之間，只見差撥過來問道：『那箇是新來配軍

水滸

？」林冲見問，向前答應道：「小人便是。」那差撥不見他把錢出來，變了面皮，指着林冲罵道：「你這箇賊配軍！見我如何不下拜，却來唱喏！你這厮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見我還是大刺刺的！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紋，一世也不發跡！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囚！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裏，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把林冲罵得一佛出世，那裏敢抬頭應答。衆人見罵，各自散了。林冲等他發作過了，去取五兩銀子，陪着笑臉告道：「差撥哥哥，些小薄禮，休言輕微。」差撥看了道：「你教我送與管營和俺的都在裏面？」林冲道：「只是送與差撥哥哥的；另有十兩銀子，就煩差撥哥哥，送與管營。」差撥見了，看着林冲笑道：「林教頭，我也聞你的好名字，端的是箇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久後必然發跡。據你的大名，這表人物，必不是等閒之人；久後必做大官！」林冲笑道：「皆賴差撥照顧。」差撥道：「你只管放心。」又取出柴大官人的書禮說道：「相煩老哥將這兩封書下一下。」差撥道：「既有柴大官人的書，煩惱做甚？這一封書，值一錠金子。我一面與你下書。少間管營來點你，要打一百殺威棒時，你便只說你一路患病，未曾痊可。我自來與你支吾，要瞞生人的眼目。」林冲道：「多謝指教。」差撥拿了銀子並書，離了單身房自去了。林冲歎口氣道：「『有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端的有這般的苦處！」原來差撥落了五兩銀子，只將五兩銀子並書來見管營，備說：「林冲是箇好漢。柴大官人有書相薦在此呈上。已是高太尉陷害他到此，又無十分大事。」管營道：「況是柴大官人有書，必須要看覷他。」便叫喚林冲來見。且說林冲正在單身房裏悶坐，只見牌頭叫道：

『管營在廳上，叫喚新到罪人林冲來點名。』林冲聽得呼喚，來到廳前。管營道：『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新入配軍，須喫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馱起來！』林冲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未曾痊可，告寄打。』牌頭道：『這人見今有病，乞賜憐恕。』管營道：『果是這人症候在身，權且寄下；待病痊可，却打。』差撥道：『見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時滿了，可教林冲去替換他。』就廳上押了帖文，差撥領了林冲，單身房裏取了行李，來入天王堂交替。差撥道：『林教頭，我十分周全你：教看天王堂時，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當，早晚只燒香掃地便了。你弄別的囚徒，從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饒他；還有一等無人情的，撥他在土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冲道：『謝得照顧。』又取三二兩銀子與差撥道：『煩望哥哥一發周全，開了項上枷更好。』差撥接了銀子，便道：『都在我身上。』連忙去稟了管營，就將枷也開了。林冲自此在天王堂內，安排宿食處，每日只是燒香掃地。不覺光陰早過了四五十日。那管營，差撥，得了賄賂，日久情熟，由他自在，亦不來拘管他。柴大官人又使人來送冬衣並人事與他，那滿營內囚徒，亦得林冲救濟。話不絮煩，時遇冬深將近。忽一日，林冲已牌時分，偶出營前閒走。正行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林教頭如何却在這裏？』林冲回頭過來看時，見了那人，有分教：林冲火烟堆裏，爭些斷送餘生；風雪途中，幾被傷殘性命。畢竟林冲見了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話說當日林冲正閒走間，忽然背後人叫。回頭看時，却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看顧；這李小二先前在東京時不合偷了店主人家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司問罪，却得林冲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與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身不得，又虧林冲齋發他盤纏，於路投奔人。不想今日却在這裏撞見。林冲道：『小二哥，你如何地在這裏？』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救濟，齋發小人，一地裏投奔人不著；迤邐不想來到滄州，投托一箇酒店裏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過賣。因見小人勤謹，安排的好菜蔬，調和的好汁水，來喫的人都喝采，以此買賣順當。主人家有箇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只剩得小人夫妻兩箇，權在營前開了箇茶酒店。因討錢過來遇見恩人。恩人不知爲何事在這裏？』林冲指著臉上道：『我因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司，刺配到這裏。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後如何？不想今日到此遇見。』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面坐定，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兩口兒歡喜道：『我夫妻二人正沒箇親眷。今日得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兩箇。』李小二道：『誰不知恩人大名，休恁地說。但有衣服，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當時官待林冲酒食，至夜送回天王堂。次日又來相請。因此林冲得店小二家來往，不時間送湯送水營裏與林冲喫。林冲因他兩口兒恭敬孝順，常把些銀兩與他做本錢。且把閑話休題，只說正話。迅速光陰，却早冬來。林冲

水滸

水 滸

的綿衣裙襖，都是李小二渾家整治縫補。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門前安排菜蔬下飯，只見一箇人閃將進來，酒店裏坐下；隨後又一人入來。看時，前面那箇人，是軍官打扮，後面這一箇，走卒模樣，跟著也來坐下。李小二入來問道：『可要喫酒？』只見那個人，將出一兩銀子與李小二道：『且收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顧將來，不必要問。』李小二道：『官人請甚客？』那人道：『煩你與我去營裏，請管營，差撥兩箇來說話。問時，你只說有箇官人請說話，商議些事務，專等專等。』李小二應承了，來到牢城裏，先請了差撥；同到管營家裏，請了管營，都到酒店裏。只見那箇官人和管營，差撥兩箇講了禮，管營道：『素不相識，動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有專在此，少刻便知。且取酒來。』店小二連忙開了酒，一面鋪下菜蔬果品酒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把了盞，相讓坐了。小二獨自一箇攪梭也似，伏侍不暇。那跟來的人，討了酒桶，自行盪酒。約討喫過十數杯，再討了接酒，鋪放桌上。只見那人說道：『我自自有伴當盪酒。不叫你休來！我等自要說話。』李小二應了，自來門首叫老婆道：『大姐，這兩箇人來的不尷尬！』老婆道：『怎麼的不尷尬？』李小二道：『這兩箇人，語言聲音是東洋人，初時又不認得管營，向後我將接酒入去，只聽得差撥口裏，謔出一句「高太尉三箇字來。這人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干礙？我自前門前理會，你且去關子背後聽說甚麼。』老婆道：『你去營中尋林頭來，認他一認。』李小二道：『你不省得：林教頭是箇性急的人，摸不著便要殺人放火！倘或叫的他來看了，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候，他肯便罷。做出事來，須連累了我和你。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老婆道：

澹 水

『說的是。』便入去聽了一箇時辰，出來說道：『他那三四箇交頭接耳說話，正不聽得說甚麼。只見那一箇軍官模樣的人，去伴當懷裏取出一帕子物事，遞與管營和差撥。帕子裏面的，莫不是金銀。只聽差撥口裏說道，都在我身上。好歹要結果了他性命！』正說之時，閣子裏叫將湯來。李小二急去裏換湯時，看見管營手裏拿著一封書。小二換了湯，添些下飯。又喫了半箇時辰，算還了酒錢，管營，差撥，先去了。次後那兩箇低著頭也去了。轉背沒多時，只見林冲走入店裏來，說道：『李小二哥，連日好買賣？』李小二慌忙道：『恩人請坐。小二却待正要尋恩人，有些要緊話說！』有詩爲證：

謀人念動震天門，悄語低言號六軍；豈獨隔牆原有耳，滿前神鬼盡知聞。

當下林冲問道：『甚麼要緊的事？』小二哥請林冲到裏面坐下，說道：『却纔有箇東京來的遮臉人，在我這裏請管營，差撥，喫了半日酒。差撥口裏說出「高太尉」三箇字來，小人心下疑，又著渾家聽了一箇時辰。他却交頭接耳，說話都不聽得。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都在我兩箇身上。好歹要結果了他！」那兩箇把一包金銀，遞與管營，差撥，又喫一回酒，各自散了。不知甚麼樣人。小人心下疑，只怕恩人身上有些妨礙。』林冲道：『那人生得甚麼模樣？』李小二道：『五短身材，白淨面皮，沒甚鬚鬚，約有三十餘歲。那跟的也不長大，紫棠色面皮。』林冲聽了大驚道：『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候！那潑賤賊，敢來這裏害我！休要撞着我，只教他骨肉爲泥！』李小二道：『只要隄防他便了。豈不聞古人言，「喫飯防噎，要走路防跌？」』林冲大怒；離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買把解腕尖刀，帶在身上，前街後巷，

滄 水

一地裏去尋。李小二夫妻兩箇，捏着兩把汗。當晚無事。次日天明起來，早洗漱罷，帶了刀，又去滄州城裏城外，小街夾巷，團團尋了一日。牢城營裏，都沒動靜。林冲又來對李小二道：『今日又無事。』小二道：『恩人，只願如此。只是自放仔細便了。』林冲自回天王堂，過了一夜。街上尋了三五日，不見消耗，林冲也自心下慢了。到第六日，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說道：『你來這裏許多時，柴大官人面皮，不會搖舉的你。此間東門外十五里，有座大軍草場，每月但是納草納料的有些常例錢取兌，原是一箇老軍看管。如今我擡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堂，你在那裏團團盤貫盤纏。你可和差撥便去那裏交割。』林冲應道：『小人便去。』當時離了營中，徑到李小二家，對他夫妻兩箇說道：『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場管事，却如何？』李小二道：『這箇差使，又好似天王堂：那裏收草料時，有些常例錢鈔。往常不使錢時，不能勾這差使。』林冲道：『却不害我，倒與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李小二道：『恩人休要疑心。只要沒事更好了。只是小人家離得遠了，過幾時那工夫來望恩人。』就時家裏安排幾杯酒，請林冲喫了。話不絮煩，兩箇相別了，林冲自來天王堂，取了包裹，帶了尖刀，拿了條花鎗，與差撥一同辭了管營。兩箇取路投草料場來，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却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那早下得密了。但見：

凜凜嚴凝霧氣昏，空中祥瑞降紛紛。須臾四野難分路，頃刻千山不見痕。銀世界，玉乾坤，望中隱隱接崑崙。若還下到三更後，彷彿填平玉帝門。

林冲和差撥兩箇在路上，又沒買酒喫處。早來到草料場外看時，一週遭有些黃土牆，兩扇大

水 辭

門。推開看裏面時，七八間草房做著倉廩；四下裏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裏，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差撥說道：『管營差這箇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著林冲分付道：『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目。』老軍都點見了堆數，又引林冲到草廳上。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火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林冲道：『天王堂內，我也有在那裏；你要便拿了去。』老軍指壁上掛一箇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喫時，只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二二里便有市井。』老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只說林冲就牀上放了包裹被臥，就坐下，生些餓火起來。屋邊有一堆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面看那草屋時，四下裏崩塌了；又被朔風吹撼，搖擺得動。林冲道：『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箇泥水匠來修理。』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却纔老軍所說，五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喫？』便去包裹取些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將火炭蓋了，取甕子戴上，拿了鑰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出到大門首，把兩扇草廳門反拽上鎖了，帶了鑰匙，信步投東；雪地裏踏著碎瓊亂玉，迤邐背著北風而行，那雪正下得緊。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見一所古廟，林冲頂禮道：『神明庇祐，改日來燒紙錢。』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時，見籬笆中挑著一箇草簪兒在露天裏。林冲逕到店裏。主人道：『客人那裏來？』林冲道：『你認得這箇葫蘆麼？』主人看了道：『這葫蘆，是草料場老軍的。』林冲道：『原來如此。』店主道：『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三杯，權當接風。』店家切一盤熟牛肉，盪一壺熱酒，請林冲喫。又自買

澹 水

了些牛肉，又喫了數杯，就又買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下些碎銀子，把花鎗挑着酒葫蘆，懷內揣了牛肉，叫聲相擾，便出籬笆門，仍舊迎著朔風回來。看那雪，旁晚越下的緊了！古時有箇書生，做了一箇詞，單題那貧苦的恨雪：

廣莫嚴風刮地，這雪兒下的正好；粘絮舞綿，裁幾片大如拷拷。見林間竹屋茅茨，爭些兒被他壓倒。富室豪家，却言道壓瘴猶嫌少。向的是獸炭紅爐，穿的是綿衣絮襖，手搥梅花，唱道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高臥有細人，吟咏多詩草。

再說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風，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苦。原來天理昭然，佑護善人義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林冲尋思：『怎地好？』放下花鎗，葫蘆，在雪裏；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搬開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時，火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林冲把手牀上摸時，只摸得一條絮被。林冲鑽將出來，見天色黑了，尋思：『又沒打火處，怎生安排？』想起離了這半里路上，有箇古廟，可以安身：『我且去那裏宿一夜，等到天明，却作理會。』把被捲了，花鎗挑着酒葫蘆，依舊把門拽上鎖了，望那廟裏來。入的廟門，再把門掩上。傍邊止有一塊大石頭，搬將過來墊了門。入的裏面看時，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兩邊一箇判官，一箇小鬼；側邊堆着一堆紙；團團看來又沒鄰舍，又無廟主。林冲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將那條絮被放開；先取下氈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分濕了，和氈笠放在供桌上；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却把葫蘆冷酒提來慢慢地喫，就將懷中牛肉下酒。正喫時，

水 濟

只聽得外面必必的撲地爆響。林冲跳起身來，就壁縫裏看時，只見草堆場裏火起，刮刮雜雜的燒着。但見：

雪欺火勢，草助火威，偏愁草上有風，更訝雪中送炭。赤龍鬪躍，如何玉甲紛紛。粉蝶爭飛，遮莫火蓮燄燄。初疑炎帝，縱神駒此方芻牧。又猜南方，逐朱雀徧處營巢。誰知是白地裏起災殃，也須信暗室中開電日。看這火能教烈士無明發，對這雪應使奸邪心膽寒。

當時林冲便拿鎗，却待開門來救火，只聽得外面有人，說將話來。林冲就伏在廟聽時，是三箇人脚步響，直透廟裏來。用手推門，却被林冲靠住了，堆也推不開。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數內一箇道：『這條計好麼？』一箇應道：『端的虧管營，差撥，兩位用心！回到京師，稟過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這番張教頭，沒的推故！』那人道：『林冲今番直喫我們對付了！高衙內這病必然好了！』又一箇道：『張教頭那厮！三回五次托人情去說，你的女婿沒了，張教頭越不肯應承；因此衙內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兩箇，央浼二位幹這件事，不想而今完備了！』又一箇道：『小人直爬入牆裏去，四下草堆上點了十來箇火把，待走那裏去！』那一箇道：『這早晚燒箇八分過了。』又聽一箇道：『便逃得性命時，燒了大軍草料場，也得箇死罪！』又一箇道：『我們回城裏去罷。』一人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府裏見太尉和衙內時，也道我們也能會幹事。』林冲聽那三箇人時；一箇是差撥，一箇是陸虞候，一箇是富安。林冲道：『天可憐見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廳，我准定被這厮們燒殺了！』輕輕把石頭擲開，挺着花鎗，一手拽開廟門，大喝一聲：『潑賊那裏去！』三箇人都急

水 滸

要走時，驚得呆了，正走不動。林冲舉手，脛察的一鎗，先掣倒差撥。陸虞候叫聲饒命，嚇的慌了手脚，走不動。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被林冲赶上後心只一鎗，又掣倒了。翻身回來，陸虞候却總行的三四步，林冲喝聲道：『奸賊！你待那裏去！』批胸只一提，丟翻在雪地上；把鎗擱在地裏，用脚踏住胸脯，身邊取出那口刀來，便去陸謙臉上圍着，喝道：『潑賊！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麼冤讐，你如何這等害我！正是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陸虞候告道：『不干小事；太尉差遣，不敢不來』。林冲罵道：『奸賊！我與你自幼相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喫我一刀！』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把尖刀向心窩裏只一剜，七竅迸出血來。將心肝提在手裏，回頭看時，差撥正爬將起來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這厮原來也恁的歹！且喫我一刀！』又早把頭割下來，挑在鎗上。回來把富安，陸謙，頭都割下來，把尖刀插了，將三箇人頭髮結做一處，提入廟裏來，都擺在山神面前供桌止。再穿了白布衫，繫了腰帶，把氈笠子帶上，將葫蘆裏冷酒都喫盡了。被與葫蘆都丟了不要，提了鎗，便出廟門投東去。走不到三五里，早見近村人家，都拿着水桶，鉤子，來救火。林冲道：『你們快去救應！我去報官了來！』提着鎗只顧走。有詩爲證：

天理昭昭不可誣，莫將奸惡作良圖。
若非風雲沾村酒，定被焚燒化朽枯。
自謂冥中施計毒，誰知暗裏有神扶。
最憐萬死逃生地，真是魁命偉丈夫。

那雪越下的猛。林冲投東去了。兩箇更次，身上單寒，當不過那冷。在雪地裏看時，離的草場遠了。只見前面疎林深處，樹木交雜，遠遠地數間草屋，被雪壓着，破壁縫裏，透出火光

辭 水

來。林冲徑投那草屋來，推開門，只見那中間坐着一箇老莊客，周圍坐着四五箇小莊家向火；地爐裏面，焰焰地燒着柴火。林冲走到面前叫道：『衆位拜揖。小人是牢城營差使人，被雪打濕了衣裳，借此火烘一烘，望乞方便。』莊客道：『你自烘便了，何妨得。』林冲烘着身上濕衣服，略有些乾，只見火炭邊煨着一箇瓮兒，裏面透出酒香。林冲便道：『小人身邊有些碎銀子，望煩回些酒喫。』老莊客道：『我們每夜輪流看米囤，如今四更，天氣正冷，我們這幾箇喫，尚且不勾，那得回與你！休要指望！』林冲又道：『胡亂只回三兩碗與小人盪寒。』老莊客道：『你那入休纏！休纏！』林冲聞得酒香，越要喫，說道：『沒奈何，回些罷。』衆莊客道：『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便來要酒喫！去便去！不去時，將來弔在這裏！』林冲怒道：『這厮們好無道理！』把手中鎗，看着魂焰焰着的火柴頭，望老莊家臉上只一挑將起來，又把鎗去火爐裏只一攪。那老莊家的髭鬚焰焰的燒着，衆莊客都跳將起來。林冲把鎗桿亂打，老莊家先走了；莊家們都動彈不得，被林冲趕打一頓，都走了。林冲道：『都去了！老爺快活喫酒！』土坑上却有兩箇椰瓢，取一箇下來，傾那瓮酒來喫了一會，剩了一半，提了鎗，出門便走。一步高，一步低，浪浪踏踏，捉脚不住。走不過一里路，被朔風一掉，隨着那山澗邊倒了，那裏掙的起來。凡醉人一倒，便起不得。當時林冲醉倒在雪地上。却說衆莊客，引了二十餘人，拖鎗拽棒，都透草屋下看時，不見了林冲。却尋着踪跡趕將來，只見倒在雪地裏，花鎗丟在一邊。衆莊客一發上手，就地拿起林冲來，將一條索縛了。趁五更時分，把林冲解投那箇去處來。不是別處，有分教：蓼兒洼內，前後擺數千隻戰艦；水滸

水滸

寨中，左右列百十箇英雄好漢。正是說時殺氣侵人冷，講處悲風透骨寒。畢竟看林冲被莊客解投甚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朱貴水亭施號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話說那教頭林冲，當夜醉倒在雪裏地上，掙扎不起，被衆莊客向前綁縛了，解送來一箇莊院。只見一箇莊客從院裏出來說道：『大官人未起。衆人且把這廝高吊起在門樓底下！』看天色曉來，林冲酒醒。打一看時，果然好箇大莊院。遂高聲叫道：『甚麼人敢吊我在這裏？』那莊客聽得叫，手拿着白木桿棒，齊走出來喝道：『你這廝還自好口！』那箇被燒了鬍鬚的老莊客說道：『休要問他，只顧打！等大官人起來，問明送官！』衆莊客一齊上。林冲被打，掙扎不得，只叫道：『不要打我！自有說處！』只見一箇莊客來叫道：『大官人來了！』林冲看時，只見個官人背叉著手行將出來，至廊下問道：『你們在此打甚麼人？』衆莊客答道：『昨夜捉得箇偷米賊人！』那官人向前來看時，認得是林冲。慌忙喝退莊客，親自解下問道：『教頭緣何被吊在這裏？』衆莊客看見，一齊走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小旋風柴進；連忙叫道：『大官人救我！』柴進問：『教頭爲何到此，被村夫恥辱？』林冲道：『一言難盡！』兩箇回到裏面坐下，把這火燒草料場一事，備細告訴。柴進聽罷道：『兄長如此命蹇！今日天假其便，但請放心。這裏是小弟的東莊。且住幾時，却再商議。』叫莊客取一籠衣裳出來，叫林冲徹裏至外都換了，請去暖閣裏坐地，安排酒食一面管待。自此林冲只在柴進東莊上，住了五七日，不在話下。却說滄州牢城營裏管營，首告林冲殺死差撥，陸虞候，富安等三人，放火沿燒大軍草料。滄州尹大驚，隨即押了公文帖，仰緝捕人員，將帶做公

水 滸

的，沿鄉歷邑，道店村坊，四處張掛，出三千貫信賞錢，捉拿正犯林冲。看看挨捕甚緊，到處地方講動了。且說林冲在柴大官人東莊上，聽得這箇信息緊急。俟候柴進回莊，林冲便說道：『非是大官人不留小人，只因官司追捕甚緊，排家搜捉，倘或尋到大官人莊上，猶恐負累大官人不好。既蒙大官人仗義疎財，求助林冲些少盤纏，投奔他處棲身，異日不死，當效犬馬之報。』柴進道：『既是兄長要行，小人有筭去處，作書一封與兄長前去。』

豪傑蹉跎運未通，行藏隨處被牢籠。不因柴進修書薦，焉得馳名水滸中！

林冲道：『若得大官人如此周濟，教小人安身立命。只不知是何處去？』柴進道：『是山東濟州管下一箇水鄉，地名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是宛子城，蓼兒洼。如今有三箇好漢在那裏扎寨：爲頭的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箇喚做摸着天杜遷；第三箇喚做雲裏金剛宋萬。那三箇好漢，聚集著七八百小嘍囉，打家劫舍。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都投透那裏躲災避難，他都收留在彼。三位好漢，亦與我交厚，常寄書緘來。我今修一封書與兄長去投那裏入夥，如何？』林冲道：『若得如此顧盼，最好。』柴進道：『只是滄州道口，見今官司張掛榜文；又差兩箇軍官在那裏搜檢，把住道口；兄長必用從那裏經過。』柴進低頭一想道：『再有箇計策，送兄長過去。』林冲道：『若蒙周全，死而不忘。』柴進當日先叫莊客背了包裹出關去等。柴進却備了三二十四匹馬，帶了弓箭旗槍，駕了鷹犬，牽著獵狗，一行人馬都打扮了，却把林冲雜在裏面，一齊上馬，都投關外。却說把關軍官坐在關上，看見是柴大官人，却都認得。原來這軍官未襲職時，曾到柴進莊上，因此識熟。軍官起身道：『大官人又去

水 滸

快活？」柴進下馬問道：「二位官人，緣何在此？」軍官道：「滄州大尹行移文書，畫影圖形，捉拿犯人林冲，特差某等在此守把；但有過往客商，一一盤問，纔放出關。」柴進笑道：「我這一夥人內，中間夾帶着林冲，你緣何不認得？」軍官也笑道：「大官人是識法度的，不到得肯夾帶了出去。請尊便上馬。」柴進又笑道：「只恁地相托得過，拿得野味，回來相送。」作別了，一齊上馬出關去了。行得十四五里，却見先去的莊客在那裡等候。柴進叫林冲下了馬，脫去打獵的衣服，却穿上莊客帶來的自己衣裳，繫了腰刀，戴上紅纓氈笠，背上包裹，提了衰刀，相辭柴進，拜別了便行。只說那柴進一行人上馬，自去打獵，到晚方回了十數日，時遇暮冬天氣，形雲密布，朔風緊起；又見紛紛揚揚，下着滿天大雪。行不到二十餘里，只見滿地如銀。昔金完顏亮有篇詞章，名百字令，單題着大雪，壯那胸中殺氣：
天丁震怒，掀翻銀海，散亂珠箔。六出奇花，飛滾滾平填了山中丘壑。皓虎顛狂，素麟猖獗，掣斷珍珠索。玉龍酣戰，鱗甲滿天飄落。誰念萬里關山，征夫僵立，縞帶霑旗脚；色映戈矛，光搖劍戟，殺氣橫戎幕；鎗虎豪傑，偏裨英勇，共與談兵略。須拚一醉，看取碧空寥廓。

說話林冲踏着雪只願走。看看天色冷得緊切，漸漸晚了。遠遠望見枕溪靠湖，一箇酒店，被雪漫漫地壓着。但見：

銀迷草舍，玉映茅簷。數十株老樹橫枝，三五處小牕關閉。疏荊籬落，渾如膩粉輕鋪。黃

滄 水

士繞船，却似鉛華布就。千圍柳絮飄簾幕，萬片鵝毛舞酒旗。

林冲看見，透入那酒店裏來。揭開簾幕，拂身入去。倒側身看時，都是座頭。揀一處坐下，倚了袞刀，解放包裹，擡了甌笠，把腰刀也掛了。只見一箇酒保來問道：『客官打多少酒？』林冲道：『先取兩角酒來。』酒保將酒桶兒打兩角酒，將來放在桌上。林冲又問道：『有甚麼下酒？』酒保道：『有生熟牛肉，肥鷄，嫩雞。』林冲道：『先切二斤熟牛肉來。』酒保去不多時，將來鋪下一大盤牛肉，數般菜蔬。放箇大碗，一面篩酒。林冲喫了三四碗酒，只見店裏一箇人背着手，走出來門前看雪。那人問酒保道：『甚麼人喫酒？』林冲看那人時，頭戴深簷飯帽，身穿貂鼠皮襖，脚着一雙獐皮窄鞦韆；身材長大，貌相魁宏，雙拳骨臉，三了黃髯，只把頭來摸着看雪。林冲叫酒保只顧篩酒。林冲說道：『酒保你也來喫碗酒。』酒保喫了一碗。林冲問道：『此間去梁山泊還有多少路？』酒保答道：『此間要去梁山泊，雖只數里，却是水路，全無旱路。若要時，須用船去，方纔渡得到那裏。』林冲道：『你可與我覓隻船兒。』酒保道：『這般大雪，天色又晚了，那裏去尋船隻？』林冲道：『我多與你些錢，央你覓隻船來，渡我過去。』酒保道：『却是沒討處。』林冲尋思道：『這般却怎的好？』又喫了幾碗酒，悶上心來，驀然想起：『我先在京師做教頭，每日六街三市遊藝喫酒，誰想今日被高俅這賊坑陷了我這一場，文了面，直斷送到這裏！閃得我有家難透，有國難投，受此寂寞！』因感傷懷抱，問酒保借筆硯來，乘着一時酒興，向那白粉壁上寫下八句五言詩。寫道：

滄 水

『仗義是林冲， 爲人最材忠。

江湖馳譽望， 京國顯英雄。

身世悲浮梗，

功名類轉蓬。

他年若得志，

威鎮泰山東！』

林冲題罷詩，撇下筆再取酒來，正飲之間，只見那箇穿皮襖的漢子走向前來，把林冲劈腰揪住說道：『你好大膽！你在滄州做下逆天大罪，却在這裏！見今官司出三千貫信賞錢捉你，却是耍怎地？』林冲道：『你道我是誰？』那漢道：『你不是豹子頭林冲？』林冲道：『我百姓張。』那漢笑道：『你真胡說。見今壁上寫下名字，你臉上文着金印，如何要賴得過？』林冲道：『你真箇要拿我？』那漢笑道：『我却拿你做甚麼？』你跟我進來，到裏面和你說話。』那漢放了手，林冲跟着，到後面一箇水亭上，叫酒保點起燈來，和林冲施禮，對面坐下。那漢問道：『却纔見兄長只喚問梁山泊路頭，要尋船去。那裏是強人山寨，你待要去做甚麼？』林冲道：『實不相瞞；如今官司追捕小人緊急，無安身處，特投這山寨裏好漢入夥，因此要去。』那漢道：『雖然如此，必有箇人薦兄長來入夥？』林冲道：『滄州橫海郡故友舉薦將來。』那漢道：『莫非小旋風柴進麼？』林冲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漢道：『柴大官人與山寨中大王頭領交厚，常有書信往來。』原來王倫當初不得地之時，與社遷投透柴進，多得柴進留在莊子上住了幾時；臨起身又齋發盤纏銀兩，因此有恩。林冲聽了便拜道：『有眼不識泰山！願求大名。』那漢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王頭領手下耳目，姓朱名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氏。江湖上但叫小弟做旱地忽律。山寨裏教小弟在此間開酒店爲名，專一探聽往來客商經過。但有財帛者，便去山寨裏報知。但是孤單客人到此，無財帛的放他過』

潛 水

去；有財帛的來到這裏，輕則蒙汗藥麻翻，重則登時結果。將精肉片爲狍子，肥肉煎油點燈。却纔見兄長只顧問梁山泊路頭，因此不敢下手。次後見寫出大名來，曾有東京來的人，傳說兄長的豪傑，不期今日得會。既有柴大官人書緘相薦，亦是兄長名震寰海，王頭領必當重用。」隨即安排魚肉盤饌酒肴到來相待。兩箇在水亭上喫了半夜酒。林冲道：「如何能勾船來渡過去？」朱貴道：「這裏自有船隻，兄長放心。且暫宿一宵，五更却請起來同往。」當時兩箇各自去歇息。睡到五更時分，朱貴自來叫林冲起來。洗漱罷，再取三五杯酒相待，喫了些肉食之類。此時天尚未明。朱貴把水亭牕子開了，取出一張鵲畫弓，搭上那一枝響箭，颯著對港敗蘆折葦裏面射將去。林冲道：「此是何意？」朱貴道：「此是山寨裏號箭。少頃便有船來。」沒多時，只見對過蘆葦泊裏三五箇小嘍囉，搖着一隻快船過來，徑到水亭下。朱貴當時引了林冲，取了刁叉行李下船。小嘍囉把船搖開，望泊子裏去，透金沙灘來。林冲看時見那八百里梁山泊果然果是箇陷人去處。但見：

山排巨浪，水接遙天。亂蘆攢萬隊刁鎗，怪樹列千層劍戟。濠邊鹿角，俱將骸骨攢成。寨內碗瓢，盡使骷髏做就。剝下人皮蒙戰鼓，截來頭髮做繩。阻當官軍，有無限斷頭港陷。遮攔盜賊，是許多絕徑林樾。鵝卵石壘壘如山，若竹鎗森森似雨。斷金亭上愁雲起，聚義廳前殺氣生。

當時小嘍囉把船搖到金沙灘岸邊，朱貴同林冲上了岸。小嘍囉背了包裹，拿了刁仗，兩箇好漢上山來。那幾箇小嘍囉，自把船搖到小港裏去了。林冲看岸上時，兩邊都是合抱的大樹

澹 水

，半山裏一座斷金亭子。再轉將過來，見座大廳。關前擺著鎗，刀，劍，戟，弓，弩，戈，矛，四邊都是樑木砲石。小樓驪先去報知。二人進得關來，兩是夾道徧擺著隊伍旗號。又過了兩座關隘，方纔到寨門口。林冲看見四面高山，三關雄壯，團團圍定；中間裏鏡面也似一片平地，可方三五百丈；望著山口纔是正門；兩邊都是耳房。朱貴引著林冲來到聚義廳上，中間交椅上坐著一箇好漢，正是白衣秀士王倫；左邊交椅上坐著摸著天杜遷；右邊交椅坐著雲裏金剛宋萬。朱貴，林冲向前聲階了，林冲立在朱貴側邊。朱貴便道：『這位是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姓林名冲，綽號豹子頭。因被高太尉陷害，刺配涪州，那裏又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爭奈殺死三人，逃走在柴大官人家，好生相敬。因此特寫書來，舉薦入夥。』林冲懷中取書遞上。王倫接來拆開看了，便請林冲來坐第四位交椅，朱貴坐了第五位。一面叫小樓囉取酒來，把了三巡，動問：『柴大官人近日無恙？』林冲答道：『每日只在郊外獵較樂情。』王倫動問了一回，驀然尋思道：『我却是箇不及第的秀才，因鳥氣合著村遷來這裏落草。續後宋萬來，聚集這許多人馬伴當。我又沒十分本事，杜遷，宋萬，武藝也只平常。如今不爭添了這箇人，他是京師禁軍教頭，必然好武藝。倘若被他識破我們手段，他須占強，我們如何迎敵？不若只是一怪，推却事故，發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後患。只是柴進面上，却不好看，忘了日前之恩。如今也顧他不得！』正是：

未同豪氣豈相求，縱遇英雄不肯留。
秀士自來多嫉妬，豹頭空歎覓封侯。
當下王倫叫小樓囉，一面安排酒食，整理筵宴，請林冲赴席。衆好漢一同喫酒。將次席終，

王倫叫小喽囉把一箇盤子托出五十兩白銀，兩匹絳絲來。王倫起身說道：『柴大官人舉薦，將教頭來獻寨入夥，爭奈小寨糧食缺少，屋宇不整，人力寡薄；恐日後悞了足下，亦不好看。略有些薄禮，望乞笑留，尋箇大寨安身歇馬，切勿見怪。』林冲道：『三位頭領容復；小人千里投名，萬里投主。憑托柴大官人面皮，徑投大寨入夥。林冲雖然不才，望賜收錄；當以一死向前，並無誑佞，實爲平生之幸。不爲銀兩齎發而來，乞頭領照察。』王倫道：『我這裏是箇小去處，如何安著得你？休休休。』朱貴見了便諫道：『哥哥在上，莫教小弟多言。山寨中糧食雖少，近村遠鎮可以去借；山場水泊，木植廣有，便要蓋千間房屋，却也無妨。這位是柴大官人力舉薦來的人，如何教他別處去？抑且柴大官人，自來與山上有恩，日後得知不納此人，須不好看。這位又是有一本事的人，他必然來出氣力。』杜遷道：『山寨中那爭他一箇。哥哥若不收留，柴大官人知道時見。顯的我們忘恩背義。日前多曾虧了他，今日薦箇人來便恁推却，發付他去。』宋萬也勸道：『柴大官人面上，可容他在這裏做箇頭領也好。不然，見的我們無意氣，使江湖上好漢見笑。』王倫道：『兄弟們不知。他在滄州雖是犯了迷天大罪，今日上山，却不知心腹；倘或來看虛實，如之奈何？』林冲道：『小人一身犯了死罪，因此來投入夥。何故相疑？』王倫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夥，把一箇「投名狀」來。』林冲便道：『小人頗識幾字，乞紙筆來便寫。』朱貴笑道：『教頭，你錯了。但凡好漢們入夥，須要納「投名狀」。是教你下山去，得一箇人，將頭獻納，他便無疑心；這箇便謂之「投名狀」。』林冲道：『這事也不難，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沒人過。』

水 滸

王倫道：『與你三日限，若三日內有「投名狀」來，便容你入夥；若三日內沒時，只得休離。』林冲應承了。自回房中宿歇，悶悶不已。正是：

愁懷鬱鬱苦難開，可恨王倫忒乖乖，明日早尋山路去，不知那箇送頭來。

當夜席散，朱貴相別下山，自去守店。林冲到晚，取了刀仗行李，小喽囉引去客房內歇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喫些茶飯，帶了腰刀，提了朴刀，叫一箇小喽囉，領路下山。把船渡過去，僻靜小路上，等候客人過往。從朝至暮，等了一日，並無一箇孤單客人經過。林冲悶悶不已，和小喽囉再過渡來，回到山寨中。王倫尚道：『「投名狀」何在？』林冲答道：『今日並無一箇過往，以此不曾取得。』王倫道：『你明日若無「投名狀」時，也難在這裏了。』林冲再不敢答應，心內自己不樂。來到房中，討些飯喫了，又歇了一夜。次日清早起來，和小喽囉喫了早飯，拿了朴刀，又下山來。小喽囉道：『俺們今日投南山路去等。』兩箇來到林裏潛伏等候，並不見一箇客人過往。伏到午時候，一夥客人，約有三百餘人，結隊而過，林冲又不敢動手，讓他過去。又等了一歇，看看天色晚來，又不見一箇客人過。林冲對小喽囉道：『我恁地晦氣！等了兩日，不見一箇孤單客人過往，如何是好？』小喽囉道：『哥哥且寬心。明日還有一日限，我和哥哥去東山路上等候。』當晚依舊上山。王倫說道：『今日「投名狀」如何？』林冲不敢答應，只歎了一口氣。王倫笑道：『想是今日又沒了。我說與你三日限，今已兩日了。若明日再無，不必相見了，便請那步下山投別處去。』林冲回到房中，端的是心內好悶。有臨江仙詞一篇云：

潯 水

閩似蛟龍離海島，愁如虎困荒田。悲秋宋玉淚漣漣；江淹初去筆；項羽恨無船；高祖柴陽遭困厄；昭關伍相憂煎；曹公赤壁火連天；李陵臺上望；蘇武陷居延。

當晚林冲仰天長歎道：『不想我今日被高俅那賊陷害，流落到此，天地也不容我；直如此命蹇時乖！』過了一夜，次，天明起來，討些飯食喫了，打拴了那包裹，撇在房中，跨了腰刀，提了朴刀，又和小喽囉下山過渡，投東山路上來。林冲道：『我今日若還取不得『投名狀』時，只得去別處安身立命！』兩箇來到山下東路林子裏潛伏等候。看看日頭申了，又沒一箇人來。時遇殘雪初晴，日色朗朗。林冲提著朴刀，對小喽囉道：『眼見得又不濟事了！不如趁早，天色不晚，取了行李，只得往別處去尋箇所在！』小校用手指道：『好了！兀的不是一箇人來？』林冲看時，叫聲慚愧。只見那箇人遠遠在山坡下，望見行來。待他來得較近，林冲把朴刀桿擷了一下，轟地跳將出來。那漢子見了林冲，叫聲呵也，撇了担子轉身便走。林冲趕將去，那裏趕得上，那漢子閃過山坡去了。林冲道：『你看我命苦麼？等了三日，甫能等得一箇人來，又喫他走了！』小校道：『雖然不殺得人，這一擔財帛，可以抵當。』林冲道：『你先挑了上山去；我再等一等。』小喽囉先把担兒挑上山去，只見山坡下轉出一箇大漢來。林冲見了，說道：『天賜其便！』只見那人挺著朴刀，大叫如雷喝道：『潑賊！殺不盡的強徒！將俺行李那裏去！酒家正要捉你這廝們，到來拔虎鬚！』飛也似踴躍將來。林冲見他來得勢猛，也使步迎他。不是這箇人來關林冲，有分教：梁山泊內，添幾箇弄風白額大蟲；水滸寨中，轉幾隻跳湖金睛猛獸。畢竟來與林冲關的正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楊志賣刀

話說林冲打一看時，只見那漢子，頭戴一頂范陽氈笠，上撒著一把紅纓；穿一領白段子征衫，繫一條縱線條；下面青白間道行纏，抓著褲子口；獐皮襍帶，毛牛勝靴；跨口腰刀，提條朴刀；生得七尺五六身材，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記，腮邊微露些少赤鬚。把氈笠子掀在脊梁上，坦開胸脯，帶著抓角兒軟頭巾，挺手中朴刀，高聲喝道：『你那潑賊！將俺行李財帛那裏去了！』林冲正沒好氣，那裏答應，睜圓眼，倒豎虎鬚，挺著朴刀，搶將來，鬪那個大漢。此時殘雪初晴，薄雲方散。溪邊踏一片寒冰，岸畔湧兩條殺氣。一往一來，鬪到三十來合，不分勝敗。兩箇又鬪了十數合。正鬪到分際，只見山高處叫道：『兩箇好漢，不要鬪了。』林冲聽得，驀地跳出圈子外來。兩箇收住手中朴刀，看那山頂上時，却是白秀士王倫和杜遷，宋萬并許多小嘍囉。走下山來，將船渡過了河，說道：『兩位好漢，端的好兩口朴刀！神出鬼沒！這箇是俺的兄弟豹子頭林冲。青面漢，你却是誰？願通姓名。』那漢道：『酒家是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姓楊，名志，流落在此關西。年紀小時，曾應過武舉，做到殿司制使官。道君因蓋萬歲山，差一般十箇制使，去太湖邊，搬運花石綱，赴京交納。不想酒家時乘運覺：押著那花石綱來到黃河裏，遭風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綱，不能回身赴任，逃去他處避難。如今赦了俺們罪犯。酒家今來收的一擔兒錢物，待回東京，去樞密院使用，再理會本身的勾當。打從這裏經過，願倩莊家挑那擔兒，不想被你們奪了。可把來還酒家

潞水

濟水

如何？」王倫道：「你真是綽號喚做青面獸的？」楊志道：「洒家便是。」王倫道：「既然是楊制使，就請到山寨喫三杯水酒，納還行李如何？」楊志道：「好漢，既然認得洒家，便還了俺行李，更強似請喫酒。」王倫道：「制使，小可數年前到東京應舉時，便聞制使大名；今日幸得相見，如何教你去？且請到山寨少敘片時，並無他意。」楊志聽說了，只得跟了王倫一行人等過了河，上山寨來。就叫朱貴同上山寨相會，都來到寨中聚義廳上。左邊一代四把交椅，却是王倫，杜遷，宋萬，朱貴，右邊一代兩把交椅，上首楊志，下首林冲。都坐定了。王倫叫殺羊置酒，安排筵宴，管待楊志，不在話下。話休絮煩。酒至數杯，王倫心裏想道：「若留林冲，實形容得我們不濟。不如我做箇人情，並留了楊志，與他作敵。」因指著林冲對楊志道：「這箇兄弟，他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喚做豹子頭林冲；因這高太尉那厮安不得好人，把他尋事刺配滄州。那裏又犯了事，如今也新到這裏。却纔制使要上東京幹勾當，不是王倫糾合制使；小可兀自棄文就武，來此落草。制使又是有罪的人，雖經赦宥，難復前職；亦且高俅那厮見掌軍權。他如何肯容你？不如只就小那歇馬，大秤分金銀，大碗喫酒肉，同箇好漢。不知制使心下主義若何？」楊志答道：「重蒙衆頭領如此帶携，只是洒家有箇親眷，見在東京居住。前者官事連累了他，不曾酬謝得他。今日欲要投那裏走一遭，望衆頭領還了洒家行李。都不肯還，楊志空手也去了。」王倫笑道：「既是制使不肯在此，如何敢勒逼入夥？且請寬心住一宵，明日早行。」楊志大喜。當日飲酒到二更方散，各自去歇息了。次日早起來，又置酒與楊志送行。喫了早飯，衆頭領叫一箇小廝囉，把昨夜擔兒挑了，

水滸

一齊都送下山。來到路口，與楊志作別。教小喽囉渡河，這出大路，衆人相別了自回山寨。王倫自此方纔肯教林冲坐第四位，朱貴坐第五位。從此五箇好漢，在梁山泊打家劫舍，不在話下。只說楊志出了大路，尋箇莊家排了擔子，發付小喽囉自回山寨。楊志取路，不數日來到東京。入得城來，尋箇客店，安歇下。莊客交還擔兒，與了些銀兩，自回去了。楊志到店中，放下行李，解了腰刀，於刀，叫店小二，將些碎銀子，買些酒肉喫了。過數日，央人來樞密院打點，理會本等的勾當。將出那擔兒內金銀財物，買上告下，再要補殿司府制使職役。把許多東西都使盡了，方纔得申文書，引去見殿帥高太尉。來到廳前，那高俅把從前歷事文書都看了，大怒道：『既是你等十箇制使去運花石綱，九箇回到京師交納了，偏你這厮，把花石綱失陷了！又不來首告，到又在逃，許多時捉拿不著！今日再要勾當，雖經赦宥，所犯罪名，難以委用！』把文書一筆都批倒了，將楊志趕出殿司府來。楊志悶悶不已，回到客店中，思量道：『王倫勸俺，也見得是。只爲酒家清白姓字，不肯將父母遺體來點污了；指望把一身本事，邊庭上一鎗一刀，博箇封妻蔭子，也與祖宗爭口氣；不想又喫這一閃！』高太尉！你忒毒害！』恁地刻薄！』心中煩惱了一回。在客店裏又住幾日，盤纏都使盡了。正是：

花石綱原沒紀綱，奸邪到底困忠良。早知廊廟當權重，不若山林聚義長。

楊志尋思道：『却是恁地好？只有祖上留下這口寶刀，從來跟著酒家；如今事急無措，只得拿去街上貨賣，得千百貫錢鈔，好做盤纏，投在他處安身。』當日將了寶刀，插了草標兒，上市去賣。走到馬行街內，立了兩箇時辰，並無一箇人問。將立到晌午時分，轉水到天漢州

游水

橋頭鬧處去賣。楊志立未久，只見兩邊的人都跑入河下巷內去躲。楊志看時，只見都亂攔，口裏說道：『快躲了！大蟲來也！』楊志道：『好作怪！這等一片錦城池，却那得大蟲來？』當下立住脚看時，只見遠遠地黑凜凜一大漢，喫得半醉，一步一頓撞將來。楊志看那人時，形貌生得麤醜。但見：

面目依稀似鬼，身持彷彿如人。杖拂恹樹，變爲胎胎形體。臭穢枯椿，化作醜醜魍魎。渾身遍體，都生滲滲瀾瀾沙魚皮。夾腦連頭，盡長拳拳彎彎捲螺髮。胸前一片緊頑皮，額上三條強拘皺。

原來這人是京師有名的破落戶潑皮，叫做沒毛大蟲牛二。專在街上撒潑，行兇撞鬧。連爲幾頭官司，開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滿城人見那厮來都躲了。却說牛二搶到楊志面前，就手裏把那口寶刀扯將出來，問道：『漢子，你這刀要賣幾錢？』楊志道：『祖上留下寶刀，要賣三千貫。』牛二喝道：『甚麼鳥刀！要賣許多錢！我三十文買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鳥刀有甚好處，叫做寶刀？』楊志道：『酒家的須不是店上賣的白鐵刀。這是寶刀。』牛二道：『怎地喚做寶刀？』楊志道：『第一件，砍銅割鐵，刀口不捲；第二件，吹毛得過；第三件，殺人刀上沒血。』牛二道：『你敢剝銅錢麼？』楊志道：『你便將來，剝與你看。』牛二便去州橋下香椒鋪裏，討了二十文當三錢。一衆兒，將來放在州橋欄干上，叫楊志道：『漢子你若剝得開時，我還你三千貫！』那時看的人，雖然不敢近前，向遠遠地圍住了望。楊志道：『這箇直得甚麼！』把衣袖捲起，拿刀在手，看的較勝，只一刀把銅錢剝做兩半。

水 滸

。衆人都喝彩。牛二道：『喝甚麼鳥彩！你且說第二件是甚麼？』楊志道：『吹毛過得。若把幾根頭髮，望刀口上只一吹，齊齊都斷。』牛二道：『我不信！』自把頭上拔下一把頭髮，遞與楊志：『你且吹我看。』楊志左手接過頭髮，照著刀口上，盡氣力一吹，那頭髮都做兩段，紛紛飄下地來。衆人喝彩，看的人越多了。牛二又問：『第三件是甚麼？』楊志道：『殺人刀上沒血。』牛二道：『怎地殺人刀上沒血？』楊志道：『把人一刀砍了，並無血痕，只是箇快。』牛二道：『我不信！你把刀來剝一箇人我看。』楊志道：『禁城之中，如何敢殺人？你不信時，取一隻狗來殺與你看。』牛二道：『你說殺人，不會說殺狗！』楊志道：『你不買便罷！只管纏我做甚麼？』牛二道：『你將來我看！』楊志道：『你願沒了當！酒家又不是你擦撥的！』牛二道：『你敢殺我！』楊志道：『和你往日無冤，昔日無讐，一物不成，兩物見在，沒來由殺你做甚麼？』牛二緊揪住楊志道：『我偏要買你這口刀！』楊志道：『你要買，將錢來！』牛二道：『我沒錢！』楊志說道：『你沒錢，揪住酒家怎地？』牛二道：『我要你這口刀！』楊志道：『我不與你！』牛二道：『你好男子，剝我一刀！』楊志大怒，把牛二推了一交。牛二爬將起來，鑽入楊志懷裏。楊志叫道：『街坊鄰舍，都是證見。楊志無盤纏，自賣這口刀。這箇潑皮強奪酒家的刀，又把俺打！』街坊人都怕這牛二，誰敢向前來勸。牛二喝道：『你說我打你，便打殺，直甚麼！』口裏說，一面揮起右手，一拳打來。楊志霍地躲過，拿著刀搶入來。一時性起，望牛二額根上擱箇著，撲地倒了。楊志趕上去，把牛二胸脯上，又連擱了兩刀，血流滿地，死在地上。楊志叫道：『酒家殺死這箇潑皮，怎肯

水滸

運累你們。潑皮既已死了，你們都來同洒家去官府裏出首！」坊隅衆人慌忙攏來，隨同楊志，徑投開封府出首，正值府尹坐衙。楊志拿著刀，和地方鄰舍衆人，都上廳來，一齊跪下，把刀放在面前。楊志告道：「小人原是殿司制使；爲因失陷花石綱，削去本身職役，無有盤纏，將這口刀，在街貨賣。不期被箇潑皮屠戶牛二，強奪小人的刀，又用拳打小人；因此一時性起，將那人殺死。衆鄰舍都是證見。」衆人亦替楊志告說，分訴了一回。府尹道：「既是自行前來出首，免了這廝入門的款打。」且叫取一面長枷枷了，差兩員相官，帶了件作行人，監押楊志並衆鄰舍一千人犯，都來天漢州橋邊，登場檢驗了，疊成文案。衆鄰舍都出了供狀保放，隨衙聽候，當廳發落，將楊志於死囚牢裏監守。但見：

推臨獄內，擁入牢門。黃鬚節級，麻繩准備吊縲。黑面押牢，木匣安排牢鎖鑰。殺威棒，獄卒斷時腰痛。撒子角，囚人見了心驚。休言死去見閻王，只此便爲真地獄。

且說楊志押到死囚牢裏，衆多押牢，禁子，節級，見說楊志殺死沒毛大蟲牛二，都可憐他是箇好男子，不來問他要錢，又好看他。天漢州橋下衆人，爲是楊志除了街上害人之物，都歛些盤纏，湊些銀兩，來與他送飯，上下又替他使用。推司也觀他是箇首身的好漢，又與東京街上除了一害，牛二家又沒苦主，把款狀都改得輕了。三推六問，却招做「一時鬪毆殺傷，誤傷人命。」待了六十日限滿，當廳推司稟過府尹，將楊志帶出廳前，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箇文墨匠人，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軍。那口寶刀，沒官入庫。當廳押了文牒，差兩箇防送公人，免不得是張龍，趙虎，把七斤半鐵葉子盤頭護身枷釘

水 滸

了。分付兩箇公人，便教監押上路。天漢州橋那幾箇大戶，料斂些銀兩錢物，等候楊志到來，請他兩箇公人，一同到酒店裏喫了些酒食；把出銀兩，齎發兩位防送公人，說道：「念楊志是箇好漢，與民除害。今去北京路途中，望乞二位上下照顧，好生看他一看。」張龍，趙虎道：「我兩箇也知他是好漢，亦不必你衆位分付，但請放心。」楊志謝了衆人。其餘多的銀兩，盡送與楊志去做盤纏，衆人各自散了。話裏只說楊志同兩箇公人，來到原下的客店裏，算還了房錢，取了原寄的衣服行李，安排些酒食，請了兩箇公人，尋醫士贖了幾箇棒瘡的膏藥，貼了棒瘡，便同兩箇公人上路。三箇望北京進發，五里單牌，十里雙牌，逢州過縣，買些酒肉，不時請張龍，趙虎同喫。三箇在路，夜宿旅館，曉行驛道。不數日，來到北京。入得城中，尋箇客店安下。原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最有權勢。那箇留守喚做梁中書，諱世傑。他是東京當朝太師蔡京的女婿。當日是二月初九日。留守陞廳，兩箇公人解楊志到留守廳前，呈上開封府公文，梁中書看了。原在東京時，也曾認得楊志。當下一見了，備問情繇。楊志便把高太尉不容復職，使盡錢財，將寶刀貨賣，因而殺死牛二的實情，通前一一告稟了。梁中聽得大喜。當廳就開了枷，留在廳前聽用。押了批迴，與兩箇公人，自回東京，不在話下。只說楊志自在梁中書府中，早晚懇懇聽候使喚。梁中書見他勤謹，有心要擡舉他，欲要選他做箇中軍副牌，月支一分請受；只恐衆人不伏，因此傳下號令，教軍政司告示大小諸將人員，來日都要出東郭門，教場中去演武試藝。當晚梁中書喚楊志到廳前，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做軍中副牌，月支一分請受；只不知你武藝如何？」

滌水

楊志稟道：「小人應過武舉出身，曾做殿司府制使職役。這十八般武藝，自小習學。今日蒙恩相擡舉，如撥雲見日一般。楊志若得寸進，當效啣環背安之報。」梁中書大喜，賜與一副衣甲。當夜無事。次日天曉，時當二月中旬，正值風和日暖。梁中書早飯已罷，帶領楊志上馬，前遮後擁，往東郭門來。到得教場中，大小軍卒并許多官員接見，就演武廳前下馬，到廳上正面撒下一把渾銀交椅坐下。左右兩邊，齊臻臻地排著兩行官員：指揮使，團練使，正制使，統領使，牙將，校尉，正牌軍，副牌軍。前後周圍，惡狠狠地列著百員將校。正將臺上立著兩箇都監：一箇喚做李天王李成，一箇喚做聞大刀聞達。二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統領著許多軍馬，一齊都來朝梁中書，呼三聲喏。却早將臺上豎起一面黃旗來。將臺兩邊，左右列著三五十對金鼓手，一齊發起搥來。品了三通畫角，發了三通搥鼓，教場裏面誰敢高聲聲響處，五百軍列成兩陣，軍士各執器械在手。將臺上又把白旗招動，兩陣馬軍，齊齊地都立在前面，各把馬勒住。梁中書傳下令來，叫喚副牌軍周謹向前聽令。右陣周謹聽得呼喚，躍馬到廳前，跳下馬，插了鎗，暴雷也似聲箇大踏。梁中書道：「著副牌軍施還本身武藝。」周謹得了將令，綽鎗上馬，在演武廳前，左盤右旋，右盤左旋，將手中鎗使了幾路，衆人喝采。梁中書道：「叫東京對撥來的軍健楊志。」楊志轉過廳前，唱箇大踏。梁中書道：「楊志，我知你原是東京殿司府制使軍官，犯舉配來此間。即日盜賊猖狂，國家用人之際。你敢與周謹比武藝高低？如若贏得，便遷你充其職役。」楊志道：「若蒙恩相差遣，安敢有違鈞旨。」

『梁中書叫取一匹戰馬來，教中仗庫隨行官吏，應付軍器；教楊志披掛上馬，與周謹比試。楊志去廳後把夜來衣甲穿了。拴束罷，帶了頭盔，弓，箭，腰刀，手拿長鎗，上馬從廳後跑將出來。梁中書看了道：『著楊志與周謹先比鎗。』周謹怒道：『這箇賊配軍！敢來與我交鎗！誰知惱犯了這箇好漢，來與周謹鬪武。不因這番比試，有分教楊志在萬馬叢中聞姓字，千軍隊裏奪頭功。畢竟楊志與周謹比試，引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急先鋒東郭爭功

青面獸北京鬪武

話說當時周謹、楊志，兩箇勒馬在於旗下，正欲出戰交鋒，只見兵馬都監聞達喝道：『且住！』自上應來稟復梁中書道：『復思相：論這兩箇比武藝，雖然未見本事高低，鎗刀本是無情之物，只宜殺賊勦寇；今日軍中自家比試，恐有傷損。輕則殘疾，重則致命，此乃於軍不利。可將兩根鎗去；鎗頭，各用氈片包裹，地下蘸了石灰，再各上馬，都與卓衫穿着。但是鎗尖厮搗，如白點多者當輸。』梁中書道：『言之極當。』隨即傳令下去。兩箇領了言語，向這演武廳後去了鎗尖，都用氈片包了，縛成骨朵；身上各換了卓衫；各用鎗去石灰桶裏，蘸了石灰，再各上馬，出到陣前。那周謹躍馬挺鎗，直取楊志；這楊志也拍戰馬，撚手中鎗，來戰周謹。兩箇在陣前，來來往往，番番復復，攪成一團，紆做一塊；鞍上人鬪人，坐下馬鬪馬。兩箇鬪了四五十合，看周謹時，恰似打翻了豈鷹的，斑斑點點，約有三五十處；看楊志時，只有左肩胛上一點白。梁中書大喜，叫喚周謹上應，看了跡道：『前官參你做箇軍中副牌，量你這般武藝，如何南征北討！怎生做的正請受的副牌！』教楊志替此人職役管軍。兵馬都監李成上廳稟復梁中書道：『周謹鎗法生疎，弓馬熟閑；不爭把他來逐了職事，恐怕慢了軍心。再教周謹與楊志比箭如何？』梁中書道：『言之極當。』再傳下將令來，叫楊志與周謹比箭。兩箇得了將令，都扎了鎗，各開了弓箭。楊志就弓袋內取出那張弓來，扣得端正，擎了弓，跳上馬，跑到廳前，立在馬上欠身稟復道：『恩相，弓箭發處，事不容情

潛水

濟 水

；恐有傷損，乞請鈞旨。」梁中書道：「武夫比試，何慮傷殘！但有本事，射死勿論！」楊志得令，回到陣前。李成傳下言語：「叫兩箇比箭好漢，各關與一面遮箭牌，防護身體。兩箇各領了遮箭防牌，縮在臂上。楊志道：『你先射我三箭，後却還你三箭。』周謹聽了，恨不得把楊志一箭射箇透明。楊志終是箇軍官出身，識破了他手段，全不把他爲事。怎見得兩箇比箭：

這箇曾向山中射虎，那箇慣從風裏穿楊。穀滿虜兔狐喪命，箭發時鷓鴣魂傷。較藝術當場比並，施手段對衆揄揚。一箇屏鞞解，實難抵當。一箇閃身解，不可隄防。頃刻內要觀勝負，霎時間便見存亡。

當時將臺上早把青旗磨動，楊志拍馬望南邊去。周謹縱馬趕來，將韁繩搭在馬鞍韉上，左手拿着弓，右手搭上箭，拽得滿滿地，望楊志後心颺地一箭。楊志聽得背後弓弦響，霍地一閃，去鎗裏藏身，那枝箭早射箇空。周謹見一箭射不着，却早慌了。再去臺中急取第二枝箭來，搭上弓弦，觀的楊志較靚，望後心再射一箭。楊志聽得第二枝箭來，却不去鎗裏藏身；那枝箭風也似來，楊志那時也取弓在手，用弓梢只一撥，那枝箭滴溜溜撥下草地裏去了。周謹見第二枝箭又射不着，心裏越慌。楊志的馬，早跑到教場盡頭，霍地把馬一兜，那馬便轉身望正廳上走回來。周謹也把馬只一勒，那馬也跑回，就勢裏趕將來，去那綠茸茸芳草地上，入箇馬蹄翻滾撒鐵相似，物喇喇地風團兒也似般走。周謹再取第三枝箭搭在弓弦上，扣得滿滿地，儘平生氣力，眼睜睜地看着楊志後心窩上，只一箭射將來。楊志聽得弓弦響，扭回身

水 滸

，就鞍上把那枝箭只一綽，綽在手裏，便縱馬入演武廳前，撇下周謹的箭。梁中書見了大喜，傳下號命：却叫楊志也射周謹三箭。將臺上又把青旗磨動。周謹撇了弓箭，拿了防牌在手，拍馬望南而走。楊志在馬上把腰只一縱，略將脚一拍，那馬勃喇喇的便趕。楊志先把弓虛扯一扯，周謹在馬上聽得腦後弓弦響，世轉身來，便把防牌來迎，却早接箇空。周謹尋思道：『那厮只會使鎗，不會射箭。等他第二枝箭再虛詐時，我便喝住了他，便算我贏了。』周謹的馬早到教場南盡頭，那馬便轉望演武廳來。楊志的馬見周謹馬距轉來，那馬也便回身。楊志早去壺中掣出一枝箭來，搭在弓弦上，心裏想道：『射中他後心窩，必至傷了他性命。他和我又沒冤讐，洒家只射他不致命處便了。』左手如托太山，右手如抱嬰孩；弓開如滿月，箭去似流星；說時遲，那時快；一箭正中周謹左肩。周謹措手不及，翻身落馬，那匹空馬直跑過演武廳背後去了。衆軍卒自去救那周謹去了。梁中書見了大喜，叫軍政司便呈文案來，教楊志殺替了周謹職役。楊志喜氣洋洋，下了馬，便向廳前來拜謝恩相，充其職役。正是：

得罪幽燕作配兵，當場比試死相爭，能將一箭穿楊手，奪得牌軍半職榮。

只見塔下左邊轉上一箇人來叫道：『休要謝職！我和你兩箇比試！』楊志看那人時，身材七尺以上長短，面圓耳大，唇闊口方，腮邊一部落腮鬚鬚，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直到梁中書面前靜了喏，稟道：『周謹患病未痊，精神不在；因此悞輸與楊志。小將不才，願與楊志比試武藝。如若小將折半點，便宜與楊志，休教殺替周謹，便教楊志替了小將職役，雖死而不

水 濟

怨。梁中時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大名府留守司正牌軍索超。爲是他性急，撮鹽入火，爲國家面上只要爭氣，當先廝殺；以此人都叫他做急先鋒。李成聽得，便下將臺來，直到廳前稟覆道：「相公，這楊志既是殿司制使，必然好武藝，須和周謹不是對手。正好與索正牌比試武藝，便見優劣。」梁中書聽了，心中想道：「我指望一力要擡舉楊志，衆將不伏；一發等他贏了索超，他們也死而無怨，却無話說。」梁中書隨即喚楊志上廳問道：「你與索超比試武藝如何？」楊志稟道：「恩相將令，安敢有違。」梁中書道：「既然如此，你去廳後換了裝束，好生披掛。教甲仗庫隨行官吏，取應用軍器給與。就叫牽我的戰馬借與楊志騎。小心在意，休觀得等閒。」楊志謝了，自去結束。却說李成分付索超道：「你却難比別人。周謹是你徒弟，先自輸了，你若有些疎失，喫他把大名府軍官都看得輕了。我有一匹慣會上陣的戰馬，並一副披掛，都借與你。小心在意，休教折了銳氣！」索超謝了，也自去結束。梁中書起身，走出塔前來，從人移轉銀交椅，直到月臺欄干邊放下。梁中書坐定，左右祇候兩行，喚打傘的撐開那把銀葫蘆頂茶褐羅三簷涼傘，來蓋定在梁中書背後。將臺上傳下將令，早把紅旗招動。兩邊金鼓齊鳴，發一通搥去，那教場中兩陣內，各放了簡砲。砲響處，索超跑馬入陣內，藏在門旗下；楊志也從陣裏跑馬入軍中，直到門旗背後。將臺上又把黃旗招動，又發了一通搥，兩軍齊納一聲喊，教場中誰敢做聲，靜蕩蕩的。再一聲鑼響，扯起淨平白旗，兩下衆官，沒箇敢走動。胡言說話，靜靜地立着。將臺上又把青旗招動，只見第三通戰鼓響處，去那左邊陣內門旗下，看看分開，鸞鈴響處，正牌軍索超，上馬直到陣前，兜住馬，拿軍器

在手，果是英雄。但見：

頭戴一頂熟銅獅子盔，腦後斗大來一顆紅纓；身披一副鐵葉攢成鎧甲；腰繫一條鍍金獸面束帶，前後兩面青銅護心鏡；上籠着一領緋紅團花袍，上面重兩條綠絨縷領帶；下穿一雙斜皮氣跨靴；左帶一張弓；右懸一壺箭；手裏橫着一柄金蘸斧，坐下李都監那匹慣戰能征雪白馬。

看那馬時，又是一匹好馬。但見：

色按庚辛，彷彿南山白額虎。毛堆膩粉，如同北海玉麒麟。衝得陣，跳得溪，喜戰鼓性如君子。負得重，走得遠，慣嘶風必是龍媒。勝如伍相梨花馬，賽過秦王白玉駒。

左陣上急先鋒索超兜住馬，掙着金蘸斧，立馬在陣前。右邊陣內門旗下，看看分開，鸞鈴響處，楊志提手中鎗出馬直至陣前，勒住馬，橫着鎗在手，果是勇猛。但見：

頭戴一頂鋪霜耀日鐵盔，上撒着一把青纓；身穿一副鈎嵌梅花榆葉甲，繫一條紅絨打就勒甲條，前後獸面掩心；上籠着一領白羅生色花袍，垂着條紫絨飛帶；脚登一雙黃皮襪底靴；一張皮靶弓，數根繫子箭；手中挺着渾鐵點鋼鎗；騎的是梁中書那匹火塊赤子里嘶風馬。

看那馬時，又是一匹無敵的好馬。但見：

鬃分火焰，尾擺朝霞，渾身亂掃胭脂，兩耳對撒紅葉。侵晨臨紫塞，馬蹄迸四點寒星。日暮轉沙堤，就地滾一團火塊。休言南極神駒，真乃壽亭赤塊。

滸 水

水滸

右陣上青面獸楊志攔手中鎗，勒坐下馬，立於陣前。兩邊軍將暗暗地喝采，雖不知武藝如何，先此威風出衆。正南上旗牌官拿着銷金令字旂，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箇俱各用心，如有虧慢處，定行責罰；若是贏時，多有重賞。』二人得令，縱馬出陣，都到教場中心，兩馬相交，二般兵器並舉。索超忿怒，輪手中大斧，拍馬來戰楊志；楊志逞威，撚手中神鎗，來迎索超。兩箇在教場中間，將臺前面，二將相交，各賭平生本事。一來一往，一去一回，四條臂膊縱橫，八隻馬蹄擦亂。但見：

征旗蔽日，殺氣遮天。一箇金蘸斧直奔頂門，一箇渾鐵鎗不離心坎。這箇是扶持社稷，崑沙門托塔李天王。那箇是整頓江山，掌金闕天蓬大元帥。一箇鎗尖上吐一條火燄，一箇斧刃中迸幾道寒光。那箇是七國中哀達重生，這箇是三分內張飛出世。一箇是巨靈神忿怒，揮大斧劈碎山根。一箇如華光藏生噴，仗金鎗拋開地府。這箇圓彪彪睜開雙眼，脰查查斜砍斧頭來，那箇唳剝剝咬碎牙關，火焰焰搖得鎗桿斷。各人窺破綻，那放半些閒。

當下楊志和索超兩箇鬪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月臺上梁中書看得呆了。兩邊衆軍官看了，喝采不迭。陣面上軍士們遞相廝覷道：『我們做了許多年軍，也曾出了幾遭征，勿曾見這等一對好漢廝殺！』李成，聞達，在將臺上不住聲叫道：『好鬪！』聞達心裏只恐兩箇內傷了一箇，慌忙招呼旂牌官拿着令字旂與他分了。將臺上忽的一聲鑼响，楊志和索超鬪到是處，各自要爭功，那裏肯回馬。旂牌官飛來叫道：『兩箇好漢歇了！相公有令！』楊志，索超，方纔收了手中軍器，勒住下馬，各跑回本陣來，立馬在旂下看那梁中書，只等將令。李成，

水滸

聞達，上將臺來，直到月臺下，稟覆梁中書道：「相公，據這兩箇武藝一般，皆可重用。」梁中書大喜，傳下將令，叫喚楊志，索超。牌旗中傳令，喚兩箇到廳前，都下了馬。小校接了二人的軍器，兩箇都上廳來，躬身聽令。梁中書叫取兩錠白銀，兩副表裏來賞賜二人；就叫軍政司將兩箇都陞做管軍提轄使；便叫貼了文案，從今日便叅了他兩箇。索超，楊志，都拜謝了梁中書，將着賞賜下廳來。解了鎗刀弓箭，卸了頭盔衣甲，換了衣裳。索超也自去了披掛，換了錦襖。都上廳來，再拜謝了衆軍官。梁中書叫索超，楊志兩箇也見了禮，入班做了提轄。衆軍卒打着得勝鼓，把那金鼓旗先散。梁中書和大小軍官都在演武廳上筵宴。看看紅日沉西，筵席已罷，梁中書上了馬，衆官員都送歸府。馬頭前擺着這兩箇新叅的提轄，上下肩都騎着馬，頭上都帶着紅花，迎入東郭門來。兩邊街道，扶老携幼，都看了歡喜。梁中書在馬上問道：「你那百姓歡喜爲何？」衆老人都跪下稟道：「老漢等生在北京，長在大名府，不曾見今日這等兩箇好漢將軍此試！今日教場中看了這般敵手，如何不歡喜？」梁中書在馬上聽了大喜。回到府中，衆官各自散了。索超自有一班弟兄請去作慶飲酒。楊志新來未有相識，自去梁府宿歇，早晚懇勸聽候使喚，都不在話下。且把這閒話丟過，只說正話。自東郭演武之後，梁中書十分愛惜楊志，早晚與他並不相離。月中又有一分請受，自漸漸地有人來結識他。那索超見了楊志手段高強，心中也自欽伏。不覺光陰迅速，又早春盡夏來。時逢端午，羣資節至。梁中書與蔡夫人，在後堂家宴，慶賀端陽。但見：

盆栽綠艾，瓶插紅榴，水晶簾捲鱗鬚，錦繡屏開孔雀。菖蒲切玉，佳人笑捧紫霞杯。角黍

澹 水

堆銀，美女高擎青玉案。食烹異品，果獻時新。葵扇風中，奏一派聲清韻美。荷衣香裏，出百般舞態嬌姿。

當日梁中書正在後堂與蔡夫人家宴，慶賀端陽，酒至數杯，食供兩套，只見蔡夫人道：「相公自從出身，今日爲一統帥，掌握國家重任。這功名富貴，從何而來？」梁中書道：「世傑自幼讀書，頗知經史。人非草木，豈不知泰山之恩？提携之力，感激不盡！」蔡夫人道：「丈夫既知我父親恩德，如何忘了他生辰？」梁中書道：「下官如何不記得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已使人將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京師慶壽。一月之前，幹人都關領去了，見今九分齊備。數日之間，也待打點停當，差人起程。只是一件，在此躊躇：上年收買了許多玩器並金珠寶貝，使人送去，不到半路，盡被賊人劫了，枉費了這一遭財物，至今嚴捕賊人不獲。今年叫誰人去好？」蔡夫人道：「帳前見有許多軍校，你還擇知心腹的人去便了。」梁中書道：「尙有四五十日，早晚催併禮物完足，那時選擇去人未遲。夫人不必掛心，世傑自有理會。」當日家宴，午牌至二更方散。自此不在話下。不說梁中書收買禮物玩器，選人上京去慶賀蔡太師生辰。且說山東兗州鄆城縣新到任一箇知縣，姓時，名文彬。此人

爲官清正，作事廉明，每懷惻隱之心，常有仁慈之念。爭田奪地，辨曲直而後施行。閒暇相爭，分輕重方纔決斷。閒暇時撫琴會客，迫忙裏飛筆判詞。名爲縣之宰官，實是民之父母。

當日知縣時文彬陞廳公座，左右兩邊排着公吏人等，知縣隨即叫喚尉司捕盜官員并兩箇巡捕

水滸

都頭。本縣尉司管下有兩箇都頭：一箇喚做步兵都頭，一箇喚做馬兵都頭。這馬兵都頭管着二十四匹坐馬弓手，二十箇士兵。那步兵都頭，管着二十箇使鎗的頭目，二十箇士兵。這馬兵都頭，姓朱，名全，身長八尺四五，有一部虎鬚，鬚長一尺五寸，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似關雲長模樣；滿縣人都稱他做美髯公。原是本處富戶，只因他仗義疎財，結識江湖上好漢，學得一身好武藝。怎見的朱全氣象，但見：

義膽忠肝豪傑，胸中武藝精通。超羣出衆果英雄；彎弓能射虎，提劍可誅龍。一表堂堂神鬼怕，形容凜凜威風；面如重棗色通紅，雲長重出世，人號美髯公。

那步兵都頭，姓雷，名橫，身長七尺五寸，紫棠色面皮，有一部扇圈鬚，爲他膂力過人，能跳三二丈闊濶，滿縣人都稱他做插翅虎；原是本縣打鐵匠人出身，後來開張雄居，殺牛放賭；雖然仗義，只有些心地匾窄，也學得一身好武藝。怎見得雷橫的氣象，但見：

天上罡星臨世上，就中一箇偏能。都頭好漢是雷橫；拽拳神臂健，飛腳電光生。江海英雄推武勇，跳牆過濶身輕。英雄誰敢與相爭？山東插翅虎，寰海盡聞名。

那朱全，雷橫兩箇專管擒拿賊盜。當日知縣呼喚兩箇上廳來，聲了喏，取台旨。知縣道：「我自到任以來，聞知本府濟州管下所屬水鄉梁山泊賊盜，聚衆打劫，拒敵官軍。亦恐各處鄉村盜賊猖狂，小人甚多。今喚你等兩箇，休辭辛苦，與我將帶本管士兵人等，一箇出西門，一箇出東門，分投巡捕。若有賊人，隨即勦獲申解，不可擾動鄉民。體知東溪村山上有株大紅葉樹，別處皆無。你們衆人採幾非來縣里呈納，方表你們會巡到那裏。若無紅葉，便是汝

澹 水

等虛妄，定行責罰不恕。」兩箇都頭，領了台旨，各自回歸。點了本管士兵，分投自去巡察。不說朱全引入西門，自去巡捕，只說雷橫當晚引了二十箇士兵，出東門遶村巡察。遍地里走了一遭，回到東溪村山上，衆人探了那紅葉，就下村來。行不到三二里，早到靈官廟前。見殿門不關，雷橫道：「這殿裏又沒有廟祝。殿門不關，莫不有夕人在裏面麼？我們直入去看一看。」衆人拿着火，一齊照將入來。只見供桌上赤條條地睡着一箇大漢！天道又熟，那漢子把些破衣裳團做一塊作枕頭，枕在項下，胸胸的沉睡着了在供桌上。雷橫看了道：「好怪！好怪！知縣相公忒神明，原來這東溪村真箇有賊！」大喝一聲。那漢却待要掙挫，被二十箇士兵一齊向前，把那漢子一條索子綁了。押出廟門，投一箇保正莊上來。不是投那箇去處，有分教東溪村裏，聚三四籌好漢英雄；鄆城縣中，尋十萬貫金珠寶貝。正是天上罡星來聚會，人間地煞得相逢。畢竟雷橫拿住那漢投解甚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赤髮鬼醉臥靈官殿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話說當時雷橫來到靈官殿上，見了這條大漢睡在供桌上，衆士兵向前，把條索子綁了，捉離靈官殿來，天色却早是五更時分。雷橫道：『我們且押這厮去晁保正莊上，討些點心喫了，却解去縣裏取問。』一行衆人，却都透這保正莊上來。原來那東溪村保正，姓晁名蓋，祖是本縣本鄉富戶，平生仗義疎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遞他的，不論好歹，便留在莊上住；若要去時，又將銀兩齎助他起身。最愛刺槍使棒；亦自身強力壯，不娶妻室，終日只是打熬筋骨。鄆城縣管下東門外有兩箇村坊：一箇東溪村，一箇西溪村，只隔着一條大溪。當初這西溪村，常常有鬼，白日迷人下水在溪裏，無可奈何。忽一日有箇僧人經過。村中人備細說知此事，僧人指箇去處，教用青石鑿箇寶塔，放於所在，鎮住溪邊。其時西溪村的鬼，都趕過東溪村來。那時晁蓋得知了，大怒，從溪裏走將過去，把青石寶塔，獨自奪了過來，東溪邊放下；因此人皆稱他托塔王晁蓋。獨竊住那村坊，江湖上都聞他名字。却早雷橫并士兵押着那漢，來到莊前敲門。莊裏莊客聞知，報與保正。此時晁蓋未起，聽得報是雷都頭到來，慌忙叫開門。莊客開得莊門，衆士兵先把那漢子吊在門房裏。雷橫自引了十數箇爲頭的人，到草堂上坐下。晁蓋起來接待，動問道：『都頭有甚公幹到這裏？』雷橫答道：『奉知縣相公鈞旨：着我與朱仝兩箇，引了部下士兵分投下鄉村各處，巡捕賊盜。因走得力乏，欲得少歇，逕投貴莊暫息。有驚保正安寢。』晁蓋道：『這箇何碍。』一面叫莊客安排

滄 水

滌水

酒食管待，先把湯來喫。晁蓋動問道：「敝村曾拿得箇把小賊麼？」雷橫道：「却纔前面靈官殿上，有箇大漢睡着在那裏。我看那厮不是良善君子，以定是醉了，就便睡着，我們把索子縛綁了。本待便解去縣裏見官，一者忒早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恐日後父母官問時，保正也好答應：見今吊在貴莊門房裏。」晁蓋聽了，記在心，稱謝道：「多虧都頭見報。」少刻，莊客捧出盤饌酒食。晁蓋喝道：「此間不好說話，不如去後廳軒下少坐。」便叫莊客裏面點起燈燭，請都頭到裏面酌杯。晁蓋坐了主位，雷橫坐了客席。兩箇坐定，莊客鋪下菓品按酒菜蔬盤饌，莊客一面篩酒。晁蓋又叫置酒與士兵衆人喫。莊客請衆人都引去廊下客位裏管待。大盤酒肉，只管叫衆人喫。晁蓋一頭相待雷橫喫酒，一面白肚裏尋思：「村中有甚小賊喫他拿了？我且自去看是誰。」相陪喫了五七杯酒，便叫家裏一箇主管出來，陪奉都頭坐一坐，我去淨了手便來。那主管陪着雷橫喫酒，晁蓋却去裏面拿了箇燈籠，逕來門樓下看時，士兵都去喫酒，沒一箇在外面。晁蓋便問看門的莊客：「都頭拿的賊吊在那裏？」莊客道：「在房門裏關着。」晁蓋去推開門打一看時，只見高高吊起那漢子在裏面；露出一身黑肉；下面扒扎起兩條黑黓黓毛腿，赤着一雙脚。晁蓋把燈照那人臉時，紫黑關臉，鬚邊一搭硃砂記，上面生一片黑黃毛。晁蓋便問道：「漢子，你是那裏人？我村中不曾見有你。」那漢道：「小人是遠鄉客人，來這裏投遞一箇人。却把我來拿做賊，我須有分辯處。」晁蓋道：「你來我這村中投遞誰？」那漢道：「我來這村裏投遞一箇好漢。」晁蓋道：「這好漢叫做甚麼？」那漢道：「他喚做晁保正。」晁蓋道：「你却尋他有甚勾當？」那漢道：「他是

水滸

天下聞名的義士好漢！如今我有一套富貴，來與他說知；因此而來。」晁蓋道：「你且住，只我便是晁保正。却要我救你，你只認我做娘舅之親。少刻我送雷都頭那人出來時，你便叫我做阿舅，我便認你做外甥。只說四五歲離了這裏，今番來尋阿舅，因此不認得。」那漢道：「若得如此救護，深感厚恩。義士提携則箇！」正是：

黑甜一枕古祠中，被獲高懸草舍東，百萬贓私天不佑，解圍晁蓋有奇功。

當時晁蓋提了燈籠自出房來，仍舊把門拽上。急入後廳來見雷橫說道：「甚是慢客。」雷橫道：「多多相擾，理甚不當。」兩箇又喫了數杯酒，只見窻子外射入天光來。雷橫道：「東方動了，小人告退，好去縣中畫卯。」晁蓋道：「都頭官身，不敢久留。若再到敝村公幹，千萬來走一遭。」雷橫道：「却得再來拜望，不須保正分付，請保正見送。」晁蓋道：「却罷也送到莊門口。」兩箇同走出來。那扈士兵衆人都得了酒食，喫得飽了；各自拿了鎗棒，便去門房裏解了那漢，背剪縛着，帶出門外。晁蓋見了說道：「好條大漢！」雷橫道：「這厮便是靈官廟裏捉的賊。」說猶未了，只見那漢叫一聲「阿舅！救我則箇！」晁蓋假意看他一看，喝問道：「兀的這厮不是王小三麼？」那漢道「我便是。阿舅救我！」衆人喫了一驚。雷橫便問晁蓋道：「這人是誰？如何却認得保正？」晁蓋道：「原來是我外甥王小三。這厮如何却在廟裏歇？乃是家姐的孩兒，從小在這裏過活。四五歲時，隨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了十數年。這厮十四五歲，又來走了一遭，跟箇本京客人來這裏販賣；向後再不會見面。多聽得人說這厮不成器，如何却在這裏？小可本也認他不得；爲他鬻邊有這一搭硃砂記，

潞水

因此影影認得。『晁蓋』道：『小二！你如何不逕來見我，却去村中做賊！』那漢叫道：『阿舅！我不會做賊！』晁蓋喝道，『你既不做賊，如何拿你在這裏！』奪過士兵手裏棍棒，劈頭劈臉便打。雷橫並衆人勸道：『且不要打，聽他說。』那漢道：『阿舅息怒，且聽我說：自從十四五歲時來走了運，如今不是十年了？昨夜路上多喫了一杯酒，不敢來見阿舅。權去廟裏睡得，醒了却來尋阿舅，不想被他們不問事由，將我拿了。却不會做賊！』晁蓋拿起棍來又要打，口裏罵道：『畜生！你却不逕來見我，且在路上貪睡這口黃湯。我家中沒得與你喫？辱莫殺人！』雷橫勸道：『保正息怒。你令甥本不會做賊。我們見他偌大一條大漢，在廟裏睡得蹊蹊；亦且面生，又不認得，因此設疑，捉了他來這裏。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不拿他。』喚士兵快解了綁縛的索子，放還保正。衆士兵登時放了那漢。雷橫道：『保正休怪！早知是令甥，不致如此，甚是得罪。小人們回去。』晁蓋道：『都頭且住。請入小莊，再有話說。』雷橫放了那漢，一齊再入草堂裏來。晁蓋取出十兩花銀送與雷橫道：『都頭休嫌轉微，望賜笑留。』雷橫道：『不當如此。』晁蓋道：『若是不肯收受時，便是怪小人。』雷橫道：『既是保正厚意，權且收受，改日却得報答。』晁蓋叫那漢拜謝了雷橫。晁蓋又取些銀兩，賞了衆士兵，再送出莊門外。雷橫相別了，引着士兵自去，晁蓋却同那漢到後軒下，取幾件衣裳與他換了，取頂頭巾與他帶了。便問那漢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漢道：『小入姓劉，名唐，祖貫東潞州人氏；因這鬚邊有這搭硃砂記，人都喚小人做赤髮鬼。特地送一套富貴來與保正哥哥。昨夜晚了，因醉倒在廟裏，不想被這廝們捉住，綁縛了來。正是有緣』

水滸

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今日幸得到此，哥哥坐定，受劉唐四拜。』拜罷，晁蓋道：『你且說送一套富貴與我，見在何處？』劉唐道：『小人自幼飄蕩江湖，多走途路，專好結識好漢。往往多聞哥哥大名，不期有緣得遇。會見山東，河北做私商的，多曾來投透哥哥，因此，劉唐敢說這話。這裏別無外人，方可傾心吐膽對哥哥說。』晁蓋道：『這裏都是我心腹人，但說不妨。』劉唐道：『小弟打聽得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玩器等物，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去年也曾送十萬貫金珠寶貝，來到半路裏，不知被誰人打劫了，至今也無捉處。今年又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早晚安排起程，要趕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一套，是不義之財，取而何碍？便可商議箇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爲罪。聞知哥哥大名，是箇真男子，武藝過人。小弟不才，頗也學得本事；休道三五箇漢子，便是一二千軍馬隊中，拿條鎗也不懼他。倘蒙哥哥不棄時，獻此一套富貴。不知哥哥心內如何？』晁蓋道：『壯哉！且再計較。你既來這裏，想你喫了些艱辛。且去客房裏將息少歇，暫且待我從長商議，來日說話。』晁蓋叫莊客引劉唐廊下客房裏歇息。莊客引到房中，也自去幹事了。且說劉唐在房裏尋思道：『我着甚來由，苦惱這遭？多虧晁蓋完成，解脫了這件事。只因奈雷橫那厮，平白騙了晁保正十兩銀子，又吊我一夜！想那厮去未遠，我不如拿了條棒趕上去，齊打翻了那厮們，却奪回那銀子送還晁蓋，他必然敬我；此計大妙！』劉唐便出房門，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朴刀，便出莊門，大踏步投南趕來。此時天色已明，但見：
北斗初橫，東方欲白，天涯曙色纔分，海角殘星漸落。金鷄三唱，喚佳人傅粉施朱。寶馬

濟 水

頻嘶，催行客爭名競利。幾縷丹霞橫碧漢，一輪紅日上扶桑。

這赤髮鬼劉唐挺着朴刀，趕了五六里路，却早望見雷橫引着士兵，慢慢地行將去。劉唐趕上，來大喝一聲：『兀那都頭不要走！』雷橫吃了一驚。回過頭來，見是劉唐攔着朴刀趕來，雷橫慌忙去士兵手裏奪條朴刀拿着，喝道：『你那厮趕將來做甚麼？』劉唐道：『你曉事的，留下那十兩銀子還了我，我便饒了你！』雷橫道：『是你阿舅送我的，干你甚事！我若不看你阿舅面上，直結果了你這厮性命！劉地問我取銀子！』劉唐道：『我須不是賊，你却把我吊了一夜！又騙我阿舅十兩銀子！是會的，將來還我，佛眼相看；你若不還我，叫你目前流血！』雷橫大怒，指着劉唐大罵道：『辱門敗戶的謊賊！怎敢無禮！』劉唐道：『你那詐害百姓的醜賊！怎敢罵我！』雷橫又罵道：『賊頭賊臉賊骨頭！必然要連累晁蓋！你這等賊心賊肝，我行須使不得！』劉唐大怒道：『我來和你見箇輸贏！』攔着朴刀，直攆雷橫。

雷橫見劉唐趕上來，呵呵大笑，挺手中朴刀來迎。兩箇就大路上厮併。但見：

一來一往，似鳳翻身；一撞一衝，如鷹展翅。一箇照盞盡依良法，一箇遮欄自有悟頭。這箇丁字脚搶將入來，那箇四換頭避將進去。兩句道：雖然不上凌烟閣，只此堪描入畫圖。當時雷橫和劉唐就路上鬪了五十餘合，不分勝敗。衆士兵見雷橫贏劉唐不得，却待都要一齊上併他，只見側首籬門開處，一箇人掣兩條銅鍊叫道：『你們兩個好漢，且不要鬪，我看了多時，權且歇一歇，我有話說。』便把銅鍊就中一隔。兩箇都收住了朴刀，跳出圈子外來，立住了脚。看那人時，似秀才打扮：戴一頂桶子樣眉梁頭巾；穿一領皂沿邊麻布寬衫；腰

水 滸

繫一條茶褐襪帶；下面絲鞋淨襪；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鬚長。這人乃是智多星吳用，表字學究，道號加亮先生，祖貫本鄉人氏。曾有一首臨江仙讚吳用的好處：

萬卷經書曾讀過，平生機巧心靈。六韜三略究來精，胸中藏戰將，腹內隱雄兵。謀略敢欺諸葛亮，陳平豈敵才能！略施小計鬼神驚，字稱吳學究，人號智多星。

當時吳用手提銅鍊，指着劉唐叫道：『那漢且住！你因甚和都頭爭執！』劉唐光着眼看吳用道：『不干你秀才事！』雷橫便道：『教授不知：這厮夜來赤條條地，睡在靈官廟裏；被我們拿了這厮，帶到晁保正莊上，原來却是保正的外甥，看他母親面上放了他。晁天王請我們喫了酒，送些禮物與我。這厮瞞了他阿舅，直趕到這裏問我取。你道這厮大膽麼？』吳用尋思道：『晁蓋我都是自幼結交，但有些事，便和我相議計較。他的親眷相識，我都知道。不曾見有這箇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登，必有些蹊蹺。我且勸開了這場鬧，却再問他。』吳用便道：『大漢休執迷！你的母親與我至交，又和這都頭亦過得好。他便送些人情與這都頭，你却來討了，也須壞了你母親面皮。且看小生面，我自與你母親說。』劉唐道：『秀才！你不省得！這箇不是我阿舅甘心與他，他詐取了我阿舅的銀兩！若是不還，我誓不回去！』雷橫道：『只除是保正自來取，便還他；却不還你！』劉唐道：『你屈冤人做賊，詐了銀子，怎地不還！』雷橫道：『不是你的銀子！不還！不還！』劉唐道：『你不還，只除問得我手裏朴刀肯便罷！』吳用又勸：『你兩箇鬧了半日，又沒輸贏，只管鬧到幾時是了？』劉唐道：『他不還我銀子，直和他拚箇你死我活罷！』雷橫大怒道：『我若怕你，添箇士兵來併你，也』

潯 水

「不算好漢！我自好歹翻翻你便罷！」劉唐大怒，拍着胸前叫道：「不怕！不怕！」便趕上來。這邊雷橫便指手劃腳也趕攏來，兩箇又要厮併。這吳用橫身在裏面勸，那裏勸得住。劉唐攔着朴刀，只待攢將過來；雷橫口裏千賊萬賊罵，挺起朴刀正待要鬪。只見衆士兵指道：「保正來了！」劉唐回身看時，只見晁蓋披着衣裳，前襟攤開，從大路上趕來；大喝道：「畜生不得無禮！」那吳用大笑道：「須是保正自來，方纔勸得這塊鬪。」晁蓋趕得氣喘，問道：「怎的趕來這裏鬪朴刀？」雷橫道：「你的令甥拿着朴刀趕來，問我取銀子。小人道：『不還你，我自送還保正，非干你事。』」他和小人鬪了五十合。教授解勸在此。」晁蓋道：「這畜生！小人並不知道。都頭看小人面請回，自當改日登門陪話。」雷橫道：「小人也知那厮胡爲，不與他一般見識。又勞保正遠出。」作別自去，不在話下。且說吳用對晁蓋說道：「不是保正自來，幾件做出一場大事。這箇令甥，端的非凡！是好武藝！小生在籬笆裏看了，這箇有名貫使朴刀的雷都頭，也敵不過，只辦得架隔遮攔。若再鬪幾合，雷橫必然有失性命；因此小生慌忙出來開隔了。這箇令甥從何而來？往常時，莊上不曾見有。」晁蓋道：「却待正要來請先生到敝莊商議句話。正欲使人來，只見不見了他；鎗架上朴刀又沒尋處。只見牧童報說『一箇大漢，拿條朴刀望南一直趕去。』我慌忙隨後追得來，早是得教授諫勸住了。請尊步同到敝莊，有句話計較計較。」那吳用還至書齋，掛了鎗鍊在書房裏，分付主人家道：「學生來時，說道先生今日有幹，權放一日假。」有詩爲證：

文才不下武才高，銅鍊猶能勸朴刀。
只愛雄談借義士，豈甘枯坐伴兒曹。

澹 水

放他衆鳥籠中出，許爾羣蛙野外跳；自是先生多好動，學生歡喜主人焦。

吳用披上書齋門，將鎖鎖了，同晁蓋，劉唐，到晁家莊上。晁蓋徑邀入後堂深處，分賓而坐。吳用問道：『保正，此人是誰？』晁蓋道：『江湖上好漢，此人姓劉，名唐，是東潞州人氏。因此有一套富貴，特來投透我。夜來他醉臥在靈官廟裏，却被雷橫捉了，拿到我莊上。我因認他做外甥，方得脫身。他說：『有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早晚從這裏經過。此等不義之財，取之何碍？』他來的意，正應我一夢：我昨夜夢見北斗七星，直墜在在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顆小星，化道白光去了。我想星照本家，安得不利？今早正要來請教授商議此一件事若何。』吳用笑道：『小生見劉兄趕得來蹣蹣，也猜箇七八分了。此一事却好。只是一件：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許多莊客，一箇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劉兄，小生三人，這件事如何團弄？便是保正與兄十分了得，也担負不下。這段事須得七八箇好漢方可，多也無用。』晁蓋道：『莫非要應夢之星數？』吳用便道：『兄長這一夢，也非同小可。莫非北地上再有扶助人來？』吳用尋思了半晌，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說道：『有了！有了！』晁蓋道：『先生既有心腹好漢，可以便去請來，成就這件事。』吳用不慌不忙，盪兩箇指頭，說出這句話來，有分教東溪莊上，聚義漢翻作強人；石碣村中，打魚船權爲戰艦。正是指揮說地談天口，來誘翻江擡海人。畢竟智多星吳用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 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話說當時吳學究道：『我尋思起來，有三箇人義膽包身，武藝出衆，敢赴湯蹈火，同死同生。只除非得這三箇人，方纔完得這件事。』晁蓋道：『這三箇却是甚麼樣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吳用道：『這三箇人是弟兄三箇，在濟州梁山泊邊，石碣村住。日常只打魚爲生；亦曾在泊子裏，做私商勾當。本身姓阮。弟兄三人：一箇喚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箇喚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箇喚做活閻羅阮小七。這三箇是親弟兄。小生舊日在那裏住了數年。與他相交時，他雖是箇不通文墨的人，爲見他與人結交，真有義氣，是箇好男子；因此和他來往。今已好兩年，不曾相見。若得此三人，大事必成。』晁蓋道：『我也曾問這阮家三弟兄的名字，只不曾相會。石碣村離這裏只有百十里以下路程，何不使人請他們來商議？』吳用道：『着人去請他們，如何肯來。小生必須自去那裏，憑三寸不爛之舌，說他們入夥。』晁蓋大喜道：『先生高見。幾時可行？』吳用答道：『事不宜遲，只今夜三更便去；明日晌午可到那裏。』晁蓋道：『最好。』當時叫莊客且安排酒食來喫。吳用道：『北京到東京，也曾行到；只不知「生辰綱」從那條路來。再煩劉兄休辭生受，連夜去北京路上，探聽起程的日期，端的從那條路上來。』劉唐道：『小弟只今夜也便去。』吳用道：『且住。他生辰是六月十五日，如今却是五月初頭，尙有四五十日，等小生先去，說了三阮弟兄回來，那時却抖劉兄去。』晁蓋道：『也是。劉兄弟只在我莊上等候。』話休絮煩。當日喫了半晌酒食

澗 水

，至三更時分，吳用起來洗漱罷，喫了些早飯，討了些銀兩，藏在身邊，穿上草鞋，裹蓋，劉唐，送出莊門，吳用連夜投石碣村來。行到晌午時分，早來到那村中。但見：

青巒鬱山峯疊翠，綠依依桑柘堆雲。四邊流水遶孤村，幾處疎篁沿小徑。茅簷傍澗，古木成林。籬外高懸沽酒旂，柳陰閒纜釣魚罾。

吳學究自來認得，不用問人。來到石碣村中，選投阮小二家來。到得門前看時，只見枯椿上，纜着數隻小漁船；疎籬外，晒着一張破魚網；倚山傍水，約有十數間草房。吳用叫一聲道：『二哥在家麼？』只見一箇人從裏面走出來。生得如何，但見：

眼眶臉兩眉豎起，脛綽口四面連拳。胸前一帶蓋膽黃毛，背上兩枝橫生板肋。臂膊有千百斤氣力，眼睛射幾萬道寒光。休言村裏一漁人，便是世間真太歲！

那阮小二走將出來，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舊衣服，赤着雙腳。出來見了吳用，慌忙聲喏道：『教授何來？甚風吹得到此？』吳用答道：『有些小事，特來相覓二郎。』阮小二道：『有何事？但說不妨。』吳用道：『小生自離了此間，又早二年。如今在一箇大財主家做門館。他要辦筵席，用着十數尾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鯉魚；因此特地來相投足下。』阮小二笑了一聲，說道：『小人且和教授喫三杯，却說。』吳用道：『小生的來意，也欲正要和二哥喫三杯。』阮小二道：『隔湖有幾處酒店，我們就在船裏盪將過去。』吳用道：『最好；也要就與五郎說句話，不知在家也不在？』阮小二道：『我們一同去尋他便了。』兩箇來到泊岸邊，枯椿上纜的小船，解了一隻，便扶着吳用下船去了。樹根頭拿了一把撐，只顧盪，

水滸

早盪將開去，望湖泊裏來。正盪之間，只見阮小二把手一招，叫道：『七哥，曾見五郎麼？』吳用看時，只見蘆葦叢中，搖出一隻船來。那漢生的如何，但見：

疙疸臉橫生怪肉，玲瓏眼突出雙睛。腮邊長短淡黃鬚，身上交加烏黑點。渾如生鐵打成，疑是頑銅鑄就。世上降生真五道，村中喚作活閻羅。

這阮小七頭戴一頂遮日黑箬笠；身上穿箇菜子布背心；腰繫着一條生布裙；把那隻船盪着問道：『二哥，你尋五哥做甚麼？』吳用叫一聲『七郎，小生特來相央你們說話。』阮小七道：『教授恕罪。好幾時不曾相見。』吳用道：『一同和二哥去喫杯酒。』阮小七道：『小人也欲和教授喫杯酒，只是一向不曾見面。』兩隻船厮跟着在湖泊裏。不多時划到箇去處：圍圍都是水，高埠上有七八間草房。阮小二叫道：『老娘，五哥在麼？』那婆婆道：『說不得！魚叉不得打，連日去賭錢，輸得沒了分文；却纔討了我頭上數兒，出鎮上賭去了！』阮小二笑了一聲，便把船划開。阮小七便在背後船上說道：『哥哥正不知怎地，賭錢只是輸，却不晦氣？莫說哥哥不贏，我也輸得赤條條地！』吳用暗想道：『中了我的計。』兩隻船厮迎着，投石礮村鎮上來。划了半箇時辰，只見獨木橋邊一箇漢子，把着兩串銅錢，下來解船。

阮小二道：『五郎來了！』吳用看時，但見：

一雙手渾如鐵棒，兩着眼有似銅鈴。面上雖有些笑容，眉間却帶着殺氣。能生橫禍，善降非災。拳打來獅子心寒，脚踢處蛇蝎喪膽。何處覓行瘟使者？只此是短命二郎。

那阮小五斜戴着一頂破頭巾；鬚邊插朵石榴花；披着一領舊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鬃鬍一

滌水

箇豹子來；裏面亂扎起袴子，上面着一條開道紫子布手巾。吳用叫一聲道：『五郎，得來麼？』阮小五道：『原來却是教授。好兩年不曾見面。我在橋上望你們半日了。』阮小二道：『我和教授直到你家尋你，老娘說道出鎮上賭錢去了；因此同來這裏尋你。且來和教授去水閣上喫三杯。』阮小五慌忙去橋邊解了小船，跳在船裏，捉了樺楫，只一划，三隻船厮並着。划了一歇，早到那箇水閣酒店前。看時，但見：

前臨湖泊，後映波心，數十株槐柳綠如烟，一雨蕩荷花紅照水；涼亭上牕開碧檻，水閣中風動朱簾。休言三醉岳陽樓，只此便爲蓬島客。

當下三隻船撐到水亭下，荷花霧中，三隻船都纜了。扶吳學究上了岸，入酒店裏來，都到水閣肉揀一副紅油桌凳。阮小二便道：『先生，休怪我三箇弟兄龔俗，請教授上坐。』吳用道：『却使不得。』阮小七道：『哥哥只願坐主位。請教授坐客席。我兄弟兩箇使先坐了。』吳用道：『七郎只是性快！』四箇人坐定了，叫酒保打一桶酒來。店小二把四隻大盞子擺開，鋪下四雙筯，放了四盤菜蔬，打一桶酒，放在桌子上。阮小七道：『有甚麼下口？』小二哥道：『新宰得一頭黃牛，花糕也似好肥肉！』阮小二道：『大塊切十斤來。』阮小五道：『教授休笑話，沒甚孝順。』吳用道：『倒來相擾，多激惱你們。』阮小二道：『休恁地說。』催促小二哥只顧篩酒，早把牛肉切做兩盤，將來放在桌上。阮家三兄弟，讓吳用喫了幾塊，便喫不得了。那三箇狼狽虎食，喫了一回。阮小五動問道：『教授到此貴幹？』阮小二道：『教授如今在一箇大財主家，做門館教學。今來要對付十數尾金色鯉魚，要重十四五斤的，特

澹 水

來尋我們。』阮小七道：『若是每常要三五十尾魚，再要多些，我弟兄們也包辦得；如今便要重十斤的也難得！』阮小五道：『教授遠來，我們也對付十來箇重五六斤的相送。』吳用道：『小生多有銀兩在此，隨算價錢。只是不用小的，須得十四五斤重的便好。』阮小七道：『教授，却沒討處。便是五哥許五六斤的也不能勾。須是等得幾日纔得。我的船裏有一桶小活魚，就帶來喫酒。』阮小七便去船內，取將一桶小魚上來，約有五六斤，自去竈上安排，盛做三盤，把來放在桌上。阮小七道：『教授胡亂喫些箇。』四箇又喫了一回，看看天色漸晚。吳月尋思道：『這酒店裏須難說話。今夜必是他家權宿，到那裏，却又理會。』阮小二道：『今夜天色晚了，請教授權在我家宿一宵，明日却再計較。』吳用道：『小生來這裏走一遭，千難萬難；幸得你們弟兄今日做一處。眼見得這席酒，不肯要小生還錢。今晚借二郎家歇一夜。小生有些須銀子在此，相煩就此店中沽一盞酒，買些肉，村中尋一對雞，夜間同一醉如何？』阮小二道：『那裏要教授壞錢。我們弟兄自己去整理，不煩橋沒對付處。』吳用道：『還來要請你們三位。若還不依小生時，只此告退。』阮小七道：『既是教授這般說時，且順情喫了，却再理會。』吳用道：『還是七郎性直爽快。』吳用取出一兩銀子，付與阮小七。就問主人家，沽了一盞酒，借箇大盆盛了；買了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對大雞。阮小二道：『我的錢一發還你。』店主人道：『最好，最好。』四人離了酒店，再下了船，把酒肉都放在船艙裏，解了纜索，逕划將開去，一直投阮小二家來。到得門前上了岸，把船仍舊纜在樁上。取了酒肉，四人一齊都到後面坐地，便叫點起燈來。原來阮家弟兄三箇，只有阮

潯 水

小二有老小；阮小五，阮小七，都不會嬌娶。四箇人都任阮小二家後面水亭上坐定。阮小七宰了鷄，叫阿嫂同討的小猴子在厨下安排。約有一更相次，酒肉都搬來擺在桌上。吳用勸他弟兄們喫了幾杯，又提起買魚事來說道：『你這裏偌大一箇去處，却怎地沒了這等大魚？』

阮小二道：『實不瞞教授說：這般大魚，只除梁山泊裏便有。我這石碣湖中狹小，存不得這等大魚。』吳用道：『這裏和梁山泊一望不遠，相通一派之水，如何不去打些？』阮小二歎了一口氣道：『休說。』吳用又問道：『二哥如何歎氣？』阮小五接了說道：『教授不知：在先這梁山泊，是我弟兄們的衣飯碗，如今絕不敢去！』吳用道：『偌大去處，終不成官司禁打魚鮮？』阮小五道：『甚麼官司敢來打魚鮮！便是活閻王也禁治不得！』吳用道：『既沒官司禁治，如何絕不敢去？』阮小五道：『原來教授不知來歷，且和教授說知。』吳用道：『小生却不理會得。』阮小七接着便道：『這箇梁山泊去處，難說難言！如今泊子裏，新有一夥強人占了，不容打魚。』吳用道：『小生却不知，原來如今有強人。我這裏並不會聞得說。』阮小二道：『那夥強人：爲頭的是箇落第舉子，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箇叫做摸着天杜遷；第三箇叫做雲裏金剛宋萬；以下有箇旱地忽律朱貴，見在李家道口開酒店，專一探聽事情，也不打緊；如今新來一箇好漢，是東京禁軍教頭，甚麼豹子頭林冲，十分好武藝。這幾箇賊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搶擄來往客人。我們有一年多不去那裡打魚。如今泊子裏住了，絕了我們的衣飯；因此一言難盡！』吳用道：『小生實是不知有這般事。如今官司不來捉他們？』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處處動彈，便害百姓；但一聲下鄉村來，』

水 滸

倒先把好百姓家養的豬，羊，鷄，鵝，盡都喫了，又要盤纏打發他！如今也好教這夥人奈何那捕盜官司的人！那裏敢下鄉村來。若是那上司官員差他們緝捕人來，都嚇得屎尿齊流，怎敢正眼兒看他！」阮小二道：「我雖然不打得大魚，也省了若干科差。」吳用道：「恁地時那厮們倒快活？」阮小五道：「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袖錦；成盃喫酒，大塊喫肉；如何不快活？我們弟兄三箇，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學得他們！」吳用聽了暗暗地歡喜道：「正好用計了。」阮小七說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們只管打魚營生，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吳用道：「這等人學他做甚麼！他做的勾當，不是笞杖五七十的罪犯，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撒下？倘或被官司拿住了，也是自找的罪。」阮小二道：「如今該管官司，沒甚分曉，一片糊塗！千萬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沒事！我弟兄們不能快活！若是有肯帶挈我們的，也去了罷！」阮小五道：「我也常常這般思量。我弟兄三箇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別人。誰是識我們的！」吳用道：「假如便有識你們的，你們便如何肯去。」阮小七道：「若是有識我們的，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若能勾受用得一日，便死了開眉展眼！」吳用暗暗喜道：「這三箇都有意了。我且慢慢地誘他。」吳用又勸他三箇喫了兩巡酒，正是：

只爲奸邪屈有才，天教惡曜下凡來。試看阮氏三兄弟，劫取生辰不義財。
吳用又說道：「你們三箇，敢上梁山泊探這夥賊麼？」阮小七道：「便捉的他們，那裏去請賞？也喫江湖上好漢們笑話。」吳用道：「小生短見：假如你們怨恨打魚不得，也去那裏撞

澹 水

籌，却不是好？」阮小二道：「先生你不知我弟兄們幾遍商量，要去入夥。聽得那白衣秀士王倫的手下人都說道他心地窄狹，安不得人。前番那箇東京林冲上山，嘔盡他的氣。王倫那厮不肯胡亂着人；因此我弟兄們看了這般樣，一齊都心懶了。」阮小七道：「他們若似老兄這等慷慨，愛我弟兄們便好。」阮小五道：「那王倫若得似教授這般情分時，我們也去了多時，不到今日。我弟兄三箇便替他死也甘心！」吳用道：「量小生何足道哉。如今山東，河北，多少英雄豪傑的好漢！」阮小二道：「好漢們儘有，我弟兄自不會遇着！」吳用道：「只此間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你們會認得他麼？」阮小五道：「真不是叫做托塔天王的晁蓋麼？」吳用道：「正是此人。」阮小七道：「雖然與我們只隔得百十里路程，緣分淺薄，聞名不會相會。」吳用道：「這等一箇仗義疎財的好男子，如何不與他相見？」阮小二道：「我弟兄們無事，也不會到那裏；因此不能勾與他相見。」吳用道：「小生這幾年，也只在晁保正莊上左近，教些村學。如今打聽得他有一套富貴待取，特地來和你們商議：我等就那半路裏攔住取了如何？」阮小五道：「這箇却使不得：他既是仗義疎財的好男子，我們却去壞他的道路，須喫江湖上好漢們知時笑話。」吳用道：「我只道你們弟兄心志不堅，原來真箇惜客好義！我對你們實說：果有協助之心，我教你們知此一事。我如今見在晁保正莊上住。保正聞知你三箇大名，特地教我來請你們說話。」阮小二道：「我弟兄三箇，真真實實地，並沒半點兒假！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買賣，有心要帶挈我們？以定是煩老兄來。若還端的有這事，我三箇若捨不得性命相挈他時，殘酒爲誓：教我們都遭橫事，惡病臨身，死於非命！」阮小五

水 滸

和阮小七把手拍着頸項道：『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吳用道：『你們三位弟兄在這裏，不是我壞心術來誘你們。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當：目今朝內蔡太師，是六月十五生辰。他的女婿，是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即日起解十萬貫金珠寶貝，與他丈人慶生辰。今有一箇好漢，姓劉，名唐特來報知。如今欲要請你們去商議，聚幾箇好漢，向山凹僻靜去處，取此一套富貴不義之財，大家圖箇一世快活；因此特教小生只做買魚，來請你們三箇計較，成此一事。不知你們心意如何？』阮小五聽了道：『罷！罷！』吳用道：『七哥，我和你說甚麼來！』阮小七跳起來道：『一世的指望，今日還了願心！正是搔着我癢處！我們幾時去？』吳用道：『請三位即便去來。明日起箇五更，一齊都到晁天王莊上去。』阮家三弟兄大喜。有詩爲證：

學究知書豈愛財，阮郎漁樂亦悠哉。只因不義金珠去，致使英雄聚義來。

當夜過了一宿。次早起來，喫了早飯，阮家三弟兄分付了家中，跟着吳學究，四箇人離了石碣村，拽開脚步，取路投東溪村來。行了一日，早望見晁家莊。只見遠遠地綠槐樹下，晁蓋和劉唐在那裏等。望見吳用引着阮家三兄弟：直到槐樹前，兩下都厮見了。晁蓋大喜道：『阮氏三雄，名不虛傳！且請到莊裏說話。』六人却從莊外入來，到得後堂，分賓主坐定。吳用把前話說了，晁蓋大喜；便叫莊客宰殺豬羊，安排燒紙。阮家三弟兄，見晁蓋人物軒昂，語言洒落，三箇說道：『我們最愛結識好漢，原來只在此間。今日不得吳教授相引，如何得會！』三箇弟兄，好生歡喜。當晚且喫了些飯，說了半夜話。次日天曉，去後堂前面列了金錢紙馬，香花燈燭，擺了夜來煮的豬，羊，燒紙。衆人見晁蓋如此志誠，盡皆歡喜，箇箇說

水 滸

誓道：『梁中書在北京害民，詐得錢物，却把去東京與蔡太師慶生辰；此一等正是不義之財。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地誅滅。神明鑒察。』六人都說誓了，燒化紙錢。六籌好漢，正在後堂歡福飲酒，只見一箇莊客報說：『門前有箇先生，要見保正化齋糧。』晁蓋道：『你好不曉事！見我管待客人在此喫酒，你便與他三五升米便了，何須直來問我？』莊客道：『小人化米與他，他又不要，只要面見保正。』晁蓋道：『以定是嫌少，你便再與他三二斗米去。你說與他，「保正今日在莊上請人喫酒，沒工夫相見。」』莊客去了多時，只見又來說道：『那先生與了他三斗米，又不肯去。自稱是一清道人，不爲錢米而來，只要求見保正一面。』晁蓋道：『你這廝不會答應！便說今日委實沒工夫，教他改日却來相見拜茶。』莊客道：『小人也是這般說。』那箇先生說道，『我不爲錢米齋糧。聞知保正是箇義士，特求一見。』晁蓋道：『你也這般纏！全不替我分憂！他若再嫌少時，可與他三四斗去，何必又來說！我若不和客人們飲時，便去廝見一面，打甚麼緊。你去發付他罷，再休要來說！』莊客去了，沒半箇時，只聽得莊門外熱鬧。又見一箇莊客飛也似來，報道：『那先生發怒，把十來箇莊客都打倒了！』晁蓋聽得，喫了一驚，慌忙起身道：『衆位弟兄少坐。晁蓋自去看一看。』便從後堂出來，到莊門前看時，只見那箇先生，身長八尺，道貌堂堂，生得古怪，正在莊門外綠槐樹下，打那衆莊客。晁蓋看那先生時，但見：

頭戴兩枚鬚鬆雙丫髻；身穿一領巴山短褐袍；腰繫雜色綵絲絛；背上松紋古銅劍；白肉脚襯着多耳麻鞋；綿囊手拿着籛殼扇子；八字眉，一雙杏子眼，四方口，一部落腮鬍。

澹 水

那先生一頭打莊客，一頭口裏說道：「不識好人！」晁蓋見了，叫道：「先生息怒。你來尋晁保正，無非是投齋化緣。他已與了你米，何故嗔怪如此？那先生哈哈大笑道：『貧道不爲酒食錢米而來。我覷得十萬貫，如同等閒。特來尋保正，有句話說。耐村夫無理，毀罵貧道，因此性發。』晁蓋道：『你可曾認得晁保正麼？』那先生道：『只聞其名，不會會面。』晁蓋道：『小子便是。先生有甚話說？』那先生看了道：『保正休怪，貧道稽首。』晁蓋道：『先生少請。到莊裏拜茶如何？』那先生道：『多感。』兩人入莊裏來。與用見那先生入來，自和劉唐，三阮，一處躲過。且說晁蓋請那先生到後堂喫茶已罷，那先生道：『這裏不是說話處。別有甚麼去處可坐？』晁蓋見說，便邀那先生又到一處小小閣兒內，分賓坐定。晁蓋道：『不敢，拜問先生高姓？貴鄉何處？』那先生答道：『貧道覆姓公孫，單諱一箇勝字，道號一清先生。小道是薊州人氏。自幼鄉中好習鎗棒，學成武藝多般，人但呼爲公孫勝大郎。爲因學得一家道術，亦能呼風喚雨，駕霧騰雲，江湖上都稱貧道做入雲龍。貧道久聞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大名，無緣不曾拜識。今有十萬貫金珠寶貝，專送與保正作進見之禮。未知義士肯納受否？』晁蓋大笑道：『先生所言，莫非北地「生辰綱」麼？』那先生大驚道：『保正何以知之？』晁蓋道：『小子胡猜，未知合先生意否？』公孫勝道：『此一套富貴，不可錯過！古人有云，「當取不取，過後莫悔。」保正心下如何？』正說之間，只見一箇人從閣子外搶將入來，劈胸揪住公孫勝，說道：『好呀！明有王法，暗有神靈，你如何商量這等的勾當？我聽得多時也！』嚇得這公孫勝面如土色。正是機謀未就，爭奈牕外人聽；計策纔施，

滸 水

又早蕭塔禍起。畢竟搶來搬住公孫勝的却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生辰綱」

話說當時公孫勝，正在閨兒裏，對晁蓋說這北京「生辰綱」是不義之財，取之何礙，只見一箇人從外面搶將入來，揪住公孫勝道：「你好大膽！却纔商議的事，我都知道了也。」那人却是智多星吳學究。晁蓋笑道：「先生休慌，且請相見。」兩箇叙禮罷，吳用道：「江湖上久聞人說入雲龍公孫勝一清大名，不期今日此處得會。」晁蓋道：「這位秀才先生，便是智多星吳學究。」公孫勝道：「吾聞江湖上多人，曾說加亮先生大名，豈知緣法却在保正莊上得會。只是保正疎財仗義，以此天下豪傑，都投門下。」晁蓋道：「再有幾箇相識在裏面，一發請進後堂深處相見。」三箇人入到裏面，就與劉唐，三阮，都相見了。正是：

金帛多藏禍有基；英雄聚會本無期。一時豪俠欺黃屋，七宿光芒動紫薇。

衆人道：「今日此一會，應非偶然，須請保正哥哥正面而坐。」晁蓋道：「量小子是箇窮主人，怎敢占上。」吳用道：「保正哥哥年長，依着小生，且請坐了。」晁蓋只得坐了第一位。吳用坐了第二位。公孫勝坐了第三位。劉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第六位。阮小七坐第七位。却纔聚義飲酒，重整杯盤，再備酒肴，衆人飲酌。吳用道：「保正夢見北斗七星，墜在屋脊上。今日我等七人，聚義舉事，豈不應天垂象？此一套富貴，唾手而取。前日所說央劉兄去探聽路程，從那裏來，今日天晚，來早便請登程。」公孫勝道：「這一事不須去了。貧道已打聽知他來的路數了：只是黃泥岡大路上來。」晁蓋道：「黃泥岡

滄水

水滸

東十里路，地名安樂村。有一箇開漢，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會來投透我，我會齋助他盤纏。
『吳用道：北斗上白光，莫不是應在這入，自有用他處。』劉唐道：『此處荊泥崗較遠，何處可以容身？』吳用道：『只這箇白勝家，便是我們安身處。亦還要用了白勝。』晁蓋道：『吳先生，我等還是軟取？却是硬取？』吳用笑道：『我已安排定了圈套，只看他來的光景。力則力取，智則智取。我有一條計策，不知中你們意否？如此如此。』晁蓋聽了大喜，攛着脚道：『好妙計！不枉了稱你做智多星！果然賽過諸葛亮！好計策！』吳用道：『休得再提。常言道：『隔牆須有耳，牆外豈無人？』只可你知我知。』晁蓋便道：『阮家三兄，且請回歸，至期來小莊聚會。吳先生依舊自去教學。公孫先生並蔡唐，只在敵莊權住。』當日飲酒至晚，各自去客房裏歇息。次日五更起來，安排早飯喫了。晁蓋取出三十兩花銀，送與阮家三兄弟道：『權表薄意，切勿推却。』三兄弟裏肯受。吳用道：『朋友之意，不可相阻。』三兄弟方纔受了銀兩。一齊送出莊外來。吳用附耳低言道：『這般，這般，至期不可有誤。』三兄弟相別了，自回石碣村去。晁蓋留住公孫勝劉唐在莊上。吳學究常來議事。正是：

取非其有官皆盜；損彼盈餘盜是公。計就只須安穩待；笑他寶擔去匆匆。

話休絮繁。却說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選日差人起程。當下一日，在後堂坐下，只見蔡夫人問道：『相公，『生辰綱』幾時起程？』梁中書道：『禮物都已完備，明後日便用起身。只是一件事，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道：『有甚事躊躇未決？』梁中書道：『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東京去，只因用人不着，半路被賊人劫將去

滄 水

下，至今無獲。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箇了事的人送去，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指着堦下道：「你常說這箇人十分了得，何不着他委紙領狀，送去走一遭？不致失悞。」梁中書看階下那人時，却是青面獸楊志。梁中書大喜，隨即喚楊志上廳，說道：「我正忘了你，你若與我送得「生辰綱」去，我自有穩舉你處。」楊志又手向前稟道：「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點？幾時起身？」梁中書道：「着落大名府，差十輛太平車子。帳前撥十箇和禁軍，監押着車。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上寫着獻賀太師「生辰綱」。每輛車子，再使箇軍健跟着。三日內便要起身去。」楊志道：「非是小人推托，其實去不得。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梁中書道：「我有心要穩舉你。這獻生辰綱的札子內，另修一封書在中間，太師跟前，重重保你，受道勅命回來。如何倒生支調，推辭不去！」楊志道：「恩相在上，小人也曾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劫去了，至今未獲。今歲途中，盜賊又多。此去東京，又無水路，都是旱路，經過的是紫金山，二龍山，桃花山，傘蓋山，黃泥岡，白沙塢，野雲渡，赤松林。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的去處。更兼單身客人，亦不敢獨自經過。他知道是金錢寶物，如何不來搶劫，枉結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梁中書道：「恁地時，多着軍校防護送去便了。」楊志道：「恩值便差五百人去，也不濟事！這厮們，一聲聽得強人來時，都是先走了的。」梁中書道：「你這般地說時，「生辰綱」不要送去了！」楊志又稟道：「若依小人一件事，便敢送去。」梁中書道：「我既委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說。」楊志道：「若依小人說時，敢不要車子，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也點十箇壯健的廝禁軍，却裝做脚夫

澹 水

挑着。只消一箇人和小人去。却打扮做客人，悄悄連夜送上東京交付。恁地時方好。梁中書道：『你甚說的是。我寫書呈，重重保你，受道誥命回來。』楊志道：『深謝恩相擡舉。』當日便叫楊志，一面打拴擔脚，一面選揀軍人。次日叫楊志來廳前伺候。梁中書出廳來問道：『楊志，你幾時起身？』楊志稟道：『告覆恩相，只在明早准行，就委領狀。』梁中書道：『夫人也有一担禮物，另送與府中寶眷，也要你領。怕你不知頭路，特地再教妳公謝都管，並兩箇虞候，和你一同去。』楊志告道：『恩相，楊志去不得了！』梁中書道：『禮物都已拴縛完備。如何又去不得！』楊志稟道：『此十擔禮物，都在小人身上。和他衆人，都由楊志。要早行，便早行；要晚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歇；亦依楊志提調。如今又叫老都管並虞候，和小人去。他是夫人行的人，又是太師府門下妳公，倘或路上與小人均轆起來，楊志如何敢和他爭執得。若悞了大事時，楊志那其間，如何分說。』梁中書道：『這箇也容易。我叫他三箇，都聽你提調便了。』楊志答道：『若是如此，稟過，小人情願便委領狀，倘有疎失，甘當重罪。』梁中書大喜道：『我也不枉了擡舉你，真箇有見識！』隨即喚老謝都管，並兩箇虞候出來。當廳分付道：『楊志提轄，情願委了一紙領狀，監押生辰綱。』十一擔金珠寶貝，赴京太師府交割。這千係都在他身上。你三人和他做伴去，一路上早起，晚行，住，歇，都要聽他言語，不可和他鬻拘！夫人處分付的勾當，你三人自理會，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老都管一一都應了。當日，楊志領了。次日早起五更，在府裏，把擔仗都擺在廳前。老都管和兩箇虞候，又將一小擔財帛，共十一擔。揀了十一箇壯健的

滄 水

肅禁軍，都做脚夫打扮。楊志戴上涼笠兒，穿着青紗衫子，繫了纏帶，行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條朴刀。老都管也打扮做箇客人模樣。兩箇虞候假裝做跟的伴當。各人都拿了條朴刀，又帶幾根藤條。梁中書付與了札付書呈。一行人都喫得飽了，在廳上拜辭了梁中書。看那軍人擔仗起程，楊志和謝都管，兩箇虞候監押着。一行共是十五人。離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門，取大路投東京進發。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雖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熱難行。昔日吳七郡王有八句詩道：

玉屏四下朱闌透，簇簇遊魚戲萍藻，簾鋪八尺白鰓鬚，頭枕一枚紅瑪瑙，
六龍懼熱不敢行，海水煎沸蓬萊島。公子猶嫌扇力微，行人正在紅塵道！

這八句詩，單題着炎天暑月，那公子，王孫在涼亭上，水閣中，浸着浮瓜，沉李，調冰雪藕避暑，尙兀自嫌熱。怎知客人，爲些微名薄利，又無枷鎖拘縛，三伏內只得在那途路中行。今日楊志這一行人，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只得在路途上行。自離了這北京五七日，端的只是起五更，趁早涼便行。日中熱時便歇。五七日後，人家漸少，行路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楊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時便歇。那十一箇廝禁軍，擔子又重，無有一箇稍輕，天氣熱了行不得，見着林子，便要歇息。楊志趕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輕則痛罵，重則藤條便打，逼趕要行。兩個虞候，雖只背些包裹行李，也氣喘了行不上。楊志也噴道：『你兩箇好不曉事，這千條須是俺的。你們不替酒家，打這夫子，却在背後，也慢慢地挨，這路上不是要處！』那虞候道：『不是我兩箇要慢走，其實熱了行不動，因此落後。前日只是趁早涼走

澹 水

，如今怎地，正熱裏要行。正是好歹不均勻。」楊志道：「你這般說話，却似放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如今正是尷尬去處。若不日裏趕過去，誰敢五更半夜走。」兩箇虞候口裏不道，肚中尋思：「這厮不直得便罵人！」楊志提了朴刀，拿着藤條，自去趕那擔子。兩箇虞候，坐在柳陰樹下，等得老都管來。兩箇虞候告訴道：「楊家那厮，強殺只是我相公門下一箇提轄，直這般會做大。」老都管道道：「須是相公當面分付道，休要和他鬪，因此我不做聲。這兩日也看他不得，權且耐他。」兩箇虞候道：「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兒，都管自做箇主便了。」老都管又道：「且耐他一耐。」當日行到申牌時分，尋得一箇客店裏歇了。那十箇頭禁軍，雨汗通流，都歎氣吹噓，對老都管說道：「我們不幸做了軍健，情知道被差出來，這般火似熱的天氣，又挑着重擔。這兩日又不揀早涼行，動不動老大藤條打來。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們直恁地苦！」老都管道道：「你們不要怨帳，巴到東京時，我自賞你。」衆軍漢道：「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豈敢怨恨。」又過了一夜。次日，天色未明，衆人起來，都要趁涼起身去。楊志跳起來喝道：「那裏去？且睡了，却理會！」衆軍漢道：「趁早不走。日裏熱時走不得，却打我們。」楊志大罵道：「你們省得甚麼！」拿了藤條要打。衆軍忍氣吞聲，只得睡了。當日直到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喫了飯走。一路上趕打着，不許投涼處歇。那十一箇頭禁軍，口裏誦誦地怨帳。兩箇虞候，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撮口。老都管聽了，也不着意，心內自惱他。話休絮繁。似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箇人，沒一箇不怨帳楊志。當日客店裏，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喫了早飯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天氣未

水 滸

及晌午，一輪紅日當天。沒半點雲彩。其日十分大熱。古人有八句詩道：

祝融南來驅火龍，火旗紅燄燒天紅。日輪當午凝不去，萬國如在紅爐中。

五岳裂乾雲彩滅，陽侯海底愁波竭，何當一夕金風起，爲我掃除天下熱！

當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嶇小徑，南山北嶺；却監着那十一箇軍漢。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涼，被楊志拿着藤條打將來，喝道：『快走！教你早歇！』衆軍人看那天時，四下裏無半點雲彩，其時那熱不可當。但見：

熱氣蒸人，鸞塵撲面。萬里乾坤如甌，一輪火傘當天。四野無雲，風寂寂樹焚溪拆。千山灼燄，剝剝石烈灰飛。空中鳥雀命將休，倒擲入樹林深處。水底魚龍鱗角脫，直鑽入泥土窖中。直教石虎喘無休，便是鐵人須汗落。

當時楊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裏行。看看日色當午，那石頭上熱了，腳疼走不得。衆軍漢道：『這般天氣熱，兀的不晒殺人！』楊志喝着軍漢道：『快走！趕過前面岡子去，却再理會。』正行之間，前面迎着那土岡子。衆人看這岡子時，但見：

頂上萬株綠樹，根頭一派黃沙。嵯峨渾似老龍形，嶮峻但聞風雨響。山邊茅草，亂絲絲攪遍地刀鎗。滿地石頭，穩可可睡兩行虎豹。休道西川蜀道險，須知此是太行山。

當時一行十五人奔上岡子來，歇下擔仗，那十四人都去松陰樹下睡倒了。楊志說道：『苦也！這裏是甚麼去處，你們却在這裏歇涼！起來快走！』衆軍漢道：『你便教俺我七八段，其實去不得了！』楊志拿起藤條，劈頭劈腦打去；打得這箇起來，那箇睡倒。楊志無可奈何，

水滸

只見兩箇虞候和老都管氣喘急急，也把到岡子上，松樹下坐了喘氣。看這楊志打那軍健，老都管見了說道：『提轄！端的熱了走不得！休見他罪過！』楊志道：『都管，你不知：這裏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地名叫做黃泥岡。閒常太平時節，白日裏兀自出來劫人；休道是這般光景。誰敢在這裏停脚？』兩箇虞候聽楊志說了，便道：『我見你說好幾遍了！只管把這話來驚嚇人！』老都管道道：『權且教他們衆人歇一歇，略過日中行如何？』楊志道：『你也沒分曉了！如何使得？這裏下岡子去，兀自有七八里沒人家。甚麼去處！敢在此歇涼？』老都管道：『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趕他衆人先走。』楊志拿着藤條喝道：『一箇不走的，喫俺二十棍！』衆軍漢一齊叫將起來。數內一箇分說道：『提轄！我們挑着百十斤擔子，須不比你空手走的！你端的把人當人！便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時，也容我們說一句。你好不知疼癢！只顧逞辯！』楊志罵道：『這畜生不毆死俺！只是打便了！』拿起藤條，劈臉便打去。老都管喝道：『楊提轄！且住！你聽我說：我在東京太師府裏做妳公時，門下官軍見了無千無萬，都向着我陪陪連聲！不是我口淺；量你是箇遭死的軍人，相公可憐，疼舉你做箇提轄，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職，直得恁地逞能！休說我是相公家都管；便是村莊一箇老的，也合依我勸一勸！只顧把他們打，是何看待！』楊志道：『都管，你須是城市裏人，生長在相府裏，那裏知道途路上千難萬難。』老都管道：『四川，兩廣，也曾去來，不曾見你這般賣弄！』楊志道：『如今須不比太平時節。』都管道：『你說這話，該剜口割舌！今日天子怎地不太平？』楊志却待再要回言，只見對面松林裏，影着一箇人，在那裏舒頭探腦價望。

濟 水

楊志道：「俺說甚麼，兀的不是歹人來了！」撇下藤條，拿了朴刀，趕入松林裏來，喝一聲道：「你這廝好大膽！怎敢看俺的行貨！」正是：

說鬼便招鬼，說賊便招賊。却是一家人，對面不能識。

楊志趕來看時，只見松林裏一字兒擺着七輛江州車兒；七箇人脫得赤條條的，在那裏乘涼；一箇鬚邊老大一搭朱砂記，拿着一條朴刀。望楊志跟前來，七箇人齊叫一聲呵也，都跳起來。楊志喝道：「你等是甚麼人？」那七人道：「你是甚麼人？」楊志又問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顛倒問！我等是小本經紀，那裏有錢與你？」楊志道：「你等小本經紀人，偏俺有大本錢？」那七人問道：「你端的是甚麼人？」楊志道：「你等且說那裏來的人？」那七人道：「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販棗子上東京去，路途打從這裏經過。聽得多人說這裏黃泥岡上，時常有賊打劫客商，我等一面走，一頭自說道，「我七箇只有些棗子，別無甚財賦，只顧過岡子來，」上得岡子，當不過這熱，權且在這林子裏歇一歇，待晚涼了行，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我門只怕是歹人，因此使這箇兄弟出來看一看。」楊志道：「原來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却纔見你們窺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趕來看一看。」那七箇人道：「客官請幾箇棗子了去。」楊志道：「不必。」提了朴刀，再回擔邊來。老都管道：「既有賊，我們去休。」楊志說道：「俺只道是歹人，原來是幾箇販棗子的客人。」老都管道：「似你方纔說時，他們都是沒命的！」楊志道：「不必相鬧。俺只要沒事，便好。你們且歇了，等涼些走。」衆軍漢都笑了。楊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沒半碗飯時，

濟 水

只見遠遠地一箇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岡子來。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那漢子口裏唱着，走上岡子來，松林裏頭歇下擔桶，坐地乘涼。衆軍看見了，便問那漢子道：『你桶裏是甚麼東西？』那漢子應道：『是白酒。』衆軍道：『挑往那裏去？』那漢子道：『挑出村裏賣。』衆軍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五貫足錢。』衆軍商量道：『我們又熱又渴，何不買些嚐？也解暑氣。』正在那裏湊錢，楊志見了，喝道：『你們又做甚麼？』衆軍道：『買碗酒喫。』楊志調過朴刀桿便打，罵道：『你們不得酒家言語，胡亂便要買酒喫，好大膽！』衆軍道：『沒事又來鳥亂！我們自湊錢買酒喫，干你甚事？也來打人！』楊志道：『你這村鳥，理會的甚麼！到來只顧喫嘴，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艱難！多少好漢，被蒙汗藥麻翻了！』那挑酒的漢子看着楊志，冷笑道：『你這客官，好不曉事！早是我不要與你喫。却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正在松樹邊鬪動爭說，只見對面松林裏那夥販棗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來問道：『你們做甚麼鬪？』那挑酒的漢子道：『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裏賣，熱了在此歇涼。他衆人要問我買些喫，我又不曾賣與他，這箇客官道我酒裏有甚麼蒙汗藥，你道好笑麼？說出這般話來！』那十箇客人說道：『我只道有歹人出來，原來是如此。說一聲，也不打緊。我們正想酒來解渴；既是他們疑心，且賣一桶與我們喫。』那挑酒的道：『不賣！不賣！』這七箇客人道：『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我們須不曾說你。你左右將到村裏去賣，一般還你錢；便賣些與我們，打甚麼不緊！看你不得得捨施了茶湯，便又

水 滸

救了我們熱渴。』那挑酒的漢子便道：『賣一桶與你不爭，只是被他們說的不好；又沒碗瓢舀喫。』那七人道：『你這漢子忒認真；便說了一聲，打甚麼不緊！我們自有椰瓢在這裏。』只見兩箇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兩箇椰瓢來，一箇捧出一大捧棗子來。七箇人立在桶邊，開了桶蓋，輪替換着舀那酒喫，把棗子過口。無一時，桶酒都喫盡了。七箇客人道：『正不會問得你多少價錢？』那漢道：『我一丁不說價；五貫足錢一桶，十貫一担。』七箇客人道：『五貫便依你五貫，只饒我們一瓢喫。』那漢道：『饒不的！做定的價錢！』一箇客人把錢還他，一箇客人便去揭開桶蓋，兜了一瓢拿上便喫。那漢去奪時，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裏便走。那漢趕將去，只見這邊一箇客人，從松林裏走將出來，手裏拿一個瓢，便來桶裏舀了一瓢酒。那漢看見，搶來劈手奪住，望桶裏一傾，便蓋了桶蓋。將瓢望地下一丟，口裏說道：『你這客人，好不君子！相戴頭識臉的，也這般囉唳！』那對過衆軍漢見了，心內痒起來，都待要喫。數中一箇看着老都管道道：『老爺爺，與我們說一聲！那賣棗子的客人，買他一桶喫了。我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喫，潤一潤喉也好。其實熱渴了，沒奈何！這裏岡子上又沒討水喫處，老爺方便！』老都管見衆軍所說，自心裏也要喫得些。竟來對楊志說：『那販棗子客人已買了他一桶酒喫；只有這一桶，胡亂教他們買了避暑氣。岡子上端的沒處討水喫。』楊志尋思道：『俺在遠遠處望這廝們，都買他的酒喫了；那桶裏，當面也見喫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們半日，胡亂容他買碗喫罷。』楊志道：『既然老都管說了，教這廝們買喫了，便起身。』衆軍便聽了這話，湊了五貫足錢，來買酒喫。那賣酒的漢子道：『不賣了！不賣了！這酒裏

澹 水

有蒙汗藥在裏頭！」衆軍陪着笑，說道：「大哥，直得便還言語？」那漢道：「不賣了！休纏！」這販棗子的客人勸道：「你這箇鳥漢子！他也說得差了，你也忒認真，連累我們也喫你說了幾聲；須不關他衆人之事，胡亂賣與他衆人喫些。」那漢道：「沒事討別人疑心做甚麼？」這販棗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只顧將這桶酒提與衆軍去喫。那軍漢開了桶蓋，無甚麼習喫，陪箇小心，問客人借這椰瓢用一用。衆客人道：「就送這幾箇棗子與你們過酒。」衆軍謝道：「甚麼道理？」客人道：「休要相謝。都是一般客人，何爭在這百十箇棗子上？」衆軍謝了，先兜兩瓢，叫老都管喫一瓢，楊提轄喫一瓢。楊志那裏肯喫，老都管自先喫了一瓢，兩箇虞候各喫一瓢。衆軍漢一發上，那桶酒登時喫盡了。楊志見衆人喫了無事，自本不喫：一者天氣甚熱，二乃口渴難熬，拿起來，只喫了一半，棗子分幾箇喫了罷。那賣酒的漢子說道：「這桶酒被那客人饒一瓢喫了，少了你些酒，我今饒了你衆人半貫錢罷。」衆軍漢湊出錢來還他。那漢子收了錢，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下岡子去了。那七箇販棗子的客人，立在松樹傍邊，指着這一十五人說道：「倒也！倒也！」只見這十五箇人，頭重腳輕，一箇箇面面厮覷，都軟倒了。那七箇客人，從松樹林裏，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把車子上棗子，都丟在地上；將這十一擔金珠寶貝，却裝在車子內；遮蓋好了，叫聲聒噪，一直望黃泥岡下推了去。正是：

誅求膏血慶生辰，不顧民生與死鄰。始信從來招劫盜，虧心必定有緣因。

楊志口裏只是叫苦，軟了身體，扎掙不起。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七箇人都把這金寶裝了去

；只是起不來，掙不動，說不的。我且問你：這七入端的是誰？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這七箇。却纔那箇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白勝。却怎地用藥？原來挑上岡子時，兩桶都是好酒。七箇人先喫了一桶，劉唐揭起桶蓋，又兜了半瓢喫，故意要他們看着，只是叫人死心搭地。次後吳用去松林裏取出藥來，抖在桶裏，只徹走來饒他酒喫；把瓢去兜時，藥已攪在酒裏，假意兜瓢半喫，那白勝劈手奪來，傾在瓢裏。這箇便是計策。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這箇喚做「智取生辰綱」。原來楊志喫的酒少，便醒得快；爬將起來，兀自捉脚不住。看那十四箇人時，口角流涎，都動不得。正應俗語道：饒你好似鬼，喫了洗脚水。楊志憤悶道：「不爭你把了「生辰綱」去，教俺如何回去見得梁中書！這紙領狀，須繳不得！」就扯破了。『如今閃得俺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待走那裏去？不如就這岡子上尋箇死處！』擦衣破步，望着黃泥岡下便跳。正是斷送落花三月雨，摧殘楊柳九秋霜。畢竟楊志在黃泥岡上尋死，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話說楊志當時在黃泥岡上，被取了「生辰綱」去，如何回轉去見得梁中書，欲要就岡子上自尋死路；却待望黃泥岡下躡身一跳，猛可醒悟，拽住了脚，尋思道：「爹娘生下酒家，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身，終不成只這般休了？比及今日尋箇死處，不如日後等他拿着時，却再理會。」回身再看那十四箇人時，只是眼睜睜地看着楊志，沒箇掙扎得起。楊志指着罵道：「都是你這厮們不聽我言語，因此做將出來，連累了酒家！」樹根頭拿了朴刀，掛了腰刀，過圍看時，別無物件，楊志歎了口氣，一直下岡子去了。那十四箇人，直到二更方纔得醒。一箇箇爬將起來，口裏只叫得連珠箭的苦。老都管道道：「你們衆人不聽楊提轄的好言語，今日送了我！」衆人道：「老爺，今日事已做出來了，且通商商量。」老都管道：「你們有甚見識？」衆人道：「是我們不是了。古人有言，「火燒到身，各自去掃；蜂蟻入懷，隨即解衣。」若還楊提轄在這裏，我們都說不過；如今他自去的不知去向，我們回去，見梁中書相公，何不都推在他身上？只說道，「他一路上，凌辱打罵衆人，逼迫得我們都動不得。他和強人做一路，把蒙汗藥將俺們麻翻了，縛了手脚，將金寶都虜去了。」老都管道：「這話也說的是。我們等天明，先去本處官司首告；留下兩箇虞候，隨衙聽候，捉拿賊人。我等衆人，連夜趕回北京，報與本官知道，教動文書，申覆太師得知，着落濟州府，追獲這夥強人便了。」次日天曉，老都管自和一行人來濟州府該管官吏首告，不在話下。

水 滸

水滸

且說楊志提着朴刀，悶悶不已，離黃泥岡，望南行了半日，看看又走了半夜，去林子裏歇了。尋思道：『盤纏又沒了，舉眼無箇相識，却是怎地好？』漸漸天色明亮，只得趕早涼了行。又走了二十餘里，正是：

面皮青毒逞雄豪，白送金珠十一挑。今日爲何行急急？不知若箇打藤條。

當時楊志走得辛苦，到一酒店門前。楊志道：『若不得些酒喫，怎地打熬得過？』便入那酒店去，向這桑木桌凳座頭上坐了，身邊倚了朴刀。只見竈邊一箇婦人問道：『客官莫不要打火？』楊志道：『先取兩角酒來喫，借些米來做飯。有肉安排些箇。少停一發算錢還你。』只見那婦人先叫一箇後生來面前篩酒，一面做飯，一邊炒肉，都把來楊志喫了。楊志起身，綽了朴刀。便出店門。那婦人道：『你的酒肉飯錢都不曾有！』楊志道：『待俺回來還你，權賒咱一賒。』說了便走。那篩酒的後生，趕將出來揪住楊志，被楊志一拳打翻了。那婦人叫起屈來。楊志只顧走，只見背後一箇人趕來叫道：『你那厮走那裏去！』楊志回頭看時，那人大脫着膊，拖着桿棒，搶奔將來，楊志道：『這厮却不是晦氣，倒來尋洒家！』立脚住了不走。看後面時，那篩酒後生也拿條橈叉，隨後趕來；又引着三兩箇莊客，各拿桿棒；飛也似都攆將來。楊志道：『結果了這厮一箇，那厮們都不敢追來！』便挺了手中朴刀來圍這漢。這漢也輪轉手中桿棒，搶來相迎。兩箇圍了二三十合，這漢怎地敵的楊志；只辦得架隔遮欄，上下躲閃。那後來的後生並莊客，却待一發上，只見這漢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道：『且都不要動手！兀那使朴刀的大漢，你可通箇姓名。』那楊志拍着胸道：『洒家行不更名，坐

滄 水

不改姓，青面獸楊志的便是！」這漢道：「莫不是東京殿司楊制使麼？」楊志道：「你怎地知道酒家是楊制使？」這漢撇了鎗棒便拜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楊志便扶這人起來問道：「足下是誰？」這漢道：「小人原是開封府人氏。乃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林冲的徒弟。姓曹，名正。祖代屠戶出身。小人殺的好牲口，挑筋剔骨，開剝推割，只此被人喚做操刀鬼。爲因本處一箇財主，將五千貫錢，教小人來此山東做客；不想折了本，回鄉不得，在此入贅在這箇莊農人家。却纔竈邊那婦人，便是小人的渾家。這箇拿棧叉的，便是小人的妻舅。却纔小人和制使交手，見勸使手段，和小人師父林教師一般，因此抵敵不住。」楊志道：「原來你是林教師的徒弟。你的師父，被高太尉陷害，落草去了。如今見在梁山泊。」曹正道：「小人也聽得人這般說將來，未知真實。且請制使到家少歇。」楊志便同曹正再回到酒店裏來。曹正請楊志裏面坐下，叫老婆和妻舅都來拜了楊志，一面再置酒食相待。飲酒中間，曹正問道：「制使緣何到此？」楊志把做制使失陷花石綱，並如今又失陷了梁中書的「生辰綱」一事，從頭備細告訴了。曹正道：「既然如此，制使且在小人家裏住幾時，再有商議。」楊志道：「如此却是深感你的厚意。只恐官司追捕將來，不敢久住。」曹正道：「制使這般說時，要投那裏去？」楊志道：「洒家欲投梁山泊，去尋你師父林教師。俺先在那裏經過時，正撞着他下山來，與洒家交手。王倫見了俺兩箇本事一般，因此都留在山寨裏相會；以此認得你師父林冲。王倫當初苦苦相留，俺却不肯落草，如今臉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他時，好沒志氣；因此躊躇未決，進退兩難。」曹正道：「制使見的是。小人也聽的人

水 滸

傳說；王倫那厮，心地偏窄，安不得人；說我師父林教頭上山時，受盡他的氣。不若小人此間離不遠，却是青州地面。有座山，喚做二龍山。山上有座寺，喚做寶珠寺。那座山生來，却好裹着這座寺，只有一條路上的去。如今寺裏住持，還俗了，養了頭髮；餘者和尚，都隨順了。說道他聚集的四五百人，打家劫舍。爲頭那人喚做金眼虎鄧龍。制使若有心落草時，到那裡入夥，足可安身。」楊志道：「既有這箇去處，何不去奪來安身立命？」當下就曹正家裡住了一宿，借了些盤纏，拿了朴刀，相別曹正，拽開脚步，投二龍山來。行了一日，看看漸晚，却早望見一座高山。楊志道：「俺去林子裡且歇一夜，明日却上山去。」轉入林子裡來，喫了一驚：只見一箇胖大和尚，脫的赤條條的，背上刺着花綉，坐在松樹根頭乘涼。那和尚見了楊志，就樹根頭綽了禪杖，跳將起來大喝道：「兀那撮鳥！你是那裡來的？」正是：

卒將珠寶擔落空，却問寶珠寺討帳。要投入寺裡強人，先引出寺外和尚。

楊志聽了道：「原來也是關西和尚。俺和他是鄉中，問他一聲。」楊志叫道：「你是那裡來的僧人？」那和尚也不回說，輪起手中禪杖，只顧打來。楊志道：「怎奈這秃厮無禮！且把他來出口氣！」挺起手中朴刀來，迎那和尚。兩箇就林子裏，一來一往，一上一下，兩箇放對。但見：

兩條龍競寶，一對虎爭陰。禪杖起如虎尾龍筋，朴刀飛似龍鬚虎爪。翠辮舞，忽喇喇，天崩地塌，陣雲中黑氣盤旋。惡狠狠，雄赳赳，雷吼風呼，殺氣內金光閃爍，兩條龍競寶，嚇的那身長力壯，仗霜鋒周處眼無光。一對虎爭陰，驚的這膽大心寬，施雪刃卡莊魂魄喪。

澹 水

。兩條龍競寶，眼珠放彩，尾擺得水母殿臺搖。一對虎爭槍，野獸奔馳，聲震的山神毛髮聳。

當時楊志和那和尚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那和尚賣箇破綻，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喝一聲且歇，兩箇都住了手。楊志暗暗地喝采道：「那裏來的這箇和尚！真箇好本事，手段高！俺却剛剛地只敵的他住！」那僧人叫道：「兀那青面漢子，你是甚麼人？」楊志道：「酒家是東京制使楊志的便是。」那和尚道：「你不是在東京賣刀殺了破落戶牛二的？」楊志道：「你不見俺臉上『金印？』」那和尚笑道：「却原來在這裏相見。」楊志道：「不敢問師兄却是誰？緣何知道酒家賣刀？」那和尚道：「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神經略相公帳前軍官魯提轄的便是。爲因三拳打死了鎮關西，却去五臺山淨髮爲僧。人見酒家背上有花繡，都叫俺做花和尚魯智深。」楊志笑道：「原來是自家鄉里。俺在江湖上，多聞師兄大名。聽的說道，師兄在大相國寺裏掛搭，如今何故來在這裏？」魯智深道：「一言難盡！酒家在大相國寺管菜園，遇着那豹子頭林冲，被高太尉要陷害他性命。俺却路見不平，直送他到滄州，救了他一命。不想那兩箇防送公人回來，對高俅那厮說道：「正要在野豬林裏結果林冲，却被大相國寺魯智深救了。那和尚直送到滄州，因此害他不得。」這直娘賊恨殺酒家；分付寺裏長老，不許俺掛搭；又差人來捉酒家，却得一夥潑皮通報，不是着了那厮的手。喫俺一把火燒了那菜園裏廨宇，逃走在江湖上，東又不着，西又不着。來到孟州十字坡過，險些兒被箇酒店裏婦人害了性命；把酒家着蒙汗藥麻翻了；得他的丈夫歸來的早，見了酒家

水滸

這般模樣，又看了俺的禪杖戒刀喫驚，連忙把解藥救俺醒來。因問起酒家名字，留住俺過了幾日，結義酒家做了弟兄。那人夫妻兩箇，亦是江湖上好漢有名的：都叫他做菜園子張青；其妻母夜叉孫二娘，甚是好義氣。住了四五日，打聽的這裏龍山寶珠寺可以安身，酒家特地來送他猱龍入夥。耐耐那厮不肯安着酒家在這山上。和俺厮併，又敵酒家不過，只把這山下三座關牢牢地拴住，又沒別路上去，那撮鳥由你叫罵，只是不下來厮殺；氣得酒家正苦在這裏沒箇委結，不想却是大哥來！」楊志大喜。兩箇就林子裏剪拂了，就地坐了一夜。楊志訴說賣刀殺死了牛二的事，並解「生辰綱」失陷一節，都備細說了；又說曹正指點來此一事，便道：「既是閉了關隘，俺們休在這裏，如何待他下來？不若且去曹正家商議。」兩箇厮趕着行，離了那林子，來到曹正酒店裏。楊志引魯智深與他相見了，曹正慌忙置酒相待，商量要打二龍山一事。曹正道：「若是端的閉了關時，休說道你二位，便有一萬軍馬也上去不得！似此只可智取，不可力求。」魯智深道：「耐耐那撮鳥，初投他時，只在關外相見。因不留俺，厮併起來，那厮小肚上被俺一脚點翻了。却待要結果了他性命，被他那裏人多，救了上山去，閉了這鳥關，由你自在下面罵，只是不肯下來厮殺！」楊志道：「既然好去處，俺和你如何不用心去打？」魯智深道：「便是沒做箇道理上去，奈何不得他！」曹正道：「小人有條計策，不知中二位意也不中？」楊志道：「願聞良策則箇。」曹正道：「制使也休這般打扮，只照依小人這裏近村莊家穿着。小人把這位師父禪杖，戒刀，都拿了，却叫小人的妻弟帶六箇火家，直送到那山下，把一條索子，綁了師父。小人自會做活結頭。却去山下叫道

澗 水

：「我們近村開酒店莊家。這和尚來找店中喫酒，喫得大醉了，不肯還錢，口裏說道，去報人來打你山寨；因此我們聽的，乘他醉了，把他綁縛在這裏，獻與大王。」那厮必然放我們上山去。到得他山寨裏，面見劉龍時，把索子拽脫了活結頭，小人便遞過禪杖與師父。你兩箇好漢一發上，那厮走往那裏去！若結果了他時，以下的人，不敢不伏。此計若何？」魯智深揚志齊道：「妙哉！妙哉！」有詩爲證：

乳虎稱龍亦枉然！二龍山許二龍蟠。人逢忠義情偏洽，事到顛危策愈全。

當晚衆人喫了酒食，又安排了些路上乾糧。次日五更起來，衆人都喫得飽了。魯智深的行李包裹，都寄放在曹正家。當日楊志，魯智深，曹正，帶了小舅並五七箇莊家，取路投二龍山來。晌午後，直到林子裏脫了衣裳，把魯智深用活結頭使索子綁了，教兩箇莊家，牢牢地牽着索頭。楊志戴了遮日頭涼笠兒，身穿破布衫，手裏倒提着朴刀。曹正拿着他的禪杖。衆人都提着棍棒，在前後簇擁着。到得山下，看那關時，都擺着強弩硬弓，灰瓶砲石。小廝囉在關上，看見綁得這箇和尚來，飛也似報上山去。多樣時，只見兩箇小頭目上關來問道：「你等何處人？來我這裏做甚麼？那裏捉得這和尚來？」曹正答道：「小人等是這山下近村莊家，開着一箇小酒店。這箇和尚，不時來我店中喫酒。喫得大醉，不肯還錢，口裏說道，『要去梁山泊叫千百箇人來打此二龍山！和你這近村坊都洗蕩了！』因此小人只得又好酒請他；灌得醉了，一條索子綁縛這厮來獻與大王，表我等村鄉孝順之心，免的村中後患。」兩箇小頭目聽了這話，歡天喜地，說道：「好了！衆人在此少待一時！」兩箇小頭目就上山來，

潘水

報知劉龍，說得那胖和尚來。劉龍聽了大喜，叫：『解上山來！且取這廝的心肝來做下酒，消我這點冤仇之恨！』小嘍囉得令，來把關隘門開了，便叫送上來。楊志，曹正，緊押魯智深解上山來。看那三座關時，端的險峻；兩下裏山，環繞將來，包住這座寺；山峯生得雄壯，中間只一條路上關來；三重關上，擲着擋木，砲石，硬弩，強弓，苦竹鎗密密地擡着。過得三處關，來到寶珠寺前看時，三座殿門，一段鏡面也似平地，週遭都是木柵爲城。寺前山門下立着七八箇小嘍囉，看見縛的魯智深來，都指手罵道：『你這禿驢，傷了大王，今日也喫拿了！慢慢的碎割了這廝！』魯智深只不做聲。押到佛殿看時，殿上都把佛來擡去了；中間放着一把虎皮交椅；衆多小嘍囉，拿着鎗棒立在兩邊。少刻，只見兩箇小嘍囉，扶出劉龍來，坐在交椅上。曹正，楊志，緊緊地繫着魯智深到階下。劉龍道：『你那廝禿驢！前日點翻了我，傷了小腹，至今青腫未消，今日也有見我的時節！』魯智深睜圓怪眼，大喝一聲：『撮鳥休走！』兩箇莊家把索頭只一拽，拽脫了活結頭，散開索子。魯智深就曹正手裏接過禪杖，雲飛輪動。楊志撇了涼笠兒，提起手中朴刀。曹正又輪起桿棒。衆莊家一齊發作，併力向前。劉龍急待掙扎時，早被魯智深一禪杖當頭打着，把腦蓋劈做兩半箇，和交椅都打碎了。手下的小嘍囉，早被楊志擲翻了四五箇。曹正叫道：『都來投降！若不從者，便行掃除處死！』寺前寺後，五六百小嘍囉並幾箇小頭目，驚嚇的呆了，只得都來歸降投伏。隨即叫把劉龍等屍首，扛去後山燒化了。一面去點倉廩，整頓房舍，再去看那寺後有多少物件；且把酒肉安排些來喫。魯智深並楊志做了山寨之主，置酒設宴慶賀。小嘍囉們盡皆投伏了。

潯 水

，仍設小頭目管領。曹正別了二位好漢，領了莊家自回家去，不在話下。正是：

古剎雄奇隱翠微，翻爲賊寨假慈悲。天生神力花和尚，弄棒磨刀做住持。

又有詩一首，並及楊志：

有智能深助智深，綠林豪客主叢林。降龍伏虎真同志，獸面誰知有佛心。

不說魯智深楊志自在二龍山落草。却說那押生辰綱老都管并這幾箇兩禁軍，曉行夜住，趕回北京；到的梁中書府，直至廳前，齊齊都拜翻在地下告罪。梁中書道：『你們路上辛苦，多虧了你衆人。』又問：『楊提轄何在？』衆人告道：『不可說！這人是箇大膽忘恩的賊！自離了此間五七日後，行得到黃泥岡，天氣大熱，都在林子裏歇涼。不想楊志和七箇賊人通同，假裝做販棗子客商，楊志約會與他做一路，先推七輛江州車兒，在這黃泥岡上松林裏等候；却斟一箇漢子，挑一擔酒來岡子上歇下。小的衆人不合買他酒喫；被那厮把蒙汗藥都麻翻了，又將索子細縛衆人。楊志和那七箇賊人，却把「生辰綱」財寶並行李，盡裝載車上將了去。見今去本管濟州府呈告了，留兩箇虞候在那裏隨衙聽候，捉拿賊人。小人等衆人，星夜趕回，來告知恩相。』梁中書聽了大驚，罵道：『這賊配軍！你是犯罪的囚徒，我一力撻掣你成人，怎敢做這等不仁忘恩的事！我若拿住他時，碎屍萬段！』隨即便喚書吏，寫了文書，當時差人星夜來濟州投下；又寫一封家書，着人也連夜上東京報與太師知道。且不說差人去濟州下公文，只說着人上東京來到太師府報知。見了太師，呈上書札。蔡太師看了大驚道：『這班賊人，甚是膽大！去年將我女婿送來的禮物，打劫了去，至今未獲；今年又來無禮』

濟 水

，如何干罷！」隨即押了一紙公文，着一箇府幹親自齎了，星夜望濟州來；着落府尹，立等捉拿這夥賊人，便要回報。且說濟州府尹，自從受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書札付，每日理論不下；正憂悶間，只見門吏報道：「東京太師府裏，差府幹見到廳前，有緊急公文要見相公。」府尹聽得大驚道：「多管是「生辰綱」的事！」慌忙陞廳，來與府幹相見了；說道：「這件事，下官已受了梁府虞候的狀況，已經差緝捕的人跟捉賊人，未見踪跡。前日留守司又差人行札付到來，又經着仰尉司並緝捕觀察，杖限跟捉，未曾得獲。若有些動靜消息，下官親到相府回話。」府幹道：「小人是太師府裏心腹人。今奉太師鈞旨，特差來這裏要這一千人。臨行時，太師親自分付：教小人到本府，只就州衙裏宿歇，立等相公，要拿這七箇販棗子的並賣酒一人，在逃軍官楊志各賊正身。限在十日捉拿完備，差人解赴東京。若十日不獲得這件公事時，怕不先來請州公去沙門島走一遭。小人也難回太師府裏去，性命亦不知如何。相公不信，請看太師府裏行來的鈞帖。」府尹看罷大驚，隨即便喚緝捕人等。只見塔下一人聲喏，立在簾前，太守道：「你是甚人？」那人稟道：「小人是三都緝捕使臣何濤。」太守道：「前日黃泥岡上打劫了去的「生辰綱」，是你該管麼？」何濤答道：「稟覆相公：何濤自從領了這件公事，書夜無眠，差下本管眼明手快的公人，去黃泥岡上往來緝捕；雖是累經杖責，到今未見踪跡。非是何濤怠慢官府，實出於無奈。」府尹喝道：「胡說！上不緊，則下慢！我自進士出身，歷任到這一郡諸侯，非同容易！今日東京太師府，差一幹辦來到這裏，領太師台旨：限十日內，須要捕獲各賊正身，完備解京。若還違了限次，我非止罷官，

潯 水

必限我投沙門島走一遭。你是箇緝捕使臣，倒不用心，以致禍及於我！先把你這厮，迭配遠惡軍州，鵬飛不到去處！」便喚過文筆匠來，去何濤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空着甚處州名，發落道：「何濤，你若獲不得賊人，重罪決不饒恕！」正是：

臉皮打稿太乖張，自要平安人受殃。賤面可無煩作計，本心也合細商量。

却說何濤領了台旨下廳，前來到使臣房裏，會集許多做公的，都到機密房中，商議公事。衆做公的，都面面相覷，如箭穿鴈嘴，鉤搭魚腮，盡無言語。何濤道：「你們閒常時，都在這房裏撰錢使用；如今有此一事難捉，都不做聲。你衆人也可憐我臉上刺的字樣！」衆人道：「上覆觀察：小人們人非草木，豈不省的？只是這一夥做客商的，必是他州外府深山曠野強人；遇着一時劫了他的財寶；自去山寨裏快活，如何拿的着？便是知道，也只看得他一看。」何濤聽了，當初只有五分煩惱；見說了這話，又添了五分煩惱。自離了使臣房裏，上馬回到家中，把馬牽去後槽上拴了；獨自一箇，悶悶不已。正是：

雙眉重上三顰鎖，滿腹填平萬斛愁。網裏漏魚何處覓？鹽中捉鼈向誰求？

只見老婆問道：「丈夫你如何今日這般嘴臉？」何濤道：「你不知前日太守委我一紙批文，爲因泥崗上一夥賊人，打劫了梁中書與丈人蔡太師慶生辰的金珠寶貝，計十一擔，正不知是甚麼樣人打劫了去。我自從領了這道鈞批，到今未曾得獲。今日正去轉限，不想太師府又差幹辦來，立等要拿這一夥賊人解京。太守問我賊人消息，我回復道，「未見次第，不曾獲得。」府尹將我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去處。在後知我性命如何！」老婆

濟 水

道：『似此怎地好？却是如何得了！』正說之間，只見兄弟何清來望哥哥，何濤道：『你來做甚麼？不去賭錢，却來怎地？』何濤的妻子乖覺，連忙招手，說道：『阿叔，你且來厨下，和你說話。』何清當時跟嫂嫂進到厨下坐了。嫂嫂安排些酒肉菜蔬，盪幾杯酒，請何清喫。何清問嫂嫂道：『哥哥忒殺欺負人！我不中，也是你一箇親兄弟！你便奢遮殺，只做得箇繙批觀察使！叫我一處喫盞酒，有甚麼辱莫了你！』阿嫂道：『阿叔，你不知道：你哥哥心裏自過活不得哩！』何清道：『他每日起了大錢大物，那裏去了？有的是錢和米，有甚麼過活不得處！』阿嫂道：『你不知：爲這黃泥岡上，前日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北京梁中書慶賀蔡太師的「生辰綱」事；如今濟州府尹，奉着太師鈞旨，限十日內，定要捉拿各賊解京；若還捉不着正身時，便要刺配遠惡軍州去。你不見你哥哥，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字樣，只不會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着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纔安排些酒食與你喫。他悶了幾時了，你却怪他不得。』何清道：『我也誹誹地聽得人說道，有賊打劫了「生辰綱」去。正在那裏地面上？』阿嫂道：『只聽的說道黃泥岡上。』何清道：『却是甚麼樣人劫了？』阿嫂道：『叔叔，你又醉。我纔方說了，是七箇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去。』何清呵呵的大笑道：『原來恁地。知道是販棗子的客人了，却悶怎地？何不差精細的人去捉？』阿嫂道：『你倒說得好，便是沒捉處。』何清笑道：『嫂嫂，倒要你憂。哥哥放着常來的一般兒好酒肉弟兄，開常不保的是親兄弟！今日纔有事，便叫沒捉處。若是叫兄弟得知，攢得幾貫錢使，量這夥小賊，有甚難處！』阿嫂道：『阿叔，你倒敢知得些風路』

滄 水

？」何濤笑道：「直等哥哥臨危之際，兄弟却來有箇道理救他。」說了，便起身要去。阿嫂留住再喫兩杯。那婦人聽了這話說的蹊蹺，慌忙來對丈夫備細說了。何濤連忙叫請何清到面前。何濤陪着笑臉說道：「兄弟，你既知此賊去向，如何不救我？」何清道：「我不知甚麼來歷。我自和嫂子說要。兄弟如何救的哥哥？」何濤道：「好兄弟，你得要看冷燠。只想我日常的好處，你記我開時的歹處，救我這條性命！」何清道：「哥哥，你管下許多眼明手快的公人，也有三二百箇，何不與哥哥出些力氣？量兄弟一箇，怎救的哥哥！」何濤道：「兄弟休說他們；你的話眼裏，有些門路，休要把與別人做好漢。你且說與我些去向，我自有補報你處。正教我怎地心寬！」何清道：「有甚麼去向！兄弟不省的！」何濤道：「你不要毆我，只看同胞共母之面！」何清道：「不要慌。且待到至急處，兄弟自來出些氣力，拿這夥小賊。」阿嫂便道：「阿叔！胡亂救你哥哥，也是弟兄情分。如今被太師府鈞帖，立等要這一千人，天來大事，你却說小賊！」何清道：「嫂嫂，你須知我只爲賭錢上，喫哥哥多少言語！但是打罵，不會和他爭涉！間常有酒有食，只和別人快活，今日兄弟也有用處！」何濤見他話眼有些來歷，慌忙取一箇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兄弟權將這錠銀收了。日後掃得賊人時，金銀假正賞賜，我一力包辦。」何清笑道：「哥哥正是急來抱佛脚，閒時不燒香！我若要你銀子時，便是兄弟勸捐你；你且把去收了，不要將來賺我！你若如此，我便不說。既是你兩口兒，我行陪話，我說與你，不要把銀子出來驚我！」何濤道：「銀兩都是官司信賞出的，如何沒三五百貫錢？兄弟你休推却。我且問你：這夥賊却在那裏有些來歷？」

水 滸

何清拍着大腿道：『這夥賊，我都捉在便袋裏了！』何濤大驚道：『兄弟，你如何說這夥賊在你便袋裏？』何清道：『哥哥你莫管，我自都有在這裏便了。你只把銀子收了去，不要將來賺我，只要常情便了！我却說與你知道！』何清不慌不忙，疊着兩箇指頭說出來。有分教，聊城縣裏，引出箇飲義英雄；梁山泊中，聚一夥擎天好漢。畢竟何清對何濤說出甚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玉

當時何觀察與兄弟何清道：「這錠銀子，是官司信賞的，非是我把來賺你，後頭再有重賞。兄弟，你且說這夥人如何在你便袋裏？」只見何清道去身邊招文袋內摸出一箇經摺兒來，指道：「這夥賊人，都在上面！」何濤道：「你且說怎地寫在上面？」何清道：「不瞞哥哥說：兄弟前日爲賭博輸了，沒一文盤纏；有箇一般賭博的，引兄弟去北門外十五里，地名安樂村，有箇王家客店內湊些碎賭。爲是官司行下文書來，着落本村，但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簿，一面上用勒合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宿，須要問他「那裏來？何處去？姓甚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寫在簿子上。官司查照時，每月一次去里正處報名。爲是小二哥不識字，央我替他抄了半箇月。當日是六月初三日，有七箇販棗子的客人，推着七輛江州車兒來歇。我却認得一箇爲頭的客人，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因何認得他？我比先曾跟一箇閒漢去投遞他，因此我認得。我寫着文簿，問他道，「客人高姓？」只見一箇三牙鬚白淨面皮的，搶將過來答應道，「我等姓李，從濠州來販棗子，去東京賣。」我雖寫了，有些疑心。第二日他自去了。店主帶我去村裏相賭，來到一處三叉路口，只見一箇漢子挑兩箇桶來。我不認得他。店主人自與他厮叫道，「白大郎，那裏去？」那人應道，「有擔醋，將去村裏財主家賣。」店主人和我說道，「這人叫做白日鼠白勝，他另箇賭客。」我也只安在心裏。後來聽得沸沸揚揚地說道，「黃泥岡上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把蒙汗藥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綱去」。我猜不是晁

水滸

保正却是兀誰！如今只補了白勝，一問便知端的。這箇經摺兒，是我抄的副本。」何濤聽了大喜，隨即引了兄弟何清，逕到州衙裏，見了太守。府尹問道：「那公事有些下落麼？」何濤稟道：「略有些消息了。」府尹叫進後堂，來說仔細。問了來歷，何清一一稟說了。當下便差八箇做公的，一同何濤何清，連夜來到安樂村。叫了店主人做眼，逕奔到白勝家裏，却是三更時分。叫店主人賺開門來打火，只聽得白勝在牀上做聲。問他老婆時，却說道：「害熱病不曾得汗。從牀上掖將起來，見白勝面色紅白，就把索子綁了，喝道：『黃泥崗上做得好事！』白勝那裏肯認；把那婦人捆了，也不肯招。衆做公的繞屋尋賊，尋到牀底下，見地面不平。衆人掘開，不到三尺深，衆多公人發聲喊，白勝面如土色，就地下取出一包金銀。隨即把白勝頭臉包了，帶他老婆，扛些贓物，都連夜趕回濟州城裏來，却好五更天明時分。把白勝押到廳前，便將索子捆了。問他主情造意，白勝抵賴，死不肯招。晁保正等七人。連打三四頓，打的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府尹喝道：「告的正主，招了贓物，搨人已知是鄆州東溪村晁保正；你這厮如何賴得過！你快說那六人是誰，便不打你了。」白勝又捱了一歇，打熬不過，只得招道：「爲首的是晁保正。他自同六人來糾合白勝與他搨酒，其實不認得那六人。」知府道：「這箇不難。只拿往晁保正，那六人便有了下落。」取一面鐵葉死囚枷，枷了白勝；他的老婆，也鎖了押去女牢裏監收。隨即押一紙公文，就差何濤親自帶領二十箇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去鄆州城縣投下，着落本縣立等捉拿晁保正並不知姓名六箇正賊；就帶原解「生辰綱」的兩箇虞候作眼拿人。一同何濤察領了一行人，去時不要大驚小怪，只恐怕走透了消息。星夜來

水滸

到鄆城縣，先把一行公人並兩箇虞候都藏在客店裏，只帶一兩箇跟着來下公文，逕遊鄆城縣衙門前來。當下已牌時分，却值知縣退了早衙，縣前靜悄悄地。何濤走去縣對門一箇茶坊裏坐下喫茶相等。喫了一箇泡茶，問茶博士道：『今日如何縣前恁地靜？』茶博士說道：『知縣相公，早衙方散；一應公人和告狀的，都去喫飯了未來。』何濤又問道：『今日縣裏不知是那箇押司直日？』茶博士指着道：『今日直日的押司來也。』何濤看時，只見縣裏走出一箇吏員來。看那人時，怎生模樣，但見：

眼如丹鳳，眉似臥蠶。滴溜溜兩耳懸珠，明皎皎雙睛點漆。唇方口正，髭鬚地闊輕盈。額闊頂平，皮肉天倉飽滿。坐定時渾如虎相，走動時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養濟萬人之度量。身軀六尺，懷掃除四海之心機。志氣軒昂，胸襟秀麗。刀筆敢欺蕭相國，聲名不讓孟嘗君。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爲他面黑身矮，爲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於家大孝，爲人仗義疎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在堂，母親蚤喪；下有一箇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自和他父親宋大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這宋江自在鄆城縣做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更兼愛習鎗棒，學得武藝多般。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送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終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霍視金似土。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賙人之急，扶

澇 水

人之困：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曾有一首臨江仙，讚宋江好處：

起自花村刀筆吏，英靈上應天星。疎財仗義更多能，事親行孝敬，待士有聲名。濟弱扶傾心慷慨，高名水月雙清。及時甘雨四方稱。山東呼保義，豪傑宋公明。

當時宋江帶着一箇伴當，走出縣前來，只見這何觀察當街迎住叫道：『押司，此間請坐拜茶。』宋江見他似箇公人打扮，慌忙答禮道：『尊兄何處？』何濤道：『且請押司到茶坊裏面喫茶說話。』宋明公道：『謹領。』兩箇入到茶坊裏坐定，伴當都叫去門前等候。宋江道：『不敢拜問尊兄高姓？』何濤答道：『小人是濟州府緝捕使臣何觀察的便是。不敢動問押司高姓大名？』宋江道：『賤眼不識觀察，少罪。小吏姓宋名江的便是。』何濤倒地便拜，說道：『久聞大名，無緣不曾拜識。』宋江道：『惶恐。觀察請上坐。』何濤道：『小人安敢占上。』宋江道：『觀察是上司衙門的人，又是遠來之客。』兩箇謙讓了一回，宋江坐了主位，何濤坐了客席。宋江便叫：『茶博士，將兩杯茶來。』沒多時，茶到。兩箇喫了茶，宋江道：『觀察到敝縣，不知上司有何公務？』何濤道：『實不相瞞：來貴縣有幾箇要緊的人。』宋江道：『莫非賊情公事否？』何濤道：『有實封公文在此，敢煩押司作成。』宋江道：『觀察是上司差來捕盜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不知爲甚麼賊情緊事？』何濤道：『押司是當案的人，便說也不妨：敝府管下黃泥岡上一夥賊人，共是八箇，把蒙汗藥麻翻了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差遣送蔡太師的「生辰綱」軍健一十五人，劫去了十一擔生珠寶貝，討該十萬貫正贓。今捕得從

水滸

賊一名白勝，指說七箇正賊，都在貴縣。這是太師府特差一箇幹辦，在本府立等要這件公事，望押司早早維持！」宋江道：「休說太師處着落；便是觀察自齎公文來要，敢不捕送？只知道白勝供指那七人名字？」何濤道：「不瞞押司說，是貴縣東溪村晁保正爲首。更有六名從賊，不識姓名，煩乞用心。」宋江聽罷喫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晁蓋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之罪，我不救他時，捕獲將去，性命便休了！」心內自慌，却答應道：「晁蓋這厮，姦頑役戶；本縣內上下人，沒一箇不怪他。今番做出來了，好教他受！」何濤道：「相煩押司便行此事。」宋江道：「不妨，這事容易；囊中捉鼈，手到拏來。只是一件：這實封公文，須是觀察自己當廳投下，本官看了，便好施行發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擅開？這件公事，非是小可，勿當輕泄於人。」何濤道：「押司高見極明，相煩引進。」宋江道：「本官發放一早晨事務，倦怠了少歇；觀察略待一時，少刻坐廳時，小吏來請。」何濤道：「望押司千萬作成。」宋江道：「理之當然，休這等說話。小吏略到寒舍，分撥了些家務便到，觀察少坐一坐。」何濤道：「押司尊便，小弟只在此專等。」宋江起身出得閣兒，分付茶博士道：「那官人要再用茶，一發我還茶鏡。」離了茶坊，飛也似跑到下處。先分付伴當去叫直司在茶坊門前伺候：「若知縣坐衙時，便可去茶坊裏安撫那公人道，「押司便來，」叫他略待一待。」却自槽上鞮了馬，韃出後門外去；拿了鞭子，慌忙的跳上馬，慢慢地離了縣治。出得東門，打上兩鞭，那馬撥喇喇的望東溪村攔將去。沒半箇時辰，早到晁蓋莊上。莊客見了，入去莊裏報知。正是：

義重輕他不義財，奉天法網有時開。剝民官府過於賊，應爲知交放賊來。

且說晁蓋正和吳用，公孫勝，劉唐在後園葡萄樹下喫酒。此時阮已得了錢財，自回石碣村去了。晁蓋見莊客報說宋押司在門前，晁蓋問道：「有多少人隨從着？」莊客道：「只獨自一箇飛馬而來，說快要見保正。」晁蓋道：「必然有事！」慌忙出來迎接。宋江道了一箇暗，携了晁蓋手，便投側邊小房裏來。晁蓋問道：「押司如何來的慌速？」宋江道：「哥哥不知，兄弟是心腹弟兄，我捨着條性命來救你。如今黃泥崗事發了！白勝已自拿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你等七人！濟州府差一箇何縱捕，帶領若干人，奉着太師府鈞帖並本州文書來捉你等七人，道你爲首。天幸撞在我手裏！我只推說知縣睡着，且教何觀察在縣對門茶坊裏等我。以此飛馬而來，報你哥哥。三十六計，走爲上計。若不快走時，更待甚麼？我回去引他當廳下了公文，知縣不移時，便差人連夜下來，你們不可擔閣；倘有些疏失，如之奈何？你怨小弟不來救你。」晁蓋聽罷，嚔了一驚道：「賢弟大恩難報！」宋江道：「哥哥，你休要多說。只顧安排走路，不要纏障，我便回去也。」晁蓋道：「七箇人，三箇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財，自回石碣村去了；後面有二箇在這裏，賢弟且見他一面。」宋江來到後園，晁蓋指着道：「這三位：一箇吳學究；一箇公孫勝，蘆州來的；一箇劉唐，東潞州人。」宋江略講一禮，回身便走。囑付道：「哥哥保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宋江出到莊前上了馬，打上兩鞭，飛也似望縣裏來了。當時有箇學究，爲此事作詩一首，也說得是。詩曰：

保正緣何養賊曹，押司縱賊罪難逃；須知守法清名重，莫謂通情義氣高。

水 滸

爵固畏鷓能害爵，貓如件鼠豈成貓。空持乃筆稱文吏，羞說當年漢相蕭。

且說晁蓋與吳用，公孫勝，劉唐三人道：『你們認得那來相見的這箇人麼？』吳用道：『却怎地慌慌忙忙便去了？正是誰人？』晁蓋道：『你三位還不知哩！我們不是他來時，性命只在咫尺休了！』三人大驚道：『莫不走了消息，這件事發了？』晁蓋道：『虧殺這箇兄弟，擔着血海也似千條，來報與我們！原來白勝已自捉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我等七人。本州差箇緝捕何觀察，將帶若干人，奉着太師鈞帖，來着落鄆城縣，立等要拿我們七箇。虧了他穩住那公人在茶坊裏候他，飛馬先來報知我們。如今回去下了公文，少刻便差人連夜到來，捕獲我們。却是怎地好！』吳用道：『若非此人來報，都打在網裏！這大恩人姓甚名誰？』晁蓋道：『他便是本縣押司，呼保義宋江的便是。』吳用道：『只聞宋押司大名，小生却不曾得會。雖是住居咫尺，無緣難得見面。』公孫勝，劉唐，都道：『莫不是江湖上傳說的及時雨宋公明？』晁蓋點頭道：『正是此人。他和我心腹相交，結義弟兄。吳先生，不曾得會？四海之內，名不虛傳！結義得這箇兄弟，也不枉了！』晁蓋問吳用道：『我們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吳學究道：『兄長不須商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晁蓋道：『却纔宋押司，也教我們走爲上計。却是走那裏去好？』吳用道：『我已尋思在肚裏了。如今我們收拾五七擔挑了，一齊都走奔石碣村三阮家裏去。今急遣一人，先與他弟兄說知。』晁蓋道：『三阮是箇打魚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許多人？』吳用道：『兄長，你好不精細！石碣村那裏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裏好生興旺，官軍拏盜，不敢正眼兒看他。若是趕得緊，我們一發』

水 滸

入了夥！」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了夥。」正是：

無道之時多有盜，英雄進退兩俱難。只因秀士居山寨，買盜猶然似買官。

當時晁蓋道：「既然恁地商量定了，事不宜遲！吳先生，你便和劉唐帶了幾箇莊客，挑擔先去阮家安頓了，却來早路上接我們。我和公孫先生兩箇打併了便來。」吳用，劉唐，把這「生辰綱」打劫得金珠寶貝，做五六擔裝了，斟五六箇莊客，一發喫了酒食。吳用袖了銅鍊，劉唐提了朴刀，監押着五七擔，一行十數人，投石碣村來。晁蓋和公孫勝在莊上收拾：有些不肯去的莊客，齎發他些錢物，從他去投別主；有願去的，都在莊上併疊財物，打拴行李。正是：

須信錢財是毒蛇，錢財聚處卽亡家。人稱義士猶難保，天鑒貪官慢自誇。

再說宋江飛馬去到下處，連忙到茶坊裏來，只見何觀察正在門前望。宋江道：「觀察久等。却被村裏有箇親戚，在下處說些家務，因此擔閣了些。」何濤道：「有煩押司引進。」宋江道：「請觀察到縣裏。」兩箇入得衙門來，正值知縣時文彬在廳上撥落事務。宋江將着實封公文，引着何觀察直至書案邊，叫左右掛上迴避牌。宋江向前，稟道：「奉濟州府公文，爲賊情緊急公務，特差緝捕使臣何觀察到此下文書。」知縣接來，拆開就當廳看了，大驚；對宋江道：「這是太師府差幹辦來立等要回話的勾當！這一干賊，便可差人去捉！」宋江道：「日間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拿得晁保正來，那六人便有下列。」時知縣道：

水 滸

這東溪村晁保正，聞名是箇好漢，他如何肯做這等勾當？」隨即叫喚尉司並兩箇都頭：「一箇姓朱，名全；一箇姓雷，名橫。他兩箇，非是等閒人也！當下朱全，雷橫，兩箇來到後堂，領了知縣言語，和縣尉上了馬，逕到尉司，點起馬步弓手並土兵一百餘人，就同何觀察並兩箇虞候，作眼擎人。當晚都帶了繩索軍器。縣尉騎着馬，兩箇都頭亦各乘馬，各帶了腰刀弓箭，手擎朴刀，前後馬步弓手簇擁着，出得東門，飛遶東溪村晁家來。到得東溪村裏，已是一更天氣，都到一箇觀音菴取齊。朱全道：『前面便是晁家莊。晁蓋家，有前後兩條路。若是一齊去打他前門，他望後門走了；一齊闖去打他後門，他遶前門走了。我須知晁蓋好生了得；又不知那六箇是甚麼人，必須也不是善良君子。那厮們都是死命，何或一齊殺出來，又有莊客協助，却如何抵敵他？只好聲東擊西，等那厮們亂攆，便好下手。不若我和雷都頭，分做兩路：我與你分一半人，都是步行去，先望他後門埋伏了，等候嚙哨響爲號，你等向前門只顧打入來，見一箇捉一箇，見兩箇捉一雙！』雷橫道：『也說的是。』朱都頭，你和縣尉相公從前門打入來，我去截住後路。』朱全道：『賢弟，你不省得。晁蓋莊上，有三條活路，我閒常時都看在眼裏了；我去那裏，須認得他的路數，不用火把便見。你還不知他出沒的去處，倘若走漏了事情，不是要處。』縣尉道：『朱都頭說得是。你帶一半人去。』朱全道：『只消得三十來箇勾了。』朱全領了十箇弓手，二十箇土兵，先去了。縣尉再上了馬，雷橫把馬步弓手，都擺在前後，幫護着縣尉；土兵等都在馬前，明晃晃照着三二十箇火把，擎着標叉，朴刀，留客住，鈎鎌刀，一齊都遶晁家莊來。到得莊前，兀自有半里多路，只見

水滸

晁蓋莊裡，一縷火起，從中堂燒將起來，薄得黑煙遍地，紅焰飛空。又走不到十數步，只見前後門四面八方，約有三四十把火發，焰騰騰地一齊都着。前面雷橫挺着朴刀，背後衆士兵發着喊，一齊把莊門打開。都撲入裡面看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一般明亮，竝不曾見有一箇人；只聽得後面發着喊，叫將起來，叫前面捉人。原來朱全有心要放晁蓋，故意賺雷橫去打前門。這雷橫亦有心要救晁蓋，以此爭先要來打後門；却被朱全說開了，只得去打他前門。故意這等大驚小怪，聲東擊西，要催逼晁蓋走了。朱全那時到莊後時，兀自晁蓋收拾未了。莊客看見，來報與晁蓋說道：『官軍到了！事不宜遲！』晁蓋叫莊客四下里只顧放火，他和公孫勝引了十數箇去的莊客，叫着喊，挺起朴刀，從後門殺將出來，大喝道：『當吾者死！避吾者生！』朱全在黑影裡，叫道：『保正快走！朱全在這裡等你多時。』晁蓋那裡顧他說，與同公孫勝捨命只顧殺出來。朱全虛閃一閃，放開條路讓晁蓋走了。晁蓋却叫公孫勝引了莊客先走，他獨自押着後。朱全使步弓手從後門撲入去，叫道：『前面趕捉賊人！』雷橫聽的，轉身便出莊門外，叫馬步弓手分頭去趕，雷橫自在火光之下，東觀西望，做尋人。朱全撇了士兵，挺着刀去趕晁蓋。晁蓋一面走，口裡說道：『朱都頭！你只會追我做甚麼？我須沒夕處！』朱全見後面沒人，方纔敢說道：『保正你兀自不見我好處：我怕雷橫執迷，不會做人情，被我賺他打你前門，我在後面等你出來放你。你見我開條路讓你過去？你不可投別處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晁蓋道：『深感救命之恩，異日必報！』有詩爲證：

捕盜如何與盜通？官廳應與盜賊同。莫疑官府能爲盜，自有皇天不肯容。

水 滸

朱全正趕間，只聽得背後雷橫大叫道：『休教走了人！』朱全分付晁蓋道：『保正，你休慌，只顧一面走，我自使轉他去。』朱全回頭叫道：『有三箇賊望東小路去了！雷都頭，你可急趕。』雷橫領了人，便投東小路上，並土兵衆人趕去。朱全一面和晁蓋說着話，一面趕他，却如防送的相似。漸漸黑影裡不見了晁蓋，朱全只做失脚撲地，倒在地下，衆土兵隨後趕來，向前扶起。急救得朱全，答道：『黑影裡不見路徑，失脚走下野田裡，滑倒了，閃挫了左腿。』縣尉道：『走了正賊，怎生奈何！』朱全道：『非是小人不趕，其實月黑了，沒做道理處。這些土兵，全無幾箇有用的人，不敢向前！』縣尉再叫土兵去趕，衆土兵心裡道：『兩箇都頭，尙兀自不濟事，近他不得，我們有何用？』都去虛趕了一回，轉來道：『黑地裡正不知那條路去了。』雷橫也趕了一直回來。心內尋思道：『朱全和晁蓋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我沒來由做甚麼惡人。我也有心亦要放他，今已去了，只是不見了人情！晁蓋那人，也不是好惹的。』回來說道：『那裡趕得上！這夥賊端的了得！』縣尉和兩箇都頭，回到莊前時，已是四更時分。何觀察見衆人四分五落，趕了一夜，不會拿得一箇賊人，只叫苦道：『如何回得濟州去見府尹！』縣尉只得捉了幾家鄰舍去，解將鄆城縣裡來。這時知縣一夜不會得睡，立等回報；聽得道，『賊都走了，只拿得幾箇鄰舍。』知縣把一千拿到的鄰舍，當廳勸問。衆鄰舍告道：『小人等雖在晁保正鄰近住居，遠者三二里田地，近者也隔着些村坊；他莊上時常有擲鎗使棒的人來，如何知他做這般的事？』知縣逐一問了時，務要問他們一箇下落。數內一箇貼鄰告道：『若要知他端的，除非問他莊客。』知縣道：『說他家莊客，也都跟

濟水

着走了。』鄰舍告道：『也有不願去的，還在這裡。』知縣聽了，火速差人，就帶了這箇貼鄰做眼，來東溪村捉人。無兩箇時辰，早拿到兩箇莊客。當廳勘問時，那莊客初時抵賴；喫打不過，只得招道：『先是六箇人商議。小人只認得一箇是本鄉中教學的先生，叫做吳學究；一箇叫做公孫勝，是全真先生；又有一箇黑大漢姓劉。更有那三箇，小人不認得，却是吳學究合將來的。聽的說道，他姓阮，在石碣村住。他是打魚的，弟兄三箇。』只此是實。』知縣取了一紙招狀，把兩箇莊客交與何觀察，回了一道備細公文，申呈本府。宋江自周全那一千鄰舍，保放回家聽候。且說這衆人與何濤押解了兩箇莊客連夜回到濟州，正值府尹陞廳。何濤引了衆人到廳前，稟說晁蓋燒莊在逃一事；再把莊客口詞說一遍。府尹道：『既是恁地說時，再拿出白勝來！』問道：『那二箇姓阮的，端的住在那裡？』白勝抵賴不過，只得供說：『三箇姓阮的，一箇叫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箇叫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箇是活閻羅阮小七，都在石碣湖村裡住。』知府道：『還有那三箇姓什麼？』白勝告道：『一箇是智多星吳用，一箇是入雲龍公孫勝，一箇叫做赤髮鬼劉唐。』知府聽了，便道：『既有下落，且把白勝依原贖了，收在牢裡。』隨即又喚何觀察，差去石碣村，緝捕這幾箇賊人。不是何濤去石碣村去，有分教天罡地煞，來尋際會風雲；水滸山城，去聚縱橫人馬。畢竟何觀察怎生差去石碣村緝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併火 晁蓋梁山小奪泊

話說當下何觀察領了知府台旨下廳來，隨即到機密房裏，與衆人商議。衆多做公的道：『若說這箇石碣村湖蕩，緊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蕩蕩，蘆葦水港。若不得大隊官軍，舟船人馬，誰敢去那裏捕捉賊人？』何觀察聽罷說道：『這一論也是。』再到廳上稟覆府尹道：『原來這石碣村湖泊，正傍着梁山泊，週圍盡是深港水汊，蘆葦草蕩。閒常時也兀自劫了人，莫說如今又添了那一夥強人在裏面。若不起得大隊人馬，如何敢去那裏捕捉得人？』府尹道：『既是如此說時，再差一員了得事的捕盜巡檢，點與五百官兵人馬，和你一處去緝捕。』何觀察領了台旨，再回機密房來，喚集這衆多做公的，整選了五百餘人，各自去準備什物器械。次日，那捕盜巡檢領了濟州府帖文，與何觀察兩箇點起五百軍兵，同衆多做公的，一齊透石碣村來。且說晁蓋，公孫勝，自從把火燒了莊院，帶同十數箇莊客，來到石碣村半路上，撞見三阮弟兄，各執器械，却來接應到家，七箇人都在阮小五莊上。那時阮小二已把老小搬入湖泊裏。七人商議要去投梁山泊一事。吳用道：『見今李家道口有那旱地忽律朱貴在那裏開酒店，招接四方好漢。但要入夥的，須是先投澄他。我們如今安排了船隻，把一應的物件裝在船裏，將些人情送與他引進。』大家正在那裏商議投梁山泊，只見幾箇打魚的來報道：『官軍人馬，飛澄村裏來也！』晁蓋便起身叫道：『這厮們趕來，我等休走！』阮小二道：『不妨！我自對付他！叫那厮大半天下水裏去死，小半都擱殺他！』公孫勝道：『休慌

濟 水

！且看貧道的本事！」晁蓋道：「劉唐兄弟，你和學究先生，且把財賦老小裝載船裏，還撿去李家道口左側相等；我們看些頭勢，隨後便到。」阮小二選兩隻棹船，把娘和老小，家中財賦，都裝下船裏。吳用，劉唐，各押着一隻，叫七八箇伴當搖了船，先到李家道口去等；又分付阮小五，阮小七，撐駕小船，如此迎敵。兩箇各棹船去了。且說何濤並捕盜巡檢，帶領官兵，漸近石碣村，但見河埠有船，盡數奪了；便使會水的官兵且下船裏進發。岸上人馬，艖騎相迎，水陸並進。到阮小二家，一齊吶喊，人兵並起，撲將入去，早是一所空房，裏面只有些篋重家火。何濤道：「且去拿幾家附近漁戶。」問時，說道：「他的兩箇兄弟，阮小五，阮小七，都在湖泊裏住，非船不能去。」何濤與巡檢商議道：「這湖泊裏港汊又多，路徑甚雜；抑且水蕩坡塘，不知深淺；若是四分五落去捉時，又怕中了這賊人姦計，我們把馬匹都教人看守在這村裏，一發都下船裏去。」當時捕盜巡檢並何觀察，一同做公的人等，都下了船。那時捉的船，非止百十隻，也有撐的，亦有搖的，一齊都望阮小五打魚莊上來。行不到五六里水面，只聽得蘆葦中間，有人嘲歌。衆人且住了船聽時，那歌道：

『打魚一事莫思量，不種青苗不種麻。酷吏賊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

何觀察並衆人聽了，盡喫一驚。只見遠遠地一箇人，獨棹一隻小船兒唱將來。有認得的指道：「這箇便是阮小五！」何濤把手一招，衆人併力向前，各執器械，挺着迎將去。只見阮小五大笑罵道：「你這等虐害百姓的賊官！直如此大膽！敢來引老爺做甚麼！却不是來搵虎鬚！」何濤背後有會射弓箭的，搭上箭，拽蘆弓，一齊放箭。阮小五見放箭來，拿着棒槌，翻

水 滸

筋斗鑽下水裏去。衆人赶到根前，拿箇空。又行不到兩條港汊，只聽得蘆花蕩裏打嚵喧。衆人把船擺開，見前面兩箇人，掉着一隻船來；船頭上立着一箇人，頭戴青簪笠，身披綠蓑衣，手裏撚着條筆管鎗，口裏也唱着道：

『老爺生長石碣村，稟性生來要殺人！先斬何濤巡檢首，京師獻與趙王君！』

何觀察並衆人聽了，又喫一驚。一齊看時，前面那箇人撚着鎗，唱着歌，背後這箇搖着櫂。有認得的說道：『這箇正是阮小七！』何濤喝道：『衆人併力向前，先拿住這箇賊！休教走了！』阮小七聽得笑道：『潑賊！』便把鎗只一點，那船便使轉來，望小港裡串着走。衆人發着喊，趕將去。這阮小七和那搖船的，飛也似搖着櫂，口裏打着嚵喧，串着小港汊中只顧走着。衆官兵趕來趕去，看見那水港窄狹了，何濤道：『且住！把船且泊了，都傍岸邊。』上岸看時，只見茫茫蕩蕩，都是蘆葦，正不見一些旱路。何濤心內疑惑，却商議不定，便問那當村住的人。說道：『小人們雖是在此居住，也不知道這裏有許多去處。』何濤便教划着兩隻小船，船上各帶三兩箇做公的，去前面探路。去了兩箇時辰有餘，不見回報。何濤道：『這厮們好不了事！』再差五箇做公的，又划兩隻船去探路。這幾箇做公的，划了兩隻船，又去了一箇多時辰，竝不見些回報。何濤道：『這幾箇都是久慣做公的，四清六活的人，却怎地也不曉事！如何不着一隻船轉來回報？不想這些帶來的官兵，人人亦不知顛倒！』天色又看看晚了，何濤思想：『在此不着邊際，怎生奈何！我須用自去走一遭。』揀一隻疾快小船，選了幾箇老郎做公的，各拿了器械，擡起五六把檣楫，何濤坐在船頭上，望這箇蘆葦港裏蕩將

濟 水

去。那時已是日沒沉西。划得船開，約行了五六里水面，看見側邊岸上一箇人，提有把鋤頭走將來。何濤問道：『兀那漢子你是甚人？這裏是甚麼去處？』那人應道：『我是這村裏莊家的。這裏喚做斷頭溝，沒路了。』何濤道：『你會見兩隻船過來麼？』那人道：『不是來捉阮小五的？』何濤道：『你怎地知得是來捉阮小五的？』那人道：『他們只在前面烏林裏廝打。』何濤道：『離這裏還有多少路？』那人道：『只在前面望得見便是。』何濤聽得，便叫攏船，前去接應；便差兩箇做公的，拿了機叉上岸來。只見那漢提起鋤頭來，手到，把這兩箇做公的，一鋤頭一箇，翻筋斗都打下水裏去。何濤見了喫一驚，急跳起身來時，却待挺上岸，只見那隻船，忽地搶將開去，水底下鑽起一箇人來，把何濤兩腿只一扯，撲地倒撞下水裏去。那幾箇船裏的却待要走，被這提鋤頭的，趕將上船來，一鋤頭一箇，排頭打下去，腦漿也打出來。這何濤被水底下這人，倒拖上岸來，就解下他的胳膊來細了。看水底下這人，却是阮小七；岸上提鋤頭的那漢，便是阮小二。弟兄兩箇，看着何濤罵道：『老爺弟兄三箇，從來愛殺人放火，量你這廝，直得甚麼！你如何大膽，特地引着官兵，來捉我們！』何濤道：『好漢！小人奉上命差遣，蓋不由己。小人怎敢大膽，要來捉好漢？望好漢可憐見家中有箇八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贖，望乞饒恕性命則箇！』阮家弟兄道：『且把他來細做箇粽子，撒在船艙裏！』把那幾箇屍首，都擡去水裏去了。箇箇胡哨一聲，蘆葦叢中鑽出四五箇打魚的人來，都上了船。阮小二，阮小七，各駕了一隻船出來。且說這捕盜巡檢，領着官兵，都在那船裏說道：『何觀察他道做公的不了事，自去探路，也去了許多時，不見回來！』那時

澹 水

正是初更左右，星光滿天，衆人都任船上歌涼。忽然只見一陣怪風，但見：

飛沙走石，捲水搖天。黑漫漫堆起烏雲，昏鄧鄧催來急雨。傾翻荷葉，滿波心翠蓋交加。擺動蘆花，遠湖面白旗繚亂。吹折崑崙山頂樹，喚醒東海老龍君。

那一陣怪風，從背後吹將來，吹得衆人掩面大驚，只叫得苦；把那纜船索都刮斷了。正沒擺布處，只聽得後面胡哨響；迎着風看時，只見蘆花側畔，射出一派火光來。衆人道：「今番却休了！」那大船小船，約有四五十隻，正被這大風刮得你撞我磕，捉摸不住，那火光却早來到面前。原來都是一叢小船，兩隻家羈住，上面滿滿堆着蘆葦柴草，刮刮雜雜燒着，乘着順風直衝將來。那四五十隻官船，屯塞做一塊，港汊又狹，又沒迴避處，那頭等大船也有十數隻，却被他火船推來，鑽在大船隊裏一燒。水底下原來又有人，扶助着船燒將來，燒得大船上官兵，都跳上岸來逃命遶走。不想四邊盡是蘆葦野港，又沒旱路。只見岸上蘆葦又刮刮雜雜，也燒將起來。那捕盜官兵，兩頭沒處走。風又緊，火又猛，衆官兵只得鑽去，都透爛泥裏立地。火光叢中，只見一隻小快船，船尾上一箇搖着船，船頭上坐着一箇先生，手裏明晃晃地拿着一口寶劍，口裏喝道：「休教走了一箇！」衆兵都在爛泥裏慌做一堆。說猶未了，只見蘆葦東岸，兩箇人引着四五箇打魚的，都手裏明晃晃拿着刀鎗走來；這邊蘆葦西岸，又是兩箇人，也引着四五箇打魚的，手裏也明晃晃拿着飛魚鉤走來，東西兩岸，四箇好漢並這夥人，一齊動手，排頭兒擲將來。無移時，把許多官兵，都擲死在爛泥裏。東岸兩箇：是阮蓋，阮小五；西岸兩箇：是阮小二，阮小七；船上那箇先生，便是祭風的公孫臧。五位好漢

引着十數箇打魚的莊家，把這夥官兵，都擄死在蘆葦蕩裏。單單只剩得一箇何觀察，網做粽子也似，丟在船艙裏。阮小二提將上船來，指着罵道：『你這廝，是濟州一箇詐害百姓的蠢蟲！我本待把你碎屍萬段，却要你回去對那濟州府管事的賊鹽說，俺這石碣村阮氏三雄，東溪村天王晁蓋，都不是好撻撥的！我也不來你城裏借糧，他也休要來我這村中討死！倘或正眼兒覷着，休道你是一箇小小州尹，也莫說蔡太師差幹人來要拿我們，便是蔡京親自來時，我也擄他三二十箇透明的窟窿！俺們放你回去，休得再來！傳與你的那箇烏官人，教他休要討死！這裏沒大路，我着兄弟送你出路口去！』當時阮小七把一隻小快船，載了何濤，直送他到大路口，喝道：『這裡一直去，便有尋路處。別的都殺了，難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也喫你那州尹賊驢笑！且請下你兩箇耳朵來做表證！』阮小七身邊拔起尖刀，把何觀察兩箇耳朵割下來，鮮血淋漓，插了刀，解了胳膊，放上岸去。詩曰

官兵盡付斷頭溝，要放何濤不便休；
留着耳朵聽說話，旋將驢耳代驢頭。

何濤得了性命，自尋路回濟州去了。且說晁蓋，公孫勝和阮家三弟兄並十數箇打魚的，一發都駕了五七隻小船，離了石碣湖村泊，逕投李家道口來；到得那裡，相尋着吳用，劉唐船隻，合做一處。吳用問道拒敵官兵一事，晁蓋備細說了。吳用衆人大喜。整頓船隻齊了，一同來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裡，來相投。朱貴見了許多人來，說投托入夥，慌忙迎接。吳用將來歷實說與朱貴聽了，大喜；逐一都相見了，請入廳上坐定，忙叫酒保安排分例酒來，管待衆人；隨即取出一張皮靶弓來，搭上一枝響箭，望着那對港蘆葦中射去。響箭到處，早見有小

水 滸

嘍囉搖出一隻船來。朱貴急寫了一封書呈，備細說衆豪傑入夥姓名人數，先付與小嘍囉齎了，教去寨裡報知；一面又殺羊管待。衆好漢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朱貴喚一箇大船，請衆多好漢下船，就同帶了晁蓋等來的船隻，一齊望山寨裡來。行了多時，早來到一處水口，只聽的岸上鼓響鑼鳴。晁蓋看時，只見七八箇小嘍囉，划出四隻哨船來，見了朱貴都聲了喏，自依舊先去了。再說一行人，來到金沙灘上岸，便留老小船隻並打魚的人在此等候。又見數十箇小嘍囉，下山來接引到關上。王倫領着一班頭領，出關迎接。晁蓋等慌忙施禮，王倫答禮道：『小可王倫。久聞晁天王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且喜光臨草寨。』晁蓋道：『晁某是箇不讀書史的人，甚是獷鹵；今日事在臧拙，甘心與頭領帳下做一小卒，不棄幸甚。』王倫道：『休如此說，且請到山寨，再有計議。』一行從人，都跟着兩箇頭領上山來。到得大寨聚義廳上，王倫再三謙讓晁蓋一行人上塔。晁蓋等七人，在右邊一字兒立下；王倫與衆頭領，在左邊一字兒立下，一箇箇都講禮罷，分賓主對席坐下。王倫喚塔下衆小頭目聲喏已畢，一壁廂動起山寨中鼓樂。先叫小頭目去山下管待來的從人，關下另有客館安歇。詩曰：

人影分明是一羣，相留意氣便須親。如何待彼爲賓客？只恐身難作主人！

且說山寨裡，宰了兩頭黃牛，十箇羊，五箇猪，大吹大擂筵席。衆頭領飲酒中間，晁蓋把胸中之事，從頭至尾，都告訴王倫等衆位。王倫聽罷，駭然了半晌；心內躊躇，做聲不得；自己沉吟，虛應答。筵宴至晚席散，衆頭領送晁蓋等衆人關下客館內安歇，自有來的人伏侍。晁蓋心中歡喜，對吳用等六人說道：『我們造下這等迷天大罪，那裏安身？不是這王頭領如

澣 水

此錯愛，我等皆已失所。此恩不可忘報！」吳用只是冷笑。晁蓋道：「先生何故只是冷笑？有事可以通知。」吳用道：「兄長性直。你道王倫肯收留我們？兄長不看他的心，只觀他的顏色動靜規模。」晁蓋道：「觀他顏色怎地？」吳用道：「兄長不見他早間席上與兄長說話，到有交情；次後因兄長說出殺了許多官兵推盜巡檢，放了何濤，阮氏三雄如此豪傑，他便有些顏色變了；雖是口中應答，動靜規模，心裡好生不然。若是他有心收留我們，只就早上便議定了坐位。杜遷，宋萬，這兩箇，自是窺鹵的人；待客之事，如何省得？只有林冲那人，原是京師禁軍教頭，大郡的人，諸事曉得；今不得已，坐了第四位。早間見林冲看王倫答應兄長模樣，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氣，頻頻把眼瞞這王倫，心內自己躊躇。我看這人，倒有顧盼之心，只是不得已。小生略放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併！」晁蓋道：「全仗先生妙策良謀，可以容身。」當夜七人安歇了。次早天明，只見有人報道：「林教頭相訪。」吳用便對晁蓋道：「這人來相探，中俺計了。」七箇人慌忙起來迎接，邀請林冲入到客館裏面。吳用向前稱謝道：「夜來重蒙恩賜，拜擾不當。」林冲道：「小可有失恭敬。雖有奉承之心，奈緣不在其位，望乞恕罪。」吳用道：「我等雖是不才，非爲草木，豈不見頭領錯愛之心，願盼之意？感恩不淺！」晁蓋再三謙讓林冲上坐，林冲那裏肯。推晁蓋上首坐了，林冲便在下首坐定。吳用等六人一帶坐下。晁蓋道：「久聞教頭大名，不想今日得會。」林冲道：「小人舊在東京時，與朋友交，禮節不曾有悞。雖然今日能勾得見尊顏，不得遂平生之願，特地逕來陪話。」晁蓋稱謝道：「深感厚意。」吳用便動問道：「小生舊日久聞頭領在東京時，

水滸

十分豪傑。不知緣何與高俅不睦，致被陷害？後聞在滄州，亦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又是他的計策，向後不知誰薦頭領上山？」林冲道：「若說高俅這賊陷害一節，但提起，毛髮植立！又不能報得此讐！來此容身，皆是柴大官人舉薦到此。」吳用道：「柴大官人，莫非是江湖上人稱爲小旋風柴進的麼？」林冲道：「正是此人。」晁蓋道：「小可多聞人說柴大官人仗義疏財，接納四方豪傑，說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如何能勾會他一面也好！」吳用又對林冲道：「據這柴大官人，名聞寰海，聲播天下的人。教頭若非武藝超羣，他如何肯薦上山？非是吳用過稱；理合王倫讓這第一位頭領坐。此天下之公論，也不負了柴大官人之書信。」林冲道：「承先生高談。只因小可犯下大罪，投遞柴大官人；非他不留林冲，誠恐負累他不便，自願上山。不想今日去往無門！非在位次低微，且王倫只心術不定，語言不准，難以相聚！」吳用道：「王頭領待人接物，一團和氣，如何心地倒恁窄狹？」林冲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多豪傑到此相扶相助，似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此人只懷妬賢嫉能之心，但恐衆豪傑勢力相壓。夜來因見兄長所說衆位殺死官兵一節，他便有些不然，就懷不肯相留的模樣；以此請衆豪傑來關下安歇。」吳用便道：「既然王頭領有這般之心，我等休要待他發付，自投別處去便了。」林冲道：「衆豪傑休生見外之心，林冲自有分曉。小可只恐衆豪傑生退去之意，特來早早說知：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這廝語言有理，不似昨日，萬事罷論；倘若這廝今朝有半句話參差時，盡在林冲身上！」晁蓋道：「頭領如此錯愛，俺弟兄皆感厚恩。」吳用便道：「頭領爲我弟兄面上，倒教頭領與舊弟兄分顏。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時，小生等，登

滄 水

時告退。」林冲道：「先生差矣。古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量這一箇潑男女醜態畜生，終作何用！衆豪傑且請寬心。」林冲起身別了衆人，說道：「少間相會。」衆人相送出來，林冲自上山去了。正是：

如何此處不留人，休言自有留人處。應留人者怕人留，身苦難留留客住。

當日沒多時，只見小喽囉到來相請，說道：「今日山寨裏頭領，相請衆好漢去山南水寨亭上筵會。」晁蓋道：「上覆頭領，少間便到。」小喽囉去了，晁蓋問吳用道：「先生，此一會如何？」吳用笑道：「兄長放心。此一會，倒有分做山寨之主；今日林教頭，必然有火併王倫之意；他若有些心懶，小生憑着三寸不爛之舌，不由他不火併。兄長身邊各藏了暗器，只看小生把手來撚鬚爲號，兄長便可協力。」晁蓋等衆人暗喜。辰牌已後，三四人來催請。晁蓋和衆頭領，身邊各帶了器械，暗藏在身上；結束得端正，却來赴席。只見宋萬親自騎馬，又來相請。小喽囉擡過七乘山轎，七箇人都上轎子，一逕投南山水寨裏來。到得山南看時，端的景物非常。直到寨後水亭子前下了轎，王倫，杜遷，林冲，朱貴，都出來相接，邀請到那水亭子上，分賓主坐定。看那水亭一遭景致時，但見：

四面水簾高捲，週迴花壓朱闌。滿日香風，萬朵芙蓉鋪綠水。迎眸翠色，千枝荷葉透芳塘。畫簷外陰陰柳影，鎖牕前細細松聲。江山秀氣滿亭臺，豪傑一羣來聚會。

當下王倫與四箇頭領，杜遷，宋萬，林冲，朱貴，坐在左邊主位上；晁蓋與六箇好漢，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在右邊客席；階下小喽囉輪番把盞。酒至數巡，食供兩次，晁蓋和

水 滸

王倫盤話；但提起聚義一事，王倫便把閒話支吾開去。吳用把眼來看林冲時，只見林冲側坐交椅上，把眼睨王倫身上。看看飲酒至午後，王倫回頭叫小喽囉取來。三四箇人去不多時，只見一人捧箇大盤子，裏放着五錠大銀。王倫便起身把盞，對晁蓋說道：『感蒙衆豪傑到此聚義，只恨敵山小寨，是一注之水，如何安得許多真龍？聊備些小簿禮，萬望笑留，煩投大寨歇馬，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逕地特來投托入夥；若是不能相容，我等衆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却？非是敵山不納衆位豪傑，奈緣只爲糧少房稀，恐日後悞了足下。衆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說言未了，只見林冲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道糧少房稀！今日晁兄與衆豪傑到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是何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你山寨情分。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熱趕將去；請頭領息怒，我等自去罷休。』林冲道：『這是笑裏藏刀，言清行濁的人！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王倫喝道：『你看這畜生！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却不是反失上下！』林冲大怒道：『量你是箇落第窮儒，胸中又沒文學，怎做得山寨之主！』吳用便道：『晁兄，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壞了頭領面皮。只今辦了船隻，便當告退。』晁蓋等七人便起身，要下亭子。王倫留道：『且請席終了去。』林冲把桌子只一脚踢在一邊；搶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來，搯的火雜雜。吳用便把手將髭鬚一摸。晁蓋，劉唐，便上亭子來

水 濟

，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一手扯住林冲便道：『頭領不可造次！』公孫勝假意勸道：『休爲我等壞了大義！』阮小二便去攔住杜遷，阮小五攔住宋萬，阮小七攔住朱貴，嚇得小喽囉們，目瞪口呆。林冲拿住王倫罵道：『你一箇村野窮儒，虧了杜遷，得到這裏！柴大官人這等資助你，綢給盤纏，與你相交，舉薦我來，尙且許多推却！今日衆豪傑特來相聚，又要發付他下山去！這梁山泊便是你的！你賢妹始能的賊！不殺了，要你何用！你也無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杜遷，宋萬，朱貴，本待要向前來勸；被這幾箇緊緊攔着，那裏敢動。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却被晁蓋，劉唐，兩箇攔住。王倫見頭勢不好，口裏叫道：『我的小腹都在那裏！』雖有幾箇身邊知心腹的人，本待要來救；見了林冲這般凶猛頭勢，誰敢向前。林冲即時拿住王倫，又罵了一頓，去心窩裏只一刀，斮察地攔倒在亭上。可憐王倫做了多年寨主，今日死在林冲之手。正應古人言：量大福也大，機深禍亦深。有詩爲證：

獨據梁山志可羞，
嫉賢傲士少寬柔！
祗將寨主爲身有，
却把羣英作寇讐。

酒席歡時生殺氣，
杯盤響處落人頭。
曾懷褊狹真堪恨，
不肯留賢命不留。

晁蓋見殺了王倫，各掣刀在手。林冲早把王倫首級割下來，提在手裏，嚇得那杜遷，宋萬，朱貴，都跪下說道：『願隨哥哥執鞭陞轡！』晁蓋等慌忙扶起三人來。吳用就血泊裏拽過頭把交椅來，便納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將王倫爲例！今日扶林教頭爲山寨之主。』林冲大叫道：『先生差矣！我今日只爲衆豪傑義氣爲重上頭，火併了這不仁之賊，實無心要謀此位。今日吳兄却讓此第一位與林冲坐，豈不惹天下英雄耻笑？若欲相逼，寧死而已！弟有

潯 水

片言，不知衆位肯依我麼？」衆人道：「頭領所言，誰敢不依。願聞其言。」林冲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斷金亭上，招多少斷金之人；聚義廳前，開幾番聚義之會。正是替天行道人將至，仗義疎財漢便來。畢竟林冲對吳用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話說林冲殺了王倫，手拿尖刀，指着衆人，說道：『據林冲雖係禁軍遭配到此，今日爲衆豪傑，至此相聚，爭奈王倫心胸狹隘，嫉賢妬能，推故不納；因此火併了這廝，非林冲要圖此位。據着我胸襟膽氣，焉敢拒敵官軍，剪除君側元凶首惡？今有晁兄仗義疏財，智勇足備；方今天下人，聞其名無有不伏。我今日以義氣爲重，立他爲山寨之主，好麼？』衆人道：『頭領言之極當。』晁蓋道：『不可，自古強兵不壓主。晁蓋強殺，只是箇遠來新到的人，安敢便來占上。』林冲把手向前，將晁蓋推在交椅上，叫道：『今日事已到頭，請勿推却。若有不從者，將王倫爲例！』再三再四，扶晁蓋坐了。林冲喝道：『衆人，就於亭前參拜了。』一面使小廝擡去大寨裏擺下筵席；一面叫人擡過了王倫屍首；一面又着人去山前山後，喚衆多小頭目，都來大寨裏聚義。林冲等一行人，請晁蓋上了轎馬，都投大寨裏來。到得衆義廳前，下了馬，都上廳來。衆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中間焚起一爐香來。林冲向前道：『小可林冲只是箇籠籠匹夫，不過只會些鎗棒而已，無學無才，無智無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豪傑相聚；大義既明，非比往日苟且。學究先生在此，便請做軍師，執掌兵權，調用將校，須坐第二位。』吳用答道：『吳某村中學究，胸次又無經綸濟世之才，雖只讀些孫、吳兵法，未曾有半粒微功，怎敢占上。』林冲道：『事已到頭，不必謙讓。』吳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孫先生請坐第三位。』晁蓋道：『却使不得。若是這等推讓之

澹 水

時，晁蓋必須退位。」林冲道：「晁兄差矣。公孫先生，名聞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測之機，呼風喚雨之法，誰能及得！」公孫勝道：「雖有些小之法，亦無濟世之才，如何便敢占上；還是頭領請坐。」林冲道：「只今番克敵制勝，便見得先生妙法。正是鼎分三足，缺一不可，先生不必推却。」公孫勝只得坐了第三位。林冲再要讓時，晁蓋，吳用，公孫勝，都不肯。三人俱道：「適蒙頭領所說，鼎分三足，以此不敢違命。我三人占上，頭領再要讓人時，晁蓋等只得告退。」二人扶住林冲，只得坐了第四位。晁蓋道：「今番須請宋，杜，二頭領來坐。」那杜遷，宋萬，見殺了王倫，尋思道：「自身本事低微，如何近的他們，不若做箇人情。」苦苦地請魯唐坐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七坐了第八位。杜遷坐了第九位；宋萬坐了第十位；朱貴坐了第十一位。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漢坐定。山前山後，共有七八百人，都來廳前參拜了，分立兩下。晁蓋道：「你等衆人在此；今日林教頭，扶我做山寨之主，吳學究做軍師，公孫先生同掌兵權，林教頭等共管山寨。汝等衆人各依舊職，管領山前山後事務，守備寨柵難頭，休教有失。各人務要竭力同心，共聚大義。」再教收拾兩邊房屋，安頓了阮家老小；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綱」金珠寶貝，並自家莊上過活的金銀財帛，就當廳賞賜衆小頭目并衆多小喽囉。當下推牛宰馬，祭祀天地神明，慶賀重新聚義。衆頭領飲酒至半夜方散。次日又辦筵宴慶會，一連喫了數日筵席。晁蓋與吳用等衆頭領計議：「整點倉廩；修理寨柵；打造軍器，鎗，刀，弓，箭，衣甲，頭盔，准備迎敵官軍；安排大小船隻，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廝殺，好做隄備，不在話下。自此梁山

滯 水

影十一位爾儼聚義，真乃是交情瀟灑，義氣如神骨肉。有詩爲證：

古人交誼斷黃金，心若同時誼亦深。水滸請看忠義士，死生能守歲寒心。

因此林冲見晁蓋作事寬洪，疎財仗義，安頓各家老小在山，慕然思念妻子在京師，存亡未保；遂將心腹，備細訴與晁蓋道：『小人自從上山之後，欲要搬取妻子上山來；因見王倫心術不定，難以過活，一向蹉跎過了。流落東京，不知死活。』晁蓋道：『賢弟既有寶眷在京，如何不去取來完聚？你快寫書，便教人下山去，星夜搬取上山來，多少是好。』林冲當寫下了一封書，叫兩個自身邊心腹小嫂囉，下山去了。不過兩箇月，小嫂囉還寨說道：『直至東京城內殿師府前，尋到張教頭家，聞說娘子被高太尉威逼親事，自縊身死，已故半載；張教頭亦爲憂疑，半月之前，染患身故；止剩得女使錦兒，已招贅丈夫在家過活；訪問鄰里，亦是如此說。打聽得真實，回來報與頭領。』林冲見說了，潛然淚下，自此杜絕了心中掛念。晁蓋等見說了，悵然嗟歎。山寨中自此無話，每日只是操練人兵，準備抵敵官軍。忽一日，衆頭領正在聚義廳上商議事務，只見小嫂囉報上山來說道：『濟州府差撥軍官，帶領約有一千人馬，乘駕大小船四五百隻，見在石碣村湖灘裏屯住，特來報知。』晁蓋大驚，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道：『官軍將至，如何迎敵？』吳用笑道：『不須兄長掛心，吳某自有措置。自古道，「水來土掩，兵到將迎。」隨卽喚阮氏三雄，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又喚林冲，劉唐，受計道：『你兩箇便這般這般。』再叫杜遷，宋萬，也分付了。正是：

西迎項羽三千陣，今日先施第一功。

澹 水

且說濟州府尹點差團練使黃安並本府捕盜官一員，帶領一千餘人，拘集本處船隻；就石碣村湖灣調撥，分開船隻，作兩路來取泊子。且說團練使黃安，帶領人馬上船，搖旗吶喊，殺奔金沙灘來，看看漸近灘頭，只聽得水面上，鴨鳴雁唳吹將起來，黃安道：『這不是畫角之聲？』且把船來。分作兩路，去那蘆花蕩中灣住！』看時，只見水面上，遠遠地三隻船來，看那船時，每隻船上，只有五箇人；四箇人搖着雙櫂，船頭上立着一箇人。頭戴絳紅巾，都一樣身穿紅羅繡襖，手裏各拿着留客住。三隻船上人，都一般打扮。於內有人認得的，便對黃安：說道『這三隻船上三箇人：一箇是阮小二，一箇是阮小五，一箇是阮小七』，黃安道：『你衆人與我一齊併力向前，拿這三箇人！』兩邊有四五十隻船，一齊發着喊殺聲前去。那三隻船噙了一聲，一齊便回。黃團練把手內鎗撚搭動，向前來叫道：『只顧殺這賊！我自重重賞！』那三隻船前面走，背後官軍船上，把箭射將去。那三阮去船艙裏，各拿起一片青狐皮來，遮那箭矢。後面船隻只顧趕。趕不過二三里水港，黃安背後一隻小船，飛也似划來報道：『且不要趕！我們那一條殺入去的船隻，都被他殺下水裏去，把船都奪去了！』黃安問道：『怎的着了那厮的手？』小船上人答道：『我們正行船時，只見遠遠地兩隻船來，每船上各有五箇人。我們併力殺去趕他，趕不過三四里水面，四下裏小港，鑽出七八隻小船來。船上弩箭，似飛蝗一般射將來！我們急把船回時，來到窄狹港口，只見岸上，約有二三十人，兩頭牽一條大纜索，橫截在水面上。却待向前看索時，又被他岸上灰瓶，石子，如雨點一般打將來！衆官軍只得棄了船隻，下水逃命。我衆人逃出來得，到旱路邊看時，那岸上人馬，

滌 水

皆不見了，馬也被他牽去了；看馬的軍人，都殺死在水裏。我們蘆花蕩邊，尋得這隻小船兒，逕來報與團練。」黃安聽得說了，叫苦不迭；便把白旗招動，教衆船不要去赴，且一發回來。那衆船纔撥得轉頭，未曾行動，只見背後那三隻船，又引着十數隻船，都只是這三五箇人，把紅旗搖着，口裏吹着胡哨，飛也似趕來。黃安却待把船擺開迎敵時，只聽得蘆葦叢中砲響。黃安看時，四下裏都是紅旗擺滿，慌了手脚。後面趕來的船上叫道：「黃安留下弓箭，級回去！」黃安把船儘力搖過蘆葦岸邊，却被兩邊小港裏鑽出四五十隻小船來，船上弩箭，如雨點射將來。黃安就箭林裏奪路時，只剩得三四隻小船了。黃安便跳過快船內，回頭看時，只見後面的人，一箇箇都撲漣的跳下水裏去了。有和船被拖去的，大半都被殺死。黃安駕着小快船正走之間，只見蘆花蕩邊，一隻船上，立着劉唐，一撓鈎搭住黃安的船，托地跳將過來，只一把攔腰捉住，喝道：「不要掙扎！」別的軍人能識水者，水裏被箭射死；不敢下水的，就船裏都活捉了。黃安被劉唐扯到岸邊，上了岸，遠遠地，晁蓋，公孫勝，山邊騎着馬，挺着刀，引五六十人，三二十四匹馬，齊來接應。一行人生擒活捉得一二百人，奪的船隻盡數都收在山南水寨裏安頓了。大小頭領，一齊都到山寨。晁蓋下了馬，來到聚義廳上坐定，衆頭領各去了戎裝軍器，團團坐下。捉那黃安綁在將軍柱上。取過金銀段疋，賞了小喽囉。點檢共奪得六百餘匹好馬，這是林冲的功勞；東港是杜遷，宋萬的功勞；西港是阮氏三雄的功勞；捉得黃安，是劉唐的功勞。衆頭領大喜，殺牛宰馬，山寨裏筵會。自釀的好酒；水泊裏出的新鮮蓮藕，并鮓魚，山南樹上，自有時新的桃，杏，梅，李，枇杷，山棗，柿，栗，

潯 水

之類；自養的雞，豬，鵝，鴨，等品物，不必細說。衆頭領只顧慶賞。新到山寨，得獲全勝，非同小可。有詩爲證：

堪笑王倫妄自矜，唐才大任豈能勝。一從火併歸新主，會見梁山事業新。

正飲酒間，只見小樓囉報道：『山下朱頭領使人到寨。』晁蓋喚來，問有甚事。小樓囉道：『朱頭領探聽得一起客商，有數十人結聯一處，今晚必從早路經過，特來報知。』晁蓋道：『正沒金帛使用，誰領人去走一遭？』阮道：『我弟兄們去！』晁蓋道：『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早來。』三阮便下廳去，換了衣裳，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棧叉，留客住，點起一百餘人，上廳來別了衆頭領，便下山就金沙灘把船載過朱貴酒店裏去了。晁蓋恐三阮擔負不下，又使劉唐點起一百餘人，教領了下山去接應；又分付道：『只可善取金帛財物，切不可傷害客商性命。』劉唐去了。晁蓋到三更，不見回報，又使杜遷，宋萬，引五十餘人下山接應。晁蓋與吳用，公孫勝，林冲，飲酒至天明，只見小樓囉報喜道：『三阮頭領！得了二十餘輛車子金銀財物，並四五十匹驢騾頭口！』晁蓋又問道：『不曾殺人麼？』小樓囉答道：『那許多客人，見我們來得頭勢猛了，都撇下車子頭口行李，逃命去了；並不曾傷害他一箇。』晁蓋見說大喜：『我等初到山寨，不可傷害於人。』取一錠白銀，賞了小樓囉，便叫將了酒果下山來，直接到金沙灘上。見衆頭領盡把車輛扛上岸來，再叫撐船去載頭口馬匹，衆頭領大喜。把蓋已畢，教人去請朱貴上山來筵宴。晁蓋等衆頭領，都到山寨聚義廳上，簾箕掌檮杌圍坐定。叫小樓囉扛擡過許多財物，在廳上一包包打開，將綵帛衣服堆在一邊，行貨

水滸

等物堆在一邊，金銀寶貝堆在正面。衆頭領看了打劫得許多財物，心中歡喜，便叫掌庫的小頭目，每樣取一半，收貯在庫。聽候支用。這一半分做兩分：廳上十一位頭領均分一分，山上山下衆人，均分一分。把這新拿到的軍健，臉上刺了字號，選壯浪的分撥去各寨喂馬砍柴，軟弱的各處看車切草；黃安鎖在後寨監房內。晁蓋道：「我等今月初到山寨，當初只指望逃災避難，投托王倫帳下，爲一小頭目；多感林教頭賢弟，推讓我爲尊，不想運得了兩場喜事：第一，贏得官軍，收得許多人馬船隻，捉了黃安；二乃又得了若干財物金銀。此不是皆托衆弟兄的才能？」衆頭領道：「皆托得大哥的福蔭，以此得采。」晁蓋再與吳用道：「俺們弟兄七人的性命，皆出於宋押司，朱都頭兩箇。古人道：『知恩不報，非爲人也！』今日富貴安樂，從何而來？早晚將些金銀，可使人親到鄆城縣走一遭，此是第一件要緊的事務。再有白勝陷在濟州大牢裏，我們必須要去救他出來。」吳用道：「兄長不必憂心，小生自有剖劃：宋押司是箇仁義之人，緊地不望我們酬謝；然雖如此，禮不可缺，早晚待山寨蘆安，必用一箇兄弟自去。白勝的事，可教舊生人，去那裏使錢，買上囑下，鬆寬他便好脫身。我等且商量屯糧，造船，製辦軍器；安排寨棚城垣；添造房屋；整頓衣，袍，鎧，甲；打造刀，鎗，弓，箭；防備迎敵官軍。」晁蓋道：「既然如此，全仗軍師妙策指教。」吳用當下調撥衆頭領，分派去辦，不在話下。且不說梁山泊自從晁蓋上山，好生興旺，却說濟州府太守，見黃安手下逃回的軍人，備說梁山泊殺死官軍，生擒黃安一事；又說梁山泊好漢，十分英雄了得，無人近傍得他，難以收捕；抑且水路難認，港汊多雜；以此不能取勝。府尹聽了，只叫得

水 滸

苦，向太師府幹辦說道：『何濼先折了許多人馬，獨自一箇逃得性命回來，已被割了兩箇耳朵，自回家將息，至今不能痊；去的五百人，無一箇回來，因此又差團練使黃安並本府捕盜官，帶領軍兵前去追捉，亦皆失陷！黃安已被活捉上山，殺死官軍不知其數，又不能取勝，怎生是好！』太守肚裏正懷着鬼胎，沒箇道理處。只見承局來報說：『東門接官亭上，有新官到來，飛報到此。』太守慌忙上馬，來到東門外接官亭上；望見塵土起處，新官已到亭子前下馬。府尹接上亭子，相見已了，那新官取出中書省吏替文書來，度與府尹，太守看罷，隨即和新官到州衙裏，交割牌印，一應府庫錢糧等項。當下安排筵席，管待新官。舊太守備說梁山泊賊盜浩大，殺死官軍一節。說罷，新官面如土色，心中思忖道：『蔡太師將這件勾當擡舉我，却是此等地面，這般府分！又沒強兵猛將，如何收捕得這夥強人？倘或這厮們來城裏借糧時，却怎生奈何？』舊官太守，次日收拾了衣裝行李，自回東京聽罪，不在話下。且說新官宗府尹到任之後，請將一員新調來鎮守濟州的軍官來，當下商議招軍買馬，集草屯糧，招募悍勇民夫，智謀賢士，准備收捕梁山泊好漢；一面申呈中書省，轉行牌仰附近州郡，併力剿捕；一面自行下文書所屬州縣，知會收剿，及仰屬縣着令守禦本境；這箇都不在話下。且說本州孔目，着人齎一紙公文，行下所屬鄆城縣，教守禦本境，防備梁山泊賊人。鄆城縣知縣看了公文，教宋江壘成文案，行下各鄉村，一體守備。宋江見了公文，心內尋思道：『晁蓋等衆人，不想做下這般大事；犯了大罪，劫了「生辰綱」，殺了做公的，傷了何觀察；又損害了許多官軍人馬，又把黃安活捉上山。如此之罪是滅九族的勾當！雖是被人逼迫，事

水滸

弄得已，於法度上却饒不得；倘有疎失，如之奈何？」自家一箇，心中納悶，分付貼書後司張文遠，將此文書，立成文案，行下各鄉各保。自理會文卷，宋江却信步走出縣來。走不過三二十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聲押司。宋江轉回頭來看時，却是做媒的王婆，引着一箇婆子。却與他說道：「你有緣，做好事的押司來也！」宋江轉身來問道：「有甚麼話說？」王婆攔住，指着閻婆，對宋江說道：「押司不知：這一家兒從東京來，不是這異人家，嫡親三口兒。夫主閻公，有箇女兒喚惜。他那閻公，平昔是箇好唱的人，自小教得他那女兒婆惜也會唱諸般耍令；年方一十八歲，頗有些顏色。三口兒因來山東投遞一箇官人不着，流落在此鞦韆縣。不想這裏的人，不喜風流宴樂；因此不能過活，在這縣後一箇僻淨巷內權住。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時疫死了，這閻婆無錢津送，沒做道理處，央及老身做媒。我道，「這般時節，那裏有這等恰好。」又沒借換處，正在這裏走頭沒路的，只見押司打從這裏過；以此老身與這閻婆趕來，望押司可憐見他則箇，作成一具棺材！」宋江道：「原來恁地。你兩箇跟我來，去巷口酒店裏，借筆硯寫箇帖子，與你去縣東陳三郎家，取具棺材。」宋江又問道：「你有結果使用麼？」閻婆答道：「實不瞞押司說：棺材尙無，那討使用。」宋江道：「我再與你銀子十兩，做使用錢。」閻婆道：「便是重生的父母，再長的爺娘！做驢做馬，報答押司！」宋江道：「休要如此說。」隨即取出一錠銀子，遞與閻婆子，自回下處去了。且說這婆子將了帖子，逕來縣東街陳三郎家，取了一具棺材；回家發送了當，兀自餘剩下五六兩銀子，娘兒兩箇，把來盤纏，不在話下。忽一朝，那閻婆因來謝宋江，見他下處，沒有一箇婦人家面，

水滸

回來問問壁王婆道：「宋押司下處，不見一箇婦人面，他會有娘子也無？」王婆道：「只聞宋押司家裏在宋家村住，不會見說他有娘子。在這縣裏做押司，只是客居。常常見他散施棺材藥餌，極肯濟人貧苦。恐怕是未有娘子。」閻婆道：「我這女兒長得好模樣，又會唱曲兒，省得諸般耍笑；從小兒在東京時，只去行院人家串，那一箇行院不愛他！有幾箇上行首，要問我過房幾次，我不肯。只因我兩口兒，無人養老，因此不過房與他。不想今來倒苦了他！我前日去謝宋押司，見他下處沒娘子。因此央你與我對宋押司說，他若要討人時，我情願把婆惜與他。我前日得你作成，虧了宋押司救濟，無可報答他，與他做箇親眷來往。」王婆聽了這話，次日來見宋江備細說了這件事。宋江初時不肯，怎當這婆子撮合山的嘴攪撥。宋江依允了，就在縣西巷內，討了一所樓房，置辦些家火什物，安頓了閻婆惜娘兒兩箇，在那裏居住。沒半月之間，打扮得閻婆惜滿頭珠翠，遍體綾羅。正是：

花容嫵娜，玉質娉婷，鬢橫一片烏雲，眉掃半彎新月。金蓮窄窄，湘裙微露不勝情。玉笋纖纖，翠袖半籠無限意。星眼渾如點漆，酥胸真似截肪。金屋美人離御苑，藥仙子下塵寰。

宋江又過幾日，連那婆子，也有若干頭面衣服，端的養的婆惜豐衣足食。初時，宋江夜夜與婆惜一處歇臥，向後漸漸來得慢了。却是爲何？原來宋江是箇好漢，只愛學使鎗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這箇婆惜水也似後生；况兼十八九歲，正在妙齡之際；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一日，宋江不合帶後司貼書張文遠來閻婆惜家喫酒；這張文遠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

潯 水

那厮喚做小張三，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平昔只愛去三瓦兩舍，飄蓬浮蕩，學得一身風流俊俏；更兼品竹調絲，無有不會。這婆惜是箇酒色娼妓，一見張三，心裏便喜，倒有意看上他。那張三見這婆惜有意，以目送情。等宋江起身淨手，倒把言語來嘲惹張三。常言道：風不來，樹不動；船不搖，水不渾。那張三亦是箇酒色之徒，這事如何不曉得。因見這婆娘眉來眼去，十分有情，記在心裏。向後宋江不在時，這張三便去那裏，假意兒只做來尋宋江。那婆娘留住喫茶，言來語去，成了此事。誰想那婆娘自從和那張三兩箇搭識上了，打得火塊一般熱，亦且這張三又是箇慣弄此事的。豈不聞古人有言：一不將，二不帶。只因宋江千不合，萬不合，帶這張三來他家裏喫酒，以此看上了他。自古道：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正犯着這條款。闔婆惜自從和那小張三兩箇搭上了，竝無半點兒情分在這宋江身上；宋江但若來時，只把言語傷他，全不兜攬他些箇。這宋江是箇好漢，不以這女色爲念；因此半月十日，去走得一遭。那張三和這婆惜，如膠似膝，夜來明去，街坊上人都都知了，却有些風聲，吹在宋江耳朵裏。宋江半信不信，自肚裏尋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無心戀我，我我沒來由惹氣做甚麼？我只不上門便了！』自此有幾箇月不去。闔婆惜使人來請宋江，只推事故不上門去。正是：

花娘有意隨流水，義士無心戀落花。 婆愛錢財娘愛俏，一般行貨兩家茶。

話分兩頭。忽一日將晚，宋江從縣裏出來，去對過茶房裏坐定喫茶。只見一箇大漢，頭帶白范陽氈笠兒；身穿一領黑緣羅襖；下面腿絆護膝八搭麻鞋；腰裏跨着一口腰刀；背着一箇大

澗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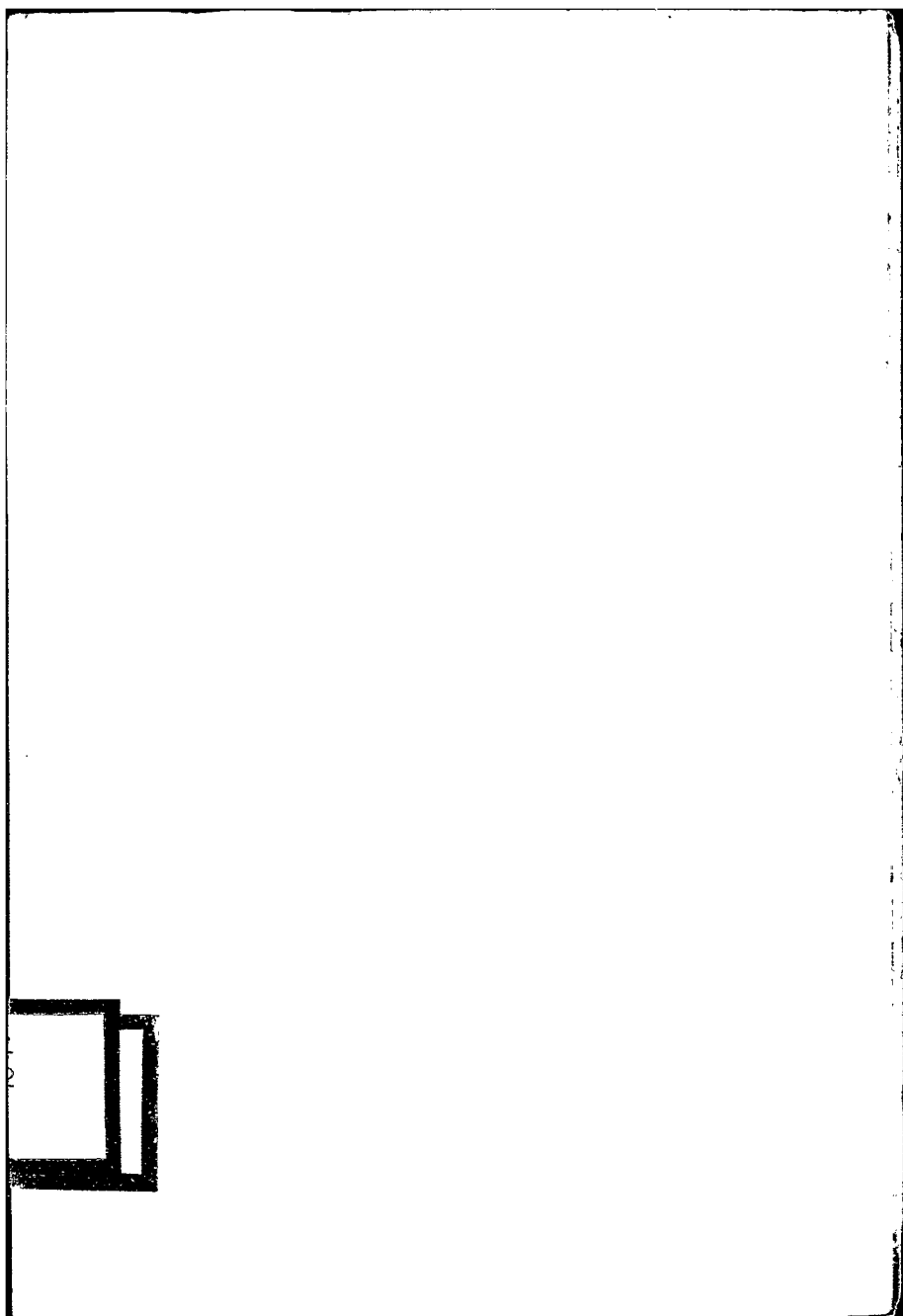
包；走得汗雨通流，氣急喘促，把臉別轉着看那縣裏。宋江見了這箇大漢走得蹣跚，慌忙起身趕出茶房來，跟着那漢走。約走了三二十步，那漢回過頭來，看了宋江，却不認得。宋江見了這人，略有些面熟，「莫不是那裏會廝會來？」心中一時思量不起。那漢見宋江看了一回，也有些認得；立住了脚，定睛看那宋江，又不敢問。宋江尋思道：「這箇人好作怪！却怎地只顧看我？」宋江亦不敢問他。只見那漢去路邊一箇篋頭舖裏問道：「大哥，前面那箇押司是誰？」篋頭待詔應道：「這位是宋押司。」那漢提着朴刀，走到面前唱箇大喏，說道：「押司認得小弟麼？」宋江道：「足下有些面善。」那漢道：「可借一步說話。」宋江便和那漢入一條僻淨小巷。那漢道：「這箇酒店裏，好說話。」兩箇上到酒樓，揀箇僻淨閣兒裏坐下。那漢倚了朴刀，解下包裹，撒在桌子底下，那漢撲翻身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不敢，拜問足下高姓？」那人道：「大恩人，如何忘了小弟？」宋江道：「兄長是誰？真箇有些面熟，小人失忘了。」那漢道：「小弟便是晁保正莊上曾拜識曾頭蒙恩救了性命的赤髮鬼劉唐便是。」宋江聽了大驚，說道：「賢弟，你好大膽！早是沒做公的看見，險些兒惹出事來！」劉唐道：「感承大恩，不懼怕死，特地來酬謝。」宋江道：「晁保正弟兄們，近日如何？」兄弟，誰教你來？」劉唐道：「晁頭領哥哥，再三拜上大恩人。得蒙救了性命，見今做了梁山泊主都頭領。吳學究做了軍師。公孫勝同掌兵權。林冲一力維持，火併了王倫。山寨裏，原有杜遷，宋萬，朱貴，和俺弟兄七箇，共是十一箇頭領。見今山寨裏聚集得七八百人，糧食不計其數。只想兄長大恩，無可報答，特使劉唐齎一封書並黃金一百兩相謝押司，并朱雷二都頭。」劉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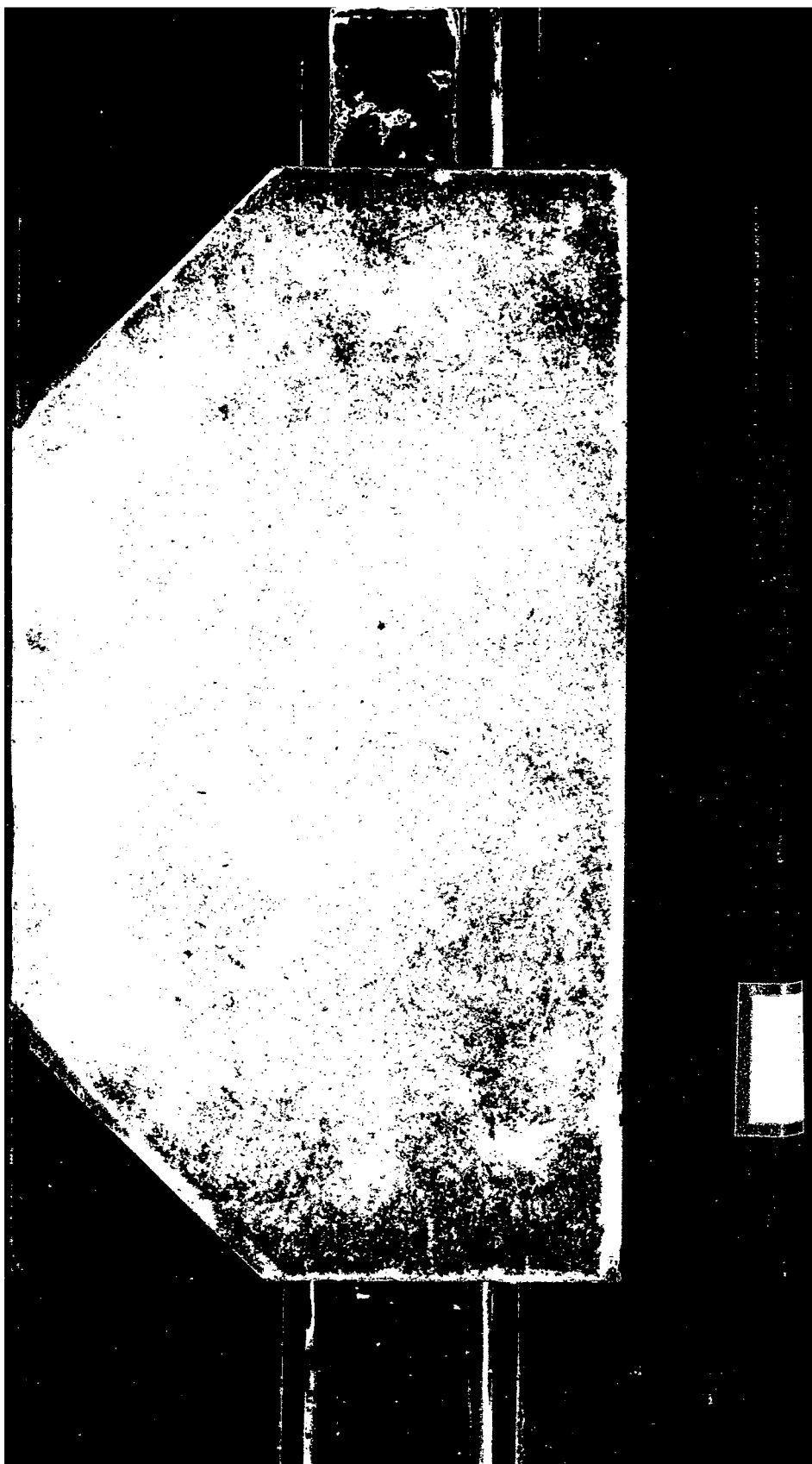
滄 水

便打開包裹，取出書來，遞與宋江。宋江看罷，便拽起褶子前襟，摸出招文袋。打開包兒時，劉唐取出金子放在桌上。宋江把那封書，就取了一條金子和這書包了，插在招文袋內，放下衣襟，便道：「賢弟，將此金子，依舊包了。」隨即便喚量酒的打酒來，叫大塊切一盤肉來，鋪下些菜蔬菓子之類，叫量酒人篩酒與劉唐喫。看看天色晚了，劉唐喫了酒，把桌上金子包打開，要取出來，宋江慌忙攔住道：「賢弟你聽我說：你們七箇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金銀使用。宋江家中，頗有些過活；且放在你山寨裏，等宋江缺少盤纏時，却教兄弟宋清來取。今日非是宋江見外，於內已受了一條。朱仝那人，也有些家私，不用與他，我自與他說知人情便了。雷橫這人，又不知我報與保正，況兼這人貪賭，倘或將些出去賭時，他便惹出事來，不當穩便。金子切不可與他。賢弟，我不敢留你相請去家中住；倘或有人認得時，不是要處！今夜月色必然明朗，你便可回山寨去，莫在此停闕。宋江再三申意衆頭領，不能前來慶賀，切乞恕罪。」劉唐道：「哥哥大恩，無可報答，特令小弟送些人情來與押司，微表孝順之心。保正哥哥，今做頭領，學究軍師，號令非比舊日；小弟怎敢將回去？到山寨中，必然受責。」宋江道：「既是號令嚴明，我便寫一封回書，與你將去便了。」劉唐苦苦相央宋江收受，宋江那裏肯接，隨即取一幅紙來，借酒家筆硯，備細寫了一封回書，與劉唐收在包內。劉唐是箇直性的人，見宋江如此推卻，想是不肯受了，便將金子依舊包了。看看天色晚來，劉唐道：「既然兄長有了回書，小弟連夜便去。」宋江道：「賢弟不及相留，以心相照。」劉唐又下了四拜。宋江教量酒人來道：「有此位官人留下白銀一兩在此，我明日却自來算。」

澹 水

「劉唐背上包裹，拿了朴刀，跟着宋江下樓來。離了酒樓，出到巷口，天色昏黃，是八月半天氣，月輪上來，宋江攔住劉唐的手，分付道：『賢弟保重！再不可來：此間做公的多，不是要處！我更不遠送，只此相別。』劉唐見月色明明，拽開脚步，望西路便走，連夜回梁山泊來。再說宋江與劉唐別了，自慢慢行回下處來；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道：『早是沒做公的看見！爭些兒惹出一場大事來！』一頭想：『那晁蓋，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轉不過兩箇彎，只聽得背後有人叫一聲『押司！那裏去來？好兩日不見面！』宋江回頭看時，正是閻婆。不因這番，有分教：宋江小膽翻爲大膽，善心變做惡心。畢竟宋江怎地發付閻婆，且聽下回分解。





百回本水滸



3 0475 5907 9

8574
2422

第二十一回

北京圖書館藏

度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

話說宋江別了劉唐，乘着月色滿街，信步自回下處來，却好的遇着閻婆，趕上前來叫道：「押司，多日使人相請，好貴人難見面！便是小賤人有些言語高低，傷觸了押司，也看得老身薄面。自教訓他，與押司陪話。今晚老身有緣，得見押司，同走一遭去。」宋江道：「我今日縣裏事務忙，擺撥不開，改日却來。」閻婆道：「這箇使不得。我女兒在家裏專望，押司胡亂溫顧他便了。直恁地下得？」宋江道：「端的忙些箇。明日准來。」閻婆道：「我今晚要和你去。」便把宋江衣袖扯住了，發話道：「是誰挑撥你？我女兒兩箇，下半世過活，都靠着押司。外人說的閑是非，都不要聽他，押司自做箇主張。我女兒但有差錯，都在老身上，押司胡亂去走一遭。」宋江道：「你不要纏。我的事務分撥不開在這裏。」閻婆道：「押司便誤了些公事，知縣相公，不到得便責罰你。只回錯過，後次難逢。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到家裏自有告訴。」宋江是箇快性的人，吃那婆子纏不過，便道：「你放了手，我去便了。」閻婆道：「押司不要跑了去，老人家趕不上。」宋江道：「直恁地這等！」兩箇厮跟着，來到門前。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自迷。直饒今日能知悔，何不當初莫去爲。

宋江立住了脚。閻婆把手一攔，說道：「押司來到這裏，終不成不入去了？」宋江進到裏面凳子上坐了。那婆子是乖的，自古道老虔婆，如何出得他手。只怕宋江走去，便幫在身邊坐了。

000377

潑 水

；叫道：「我兒，你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閻婆惜倒在牀上，對着盞孤燈，正在沒可尋思處，只等這小張三來。聽得娘叫道，「你的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婆娘只道是張三郎，慌忙起來，把手掠一掠雲鬢，口裏喃喃的罵道：「這短命！等我苦也。老娘先打兩箇耳刮子着！」飛也似的下樓來。就榻子眼裏張時，堂前琉璃燈却明亮，照見是宋江。那婆娘復翻身轉又上樓去，依前倒在牀上。閻婆聽得女兒脚步下樓來了，又聽得再上樓去了，婆子又叫道：「我兒，你的三郎在這裏，怎倒走了去？」那婆惜在牀上應道：「這屋裏多遠？他不會來！他又瞎，如何自不上來，直等我來迎接他？沒了當絮絮聒聒地！」閻婆道：「賤人真箇望不見押司來，氣苦了。恁地說，也好教押司受他兩句兒。」婆子笑道：「押司，我同你上樓去。」宋江聽了那婆娘說這幾句，心裏自有五分不自在；被這婆子一扯，勉強只得上樓去。原來是一間六椽樓屋，前半間安一副春臺，桌，凳；後半間鋪着臥房；貼裏安一張三面稜花的牀，兩邊都是欄干，上掛着一頂紅羅幔帳；側首放箇衣架，搭着手巾；這放着箇洗手盆；一張金漆桌子上；放一箇錫燈臺；邊箱兩箇杌子；正面壁上掛一幅仕女；對牀排着四把一字交椅。宋江來到樓上，閻婆便拖入房裏去。宋江便向杌子上朝着牀邊坐了。閻婆就牀上拖起女兒來，說道：「押司在只裏！我兒，你只是性氣不好，把言語來傷觸他，惱得押司不上門，開時却在家裏思量。我如今不容易請得他來，你却不起來陪句話兒，顛倒使性！」婆惜把手擦開，說那婆子，「你做甚麼只般烏鴛！我又不曾做了歹事！他自不上門，教我怎地陪話！」宋江聽了也不做聲。婆子便推過一把交椅在宋江肩下，便推他女兒過來，說道：「你且和

水 滸

卽坐一坐。不陪話便能，不要焦燥。『你兩箇多時不見也說一句有情的話兒。』那婆娘那裏肯過來，便去宋江對面坐了。宋江低了頭不做聲。婆子看女兒時，也別轉了臉。閻婆道：『沒酒沒漿，做甚麼道場？老身有一瓶兒好酒在這裏，買些菓品來，與押司陪話。我兒，你相陪押司坐地，不要怕羞，我便來也。』宋江自尋思道：『我喫這婆子釘住了，脫身不得。等他下樓去，我隨後也走了。』那婆子瞧見宋江要走的意思，出得房門去，門上却有屈成，便把房門拽上，將屈成搭了。宋江暗忖道：『那虔婆倒先算了我。』且說閻婆下樓來，先去灶前點起箇燈；灶裏見成燒着一鍋郵湯，再轆上些柴頭；拿了些碎銀子，出巷口去買得些時新菓品，鮮魚，嫩雞，肥鮮之類。歸到家中，都把盤子盛了；取酒傾在盆裏，舀半鑊子，在鍋裏盪熱了，傾在酒壺裏。收拾了數盆菜蔬，三隻酒盞，三雙筯，一桶盤托上樓來。放在春台上，開了房門，搬將入來，擺在桌子上。看宋江時，只低着頭；看女兒時，也朝着別處；閻婆道：『我兒起來把盞酒。』婆惜道：『你們自吃，我不耐煩！』婆子道：『我兒，爺娘手裏從小兒慣了你性兒，別人面上須使不得！』婆惜道：『不把盞便怎地！終不成飛劍來取了我頭！』那婆子倒笑起來，說道：『又是我的不是了。押司是箇風流人物，不和你一般見識。你不把酒便罷，且同過臉來吃盞酒兒。』婆惜只不回過頭來。那婆子自把酒來勸宋江，宋江勉強吃了一盞。婆子笑道：『押司莫要見責。閒話都把疊起，明日慢慢告訴。外人見押司在這裏，多少乾熱的不怯氣。胡言亂語，放屁辣臊，押司都不要聽，且只顧吃酒。』篩了三盞在桌子上，說道：『我兒不要使小孩兒的性，胡亂吃一盞酒。』婆惜道：『沒得只顧纏我！我飽了，吃不

滄 水

得！』閻婆道：『我兒，你也陪侍你的三郎吃盞酒使得。』婆惜一頭聽了，一面肚裏尋思：『我只心在張三身上，兀誰耐煩相伴這厮！若不把他灌得醉了，他必來纏我。』婆惜只得勉強拿起酒來吃了半盞。婆子笑道：『我兒只是焦燥，且開懷吃兩盞酒兒睡，押司也滿飲幾杯。』宋江被他勸不過，連飲了三五杯。婆子也連連吃了几杯，再下樓去盪酒。那婆子見女兒不吃酒，心中不悅。纔見女兒回心吃酒，歡喜道：『若是今夜兜得他住，那人惱恨都忘了！且又和他纏幾時，却再商量。』婆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灶前，吃了三大鐘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吃。鏝了大半鏝，傾在汪子裏。爬上樓來，見那宋江低着頭不做聲，女兒也別轉着臉弄裙子，這婆子哈哈地笑道：『你兩箇又不是泥塑的，做甚麼都不做聲？押司，你不合是箇男子漢，只得裝些溫柔，說些風話兒耍。』宋江正沒做道理處，口裏只不做聲，肚裏好生進退不得。閻婆自想道：『你不來保我，指望老娘一似閒常時來陪你話，相伴你耍笑？我如今却不耍！』那婆子吃了許多酒，口裏只管夾七帶八嘈，正在那裏張家長，李家短，說白道綠。有詩爲證：

只要孤老不出門，花言巧語弄精魂。幾多聰慧遭他陷，死後應須拔舌根。

却有鄆城縣一箇賣糟醃的唐二哥，叫做唐牛兒，如常在街上，只是鬻閒。常常得宋江齎助他；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也落得几貫錢使。宋江要用他時，死命向前。這一日晚，正賭錢輸了，沒做道理處，却去縣前尋宋江。走到下處，尋不見。街坊都道：『唐二哥，你尋誰，這般忙？』唐牛兒道：『我喉急了！要尋孤老，一地裏不見他！』家人道：『你的孤老是誰？』

水 滸

『唐牛兒道：『便是縣裏宋押司。』衆人道：『我方纔見他和閻婆兩箇過去，一路走着。』唐牛兒道：『是了。這閻婆惜賊賤蟲！他自和張三兩箇，打得大理也似熱，只瞞着押司一箇。他敢也知些風聲，好幾時不去了。今晚必然喫那老咬蟲假意兒纏了去。我正沒錢使，喉急了，胡亂去那裏尋几貫錢使，就帶兩碗酒喫。』一逕走到閻婆門前，見裏面燈明，門却不關。入到胡梯邊，聽的閻婆在樓上呵呵地笑。唐牛兒捏脚捏手，上到樓上，板壁縫裏張時，見宋江和蔡惜兩箇都低着頭；那婆子坐在橫頭桌子邊，口裏七十三八十四只顧嘈。唐牛兒閃將入來，看着閻婆和宋江，婆惜，唱了三箇喏，立在邊頭。宋江尋思道：『這厮來的最好！』把嘴望下一努。唐牛兒是箇乖的人，便瞧科，看着宋江便說道：『小人何處不尋過，原來却在這裏喫酒耍，好喫得安穩！』宋江道：『莫不是縣裏有甚麼要緊事？』唐牛兒道：『押司，你怎地忘了？便是早間那件公事。知縣相公在廳上發作，着四五替公人來下處尋押司，一地裏又沒尋處，相公焦燥做一片。押司便可動身。』宋江道：『恁地要緊，只得去。』便起身要下樓，喫那婆子攔住道：『押司不要使這科分！這唐牛兒捻泛過來！你這精賊，也瞞老娘！正是魯般手裏調大斧！這早晚知縣自回衙去，和夫人喫酒取樂，有甚麼事務得發作！你這般道兒，只好瞞翹翹！老娘手裏說不過去！』唐牛兒便道：『真箇是知縣相公緊的勾當，我却不會說謊。』閻婆道：『放你娘狗屁！老娘一雙眼，却是琉璃葫蘆兒一般！却纔見押司努嘴過來，叫你發科，你倒不攛掇押司來我屋裏，顛倒打抹他去！常言道，「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這婆子跳起身來，便把那唐牛兒劈額子只一叉，浪浪踉踉，直從房裏又下樓

水滸

來。唐牛兒道：『你做甚麼便及我？』婆子喝道：『你不曉得破人買賣衣服，如殺父母妻子！你高做聲，便打你這賊乞丐！』唐牛兒鑽將過來道：『你打！』這婆子乘着酒興，又開五指，去那唐牛兒臉上連打兩掌，直擲出簾子外去。婆子便扯簾子，撇放門背後，却把兩扇門關上，拏拴拴了。口裏只顧罵。那唐牛兒喫了這兩掌，立在門前大叫道：『賊老咬蟲！不要慌！我不看宋押司面皮，教你這屋裏粉碎！教你雙日不着單日着！我不結果了你，不姓唐！』拍着胸，大罵了去。婆子再到樓上看着宋江道：『押司，沒事，你那乞丐做甚麼？那厮一地裏去搨酒喫，只是般是般非！這等倒街臥也的橫死賊，也來上門上戶欺負人！』宋江是箇真實的人，喫這婆子一篇道着了真病，倒抽身不得。婆子道：『押司不要心裏見責，老身只恁地知重得了。我兒，和押司只喫這杯。我猜着你兩箇多時不見，以定要早睡，收拾了罷休。』婆子又勸宋江喫兩杯，收拾杯盤下樓來，自去灶下去。宋江在樓上，自肚裏尋思說：『婆子女兒，和張三兩箇有事，我心裏半信不信，眼裏不會見真實。待要去來，只道我村。況且夜深了，我只得權睡一睡，且看這婆娘怎地。今夜與我情分如何。』只見那婆子又上樓來說道：『夜深了，我叫押司兩口兒早睡。』那婆娘應道：『不干你事，你自去睡！』婆子笑下樓來口裏道：『押司安置。今夜多歡，明日慢慢地起。』婆子下樓來，收拾了灶上，洗了腳手，吹滅燈，自去睡了。却說宋江坐在椅子上，只指望那婆娘似比先時，先來偎倚陪話，胡亂又將就几時。誰想婆娘心裏尋思道：『我只思量張三，喫他攪了，却似眼中釘一般，那厮倒直指望我，似先前時來至氣，老娘如今却不要緊。只見說撐船就岸幾曾有撐岸就船。你不來保我，老娘

水滸

倒落得。看官聽說，原來這色最是怕人，若是他有心戀你時，身上便有刀，劍，水，火，也攔他不住，他也不怕；若是他無心戀你時，你便身坐在金銀堆裏，他也不保你。常言道：佳人有意村夫俏，紅粉無心浪子村。宋公明是箇勇烈大丈夫，爲女色的手段却不會，這箇婆惜被那張三小意兒百依百隨，輕憐重惜，賈俏迎奸，引亂這婆娘的心，如何肯戀宋江！當夜兩箇在燈下坐着，對面都不做聲，各自肚裏躊躇，却似等泥乾撥入廟。看看天色夜深，牕間月上，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牕斜月映寒光，透戶涼風吹夜氣。黠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催。別院寒砧，千搗將殘千搗起。畫簷間叮嚀鐵馬，敲碎旅客孤懷。銀台上閃爍清燈，偏照閨人長歎。貪淫妓女心如火，仗義英雄氣似虹。

當下宋江坐在杌子上，陵那婆娘時，復地歎口氣。約莫也是二更天氣，那婆娘不脫衣裳，便上牀去，自倚了綉枕，紐過身，朝裏壁自睡了。宋江看了，尋思道：『可奈這賤人全不保我些箇，他自睡了！我今日喫這婆子言來語去，央了幾杯酒，打獎不得，夜深只得睡了罷。』把頭上巾幘除下，放在桌子上；脫下上蓋衣裳，搭在衣架上；腰裏解下繫帶，上有一把解衣刀和招文袋，却掛在牀邊欄干子上；脫去了絲鞋淨襪，便上牀去那婆娘腳後睡了。半箇更次，聽得婆惜在腳後冷笑，宋江心裏氣悶，如何睡得着。自古道：「歡嫌夜短，寂寞恨更長。」看看三更交半夜，酒却醒了。搵到五更，宋江起來，面桶裏冷水洗了臉。便穿了上蓋衣裳，帶了巾幘，口裏罵道：『你這賊賤人好生無禮！』婆惜也不會睡着，聽得宋江罵時，

澹 水

扭過身回道：『你不羞這臉！』宋江忿那口氣，便下樓來。閻婆聽得脚步響，便在牀上說道：『押司且睡歇，等天明去。沒來由，起五更做甚麼？』宋江也不應，只顧來開門。婆子又道：『押司出去時，與我拽上門。』宋江出得門來，就拽上了。忿那口氣沒出處，一直要返回下處來。却從縣前過，見一碗燈明；看時，却是賣湯藥的王公來到縣前趕早市。那老兒見是宋江來，慌忙道：『押司如何今日出來得早？』宋江道：『便是夜來酒醉，錯聽更鼓。』王公道：『押司必然傷酒，且請一盞醒酒二陳湯。』宋江道：『最好。』就登上坐了。那老子濃地奉一盞二陳湯，遞與宋江喫了。驀然想起道：『時常喫他的湯藥，不曾要我還錢。我舊時曾許他一具棺材，不曾與得他。想起昨日有那屍蓋送來的金子，受了他一條，在招文袋裏，何不就與那老兒做棺材錢，教他歡喜？』宋江硬道：『王公，我前日曾許你一具棺材，一向不曾把得與你。今日我有些金子在這裏，把與你，你便可將去陳三郎家，買了一具棺材，放在家裏，你百年歸壽時，我却再與你些送終之資。』王公道：『恩主時常覲老漢，又蒙與終身壽具，老子今世不能報答，後世做驢做馬，報答押司！』宋江道：『你如此說。』便揭起背子前襟去取那招文袋時，喫了一驚道：『苦也！昨夜正忘在那賤人的牀頭欄干子上，我一時氣起來，只顧走了，不曾喫得在腰裏。這幾兩金子直得甚麼，須有屍蓋寄來的那一封書，包着這金！我本欲在酒樓上劉唐前燒毀了，他回去說時，只道我不把他來爲念；正要將到下處來燒，却被這閻婆纏將我去；昨晚要就燈下燒時，恐怕露在賤人眼裏；因此不曾燒得。今早走得慌，不期忘了。我常時見這婆娘看些曲本，頗識几字；若是被他拏了，倒是利害』

澹 水

！』便起身道：『阿公休怪。不是我說慌，只道金子，在招文袋；不想出來得忙了在家，我去取來與你。』王公道：『休要去取。明日慢慢的與老漢不遲。』宋江道：『阿公，你不知道；我還有一件物事做一處放着，以此要去取。』宋江慌慌急急，逕回閤婆家裏來。正是：

合是英雄有事來，天教遺失篋中財。已知着愛皆冤對，豈料醉恩是禍胎。

且說這閤婆聽得宋江出門去了，爬將起來，口裏自言自語道：『那厮攪了老娘一夜睡不着；那厮舍臉，只指望老娘陪氣下情。我不信你！老娘自和張三過得好，誰耐煩保你！你不上門來倒好！』口裏說着，一頭鋪被，脫下上截袂兒，解了下面裙子，袒開胸前，脫下截褂衣，牀面前燈却明亮，照見牀頭欄干上拖下條紫羅鸞帶。婆見了，笑道：『黑三那厮乞躡不盡，忘了鸞帶在這裏！老娘且捉了，把來與張三喫！』便用手去一提。提起招文袋和刀子來，只覺袋裏有些重，便把手抽開，望桌子上只一抖，正抖出那包金子和書來。這婆娘拏起來看時，燈下照見是黃黃的一條金子。婆笑道：『天教和張三買物事吃！這幾日我見張三瘦了，我也正要買些東西和他將息！』將金子放下，却把那紙書展開來燈下看時，上面寫着晁蓋并許多事務，婆道：『好呀！我只道吊桶落在井裏，原來也有井落在吊桶裏！』我正要和張三兩箇做夫妻，單單只多你這厮！今日也撞在我手裏！原來你和梁山泊強賊通同往來，送一百兩金子與你！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遣後！』就把這封書，依原包了，金子還插在招文袋裏：『不怕你教五聖來攝了去！』正在樓上自言自語，只聽得樓下身地門響

水滸

。婆子問道：『是誰？』宋江道：『是我。』婆子道：『我說早哩，押司却不信要去，原來早了又回來。且再和姐姐睡一睡，到天明去。』宋江也不回話，一逕盪上樓來。那婆娘聽得是宋江回來，慌忙把鸞帶，刀子，招文袋，一發捲做一塊，藏在被裏；緊緊地靠了牀裏壁，只做醜醜假睡着。宋江撞到房裏，逕去牀頭欄干上取時，却不見了。宋江心內自慌，只得忍了昨夜的氣，把手去搖那婦人道：『你看我日前的面，還我招文袋。』那婆惜假睡着，只不應。宋江又搖道：『你不要急燥，我自明日與你陪話。』婆惜道：『老娘正睡哩！是誰攪我？』宋江道：『你情知是我，假做甚麼？』婆惜扭轉身道：『黑三！你說甚麼？』宋江道：『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道：『你在那裏交付與我手裏，却來問我討！』宋江道：『忘了在你腳後小欄干上。這裏又沒人來，只是你收得。』婆惜道：『呸！你不見鬼來！』宋江道：『夜來是我不是了，明日與你陪話。你只還了我罷，休要作耍。』婆惜道：『誰和你作耍！我不會收得！』宋江道：『你先時不曾脫衣裳睡；如今蓋着被子睡，以定是起來鋪被時，拿了。』只見那婆惜柳眉踢豎，星眼圓睜，說道：『老娘拿是拿了，只是不還你！你使官府的人便拿我去做賊斷！』宋江道：『我須不曾冤你做賊！』婆惜道：『可知老娘不是賊哩！』宋江見這話，心裏越慌，便說道：『我須不曾歹看承你娘兒兩箇，還了我罷，我要去幹事。』婆惜道：『閒常也只喚老娘和張三有事！他有些不如你處，也不該一刀的罪犯！不强似你和打劫賊通同！』宋江道：『好姐姐！不要叫！隣舍聽得不是耍處！』婆惜道：『你怕外人聽得，你真做不得！這封書，老娘牢牢地收着！若要饒你時，只依我三件事便罷！』宋江道

水 滸

：「休說三件事，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婆惜道：「只怕依不得。」宋江道：「當行卽行。敢問那三件事？」閻婆惜道：「第一件，你可從今日便將原典我的文書來還我；再寫一紙任從我改嫁張三，並不敢再來爭執的文書。」宋江道：「這箇依得。」婆惜道：「第二件，我頭上帶的，我身上穿的，家裏使用的，雖都是你辦的，也委一紙文書，不許你日後來討。」宋江道：「這箇也依得。」閻婆惜又道：「只怕你第三件依不得。」宋江道：「我已兩件都依你，緣何這件依不得？」婆惜道：「有那梁山泊晁蓋送與你的一百兩金子，快把來與我，我便饒你這一場天字第一號官司，還你這招文袋裏的款狀！」宋江道：「那兩件，到都依得。這一百兩金子，果然送來與我；我不肯受他的，依前教他帶了回去。若端的有時，雙手便送與你。」婆惜道：「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見錢，如蠅子見血！』他使人送金子與你，你豈有推了轉去的？這話却似放屁！做公人的，那箇貓兒不吃腥？閻羅王面前，一須沒放回的鬼！你待瞞誰！便把這一百兩金子與我，直得甚麼！你怕是賊贓時，快鎔過了與我！」宋江道：「你也須知我是老實的人，不會說謊。你若不信，限我三日，我將家私變賣一百兩金子與你，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冷笑道：「你這黑三倒乖，把我一似小孩兒般捉弄。我便先還了你招文袋，這封書，歇三日却問你討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我這裏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你快把來兩相交割！」宋江道：「果然不會有這金子。」婆惜道：「明朝到公廳上，你也說不會有這金子！」宋江聽了「公廳」二字，怒氣直起，那裏按納得住，睜眼道：「你還也不還！」那婦人道：「你恁地很，我便還你不迭！」宋江道：「你真箇

水滸

不還！」婆惜道：「不還！再饒你一百箇不還！若要還時，在鞦韆縣還你！」宋江便來扯那婆惜蓋的被。婦人身邊却有這件物，倒不願被，兩手只緊緊地抱住胸前。宋江扯開被來，却見這婆惜帶頭正在那婦人胸前拖下來。宋江道：「原來却在這裏！」一不做，二不休，兩手便來奪。那婆娘那裏肯放。宋江在牀邊拚命的奪，婆惜死也不放。宋江恨命只一拽，倒拽出那把壓衣刀子在席上，宋江便搶在手裏。那婆娘見宋江搶刀在手，叫「黑三郎殺人也！」只這一聲，提起宋江這箇念頭來。那一肚皮氣正沒出處。婆惜却叫第二聲時，宋江左手早接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去那婆惜額子上只一勒，鮮血飛出，那婦人兀自吼哩。宋江怕他不死，再復一刀，那顆頭，伶伶仃仃，落在枕頭上。但見：

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緊閉星眸，直挺挺屍橫席上。半開檀口，濕津津頭落枕邊。從來美與一時休，此日嬌容堪戀否。

宋江一時怒起殺了婆惜，取過招文袋，抽出那封書來，便就殘燈下燒了；繫上鸞帶，走下樓來。那婆子在下面睡，聽他兩口兒論口，倒也不着意裏。只聽得女兒叫一聲「黑三郎殺人也！」正不知怎地，慌忙跳起來，穿了衣裳，遶上樓來，却好合宋江打箇胸廝撞。問婆問道：「你兩口兒做什麼鬧？」宋江道：「你女兒惡無禮，被我殺了！」婆子笑道：「却是甚話！便是押司生的眼兒，又酒性不好，專要殺人，押司休取笑老身。」宋江道：「你不信時，丟房裏看。我真箇殺了！」婆子道：「我不信。」推開房門看時，只見血泊裏挺着屍首。婆子

潯 水

道：『苦也！却是怎地好？』宋江道：『我是死漢，一世也不走，隨你要怎地！』婆子道：『這賤人果是不好，押司不錯殺了！只是老身無人養贍。』宋江道：『這箇不妨。既是你如此說時，你却不用憂心。我頗有家計，只教你豐衣足食便了，快活過半世。』閻婆道：『恁地時却是好也，深謝押司！我女兒死在牀上，怎地斷送？』宋江道：『這箇容易。我去陳三郎家買一具棺材與你。忤作行人入殮時，我自分付他來。我再取十兩銀子與你結果。』婆子謝道：『押司只好越天未明時討具棺材盛了，隣舍街坊都不要見影。』宋江道：『也好。你取紙筆來，我寫箇票子與你去取。』閻婆道：『票子也不濟事；須是押司自去取，便肯早早發來。』宋江道：『也說得是。』兩箇下樓來，婆子去房裏拿了鎖鑰。出到門前，把門鎖了，帶了鑰匙。宋江與閻婆兩箇投縣前來。此時天色尚早，未明。縣門却纔開。那婆子約莫到縣前左側，把宋江一把結住，發喊叫道：『有殺人賊在這裏！』嚇得宋江慌做一團，連忙掩住口道：『不要叫！』那裏掩得住。縣前有幾箇做公的走將攏來看時，認得是宋江，便勸道：『婆子閉嘴！押司不是這般的人，有事只消得好說！』閻婆道：『他正是兇首，與我捉住，同到縣裏！』原來宋江爲人最好，上下愛敬，滿縣人沒有一箇不讓他；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拿他，又不信這婆子說。有詩爲証：

好人有難皆怜惜，奸惡無災盡詭增。可見生平須自檢，臨時情義始堪憑。

正在那裏沒箇解救，却好唐牛兒托一盤子洗淨的糟盪來縣前趕趁，正見這婆子結扭住宋江，在那裏叫冤屈。唐牛兒見是閻婆一把扭結住宋江，想起昨夜的一肚子烏氣來，便把盤子放在

水 滸

賣藥的老王凳子上，鑽將過來喝道：『老賊蟲！你做甚麼結紉住押司？』婆子道：『唐二！你不要來打奪人去，要你償命也！』唐牛兒大怒，那裏聽他說，把婆子手一拆拆開了，不問事由，又開五指，去閻婆臉上只一掌，打箇滿天星。那婆子昏撤了，只得放手。宋江得脫，往鬧裏一直走了。婆子便一把去結紉住唐牛兒，叫道：『宋押司殺了我的女兒，你却打奪去了！』唐牛兒慌道：『我那裏得知？』閻婆叫道：『上下替我捉一捉殺人賊則箇！不時，須要帶累你們！』衆做公的，只得宋江面皮，不肯動手；拿唐牛兒時，須不担閻。衆人向前，一箇帶住婆子，三四箇拿住唐牛兒，把他橫拖倒拽，直推進單城縣裏來。正是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披麻救火，惹焰燒身。畢竟唐牛兒被閻婆結住，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閻婆大鬧鄆城縣 朱仝義釋宋公明

話說當時衆做公的拿住唐牛兒，解進縣裏來。知縣聽得有殺人的事，慌忙出來陞廳。衆做公的把這唐牛兒簇擁在前廳。知縣看時，只見一箇婆子跪在左邊，一箇漢子跪在右邊。知縣問道：『甚麼殺人公事？』婆子告道：『老身姓閻，有箇女兒，喚做婆惜，典與宋押司做外宅。昨夜晚間，我女兒和宋江一處吃酒，這箇唐牛兒一逕來尋鬧。叫罵出門，鄰里盡知。今早宋江出去走了一遭回來，把我女兒殺了。老身結扭到縣前，這唐二又把宋江打奪了去。告相公做主。』知縣道：『你這厮怎敢打奪凶身？』唐牛兒告道：『小人不知前後因依。只因昨夜去尋宋江搶碗酒吃，被這閻婆叉人出來。今早小人自出來賣糟薑，遇見閻婆結扭宋押司在縣前。小人見了，不合去勸他，他便走了。却不知他殺死他女兒的緣由。』知縣喝道：『胡說！宋江是箇君子誠實的人，如何肯造次殺人？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左右在那裏！』便喚當廳公吏。當下轉上押司張文遠來。見說閻婆告宋江殺了他女兒，正是我的表子；隨即取了各人口詞，就替閻婆寫了狀子，疊了一宗案。便喚當地方作行人并地廂里正隣右，一千人等，來到閻婆家。開了門，取屍首登塲檢驗了。身邊放著行凶刀子一把。當日再三看驗得，係是生前項上被刀勒死。衆人登塲了當，屍首把棺木盛了，寄放寺院裏；將一千人帶到縣裏。知縣却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脫他，只把唐牛兒來再三推問。唐牛兒供道：『小人并不知前後。』知縣道：『你這厮如何隔夜去他家尋鬧？一定你有干涉！』唐牛兒告道：『小人一時撞去

水 滸

水 滸

擔碗酒吃，『知縣道：『胡說！打這廝！』左右兩邊狼虎一般公人，把唐牛兒一索捆翻了。打到三五下，前後語言一般。知縣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來勘問。且叫取一面枷來釘了，禁在牢裏。那張文遠上廳來稟道：『雖然如此，見有刀子是宋江的腰衣刀，必須去拿宋江來對問，便有下列。』知縣吃他三回五次來稟，遮掩不住，只得差人去宋江下處捉拿。宋江自在逃去了，只拿得几家鄉人來回話：『凶身宋江在逃，不知去向。』張文遠又稟道：『犯人宋江逃去，他父親宋太公并兄弟宋清，見在宋家村居住；可以勾追到官，責跟比捕，跟尋宋江到官理問。』知縣本不肯行移，只要朦朧做在唐牛兒身上，日後自慢慢地出他；怎當這張文遠立主文案，唆使閻婆上廳，只管來告。知縣情知阻當不住，只得掃紙公文，差三兩箇衙公的，去宋家莊勾追宋太公並兄弟宋清。公人領了公文，來到宋家村宋太公莊上，太公出來迎接，至草廳上坐定。公人將出文書，遞與太公看了。宋太公道：『上下請坐，容老漢告稟。老漢祖代務農，守此田園過活。不孝之子宋江，自小忤逆，不肯本分生理，要去做吏，百般說他不從；因此老漢數年前，本縣官長處，告了他忤逆，出了他籍，不在老漢戶內人數。他自在縣裏住居，老漢自和孩兒宋清在此荒村守些田畝過活。他與老漢水米無交，並無干涉。老漢也怕他做出事來，連累不便；因此在前官手裏告了。執憑文帖，在此存照；老漢取來教上下看。』衆公人都是和宋江好的，明知道這箇是預先開的門路，苦死不肯做冤家。衆人回說：『太公既有執憑，把將來我們看，抄去縣裏回話。』太公隨即宰殺些雞鵝，置酒管待了衆人。寶發了十數兩銀子。取出執憑公文，教他衆人抄了。衆公人相辭了宋太公，自

水 滸

同縣去同知縣的話，說道：『宋太公三年前出了宋江的籍，告了執憑文帖，見有抄白在此，難以勾捉。』知縣又是要出脫宋江的，便道：『既有執憑公文，他又別無親族，只可出一千貫賞錢，行移諸處海捕捉拿便了。』那張三叉挑唆閻婆去廳上披頭散髮來告道：『宋江實是宋清隱藏在家，不令出官，相公如何不與老身做主去拿宋江？』知縣喝道：『他父親已自三年前告了他忤逆在官，出了他籍；見有執憑公文存照，如何拿得他父親兄弟來比捕？』閻婆告：『相公，誰不知道他叫做孝義黑三郎？這執憑是箇假的；只是相公做主則箇！』知縣道：『胡說！前官手裏押的印信公文，如何是假的？』閻婆在廳下叫屈叫苦，哽哽咽咽地價哭告相公道：『人命大如天！若不肯與老身做主時，只得去州裏告狀！只是我女兒死得甚苦！』那張三叉上廳來替他稟道：『相公不與他行移拿人時，這閻婆上司去告狀，倒是利害。倘或來提問時，小吏難去回話。』知縣情知有理，只得押了一紙公文，便差宋全，雷橫二都頭，當廳發落：『你等可帶多人去宋家村宋大戶莊上搜捉犯人宋江來。』有詩爲證：

不關心事總由他，路上何人怨折花。
爲惜如花姿惜死，俏冤家做惡冤家。

宋，雷，二都頭領了公文，便來點起土兵四十餘人，逕奔宋家莊上來。宋太公得知，慌忙出來迎接。宋全，雷橫，二人說道：『太公休怪我們。上司差遣，蓋不由己。你的兒子押司，見在何處？』宋太公道：『兩位都頭在上。我這逆子宋江，他和老漢並無干涉。前官手裏，已告開了他，見告的執憑在此。已與宋江三年各戶另籍，不同老漢一家過活，亦不曾回莊上來。』宋全道：『然雖如此，我們憑書請客，奉帖勾人，難憑你說不在莊上。你等我們搜

水 滸

一搜看，好去回話。」便叫土兵三四十人，圍了莊院：「我自把定前門。雷都頭，你先入去搜。」雷橫便入進裏面，莊前莊後，搜了一遍。出來對朱全說道：「端的不在莊裏。」朱全道：「我只是放心不下。雷都頭，你和衆弟兄把了門，我親自細細地搜一遍。」宋太公道：「老漢是識法度的人，如何敢藏在莊裏。」朱全道：「這箇是人命的公事，你却嗔怪我們不得。」太公道：「都頭會便。自細細地去搜。」朱全道：「雷都頭，我監着太公在這裏，休教他走動。」朱全自進莊裏，把朴刀倚在壁邊，把門來拴了。走入佛堂內去，把供牀拖住一邊，揭起那片地板來。板底下有條索頭，將索子頭只一拽，銅鈴一聲響。宋江從地窖子裏鑽將出來，見了朱全，吃那一驚。朱全道：「公明哥哥，休怪小弟今來捉你。向常時和你最好，有的事都不相瞞。一日酒中，兄長曾說道，「我家佛座底下，有箇地窖子，上面放着三世佛；佛堂內有片地板蓋着，上面設着供牀。你有些緊急之事，可來這裏躲避。」小弟那時聽說，記在心裏。今日本縣知縣差我和雷橫兩箇來時，沒奈何，要瞞生人眼目。松公也有覷兄長之心，只是被張三和這婆子，在聽上發言發語道，本縣不做主時，定要在州裏告狀，因此上又差我兩箇來搜你莊上。我只怕雷橫執着，不會周全人，倘或見了兄長，沒箇做圓活處；因此小弟賺他在莊前，一逕自來和兄長說話。此地雖好，也不是安身之處。倘或有人知得，來這裏搜着，如之奈何？」宋江道：「我也自這般尋思。若不是賢兄如此周全，宋江定遭縲紲之厄！」朱全道：「休如此說。兄長却投何處去好？」宋江道：「小可尋思有三箇安身之處：一是滄州橫海郡小旋風柴進莊上；二是青州青風寨小李廣花榮；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莊上。

潯 水

他有兩箇孩兒；長男叫做毛頭星，次子叫做獨火星，多曾來縣裏相會。那三處，在這裏躊躇未定，不知投何處去好。」朱全道：「兄長可以作急尋思，當行卽行。今晚便可動身，切勿遲延自誤！」宋江道：「上下官司之事，全望兄長維持；金帛使用，只顧來取。」朱全道：「這事放心，都在我身上。兄長只顧安排一路。」宋江謝了朱全，再入地窖子去。朱全依舊把地板蓋上，還將供狀壓了。開門，拿了朴刀，出來說道：「真箇沒在莊裏。」叫道：「雷都頭，我們只拿了宋太公去如何？」雷橫見說要拿宋太公去，尋思：「朱全那人，和宋江最好。他怎地顛倒要拿宋太公？這話以定是反說。他若再提起，我落得作人情！」朱全，雷橫，叫攏士兵，都入草堂上來。宋太公慌忙置酒，管待衆人。朱全道：「休要安排酒食。且請太公和四郎同到本縣裏走一遭。」雷橫道：「四郎如何不見？」宋太公道：「老漢使他去近村打些農器，不在莊裏。宋江那廝，自三年前，把這逆子告出了戶，見有一紙執憑公文在此存照。」朱全道：「如何說得過！我兩箇奉着知縣台旨，叫拿你父子二人，自去縣裏回話！」雷橫道：「朱都頭，你聽我說：宋押司犯罪過，其中必有緣故，也未便該死罪。既然太公已有執憑公文，係是印信官文書，又不是假的；我們看宋押司日前交往之面，權且担負他些箇，只抄了執憑去回話便了。」朱全尋思道：「我自反說，要他不疑。」朱全道：「既然兄弟這般說了，我沒來由做甚麼惡人？」宋太公謝了道：「深感二位都頭相覲！」隨即排下酒食，犒賞衆人。將出二十兩銀子，送與兩位都頭。朱全，雷橫，堅執不受，把來散與衆人四十箇士兵。抄了一張執憑公文，相別了宋太公，離了宋家村，朱，雷，二位都頭，自

辭水

引了一行人回縣去了。縣裏知縣正倚陸廳，見朱全，雷橫，回來了，便問緣由。兩箇稟道：「莊前莊後，四圍村坊，搜遍了二次，其實沒這箇人。宋太公臥病在牀，不能動止，早晚臨危。宋清已自前月出外未回。因此只把執憑抄白在此。」知縣道：「既然如此，一面申呈本府，一面動了一紙捕文書。」不在話下。縣裏有那一等和宋江好的相交之人，都替宋江去張三處說開。那張三也耐不過衆人而皮；況且婆娘已死了；張三又平常亦受宋江好處；因此也只得罷了。朱全自轄些錢物，把與閻婆，教不要去州裏告狀。這婆子也得了些錢物，沒奈何，只得依允了。朱全又將若干銀兩，教人上州裏去使用，文書不要駁將下來。又得知縣一力主張，出一千貫賞錢，行移開了一箇海捕文書。只把唐牛兒做成箇「故脊凶身在逃」，「春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干連的人，盡數保放寧家。這是後話。有詩爲證：

一身狼狽爲烟花，地窖藏身亦可拿。臨別叮嚀好趨避，鬻公端不愧朱家。

且說宋江，他是箇莊農之家，如何有這地窖子？原來故宋時。爲官容易，做吏最難。爲甚的爲官容易？皆因那時，朝廷奸臣當道，讒佞專權，非親不用，非財不取。爲甚做吏最難？那時做押司的，但犯罪責，輕則刺配遠惡軍州，重則抄扎家產，結果了殘生性命。以此預先安排下這般去處躲身。又恐連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冊，各戶另居，官給執憑公文存照，不相來往；却做家私在屋裏。宋時多有這般算的。且說宋江從地窖子出來，和父親兄弟商議：「今番不是朱全相親，須吃官司，此恩不可忘報。如今我和兄弟兩箇，且去逃難。天可憐見，若遇寬恩大赦，那時回來，父子相見。父親可使人暗暗地送些金銀去與朱全，央

澹 水

他上下使用，及資助閻婆些少，免得他上司去告擾。」太公道：「這事不用你憂心。你自和兄弟宋清，在路小心。若到了被處，那裏使箇得托的人，寄封信來。」當晚弟兄兩箇，拴束包裹。到四更時分起來，洗漱罷，吃了早飯，兩箇打扮動身。宋江戴着白范陽氈笠兒，上穿白緞子衫，繫一條梅紅縱線絛，下面纏腳絛帶着多耳麻鞋。宋清做伴當打扮，背了包裹。都出草廳前拜辭了父親宋太公。三人灑淚不住，太公分付道：「你兩箇前程萬里，休得煩惱！」宋江，宋清，却分付大小莊客：「小心看家，早晚懇懇伏待太公，休教飲食有缺。」弟兄兩箇，各跨了一口腰刀，都拿了一條朴刀，逕出離了宋家村。兩箇取路登程，正遇着秋末冬初天氣。但見：

柄柄菱荷枯，葉葉梧桐墜。蛩吟麝草中，鴈落平沙地。

細雨濕楓林，霜重塞天氣。不是路行人，怎諳秋滋味。

話說宋江弟兄兩箇行了數程，在路上思量道：「我們却投遞兀誰的是？」宋清答道：「我只聞江湖上人傳說滄州橫海郡柴大官人名字，說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只不會拜識。何不先去投遞他？人都說仗義疎財，專一結識天下好漢，救助遭配的人，是箇見世的孟嘗君。我兩箇只投遞他去。」宋江道：「我也心裏是這般思想。他雖和我常常書信來往，無緣分上，不曾得會。」兩箇商量了，逕望滄州路上來。途中免不得登山涉水，過府衙州。但凡客商在路，早晚安歇，有兩件事免不得：吃齏碗；睡死人牀。且把閒話提過，只說正話。宋江弟兄兩箇，不則一日，來到滄州界分，問人道：「柴大官人庄在何處？」問了地名，一逕投莊前來

水 滸

。便問莊客：『柴大官人在莊上也不？』莊客答道：『大官人在東莊上收租米，不在莊上。』宋江便問：『此間到東莊有多少路程？』莊客道：『有四十餘里。』宋江道：『從何處落路去？』莊客道：『不敢動問二位官人高姓？』宋江道：『我是鄆城縣宋江的便是。』莊客道：『莫不是及時雨宋押司麼？』宋江道：『便是。』莊客道：『大官人時常說大名，只怨恨不能相會。既是宋押司時，小人引去。』莊客慌忙便領了宋江，宋清，逕投東莊來。沒三箇時辰，早來到東莊。宋江看時，端的好一所莊院，十分齊整。但見：

前迎闊港，後靠高峯。數千株槐柳成林，三五處廳堂待客。轉屋牛羊滿地，打麥場鵝鴨成羣。飲饌豪華，賽過那孟嘗食客。田園主管，不數他程鄭家僮。正是家有餘糧雞犬飽，戶無差役子孫閒。

當下莊客便道：『二位官人且在此亭上坐一坐，待小人去通報大官人出來相接。』宋江道：『好。』自和宋清在山亭上，倚了朴刀，解下腰刀，歇了包裹，坐痊亭子上。那莊客入去不多時，只見那座中間莊門大開，柴大官人引着三五箇伴當，慌忙跑將出來，亭子上與宋江相見。柴大官人見了宋江，拜在地下，口稱道：『端的想殺柴進！天幸今日甚風吹得到此，大樹平生渴仰之念，多幸多幸！』宋江也拜在地下，答道：『宋江疎頑小吏，今日特來相投。』柴進扶起宋江，口裏說道：『昨夜燈花報，今早喜鵲噪，不想却是貴兄來。』滿臉堆下笑來。宋江見柴進接得意重，心裏甚喜，便喚兄弟宋清也來相見了。柴進嗚呼伴當收拾了宋押司行李在後堂西軒下歇處。柴進携住宋江的手，入到裏面正廳上，分賓坐定。柴進道：『不敢

澣 水

動問。聞知兄長在鄆城縣勾當，如何得暇來到荒村敝處？」宋江答道：「久聞大官人大名，如雷灌耳。雖然節次收得華翰，只恨賤役無閒，不能勾相會。今日宋江不才，做出一件沒出豁的事來：弟兄二人尋思無處安身，想起大官人仗義疎財，特來投遞。」柴進聽罷，笑道：「兄長放心。遮莫做下十惡大罪，既到敝莊，但不用憂心。不是柴進誇口，任他捕盜官軍，不敢正眼兒覷着小莊。」宋江便把殺了閻婆惜的事，一一告訴了一週。柴進笑將起來，說道：「兄長放心。便殺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庫的財物，柴進也敢藏在莊裏。」說罷，便請宋江弟兄兩箇洗浴。隨即將出兩套衣服，巾幘，絲鞋，淨襪，教宋江弟兄兩箇換了出浴的舊衣裳。兩箇洗了浴，都穿了新衣服。莊客自把宋江弟兄的舊衣裳送在歇宿處。柴進邀宋江去後堂深處，已安排下酒食了，便請宋江正面坐地。柴進對席。宋清有宋江在上，側首坐了。三人坐定，有十數箇近上的莊客並幾箇主管，輪替着把盞，伏侍勸飲。柴進再三勸宋江弟兄寬懷飲幾杯，宋江稱謝不已。酒至半酣，三人各訴胸中朝夕相愛之念。看看天色已晚了，點起燈燭。宋江辭道：「酒止。」柴進那裏肯放。直吃到初更左側，宋江起身去淨手。柴進喚一箇莊客，提碗燈籠引領宋江東廊盡頭處去淨手。便道：「我且躲杯酒後。」大寬轉穿出前面廊下來，俄延是着，却轉到東廊前面。宋江已有八分酒，脚步起了，只顧踏去。那廊下有一箇大漢，因害瘧疾，當不住那寒冷，把一盞火在那裏向。宋江仰着臉，只顧踏將去，正蹠在火鉢柄上；把那火鉢裏炭火，都掀在那漢臉上。那漢吃了一驚，驚出一身汗來。那漢氣將起來，把宋江劈胸揪住，大喝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消遣我！」宋江也吃一驚。正分說不得

水 滸

，那箇提燈籠的莊客，慌忙叫道：『不得無禮！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那漢道：『客官！』客官！我初來時也是客官！也會相待的厚！如今却聽莊客搬口，便疎慢了我。正是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却待要打宋江，那莊客撇了燈籠，便向前來勸。正勸不開，只見兩三碗燈籠飛也似來。柴大官人親趕到說：『我接不着押司，如何却在這裏鬧？』那莊客便把跳了火鉢的事說一遍。柴進笑道：『大漢，你不認的這位奢遮的押司？』那漢道：『奢遮他敢比不得鄆城宋押司，少些兒。』柴進大笑道：『大漢，你認的宋押司不？』那漢道：『我雖不會認的，江湖上久聞他是箇及時雨宋公明。且仗義疎財，扶危濟困，是箇天下聞名的好漢！』柴進問道：『如何見的他天下聞名好漢？』那漢道：『却纔說不了；他便真大丈夫，有頭有尾，有始有終！我如今只等病好時，便去投遞他。』柴進道：『你要見他麼？』那漢道：『我可知要見他哩！』柴進道：『大漢，遠便十萬八萬里，近便只在面前。』柴進指着宋江便道：『此位便是及時雨宋公明。』那漢道：『真箇也不是？』宋江道：『小可便是宋江。』那漢定睛看了看，納頭便拜，說道：『我不是夢裏麼？與兄長相見！』宋江道：『何故如此錯愛？』那漢道：『却纔甚是無禮，萬望恕罪！有眼不識泰山！』跪在地下，那裏肯起來。宋江慌忙扶住道：『足下高姓大名？』柴進指着那漢，說出他姓名，叫甚諱字。有分教山中猛虎，見時魄散魂離；林下強人，撞得心驚胆裂。正是說開星月無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畢竟柴大官人說出那漢還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橫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岡武松打虎

話說宋江因躲一杯酒，去淨手了，轉出廊下來；蹠了火鉢柄，引得那漢焦燥，跳將起來就欲要打宋江；柴進趕將出來，偶叫起宋押司，因此露出姓名來。那大漢聽得是宋江，跪在地下那裏肯起；說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一時冒瀆兄長，望乞恕罪！』宋江扶起那漢問道：『足下是誰？高姓大名？』柴進指著道：『這人是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今在此間一年矣。』宋江道：『江湖上多聞說武二郎名字，不期今日却在這裏相會。多幸多幸！』柴進道：『偶然豪傑相聚，實是難得，就請同做一席說話。』宋江大喜，携住武松的手，一同到後堂席上；便喚宋清與武松相見。柴進便邀武松坐地。宋江連忙讓他一同在上面坐。武松那裏肯坐。謙了半晌，武松坐了第三位。柴進教再整杯盤，來勸三人痛飲。宋江在燈下看那武松時，果然是一條好漢。但見：

身軀凜凜，相貌堂堂，一雙眼光射寒星，兩彎眉渾如刷漆。胸脯橫闊，有萬夫難敵之威風。語話軒昂，吐千丈凌雲之志氣。心雄胆大，似撼天獅子下雲端。骨健筋強，如搖地貔貅。臨座上。如同天上降魔主，真是人間太歲神。

當下宋江看了武松這表人物，心中甚喜，便問武松道：『二郎因何在此？』武松答道：『小弟在清河縣，因酒後醉了，與本處機密相爭；一時間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厮昏沉。小弟只道他死了；因此一逕地逃來，投奔大官人處躲避，今已一年有餘。後來打聽得那厮却不曾

濟 水

死，救得活了。今欲正要回鄉去尋哥哥，不想染患瘧疾，不能勾動身回去。却纔正發寒冷，在那廊下向火；被兄長蹴了鐵柄，吃了那一驚，驚出一身冷汗，覺得這病好了。」宋江聽了大喜。當夜飲至三更。酒罷，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軒下做一處安歇。次日起來，柴進安排席面，殺羊宰豬，管待宋江，不在話下。過了數日，宋江將出些銀兩來與武松做衣裳。柴進知道，那裏肯要他壞錢；自取出一箱緞疋綢絹，門下自有針工，便教做的三人稱體的衣裳。說話的，柴進因何不喜武松？原來武松初來投奔柴進時，也一般接納管待；次後在莊上，但吃醉了酒，性氣剛，莊客有些顧管不到處，他便要下拳打他們；因此滿莊裏莊客，沒一箇道他好。衆人只是嫌他，都去柴進面前，告訴他許多不是處。柴進雖然不趕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却得宋江每日帶挈他一處，飲酒相陪，武松的前病都不發了。相伴宋江住了十數日，武松思鄉，要回清河縣看望哥哥。柴進，宋江，兩箇都留他再住幾時。武松道：「小弟的哥哥多時不通信息，因此要去望他。」宋江道：「實是二郎要去，不敢苦留。如若得閒時，再來相會幾時。」武松相謝了宋江，柴進取出些金銀送與武松。武松謝道：「實是多多相擾了大官人！」武松纏了包裹，拴了哨棒要行，柴進又治酒食送路。武松穿了一領新納紅袖袄，戴著箇白范陽氈笠兒，背上包裹，提了桿棒，相辭了便行。宋江道：「賢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內，取了些銀兩，趕出到莊門前來說道：「我送兄弟一程。」宋江和兄弟宋清兩箇送武松。待他辭了柴大官人，宋江也道：「大官人暫別了便來。」三箇離了柴進東莊，行了五七里路。武松作別道：「尊兄遠了，請回。柴大官人必然專望。」宋江道：「何妨再送幾步。」路上說些閒

水滸

話，不覺又過了三二里。武松挽住宋江，說道：「尊兄不必遠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宋江指著道：「容我再行幾步。兀那官道上有箇小酒店，我們喫三鍾了作別。」三箇來到酒店裏，宋江上首坐了。武松倚了哨棒，下席坐了。宋清橫頭坐定。便叫酒保打酒來，且買些盤饌菓品菜蔬之類，都搬來擺在桌子上。三箇人飲了几杯，看看紅日平西，武松便道：「天色將晚。哥哥不棄武二時，就此受武二四拜，拜爲義兄。」宋江大喜。武松納頭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邊取出一錠十兩銀子，送與武松。武松那裏肯受，說道：「哥哥客中自用盤費。」宋江道：「賢弟不必多慮。你若推却，我便不認你做兄弟。」武松只得拜受了，收放纏袋裏。宋江取些碎銀子，還了酒錢。武松拿了哨棒，三箇出酒店前來作別。武松墮淚拜辭了自去。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門前，望武松不見了，方纔轉身回來。行不到五里路頭，只見柴大官人騎着馬，背後牽着兩匹空馬來接。宋江望見了大喜，一同上馬回莊上來。下了馬，請入後堂飲酒。宋江弟兄兩箇，自此只在柴大官人莊上。話分兩頭。只說武松自與宋江分別之後，當晚投客店歇了。次日早，起來打火喫了飯，還了房錢，拴束包裹，提了哨棒，便走上路。尋思道：「江湖上只聞說及時雨宋公明，果然不虛。結識得這般弟兄，也不枉了！」武松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穀縣地面。此去離縣治還遠。當日晌午時分，走得肚中飢渴，望見前面有一箇酒店，挑着一面招牌在門前，上頭寫着五箇字道：「三碗不過岡。」武松入到裏面坐下，把哨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吃。」只見店主人把三隻碗，一隻筋，一碟熱菜，放在武松面前，滿滿篩一碗酒來。武松拿起碗，一飲而盡，叫道：「這酒好生

濟 水

有氣力！主人家，有飽肚的，買些吃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二三斤來吃酒。」店家去裏面切出一斤熟牛肉，做一大盤子，將來放在武松面前。隨即再篩酒一碗。武松吃了道：「好酒！」又篩下一碗。恰好吃了三碗酒，再也不來篩。武松敲着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來篩酒？」酒家道：「客官要肉便添來。」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來。」酒家道：「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吃？」酒家道：「客官，你須見我門前招旗上面明明寫道：『三碗不過岡。』」武松道：「怎地喚做『三碗不過岡？』」酒家道：「俺家的酒，雖是村酒，却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來我店中，吃了三碗的，便醉了，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因此喚做『三碗不過岡』。若是過往客人到此，只吃三碗，更不再問。」武松笑道：「原來恁地。我却吃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道：「這酒叫做『透瓶香』，又喚做『出門倒』。初入口時，醇釀好吃，少刻即便倒。」武松道：「你要胡說！沒地不還你錢，再篩三碗來我吃！」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嗅道：「端的好酒！主人家，我吃一碗，還你一碗錢，只顧篩來。」酒家道：「客官休只管要飲，這酒端的要醉倒人，沒葯醫！」武松道：「你待胡鳥說！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裏面，我也有鼻子。」店家被他發話不過，一連又篩了三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斤來吃。」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篩了三碗酒。武松吃得口滑，只願要吃；去身邊取出碎銀子，叫道：「主人家，你且來看我銀子！還你酒肉錢勾麼？」酒家看了道：「有餘，還有些貼錢與你。」武松道：「不要你貼錢，只將酒來篩。」酒家道

潛 水

：『客官，你要吃酒時，還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吃不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時，酒你盡數篩將來。』酒家道：『你這條長漢，倘醉倒了時怎扶的你住？』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漢！』酒家那裏肯將酒來篩。武松焦燥道：『我又白吃你的！你要引老爺性發，通教你屋裏粉碎！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酒家道：『這厮醉了，休惹他。』再篩了六碗酒，與武松吃了。前後共吃了十五碗。綽了哨棒，立起身來道：『我却又不曾醉！』走出門前來笑道：『却不說「三碗不過岡」！』手提哨棒便走。酒家趕出來叫道：『客官那裏去！』武松立住了問道：『叫我做甚麼？我又不少你酒錢。喚我怎地？』酒家叫道：『我是好意。你且回來我家，看抄白官司榜文。』武松道：『甚麼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大虫，晚了出來傷人，壞了三二十條大漢性命。官司如今杖限獵戶擒捉發落。岡子路口，多有榜文：可教往來客人，結夥成隊，于巳，午，未，三箇時辰過岡；其餘寅，卯，申，酉，戌，亥，六箇時辰，不許過岡。更兼單身客人，務要等伴結伙而過。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時分，我見你走都不問人，枉送了自家性命。不如就我此間歇了，等明日慢慢湊的三二十人，一齊好過岡子。』武松聽了，笑道：『我是清河縣人氏，這條景陽岡上，少也走過了一二十遭；幾時見說有大虫？你休說這般鳥話來嚇我。便有大虫，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救你。你不信時，進來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鳥子聲！便真箇有虎，老爺也不怕！你留我在家裡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謀我財，害我性命，却把烏大虫誑嚇我？』酒家道：『你看麼！我是一片好心，反做惡意，倒落得你恁地！你不信我時，請尊便自行！』正是：

滄 水

前車倒了千千輛，後車過了亦如然。分明指與平川路，却把忠言當惡言。

那酒店裏主人搖着頭，自進店裏去了。這武松提了哨棒，大着步，自過景陽岡來。約行了四五里路，來到岡子下，見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白，上寫兩行字。武松也頗識幾字，抬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伙成隊過岡，勿請自誤。』武松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廝家裏宿歇。我却怕甚麼鳥！』橫拖着哨棒，便上岡子來。那時已有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傍下山。武松乘着酒興，只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箇敗落的山神廟。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信榜文。武松住了腳讀時，上面寫道：

『陽穀縣示：爲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傷害人命；見今杖限各鄉里正並獵戶人等行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於巳，午，未，三箇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各宜知悉。』

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轉身再回酒店裏來，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吃他恥笑，不是好漢，難以轉去。』存想了一回，說道：『怕甚麼鳥！且只顧上去看怎地！』武松正走，看看酒湧上來；便把毡笠兒背在脊梁上，將哨棒縮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岡子來。回頭看這日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說道：『那得甚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武松走了一直，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着哨棒，一隻手把前胸襟袒開，浪浪跣跣，直撻過亂樹林來。見一塊光禿禿大青石，把那

澗 水

哨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却待要睡，只見發起一陣狂風。古人有四句詩，單道那風：

無形無影透人懷，四季能吹萬物開；就樹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

原來但凡世上，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過處，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武松見了，叫聲呵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閃在青石邊。那箇大蟲，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下，和身望上一撲，從半空裏攏將下來。武松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那腰跨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一躲，躲在一邊。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一聲，却似半天裏起箇霹靂，振得那山崗也動，把這鐵棒也似虎尾，倒豎起來只一剪。武松却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提不着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又剪不着，再吼了一聲，一兜兜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起哨棒，盡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一棒劈不着大蟲；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只拿得一半在手裏。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遠。那大蟲却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虫頂花皮膂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大虫急要掙扎，被武松儘氣力納定，那裏肯放半點兒鬆寬。武松把雙腳望大虫面門上，眼睛裏，只顧亂踢。那大虫咆哮起來，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做了一箇土坑。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接下黃泥坑裏去，那大虫吃

水 滸

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鏈般大小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得五七十拳，那大虫眼裏，口裏，鼻子裏，耳朵裏，都迸出鮮血來。那武松儘平昔神威，仗胸中武藝，半歇兒把大虫打做一堆，却似擡着一箇錦衣袋。有一篇古風，單道景陽岡武松打虎：

景陽岡頭風正狂，

萬里陰雲籠日光，

觸目晚霞掛林藪，

侵人冷霧瀰穹蒼。

忽聞一聲霹靂響，

山腰飛出獸中王；

昂頭踔躍逞牙爪，

麋鹿之屬皆奔忙。

清河壯士酒未醒，

岡頭獨坐忙相迎。

上下尋人虎餓渴，

一掀一撲何猙獰。

虎來撲人似山倒；

人往迎虎如巖傾。

臂腕落時墜飛砲，

爪牙爬處成泥坑。

拳頭脚尖如雨點，

淋漓兩手猩紅染，

腥風血雨滿松林，

散亂毛鬚墜山奄。

近看千鈞勢有餘，

遠觀八面威風歛。

身橫野草錦斑銷，

緊閉雙睛光不閃。

當下景陽岡上那隻猛虎，被武松沒頓飯之間，一頓拳脚，打得那大虫動彈不得，使得口裏兀自氣喘。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檣棒，拏在手裏。只怕大虫不死，把棒檣又打了一回。那大虫氣都沒了，武松再尋思道：『我就地拖得這死大虫下岡子去？』就血泊裏雙手來提時，那裏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脚都蘇軟了。武松再來青石坐了半歇，尋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倘或又跳出一隻大虫來時，却怎地鬥得他過？且掙扎下岡子去，明早却來理會。』就石頭邊尋了籃笠兒，轉過亂樹林邊，一步步捱下岡來。走不到半里多路，只見枯草叢中，鑽出兩隻大虫來。武松道：『呵呀！我今番罷了！』只見那兩個大虫，於黑影裏直立

澗 水

起來。武松定睛看時，却是兩個人，把虎皮縫做衣裳，緊緊拼在身上。那兩個人，手裏各擎着一條五股叉。見了武松，吃了一驚道：『你那人吃了總律心，豹子肝，獅子腿，胆倒包着身軀！如何敢獨自一個，昏黑將夜，又沒器械，走過岡子來！不知你是人？是鬼？』武松道：『你兩個是甚麼人？』那個人道：『我們是本處獵戶。』武松道：『你們上嶺來做甚麼？』兩個獵戶失驚道：『你兀自不知哩！如今景陽岡上，有一隻極大的大虫，夜夜出來傷人！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個；過往客人，不記其數；都被這畜生喫了！本縣知縣，着落當鄉里正和我們獵戶人等捕捉。那業畜勢大難近，誰敢向前！我們爲他，正不知吃了多少限棒，只捉他不得！今夜又該我們兩個捕獵，和十數個鄉夫在此，上上下下，放下窩弓藥箭等他。正在這裏埋伏，却見你大剌剌地從岡子上走將下來，我兩個吃了一驚。你却正是甚麼人？曾見大虫麼？』武松道：『我是清河縣人氏。姓武，排行第二。却纔岡子上亂樹林邊，正撞見那大虫，被我一頓拳脚打死了。』兩個獵戶聽得痴呆了，說道：『怕沒這話？』武松道：『你不信時，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跡。』兩個道：『怎地打來？』武松把那打大虫的本事，再說了一遍。兩個獵戶聽了，又驚又喜，叫攏那十個鄉夫來。只見這十個鄉夫，都擎着鋼叉，踏弩，刀，鎗，隨即攏來。武松問道：『他們衆人，如何不隨着你兩個上山？』獵戶道：『便是那畜生利害，他們如何敢上來？』一伙十數個，都在面前。兩個獵戶，把武松打殺大虫的事，說向衆人，衆人都不肯信。武松道：『你衆人不信時，我和你去看便了。』衆人身邊都有火刀，火石，隨即發出火來，點起五七個火把。衆人都跟着武松一同再上岡子來。看見那大虫

濟 水

做一堆兒死在那裏，衆人見了大喜。先叫一個去報知本縣里正並該管上戶。這裏五七個鄉夫，自把大虫縛了，抬下岡子來。到得嶺下，早有七八十人，都圍將來。先把死大虫抬在前面，將一乘兜輪，抬了武松，逕投本處一個上戶家來。那戶里正，都在莊前迎接。把這大虫，扛到草廳上。却有本鄉上戶，本鄉戶獵，三二十人，都來相探武松。衆人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武松道：『小人是此間鄉郡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因從滄州回鄉來，昨晚在岡子那邊酒店吃得大醉了，上岡子來，正撞是這畜生。』把那打虎的身分，拳脚，細說了一遍。衆上戶道：『真乃英雄好漢！』衆獵戶先打野味將來與武松把杯。武松因打大虫困乏了，要睡；大戶便叫莊客打併客房，且教武松歇息。到天明，上戶先使人去縣裡報知，一面合具虎床，安排端正，迎送縣裡去。天明，武松起來洗漱罷，衆多上戶牽一箇羊，挑一担酒，都在廳前伺候。武松穿了衣裳，整頓巾幘，出到前面，與衆人相見。衆上戶把盞，說道：『被這畜生，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連累獵戶吃了幾頓限棒！今日幸得壯士來到，除了這個大害！第一，鄉中人民有福；第二，客侶通行；實出壯士之賜。』武松謝道：『非小子之能，托賴衆長上福蔭。』衆人都來作賀。吃了一早晨酒食，抬出大虫，放在虎床上。衆鄉村上戶都把段正花紅，來掛與武松。武松有些行李包裹，寄在莊上。一齊都出莊門前來。早有陽穀縣知縣相公，使人來接武松。都相見了。叫四個莊客，將乘涼轎來抬了武松。把那大虫打在前面，掛着花紅段正，迎到陽穀縣裏來。那陽穀縣人民，聽得說一個壯士打死了景陽岡上大虫，迎鳴了來，盡皆出來看，圍動了那個縣治。武松在橋上看時，只

澹 水

見亞肩彎背，鬧鬧穰穰，屯街塞巷，都來看迎大虫。到縣前衙門口，知縣已在廳上專等。武松下了轎。扛着大虫，都到廳前，放在甬道上。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又見了這個老大錦毛大虫，心中自忖道：『不是這個漢，怎地打的這個猛虎！』便喚武松上廳來。武松去廳前聲了階，知縣問道：『你那打虎的壯士，你却說怎生打了這個大虫？』武松就廳前，將打虎的本事，說了一遍。廳上廳下衆多人等，都驚的呆了。知縣就廳上賜了幾杯酒，將出上戶轆的賞賜錢一千貫，給與武松。武松稟道：『小人托賴相公的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個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賞賜？小人聞知這衆獵戶，因這個大虫，受了相公責罰；何不就把這一千貫，給散與衆人去用？』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武松就把這賞錢，在廳上散與衆人獵戶。知縣見他忠厚仁德，有心要抬舉他，便道：『雖你原是清河縣人氏，與我這陽穀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參你在這本縣做個都頭，如何？』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抬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即換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參武松做了步兵都頭。衆上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吃了三五日酒。武松自心中想道：『我本要回清河縣去看望哥哥，誰想倒來做了陽穀縣都頭？』自此主管見愛，鄉里聞名。又過三二日，那一日，武松走出縣前來閒玩，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叫聲『武都頭，你今日發跡了，如何不看覷我則個？』武松回顧頭來看了，叫聲『呵呀！你如何却在這裏？』不是武松見了這個人，有分教陽穀縣裏，屍橫血染。直教鋼刀響處人頭滾，寶劍揮時熱血流。畢竟叫喚武都頭的正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王婆貪賄說風情 鬪哥不忿鬧茶肆

話說當日武都頭回轉身來，看見那人，撲翻身便拜。那人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武松的嫡親哥哥武大郎。武松拜罷，說道：「一年有餘不見哥哥，如何却在這裏？」武大道：「二哥你去了許多時，如何不寄封書與我？我又怨你，又想你。」武松道：「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武大道：「我怨你時，當初你在清河縣裏，要便喫酒醉了，和人相打，時常喫官司，教我要便隨衙聽候，不曾有一箇月淨辦，常教我受苦；這箇便是怨你處。想你時，我近來取得一箇老小，清河縣人不怯氣，都來相欺負，沒人做主；你在家時，誰敢來放箇屁？我如今在那裏安不得身，只得搬來這裏賃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處。」看官聽說：原來武大與武松，是一母所生兩個。武松身長九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萬斤氣力；不恁地，如何打得那箇猛虎？這武大郎，身不滿五尺，面目醜陋，頭腦可笑！清河縣人見他生得短矮，起他一箇諱名，叫做三寸丁穀樹皮。那清河縣裏有一箇大戶人家，有箇使女，小名喚做潘金蓮；年方二十餘歲，頗有些顏色。因為那箇大戶要纏他，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從。那箇大戶，以此記恨於心，却倒賠些房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與他。自從武大娶得那婦人之後，清河縣裏有幾箇奸詐的浮浪子弟們，却來他家裏籜惱。原來這婦人見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雜，不會風流；這婆娘倒諸般好，為頭的愛偷漢子。有詩爲證：

金蓮容貌更攝題，笑豔春山八字眉。若遇風流清子弟，等閑雲雨便偷期。

澗 水

那說那潘金蓮過門之後，武大是箇懦弱依本分的人，被這一班人不時間在門前叫道：「好一塊羊肉，倒落在狗口裏！」因此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搬來這陽谷縣紫石街賃房居住，每日仍舊挑賣炊餅。此日正在縣前做買賣。當下見了武松，武大道：「兄弟，我前日在街上，聽得人沸沸地說道，『景陽岡上一箇打虎的壯士姓武，縣裏知縣，奈他做箇都頭。』我也八分猜道是你，原來今日纔得撞見。我且不做買賣，一同和你家去。」武松道：「哥哥，家在那裏？」武大用手指道：「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武松替武大挑了担兒，武大引着武松，轉灣抹角，一徑望紫石街來。轉過兩箇灣，來到一箇茶坊間壁，武大叫一聲「大嫂開門。」只見蘆簾起處，一箇婦人出到簾子應道：「大哥，怎地半早便歸？」武大道：「你的叔叔在這裏，且來廝見。」武大郎接了担兒入去，便出來道：「二哥，入屋來和你嫂嫂相見。」武松揭起簾子，入進裏面，與那婦人相見。武大說道：「大嫂，原來景陽岡上打死大虫，新充做都頭的，正是我這兄弟。」那婦人叉手向前道：「叔叔萬福。」武松道：「嫂嫂請坐。」武松當下堆金山，倒玉柱，納頭便拜。那婦人向前扶住武松道：「叔叔，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那婦人道：「奴家也聽得說道，『有箇打箇打虎的好漢，迎到縣前來。』」奴家也正待要去看看。不想去得遲了，趕不上，不曾看見；原來却是叔叔。且請叔叔到樓上去坐。」武松看那婦人時，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風情月意；纖腰袅娜，拘束的燕懶鶯慵；檀口輕盈，勾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嬈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

水滸

當下那婦人叫武大請武松上樓主客席裏坐地。三箇人同到樓上坐了，那婦人看着武大道：「我陪侍着叔叔坐地，你去安排些酒食來管待叔叔。」武大應道：「最好。二哥，你且坐一坐，我便來也。」武大下樓去了。那婦人在樓上，看了武松這表人物，自心裏尋思道：「武松與他是嫡親一母兄弟，他又生的這般長大；我嫁得這等一箇，也不枉了爲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穀樹皮，三分像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氣！據着武松，大蟲也吃他打倒了，他必然好氣力。說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來我家裏住？不想這段因緣，却在這裏！」那婦人臉上堆下笑來問武松道：「叔叔，來這裏幾日了？」武松答道：「到此間十數日了。」婦人道：「叔叔在那裏安歇？」武松道：「胡亂權在縣衙裏安歇。」那婦人道：「叔叔，恁地時，却不便當。」武松道：「獨自一身，容易料理。早晚自有土兵伏侍。」婦人道：「那等人伏侍叔叔，怎地顧管得到；何不搬來一家裏住？早晚要些湯水吃時，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吃，不强似這秋脯糜人？叔叔便吃口清湯，也放心得下。」武松道：「深謝嫂嫂。」那婦人道：「莫不別處有嬌嬌？可取來厮會也好。」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婦人又問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虛度二十五歲。」那婦人道：「長奴三歲。叔叔今番從那裏來？」武松道：「在滄州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清河縣住，不想却搬在這裏。」那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負；清河縣裏住不得，搬來這裏。若得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箇「不」字！」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二撒潑。」那婦人笑道：「怎地這般顛倒說？常言道：「人無剛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這般三答不

回頭，四容和身轉的人！」武松道：「家兄却不到得惹事，要嫂嫂憂心。」正在樓上說話未了，武大買了些酒肉菜品歸來，放在廚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下來安排。」那婦人應道：「你看那曉事的！叔叔在這裏坐地，却教我搬了下來！」武松道：「嫂嫂請自便。」那婦人道：「何不去叫開壁王乾娘安排便了？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自去央了開壁王婆，安排端正了，都搬上樓來，擺在桌子上，無非是些魚肉菓菜之類，隨即湯酒上來。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箇人坐下，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甚管待，請酒一杯。」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只顧上下篩酒盞酒，那裏來管別事。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叔，怎地魚和肉也不吃一塊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箇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那婦人是箇使女出身，慣會小意兒。武大又是箇善弱的人，那裏會管待人。那婦人吃了幾杯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武松吃他看不過，只低了頭不怎麼理會。當日吃了十數杯酒，武松便起身。武大道：「二哥，再吃幾杯了去。」武松道：「只好恁地，却又來望哥哥。」都送下樓來。那婦人道：「叔叔，是必搬來家裡住。若是叔叔不搬來時，教我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大哥，你便打點一間房，請叔叔來家裏過活，林教頭舍街坊道箇不是。」武大道：「大嫂說的是。二哥，你便搬來，也教我爭口氣。」武松道：「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說時，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來。」那婦人道：「叔叔是必記心，奴這裏專望。」那婦人情意十分懇懇，正是：

水滸

叔嫂通言禮恭嚴，手援須識是從權。英雄只念連枝樹，孀婦偏思并蒂蓮。

武松別了哥嫂，離了紫石街，逕投縣裏來，正值知縣在廳上坐衙。武松上廳來稟道：「武松有箇親兄，搬在紫石街居住；武松欲就家裏宿歇，早晚衙門中聽候使喚。不敢擅去，請恩相鈞旨。」知縣道：「這是孝悌的勾當，我如何阻你；你可每日來縣裏伺候。」武松謝了，收拾行李鋪蓋。有那新製的衣服並前者賞賜的物件，叫箇土兵挑了，武松引到哥哥家裡。那婦人見了，却比半夜裏拾金寶的一般歡喜，堆下笑來。武大叫箇木匠，就樓下整了一間房；鋪下一張牀；裏面放一條桌子；安兩箇杌子，一箇大爐。武松先把行李安頓了，分付土兵自回去，當晚就哥嫂家裏歇臥。次日早起，那婦人慌忙起來，燒洗面湯，盥漱口水，叫武松洗漱了口面，裹了巾幘，出門去縣裏畫卯。那婦人道：「叔叔畫了卯，早些箇歸來喫飯，休去別處喫。」武松道：「便來也。」逕去縣裏畫了卯，伺候了一早晨，回到家裏。那婦人洗手剔甲，齊齊整整，安排下飯食。三口兒共卓兒喫，武松喫了飯，那婦人雙手捧一盞茶遞與武松喫。武松道：「教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縣裡撥一箇土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却怎地這般見外？自家的骨肉，又不伏侍了別人。便撥一箇土兵來使用，這厮上鍋上灶，地不乾淨；奴眼裏也看得這等人。」武松道：「恁地時，却生受嫂嫂。」話休絮繁。自從武松搬將家裏來，取些銀子與武大，教買餅繖茶菓，請鄰舍吃茶。衆鄰舍門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安排了回席，都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匹彩色緞子與嫂嫂做衣裳。那婦人笑嘻嘻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叔叔把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武松

濟水

自此只在哥哥家裏宿歇。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裏畫卯，承應差使。不論歸遲歸早，那婦人頓羹頓飯，歡天喜地，伏侍武松，武松倒過意不去。那婦人常把些言語來撩撥他，武松是箇硬心直漢，却不見怪。有話卽長，無話卽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是十一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四下裏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雪來。怎見得好雪，正是：

眼波飄瞥任風吹，柳絮沾泥若有私。粉態輕狂迷世界，巫山雲雨未爲奇。

當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氣。却似銀鋪世界，玉碾乾坤。次日，武松清早出去縣裏畫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這婦人趕出去做買賣。及聞壁王婆，買下些酒肉之類；去武松房裏簇了一盆炭火，心裏自想道：『我今日着實揀門他一擦門，不信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一箇，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等着，只見武松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那婦人揭起簾子，陪着笑臉迎接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憂念。』入得門來，便把毡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雙手去接，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上；解了腰裏纏袋，脫了身上鷄哥綠縐絲納袄，入房裏搭了。那婦人便道：『奴等一早起，叔叔怎地不歸來喫早飯？』武松道：『便是縣裏一箇相識，請喫早飯；却纔又有一箇作杯，不奈煩，一直走到家來。』那婦人道：『恁地，叔叔向火。』武松道：『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靸子，穿了煖鞋；撥箇杌子，自近火邊坐地。那婦人把前門上了栓，後門也關了；却搬些案酒菓品菜蔬，入武松房裏來，擺在卓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裏去未歸？』婦人道：『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買賣，我

水滸

和叔叔自飲三杯。」武松道：「一發等哥哥家來喫。」婦人道：「那裏等的他來！等他不得！」說猶未了，早煖了一注子酒來。武松道：「嫂嫂坐地，等武二去盪酒正當。」婦人道：「叔叔，你自便。」那婦人也撥箇杌子，近火邊坐了。火頭邊卓兒上，擺着杯盤。那婦人拿盞酒，擎在手裏，看着武松道：「叔叔，滿飲此杯。」武松接過手來，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杯酒來，說道：「天色寒冷，叔叔飲箇成雙杯兒。」武松道：「嫂嫂自便。」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却篩一杯酒遞與那婦人喫。婦人接過酒來喫了，却拿注子再斟酒來，放在叔叔面前。那婦人將酥胸微露，雲鬢半髲，臉上堆着笑容說道：「我聽得一箇閒人說道：『叔叔在縣前東街上，養着一箇唱的，敢端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外人胡說，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那婦人道：「他曉的甚麼！曉的這等事時，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一杯。」連篩了三四杯酒飲了。那婦人也有三杯酒落肚，鬨動春心，那裏按納得住，只管把閒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家只把頭來低了。那婦人起身去盪酒，武松自在房裏，拿起火箸簇火。那婦人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裏；一隻手拿着注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膊上只一捏，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裳不冷？」武松已自有五分不快意，也不應他。那婦人見他不應，劈手便來奪火箸，口裏道：「叔叔你不會簇火，我與你撥火；只要一似火盆常熱便好。」武松有八分焦燥，只不做聲。那婦人慾心似火，不看武松焦燥，便放了火箸，却篩一盞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盞，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這半盞兒殘酒。」武松劈手奪來，潑在地下，

澹 水

說道：『嫂嫂！休要恁地不識羞恥！』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那婦人推一交。武松睜起眼來道：『武二是箇頂天立地鬪齒戴髮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沒人倫的豬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廉恥！爲此等的勾當！倘有些風吹草動，武二眼裏認的是嫂嫂，拳頭却不認的是嫂嫂！再來休要恁地！』那婦人通紅了臉，便收拾了杯盤盞碟，口裏說道：『我自作樂耍子，不值得便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重！』搬了家火，自向厨下去了。有詩爲證：

酒作媒人色胆張，貪淫不顧壞綱常，席間便欲求雲雨，激得雷霆怒一場。

却說潘金蓮勾搭武松不動，反被搶白一場，武松自在房裏，氣忿忿地。天色却早，未牌時分。武大挑了担兒歸來推門，那婦人慌忙開門。武大進來歇了担兒，隨到厨下。見老婆雙眼哭的紅紅的，武大道：『你和誰鬧來？』那婦人道：『都是你不爭氣，教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人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誰！爭奈武二那厮，我見他大雪裏歸來，連忙安排酒請他吃；他見前後沒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武大道：『我的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傲聲，吃隣舍家笑話！』武大撇了老婆，來到武松房裏叫道：『二哥，你不會吃點心，我和你吃些個。』武松只不則聲。尋思了半晌，再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勝靴；着了上蓋；帶上毡笠兒；一頭繫纏袋，一面出門。武大叫道：『二哥那裏去？』也不應，一直地只顧去了。武大回到厨下來問老婆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願望縣前這條路走了去，正是不知怎地了？』那婦人罵道：『糊突桶！有甚麼難見處！那厮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猜他已定叫個人來搬行李，不要在這裏宿歇。』武大道：『他搬了去，須吃別人笑

水 滸

話。『那婦人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到不吃別人笑！你要便自和他過活，我却做不的這樣的人！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裏敢再開口。正在家中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一個土兵，拿着條匾担，逕來房裏，收拾了行李，便出門去。武大趕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你只由我自去便了。』武大那裏敢再問備細，由武松搬了去。那婦人在裏面，喃喃的罵道：『却也好！人只道一個親兄弟做都頭，怎地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嚼咬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你搬了去，倒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前！』武大見老婆這等罵，正不知怎地，心中只是咄咄不樂，放他不下。自從武松搬了去，縣衙裏宿歇，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賣炊餅。本待要去縣裡尋兄弟說話，却被這婆娘千叮萬囑分付，教不要去兜攪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捱指間，歲月如流，不覺雪晴。過了十數日，却說本縣知縣自到任已來，却得二年半多了；賺得好些金銀，欲待要使人送上東京，去與親眷處收貯使用，謀個升轉，却怕路上被人劫了去，須得一個有本事的心腹人去便好；猛可想起武松來，『須是此人可去。有這等英雄了得！』當日便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一個親戚，在東京城裏住；欲要送一担禮物去，就稍封書問安則箇；只恐途中不好行，須是得你這等英雄好漢方去得。你可休辭辛苦，我與你走一遭，回來我自重重賞你。』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抬舉，安敢推故。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也自來不曾到東京，就那裏觀看光景一遭。相公明日打點端正了行便。』知縣大喜，賞了三杯，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下知縣言語，出縣門來；到得下處，取了些銀兩，料

水 滸

了個土兵，却來街上買了一瓶酒並魚肉菓品之類，一逕投紫石街來，直到武大家裏。武大恰好賣炊餅了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叫土兵去厨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斂，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想道：『莫不這厮思量我了，却又回來？那厮以定強不過我！且慢慢地相問他！』那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整雲鬢；換些艷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那婦人拜道：『叔叔，不知怎地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來門，教奴心裏沒理會處。每日叫你哥哥縣裏尋叔叔陪話，歸來只說道：「沒尋處。」今日且喜得叔叔家來；沒事壞錢做甚麼？』武松答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和哥哥嫂嫂說知則個。』那婦人道：『既是如此，樓上去坐地。』三箇人來到樓上客位裏，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武松撥箇杌子，橫頭坐了。土兵搬將酒肉上樓來，擺在卓子上，武松勸哥哥嫂嫂吃酒。那婦只顧把眼來睜武松，武松只顧吃酒。酒至五巡，武松討付勸杯，叫土兵篩了一杯酒，拿在手裏，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今日武二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個月，少是四五十日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知：你從來爲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吃欺負。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到家裏，便下了簾子，早閉上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依我時，滿飲此杯。』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吃過了一杯酒，武松再篩第二杯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箇精細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說。我哥哥爲人質朴，全靠嫂嫂做主看顧他。常言道：「表壯不如裏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

水滸

豈不聞古人言，「籬牢犬不久？」那婦人聽了這話，被武松說了這一篇，一點紅，從耳朵邊起，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便罵道：「你這個騰騰混沌！有甚麼言語，在外人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一個不戴頭巾男子漢，叮叮當當響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胯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等擱不出的鬻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真個螻蟻也不敢入屋裏來；自甚麼籬色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磚頭瓦兒，一個也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却不要心頭不似口頭。既然如此，武二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飲過此杯。」那婦人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半胡梯上發話道：「你既是聰明伶俐却不道：「長嫂爲母！」我當初嫁武大時，曾不聽得說有甚麼阿叔，那裏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晦氣了，烏撞着許多事！」哭下樓去了。有詩爲證：

良言逆聽卽爲響，笑眼登時有淚流。祇是兩行淫禍水，不因悲苦不因羞。

且說那婦人做出許多奸偽張致。那武大，武松弟兄，兩箇吃了幾杯。武松拜辭哥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你相見！」口裏說，不覺眼中墮淚。武松見武大眼中垂淚，便說道：「哥哥便不做買賣也罷，只在家裏坐地。盤纏兄弟自送將來。」武大送武松下樓來，臨出門，武松又道：「大哥，我的言語，你要忘了。」武松帶了土兵，自回縣前來收拾。次日早起來，拴束了包裹，來見知縣。那知縣已自先差下一輛車兒，把箱籠都裝載車子上；點兩箇精壯土兵，縣衙裏撥兩箇心腹伴當，都分付了。那四箇跟了武松就廳前拜辭了知縣，

水 滸

拽扎起，提了朴刀，監押車子，一行五人，離了陽谷縣，取路望東京去了。話分兩頭。只說武大郎自從武松說去了，整整的吃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氣吞聲，由他自罵，心裏只依着兄弟的言語：真箇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賣，未晚便歸；一脚歇了担兒，便去除了籠子，關上大門，却來家裏坐地。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躁，指着武大臉上罵道：『混沌濁物！我倒不會見日頭在半天裏，便把着喪門關了！也須吃別人道我家怎地禁鬼！聽你那兄弟烏嘴，也不怕別人笑恥！』武大道：『由他們笑道說我家禁鬼。我的兄弟說的是好話：省了多少是非。』那婦人道：『呸！濁物！你是箇男子漢，自不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由他。他說的話是金子言語！』自武松去了十數日，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歸到家裏，便關了門。那婦人也和他關了幾場；向後關慣了，不以爲事。自此，這婦人約莫到武大歸時，先自去收了籠子，關上大門。武大見了，自心裏也喜，尋思道：『恁地時却好！』又過了三二日，冬已將殘，天色回陽微暖。當日武大將次歸來，那婦人慣了，自先向門前來叉那籠子。也是合當有事：却好一箇人從籠子邊走過。自古道，『沒巧不成話。』這婦人正手裏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將倒去，不端不正，却好打在那人頭上巾。那人立住了脚，正待要發作；回過臉來看時，是箇生的妖嬈的婦人，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直鑽瓜哇國去了，變作笑吟吟的臉兒。這婦人情知不是，叉手深深地道箇萬福，說道：『奴家一時失手，官人休怪。』那人一頭把手繫頭巾，一面把膀曲着地還禮道：『不妨事。娘子請尊使。』却被這間壁的王婆見了，那婆子正在茶局子裏，水簾底下看見了，笑道：『兀誰教大官人打這屋簷過？打得正好！』那人笑道

水 滸

：『到是小人不是是。衝撞娘子，休怪。』那婦人答道：『官人不要見責。』那人又笑着，大大地唱箇肥豔道：『小人不取。』那一隻眼，都只在這婦人身上，臨動身也回了七八遍頭，自搖搖擺擺，踏着八字脚去了。這婦人自收了籠子叉竿歸去，掩大門上，等武大歸來。詩曰：

籬不牢時犬會鑽，收簾對面好相看。王婆莫負能勾引，須信竿是釣竿。

再說來人姓甚名誰？那裏居住？原來只是陽谷縣一箇破落戶財主，就縣前開着箇藥舖；從小也是一箇奸詐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來暴發跡，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放刁把盞，說事過錢，排陷官吏；因此，滿縣人都饒讓這些箇。那人覆姓西門，單諱慶字，排行第一，人都喚他做西門大郎。近來發跡有錢，人都稱他做西門大官人。不多時，只見那西門慶一轉，重入王婆茶坊裏來，便去裏邊水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纔唱得好箇大肥陪！』西門慶也笑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問壁這箇雌兒，是誰的老老小？』王婆道：『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問他怎地？』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休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麼不認得？他老公便是每日在縣前賣熟食的。』西門慶道：『莫非是賣棗糰徐三的老婆？』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的，正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可是銀担子李二的老婆？』王婆搖頭道：『不是！若是他的時，也倒是一雙。』西門慶道：『倒敢是花脰牌陸小乙的妻子？』王婆大笑道：『不是！若他的時，也又好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一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王婆哈哈道：『好教大官人得知

潘 水

了笑一聲。他的蓋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跌腳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樹皮的武大郎？」王婆道：「正是他！」西門慶聽了，叫起苦來說道：「好塊羊肉！怎地落在狗口裏！」王婆道：「便是這般苦事！自古道，『駿馬却馱痴漢走；美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生要是這般配合！」西門慶道：「王乾娘，我少你多少茶錢？」王婆道：「不多，由他歇些時却算。」西門慶又道：「你兒子跟誰出去？」王婆道：「說不得；跟一箇客人淮上去，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却不叫他跟我？」王婆笑道：「若得大官人抬舉他，十分之好。」西門慶道：「等他歸來，却再計較。」再說了幾句閒話，相謝起身去了。約莫未及兩箇時辰，又聽將來王婆店門口簾邊坐地。朝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箇梅湯？」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王婆做了一箇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西門慶慢慢地吃了，盞托放在卓子上。西門慶道：「王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裏？」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一箇在屋裏？」西門慶道：「我問你梅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的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老身只道說做媒。」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頭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大官人，你宅上大娘子得知時，婆子這臉，怎吃得耳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極是容得人。見今也討幾箇身邊人在家裏，只是沒一箇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箇，便來說不妨。就是回頭人也好，只要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箇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好時，你與我說成了，我自謝你。」王婆道：「生得十二

滄 水

分人物，只是年紀大些。』西門慶道：『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箇幾歲？』王婆道：『那娘子戊寅生，屬虎的，新年恰好九十三歲。』西門慶笑道：『你看這瘋婆子！只要扯着風臉取笑！』西門慶笑了起身去。看看天色晚了，王婆却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蹺將來，逕去簾底下那座頭上坐了，朝著武大門前只顧望。王婆道：『大官人，喫箇和合湯如何？』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王婆點一盞和合湯，遞與西門慶吃。坐箇一晚，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不妨。伏惟安置，來日早請過訪。』西門慶又笑了去。當晚無事。次日清早，王婆却纔開門，把眼看門外時，只見這西門慶又在門前兩頭來往蹺。王婆見了道：『這箇刷子蹺得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厮鼻子上，只叫他舐不着！那厮會討縣裏人便宜，且教他來老娘手裡納些敗缺！』原來這箇開茶坊的王婆，也是不依本分的。端的這婆子

開言欺陸賈，出口勝隋何。鸞孤鳳，霎時間交仗成雙。寡婦繆男，一席話搬唆捉對。略施妙計，使阿羅漢抱住比丘尼。稍用機關，教李天王樓定鬼子母。甜言說，誘男如封泚也生心。軟語調和，女似麻姑能動念。教唆得織女害相思，調弄得嫦娥尋配偶。

且說這王婆却纔開得門，正在茶局子裏生炭，整理茶鍋，張見西門慶從早晨在門前蹺了幾遭一逕蹺入茶房裏來，水簾底下，望着武大門前簾子裏坐了看。王婆只做不看見，只顧在茶局裏煽風爐子，不出來問茶。西門慶叫道：『乾娘，點兩盞茶來。』王婆應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且請坐。』便濃濃的點兩盞蓋茶，將來放在卓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陪

潘 水

我吃箇茶。王婆哈哈道：「我又不是影射的！」西門慶也笑了一回，問道：「乾娘，問壁賣甚麼？」王婆道：「他家賣拖蒸河漏子，熱盪溫和大辣酥。」西門慶笑道：「你看這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我不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乾娘，和你說正經話：說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做三五十箇，不知出去，在家？」王婆道：「若要買炊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了買，何消得上門上戶？」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喫了茶，坐了一回，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王婆道：「不妨事。老娘牢牢寫在帳上。」西門慶笑了去。王婆只在茶局子裏張時，冷眼睜見西門慶又在門前躡過東去，又看一看；走轉西來，又踱一踱；走了七八遍，逕躡入茶坊裏來。王婆道：「大官人稀行！好幾時不見面！」西門慶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兩來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收了做茶錢。」婆子笑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只願放着。」婆子暗暗地喜歡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來藏了，便問道：「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喫箇寬煎葉兒茶如何？」西門慶道：「乾娘如何便猜得着？」婆子道：「有甚麼難猜。自古道，「入門休問柴枯事，觀着容顏便得知。」老身異樣蹊蹊作怪的事，都猜得着！」西門慶道：「我有一件心上的事，乾娘若猜的着時，輸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道：「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箇十分！大官人，你把耳朵來。你這兩日脚步緊，趁趁得頻，以定是記掛着隔壁那箇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起來道：「乾娘，你端的智賽隋，何；機強陸賈！不瞞乾娘說：我不知怎地喫他那日又簾子時，見了這一面，却似收了我三魂七魄的一般；只是沒做箇道理入腳處。不知你會弄手段麼？」

潘水

王婆哈哈的笑起來道：「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六月初三下雪的那一日，賣了一箇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專一靠些『雜趣』養口！」西門慶問道：「怎地叫做『雜趣』？」王婆笑道：「老身爲頭是做媒；又會做牙婆；也會抱腰；也會收小的；也會說風情；也會做一馬泊六。」西門慶道：「乾娘端的與我說得這件事成，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捱光的，兩箇字最難，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得。第一件，潘安的貌；第二件，驢兒大的行貨；第三件，要似鄧通有錢；第四件，小就要綿裏針忍耐；第五件，要開工夫，此五件，喚做『潘，驢，鄧，小，開。』五件俱全，此事便獲着。」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些：第一，我的面兒，雖比不得潘安，也克得過；第二，我小時也會養得好大龜；第三，我家裏也頗有貫伯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第四，我最耐得，他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下；第五，我最有開工夫，不然，如何來的這頓？乾娘，你只作成我！完備了時，我自重重的謝你。」王婆道：「大官人，雖然你說五件事都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也多是刮地不得。」西門慶道：「你且道甚麼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捱光最難；十分光時，使錢到九分九厘，也有難成就處！我知你從來慳吝，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一件打攪。」西門慶道：「這箇極容易醫治，我只聽你的言情便了。」王婆道：「若是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計，便教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只不知官人肯依我麼？」西門慶道：「不揀怎地我都依你！乾娘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箇月，你來商量！」西門

潘水

慶便跪下道：「乾娘休要撒科，你作成我則箇！」王婆笑道：「大官人你又慌了。老身那條計，是箇上着；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強似孫武子教女兵，十捉九着。大官人，我今日對你說：這箇人，原是清河縣大戶人家討來的養女，却做得一手好針線。大官人，你便買一疋白綾，一疋藍紬，一疋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我却走將過去，問他討茶喫，却與這雌兒說道，「有箇施主官人，與我一套送終衣料；特來借慫頭，央及娘子與老身揀箇好日，去請箇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說，不探我時，此事便休了。他若說，「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縫時，這便有一分光了。我便請他家來做。他若說：「將來我家裏做，」不肯過來，此事便休了。他若歡天喜地說，「我來做，就替你裁。」這光便有二分。若是肯來我這裡做時，却要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第一日，你也不要來。第二日，他若說不便當時，將家去做。此事便休了。他若依前肯過我家做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你也不要來。到第三日晌午前，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咳嗽爲號。你便在門前說道，「恁地連日不見王乾娘？」我便出來，請你入房裏來。若是他見你入來，便起身跑了歸去，難道我拖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坐下時，便對雌兒說道：「這箇便是與我衣料的施主官人。虧殺他！我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的針線。若是他不來兜攬應答，此事便休了。他若口裏應答說話時，這光便有五分。我却說道，「難得這箇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兩箇施主：一箇出錢的，一箇出力的！不是老身路歧相央，難得這箇娘子在這裏，官人好做箇主人，替老身與娘子燒手。」你便取出銀子來央我買。若是

濟 水

他抽身便走時，不成扯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是不動身時，事務易成，這光便有六分了。我却拿了銀子，臨出門對他道：「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他若也起身走了家去時，我也難道阻當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走動時，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七分。等我買得東西來，擺在桌子上，我便道：「娘子且收拾生活喫一杯兒酒，難得這位官人壞鈔。」他若不肯和你同桌喫時，走了回去，此事便休了。若是他只口裡說要去，却不動身時，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了。待他吃的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叫你買，你便又央我去買。我只做去買酒，把門拽上，關你和他兩個在裏面。他若焦燥，跑了歸去，此事便休了。他由我拽上門，不焦燥時，這光便有九分了。只欠一分光了便完就是。這一分倒難：大官人，你在房裏，着幾句甜淨的話兒，說將入去；你却不可躁暴，便去動手動腳；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先假做把袖子在在桌上拂落一雙筍去，你只做去地下拾筍，將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鬧將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也便休了，再也難得成。若是不做聲時，此是十分光了！他必然有意！這十分事做得成！這條計策如何？」西門慶聽罷大喜道：「雖然上不得凌烟閣，端的好計！」王婆道：「不要忘了許我的十兩銀子！」西門慶道：「只得一片橘皮吃，莫便忘了洞庭湖！」這條計，幾時可行？」王婆道：「只在今晚，便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走過去細細地說誘他。你却便使人將綾紬絹疋並綿子來。」西門慶道：「得乾娘完成得這件事，如何敢失信。」作別了王婆，便去市上紬絹舖裏，買了綾，紬，絹，段並十兩清水好綿；家裏叫箇伴當，取包袱包了，帶了五兩碎銀，逕送入茶坊裏。王婆

水 滸

接了這物，分付伴當回去。詩曰：

豈是風流勝可爭，迷魂陣裏出奇兵。安排十面捭光計，祇取亡身入陷坑。

這王婆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裏來。那婦人接着，請去樓上坐地。那王婆道：「娘子怎地不過貧家吃茶？」那婦人道：「便是這幾日身體不快，懶走去的。」王婆道：「娘子家裏有甚麼日麼？借與老身看一看，要選個裁衣日。」那婦人道：「乾娘裁甚麼衣裳？」王婆道：「便是老身十病九痛，怕有些山高水低，頭先要製辦些送終衣服。難得近處一個財主，見老身這般說，布施與我一套衣料。綾，紬，絹，段，又與若干好綿。放在家裏一年有餘，不能勾做；今年覺道身體好生不濟，又撞着如今閏月，趣這兩日要做；又被那裁縫勤惰，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等苦！」那婦人聽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乾娘意；若不嫌時，奴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這話，堆下笑來說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來也得好處去；久聞得娘子好手針線，只是不敢來相央。」那婦人道：「這個何妨得？既是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歷頭去叫人揀個黃道好日，奴便與你動手。」王婆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娘子一點福星，何用選日？老身也前日央人看來，說道，明日是個黃道好日；老身只道裁衣不用黃道日，了不記他。」那婦人道：「歸壽衣正要黃道日好，何用別選日？」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時，大胆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個。」那婦人道：「乾娘，不必，將過來做不得？」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則個；又怕家裏沒人看門前。」那婦人道：「既是乾娘恁地說時，我明日飯後便來。」那婆子千恩萬

潘 水

謝下樓去了；當晚回復了西門慶的話，約定後日準來。當夜無話。次日清早，王婆收拾房裏乾淨了，買了些線索，安排了些茶水，在家裏等候。且說武大吃了早飯，打當了担兒，自出去做道路。那婦人把籠兒掛了，從後門走過王婆家裏來。那武子歡喜無限，接入房裏坐下，便濃濃地點道茶，撒上些出白松子，胡桃肉，遞與這婦人吃了；抹得桌子乾淨，便將出那綫，紬，絹，段來。婦人將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便縫起來。婆子看了，口裏不住聲價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裏真個不會見這般好針線！』那婦人縫到日中，王婆便安排些酒食請他，下了一筋麪與那婦人吃了。再縫了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起生活，自歸去。恰好武大歸來，挑着空担兒進門，那婦人拽開門，下了籠子。武大入屋裏來，看見老婆面色微紅，便問道，『你那裏吃酒來？』那婦人應道：『便是間壁王乾娘央我做送終的衣裳，日中安排些點心請我。』武大道：『呵呀！不要喫他的，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件把衣裳，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不值得攪惱他。你明日倘或再去做時，帶了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隣，」休要失了人情。他若是不肯要，你還禮時，你便只是拿了家來做去還他。』那婦人聽了，當晚無話。有詩爲證：

可奈虔婆設計深，大郎混沌不知因，帶錢買酒討奸詐，却把婆娘白送人。

且說王婆子設計已定，賺潘金蓮來家。次日飯後，武大自出去了，王婆便是趁過來相請。去到他房裏，取出生活，一面縫將起來。王婆自一邊點茶來吃了，不在話下。看看日中，那婦人取出一貫錢付與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杯酒吃。』王婆道：『呵呀！那裏有這個道理

滄 水

？老身央及娘子在這裏做生活，如何顛倒教娘子壞錢？」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來；若還乾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那婆子聽了，連聲道：「大郎直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且收下。」這婆子生怕打脫了這事，自又添錢去買些好酒好食，希奇菓子來，慇懃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由你十八分精細，被人小意兒過，縱十個，九個着了道兒！再說王婆安排了點心，請那婦人吃了酒食，再縫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話休絮繁。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後頭來叫道：「娘子，老身大胆！」那婦人從樓上下來道：「奴却待來也。」兩個厮見了，來到王婆房裏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隨即點盞茶來，兩個吃了。那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却說西門慶巴不到這一日，裹了頂新頭巾，穿了一套整整齊齊的衣服，帶了三五兩碎銀子，逕投這紫石街來；到得茶房坊門道，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科，便應道：「兀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娘只道是誰，却原來是施主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你入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一拖拖進房裏，看那着婦人道：「這個便是那施主，與老身這衣料的官人。」西門慶見了那婦人，便唱個喏。那婦人慌忙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王婆却指着這婦人對西門慶道：「難得官人與老身段正，放了一年，不曾做得，如今又虧殺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直個是布機也似好針線！又密又好，其實難得！大官人，你且看一看。」西門慶把起來看了喝采，口裏說道：「這位娘子怎地傳得這手好生活！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問

滯 水

，這位是誰家宅上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吟吟的笑道：『便是間壁的武大郎的娘子。前日又爭打得不疼，大官人便忘了？』那婦人赤着臉便道：『那日奴家偶然失手，官人休要記懷。』西門慶道：『說那裏話；』王婆便接口道：『這位大官人，一生和氣，從來不會記恨，極是好人！』西門慶道：『前日小人不認得，原來却是武大郎的娘子。小人只認的大郎，一箇養家經紀人。且是在街上做些買賣，大大小小，不會惡了一個人；又會賺錢；又且好性格；直個難得這等人！』王婆道：『可知哩。娘子自從嫁得這個大郎，但是有事，百依百隨！』那婦人應道：『拙夫是無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話。』西門慶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強是惹禍之胎。」似娘子的大郎所爲良善時，「萬丈水無涓滴漏！」』王婆打着獵鼓兒道：『說的是！』西門慶疑了一回，便坐在婦人對面。王婆又道：『娘子你認的這個官人麼？』那婦人道：『奴不認的。』婆子道：『這個大官人，是這本縣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萬萬貫錢財，開着個生藥舖在縣前。家裏錢過北斗，米爛陳倉；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亦有大象口中牙！』那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裏假嘈。那婦人就低了頭縫針綫。西門慶得見潘金蓮十分情思，恨不就做一處。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遞與這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大官人則個。』吃罷茶，便覺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着西門慶，把一隻手在臉上一摸。西門慶心裏瞧科，已知有五分了。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時，老身也不敢來宅上相請；一者緣法，二乃來得恰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

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不是老身路岐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裏，官人好做個主人，替老身與娘子澆手。」西門慶道：「小子也見不道，這裏有銀子在此。」便取出來，和帕子遞與王婆。備辦些酒食，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得。」口裏說；却不動身。王婆將銀子使出，那婦人又不起身。婆子便出門，又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那婦人道：「乾娘，免了。」却亦是不動身。也是因緣，却都有意了：西門慶這廝，一雙眼只看着那婦人；這婆娘也把眼，偷睇西門慶見了這表人物，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頭自做生活。不多時，王婆買了些見成的肥鵝，熟肉，細巧菓子歸來，盡把盤子盛了；菓子菜蔬，盡都裝了，搬來房裏卓子上。看着那婦人道：「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吃一杯兒酒那婦人道：『乾娘自便相待大官人，奴却不當。』依舊原不動身。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王婆將盤饌都擺在卓子上，三人坐定，把酒來斟。這西門慶拿起酒盞來說道：『娘子，滿飲此杯。』那婦人謝道：『多感官人厚意。』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吃兩盞兒。』有詩為證：

從來男女不同筵， 賣俏迎姦最可憐。
不記都頭昔日語， 犬兒今已到籬邊。

又詩曰：
須知酒色本相連， 飲食能成男女緣。
不必都頭多囑付， 開籬日待犬來眠。
却說那婦人接酒在手，那西門慶拿起筯來道：「乾娘，替我勸娘子請些箇。」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那婦人吃。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盪酒來。西門慶道：「不敢動問娘子

潞 水

『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那婆子便道：『好呀！好呀！我請你做衣裳，不會叫你來偷漢子！』武大得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自首！』回身便走。那婦人扯住裙兒道：『乾娘饒恕則箇！』西門慶道：『乾娘低聲！』王婆笑道：『若要我饒恕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那婦人便道：『休說一件，便是十件奴也依乾娘！』王婆道：『你從今日爲始，瞞着武大，每日不要失約，負了大官人，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對你武大說！』那婦人道：『只依着乾娘便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說得。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我也要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三人又吃幾杯酒，已是下午的時分，那婦人便起身道：『武大那厮將歸來，奴自回去。』便趑過後門歸家，先去下了簾子，武大恰好進門。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我到家裏便取一錠銀送來與你；所許之物，豈敢昧心。』王婆道：『眼望旌節至，專等好消息；』不要叫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笑了去，不在話下。那婦人自當日爲始，每日趑過王婆家裏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隣舍，都知得了，只瞞着武大一箇不知。有詩爲證：

半响風流有何益，一般滋味不須誇。他時禍起蕭牆內，梅殺今朝戀野花。

斷章句，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箇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就取名叫做鄆哥，家中止有一箇老爹。那小厮生得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裏，賣

水 滸

些時新藥品，時常得西門慶齋發他些盤纏。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着來遶街尋問西門慶。又有一等的多口人說道：「鄆哥，你若要尋他，我教你一處去尋。」鄆哥道：「聒噪阿叔，叫我去尋得他見，賺得三五千錢養活老爹也好。」那多口道：「西門慶，他如今刮上了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上王婆茶坊裏坐地，這早晚多定正在那裏。你小孩子家，只顧撞入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阿叔指教。這小猴子提了籃兒，一直望紫石街走來，逕遶入茶坊裏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凳兒上績綉。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拜揖。」那婆子問道：「鄆哥，你來這裏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賺三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乾娘情知是那箇，便只是他那箇。」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箇姓名！」鄆哥道：「便是兩箇字的，」婆子道：「甚麼兩箇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望裏面便走。那婆子一把揪住道：「小猴子！那裏去！人家屋裏，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裏便尋出來。」王婆道：「含鳥猢猻！我屋裏那得甚麼西門大官人！」鄆哥道：「乾娘不要獨自呵！也把这些汗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道：「你那小猢猻！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水泄不漏，半點兒也沒得落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那婆子吃了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鳥猢猻！也來老娘屋裏放屁辣臊！」鄆哥道：「我是小猢猻！你是馬泊六！」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箇栗暴，鄆哥叫道：「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猢猻！高則聲，大耳刮子打

辭 水

出你去！」駱哥道：「老咬虫！沒事得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又，一頭大栗暴鑿，直打出街上去；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了開去。這小猴子打那度婆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指着那王婆茶坊裏罵道：「老咬虫！我教你不要慌！我不去說與他！不做出來不信！」提了籃兒，逕澆去尋這箇人。正是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直教掀翻狐兔窩中草，驚起鴛鴦沙上眠。畢竟這駱哥尋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王婆計毀西門慶 淫婦藥鴆武大郎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這幾下，心中沒出氣處，提了雪梨藍兒，一逕澗來街上，直來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擔兒，正從那條街上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腳，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怎麼喫得肥了？」武大歇下擔兒道：「我只是這般模樣，有甚麼喫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稈，一地裏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裏有。」武大道：「我屋裏又不養鵝鴨，那裏有這麥稈？」鄆哥道：「你說沒麥稈，怎地錢得肥騰騰地，便傾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煮你在鍋裏也沒氣？」武大道：「舍鳥獠獠，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咬下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兀誰，我把十箇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箇小主人，請我喫三杯，我便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喫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擔兒，引着鄆哥，到一箇小酒店裏，歇了擔兒；拿了幾箇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磁酒，請鄆哥喫。那小厮又道：「酒便不要添了，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你且說與我則箇。」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喫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掣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喫了酒肉道：「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脰脰。」武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脰脰？」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這一盞雪梨，去尋西門大郎掛一小勾子，一

滄 水

澣 水

地裏沒尋處。街上有人說道，「他在王婆茶房裏，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裏行走。」我指望去撰三五十錢使，回耐那王婆老豬狗，不放下房裏尋他，大栗暴打我出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問我。」武大道：「真箇有這等事？」聶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般的鳥人！那厮兩箇落得快活！只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裏做一處，你兀自問道真箇也是假！」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裏做衣裳，歸來時，便臉紅，我自也有些疑忌；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擔兒，便去捉姦，如何？』」聶哥道：「你老大一箇人，原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須三人也有箇暗號：『見你入來拿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來箇！若捉他不着，乾喫他一頓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了一紙狀子，你便用喫他一塲官司；又沒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却怎地出得這口氣？」聶哥道：「我喫那老豬狗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你一着：你今日晚些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可露一些嘴臉，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往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去叫你。你便挑着擔兒，只在左近等我，他便先去惹那老狗。必然來打我，我先將藍兒去出街來，你却搶來。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只顧透入房裏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貫錢，與你把去糴米；明日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聶哥得了數貫錢，幾箇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擔兒，自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這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

水滸

來也自知無禮，只得寫作他些箇。詩曰：

潑性淫心詎肯回，聊將假意強相陪。只因隔壁偷好漢，遂使身中懷鬼胎。

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家，也和每日一般，並不說起。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喫？』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三碗喫了。』那婦人安排晚飯與武大喫了，當夜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擔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裏來理會武大做多少。當日武大挑了擔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能勾他出去了，便趲過王婆房裏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擔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盞兒在那裏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早些箇。你且去賣一遭了來。他七八分來了，你只在左近處伺候。』武大飛雲也似去賣了一遭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盞兒撇出來，你便選入去。』武大自把擔兒寄下，不在話下。說却鄆哥提着盞兒，走入茶坊裏來，罵道：『老豬狗！你昨日做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做甚麼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泊六」，作牽頭的老狗，直甚麼屁！』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盞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聲「你打」時，就把王婆腰裏帶箇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爭些兒跌倒。却得婆子穩住不倒。那猴子死頂住在壁上，只見武大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裏來。那子婆見了是武大來，急待要攔，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命頂住，那裏肯放，婆子只得叫得「武大來也！」那婆娘正在房裏，做手脚不迭，先選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鑽入牀底下躲去。武大搶到房

潘 水

門邊，用手推那房門時，那裏推得開，口裏只叫得「做得好事！」那婦人頂着門，慌做一團，口裏便說道：「閒常時，只如鳥嘴賣弄殺好拳棒！急上場時，便沒些用！見箇紙虎，也赫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教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了走。西門慶在牀底下聽了婦人這幾句言語，提醒他這箇念頭，便鑽出來說道：「娘子不是我沒本事，一時間沒這智量便來拔開門，叫聲『不要打！』」武大却待要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右脚。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窩裏，撲地望後便倒了。西門慶見踢倒了武大，打鬧裏一直走了。鄆哥見不是話頭，撇了王婆撒開。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多管。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裏吐血，面皮腫查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舀碗水來。救得甦醒，兩箇上下肩揜着，便從後門扶歸樓上去，安排他牀上睡了，正是：

三寸丁兒沒幹才，西門驢貨甚雄哉。親夫却叫奸夫害，淫毒皆成一套來。

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和這婦人做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病五日，不能勾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不應；又見他濃粧豔抹了出去，歸來時便面顏紅色，武大幾遍氣得發昏，又沒人來保着。武大叫老婆來分付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來捉着你姦；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己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須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伏待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你若不看顧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這話，也不回言，却躡過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

水滸

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却似是在冰窖子裏，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箇好漢！我如今却和你眷戀日久，情孚意合，却不恁地理會！如今這等說時，正是怎地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會見你是箇把舵的，我是趣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枉自做了男子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什麼主見，遮藏我們則箇！』王婆道：『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再來相約；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一處不担驚受怕，我却有一條妙計；只是難教你。』西門慶道：『乾娘，周全了我們則箇！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裏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裏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剝來與你。却是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趁他狼狽裏，便好下手。大官人家裏取些砒霜來，却教大娘子自己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把這砒霜下在裏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的，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待敢怎地？自古道：『嫂叔不通問。』初嫁從親，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暗地裏來往半年一載，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了家去，這箇不是長遠夫妻，諧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此計甚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這是斬草除根，萌芽不發；若是斬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官人便去取些砒霜來，我自教娘子下手』

澹 水

。事了時，却要重重謝我。」西門慶道：「這箇自然，不消你說，」有詩爲證：

戀色迷花不肯休，機謀只望永綢繆。誰知武二刀頭毒，更比砒霜狠一籌。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來，把與王婆收了。這婆子却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度：如今武大不對你說道：教你看活他？你便把小童兒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喫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裏。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他若毒藥轉時，必然腸胃迷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只一蓋，都不要人聽得。預先燒下一鍋湯，煮著一條抹布。他若毒藥發時，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放了命，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一揩，都沒了血跡；便入在棺材裏，打出去燒了，有甚麼鳥事？」那婦人問道：「好却是好；只是奴手軟了，臨時安排不得屍首。」王婆道：「這箇容易。你只敲壁子，我自過來相攀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來討回報。」西門慶說罷，自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爲細末，把與那婦人將去藏了。那婦人却趁將歸來。到樓上看武大時，一絲沒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牀邊假哭。武大道：「你做甚麼來哭？」那婦人拭着眼淚說道：「我的一時間不是了！喫那厮局騙了！誰想却踢了你這脚！我問得一處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了，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並不記懷；武二家來，亦不提。快去贖藥來救我則箇！」那婦人拿了些銅錢，逕來王婆家裏坐地，却叫王婆去贖了藥來；把到樓上，教武大看了，說道：「這帖心疼藥，太醫叫你半夜裏喫。喫了倒頭把一兩床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

滌水

！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箇，半夜裏調來我喫！」那婦人道：「你自放心睡，我自伏侍你。」看看天色黑了，那婦人在房裏點上碗燈；下面先燒了一大鍋湯；拿了一片抹布，煮在湯裏。聽那更鼓時，却好正打三更。那婦人先把毒藥傾在盞子裏，却舀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裏？」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與我喫！」那婦人揭起蓆子，將那藥抖在盞子裏；把那藥貼安了。將白湯衝在盞內；把頭上銀牌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喫！」那婦人道：「只安他醫治得病，管甚麼難喫。」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喫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腳後扯過兩牀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再要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住被角，那裏肯放些鬆寬。正似：

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裏如雪刃相侵，滿腹中似鋼刀亂攪。渾身冰冷，七竅血流。牙關緊咬，三魂赴枉死城中。喉管枯乾，七魄投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沒了捉姦人。

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逆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呀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牀來，敲那墜子。王婆聽得，走過後

潑 水

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了；足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我幫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舀了一桶湯；把抹布撇在裡面，潑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嘴邊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屍上。兩箇從樓上一步一撥，扛將下來，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纏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棧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透來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津送，就叫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西門慶道：『這箇何須得你說。』王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緊：地方上團頭何九叔，他是箇精細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綻不肯殮。』西門慶道：『這箇不妨。我自分付他便了。他不肯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便用去分付他，不可遲悞。』西門慶去了。到天大明，王婆買了棺材，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那婦人做羹飯，點起一對隨身燈。鄰舍坊廂，都來弔問。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因甚病患便死了？』那婆娘答道：『因害心疼病症，一日日越重了；看看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死了！』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鄰舍明知此人死得不明，不敢死問他，只自人情勸道：『死自死了，活的自要過，娘子省煩惱。』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散了。王婆取了

潛水

棺材，去請團頭何九叔。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並家裏一應物件，也都買了。就叫了兩箇和尚，晚些伴靈。多樣時，何九叔先發幾箇火家來攪頓。且說何九叔到己牌時分，慢慢地走出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九叔何往？』何九叔答道：『小人只去前面發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借一步說話則箇。』何九叔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箇小酒店裏。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何九叔，請上坐。』何九叔道：『小人是何等之人，對官人一處坐地。』西門慶道：『九叔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坐定，叫取瓶好酒來。小二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按酒之類，即便篩酒。何九叔心中疑忌，想道：『這人從來不曾和我喫酒；今日這杯酒，必有蹊蹺。』兩箇喫了半箇時辰，只見西門慶去袖子裏摸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九叔休嫌輕微，明日別有耐謝。』何九叔又手道：『小人無半點效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處，也不敢受。』西門慶道：『九叔休要見外，請收過了却說。』何九叔道：『大官人但說不妨，小人依聽。』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凡百事週全，一牀錦被遮蓋則箇，別不多言。』何九叔道：『是這些小事，有甚利害；如何敢受銀兩。』西門慶道：『九叔不受時，便是推却。』那何九叔自來懼怕西門慶是箇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受了。兩箇又喫了幾盃，西門慶叫酒保來記了帳，明日來鋪裏支錢。兩箇下樓，一同出了店門。西門慶道：『九叔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別有報效。』分付罷，一直去了。何九叔心中疑忌，肚裏尋思道：『這件事却又作怪！我自去殮武大郎屍首，他却怎地與我許多銀子？這件事必定有蹊蹺！』來

水 滸

到武大門前，只見那幾箇火家在門首伺候，何九叔問道：「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答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叔揭起簾子入來，王婆接着道：「久等阿叔多時了。」何九叔應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來遲了，步。」只見武大老婆，穿着些素淡衣裳，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叔道：「娘子省煩惱。可傷大郎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可盡！不想拙夫心疼症候，幾日兒便休了！撇得奴好苦！」何九叔上上下下看了那婆娘的模樣，口裏自暗暗地道：「我從來只聽的說武大娘子，不會認得他。原來武大却討着這箇老婆！西門慶這十兩銀子，有些來歷。」何九叔看着武大屍首，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犯着兩點神水眼定睛看時，何九叔大叫一聲，望後便倒，口裏噴出血來。但見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無光。正是身如五鼓銜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燈。畢竟何九叔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偷骨殖何九叔送喪 供人頭武二郎設祭

話說當時何九叔跌倒在地下，衆火家扶住，王婆便道：「這是中了惡，快將水來！」噴了兩口，何九叔漸漸地動轉，有些甦醒，王婆道：「且扶九叔回家去，却理會。」兩箇火家使扇板門，一逕擡何九叔到家裏，大小接着，就在床上睡了。老婆哭道：「笑欣欣出去，却怎地這般歸來！開時會不知中惡！」坐在床邊啼哭。何九叔覷得火家都不在面前，踢那老婆道：「你不要煩惱，我自沒事。却纔去武大家入殮，到他巷口，迎見縣前開藥舖的西門慶，我去喫了一席酒，把十兩銀子與我；說道：『所殮的屍首，凡事遮蓋則箇。』我到武大家，見他的老婆是箇不良的人，我心裏有八九分疑忌；則那裏揭起千秋旛看時，見武大面皮紫黑，七竅內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齒痕，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聲張起來，却怕他沒人做主，惡了西門慶，却不是去擦蜂刺蠍？待要胡盧提入了棺殮了，武大有箇兄弟，便是前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箇殺人不眨眼的男子，倘或早晚歸來，此事必然要發。」老婆便道：「我也聽得前日有人說道：『後巷住的箇老兒子鄆哥，去紫石街擊武大捉姦，鬧了茶坊。』」正是這件事了。你却慢慢的訪問他。如今這事有甚難處；只使火家自己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若是停喪在家，待武松歸來出殮，這箇便沒甚麼皂絲麻線。若他便出去埋葬了，也不妨。若是他便要出去燒他時，必有蹊蹺；你到臨時只做去送喪，張人眼錯，拿了兩塊骨頭，和這十兩銀子收着，便是箇老人證見。他若回來不問時便罷；却不留了西門慶面皮。做一碗飯

滄 水

潞 水

却不好？」何九叔道：「家有賢妻，見得極明！」隨即叫火家分付：「我中了惡，去不得；你們便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快來回報。得的錢帛，你們分了，都要停當。若與我錢帛，不可要。」火家聽了，自來武大家入殮。停喪安靈已罷，回報何九叔道：「他家大娘子說道，「只二日便出殮，去城外燒化。」火家各自分錢散了。何九叔對老婆道：「你說這話正是了。我幸期，只去偷骨殖便了。」且說王婆一力攛掇那婆娘當夜伴靈。第二日請四僧念些經文。第二日早，衆火家自來扛抬棺材，也有幾家鄰舍街坊相送。那婦人帶上孝，一路上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教舉火燒化。只見何九叔手裏提着一陌紙錢，來到場裏，王婆和那婦人接見道：「九叔，且喜得貴體沒事了。」何九叔道：「小人前日買了大郎一扇籠子母炊餅，不曾還得錢；特地把这陌紙來燒與大郎。」王婆道：「九叔如此志誠！」何九叔把紙錢燒了，就攛掇燒化棺材。王婆和那婦人謝道：「難得何九叔攛掇，回家一發相謝！」何九叔道：「小人到處只是出熱。娘子和乾娘自穩便，齋堂裏去，相待衆隣舍街坊。小人自昔你照顧。」使轉了這婦人和那婆子，把火挾去，揀兩塊骨頭拿去撇骨池內只一浸，看那骨頭酥黑。何九叔收藏了，也來齋堂裏和闕了一回。棺木過了，殺火收拾骨殖。撇在池子裏，衆隣舍各自分散。那何九叔將骨頭歸到家中，把幅紙都寫了年月日期，送喪的人名字，和這銀子一處包了，做一箇布袋兒盛着，放在房裏。再說那婦人歸到家中。去櫃子前面設箇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位」；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裏面貼些經旛錢梁金銀錠采繒之屬；每日却自和西門慶在樓上任意取樂，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裏，只是偷鷄盜狗之歡，如今家

潛 水

中又沒人礙眼，任意停眠整宿。自此西門慶三五夜不歸去，家中大小亦各不喜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時必須有敗。有詩爲證：

參透風流二字禪，好姻緣是惡姻緣。山妻小妾家常飯，不害相思不損錢。

且說西門慶和那婆娘終朝取樂，任意歌飲。交得熟了，却不顧外人知道，這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却都懼怕西門慶那厮是箇刁徒發皮，誰肯來多管。常言道：「樂極生悲，否極泰來。」光陰迅速，前後又早四十餘日。却說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投下了來書，交割了箱籠，街上開行了幾日，討了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陽穀縣來。前後往回，恰好將及兩箇月。去時新春天氣，回來三月初頭。於路上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趕回要見哥哥，且先去縣裏交納了回書。知縣見了大喜。看罷回書，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一錠大銀，酒食管待，不必用說。武松回到下處房裏，換了衣服鞋襪，戴上箇新頭巾，鎖上了房門，一逕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鄰舍看見武松回了，都喫一驚，大家捏兩把汗；暗暗地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箇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來！」且說武松到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見了靈床子，寫着「亡夫武大郎之位」七箇字，呆了；睜開雙眼道：「莫不是我眼花了？」叫聲「嫂嫂，武二歸來。」那西門慶正和這婆娘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叫一聲，驚得屁滾尿流，一直逕後門，從王婆家走了。那婦人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原來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那裡肯帶孝；每日只是濃粧豔抹，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聽得武松叫聲「武二歸來了」，慌忙去面盆裏洗落了脂粉；拔去了首飾釵環，蓬鬆挽

滄 水

了箇鬚兒；脫去了紅裙繡襖，旋穿上孝裙孝衫；便從樓上哽哽咽咽假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我哥哥幾時死了？得甚麼症候？喫誰的藥？」那婦人一頭哭，一面說道：「你哥哥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甚麼藥不喫過，醫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苦！」隔壁王婆聽得，生怕決撒，即便走過來勸他支吾。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地這般說我？」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箇乾娘；我又不是箇沒腳蟹；不是這箇乾娘，隣舍家誰肯來幫我！」武松道：「如今埋在那裡？」婦人道：「又獨自一箇，那裏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幾日了？」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沈吟了半晌，便出門去，逕投縣裏來；開了鎖，去房裏換了一身素淨衣服，便叫士兵打了一條麻線，繫在腰裏；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取了些銀兩帶在身邊；叫一箇士兵鎖上了房門，去縣前買了些米，麪，椒料等物，香，燭，冥紙，就晚到家敲門，那婦人開了門，武松叫士兵去安排羹飯。武松就靈床子前，點起燈燭，舖設酒肴。到兩箇更次，安排得端正，武武撲翻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是負屈銜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做主報讐！」把酒燒奠了，燒化冥用紙錢，便放聲大哭；哭得那兩邊鄰舍，無不恓惶。那婦人也在裏面假哭。武松哭罷，將羹飯酒肴和士兵喫了，討兩條席子，叫士兵中門傍邊睡。武松把條席子，就靈床子前睡。那婦人自上樓去，下了樓門自睡。約莫將近三更時候，武松翻

水滸

來覆去睡不着；看那士兵時，胸胸的却似死人一般挺着。武松爬將起來，看了那靈床子前琉璃燈，半明半滅；側耳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武松歎了一口氣，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語。口裏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了却有甚分明！』說猶未了，只見靈床子下，捲起陣冷氣來，真箇是盤旋侵骨冷凜透肌寒昏暗靈床前火失光明慘幽幽壁上紙錢飛散亂那陣冷氣，逼得武松毛髮皆豎；定睛看時，只見箇人從靈床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武松看不仔細，却待向前來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松一顛翻在席子上坐地，尋思是夢非夢。回頭看那士兵時，正睡着。武松想道：『哥哥這一死，必然不明！却纔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他的魂魄。』直在心裏不題，等天明却又理會。詩曰：

可怪人稱三寸丁，生前混沌死精靈。不因同氣能相感，冤鬼何從夜現形。

天色漸明了，士兵起來燒湯。武松洗漱了，那婦人也下樓來，看着武松道：『叔叔夜來煩惱？』武松道：『嫂嫂，我哥哥端的甚麼病死了？』那婦人道：『叔叔却怎地忘了？夜來已對叔叔說了，害心疼病死了。』武松道：『却贖誰的藥喫？』那婦人道：『見有藥貼在這裏。』武松道：『却是誰買棺材？』那婦人道：『央及隔壁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抬出去？』那婦人道：『是本處團頭何九叔。盡是他維持出去。』武松道：『原來恁地。且去縣裏畫卯却來。』便起身帶了士兵，走到紫石街巷口，問士兵道：『你認得團頭何九叔麼？』士兵道：『都頭恁地忘了？前項他也曾來與都頭作慶，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住。』武松道：『你引我去，』士兵引武松引何九叔門前，武松道：『你自先去。』士兵去了。武松却揭起

水 滸

簾子，叫聲『何九叔在家麼？』這何九叔却纔起來。聽得是武松來尋，嚇得手忙腳亂，頭巾也戴不迭；急急取了銀子和骨殖藏在身邊，便出來迎接道：『都頭幾時回來？』武松道：『昨日方回。到這裏有句話閒說則箇，請那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頭且請拜茶。』武松道：『不必。免賜。』兩箇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裏坐下，叫量酒人打兩角酒來。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會與都頭接風，何故反優？』武松道：『且坐。』何九叔心裏已猜八九分。量酒人一面篩酒，武松更不開口，且只顧喫酒。何九叔見他不做聲，倒捏兩把汗，却把些話來撩他。武松也不開言，並不把話來提起。酒已數杯，只見武松揭起衣裳，壓地掣出把尖刀來，插在桌子上。量酒的都驚得呆了，那裏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說氣。武松將起雙袖，握着尖刀，對何九叔道：『小子籠疎，還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你休驚怕，只要實說；對我一一說知武大死的緣故，便不干涉你！我若傷了你，不是好漢！倘若有些半句兒差，我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箇透明的窟窿！閉言不道，你只直說我哥哥死的屍首，是怎地模樣！』武松道罷，一雙手按住脛膝，兩隻眼睜得圓彪彪地，看着何九叔。何九叔便去袖子裏取出一箇袋兒，放在桌子上道：『都頭息怒。這箇袋兒，便是一箇大證見。』武松用手打開，看那袋兒裏時，兩塊酥黑骨頭，一錠十兩銀子；便問道：『怎地見得是老大證見？』何九叔道：『小人並然不知前後因地；忽於正月二十二日，在家，只見開茶坊的王婆來呼喚小人殮武大郎屍首。至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見縣前開生藥舖的西門慶大郎，攔住邀小人同去酒店裏喫了一瓶酒；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付與小人，分付道：『所

水 滸

殮的屍首，凡百事遮蓋。」小人從來得知道那人是箇刁徒，不容小人不接。喫了酒食，收了這銀子，小人到大郎家裏，揭起千秋旛，只見七竅內有瘀血，唇口上有齒痕，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小人本待聲張起來，只是又沒苦主；他的娘子，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因此小人不肯聲言，自咬破舌尖，只做中了惡，扶歸家來了；只是大家自去殮了屍首，不曾接受一文。第三日，聽得扛出去燒化，小人買了一陌紙，去山頭假做人情；使轉了王婆並令嫂，賸拾了這兩塊骨頭，包在家裏。這骨殖酥黑，係是毒藥身死的證見。這張紙上寫着年月日時並送喪人的姓名，便是小人口詞了，都頭詳察。」武松道：「姦夫還是何人？」何九叔道：「却不知是誰。小人閒聽得說來，有箇賣梨兒的鄆哥，那小厮曾和大郎去茶坊裏捉姦。這條街上，誰人不知。都頭要知備細，可問鄆哥。」武松道：「是。既然有這箇人時，一同去走一遭。」武松收了刀，藏了骨頭銀子，算還酒錢，便同何九叔望鄆哥家裡來。却好走到他門前，只見那小猴子挽着箇柳籠栲槌在手裏，糶米歸來，何九叔叫道：「鄆哥你認得這位都頭麼？」鄆哥道：「解大虫來時，我便認得了！你兩箇尋我做甚麼？」鄆哥那小厮，也瞧了八分，便說道：「只是一扎；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却難相伴你們喫官司要。」武松道：「好兄弟，」便去身邊取五兩銀子道：「鄆哥你把我與老爹做盤纏，跟我來說話。」鄆哥自心裏想道：「這五兩銀子，如何不盤纏得三五箇月？便陪他喫官司也不妨！」將銀子和米把與老兒，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箇飯店樓上來。武松叫過賣造三分飯來，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紀幼小，倒有養家孝順之心。却纔與你這些銀子，且做盤纏。我有用着你處；事務了畢

水 濟

時，我再與你十四五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你怎地和我哥哥去茶坊裡捉姦？」
『鄆哥道：「我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提得一籃兒雪梨，我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勾子，一地裏沒尋他處。問人時，說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裏，和賣炊餅的武大老婆做一處；如今刮上了他，每日只在那裏。」我聽得了這話。一逕奔去尋他，耐耐王婆老豬狗攔住，不讓我入房裏去。喫我把話來侵他底子，那豬狗便打我一頓栗暴，直又我出來；將我梨兒都傾在街上。我氣苦了，去尋你大郎說與他備戰細，他便要去捉姦。我道：「你不濟事；西門慶那厮，手脚了得！你若捉他不着，反喫他告了倒不好。我明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我若張見西門慶入茶坊裏去時，我先入去，你便寄了擔兒等着。只看我丟出籃兒來，你便搶入來捉姦。」我這日又提了一籃梨兒，逕去茶坊裏。被我罵那老豬狗，那婆子便來打我；喫我先把籃兒撇出街上，一頭頂住那老狗在壁上。武大郎却搶入去時，婆子要去攔截，却被我頂住了，只叫得「武大來也！」原來倒喫他兩箇頂住了門。大郎只在房門外聲張，却不隄防西門慶那厮，開了房門，奔出來，把大郎一脚踢倒了。我見那婦人隨後便出來，扶大郎不動，我慌忙也自走了。過得五七日，說大郎死了；我却不知怎地死了。』武松聽道：「你這話是實了？你却不要說慌。』鄆哥道：「便到官府，我也只是這般說！」武松道：「說得是，兄弟。」便討飯來喫了，還了飯錢，三箇人下樓來。何九叔道：「小人告退。」武松道：「且隨我來，正要你們與我證一證。」把兩箇一直帶到縣廳上。知縣見了問道：「都頭告甚麼？」武松告說：「小人親兄武大，被西門慶與嫂通姦，下

水滸

毒藥謀殺性命。這兩箇便是證見，要相公做主理箇。」知縣先問了何九叔並鄆哥口詞，當日與縣吏商議。原來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說；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道：「這件事難以理問。」知縣道：「武松，你也是箇本縣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姦見雙，捉賊見贓，殺人見傷。』你那哥哥的尸首又沒了，你又不曾捉得他姦；如今只憑這兩箇言語，便問他殺人公事，莫非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即行。」武松懷裏去取出兩塊酥黑骨頭，十兩銀子，一張紙，告道：「覆告相公：這箇須不是小人捏合出來的。」知縣看了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商議。可行時，便與你拿問。」何九叔鄆哥都被武松留住房裏。當日西門慶得知，却使心腹人來縣裏許官銀兩。次日早晨，武松在廳上告稟，催逼知縣拿人。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回出骨殖並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聽外人挑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不明白，難以對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不可一時造次。」獄吏便道：「都頭，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尸，傷，病，物，踪，五件事全，方可推問得。」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會。」收了銀子和骨殖，再付與何九叔收了；下廳來到自己房內，叫士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同鄆哥喫，「留在房裏相等一等，我去便來也。」又有帶了三兩箇士兵，離了縣衙，將了硯瓦，筆，墨，就買了三五張紙，藏在身邊；就叫兩箇士兵買了箇豬首，一隻鷄，一隻雞，一擔酒，和一些藥品之類，安排在家裡。約莫也是已牌時候，帶了箇士兵來到家中。那婦人已知告狀不准，放下心不怕他，大着胆看他怎的。武松叫道：「嫂嫂下來，有句話說。」那婆娘慢慢地行下樓來，

水滸

問道：『有甚麼話說？』武松道：『明日是亡兄斷七；你前日惱子衆鄰舍街坊，我今日特地來把杯酒，替嫂嫂相謝衆鄰。』那婦人大刺刺地說道：『謝他們怎地！』武松道：『禮不可缺。』喚士兵先去靈床子前，明晃晃地點起兩枝臘燭，焚起一爐香，列下一陌紙錢；把祭物去靈前罷了，堆盤滿宴，鋪下酒食菓品之類。叫一箇士兵後面盪酒；兩箇士兵門前安排卓筵；又有兩箇，前後把門。武松自分付定了，便叫『嫂嫂，來待客，我去請來。』先請隔壁王婆。那婆子道：『不消生受，教都頭作謝。』武松道：『多多相擾了乾娘，自有箇道理。先備一杯菜酒，休得推故。』那婆子取了招兒，收拾了門戶，從後頭走過來。武松道：『嫂嫂坐主位，乾娘對席。』婆子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放心着喫酒。兩箇都心裏道：『看你怎地！』武松又請這邊下鄰開銀舖的姚二郎、姚文卿。二郎道：『小人忙些，不勞都頭生受。』武松拖住便道：『一杯淡酒，又不長久，便請到家。』那姚二郎只得隨順到來，便教去王婆肩下坐了。又去對門請兩家：一家是開紙馬舖的趙四郎、趙仲錦。四郎道：『小人買賣撇不得，不及陪奉。』武松道：『如何使得？衆高鄰都在那裏了。』不由他不來，被武松扯到家裏道：『老人家爺父一般，便請在嫂嫂肩下坐了。』又請對門那賣冷酒店的胡正卿。那人原是吏員出身，便曉道有些尷尬，那裏肯來；被武松不管他，拖了過來，却請去趙四郎肩下坐了。武松道：『王婆，你隔壁是誰？』王婆道：『他家是賣餛飩兒的。』張公却好正在屋裡，見武松入來，喫了一驚道：『都頭沒甚話說？』武松道：『家間多擾了街坊，相請喫杯淡酒。』那老兒道：『哎呀！老子不曾有些禮教到都頭家，却如何請老子喫酒？』武松道：『不成做教，

潯 水

便請到家。』老兒喫武松拖了過來。請去姚二郎肩下坐地。說話的：爲何先坐的不走了？原來却有士兵前後把着門，都似監禁的一般。且說武松請到四家鄰舍並王婆和嫂嫂，共是六人。武松掇條凳子，却坐在橫頭，便叫士兵把前後門關了。那後面士兵自來篩酒。武松喝箇大啜，說道：『衆高鄰：休怪小人齷齪，胡亂請些箇。』衆隣舍道：『小人們都不曾與都頭洗泥接風，如今倒來反擾。』武松笑道：『不成意思，衆高鄰休得笑話則箇。士兵只顧篩酒。衆人懷着鬼胎，正不知怎地。看看酒至三杯，那胡正卿便要起身，說道：『小人忙些箇。』武松叫道：『去不得！既來到此，便忙也坐一坐。』胡正卿心頭十五箇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暗暗地尋思道：『既是好意請我們喫酒，如何却這般相待，不許人動身！』只得坐下。武松道：『再把酒來篩。』士兵斟到第四杯酒，前後共喫了七杯酒過，衆人却似喫了呂太后一千箇筵宴。只見武松喝叫士兵，且收拾過了杯盤，少間再喫。武松抹了桌子。衆隣舍却待起身，武松把兩隻手只一攔道：『正要說話。一千高隣在這裏，中間高鄰那位會寫字？』姚二郎便道：『此位胡正卿極寫得好。』武松便唱箇塔道：『相煩則箇。』便捲起雙袖，去衣裳底下壓地只一掣，掣出那口尖刀來；右手四指籠着刀靶，大拇指按住掩心，兩隻圓彪彪怪眼睜起道：『諸位高隣任此：小人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只要衆位做箇證見！』只見武松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定王婆，四家隣舍，驚得目瞪口呆，問知所措，都面面踈覷，不敢做聲。武松道：『高隣休怪，不必喫驚。武松雖是齷齪漢子，便死也不怕，還省得有冤報冤，有仇報仇！並不傷犯衆位，只煩高隣做箇證見。若有一位先走的，武松翻過臉來休怪。教他

澹 水

先喫我五七刀了去，武二便償他命也不妨！」衆隣舍俱目瞪口呆，再不敢動。武松看着王婆喝道：「兀那老豬狗聽着！我的哥哥這箇性命，都在你的身上！慢慢地却問你！」回過臉來，看着婦人罵道：「你那淫婦聽着！我把我的哥哥性命，怎地謀害了？從實招了，我便饒你！」那婦人又道：「叔叔，你好沒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麼！」說猶未了，武松把刀脰查子插在桌子上，用左手揪住那婦人頭髮，右手劈胸提住；把桌子一脚踢倒了，隔桌子把這婦人輕輕地提將過來；一交放翻在靈床面前，兩腳踏住；右手拔起刀來，指定王婆道：「老豬狗！你從實說！」那婆子要脫身脫不得，只得道：「不消都頭發怒，老身自說便了。」武松叫士兵取過紙，墨，筆，硯，排在桌子上；把刀指着胡正卿道：「相煩你與我聽一句，寫一句。」胡正卿脰脰抖着道：「小人便寫。」討了些硯水，磨起墨來。胡正卿拿起筆拂開紙道：「王婆，你實說！」那婆子道：「又不干我事，教說甚麼？」武松道：「老豬狗！我都知道了，你賴那箇去！你不說時我先劊了這箇淫婦，後殺你這老狗！」提起刀來，望那婦人臉上便擲兩擲。那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我！你放我起來，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跪在靈床子前，武松喝一聲「淫婦快說！」那婦人驚得魂魄都沒了，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放簾子，因打着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通姦，一一地說；次後來怎地踢了武大，因何說討下藥，王婆怎地教唆擄置，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武松叫他說一句。却叫胡正卿寫一句。王婆道：「咬虫！你先招了，我如何賴得過只苦了老身！」王婆也只得招認了。把這婆子口詞，也叫胡正卿寫了。從頭至尾，都說在上面。叫他兩箇都點指畫了字，就叫四家隣舍書了名

水滸

，也畫了字。叫士兵解搭膊來，背剪綁了這老狗，捲了口詞，藏在懷裏。叫士兵取碗酒來，供養在靈床子前，拖過這婦人來跪在靈前，喝那婆子也跪在靈前，武松道：『哥哥！靈魂不遠！兄弟武二與你報讐雪恨！』叫士兵把紙錢點着。那婦人見頭勢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腦揪倒來，兩隻脚踏住他兩隻胳膊，扯開胸脯衣裳；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裏衝着刀，雙手去空開胸脯；闖出心肝五臟，供養在靈前；脔查一刀，便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四家隣舍，喫了一驚，都掩了臉，見他兇了，又不敢動，只得隨順他。武松叫士兵去樓上取下一床被來，把婦人頭包了，揣了刀，插在鞘裏；洗了手，唱着喏。一道：『有勞高隣，甚是休怪。且請衆位樓上少坐，待武二便來。』四家隣舍都面面相看，不敢不依他，只得都上樓去坐了。武松分付士兵，也教押那婆子上樓去。關了樓門，着兩箇士兵在樓下看守。武松包了婦人那顆頭，一直透西門慶生藥舖前來；看着主管唱箇喏，問道：『大官人在麼？』主管道：『却纔出去。』武松道：『借一步閒說一句話。』那主管也有些認得武松，不敢不出來。武松一引引到側首僻淨巷內，武松翻過臉來道：『你要死，却是要活？』主管慌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傷犯了都頭！』武松道：『你要死，休說西門慶去向！你若耍活，實對我說西門慶在那裏！』主管道：『却纔和一箇相識去獅子橋下大酒樓上喫酒。』武松聽了，轉身便走。那主管驚得半晌移腳不動，自去了。且說武松逕透到獅子橋下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大郎和甚人喫酒？』酒保道：『和一個一般的財主，在樓上邊街閑兒裏喫酒。』武松一直撞到樓上；去閑子前張時，聽眼裏見西門慶坐着主位，對面一個坐着客席，兩箇唱的粉頭坐在兩邊

水 滸

武松把那被包打開一抖，那顆人頭，血濺濺的滾出來。武松左手提了人頭，右手拔出尖刀；挑開簾子，鑽將入來；把那婦人頭，望西門慶臉上擡將來。西門慶認得是武松，噉了一跳；叫聲「哎呀！」便跳在凳子上去；一隻脚踏上牕檻，要尋走路；見下面是街，跳不下去，心裏正慌，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却用手略按一下，托地已跳在桌子上；把些盞兒，碟兒，都踢下來。兩箇唱的行院，驚的得走不動。那箇財主官人，慌了脚手也驚倒了。西門慶見來得兇，便把手虛指一指，早飛趫右腳來。武松只顧透進去，見他脚起，略閃一闪，恰好那一脚正踢中武松右手；那口刀踢將起來，直落下街心裏去了。西門慶見踢去了刀，心裏便不怕他，右手虛照一照，左手一拳，照着武松心窩裏打來；却被武松略躲過，就勢裡從牕下鑽入來，左手帶住頭，連肩胛只一提，右手早摔住西門慶左脚，叫聲「下去！」那西門慶，一者冤魂纏定；二乃天理難容，三來怎當武松勇力；只見頭任下，脚任上，倒撞落在當街心裏去了，跌得箇「發昏章第十一！」街上兩邊人，都喫了一驚。武松伸手去凳子邊提了淫婦的頭，也鑽出牕子外，湧身望下只一跳，跳在當街上；先搶了那口刀在手裏。看這西門慶已自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眼來動。武松按住，只一刀，割下西門慶的頭來；把兩顆頭相結合一處，提在手裏；把着那口刀，一直遶回紫石街來；叫士兵開了門，將兩顆人頭，供養在靈前；把那碗冷酒燒奠了，說道：「哥哥魂靈不遠，早生天界！兄弟與你報讐：殺了好夫和淫婦！今日就行燒行化。」便叫士兵樓上請高隣下來，把那婆子押在前面。武松拿着刀，提了兩顆人頭，再對四家隣舍道：「我還有一句話，對你們四位高隣說，則箇，」那四家隣舍叉手拱

水 辭

立，盡道：『都頭但說，我衆人一聽尊命。』武松說出這幾句話來，有分教景陽岡好漢，屈做囚徒；陽穀縣都頭，變作行者。直教名標千古聲播萬年畢竟武松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話說當下武松對四家隣舍道：『小人因與哥哥報讐雪恨，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却纔甚是驚赫了高隣。小人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靈床子，就今燒化了。家中但有些一應物件，望煩四位高隣與小人變賣些錢來，作隨衙用度之資，聽候使用。今去縣裏首告，休要管小人罪犯輕重，只替小人從實證一證。』隨即取靈牌和紙錢燒化了；樓上有兩箇箱籠取下來，打開看了，付與四隣收貯變賣；却押那婆子，提了兩顆人頭，逕投縣裏來。此時閃動了一箇陽穀縣，街上看的人，不計其數。知縣聽得人來報了，先自駭然，隨即陞廳。武松押那王婆在廳前跪下；行兇刀子和兩顆人頭，放在堦下。武松跪在左邊，婆子跪在中間，四家隣舍跪在右邊。武松懷中取出胡正卿寫的口詞，從頭至尾，告話一遍。知縣叫那令史，先問了王婆口詞，一般供說。四家隣舍，指證明白，又喚過何九叔，鄆哥，都取了明白供狀。喚當該作作行人，委吏一員，把這一千人押到紫石街，檢驗了婦人身屍；獅子橋下酒樓前，檢驗了西門慶身屍。明白填寫屍單格目，回到縣裏，呈堂立案。知縣叫取長枷且把武松同這婆子枷了，收在監內；一千平人，寄監在門房裏。且說縣官念武松是箇義氣烈漢，又想他上京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尋思他的好處，便喚該吏商議道：『念武松那廝是箇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招狀從新做過；改作「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婦人將靈牀推倒，救護亡兄神主，與嫂鬪毆，一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

水滸

水滸

來強護，因而鬪毆；互相不伏，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鬪殺身死。」讀款狀與武松聽了，寫一道申解公文，將這一千人犯，解本管東平府申請發落。這陽穀縣雖然是箇小縣分，倒有仗義的人；有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松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的。武松到下處，將行李寄頓士兵收了；將了十二三兩銀子，與了鄆哥的老爹。武松管下的士兵，大半相送酒肉不迭。當下縣吏領了公文，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銀子骨殖，招詞，刀仗，帶了一千人犯上路望東平府來。衆人到得府前，看的人圍動了衙門口。且說府尹陳文昭聽得報來，隨即陞廳。那官人

平生正直，稟性賢明，幼曾雪案攻書，長向金鑾對策。戶日增，錢糧辦，黎民稱德滿街衢。詞訟減，盜賊休，父老讚歌喧市井。慷慨文章欺李杜，賢良德政勝龔黃。

那陳府尹，是箇聰睿的官，已知這件事了；便叫押過這一千人犯，就當廳先把陽穀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款看過，將這一千人，一一審錄一遍；把贖物并行兇刀仗封了，發與庫了收領上庫；將武松的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枷了，下在牢裏；把這婆子換一面重囚枷釘了，禁在提事司監死囚牢裏收了；喚過縣吏，領了回文，發落何九叔，鄆哥，四家隣舍；「這六人且帶回縣去，寧家聽候。本主西門慶妻子，留在本府羈管聽候；等朝廷明降，方始結斷。」那何九叔，鄆哥，四家鄰舍，縣吏領了自回本縣去了。武松下在牢裡，自有幾箇士兵送飯。且說陳府尹哀憐武松是箇仗義的烈漢，時常差人看顧他；因此節級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喫。陳府尹把這招案卷宗都改得輕了。申去省院詳審議罪；却使各心腹人，

水滸

齎了一封緊要密書，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幹辦。那刑部官有和陳文昭好的，把這件事直稟過了省院官，議下罪犯：『據王婆，生情造意，哄誘通姦；唆使本婦下藥，毒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松，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傷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擬合凌遲處死。據武松，雖係報兄之讐，鬪殺西門慶姦夫人命，亦則自首，難以釋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姦夫淫婦，雖該重罪，已死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文里到日，即便施行。』東平府尹陳文昭看了來文，隨即行移：『拘到何九叔，鄆哥并四家隣舍和西門慶妻小，一千人等，都到廳前聽斷。牢中取出武松，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脊杖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覷他，止有五七下着肉；取一面七斤半鐵葉團頭護身枷釘了，臉上免不得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孟州牢城。其餘一千衆人，省諭發落，各放寧家。大牢裏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寫了犯田牌，畫了伏狀，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四道長釘，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了一箇劄字：攤出長街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犯由前引，混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朵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裏，喫了一劄。話裏只說武松帶上行枷，看覷了王婆，有那原舊的上隣姚二郎，將變賣家私什物的銀兩，交付與武松收受。作別自回去了。當廳押了文帖，着兩箇防送公人，領了解赴孟州交割。府尹發落已了。只說武松自與兩箇防送公人上路，有那原跟的土兵付與了行李，亦回本縣去了。武松自和兩箇公人離了東平府。迤邐取路投孟州來。那兩箇公人知道武松是箇好漢，一路只是小心去伏待他。不敢輕慢他些箇。武松見他兩箇小心，也不和他計較；包裹內有的是金銀，但過村坊舖店，便買酒買肉，和他兩箇公人喫。話休絮繁。

水滸

武松只從三月從頭殺了人，坐了兩箇月監房，如今來到孟州路上，正是六月前後，炎火日當天；礫石流金之際，只得趕早涼而行。約莫也行了二十餘日，來到一條大路，三箇人已到嶺上，却是已牌時分。武松道：「你們且休坐了，趕下嶺去，尋買些酒肉喫。」兩箇人道：「也說得是。」三箇人透過嶺來，只一望時，見遠遠地土坡下約有十數間草屋，傍着黯邊柳樹上挑出箇酒帘兒。武松見了，把手指道：「兀那裏不有箇酒店！」三箇人透下嶺來，山岡邊見箇樵夫，排一擔柴過來。武松叫道：「漢子，借問這裏地名叫做甚麼去處？」樵夫道：「這嶺是孟州道。嶺前面大樹林邊便是有名的十字坡。」武松問了，自和兩箇公人一直透到十字坡邊看時，爲頭一株大樹，四五箇人抱不交，上面都是枯籐纏着。看看抹過大樹邊，早望見一箇酒店，門前懸櫃邊坐着一箇婦人，露出綠紗衫兒來，頭上黃烘烘的插着一頭銀鑲，髮邊插着些野花。見武松同兩箇公人來到門前，那婦人便走起身來迎接，下面繫一條鮮紅生絹裙，擦一臉胭脂鉛粉，敞開胸脯，露出桃紅紗主腰，上面一色金鈕。見那婦人如何？眉橫殺氣，眼露兇光，辮軸般蠢空腰肢，棒槌似粗莽手脚。厚鋪着一層膩粉，遮掩頑皮。濃搽就兩暈胭脂，直侵亂髮。金釧半籠鷹女臂，紅衫照映夜叉精。

當時那婦人倚門迎接說道：「客官歇腳了去。本家有好酒，好肉，要點心時，好大饅頭！」兩箇公人和武松入到裏面，一副柏桌木凳座頭上，兩箇公人倚了棍棒，解下那纏袋，上下肩坐了。武松先把脊背上包裹解下來放在桌子上，解了腰間搭膊，脫下布衫。兩箇公人道：「這裏又沒人看見，我們擔些利害，且與你除了這枷，挾活喫兩碗酒。」便與武松揭了封皮，除

澆 水

下枷來，放在桌子底下。都脫了上半被衣裳，搭在一邊牆上。只見那婦人笑容可掬道：「客官打多少酒？」武松道：「不要問多少，只顧盪來；肉便切三五斤來，一發算錢還你。」那婦人道：「也有好大饅頭。」武松道：「也把二三十箇來做點心。」那婦人嘻嘻地笑着入裏面，托出一大桶酒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箸，切出兩盤肉來；一連篩了四五巡酒，去竈上取一籠饅頭來，放在桌子上。兩箇公人拿起來便喫。武松取出一箇拍開看了，叫道：「酒家，這饅頭是人肉的？是狗肉的？」那婦人嘻嘻笑道：「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蕩蕩乾坤，那裏有人肉的饅頭，狗肉滋味？我家饅頭，積祖是黃牛的！」武松道：「我來走江湖上，多聽得人說道，「大樹十字坡，客人誰敢那裏過？肥的切做饅頭餡，瘦的却把去填河！」那婦人道：「客官那得這話？這是你自捏出來的！」武松道：「我見這饅頭餡內有幾根毛，一像人小便處的毛一般，以此疑忌。」武松又問道：「娘子，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見？」那婦人道：「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武松道：「恁地時，你獨自一箇須冷落？」那婦人笑着尋思道：「這賊配軍却不是作死！倒來戲弄老娘！正是「燈蛾撲火，惹焰燒身，」不是我來尋你！我且先對付那廝！」這婦人便道：「客官休要取笑。再喫幾碗了，去後面樹下乘涼。要歇便在我家歇不妨。」武松聽了這話，自家肚裏尋思道：「這婦人不懷好意了。你看我且先要他！」武松又道：「大娘子，你家這酒，好生淡薄。別有甚好的，請我們吃幾碗？」那婦人道：「有些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渾些。」武松道：「最好。越渾越好喫！」那婦人心裏暗喜，便去裏面托出一籠渾色酒來。武松看了道：「這箇正是好生酒。只宜熱喫最好。」那婦人道：

水 滸

「還是這位客官省得，我盪來你看。」婦人自忖道：「這箇賊配軍，正是該死！倒要熱喫！這葯却是發作得快，那斷當是我手裡行貨！」盪得熱了，把將過來篩做三碗，便道：「客官試嘗這酒。」兩箇公人那裏忍得饑渴，只顧拿起來喫了。武松便道：「大娘子，我從來喫不得寡酒。你再切些肉來，與我過口。」張得那婦人轉身入去，却把這酒潑在僻暗處，口中虛把舌頭來誦道：「好酒！還是這酒衝得人動！」那婦人那會去切肉；只虛轉一遭，便出來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兩箇公人，只見天旋地轉，禁了口，望後撲地便倒。武松也把眼來虛閉緊了撲地仰倒在凳邊。那婦人笑道：「着了！由你奸似鬼，喫了老娘的洗腳水！」便叫「小二，小三，快出來！」只見裏面跳出兩箇蠢漢來。先把兩箇公人，扛了進去，這婦人後來桌上，提了武松的包裹並公人的纏袋；捏一捏，看約裏面是些金銀，那婦人歡喜道：「今日得這三頭行貨，倒有兩日饅頭賣！又得這若干東西！」把包裹纏袋，提了入去；却出來看這兩箇漢子扛擡武松。那裏扛得動，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那婦人看了見這兩箇蠢漢拖扯不動喝在一邊說道：「你這鳥男女，只會喫飯喫酒，全沒些用！直要老娘親自動手！這箇鳥大漢，却也會戲弄老娘！這等肥胖，好做黃牛肉賣！那兩箇瘦蠻子，只好做水牛肉賣！扛進去先開剝這廝！」那婦人一頭說，一面先脫去了綠紗衫兒，解下了紅絹裙子，赤膊着，便來把武松輕輕提將起來。武松就勢抱住那婦人，把兩隻手一拘拘將攏來當胸前攔住；却把隻兩腿，望那婦人下半截只一挾，壓在婦人身上；那婦人殺豬也似叫將起來。那兩箇漢子急待向前，被武松大喝一聲，驚的呆了。那婦人被按壓在地上，只叫道：「好漢饒我！」

滄 水

那裏敢掙扎。正是：

麻翻打虎人， 饅頭要發酵。
誰知真英雄，

却會惡取笑。 牛肉賣不成。
反做殺豬叫。

只見門前一人挑一擔柴，歇在門首。望見武松按倒那婦人在地上，那人大踏步跑將進來叫道：『好漢息怒！且饒恕了，小人自有話說。』武松跳將起來，把左腳踏住婦人，提着雙拳，看那人時：頭帶青紗凹面巾；身穿白布衫；下面腿絆護膝，八搭麻鞋；腰繫着纏袋；生得三拳骨又臉兒，微有幾根鬚髯，年近三十五六；看着武松，及手不離方寸，說道：『願聞好漢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頭武松的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武松回道：『然也！』那人納頭便拜道：『聞名久矣，今日幸得拜識。』武松道：『你真非是這婦人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的渾家。』有眼不識泰山！』不知怎地觸犯了都頭？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正是：

自古墮拳輸笑面， 從來禮數服奸邪。
只因義勇真男子， 降伏兇頭母夜叉。

武松見他如此小心，慌忙放起婦人來，便問：『我看你夫妻兩箇，也不是等閒的人，願求姓名。』那人便叫婦人穿了衣裳，快近前來，拜了都頭。武松道：『却纔衝撞，阿嫂休怪。』那婦人便道：『有眼不識好人。一時不是，望伯伯恕罪。且請去裏面坐地。』武松又問道：『你夫妻二位，高姓大名？如何知我姓名？』那人道：『小人姓張，名青，原是如此開光明寺種菜園子。爲因一時間爭些小輩，性起，把這光明寺僧行殺了，放把火燒做白地；後來也沒

滄 水

對頭，官司也不來問，小人只在此大樹坡下剪徑。忽一日，有箇老兒挑擔子過來，小人欺負他老，搶出去和他厮併；鬪了二十餘合，被那老兒一匾擔打翻。原來那老兒年紀小時，專一剪徑；因見小人手腳活，便帶小人歸去到城裏，教了許多本事；又把這箇女兒，招贅小人做了女婿。城裏怎地住得，只得依舊來此間蓋些草屋，賣酒爲生；實是只等客商過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葦汗藥與他喫了便死；將大塊好肉，切做黃牛肉賣；零碎小肉，做餛子包饅頭。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裏賣，如此度日。小人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人都叫小人做菜園子張青。俺這渾家姓孫，全學得他父親本事，人都喚他做母夜叉孫二娘。小人却纔回來，聽得渾家叫喚，誰想得遇都頭！小人多會分付渾家道：「三等人不可壞他：第一，是雲遊僧道；他又不會受用過分了，又是出家的人。」則恁地，也爭些兒壞了一箇驚天動地的人；原是延安府老科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姓魯，名達，爲因三拳打死了一箇鎮關西，逃走上五臺山落髮爲僧；因他脊梁上有花繡，江湖上都呼他做花和尚魯智深；使一條渾鐵禪杖，重六十來斤；也從這裏經過。渾家見他生得肥胖，酒裏下了些葦汗藥，打人在作坊裏。正要動手開剗，小人恰好歸來；見他那條禪杖非俗，却慌忙把解藥救起來，結拜爲兄。打聽得他近日占了二龍山寶珠寺，和一箇甚麼青面雷揚志，霸在那方落草。小人幾番收得他相招的書信，只是不能勾去。」武松道：「這兩箇，我也在江湖上多聞他名。」張青道：「只可惜了一箇頭陀！長七八尺，一條大漢，也把來麻壞了！小人歸得遲了些箇，已把他卸下四足！如今只留得一箇繩頭的鐵界尺，一領皂直裰，一張度牒在此。別的都不打緊，有兩件物最難得：一件是一百單

水滸

八顆人面骨做成的數珠；一件是兩把雪花鑲鐵打成的戒刀。想這頭陀，也自殺人不少；直趕如今，那刀要便半夜裏嘯響。小人只恨道不會救得這箇人，心裏常常憶念他！又分付渾家道：「第二等，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們是衝州撞府，逢場作戲，陪了多少小心，得來的錢物；若還結果了他，那厮們你相傳，去戲臺上說得我等江湖上好漢不英雄。」又分付渾家道：「第三等，是各處犯罪流配的人；中間多有好漢在裏頭，切不可壞他。」不想渾家不依小人的言語，今日又衝撞了都頭，幸喜小人歸得早些。却是如何了起這片心？」母夜叉孫二娘道：「本是不肯下手。一者見伯伯包裹沉重；二者怪伯伯說起風話；因此一時起意。」武松道：「我是斬頭灑血的人，何肯戲弄良人？我見阿嫂嚇得我包裹緊，先賊忌了，因此特地說些風話，漏你下手。那碗酒，我已潑了，假做中毒，你果然來提我。一時拏住，甚是衝撞了，嫂子休怪。」張青大笑起來，便請武松到後面客席裏坐定。武松道：「兄長，你且放出那兩箇公人則箇。」張青便引武松到肉作坊裏，看時，見壁上綑着幾張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條人腿。見那兩箇公人，一顛一倒挺着在剝人凳上，武松道：「大哥，你且救起他兩箇來。」張青道：「請問都頭：今得何罪？配到何處去？」武松把殺西門慶並嫂的緣由，一一說了一遍。張青夫妻兩箇，稱讚不已；便對武松說道：「小人有句話說，未知都頭如何？」武松道：「大哥，但說不妨。」張青不慌不忙，對武松說出那幾句話來，有分教武松大鬧了孟州城，鬧動了安平寨。直教打翻拽象拖牛漢，顛倒擒龍捉虎人。畢竟張青對武松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鎮安平寨 施恩義奪快活林

話說當下張青對武松說道：『不是小人心歹；比及都頭去牢城營裏受苦，不若就這裏把兩箇公人做番，且只在小人家裏過幾時；若是都頭肯去落草時，小人親自送至二龍山寶珠寺，與魯智深相聚入夥如何？』武松道：『最是兄長好心，願盼小弟。只是一件：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這兩箇公人，於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來；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你若敬愛我時，便與我救起他兩箇來，不可害他。』張青道：『都頭既然如此仗義，小人便救醒了。』當下張青叫火家便從剝人窠上擡起兩箇公人來。孫二娘便去調一碗解藥來，張青扯住耳朵灌將下去。沒半箇時辰，兩箇公人，如夢中睡覺的一般爬將起來；看了武松說道：『我們却如何醉在這裏？這家怎麼好酒！我們又喫不多，便恁地醉了！記着他家，回來再問他買喫！』武松笑將起來；張青，孫二娘，也笑；兩箇公人正不知怎地。那兩箇火家，自去宰殺鷄鵝；煮得熟了，整頓杯盤端正。張青教擺在後面葡萄架下，放了桌凳坐頭，張青便邀武松并兩箇公人到後園內。武松便讓兩箇公人上面坐了；張青，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孫二娘坐在橫頭，兩箇漢子輪番斟酒，來往搬掇盤饌。張青勸武松飲酒。至晚，取出那兩口戒刀來，叫武松看了。果是鐵打的，非一日之功！兩箇又說些江湖上好漢的勾當，却是殺人放火的事。武松又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仗義疎財，如此豪傑，如今也爲事逃在柴大人莊上！』兩箇公人聽得，驚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難得你兩箇送我到這裏了，終

濟水

不成有害你之心？我等江湖上好漢們說話，你休要喫驚；我們並不肯害爲善的人！你只願喫酒，明日到孟州時，自有相謝。」當晚就張青家裏歇了。次日，武松要行，張青那裏肯放，一連留住管待了三日。武松因此感激張青夫妻兩箇，厚意論年齒，張青却長武松五年；因此武松結拜張青爲兄，武松再辭了要行，張青又置酒送路；取出行李，包裹，纏袋，來交還了；又送十來兩銀子與武松，把二三兩零碎銀子，齎發兩箇公人。武松就把這十兩銀子，一發送了兩箇公人；再帶上行枷，依舊貼了封皮。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武松作別了自和公人投孟州來。詩曰：

結義情如兄弟親，勸言落草尙逡巡。須知憤殺姦淫者，不作違條犯法人。

未及晌午，早來到城裏。直至州衙，當廳投下了東平府文牒。州尹看了，收了武松，自押了回文，與兩箇公人回去，不在話下。隨即却把武松帖發本處牢城營來。當日武松來到牢城營前，看見一座牌額，上書三箇大字，寫着道，「安平寨。」公人帶武松到單身房裏，公人自去下文書，討了收管。不必得說。武松自到單人房裏，早有十數箇一般的囚徒來看武松，說道：「好漢！你新到這裏，包裹裏若有人情的書信並使用的銀兩，取在手頭，少刻差撥到來，便可送與他；若喫殺威棒時，也打得輕；若沒人情送與他時，端的狼狽！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特地報你知道。豈不聞「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我們只怕你初來不省得，通你得知。」武松道：「感謝你們衆位指教我。小人身邊略有些東西。若是他好問我討時，便送些與他；若是硬問我要時，一文也沒！」衆囚徒道：「好漢，休說這話；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

水滸

！』在人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只是小心便好。』說猶未了，只見一箇道：『差撥官人來了！』衆人都自散了。武松解了包裹，坐在單身房裏，只見那箇人走將入來，問道：『那箇是新到囚徒？』武松道：『小人便是。』差撥道：『你也是安眉帶眼的人，直須要我開口說？你是景陽岡打虎的好漢，陽穀縣做都頭，只道你曉事，如何這等不達時務！你敢來我這裏！貓兒也不喫你打了！』武松道：『你到來發話，指望老爺送人情與你？半文也沒！我精拳頭有一雙相送！金銀有些，留了自買酒喫！看你怎地奈何我！沒地裏倒把我發回陽穀縣去不成！』那差撥大怒去了，又有衆囚徒走攏來說道：『好漢！你和他強了，少開苦也！他如今去和管營相公說了，必然害你性命！』武松道：『不怕！隨他怎麼奈何我！文來文對，武來武對！』正在那裏說言未了，只見三四箇人來單身房裏，叫喚新到囚人武松，武松應道：『老爺在這裏！又不走了，大呼大喝做甚麼！』那來的人把武松一帶帶到點視廳前，那管營相公正在廳上坐。五六箇軍漢押武松在當面，管營喝叫除了行枷，說道：『你那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舊制：但凡初到配軍，須打一百殺威棒？那兇拙的，背將起來！』武松道：『都不要你衆人鬧動！要打便打，也不要兇恠！我若是躲閃一棒的，不是好漢！從先打過的都不算，從新再打起！我若叫一聲，也不是好男子！』兩邊看的人都笑道：『這痴漢弄死！且看他如何熬！』武松又道：『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兒，打我不快活！』兩下衆人都笑起來。那軍漢拿起棍來，却待下手，只見管營相公身邊立着一箇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白淨面皮，三柳鬚鬚；額頭上縛着白手帕，身上穿着一領青紗上蓋，把一條白絹搭膊絡着手。那人便去管營

澗 水

相公耳朵邊，略說了幾句話。只見管營道：『新到囚徒武松，你路上途中，曾害甚病來？』武松道：『我於路不會害！酒也喫得！肉也喫得！飯喫也得！路也走得！』管營道：『這廝是途中得病到這裏，我看他面皮纔好，且寄下他這頓殺成棒。』兩邊行杖的軍漢低低對武松道：『你快說病。這是相公將就你，你快只推會害便了。』武松道：『不會害！不會害！打了倒乾淨！我不要留這一頓寄庫棒！寄下倒是鉤腸債，幾時得了！』兩邊看的人都笑，管營也笑道：『想是這漢子多管善熱病了，不會得汗，故出狂言；不要聽他，且把去禁在單身房裏。』三四箇軍人，引武松依前送在單身房裡。衆囚徒都來問道：『你真不有甚好相識書信與管營麼？』武松道：『並不會有。』衆囚徒道：『若沒時，寄下這頓棒，不是好意，晚間必然來結果你！』武松道：『他還是怎地來結果我？』衆囚徒道：『他到晚把兩碗乾黃倉米飯和些臭鱖魚來與你喫了，趁飽帶你去土牢裏，去把索子細翻；着一牀乾蘘薦把你捲了；塞住了你七竅；顛倒豎在壁邊；不消半箇更次，便結果了你性命。這箇喚做「盆吊」。』武松道：『再有怎地安排我？』衆人道：『再有一樣，也是把你來細了；却把一箇布袋，盛一袋黃沙，將來壓在你身上；也不消一箇更次，便是死的。這箇喚「土布袋」。』武松又問道：『還有甚麼法度害我？』衆人道：『只是這兩件怕人些，有餘的也不打緊。』衆人說猶未了，只見一箇軍人托着一箇盒子來，問道：『那箇是新配來的武都頭？』武松答道：『我便是！有甚麼話說！』那人答道：『管營叫送點心在這裡。』武松看時，一大盞酒，一盤肉，一盤子麪，又是一大碗汁。武松尋思道：『敢是把這些點心與我喫了，却來對付我？我且落得喫了，却又理會！』武松把那

澣 水

燂酒來，一飲而盡；把肉和麵都喫盡了。那人收拾家火回去了，武松坐在房裏尋思，自己冷笑道：『看他怎地來對付我！』看看天色晚來，只見頭先那箇人，又頂一箇盒子入來，武松問道：『你又來怎地？』那人道：『叫送晚飯在這裏。』擺下幾盤菜蔬，又是一大鑊酒，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武松見了，暗暗自付道：『喫了這頓飯食，必然來結果我。且由他！便死也做箇飽鬼！落得喫了，恰再計較！』那人等武松喫了，收拾碗碟回去了。不多時，那箇人又和一箇漢子，兩箇來：一箇提着浴桶，一箇提一大桶湯，來看着武松道：『請都頭洗浴。』武松想道：『不要等我洗浴了來下手？我也不怕他，且落得洗一洗！』那兩箇漢子安排傾下湯，武松跳在浴桶裏面，洗了一回，隨即送過浴綰手巾，教武松拭了，穿了衣裳。一箇自把殘湯傾了，提了浴桶去。一箇便把藤箆紗帳將來掛起；鋪了藤簟，放箇涼枕，叫了安置，也回去了。武松把門關上，拴了，自在裏面思想道：『這箇是甚麼意思？隨他便了！且看如何。』放倒頭便自睡了，一夜無事。天明起來，纔開得房門，只見夜來那箇人，提着桶洗面湯進來，教武松洗了面；又取漱口水漱了口；又帶箇篋頭待詔來，替武松篋了頭，綰箇髻子，裹了巾幘，又是一箇人，將箇盒子入來，取出菜蔬下飯，一大碗肉湯，一大碗飯。武松想道：『由你走道兒！我且落得喫了！』武松喫罷飯，便是一盞茶。却纔茶罷，只見送飯的那箇人來請道：『這裏不好安歇，請都頭去那壁房裏安歇，搬茶搬飯却便當。』武松道：『這番來了！我且跟他去看如何！』一箇便來收拾行李被臥；一箇引着武松，離了單身房裏，來到前面一箇去處：推開房門來，裏面乾乾淨淨的牀帳；兩邊都是新安排的桌凳什

水滸

物。武松來到房裏看了，存想道：『我只道送我入土牢裏去，却如何來到這般去處？比單身房好生齊整！』

鷄鳴狗盜君休笑。曾向函關出孟嘗。今日配軍爲上客。孟州贏得姓名揚。

武松坐到日中，那箇人又將一箇提盒子入來，手裡提着一注子酒，將到房中打開看時，排下四盤菓子，一隻熟雞，又有許多蒸捲兒。那人便把熟雞來撕了，將注了裏好酒篩下，請都頭喫。武松心裏忖道：『畢竟是何如？』到晚又是許多下飯；又請武松洗浴了，乘涼，歇息。武松自思道：『衆囚徒也是這般說，我也這般想，却是怎地這般請我？』到第三日，依前又是如此送飯送酒。武松那日早飯罷，行出寨裏來開走，只見一般的囚徒，都在那裏擔水的，劈柴的，做雜工的，却在晴日頭裏晒着。正是五六月炎天，那裏去躲這熱。武松却背叉着手，問道：『你們却如何在這日頭裏做工？』衆囚徒都笑起來，回說道：『好漢，你自不知我們撥在這裡做生活時，便是人間天上了！如何敢指望嫌熱坐地？還別有那沒人情的，將去鎖在大牢裏，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大鐵鏈鎖着，也要過哩！』武松聽罷，去天王堂前後轉了一遭；見紙爐邊一箇青石墩，有箇關眼，是縛竿脚的，好塊大石！武松就石上坐了一會，便回房裏來，坐地了自存想；只見那箇人，又搬酒和肉來。話休絮煩。武松自到那房裏，住了數日，每日好酒好食，搬來請武松喫，並不見害他的意，武松心裏正委決不下。當日晌午，那人又搬將酒食來，武松忍耐不住，按定盒子問那人道：『你是誰家伴當？怎地只願將酒食來請我？』那人答道：『小人前日已稟都頭說了：小人是管營相公家裏梯已人。』武松道：

水滸

『我且問你：每日送的酒食，正是誰教你將來請我？喫了怎地？』那人道：『是管營相公家裏的小管營教送與都頭喫。』武松道：『我是箇囚徒犯罪的人，又不曾有半點好處到管營相公處，他如何送東西與我喫？』那人道：『小人如何省得？小管營分付道，教小人且送半年三箇月却說話。』武松道：『却又作怪！終不成將息得我肥胖了，却來結果我？這箇烏闖葫蘆，教我如何猜得破？這酒食不明，我如何喫得安穩？你只說與我：你那小管營是甚麼樣人，在那裡會和我相會，我便喫他的酒食。』那箇人道：『便是前日都頭初來時廳上立的那箇白手帕包頭絡着右手那人便是小管營。』武松道：『真不是穿青紗上蓋立在管營相公身邊的那箇人？』那人道：『正是。老管營相公兒子。』武松道：『我待喫殺威棒時，敢是他說，救了我，是麼？』那人道：『正是小管營對他父親說了因此不打都頭。』武松道：『却又踉蹌！我自是清河縣人氏，他自是孟州人；自來素不相識，如何這般看覷我？必有箇緣故！我且問你：那小管營姓甚名誰？』那人道：『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人都叫他做金眼彪施恩。』武松聽了道：『想他必是箇好男子！你且去請他出來，和我相見了，這酒食便可喫你的。』你若不請他出來和我厮見時，我半點兒也不喫！』那人道：『小管營分付小人道：休要說知備細；教小人待半年三箇月，方纔說知相見。』武松道：『休要胡說！你只去請小管營出來，和我相會了便罷！』那人害怕，那裏肯去。武松焦燥起來，那人只得去裏面說知，多時，只見施恩從裏面跑將出來，看着武松便拜，武松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箇治下的囚徒，自來不曾拜識尊顏；前日又蒙救了一頓大棒，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甚是不當；又沒』

濟 水

半點兒差違，正是無功受祿，寢食不安，」施恩答道：「小弟久聞兄長大名，如雷灌耳；只恨雲程阻隔，不能勾相見。今日幸得兄長到此，正要拜識威顏；只恨無物款待，因此懷羞，不敢相見。」武松問道：「却纔聽得伴當所說：且教武松過半年三箇月，却有話說。正是小管營要與小人說甚話？」施恩道：「村僕不省得事，脫口便對兄長說知。道却如何造次說得？」武松道：「管營恁地時，却是秀才要！倒教武松破肚皮悶了，怎地過得？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施恩道：「既是村僕說出了，小弟只得告訴：因為兄長是箇大丈夫，真男子，有件事欲要相央，除是兄長便行得；只是兄長遠路到此，氣力有虧，未經完足；且請將息半年三五箇月，待兄長氣力完足，那時却對兄長說知備細。」武松聽了，呵呵大笑道：「管營聽稟：我去年害了三箇月瘧疾，景陽岡上，酒醉裏打翻了一隻大虫，也只三拳兩脚。便自打死了；何況今日？」施恩道：「而今且未可說。且等兄長再將養幾時，待貴體完完備備，那時方敢告訴。」武松道：「只是道我沒氣力了？既是如此說時，我昨日看兄天王堂前那箇石墩，約有多少斤重？」施恩道：「只怕有四五百斤重。」武松道：「我且和你去看一看，武松不知拔得動也不。」施恩道：「請喫罷酒了同去。」武松道：「且去了回來喫未遲。」兩箇來到天王堂前，衆因徒見武松和小管營同來，都躬身唱喏。武松把石墩路搖一搖，大笑道：「小人真箇嬌惰了，那裏拔得動？」施恩道：「三五百斤石頭，如何輕視得他！」武松笑道：「小管營也信真箇擎不起？你衆人且躲開，看武松擎一擎。」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脫下來，拴在腰裏；把那箇石墩只一抱，輕輕地抱將起來；雙手把石墩只一撇，撲地打下地裏一尺

來深！衆囚徒見了，盡皆駭然。武松再把右手去地裏一提起提將起來，望空只一擲，擲去離地一丈來高；武松雙手只一接，接來輕輕地放在原舊安處，回過身來看着施恩並衆囚徒，武松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裏不喘。施恩近前抱住武松便拜道：『兄長非凡人也！真天神！』衆囚徒一齊都拜道：『真神人也！』詩曰：

神力驚人心膽寒，皆因義勇氣瀰漫。掀天揭地英雄手，拔石應宜似弄丸。

施恩便請武松到私宅堂上請坐了。武松道：『小官營今番須用說知有甚事使令我去？』施恩道：『且請少坐，待家會出來相見了時，却得相煩告訴。』武松道：『你要教人幹事，不要這等兒女像！顛倒恁地不是幹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勾當，武松也替你去幹！若是有些詭佞的，非爲人也！』那施恩叉手不離方寸，纔說出這件事來，有分教武松顯出那殺人的手段，重施這打虎的威風。正是雙拳起處雲雷吼，飛腳來時風雨驚，畢竟施恩對武松說出甚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

話說當時施恩向前說道：「兄長請坐，待小弟備細告訴衷曲之事。」武松道：「小管營不要文文譏諷，只揀緊要的話直說來。」施恩道：「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孟州一境，起小弟一箇渾名，叫做金眼彪。小弟此間東門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裏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兌坊，往常時，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二者捉着營裏有八九十箇拚命囚徒，去那裏開着一箇酒肉店，都分與衆店家和賭錢免裏坊裏。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裏來時，先要來參見小弟，然後許他去趁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閒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如此賺錢。近來被這本營內張團練，新從東路州來，帶一箇人到此。那厮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箇渾名，叫做蔣門神。那厮不特長大，原來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鎗棒；拽拳飛脚，相撲爲最。自誇大言道，『三年上秦嶽爭交，不曾有對；普天之下，沒我一般的了！』因此，來奪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讓他，喫那厮一頓拳脚打了，兩箇月起不得牀；前日兄長來時，兀自包着頭，兜着手，直到如今，瘡痕未消。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厮打，他却有張團練那一班兒正軍，若是聞將起來，和營中先自折理。有這一點無窮之恨，不能報得！久聞兄長是箇大丈夫，怎地得兄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之怨氣，死而瞑目！只恐兄長遠路辛苦，氣未完，力未足；因此且教將息半年三月，等貴體氣完力足，方請商議。不期村僕脫口失

澹 水

言說了，小弟當以實告。」武松聽罷，呵呵大笑；便問道：「那蔣門神還是幾顆頭，幾條臂膊？」施恩道：「也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如何有多？」武松笑道：「我只道他三頭六臂，有哪吒的本事，我便怕他；原來也是一顆頭，兩條臂膊！既然沒哪吒的模樣，却如何怕他？」施恩道：「只是小弟力薄藝疎，便敵他不過。」武松道：「我却不是說嘴，憑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既是恁地說了，如今却在這裡做甚麼？有酒時，拿了去路上吃。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這廝和大虫一般結果他！拳頭重時打死了，我自償命！」施恩道：「兄長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當行即行，未敢造次。等明日先使人去那裏探聽一遭，若是本人在家時，後日便去；若是那廝不在家時，却再理會。空自去一打草驚蛇，」倒吃他做了手脚。却是不好。」武松焦躁道：「小管營！你可知着他打了？原來不是男子漢做事！去便去！等甚麼今日明日！要走便走，怕他準備！」正在那裡勸不住，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營來，叫道：「義士。老漢聽你多時也。今日幸得相見義士一面，愚男如撥雲見日一般；且請到後堂，少叙片時。」武松跟了到裡面，老管營道：「義士且請坐。」武松道：「小人是箇囚徒，如何敢對相公坐地？」老管營道：「義士休如此說。愚男萬幸，得遇足下，何故謙讓？」武松聽罷，唱箇無理諾，相對便坐了。施恩却立在面前。武松道：「小管營如何却立地？」施恩道：「家尊在上相陪，兄長請自尊便。」武松道：「恁地時，小人却不自在。」老管營道：「既是義士如此，這裡又無外人。」便教施恩也坐了。僕從搬出酒肴果品盤饌之類，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說道：「義士如此英雄，誰不欽敬。愚男原是

水滸

快活林中做些買賣，非爲貪財好利，實是壯觀孟州，增添豪俠氣象；不期今被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這箇去處！非義士英雄，不能報讐雪恨。義士不棄愚男，滿飲此杯，受愚男四拜。拜爲長兄，以表恭敬之心。」武松答道：「小人有何才學，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當下飲過酒，施恩納頭便拜了四拜。武松連忙答禮，結爲弟兄。當日武松歡喜飲酒。吃得大醉了，便叫人扶去房中安歇，不在話下。次日，施恩父子商議道：「武松昨夜痛醉，必然中酒，今日如何敢叫他去？且推道使人探聽來，其人不在家裡，延挨一日，却再理會。」當日施恩來見武松，說道：「今日且未可去；小弟已使人探知這厮不在家裡。明日飯後却請兄長去，武松道：『明日去時不打緊，今日又氣我一日！』早飯罷，喫了茶，施恩與武松去營前開走了一遭；回到客房裏，說些鎗法，較量些拳棒；看看晌午，邀武松到家裡，只具數杯酒相待，下飯按酒，不記其數。武松正要喫酒，見他只把按酒添來相勸，心中不在意。吃了晌午飯，起身別了。回到客房裡坐地。只見那兩箇僕人，又來伏侍武松洗浴。武松問道：『你家小管營，今日如何只將肉食出來請我，却不多將些酒出來與我喫，是甚意故？』僕人答道：『不敢瞞都頭說：今早老管營和小管營議論，今日本是要央都頭去；怕都頭夜來酒多，恐今日中酒，怕誤了正事；因此不敢將酒出來。明日正要央都頭去幹正事。』武松道：『恁地時，道我醉了，誤了你大事？』僕人道：『正是這般計較。』當夜武松巴不得天明。早起來洗漱罷，頭上裹了一頂萬字頭巾；身上穿了一領土色布衫；腰裏繫條紅絹搭膊；下面腿紵護膝入搭麻鞋；討了一箇小膏藥，貼了臉上金印，施恩早來請去家裏喫早飯。

澹 水

。武松吃了茶飯罷，施恩便道：「後槽有馬，備來騎去。」武松道：「我又不脚小，騎那馬怎地？只要依我一件事。」施恩道：「哥哥但說不妨，小弟如何敢道不依？」武松道：「我和你出得城去，只要還我『無三不過望。』」施恩道：「兄長，如何是『無三不過望？』」小弟不省其意。」武松笑道：「我說與你：你要打將門神時，出得城去，但遇着一箇酒店，便請我吃三碗酒；若無三碗時，便不過望子去；這箇喚做『無三不過望。』」施恩聽了想道：「這快活林，離東門去有十四五里田地；算來賣酒的人家，也有十二三家；若要每店吃三碗時，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纔到得那裏。恐哥哥醉了，如何使得？」武松大笑道：「你怕我醉了沒本事？我却是沒酒沒本事；帶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這氣力不知從何而來！若不是酒醉後了膽大，景陽岡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虫？那時節，我須爛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勢！」施恩道：「却不知哥哥是恁地。家下有的是好酒，只恐哥哥醉了失事；因此夜來不敢將酒出來請哥哥深飲。既然哥哥酒後愈有本事時，恁地先教兩箇僕人，自將了家裏的好酒，果品穀饌，去前路等候，却和哥哥慢慢地飲將去。」武松道：「恁麼却纔中我意；去打將門神，教我也有些膽量。沒酒時，如何使得手段出來？還你今朝打倒那厮，教衆人大笑一場！」施恩當時打點了，叫兩箇僕人，先挑食籠酒擔，拿了些銅錢去了；老管營又暗暗地選揀了一二十條壯健人漢，慢慢的隨後來接應，都分付下了。且說施恩和武松兩箇，離了安平寨。出得孟州東門外來；行過得三五百步，只見官道傍邊，早望見一座酒肆，望子挑出在簷前；那兩箇食擔的僕人，已先在那裏等候。施恩邀武松到裏面坐下

水滸

，僕人已自安下幾篋，將酒來篩，武松道：『不要小盞兒喫。大碗篩來，只斟三碗。』僕人排下大碗，將酒便斟。武松也不謙讓，連了三碗便起身。僕人慌忙收拾了器皿，盪前去了。武松笑道：『却纔去肚裏發一發，我們去休。』兩箇便離了這座酒肆，出得店來。此時正是七月間天氣，炎暑未消，金風乍起。兩箇解開衣襟，又行不得一里多路，來到一處，不村不郭，却早又望見一箇酒旗兒，高挑出在樹林裏。來到林木叢中看時，却是一座賣村醪小酒店，但見：

古道村坊，傍溪酒店。楊柳陰森門外，荷華旖旎池中。飄飄酒旆舞金風，短短蘆簾遮酷日。磁盆架上，白冷冷滿貯村醪。瓦瓮竈前，香噴噴初蒸社醞。未必開樽香千里，也應隔壁醉三家。

當時施恩，武松來到村坊酒肆門前，施恩立住了腳問道：『此間是箇村醪酒店，哥哥飲麼？』武松道：『遮莫酸鹹若澀是酒。還須飲三碗。若是無三，不過宿便了。』兩箇入來坐下，僕人排了果品按酒。武松連喫了三碗，便起身走。僕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趕前去了。兩箇出得店門來，又行不到一二里路上，又見箇酒店。武松入來，又喫了三碗便走。話休絮繁。武松，施恩，兩箇一處走着，但遇酒店便入去喫三碗。約莫也喫過十來處好酒肆。施恩看武松時，不十分醉。武松問施恩道：『此去快活林，還有多少路？』施恩道：『沒多了，你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箇林子便是。』武松道：『既是到了，你且在別處等我，我自己去尋他！』施恩道：『這話最好。小弟自有安身去處；望兄長在意，切不可輕敵。』武松道：這箇却不妨

滄 水

，你只要叫僕人送我。前面再有酒店時，我還要喫。」施恩叫僕人仍舊送武松，施恩自去了。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再喫過十來碗酒。此時已有午牌時分，天色正熱，却有些微風。武松酒却湧上來，把布衫攤開；雖然帶着五七分酒，却裝做十分醉的，前頭後偃，東倒西歪。來到林子前，那僕人用手指道：「只前頭丁字路口，便是將門神酒店。」武松道：「既是到了，你自去躲得遠着。等我打倒了，你們却來。」武松搶過林子背後，見一箇金剛來大漢，披着一領白布衫；撒開一把交椅；拿着蠅拂子，坐在綠槐樹下乘涼，武松看那人時，生得如何，但見：

形容醜惡，相貌醜疎；一身紫肉橫鋪，幾道青筋暴起；黃髯斜捲，唇邊幾陣風生；恁眼圓睜，眉下一雙星閃。真是神荼鬱壘像，却非立地頂天人。

這武松假醉伴顛，斜着眼看了一看，心中自忖道：「這箇大漢，以定是將門神了。」直搶過去，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早見丁字路口一箇大酒店，簷前立着望竿；上面掛着一箇酒望子，寫着四箇大字道，「河陽風月。」轉過來看時，門前一代綠油欄杆，插着兩把鎗金旗；每把上五箇金字，寫道：「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邊廂肉案，砧頭，操刀的家人；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厨竈；去裏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半截埋在地裏；缸裡面各有大半缸酒；正中間裝列着櫃身子；裏面坐着一箇年紀小的婦人，正是將門神初來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瓦子裏唱說諸般宮調的頂老。那婦人生得如何？

眉橫翠軸，眼驚秋波；櫻桃口淺暈微紅，春笋手輕舒嫩玉；冠兒小，明鋪魚鱗，掩映烏雲。

水 滸

；衫襖窄，巧染榴花，薄籠瑞雪；金釵插風，寶劍圍龍，儘教崔護去尋漿，疑是文君重賣酒。

武松看了，瞋着醉眼，逕逕入酒店裏來，便去櫃身相對一付坐頭上坐了；把雙手按着桌子上，不轉眼看那婦人。那婦人瞧見，回轉頭看了別處。武松看那店裏時，也有五七箇當撐的酒保。武松却敲着桌子，叫道：『賣酒的主人家在那裡？』一箇當頭的酒保過來，看着武松道：『客人要打多少酒？』武松道：『打兩角酒。先把些來嘗看。』那酒保去櫃上叫那婦人舀兩角酒下來，傾放桶裡，盪一碗過來道：『客人嘗酒。』武松拿起來聞一聞，搖着頭道：『不好！不好！換將來！』酒保見他醉了，將來櫃上道：『娘子胡亂換些與他。』那婦人接來，傾了那酒，又舀些上等酒下來。酒保將去，又盪一碗過來。武松提起來呷了一口，叫道：『這酒也不好！快換來，便饒你！』酒保忍氣吞聲，拿了酒去櫃邊道：『娘子，胡亂再換些好的與他，休和他一般見識。這客人醉了，只要尋鬧相似，便換些上好的與他罷。』那婦人又舀了一等上色的好酒來與酒保。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又盪一碗過來。武松喫了道：『這酒略有些意思。』問道：『這過賣，你那主人家姓甚麼？』酒保答道：『姓蔣。』武松道：『如何不姓李？』那婦人聽了道：『這廝那裡喫醉了，來這裏討野火麼！』酒保道：『眼見得是箇外鄉蠻子，不省得了，休聽他放屁！』武松問道：『你說甚麼？』酒保道：『你們自說話，客人，你休管，自喫酒。』武松道：『過賣，叫你櫃上那婦人下來，相伴我喫酒。』酒保喝道：『休胡說！這是主人家娘子。』武松道：『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相伴我喫酒也』

滄 水

「不打緊！」那婦人大怒，便罵道：『殺才！該死的賊！』推開櫃身子，却待鑽出來。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上半截揣在懷裏；便把那桶酒只一潑，潑在地上；揷入櫃身子裏，却好接着那婦人。武松手硬，那裏掙扎得；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胯，一手扎冠兒，捏做粉碎，揪住雲髻，隔櫃身子提將出來，望渾酒缸裏只一丟。聽得撲通的一聲響，可憐這婦人，正被直丟在大酒缸裡。武松托地從櫃身前，踏將出來。有幾箇當撐的酒保，手脚活些箇的，都搶來攆武松。武松手到，輕輕的只一提，提一箇過來。兩手揪住也望大酒缸裏：只一丟，椿在裏面；又一箇酒保攆來，提着頭只一掠，也丟在酒缸裏；再有兩箇來的酒保，一拳，一脚，都被武松打倒了。先頭三箇人，在三隻酒缸裏，那裏掙扎得起；後面兩箇人，在地下爬不動。這幾箇火家搗子，打得屁滾尿流，乖的走了一箇。武松道：『那厮必報去報蔣門神來，我就接將去。大路上打倒他好看，教衆人笑一笑。』武松大踏步趕將出來。那箇搗子逕逕去報了蔣門神。蔣門神見說，喫了一驚；踢翻了交椅；丟去蠅拂子，便鑽將來。武松却好迎着，正在大闊路上撞見。蔣門神雖然長大，近因酒色所迷，掏虛了身子，先自喫了那一驚；奔將來，那步不曾停住，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又有心來算他？蔣門神見了武松，心裡先欺他醉，只願趕將入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先把兩箇拳頭去蔣門神臉上虛影一影，忽地轉身便走。蔣門神大怒，搶將來；被武松一飛脚踢起，踢中蔣門神腹上，雙手接了，便蹲下去。武松一蹶，蹶將過來，那隻右脚早踢起，直飛在蔣門神額角上，踢着正中，望後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這醋鉢兒大小拳頭，望蔣門神臉上便打。原來說過的打蔣門神撲手：

水 滸

先把拳頭虛影一影，便轉身却先飛起左脚；踢中了。便轉過身來，再飛起右脚；這一撲有名，喚做「玉環步鴛鴦脚。」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實學，非同小可！打的蔣門神地地下叫饒。武松喝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要依我三件事！』蔣門神在地下叫道：『好漢饒我！你說三件，便是三百件，我也依得！』武松指定蔣門神，說出那三件事來，有分教改頭換面來尋主，剪髮齊眉去殺人。畢竟武松說出那三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鬧飛雲浦

話說當時武松踏住蔣門神在地下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依我三件事便罷！』蔣門神便道：『好漢但說，蔣忠都依！』武松道：『第一件，要你便離了快活林；將一應家火什物，隨即交還原主金眼彪施恩！誰教你強奪他的？』蔣門神慌忙應道：『依得！依得！』武松道：『第二件，我如今饒了你起來，你便去央請快活林爲頭爲腦的英雄豪傑，都來與施恩陪話！』蔣門神道：『小人也依得！』武松道：『第三件，你從今日交割還了，便要你離了這快活林，連夜回鄉去，不許你在孟州住！在這裏不回去時，我見一遍，打你一遍；我見十遍，打十遍！輕則打你半死，重則結果了你命！你依得麼？』蔣門神聽了，要掙扎性命，連聲應道：『依得！依得！蔣忠都依！』武松就地下提起蔣門神來看時，打得臉青嘴腫，頰子歪在半邊，額角頭流出鮮血來。武松指着蔣門神說道：『休言你這廝烏蠢漢！景陽岡上那隻大虫，也只三拳兩腳，我兀自打死了！量你這箇值得甚的！決交割還他！但遲了些箇，再是一頓，便一發結果了你這廝！』蔣門神此時方纔知是武松；只得啞啞連聲告饒。正說之間，只見施恩早到，帶領着三二十箇悍勇軍健，都來相擊；却見武松贏了蔣門神，不勝之喜，團團擁定武松。武松指着蔣門神道：『本主已自在這裏了。你一面便搬，一面快去請人來陪話！』蔣門神答道：『好漢，且請去店裏坐地。』武松帶一行人都到店裏看時，滿地都是酒漿，這兩箇烏男女，正在缸裏扶牆摸壁扎掙；婦人纔方從缸裏爬得出來，頭臉都喫磕破了，下半截淋漓瀉瀉。

水 滸

澗 水

，都拖着酒壺；那幾箇火家酒保，走得不見影了。武松與衆人入到店裏坐下，喝道：「你等快收拾起身！」一面安排車子，收拾行李，先送那婦人去了；一面叫不着傷的酒保，去鎮上請十數箇爲頭的豪傑，都來店裏替蔣門神與施恩陪話。儘把好酒開了；有的是按酒，都擺列了桌面，請衆人坐地，武松叫施恩在蔣門神上首坐定。各人面前放隻大碗，叫把酒只顧篩來。酒主數碗，武松開話道：「衆位高鄰，都在這裏：小人武松自從陽穀縣殺了人，配在這裏，聞聽得人說道：『快活林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營造的屋宇等項買賣；被這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飯。』你衆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他和我並無干涉。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今日我本待把蔣家這厮，一頓拳脚打死，就除了一害；且看你衆高鄰面上，權寄下這厮一條性命。只今晚便叫他投外府去。若不離了此間，再撞見我時，景陽岡上大虫，便是模樣！」衆人纔知道他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都起身替蔣門神陪話道：「好漢息怒。教他便搬了去，奉還本主。」那蔣門神喫他一嚇，那裏敢再做聲。施恩便點了家火什物，交割了店肆。蔣門神羞慚滿面，相謝了衆人，自喚了一輛車兒，就裝了行李，起身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邀衆高鄰，直喫得盡醉方休。至晚，衆人散了，武松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却說施老管營聽得兒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騎了馬直來店裏相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快活林一境之人，都知武松了得，那一箇不來拜見武松。自此重整店面，開張酒肆。老管營自回安平寨理事。施恩使人打聽蔣門神帶了老小不知去向，這裏只顧自做買賣，且不去理他，就留武松在

水滸

店裏居住。自此，施恩的買賣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裏並各賭坊兌坊加利倍送開錢來與施恩。施恩得武松爭了這口氣，把武松似爺娘一般敬重。施恩似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不在話下。正是：

奪人道路人奪還。義氣多時利亦多。快活林中曾快活，惡人自有惡人魔。

在草光陰，早過了一月之上。炎威漸退，玉露生涼；金風去暑，已及深秋。發話卽長，無話卽短。當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裡閒坐說話，論些拳棒槍法，只見店門前兩三箇軍漢，牽着一匹馬，來店裏尋問主人道：「那箇是打虎的武都頭？」施恩却認得是孟州守禦兵馬都監張蒙方衙內親隨人，施恩便向前問道：「你等尋武都頭則甚？」那軍漢說道：「奉都監相公鈞旨，聞知武都頭是箇真男子，特地差我們將馬來取他。相公有鈞帖在此。」施恩看了，尋思道：「這張都監是我父親的上司官，屬他調遣；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亦屬他管下；只得教他去。」施恩便對武松道：「兄長，這幾位郎中，是張都監相公處差來取你。他既着人牽馬來，哥哥心下如何？」武松是箇剛直的人，不知委曲，便道：「他既是取我，只得走一遭，看他有甚話說。」隨卽換了衣裳巾幘，帶了箇小伴當，上了馬，一同衆人，投孟州城裏來。到得張都監宅前，下了馬，跟着那軍漢，直到廳前參見張都監。那張蒙方正廳上，見了武松來，大喜道：「教進前來相見。」武松到廳下，拜了張都監，叉手立在側邊。張都監便對武松道：「我聞知你是箇大丈夫，男子漢，英雄無敵，敢與人同死同生；我帳前見缺恁地一箇人，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梯已人麼？」武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箇牢城營內囚徒。若蒙恩

水滸

相禮舉，小人當以執鞭隨蹬，伏侍恩相。」張都監大喜，便叫取果盒酒出來。張都監親自賜了酒，叫武松喫的大醉；就前廳廊下，收拾一間耳房與武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恩處，取了行李來，只在張都監家宿歇。早晚都監相公，不住地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放他穿房入戶，把做親人一般看待；又叫裁縫，與武松徹裡徹外做秋衣。武松見了，也自歡喜；心內尋思道：「難得這箇都監相公。一力要擡舉我！自從到這裡住了，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去快活林與施恩說話。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相看我，多管是不能勾入宅裡來？」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裏，相公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央浼他的，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無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銀，財帛。段疋，等件。武松買箇柳籐箱子，把這送的東西，都鎖在裏面，不在話下。時光迅速，却早又是八月中旬。怎見得中秋好景，但見：

玉露冷冷，金風淅淅。井畔梧桐落葉，池中菡萏成房。新鴈聲悲，寒蟬韻急。舞風楊柳半摧殘，帶雨芙蓉逞嬌豔。秋色平分催節序，月輪端正照山河。

當時張都監向後堂深處駕鸞樓下，安排筵宴，慶賞中秋；叫喚武松到裏面飲酒。武松見夫人宅眷，都在席上，喫了一杯，便待轉身出來。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你那裏去？」武松答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飲宴，小人理合迴避。」張都監大笑道：「差了。我敬你是箇護士，特地請將你來一處飲酒，如自家一般，何故却要迴避？」便教坐了。武松道：「小人是箇囚徒，如何敢與恩相坐地。」張都監道：「義士，你如何見外？」此間又無外人，便坐不妨。」武松三迴五次，謙讓告辭，張都監那裏肯放，定要武松一處坐地。武松只得唱箇

濟 水

無禮話，遠遠地斜着身坐下。張都監着了煨養娘斟酒相勸，一杯兩盞。看看飲過五七杯酒，張都監叫抬上果桌飲酒，又進了一兩套食；次說些閒話，問了些鎗法。張都監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叫：『取大銀賞鍾斟酒與義士喫。』連珠箭勸了武松幾鍾。看看月明光彩，照入東廳。武松喫的半醉，却都忘了禮數，只顧痛飲。張都監叫喚一箇心愛的養娘，叫做玉蘭，出來唱曲，那玉蘭生得如何，但見：

臉如蓮萼，唇似櫻桃；兩彎眉畫遠山青，一對眼明秋水潤；纖腰嫵娜，綠羅裙掩映金蓮；素體馨香，絳紗袖輕籠玉笋；鳳欵斜插籠雲髻，象板高擎立玳筵。

那張都監指着玉蘭道：『這裏別無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頭在此。你可唱箇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教我們聽則箇。』玉蘭執着象板，向前各道箇萬福，頓開喉嚨，唱一隻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唱道是：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高捲珠簾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常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萬里共嬋娟！』

這玉蘭唱罷，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箇萬福，立在一邊。張都監又道：『玉蘭，你可把一巡酒。』這玉蘭應了，便拿了一付勸盤，丫嬛斟酒，先遞了相公，次勸了夫人，第三便勸武松飲酒。張都監叫斟滿着。武松那裏敢抬頭；起身遠遠地接過酒來，唱了相公夫人兩箇大諾，拿起酒來，一飲而盡，便還了盞子。張都監指着玉蘭，對武松道：『此女頗有些聰明伶俐；

濟 水

善知音律，極能鑑指。如你不嫌低微，數日之間，擇了良時，將來與你做箇妻室。」武松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爲妻；枉自折武松的草料。」張都監笑道：「我既出了此言，必要與你。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負約。」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杯酒。約莫酒湧上來，恐怕失了禮節，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出到前廳廊下房門前；開了門，覺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裏脫了衣裳，除了巾幘，拿條哨棒來廳心裏，月明下，使幾回棒，打了幾箇輪頭；仰面看天時，約有三更時分。武松進到房裏，却待脫衣去睡，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有賊來。武松聽得道：「都監相公如此愛我，他後堂內裏有賊，我如何不去救護？」武松厭勤，提了一條哨棒，逕搶入後堂裏來；只見那箇唱的玉蘭，慌慌張張走出來指道：「一箇賊透入後花園裏去了！」武松聽得這話，提着哨棒，大踏步直趕入花園裏尋去時，一週遭不見；復翻身却透出來，不隄防黑影裏，撒出一條板凳，把武松一交絆翻；走出七八箇軍漢，叫一聲「捉賊！」就地下把武松一條麻索綁了。武松急叫道：「是我！」那衆軍漢那裏容他分說。只見堂裏燈燭瑩煌，張都監坐在廳上，一片聲叫道：「拿將來！」衆軍漢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廳前。武松叫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張都監看了大怒，變了皮面，喝罵道：「你這箇賊配軍，本是箇強盜賊心賊肝的人！我倒要抬舉你一力成人，不曾虧負了你半點兒！却纔教你一處喫酒，同席坐地，我指望要抬舉與你箇官，你如何却做這等的勾當？」武松大叫道：「相公，非干我事！我來捉賊，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武松是箇頂天立地的好漢，不做這般的事！」張都監喝道：「你這廝休賴！且把他押去他房裏，搜看有無贓物！」

水 滸

「衆軍漢把武松押着，巡到他房裏，打開他那柳條箱子看時，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却是些銀酒器皿，約有一二百兩贓物。武松見了，也自目睜口呆，只叫得屈。衆軍漢把箱子抬出廳前，張都監看了大罵道：『賊配軍！如此無禮！贓物正在你箱子裏搜出來，如何賴得過！常言道：『衆生好度人難度！』原來你這廝外貌相人，倒有這等賊心賊肝！既然贓正明白，沒話說了！』連夜便把贓物封了，且叫送去機密房裏監收，天明却和這廝說話。武松大叫冤屈，那裏肯容他分說，衆軍漢扛了贓物，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裏收管了。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次日天明，知府方纔坐廳，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堂廳，贓物都扛在廳上。張都監家心腹人，齎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呈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牢子節級將一束問事獄具放在面前。武松却待開口分說，知府喝道：『這廝原是遠流配軍，如何不做賊！以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贓證明白，休聽這廝胡說，只顧與我加力打！』那牢子獄卒拿起批頭竹片，雨點地打下來。武松情知不是話頭，只得屈招做『本月十五日，一時見本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采勢竊取入已。』與了招狀。知府道：『這廝正是見財起意，不必說了。且取枷來釘了監下！』牢子將過長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裏監禁了。詩曰：

都監貪污慨可嗟，出妻獻婢售奸邪。如何太守心堪買，也把平人當賊拿。

且說武松下在大牢裏，尋思道：『耐耐張都監那廝，安排這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勾掙得性命出去時，却又理會！』牢子獄卒，把武松押在大牢裏，將他一雙脚，晝夜匣着；又把木棍

澗 水

釘住雙手，那裏容他些鬆寬。話裏却說施恩已有入報知此事，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老管營道：『眼見得是張團練替蔣門神報仇，買囑張都監，却設出這條計策陷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錢，受了人情賄賂，衆人以此不由他分說，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尋思起來，他須不該死罪。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便好，可以存他性命。在外却又別作商議。』施恩道：『見今當牢節級姓康的，和孩兒最過得好。只得去求說他如何？』老管營道：『他是爲你喫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時？』施恩將了一二百兩銀子，逕投康節級，却在牢未回。施恩教他家着人去牢裏說知。不多時，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訴了一遍。康節級答道：『不瞞兄長說：此一件事，皆是張都監和張團練兩箇，同姓結義做兄弟。見今蔣門神躲在張團練家裏，却央張團練買囑張都監，商量設出這條計來。一應上下之人，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都接了他錢。應上知府一方與他作主，定要結果武松性命；只有當案一箇葉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他。這人忠直仗義，不肯要害平人；以此武松還不喫虧。今聽施兄所說了，牢中之事，盡是我自維持；如今便去寬他，今後不教他喫半點兒苦。你却快央人去，只囑葉孔目，要求他早斷出去，便可救得他性命。』施恩取一百兩銀子與康節級。康節級那裏肯受；再三推辭，方纔收了。施恩相別出門來，逕回營裏，又尋一箇和葉孔目知契的人，送一百兩銀子與他，只求早早緊急決斷。那葉孔目已知武松是箇好漢，亦自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只被這知府受了張都監賄賂，囑托不肯從輕；勸來武松竊取人財，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挨，只要牢裏謀他性命；今來又得了這一二百兩銀子

滄 水

，亦知是屈陷武松，却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盡出豁了武松，只待限滿決斷。有詩爲證：

賊吏紛紛據要津，公然白日受黃金；西廳孔目心如水，不把真心作賊心。

且說施恩於次日，安排了許多酒饌，甚是齊備，來央康節級引領直進大牢裏看視武松，見面送飯。此時武松已自得康節級看顧，將這刑禁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二十兩銀子，分儀與衆小牢子。取酒食叫武松喫了，施恩附耳低言道：『這場官司，明明是你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害哥哥。你且寬心，不要憂念。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通了，甚有周全你的好意。且待限滿斷決你出去，却再理會。』此時武松得鬆寬了，已有越獄之心；聽得施恩說罷，却放了那片心。施恩在牢裏安慰了武松，歸到營中。過了兩日，施恩再備些酒食錢財，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裏與武松說話；相見了將酒食管待；又分使了些零碎銀子與衆人做酒錢；回歸家來，又央洗人上下去使用，揩盥打點文書。過了數日。施恩再備了酒肉，做了幾件衣裳，再央康節級維持，相引將來牢裏，請衆人喫酒，買來看顧武松；叫他更換了些衣服，喫了酒食。出入情熱，一連數日，施恩來了大牢裡三次。却不提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回去報知，那張團練便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張都監却再使人送金帛來與知府，就說與此事。那知府是箇驢官，接受了賄賂，便差人常常下牢裏來開看；但見開人，便要拿問。施恩得知了，那裏敢再去看顧。武松却自得康節級和衆牢子自照管他。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得知長短，都不在話下。看看前後將及兩月。有這當案葉孔目一力主張，知府處早晚說開就裏；那知府方纔知得張都監接受了蔣門神若干銀子，通同張團練，設計排陷武松，自心裏想道：

水 滸

你倒攢了銀兩，教我與你害人！」因此心都懶了，不來管看。捱到六十日限滿，牢中取出武松，當廳開了枷。當案葉孔目讀了招狀，定擬下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咨贓物，給還本主。張都監只看着家人當官領了贓物。當廳把武松斷了二十脊杖，刺了金印，取一面七斤半鐵葉盤頭枷釘了，押一紙公文，差兩箇

壯健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時日要起身。那兩箇公人，領了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門便行。原來武松喫斷棒之時，却得老管營使錢通了；葉孔目又看覷他；知府亦知他被陷害，不十分來打重；因此斷得棒輕。武松忍着那口氣，帶上行枷，出得城來，兩箇公人監在後面。約行得一里多路，只見官道傍邊酒店裏，鑽出施恩來，看着武松道：「小弟在此專等。」武松看施恩時，又包着頭，絡着手臂，武松問道：「我好幾時不見你，如何又做恁地模樣？」施恩答道：「實不相瞞哥哥說：小弟自從牢裏三番相見之後，知府得知了，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問；那張都監，又差人在牢門口左近兩邊巡看着；因此小弟不能勾再進大牢裏來看望兄長，只到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裏，只見將門神那厮，又領着一夥軍漢到來廝打。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頓，也要小弟央人陪話，却被他仍復奪了店面，依舊交還了許多家火什物。小弟在家將息未起，今日聽得哥哥斷配恩州，特有兩件綿衣，送與哥哥路上穿着。奈得兩隻熟鴉在此，請哥哥喫了兩塊去。」施恩便邀兩箇公人，請他入酒肆。那兩箇公人那裏肯進酒店裏去，便發言發語道：「武松這厮，他是箇賊漢！不爭我們喫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須惹口舌。你若怕打，快走開去！」施恩見不是話頭，便取十來兩銀子

濟 水

，送與他兩箇公人。那賊兩箇，那裏肯接，惱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施恩討兩碗酒，叫武松喫了，把一箇包裹拴在武松腰裏，把這兩隻熟鵝掛在武松行枷上。施恩附耳低言道：『包裹裏有兩件綿衣，一帕子散碎銀子，路上好做盤纏；也有兩雙入搭麻鞋在裡面。只是要路上仔細提防；這兩箇賊男女不懷好意！』武松點頭道：『不須分付，我已省得了。再着兩箇來也不懼他！你自回去將息。且請放心我自有的措置。』施恩拜辭了武松，哭着去了，不在話下。武松和兩箇公人上路，行不到數里之上，兩箇公人悄悄地商議道：『不見那兩箇來？』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道：『沒你娘鳥興！那厮倒來撲復老爺！』武松右手却喫釘住在行枷上，左手却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鵝來，只顧自喫，也不係那兩箇公人。又行了四五里路，再把這隻熟鵝除來，右手扭着，把左手撕來，只顧自喫。行不過五里路，把這兩隻熟鵝都喫盡了。約莫離城也有八九里多路，只見前面路邊，先有兩箇人，提着朴刀，各跨口腰刀，先在那裏等候。見了公人監押武松到來，便幫着做一路走。武松又見這兩箇公人，與那兩箇提朴刀的，擠眉弄眼，打些暗號。武松早曉見，自瞧了八分尷尬；只安在肚裏，却且只做不見。又走不數里多路，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濟濟蕩蕩魚浦，四面都是野港闊河。五箇人行至浦邊一條闊板橋，一座牌樓，上有牌額寫着道：『飛雲浦』三字。武松見了，假意問道：『這裏地名，喚做甚麼去處？』兩箇公人應道：『你又不眼瞎，須見橋邊牌額上寫道：『飛雲浦！』武松站住道：『我要淨手則箇。』那兩箇提朴刀的走近一步，却被武松叫聲『下去！』一飛脚早踢中，翻筋叫踢下水去了。這一箇急待轉身，武松右脚早起，撲躉地也踢

潛 水

下水裏去。那兩箇公人慌了，望橋下便走。武松喝一聲「那裏去！」把枷只一扭，折做兩半箇，趕將下橋來。那兩箇先自驚倒了一箇。武松蹙上前去，望那一箇走的後心上只一拳打翻；就水邊拿起朴刀來，趕上去，擲上幾朴刀，死在地下；却轉身回來，把那箇驚倒的，也擲幾刀。這兩箇踢下水去的，纔掙得起，正待要走，武松追着，又砍倒一箇；趕入一步，劈頭揪住一箇喝道：「你這厮實說，我便饒你性命。」那人道：「小人兩箇是將門神徒弟。今被師父和張團練定計，使小人兩箇來相幫防送公人，一處來害好漢。」武松道：「你師父將門神今在何處？」那人道：「小人臨來時，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裏後堂鴛樓上喫酒，專等小人回報。」武松道：「原來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把這人殺了；解下他腰刀來，揀好的帶了一把；將兩箇屍首都擡在浦裏；又怕那兩箇不死，提起朴刀，每人身上又擲了幾刀；立在橋上看了一回，思量道：「雖然殺了這四箇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將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氣！」提着朴刀，躊躇了半晌，一箇念頭，竟趲回孟州城裏來。不因這番，有分教武松殺幾箇貪夫，出一口怨氣。定教畫堂深處屍橫地，紅燭光中血滿樓。畢竟武松再回孟州城來，怎地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話說張都監聽信這張團練說誘囑托，替蔣門神報警，要害武松性命，誰想四個人，倒都被武松搗殺在飛云浦了。當時武松立於橋上，尋思了半晌，躊躇起來，怨恨冲天：『不殺得張都監，如何出得這口恨氣！』便去死屍身邊，解下腰刀，選好的取把將來跨了，揀條好朴刀提着，再逕回孟州城裏來。進得城中，正是黃昏時候。只見家家閉戶，處處關門，但見：

十字街焚煌燈火，九曜寺杳靄聲。一輪明月掛青天，幾點疎星明碧漢。六軍營內，嗚鳴畫角頻吹。五鼓樓頭，點點銅壺正滴。兩兩佳人歸繡幙，雙雙十子掩書幃。

當下武松入得城來。逕逕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却是一箇馬院。武松就在馬院邊伏着，聽得那後槽却在衙裏，未曾出來。正看之間，只見呀地角門開，後槽提着個燈籠出來，裏面便關了角門。武松却躲在黑影裏，聽那更鼓時，早打一更四點。那後槽上了草料，掛起燈籠，鋪開被臥，脫了衣裳，上牀便睡。武松却來門邊挨那門響，後槽喝道：『老爺方纔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哩！』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邊，却掣出腰刀在手裏，又呀呀地推門。那後槽那裏忍得得住，便從牀上赤條條跳將起來，拿了攪草棍，拔了櫃；却待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搶入來，把這後槽擗頭攔住。却待要叫，燈影下，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裏，先自驚得入分軟了，口裏只叫得一聲『饒命！』武松道：『你認得我麼！』後槽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饒了我罷！』武松道：『你只實說！張都監如今在那裏？』後槽

潛水

水滸

道：「今日和張團練，蔣門神，他三箇喫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喫哩。」武松道：「這話是實麼？」後槽道：「小人說謊，就害疔瘡！」武松道：「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一刀，把這後槽殺了。一脚踢過屍首，把刀插入鞘裏；就燈影下，去腰裏解下施恩送來的綿衣，將出來，脫了身上舊衣裳，把那兩件新衣穿了；拴縛得緊，把腰刀和鞘跨在腰裏；却把後槽一牀單被，包了散碎銀兩，入在纏袋裏，却把來掛在門邊；又將兩扇門立在牆邊，先去吹滅了燈火；却閃將出來，拿了朴刀，從門上一步步爬上牆來。此時有些月光明亮。武松從牆頭上一跳，却跳在牆裏，便先來開了角門；撥過了門扇，復翻身入來。虛掩上角門。櫃都提過了，武松却望燈明處來；看時，正是廚房裏。只見兩箇了爨，正在那湯鑪邊理冤；說道，「伏侍了一日，兀自不肯去睡，只是要茶喫！那兩箇客人也不識羞耻！噯得這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樓去歇息，只說箇不了！」兩箇女使，正口裏喃喃訥訥地怨恨，武松却倚了朴刀，掣出腰裏那口帶血刀來；把門一推，呀地推開門；搶入來，先把一箇女使鬚角兒揪住，一刀殺了。那一箇却待要走，兩隻脚一似釘住了的；再要叫時，口裏又似啞了的；端的是驚得呆了。休道是兩箇了爨，便是說話的見了，也驚得口裏半舌不展！武松手起一刀，也殺了；却把這兩箇屍首，拖放窰前，去滅了廚下燈火；趁着那牕外月光，一步步挨入堂裏來。武松原在衙裏出入的人，己自都認得路數。逕蹙到鴛鴦樓胡梯邊來，捏脚捏手摸上樓來。此時親隨的人，都伏事得厭煩，遠遠地躲去了。只聽得那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說話。武松在胡梯口聽，只聽得蔣門神口裏稱讚不了；只說「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讐！再當重重地報恩相

水滸

！』這張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團練面上，誰肯幹這等的事！你雖費了些錢財，却也安排得那厮好！這早晚多是在那裏下手。那厮敢是死了。只教在飛雲油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道：『這四箇對付他一箇，有甚麼不了？再有幾箇性命，也沒了！』蔣門神道：『小人也分付徒弟來：只教就那裏下手，結果了，快來回報。』正是：

暗室從來不可欺，古今奸惡盡誅夷。金風未動蟬先噪，暗送無常死不知。

武松聽了，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冲破了青天；右手持刀，左手叉開五指，搶入樓中；只見三五枝畫燭閃煌，一兩處月光射入，樓上甚是明朝；面前酒器，皆不曾收。蔣門神坐在交椅上，見是武松，喫了一驚，把這心肝五臟，都提在九霄雲外。說時遲，那時快；蔣門神急要掙扎時，武松早落一刀，劈臉剝着，和那交椅都吹翻了。武松便轉身回過刀來。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腳動，被武松當時一刀，齊耳根連頸子砍着，撲地倒在樓板上。兩箇都在掙命。這團練終是箇武官出身，雖然酒醉，還有些氣力；見剝翻了幾箇，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交椅輪將來。武松早接箇住，就勢只一推；休說張團練酒後，便清醒白醒時，也近不得武松神力，撲地望後便倒了。武松趕入去，一刀，先剝下頭來。蔣門神有力，掙得起來，武松左脚早起；翻筋斗踢一脚，按住也剝了頭；轉身來，把張都監也剝了頭。見桌子上有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鍾子一飲而盡；連喫了三四鍾，便去死屍身上割下一片衣襟來，蘸着血，去白粉壁上，大寫下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把桌子上器皿踏匾了，揣幾件在懷裏；却待下樓，只聽得樓下夫人聲首叫道：『樓上官人們都醉了，快着兩箇上去去攙扶！』

水滸

說猶未了，早有兩箇人上樓來。武松却閃在胡梯邊；看時，却是兩箇自家親隨人。便是日前拿捉武松的。武松在黑虎讓過他去，却攔住去路。兩箇人進樓中，見三箇屍首橫在血泊裏，驚得面面厮覷，做聲不得；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水；」急待回身，武松隨在背後，手起刀落，早剝翻了一箇。那一箇便跪下討饒，武松道：「却饒你不得！」揪住也砍了頭。殺得血灑畫樓，屍橫燈影。武松道：「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一百箇，也只是這死！」提了刀，下樓來。夫人問道：「樓上怎地大驚小怪？」武松搶到房前，夫人見條大漢入來，兀自問道：「是誰？」武松的刀早飛起，劈面門砍着，倒在房前聲喚。武松按住，將心割時，刀切頭不入。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時，已自都砍缺了。武松道：「可知割不下頭來！」便抽身去後門外去拿取朴刀，丟了缺刀，復翻身再入樓下來。只見燈明下前番那箇唱曲兒的養娘玉蘭，引着兩箇小的，把燈照見夫人被殺死在地下，方纔叫得一聲「苦也！」武松握着朴刀，向玉蘭心窩裏擲着。兩箇小的，亦被武松擲死。一朴刀一箇結果了。走出中堂，把櫃拴了前門，又入來；尋着兩三箇婦女，也都擲死了在房裏。武松道：「我方纔心滿意足了罷休！」撇了刀鞘，提了朴刀，出到角門外，來馬院裏除下纏袋來；把懷裏踏匾的銀酒器，都裝在裏面，拴在腰裏；拽開脚步，倒提朴刀便走。到城邊，尋思道：「若等開門，須喫拿了，不如連夜越城走。」便從城邊踏上城來。這孟州城是箇小去處，那土城不甚高。就女牆邊望下，先把朴刀虛按一按；刀尖在上，棒梢向下；托地只一跳，把棒一拄，立在豪邁邊。月明之下看水時，只有一二尺深。此時正是十月半天氣，各處水泉皆涸。武松就濠邊邊脫

滄 水

了鞋襪，解下腿紵護膝，抓扎起衣服，從這城濠裏走過對岸；却想起施恩送來的包裹裏有雙入搭麻鞋，取出來穿在腳上；聽城裏更點時，已打四更三點。武松道：「這口鳥氣，今日方纔出得鬆臊！」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只可撇開。」提了朴刀，投東小路便走。詩曰：

只圖路上開刀，還喜樓中飲酒。一人害却多人，殺心慘於殺手。
不然冤鬼相纏，安得抽身便走。

走了一五更，天色朦朦朧朧，尙未發亮。武松一夜辛苦，身體困倦；棒瘡發了又疼，那裏惹得過。望見一座樹林裏，一箇小小古廟，武松透入裏面，把朴刀倚了，解下包裹來做了枕頭，撲翻身便睡。却待合眼，只見廟外邊探入兩把撓鉤，把武松搭住。兩箇人便搶入來，將武松按定，一條繩索綁了。那四箇男女道：「這鳥漢子却肥！好透與大哥去！」武松那裏掙扎得脫，被這四箇人，奪了包裹朴刀，却似牽羊的一般，腳不點地，拖到村裏來。這四箇男女，於路上自言自說道：「看這漢子一身血跡，却是那裏來？莫不做賊着了手來？」武松只不做聲，由他們自說。行不到三五里路，早到一所草屋內，把武松推將進去；側首一箇小門裏面，尙點着碗燈。四箇男女，將武松剝了衣裳，綁在亭柱上。武松看時，見竈邊梁上，掛着兩條大腿。武松自壯裏尋思道：「却撞在橫死神手裏，死得沒了分曉！早知如此時，不若去孟州府裏首告了，便喫一刀一剮，却也留得一箇清名於世！」正是：

殺盡奸邪恨始平，英雄逃難不逃名。千秋意氣生無愧，七尺身軀死不輕。

滄 水

那四箇男女，提着那包裹，口裏叫道：『大哥！大嫂！快起來！我們張得一頭好行貨在這裏了！』只聽得前面應道：『我來也！你們不要動手，我自來開剝。』沒一盞茶時，只見兩箇人入屋後來。武松看時，前面一箇婦人，背後一箇大漢。兩箇定睛看了武松，那婦人便道：『這箇不是叔叔武都頭！』那大漢道：『快解了我兄弟！』武松看時，那大漢不是別人，却正是柴園子張青；這婦人便是母夜叉孫二娘。這四箇男女喫了一驚，便把索子解了，將衣服與武松穿了。頭巾已自扯碎，且擎箇甌罈子與他戴上。原來這張青十字坡店面作坊，却有幾處；所以武松不認得。張青即便請出前面客席裏；叙禮罷，張青大驚，連忙問道：『賢弟如何恁地模樣？』武松答道：『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之後，到得牢城營裏，得張管營兒子，喚做金眼彪施恩，一見如故，每日好酒好肉管顧我。爲是他有一座酒肉店，在城東快活林內，甚是趁錢；却被一箇張團練帶來的蔣門神那廝，倚勢豪強，公然白白地奪了。施恩如此告訴，我却路見不平，醉打了蔣門神，復奪了快活林；施恩以此敬重我。後被張團練買囑張都監，定了計謀，取我做親隨，設智陷害，替蔣門神報讐：八月十五日夜，只推有賊，賺我到裏面；却把銀酒器皿，預先放在我箱籠內，擎我解送孟州府裏，強扭做賊，打招了監在牢裏；却得施恩上下使錢透了，不曾受害。又得當案葉孔目仗義疎財，不肯陷害平人；又得當牢一箇康節級，與施恩最好；兩箇一力維持，待限滿春杖，轉配恩州。昨夜出得城來，回耐眼都監設計，教蔣門神使兩箇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尋，就路上要結果我。到得飛雲浦僻靜去處，正欲要動手，先被我兩脚，把兩箇徒弟踢下水裏去。赶上這兩箇鳥公人，也是一朴刀一箇

水滸

擄死了，都撇在水裏。思量這口氣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裏去。一更四點，進去馬院裏，先殺了一箇養馬的後槽；爬入牆內去，就廚房裏殺了兩箇丫嫗；直上鴛鴦樓上，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都殺了；又砍了兩箇親隨；下樓來，又把他的老婆，兒女，養娘，都戮死了。連夜逃走，跳城出來。走了一五更路，一時困倦，棒瘡發了又疼；因行不得，投一小廟裏權歇一歇，却被這四箇綁縛將來。那四箇擄子，便拜在地下道：『我們四箇，都是張大哥的火家。因爲連日賭錢輸了，去林子裏尋些買賣。却見哥哥從小路來，身上淋淋漓漓，都是血跡，却在土地廟裏歇，我四箇不知是甚人。早是張大哥這幾時分付道，「只要捉活的；」因此我們只拿撓鈎套索出去。不分付時，也壞了大哥性命。正是「有眼不識泰山！」一時誤犯着哥哥，恕罪則箇！』張青夫妻兩箇笑道：『我們因有掛心，這幾時只要他們拿活的行貨。他這四箇，如何省的我心裏事。若是我這兄弟不困乏時，不說你這四箇男女；更有四十箇，也近他不得！』那四箇擄子，只顧點頭。武松喚起他來道：『既然他們沒錢去賭，我賞你些。』便把包裹打開，取十兩銀子，把與四人將去分。那四箇擄子，拜謝武松。張青看了，也取三二兩銀子，賞與他們四箇自去分了。張青道：『賢弟你不知我心：從你去後，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脫節，或早晚回來，因此上分付這幾箇男女；但凡拿得行貨，只要活的。那廝們慢仗些的，趁活捉了；敵他不過的，必致殺害；以此不教他們將刀仗出去，只與他撓鈎套索。方纔聽得說，我便心疑，連忙分付等我自來看；誰想果是賢弟！』孫二娘道：『只聽得叔叔打了蔣門神，又是醉了贏他，那一箇來往人不喫驚！有在快活林做買賣的客商，常說到這裏，却

水滸

不知向後的事。叔叔困倦，且請去客房裏將息，却再理會。」張青引武松去客房裏睡了。兩口兒自去廚下安排些佳肴美饌酒食，管待武松。不多時，整治齊備。專等武松起來相叙。有詩爲證：

金竇昏迷刀劍醒，天高帝遠總無靈。如何鄭廟多凶曜，偏是江湖有救星。

却說孟州城裏張都監衙內，也有躲得過的，直到五更纔敢出來。衆人叫起裏面親隨，外面當直的軍牢，都來看視。聲張起來，街坊鄰舍，誰敢出來。捱到天明時分，却來孟州府裏告狀。知府聽說罷，大驚；火速差人下來檢點了殺人數，行兇人出沒去處。填畫了圖樣格目，回府裏稟復知府道：「先從馬院裏入來，就殺了養馬的後槽一人，有脫下舊衣二件。次到廚房裏，竈下殺死兩箇丫嬛，後門邊遺下行兇缺刀一把。樓上殺死張都監一員并親隨二人。外有請到客官張團練與蔣門神二人。白粉壁上，衣襟蘸血，大寫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樓下擲死夫人一口，在外擲死玉蘭并孀娘二口，兒女三口。共計殺死男女一十五名，擄掠去金銀酒器六件。」知府看罷，便差人把住孟州四門；點起軍兵，并緝捕人員，城中坊廂里正，逐一排門搜捉兇人武松。次日，飛雲浦地里保正人等告稱：「殺死四人在浦內，見有殺人血痕在飛雲浦橋下，屍首俱在水中。」知府接了狀子，當差本縣縣尉下來；一面着人打撈起四箇屍首，都檢驗了。兩箇是本府公人，兩箇自有苦主，各備棺木盛殮了死屍首，盡來告狀，催促捉拿兇首償命。城裏閉門三日，家至戶到，逐一挨查。五家一連，十家一保，那裏不去搜尋。知府押了文書。委官下該管地面，各鄉，各保，各都，各村，盡要排家搜捉，緝捕

水滸

兇首。寫了武松鄉貫，年甲，貌相，模樣；畫影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赴州告報，隨文給賞；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事發到官，與犯人同罪。遍行鄰近州府，一同緝捕。且說武松在張青家裏，將息了三五日，打聽得事務戩刺一般緊急，紛紛攘攘，有做公人出城來各鄉村緝捕。張青得知，只得對武松說道：『二哥，不是我怕事不留你久住；如今官司搜捕得緊急，排門挨戶，只恐明日有些疎失，必須怨恨我夫妻兩箇。我却尋箇好安身去處與你，在先也會對你說來，只不知你終心肯去也不？』武松道：『我這幾日也曾尋思：想這事必然要發，如何在此安得身牢？止有一箇哥哥，又被嫂嫂不仁害了；甫能來到這裏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親戚都沒了！今日若得哥哥有這好去處，叫武松去，我如何不肯去？只不知是那裏地面？』張青道：『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和一箇青面獸好漢楊志，在那裏打家劫舍，霸著一方落草。青州官軍捕盜，不敢正眼覷他，賢弟只除那裏去安身，方纔免得；若投別處去，終久要喫拏了。他那裏常常有書來取我入夥；我只爲戀土難移，不曾去的。我寫一封書，備細說二哥的本事，於我面上，如何不着你入夥。』武松道：『大哥也說的是。我也有心，恨時辰未到，緣法不能轉巧。今日既是殺了人，事發了，沒濟身處，此爲最妙。大哥，你便寫書與我去，只今日便行。』張青隨即取幅紙來，備細寫了一封書，把與武松，安排酒食送路。只見母夜叉孫二娘，指着張青說道：『你如何便只這等叫叔叔去？前面定喫人捉了！』武松道：『阿嫂，你且說我怎地去不得？如何便喫人捉了！』孫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處都有了文書，出三千貫信賞錢，畫影圖形，明寫鄉

濟 水

貫年甲，到處張掛。阿叔臉上，見今明明地兩行「金印」，走到前路，須賴不過。」張青道：「臉上貼了兩箇膏藥便了。」孫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乖！你說這癡話！這箇如何瞞得過做公的？我却有箇道理，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災避難，如何依不得。」孫二娘大笑道：「我說出來，阿叔却不要墮性。」武松道：「阿嫂但說的便依。」孫二娘道：「二年前，有箇頭陀打從這裏過；喫我放翻了，把來做了幾日饅頭餛。却留得他一箇鐵界箍，一身衣服，一領皂布直裰，一條雜色短纏綿，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單八顆人頂骨數珠，一箇沙望皮鞘子插着兩把雪花鑽鐵打成的戒刀。這刀如常半夜裏嗚嘯的響，叔叔前番也曾看見。今既要逃難，只除非把頭髮剪了，做箇行者，須遮得額上「金印」。又且得這本度牒做護身符；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緣前世？阿叔便應了他的名字，前路去，誰敢來盤問。這件事好麼？」張青拍手道：「二娘說得是！我倒忘了這一着！正是：

緝捕急如星火，顛危好似風波。
若要免除災禍，且須做箇頭陀。

張青道：「二哥你心裏如何？」武松道：「這箇也使得；只恐我不像出家人模樣？」張青道：「我且與你扮一扮看。」孫二娘去房中取出包裹來打開，將出許多衣裳，教武松裏外穿了。武松自看道：「却一似與我身上做的！」着了皂直裰，繫了纏；把氈笠兒除下來，解開頭髮，摺疊起來；將界箍兒箍起，掛着數珠。張青，孫二娘看了，兩箇喝采道：「却不是前生注定！」武松討面鏡子照了，也自哈哈大笑起來。張青道：「二哥爲何大笑？」武松道：「我照了自也好笑，「我也做得箇行者？大哥，便與我剪了頭髮。」張青拿起剪刀，替武松把前

水滸

後頭髮都剪了。詩曰：

打虎從來有李忠，武松綽號尚懸空。幸有夜叉能說法，頑教行者顯神通。

武松見事務看看緊急，便收拾包裹要行。張青又道：『二哥，你聽我說。不是我要便宜；你把那張都監家裏的酒器，留下在這裏，我換些零碎銀兩與你路上去做盤纏，萬無一失。』武松道：『大哥見的分明。』盡把出來與了張青，換了一包散碎金銀，都拴在纏袋內，繫在腰裏。武松飽喫了一頓酒飯，拜辭了張青夫妻二人，腰裏跨了這兩口戒刀，當晚都收拾了。孫二娘取出這本度牒，就與他縫箇錦袋盛了，教武松掛在貼肉胷前。武松拜謝了他夫妻兩箇臨行，張青又分付道：『二哥於路小心在意，凡事不可托大。酒要少吃，休要與人爭鬧，也做些出家人行徑。諸事不可躁性，省得被人看破了。如到了二龍山，便可寫封回信寄來。我夫妻兩箇在這裏，也不是長久之計；敢怕隨後收拾家私，也來山上入夥。二哥！保重！保重！千萬拜上魯，楊二頭領！』武松辭了出門，插起雙袖，搖擺着便行。張青夫妻看了喝采道：『果然好箇行者！』但見：

前面髮掩映齊眉，後面髮參差際頸；卓直撥好似烏雲遮體，雜色雜如同花蟒纏身；額上界絳兒，燦爛依稀火眼金睛；身間布襖襖，斑斕彷彿銅筋鐵骨；戒刀兩口，擊來殺氣橫秋；頂骨百顆，念處悲風滿路。噉人羅剎須拱手，獲法金剛也皺眉。

當晚武行者辭了張青夫妻二人，離了大樹十字坡，便落路走。此時是十月間天氣，日正短，轉眼便晚了。約行不到五十里，早望見一座高嶺。武行者趁着月明，一步步上嶺來，料道只是

澗 水

初更天色。武行者立在嶺頭上看時，見月從東邊上來，照得嶺上草木光輝。正看之間，只聽得前面林子裡，有人笑聲，武行者道：『又來作怪！這般一條淨蕩蕩高嶺，有甚麼人笑語！』走過林子那邊去打一看，只見松樹林中，傍山一座墳廡，約有十數間草屋，推開着兩扇小牕；一箇先生，攬着一箇婦人，在那牕前看月戲笑。武行者看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便想道：『這是山間林下出家人，却做這等勾當！』便去腰裡掣出那兩口爛銀也似戒刀來，在月光下看了道：『刀却似好；到我手裡，不會發市，且把兩箇鳥先生試刀！』手腕上懸了一把，再將這把插放鞘內；把兩隻直掇袖，結起在背上，竟來到廡前敲門。那先生聽得，便把後牕關上。武行者拏起塊石頭，便去打門。只見身地側首門開，走出一箇道童來喝道：『你是甚人！如何敢半夜三更，大驚小怪；敲門打戶做甚麼！』武行者睜圓怪眼，大喝一聲：『先把這鳥道童祭刀！』說猶未了，手起處，鐺地一聲響，道童的頭落在一邊，倒在地下。只見廡裏那箇先生大叫道：『誰敢殺我道童！』托地跳將出來。那先生手輪着兩口寶劍，竟奔武行者。武松大笑道：『我的本事，不要箱兒裏去取！正是撓着我的痒處！』便去鞘裡，再拔了那口戒刀，輪起雙戒刀來迎那先生。兩箇就月明之下，一來一往，一去一回；兩口劍寒光閃閃，雙戒刀冷氣森森，鬪了良久，渾如飛鳳迎鸞戰不多時，好似角鷹拏兔，兩箇鬪了十數合，只聽得山嶺傍邊一聲響亮，兩箇裏倒了一箇。但見寒光影裏人頭落，殺氣叢中血雨噴。畢竟兩個裏斃倒了一箇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錦毛虎義釋宋江

當時兩箇鬪了十數合，那先生被武行者賣箇破綻，讓那先生兩口劍砍將入來；被武行者轉過身來，看得親切，只一戒刀，那先生的頭，滾落在一邊，屍首倒在石上。武行者大叫：「菴裡婆娘出來！我不殺你，只問你箇緣故！」只見菴裏走出那箇婦人來，倒地便拜。武行者道：「你休拜我。你且說這裏是甚麼去處，那先生却是你的甚麼人。」那婦人哭着道：「奴是這嶺下張太公家女兒。這菴是奴家祖上墳菴。這先生不知是那裏人；來我家裏投宿，言說善習陰陽，能識風水。我家爹娘，不合留他在莊上；因請他來這裏墳上觀看地理，被他說誘，又留他住了幾日；那厮一日見了奴家，便不肯去了。住了三兩箇月，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命，却把奴家強騙在此墳菴裏住！這箇道童，也是別處擄掠來的。這嶺喚做蜈蚣嶺。這先生見這條嶺好風水，以此他便自號飛天蜈蚣王道人。」武行者道：「你還有親眷麼？」那婦人道：「親戚自有幾家，都是莊農之人，誰敢和他爭論。」武行者道：「這厮有些財帛麼？」婦人道：「他也積蓄得一二百兩金銀。」武行者道：「有時，你快去收拾。我便要放火燒菴也！」那婦人問道：「師父，你要酒肉喫麼？」武行者道：「有時，將來請我。」那婦人道：「請師父進菴裏去喫。」武行者道：「怕別有人暗等我麼？」那婦人道：「奴有幾顆頭，敢賺得師父？」武行者隨那婦人入到菴裏，見小窗邊桌子上，擺着酒肉。武行者討大碗，喫了一回。那婦人收拾得金銀財帛已了，武行者便就裏面放起火來。那婦人捧着一包金銀，獻與武行者乞性命

水 滸

。武行者道：『我不要你的，你自將去養身。快走！快走！』那婦人拜謝了，自下嶺去。武行者把那兩箇屍首，都擡在火裏燒了；插了戒刀，連夜自過嶺來，迤邐取路，望着青州地面來。又行了十數日，但遇村坊道店，市鎮鄉城，果然都有榜文張掛在彼處捕獲武松。到處雖有榜文，武松已自做了行者，於路却沒人盤詰他。時遇十一月間，天色好生嚴寒。當日武行者一路上買酒肉喫，只是餓不過寒感；上得一條土岡，早望見前面有一座高山，生得十分峻峻。武行者下土岡子來，走得三五里路，早見一箇酒店。門前一道清溪，屋後都是顛石亂山。看那酒店時，却是箇村落小酒肆。但見：

門迎溪澗，山映茅茨。疎籬畔梅開玉蕊，小窻前松偃蒼龍。烏皮桌椅，盡列着瓦鉢甌。
黃土墻垣，都畫着酒仙詩客。一條青旛舞寒風，兩句詩詞招過客。端的是走驃騎聞香須住馬，使風帆知味也停舟。

武行者過得那土岡子來。逕撻入那村酒店裏坐下，便叫道：『酒店主人家，先打兩角酒來。肉便買些來喫。』店主人應道：『實不瞞師父說：酒却有些茅柴白酒，肉却都賣沒了。』武行者道：『且把酒來盪寒。』店主人便去打兩角酒，大碗價篩來教武行者喫；將一碟熟菜與他過口。片時間，喫盡了兩角酒，又叫再打兩角酒來。店主人又打了兩角酒，大碗篩來。武行者只顧喫。比及過岡子時，先有三五分酒了；一發喫過這四角酒，又被朔風一吹，酒却湧上。武松却大呼小叫道：『主人家你，真箇沒東西賣？你便自家喫的肉食，也回些與我喫了，一發還你銀子！』店主人笑道：『也不曾見這箇出家人，酒和肉只顧要喫。却那裏去取？師父，你

水 滸

也只好罷休。』武行者道：『我又不白喫你的，如何不賣與我？』店主人道：『我和你說過，只有這些白酒。那得別的東西賣？』正在店裏論口，只見外面走入一條大漢，引着三四箇人入店裏來。武行者看那大漢時但見：

頂上頭巾魚尾赤身上戰袍鴨頭綠脚穿一對踢上靴腰繫數尺紅搭膊面圓耳大唇闊口方長七尺以上身材有二十四五年紀相貌堂堂強壯士未侵女色少年郎

那條大漢引着衆人入進店裏。主人笑容可掬，迎接道：『大郎請坐。』那漢道：『我分付你的，安排也未？』店主人答道：『鷄與肉，都已煮熟了；只等大郎來。』那漢道：『我那青花瓮酒在那裏？』店主人道：『有在這裏。』那漢引了衆人，便向武行者對席上頭坐了；那同來的三四人，却坐在肩下。店主人却捧出一樽青花瓮酒來，開了泥頭，傾在一箇大白盆裏。武行者偷眼看時，却是一盞下的好酒。被風吹過酒的香味來。武行者開了那酒香味，喉嚨痒將起來，恨不得鑽過來啗喫；只見店主人又去厨下，把盤子托出一對熟鷄，一大盤精肉來，放在那漢面前，便端了菜蔬，用杓子舀酒去盪。武行者看了自己面前，只是一碟兒熟菜，不由的不氣。正是眼飽肚中饒。武行者酒又發作，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桌子，大叫道：『主人家！你來！你這廝好欺負客人！』店主人連忙來問道：『師父，林要焦燥。要酒便好說。』武行者睜着雙眼喝道：『你這廝好不曉道理！這青花瓮酒和鷄肉之類，如何不賣與我？我我也一般還你銀子！』店主人道：『青花瓮酒和鷄肉，都是那大郎家裏自將來的，只借我店裏坐地喫酒。』武行者心中要喫，那裏聽他分說，一片聲喝道：『放屁！放屁！』店主人道：『也不曾見你

潯 水

這箇出家人，「恁地蠻法！」武行者喝道：「怎地是老爺蠻法？我白喫你的？」那店主人道：「我到不會見出家人自稱『老爺！』」武行者聽了，跳起身來，又開五指，望店主人臉上只一掌，把那店主人打箇踉蹌，直踹過那邊去。那席對的大漢，見了大怒。看那店主人時，打的半邊臉都腫了，半日掙扎不起；那大漢跳起身來，指定武松道：「你這箇鳥頭陀，好不依本分！却怎地便動手動脚！却不道是出家人，勿起瞋心！」武行者道：「我自打他，干你甚事！」那大漢怒道：「我好意勸你，你這鳥頭陀，敢把言語傷我！」武行者聽得大怒；便把桌子推開，走出來喝道：「你那厮說誰！」那大漢笑道：「你這鳥頭陀，要和我厮打，正是來太歲頭上動土！」那大漢便點手叫道：「你這賊行者！出來和你說話！」武行者喝道：「你道我怕你，不敢打你！」一搶搶到門邊，那大漢便閃出門外去。武行者趕到門外，那大漢見武松長壯，那裏敢輕敵，便做箇門戶等着他。武行者搶入去，接住那漢手。那大漢却待用力扶武松，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就手一扯，扯入懷來；只一撥，撥將去，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那裏做得半分手脚。那三四箇村漢看了，手顫脚麻，那裏敢上前來。武行者踏住那大漢，提起拳頭來，只打實落處；打了二三十拳，就地下提起來，望門外溪裏只一丟。那三四箇村漢叫聲苦，不知高低；都下溪裏來救起那大漢，自攙扶着投南去了。這店主人喫了這一掌，打得麻了，動彈不得，自入屋後去躲避了。武行者道：「好呀！你們都去了，老爺却喫酒肉！」把箇碗去白盃內舀那酒來只顧喫。桌子上那對鷄，一盤子肉，都未曾喫動；武行者且不用箸，雙手扯來任意喫。沒半箇時辰，把這酒，肉和鷄，都喫箇八分。武行者辭飽了，把直裰袖結在背上，便出店

濟 水

門沿溪而走。却被那北風捲將起來，武行者捉脚不住，一路上搶將來。離那酒店，走不得四五里路，傍邊土牆裏走出一隻黃狗，看着武松叫。武行者看時，一隻大黃狗趕着吠。武行者大醉，正要尋事；恨那隻狗趕着他只管吠，便將左手鞘裏，掣出一口戒刀來，大踏步趕。那隻黃狗，邁着溪岸叫。武行者一刀砍將去，却砍箇空；使得力猛，頭重腳輕，翻筋斗倒撞下溪裏去，却起不來。冬月天道，溪水正湍，雖是只有一二尺深淺的水，却寒冷的當不得。爬起來，淋淋的一身水。叫見那口戒刀，浸在溪裏，武行者，便低頭去，撈那刀時，撲地又落下去了，只在那溪水裏滾。岸上側首牆邊，轉出一夥人來；當先一箇大漢，頭戴氈笠子，身穿鵝黃紵絲襖，手裏拿着一條哨棒；背後十數箇人跟着，都拿木柶白棍。數內一箇指道：『這溪裏的賊行者，便是打了小哥哥的！如今小哥哥尋不見，大哥哥自引了二三十箇莊客，逕奔酒店裏捉他去了，他却來到這裏！』說猶未了，只見遠遠的那箇嚷打的漢子，換了一身衣服，手裏提着一條朴刀，背後引着二三十箇莊客，都是有名的漢子，怎見的正是叫做：

長王三，矮李四，急三千，慢八百，瓮上糞，屎裏蛆，米中虫，飯內屁，鳥上刺，沙小生，木伴哥，牛筋等。

這一二十個盡是爲頭的莊客，餘者皆是村中搗子。都拖鎗拽棒，跟着那箇大漢，吹風胡哨，來尋武松。赶到牆邊見了，指着武松，對那穿鵝黃襖子的大漢道：『這箇賊頭陀，正是打兄弟的！』那箇大漢道：『且提這厮去莊裏，細細拷打！』那漢喝聲「下手！」三四十人一發上。可憐武松醉了掙打不得；急要爬起來，被衆人一齊下手，橫拖倒拽，捉上溪來。轉過側

澹 水

首塔邊一所大莊院，兩下都是高牆粉壁，垂柳喬松，圍繞塔院。衆人把武松推搶入去。剗了衣裳。奪了戒刀包裹，揪過來綁在大柳樹上；教取一束簾條來。細細的打那厮，却纔打得三五下，只見莊裏走出一箇人來問道：『你兄弟兩個，又打甚麼人？』只見這兩個大漢叉手道：『師父聽稟：兄弟今日和隣莊三四個相識，去前面小路店裏喫三杯酒，回耐這箇賊行者，到來尋鬧；把兄弟痛打了一頓，又將來攪在水裏，頭臉都磕破了，險些凍死；却得相識救了回來。歸家換了衣服。帶了人再去尋他，那厮把我酒肉都吃了，却大醉倒在門前溪裏；因此捉拿在這裏，細細的拷打。看起這賊頭陀來，也不是出家人；臉上見刺着兩箇「金印」，這賊却把頭髮披下來遮了。必是個避罪在逃的囚徒。問出那厮根原，解送官司理論！』這箇喫打傷的大漢道：『問他做甚麼！這秃賊打得我一身傷損，不着一兩箇月，將息不起！不如把這秃賊一頓打死了，一把火燒了罷，纔與我消得這口恨氣！』說罷，拿起簾條，恰待又打，只見出來的那人說道：『賢弟，且休打，待我看他一看。這人也像是一箇好漢。』此時武行者心中已自酒醒了，理會得；只把眼來閉了，由他打，只不做聲。那箇人先去背上看了杖瘡，便道：『作怪！這模樣，想是決斷不多時的疤痕。』轉過面前，看了便了，便將手把武松頭髮揪起來，定睛看了，叫道：『這箇不是我兄弟武二郎？』武行者方纔閃開雙眼，看了那人道：『你不是我哥哥？』那人喝叫：『快與我解下來！這是我的兄弟！』那穿鵝黃襖子的併喫打的，盡皆吃驚，連忙問道：『這個行者，如何却是師父的兄弟？』那人便道：『他便是我時常和你們說的那景陽岡上打虎的武松。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者。』那弟兄兩箇聽了，慌忙解下武松來，便

潯 水

討幾件乾衣服與他穿了，便扶入草堂裏來。武松便要下拜，那箇人驚喜相半，扶住武松道：『兄弟酒還未醒，且坐一坐說話。』武松見了那人，歡喜上來，酒早醒了五分；討些湯水洗漱了，吃些醒酒之物，便來拜了那人，相叙舊話。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鄆城縣人氏，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武行者道：『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莊上，却如何來在這裏？兄弟莫不是和哥哥夢中相會麼？』宋江道：『我自從和你在柴大官人莊上分別之後，我却在那裏住得半年。不知家中如何，恐父親煩惱，先發付兄弟宋清歸去。後却收接得家中書信說道，「官司一事，全得朱雷二都頭氣力，已自家中無事，只要緝捕正身；因此已勸了個海捕文書，各處追獲。」這事已自慢了。却有這裡孔太公，屢次使人去莊上問信；後見宋清回家說道宋江在柴大官人莊上，因此特地使人直來柴大官人莊上，取我在這裏。此間便是白虎山。這莊便是孔太公莊上。恰纔和兄弟相打的，便是孔太公小兒子；因他性急，好與人厮鬧，到處叫他做獨火星孔亮。這箇穿鵝黃襖子的，便是孔太公大兒子；人都叫他做毛頭星孔明。因他兩箇好習鎗棒，却是我點撥他些箇，以此叫我做師父。我在此間住半年了。我如今正欲要上清風寨走一遭。這兩日方欲起身。我在柴大官人莊上時，只聽得人傳說道兄弟在景陽岡上打了大虫；又聽知你在陽穀縣做了都頭；又聞鬪殺了西門慶。向後不知你配到何處去。兄弟如何做了行者？』武松答道：『小弟自從柴大官人莊上別了哥哥，去到得景陽岡上，打了大虫，送去陽穀縣，知縣就抬舉我做了都頭。後因嫂嫂不仁，與西門慶通姦，藥死了我先兄武大；被武松把兩箇都殺了，自首告到本縣，轉發東平府。後得陳府尹一力救

水 滸

濟，斷配孟州。」至十字坡，怎生遇見張青，孫二娘；到孟州，怎地會施恩；怎地打了蔣門神；如何殺了張都監一十五口，又逃在張青家；晝夜及孫二娘教我做了頭陀行者的緣故；過蜈蚣嶺，試刀殺了王道人；至村店吃酒醉，打了孔兄；把自家的事，從頭備細告訴了宋江一遍。孔明，孔亮兩個，聽了大驚，撲翻身便拜。武松慌忙答禮道：「却纔甚是衝撞，休怪休怪。」孔明，孔亮，道：「我弟兄兩箇，「有眼不識泰山！」萬望恕罪！」武行者道：「既然二位相覷武松時，却是與我烘焙度牒，書信並行李，衣服；不可失落了那兩口戒刀，這串數珠。」孔明道：「這個不須足下掛心，小弟已自着人收拾去了。整頓端正拜還。」武行者拜謝了，宋江請出孔太公，都相見了。孔太公置酒設席管待，不在話下。當晚宋江邀武松同榻，叙說一年有餘的事，宋江心內喜悅。武松次日天明起來，都洗漱罷，出到中堂，相會吃早飯。孔明自在那裏相陪。孔亮握着疼痛，也來管待。孔太公便叫殺羊宰豬，安排筵宴。是日，村中有幾家街坊親戚，都來相探，又有幾個門下人，亦來謁見。宋江心中大喜。甚日筵宴散了，宋江問武松道：「二哥今欲往何處安身？」武松道：「昨日已對哥哥說了；菜園子張青，寫書與我，着兄弟投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那裏入夥。他也隨後便上山來。」宋江道：「也好。我不瞞你說；我家近日有書來，說身清風寨知寨小李廣花榮，他知道我殺了鬪婆惜，每每寄書來與我，千萬教我去寨裡住幾時。此間又離清風寨不遠，我這兩日正待要起身去；因見天氣陰晴不定，未曾起程。早晚要去那裏走一遭，不若和你同往，如何？」武松道：「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帶携兄弟投那裏去住幾時；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

水 滸

因此發心，只是投二龍山落草避難。亦且我又做了頭陀，難以和哥哥同往；路上被人設疑，倘或有些決撒了，須連累了哥哥。便是哥哥是與兄弟同死同生，也須累及了花榮山寨不好。只是由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却來尋訪哥哥未遲。」宋江道：『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必祐。若如此行，不敢苦勸，你只相陪我住幾日了去。』自此兩箇在孔太公莊上。一住過了十日之上，宋江與武松要行，孔太公父子，那裏肯放。又留住了三五日，宋江堅執要行，孔太公只得安排筵席送行。管待一日了，次日將出新做的一套行者衣服，皂布直裰并帶來的度牒，書信，界箍，數珠，戒刀，金銀之類，交還武松；又各送銀五十兩，權爲路費。宋江推卻不受，孔太公父子那裏肯只顧將來拴縛在包裹裏。宋江整頓了衣服器械；武松依前穿了行者的衣裳，帶上鐵界箍，掛了人頂骨數珠，跨了兩口戒刀，收拾了包裹，拴在腰裏；宋江提了朴刀，懸口腰刀，帶上氈笠子，辭別了孔太公。孔明，孔亮，叫莊客背了行李弟兄二人，直送了二十餘里路，拜辭了宋江，武行者兩箇。宋江自把包裹背了，說道：『不須莊客遠送。我自和武兄弟去。』孔明，孔亮相別，自和莊客歸家，不在話下。只說宋江和武松兩箇，在路上行着，於路說些閒話，走到晚，歇了一宵。次日早起，打躬又行。兩箇吃罷飯，又走了四五十里，却來到一市鎮上，地名喚做瑞龍鎮；却是箇三岔路口。宋江借問那裏人道：『小人們欲投二龍山清風鎮上，不知那條路去？』那鎮上人答道：『這兩處不是一條路去了；這裏要投二龍山去，只是投西落路；若要投清風鎮去，須用投東落路，過了清風山便是。』宋江聽了備細，便道：『兄弟，我和你今日分手，就

水 滸

這裏吃三杯相別。」詞寄澆溪沙，筆題別意：

握手臨期話別難，山林景物正闌珊。壯懷寂寞客囊彈，旅次愁來魂欲斷。郡亭宿處鏡空彈，獨憐長夜苦漫漫。

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方却回來。」宋江道：「不須如此。自古道，送君千里，終有一別！兄弟，你只願自己前程萬里，早早的到了彼處。入夥之後，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攬撥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刀一鎗，博得箇封妻廕子，久後青史上留一箇好名，也不枉了爲人一世。我自百無一能；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兄弟，你如此英雄，決定做得大事業，可以記心。聽愚兄之言，圖箇日後相見。」武行者聽了，酒店中飲了數杯，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來，行到市鎮梢頭，三岔路口，武行者下了四拜。宋江洒泪，不忍分別；又分付武松道：「兄弟，休忘了我的言語，少戒酒性。保重！保重！」武行者自投西去了。看官牢記話頭：武行者自來二龍山投魯智深，楊志入夥了，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自別了武松，轉身望東投，青風山路上來，於路只憶武行者。又自行了幾日，却早遠遠的望見清風山。看那山時，但見：

八面嵯峨，四圍險峻。古怪喬松盤鶴蓋，紋樑老樹掛藤蘿，瀑布飛流，寒氣逼人毛髮冷。綠陰散下，清光射目夢魂驚。澗水時聽樵人斧響，峯巒特起山鳥聲哀。糜鹿成羣穿，荆棘往來跳躍。狐狸結隊，尋野食前後呼號。若非佛祖修行處，定是強人打劫場。

宋江看見前面那座高山，生得古怪，樹木稠密；心中歡喜，觀之不足，貪走了幾程，不曾問

水滸

的宿頭。看看天色晚了，宋江心內驚慌，肚裏尋思道：『若是夏月天道，胡亂在林子裏歇一夜；却恨又是仲冬天氣，風霜正冽，夜間寒冷。難以打熬。倘或走出一箇毒蟲虎豹來時，如何抵當？却不害了性命！』只顧望東小路裏撞將去。約莫走了也是一更時分，心裡越慌，看不見地下，躡了一條絆脚索；樹林裏銅鈴響，走出十四五箇伏路小嘍囉來，發聲喊，把宋江捉翻，一條麻索縛了；奪了朴刀包裹，吹起火把，將宋江解上山來。宋江只得叫苦。却早押到山寨裏。宋江在火光下看時，四下裏都是木柵；當中一座草廳，廳上放着三把虎皮交椅；後面有百十間草房。小嘍囉把宋江捆做粽子相似，將來綁在將軍柱上。有幾箇在廳上的小嘍囉說道：『大王方纔睡，且不要去報。等大王酒醒時，却請起來，剖這牛子心肝，做醒酒湯，我們大家吃塊新鮮肉！』宋江被綁在將軍柱上，心裏尋思道：『我的造物，只如此假寐！只爲殺了一箇煙花婦人，變出得如此之苦！誰想這把骨頭，却斷送在這裏！』只見小嘍囉點起燈燭，爇煌。宋江已自凍得身體麻木了，動彈不得，只把眼來四下裏張望，低了頭歎氣。約有二三更天氣，只見廳背後走出三五箇小嘍囉來叫道：『大王起來了！』便去把廳上燈燭，剔得明亮。宋江偷眼看時，見那箇出來的大王，頭上戴着鵝梨角兒，一條紅絹帕裹着，身上披着一領

紫紅紵絲襖，便來坐在當中虎皮交椅上。看那大王時生得如何但是：

赤髮黃鬚雙眼圓，臂長腰闊氣冲天；
江湖稱作錦毛虎，好漢原來却姓燕。

那箇好漢，祖貫山東萊州人氏，姓燕，名順，綽號錦毛虎；原是販羊馬客人出身；因爲消折了本錢，流落在綠林叢內打劫。那燕順酒醒起來，坐在中間交椅上，問道：『孩兒們那裏拿

潛 水

得這箇牛子？」小嘍囉答道：「孩兒們正在後山伏路，只聽得樹林裡銅鈴響。原來這箇牛子，獨自箇背些包裹，撞了繩索，一跤絆翻；因此拿得來獻與大王做酒醒湯。」燕順道：「正好！快去與我請得二位大王來同吃。」小嘍囉去不多時，只見聽側兩邊，走上兩箇好漢來；左邊一箇，五短身材，一雙光眼，怎生打扮但見：

天青衲襖錦繡補，形貌醜醜性齷齪；貪財好色最强梁，放火殺人王矮虎。

這箇好漢，祖貫兩淮人氏，姓王，名英；爲他五短身材，江湖上叫他做矮脚虎；原是軍家出身；爲因半路裏見財起意，就勢劫了客人，事發到官，越獄走了，上清風山和燕順占住此山，打家劫舍。右邊這箇，生的白淨面皮，二牙掩口髭鬚；瘦長膀闊，清秀模樣，也裹着頂絳紅頭巾；怎地結束但見：

衲襖鎔金油綠，猿腰緊繫征裙；山寨紅巾好漢，江湖白面郎君。

這箇好漢，祖貫浙西蘇州人氏；姓鄭，雙名天壽；爲他生得白淨俊俏，人都號他做白面郎君；原是打銀爲生；因他自小好習鎗棒，流落在江湖上；因來清風山過，撞着王矮虎，和他鬪了五六十合，不分勝敗；因此燕順見他好手段，留在山上坐了第三把交椅。當下三箇頭領坐下，王矮虎便道：「孩兒們，正好做醒酒湯，快動手！取下這牛子心肝來，造三分醒酒酸辣湯來。」只見一箇小嘍囉，擡一大銅盆水來，放在宋江面前；又一箇小嘍囉，捲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剜心尖刀。那箇滾水的小嘍囉，便把雙手潑起水來，澆那宋江心窩裏。原來但凡人心，都是熱血裹着；把這冷水潑散了熱血，取出心肝來時，便了好吃。那小嘍囉把

水滸

水直潑到宋江臉上，宋江歎口氣道：『可惜宋江死在這裏！』燕順親耳聽得「宋江」兩字，便喝住小喽囉道：『且不要潑水！』燕順問道：『他那厮說甚麼「宋江」？』小喽囉答道：『這厮口裏說道，「可惜宋江死在這裏！」』燕順便起身來問道：『兀那漢子！你認得宋江？』宋江道：『只我便是宋江。』燕順走近跟前，又問道：『你是那裏的宋江？』宋江答道：『我是濟州鄆城縣做押司的宋江。』燕順道：『你真不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殺了閻婆惜，逃出在江湖上的宋江麼？』宋江道：『你怎得知？我正是宋三郎。』燕順聽罷吃了一驚，便奪過小喽囉手內尖刀，把麻索都割斷了；便把自己身上披的棗紅絳絲襖脫下來，裹在宋江身上；抱在中間虎皮交椅上；喚起王矮虎，鄧天壽，快下來；三人納頭便拜。宋江滾下來答禮，問道：『三位壯士，何故不殺小人，反行重禮？此意如何？』亦拜在地。那三個好漢，一齊跪下。燕順道：『小弟只要把尖刀剗了自己的眼睛！原來不職好人！一時間見不到處，少問個緣由，爭些兒壞了義士。若非天幸使令仁兄自說出大名來，我等如何得知仔細？小弟在江湖上綠林叢中，走了十數年，聞得賢兄仗義疎財，濟困扶危的大名；只恨緣分淺薄，不能拜識尊顏。今日天使相會，真乃稱心滿意！』宋江答道：『量宋江有何德能。教足下如此掛心錯愛？』燕順道：『仁兄禮賢下士，結納豪傑，名聞寰海，誰不欽敬！梁山泊近來如此興旺，四海皆聞。曾有人說道，盡出仁兄之賜。不知仁兄獨自何來，今却到此？』宋江把這救晁蓋一節，殺閻婆惜一節，却投柴進向孔太許公多時，並今次要往清江寨尋小李廣花榮，這幾件事，一一備細說了。三箇頭領大喜，隨即取套衣服，與宋江穿了；一面叫殺羊宰馬，連夜

滄 水

筵席。當夜直喫到五更，叫小樓囉伏侍宋江歇了。次日辰牌起來，訴說路上許多事務，又說武松如此英雄了得。二箇頭領跌脚懊恨道：『我們無緣！若得他來這裏，十分是好！却恨他投那裏去了！』話休絮繁。宋江自到清風山，住了五七日，每日好酒好食管待，不在話下。時當臘月初旬，山東人年例，臘日上墳。只見小樓囉山下報上來說道：『大路上有一乘轎子，七八箇人跟着，挑着兩箇盒子，去墳頭化紙！』王矮虎是箇好色之徒，見報了，想此轎子，必是箇婦人；便點起三五千小樓囉，便要下山。宋江，燕順，那裏攔當得住。綽了鎗刀，敲一棒銅鑼，下山去了。宋江，燕順，鄭天壽三人，自在寨中飲酒。那王矮虎去了約有三箇時辰，遠探小樓囉報將來說道：『王頭領直趕到半路裏，七八箇軍漢都走了，拿得轎子裏擡着的一箇婦人。只有一箇銀香盒，別無物件財物。』燕順問道：『那婦人如今擡到那裏？』小樓囉道：『王頭領已自擡在山後房中去了。』燕順大笑。宋江道：『原來王英兄弟，要貪女色！不是好漢的勾當！』燕順道：『這箇兄弟。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這些毛病。』宋江道：『二位和我同去勸他。』燕順，鄭天壽，便引了宋江，直來到後山王矮虎房中；推開房門，只見王矮虎正樓住那婦人求歡。見了三位入來，慌忙推開那婦人，讓三位坐。宋江看那婦人時，但見：

身穿綺素，腰繫孝裙。不施脂粉，自然體態妖嬈。懶染鉛華，生定天姿秀麗。雲含春黛，恰如西子顰眉。雨滴秋波，渾脂灑姬垂涕。

宋江看見那婦人，便問道：『娘子，你是誰家宅眷？這般時節出來鬪走，有甚麼要緊？那婦

水 滸

人含羞向前，深深地道了三個萬福，便答道：『侍兒是清風寨知寨的渾家。爲因母親棄世，今得小祥，特來填前化紙。那裡敢無事出來閒走，告大王垂救性命！』宋江聽罷，吃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我正來投花知寨，莫不是花榮之妻？我如何不救？』宋江問道：『你丈夫花知寨，如何不同你出來上墳？』那婦人道：『告大王：侍兒不是花知寨的渾家。』宋江道：『你恰纔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那婦人道：『大王不知：這清風寨如今有兩個知寨：一文一武。武官便是知寨花榮；文官便是侍兒的丈夫知寨劉高。』宋江尋思道：『他丈夫既是和花榮同僚，我不救時，明日到那裏須不好看。』宋江便對王矮虎說道：『小人有句話說，不知你肯依麼？』王英道：『哥哥有話，但說不妨。』宋江道：『但凡好漢，犯了『溜骨髓』三個字的，好生惹人恥笑。我看這娘子說來，是個朝廷命官的恭人。怎生看任下薄面并江湖上『大義』兩字，放地下山回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王英道：『哥哥聽裏；王英自來沒箇押寨夫人做伴；況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頭巾弄得歹了，哥哥管他則甚？胡亂容小弟這些箇。』宋江便跪一跪道：『賢弟若要押寨夫人時，日後宋江揀一箇停當好的，在下納財進禮，娶一箇伏侍賢弟，只是這箇娘子，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怎地做箇人情，放了他則箇。』燕順，鄭天壽，一齊扶住宋江道：『哥哥且請起來，這箇容易。』宋江又謝道：『恁的時，重承不阻！』燕順見宋江堅意要救這婦人，因此不願王矮虎肯與不肯，喝令轎夫擡了去。那婦人聽了這話，插燭也似拜謝宋江，一口一聲叫道：『謝大王！』宋江道：『恭人，你休謝我：我不是山寨裏大王，我自是鄆城縣客人。』那婦人拜謝了下山，兩個轎夫得

水 滸

了性命，攙着婦人下山來，飛也似走，只恨爺娘少生了兩支脚。這王矮虎又羞又悶，只不做聲；被宋江拖出前聽勸道：「兄弟，你不要焦躁。宋江日後好歹要與兄弟完娶一箇，教你歡喜便了。小人豈不失信。」燕順，鄭天壽，都笑起來。王矮虎一時被宋江以禮義縛了，雖不滿意，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自同宋江在山寨中吃筵席，不在話下。且說清風寨軍人，一時間被擄了恭人去，只得回來。到寨裏報與劉知寨，說道：「恭人被清風山強人擄去了！」劉高聽了大怒，喝罵去的軍人不了事，如何撇了恭人，大棍打那去的軍漢。衆人分說道：「我們只有五七箇，他那裏三四十人，如何他與敵得？」劉高喝道：「胡說！你們若不去奪得恭人回來時，我都把你們下在牢裏問罪！」那幾箇軍人吃逼不過，沒奈何，只得央浼本寨內軍健七八十人，各執鎗棒，用意來奪；不想到半路，正撞見兩箇轎夫，攙得恭人飛也似來了。衆軍漢接見恭人，問道：「怎地能勾下山？」那婦人道：「那厮捉我到山寨裏，見我說道是劉知寨的夫人，謊得那厮忙慌拜我，便叫轎夫送我下山來。」衆軍漢道：「恭人可憐見我們，只對相公說我們打奪得恭人回來，權救我家人這頓打！那婦人道：『我自有道理說便了。』」衆軍漢拜謝了，簇擁着轎子便行。衆人見轎夫走得快，便說道：「你兩箇閑常在鎮上攙轎時，只是鵝行鴨步，如今却怎地這等走的快？」那兩箇轎夫應道：「本是走不動，却被背後老大栗暴打將來。」衆人笑道：「你莫不見鬼？背後那得人？」轎夫方纔敢回頭，看了道：「麼也！是我走的慌了，腳後跟直打著腦杓子！」衆人都笑，簇著轎子，回到寨中。劉知寨見了大喜，便問恭人道：「你得誰人救了你回來？」那婦人道：「便是那厮們擄我去，不從姦騙，正

要殺我；見我說是知寨的家人，不敢下手，慌忙拜我。却得這許多人來搶奪得我回來。」劉高聽了這話，便叫取十瓶酒，一口豬，賞了衆人，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自救了那婦人下山，又在山寨中住了五七日，思量要來投逄花知寨，當時作別要下山。三箇頭領苦留不住，做了送路筵席餞行，各送些金寶與宋江，打縛在包裹裏。當日宋江早起來洗漱罷，吃了早飯，揸行李，作別了三位頭領下山。那三箇好漢，將了酒菓肴饌，直送到山下二十餘里，官道傍邊束了，把酒分別。三人不捨，叮囑道：『哥哥去清風寨回來，是必再到山寨相會幾時。』宋江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說道：『再得相見。』唱箇大喏，分手去了。若是說話的，同時生，並肩長，攔腰抱住。把臂寨回；宋公明只因要來投逄花知寨險些兒死無葬身之地。正是遭逢坎坷皆天數，際會風雲豈偶然？畢竟宋江來尋花知寨，插着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竄山 花榮大鬧清風寨

話說這清風山離青州不遠，只隔得百里來路。這清風寨却在青州三岔路口，地名清風鎮。因爲這三岔路上，通三處惡山，因此特設這清風寨在這清風鎮上。那裏也有三五千人家，却離這清風山只有一站多路。當日三位頭領，自上山去了。只說宋公明獨自一箇，背着些包裹，迤邐來到清風鎮上，便借問花知寨住處。那鎮上人答道：『這清風寨衙門，在鎮市中間。南邊有箇小寨，是文官劉知寨住宅；北邊那箇小寨，正是武官花知寨住宅。』宋江聽罷，謝了那人，便投北寨來；到得門首，見有幾箇把門軍漢。問了姓名，入去通報。只見寨裏走出那箇少年的軍官來，拖住宋江便拜，那人生得如何？但見：

齒白，唇紅，雙眼俊，兩眉入鬢常清，細腰寬勝似猿形。能騎乖劣馬，受放海東青。百步穿楊神臂健，弓開秋月分明。雕翎箭發迸寒星，人稱小李廣，將種是花榮。

出來的年少將軍，不是別人，正是清風寨武知寨小李廣花榮。那花榮怎生打扮，但見：

身上戰袍金翠綉，腰間玉帶嵌山犀，淺青巾幘雙環小，文武花靴抹綠低，

花榮見宋江，拜罷，喝叫軍漢接了包裹，朴刀，腰刀，扶住宋江，直到正廳上，便請宋江當中涼床上坐了，花榮又納頭拜了四拜，起身道：『自從別了兄長之後，屈指又早五六年矣，常常念想。聽得兄長殺了一箇潑烟花，官司行文書各處追捕。小弟聞得，如坐針氈，連連寫了十數封書去貴莊問信，不知會到也不？今日天賜，幸得哥哥到此，相見一面，大慰平生！

濟 水

滄 水

『說罷又拜。宋江扶住道：『賢弟休只顧講禮。請坐了，聽在下告訴。』花榮斜坐着。宋江把殺閻婆惜一事和投遞柴大官人並孔太公莊上遇見武松，清風山上被捉遇燕順等事，細細地都說了一遍。花榮聽罷答道：『兄長如此多磨難，今日幸得仁兄到此。且住數年，却又理會。』宋江道：『若非兄弟宋清寄書來孔太公莊上時，在下也特地要來賢弟這裏走一遭。』花榮便請宋江去後堂裏坐，喚出渾家崔氏來拜伯伯。拜罷，花榮又叫妹子出來拜了哥哥。便請宋江更換衣裳鞋襪，香湯沐浴。在後堂安排筵席洗塵。當日筵宴上，宋江把救了劉知寨的人，備細對花榮說了一遍。花榮聽罷，皺了雙眉說道：『兄長沒來由，救那婦人做甚麼？正好敵滅這厮的口！』宋江道：『却又作怪！我聽得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因此把做賢弟同僚面上，特地不願王矮虎相怪，一力要救他下山。你却如何恁的說？』花榮道：『兄長不知：不是小弟說口，這清風寨是青州緊要去處；若還是小弟獨自在這裡守把時，遠近強人，怎敢把青州攪得粉碎！近日除將這個窮酸餓醋來做個正知寨，這厮又是文官，又沒本事；自從到任，把此鄉間些少上戶詐騙，亂行法度，無所不爲！小弟是個武官副知寨，又被這厮毆氣，恨不得殺了這濫污賊禽獸！兄長却如何救了這厮的婦人？打緊這婆娘極不賢：只是調撥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殘害良民，貪圖賄賂。正好叫那賤人受些玷辱。兄長錯救了這等不才的人！』宋江聽了，便勸道：『賢弟差矣。自古道：『冤讐可解不可結。』他和你是同僚官，雖有些過失，你可隱惡而揚善。賢弟休如此淺見。』花榮道：『兄長見得極明。來日公廨內見劉知寨時，與他說過救了他老小之事。』宋江道：『賢弟若如此，也顯你的好處』

澣 水

。『花榮夫妻幾口兒，朝暮臻臻至至，獻酒供食，伏侍宋江。當晚安排牀帳，在後堂軒下，請宋江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筵宴管侍。話休絮煩。宋江自到花榮寨裏，吃了四五日酒。花榮手下有幾個梯已人，一日換一個，撥些碎銀子在他身邊，每日教相陪宋江去清風鎮街上，觀看市井諠譁；村落宮觀寺院，閑走樂情。自那日爲始，這梯已人相陪着閑走，邀宋江去市井上閑玩。那清風鎮上，也有幾座小拘欄並茶坊酒肆，自不必說得。當日宋江與這梯已人，在小拘欄裏閑看了一回，又去近村寺院道家宮觀遊賞一回，請去市鎮上酒肆中飲酒。臨起身時。那梯已人取銀兩還酒錢。宋江那裏肯要他還錢，却自取碎銀還了。宋江歸來，又不對花榮說。那個同飲的人歡喜：又落得銀子，又得身閑。自此每日撥一個相陪，和宋江去閑走。每日又是宋江使錢。自從到寨裏，無一個不敬愛他的。宋江在花榮寨裏，住了將及一月有餘，看看臘盡春回，又早元宵節近。且說這清風鎮上居民，商量放燈一事，准備慶賞元宵；科歛錢物，去土地大王廟前，扎縛起一座小窠山，上面結綵懸花，張掛五七百碗花燈；土地大王廟內，湏賽諸般社火；家家門前，扎起燈棚，賽懸燈火。市鎮上，諸行百藝都有。雖然比不得京師，只此也是人間天上！當下宋江在寨裏和花榮飲酒，正值元宵。是日晴明得好，花榮到已牌前後，上馬去公廨內，點起數百箇軍士，教晚間去市鎮上彈壓；又點差許多軍漢，分頭去四下裡守把柵門。未牌時分回寨來，邀宋江吃點心。宋江對花榮說道：『聽聞此間市鎮上，今晚點放花燈，我欲去看看。』花榮答道：『小弟本欲陪侍兄長，奈緣我職役在身，不能勾閑步前往。今夜兄長自與家間二三人去看燈，早早的便回。小弟在家專待家宴三杯，以慶

水滸

佳節。」宋江道：「最好。」却早天色向晚，東邊推出那輪明月上來。正是：

玉漏銅壺且莫催，星橋火樹徹明開，鰲山高聳青雲上，何處遊人不看來。

當晚宋江和花榮家親隨梯已入兩三箇，跟隨着緩步徐行。到這清風鎮上看燈時，只見家家門前搭起燈棚，懸掛花燈，燈上畫着許多故事；也有剪綵飛白牡丹花燈並笑笑蓉荷花異樣燈火。四五箇人，手厮挽着，來到大王廟前，看那小鰲山時，但見：

山石穿雙龍戲水，云霞映獨鶴朝天。金蓮燈，玉梅燈，晃一片琉璃；荷花燈，芙蓉燈，散千團錦繡。銀蛾鬪彩，雙雙隨繡帶香毬。雪柳爭揮，縷縷拂華旛翠幙。村歌社鼓，花燈影裏競喧闐。織婦贊奴，畫燭光中同賞翫。雖無佳麗風流曲，盡賀豐登大有年。

當下宋江等四人在鰲山前看了一回，迤邐投南走。不過五七百步，只見前面燈燭煒煌，一夥人圍住在一箇大墻院門首熱鬧。鑼聲響處，衆人喝采。宋江看時，却是一夥舞鮑老的。宋江矮矬，人背後看不見。那相陪了梯已人却認的社火隊裏，便教分開衆人，讓宋江看那跳鮑老的。身軀紐得村村勢勢的。宋江看了，呵呵大笑。只見這墻院裏面，却是劉知寨夫妻兩口兒和幾箇婆娘在裏面看。聽得宋江笑聲，那劉知寨的老婆，於燈下却認的宋江，便指與丈夫道：「兀！那箇黑矮漢子，便是前日清風山搶擄下我的賊頭！」劉知寨聽了，吃了一驚，便喚親隨六七人，叫捉那箇笑的黑漢子。宋江聽得，回身便走。走不過十餘家，衆軍漢趕上，把宋江捉住，拿了來，恰似卓鵬追紫燕正如猛虎啖羊羔拿到寨裏，用四條麻索綁了，押至廳前。那三箇梯已人，見捉了宋江去，自跑回來報與花榮知道。且說劉知寨坐在廳上，叫解過那厮來

澗 水

，衆人把宋江簇擁在廳前跑下。劉知寨喝道：『你這厮是清風山打劫強賊，如何敢擅自來看燈！今被擒獲，有何理說！』宋江告道：『小人自是鄆城縣客，與花知寨是故友。來此間多日了，從不會在清風山打劫。』劉知寨老婆却從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喝道：『你這厮兀自賴哩！你記得教我你做大王時？』宋江告道：『恭人差矣。那時小人不對恭人說來，被擄劫在那裏，今日如何能勾下山來，却到我這裏看燈？』那婦人便說道：『你這厮在山上時，大刺刺的坐在中間交椅上，由我叫大王，那裏探人！』宋江道：『恭人全不記我一力救你下山，如何今日到我強扭做賊？』那婦人聽了大怒，指着宋江罵道：『這等賴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劉知寨道：『說得是。』喝叫取過批頭來打那厮。一連打了兩料，打得宋江皮開肉綻，鮮血迸流。便叫把鐵鎖鎖了，明日合個囚車，把鄆城虎張三解上州裏去。却說相陪宋江的梯已人，慌忙遞回來報知花榮。花榮聽罷大驚；連忙寫一封書，差兩箇能幹親隨人，去劉知寨處取。親隨人齎了書，急忙到劉知寨門前。把門軍士入去報覆道：『花知寨差人在門前下書。』劉高叫喚至當廳。那親隨人將書呈上，劉高拆開封皮讀道：

『花榮拜上僚兄相公座前：所有薄親劉文近日從濟州來；因看燈火，誤犯尊威，萬乞情恕放免，自當造謝，草字不恭，頓乞照察不宣。』

劉高看了大怒，把書扯的粉碎，大罵道：『花榮這厮無禮！你是朝廷命官，如何却與強賊通同，也來瞞我？這賊已招是鄆城縣張三，你却如何寫道是劉文？俺須不是你侮弄的！你寫他

潘水

姓劉，是和我同姓，恁的我便放了他！」喝令左右把下書人推將出去。那親隨人被趕出寨門，急急歸來稟覆花榮知道。花榮聽了，只叫得「苦了哥哥！快備我的馬來！」花榮披掛，拴束了弓箭，綽騎上馬，帶了三五十名軍漢，都拖鎗拽棒，直透到劉高寨裏來。把門軍人見了，那裏敢攔當；見花榮頭勢不好，盡皆喫驚，都四散走了。花榮搶到廳前，下了馬，手中拿着鎗，那三五十人都擺在廳前。花榮口裏叫道：「請劉知寨說話！」劉高聽得，驚的魂飛魄散；懼怕花榮是個武官；那裏敢出來相見。花榮見劉高不出來，立了一回，喝叫左右去兩邊耳房裏搜人。那三五十軍漢一齊去搜時，早從廊下耳房裡尋見宋江，被麻索高弔起在梁上，又使鐵索鎖着兩腿，打得肉綻。幾個軍漢便把繩索割斷，鐵鎖打開，救出宋江。花榮便叫軍士先送回家裏去。花榮上了馬，綽鎗在手，口裏發話道：「劉知寨！你便是箇正知寨，待怎的奈何了花榮！誰家沒箇親眷！你却甚麼意思，我的一箇表兄，直拿在家裡，強扭做賊！好欺負人！明日和你說話！」花榮帶了衆人，自回到寨裏來看視宋江。却說劉知寨見花榮救了人去，急忙點起一二百人，也叫來花榮寨奪人。那二百人內，新有兩個敵頭。爲首的敵頭，雖然了得些鎗刀，終不及花榮武藝；不敢不從劉高，只得引了衆人，避花榮寨裏來。把門軍士，入去報知花榮。此時天色未甚明亮，那二百來人，擁在門首，誰敢先入去，都懼怕花榮了得。看看天大明了，却見兩扇大門不關，只見花知寨在正廳上坐着，左手拿着弓，右手挽着箭。衆人都擁在門前，花榮豎起弓大喝道：「你這軍士們，不知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劉高差你來，休要替他出色。你那兩箇新參敵頭，還未見花知寨的武藝！今日先教你衆人看花知寨弓

濟 水

箭，然後你那廝們要替劉高出色！不怕的入來！看我先射大門上左邊門神的骨朵頭！」搭上箭，拽滿弓，只一箭，喝聲道：「着！」正中門神骨朵頭。衆人看了都吃了一驚。花榮又取第二枝箭大叫道：「你們衆人，再看我這第二枝箭，要射右邊門神的頭盔上朱纓！」驀的又一箭，不偏不斜，正中纓頭上。那兩枝箭，却射定在兩扇門上。花榮再取第三枝箭喝道：「你衆人看我第三枝箭，要射你那隊裏穿白的教頭心窩！」那人叫聲「哎呀！」便轉身先走。衆人發聲喊，一齊都走了。花榮且叫閉上寨門，却來後堂看覷宋江。花榮說道：「小弟誤了哥哥，受此之苦。」宋江答道：「我却不妨；只恐劉高那廝，不肯和你干休。我們也要計較箇長便。」花榮道：「小弟捨着棄了這道官誥，和那廝理會！」宋江道：「不想那婦人將恩作怨，教丈夫打我這一頓。我本待自說出真名姓來，却又怕閻婆惜事發；因此只說鄆城客人張三。回耐劉高無禮，要把我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去，合箇囚車盛我。要做清風山賊首時，頃刻便是一刀一剮！不得賢弟自來力救，便有銅唇鐵舌，也和他分辯不得！」花榮道：「小弟尋思，只想他是讀書人，須念同姓之親，因此寫了劉文；不想他直恁沒些人情！如今既已救了來家，且却又理會。」宋江道：「賢弟差矣。既然仗你豪勢，救了人來，凡事要三思。自古道，「吃飯防噎，行路防跌。」他被你公然奪了人來，急使人來搶，又被你一嚇，盡都散了；我想他如何肯干罷，必然要和你動文書。今晚我先走上清風山去躲避，你明日却好和他白賴；終久只是文武不和，相殿的官司。我若再被他拿出去時，你便和他分說不過。」花榮道：「小弟只是一勇之夫，却無兄長的高明遠見。只恐兄長傷重了走不動？

水滸

『宋江道：『不妨。事急難以擔擱，我自捱到山下便了。』當日敷貼了膏藥，吃了些酒肉，把包裹都寄在花榮處。黃昏時分，便使兩箇軍漢，送出柵外去了。宋江自連夜捱去，不在話下。再說劉知寨見軍士一個個都散回寨裏來說道：『花知寨十分英勇了得！誰敢去近前當他弓箭！』兩箇教頭道：『着他一箭時，射箇透明窟窿，却是都去不得！』劉高那厮總是箇文官，意思深狠有些算計；當下劉高尋思起來：『想他這一奪去，必然連夜放他上清風山去了，明日却來和我白賴。便爭競到上司，也只是文武不和，鬪毆之事，我却如何奈何的他？我今夜差二三十軍漢，去五里路頭等候。倘若天幸捉着時，將來悄悄的關在家裏，却暗地使人連夜去州裏報知軍官來取，就和花榮一發拿了，都害了他性命。那時我獨自霸着這清風寨，省得受那厮們的氣！』當晚點了二十餘人，各執鎗棒，就夜去了。約莫有二更時候，去的軍漢，背剪擲得宋江到來。劉知寨見了大喜道：『不出吾之所料！且與我囚在後院裏，休教一箇人得知！』連夜便寫了實封申狀，差兩箇心腹之人，星夜來青州府飛報。次日，花榮只道宋江上清風山去了，坐視在家，心裏自道：『我且看他怎的！』竟不來保着。劉高也只道不知，兩下都不說着。且說這青州府知府，正值陞廳公座。那知府覆姓慕容，雙名彥達，是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貴妃之兄；倚托妹子的勢，要在青州橫行；殘害良民，欺罔僚友，無所不爲。正欲回衙早飯，只見左右公人，接上劉知寨申狀，飛報賊情公事。知府接來，看了劉高的文書，吃了一驚，便道：『花榮是箇功臣之子，如何結連清風山強賊？這罪犯非小，未委虛的？』便教喚那本州兵馬都監來到廳上，分付他去。原來那箇都監，姓黃，名信。爲他本身武

水滸

藝高強，威鎮青州，因此稱他爲鎮三山，那青州地面所管下有三座惡山：第一便是清風山，第二便是二龍山，第三便是桃花山。這三處都是強人草寇出沒的去處。黃信却自誇要捉盡三山人馬，因此喚做鎮三山。這兵馬都督黃信上廳來，領了知府的言語出來，點起五十箇壯健軍漢，披了衣甲，馬上擎着那口喪門劍，連夜便下清風寨來；逕到劉高寨前下馬。劉知寨出來接着，請到後堂，敘禮罷，一面安排酒食管待，一面犒賞軍士；後面取出宋江來，教黃信看了。黃信道：「這箇不必問了。連夜合箇囚車，把這厮盛在裏面！」頭上抹了紅絹，插一箇紙旗，上寫着清風山賊首鄆城虎張三。宋江那裏敢分辯，只得由他們安排。黃信再問劉高道：「你拿得張三時，花榮知也不知？」劉高道：「小官夜來二更拿了他，悄悄的藏在家裏，花榮只道去了，安坐在家。」黃信道：「既是恁的却容易。明早安排一副羊酒，去大寨裏公廳上碰着；却教四下裏，埋伏下三五十人，預備着。我却自去花榮家請得他來，只推道，「慕容知府聽得你又武不和，因此特差我來置酒勸諭。」賺到公廳，只看我擲盞爲號，就下手拿住了，一同解上州裏去。此計如何？」劉高喝道：「還是相公高見！此計大妙却似」瓮中捉鼈，手到拿來。」當夜定了計策，次日天曉，先去大寨左右兩邊帳幙裏，預先埋伏了軍士，廳上虛設着酒食筵宴。早飯前後，黃信上了馬，只帶三兩個從人，來到花榮寨前。軍人入去傳報，榮花問道：「來做甚麼？」軍漢答道：「只聽得教報道黃都監特來相探。」花榮聽罷，便出來迎接。黃信下馬，榮花請至廳上敘禮罷，便問道：「都監相公，有何公幹到此？」黃信道：「下官蒙知府呼喚，發落道：爲是你清風寨內，文武官僚不和，未知爲甚緣

水 濟

由；知府誠恐二位因私響而悞公事，特差黃某齎到羊酒，前來與你二位講和。已安排在大寨公聽上，便請足下上馬同往。」花榮笑道：「榮花如何敢欺罔劉高？他又是箇正知寨。只是本人累累要尋花榮的過失，不想驚動知府，有勞都監下臨草寨，花榮將何以報？黃信附耳低言道：『知府只爲足下一人。倘有些刀兵動時，他是文官，做得何用？你只依着我行。』」榮花道：「深謝都監過愛。」黃信便邀花榮同出門首上馬。花榮道：「且請都監少叙三杯了去。」黃信道：「待說開了，暢飲何妨？」花榮只得叫備馬。當時兩箇並馬而行，直來到大寨下了馬。黃信攜着花榮的手，同上公廳上來，只見劉高已自先在公廳。三箇人都相見了，黃信叫取酒來。從人已自先把花榮的馬，牽將出去，閉了寨門。花榮不知是計，只想黃信是一般武官，必無歹意。黃信擎一盞酒來，先勸劉高道：「知府爲因聽得你文武二官，同僚不和，好生憂心；今日特委黃信到來，與你二公陪話。頗望只以報答朝廷爲重，再後有事，和同商議。」劉高答道：「量劉高不才，頗識些理法；直教知府恩相，如此掛心。我二人也無甚言語爭執，此是外人妄傳。黃信大笑道：『妙哉！』劉高飲過酒，黃信又斟第二杯酒來勸花榮道：「雖然是劉知寨如此說了，想必是閑人妄傳，故是如此。且請飲一杯。」花榮接過酒吃了，劉高拿副臺盞，斟一盞酒回勸黃信道：「動勞都監相公降臨敝地，滿飲此杯。」黃信接過酒來，拿在手裏，把眼四下一看，有十數箇軍漢，簇上廳來，黃信把酒盞望地下一擲，只聽得後堂一聲喊起，兩邊帳幙裏，走出三五十箇壯健軍漢，一發上，把花榮拿倒在廳前。黃信喝道：「綁了！」花榮一片聲叫道：「我得何罪？」黃信大笑喝道

：『你兀自敢叫哩！你結連清風山強賊，一同背反朝廷，當得何罪？我念你往日面皮，不去驚動拿你家老小。』花榮叫道：『也須有箇證見！』黃信道：『還你一箇證見！教你看真贗真賊，我不屈你。左右！與我推將來！』無移時，一輛囚車，一箇紙旗兒，一條紅抹額，從外面推將入來。花榮看了，見是宋江；目睜口呆，面面厮覷，做聲不得。黃信喝道：『這須不干我事，見有告人劉高在此。』花榮道：『不妨！不妨！這是我的親眷，他自是鄆城縣人。你要強扭他做賊，到上司自有分辯處！』黃信道：『你既然如此說時，我只解你上州裡，你自己去分辯。』便叫劉知寨點起一百寨兵防送。花榮便對黃信說道：『都醫賺我來，雖然捉了我，便到朝廷，和他還有分辯。可看我和都監一般武職官面，休去我衣服，容我坐在囚車裡。』黃信道：『這一件容易，便依着你。就叫劉知寨一同去州裡折辯明白，休要枉害人性命。』當時黃信與劉高都上了馬，監押着兩輛囚車，並帶三五十軍士，一百寨兵，簇擁着車子，取路透青州府來。有分教：火燄堆裡，送數百間屋宇人家；刀斧叢中，殺一二千殘生性命。正是：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曠。畢竟宋江投青州來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 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話說那黃信上馬，手中橫着這口喪門劍；劉知寨也騎着馬，身上披掛些戎衣，手中拿一把叉；那一百四五十軍漢寨兵，各執着纓鎗棍棒，腰下都帶短刀利劍；兩下鼓，一聲鑼；解宋江和花榮望青州來。衆人都離了清風寨。行不過三四十里路頭，前面見一座大林子。正來到那山嘴邊，前頭寨兵指道：『林子裏有人窺望！』都立住了脚。黃信在馬上問道：『爲甚不行？』軍漢答道：『前面林子裏有人窺看！』黃信喝道：『休休他！只顧走！』看看漸近林子前，只聽得嘈嘈的二三十面大鑼。一齊響起來。那寨兵入等都慌了手脚，只待要走，黃信喝道：『且住！都與我擺開！』叫道：『劉知寨！你壓着閃車！』劉高在馬上死應不得，只口裏念道：『救苦救難天尊！便許下十萬卷經！三百座寺！救一救！』驚的臉如成精的東瓜，青一回，黃一回。這黃信是箇武官，終有些胆量；便拍馬向前看時，只見林子四邊，齊齊的分過三五百箇小喽囉來。一箇箇身長力壯，都是面惡眼凶，頭裹紅巾，身穿納襖，腰懸利劍，手執長槍，早把一行人圍住。林子中跳出三箇好漢來！一箇穿青，一箇穿綠，一箇穿紅，都戴着一頂銷金萬字頭巾，各跨一口腰刀，又使一把於刀，當住去路。中間是錦毛虎燕順，上首是矮脚虎王英，下首是白面郎君鄭天壽。三箇好漢大喝道：『來往的到此嘗住脚！留下三千貫賈路黃金，任從過去！』黃信在馬上大喝道：『你那厮們不得無禮！鎮三山在此！』三箇好漢，睜着眼大喝道：『你便是鎮三山，也要三千兩賈路黃金！沒時，不教你過去！』黃信

濟水

滄 水

說道：『我是上司取公事的都監，有甚麼買路錢與你！』那三箇好漢笑道：『莫說你是上司一箇都監！便是趙官家駕過，也要三千貫買路錢！若是沒有，且把公事人當在這里，待你取錢來贖！』黃信大怒，罵道：『強賊！怎敢如此無禮！』喝叫左右擗鼓鳴鑼，黃信拍馬舞劍，直遶燕順。三箇好漢，一齊挺起朴刀，來戰黃信。黃信見三箇好漢都來併他，奮力在馬上鬥了十合，怎地當得他三箇住。亦且劉高是箇文官又向前不得，見了這般勢頭，只得要走。黃信怕吃他三箇拿了，壞了名聲，只得一騎馬，撲喇喇跑回舊路。三箇頭領，挺着朴刀趕將來。黃信那里顧得衆人，獨自飛馬奔回清風鎮去了。衆軍見黃信回馬時，已自發聲喊，撇了囚車，都四散走了。只剩下劉高見勢頭不好，慌忙勒轉馬頭，連打三鞭。那馬正待跑時，被那小嘍囉拽起絆馬索，早把劉高的馬掀翻，倒撞下來。衆小嘍囉一發向前，拿了劉高，搶了囚車，打開車輛。花榮已把自己的囚車掀開了，便跳出來，將這縛索都掙斷了；却打碎那箇囚車，救出宋江來。自有那幾箇小嘍囉，已自反剪了劉高，又向前去搶得他騎的馬。亦有三匹駕車的馬。却剝了劉高的衣服，與宋江穿了，把馬先送上山去。這三箇好漢，一同花榮並小嘍囉把劉高赤條條的綁了，押回山寨來，原來這三位好漢，爲因不知宋江消息，差幾箇能幹的小嘍囉下山，直來清風鎮上探聽。聞人說道：『都監黃信擲盞爲號，拿了花知寨並宋江，陷軍囚了，解投青州來。』因此報與三箇好漢得知，帶了人馬，大寬轉兜出大路來，預先截住去路；小路裏亦差人伺候；因此救了兩箇，拿得劉高，都回山寨裡來。當晚上的山時，已是二更時分，都到聚義廳上相會。請宋江，花榮，當中坐定，三個好漢對席相陪。一面且備

澗 水

酒食管待。燕順分付孩兒們各自都去吃酒。花榮在廳上稱謝三個好漢，說道：「花榮與哥哥，皆得三位壯士救了性命，報了冤仇，此恩難報！只是花榮還有妻小妹子在清風寨中，必然被黃信擒捉，却是怎生救得？」燕順道：「知寨放心，料應黃信不敢便拿恭人，若拿時，也須從這條路裏經過。我明日弟兄三個，下山去取恭人和令妹還知寨。」便差小喽囉下山先去探聽。花榮謝道：「深感壯士大恩！」宋江便道：「且與我拿過劉高那厮來！」燕順便道：「把他綁將軍柱上，割腹取心，與哥哥慶喜。」花榮道：「我親自下手割這厮！」宋江罵道：「你這厮！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你如何聽信那不賢的婦人害我！今日擒來，有何理說！」花榮道：「哥哥問他則甚！」把刀去劉高心窩裡只一剜，那顆心獻在宋江面前。小喽囉自把屍首拖在一邊，宋江道：「今日雖殺了這厮滯污匹夫，只有那個淫婦不曾殺得，出那口大氣。」王矮虎便道：「哥哥放心。我明日自下山去拿那婦人，今番還我受用。」衆皆大笑。當夜飲酒罷，各自歇息。次日起來，商議打清風寨一事。燕順道：「昨日孩兒們走得辛苦了，今日歇他一日，明日早下山去也未遲。」宋江道：「也見得是。正要將息人強馬壯，不在促忙，」不說山寨點軍馬起程，且說都監黃信一騎馬奔回清風鎮上大寨內，便點寨兵入馬，緊守四邊柵門。黃信寫了申狀，呼兩個敵軍頭目，飛馬報與慕容知府。知府聽得飛報軍情緊急公務，連夜陞廳；看了黃信申狀：「反了花榮，結連清風山強盜，時刻清風寨不保！事在告急，早遣良將，保守地方。」知府看了大驚，便差人去請青州指揮司總管本州兵馬素統制，急來商議軍情重事。那人原是山後開州人氏；姓秦諱個明宇；因他性格急躁，

濟 水

聲若雷霆，以此人都呼他做霹靂火秦明；祖是軍官出身，使一條狼牙棒，有萬夫不當之勇。那人聽得知府請喚，逕到府裡來見知府。各施禮罷，那慕容知府將出那黃信的飛報申狀來，教秦統制看了。秦明大怒道：『紅頭子敢如此無禮！不須公祖憂心，不才便起軍馬。不拿了這賊，誓不再見公祖！』慕容知府道：『將軍若是遲慢，恐這厮們去打清風寨。』秦明答道：『此事如何敢遲慢？只今連夜便去點起人馬，來日早行。』知府大喜，忙叫安排酒肉乾糧，先去城外等候賞軍。秦明見說反了花榮，怒忿忿地上馬，奔到指揮司裡，便點起一百馬軍，四百步軍，先教出城去取齊擺布了起身。却說慕容知府先在城外寺院裡蒸下饅首。擺了大碗，盪下酒，每一箇人三碗酒，兩箇饅首，一斤熟肉。方纔備辦得了，却望見軍馬出城，看那軍馬時，擺得整齊。但見：

烈烈旌旗似火，森森戈戟如麻。陣分八卦擺長蛇，委實神驚鬼怕。鎗見綠沉紫焰，旗飄綉帶紅霞，馬蹄來往亂交加。乾坤生殺氣，成敗屬誰家。

當日清早秦明擺布軍馬出城取齊引軍紅旗上，大書「兵馬總管秦統制。」領兵起行。慕容知府看見秦明全副披掛了出城來，果是英雄無比。但見：

盔上紅纓飄烈燄，錦袍血染猩猩。連環鎖甲砌金星，云根靴抹綠，龜背鎧堆銀。坐下馬如同獅多，狼牙棒密嵌銅釘。怒時兩目便圓睜。性如霹靂火，虎將是秦明。

當下霹靂火秦明往馬上，出城來見慕容知府在城外賞軍，慌忙叫軍漢接了軍器，下馬來和知府相見。施禮罷，知府把了盞，將些言語囑付總管道：『善觀方便，早奏凱歌。』賞軍已罷。

水 滸

，放起信砲，秦明辭了知府，飛身上馬，擺開隊伍，催遣軍兵，大刀闊斧，逕趨清風寨來。原來這清風鎮却在青州東南上，從正南取清風山較近，可早到山北小路。却說清風山寨裡這小嘍囉們探知備細，報上山來。山寨裏衆好漢正待要打清風寨去，只聽的報道：『秦明引兵馬到來！』都面面厮覷，俱各駭然。花榮便道：『你衆位俱不要慌！自古『兵臨告急，必須死敵！』教小嘍囉飽吃了酒飯，只依着我行：先須力敵，後用智取。如此如此好麼？』宋江道：『好計！正是如此行！』當日宋江，花榮，先定了計策，便叫小嘍囉各自去準備，花榮自選了一騎好馬，一副衣甲；弓箭鐵鎗，都收拾了等候。再說秦明領兵來到清風山下，離山十里下了寨柵；次日五更造飯，軍士吃罷，放起一個信炮，直趨清風山來，揀空闊去處，擺開人馬，發起搥鼓。只聽見山上鑼聲震天響，飛下一彪人馬出來。秦明勒住馬，橫着狼牙棒，睜着眼睛時，却見衆小嘍囉簇擁着小李廣花榮下山來。到得山坡前，一聲鑼響，列成陣勢。花榮在馬上擎着鐵鎗，朝秦明聲個諾。秦明大喝道：『花榮你祖代是將門之子，朝廷命官！教你做個知寨，掌握一境地方，食祿於國，有何虧你處？却去結連賊寇，反背朝廷！我今特來捉你！會事的下馬受縛，免得腥手污脚！』花榮陪着笑道：『總管容覆聽稟：量花榮如何肯反背朝廷？實被劉高這厮無中生有，官報私讐，逼迫得花榮有家難透，有國難投，權且躲避在此！望總管詳察救解。』秦明道：『你兀自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剗地花言巧語，扇惑軍心！』喝叫左右兩邊搥鼓，秦明輪動狼牙棒，直趨花榮，花榮大笑道：『秦明你這厮原來不識好人饒讓！我念你是個上司官，你道俺真箇怕你！』便縱馬挺鎗，來戰秦明。兩箇就

澗 水

清風山下斃，真乃是棋逢敵手難藏倖，將遇良才好立功。這兩箇將軍比試，但見：

一對南山猛虎，兩條北海蒼龍。龍怒時，頭角峥嵘，虎鬪處，爪牙猶惡。爪牙猶惡，似銀鉤不離錦毛團；頭角峥嵘，如銅莖振搖金色樹。翻翻覆覆，點鋼鎗沒半米放閑；往往來來，狼牙棒有千般解數。狼牙棒當頭劈下，離頂門只隔分毫；點鋼鎗用力刺來，鏗心坎微爭半指。使點鋼鎗的壯士，威風上逼斗牛寒；舞狼牙棒的將軍，怒氣起如雲電發。一個是扶持社稷牙蓬將，一個是整頓江山黑煞神。

當下秦明和花榮兩個交手，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花榮連鬪了許多合，賣個破綻，撥回馬望山下小路便走。秦明大怒，趕將來。花榮把鎗去了事環上帶住，把馬勒個定，左手拈起弓，右手拔箭；拽滿弓，扭過身軀，望秦明盔頂上只一箭，正中盔上，射落斗來大那顆紅纓，却似報個信與他。秦明吃了一驚，不敢向前追趕；霍地撥回馬，恰待趕殺衆小嘍囉，一閃他都上山去了。花榮自從別路，也轉上山寨去了。秦明見他都走散了，心中越怒道：『耐耐這草寇無禮！』嗚叫鳴鑼擣鼓，取路上山。衆軍齊納喊，步軍先上山來。轉過三兩個山頭，只見上面播木，炮石，灰瓶，金汁，從峻處打將下來，向前的退步不迭，早打倒三五十個，只得再退下山來。秦明是個性急的人，心頭火起，那裏按納得住。帶領軍馬繞山下來，尋路上山。尋到午牌時分，只見西山邊鑼響，樹林叢中閃出一對紅旗軍來。秦明引了人馬趕將去時，鏗也不響，紅旗都不見了。秦明看那路時，又沒正路，都只是幾條砍柴的小路；却把亂樹折木交叉，當了路口，又不能上去得。正待差軍漢開路，只見軍漢來報道：『東山邊鑼』

水 滸

響，一陣紅旗軍出來！」秦明引了人馬，飛也似奪過東山邊來看時，鏜也不鳴，紅旗也不見了。秦明縱馬去四下裡尋路時，都是亂樹折木塞斷了砍柴路徑。只見探事的又來報道：「西邊山上鏜又響，紅旗軍又出來了！」秦明拍馬再奔來西山邊看時，又不見一個人，紅旗也沒了。秦明是個急性的人，恨不得把牙齒都咬碎了。正在西山邊氣忿忿的，又聽得東山邊鏜聲震地價響。急帶了人馬，又趕過來東山邊看時，又不見有一箇賊漢，紅旗都不見了。秦明氣滿胸脯，又要趕軍漢上山尋路，只聽得西山邊又發起喊來。秦明怒氣衝天，大驅兵馬投西山邊來。山上山下看時，並不見一個人，秦明喝叫軍漢兩邊尋路上山。數內有一個軍人稟說道：「這裏都不是正路。只除非東南上有一條大路，可以上去。若是只在這裏尋路上去時，惟恐有失」。秦明聽了便道：「既有那條大路時，連夜趕將去！」便驅一行軍馬，遶東南角上來。看看天色晚了，又走得人困馬乏；巴得到那山下時，正欲下寨造飯，只見山上火把亂起，鑼鼓亂鳴，秦明轉怒，引領四五十馬軍，跑上山來。只見山上樹林內，亂箭射將下來，又射傷了些軍士。秦明只得回馬下山，且教軍士只顧造飯。恰纔舉得火着，只見山上有八九十把火光呼風唼哨下來。秦明急待引軍趕時，火把一齊都滅了。當夜雖有月光，亦被陰雲籠罩，不甚明郎。秦明怒不可當，便叫軍士點起火把，燒那樹木。只聽得山嘴上鼓笛之聲，秦明縱馬上來看時，見山頂上點着十數個火把，照見花榮陪着宋江在上面飲酒。秦明看了，心中沒出氣處，勒着馬任山下大罵。花榮回言道：「秦統制，你不必焦躁。且回去將息着。我明日和你併個你死我活的輸贏便罷。」秦明大叫道：「反賊！你便下來！我如今和你併個三百合。却再做理會

澗 水

！花榮笑道：『秦總管，你今日勞困了，我便贏得你，也不爲強。你且回去。明日却來。』秦明越怒，只管在山下罵。本待尋路上山，却又怕花榮的弓箭；因此只在山坡下罵。正叫罵之間，只聽得本部下軍馬，發起喊來。秦明急回到山下看時。只見這邊山上，火砲，火箭，一齊燒將下來；背後二三十個小嘍囉做一羣，把弩弓在黑影裏射人；衆軍馬發喊，一齊都擁過那邊山側深坑裏去躲。此時。有三更時分，衆軍馬正躲得弩弓箭時，只叫得苦：上溜頭滾下水來，一行人馬却都在溪裏，各自掙扎性命。爬得上岸的，盡被小嘍囉撓鉤搭住，活捉上山去了；爬不上岸的，盡滾死在溪裏。且說秦明此時怒氣衝天，腦門粉碎，却見一條小路在側邊。秦明把馬一撥，搶上山來；走不到三五十步，和人連馬擲下陷坑裏去。兩邊埋伏下五十個撓鉤手，把秦明撓將起來，剝了渾身戰襖衣甲，頭盔，軍器。拿條繩索綁了，把馬也救起來，都解上清風山來。原來這般圈套都是花榮和宋江的計策：先使小嘍囉，或在東，或在西，引誘的秦明人困馬乏，策立不定，預先又把這土布袋填住兩溪的水，等候夜深，却把人馬逼趕溪裏去，上面却放下水來，那急流的水，都結果了軍馬。你道秦明帶出的五百人馬？一大半滾死在水，中都送了性命；生擒活捉，得一百五七十人。奪了七八十匹好馬，不曾逃得一箇回去；次後陷馬坑裏，活捉了秦明。當下一行小嘍囉捉秦明到山寨裏，早是天明時候。五位好漢，坐在聚義廳上，小嘍囉縛綁秦明，解在廳前。花榮見了，連忙跳離交椅，接下廳來，親自解了繩索，扶上廳來，納頭拜在地下。秦明慌忙答禮，便道：『我是被擒之人，由你們碎屍而死，何故却來拜我？』花榮跪下道：『小嘍囉不識尊卑，誤有冒瀆，切乞恕罪！』隨即便

水滸

取衣服與秦明穿了。秦明問花榮道：「這位爲頭的好漢，却是甚人？」花榮道：「這位是花榮的哥哥鄆城縣宋押司宋江的便是。這三位是山寨之主：燕順，王英，鄭天壽。」秦明道：「這三位我自曉得；這宋押司，莫不是喚做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宋江答道：「小人便是。」秦明連忙下拜道：「聞名久矣，不想今日得會義士！」宋江慌忙答禮不迭。秦明見宋江腳腳不便，問道：「兄長如何貴足不便？」宋江却把自離鄆城縣起頭，直至劉知寨拷打的故事，從頭對秦明說了一遍。秦明只把頭來搖道：「若聽一面之辭，誤了多少緣故！容秦明回州去對慕容知府說知此事。」燕順相留且住數日，隨即便叫殺羊宰馬，安排筵席飲宴。拿上山的軍漢，都藏在山後房裏，也與他酒食管待。秦明吃了數杯，起身道：「衆位壯士：既是你們的好情分，不殺秦明，還了我盔甲，馬匹，軍器，回州去。」燕順道：「總管差矣，你既是引了青州五百兵馬都沒了，如何回得州去？慕容知府如何不見你罪責？不如權在荒山草寨住幾時。本不堪歌馬；權就此間落草，論秤分金銀，整套穿衣服，不強似受那大頭巾的氣？」秦明聽罷，便下廳道：「秦明生是大宋人，死爲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馬總管，兼受統制使官職，又不曾虧了秦明，我如何肯做強人，背反朝廷？你們衆位要殺時便殺了我！休想我隨順你們。」花榮趕下廳來拖住道：「秦兄長息怒，聽小弟一言：我也是朝廷命官之子，無可奈何，被逼迫的如此！總管既是不肯落草，如何相逼得你隨順？只且請少坐，席終了時，小弟討衣服，頭盔，鞍馬，軍器，還兄長去。」秦明那裏肯坐，花榮又勸道：「總管夜來勞神費力了一日一夜，人也尙自當不得，那匹馬如何不喂得他飽了去？」秦明聽了，肚內尋思：「也說

潯 水

得是。』再上廳來，坐了飲酒。那五位好漢，輪番把盞，陪話勸酒。秦明一則軟困，二乃吃衆好漢勸不過，開懷吃得醉了，扶入帳房睡了。這裏衆人自去行事，不在話下。且說秦明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跳將起來，洗漱罷，便要下山。衆好漢都來伯留道：『總管且吃早飯勸身送下山去，秦明性急的人，便要下山。衆人慌忙安排些酒食管待了，取出頭盔，衣甲，與秦明披掛了，牽過那匹馬來，並狼牙棒，先叫人在山下伺候。五位好漢都送秦明下山來，相別了，交還馬匹，軍器。秦明上了馬，拿着狼牙棒，趁天色大明，離了清風山，取路飛遶青州來。到得十里路頭，恰好已牌前後。遠遠地望見烟塵亂起，並無一箇人來往。秦明見了，心中自有八分疑忌。到得城外看時，原來舊有數百人家，却都被火燒做白地；一片瓦礫場上，橫七豎八，殺死的男子婦人，不記其數。秦明看了大驚，打那匹馬在瓦礫場上跑到城邊，大叫開門時，只見門邊吊橋高拽起了，都擺列着軍士，旌旗，楯木，砲石，秦明勒着馬大叫：『城上放下吊橋，度我入城！』城上早有人看見是秦明，便擡起鼓來，吶着喊。秦明叫道：『我是秦總管，如何不放我入城？』只見慕容知府立在城上女牆邊大喝道：『反賊！你如何不識羞恥！昨夜引人馬來打城子，把許多好百姓殺了，又把許多房屋燒了，今日兀自又來賺哄城門！朝廷須不曾虧負了你，你這廝倒如何行此不仁！已自差人奏聞朝廷去了！早晚拿住你時，把你這廝碎屍萬段！』秦明大叫道：『公祖差矣！秦明因折了人馬，又被這廝們捉了上山去，方纔得脫，昨夜何曾來打城子？』知府喝道：『我如何不認的你這廝的馬匹，衣甲，軍器，如盔！城上衆人，明明地見你指撥紅頭子殺人放火，你如何賴得過？便做你輸了』

水滸

被擒，如何五百軍人沒一箇逃得回來報信？你如今指望賺開城門取老小？你的妻子，今早已都殺了！你若不信，與你頭看！」軍士把鎗將秦明妻子首級，挑起在鎗上，教秦明看。秦明是箇性急的人，看了渾家首級，氣破胸脯，分說不得，只叫得苦屈。城上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下來，秦明只得回避。看見遍野處火焰，尙兀自未滅。秦明回馬在瓦礫場上，恨不得尋箇死處。肚裏尋思了半晌，縱馬再回舊路。行不得十來里，只見林子裏轉出一夥人馬來；當先五匹馬上，五個好漢，不是別人：宋江，花榮，燕順，王英，鄒天壽；隨從一二百小廝囉。宋江在馬上欠身道：「總管何不回青州？獨自一騎，投何處去？」秦明見問，怒氣道：「不知是那箇天不蓋地不載該刷的賊，裝做我去打了城子，壞了百姓人家房屋，殺害良民，到結果了我一家老小！閃得我如今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我若尋見那人時，直打碎這條狼牙棒硬罷！」宋江便道：「總管息怒。既然沒了夫人不妨小人自當與總管做媒我有箇好見識，請總管回去這裏難說，且請到山寨裏告稟。一同便往。」秦明只得隨順，再回清風山來。於路無話，早到山亭前下馬。衆人一齊都進山寨內，小廝囉已安排酒果肴饌在聚義廳上。五箇好漢邀請秦明上廳，都讓他中間坐定。五箇好漢，齊齊跪下，秦明連忙答禮，也跪在地。宋江開話道：「總管休怪。昨日因留總管在山，堅意不肯，却是宋江定出這條計來；叫小卒似總管模樣的，却穿了足下的衣甲頭盔，騎着那馬，橫着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點撥紅頭子殺人；燕順，王矮虎，帶領五十餘人助戰；只做總管去家中取老小。因此殺人放火，先絕了總管歸路的念頭。今日衆人特地請罪！」秦明見說了，怒氣於心；欲待要和宋江等廝併，却又自

澹 水

肚裏尋思：一則是上界星辰契合；二乃被他們軟困以禮待之；三則又怕鬪他們不過。因此，只得納了這口氣，便說道：『你們弟兄雖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箇，斷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答道：『不恁地時，兄長如何肯死心塌地？雖然沒了嫂嫂夫人，宋江恰知得花知寨有一妹，甚是賢慧；宋江情願主媒，陪備財禮，與總管爲室，若何？』秦明見衆人如此相敬相愛，方纔放心歸順。衆人都讓宋江在居中坐了，秦明上首花榮肩下三位好漢，依次而坐，大吹大擂，飲酒商議打清風寨一事。秦明道：『這事容易，不須衆弟兄費心。黃信那人，亦是治下；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藝；三乃和我過的最好；明日我便先去叫開柵門，一席話，說他入夥投降，就取了花知寨寶眷，拿了劉高的潑婦，與仁兄報仇雪恨，作進見之禮如何？』宋江大喜道：『若得總管如此慨然相許，却是多幸多幸！』當日筵席散了，各自歇息。次日早起來，吃了早飯，都各各披掛了。秦明上馬，先上山來，拿了狼牙棒，飛遶清風鎮來。却說黃信自到清風鎮上，發放鎮上軍民，點起寨兵曉夜隄防，牢守柵門，又不敢出戰；累累使人探聽，不見青州調兵策應。當日只聽得報道：『柵外有秦統制，獨自一騎馬到來，叫開柵門。』黃信聽了，便上馬飛遶門邊看來，果是一人一騎，又無伴當。黃信便叫開柵門，放下吊橋，迎接秦總管入來，直到大寨公廳前下馬。請上廳來叙禮罷，黃信便問道：『總管緣何單騎到此？』秦明當下先說了損折軍馬等情，後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疎財仗義，結識天下好漢，誰不欽敬他？如今只在清風山上，我今次也在山寨入了夥；你又無老小，何不聽我言語，也去山寨入夥，免受那文官的氣？』黃信答道：『既然恩官在彼，黃信安敢不

澗 水

從？只是不曾聽得說有宋公明在山上，今次却說及時雨宋公明，自何而來？」秦明笑道：「便是你前日解去的聊城虎張三便是。他怕說出真名姓，惹起自己的官司，以此只認說是張三。」黃信聽了，跌腳道：「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時，路上也自放了他！一時見不到處，只聽了劉高一面之詞，險不壞了他性命！」秦明，黃信，兩箇正在公廨內商量起身，只見寨兵報道：「有兩路軍馬，鳴鑼擣鼓，殺透鎮上來！」秦明，黃信聽得，都上了馬，前來迎敵。軍馬到得柵門邊望時，只見塵土蔽日，殺氣遮天，兩路軍兵投鎮上，四條好漢下山來。畢竟秦明，黃信，怎地迎敵。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 小李廣梁山射鴈

當下秦明和黃信兩箇到柵門外看時，望見兩路其的軍馬，却好都到。一路是宋江，花榮；一路是燕順，王矮虎；各帶一百五十餘人。黃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橋，大開寨門，迎接兩路人馬，都到鎮上。宋江早傳下號令：休要害一箇百姓，休傷一箇寨兵；叫先打入南寨，把劉高一家老小，盡都殺了。王矮虎自先奪了那個婦人。小喽囉盡把應有家私，金銀財物，寶貨之資，都裝上車子；再有馬匹牛羊，盡數牽了。花榮自到家中，將應有的財物等項，裝載上車，搬取妻小妹子；內有清風鎮上人數，都發還了。衆多好漢，收拾已了，一行人馬，離了清風鎮，都回到山寨裏來。車輛人馬都到山寨，鄒天壽迎接向聚義廳上相會。黃信與衆好漢講禮罷，坐於花榮肩下。宋江叫把花榮老小安頓一所歇處，將劉高財物分賞與衆小喽囉。王矮虎拿得那婦人，將去藏在自已房內。燕順問道：『劉高的妻，今在何處？』王矮虎答道：『今番須與小弟做箇押寨夫人。』燕順道：『與你却與你，且喚他出來，我有一句話說。』宋江便道：『我正要問他。』王矮虎便喚到廳前。那婆娘哭着告饒，宋江喝道：『你這潑婦！我好意救你下山，念你是箇命官的家人，你如何反將冤報？今日擒來，有何理說！』燕順跳起身來便道：『這等淫婦，問他則甚！』拔出腰刀，一刀插爲兩段。王矮虎見砍了這婦人，心中大怒，奪過一把朴刀，便要與燕順交拚。宋江等起身來勸住，宋江便道：『燕順殺了這婦人也是。兄弟，你看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教他夫妻團

潛水

滄 水

圓完聚，尙兀自轉過臉來，叫丈夫害我！賢弟，你留在身邊，久後有損無益。宋江日後別娶一箇好的，教賢弟滿意。」燕順道：「兄弟便是這等尋思：不殺了，要他何用，久後必被他害了。」王矮虎被衆勸了，默默無言。燕順喝叫小喽囉打掃過屍馬血跡，且排筵席慶賀。次日宋江和黃信，主婚；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做媒說合；要花榮把妹子嫁與秦明。一應禮物，都是宋江和燕順出備。吃了三五日筵席。自成親之後，又過了五七日，小喽囉探得事情，上山來報道：「打聽得青州慕容知府，申將文書去中書省；奏說反了花榮，秦明，黃信，要起大軍來征勦。」掃蕩清風山衆好漢聽罷，商量道：「此間小寨，不是入戀之地。倘或大軍到來，四面圍住，如何迎敵？」宋江道：「小可有一計，不知中得諸位心否？」當下衆好漢都道：「願聞良策。」宋江道：「自這南方有箇去處：地名喚做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宛子城，蓼兒洼；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軍馬，把住着水泊，官兵捕盜，不敢正眼覷他。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馬，去那裏入夥？」秦明道：「既然有這箇去處，却是十分好。只是沒人引進，他如何肯便納我們？」宋江大笑：「却把這打劫生辰綱金銀一事，直說到劉唐寄書，將金子謝我，因此上殺了閻婆惜，逃去在江湖上。秦明聽了，大喜道：『恁地，兄長正是他那裏大恩人。事不宜遲，可以收拾起快去。』只就當日商量定了，便打併起十數輛車子，把老小併金銀，財物，衣服，行李，等件，都裝載車子上，共有三二百匹好馬。小喽囉們，有不願去的，齎發他些銀兩，任從他下山去投別主；有願去的，編入隊裏，就和秦明帶來軍漢，通有三五百人。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只做去收捕梁山泊的官軍。山上都收拾的停當，裝上車子；放起

水滸

火來，把山寨燒作平地。分爲三隊下山：宋江便與花榮引着五十人，三五十騎馬，簇擁着五七輛車子，老小傢伙先行；秦明，黃信，引領八九十匹馬和這應用車子，作第二起；後面便是燕順，王矮虎，鄒天壽三箇，引着四五十匹馬，一二百人，離了清風山，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中見了這許多軍馬，旂號上又明明寫着「收捕草寇官軍」；「因此無人敢來阻當。在路行五七日，離得青州遠了。且說宋江，花榮，兩箇騎馬在前頭，背後車輛，載着老小，與後面人馬，只隔着二十來里遠近。前面到一箇去處，地名喚對影山；兩邊兩座高山，一般形勢，中間却是一條大闊驛路。兩箇在馬上正行之間，只聽得前山裏鑼鳴鼓響。花榮便道：『前面必有強人！』」巴鎗帶住，取弓箭來，整頓得端正，再插放飛魚袋內；一面叫騎馬的軍士，催撥後面兩起軍馬上來；且把車輛人馬扎住了。宋江和花榮兩箇，引了二十餘騎軍馬，向前探路。至前面半里多路，早見一簇人馬，約有一百餘人，前面簇擁着一箇年少的壯士。怎生打扮，但見：

頭上三叉冠，金圈玉鈿，身上百花袍，織錦團花。甲披千道火龍鱗，帶束一條紅瑪瑙。騎一匹脂脂抹就如龍馬，使一條朱紅畫桿方天戟。背後小校，盡是紅衣紅甲。

那箇壯士橫戟立馬，在山坡前大叫道：『今日我和你此試，分個勝敗，見箇輸贏！』只見對過山崗子背後，早擁出一隊人馬來，也有百十餘人，前而也捧着一箇年少的壯士。怎生模樣，但見：

頭上三叉冠。頂一團瑞雲，身上鎖鐵甲，披千點霜。素羅袍光射太陽，銀花帶色欺明月。

水滸

坐下騎一匹征宛玉獸，手中輪一枝寒戟銀蛟。背後小校都是白衣白甲。

這箇壯士，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畫戟。這邊都是素白旂號，那壁都是降紅旂號。只見兩邊紅白旂搖，震地花腔鼓響；那兩箇壯士，更不打話，各挺手中畫戟，縱坐下馬，兩箇就中間大鬧路上交鋒比試勝敗。花榮和宋江見了，勒住馬看時，果然是一對好廝殺。但見：

旂仗盤旋，戰衣飄颺，絳霞影裏，捲幾片拂地飛雲，白雪光中，滾數團燎原烈火。故園多暮，山茶和梅蕊爭輝，上苑春濃，李粉共桃脂鬪彩。這箇按南方丙丁火，似曠摩天上走丹爐。那箇按西方庚辛金，如秦華峯頭翻玉井。宋無忘忿怒，騎火騾子奔走霜林。馮夷神生曠，跨王婆窺縱橫花界。

兩個壯士各使方天畫戟，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花榮和宋江兩個，在馬上看了喝采。花榮一步步躡馬向前看時，只見那兩箇壯士，鬪到深澗裏。這兩枝戟上，一枝是金錢豹子尾，一枝是金錢五色旛；却攪做一團，上面絨纏結住了，那裏分拆得開。花榮在馬上看見了，便把馬帶住；左手去羗魚袋內取弓，右手向走獸壺中拔箭；搭上箭，拽滿弓；觀着豹尾絨纏較親處，蹙一箭，恰好正把絨纏射斷；只見兩枝畫戟，分開做兩下。那二百餘人，一齊喝聲采。那兩個壯士便不鬪，都縱馬跑來，直到宋江，花榮馬前，就馬上欠身聲階，都道：「願求神箭將軍大名？」花榮在馬上答道：「我這個義兄，及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我便是清風鎮知寨小李廣花榮。」那兩個壯士聽罷，扎住了戟，便下馬，推金山，倒玉柱，都拜道：「聞名久矣！」宋江，花榮，慌忙下馬扶起那兩位壯士道：「且請問二位壯士高姓大

滄 水

名？」那個穿紅的說道：「小人姓呂，名方，祖貫潭州人氏。平昔愛學呂布爲人，因此習學這枝方天畫戟；人都喚小人做小溫侯呂方。因販生藥到山東，消折了本錢，不能勾還鄉，權且占住這對影山，打家劫舍。近日走這個壯士來，要奪呂方的山寨；和他各分一山，他又不肯因此每日下山斃。不想原來緣法注定，今日得遇尊顏。」宋江又問這穿白的壯士高姓。那人答道：「小人姓郭，名盛，祖貫西川嘉陵人氏。因販水銀貨賣，黃河裏遭風翻了船，回鄉不得。原在嘉陵學得本處兵馬張提轄的方天戟；向後使得精熟，人都稱小人做賽仁貴郭盛。江浙上聽得說對影山有個使戟的占住了山頭，打家劫舍；因此一逕來比並戟法。連連戰了十數日，不分勝敗；不期今日得遇二公，天與之幸。」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訴了，便道：「既幸相遇，就與二位勸和如何？」兩個壯士大喜，都依允了。詩曰：

銅鍊勸刀猶易事，箭鋒勸戟更希奇。須知豪傑同心處，利斷堅金不用疑。

梭隊人馬，已都到了，一個個都引着相見了。呂方先請上山，殺牛宰馬筵會。次日却是郭盛置酒設席筵宴。宋江就說他兩個撞籌入夥，驍隊上梁山泊去，投透晁蓋聚義。那兩個歡天喜地，都依允了；便將兩山人馬點起，收拾了財物。待要起身，宋江便道：「且住！非是如此去。假如我這裏有三五百人馬投梁山泊去，他那裏亦有探細的人，在四下裏探聽；倘或只道我們真是來收捕他，不是要處。等我和燕順先去報知了，你們隨後却來；還作三起而行。」花榮，秦明道：「兄長高見。正是如此計較，陸續進程。兄長先行半日，我等催督人馬，隨後起身來。」日不說對影山人馬陸續登程，只說宋江和燕順各騎了馬，帶領隨行十數人，先

水滸

投梁山泊來。在路上行了兩日，當日行到晌午時分，正走之間，只見官道傍邊，一個大酒店。宋江看了道：『孩兒們走得困乏，都叫買些酒喫了過去。』當時宋江和燕順下了馬，入酒店裏來；叫孩兒們鬆了馬肚帶，都入酒店裏坐。宋江和燕順先入店裏來看時，只有三副大座頭，小座頭不多幾副；只見一副大座頭上，先有一個在那裏占了。宋江看那大時恁生打扮，見：

裹一頂豬嘴頭巾，腦後兩個太原府金不換紐絲銅鑲，上穿一領卑袖衫，腰繫一條白藤牌，下面腿紵護膝，八答麻鞋；桌子邊倚着短棒；橫頭上放着個衣包；

那人生得八尺來長，淡黃骨查臉，一雙鮮眼，沒根髭髯。宋江便叫酒保過來說道：『我的伴當人多，我兩個借你裏面坐一坐。你叫那個客人，移換那副大座頭，與我伴當們坐地喫些酒。』酒保應道：『小人理會得。』宋江與燕順裏面坐了，先叫酒保打酒來。『大碗先與伴當一人三碗。有肉便買些來。與他衆人喫，却來我這裏斟酒。』酒保又見伴當們都立滿在爐邊，酒保却去看着那個公人模樣的客人道：『有勞上下：那借這副大座頭，與裏面兩個官人的伴當坐一坐。』那漢噙唾叫他做『上下』便焦燥道：『也有個先來後到！甚麼官人的伴當要換座頭！老爺不換！』燕順聽了對宋江道：『你看他無禮麼？』宋江道：『由他便了，你也和他一般見識。』却把燕順按住了。只見那漢轉頭看了宋江，燕順冷笑，酒保又陪小心道：『上下，周全小人的買賣，換一換有何妨？』那漢大怒，拍着桌子道：『你這鳥男女好不識人！欺負老爺獨自一個！要換座頭，便是趙官家，老爺也罵鳥不換！高則聲，大頓子拳不認得你！』酒

保道：『小人又不曾說甚麼。』那漢嗚道：『豈你這廝敢說甚麼！』燕順聽了，那裏忍耐得住，便說道：『兀那漢子，你也鳥強！不換使罷，沒可得鳥嚇他！』那漢便跳起來，掉了短棒在手裏，便應道：『我自罵他，要你多管！老爺天下只識得兩個人，其餘的都把來做腳底下的泥！』燕順焦躁，便提起板凳，却待要打將去。宋江因見那人出語不俗，橫身在裏面勸解：『且都不要鬧。我且請問你：你天下只識的那兩個人？』那漢道：『我說與你，驚得你呆了！』宋江道：『願聞那兩個好漢大名？』那漢道：『一個是滄州橫海郡柴世宗的孫子，喚做小旋風柴進柴大官人。』宋江暗暗地點頭；又問道：『那一個是誰？』那漢道：『這一箇又奢遮！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呼保義宋公明！』宋江看了燕順暗笑，燕順早把板凳放下了。那漢又道：『老爺只除了這兩個，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宋江道：『你且住，我問你：你既說起這兩個人，我却都認得。你在那裏與他兩箇厮會？』那漢道：『你既認得，我不說謊。三年前，在柴大官人莊上住了四箇月有餘，只不曾見得宋公明！』宋江道：『你便要認黑三郎麼？』那漢道：『我如今正要去尋他。』宋江問道：『誰教你尋他？』那漢道：『他的親兄弟鐵扇子宋清教我寄家書去尋他。』宋江聽了大喜，向前拖住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那漢相了一面，便拜道：『天幸使令小弟得遇哥哥！爭些兒錯過，空去孔太公那裏走一遭。』宋江便把那漢拖入裏面，問道：『家中近日沒甚事？』那漢道：『哥哥聽稟：小人姓石名勇，原是大名府人氏，日常只靠放賭爲生。本鄉起小人一箇異名，喚做石將軍。爲因賭博上，一拳打死了箇人，逃走在柴大官人莊上

潯 水

。多聽得往來江湖上人說哥哥大名，因此特去鄆城縣投遞哥哥。却又聽得說道爲事出外，因見四郎。聽得小人說柴大官人來，却說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莊上。因小弟要拜識哥哥，四郎特寫這封家書與小人，寄來孔太公莊上。如尋見哥哥時，可叫兄長作急回來。」宋江見說。心中疑惑。便問道：「你到我莊上住了幾日？曾見我父親麼？」石勇道：「小人在彼，只住的一夜，便來了；不曾得見太公。」宋江把上梁山泊一節，都對石勇說了。石勇道：「小人自離了柴大官人莊上，江湖中只聞得哥哥大名，疎財仗義，濟困扶危。如今哥哥既去那裏入夥，是必攜帶三杯酒罷，石勇便去包裹內取出家書，慌忙遞與宋江。宋江接來看時，封皮逆封着，又沒「平安」二字。宋江心內越是疑惑，連忙扯開封皮，從頭讀至一半，後面寫道：「父親于今年正月初頭，因病身故！見今停喪在家，專等哥哥來家遷葬。千萬！千萬！切不可悞！宋滿泣血奉書。」宋江讀罷，叫聲苦，不知高低；自把胸脯捶將起來，自罵道：「不孝逆子，做下非爲！老父身亡，不能盡人子之道，畜生何異！」自把頭去壁上磕撞，大哭起來。燕順，石勇拘住。宋江哭得昏迷，半晌方纔甦醒。燕順，石勇，兩個勸道：「哥哥且省煩惱。」宋江便分付燕順道：「不是我寡情薄意；其實只有這個老父記掛；今已沒了，只得是夜趕歸去，教兄弟們自上山則個。」燕順勸道：「哥哥，太公既已沒了，便到家時，也不得見了。世上人無有不死的父母，且請寬心，引我們弟兄去了，那時小弟却陪侍哥哥歸去奔喪，未爲晚矣。自古道，「蛇無頸而不行。」若無仁兄去時，他那裏如何肯收留我們？」宋江道：「若等我送你們

澹 水

上山去時，悞了我多少日期，却是使不得。我只寫一封備細書札，都說在內，就帶了石勇一發入夥，等他們一處上山。我如今不知便罷；既是天教我知了，正是度日如年，燒眉之急！我馬也不要，從人也不帶，一個連夜自趕回家！」燕順，石勇，那裏留得住。宋江向酒保借筆硯，討了一幅紙，一頭哭着，一面寫着；再三叮嚀在上而寫了，封皮不粘，交與燕順收了。討石勇的八答麻鞋穿上，取了些銀兩藏在身邊，跨了一口腰刀，就拿了石勇的短棒，酒食都不肯審脣，便出門要走。燕順道：「哥哥也等秦總官，花知寨，都來相見一面了，去也未遲。」宋江道：「我不等了。我的書去，並無阻滯。石家賢弟，自說備細；可爲我上覆衆兄弟們，可憐見宋江奔喪之急，休則個。」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飛也似獨自一個去了。且說燕順同石勇，只就那店裏喚了些酒食點心，還了酒錢，却教石勇騎了宋江的馬，帶了從人，只離酒店三五里路，尋個大客店，歇了等候。次日辰牌時分，全夥都到。燕順，石勇，接着，備細說宋江哥哥奔喪去了。衆人都埋怨燕順道：「你如何不留他一留！」石勇分說道：「他開得父親沒了，恨不得自也尋死，如何肯停脚，也不得飛到家裏。寫了一封備細書札在此，教我們只顧去；他那裏看了書，並無阻滯。」花榮與秦明看了書，與衆人商議道：「事在途中，進退兩難；回又不得，散了又不成。只顧且去，還把書來封了，都到山上；看那裏不容，却別作道理。」九個好漢，併作一夥，帶了三五百人馬，漸近梁山泊來，尋大路上山。一行人馬，正在蘆葦中過，只見水面上鑼鼓振響。衆人看時，漫山遍野，都是雜彩旂旗。水泊中棹出兩隻快船當先一隻船上，擺着三五十個小樓囉，船頭上中間坐着一個頭領，乃是豹子頭林冲；背

澗 水

後那隻哨船上，也是三五十個小嘍囉，船頭上也坐着一個頭領，乃是赤髮鬼劉唐。前面來：林冲在船上喝問道：『汝等是甚麼人？那裏的官軍？敢來收捕我們！教你人人皆死，個個不留！你也知俺梁山泊的大名！』花榮，秦明等都下馬立在岸邊，答應道：『我等衆人，非是官軍；須有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哥哥有書札在此，特來相投大寨入夥。』林冲聽了道：『既有宋公明兄長的書札，且請至前面，到朱貴酒店裏；先請書來看，却來相請廝會。』船上把青旂只一招，蘆葦裏掉出一隻小船，內有三箇漁人，一個看船。兩個上岸來說道：『你們衆位將軍，都跟我來。』水面上見兩隻哨船，一隻船上把白旂招動，銅鑼響處，兩隻哨船，一齊去了。一行衆人看了，都驚呆了，說道：『端的此處官軍誰敢侵傍！我等山寨，如何及得！』衆人跟着兩個漁人，從大寬轉，直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朱貴見說了，迎接衆人都相見了，便叫放翻兩頭黃牛，散了分例酒食；討書札看了，先向水亭上放一枝響箭。射過對岸蘆葦中，早搖過一隻快船來。朱貴便喚小嘍囉分付罷，叫把書先齎上山去報知；一面店裏殺宰豬羊，管待九個好漢。把軍馬屯住，在四散歇了。第二日辰牌時分，只見軍師吳學究自來朱貴酒店裏迎接衆人。一個個都相見了；叔禮罷，動問備細早有二三十隻大白棹船來接。吳用，朱貴，邀請九位好漢下船，老小車輛人馬行李，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前望金沙灘來。上得岸，松樹逕裏，衆多好漢隨着晁頭領，金副鼓樂來接。晁蓋爲頭，與九個好漢相見了，迎上關來，各自乘馬坐轎，直到聚義廳上。一對對講禮罷，左邊一帶交椅上，却是晁蓋，吳用，公好勝，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那時白日鼠白勝，數月之

水滸

前，已從濟州大牢裏越獄，逃走到梁山上入夥。皆是吳學究使人去用度，救得白勝脫身。右邊一帶交椅上，却是花榮、秦明、黃信、燕順、王英、鄭天壽、呂方、郭盛、石勇；列兩行坐下。中間焚起一爐香來，各設了誓。當日大吹大擂，殺牛宰馬筵宴。一面叫新到火伴，廳下參拜了，自和小頭目管待筵席。收拾了後山房舍，教搬老小家眷都安頓了。秦明、花榮，在席上稱讚宋公明，許多好處，清風山報冤相殺一事，衆頭領聽了大喜。後說呂方、郭盛，兩個比試戟法，花榮一箭射斷絨纜，分開畫戟。晁蓋聽罷，意思不信，口裏含糊應道：「直如此射得親切？改日却看比箭。」當日酒至半酣，食供數品，衆頭領都道：「且去山前圍觀一回，再來赴席。」當下衆頭領相謙相讓，下階開步樂情，觀看山景。行至寨前第三關上，只聽得空中數行賓鴻嘹唳。花榮尋思道：「晁蓋却纔意思，不信我射斷絨纜。何不今日就此施逞些手段，教他們衆人看，日後敬伏我？」把眼一觀，隨行人伴數內，却有帶弓箭的，花榮便問他討過一張弓來；在手看時，却是一張泥金鵲畫細弓，正中花榮意；急取過一枝好箭，便對晁蓋道：「恰纔兄長見說花榮射斷絨纜，衆頭領似有不信之意。遠遠的有一行鴈來，花榮未敢誇口，這枝箭要射鴈行內第三隻鴈的頭上。射不中時，衆頭領休笑。」花榮搭上箭，拽滿了弓，覷得親切，望空中只一箭射去，但見：

鵲畫弓彎滿月，鵬翎箭逐飛星。挽手既強，離弦甚疾。鴈排空如張皮鶴，人發矢似展膠竿。影落雲中，聲在草內。天漢鴈行驚拆斷，英雄鴈序喜相聯。

當下花榮一箭，果然正中鴈行內第三隻，直墜落山坡下。急叫軍士取來看時，那枝箭正穿在

濟水

鷹頭上。晁蓋和衆頭領看了，盡皆駭然，都稱花榮做神臂將軍，吳學究稱讚道：『休言將軍比小李廣；便是養基，也不及神手！真乃是山寨有幸！』自此梁山泊無一個不敬花榮。衆頭領再回廳上筵會，到晚各自歇息。次日山寨中，再備筵席，議定坐次。本是秦明纔及花榮，因爲花榮是秦明大舅，衆人推讓花榮在林冲肩下坐了第五位；秦明第六位；劉唐坐了第七位；黃信坐第八位；三阮之下，便是燕順，王矮虎，呂方，郭盛，鄒天壽，石勇，杜遷，宋萬，朱貴，白勝；一行共是二十一個頭領坐定。慶賀筵宴已畢，山寨裏添造大船，屋宇，車輛，什物；打造鎗，刀，軍器，鎧甲，頭盔，整頓旗，旗，炮，礮弓，弩，箭，矢；准備抵捕官軍，不在話下。却說宋江自離了村店，連夜趕歸；當日申牌時候，奔到本鄉村口張社長酒店裏，暫歇一歇。那張社長，却和宋江家來往得好。張社長見了宋江容顏不樂，眼暗淚流。張社長動問道：『押司有年半來不到家中，今日且喜歸來，如何尊顏有些煩惱？心中爲甚不樂？且喜官事已遇赦了，必是減罪了。』宋江答道：『老叔自說得是，家中官事且靠後。只有一個生身老父沒了，如何不煩惱？』張社長大笑道：『押司真個也是作耍！令尊太公，却纔在我這裏喫酒了回去；只有半個時辰來去，如何却說這話？』宋江道：『老叔休要取笑小侄。』便取出家書教張社長看了，『兄弟宋清，明明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歿了，專等我歸來奔喪。』張社長看罷說道：『呸！那裏這般事！只午時前後，和東村王太公在我這裏喫酒了去，我如何肯說慌？』宋江聽了，心中疑影，沒做道理處；尋思了半晌，只等天晚別了社長，便奔歸家。入得莊門看時，沒些動靜。莊客見了宋江，都來參拜，宋江便問道：『

滄 水

我父親和四郎有麼？」莊客道：「太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今得歸來，却是歡喜。方纔和東村裏王社長在村口張社長店裏喫酒了回來，睡在裏面房內。」宋江聽了大驚，撇了短棒，逕入草堂上來，只見宋清迎着哥哥便拜。宋江見了兄弟不戴孝，心中十分大怒，便指着宋清罵道：「你這忤逆畜生，是何道理！父親見今在堂，如何却寫書來戲弄我！教我兩三遍自尋死處，一哭一個昏迷！你做這等不孝之子！」宋清却待分說，只見屏風背後轉出宋太公來，叫道：「我兒不要焦躁。這個不干你兄弟之事；是我每日思量要見你一面，因此教四郎只寫道我死了，你便歸得快。我又聽得人說：白虎山地面，多有強人，又怕你一時被人攔撥落草去了，做個不忠不孝的人；爲此急急寄書去，喚你歸家。又得柴大官人那裏來的石勇，寄書去與他，這件事，盡都是我主意，不干四郎之事，你休埋怨他。我恰纔在張社長店裏回去，聽得是你歸來了。」宋江聽罷，納頭便拜太公，憂喜相伴。宋江又問父親道：「不知近日官司如何？已經赦宥，必然減罪；適間張社長也這般說了。」宋太公道：「你兄弟宋清未回之先，多有朱仝，雷橫的氣力。說向後只動了一個海捕文書，再也不曾來勾擾。我如今爲何喚你歸來？近聞朝廷冊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書：應有民間犯了大罪，盡減一等科贖。俱已行開各處施行。便是發露到官，也只該個徒流之罪，不到得害了性命。且由他，却又別作道理。」宋江又問道：「朱，雷，二都頭，會來莊上麼？」宋清說道：「我前日聽得說來：這兩個，都差出去了。朱仝差往東京去；雷橫不知差到那裡去了。如今縣裏却是新添兩個姓趙的勾攝公事。」宋太公道：「我兒遠路風塵，且去房裏將息幾時。」合家歡喜，不在話下。天

澹 水

色看看將晚，玉兔東生。約有一更時分，莊上人都睡了，只聽得前後門發喊起來。看時，四下裏都是火把，團團圍住宋家莊，一片聲叫道：『不要走了宋江！』太公聽了，連聲叫苦。不因此起，有分教大江岸上，聚集好漢英雄；鬧市叢中，來顯忠肝義膽。畢竟宋公明在莊上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話說當時宋太公撥個梯子上牆來看時，只見火把叢中，約有一百餘人；當頭兩個，便是鄆城縣新參的都頭。却是弟兄兩個，一個叫做趙能，一個叫做趙得。兩個便叫道：「宋太公！你若是曉事的，便把兒子宋江獻將出來，我們自將就他；若是不教他掛官時，和你這老子一發捉了去！」宋太公道：「宋江幾時回來？」趙能道：「你便休胡說！有人在村口見他從張社長家店裏喫了酒歸來；亦有人跟到這裏，你如何賴得過？」宋江在梯子邊說道：「父親你和他論甚口，孩兒便挺身出官，也不妨；縣裏府上，都有相識，況已經赦宥的事了，必當減罪。來告這廝們做甚麼？趙家那廝，是個刁徒；如今暴得做個都頭，知道甚麼義理？他又和孩兒沒人情，空自求他。」宋太公哭道：「是我苦了孩兒！」宋江道：「父親休煩惱。官司見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兒躲在他州外府，也須有程限。日後歸來，也得早晚伏侍父親終身。」宋太公道：「既是孩兒恁地說時，我自來上下使用，買個好去處。」宋江便上梯來叫道：「你們且不要鬧。我的罪犯，今已赦宥，定是不死。且請二位都頭進做莊少叙三杯，明日一同見官。」趙能道：「你休使見識賺我入來！」宋江道：「我如何連累父親兄弟？你們只願進家裏來。」宋江便下梯子來，開了莊門，請兩個都頭到莊裏堂上坐下；連夜殺雞宰鴨，置酒相待。那一百士兵人等，都與酒食管待，送些錢物之類。取二十兩花銀，把來送與兩位都頭做好

水滸

看錢。正是：

都頭見錢便好，無錢黑眼相看。因此錢名好看，有錢無法無官。

當夜兩個都頭，在宋江莊上歇了。次早五更，同到縣前。等待天明，解到縣裏來時，知縣纔出陸堂。只見都頭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出官，知縣時文彬見了大喜，責令宋江供狀。當下宋江一筆供招：『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贖到閭婆惜爲妾。爲因不良，一時恃酒，爭論鬪毆，致被誤殺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緝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無詞。』知縣看罷，且叫收禁牢裏監候。滿縣人見說宋江，誰不愛惜他，都替他去知縣處告說討饒，備說宋江平日的好處；知縣自心裏也有八分開豁他。當時依准了供狀，免上長枷手扭，只散禁在牢裏。宋太公自來買上告下，使用錢帛。那時閻婆已自身故了半年，沒了哭主；這張三又沒了粉面，不來做甚冤家。縣裏疊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滿，結解上濟州聽斷。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赦前恩宥之事，已成減罪。把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本州官吏。亦有認得宋江的；更兼他又有錢帛使用，名喚做蘄杖刺配，又無苦主執證，衆人維持下來，都不甚深重。當廳帶上行枷，押了一道諜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無非是張千，李萬。當下兩個公人領了公文。監押宋江到州衙前。宋江的父親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裏等候；置酒管待兩個公人，齎發了些銀兩；宋江換了衣服，打拴了包裹，穿上麻鞋。宋太公喚宋江到避靜處叮囑道：『我知江州是個好地面，魚米之鄉，特地使錢買將那裏去。你可寬心守耐，我自使四郎來望你；盤纏，有使人常常寄來。你如今此去，正從梁山泊過；倘或他們下山來劫奪你入夥，切不可』

澹 水

可依隨他，教人罵做不忠不孝，此一節，牢記於心。孩兒路上，慢慢地去。天可憐見，早得回來，父子團圓，兄弟完聚！」宋江灑淚拜辭了父親，兄弟宋清送一程路。宋江臨別時，囑付兄弟道：「我此去了不要你們憂心。只有父親年紀高大，我又累被官司纏擾，背井離鄉而去。兄弟，你早晚只在家侍奉，休要爲我到江州來，棄撇父親，無人看顧。我自江湖上相識多，見的那一個不相助，盤纏自有對付處。天若見憐，有一日歸來也。」宋清灑淚拜辭了，自回家中去侍奉父親。宋太公，不在話下。只說宋江和兩個公人上路。那張千，李萬，已得了宋江銀兩；又因他是個好漢；因此於路上，只是伏侍宋江。三個人上路行了一日，到晚投客店安歇了，打火做些飯吃，又買些酒肉，請兩個公人。宋江對他說道：「實不瞞你兩個說：我們今日此去，正從梁山泊邊過。山寨上有幾個好漢，聞我的名字，怕他下山來奪我，枉驚了你們。我和你兩個，明日早起些，只便小路裏過去，寧可多走幾里不妨。」兩個公人道：「押司，你不說，掩門如何得知？我等自認得小路過去，定不得撞着他們。」當夜計議定了，次日起個五更來打火。兩個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只從小路裏走。約莫也走了三十里路，只見前面山坡背後，轉出一夥人來。宋江看了，只叫得苦。來的不是別人，爲頭的好漢，正是赤髮鬼劉唐；將領着三五十人，便來。那兩個公人。這張千，李萬，謊做一推兒，跪在地下。宋江叫道：「兄弟！你要殺誰？」劉唐道：「哥哥，不殺了這兩個男女，等甚麼！」宋江道：「不要你巧了手，把刀來我殺便了。」兩個人只叫得苦，今番到不好了。劉唐把刀遞與宋江。

詩曰：

水 濟

有罪當官不肯逃，逢人救解愈堅牢。存心厚處生計巧，不殺公人却借刀。

宋江接過，問劉唐道：『你殺公人何意？』劉唐答道：『奉山上哥哥將令，特使人打聽得哥哥吃官司，直要來聊城縣劫牢；却知道哥哥一向在牢裏，不會受苦。今番打聽得斷配江州，只怕路上錯了路頭，教大小頭領分付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便請上山。這兩個公人，不殺了如何？』宋江道：『這箇不是你們弟兄抬舉宋江，到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若是如此來挾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劉唐慌忙攀住脰膊道：『哥哥！且慢慢地商量！』就手裏奪了刀。宋江道：『你弟兄們，若是可憐見宋江時，容我去江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時却待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這話，小弟不敢主張；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花知寨在那裏專等，迎送哥哥。容小弟着小校請來商議。』宋江道：『我只是這句話，由你們怎地商量。』小廝囉去報不多時，只見吳用，花榮，兩騎馬在前面，後面數十騎馬跟着，飛到面前。下馬叙禮罷，花榮便道：『如何不與兄長開了枷？』宋江道：『賢弟是甚麼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吳學究笑道：『我知兄長的意思了。這個容易，只不留兄長在山寨便了。晁頭領多時不曾得與兄長相會，今次也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略；請到山寨，少叙片時，便送登程。』宋江聽了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扶起兩個公人來，宋江道：『要他兩個放心。寧可我死，不可害他。』兩個公人道：『全靠押司救命！』一行人都離了大路，來到蘆葦岸邊，已有船隻在彼。當時載過山前大路，却把山驕敵人擡了，直到斷金亭上歇了；小廝囉四下裏去請衆頭領都來聚會。迎接上山，到聚

水 滸

義廳上相見。晁蓋謝道：『自從鄆城救了性命，兄弟們到此，無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荐諸位豪傑上山，光輝草寨，恩報無門！』宋江答道：『小可自從別後，殺死淫婦，逃在江湖上，去了半年。本欲上山相探兄長一面，偶然村店裏遇得石勇，捎寄家書，只說父親棄世，不想却是父親恐怕宋江隨衆好漢入夥去了；因此詐寫書來喚我回家。雖然明吃官司，多得上下之人看覷，不曾重傷；今配江州，亦是好處。適蒙呼喚，不敢不至；今來既見了尊顏，奈我限期相逼，不敢久住，只此告辭。』晁蓋道：『直如此忙？且請少坐。』兩箇中間坐了。宋江便叫兩箇公人，具在交椅後坐，與他寸步不離。晁蓋叫許多頭領，都來參拜了宋江，分兩行坐下；小頭目一面斟酒。先是晁蓋把盞了；向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起，至白勝把盞下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相謝道：『足見弟兄們相愛之情！宋江是箇得罪囚人，不敢久停，只此告辭。』晁蓋道：『仁兄直如此見性？雖然賢兄不肯要壞兩箇公人，多與他些金銀，發付他回去，只說我梁山泊搶擄了去，不道得治罪於他。』宋江道：『你這話休題！這等不是攙舉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違了他的教訓，負累了他？前者一時乘興，與衆位來相投，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裏撞見在下，指引回家；父親說出這箇緣故，情願教小可明喫了官司；急斷配出來，又頻頻囑付；臨行之時，又千叮萬囑，教我休爲快樂，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惶惶驚恐；因此，父親明明教訓宋江。小可不爭隨順了，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願只就衆位手裏乞死！』說罷，淚如雨下，便拜倒在地。晁蓋，吳用，公孫勝，一

潯 水

齊扶起，衆人道：『既是哥哥堅意要住江州，今日且請寬心住一日，明日早送下山。』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上寨裏喫了一日酒。飲去了枷，也不肯除，只和兩箇公人同起同坐。當晚住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堅心要行。吳學究道：『兄長聽稟：吳用有箇至愛相識，見在江州充做兩院押牢節級；姓戴名宗，本處人稱爲戴院長；爲他有道術，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喚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義疎財。夜來小生修下一封書在此，與兄長去。到彼時，可和本入做箇相識。但有甚事，可教衆兄弟知道。』衆頭領挽留不住，安排筵宴送行；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又將二十兩銀子，送與兩箇公人；就與宋江挑了包裹，都送下山來，一箇箇都作別了。吳學究和花榮，直送過渡，到大路二十里外，衆頭領回上山去。只說宋江自和兩箇防送公人敢路投江州來，那箇公人，見了山寨裏許多人馬，衆頭領一箇箇都拜宋江，又得他那裏若干銀兩，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三箇人在路，約行了半月之上，早來到一箇去處，望見前面一座高嶺。兩箇公人說道：『好了！過得這條揭陽嶺，便是潯陽江。到江州却是水路，相去不遠。』宋江道：『天色暄暖，趁早走過嶺去，尋箇宿頭。』公人道：『押司說得是。』三箇人廝趕着過嶺來。行了半日，已過嶺頭，早看見嶺腳邊一箇酒店：背靠巔崖，門臨危樹；前後都是草房；去那樹陰之下，挑出一箇酒旛兒來。宋江見了，心中歡喜，便與公人道：『我們肚裏正飢渴哩，原來這嶺上有箇酒店；我們且買碗酒喫再走。』三箇人入酒店來，兩箇公人把行李歇了，將水火棍靠任壁上；宋江讓他兩箇公人上首坐定，宋江下首坐了，半箇時辰，不見一箇人出來，宋江叫道：『怎地不見有主人家？』只聽得裏面應道：『來

濟水

也！來也！」側首屋下，走出一箇大漢來。怎生模樣：

赤色虬鬚亂撒，紅絲虎眼睜圓。揭嶺殺人魔崇，鄴都催命判官。

那人出來頭上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布背心，露着兩臂，下面圍一條布手巾，看着宋江三個人唱箇曲，道：「客人打多少酒？」宋江道：「我們走得肚飢，你這裏有甚麼肉賣？」那人道：「只有熟牛肉和渾白酒。」宋江道：「最好。你先切二斤熟牛肉來，打一甬酒來。」那人道：「客人休說。我這裏嶺上賣酒，只是先交了錢，方纔喫酒。」宋江道：「倒是先還了錢喫酒，我也喜歡。等我先取銀子與你。」宋江便先打開包裹，取出些碎銀子。那人立在側邊，偷眼瞭着，見他包裹沉重，有些油水，心內自有八分歡喜；接了宋江的銀子，便去裏面舀一桶酒，切一盤牛肉出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隻筋，一面篩酒。三個人一頭喫，一面口裏說道：「如今江湖上歹人多，有萬千好漢着了道見的：酒肉裏下了蒙汗藥，麻翻了，切了財物，人肉把來做饅頭餡子。我只是不信。那裏有這話？」那賣酒的人笑道：「你三箇說了，不要喫我這酒和肉，裏面都有了麻藥！」宋江笑道：「這箇大哥，聽見我們說着麻藥，便來取笑。」兩箇公人道：「大哥，熱喫一碗也好。」那人道：「你們要熱喫，我便將去盪來。」那人盪熟了，將來篩作三碗。正是飢渴之中，酒肉到口。如何不喫，三人各喫了一碗下去。只見兩箇公人，睜了雙眼，口角邊流下涎水來，你扯我扯，望後便倒，宋江跳起來道：「你兩箇怎地喫的一碗，便恁醉了？」前來扶他，不覺自家也頭暈眼花，撲地倒了。光着眼，都面面厮覷；麻木了，動彈不得。酒店裏那人道：「慙愧！好幾日沒買賣！今日天送這

水 滸

三頭行貨來與我！」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山巖邊人肉房裏，放在斜人凳上；又來捆這兩箇公人，也拖了入去。那人再來，却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後屋內，解開看時，都是金銀。那人自道：「我開了許多年酒店，不會遇着這等一箇囚徒！量這等一箇罪人，怎地有許多財物？却不是從天降下賜與我的！」那人看罷包裹，却再包了，且去門前望幾箇火家，歸來開剗。立在門前，看了一回，不見一箇男女歸來，只見嶺下這邊，三箇人遶上嶺來。那人却認得，慌忙迎接道：「大哥那裏去來？」那三箇內一箇大漢應道：「我們特地上嶺來接一箇人，料道是來的程途日期了。我每日出來，只在嶺下等候，不見到，正不知在那裏擔擱了。」那人道：「大哥却是等誰？」那大漢道：「等箇奢遮的好男子。」那人問道：「甚麼奢遮的好男子？」那大漢答道：「你敢也聞他的大名？便是濟州鄆城縣宋押司宋江。」那人道：「莫不是湖上說的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那大漢道：「正是此人。」那人又問道：「他却因甚打這裏過？」那大漢道：「我却不知。近日有箇相識從濟州來，說道，「鄆城縣宋押司宋江，不知爲甚麼事，發在濟州府，斷配江州牢城。我料諒他必從這裏過來，別處又無路。他在鄆城縣時，我尙且要去和他厮會；今次正從這裏經過，如何不結識他？因此在嶺下連日等候。接了他四五日，並不見有一箇囚徒過來。我今日同這兩箇兄弟，信步渡上山嶺，來你這裏買碗酒喫，就望你一望。近日你店裏買賣如何！」那人道：「不瞞大哥說：這幾個月裏，好生沒買賣。今日謝天地，捉得三箇行貨，又有些東西。」那大漢慌忙問道：「三箇甚麼人？」那人道：「兩箇公人和一箇罪人。」那漢失驚道：「這囚徒，真不是黑矮肥胖的人？」那人應道：

澣 水

：『真箇不十分長大，面龐紫紫色。』那大漢連忙問道：『不會動手麼？』那人答道：『方纔拖進作房去，等火家未回，不曾開剝。』那大漢道：『等我認他一認。』當下四箇人進山巖邊人肉作房裏，只見剝人凳上，挺着宋江和兩箇公人，顛倒頭放在地下。那大漢看見宋江，却又不認得；相他臉上「金印」，又不分曉；沒可尋思處，猛想起道：『且取公人包裹來。我看他公文便知。』那人道：『說得是。』便去房裏取過公人的包裹，打開。見了一錠大銀，尚有若干散碎銀兩。解開文書袋來，看了差批，衆人只叫得「慙愧！」那大漢便道：『天使令我今日上嶺來！早是不會動手！爭些兒悞了我哥哥性命！』正是：

冤讐還報難迴避，機會遭逢莫遠圖。踏破鉄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那大漢便叫那人快討解藥來，『先救我哥哥。』那人也慌了，連忙調了解藥，便和那大漢去作房裏，先開了枷，扶將起來，把這解藥灌將下去。四個人將宋江扛出前面客房裏，那大漢扶住着，漸漸醒來，光着眼看了衆人立在面前，又不認得。只見那大漢教兩個兄弟扶住了宋江，納頭便拜。宋江問道：『是誰？我不是夢中麼？』只見賣酒的那人也拜。宋江答禮道：『兩位大哥請起這裏正是那裏？不敢動問二位高姓？』那大漢道：『小弟姓李名俊，祖貫廬州人氏；專在揚子江中，撐船辦公爲生；能識水性，人都呼小弟做混江龍李俊便是。這個賣酒的，是此間揭陽嶺人，只靠做私商道路，人盡呼他做權命判官李立。這兩箇兄弟，是此間潯陽江邊人，專販私鹽來這裏買賣，却是投盜李俊家安身；大江中伏得水，駕得船。是弟兄兩箇：一箇喚做出洞蛟童威，一箇叫做翻江蜃童猛。』兩箇也拜了宋江四拜。宋江問道：『却纔麻

滌水

翻了宋江，如何却知我姓名？」李俊道：「小弟有箇相識，近日做買賣從濟州回來，說起哥哥大名，爲事發在江州牢城。李俊往常思念，只要去貴縣拜識哥哥，只爲緣分淺薄，不能勾去。今聞仁兄來江州，必從這裡經過，小弟連連在嶺下等候仁兄五七日了，不見來。今日無心，天幸使令李俊同兩箇弟兄上嶺來，就買杯酒喫，遇見李立說將起來；因此小弟大驚，慌忙去作房裏看了，却又不知道是哥哥；猛可思量起來，取將公文看了，纔知道是哥哥。不敢拜問仁兄，聞知在鄆城縣做押司，不知爲何事配來江州？」宋江把這殺了閻婆惜，直至石舅村店寄書，回家事發，今次配來江州，備細說了一遍。四人稱歎不已。李立道：「哥哥何不只任此間住了，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宋江答道：「梁山泊苦死相留，我尚兀自不肯住，恐怕連累家中老父；此間如何住得？」李俊道：「哥哥義士，必不肯胡行，你快救起那兩箇公人來。」李立連忙叫了火家，已都歸來了，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裡來，把解藥灌將下去。救得兩箇公人起來；面面厮覷道：「我們想是行路辛苦，恁地容易得醉？」衆人聽了都笑。當晚李立置酒管待衆人在家裏過了一夜；次日又安排酒食管待，送出包裹，還了宋江並兩箇公人。當時相別了，宋江自和李俊，童威，童猛，兩箇公人下嶺來，逕到李俊家歇下，置備酒食，慇懃相待，結拜宋江爲兄，留住家裏過了數日，宋江要行，李俊留不住，取些銀兩贖發兩箇公人。宋江再帶上行枷，收拾了包裹行李，辭別李俊，童威，童猛，離了揭陽嶺下，取路望江州來。三箇人行了半日，早是未牌時分。行到一箇去處，只見人烟麇集，市井諠譁。正來到市鎮上，只見那裡一夥人圍住着看。宋江分開人叢，挨入去看時，却原來是一箇使槍捧

賣膏藥的。宋江和兩箇公人立住了脚，看他使了一回槍棒。那教頭放下了手中槍棒，又使了一回拳。宋江喝采道：『好槍棒拳脚！』那人却拿起一箇盤子來，口裡開呵道：『小人遠方來的人，投貴地特來就事。雖無驚人的本事，全靠恩官作成，遠處跨稱，近方賣弄。如要筋重膏藥，當下取贖；如不用膏藥，可煩賜些銀兩銅錢齋發，休教空過了。』那教頭把盤子撩了一遭，沒一箇出錢與他。那漢又道：『看官高抬貴手。』又撩了一遭，衆人都白着眼看，又沒一箇出錢賞他。宋江見他惶恐，掠了兩遭，沒人出錢，便叫公人取出五兩銀子來。宋江叫道：『教頭，我是箇犯罪的人，沒甚與你。這五兩白銀，權表薄意，休嫌輕微。』那漢子得了這五兩白銀，托在手裏，便收呵道：『恁地一箇有名的揭陽鎮上，沒一箇曉事的好漢，抬舉頭家！難得這位恩官，本身見自爲專在官，又是過往此間，顛倒齋發五兩白銀！正是

〔當年却笑鄭九和：只向青樓買笑歌！慣使不論家豪富，風流不在看衣多。〕

這五兩銀子，強似別的五十兩！自家拜揖，願求恩官高姓大名，使小人天下傳揚。』宋江答道：『教師，量這些東西，值得幾多？不須致謝。』正說之間，只見人叢裏一條大漢，分開人衆，搶近前來大喝道：『兀那廝是甚麼鳥漢！那裏來的囚徒，敢來滅俺揭陽鎮上威風！』攔着雙拳來打宋江。不因此起相爭，有分教滎陽江上，聚數籌攪海蒼龍的好漢；梁山泊中，添一夥巴山猛虎的英雄。畢竟那漢爲甚麼要打宋江，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沒遮欄追趕及時雨 船火兒夜鬧潯陽江

話說當下宋江不合將五兩銀子，齎發了那個教師，只見這揭陽鎮上衆人叢中，鑽過這條大漢，睜着眼喝道：「這廝那裏學得這些鳥鎗棒，來俺這揭陽鎮上逞強！我已分付了衆人休睬他，你這廝如何賣弄有錢，把銀子賞他；滅俺揭陽鎮上的威風！」宋江應道：「我自賞他銀兩，却干你甚事？」那大漢揪住宋江喝道：「你這賊配軍！敢回我話！」宋江道：「做甚麼不敢回你話？」那大漢提起雙拳，劈臉打來。宋江躲閃過，那大漢又趕入一步來。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對，只見那箇使鎗棒的教頭，從人背後趕將來，一隻手揪住那大漢頭巾，一隻手提住腰胯，望那大漢肋骨上只一兜，浪踉一交，顛翻在地。那大漢却待掙扎起來，又被這教頭只一脚踢翻了。兩箇公人勸住教頭。那大漢從地下爬將起來，看了宋江和教頭說道：「使得使不得，教你兩箇不要慌！」一直望南去了。宋江且請問教頭高姓，何處人氏。教頭答道：「小人祖貫河南洛陽人氏；姓薛，名永。祖父是老科經略相公帳前軍官；爲因惡了同僚，不得陞用，子孫靠使鎗棒賣藥度日。江湖上但呼小人病大蟲薛永。不敢拜問恩官高姓大名？」宋江道：「小可姓宋名江；祖貫鄆城縣人氏。」薛永道：「莫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宋江道：「小可便是。」薛永聽罷便拜。宋江連忙扶住道：「少叙三杯如何？」薛永道：「好！正要拜識尊顏，小人無門得遇兄長！」慌忙收拾起鎗棒和藥囊，同宋江便往鄰近酒肆內去喫酒。只見酒家說道：「酒肉自有，只是不敢賣與你們喫。」宋江問道：「緣何不賣與我們喫？」酒

水滸

家道：『却纔和你們厮打的大漢，已使人分付了：若是賣與你們喫時，把我這店子都打得粉碎。我這裏却是不敢惡他。這人是此間揭陽鎮上一霸，誰敢不聽他說。』宋江道：『既然恁地，我們去休。那厮必然要來尋鬧。』薛永道：『小人也去店裏算了房錢還他；一兩日間，也來江州相會，兄長先行。』宋江又取一二十兩銀子與了薛永，辭別了自去。宋江只得自和兩箇公人，也離了酒店，又自去一處喫酒。那店家說道：『小郎已自都分付了，我們如何敢賣與你們喫。你枉走，甘自費力，不濟事！』宋江和兩箇公人，都則聲不得；連連走了幾家，都是一般說話。三箇來到市稍盡頭，見了幾家打火小客店，正待要去投宿，却被他那裏不肯相容。宋江問時，都道：『他已着小郎連連分付去了；不許安着你們三箇。當下宋江見不是話頭，三箇便拽開脚步，望大路上走。看見一輪紅日低墜，天色昏晚，但見：

暴烟迷遠岫，寒霧鎖長空。羣星供皓月爭輝。綠水共青山鬪碧。疎林古寺，數聲鍾韻悠揚；小浦漁舟，幾點殘燈明滅。枝上子規啼夜月，園中粉蝶宿花叢。

宋江和兩箇公人，見天色晚來，心裏越慌。三箇商量道：『沒來由看使鎗棒，惹了這厮！如今閃得前不已村，後下着店，却是投那裏去宿是好？』只見遠遠地小路上，望見隔林深處，射出燈光來。宋江見了道：『兀，那裏燈火明處，必有人家。遮莫怎地陪箇小心，借宿一夜，明日早行。』公人看了道：『這燈光處，又不在此正路上。』宋江道：『沒奈何！雖然不在正路上，一座大莊院來。宋江和兩箇公人，來到莊院前敲門，莊客聽得，出來開門道：『你是甚人，黃

澹 水

昏夜半，來敲門打戶？」宋江陪着小心答道：「小人是箇犯罪配逐江州的人。今日錯過了宿頭，無處安歇；欲求貴莊借宿一宵，來早依例拜納房金。」莊客道：「既是恁地，你且在這裏少待；等我入去報知莊主太公，可容卽歇。」莊客入去通報了，復翻身出來說道：「太公相請。」宋江和兩箇公人到裏面草堂上參見了莊主太公，太公分付教莊客領去門房裏安歇，就與他們些晚飯喫。莊客聽了，引去門首草房下，點起一碗燈，教三箇歇定了；取三分飯食羹湯菜蔬，教他三箇喫了。莊客收了碗碟，自入裏面去。兩箇公人道：「押司，這裏又無外人，一發除了行枷，快活睡一夜，明日早行。」宋江道：「說得是。」當時去了行枷，和兩箇公人去房外淨手，看見星光滿天。又見打麥場邊屋後，是一條村僻小路，宋江看任眼裏。三箇淨了手，入進房裏，關上門去睡。宋江和兩箇公人說道：「也難得這箇莊主太公，留俺們歇這一夜。」正說間，聽得莊裏有人點火把來打麥場上一到處照看。宋江在門邊裏張時，見是太公引着三箇莊客，把火一到處照看。宋江對公人道：「這太公和我父親一般：件件都要自來照管，這早晚也不肯去睡，一地裏親自點看。」正說之間，只聽得外面有人叫開莊門。莊客連忙來開了門，放入五七箇人來。爲頭的手裏拿着朴刀；背後的都拿着稻叉棍棒。火把光下，宋江張看時，那箇提朴刀的，正是任搗陽鎮上要打我們的那漢。宋江又聽得那太公問道：「小郎，你這裏來去？和甚人厮打，日晚了，拖鎗拽棒？」那大漢道：「阿爹不知，哥哥在家裏麼？」太公道：「你哥哥喫得醉了，去睡在後面亭子上。」那漢道：「我自去叫他起來。我和他趕人。」太公道：「你又和誰合口？叫起哥哥來時，他却不肯干休；你且對我說這緣故，」那漢

水滸

道：「阿爹，你不知；今日鎮上一箇使鎗棒賣藥的漢子，耐耐那厮不先來見我弟兄兩箇，便去鎮上撒科賣藥，教使鎗棒：被我都分付了鎮上的人，分文不要與他賞錢。不知那裏走一箇囚徒來，那厮做好漢出尖，把五兩銀子賞他，滅俺揭陽鎮上威風！我正要打那厮，堪恨那賣藥的腦揪翻我，打了一頓，又踢了我一脚，至今腰裏還疼。我已教人四下裏分付了酒店客店：不許着這厮們喫酒安歇。先教那厮三人，今夜沒存身處！隨後喫我叫了賭房裏一夥人，趕將去客店裏，拿得那賣藥的來，儘氣力打了一頓；如今把來弔在都頭家裏，明日送去江邊，細做一塊拋在江裏，出那口鳥氣！却只趕這兩箇公人押的囚徒不着。前面又沒客店，竟不知投那裏去宿了。我如今叫起哥哥來，分投趕去捉拿這厮！」太公道：「我兒，休恁地短命相！他自有銀子賞那賣藥的，却干你甚事？你去打他做甚麼？可知道着他打了，也不會傷重。快依我口便罷，休教哥哥得知。你喫人打了，他肯干罷？又是去害人性命！你依我說，且去房裏睡去了。半夜三更，莫去敲門打戶。激惱村坊，你也積些陰德。」那漢不顧太公說，拿着朴刀，逕入莊內去了。太公隨後也趕入去。宋江聽罷，對公人說道：「這般不巧的事！怎生是好？却又撞在他家投宿。我們只宜走了好；倘或這厮得知，必然喫他害了性命。便是太公不說，莊客如何敢瞞？」兩箇公人都道：「說的是。事不宜遲，及早快走。」宋江道：「我們休從大路出去，撥開屋後一堵墻子出去罷。」兩箇公人挑了包裹，宋江自提了行枷，便從房裏挖開屋後一堵墻子，三箇人便趁星月之下，望林木深處小路上只顧走。正是慌不擇路，走了一箇更次，望見前面滿目蘆花，一派大江，滔滔滾滾，正來到潯陽江邊。有詩爲證：

滄 水

掉入天羅地網來，宋江時霎實堪哀。纔離黑煞凶神難，又遇喪門白虎災。

只聽得背後喊叫，火把亂明，吹風胡哨趕將來，宋江只叫得苦道：『上蒼救一救則箇！』三人躲在蘆葦叢中，望後面時，那火把漸近。三人心裏越慌，脚高步低，在蘆葦裏掃。前面一看，不到天盡頭，早到地盡處：定目觀看見大江攔截，側邊又是條闊港。宋江仰天嘆道：『早知如此的苦，權且在梁山泊也罷！誰想直斷送在這裏！』宋江正在危急之際，只見蘆葦叢中，悄悄地忽然搖出一隻船來。宋江見了，便叫『梢公！且把船來救我們三箇！俺與你幾兩銀子！』那梢公在船上問道：『你三箇是甚麼人，却走在這裏來？』宋江道：『背後有強人打劫我們，一昧地撞在這裏。你快把船來渡我們！我多與你些銀兩！』那梢公聽得多與銀兩把船便放攏來。三箇連忙跳上船去。一箇公人，便把包裹丟下船裏；一箇公人，便將水火棍攔開了船。那梢公一頭搭上櫓，一面聽着包裹落船有些好響聲，心裏暗喜歡；把櫓一搖。那隻小船，早蕩在江心裏去。岸上那夥趕來的人，早趕到灘頭；有十數箇火把，爲頭兩個大漢，各挺着一條朴刀；隨從有二十餘人，各執鎗棒，口裏叫道：『你那梢公快搖船攏來！』宋江和兩箇公人，做一塊兒伏在船艙裏，說道：『梢公！却是不要攏船！我們自多與你些銀子相謝！』那梢公點頭，只不應岸上的人；把船望上水咿咿啞啞搖將去。那岸上這夥人大喝道：『你那梢公不搖攏船來，教你都死！』那梢公冷笑幾聲，也不應。岸上那夥人又叫道：『你是那箇梢公，直恁大膽不搖攏來！』那梢公冷笑應道：『老爺叫做張梢公！你不要咬我鳥！』岸上火把叢中那個長漢說道：『原來是張大哥！你見我弟兄兩箇麼？』那梢公應道：『我又不瞎，做甚麼不見你』

水滸

？」那長漢道：你既見我時，且搖籠來和你說話。」那梢公道：「有話明朝來說，趁船的要走得緊。」那長漢道：「我弟兄兩箇，正要捉這趁船的三箇人！」那梢公道：「趁船的三箇，都是我家親眷，衣食父母；請他歸去，喫碗「板刀麵」了來！」那長漢道：「你且搖籠來，和你商量。那梢公又道：『我的衣飯，倒搖籠來把與你倒樂意！』那長漢道：『張大哥！不是這般說！我弟兄只要捉這囚徒；你且籠來！』那梢公一頭搖籠，一面說道：『我自好幾日接得這箇主顧，都是不搖籠來，倒喫你接了去。你兩箇只得休怪，改日相見。』宋江不曉得梢公話裏藏闕，在船艙裏悄悄的和兩箇公人說：『也難得這箇梢公！救了我們三箇性命，又與他分說！不要忘了他恩德！却不是幸得這隻船來渡了我們？』却說那梢公搖開船去，離得江岸遠了。三箇人在艙裡望岸上時，火把也自去蘆葦中明亮。宋江道：「慙愧！正是好人相逢，惡人遠離，且得脫了這場災難！」只見那梢公搖着櫓，口裏唱起湖州歌來；唱道：

「老爺生長在江邊，不怕官司不怕天！昨夜光華來趁我，臨行奪下一金磚！」

宋江和兩箇公人聽了這首歌，都酥軟了。宋江又想道：「他是唱耍。」三箇正在艙裏議論未了，只見那梢公放下櫓，說道：「你這個撮鳥！兩公公人，平日最會詐害做私商的人；今日却撞在老爺手裏！你三箇却是要喫「板刀麵」？却是要喫「餛飩」？」宋江道：「家長休要取笑。怎地喚做「板刀麵」？怎地是「餛飩」？」那梢公睜着眼道：「老爺和你耍甚鳥！若還要喫「板刀麵」時，俺有一把滾風也似快刀，在這纜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箇，都剝你三箇人下水去！你若耍喫「餛飩」時，你三箇快脫了衣裳，都赤條條地跳下江裏自

澣 水

死！」宋江聽罷，扯定兩箇公人說道：「却是苦也！正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梢公喝道：「你三箇好好商量，快回我話！」宋江答道：「梢公不知：我們也是沒奈何，犯下了罪，迭配江州的人；你如何可憐見饒了我三箇！」那梢公喝道：「你說甚麼閑話！饒你三箇？我半箇也不饒你！老爺喚做有名的狗臉張爺爺！來也不認得爹，去也不認得娘！你便都閉了鳥嘴，快下水裏去！」宋江又求告道：「我們都把包裹內金銀財帛衣服等項。盡數與你；只饒了我三人性命！」那梢公便去艙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來，大喝道：「你三箇要怎地？」宋江仰天嘆道：「爲因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責，連累了你兩箇！」那兩箇公人，也扯住宋江道：「押司！罷，罷！我們三箇一處死休！」那梢公又喝道：「你三箇好好快脫了衣裳，跳下江去！跳便跳；不跳時，老爺便剝下水裏去！」宋江和那兩箇公人。抱做一塊，恰待要跳水。只見江面上咿咿啞啞橈聲響，宋江探頭看時，一隻快船，飛也似從上水頭搖將下來；船上有三箇人；一條大漢，手裏橫着托叉，立在船頭上；梢頭兩箇後生，搖着兩把快棹，星光之下，早到面前。那船頭上橫叉的大漢便喝道：「前面是甚麼梢公，敢在當港行事？船裏貨物，見者有分！」這船梢公回頭看了，慌忙應道：「原來却是李大哥，我只道是誰來！大哥又去做買賣？只是不曾帶挈兄弟。」大漢道：「張家兄弟，你在这裏又弄這一手！船裏甚麼行貨？有些油水麼？」梢公答道：「教你得知好笑：我這幾日沒道路，又賭輸了，沒一文；正在沙灘上悶坐，岸上一夥人，趕這三頭行貨來我船裏；却是烏兩箇公人，解一箇黑矮囚徒。正不知是那裏人。他說道，「迭配江州來的；」却又頂上不帶行枷。趕來的岸上一夥人，却是鎮

水 滸

上穆家哥兒兩個，定要討他。我見有些油水吃。我不還他。」船上那大漢道：「咄！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宋江聽得聲音嘶熱，便艙裏叫道：「船上好漢是誰？救宋江則箇！」那大漢失驚道：「真箇是我哥哥！早不做出來！」宋江鑽出船上來看時，星光明亮，那立在船頭上的大漢，不是別人，正是：

家住潯陽江浦上，最稱豪傑英雄。眉濃，眼大，面皮紅，髭鬚垂鐵線，語話著銅鐘。凜凜身軀長八尺，能揮利劍霜鋒，衝波躍浪立奇功。廬州生李俊，綽號混江龍。

那船頭上立的大漢，正是混江龍李俊；背後船梢上兩個搖櫓的：一個是出洞蛟童威，一個是翻江壓童猛。這李俊聽得是宋公明，使跳過船來，口裏叫苦道：「哥哥驚恐？若是小弟來得遲了些個，悞了仁兄性命。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棹船出來江裏趕些私鹽，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難！」那梢公呆了半晌，做聲不得，方纔問道：「李大哥，這黑漢便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李俊道：「可知是哩！」那梢公便拜道：「我那爺！你何不早通個大名，省得着我做出反事來，爭些兒傷了仁兄！」宋江問李俊道：「這個好漢是誰？高姓何名？」李俊道：「哥哥不知：這個好漢，却是小弟結義的兄弟，原是小孤山下人氏，姓張，名橫，綽號船火兒；專在此潯陽江，做這件穩善的道路。」宋江和兩個公人都笑起來。當時兩隻船迎着搖盪灘邊來，纜了船，船艙裏扶宋江並兩個公人上岸。李俊又與張橫說道：「兄弟，我常常和你說：天下義士，只除非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今日你可仔細認着。」張橫敲開火石，點起燈來，照着宋江，撲翻身又在沙灘上拜道：「望哥哥恕兄弟罪過！」宋江看那張橫時

滸 水

，但見：

七尺身軀，三角眼，黃鬚，赤髮，紅睛。潯陽江上有聲名。衝波如水怪，躍浪似飛鯨，惡水狂風都不懼，蛟龍見處魂驚。天差列宿害生靈，小孤山下住，船火號張橫。

張橫拜罷，問道：『義士哥哥，爲何事配來此間？』李俊便把宋江犯罪的事說了，今來迭配江州。張橫聽了說道：『好教哥哥得知：小弟一母所生的親弟兄兩個，長的便是小弟；我有一個兄弟，却又了得：渾身雪練也似一身白肉；沒得四五十里水面；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水裏行，一似一根白條；更兼一身好武藝；因此人起他一個異名，喚做浪裏白跳張橫。當初我弟兄兩個，只在陽子江邊，做一件依本分的道路。』宋江道：『願聞則個。』張順道：『我弟兄兩個，但賭輸了時，我便先駕一隻船，渡在江邊淨處做私渡。有那一等客人，貪省貫百錢的，又要快，便來下我船。等船裏都坐滿了，却教兄弟張順也扮做單身客人，背着一個大包，也來趁船。我把船搖到半江裏，歇了橈，拋了釘，插一把板刀，却討船錢；本合五百足錢一個人，我便定要他三貫。却先問兄弟討起，教他假意不肯還我，我便把他來起手，一手揪住他頭，一手捉定腰跨，撲盪地擱下江裏；排頭兒定要三貫。一個個都驚得呆了，把出來不迭。都歛得足了，却送他到僻淨處上岸。我那兄弟自從水底下走過對岸，等沒了人，却與兄弟分錢去賭。那時我兩個，只靠這件道路過日。』宋江道：『可知江邊多有主顧來尋你私渡。』李俊等都笑起來。張橫又道：『如今我弟兄兩個都改了業；我便只在這潯陽江裏做些私商；兄弟張順能，却如今自在江州做賣魚牙子。如今哥哥去時，小弟寄一封書去；只是不

潯 水

識字，寫不得。」李俊道：「我們去村裏央個門館先生來寫。」留下童威，童猛看船，三個人跟了李俊，張橫，提了燈，投村裏來。走不過半里路，看見火把還在岸上明亮。張橫說道：「他弟兄兩個還未歸去！」李俊道：「你說兀誰弟兄兩個？」張橫道：「便是鎮上那穆家哥兒兩個。」李俊道：「一發叫他兩個來拜見哥哥。」宋江連忙說道：「使不得！他兩個趕着要捉我。」李俊道：「仁兄放心。他弟兄不知是哥哥。他亦是我們一路人。」李俊用手一招，胡哨了一聲，只見火把入伴都飛避將來。看見李俊，張橫，都恭奉着宋江做一處說話，那弟兄二人大驚道：「二位大哥，如何與這三人厮熟？」李俊大笑道：「你道他是兀誰？」那二人道：「便是不認得。只見他在鎮上出銀兩賞那使鎗棒的，滅俺鎮上威風：正待要捉他！」李俊道：「他便是我日常和你們說的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公明哥哥，你兩個還不快拜！」那弟兄兩個，撇了於刀，撲翻身便拜道：「聞名久矣，不期今日方得相會！却纔甚是冒瀆，犯傷了哥哥，望乞憐憫恕罪！」宋江扶起二位道：「壯士，願求大名？」李俊便道：「這弟兄兩個富戶，是此間人。姓穆，名弘，綽號沒遮欄，兄弟穆春，喚做小遮欄；是揭陽鎮上一霸。我這裏有三霸，哥哥不知，一發說與哥哥知道。揭陽嶺上嶺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揭陽鎮上，是他弟兄兩個一霸；潯陽江邊做私商的，却是張橫，張順，兩個一霸；以此謂之三霸。」宋江答道：「我們如何省得？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望乞放還了解永！」穆弘笑道：「便是使鎗棒的那厮？哥哥放心。」隨即便教兄弟穆春去取來還哥哥。我們且請仁兄到敝莊伏禮請罪。」李俊說道：「最好！便到你莊上去。」穆弘叫莊客着兩個去看了船

水滸

隻，就請童威，童猛，一同都到莊上去相會；一面又着人去莊上報知，置辦酒食，殺羊宰猪，整理筵宴。一行衆人，等了童威，童猛，一同取路投莊上來。却好五更天氣，都到莊裏，請出穆太公來相見了，就草堂上分賓主坐下。宋江看那穆弘時，端的好表人物。但見：

面似銀盆身似玉，頭白，眼細，眉單。威風凜凜逼人寒，靈官離斗府，佑聖下天關。武藝高強心膽大，陣前不肯空還。攻城野戰奪旌旛，穆弘真壯士，人號沒遮擋。

宋江與穆太公對坐。說話未久，天色明朗，穆春已取到病大蟲薛永進來，一處相會了。穆弘安排筵席，管待宋江等衆位飲宴。至晚，都留在莊上歇宿。次日宋江要行，穆弘那裏肯放，把衆人都留莊上，陪侍宋江去鎮上閑翫，觀看揭陽市村景致。又住了三日，宋江怕達了限次，堅意要行。穆弘並衆人苦留不住，當日做個送路筵席。次日早起來，宋江作別穆太公並衆位好漢；臨行分付薛永：『且在穆弘處住幾時，却來江州，再得相會。』穆弘道：『哥哥但請放心，我這裏自看顧他。』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又齋發兩個公人些銀兩。臨動身，張橫在穆弘莊上央人修了一封家書，央宋江付與張順。當時宋江收放包裹內了，一行人都送到潯陽江邊。穆弘叫隻船來，取過先頭行李下船。衆人都往江邊，安排行柁，取酒食上船餞行。當下衆人灑淚而別。李俊，張橫，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一行人各自回家，不在話下。只說宋江自和兩個公人下船，投江州來。這梢公非比前番：拽起一帆風蓬，早送到江州上岸。宋江依前帶上行柁，兩個公人取出文書，挑了行李，直至江州府前來，正值府尹陞廳。原來那江州知府，姓蔡，雙名得章，是當朝蔡太師蔡京的第九個兒子；因此，江州叫他

水滸

做蔡九知府。那人爲官貪濫，作事驕奢。爲這江州是個錢糧浩大的處，抑且人廣物盈，因此太師特地教他來做個知府。當時兩個公人當廳下了公文，押宋江投廳下。蔡九知府看見宋江一表非俗，便問道：『你爲何枷上沒了本州的封皮？』兩個公人告道：『於路上春雨淋漓，却被水濕壞了。』知府道：『快寫個帖來，便送下城外牢城營裏去！本府自差公人押解下去。』這兩個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營內交割。當時江州府公人齎了文帖，監押宋江並同公人出州衙前，來酒店裏買酒喫。宋江取三兩來銀子與了江州府公人，當討了收管，將宋江押送單身房裏聽候。那公人先去對管營差撥處，替宋江說了方便；交割討了收管，自回江州府去了。這兩個公人，也交還了宋江包裹行李，千酬萬謝，相辭了入城來。兩個自說道：『我們雖是喫了驚恐，却賺得許多銀兩。』自到州衙府裏伺候，討了回文，兩箇取路往濟州去了。話裏只說宋江又自央免人情差撥到單道房裏，送了十兩銀子與他；管營處，又自加倍送十兩並人事；營裏管事的人並使喚的軍健人等，都送些銀兩與他們買茶喫；因此無一箇不歡喜宋江。少刻引到點視廳前，除了行枷，參見管營。已得了賄賂，在廳上說道：『這箇新配到犯人宋江聽着：先朝太祖武德皇帝聖旨事例：但凡新入流配的人，須先喫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捉去背起來！』宋江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時症，至今未曾痊可。』管營道：『這漢端的似有病的；不見他面黃肌瘦，有些病症？且與他權寄下這頓棒。此人既是縣吏出身，着他本營抄事房做個抄事。』就時主了文案，便教發去抄事。宋江謝了，去單身房取了行李，到抄事房安頓了。衆囚徒見宋江有面目，都買酒來與他慶賀。次日，宋江置備酒食，與衆人同

水 滸

禮；不時間，又請差撥押頭遞杯；管營處常常送禮物與他。宋江身邊，有的是金銀財帛自落的結請他們。住了半月之間，滿營裏沒一箇不歡善他。自古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宋江一日與差撥抄事房喫酒，那差撥說與宋江道：「賢兄，我前日和你說的那箇節級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與他？今已一旬之上了。他明日下來時，須不好看。」宋江道：「這箇不妨。那人要錢不與他；若是差撥哥哥，但要時，只顧問宋江取不妨。那節級要時，一文也沒！等他下來，宋江自有話說。」差撥道：「押司，那人好生利害，更兼手脚了得！倘或有些言語高低，喫了他些羞辱，却道我不與你通知。」宋江道：「兄長由他。但請放心，小可自有措置。敢是送些與他，也不見得；他有箇不敢要我的，也不見得。」正恁的說未了，只見牌頭來報道：「節級下在這裏了。正在廳上大發作，罵道，『新到配軍，如何不送常例錢來與我？』」差撥道：「我說是麼？那人自來，連我們都怪。」宋江笑道：「差撥哥哥休罪，不及陪待，改日再得作杯。小可且去和他說話。」差撥也起身道：「我們不要見他，」宋江別了差撥，離了抄事房，自來點視廳上，見這節級。不是宋江來和這人廝見，有分教江州城裏，翻成虎窟狼窩；十字街頭，變作屍山血海。直教撞破天羅歸水滸，掀開地網上梁山。畢竟宋江來與這箇節級怎麼相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鬪浪裏白跳

話說當時宋江別了差撥，出抄事房來，到點視廳上看時，見那節級，撥條凳子坐在廳前，高聲喝道：『那個是新配到囚徒？』牌頭指着宋江道：『這個便是。』那節級便罵道：『你這黑矮殺才！倚仗誰的勢要，不送常例錢來與我？』宋江道：『「人情人情，在人情願。」你如何逼取人財？好小戩相！』兩邊看的人聽了，倒捏兩把汗。那人大怒，喝罵『賊配軍！』安敢如此無禮，顛倒說我小戩！那兜獸的，與我背起來！且打這厮一百訊棍！』兩邊營裏衆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見說要打他，一闕都走了，只剩得那節級和宋江。那人見衆人都散了，肚裏越怒；拿起訊棒，便遞來打宋江。宋江說道：『節級！你要打我，我得何罪？』那人大喝道：『你這賊配軍，是我手裏行貨！輕咳嗽，便是罪過！』宋江道：『你便尋我過失，也不到得該死！』那人怒道：『你說不該死！我要結果你也不難！只似打殺一箇蒼蠅！』宋江冷笑道：『我因不送得常例錢便該死時，結識梁山泊吳學究的，却該怎地？』那人聽了這話，慌忙丟了手中訊棍，便問道：『你說甚麼？』宋江又答道：『自說那結識軍師吳學究的，你問我怎地？』那人慌了手脚，拖住宋江問道：『你正是誰？那裏得這話來？』宋江笑道：『小可便是山東鄆城縣宋江。』那人聽了大驚，連忙作揖，說道：『原來兄長正是及時雨宋公明！』宋江道：『何足掛齒。』那人便道：『兄長，此間不是說話處，未敢下拜。同往城裏敘懷，請兄長便行。』宋江道：『好，節級少待，容宋江鎖了房門便來。』宋江慌忙到房裏

，取了吳用的書，自帶了銀兩，出來鎖上房門，分付牌頭看管，便和那人離了牢城營內，遞入江州城裏來，去一箇臨街酒肆中樓上坐下。那人問道：『兄長何處見吳學究來？』宋江懷中取出書來，遞與那人。那人拆開封皮，從頭讀了，藏在袖內，起身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適間言語衝撞，休怪休怪。』那人道：『小弟只聽得說，「有箇姓宋的，發下牢城營裏來。」往常時，但是發來的配軍，常例送銀五兩。今番已經十數日，不見送來。今日是箇閑暇日頭，因此下來取討。不想却是仁兄。恰纔在營內，甚是言語冒瀆了哥哥，萬望恕罪！』宋江道：『差撥亦常常對小可說起大名。宋江有心要拜識尊顏，又不知足下住處，亦無因入城，特地只等尊兄下來，要與足下相會一面；以此就候日久。不是爲這五兩銀子，不捨得送來；只想尊兄必是自來，故意延挨。今日幸得相見以慰平生之願。』說話的：那人是誰？便是與學究所荐的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院長戴宗。那時故宋時，金陵一路節級，都稱呼家長；湖南一路節級，都稱呼做院長。原來這戴院長，有一等驚人的道術；但出路時，齋書飛報緊急軍情事，把兩箇甲馬，拴在兩隻腿上，作起「神行法」來，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箇甲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因此人都稱做神行太保戴宗。有臨江仙爲證：

面闊，唇方，神眼突，瘦長清秀人材。皂紗巾畔翠花開，黃旂書令字，紅串映宣牌。健足欲追千里馬，羅衫常惹塵埃。神行太保能奇哉！程途八百里，朝去暮還來。

當下戴院長與宋公明說罷了來情去意，戴宗，宋江，俱各大喜。兩箇坐在閣子裏，叫那賣酒的過來，安排酒菓肴饌菜蔬來，就酒樓上兩箇飲酒，宋江訴說一路上遇見許多好漢，衆人相

水滸

會的事務。戴宗也傾心吐膽，把和這吳學究相交來往的事，告訴了一遍。兩箇正說到心腹相愛之處，纔飲得兩三杯酒，只聽樓下喧鬧起來。過賣連忙走入閣子來對戴宗說道：「這個人，只除非是院長說得他下。沒奈何，煩院長去解拆則箇。」戴宗問道：「在樓下作鬧的是誰？」過賣道：「便是時常同院長走的那箇喚做鐵牛李大哥，在底下尋主人家借錢。」戴宗笑道：「又是這斯在下面無禮，我只道是甚麼人。兄長少坐，我去叫了這厮上來。」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時，引着一箇黑凜凜大漢上樓來。宋江看見喫了一驚，便問道：「院長，這大哥是誰？」戴宗道：「這箇是小弟身邊牢裏一箇小牢子，姓李，名達，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箇異名，喚做黑旋風李達。他鄉中都叫他做李鐵牛。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會還鄉。爲他酒性不好，多人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及會拳棍。見今在此牢裏勾當。」有詩爲証：

家住沂州翠嶺東，殺人放火恣行兇。不擦煤墨渾身黑，似着硃砂兩眼紅。

閑向溪邊磨巨斧，悶來巖畔斫喬松。力如牛猛堅如鐵，撼地搖天黑旋風。

李達看着宋江問戴宗道：「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戴宗對宋江笑道：「押司，你看這厮怎麼醜陋，全不識些體面。」李達便道：「我問大哥，怎地是籠鹵？」戴宗道：「兄弟，你便請問『這位官人是誰？』便好。你倒却說『這黑漢子是誰？』這不是籠鹵，却是甚麼？我且與你說知：這位仁兄，便是閑常你要去投奔他的義士哥哥。」李達道：「莫不是山東及時雨黑宋江？」戴宗喝道：「咄！你這厮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喚，全不識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

水滸

幾時！」李逵道：「若真箇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閑人，我却拜甚鳥！節級哥哥，不要瞞我拜了，你却笑我。」宋江便道：「我正是山東黑宋江。」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爺！你何不早說些箇，也教鐵牛歡喜。」撲翻身軀便拜。宋江連忙答禮，說道：「壯士大哥請坐。」戴宗道：「兄弟，你便來我身邊坐了喫酒。」李逵道：「不耐煩小盞喫，換箇大碗來篩！」宋江便問道：「却纔大哥爲何在樓下發怒？」李逵道：「我有一錠大銀，解了十兩小銀使用了。却問這主人家那借十兩銀子去贖那大銀出來便還他，自要些使用。忒耐這鳥主人，不肯借與我！却待要和那厮放對，打得他家粉碎，却被大哥叫了我上來。」宋江道：「只用十兩銀子去取，再要利錢麼？」李逵道：「利錢已有在這裏了，只要十兩本錢去討。」宋江聽罷，便去身邊取出一箇十兩銀子，把與李逵，說道：「大哥，你將去贖來用度。」戴宗要阻當時，宋江已把出來了。李逵接得銀子，便道：「却是好也！兩位哥哥，只在這裏等我一等。贖了銀子，便來送還；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喫碗酒。」宋江道：「且坐一坐，喫幾碗了去。」李逵道：「我去了便來。」推開簾子，下樓去了。戴宗道：「兄長休借這銀與他便好。却纔小弟正欲要阻，兄長已把在他手裏了。」宋江道：「却是爲何？」戴宗道：「這厮雖是耿直，只是貪酒好賭。他却幾時有一錠大銀解了！兄長喫他賺滿了這箇銀去！他慌忙出門，必是去賭。若還贏得時，便有的送來還哥哥；若是輸了時，那裏討這十兩銀來還兄長？戴宗面上，須不好看。」宋江笑道：「院長尊兄何必見外？量這些銀兩，何足掛齒，由他去賭輸了罷。我看這人，倒是個忠直漢子。」戴宗道：「這厮本事自有：只是心寬膽大不好。在江州牢裏，但喫

滄 水

醉了時，却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強的牛子。我也被他連累得苦。專一路見不平，好打強漢；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詩曰：

賄賂公行法枉施，罪人多受不平虧。以強凌弱真堪恨，天使拳頭付李逵。

宋江道：「俺們再飲兩杯，却去城外閑蕪一遭。」戴宗道：「小弟也正忘了和兄長去看江景則個。」宋江道：「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如此最好。」且不說兩個再飲酒。只說李逵得了這個銀子，尋思道：「難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兩銀子。果然仗義疎財，名不虛傳！如今來到這裏，却恨我這幾日賒輸了，沒一文做好漢請他。如今得他這十兩銀子，且將去賭一賭。倘或贏得幾貫錢來，請他一請，也好看。」當時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小張乙賭房裏來，便去場上，將這十兩銀子撒在地下，叫道：「把頭錢過來我博！」那小張乙得知李逵從來賒直，便道：「大哥且歇。這一博下來，便是你博。」李逵道：「我要先賭這一博！」小張乙道：「你便傍猜也好。」李逵道：「我不傍猜，只要博這一博！五兩銀子做一注！」有那一般賒的，却待要博，被李逵攤手奪過頭錢來，便叫道：「我博兀誰？」小張乙道：「便博我五兩銀子。」李逵叫一聲「脫胎地博一個「又。」小張乙便拿了銀子過來。李逵叫道：「我的銀子是十兩！」小張乙道：「你再博我五兩。」快，便還了你這錠銀子。」李逵又拿起頭錢叫聲「快！」脫胎的又博個「又。」小張乙笑道：「我教你休搶頭錢，且歇一博。不聽我口，如今連博上兩個「又！」李逵道：「我這銀子是別人的！」小張乙道：「遮莫是誰的，也不濟事了！你既輸了，却說甚麼？」李逵道：「沒奈何，且借我一借，明日

滄 水

便送來還你。」小張乙道：「說甚麼閑話！自古『賭錢場上無父子！』你明明地輸了，如何倒來革爭？」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口裏喝道：「你們還我也不還！」小張乙道：「李逵大哥，閉常最賭的直，今日如何怎麼沒出捨？」李逵也不答應他，便就地下擄了銀子；又搶了別人賭的十來兩銀子，都擄在布衫兜裏，睜起雙眼就道：「老爺閉常賭直，今日權且不直一遍！」小張乙急待向前奪時，被李逵一指一交。十二三個賭博的一齊上，要奪那銀子，被李逵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李逵把這夥人打得沒地躲處，便出到門前。把門的問道：「大郎那裏去？」被李逵提在一邊，一脚踢開了門，便走。那夥人隨後趕將出來，都只在門前叫道：「李大哥！你恁地沒道理，都搶了我們衆人的銀子去！只在門前叫喊，沒一個敢近前來討。」

詩曰：

世人無事不翹帳，直道只用在賭上。
李逵不直亦不妨，又爲賭賊作榜樣。

李逵正走之時，只見背後一人趕上來，扳住肩膀喝道：「你這厮如何却搶擄別人財物？」李逵口裏應道：「干你鳥事！」回過臉來看時，却是戴宗；背後立着宋江。李逵見了，惶恐滿面，便道：「哥哥休怪！鐵牛閉常只是賭直；今日不想輸了哥哥的銀子，又沒得些錢來相請哥哥，喉急了，時下做出這些不直來。」宋江聽了大笑道：「賢弟但要銀子使用，只顧來問我討。今日既是明明地輸與他了，快把來還他。」李逵只得從布衫兜裏取出來，都遞在宋江手裏。宋江便叫過小張乙前來，都付與他。小張乙接過來說道：「二位官人在上；小人只拿了自己的。這十兩原銀雖是李大哥兩博輸與小人，如今小人情願不要他的，省的記了冤讐。」

滸 水

『宋江道：『你只顧將去，不要記懷。』小張乙那裏肯。宋江便道：『他不曾打傷了你們麼？』小張乙道：『討頭的和那把門的，都被他打倒在裏面。』宋江道：『既是恁的，就與他衆人做將息錢。兄弟自不敢來了，我自着他去。』小張乙收了銀子，拜謝了回去。

宋江道：『我們和李大哥喫三杯去。』戴宗道：『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館，是唐朝白樂天古跡。我們去亭上酌三杯，就觀江景則箇。』宋江道：『可於城中買些肴饌之物將去。』戴宗道：『不用。如今那亭上有人在裏面賣酒。』宋江道：『恁地時，却好。』當時三人便望琵琶亭上來；到得亭子上看時，一邊坐着潯陽江，一邊是店主人家房屋。琵琶亭上，有十數付座頭。戴宗便揀一付乾淨座頭，讓宋江坐了頭位，戴宗坐在對席，肩下便是李逵。三箇坐定，便叫酒保鋪下菜蔬果品海鮮按酒之類。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開了泥頭，宋江縱目觀看那江時，端的是景致非常，但見：

雲外遙山聳翠，江邊過水翻銀。隱隱沙汀，飛起幾行鷗鷺；悠悠卜浦撐回數隻漁舟。翻翻雪浪拍長空，拂拂涼風吹水面。紫霄峯上接穹蒼，琵琶亭半臨江岸。四圍空闊，八面玲瓏。欄干影浸玻璃，廳外光浮玉壁。昔日樂天聲價重，當年司馬淚痕多。

當時三人坐下。李逵便道：『酒把大碗來篩，不耐煩小盞價喫！』戴宗喝道：『兄弟好料！你不要做聲，只顧喫酒便了！』宋江分付酒保道：『我兩箇面前，放兩隻盞子。這位大哥面前，放箇大碗。』酒保應了下去，取隻碗來放在李逵面前；一面篩酒，一面鋪下肴饌。李逵笑道：『真箇好箇宋哥哥！人說不差了！便知做兄弟的性格。結拜得這位哥哥，也不枉了！』

滷 水

「酒保斟酒，連篩了五七遍。宋江因見了這兩入，心中歡喜；喫了幾杯，忽然心裏想要魚羹，便問戴宗道：『這裡有好鮮魚麼？』戴宗笑道：『兄長，你不見滿江都是漁船？此間正是魚米之鄉，如何沒有鮮魚？』宋江道：『得些辣魚湯醒酒最好。』戴宗便喚酒保，教造三分加辣點紅白魚湯來。頃刻造了湯來，宋江看見道：『「美食不如美器。」雖是箇酒肆之中，端的好整齊器皿！』拿起筋來，相勸戴宗，李逵喫；自己也喫了些魚，呷了幾口湯汁。李逵也不使筋，便把手去碗裏撈起魚來，和骨頭都嚼喫了。宋江看見忍笑不住，再呷了兩口，便放下筋不喫了。戴宗道：『兄長，已定這魚醃了，不中仁兄喫。』宋江道：『便是不才酒後，只愛口鮮魚湯喫。這箇魚，真是不甚好。』戴宗應道：『便是小弟也喫不得。是醃的，不中喫。』李逵嚼了自碗裏魚，便道：『兩位哥哥都不喫，我替你們喫了。』便伸手去宋江碗裏撈將過來喫了；又去戴宗碗裏也撈過來喫了。滴滴點點，淋一桌子汗水。宋江見李逵把三碗魚湯和骨頭都嚼喫了，便叫酒保來分付道：『我這大哥，想是肚饑，你可去大塊肉切二斤來與他喫，少刻一發算錢還你。』酒保道：『小人這裡只賣羊肉，却沒牛肉。要肥羊儘有。』李逵聽了，便把魚汁擗臉潑將去，淋那酒保一身。戴宗喝道：『你又做甚麼！』李逵應道：『耐耐這厮無禮，欺負我只喫牛肉，不賣羊肉與我喫！』酒保道：『小人問一聲，也不多話。』宋江道：『你去只顧切來，我自還錢。』酒保忍氣吞聲，去切了二斤羊肉，做一盤將來放桌子上。李逵見了，也不謙讓，大把價抓來只顧喫。撚指間，把這二斤羊肉都喫了。宋江看了道：『壯哉！真好漢也！』李逵道：『這宋大哥便知我的烏意！喫肉不強似喫魚

水滸

？」戴宗斟酒保來問道：「却纔魚湯。家生甚是整齊，魚却醜了不中喫。別有甚好鮮魚時，另造些辣湯來，與我這位官人醒酒。」酒保答道：「不敢瞞院長說：這魚端的是昨夜釣的。今日的活魚，還在船內，等魚牙主人不來，未曾敢賣動；因此未有好鮮魚。」李逵跳起來道：「我自去討兩尾活魚來與哥哥喫！」戴宗道：「你休去！只央酒保去回幾尾便了。」李逵道：「船上打魚的，不敢不與我。直得甚麼！」戴宗攔當不住，李逵一直去了。戴宗對宋江說道：「兄長休怪。小弟引這等人來相會，全沒些箇體面羞辱殺人！」宋江道：「他生性是恁的，如何教他改得？我到敬他真實不假。」兩箇自在琵琶亭上笑語，說話取樂。詩曰：

盪江烟景出塵寰，江上峯巒擁鬢鬟。明月琵琶人不見，黃蘆苦竹暮潮還。

却說李逵走到江邊看時，見那漁船一字排着，約有八九十隻，都纜繫在綠楊樹下；船上漁人，有斜枕着船稍睡的，有在船頭上結網的，也有在水裏澆浴的。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一輪紅日，將及沉西，不見主人來開槍賣魚。李逵走到船邊，喝一聲道：「你們船上活魚，把兩尾來與我！」那漁人應道：「我們等不見漁牙主人來，不敢開槍。你看那行販都在岸上坐地。」李逵道：「等甚麼鳥主人！先把兩尾魚來與我！」那漁人又答道：「紙也未會燒，如何敢開槍？那裏先拿魚與你？」李逵見他衆人不肯拿魚，便跳上一隻船去。漁人那裏攔當得住。李逵不省得船上的事，只顧便把竹筴篾一拔。漁人在岸上，只叫得「罷了！」李逵伸手去戳板底下一綫摸時，那裏有一箇魚在裏面。原來那大江裏漁船，船尾開半截大孔，放江水出入，養着活魚；却把竹筴篾攔住，以此船艙裏活水往來，養放活魚；因此江州有好鮮魚。這

水滸

李逵不省得，倒先把竹篋提起了，將那一脣活魚都走了。李逵又跳過那邊船上去拔竹篋。那七八十漁人，都撻上船，把竹篋來打李逵。李逵大怒，焦躁起來，便脫下布衫，裡面單繫着一條紫子布巾兒；見那亂竹篙打來，兩隻手一駕，早撻了五六條在手裡，一似扭葱般，都扭斷了。漁人看見，盡喫一驚，却都去解了纜，把船撐開去了。李逵忿怒，赤條條地，拿兩截折竹篙，上岸來趕打行販，都亂紛紛地挑了擔走。正熱鬧裏，只見一箇人從小路裏走出來。衆人看見，叫道：『主人，來了？這黑大漢在此搶魚，都趕散了漁船！』那人道：『甚麼黑大漢，敢如此無禮？』衆人把手指道：『那厮兀自在岸邊尋人厮打！』那人搶將過去，喝道：『你這厮喫了豹子心，大蟲膽，也不敢來攪亂老爺的道路！』李逵看那人時，六尺五六身材，三十二三年紀，三柳掩口黑髯；頭上裹遍青紗萬字巾，掩映着穿心紅一點鬚兒，上穿一領白布衫，腰繫一條絹搭膊，下面青白鼻脚多耳麻鞋，手裏提條行秤。那人正來賣魚，見了李逵在那裏橫七豎八打人，便把秤遞與行販接了，趕上前來大喝道：『你這厮要打誰！』李逵也不回話，輪過竹篙，却望那人便打。那人搶入去，早奪了竹篙。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頭髮。那人便避他下三面，要跌李逵。怎敵得李逵如牛般氣力，直推將開去，不能勾攏身。那人便望助下擺得幾拳。李逵那裏着在意裏。那人又飛起腳來踢，被李逵直把頭按將下去，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去那人脊梁上搥鼓也似打。那人怎生掙扎。李逵正打哩，一箇人在背後劈腰抱住，一箇人便來掣住手，喝道：『使不得！使不得！』李逵回頭看時，却是宋江，戴宗；李逵便放了手。那人略得脫身，一道烟走了。戴宗埋怨李逵道：『我教你休來討魚』

澗 水

，又在這裏和人厮打！倘或一拳打死了人，你不去償命坐牢？」李逵應道：「我怕我運累你？我自打死了一箇，我自去承當！」宋江便道：「兄弟，休要論口。拿了布衫，且去喫酒。」李逵向那柳樹根頭拾起布衫，搭在胳膊上，跟了宋江，戴宗，便走。行不得十數步，只聽的背後有人叫罵道：「黑殺才！今番來和你見箇輸贏！」李逵回轉頭來看時，便是那人脫得赤條條地，僵扎起一條水棍兒，露出一身雪練也似白肉；頭上除了巾幘，顯出那箇穿心一點紅俏鬚兒來；在江邊獨自一箇，把竹篙撐着一隻漁船，趕將來，口裏大罵道：「千刀萬剮的黑殺才！老爺怕你的，不算好漢！走的不是好男子！」李逵聽了大怒，吼了一聲，撇了布衫，搶轉身來。那人便把船略攏來，駛在岸邊，一手把竹篙點定了船，口裏大罵着。李逵也罵道：「好漢便上岸來！」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便擗；撩撥得李逵火起，托他跳在船上。說時遲，那時快；那人只要誘得李逵上船，便把竹篙望岸邊一點，雙脚一蹬，那隻漁船，一似狂風飄敗葉箭也似投江心裏去了。李逵雖然也識得水，苦不其高，當時慌了手脚。那人也大叫罵，撇了竹篙，叫聲「你來！今番和你定要見箇輸贏！」便把李逵吃搏拿住，口裏說道：「且不和你厮打，先教你喫些水！」兩隻脚托船只一橈，船底朝天，英雄落水。兩箇好漢，撲通地都翻筋斗撞下江裏去。宋江，戴宗急趕至岸邊，那隻船已翻在江裏，兩個只在岸上叫苦。江岸邊，早擁上三五百人，在柳陰樹下看；都道：「這黑大漢，今番却着道兒！使掙扎得性命，也喫了一肚皮水！」宋江，戴宗，在岸邊看時，只見江面開處，那人把李逵提將起來，又滾將下去；兩箇正在江心裏面，清波碧浪中間；一箇顯渾身黑肉，一箇露匾體霜膚

滌水

；兩箇打成一團，絞做一塊。江岸上那三五百人，沒一箇不喝采。但見：

一箇是沂水縣成精異物；一箇是小孤山作怪妖魔。這箇是酥團結就肌膚；那箇如炭屑糝成皮肉。一箇是馬靈官白蛇托化；一箇是趙元帥黑虎投胎。這箇似萬萬鎚打就銀人，那箇如千千火鍊成鐵漢。一箇是五台山銀牙白象；一箇是九曲河鐵甲老龍。這箇如布漆羅漢顯神通；那箇似玉碾金剛施勇猛。一箇盤旋良久，汗流遍體透真珠；一箇掀扯多時，水浸渾身傾墨汁。那箇學華光教主，向碧波瀾處現形骸；這個像黑煞天神，在雪浪堆中呈面目。正是玉龍攪暗天邊日，黑鬼掀開水底天。

當時宋江，戴宗，看見李逵被那人在水裏揪扯，浸得眼白，又提起來，又納下去，何止滌了數十遭。正是：

舟行陸地力能爲，拳到江心無可施。真是黑風吹白浪，鐵牛兒作水牛兒。

宋江見李逵喫虧，便叫戴宗央人去救。戴宗問衆人道：「這白大漢是誰？」有認得的說道：「這箇好漢，便是本處賣魚主人，喚做張順。」宋江聽得，猛省道：「莫不是綽號浪裏白跳的張順？」衆人道：「正是，正是。」宋江對戴宗說道：「我有他哥哥張橫的家書在營裏。」戴宗聽了，便向岸邊高聲叫道：「張二哥！不要動手？有你令兄張橫家書在此！這黑大漢是俺們兄弟，你且饒了他，上岸來說話！」張順在江心裏，見是戴宗叫他，却也時常認得；便放了李逵，趕到岸邊，爬上岸來，看着戴宗唱個喏道：「院長休怪小人無禮。」戴宗道：「足下可看我面，且去救了我這兄弟上來，却教你相會一箇人。」張順再跳下水裏，趕將開去

澹 水

李逵正在江裏探頭探腦，假掙扎赴水。張順早洩到分際，帶住了李逵一隻手，自把兩條腿踏着水浪，如行平地；那水浸不過他肚皮，澆着臍下；擺了一隻手，直托李逵上岸來。江邊看的人，箇箇喝采。宋江看得呆了半晌。張順、李逵，都到岸上。李逵喘做一團，口裏只吐白水。戴宗道：「且都請你們到琵琶亭上說話。」張順討了布衫穿着，李逵也穿了布衫。四個人，再到琵琶亭上來。戴宗便對張順道：「二哥，你認得我麼？」張順道：「小人自識得院長；只是無緣，不會拜會。」戴宗指着李逵問張順道：「足下當日曾認得他麼；今日倒衝撞了你。」張順道：「小人如何不認的李大哥？只是不會交手。」李逵道：「你也澆得我勾了！」張順道：「你也打得我好了！」戴宗道：「你兩箇今番却做箇至交的弟兄。常言道，『不打不成相識。』」李逵道：「你路上休撞着我！」張順道：「我只在水裏等你便了！」四人都笑起來。大家唱箇無禮怪，戴宗指着宋江對張順道：「二哥，你會認得這位兄長麼？」張順看了道：「小人却不認得。這裏亦不會見。」李逵跳起身來道：「這哥哥便是黑宋江！」張順道：「莫非是山東及時雨耶城宋押司？」戴宗道：「正是公明哥哥。」張順點頭便拜道：「久聞大名，不想今日得會！多聽的江湖上來往的人說兄長清德，扶危濟困，仗義疎財。」宋江答道：「量小可何足道哉。前日來時，揭陽嶺下混江龍李俊家裏，住了幾日；後在壽陽江上，因穆弘相會，得遇分兄張橫，修了一封家書，寄來與足下。放在營內，不會帶得來。今日便和戴院長並李大哥來這裡琵琶亭喫三杯，就觀江景。宋江偶然酒後，思量些鮮魚湯醒酒，怎當的他定要來討魚。我兩箇阻他不住，只聽得江岸上發喊熱鬧；叫酒保看時，說道是

潯 水

黑大漢和人廝打。我兩箇急急走來勸解，不想却與壯士相會。今日宋江一朝得遇三位豪傑，豈非天幸！且請同坐，榮酌三杯，再喚酒保重整杯盤，再備肴饌，張順道：『既然哥哥要好鮮魚喫，兄弟去取幾尾來。』宋江道：『最好。』李逵道：『我和你去討。』戴宗喝道：『又來了！你還喫的水不快活？』張順笑將起來，縮了李逵手說道：『我今番和你去討魚，看別人怎地。』正是：

上殿相爭似虎，落水鬪亦如龍。果然不失和氣，斯爲草澤英雄。

兩箇下琵琶亭來，到得江邊，張順略啣一聲，只見江上漁船，都撐纜來到岸邊。張順問道：『那箇船裏有金色鯉魚？』只見這箇應道：『我船上來！』那箇應道：『我船裡有！』一霎時，却撐纜十數尾金色鯉魚來。張順選了四尾大的，把柳條穿了，先教李逵將來亭上整理。張順自點了行販，分付小牙子去把秤賣魚；張順却自來琵琶亭上，陪待宋江。宋江謝道：『何須許多？但賜一尾也十分勾了。』張順答道：『些小微物，何足掛齒。兄長食不了時，將同行館做下飯。』兩箇序齒。李逵年長，坐了第三位。張順坐第四位。再叫酒保討兩樽玉壺春上色酒來，并些海鮮按酒菓品之類。張順分付酒保把一尾魚做辣湯；用酒蒸一尾，叫酒保切鱠。四人飲酒中間，各叙胸中之事。正說得入耳，只見一箇姑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紗衣，來到跟前，深深的道了四箇萬福，頓開喉音自唱。李逵正待要賣弄胸中許多豪傑的事務，却被他唱起來一攪。三箇且都聽唱，打斷了他的話頭。李逵怒從心起，跳起身來，把兩個指頭，去那女娘子額上一點。那女子大叫一聲，轟然倒地。衆人近前看時，只見那女娘子桃

滯 水

腰似土，瘦口無言。那酒店主人，一發臨前攔住。瘦人，要去經官告理。正是憐香惜玉無情緒，煮鶴焚琴惹是非。畢竟宋江等四人，在酒店裡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話說當下李逵把指頭搥倒了那女娘，酒店主人攔住說道：『四位官人，如何是好！』主人心慌，便叫酒保過齊都向前來救他，就地下把水噴撲。看看甦醒，扶將起來看時，額角上抹脫了一片油皮；因此那女子暈昏倒了。救得醒來，千好萬好。他的爹娘聽得說是黑旋風，先自驚得呆了半晌，那裏敢說一言看那女子，已自說得話了。娘取箇手帕，自與他包了頭，收拾了欵環。宋江問道：『你姓甚麼？那裏人家？』那老婦人道：『不瞞官人說：老身夫妻兩口兒姓宋，原是京師人。只有這箇女兒，小字玉蓮。他爹自教得他幾箇曲兒，胡亂叫他來這琵琶亭上，賣唱養口。爲他性急，不看頭勢，不管官人說話，只願便唱，今日這哥哥失手傷了女兒些箇，終不成經官動詞，連累官人？』宋江見他說得本分，便道：『你着甚人跟我到營裏，我與你二十兩銀子，將息女兒。日後嫁箇良人，免在這裏賣唱。』那夫妻兩口兒，便拜謝道：『怎敢指望許多。』宋江道：『我說一句是一句，並不會說慌。你便叫你老兒自跟我去討與他。』那夫妻二人拜謝道：『深感官人救濟！』戴宗埋冤李逵道：『你這厮要便與人合口，又教哥哥壞了許多銀子！』李逵道：『只指頭略擦得一擦，他自倒了；不曾見這般鳥女子，恁地嬌嫩！你便在我臉上打一百拳也不妨！』宋江等衆人都笑起來。張順便叫酒保去說：『這席酒錢，我自還他。』酒保聽得道：『不妨，不妨。只願去。』宋江那裏肯，便道：『兄弟，我勸二位來喫酒，倒要你還錢。』張順苦死要還，說道：『雖得哥哥會面。仁兄

水滸

滸 水

在山東時，小弟哥兒兩箇，也兀自要來投這哥哥。今日天幸得識尊顏，權表舊意，非只爲禮。』戴宋道：『公明兄長，既然是張二哥相敬之心，只得曲允。』宋江道：『既然兄弟還了，改日却另置杯復禮。』張順大喜，就將了兩尾鯉魚，和戴宗，李逵，帶了這箇宋老兒，都送宋江離了琵琶亭；來到營裏，五箇人都進抄事房裏坐下。宋江先取兩錠小銀二十兩與了宋老兒；那老兒拜謝了去，不在話下。天色已晚，張順送了魚，宋江取出張橫書信與張順，相別去了。宋江又取出五十兩一錠大銀對李逵道：『兄弟，你將去使用。』戴宗，李逵，也自作別，趕入城去了。且說宋江把一尾魚送與管營，留一尾自喫。宋江因見魚鮮，貪愛爽口，多喫了些；至夜四更，肚裏絞腸刮肚價疼；天明時，一連瀉了二十來遭，昏暈倒了，睡在房中。宋江爲人最好，營裏衆人，都來煮粥燒湯，看覷伏侍他。次日，張順因見宋江愛魚喫，又將得好金色大鯉魚兩尾送來，就謝宋江寄書之義；却見宋江破腹瀉倒在牀，衆囚徒都在房裏看視。張順見了，要請醫人調治。宋江道：『自貪口腹，喫了些鮮魚，壞了肚腹，你只與我賣一貼止瀉六和湯來喫，便好了。』叫張順把這兩尾魚，一尾送與王管營，一尾送與趙差撥。張順送了魚，就賣了一貼六和湯藥來與宋江了自回去，不在話下。營內自有衆人煎藥伏侍。次日，戴宗，李逵備了酒肉逕來抄事房看望宋江。只見宋江暴病纔可，喫不得酒肉，兩箇自在房面前喫了。直至日晚，相別去了，亦不在話下。只說宋江自在營中將息了五七日，覺得身體沒事，病症已痊，思量要入城中去尋戴宗。又過了一日，不見他一箇來。次日早膳罷，辰牌前後，揣了些銀子，鎖上房門，離了營裏，信步出街來，逕走入城，去州衙前左邊，

水 滸

問戴院長家。有人說道：「他又無老小，只在城隍廟間壁觀音卷裏歇。」宋江聽了，尋訪直到那裏，己自鎖了門出去了。却又來尋問黑旋风李逵時，多人說道：「他自箇沒頭神，又無家室，只在牢裏安身；沒地里的巡檢，東邊歇兩日，西邊歪幾時，正不知他那裏是住處。」宋江又尋問賣魚牙子張順時，亦有人說道：「他自在城外村裏住。硬自賣魚時，也只在城外江邊。只除非討除錢入城來。」宋江聽罷，又尋出城來，直要問到那裏。獨自一箇，悶悶不已；信步再出城外來，看見那一派江景非常，觀之不足。正行到一座酒樓前過，仰面看時，傍邊豎着一根望竿，懸掛着一箇青布酒旗子，上寫道，「壽陽江正庫。」雕簷外一面牌額，上有蘇東坡大書「壽陽樓」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單州縣時，只聽得說江州好座壽陽樓，原來却在這裏！我雖獨自一箇在此，不可錯過。何不且上樓去，自己看覷一遭？」宋江來到樓前看時，只見門邊朱紅華表，柱上兩白粉牌，各有五箇大字；寫道，「世間無比酒。天下有名樓。」宋江便上樓來，去靠江占一座閣子裏坐了；凭欄舉目，看時端的好座酒樓。但見：

雕簷映日，棟飛飛雲，碧闌干低接軒窗，翠簾曠高懸戶牖。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江煙水，白蘋渡口，時聞漁父鳴榔。紅蓼灘頭，每見釣翁擊楫。樓畔綠槐啼野鳥，門前翠柳繫花驄。

宋江看罷，喝采不已。酒保上樓來問道：「官人還是要待客，只是自消遣？」宋江道：「要待兩位客人，未見來。你且先取一樽好酒；果品肉食，只顧賣來；魚便不要。」酒保聽了，

濟水

便下樓去。少時，一托盤把上樓來，一椀藍橋風月美酒，擺下菜蔬時新果品按酒；列幾般肥羊，嫩雞，醃鵝，精肉，盡使朱紅盤碟。宋江看了，心中暗喜，自誇道：「這般整齊肴饌，齊楚器皿，端的是好箇江州！我雖是犯罪遠流到此，却也看了些真山真水。我那裏雖有幾座名山古跡，却無此等景致！」獨自一箇，一杯兩盞，倚闌暢飲，不覺沉醉；猛然驀上心來，思想道：「我生在山東，長在鄆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好漢；雖留得一箇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配來在這裏！我家鄉中老父和兄弟，難得相見！」不覺酒湧上來，潸然淚下；臨風觸目，感恨傷懷。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詞，便喚酒保，索借筆硯來，起身觀翫。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宋江尋思道：「何不就書於此？倘若他日身榮，再來經過，重觀一番，以記歲月，想今日之苦。乘着酒興，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去那白粉壁上揮毫便寫道：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讐，血染潯陽江口！』

宋江寫罷，自看了大喜大笑。一面又飲了數杯酒，不覺歡喜，自狂蕩起來，手舞足蹈。又拿起筆來，去那西江月後，再寫下四句詩，道：

『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宋江寫罷詩，又去後面大書五字道，「鄆城宋江作。」寫罷，擲筆在桌上，又自歌了一回。再飲過數杯酒，不覺沉醉；力不勝酒，便喚酒保計算了，取些銀子算還，多的都賞了酒保。

水滸

拂袖下樓來，浪浪跄跄，取路回營裡來。開了房門，便倒在牀上，一覺直睡到五更。酒醒時，全然不記得昨日在陽江樓上題詩一節。當時害酒，自在房裏睡臥，不在話下。且說這江州對岸，另有箇城子，喚做無爲軍，却是箇野去處。城中有箇在開通，判姓黃，雙名文炳。這人雖讀經書，却是阿諛諂佞之徒，心地區窄，只要嫉賢妒能。勝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專在鄉里害人。聞知這蔡九知府是當朝蔡太師兒子，每每來浸潤他；時常過江來請訪知府，指望他引荐出職，再欲做官。也是宋江命運合當受苦，撞了這箇對頭：當日這黃文炳在私家閒坐，無可消遣，帶了兩箇僕人，買了些時新禮物，自家一隻快船，渡過江來；逕去府裏，探望蔡九知府。恰恨撞着府裏公宴，不敢進去。却再回船，正好那隻船，僕人已纔在陽樓下。黃文炳因見天氣喧熱，且去樓上閒翫一回。信步入酒庫裏來，看了一遭，轉到酒樓上，凭欄消遣。觀見壁上題詠甚多，也有做得好的，亦有歪談亂道的，黃文炳看了冷笑。正看到宋江題西江月詞並所吟四句詩，大驚道：「這箇不是反詩！誰寫在此！」後面却書道：「鄆城宋江作」五箇大字。黃文炳再讀道：「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冷笑道：「這人不負不淺！」又讀道：「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黃文炳道：「那厮也是箇不依本分的人！」又讀：「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黃文炳道：「也不是箇高尚其志的人，看來只是箇配軍。」又讀道：「他年若得報冤讐，血染潯陽江口！」黃文炳道：「這厮報讐兀誰，却要在此間生事？量你是箇配軍，做得甚用！」又讀詩道：「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黃文炳道：「這兩句，兀自可恕。」又讀道：「他時若逢

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黃文炳搖着頭道：「這厮無禮！他却要賽過黃巢，不謀反，待怎地！」再看了鄆城宋江作，黃文炳道：「我也多曾聞這箇名字，那人多管是箇小吏？」便喚酒保來問道：「作這兩篇詩詞，端的是何人題下在此？」酒保道：「夜來一箇人，獨自吃了一瓶酒，醉後疎狂，寫在這裏。」黃文炳道：「約莫甚麼樣人？」酒保道：「面頰上有兩行『金印』，多管是牢城營內人。生得黑矮肥胖。」黃文炳道：「是了。」就借筆硯，取幅紙來，抄了藏在身邊；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黃文炳下樓，自去船中歇了一夜。次日飯後，僕人挑了盒仗，一逕又到府前，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內；使入入去報復，多樣時，蔡九知府遣人出來，邀請在後堂。蔡九知府却出來與黃文炳叙罷寒暄。已畢，送了禮物，分賓坐下。黃文炳稟說道：「文炳夜來渡江，到府拜望；聞知公宴，不敢擅入。今日重復拜見恩相。」蔡九知府道：「通判乃是心腹之交，逕入來同坐何妨？下官有失迎迓。」左右執事人獻茶；茶罷，黃文炳道：「相公在上，不敢拜問。不知近日尊府太師恩相，曾使人來否？」知府道：「前日纔有書來。」黃文炳道：「不敢動問。京師近日有何新聞？」知府道：「家尊寫來書上分付道，『近日太史院司天監奏道：夜觀天象，罡星照臨吳，楚，敢有作耗之人。隨即體察剷除。』更兼街市小兒謠言四句道，『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

因此囑付下官，『緊守地方。』黃文炳尋思了半晌，笑道：「恩相，事非偶然也！」黃文炳袖中取出所抄之詩，呈與知府道：「不想却在此處！」蔡九知府看了道：「這是箇漢詩！通

水 滸

判那裏得來？」黃文炳道：「小生夜來不敢進府，回至江邊，無可消遣，却去潯陽樓上，避熱閒翫，觀看前人吟咏；只見白粉壁上，新題下這篇。」知府道：「却是何等樣人寫下？」黃文炳回道：「相公，上面明題着姓名，道是『鄆城宋江作。』」知府道：「這宋江却是甚麼人？」黃文炳道：「他分明寫着不幸刑文雙類，那堪配在江州！眼見得只是箇配軍，牢城營犯罪的囚徒。」知府道：「量這箇配軍，做得甚麼？」黃文炳道：「公相不可小觀了他；恰纔相公所言尊府恩相家書說小兒謠言，正應在本人身上！」知府道：「何以見得？」黃文炳道：「『耗國因家木，』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着箇『木』字，明明是箇『宋』字；第二句，『刁兵點水工。』興起刁兵之人，水邊着箇『工』字，明明是箇『江』字。這箇人姓宋，名江。又作下反詩，明是天數，萬民有福！」知府又問道：「何爲縱橫二十六，播亂在山東？」黃文炳答道：「或是六六之年，或是六六之數。『播亂在山東，』今鄆城縣，正是山東地方。這四句謠言，已都應了。」知府又道：「不知此間，有這箇人麼？」黃文炳回道：「小生夜來問那酒保時，說道，『這人只是前日寫下了去。』這箇不難；只取牢城營文冊一查，便見有無。」知府道：「通判高見極明。」便喚從人叫庫子取過牢城營裡文冊簿來看。當時從人於庫內取至文冊，蔡九知府，親自檢看；見後面果有五日開新配到囚徒一名，鄆城縣宋江。黃文炳看了道：「正是應謠言的人，非同小可！如是遲緩，誠恐走透了消息；可急差人捕獲，下在牢裏，却再商議。」知府道：「言之極當。」隨即升廳，叫喚兩院押牢節級過來。廳下戴宗聲喏。知府道：「你與我帶了做公的人，快下牢城營裏，捉拿

潯陽樓吟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來，不可時刻違悞！」戴宗聽罷，吃了一驚，心裏只叫得苦。隨即出府來，點了衆節級牢子，都叫「各去家裏取了各人器械，來我下處開壁城隍廟裏取齊。」戴宗分付了，衆人各自歸家去。戴宗却自作起「神行法」，先來到城牢營裏，逕入抄事房；推開門看時，宋江正在房裏。見是戴宗入來，慌忙迎接，便道：「我前日入城來，那裏不尋遍；因賢弟不在，獨自無聊，自去潯陽樓上，飲了一瓶酒。這兩日，迷迷糊糊，正在這裏害酒。」戴宗道：「哥哥！你前日却寫下甚言語在樓上？」宋江道：「醉後狂言，誰箇記得。」戴宗道：「却纔知府喚我當廳發落：叫多帶從人，拿捉潯陽樓上題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正身赴官，兄弟吃了一驚。先去穩住衆做公的在城隍廟等候；如今我特來先報知。哥哥却是怎地好？如何解救！」宋江聽罷，搔頭不知痒處，只叫得苦，「我今番必是死也！」戴宗道：「我教仁兄一着解手，未知如何？如今小弟不敢擔閣，回去便和人來捉你。你可披亂了頭髮，把屎尿潑在地上，就倒在裏面，詐作風魔。我和衆人來時，你便口裏胡言亂語，只做失心風，便好我自去替你回復知府。」宋江道：「感謝賢弟指教，萬望維持則箇！」戴宗慌忙別了宋江，回到裏面，逕來城隍廟，喚了衆做公的，一直奔入牢城營裏來，假意喝問：「那箇是新配來的宋江？」牌頭引衆人到抄事房裏，只見宋江披散頭髮，倒在屎坑裏滾；見了戴宗和做公的人來，便說道：「你們是甚麼鳥人！」戴宗假意大喝一聲：「捉拿這廝！」宋江白着眼，却亂打將來；口裏亂道：「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領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與我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殺你這

滄 水

般鳥人！」衆做公的道：「原來是箇失心風的漢子，我們拿他去何用？」戴宗道：「說得是，我們且去回話。要拿時，再來。」衆人跟了戴宗，回到州衙裏，蔡九知府在廳上專等回報。戴宗和衆做公的在廳下回復知府道：「原來這宋江是箇失心風的人，屎尿穢污全不顧，口裏胡言亂語，渾身臭氣不可當；因此不敢拿來。」蔡九知府正要問緣故時，黃文炳早在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對知府道：「休信這話。本人作的詩詞，寫的筆跡，不是有風症的人；其中自有詐！好歹只顧拿來！便走不動，扛也扛將來！」蔡九知府道：「通判說得是。」便發落戴宗：「你們不揀怎地，只與我拿得來！」戴宗領了鈞旨，只叫得苦；再將帶了衆人下牢城營裏來，對宋江道：「仁兄，事不諧矣！兄長只得去走一遭。」便把一箇大竹籬，扛了宋江，直抬到江州府裏，當廳歇下。知府道：「拿過這厮來！」衆做公的把宋江押於塔下。宋江那裏肯跪，睡着眼，見了蔡九知府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問我！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引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有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你也快躲了；我不時，教你們都死！」蔡九知府看了，沒做理會處。黃文炳又對知府道：「且喚本營差撥並牌頭來，問這人來時有風，近日却纔風。若是來時風，便是真症候；若是近日纔風，必是詐風。」知府道：「言之極當。」便差人喚到管營差撥。問他兩箇時，那裏敢隱瞞，只得直說道：「這人來時不見有風病，敢是近日舉發此症。」知府聽了大怒，喚過牢子獄卒，把宋江捆翻，一連打上五十下；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戴宗看了，只叫得苦，又沒做道理救他處。宋江初時，也胡言亂語；次後吃

澹 水

拷打不過，只得招道：『自不合一時酒後，誤寫反詩，別無主意。』蔡九知府即取了招狀，將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推放大牢裏收禁。宋江吃得兩腿走不動，當廳釘了，直押赴死囚牢裏來。却得戴宗一力維持，分付了衆小牢子，都教好覷此人。戴宗自安排飯食，供給宋江，不在話下。再說蔡九知府退廳，邀請黃文炳到後堂，稱謝道：『若非通判高明遠見，下官險些被這厮瞞過了！』黃文炳又道：『相公在上：此事也不宜遲；只好急急修一封書，便差人星夜上京師，報與尊府恩相知道，顯得相公幹了這件國家大事。就一起稟道：若要活的，便着一輛陷車解上京；如不要活的，恐防路途走失，就於本處斬首號令，以除大害，便是今上得知必喜。』蔡九知府道：『通判所言有理。下官即日也要使人回家，書上就薦通判之功，使家尊面奏天子，早早陞授富貴城池，去享榮華。』黃文炳拜謝道：『小生終身皆依採門下，自當銜環背鞍之報。』黃文炳就辭撥蔡九知府寫了家書，印上圖書。黃文炳問道：『公相差那箇心腹人去？』知府道：『本州自有箇兩院節級，喚做戴宗，會使「神行法」，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只來早便差此人逕往京師；只消旬日，可以往回。』黃文炳道：『若得如此之快，最好最好。』蔡九知府就後堂置酒，管待了黃文炳。次日相辭知府，自回無爲軍去了。且說蔡九知府，安排兩箇信籠，打點了金珠寶貝翫好之物，上面都貼了封皮；次日早晨，喚過戴宗到後堂，囑付道：『我有這般禮物，一封家書，要送上東京太師府裏去，慶賀我父親六月十五日生辰。日期將近。只有你能幹去得。你休辭辛苦，可與我星夜去走一遭；討了回書便轉來，我自重重地賞你。你的程途，都在我心上。我已料着你神行的日期，專等你回』

水 滸

報，切不可沿途耽擱，有誤事情。」戴宗聽了，不敢不依，只得領了家書信籠，便拜辭了知府，挑回下處安頓了；却來牢裏對宋江說道：「哥哥放心。知府差我上京師去，只旬日之間便回。就太師府裏使些見識，解救哥哥的事。每日飯食，我自分付在李逵身上，委着他安排送來，不教有缺。仁兄且寬心守奈幾日。」宋江道：「望煩賢弟救宋江一命則箇！」戴宗叫過李逵，當面分付道：「你哥哥誤題了反詩，在這裏喫官司，未知如何。我如今又吃差往東京去，早晚便回。哥哥飯食，朝暮全靠着你看護他則箇。」李逵應道：「吟了反詩，打甚麼鳥緊！萬千謀反的，倒做了大官！你自放心東京去，牢裏誰敢奈何他！好便好；不好，我使老大斧頭砍他娘！」戴宗臨行，又囑付道：「兄弟小心，不要貪酒，失誤了哥哥飯食。你待出去睡醉了，餓着哥哥。」李逵道：「哥哥，你自放心去。若是這等疑忌時，兄弟從今日就斷了酒，待你回來却開！早晚只在牢裏，伏侍宋江哥哥，有何不可？」戴宗聽了，大喜道：「兄弟若得如此發心堅意，守着哥哥，更好。」當日作別自去了。李逵真箇不吃酒，早晚只在牢裏伏侍宋江，寸步不離。不說李逵自看覷宋江，且說戴宗回到下處，換了腿紵護膝八答麻鞋，穿上杏黃衫，繫了腰牌，腰裏插了官牌，換了巾幘，便袋裏藏了書信籠，挑上兩箇信籠，出到城外，身邊取出四箇甲馬，去兩隻腿上，每隻各拴兩箇，口裏念起「神行法」咒語來，怎見得神行法効驗：

彷彿渾如駕霧，依稀好似騰雲，如飛兩脚薄紅塵，越嶺登山去緊。頃刻纔離鄉鎮，片時又過州城。金錢甲馬果通神，千里如同眼近。

澹 水

當日戴宗離了江州。一日行到晚，投客店安歇，解下甲馬，取數陌金紙燒透了，過了一宿。次日早起來，吃了酒食，離了客店，又拴上四箇甲馬，挑起信籠，放開脚步便行。端的是耳邊風雨之聲，腳不點地。路上略吃些素飯，酒點心又走。看看日暮，戴宗早歇了，又投客店宿歇一夜。次日起箇五更，起早涼行；拴上甲馬，挑上信籠又走。約行過了二百里，已是己牌時分，不見一箇乾淨酒店。此時正是六月初旬，天氣蒸得汗雨淋漓，滿身蒸濕，又怕中了暑氣。正饑渴之際，早望見前面樹林側首，一座傍水臨湖酒肆。戴宗捫指問走到根前；看時，乾乾淨淨，有二十付座頭，盡是紅油桌凳，一代都是檯檯。戴宗挑着信籠，入到裏面，揀一付穩便座頭，歇下信籠，解下腰裏搭膊，脫下香黃衫，噴口水，晾在牕欄上。戴宗坐下，只見箇酒保來問道：「上下打幾角酒？要甚麼肉食下酒？或豬，羊，牛肉？」戴宗道：「酒便不要多，與我做口飯來吃。」酒保又道：「我這裏賣酒賣飯；又有饅頭，粉湯。」戴宗道：「我却不吃暈腥。有甚素湯下飯？」酒保道：「加料麻辣熇豆腐如何？」戴宗道：「最好最好。」酒保去不多時，熇一碗豆腐，放兩碟菜蔬，連篩三大碗酒來。戴宗正饑又渴，一上把酒和豆腐都吃了。却待討飯吃，只見天旋地轉，頭暈眼花，就暈邊便倒。酒保叫道：「倒了！」只見店裏走出一箇人來。怎生模樣，但見：

臂闊腿長腰細，待客一團和氣；梁山作眼英雄，旱地忽律朱貴。

當下朱貴從裏面出來，說道：「且把信籠將入去，先搜那廝身邊有甚東西。」便有兩箇火家，去他身上搜尋。只見便袋裏，搜出一箇紙包，包着一封書，取過來遞與朱頭領。朱貴扯開，

水 滸

却是封家書；見封皮上面寫道，「平安家信，百拜奉上父親大人膝下，男蔡德章謹封。」朱貴便拆開，從頭看了，見上面寫道：「見今拿得應謠言題反詩山東宋江，監收在牢一節，聽候施行。」朱貴看罷，驚得呆了半晌，則聲不得。火家正把戴宗扛起來，背入殺人作房裏去開剝，只見戴頭邊溜下騰磚，上掛着硃紅綠漆官牌。朱貴拿起來看時，上面雕着銀子，道是：「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朱貴看了道：「且不要動手！我常聽的軍師說，這江州有箇神行太保戴宗，是他至愛相識。莫非正是此人？如何倒送書去害宋江？這一段事却又天幸撞在我手裏！」叫：「火家，且與我把解藥救醒他來，問箇虛實緣由。」當時火家把水調了解藥，扶起來灌將下去。須臾之間，只見戴宗舒眉展眼，便爬起來。却見朱貴拆開家書在手裏看，戴宗便喝道：「你是甚人！好大膽！却把蒙汗藥麻翻了我！如今又把太師府書信攪開，拆毀了封皮，却該甚罪！」朱貴笑道：「這封鳥書，打甚麼不緊！休說拆開了太師府書信；俺這裏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箇對頭的！」戴宗聽了大驚，便問道：「好漢，你却是誰？願求大名。」朱貴答道：「俺這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梁山泊好漢地忽律朱貴的便是。」戴宗道：「既然是梁山泊頭領時，定然認得吳學究先生？」朱貴道：「吳學究是俺大寨裏軍師，執掌兵權，足下如何認得他？」戴宗道：「他和小可至愛相識。」朱貴道：「兄長莫非是軍師所常說的江州神行太保戴院長麼？」戴宗道：「小可便是。」朱貴又問道：「前者宋公明斷配江州，經過山寨吳軍師曾寄一封書與足下，如今却緣何倒去害宋三郎性命？」戴宗道：「宋公明和我又是至愛兄弟，他如今爲吟了反詩，救他不得。我如今正要往京師尋門路救他，如何肯

潯 水

害他性命？」朱貴道：「你不信，請看蔡九知府的來書。」戴宗看了，自吃一驚；却把吳學究初寄的書，與宋公明相會的話，並宋江在潯陽樓醉後誤題反詩一事，備細說了一遍。朱貴道：「既然如此，請院長親到山寨裏，與衆頭領商議良策，可救宋公明性命。」朱貴慌忙叫備分例酒食，管待了戴宗；便向水亭上，覷着對港，放了一枝號箭。響箭到處，早有小樓囉搖過船來。朱貴便同戴宗帶了信籠下船，到金沙灘上岸，引至山寨。吳用見報，連忙下關迎接；見了戴宗，敘禮道：「間別久矣！今日甚風吹得到此？且請到大寨裏來。」與衆頭領相見了，朱貴說起戴宗來的緣故，如今宋公明見監在彼。晁蓋聽得，慌忙請戴院長坐地，備問宋三郎吃官司爲甚麼事起。戴宗却把宋江吟反詩的事，一一說了。晁蓋聽罷大驚，便要起請衆頭領，點了人馬，下山去打江州，救取宋三郎上山。吳用諫道：「哥哥不可造次：江州離此間路遠，軍馬去時，誠恐因而惹禍。打草驚蛇，倒送宋公明性命。此一件事，不可力敵，只可智取。吳用不才，略施小計，只在戴院長身上，定要救宋三郎性命。」晁蓋道：「願聞軍師妙計？」吳學究道：「如今蔡九知府却差院長送書上東京去，討太師回報。只這封書上，將計就計，寫一封假回書，教院長回去。書上只說教「把犯人宋江切不可施行；便須密切差的當人員，解赴東京，問了詳細，定行處決示衆，斷絕童孫」。等他解來此間經過，我這裏自差人下山奪了，此計如何？」晁蓋道：「倘若不從這裏過時，却不悞了大事？」公孫勝便道：「這箇何難！我們自着人去遠近探聽，遮莫從那裏過，務要等着，好夕奪了。只怕不能自他解來。」晁蓋道：「好却是好，只是沒人會寫蔡京筆跡。」吳學究道：「吳用已思

澹 水

量心裏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體，是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蔡京，四家字體。蘇，黃，米，蔡，宋朝四絕。小生曾和濟州城裏一箇秀才故相識。那人姓蕭，名讓；因他會寫諸家字體，人都喚他做聖手書生。及會使鎗，弄棒，舞劍，輪刀。吳用知他寫得蔡京筆跡。不若央及戴院長就到他家，賺道泰安州嶽廟裏要寫道碑文，先送五十兩銀子在此，作安家之資，便要他來。隨後却使人賺了他老小上山，就教本人入夥，如何？」晁蓋道：「書有他寫，便好了；也須用使箇圖書印記？」吳學究又道：「小生再有箇相識，亦思量在肚裏了。這人也是中原一絕，見在濟州城裏居住。本身姓金，雙名大堅，開得好石碑文，刻得好圖書玉石印記，亦會鎗棒厮打。因為他雕得好玉石，人都稱他做玉臂匠。也把五十兩銀子，就賺他來鐫碑文。到半路上，却也如此行便了。這兩箇人，山寨裏亦有用他處。」晁蓋道：「妙哉！」當日且安排筵席，管待戴宗，就晚歇了。次日早飯罷，煩請戴院長打扮做太保模樣，將了一二百兩銀子，拴上甲馬便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岸，拽開脚步，來到濟州來。沒兩箇時辰，早到城裏，尋問聖手書生蕭讓住處。有人指道：「只在州衙東者文廟前居住。」戴宗選到門首，咳嗽一聲，問道：「蕭先生有麼？」只見一箇秀才，從裏面出來。見了戴宗，却不認得，便問道：「太保何處？有甚見教？」戴宗施禮罷，說道：「小可是泰安州嶽廟裏打供奉太保。今爲本廟重修五嶽樓，本州上戶，要刻道碑文，特地教小可齎白銀五十兩，作安家之資，請秀才便那尊步，同到廟裏作文則箇。選定了日期，不可遲滯。」蕭讓道：「小生只會作文及書丹，別無甚用。如要立碑，還用刊字匠作。」戴宗道：

滄 水

『小可再有五十兩白銀，就要請玉臂匠金大堅刻石。揀定了好日，萬望指引，尋了同行。』蕭讓得了五十兩銀子，便和戴宗同來尋請金大堅。正行過文廟，只見蕭讓把手指道：『前面那箇來的，便是玉臂匠金大堅。』當下蕭讓喚住金大堅，教與戴宗相見，具說泰安州嶽廟裏重修五嶽樓，衆上戶要立道碑文碣石之事，『這太保特地各齎五十兩銀子，來請我和你兩箇去。』金大堅見了銀子，心中歡喜。兩箇邀請戴宗就酒肆中市沽三杯，置些蔬食管待了。戴宗就付與金大堅五十兩銀子，作安家之資；又說道：『陰陽人已揀定了日期，請二位今日便煩動身。』蕭讓道：『天氣暄熱，今日便動身，也行不多路；前面趕不上宿頭。只是來日起箇五更，揀門出去。』金大堅道：『正是如此說。』兩箇都約定了來早起身，各自歸家，收拾動身。蕭讓留戴宗在家宿歇。次日五更，金大堅持了包裹行頭，來和蕭讓，戴宗，三人同行。離了濟州城裏，行不過十里多路，戴宗道：『二位先生慢來，不敢催逼。小可先去報知衆上戶來接二位。』拽開步數，爭先去了。這兩箇背着些包裹，自慢慢而行。看看走到未牌時候，約莫也走過了七八十里路，只見前面一聲胡哨響，山城坡下，跳出一夥好漢，約有四五十人。當頭一箇好漢，正是那清風山王矮虎，大喝一聲道：『你那兩箇是甚麼人？那裏去？孩兒們拿這廝！取心來喫酒！』蕭讓告道：『小人兩箇，是上泰安州刻石鐫文的；又沒一分財賦，止有幾件衣服。』王矮虎喝道：『俺不要你財賦衣服，只要你兩箇聰明人的心肝做下酒！』蕭讓和金大堅焦躁，倚仗各人胸中本事，便挺着捍棒，逕迓王矮虎。王矮虎也挺朴刀來鬥兩箇。三人各使手中器械，約戰了五七合，王矮虎轉身便走。兩箇却待去趕，聽得山

水滸

上鑼聲又響。左邊走出雲裏金剛宋萬，右邊走出摸着天杜遷，背後却是白面郎君鄭天壽。各帶三十餘人，一發上，把蕭讓，金大堅橫拖倒拽，捉投林子裏來。四籌好漢道：「你兩箇放心。我們奉着晁天王的將令，特來請你二位上山入夥。」蕭讓道：「山寨裏要我們何用？我兩箇手無縛雞之力，只好喫飯。」杜遷道：「吳軍師一來與你相識；二乃知你兩箇武藝本事；特使戴宗來宅上相請。」蕭讓，金大堅，都面面厮覷，做聲不得，當時都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相待了分例酒食，連夜喚船，便送上山來。到得大寨，晁蓋，吳用並頭領衆人，都相見了，一面安排筵席相待；且說修蔡京回書一事，「因請二位上山入夥，共聚大義。」兩箇聽了，都扯住吳學究道：「我們在此趨侍不妨；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彼，明日官司知道，必然壞了！」吳學道：「二位賢弟，不必憂心。天明時，便有分曉。」當夜只顧喫酒歡了。次日天明，只見小喽囉報道：「都到了！」吳學道：「請二位賢弟，親自去接寶眷。」蕭讓，金大堅聽得，半信半不信。兩箇下至半山，只見數乘轎子，擡着兩家老小上山來。兩箇驚得呆了；問其備細，老小說道：「你兩箇出門之後，只見這一行人，將着轎子來說，「家長只在城外客店裏中了暑風，快叫取老小來看救。」出得城時，不容我們下轎，直擡到這裏。」兩家都一般說。蕭讓聽了，與金大堅兩箇，閉口無言；只得死心塌地，再回山寨入夥。安頓了兩家老小，吳學究却請出來，與蕭讓商議寫蔡京字體回書，去救宋公明。金大堅便道：「從來賺得蔡京的諸樣圖書名諱字號。」當時兩箇動手完成，安排了回書，備箇筵席，便送戴宗起程，分付了備細書意。戴宗辭了衆頭領相別下山，小喽囉已把船隻渡過金沙灘，送至朱

潞 水

貴酒店裏。戴宗取四箇甲馬，拴在腿上，作別朱貴，拽開脚步，登程去了。且說吳用送了戴宗過渡，自回衆頭領再回大寨筵席。正飲酒間，只見吳學究叫聲苦，不知高低。衆頭領問道：「軍師何故叫苦？」吳用便道：「你衆人不知：是我這封書，倒送了戴宗和宋公明性命也！」衆頭領大驚，連忙問道：「軍師書上，却是怎地差錯？」吳學究道：「是我一時只顧其前，不顧其後，書中有箇老大脫卯！」蕭讓便道：「小生寫的字體，和蔡太師字體一般；語句又不曾差了；請問軍師：不知那一處脫卯？」金大堅又道：「小生雕的圖書，亦無纖毫差錯；怎地見得有脫卯處？」吳學究舉兩箇指頭，說出這箇差錯脫卯處，有分教：衆好漢大鬧江州城，鼎沸白龍廟。直教弓弩叢中逃性命，刀鎗林裏救英雄。畢竟軍師吳學究說出怎生脫卯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話說當時晁蓋並衆人聽了，請尚軍師道：『這封書如何有脫卯處？』吳用說道：『早間戴院長將去的回書，是我一時不仔細，見不到處！纔使的那箇圖書，不是玉筍篆文「翰林蔡京」四字？只是這箇圖書，便是教戴宗喚官司！』金大堅便道：『小弟每每見蔡太師書牋并他的文章，都是這樣圖書。今次雕得無纖毫差錯，如何有破綻？』吳學究道：『你衆位不知：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師兒子。如何父寫書與兒子，却使箇諱字圖書？因此差了。是我見不到處！此人到江州，必被盤詰。問出實情，却是利害！』晁蓋道：『快使人去趕喚他回來別寫，如何？』吳學究道：『如何趕得上。他作起「神行法」來，這早晚已走過五百里了！只是事不宜遲；我們只得恁地，可救他兩箇。』晁蓋道：『怎生去救？用何良策？』吳學究便向前與晁蓋耳邊說道：『這般這般。如此如此。主將便可暗傳下號令與衆人知道；只是如此動身，休要誤了日期。』衆多好漢得了將令，各各拴束行頭，連夜下山，望江州來，不在話下。說話的如何不說計策出，管教下面便見。且說戴宗扣着日期，回到江州，當廳下了回書。蔡九知府見了戴宗如期回來，好生歡喜；先取酒來賞了三鐘，親自接了回書，便道：『你曾見我太師麼？』戴宗稟道：『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不曾得見恩相。』知府拆開封皮，看見前面說：『信籠內許多物件，都收了。』背後說：『妖人宋江，今上自要他看；可令牢固陷車盛載，密切差的當人員，連夜解上京師，沿途休教走失。』書尾說：『黃文炳早晚奏過

水滸

水 滸

天子，必然自有除授。」蔡九知府看了，喜不自勝，叫取一錠二十五兩花銀，賞了戴宗；一面分付教合陷車，商量差人解發起身。戴宗謝了，自回下處，買了些酒肉，來牢裏看覷宋江，不在話下。且說蔡九知府催併合成陷車，過得一二日，正要起程，只見門子來報道：「無爲軍黃通判特來相探。」蔡九知府叫請至後堂相見。又送些禮物時新酒果，知府謝道：「累承厚意，何以克當。」黃文炳道：「村野微物，何足掛齒。」知府道：「恭喜早晚必有榮除之慶！」黃文炳道：「公相何以知之？」知府道：「昨日下午書人已回。妖人宋江，教解京師。通判只在早晚，奏過今上，陞耀高任。家尊回書，備說此事。」黃文炳道：「既是恁地，深感恩相主薦。那箇人下書，真乃神行人也！」知府道：「通判如不信時，就教觀看家書，顯得下官不謬。」黃文炳道：「小生只恐家書，不敢擅看。如若相托，求借一觀。」知府便道：「通判乃心腹之交，看有何防。」便令從人取過家書，遞與黃文炳看。黃文炳接書在手，從頭至尾，讀了一遍。捲過來看了封皮，又見圖書新鮮，黃文炳搖着頭道：「這封書，不是真的！」知府道：「通判錯矣：此是家尊親手筆跡，真正字體，如何不是真的？」黃文炳道：「公相容覆：往常家書來時，曾有這箇圖書麼？」知府道：「往常來的家信，却不會有這箇圖書，只是隨手寫的。今番以定是圖書匣在手邊，就便印了這箇圖書在封皮上。」黃文炳道：「相公休怪小生多言：這封書，被人瞞了相公！方今天下盛行蘇，黃，米，蔡，四家字體，誰不習學得？況兼這箇圖書，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學士時使出來，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見。如今陞轉太師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圖書使出來？更兼亦是父寄書與子，須不當諱字圖書。」

水 滸

奪奪太師恩相，是箇識窮天下，高明遠見的人，安肯造次錯用？相公不信小生之言，可細細盤問下書人，曾見府裏誰來。若說不對，便是假書。休怪小生多說；因蒙錯愛至厚，方敢僭言。」蔡九知府聽了，說道：「這事不難。此人自來不會到東京，一盤問便顯虛實。」知府留在黃文炳在屏風背後坐地，隨即陞廳，叫喚戴宗，有委用的事。當下做公的領了鈞旨，四散去尋。有詩爲證：

反詩假信事相牽，爲與梁山盜結連。不是黃蜂鋪痛處，蔡龜雖大總徒然。

且說戴宗自回到江州，先去牢裏見了宋江，附耳低言，將前事說了，宋江心中暗喜。次日又有人請去酌杯。戴宗正在酒肆中喫酒，只見做公的四下來尋。當時把戴宗喚到廳上。蔡九知府問道：「前日有勞你走了一遭，真箇辦事，不曾重重賞你。」戴宗答道：「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如何敢怠慢。」知府道：「我正連日事忙，未曾問得你箇仔細。你前日與我去京師，那座門入去？」戴宗道：「小人到東京時，那日天色晚了，不知喚做甚麼門。」知府又道：「我家府裏門前，誰接着你？留你在那裏歇？」戴宗道：「小人到府前，尋見一箇門子，接了書入去。少刻，門子出來，交收了信籠，着小人自去尋客店裏歇了。次日早五更去府門前伺候時，只見那門子回書出來，小人怕誤了日期，那裏敢再問備細，慌忙一逕來了。」知府再問道：「你見我府裏那箇門子，却是多少年紀？或是黑瘦也，白淨肥胖？長大也，是矮小？有鬚的也，是無鬚的？」戴宗道：「小人到府裏時，天色黑了；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不十分看得仔細。只覺不恁麼長，中等身材。敢是有些鬚鬚。」知府大

濟 水

怒；喝一聲「拿下廳去！」傍邊走過十數箇獄卒，將戴宗驅翻在當面。戴宗告道：「小人無罪！」知府喝道：「你這厮該死！我府裏老門子王公，已死了數年；如今只是箇小王看門，如何却道他年紀大，有髯鬚！况兼門子小王，不能勾入府堂裏去；但有客處來的書信緘帖，必須經由府堂裏張幹辦，方纔去見李都管，然後達知裏面，纔收禮物！便要回書，也須得伺候三日！我這兩籠東西，如何沒箇心腹的人出來問你箇常便備細，就胡亂收了？我昨日一時間倉卒，被你這厮瞞過了！你如今只好好招說，這封書那裏得來！」戴宗道：「小人一時心慌，要趕程途；因此不會看得分曉。」蔡九知府喝道：「胡說！這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左右！與我加力打這厮！」獄卒牢子，情知不好，覷不得面皮，把戴宗綑翻，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戴宗捱不過拷打，只得招道：「端的這封書是假的！」知府道：「你這厮怎地得這封假書來？」戴宗告道：「小人路經梁山泊過，走出那一夥強人來，把小人劫了，綁縛上山，要割腹剖心。去小人身上搜出書信看了，把信籠都奪了，却饒了小人。情知回鄉不得，只要山中乞死。他那裏却寫這封書，與小人回來脫身。一時怕見罪責，小人瞞了恩相。」知府道：「是便是了，中間還有些胡說！眼見得你和梁山泊賊人通同造意，謀了我信籠物件，却如何說這話！再打那厮！」戴宗由他拷訊，只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訊了一回，語言前後相同，說道：「不必問了。取具大枷枷了，下在牢裏！」却退廳來，稱謝黃文炳道：「若非通判高見，下官險些兒誤了大事？」黃文炳又道：「眼見得這人也結連梁山泊，通同造意，謀叛爲黨。若不祛除，必爲後患。」知府道：「便把這兩箇問成了

滄 水

招狀，立了文案，押去市曹斬首，然後寫表申朝。」黃文炳道：「相公高見極明。似此，一者朝廷見喜，知道相公幹這件大功；二者免得梁山泊草寇來劫牢。」知府道：「通判高見甚遠，下官自當動文書，親自保舉通判。」當日管待了黃文炳，送出府門，自回無爲軍去了。次日蔡九知府臨廳，便叫文案孔目來分付道：「快教疊了文案，把這宋江，戴宗的供狀招款粘連了；一面寫下犯由牌，教來日押赴市曹斬道施行！自古謀逆之人，決不待時。斬了宋江，戴宗，免致後患。」當案却是黃孔目，本人與戴宗頗好，却無緣便救他，只替他叫得苦：當日稟道：「明日是箇國家忌日，後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節，皆不可行刑；大後日亦是國家景命；直待五日後，方可施行。」一者天幸救濟宋江，二乃梁山泊好漢未至，蔡九知府聽罷，依准黃孔目之言，直待第六日早辰，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掃了法場。飯後點起土兵和刀仗劊子，自有五百餘人，都在大牢門前伺候。已牌時候，獄官稟了知府，親自來做監節級牢子，雖然和戴宗，宋江，過得好，却沒做道理救得他，衆人只替他兩箇叫苦。當時打扮已了，就大牢裏，把宋江，戴宗，兩箇摑扎起；又將膠水刷了頭髮，縮箇鵝梨角兒，各插上一朵紅綾子紙花；驅至青面聖者神案前，各與了一碗長休飯，永別酒。喫罷，辭了神案，漏轉身來，搭上利子；六七寸箇獄卒，早把宋江在前，戴宗在後，推擁出牢門前來。宋江和戴宗兩箇，面面厮覷，各做聲不得。宋江只把脚來跌；戴宗低了頭只歎氣。江州府看的人，真乃壓肩疊背，何止一二十人。但見：

水滸

愁雲荏苒，怨氣氤氳：頭上日色無光，四下悲風亂吼。纓鎗對對，數聲鼓響喪三魂。棍棒森森，幾下鑼鳴催七魄。犯由牌高貼，人言此去幾時回。白紙花雙搖，都道這番難再活。長休飯額內難吞，永別酒口中怎嚙。狎獮劊子仗剛刀，醜惡押牢持法器。卓纛旗下，幾多魍魎跟隨。十字街頭，無限強魂等候。監斬官忙施號令，伴作子准備扛屍。

劊子叫起惡殺，都來將宋江和戴宗，前推後擁，押到市曹十字路口，團團槍棒圍住。把宋江面南背北，將戴宗面北背南，兩箇納坐下；只等午時三刻監斬官到來開刀。那衆人仰面看那犯由牌，上寫道：「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吟反詩，妄造妖言，結連梁山泊強寇，通同造反，律斬。犯人一名戴宗，與宋江暗遞私書，勾結梁山泊強寇，通同謀叛，律斬。監斬官，江州府知府蔡某。」那知府勒住馬，只等報來，只見法場東邊，一夥弄蛇的丐者，強要挨入法場裏看，衆士兵趕打不退。正相鬧開，只見法場西邊，一夥使槍棒賣藥的，也強要挨入來。士兵喝道：「你那夥人，好不曉事！這是那裏，強挨入來要觀看！」那夥使槍棒的說道：「你倒鳥村！我們衢州押府，那裏不會去！到處看出人！便是天子殺人，也放人看；你這小去處，砍得兩箇人，鬧動了世界，我們便挨入來看一看，打甚麼鳥緊！」正和士兵鬧將起來，監斬官喝道：「且趕退去，你放過來！」鬧猶未了，只見法場南邊，一夥挑擔的脚夫，又要挨將入來。士兵喝道：「這裡出人，你挑那裡去！」那夥人說道：「我們挑東西送與知府相公去的，你們如何敢阻當我！」士兵道：「便是相公衙裏人，也只得去別處過一過！」那夥人就歇了擔子，都掣了扁擔，立在人叢裏看。只見法場上邊，一夥客商，推兩輛車子過來

滄 水

，定要揆入法場上來，士兵喝道：『你那夥人那裏去！』客人應道：『我們要趕路程，可放我等過去。』士兵道：『這裏出人，如何肯放你！你要趕路程，從別路過去！』那夥客人笑道：『你倒說的好！俺們便是京師來的人，不認得你這裡鳥路，只是從這大路走。』士兵那裏肯放，那夥客齊齊地揆定了不動，四下裏吵鬧不住。這蔡九知府，見禁治不得；又見這夥客人，都盤在車子上，立定了看。沒多時，法場中間，人分開處，一箇報，報道一聲，「午時三刻！」監斬官便道：『斬訖報來！』兩旁下刁棒劊子，便去開枷；行刑之人，執定法刁在手。說時遲，一箇箇要見分明，那時快，鬧攘攘一齊被作。只見那夥客人在車子上，聽得「斬」字，數內一箇客人，便向懷中取出一面小鑼兒，立在車子上，噹噹地敲得兩三聲，四下裏一齊動手。有詩爲證：

開來乘輿入江樓； 渺渺烟波接素秋。
呼酒謾澆千古恨， 吟詩欲瀉百重愁。
雁書不遂英雄志。 失脚翻成狴犴囚！
搔動梁山諸義士， 一齊雲擁鬧江州。

又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箇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隻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却似半天起箇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手起斧落，早砍翻了兩箇行刑的劊子，便望監斬官馬前砍將來。衆士兵急待把鎗去搠時，那裏攔當得住，衆人且簇擁蔡九知府逃命去了。只見東邊那夥弄蛇的丐者，身邊都掣出尖刀，看着士兵便殺；西邊那夥使鎗棒的，大發喊聲，只願亂殺將來，一派殺倒士兵獄卒；南邊那夥挑擔的脚夫，輪起扁擔，橫七豎八，都打翻了士兵和那看的人；北邊那夥客人，都跳下車來，推過車子，攔住了人，兩箇客商，鑽將入來，

滌 水

一箇背了宋江，一箇背了戴宗；其餘的人，也有取出弓箭來射的，也有取出石子來打的，也有取出標鎗來標的。原來扮客商的好夥，便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那夥扮使槍棒的，便是燕順，劉唐，杜遷，宋萬；扮挑擔的，便是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那夥扮乞丐的，便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這一行梁山泊共是十七箇頭領到來；帶領小嘍囉一百餘人，四下裏殺將起來。只見那人叢裏那箇黑大漢，輪兩把板斧，一味地砍將來。晁蓋等却不認得；只見他第一箇出力，殺人最多。晁蓋猛省起來：戴宗曾說一箇黑旋風李逵，和宋三郎最好，是箇莽撞之人，晁蓋便叫道：『前面那好漢，莫不是黑旋風？』那漢那裏肯應，火雜雜地輪着大斧，只顧砍人，晁蓋便叫背宋江，戴宗的兩箇小嘍囉，只願跟着那黑大漢走。當下去十字街口，不問官軍百姓，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傾翻的，不計其數。衆頭領撇了車輛擔仗，一行人盡跟了黑大漢，直殺出城來。背後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張弓箭，飛蝗般望後射來。那江州軍民百姓，誰敢近前。這黑大漢直殺到江邊來，身上血濺蓋身，兀自在江邊殺人。晁蓋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傷人！』那漢那裏來聽叫喚，一斧一箇，排頭兒砍將去。約莫離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前面望見盡是洶洶一派大江，却無了旱路。晁蓋看見，只叫得苦。那黑大漢方纔叫道：『不要慌！且把哥哥背來廟裏！』衆人都到來看時，靠江一所大廟，兩扇門緊緊地閉着。黑大漢兩斧砍開，便搶入來。晁蓋衆人看時，兩邊都是老槍蒼松，林木遮曠；前面牌額上，四箇金書大字，寫道『白龍神廟。』小嘍囉把宋江，戴宗，背到廟裏歇下，宋江方纔敢開眼；見了晁蓋等衆人

水 滸

，哭道：『哥哥！莫不是夢中相會！』晁蓋便勸道：『恩兄不肯在山，致有今日之苦。這箇出力殺人的黑大漢是誰？』宋江道：『這箇便是叫做黑旋風李逵。他幾番就要大牢裏放了我，却是我怕走不脫，不肯依他。』晁蓋道：『却是難得這箇人！出力最多；又不怕刀，斧，箭，矢！』花榮便叫：『且將衣服與俺二位兄長穿了。』正相聚間，只見李逵提着雙斧，從廊下走出來。宋江便叫住道：『兄弟那裏去？』李逵應道：『尋那廟祝，一發殺了！耐耐那厮不來接我們，倒把鳥廟門閉上了！我指望拿他來祭門，却尋那厮不見！』宋江道：『你且來，先和我哥哥頭領相見。』李逵聽了，丟了雙斧，望着晁蓋跪了一跪，說道：『大哥，休怪鐵牛齷齪。』與衆人都相見了，却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兩箇大家歡喜。花榮便道：『哥哥，你教衆人只願跟着李大哥走，如今來到這裏，前面又是大江攔截住，斷頭路了！却又沒一隻船接應；倘或城中官軍趕殺出來，却怎生迎敵，將何接濟？』李逵便道：『不要慌！我與你們再殺入城去，和那箇烏蔡九知府，一發都砍了便走！』戴宗此時方纔甦醒，便叫道：『兄弟！使不得莽性！城裏有五七千軍馬；若殺入去，必然有失！』阮小七便道：『遠望隔江那裏有數隻船在岸邊，我兄弟三箇，赴水過去，奪那幾隻船過來載衆人如何？』晁蓋道：『此計是最上着。』當時阮家三弟兄，都脫剝了衣服，各人插把尖刀，便鑽入水裏去。約莫赴開得半里之際，只見江面上溜頭，流下三隻掉船，吹風胡哨飛也似搖將來。衆人看時，見那船上各有十數箇人，都手裏拿着軍器，衆人却慌將起來。宋江聽得說了，便道：『我命裏這般合苦！』也撻出廟前看時，只見當頭那隻船上，坐着一條大漢，倒提一把開晃晃五股叉，

潛 水

頭上挽箇空心紅一點鬚兒，下面拽起條白絹水棍，口裏吹着胡哨。宋江看時，不是別人，正是：

東去長江萬里，內中一箇雄夫；面如傅粉體如酥，履水如同平土。膽大能探禹穴，心雄欲摘驪珠。翻波碎浪性如魚，張順名傳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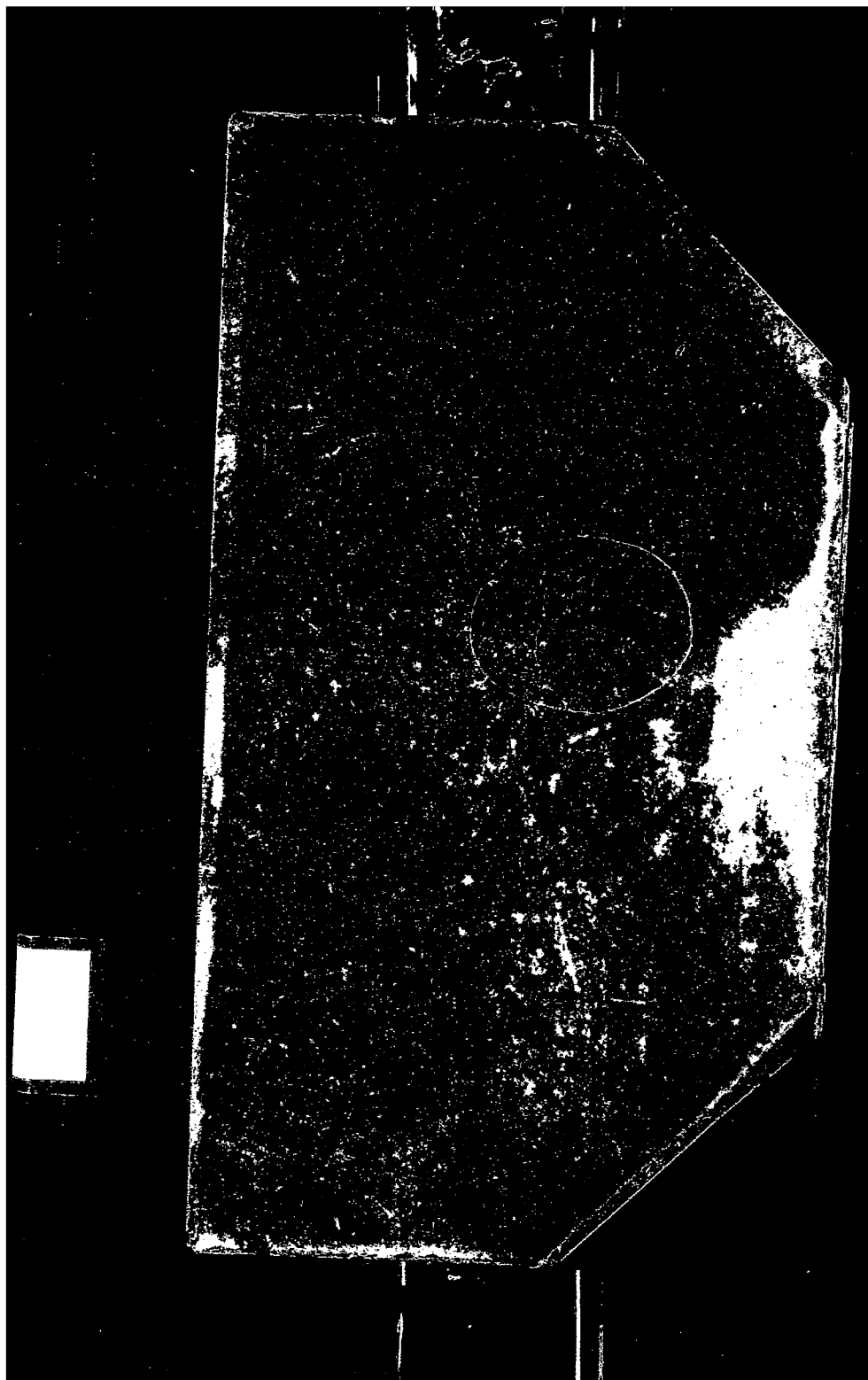
當時張順在頭船上看見，喝道：『你那影是甚麼人，敢在白龍廟裡聚衆！』宋江扭身出廟前說道：『兄弟救我！』張順等見是宋江，大叫道：『好了！』那三隻棹船飛也似搖到岸邊。三阮看見，也趕過來。一行衆人，都上岸來到廟前。宋江看見張順自引十數箇壯漢，在那隻船頭上；張橫引着穆弘，穆春，薛永，帶十數箇莊客，在一隻船上；第三隻船上，李俊引着李立，童威，童猛，也帶十數箇賣鹽火家，都各執鎗棒上岸來。張順見了宋江，喜從天降，便拜道：『自從哥哥喫官司，兄弟坐立不安，又無路可救！近日又聽得拿了戴院長，李大哥又不見面，我只得去尋了我哥哥，引到極太公莊上，叫了許多相識；今日我們正要殺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不想仁兄已有好漢們救出，來到這裡。不敢拜問這影豪傑，莫非是梁山泊義士晁天王麼？』宋江指着上首立的道：『這箇便是晁蓋哥哥。你等衆位，都來廟裏敘禮則箇。』張順等九人；晁蓋等十七人；宋江，戴宗，李逵；共是二十九人，都入白龍廟聚會。這箇喚做「白龍廟小聚會」。當下二十九箇好漢，各各講禮已罷，只見小喽囉慌慌忙忙入廟來報道：『江州城裏，鳴鑼擗鼓，整頓軍馬出城來追趕。遠遠望見旗旛蔽日，刀劍如麻；前面都是帶甲馬軍，後面盡是鞞鎗兵將；大刀闊斧，殺透白龍廟路上來！』李逵聽了，大叫一

水 滸

聲一殺將去！」提了雙斧，使出廟門。屍蓋叫道：「一不氣！二不休！衆好漢梅助着屍某，直殺盡江州軍馬，方纔回梁山泊去！」衆英雄齊聲應道：「願依尊命！」一百四五十人，一齊吶喊，殺透江州岸上來。有分教：血染波紅，屍如山積。直教跳浪蒼龍噴毒火，巴山猛虎吼天風。畢竟屍蓋等衆好漢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記號 00377 書號 857.4
Acc. No. Call No. 547
:2



百回本水滸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無爲軍 張順活捉黃文炳

話說江州城外白龍廟，中梁山泊好漢，劫了法場，救得宋江，戴宗，正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劉唐，燕順，杜遷，宋萬，朱貴，王矮虎，鄒天壽，石勇，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共是一十七人，領帶着八九十箇悍勇壯健小嘍囉；潯陽江上來接應的好漢：張順，張橫，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九籌好漢，也帶四十餘人，都是江面上做私商的火家，撐駕三隻大船，前來接應；城裏黑旋風李逵，引衆人殺至潯陽江邊，兩路救應。通共有一百四五十人，都在白龍廟裏聚義，只聽得小嘍囉報道：『江州城裏軍兵，搥鼓搖旗，鳴鑼發喊，追趕到來。』那黑旋風李逵聽得，大吼了一聲，提兩把板斧，先出廟門；衆好漢納聲喊，都挺手中軍器，齊出廟來迎敵；劉唐，朱貴，先把宋江，戴宗，護送上船；李俊同張順，三阮，整頓船隻，就江邊看時，見城裏出來的官軍，約有五七千馬軍；當先都是頂盔衣甲，全副弓箭，手裏都使長鎗；背後步軍簇擁，搖旗納喊，殺透前來。這裏李逵當先，輪着板斧，赤條條地，飛透欲將入去；背後便是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將擁護。花榮見前面的軍馬都扎住了鎗，只怕李逵着傷，偷手取弓箭出來，搭上箭，拽滿弓，望着馬頭頂的一箇馬軍，點地一箭，只見番筋斗一下馬去。那一夥馬軍喫了一驚，各自避命，撥轉馬頭便走，倒把步軍先衝倒了一半。這裏衆多好漢們，一齊衝突將去，殺得那官軍屍橫野爛，血染江紅。直殺到江州城下，城上策應官軍，早把檣木砲石，打將下來。官軍慌



3 2168 3453 5

857.4

347

水

澹 水

忙入城，關上城門，好幾日不敢出來，衆多好漢，拖轉黑旋風回到白龍廟前下船。晁蓋整點衆人完備，都叫分頭下船，開江便走。却直順風，拽起風帆，三隻大船，載了許多人馬，頭領，却投穆太公莊上來。一帆順風，早到岸邊埠頭，一行衆人，都上岸來。穆弘邀請衆好漢到莊內堂上，穆太公出來迎接。宋江等衆人，都相見了，太公道：『衆頭領連夜勞神，具請客房安歇，將息貴體。』各人且去房裏暫歇將養，整理衣服器械，當日穆弘叫莊客宰了一頭黃牛，殺了十數箇猪，羊，鷄，鵝，魚，鴨，珍肴異饌，排下筵席，管待衆頭領。飲酒中間，說起許多情節。晁蓋道：『若非是二哥衆位把船相救，我等皆被陷於纜網！』穆太公道：『你等如何却打從那條路上來？』李逵道：『我自只揀人多處殺將去，他們自要跟我來，我又不曾叫他們。』衆人聽了都大笑，宋江起身與衆人道：『小人宋江，若無衆好漢相救時，和戴院長皆死於非命。今日之恩，深於滄海，如何報答得衆位！只恨黃文炳那厮，搜根剔齒，幾番唆毒要害我們，這冤讐如何不報！怎地啓請衆位好漢，再做箇天大人情，去打了無爲軍，殺得黃文炳那厮，也與宋江消了這口無窮之恨，那時回去如何？』晁蓋道：『我們衆人，偷營劫寨，只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似此奸賊已有隄備，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隊人馬，一發和學究，公孫二先生並林冲，秦明，都來報仇，也未爲晚。』宋江道：『若是回山去了，再不能勾得來：一者山遙路遠；二乃江州必然申開明文，各處謹守。不要癡想，只是趁這箇機會，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准備。』花榮道：『哥哥見得是。雖然如此，只是無人識得路境，不知他地理如何。先得箇人去那裏城中探聽虛實，也要看無爲軍出沒的路徑去處，就

潯 水

要認黃文炳那賊的住處了，然後方好下手。」薛永便起身說道：「小弟多在江湖上行，此處無爲軍最熟；我去探聽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賢弟去走一遭，最好。」薛永當日別了衆人，自去了。只說宋江自和衆頭領在穆弘莊上，商議要打無爲軍一事，整頓軍器鎗刀，安排弓弩箭矢，打點大小船隻等項。隄備已了，只見薛永去了兩日，帶將一箇人回到莊上，來拜見宋江。宋江便問道：「兄弟，這位壯士是誰？」薛永答道：「這人姓侯，名健，祖居洪都人氏；做得第一手裁縫，端的是飛針走線；更兼攬習鎗棒，曾拜薛永爲師。人見他黑瘦輕捷，因此喚他做通臂猿。見在這無爲軍城裏黃文炳家做生活。小弟因見了，就請在此。」宋江大喜，便叫同坐商議。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數，自然義氣相投。宋江便問江州消息，無爲軍路徑如何。薛永說道：「如今蔡九知府計點官軍百姓，被殺死有五百餘人，帶傷中箭者不計其數；見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城門日中後便關，出入的好生盤問得緊。原來哥哥被害一事，倒不干蔡九知府事；都是黃文炳那厮，三回五次點撥知府，教害二位。如今見劫了法場，城中甚慌，曉夜隄備。小弟又去無爲軍打聽，正撞見侯健這箇兄弟出來喫飯；因是得知備細。」宋江道：「侯兄何以知之？」侯健道：「小人自幼只愛習學鎗棒，多得薛師父指教；因此不敢忘恩。近日黃通判特取小人來他家做衣服；因出來遇見師父，題起仁兄大名，說出此一節事來；小人要結識仁兄，特來報知備細；這黃文炳有箇嫡親哥哥，喚做黃文輝；與這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這黃文輝，平生只是行善事；修橋補路，塑佛齋僧；扶危濟困，救援貧苦。那無爲軍城中，都叫他黃佛子。這黃文炳，雖是罷開通判，心裏只要

潛水

害人，慣行歹事；無爲軍都叫他做黃蜂刺。他弟兄兩箇，分開做兩處住；只在一條巷內出入。靠北門裏，便是他家。黃文炳貼着城住；黃文燁近着大街。小人在他那裏做生活，打聽得黃通判回家來說這件事，「蔡九知府已被瞞過了。却是我點撥他，教知府先斬了，然後奏去。」黃文燁聽得說時，只在背後罵；說道，「又做這等短命促協的事！於你無干，何故定要害他？倘或有天理之時，報應只在目前，却不是反招其禍？」這兩日聽得劫了法場，好生喫驚。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與他計較，尙兀自未回來。」宋江道：「黃文炳隔着他哥哥家多少路？」侯健道：「原是一家分開的，如今只隔着中間一箇菜園。」宋江道：「黃文炳家多少人口，有幾房頭？」侯健道：「男子婦人，通有四五十口。」宋江道：「天教我報仇，特地送箇人來！雖是如此，全靠衆弟兄維持。」衆人齊聲應道：「當以死向前！正要驅除這等賊濫奸惡之人，與哥哥報仇雪恨！」宋江又道：「只恨黃文炳那賊一箇，却與無爲軍百姓無干。他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罵我等不仁。衆弟兄去時，不可分毫侵害百姓。今去那裏我有一計，只望衆人扶助扶助。」衆頭領齊聲道：「專聽哥哥指教。」宋江道：「有煩穆太公對付八九十箇叉袋，又要百十束蘆柴，用着五隻大船，兩隻小船；央及張順，李俊，駕兩隻小船；在江面上與他如此行，五隻大船上，用着張橫，三阮，童威和識水的人護船；此計方可。」穆弘道：「此間蘆葦，油柴，布袋，都有；我莊上的人，都會使水駕船；便請哥哥行事。」宋江道：「却用侯家兄弟，引着薛永並白勝。先去無爲軍城中藏了；來日三更二點爲期，只聽門外放炮帶鈴鷓鴣，便教白勝上城策應，先插一條白絹號帶，近黃文

水滸

烟家，便是上城去處。再又教石勇，杜遷，扮做丐者，去城門邊左近埋伏，只看火爲號，便要下手殺把門軍士。李俊，張順，只在江面上往來巡綽，等候策應。』宋江分撥已定，薛永，白勝，侯健，先自去了；隨後再是石勇，杜遷，扮做丐者，身邊各藏了短刀暗器，也去了。這裏自一面扛擡沙土布袋和蘆葦；油柴，上船裝載。衆好漢至期，各各拴束了身上，都準備了器械；船艙裏埋伏軍漢；衆頭領分撥下船：晁蓋，宋江，花榮，在童威船上；燕順，王矮虎，鄒天壽，在張橫船上；載宗，劉唐，黃信，在阮小二船上；呂方，郭盛，李立，在阮小五船上；穆弘，穆春，李逵，在阮小七船上。只留下朱貴，宋萬，在穆太公莊看理江州城裏消息；先使童猛，棹一隻打魚快船，前去探路。小嘍囉並軍健，都伏在艙裏。火家，莊客，水手，撐駕船隻，當夜密地望無爲軍來。此時正是七月盡天氣。夜涼風靜，月白江清；水影山光，上下一碧。昔日參寥子有首詩題這江景，道是：

洪濤滾滾烟波杳，月淡風清九江曉。欲從舟子問如何，但覺廬山眼中小。

是夜初更前後，大小船隻，都到無爲江岸邊；揀那有蘆葦深處，一字兒纜定了船隻。只見童猛回船來報道：『城裏並無些動靜。』宋江便叫手下衆人，把這沙土布袋和蘆葦乾柴，都搬上岸，望城邊來。聽那更鼓時，正打二更。宋江叫小嘍囉各各挖了沙土布袋并蘆葦，就城邊堆築了。衆好漢各挺手中軍器，只留張橫，三阮，兩童，守船接應；其餘頭領，都避城邊來。望城上時，約離北門有半里之路，宋江便叫放起帶鈴鷓鴣。只見城上一條竹竿，縛着白號帶，颯颯起來。宋江見了，便叫軍士就這城邊堆起沙土布袋，分付軍漢一面挑擔蘆葦油柴上

澹 水

城。只見白勝已在那裏接應等候；把手指與衆軍漢道：「只那條巷，便是黃文炳住處！」宋江問白勝道：「薛永，侯健，在那裏？」白勝道：「他兩箇潛入黃文炳家裏去了；只等哥哥到來。」宋江又問道：「你會見石勇，杜遷麼？」白勝道：「他兩箇在城門邊左近伺候。」宋江聽罷，引了衆好漢下城來，逕到黃文炳門前，却見侯健閃在房簷下。宋江喚來，附耳低言道：「你去將菜園門開了，放他軍士把蘆葦油柴放裏面；可教薛永尋把火來點着，却去敲黃文炳門道：『間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什物搬來寄頓！』敲得門開，我自自有擺布。」宋江教衆好漢分幾箇把住兩頭。侯健先去開了菜園門，軍漢把蘆葦柴搬來堆在裏面。侯健就討了火種，遞與薛永，將來點着。侯健便閃出來，却去敲門，叫道：「間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搬來寄頓！快開門則箇！」裏面聽得，便起來看時，望見隔壁火起，連忙開門出來。晁蓋，宋江等，納聲喊，殺將入去。衆好漢亦各動手，見一箇殺一箇，見兩人殺一雙；把黃文炳一門內外大小四五十口，盡皆殺了，不留一人，只不見了文炳一箇。衆好漢把他從前酷害良民積憤下許多家私金銀收拾俱盡，大啗一聲，衆多好漢都扛了箱籠家財，却避城上來。且說石勇，杜遷，見火起，各掣出尖刀，便殺把門軍人，又見前街隣舍，拿了水桶梯子，都來救火。石勇，杜遷，大喝道：「你那百姓，休得向前！我們是梁山泊好漢，數千在此！來殺黃文炳一門良賤，與宋江，戴宗報讐，不干你百姓事！你們快回家躲避了，休得出來聞管事！」衆隣舍還有不信的，立住了腳看。只見黑旋风李逵，輪起兩把板斧，着地捲將來，衆隣舍方纔納聲喊，擡了梯子，水桶，一閃都走了。這邊後巷，也有幾箇守門軍漢，帶了些人，挖

水 濟

了麻搭火鉤，都透來救火。早被花榮張起弓，當頭一箭，射翻了一箇。大喝道：『要死的便來救火！』那影軍漢，一齊都退去了。只見薛永拿着火把，便就黃文炳家裏，前後點着，亂雜雜火起。看那火時，但見：

黑雲匝地，紅燄飛天，斧律律走萬道金蛇，焰騰騰散千團火塊。狂風相助，雕梁畫棟片時休。炎燄漲空，大廈高堂彈指沒。這不是火，却是

文炳心頭惡，觸惱丙丁神，害人施毒焰，惹火自燒身。

當時石勇，杜遷，已殺倒把門軍士，李逵砍斷了鐵鎖，大開了城門，一半人從城上出去，一半人從城門下出去。張橫，三阮，兩童，都來接應，合做一處，扛擡財物上船。無爲軍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漢劫了法場，殺死無數的人，如何敢出來追趕，只得迴避了。這宋江一行衆好漢，只恨拿不着黃文炳，都上了船，去搖開了，自投穆弘莊上來，不在話下。却說江州城裏望見無爲軍火起，蒸天價紅，滿城中講動，只得報知本府。這黃文炳正在府裏議事；聽得報說了，慌忙來稟知府道：『敵鄉失火！急欲回家看覷！』蔡九知府聽得，忙叫開城門，差一隻官船相送。黃文炳謝了知府，隨即出來，帶了從人，慌速下船，搖開江面，望無爲軍來。看見火勢猛烈，映得江面上都紅，艄公說道：『這火只是北門裏火。』黃文炳見說了，心裏越慌。看看搖到江心裏，只見一隻小船，從江面上搖過去了。不多時，又是一隻小船搖將過來；却不徑過，望着官船直撞將來。從人喝道：『甚麼船，敢如此直撞來！』只見那小船上一箇大漢跳起來，手裏拿着撓鉤，口裏應道：『去江州報失火的船！』黃文炳便鑽出來問

濟水

道：『那裏失火？』那大漢道：『北門裏黃通判家被梁山泊好漢殺了一家人口，劫了家私，如今正燒着哩！』黃文炳失口叫聲苦，不知高低。那漢聽了，一撓鉤搭住了船，便跳過來。黃文炳是箇乖覺的人，早瞧一分，便避船稍後走，望江裏翻身便跳。忽見江面上一隻船，水底下早鑽過一箇人，把黃文炳劈腰抱住，攔頭掀起，扯上船來。船上那箇大漢，早來接應，便把麻索綁了。水底下活捉了黃文炳的，便是浪裏白跳張順，船上把撓鉤的便是浙江龍李俊。兩箇好漢，立在船上；那搖官船的稍公，只顧下拜。李俊說道：『我不殺你們，只要捉黃文炳這厮！你們自回去，說與蔡九知府那賊驢知道：』俺梁山泊好漢們，權寄下他那夥驢頭，早晚便要來取！』梢公戰抖抖的道：『小人去說。』李俊，張順，拿了黃文炳，過自己的小船上，放那官船去了。兩箇好漢，棹了兩隻快船，逕迤穆弘莊上來。早搖到岸邊，望見一行頭領，都在岸上等候，搬運箱籠上岸。見說拿得黃文炳，宋江不勝之喜。衆好漢一齊心中大喜，說：『正要此人見面！』李俊，張順，早把黃文炳帶上岸來。衆人看了，監押着，離了江岸，到穆太公莊上來。朱貴，宋萬，接着衆人，入到莊裡草廳上坐下。宋江把黃文炳剝了濕衣服，綁在柳樹上，請衆頭領圍團坐定。宋江叫取一壺酒來，與衆人把盞。上自晁蓋，下至白勝，共是三十位好漢，都把遍了。宋江大罵：『黃文炳！你這厮！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你如何只要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殺我兩箇！你既讀聖賢之書，如何要做這等毒害的事！我又不與你有殺父之仇，你如何定要謀我！你哥哥黃文燁，與你這厮一母所生，他怎恁般修善！久聞你那城中，都稱他做黃佛子，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你這厮

水滸

在鄉中，只是害人：交結權勢，浸潤官長，欺壓良善：我知道無爲軍人民，都叫你做黃蜂刺！我今日且替你拔了這箇刺！」黃文炳告道：「小人已知過失，只求早死！」晁蓋喝道：「你那賊驢！怕你不死！你這厮，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宋江便問道：「那箇兄弟替我下手？」只見黑旋風李逵跳起身來，說道：「我與哥哥動手割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燒喫！」晁蓋道：「說得是。教取把尖刀來，就討盆炭火來，細細地割這厮，燒來下酒，與我賢弟消這怨氣！」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黃文炳笑道：「你這厮在蔡九知府後堂，且會說黃道黑，攪置害人，無中生有，攪撥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爺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從臙上割起。揀好的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無片時，割了黃文炳，李逵方纔把刀割開胸膛，取去心肝，把來與衆頭領徹醒酒湯。衆多好漢，看割了黃文炳，都來草堂上與宋江賀喜，有詩爲證：

文炳趨炎巧計乖，却將忠義苦擠排。奸謀未遂身先死，難免剝心炙肉災。

只見宋江先跪在地下。衆頭領慌忙都跪下，齊道：「哥哥有甚事，但說不妨。兄弟們敢不聽？」宋江便道：「小可不才，自小學吏。初世爲人，便要結識天下好漢，奈緣力簿才疎，不能接祿，以遂平生之願。自從刺配江州，多感晁頭領并衆豪傑。苦苦相留。宋江因見父命嚴訓，不會肯住。正是天賜機會：於路直至潯陽江上，又遭際許多豪傑。不想小可不才，一時間酒後狂言，險累了戴院長性命。感謝衆位豪傑，不避凶險，來虎穴籠潭，力救殘生；又蒙協助，報了冤仇。如此犯下大罪：闡了兩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

水滸

投托哥哥去，未知衆位意下若何？如是相從者，只今收拾便行；如不願去的，一聽奪命。只恐事發反遭負累，煩可尋思。」說言未絕，李逵跳將起來，便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喫我一鳥斧，砍做兩截便罷！」宋江道：「你這般窟窿說話！全在各人弟兄們心肯不肯，方可同去。」衆人議論道：「如今殺死了許多官軍人馬，鬧了兩處州郡，他如何不申奏朝廷？必然起軍馬來擒獲。今若不隨哥哥去同死同生，却投那裏去？」宋江大喜，謝了衆人。當日先叫朱貴和宋萬前回山寨裏去報知，次後分做五起進程：頭一起便是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第二起便是劉唐，杜遷，石勇，薛永，侯健；第三起便是李俊，李立，呂方，郭盛，童威，童猛；第四起便是黃信，張順，張橫，阮家三弟兄；第五起便是燕順，王矮虎，穆弘，穆春，鄭天壽，白勝。五起二十八箇頭領，帶了一千人等，將這所得黃文炳家財，各各分開，裝載上車子。穆弘帶了穆太公並家小人等，將應有家財金寶，裝載車上。莊客數內有不願去的，都齋發他些銀兩，自投別主去傭工；有願去的，一同便往。前四起陸續去了，已自行動。穆弘收拾莊內已了，放起十數箇火把，燒了莊院，撇下了田地，自投梁山泊來。且不說五起人馬登程，節次進發，只隔二十里而行。先說第一起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五騎馬，帶着車仗，人伴，在路行了三日，前面來到一箇去處，地名喚做黃山門。宋江在馬上與晁蓋說道：「這座山，生得形勢怪惡，莫不有大影在內？可着人催催後面人馬上來，一同過去。」說猶未了，只見前面山嘴上鑼鳴鼓響。宋江道：「我說麼？且不要走動，等後面人馬到來，好和他廝殺。」花榮便拈弓搭箭在手；晁蓋，戴宗，各執朴刀；李逵拿

滄 水

着雙斧，擁護着宋江；一齊趨馬向前。只見山坡邊閃出三五百箇小嘍囉，當先簇擁出四箇好漢，各挺軍器在手，高聲喝道：『你等大鬧了江州，劫掠了無爲軍，殺害了許多官軍百姓，待回梁山泊去？我四箇等多時！會事的只留下宋江都饒了你們性命！』宋江聽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說道：『小可宋江，被人陷害，冤屈無伸；今得四方豪傑，救了性命。小可不知在何處觸犯了四位英雄，萬望高抬貴手，饒恕殘生！』那四箇好漢，見了宋江跪在前面，都慌忙滾鞍下馬，撇了軍器，飛趕前來，拜倒在地下，說道：『俺弟兄四箇，只聞山東及時雨宋明公大名，想殺也不能箇見面！俺聽知哥哥在江州爲事喫官司，我弟兄商議定了，正要來劫牢，只是不得箇實信。前日使小嘍囉直到江州來打聽，回來說道，「已有多少好漢，鬧了江州，劫了法場，救出往揚陽鎮去了。後又燒了無爲軍，劫掠黃通判家。」料想哥哥必從這裏來，節次使人路中來探望；猶恐未真，故反作此一番詰問。衝撞哥哥，萬勿見罪。今日幸見仁兄！小寨裏略備酒饈食，權當接風；請衆好漢同到敝寨，盤桓片時。』宋江大喜，扶起四位好漢，逐一請問大名。爲頭的那人，姓歐名彪，祖貫是黃州人氏；守把大江軍戶，因惡了本官，逃走在江湖上緣林中熬出這箇名字，喚做摩雲金翅。第二箇好漢，姓蔣，名敬，祖貫是湖南澧州人氏；原是落科舉子出身；科舉不第，棄文就武；頗有謀略，精通書算；積萬累千，纖毫不差；亦能刺鎗使棒，布陣排兵；因此人都喚他做神算子。第三箇好漢，姓馮，名麟，祖貫是南京建康人氏；原是小番子開漢出身，吹得雙鐵笛；使得好大滾刀，百十人近他不得；因此人都喚他做鐵笛仙。第四箇好漢，姓陶，名宗旺，祖貫是光州人氏；

澹 水

莊家田戶出身；慣使一把鐵鍬；有的是氣力，亦能使鎗輪刀；因此人都喚做九尾龜；怎見得四箇好漢英雄。有西江月爲證：

力壯身強無賽，行時捷似飛騰；摩雲金翅是歐鵬，首位黃山排定。幼恨毛錐失利，長從韜略搜精，如神算法善行兵；文武全才將敬。鉄笛一聲山裂，銅刀兩口神驚；馬麟形貌更猙獠，廝殺場中超乘。宗旺力如猛虎，鐵鍬到處無情，神龜九尾喻多能。都是英雄頭領。

這四箇好漢，接住宋江，小樓囉早捧過菓盒，一大壺酒，兩大盤肉，托過來把盞。先遞晁蓋，宋江；次遞花榮，戴宗，李逵。與衆人都相見了，一面遞酒。沒兩箇時辰，第二起頭領又到了，一箇箇盡都相見。把盞已遍，邀請衆位上山，兩起十位頭領，先來到黃門山寨內。那四箇好漢，便叫推牛宰馬管待；却教小樓囉陸續下山接請後面那三起十八位頭領上山來筵宴。未及半日，三起好漢，已都來到了，盡在聚義廳上筵席相會。宋江飲酒中間，在席上開話道：『今次宋江投遞了哥哥晁天王，上梁山泊去一同聚義；未知四位好漢，肯棄了此處，同往梁山泊大寨相聚否？』四箇好漢齊答道：『若蒙二位義士不棄貧賤，情願執鞭墜鐙。』宋江，晁蓋，大喜；便說道：『既是四位肯從大義，便請收拾起程。』衆多頭領，俱各歡喜。在山寨住了一日，過了一夜。次日，宋江，晁蓋，仍舊做頭一起，下山進發先去。次後依例而行，只隔着二十里遠近。四箇好漢，收拾起財帛，金銀，等項，帶領了小樓囉三五百人，便燒毀了寨柵，隨後第六起登程。宋江又合得這四箇好漢，心中甚喜；於路在馬上對晁蓋說道：『小弟來江湖上走了這幾遭，雖是受了些驚恐，却也結識得這許多好漢。今日同哥哥上

水滸

山去，這回只得死心塌地，與哥哥同死同生。」一路上說着閒話，不覺早來到朱貴酒店裏了。且說四箇守山寨的頭領吳用，公孫勝，林冲，秦明，和兩箇新來的，蕭讓，金大堅，已得朱貴，宋萬，先回報知，每日差小頭目棹船出來酒店裏迎接。一起起都到金沙灘上岸，擺鼓吹笛，衆好漢們都乘馬轎迎上寨來。到得關下，軍師吳學究等六人，把了接風酒，都到聚義廳上。焚起一爐好香，晁蓋便請宋江爲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宋江那裏肯，便道：「哥哥差矣。感蒙衆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命。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却讓不才。若要堅執如此相讓，宋江情願就死。」晁蓋道：「賢弟，如何這般說？當初若不是賢弟擔那血海般干係，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衆？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誰坐？」宋江道：「仁兄，論年齒，兄長也大十歲。宋江若坐了，豈不自羞？」再三推晁蓋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吳學究坐了第三位，公孫勝坐了第四位。宋江道：「林分功勞高下，梁山泊一行舊頭領，去左邊主位上坐；新到頭領，去右邊客位上坐。待日後出力多寡，那時另行定奪。」衆人齊道：「哥哥，言之極當。」左邊一帶：是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右邊一帶：論年甲次序，互相推讓；花榮，秦明，黃信，戴宗，李逵，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燕順，呂方，郭盛，蕭讓，王矮虎，薛永，金大堅，穆春，李立，歐鵬，蔣敬，童威，童猛，馬麟。石勇，侯健，鄭天壽，陶宗旺。共是四十人頭領坐下。大吹大擂，且喫慶喜筵席。宋江說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謠言一事，說與衆人：「回耐黃文炳那厮，事又不干他已，却在知府面前，胡言亂道解說道：『耗國因家水，』耗

澹 水

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有箇「木」字；不是箇「宋」字？「刀兵點水工。」與勳刀兵之人，必是三點水着箇「工」字；不是箇「江」字？這箇正應宋江身上。那後兩句道：「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合主宋江造反在山東；以此拿了小可。不期戴院長又傳了假書，以此黃文炳那厮，攔撥知府，只要先斬後奏。若非乖好漢救了，焉得到此？」李逵跳將起來道：「好！哥哥正應着天上的言語！雖然喫了他些苦，黃文炳那賊，也喫我割得快活！放着我們有許多軍馬，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吳先生做箇丞相；公孫道士便做箇國師；我們都做箇將軍；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裏快活，却不好！不強似這箇烏水泊裡！」戴宗慌忙喝道：「鐵牛！你這厮胡說！你今日既到這裡，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兒；須要聽兩位頭領哥哥的言語號令！亦不許你胡言亂語，多嘴多舌！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這顆頭來爲令，以警後人！」李逵道：「呵！若割了我這顆頭，幾時再長的一箇出來！我只喫酒便了！」衆多好漢都笑。宋江又題起拒敵官軍一事，說道：「那時小可初聞這箇消息，好不驚恐；不期今日輪到宋江身上！」吳用道：「兄長當初若依了弟兄之言，只住山上快活，不到江州，不省了多少事？這都是天數註定如此！」宋江道：「黃安那厮，如今在那裏？」晁蓋道：「那厮住不勾兩三箇月，便病死了。」宋江嗟歎不已。當日飲酒，各各盡歡。晁蓋先叫安頓穆太公一家老小；叫取過黃文炳的家財，賞勞了衆多出力的小嘍囉；取出原將來的信籠，交還戴院長收用。戴宗那裏肯要，定教收放庫內，公支使用。晁蓋叫衆多小嘍囉，參拜了新頭領李俊等。都參見了，連日山寨裏殺牛宰馬，作慶賀筵席，

不在話下。再說晁蓋教向山前山後，各撥定房屋居住；山寨裏再起造房舍，修理城垣。至第三日酒席上，宋江起身對衆頭領說道：『宋江還有一件大事，正要稟衆弟兄：小可今欲下山走一遭，乞假數日，未知衆位肯否？』晁蓋便問道：『賢弟，今欲要往何處，幹甚麼大事？』宋江不慌不忙，說出這箇去處，有分教：鎗刀林裏，再逃一遍殘生；山嶺邊傍，傳授千年勳業。正是只因玄女書三卷，留得清風史數篇。畢竟宋公明要往何處去走一遭，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還道村受三卷天書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話說當下宋江在篷上對眾好漢道：『小可宋江，自蒙救護上山，到此連日飲宴，甚是快樂。不知老父在家，正是如何。卽自江州申奏京師，必然行移濟州，着落鄆城縣追捉家屬，比捕正犯。恐老父存亡不保！宋江想念欲往家中搬取老父上山，以絕掛念，不知衆弟兄還肯容否？』晁蓋道：『賢弟，這件是人倫中大事，不成我和你受用快樂，到教家中老父喫苦？如何不依賢弟？只是衆兄弟們，連日辛苦；寨中人馬未定；再停兩日，點起山寨人馬，一逕去取了來。』宋江道：『仁兄，再過幾日不妨；只恐江州行移到濟州，追捉家屬；以此事不宜遲。今也不須點多人去，只宋江潛地自去，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連夜上山來，那時鄉中神不知，鬼不覺；若還多帶了人伴去，必然驚嚇鄉里，反招不便。』晁蓋道：『賢弟，路中倘有疎失，無人可救。』宋江道：『若爲父親，死而無怨。』當日苦留不住，宋江堅執要行；便取箇篋笠帶了，提條短棒，腰帶利刃，便下山去。衆頭領送過金沙灘自回。且說宋江過了渡，到朱貴酒店裏上岸，出大路投鄆城縣來；路上少不得饑餐渴飲，夜住曉行。一日遶宋家村晚了，到不得，且投客店歇了。次日躉行，到宋家村時却早。且在林了裏伏了，等待到晚，却投莊上來敲後門。莊裏聽得，只見宋清出來開門；見了哥哥，喫那一驚，慌忙道：『哥哥，你回家來怎地？』宋江道：『我特來家取父親和你。』宋清道：『哥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這裏都知道了。本縣差下這兩箇趙都頭，每日來勾取，管定了我們，不得轉動。只等江州

濟 水

文書到來，便要捉我們父子兩人，下在牢裏監禁，聽候拿你。日裏夜間，一二百士兵巡綽。你不宜遲，快去梁山泊請下衆裏頭領來，救父親并兄弟！」宋江聽了，驚得一身冷汗；不敢進門，轉身便走，避梁山泊路上來。是夜月色朦朧，路不分明。宋江只顧揀僻淨小路去處走。約莫也走了一箇更次，只聽得背後有人發喊起來。宋江回頭聽時，只隔一二里路，看見一簇火把照亮，只聽得叫道：「宋江休走！」宋江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不聽晁蓋之言，果有今日之禍！皇天可憐，垂救宋江則箇！」遠遠望見一箇去處，只顧走，少間風掃薄雲，現出那輪明月，宋江方纔認的仔細。叫聲苦，不知高低。看了那箇去處，有名喚做還道村。原來團團都是高山峻嶺，山下一遭澗水，中間單單只一條路。入來這村，左來右去走，只是這條路，更沒第二條路。宋江認的這箇村口，欲待回身，却被背後趕來的人，已把住了路口；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宋江只得遶入村裏來，尋路躲避。抹過一座林子，早看見一所古廟。但見：

牆垣頹損，殿宇傾斜。兩廊畫壁長蒼苔，滿地花甌生碧草。門前小鬼，折臂膊不顯豺獠。殿上判官，無幃頭不成禮數。供床上蜘蛛結網，香爐內螻蟻營窠。狐狸常睡紙爐中，蝙蝠不離神帳裏。

宋江只得推開廟門，乘着月光，入進廟裏來，尋箇躲避處。前殿後殿，相了一回，安不得身，心裏越慌。只聽得外面有人道：「都管只走在這廟裏！」宋江聽時是趙能聲音。急沒躲處，見這殿上一所神廚，宋江揭起帳幔，望裏面探身便鑽入神廚裏；安了短棒，做一堆兒伏在廚內，氣也不敢喘。只聽的外面拿著火把照將入來。宋江在神廚裏，偷眼看時，趙能，趙得

水 滸

，引着四五十人，拿着火把，各到處照。看看照上殿來，宋江道：『我今番走了死路，望陰靈庇護則箇！神明庇佑！』一箇箇都走過了，沒人看着神廚裏。宋江道：『却不是天幸！』只見趙能將火把來神廚內照一照，宋江道：『我這番端的受縛，趙得一一隻手將朴刀桿挑起神帳，上下把火只一照，火柄冲將起來，冲下一片黑塵來，正落在趙得眼裏，眯了眼；便將火把丟在地下，一脚踏滅了，走出殿門外來，對士兵們道：『這厮不在廟裏。別又無路，却走向那裏去了？』衆士兵道：『多應這厮走入村中樹林裏去了。這裏不怕他走脫；這箇村喚做還道村，只有這條路出入；裏面雖有高山林木，却無路上的去。都頭只把住村口，他便會插翅飛上天去，也走不脫了！待天明，村裏去細細搜捉！』趙能道：『也是。』引了士兵下殿去了。宋江道：『却不是神明護佑！若還得了性命，必當重修廟宇，再建祠堂陰靈保佑則箇。』說猶未了，只聽的有幾箇士兵在於廟門前叫道：『都頭！在這裏了！』趙能，趙得一，和衆人一夥搶入來。宋江道：『却不是晦氣，這遭必被擒捉。趙能到廟前問道：『在那裏？』士兵道：『都頭，你來看，廟門上兩箇塵手跡！以定是却纔推開廟門，閃在裏面去了！』趙能道：『說的是。再仔細搜一搜看！』這夥人再入廟裏來搜看，宋江道：『我命運這般蹇拙，今番必是休了。』那夥人去殿前殿後搜遍，只不曾翻過磚來。衆人又搜了一回，火把看看照上殿來，趙能道：『多是只在神廚裏；却纔兄弟看不仔細，我自照一照看。』一箇士兵拿着火把，趙能一手揭起帳幔，五七箇人伸頭來看。不看萬事俱休；纔看一看，只見神廚裏捲起一陣惡風，將那火把都吹滅了，黑騰騰罩了廟宇，對面不見。趙能道：『却又作怪：平

濟 水

地裡捲起這陣惡風來！想是神明在裡面，定喚怪我們只管來照；因此起陣惡風顯應。我們且去罷。只守住村口待天明再來尋獲。」趙得道道：「只是神廚裡不會看的仔細，再把鎗去擱一擱。」趙能道：「也是。」兩箇却待向前，只聽的殿後又捲起一陣狂風，吹的飛砂走石，滾將下來；搖的那殿宇吸吸地動；罩下一陣黑雲，布合了上下，冷氣侵人，毛髮豎起。趙能情知不好，叫了趙得道道：「兄弟快走！神明不樂！」衆人一閃都避下殿來，望廟門外跑去。有幾箇顛翻了的，也有閃胸腿的。爬得起來，奪命走出廟門，只聽得廟裡有人叫「饒恕我們！」趙能再入來看時，兩三箇士兵，跌倒在龍墀裏，被樹根鈎住了衣服，死也掙不脫；手裏丟了朴刀，扯着衣裳叫饒。宋江在神廚裏聽了，忍不住笑。趙能把士兵衣服解脫了，領出廟門去。有幾箇在前面的士兵說道：「我說這神道最靈，你們只管在裏面纏障，引的小鬼發作起來！我們只去守住了村口等他，須不喚他飛了去！」趙能，趙得，道：「說得是。只消村口四下裏守定。」衆人都望村口去了。只說宋江在神廚裏口稱慚愧道：「雖不被這厮們拿了，却怎能勾出村口去？」正在廚內尋思，百般無計，只聽的後面廊下有人出來。宋江道：「却又苦也！早是不鑽出去！」只見兩箇青衣童子，逕到廚邊舉口道：「小童奉娘娘法旨：請星主說話。」宋江那裏敢做聲答應。外面童子又道：「娘娘有請，星主可行。」宋江也不敢答應。外面童子又道：「宋星主，休得遲疑！娘娘久等。」宋江聽的鶯聲燕語，不是男子之音，便從神櫃底下，鑽將出來看時，却是兩箇青衣女童，侍立在牀邊。宋江喫了一驚，却是兩箇泥神。只聽的外面又說道：「宋星主，娘娘有請。」宋江分開帳幔，鑽將出來，只見

潯水

是兩箇青衣螺髻女童，齊齊躬身，各打箇稽首。宋江看那女童時，但見：

朱顏綠髮，皓齒明眸，飄飄不染塵埃，耿耿天仙風韻。螺髻山峯堆擁，鳳頭鞋蓮瓣輕盈。領抹深青，一色織成銀縷。帶飛真紫，雙環結就金霞。依稀闌苑董雙成，彷彿蓬萊花鳥使。

當下宋江問道：「二位仙童，自何而來？」青衣道：「奉娘娘法旨，有請星主赴宮。」宋江道：「仙童差矣。我自姓宋，名江，不是甚麼星主。」青衣道：「如何差了，請星主便行。娘娘久等。」宋江道：「甚麼娘娘？亦不會拜識，如何敢去？」青衣道：「星主到彼便知，不必詢問。」宋江道：「娘娘在何處？」青衣道：「只在後面宮中。」青衣前引便行，宋江隨後跟下殿來。轉過後殿側首一座子牆角門，青衣道：「宋星主，從此間進來。」宋江跟入角門來時，星月滿天，香風拂拂，四下裏都是茂林修竹。宋江尋思道：「原來這廟後，又有這鏡去處。早知如此，却不來這裡躲避，不受那許多驚恐。」宋江行時，覺道香塢兩行，夾種着大松樹，都是合抱不交的；中間平坦一條龜背大街。宋江看了，暗暗尋思道：「我到不想古廟後有這般好路徑！」跟着青衣，行不過一里來路，聽得潺潺的澗水響。看前面時，一座青石橋，兩邊都是朱欄杆；岸上栽種奇花異草，蒼松茂竹，翠柳天桃；橋下翻銀滾雪般的水，流從石洞裏去。過的橋基看時，兩行奇樹，中間一座大朱紅檻星門。宋江入的檻星門看時，擡頭見一所宮殿。但見：

金釘朱戶，碧瓦雕簷。飛龍盤柱戲明珠，雙鳳幃屏明曉日。紅泥牆壁，紛紛御柳開宮花。

水滸

翠靄樓臺，淡淡祥光籠瑞影。窻橫龜背，香風冉冉透黃紗。簾捲鰓鬚，皓月團團懸紫綺。若非天上神仙府，定是人間帝王家。

宋江見了尋思道：『我生居鄆城縣，不會聽的說有這箇去處！』心中驚恐，不敢動脚。青衣催促，請星主行。一引引入門內，有箇龍墀，兩廊下盡是朱紅亭柱，都掛着繡簾，正中一所大殿，殿上燈火煒煌。青衣從龍墀內，一步步引到月臺上，聽得殿上階前，又有幾箇青衣道：『娘娘有請，星主進來。』宋江到大殿上，不覺飢膚戰慄，毛髮倒豎。下面都是龍鳳磚階。青衣入簾內奏道：『請至宋星主在階前。』宋江到簾前御階之下，躬身再拜，俯伏在地，口稱『臣乃下濁庶民，不識聖上。伏望天慈，俯賜憐憫。』御簾內傳旨：教請星主坐。宋江那裏敢擡頭。教四箇青衣，扶上錦坐，宋江只得勉強坐下。殿上喝聲『捲簾！』數箇青衣，早把朱簾捲起，搭在金鈎上。娘娘問道：『星主別來無恙？』宋江起身再拜道：『臣乃庶民，不敢面謁聖容。』娘娘道：『星主既然至此，不必多禮。』宋江恰纔敢擡頭舒眼，看見殿上金碧交輝，點着龍燈鳳燭；兩邊都是青衣女童，持笏捧圭，執旌擎扇侍從；正中七寶九龍床上，坐着那箇娘娘，宋江看時，但見：

頭縮九龍飛鳳髻，身穿金縷絳綃衣，藍田玉帶曳長裙，白玉圭璋擎彩袖。臉如蓮萼，天然眉目映雲環。唇似櫻桃，自在規模瑞雪體。正大仙容抽不就，威嚴形像畫難成。

那娘娘口中說道：『請星主到此。』命童子獻酒，兩下青衣女童，執着奇花金瓶，捧過酒來，斟在玉杯內。一箇爲首的女童，執玉杯遞酒，來勸宋江。宋江起身，不敢推辭，接過玉杯，朝

水 滸

娘娘跪飲了一杯。宋江覺道這酒馨香馥郁，如醍醐灌頂，甘露沁心。又是一箇青衣捧過一盤仙棗上勸宋江，宋江戰戰兢兢，怕失了體面，尖着指頭拿了一枚，就而食之，懷核在手。青衣又斟過一杯酒來勸宋江，宋江又一飲而盡。娘娘法旨，教再勸一杯。青衣再斟一杯酒過來勸宋江，宋江又飲了。仙女托過仙棗，又食了兩枚。共飲過三杯仙酒，三枚仙棗，宋江便覺道春色微醺；又怕酒後醉失體面，再拜道：『臣不勝酒量，望乞娘娘免賜。』殿上法旨道：『既是星主不能飲，酒可止。』教：『取那三卷「天書」賜與星主。』青衣去屏風背後玉盤中托出黃羅襪子包着三卷天書，度與宋江，宋江看時，可長五寸，闊三寸；厚三寸；不敢開看，再拜祇受，藏於袖中。娘娘法旨道：『宋星主，傳汝三卷天書，汝可替天行道；爲主全忠仗義。爲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吾有四句天言，汝當記取，終身佩受，勿忘勿泄。』宋江再拜願受天言。娘娘法旨道：

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外夷及內寇，幾處見奇功。

宋江聽畢，再拜謹受。娘娘法旨道：『玉帝因爲星主魔心未斷，道行未完，暫罰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懈怠。若是他日罪下酆都，吾亦不能救汝。此三卷之書，可以善觀熟視。只可與天機星同觀，其他皆不可見。功成之後，便可焚之，勿留在世。所囑之言，汝當記取。目今天凡相隔，難以久留，汝當速回。』便令童子急送星主回去。『他日瓊樓金闕，再當重會。』宋江便謝了娘娘。跟隨青衣女童，下得殿庭來。出得櫺星門，送至石橋邊，青衣道：『恰纔星主受驚，不是娘娘護祐，已被擒拿。天明時，自然脫離了此難。星主，看石橋

濟 水

下水裏二龍相戲！」宋江凭欄看時，果見二龍戲水，二青衣望下一推，宋江大叫一聲，却撞在神厨內，覺來乃是「南柯一夢。」宋江爬將起來看時，月影正午，料是三更時分。宋江把袖子裏摸時，手內叢核三箇，袖裏帕子包着天書。摸將出來看時，果是三卷天書；又只覺口裏酒香。宋江想道：「這一夢，真乃奇異，似夢非夢；若把做夢來，如何有這天書在袖子裏；口中又酒香；叢核在手裏；說與我的言語都記得，不會忘了一句？不把做夢來，我自分明在神厨裏，一交額將入來，有甚難見處？想是此間神聖最靈，顯化如此？只是不知是何神明？」揭起帳幔看時，九龍椅上，坐着一箇娘娘，正和夢中一般。宋江尋思道：「這娘娘呼我做星主，想我前生非等閒人也。這三卷天書，必然有用。分付我的四句天言，不會忘了。青衣女童道，「天明時，自然脫離此村之厄。」如今天色漸明，我却出去。」便探手去厨裏摸了短棒，把衣服拂拭了，一步步走下殿來，便從左廊下轉出廟前，仰面看時，舊牌額上刻着四箇金字道，「玄女之廟。」宋江以手加額稱謝道：「慚愧！原來是九天玄女娘娘，傳受與我三卷天書，又救了我的性命！如若能勾再見天日之面，必當來此重修廟宇，再建殿庭。伏望聖慈俯垂護佑！」稱謝已畢，只得望着村口，悄悄出來。離廟未遠，只聽得前面遠遠地喊聲連天，宋江尋思道：「又不及了！」立住了脚，「且未可出去，我若到他面前，定喫他拿了。不如且在這裏路傍樹背後躲一躲。」却纔閃得入樹背後去，只見數箇士兵，急急走得喘做一堆，把刀鎗拄着，一步步額將入來，口裏聲聲都只叫道：「神聖救命則箇！」宋江在樹背後看了，尋思道：「却又作怪！他們把着村口，等我出來拿我，却又怎地搶入來？」再看時，

水 滸

趙能也搶入來，口裡叫道：『我們都是死也！』宋江道：『那厮如何恁地慌？』却見背後一條大漢，追將入來。那大漢，上半截不着一絲，露出鬼怪般肉，手裏拿着兩把夾鋼板斧，口裏喝道：『言鳥休走！』遠觀不觀，近看分明，正是黑旋風李逵。宋江想道：『莫非是夢裏麼？』不敢走出去。那趙能正走到廟前，被松樹根只一絆，一交額在地下。李逵趕上，就勢一脚踏住脊背，手起大斧，却待要砍，背後又是兩箇好漢趕上來：把甌甌兒掀在脊梁上，各挺一條朴刀，上首的是歐鵬，下首的是陶宗旺，李逵見他兩箇趕來，恐怕爭功壞了義氣，就手把趙能一斧砍做兩半，連胸脯都砍開了，跳將起來，把土兵趕殺，四散走了。宋江兀自不敢便走出來。背後只見又趕上三箇好漢也殺將來：前面赤髮鬼劉唐，第二石將軍石勇，第三權命判官李立。這六箇好漢說道：『這厮們都殺散了，只尋不見哥哥，却怎生是好？』石勇叫道：『兀！那松樹背後一箇人立在那裏！』宋江方纔敢挺身出來說道：『感謝衆兄弟們又來救我性命！將何以報大恩！』六箇好漢見了宋江，大喜道：『哥哥有了！快去報與晁頭領得知！』石勇，李立，分投去了。宋江問劉唐道：『你們如何得知來這裏救我？』劉唐答道：『哥哥前脚下得山來，晁頭領與吳軍師放心不下，便叫戴院長隨卽下來探聽哥哥下落。晁頭領又自己放心不下，再着我等衆人前來接應，只恐哥哥有些疎失。半路裏掃見戴宗道，兩箇賊隨追趕拚捉哥哥，晁頭領大怒，分付戴宗去山寨，只教留下吳軍師，公孫勝，阮家三兄弟，呂方，郭盛，朱貴，白勝看守寨柵，其餘兄弟，都教來此間尋覓哥哥。聽得人說道，「趕宋江入還道村去了！」村口守把的這厮們，盡數殺了，不留一箇，只有這幾箇避進

澗 水

村裏來。隨即李大哥追來，我等都趕入來；不想哥哥在這裏！」說猶未了，石勇引將晁蓋，花榮，秦明，黃信，綽永，蔣敬，馬麟到來；李立引將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穆春，侯健，蕭讓，金大堅；一行衆多好漢，都相見了，宋江作謝衆位頭領。晁蓋道：「我叫賢弟不須親自下山，不聽愚兄之言，險些兒又做出來。」宋江道：「小可兄弟，只爲父親這一事，懸腸掛肚，坐臥不安！不由宋江不來取。」晁蓋道：「好教賢弟歡喜；令尊并令弟家眷，我先叫戴宗引杜遷，宋萬，王矮虎，鄒天壽，童威，童猛，送去；已到山寨中了。」宋江聽得大喜，拜謝晁蓋道：「得仁兄如此施恩，宋江死亦無怨！」晁蓋，宋江，俱各歡喜與衆頭領各各上馬，離了還道村口。宋江在馬上以手加額，望空頂禮，稱謝神明庇祐之力，容日專當拜還心願。有古風一篇單道宋江忠義得天之助：

昏朝氣運將顛覆，四海英雄起徵旗；流光垂象在山東，天罡上應三十六。

瑞氣盤旋繞鄆城，此鄉生降宋公明；幼年涉獵諸經史，長來爲吏惜人情。

仁，義，禮，知，信，皆備，兼受九天玄女經。

豪傑交遊滿天下，逢凶化吉天生成。他年直上梁山泊，替天行道動天兵。

說且一行人馬，離了還道村，逕回梁山泊來。吳學究領了守山頭領，直到金沙灘都來迎接着。到得大寨聚義廳上，衆好漢都相見了，宋江急問道：「老父何在？」晁蓋便叫請宋太公出來。不多時，鐵扇子宋清，策着一乘山轎，擡着宋太公到來。衆人扶策下轎，上廳來。宋江見了，喜從天降，笑逐顏開，宋江再拜道：「老父驚恐？宋江做了不孝之子，負累了父親喫驚

澗 水

受怕！」宋太公道：「回耐趙能那厮弟兄兩箇，每日撥人來守定了我們，只待江州公文到來，便要捉取我父子二人，解送官司。聽得你在莊後敲門，此時已有八九箇士兵在前面草廳上；續後不見了，不知怎地趕出去了。到三更時候，又有二百餘人，把莊門開了；將我搭扶上轎轎了；教你兄弟四郎，收拾了箱籠，放火燒了莊院。那時不由我問箇緣由，逕來到這裏。」

宋江道：「今日父子團圓相見，皆賴衆兄弟之力也！」叫兄弟宋清拜謝了衆頭領。晁蓋衆人，都來參拜宋太公。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做慶喜筵席，作賀宋公明父子團圓。當日盡醉方散。次日又排筵宴賀喜。大小頭領，盡皆歡喜。第三日，晁蓋又梯已備箇筵席，慶賀宋江父子完聚，忽然感動公孫勝一箇念頭：思憶老母在薊州，離家日久，來知如何。衆人飲酒之時，只見公孫勝起身對衆頭領說道：「感蒙衆位豪傑相帶貧道許多時，恩同骨肉；只是小道自從跟着晁頭領到山，遂日宴樂，一向不曾還鄉，看視老母；亦恐我真人本師懸望；欲待回鄉省視一遭，暫別衆頭領三五箇月，再回來相見，以滿小道之願，免致老母掛念懸望。」晁蓋道：「向日已聞先生所言；令堂在北方，無人侍奉。今既如此說時，難以阻當，只是不忍分別。雖然要行，且待來日相送。」公孫勝謝了，當日盡醉方散，各自歸房安歇。次日早，就關下排了筵席，與公孫勝餞行。且說公孫勝依舊做雲遊道士打扮了，腰裏腰包肚包，背上雌雄寶劍，肩膊上掛着棕笠，手中拿把鼈殼扇，便下山來。衆頭領接住，就關下筵席，各各把盞送別。餞行已遍，晁蓋道：「一清先生，此去難留，却不可失信。本是不容先生去，只是老尊堂在上，不敢阻當。百日之外，專望鶴駕降臨，切不可爽約。」公孫勝道：「重蒙列位頭領看待許

滄 水

久，小道豈敢失信。回家奉過本師真人，安頓了老母，便回山寨。」宋江道：「先生何不將帶幾箇人去，一發就搬取老會堂上山，早晚也得侍奉？」公孫勝道：「老母平生只愛請幽，喫不得驚唬，因此不敢取來。家中自有田產山莊，老母自能料理。小道只去省視一遭便來，再得聚義。」宋江道：「既然如此，專聽尊命。只望早早降臨爲幸。」晁蓋取出一盤黃白之賞相送，公孫勝道：「不消許多，但只勾盤纏足矣。」晁蓋定教收了一半。打拴在腰包裏，打箇稽首，別了衆人，過金沙灘便行，望蘄州去了。衆頭領席散，却待上山，只見黑旋風李逵就關下放聲大哭起來。宋江連忙問道：「兄弟，你如何煩惱？」李逵哭道：「千鳥氣麼！這箇也去取爺，那箇也去望娘，偏鐵牛是土掘坑裏鑽出來的！」晁蓋便問道：「你如今待要怎地？」李逵道：「我只有箇老娘任家裏。我的哥哥又在別人家做長工，如何養得我娘快樂？我要去取他來，這裏快樂幾時也好。」晁蓋道：「兄弟說的是。我差幾箇人，同你去取了上山來，也是十分好事。」宋江便道：「使不得！李家兄弟，生性不好，回鄉去，必然有失。若是教人和他去，亦是不好。況且他性如烈火，却路上必有衝撞。他又在江州殺了許多人，那箇不認得他是黑旋風？這幾時，官司如何不行移文書到那裏了？必然原籍追捕。你又形貌兇惡，倘有疎失，路程遙遠，如何得知。你且過幾時，打聽得平靜了，去取未遲。」李逵焦躁叫道：「哥哥！你也是箇不平心的人！你的爺，要取上山來快活；我的娘，由他在村裏受苦！兀的不是氣破了鐵牛的肚子！」宋江道：「兄弟，你不要焦躁。既是要去取娘，只依我三件事，便放你去。」李逵道：「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點兩箇指頭，說出這三件事來，有分教李

潛 水

達施爲撼地搖天手，來關巴山跳澗蟲。畢竟宋江對李逵說出那三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髮劫單人 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話說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第二件，因你性急，誰肯和你同去？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來；第三件，你使的那兩把板斧，休要帶去，路上小心在意，早去早回。」李逵道：「這三件事，有甚麼依不得？哥哥放心。我只今日便行，我也不住了。」當下李逵拽扎得爽俐，只跨一口腰刀，提條村刀，帶了一錠大銀，三五箇小銀子，喫了幾杯酒，唱箇大喏，別了衆人，便下山來，過金沙灘去了。晁蓋，宋江與衆頭領送行已罷，回到大寨裏聚義廳上坐定。宋江放心不下，對衆人說道：「李逵這箇兄弟，此去必然有失。不知衆兄弟們，誰是他鄉中人？可與他那裏探聽消息。」杜遷便道：「只有朱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與他是鄉里。」宋江聽罷，說道：「我却忘了！前日在白龍廟聚會時，李逵已自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宋江便着人去請朱貴。小喽囉飛報下山來，直至店裏。請的朱貴到來。宋江道：「今有李逵兄弟，前往家鄉搬取老母。因他酒性不好，爲此不肯差人與他同去。誠恐路上有失，今知賢弟是他鄉中人，你可去他那裏探聽走一遭。」朱貴答道：「小弟是沂州沂水縣人。見在一箇兄弟喚做朱富，在本縣西門外開着箇酒店。這李逵，他是本縣百丈村董店東住；有箇哥哥喚李逵專與人家做長工。這李逵自小兒頑，因打死了人，逃走在江湖上，一向不曾回歸。如今着小弟去那裏探聽也不妨，只怕店裏無人着管。小弟也多時不會還鄉，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宋江道：「這箇看

滌 水

店，不必你憂心。我自教候健，石勇，替你暫管幾時。朱貴領了這言語，相辭了眾頭領下山來，便走到店裏，收拾包裹，交割舖面與石勇，候健，自奔沂州去了。這裏宋江與晁蓋在寨中，每日筵席，飲酒快樂，與吳學究看天書，不在話下。且說李逵獨自一箇離了梁山泊取路來到沂水縣界。於路，李逵端的不喫酒；因此不惹事，無有話說。行至沂水縣西門外，見簇人圍着榜看。李逵也立在人叢中；聽得讀道榜上：『第一名正賊宋江，係鄆城縣人。第二名從賊戴宗，係江州兩院押獄。第三名從賊李逵，係沂州沂水縣人。』李逵在背後聽了，正待指畫脚，沒做奈何處，只見一箇人搶向前來，攔腰抱住，叫道：『張大哥！你在這裏做甚麼？』李逵扭過身看時，認得是旱地忽律朱貴。李逵問道：『你如何也來在這裏？』朱貴道：『你且跟我來說話。』兩箇一同來西門外近村一箇酒店內，直入到後面一間靜房中坐了。朱貴指着李逵道：『你好大膽！那榜上明明寫着「賞一萬貫錢捉宋江。五千錢捉戴宗。三千錢捉李逵。」你却如何立在那裏看榜？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如之奈何！宋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不肯教人和你同來；又怕你到這裏做出怪來，續後特使我趕來探聽你的消息。我遲下山來一日，又先到你一日。你如何今日纔到這裏？』李逵道：『便是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喫酒；以此路上走得慢了。你如何認得這箇酒店裏？你是這裏人家？在那裏住？』朱貴道：『這箇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富家裏。我原在此間人。因在江湖上做客，消折了本錢，就於梁山泊落草，今次方回。』又叫兄弟朱富來與李逵相見了。朱富置酒管待李逵。李逵道：『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喫酒；今日我已到鄉里了，便喫兩碗兒，打甚麼鳥緊？』朱貴不敢阻當他，由他

水滸

喫。當夜直喫到四更時分，安排些飯食。李逵喫了，趁五更曉星殘月，霞光朗照，便投村裏去。朱貴分付道：『你從小路去。只從大村樹灣灣，投東大路。一直望百丈村去，便是董店東。快取了母親，來和你早回山寨去。』李逵道：『我自從小路去，却不近大路走，誰耐煩？』朱貴道：『小路走，多人蟲；又有乘勢奪包裹的剪運賊人。』李逵應道：『我却怕甚鳥！』戴上氈笠兒，提了朴刀，跨了腰刀，別了朱貴，朱富，便出門投百丈村來。約行了數十里，天色漸漸微明，去那密草之中，趕出一隻白兔兒來，望前路去了。李逵趕了一直，笑道：『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有詩爲證：

山逕崎嶇靜復深，西風黃葉滿疎林，偶因逐兔過界前，不記倉忙行路心。

正走之間，只見前面有五十來株大樹叢雜；時值新秋，葉兒正紅。李逵來到樹林邊頭，只見轉過一條大漢，喝道：『是會的留下買路錢，免得奪了包裹！』李逵看那人時，戴一頂紅絹抓髻兒頭巾，穿一領纔布袖襖，手裏拿着兩把板斧，把黑墨擦在臉上。李逵見了，大喝一聲：『你這厮是甚麼鳥人，敢在這裏剪徑！』那大漢道：『若問我名字，嚇碎你心膽！老爺叫做黑旋風！你留下買路錢並包裹，饒了你我性命，容你過去！』李逵大笑道：『沒你娘鳥典！你這厮是甚麼人，那裏來的？也學老爺名目，在這裏胡行！』李逵挺起手中朴刀，來奔那大漢。那漢那裡抵當得住；却待要走，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擱翻在地；一脚踏住胸脯，喝道：『認得老爺麼！』那漢在地下叫道：『爺爺！饒恕孩兒性命！』李逵道：『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漢黑旋風李逵！便是你這厮黑老爺爺名字！』那漢道：『小人雖然姓李！不是真的黑旋風。』

澗 水

爲是爺爺江湖上有名目，提起好漢大名，神鬼也怕；因此小人盜學爺爺名目，胡亂在此剪徑。但有孤單客人經過，聽得說了「黑旋風」三箇字，便撒了行李，逃遁了去；以此得這些利息，實不敢害人。小人自己的賤名，叫做李鬼，只在這前村住。」李逵道：「耐耐這厮無禮，却在這裏奪人的包裹行李，壞我的名目，學我使兩把板斧！且教他先喫我一斧！」劈手奪過一把斧來便砍。李鬼慌忙叫道：「爺爺！殺我一箇，便是殺我兩箇！」李逵聽得，住了手問道：「怎的殺你一箇，便是殺你兩箇？」李鬼道：「小人本不敢剪徑，家中因有箇九十歲的老母，無人養贍；因此小人單題爺爺大名唬嚇人，奪些單衣包裹養贍老母；其實並不會敢害了一箇人。如今爺爺殺了小人，家中老母，必是餓殺！」李逵雖是箇殺人不斬眼的魔君，聽的說了這話，自肚裏尋思道：「我特地歸家來取娘，却倒殺了一箇養娘的人，天地也不祐我。罷！罷！我饒了你這厮性命！」放將起來，李鬼手提着斧，納頭便拜。李逵道：「只我便是真黑旋風。你從今已後，休要壞了俺的名目！」李鬼道：「小人今番得了性命，自回家改業，再不敢倚着爺爺名目，在這裏剪徑。」李逵道：「你有孝順之心，我與你十兩銀子做本錢，便去改業。」李逵便取出一錠銀子，把與李鬼，拜謝去了。李逵自笑道：「這厮却撞在我手裏！既然他是箇孝順的人，必去改業。我若殺了他，也不合天理！我也自去休。」拿了朴刀，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來。詩曰：

李逵迎母却逢傷，李鬼何曾爲養娘，可見世間忠孝處，事情言語貴參詳。
走到已禪躄分，看看肚裏又饑又渴；四下裡都事山逕小路，不見有一箇酒店飯店。正走之間

潯 水

，只見遠遠地山凹裏露出兩間草屋。李逵見了，蹣到那人家裡來，只見後面走出一箇婦人來，鬢髮邊，插一簇野花；搽一臉胭脂鉛粉。李逵放下杓月道：『嫂子，我是過路客人肚中饑餓，尋不着酒食店。我與你一貫足錢，央你回些酒飯喫。』那婦人見了李逵這般模樣，不敢說沒，只得答道：『酒便沒買處，飯便做些與客人喫了去。』李逵道：『也罷。只多做些箇，正肚中饑出鳥來。』那婦人道：『做一升米不少麼？』李逵道：『做三升米飯來喫。』那婦人向厨中燒起火來，便去溪邊淘了米，將來做飯。李逵却轉過屋後山邊來淨手。只見一箇漢子，領手領腳，從山後歸來。李逵轉過屋後山時，那婦人正要上山討菜，開後門見了便問道：『大哥！那裡閃騰了腿？』那漢子應道：『大嫂，我險些兒和你不見了！你道我睡鳥氣麼？』指望出去等箇單身的過，整整的等了半箇月，不曾發市。甫能今日抹着一箇，你道是誰？原來正是那真黑旋風！却恨拖着那鴛鳥，我如何敵得他過，倒喫他一朴刀，搗翻在地，定要殺我。喫我假意叫道：『你殺我一箇，却害了我兩箇！』他便問我緣故。我便告道，『家中有箇九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定是餓死！』那鴛鳥真信我，饒了我性命；又與我一箇銀子做本錢，教我改了業養娘。我恐怕省悴了趕將來，且離了那林子裏，僻淨處睡了一回，從後山走回家來。』那婦人道：『你要高聲！却纔一箇黑大漢來家中教我做飯，莫不正是他？如今在門前坐地，你去張一張看。若是他時，你去尋些麻藥來，放在菜內，教那厮喫了，麻翻在地，我和你却對付了他；謀得他些金銀，搬往縣裏住去，做些買賣，却不強似在這裡剪徑？』李逵已聽得了，便道：『耐耐這厮，我到與了他一箇銀子，又饒了性命，他倒又要

害我！這箇正是情理難容！」一轉蹇到後門邊。這李鬼恰待出門，被李逵劈髮揪住；那婦人慌忙自望前門走了。李逵捉住李鬼按翻在地，身邊掣出腰刀，早割下頭來。拿着刀却迎前門尋那婦人時，正不知走那裏去了。再入屋內來，去房中搜看，只見有兩箇竹籠，盛些舊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銀兩並幾件釵環，李逵都拿了；又去李鬼身邊搜了那錠小銀子，都打縛在包裹裏。却去鍋裏看時，三升米飯早熟了，只沒菜蔬下飯。李逵盛飯來喫了一回，看着自笑道：「好痴漢！放着肉好在面前，卻不會喫！」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兩塊肉來，把些水洗淨了，竈裏盪些炭火來便燒。一面燒，一面吃。喫得飽了，把李鬼的屍首拖放屋下，放了把火，提了朴刀，自投山路裏去了。比及赶到董店東時，日已平西。逕逕到家中，推開門，入進裏面，只聽得娘在牀上問道：「是誰人來？」李逵看時，見娘雙眼都盲了，坐在牀上念佛。李逵道：「娘！鐵牛來家了！」娘道：「我兒，你去了許多時，這幾年正在那裏安身？你的大哥，只是在人家做長工，止博得些飯食喫，養娘全不濟事！我時常思量你，眼淚流乾，因此瞎了雙目。你一向正是如何？」李逵尋思道：「我若說在梁山泊落草，娘定不肯去。我只假說便了。」李逵應道：「鐵牛如今做了官，上路特來取娘。」娘道：「恁地却好也！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李逵道：「鐵牛背娘到前路，却覓一輛車兒載去。」娘道：「你等大哥來，却商議。」李逵道：「等做甚麼，我自和你去便了。」恰待要行，只見李逵提了一罐子飯來，入得門，李逵見了便拜道：「哥哥多年不見！」李逵罵道：「你這厮歸來則甚？又來負累人！」娘便道：「鐵牛如今做了官，特地家來取我。」李逵道：「娘呀！休信

水滸

他放屁！當初他打殺了人，教我被枷帶鎖，受了萬千的苦。如今又聽得他和梁山泊賊人通同，劫了法場，鬧了江州，見在梁山泊做了強盜。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來，着落原籍追捕正身，却要捉我到官比捕；又得財主替我官司分理，說，「他兄弟自十來年不知去向，亦不曾回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鄉貫？」又替我上下使錢；因此不喫官司杖限追要。見今出榜賞三千錢捉他！你這厮不死，却走家來胡說亂道！」李逵道：「哥哥不要焦躁，一發和你同上山去快活，多少是好。」李逵大怒；本待要打李逵，却又敵他不過；把飯糲撒在地下，一直去了。李逵道：「他這一去，必然報人來捉；我却是脫不得身，不如及早走罷。我大哥從來不曾見這大銀，我且留下一錠五十兩的大銀子，放在牀上。大哥歸來見了，必然不起來。」李逵便解下腰包，取一錠大銀放在牀上，叫道：「娘，我自背你去休。」娘道：「你背我那裏去？」李逵道：「你休問我，只顧去快活便了。我自背你去不妨。」李逵當下背了娘，提了朴刀，出門望小路裏便走。却說李逵這財主家報了，領着十來箇莊客，飛也似趕到家裏看時，不見了老娘，只見了牀上留下一錠大銀子。李逵見了這錠大銀，心中忖道：「鐵牛留下銀子，背娘去那裏藏了？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來。我若趕去，倒喫他壞了性命。想他背娘，必去山寨裏快活。」衆人不見了李逵，都沒做理會處。李逵却對衆莊客說道：「這鐵牛背娘去，不知往那條路去了。這裏小路甚雜，怎地去趕他？」衆莊客見李逵沒理會處，俄延了半晌，也各自回去了，不在話下。這裏只說李逵怕李逵領人起來，背着娘只望亂山深處僻靜小路而走。看看天色曠了，但見：

潞 水

暮煙橫遠岫，宿霧鎖奇峯。慈鴉撥亂投林，百鳥喧呼榜樹。行行鷹陣，墜長江形入畫花。點點螢光，明野逕偏依腐草。捲起金風飄敗葉，吹來霜氣布深山。

當下李逵背娘到嶺下。天色已晚了，娘雙眼不明，不知早晚；李逵却自認得這條嶺喚做沂嶺，過那邊去，方纔有人家。娘兒兩箇，趁着星明月朗，一步步擡上嶺來。娘在背上說道：『我兒，那裏討口水來我喫也好。』李逵道：『老娘，且待過嶺去，借了人家安歇了，做些你喫。』娘道：『我日中喫了些乾飯，口渴的當不得！』李逵道：『我喉嚨裏也咽發火出。你且等我背你到嶺上，尋水與你喫。』娘道：『我兒，端的渴得我也！救我一救！』李逵道：『我也困倦的要不得。』李逵看看擡得到嶺上松樹邊一塊大青石上，把娘放下，插了朴刀在側邊，分付娘道：『耐心坐一坐，我去尋水來你喫。』李逵聽得溪澗裏水響，聞聲尋將去；盤過了兩三處山脚，到得那澗邊，看時一溪好水。怎見得，有詩爲證：

穿崖透壑不辭勞，遠望方知出處高，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李逵來到溪邊，捧起來水自喫了幾口，尋思道：『怎生能勾得這水去把與娘喫？』立起身來，東觀西望。遠遠地山頂上見箇庵兒。李逵道：『好了！攀藤攬葛，上到庵前，推開門看時，却是箇泗州大聖祠堂，面前一箇石香爐。李逵用手去撥，原來却是和壓子鑿成的。逵李拔了一回，那裏拔得動；一時性起來，連那壓子滾出前面石堦上一磕，把那香爐磕將下來。拿了再到溪邊，將這香爐水裏浸了，拔起亂草，洗得乾淨，挑了半盞水，雙雙擎來。再尋舊路，夾七夾八走上嶺來。到得松樹裡邊石頭上，不見了娘，只見朴刀插在那裏。李逵叫娘吃水

水 滸

，杳無踪跡。叫了幾聲不應，李逵心慌；丟了香爐，定住眼，叫下裡看時，並不見娘。走到三十餘步，只見草地上團血跡。李逵見了，心裡越疑惑；趁着那血跡尋將去，尋到一處大洞口，只見兩箇小虎兒，在那裡舐一條人腿。正是：

假黑旋風真搗鬼，生時欺心死燒腿。誰知娘腿亦遭傷，餓虎餓人皆爲嘴。

李逵心裏忖道：『我從梁山泊歸來，特爲老娘來取他。千辛萬苦，背到這裏，却把來與你喫了！那鳥大蟲拖着這條人腿，不是我娘的，是誰的？』心頭火起，赤黃鬚髮立起來；將手中朴刀挺起來，擗那兩箇小虎。這小大蟲被擗得慌，也張牙舞爪，鑽向前來。被李逵手起，先擗死了一箇，那一箇望洞裏便鑽了入去。李逵趕到洞裏，也擗死了。李逵却鑽入那大蟲洞內，伏在裏面張外面時，只見那母大蟲張牙舞爪望窩裏來。李逵道：『正是你這業畜喫了我娘！』放下朴刀，跨邊掣出腰刀，那母大蟲到洞口，先把尾去窩裏一剪，便把後半截身軀坐將入去。李逵在窩內看得仔細，把刀朝母大蟲尾底下，盡平生氣力，捨命一戳，正中那母大蟲糞門。李逵使得力重，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裏去了。那母大蟲吼了一聲，就洞口帶着刀，跳過澗邊去了。李逵却拿了朴刀，就洞裏趕將出來。那老虎負疼，直搶下山來石岩下去了。李逵恰待要趕，只見就樹邊捲起一陣狂風，吹得敗葉樹木，如雨一般打將下來。自古道，『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起處，星月光輝之下，大吼了一聲，忽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那大蟲望李逵勢猛一撲，那李逵不慌不忙，趁着那大蟲勢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虫額下。那大虫不會再展再撲：一者護那疼痛，二者傷着他那氣斃。那大虫退不勾五七步，

濟 水

只聽得嚮一聲，如倒半壁山，霎時間死在岩下。那李逵一時間殺了子母四虎，還又到虎窩邊，將着刀復看了一遍，只恐還有大虫，已無有踪跡。李逵也困乏了，走向泗州大聖祠堂裏，睡到天明。次日早晨，李逵却來收拾親娘的兩腿及剩的骨殖，把布衫包裹了；直到泗州大聖庵後，掘土坑葬了。李逵大哭了一場。有詩爲證：

沂嶺西風九月秋，雌雄虎子聚林丘。因將老母殘軀啖，致使英雄血淚流。

猛拚一身探虎穴，立誅四虎報冤讐，泗州廟後親埋葬，千古傳名李鐵牛。

這李逵肚內又餓又渴，不免收拾包裹，拿了朴刀，尋路慢慢的走過嶺來。只見五七箇獵戶，都在那裏收窩弓弩箭。見了李逵一身血污，行將下嶺來，衆獵戶喫了一驚；問道：『你這客人，莫非山神土地？如何敢獨自過嶺來！』李逵見問，自肚裏尋思道：『如今沂水縣出榜，賞三千貫錢捉我，我如何敢說實話？只說說罷。』答道：『我是客人；昨夜和娘過嶺來，因我娘要水喫，我去嶺下取水，被那大虫把我娘拖去喫了。我直尋到虎窩裏，先殺了兩箇小虎，後殺了兩箇大虎。泗州大聖廟裏睡到天明，方纔下來。』衆獵戶齊叫道：『不信！你一箇人，如何殺得四箇虎！便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得一箇。這兩箇小虎，且不打緊；那兩箇大虎，非同小可！我們爲這兩箇畜生，正不知都喫了幾頓棍棒。這條沂嶺，自從有了這箇虎在上面，整三五箇月，沒人敢行。我們不信！敢是你哄我？』李逵道：『我又不是此間人，沒來由哄你做甚麼？你們不信，我和你上嶺去尋討與你，就帶些人去扛了下來。』衆獵戶道：『若端的有時，我們自重重的謝你；却是好也！』衆獵戶打起胡哨來，一霎時聚起三五十

水 滸

人，都拿了撓鉤鎗棒，跟着李逵，再上嶺來。此時天大明朗，都到那山頂上。遠遠望見窩邊，果然殺死兩箇小虎：一箇在窩內，一箇在外面。一隻母大虫死在山巖邊；一隻雄虎死在泗州大聖廟前。衆獵戶見了殺死四箇大虫，盡皆歡喜；便把索子抓縛起來，衆人扛抬下嶺，就邀李逵同去請賞。一面先使人報知里正上戶，都來迎着；抬到一箇大戶人家，喚做曹太公莊上。那人原是閑吏，專一在鄉放刁把濫，近來暴有幾貫浮財，只是爲人行短。當時曹太公親自接來相見了，邀請李逵到草堂上坐定，動問那殺虎的緣由。李逵却把夜來同娘到嶺上要水喫因此殺死大虫的話，說了一遍，衆人都呆了。曹太公動問壯士高姓名諱，李逵答道：『我姓張無諱；只喚做張大膽。』詩曰：

人言只有假李逵，從來再無李逵假；如何李四冒張三，誰假誰真皆作要。

曹太公道：『真乃是大胆；壯士不憊地胆大，如何殺的四箇大虫！』一壁廂叫安排酒食管待，不在話下。且說當村裏得知沂嶺斃了四箇大虫，抬到曹太公家，講動了村坊道店，閑的前村後村，山僻人家，大男幼女，成羣拽隊，都來看虎；入見曹太公相等待着打虎的壯士在廳上吃酒。數中却有李鬼的老婆，逃在村前爹娘家裏，隨着衆人也來看虎，却認得李逵的模樣，慌忙來家，對爹娘說道：『這箇殺虎的黑大漢，便是殺我老公，燒了我屋的。他正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爹娘聽得，連忙來報知里正。里正聽了道：『他既是黑旋風時，正是嶺後百丈村打死了人的李逵。逃走在江州，又做出事來，行移到本縣原藉追捉。如今官司出三千貫賞錢拿他，他却走在這裏！』暗地使人去請曹太公到來商議。曹太公推道更衣，急急的到里正家

潯 水

裏。正說：『這箇殺虎的壯士，便是嶺後百丈村裏的黑旋風李逵，見今官司着落拿他。』曹太公道：『你們要打聽得仔細。倘不是時，倒惹得不好；若真箇是時，却不妨，要拿他時也容易。只怕不是他時却難。』里正道：『見有李鬼的老婆謔得他。曾來李鬼家做飯喫，殺了李鬼。』曹太公道：『既是如此，我們且只願置酒請他，却問他今番殺了大虫，還是要去縣請功，只是要村裏討賞。若還他不肯去縣裏請功時，便是梁山泊黑旋風了。着人輪換把盞，灌得醉了，縛在這裡，却去報知本縣，着都頭來取去，萬無一失。』有詩爲證：

常言芬投針孔，

窄路每遇冤家。

李鬼鬼魂不散，

旋風風色非佳。

打虎功恩縣賞，

殺人身被官拿：

試看螳螂黃雀，

勸君得意休誇。

衆人道：『說得是。』里正與衆人商量定了，曹太公回家來款住李逵；一面置酒來相待，便道：『適間拋撇，請勿見怪。且請壯士解下腰間包裹，放下朴刀，寬鬆坐一坐。』李逵道：『好，好。我的腰刀，已擱在雌虎肚裏了，只有刀鞘在這裡。若是開劍時，可討來還我。』曹太公道：『壯士放心。我這裏有的是好刀，相送一把與壯士懸帶。』李逵解了腰刀尖刀並纏袋包裹，都遞與莊客收貯；便把朴刀倚在壁邊。曹太公叫取大盤肉，大壺酒來。衆多大戶并里正獵戶人等，輪番把盞，大碗大鍾只勸李逵。曹太公又請問道：『不知壯士要將這虎解官請功，是在這裏討些齋發？』李逵道：『我是過往客人，忙些箇。偶然殺了這窩猛虎，不須去縣裏請功。只此有些齋發便罷；若無，我也去了。』曹太公道：『如何敢輕慢了壯士？少刻，村中斂取盤纏相送。我這裏自解虎到縣裏去。』李逵道：『布衫先借一領與我換

潞 水

了上蓋。『曹太公道：『有有。』當時便取一領細青布衲襖，就與李逵換了身上的血污衣裳。只見門前鼓鑼笛鳴，都將酒來與李逵把盞作慶。一杯冷，一杯熱，李逵不知是計，只顧開懷暢飲，全不記宋江分付的言語。不兩箇時辰，把李逵灌得酩酊大醉，立脚不住。衆人扶到後堂空屋下，放翻在一條板棧上；就取兩條繩子，連板棧綁住了；便叫里正帶人飛也似去縣裏報知，就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補了一紙狀子。此時鬧動了沂水縣裏，知縣聽得，大驚，連忙陞廳問道：『黑旋风拿住在那裏？這是謀叛的人，不可走了！』原告人並獵戶答應道：『見縛在本鄉曹大戶家。爲是無人禁得他，誠恐有失，路上走了，不敢解來。』知縣隨即叫喚本縣都頭去取來。就廳前轉過一箇都頭來聲喏。那人是誰，有詩爲證：

面闊眉濃鬚髮赤，雙睛碧綠似番人；
沂水縣中青眼虎，豪傑都頭是李雲。

當下知縣喚李雲上廳來，分付道：『沂嶺下曹大戶莊上，拿住黑旋风李逵。你可多帶人去，密地解來；休要鬧動村坊，被他走了。』李都頭領了台旨，下廳來，點起三十箇老郎土兵，各帶了器械，便進沂嶺村中來。這沂水縣是箇小去處，如何掩飾得過。此時街市上講動了，說道：『拿了鬧江州的黑旋风，如今差李都頭去拿來。』朱貴在東莊門外朱富家，聽得了這箇消息，慌忙來後面對兄弟朱富說道：『這黑旋风又做出來了！如何解救？宋公明特爲他誠恐有失，差我來打聽消息。如今他喫拿了，我若不救得他時，怎的回寨去見哥哥？似此怎生是好！』朱富道：『大哥且不要慌。這李都頭一身好本事，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我和你，只兩箇同心合意，如何敢近傍他？只可智取，不可力敵。李雲日常時，最是愛我，常常教我使

辭 水

些器械。我却有箇道理對他，只是在這裏安不得身了。今晚煮了三二十斤肉，將十數瓶酒，把肉大塊切了，却將些蒙汗藥拌在裏面；我兩箇五更帶數箇火家，挑着去半路裏僻靜處等候。他解來時，只做與他把酒賀喜，將衆人都麻翻了，却放李逵，如何？」朱貴道：「此計大妙！事不宜遲，可以整頓，及早便去！」朱富道：「只是李雲不會喫酒，便麻翻了，終久醒得快。還有件事：倘或日後得知，須在此安身不得。」朱貴道：「兄弟你在這裏賣酒，也不濟事。不如帶領老小，跟我上山，一發入了夥，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却不快活？今夜便叫兩箇火家，覓了一輛車兒，先送妻子和細軟行李起身，約在十里牌等候，都去上山。我如今包裹內帶得一包蒙汗藥在這裏；李雲不會喫酒時，肉裏多糝些，逼着他多喫些，也麻倒了；救得李逵，同上山去，有何不可？」朱富道：「哥哥說得是。」便叫人去覓了一輛車兒，打拴了三五箇包箱，稍在車兒上；家中籠物都棄了；叫渾家和兒女上了車子，分付兩箇火家跟着車子，只顧先去。且說朱貴，朱富，當夜煮熟了肉，切做大塊，將藥來拌了，連酒裝做兩擔，帶了二三十箇空碗；又有若干菜蔬，也把藥來拌了；恐有不喫肉的，也教他看手。兩擔酒肉，兩箇火家，各挑一担；兄弟兩箇，自挑了些菓盒之類；四更前後，直接將來僻靜山路口坐等。到天明，遠遠地只聽得敲着鑼響，朱貴接到路口。且說那三十來箇土兵自村裏喫了半夜酒，四更前後，把李逵背剪綁了解將來，後面李都頭坐在馬上。看看來到面前，朱富便向前攔住，叫道：「師父，且喜小弟將來接應。」稱內箇一壺酒來，斟一大鍾，上勸李雲。朱貴托着肉來，火家捧着菓盒，李雲見了，慌忙下馬，跳向前來說道：「賢弟，何勞如此遠接？」

澹 水

朱富道：「聊表徒弟孝順之心，」李雲接過酒來，到口不喫。朱富跪下道：「小弟已知師父不飲酒，今日這箇喜酒，也飲半盞兒。」李雲推却不過，略呷了兩口。朱富便道：「師父不飲酒，須請些肉。」李雲道：「夜間已飽，喫不得了。」朱富道：「師父行了許多路，肚裏也饑了。雖不中喫，胡亂請些，也免小弟之羞。」揀兩塊好的遞將過來。李雲見他如此懇懇，只得勉強喫了兩塊。朱富把酒來勸上戶里正並獵戶人等，都勸了三鍾。朱富便叫士兵莊客衆人都來喫酒。這夥男女，那裏顧得箇冷，熱，好喫，不好喫，酒肉到口。只顧喫；正是這風捲殘雲，落花流水，一齊上來搶着喫了。李雲光着眼，看了朱富兄弟兩箇，已知用計，故意道：「你們也請我喫些。」朱富喝道：「你是歹人，有何酒肉與你喫！這般殺才，快閉了口！」李雲看着士兵，喝道叫走，只見一箇箇都面面厮覷，走動不得，口額腳麻，都跌倒了。李雲急叫「中了計了！」恰好向前，不覺自家也頭重腳輕跌倒了；軟做一堆，睡在地下。當時朱富，朱富，各奪了一條朴刀，喝聲「孩兒們快走！」兩箇挺起朴刀，來趕這夥不會喫酒肉的莊客，並那看的人。走得快的，走了；走得遲的，就擗死在地。李達大叫一聲，把那綁縛的麻繩都掙斷了；便奪了一條朴刀，來殺李雲。朱富慌忙攔住，叫道：「不要害他！是我的師父，爲人最好。你只顧先走。」李達應道：「不殺得曹太公老驢，如何出得這口氣！」李達趕上，手起一朴刀，先擗死曹太公並李雲的老婆；續後里正也殺了；性起來，把獵戶排頭兒一昧價擗將去。那三十來箇士兵，都被擗死了。這看的人和衆莊客，只恨爹娘少生兩隻腳，都望深村野路逃命去了。李達還只顧尋人要殺，朱富喝道：「不干看的人事，休只管傷人

滄 水

！』慌忙攔住。李逵方纔住了手，就土兵身上，剝了兩件衣服穿上。三箇人提着朴刀，便要從小路裏走。朱富道：『不好，却是我送了師父性命！他醒時，如何見得知縣？必然趕來。你兩箇先行，我等他一等。我想他日前救我的恩義，且是爲人忠直，等他趕來，就請他一發上山入夥，也是我的恩義，免得教同縣去喫苦。』朱貴道：『兄弟，你也見的是。我便先去跟了車子行，留李逵在路傍幫你等他。只有李雲那厮喫的藥少沒有一箇時辰便醒若是他不趕來時，你們兩箇休執迷等他。』朱富道：『這是自然了。』當下朱貴前行了。只說朱富和李逵坐在路傍邊等候，果然不到一箇時辰，只見李雲挺着一條朴刀，飛也似起來，大叫道：『強賊休走！』李逵見他來的兇，跳起身，挺着朴刀來鬪李雲，恐傷朱富。正是有分教：梁山泊內添雙虎，聚義廳前慶四人。畢竟黑旋風鬪青眼虎，二人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 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話說當時李濟挺着朴刀，來關李雲，兩箇就官路傍邊鬪了五七合，不分勝敗。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間隔開，叫道：『且不要鬪，都聽我說。』二人都住了手。朱富道：『師父聽說：小弟多蒙錯愛，指教鎗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哥朱貴，見在梁山泊做了頭領，今奉及是兩宋公明將令，着他來照管李大哥。不爭被你拿了解官，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見得宋公明？因此做下這場手段。却纔李大哥乘勢要壞師父，小弟不肯容他下手，只殺了這些士兵。我們本待去得遠了，猜道師父回去不得，必來趕我；小弟又想師父日常恩念，特地在此相等。師父，你是箇精細的人，有甚不省得？如今殺害了許多人性命，又走了黑旋風，你怎生回去見得知縣？你若回去時，定喫官司，又無人來相救；不如今日和我們一同上山，投奔宋公明入了夥。未知尊意若何？』李雲尋思了半晌，便道：『賢弟，只怕他那裏不肯收留我。』朱富笑道：『師父，你如何不知山東及時雨大名，專一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李雲聽了，歎口氣道：『閃得我家難逃，有國難投！只喜得我父無妻小，不怕喫官司拿了。只得隨你們去休！』李雲便笑道：『我哥哥！你何不早說？』便和李雲「剪拂」了。這李雲不曾娶老小，亦無家當。當下三人合作一處，來趕車子。半路上朱貴接見了，大喜。四箇好漢，跟了車仗便行，於路無話。看看相近梁山泊，路上又迎着馬麟，鄧入壽。都相見了，說道：『晁，宋，二頭領，又差我兩箇下山來探聽你消息；今既見了，我兩箇先去回報。』當下二人先上

澗 水

山來報知。次日，四籌好漢，帶了朱富家眷，都至梁山泊大寨聚義廳來。朱貴向前先引李雲拜見晁，宋二頭領，相見衆好漢，說道：「此人是沂水縣都頭；姓李，名雲，綽號青眼虎。」次後朱貴引朱富參拜衆位，說道：「這是舍弟朱富，綽號笑面虎。」都相見了。李逵拜了宋江，給還了兩把板斧，訴說取娘手沂嶺，被虎喫了；因此殺了四虎，又說假李逵剪徑被殺一事，衆人大笑。晁，宋二人笑道：「被你殺了四箇猛虎，今日山寨裏又添得兩箇活虎，正宜作慶。衆多好漢大喜。便教殺羊宰馬，做筵席慶賀兩箇新到頭領。晁蓋便叫去左邊白勝上首坐定。吳用道：「近來山寨十分興旺；感得四方豪傑，望風而來，皆是晁，宋二兄之德，亦衆兄弟之福也。然是如此，還請朱貴仍復掌管山東酒店，替回石勇，候健。朱富老小，另撥一所房舍住居。目今山寨事業大了，非同舊日；可再設三處酒館，專一探聽吉凶事情，往來義士上山。如若朝廷調遣官兵捕盜，可以報知；如何進兵，好做準備。西山地面廣闊，可令童威，童猛，弟兄，兩箇帶領千數箇火伴，那裏開店。李立帶千數箇火家，去山南邊那裏開店，令石勇也帶十來箇伴當，去北山那裏開店。仍復都要設立水亭號箭，接應船隻。但有緩急軍情，飛捷報來。山前設置三座大關，專令杜遷總行把守。但有一應委差，不許調遣，早晚不得攛離。又令陶宗旺把總監工，掘港汲，修水路，開河道；整理苑子城垣，修築山前大路。他原是莊戶出身，修理久慣。令蔣敬掌管庫藏倉廩，支出納入；積萬累千，書算帳目。令蕭讓設置寨中寨外山上下三關把隘，許多行移關防文約，大小頭領號數。頒令金大堅，刊造雕刻一應兵符，印信，牌面，等項。令侯健管造衣，袍，鎧，甲，五方旗號，等件。令李雲監

水 滸

造梁山泊一應房舍廳堂。令馬麟監管修造大小戰船。令宋萬、白勝、去金沙灘下寨。令王矮虎、鄒天壽，去鴨嘴灘下寨。令穆春、朱富管收山寨錢糧。呂方、郭盛，於聚義廳兩邊且房安歇。令宋清專管筵宴。都分撥已定，筵席了三日，不在話下。梁山泊自此無事，每日只是操練人馬，教演武藝；山寨裏頭領，都教習駕船赴水，船上廝殺，亦不在話下。忽一日，宋江與晁蓋、吳學究並衆人閑話道：『我等兄弟衆位，今日都共聚大義，只有公孫一清不見回還。我想他回蘄州探母參師，期約百日便回；今經日久，不知信息，莫非昧信不來？可煩戴宗兄弟，與我去走一遭，探聽他虛實下落，如何不來。』戴宗願往。宋江大喜說道：『只有賢弟去得快，旬日便知信息。』當日戴宗別了衆人；次早打扮做箇承局，下山去了。正是：雖爲走卒，不占軍班，一生常作異鄉人，兩腿欠他行路債。監司出入，皂花藤稜掛宣牌。師府行軍，黃色緝旗書令字。家居千里，日不移時。緊急軍情，時不過刻。早向山東餐黍米，晚來魏府喫鵝梨。

且說戴宗自離了梁山泊，取路望蘄州來。把四箇甲馬拴在腿上，作起「神行法」來，於路只喫些素茶素食。在路行了半日，來到沂水縣界，只聞人說道：『前日走了黑旋风，傷了好多人，連累了都頭李雲，不知去向，至今無獲處。』戴宗聽了冷笑。當日正行之次，只見遠遠地轉過一箇人來，手裏提着一根渾鐵筆管鎗。那人看見戴宗走得快，便立住了腳，叫一聲「神行太保！」戴宗聽得，回過臉來定睛看時，見山坡下小徑邊，立着一箇大漢，生得頭圓耳大，鼻直口方，眉秀目疎，腰細膀闊。戴宗連忙回轉身來，問道：『壯士，素不曾拜識，如何

水滸

呼喚賤名？」那漢慌忙答道：「足下某是神行太保？」撒了筵，便拜倒在地。戴宗連忙扶住答禮，問道：「足下高姓大名？」那漢道：「小弟姓楊，名林，祖貫章州人氏；多在綠林叢中安身，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錦豹子楊林。數月之前，路上酒肆裏，遇見公孫勝先生，同在店中喫酒相會，備說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賢納士，如此義氣；寫下一封書，教小弟自來投大寨入夥；只是不敢輕易擅進。公孫先生又說李家道口，舊有朱貴開酒店在彼，招引上山入夥的人。山寨中亦有一箇招賢飛報頭領，喚做神行太保戴宗院長，日行八百里路。今見兄長行步非常，因此喚一聲看，不想果是仁兄；正是天幸，無心得遇！」戴宗道：「小可特爲公孫勝先生回劄州去，杳無音信，今奉晁、宋二公將令，差遣來劄州探聽消息，尋取公孫勝還寨；不期却遇足下。」楊林道：「小弟雖是彰德府人，這劄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倘若不棄，就隨侍兄長同去走一遭。」戴宗道：「若得足下作伴，實是萬幸。尋得公孫先生見了，一同回梁山泊去未遲。」楊林見說了，大喜；就邀住戴宗，結拜爲兄。戴宗收了甲馬，兩箇緩緩而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楊林置酒請戴宗，戴宗道：「我使「神行法」，不敢食葷。兩箇只買些素饌相待。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打火喫了早飯，收拾動身。楊林便問道：「兄長使「神行法」走路，小弟如何走得上？只怕同行不得？」戴宗笑道：「我的「神行法」，也帶得人同走。我把兩箇甲馬拴在你腿上，作法來，也和我一般走得快；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不然，你如何趕得我走？」楊林道：「只恐小弟是凡胎濁骨，比不得兄長神體？」戴宗道：「不妨。我這法，諸人都帶得；作用了時，和我一般行；只是我自喫素，並無妨礙。」當時取

水 滸

兩箇甲馬，替楊林縛在腿上；戴宗也只縛了兩箇。作用了「神行法」，吹口氣在上面，兩箇輕輕地走了去；要緊要慢，都隨著戴宗行。兩箇於路間說些江湖上的事；雖只見緩緩而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兩箇行到已牌時分，前面來到一箇去處：四圍都是高山，中間一條驛路。楊林却自認得，便對戴宗說道：「哥哥，此間地名喚做飲馬川。前面兀那高山裏，常常有大夥在內，近日不知如何。因爲山勢秀麗，水邊峯環；以此喚做飲馬川。」兩箇正來到山邊過，只聽得忽地一聲鑼響，戰鼓亂鳴，走出一二百小嘍囉，攔住去路。當先擁着兩箇好漢，各挺一條朴刀，大喝道：「行人須住脚！你兩箇是甚麼鳥人？那裏去的？會事的，快把買路錢來，饒你兩箇性命！」楊林笑道：「哥哥，你看我結果那呆鳥！」撚着筆管鎗，搶將入去。那兩箇頭領，見他來得兇，走近前來看了，上首的那箇便叫道：「且不要動手！兀的不是楊林哥哥麼？」楊林見了，却纔認得。上首那箇大漢，提着軍器，向前，「剪拂」了，便喚下首這箇長漢。都來施禮罷，楊林請過戴宗說道：「兄長且來和這兩箇弟兄相見。」戴宗問道：「這兩箇壯士是誰？如何認得賢弟？」楊林便道：「這箇認得小弟的好漢，他原是蓋天軍襄陽府人氏；姓鄧，名飛；爲他雙睛紅赤，江湖上人都喚他做火眼凌猊。能使一條鐵鏈，人皆近他不得。多曾合夥；一別五年，不曾見面。誰想今日却在裏相遇着。」鄧飛便問道：「楊林哥哥，這位兄長是誰？必不是等閑人也。」楊林道：「我這仁兄，是梁山泊好漢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鄧飛聽了道：「莫不是江州的戴比長，能行八百里路程的？」戴宗答道：「小可便是。」那兩箇頭領慌忙「剪拂」道：「平日只聽得說大名，不想今日在此拜識尊

水滸

顏。戴宗看那鄧飛時，生得如何，有詩爲證：

原是襄陽閑撲漢，江湖飄蕩不思歸。多食人肉雙睛赤，火眼獠猓是鄧飛。

當下二位壯士施禮罷，戴宗又問道：「這位好漢高姓大名？」鄧飛道：「我這兄弟，姓孟，名康，祖貫是眞定州人氏，善造大小船隻。原因押送花石綱，要造大船，曠怪這提調官催併責罰，他把本官一時殺了，棄家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安身，已得年久。因他長大白淨，人都見他一身好肉體，起他一箇綽號，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戴宗見說大喜。看那孟康時，怎生模樣，有詩爲證：

能攀強弩衝頭陣，善造輕艫越大江。眞州妙手褰缸匠，白玉幡竿是孟康。

當時戴宗見了二人心中甚喜。四籌好漢說話間，楊林問道：「二位兄弟在此聚義幾時了？」鄧飛道：「不瞞兄長說：也有一年多。只半載前，在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箇哥哥：姓裴，名宣，祖貫是京兆府人氏。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出身，極好出筆。爲忠直聰明，分毫不肯苟且，本處人都稱他鐵面孔目。亦會拈鎗，使棒，舞劍，輪刀，智勇足備。爲因朝廷除將一員貪濫知府到來，把他尋事，刺配沙門島；從我這裏經過，被我們殺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身，聚得三二百人。這裴宣極使得好雙劍；讓他年長，見在山寨中爲主。煩請二位義士，同往小寨相會片時。」便叫小喽囉牽過馬來。請戴宗，楊林，都上了馬，四騎馬，望山寨來。行不多時，早到寨前。下了馬，裴宣已有人報知，連忙出寨降階而接。戴宗，楊林，看裴宣時，果然好表人物；生得面白肥胖，四平八穩；心中暗喜。有詩爲證：

辭水

問事時巧智心靈，落筆處神號鬼哭；心平恕毫髮無私，稱裴宣鐵面孔目。當下裴宣邀請二位義士到聚義廳上，俱各講禮罷，謙讓戴宗正面坐了；次是裴宣，楊林，鄧飛，孟康，五筭好漢。賓主相待，坐定筵宴。當日大吹大擂飲酒。看官聽說，這也都是地煞星之數，時節到來，天幸自然，義聚相逢。有詩爲證：

毫傑遭逢信有因，連環鉤鎖共相尋。漢廷將相繇屠鉤，莫怪梁山錯用心。

衆人飲酒中間，戴宗在筵上說起晁，宋二頭領，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四方豪傑待人接物一團和氣仗義疎財；許多好處衆頭領同心協力；八百里梁山泊如此雄壯；中間宛子城蓼兒洼四下裏都是茫茫烟水；更有許多軍馬，何愁官兵來到；只管把言語說他三箇。裴宣回道：『小弟寨中，也有三百來人馬，財賦亦有十餘輛車子，糧食草料不算，倘若仁兄不棄微賤時，引薦於大寨入夥，願聽號令效力。未知尊意若何？』戴宗大喜道：『晁，宋二公，待人接納，並無異心。更得諸公相助，如錦上添花。若果有此心，可便收拾下行李，待小可和楊林去蘇州，見了公孫勝生先回來，那時一同扮做官軍，星夜前往。』衆人大喜，酒至半酣，移去後山斷金亭上，看那飲馬川景致喫酒。端的好箇飲馬川！但見：

一望茫茫野水，週迴隱隱青山，幾多老樹映殘霞，數片彩雲飄遠岫。荒田寂寞。應無稚子看牛。古渡淒涼，那得奚人飲馬。只好強人安寨柵，偏宜好漢展旌旗。

戴宗看了這飲馬川一派山景，喝彩道：『好山好水，真乃秀麗！你等二位如何來得到此？』鄧飛道：『原是蓼箇不成材小廝們在這裏屯扎，後被我兩箇來奪了這箇去處。』衆皆大笑。

水 滸

五籌好漢，喫得大醉。裴宜起身舞劍飲酒，戴宗稱讚不已。至晚各自回寨內安歇。次日戴宗定要和楊林下山，三位好漢苦留不住，相送到山下作別，自回寨裏收拾行裝，整理動身，不在話下。且說戴宗和楊林離了飲馬川山寨，在路曉行夜住，早來到薊州城外，投箇客店安歇了。楊林便道：『哥哥，我想公孫勝先生，是箇出家人，必是山間林下，村落中住，不在城裏。』戴宗道：『說得是。當時二人先去城外，一到處詢問公孫勝先生下落消息，並無一箇人曉得他。住了一日，次早起來，又去遠處村坊街市訪問人時，亦無一箇認得，兩箇又回店中歇了。』戴宗道：『恐怕城中有人認得他？』當日和楊林却入薊州城裏來尋他。兩箇尋問老成人時，都道：『不認得。敢不是城中人；只怕是外縣名山大剎居住？』楊林正行到一箇大街，只見遠遠地一派鼓樂，迎將一箇人來。戴宗，楊林，立在街上看時，前面兩箇小牢子，一箇馱着許多禮物花紅，一箇捧着若干緞子采繒之物；後面青羅傘下，置着一箇押獄劊子。那人生得好表人物，露出藍靛紋一身花繡，兩眉入鬢，鳳眼朝天；淡黃面皮，細細有幾根鬚髯。那人祖貫是河南人氏，姓楊，名雄；因跟一箇叔伯哥哥，來薊州做知府，一向流落在此。續後一箇新任知府，却認得他，因此就參他做兩院押獄兼充古曹行刑劊子。因為他一身好武藝，面貌微黃，以此人都稱他做病關索楊雄。有一首臨江仙詞，單道着楊雄好處：

兩臂雕青鑄嫩，玉巾環眼嵌玲瓏，鬢邊愛插翠芙蓉，背心書劊字，衫串染猩紅。問事廳前逞手段，行刑刀利如風。微黃面色細眉濃。人稱病關索，好漢是楊雄。

當時楊雄在中間走着，背後一箇小牢子，擎着鬼頭靶法刀。原來纔去市心裏決刑了回來，衆

潯 水

相識與他掛紅賀喜，送回家去。正從戴宗，楊林，面前迎將過來，一簇人在路口攔住了把蓋池的軍；帶着幾箇，都是城裏城外時常討閑錢使的破落戶漢子；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爲見楊雄原是外鄉人，來薊州，却有人懼怕他，因此不怯氣。當日正見他賞賜得許多段疋，帶了這幾箇沒頭神。喫得半醉，却好趕來惹他。又見衆人攔住他在路口把蓋，那張保撥開衆人，鑽過面前，叫道：『節級拜揖。』楊雄道：『大哥來喫酒。』張保道：『我不要喫酒。我特來問你借百十貫錢使用。』楊雄道：『雖是我認得大哥，不曾錢財相交，如何問我借錢？』張保道：『你今日詐得百姓許多財物，如何不留我些？』楊雄應道：『這都是別人與我做好的，怎麼是詐得百姓的？你來放刁，我與你軍衛有司，各無統屬！』張保不應，便叫衆人向前一闕，先把花紅段子都搶了去。楊雄叫道：『這厮們無禮！』却待向前打那搶物事的人，被張保劈胸帶住，背後又是兩箇來拖住了手。那幾箇都動起手來，小牢子們各自迴避了。楊雄被張保並兩箇軍漢逼住了，施展不得，只得忍氣，解拆不開。正鬧中間，只見一條大漢，挑着一担柴來。看見衆人逼住楊雄，動彈不得，派大漢看了，路見不平，便放下柴擔，分開衆人，前來勸道：『你們因甚打這節級？』張保睜起眼來喝道：『你這打春餓不死凍不殺的乞丐！敢來多管！』那大漢大怒焦躁起來，將張保劈頭只一提，一交擲翻在地。那幾箇掣開的見了，却待要來動手，早被那大漢一拳一箇，都打的東倒西歪。楊雄方纔脫得身，把出本事來施展：動一對拳頭，擺梭相似。那幾箇破落戶，都打翻在地。張保見不是頭，爬將起

水 滸

來，一直走了，楊雄忿怒，大踏步趕將去。張保跟着搶包袱的走，楊雄在後面追着，趕轉小巷去了。那大漢兀自不歇手，在路口尋人厮打。戴宗，楊林，看了，暗暗地喝采道：『端的是好漢！此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真壯士也！』正是：

匣裏龍泉爭欲出，只因世有不平人。旁觀能辯非和是，相助安知疎與親。

當時戴宗，楊林向前邀住勸道：『好漢，看我二位簿面，且罷休了。』兩箇把他扶勸到一箇巷內。楊林替他挑了柴擔，戴宗挽住那漢手，邀入酒店裏來。楊林放下柴擔，同到閣兒裏面，那大漢叉手道：『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人之禍。』戴宗道：『我弟兄兩箇，也是外鄉人。因見壯士仗義之心，只恐一時拳手太重，悞傷人命，特地做這箇出場，請壯士酌三杯，到此相會結義則箇。』那大漢道：『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這場；却又蒙賜酒相待，實是不當。』楊林便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有何傷乎？且請坐。』戴宗相讓，那漢那裏肯僭上。戴宗，楊林，一代坐了，那漢坐於對席。叫過酒保，楊林身邊取出一兩銀子來，把與酒保道：『不必來問。但有下飯，只願買來與我們喫了，一發總算。』酒保接了銀子去，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案酒之類。三人飲過數杯，戴宗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那漢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自小學得些鎗棒在身。一生執意，路見不平，但要去相助；人都呼小弟作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外鄉販羊馬賣，不想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還鄉不得，流落在此蘄州，賣柴度日。既蒙拜識，當以實告。』戴宗道：『小可兩箇，因來此間幹事，得遇壯士如此豪傑。流落在此賣柴，怎能勾發跡？不若挺身江湖上去，

澁 水

做箇下半世快樂也好。」石秀道：「小人只會使些鎗棒，別無甚本事，如何能勾發達快樂？」戴宗道：「這般時節，認不得真！一者朝廷不明，二乃奸臣閉塞。小可一箇簿識，因一口氣，去投遞了梁山泊宋公明入夥，如今論秤分銀兩，換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箇官人。」石秀歎口氣道：「小人便要去，也無門路可進！」戴宗道：「壯士若肯去時，小可當以相荐。」石秀道：「小人不肯拜問二位官人貴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兄弟姓楊，名林。」石秀道：「江湖上聽的說箇江州神行太保，莫非正是足下？」戴宗道：「小可便是。」楊林身邊包袱內，取一錠十兩銀子，送與石秀做本錢。石秀不敢受。再三謙讓，方纔收了，纔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正欲要訴說些心腹之話，投托入夥，只聽得外面有人尋問入來。三箇看時，却是楊雄帶領着二十餘人都是做工的趕入酒店裏來。戴宗，楊林，見人多，喫了一驚；乘間閃避，兩箇慌忙走了。石秀起身迎住道：「節級那裏去來？」楊雄便道：「大哥，何處不尋你，却在這裏飲酒。我一時被那厮封住了手，施展不得，多蒙足下氣力，救了我這場便宜。一時間只顧趕了那厮；去奪他包袱，却撒了足下。這夥兄弟，聽得我厮打，都來相助；依還奪得搶去的花紅段疋回來，只尋足下不見。纔有人說道，一兩箇客人，勸他去酒店裏喫酒；」因此纔知得，特地尋將來。」石秀道：「却纔是兩箇外鄉客人，邀在這裏酌三杯說些閑話，不知節級呼喚。」楊雄大喜，便問道：「足下高姓大名？貴鄉何處？因何在此？」石秀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平生性直，路見不平，便要丟捨命相護；以此都喚小人做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此地販賣羊馬，不期叔父半途亡故，消

折了本錢，流落在此蘆州賣柴度日。楊雄看石秀時，果然好箇壯士，生得上下相等。有首西江月詞，單道着石秀好處。但見：

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澆油。心雄膽大有機謀，到處逢人搭救。全仗一條棍棒，只憑兩箇拳頭，掀天聲價滿皇州，拚命三郎石秀。

當下楊雄又問石秀道：『却纔和足下一處飲酒的客人，何處去了？』石秀：『他兩箇見節級帶人進來，只道相鬧，以此去了。』楊雄道：『恁地時先喚酒保取兩盃酒來，大碗叫衆人一家三碗，喫了去，明日却得來相會。』衆人都喫了酒，自去散了。楊雄便道：『石家三郎，你休見外。想你此間必無親眷，我今日就結義你做箇弟兄，如何？』石秀見說大喜，便說道：『不敢動問節級貴庚？』楊雄道：『我今年二十九歲。』石秀道：『小弟今年二十八歲；就請節級坐，受小弟拜爲哥哥。』石秀拜了四拜，楊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飲饌酒菓來，『我和兄弟今日喫箇盡醉方休。』正飲酒之間，只見楊雄的丈人潘公，帶領了五七箇人，直尋到酒店裏來。楊雄見了，起身道：『泰山來做甚麼？』潘公道：『我聽得你和人厮打，特地尋將來。』楊雄道：『多謝這箇兄弟救護了我，打得張保那厮見影也害怕。我如今就認義了石家兄弟。』潘公道：『好！好！好！且叫這幾箇弟兄，喫碗酒了去。』楊雄便叫酒保討酒來，每人三碗喫了去。便叫潘公中間坐了，楊雄、席上首、石秀、下首。三人坐下，酒保自來斟酒。潘公見了石秀這等英雄長大，心中甚喜；便說道：『我女婿得你做箇兄弟相攀，也不枉了！公門中出入，誰敢欺負他！又問道，叔叔原曾做甚買賣道路？』石秀道：『先父原是操刀屠戶。』

濟 水

潘公道：「叔叔會省得殺牲口的勾當麼？」石秀笑道：「自小喫屠家飯，如何不省得宰殺牲口？」潘公道：「老漢原是屠戶出身，只因年老做不得了；止有這箇女婿，他又一身入官府差遣；因此撇下這行衣飯。」三人酒至半酣，計算酒錢。石秀將這担柴，也都准折了。三人取路回來。楊雄入得門，便叫「大嫂，快來與這叔叔相見。」只見布簾裏面應道：「大哥，你有甚叔叔？」楊雄道：「你且休問，先出來相見。」布簾起處，走出那箇婦人來。生得如何，但見：黑鬢鬢髮兒，細彎彎眉兒，光溜溜眼兒，香噴噴口兒，直隆隆鼻兒，紅乳乳腮兒，粉瑩瑩臉兒，輕嫋嫋身兒，玉纖纖手兒，一捻捻腰兒，軟膿膿肚兒，慧尖尖脚兒，花簇簇鞋兒，肉妳妳胸兒，白生生腿兒。更有一件窄湊湊，緊搗搗，紅鮮鮮，紫稠稠，正不知是甚麼東西。有詩爲證：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懸月鏡勢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

原來那婦人，是七月七日生的，因此小字喚做巧雲；先嫁了一箇吏員，是薊州人，喚做王押司，兩年前身故了，方纔晚嫁得楊雄；未及一年夫妻。石秀見那婦人出來，慌忙向前施禮道：「嫂嫂請坐。」石秀便拜。婦人道：「奴家年輕，如何敢受禮。」楊雄道：「這箇是我今日新認義的兄弟。你是嫂嫂，可受半禮。」當下石秀推金山，倒玉柱，拜下四拜。那婦人還了兩禮，請入來裏面坐地。收拾一間空房，教叔叔安歇。話休絮煩。次日楊雄自出去應當官府，分付家中道：「安排石秀衣服巾幘。」客店內有些行李包裹，都教去取來楊雄家裏安放了。却說戴宗，楊林，自酒店裏看見那影做公的人來尋訪石秀，鬧鬧裏兩箇自走了，回到城外。

濟水

客店中歇了。次日又去尋閻公孫勝。兩日，絕無人認得，又不知他下落住處，兩箇商量了，且回去。當日收拾了行李，便起身離了蘄州，自投飲馬川來，和裴宣、鄧飛、孟康，一行人馬，粉作官軍，星夜望梁山泊來。戴宗要見他功勞，又糾合得許多人馬上山，山上自做慶賀筵席，不在話下。再說有楊雄的丈人潘公，自和石秀商量，要開屠宰作坊。潘公道：『我家後門頭，是一條斷路小巷。又有一間空房在後面。那裏井水又便，可做作坊。就教叔叔做房在裏面，又好照管。』石秀見了，也喜端的便益，潘公再尋了箇舊時識熟副手，只央叔叔掌管賬目。石秀應承了。叫了副手，便把大青大綠，粧點起肉案子水盆砧頭；打磨了許多刀杖；整頓了肉案；打併了作坊豬圈；起上千數箇肥豬；選箇吉日，開張肉舖。衆隣舍親戚，都來掛紅賀喜，喫了一兩日酒。楊雄一家得石秀開了店，都歡喜，自此無話。一向潘公，石秀，自做買賣。不覺光陰迅速，又早過了兩箇月有餘。時值秋殘冬到，石秀裏裏外外，身上都換了新衣穿着。石秀一日早起五更，出外縣買豬；三日了，方回家來，只見舖店不開。却到家裏看時，肉店砧頭，也都收過了；刀杖家火，亦藏過了。石秀是箇精細的人，看在肚裏，便省得了，自心中忖道：『常言「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哥哥自出外去當官，不管家事，必然嫂嫂見我做了這些衣裳，以定背後有說話。又見我兩日不回，必有人搬口弄舌，想是疑心，不做買賣。我休等他言語出來，我自先辭了回鄉去休。自古道，「那得長遠心的人？」』石秀已把豬趕在圈裏，却去房中換了腳手，收拾了包裹行李，細細寫了一本清帳，從後面入來。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請石秀坐定喫酒。潘公道：『叔叔遠出勞心？自趕豬來辛苦

？」石秀道：「丈丈，禮當。且收過了這本明白帳目。若上面有半點私心，天地誅滅！」潘公道：「叔叔何故出此言？竝不曾有箇甚事。」石秀道：「少人離鄉五七年了，今欲要回家走一遭，特地交還帳目。今晚辭了哥哥，明早便行。」潘公聽了，大笑起來道：「叔叔差矣。你且住，聽老漢說：」那老子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報恩壯士提三尺，破戒沙門喪九泉。畢竟潘公對石秀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石秀智殺裴如海

話說石秀回來，見收過店面，便要辭別出門。潘公道說：『叔叔且住。老漢已知叔叔的意了；叔叔兩夜不曾回家，今日回來，見收拾過了家火什物，叔叔已定心裏只說道是不開店了；因此要去？你說恁地好買賣，便不開店時，也養叔叔在家。不瞞叔叔說：我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箇王押司，不幸沒了，今得二週年，做些功果與他；因此歇了這兩日買賣。今日請下報恩寺僧人來做功德，就要央叔叔管待則箇。老漢年紀高大，熬不得夜；因此一發和叔叔說知。』石秀道：『既然丈丈恁地說時，小人再納定性過幾時。』潘公道：『叔叔今後不要疑心，只顧隨分且過。』當時喫了幾杯酒並些素食，收過了杯盤。只見道人挑將經擔到來，鋪設壇場，擺放佛像供器，敲鐵鐘響，香花燈燭。厨下一面安排齋食。楊雄到申牌時分回家走一遭。分付石秀道：『賢弟，我今夜却限當牢，不得前來，凡事央你支持則箇。』石秀道：『哥哥放心自去，晚間兄弟替你料理。』楊雄去了，石秀自在門前照管。沒多時，只見一箇年紀小的和尚揭起簾子入來。石秀看那和尚時，端的整齊。但見：

一箇青旌旋光頭新剃，把麝香松子勻搽。一領黃烘烘直裰初縫，使沉香檀香染。山根鞋履，是福州染到深青。九縷絲絛，係西地買來真紫。光溜溜一雙賊眼，只睨趁施主孀娘。美甘甘滿口甜語，專說誘喪家少婦。淫情發處，草庵中去覓姑尼。色膽動時，方仗內來尋行者。

水滸

那和尚入到裏面，深深地與石秀打箇問訊。石秀答禮道：「師父少坐。」隨背後一箇道人挑兩箇盒子入來，石秀便叫：「丈丈，有箇師父在這裏。」潘公聽得，從裏出來。那和尚便道：「乾爺，如何一向不到敝寺？」老子道：「便是開了這些店面，却沒有功夫出來。」那和尚便道：「押司週年，無甚罕物相送，些少掛麵，幾包京棗。」老子道：「阿也！甚麼道理，教師壞鈔？」教：「叔叔收過了。」石秀自搬入去，叫點茶出來，門前請和尚喫。只見那婦人從樓上下來，不敢十分穿重孝，只是淡粧輕抹，便問：「叔叔，誰送物事來？」石秀道：「一箇和尚，叫丈丈做乾爺的送來。」那婦人便笑道：「是師兄海園黎裴如海，一箇老實的和尚。他是裴家統線舖裏小官人，出家在報恩寺中。因他師父是家裏門徒，結拜我父做乾爺。長奴兩歲，因此上叫他做師兄。他法名叫做海公。叔叔，晚間你只聽他請佛念經，有這般好聲音。」石秀道：「緣來恁地。」自肚裏已有些騰料，那婦人使下樓來見和尚。石秀却背又着手，隨後跟出來布簾裏張看。只見那婦人出到外面，那和尚便起身向前來，合掌深深的打箇問訊。那婦人便道：「甚麼道理教師兄壞鈔？」和尚道：「賢妹，些少薄禮微物，不足掛齒。」那婦人道：「師兄何故這般說？出家人的物事，怎地消受得？」和尚道：「敝寺新造水陸堂也，要來請賢妹隨喜，只恐節級見耻。」那婦人道：「家下拙夫却不恁地許較。老母死時，也曾許下血盆願心，早晚也要到上刹，相煩還了。」和尚道：「這是自家的事，如何恁地說？但是分付如海的事，小僧便去辦來。」那婦人道：「師兄多與我娘念幾卷經便好。」只見裏面姪孃，捧茶出來。那婦人拿起一盞茶來，把帕子去茶鍾口邊抹一抹，雙手遞與和尚

水滸

。那和尚一盃接茶，兩隻眼涎瞪瞪的只顧看那婦人身上。這婦人也嘻嘻的笑着看這和尚。人道色膽如天，却不防石秀在布簾裏張見，石秀自肚裏暗忖道：「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幾番見那婆娘常常的只顧對我說些風話，我只以親嫂嫂一般相待，原來這婆娘，倒不是箇良人！莫教撞在石秀手裏，敢替楊雄做箇出場也不見的！石秀此時，已有三分在意的，便揭起布簾，走將出來。那和尚放下茶盞，便道：「大郎請坐。」這婦人便插口道：「這箇叔叔，便是拙夫新認識的兄弟。」那和尚虛心冷氣，動問道：「大郎貴鄉何處？高姓大名？」石秀道：「我姓石，名秀！金陵人氏！因爲只好開管替人出力，以此叫做拚命三郎！我是箇龜鹵漢子，禮數不到，和尚休怪！」裴如海道：「不敢，不敢。小僧去接衆僧來赴道場。」相別出門去了。那婦人道：「師兄早來些箇。」那和尚應道：「便來了。」婦人送了和尚出門，自入裡面來了。石秀却在門前，低了頭只顧尋思。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的人，惟有和尚色情最緊。爲何說這句話，且如俗人，出家人都是一般父精母血所生，緣何見得和尚家色情最緊。這上三卷書中所說，潘，驢，鄧，小，閒，惟有和尚家第一閒。一日三餐，喫了椀越施主的好齋好供，住了那高堂大殿僧房，又無俗事所煩，房裏好牀好舖睡着，沒得尋思，只是想着此一件事。假如譬喻說說，一箇財主家雖然寸相俱足，一日有多少閒事惱心，夜間又被錢物掛念，到三二更纔睡，總有嬌妻美妾，同牀共枕，那得情趣。又有那一等小百姓們，一日價辛辛苦苦掙扎，早晨也不到晚，起的是五更，睡的是半夜，到晚來未上牀，先去摸一摸米瓮，看到底沒賴米，明日又無錢，總然妻子有些顏色，也無些甚麼意興。因此

澣 水

上輪與這和尚們一心閒靜，專一理命這等勾當。那時古人評論到此去處，說這和尚們真箇利害。因此蘇東坡學士道：『不禿不毒，不毒不禿，轉禿轉毒，轉毒禿和尚們。』還有四句言語，道是：

一箇字便是僧，兩箇字是和尙，三箇字鬼樂官，四字色中餓鬼。

且這說石秀自在門前，尋思了半晌，又且去支持管待。不多時，只見行者先來點燭燒香。少刻，海闍黎引領衆僧，却來赴道場。澣公石秀接着。相待茶湯已罷，持劫敲鉢，歌詠讚揚。只見海闍黎同一箇一般年紀小的和尚做箇黎，播動鈴杵，發牒請佛，獻齋讚，供諸天護法，監壇主盟，追荐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只見那婦人喬素梳粧，來到法壇上，執着手爐，拈香禮佛。那海闍黎越逞精神，搖着鈴杵，念動真言。這一堂和尚，見了楊雄老婆這等模樣，都七顛八倒起來。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闍黎沒亂，誦真言豈顧高低。燒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燭頭陀錯拿香盒。宣名表曰大宋國，稱做大唐。懺罪通誠王押司，念爲押祭。動鏡的望空便撒，打鉢的落地不知。敲鉢子的軟做一團，擊響磬的酥做一塊。滿堂喧闐，遶席縱橫。藏主心忙，擊鼓敲鉢徒弟手。維那眼亂，磬鐃打破老僧頭。十年苦行一時休，萬箇金剛降不住。那衆僧都在法壇上看見了這婦人，自不覺都手之舞之蹈之。一時間遇迷了佛性禪心，拴不定心猿意馬，以此上德行高僧，世間難得。石秀却在側邊看了，也自冷笑道：『似此有甚功德！正謂之作福，不如避罪！』少間證盟已了，請衆和尚就裏面喫齋。海闍黎却在衆僧背

澹 水

後，轉過頭來看着那婦人嘻嘻的笑；那婆娘也掩着口笑。兩箇都眉來眼去，以目送情。石秀都看在眼裏，自有五分來不快樂。衆僧都坐了喫齋。半飲了幾杯素酒，撮出齋來，都下了鹽錢。潘公道：『衆師父飽齋則過。』少刻，衆僧罷，都起身行食去了。轉過一遭，再入道場。石秀心中好生不快樂，只捱肚疼自己去睡在板壁後了。那婦人一點情動，那裏顧的防備人看見，便自去支持衆僧，又打了一回鼓鉢動事，把些茶食果品煮點。海崖黎着衆僧用心看經，請天王拜懺，設浴台亡，參禮三寶。追到四更時分，衆僧困倦。這海崖黎越逞精神，高聲看誦。那婦人在布簾下看了，慾火熾熾，不覺情動，便教姪娘請海和尚說話。那賊秃慌忙來到婦人面前。這婆娘扯住和尚袖子，說道：『師兄，明日來取功德錢時，就對爹爹說血盆願心一事，不要忘了。』和尚道：『小僧記得。只說要還願，也還了好。』和尚又道：『你家這箇叔叔好生利害！』婦人應道：『這箇探他則甚？又不是親骨肉！』海崖黎道：『恁的小僧却纔放心。我只道是節級的主親兄弟。』兩箇又戲笑了一回，那和尚自出去判斷送亡。不想石秀却在板壁後假睡，正張得着，都看在肚裏了。當夜五更道場滿散，送佛化紙已了，衆僧作謝回去。那婦人自上樓去睡了。石秀却自尋思了，氣道：『哥哥恁地豪傑，却恨撞了這箇淫婦！』忍了一肚皮鳥氣，自去作劫裏睡了。次日楊雄回家，俱各不提。飯後楊雄又出去了，只見海崖黎又換了一套整整齊齊的僧衣，逕到潘公家來。那婦人聽得是和尙來了，慌忙下樓，出來接着，邀入裏面坐地，便叫點茶來。那婦人謝道：『夜來多教師兄勞神，功德錢未曾拜納。』海崖黎道：『不足掛齒。小曾夜來所說血盆懺願心這一事，特稟知賢妹：要還時

澹 水

，小僧寺裏見在念經，只要都疏一道就是。」那婦人道：「好，好。」便叫姪孃請父親出來商量。潘公便出來謝道：「老漢打熬不得，夜來甚是有失陪待。不想石叔叔又肚疼倒了，無人管待，却是休咁休咁。」那和尚道：「乾爺正當自在。」那婦人便道：「我要替娘還了血盆懺舊願。師兄說道，明日寺中做好事，就附答還了。先教師兄去寺裏念經。我和你明日飯罷去寺裏，只要證明懺疏，也是了當一頭事。」潘公道：「也好。明日只怕買賣緊，櫃上無人。」那婦人道：「放着石叔叔在家照管，却怕怎的？」潘公道：「我兒出口爲願，明日只得要去。」那婦人就取些銀子做功果錢與和尚去。『有勞師兄，莫責輕微。明日准來上剎討素麪喫。』海閣黎道：「謹候拈香。」收了銀子，便起身謝道：「多承布施，小僧將去分俵衆僧。來日專等賢妹來證盟。」那婦人直送和尚到門外去了。石公自在作功果安歇，起來宰豬趕趁。詩曰：

古來佛殿有奇逢，偷約歡期情倍濃。也學裴航勤玉杵，巧雲移處鶴橋通。

却說楊雄當晚回來安歇。那婦人侍他喫了晚飯，洗了脚手，却教潘公對楊雄說道：「我的阿婆臨死時，孩兒許下血盆懺願心在這報恩寺中。我明日和孩兒去那裏證盟酬了便回，說與你知道。」楊雄道：「大嫂，你自便說與我，何妨？」那婦人道：「我對你說，又怕你噴嚏；因此不敢與你說。」當晚無話，各自歇了。次日五更，楊雄起來，自去畫卯，承應官府。石公起來自理會做買賣。只見那婦人起來濃粧艷飾，被扮得十分濟楚，包了香盒，買了紙燭，討了一乘轎子。石公自一早晨願買賣，也不來管他。飯罷，把姪孃迎兒也打扮了。已牌時候

澗 水

。潘公換了一身衣裳，來對石秀道：『小弟相煩叔照管門前。老漢和拙女，同去這些願心便回。』石秀笑道：『小人自當照管。丈丈但照管嫂嫂，多燒些好香，早早來。』石秀自肚裏已知道了。且說潘公和迎兒跟著轎子，一逕望報恩寺裏來。古人有篇偈子說得好，道是：

朝看釋伽經，暮念華嚴聽，種瓜還得瓜，種豆還得豆。

經呪本慈悲，冤結如何救？照見本來心，方便多竟究，

心地若無私，何用求天祐！地獄與天堂，作考還自受。

這篇言語，古人留下，單說善惡報應，如影隨形，既修六度萬緣，當守三歸五戒。巨耐潘流之輩，專爲狗彘之行，辱莫前修，遺謗後世。却說海閣黎這賊禿，單爲這婦人，結拜潘公做乾爺。只喫楊雄岡滯礙眼，因此不能勾上手。自從和這婦人結拜起，只是眉來眼去透情，未見真實的事。因這一夜道場裏，纔見他十分有意。期日約定了，那賊禿磨鎗備劍，整頓精神，先在山門下伺候。看見轎子到來，喜不自勝，向前迎接。潘公道：『甚是有勞和尚。』那婦人下轎來謝道：『多多有勞師兄。』海閣黎道：『不敢不敢。小僧已和衆僧都在水陸堂上。從五更起來，誦經到如今，未曾住歇，只等賢妹來證盟。却是多有功德。』把這婦人和老子一引到水陸堂上，已自先安排下花果香燭之類，有十數箇僧人，在彼看經。那婦人都道了萬福，參禮了三寶，海閣黎引到地藏菩薩面前，證盟懺悔。通罷疏頭，便化了紙，請衆僧自己去喫齋，着徒弟陪侍。海和尚却請乾爺和賢妹去小僧房裏拜茶。一邀把這婦人引到僧房裏深處，預先都準備下了；叫聲『師哥拳茶來，』只見兩箇使者，捧出茶來。白雪錠器盞內，硃

濟 水

紅托子，絕細好茶。喫罷放下盞子，『請試妹裡面坐一坐。』又引到一箇小小閣兒裏。翠光黑漆春臺，排幾幅石人畫，小桌上焚一爐妙香。潘公和女兒一臺坐了，和尚對席，迎兒立任側邊。那婦人道：『師兄端的是好箇出家人去處，清幽靜樂。』海公黎道：『娘子休笑話。怎生比得貴宅上？』潘公道：『生受了師兄一日，我們回去。』那和尚弗裏肯，便道：『難得乾爺在此，又不是外人；今日齋食已是賢妹做施主，如何不喫些麵了去？師哥快搬來！』說言未了，却早托兩盤進來。都是日常裏藏下的希奇菓子，異樣菜蔬並諸般素饌之物，擺滿春臺。那婦人便道：『師兄何必治酒？反來打攪。』和尚笑道：『不成禮數，微表薄情而已。』師哥將酒來斟在杯中，和尚道：『乾爺多時不來，試嘗這酒。』老兒飲罷道：『好酒！端的味重！』和尚道：『前日一箇施主家傳得此法，做了三五石米，明日送幾瓶來與令婿喫。』老兒道：『甚麼道理？』和尚又勸道：『無物相酬賢妹娘子，胡亂告飲一杯。』兩箇小師哥兒，輪番篩酒。迎兒也喫了幾杯，那婦人道：『酒住，喫不去了。』和尚道：『難得賢妹到此，再告飲幾杯。』潘公叫轎夫人來，各人與他一杯酒喫。和尚道：『乾爺不必記掛，小僧都分付了。已着道人邀在外面，自有坐處喫酒麵。乾爺放心，且請開懷自飲幾杯。』原來這賊禿爲這箇婦人，特地對付下這等有力氣的酒。潘公喫不過，多喫了兩林，當不住醉了。和尚道：『且扶乾爺去牀上睡一睡。』和尚叫兩師哥，只一扶，把這老兒攙在一箇冷淨房裏去睡了。這裏和尚自勸道：『娘子開懷再飲幾杯。』那婦人一者有心，二者酒入情懷，自古道：酒亂性，色迷人。那婦人三杯酒落肚，便覺有些朦朦朧朧上來；口裏嚅道：『師兄，你

水

只顧央我喫做甚麼？」和尚扯着口嘻嘻的笑道：「只是敬重娘子。」那婦人道：「我喫不得了。」和尚道：「請娘子去小僧房裏看佛牙。」那婦人便道：「我正要看佛牙則箇。」這和尚把那婦人一引引到一處樓上，却是海關黎的臥房，舖設得十分整齊。那婦人看了先自五分歡喜，便道：「你端的好箇臥房，乾乾淨淨！」和尚笑道：「只是少一箇娘子。」那婦人也笑道：「你便討一箇不得？」和尚道：「那裏得這般施主？」婦人道：「你且教我看佛牙則箇。」和尚道：「你叫迎兒下去了，我便取出來。」那婦人道：「迎兒，你且下去，看老爺醒也未。」迎兒自下的樓來，去看潘公。和尚把樓門關上，那婦人道：「師兄，你關我在這裏怎的？」這賊秃淫心蕩漾，向前攔住那婦人說道：「我把娘子十分愛慕，我爲你下了兩年心路；今日難得娘子到此，這箇機會作成小僧則箇！」那婦人又道：「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你却要騙我。倘若他得知，却不饒你！」和尚跪下道：「只是娘子可憐見小僧則箇！」那婦人張着手說道：「和尚家倒會纏人，我老大耳刮子打你！」和尚嘻嘻的笑着，說道：「任從娘子打，只怕娘子閃了手。」那婦人淫心也動，便攙起和尚道：「我終不成當真打你？」和尚便抱住這婦人，同牀前卸衣解帶，共枕歡娛。正是：

不願如來法教，難遵佛祖遺言。一箇色膽歪邪，管甚夫丈利害；一箇淫心蕩漾，從他長老埋冤。這箇氣喘聲嘶，却似牛駒柳影；那箇言語嬌語，渾如鶯囀花間。一箇耳邊訴雨意雲情；一箇枕上說山盟海誓。闌黎房裏，翻爲快活道場。報恩寺中，真是極樂世界。可惜菩提甘露水，一朝傾在巧雲中。

濟水

從古及今先人，留下兩句言語，單道這和尚家是鐵裏蛀虫。鐵最實沒縫的，也要鑽進去。凡俗人家，豈可惹他。自古詩一首子道：

色中餓鬼獸中賊，弄假成真說祖風。此物只可林下看，豈堪引入畫堂中。

當時兩箇雲雨纔罷。那和尚摟住這婦人說道：『你既有心於我，我身死而無怨；只是今日雖然虧你作成了我，只得一霎時的恩愛快活，不能勾終夜歡娛，久後必然殺害小僧。』那婦人便道：『你且不要慌。我已尋思一條計較：我的老公，一箇月倒有二十來日當牢上宿；我自買了迎兒，教他每日在後門裏伺候；若是夜晚，老公不在家時，便撥一箇香桌兒出來，燒夜香爲號，你便入來不妨。只怕五更睡着了，不知省覺，却那裡尋得一箇報曉的頭陀，買他來後門頭，大敲木魚，高聲叫佛，便好出去？若買得這一箇時，一者得他外面策望，二乃不叫你失了曉。』和尚聽了這話，大喜道：『妙哉！你只顧如此行。我這裏自有箇頭陀胡道人。我自分付他來策望便了。』那婦人道：『我不敢留戀來久，恐這厮們疑忌。我快回去是得。你只不要悞約事。』婦人連忙再整雲鬢，重勾粉面，開了樓門，便下樓來，教迎兒叫起淄公，慌忙便出僧房來。轎夫喫了酒麵，已在寺門前伺候。海關黎直送那婦人出山門外，那婦人作別了，上轎自和淄公迎兒歸家，不在話下。却說這海關黎，自來尋報曉頭陀。本房原有箇胡道人，在寺後退居裏小庵中過活，諸人都教他做胡頭陀；每日只是起五更來敲木魚報曉，勸人念佛；天明時收掠齋飯。海和尚喚他來房中，安排三杯好酒，相待了他，又取些銀子送與胡道。胡道起身說道：『弟子無功，怎敢受祿？日常屢承師父的恩惠。』海關黎道：『我

水滸

自看你是箇忘誠的人，我早晚出些錢，沽買道度牒，割你爲徒。這些銀子，權且將去，買些衣服穿着。」元來這海園黎，從前時便是教師，哥不時送些午齋與胡道喫；己下又帶他去念經，得些齋牘錢。胡道感恩不淺，尙未報他，今日又與我銀兩，必有用我處。何必等他開口？胡道便道：「師父有事，若用小道處，卽當向前。」海園黎道：「胡道，你既如此好心，有件事不瞞你：所有潘公的女兒，要與我來往，約定後門，以擺設香桌兒在外時，便是教我來。我也難去那裏。若得你先去看探有無，我纔好去。又要煩你五更起來，叫人念佛時，可就來那裏後門頭；看沒人，便把木魚大鼓報曉，高聲叫佛，我便好出來。」胡道便道：「這箇有何難哉。」當時應允了。其日先來潘公後門口請齋飯，只見迎兒出來說道：「你這道人，如何不來前門討齋飯，却在後門裏來？」那胡道便念起佛來。裏面這婦人聽得了，己自瞧科，便出來後門問道：「你這道人，莫不是五更報曉的頭陀？」胡道應道：「小道便是五更報曉的頭陀，教人省睡，晚間宜燒些香，教人積福。」那婦人聽了大喜，便叫迎兒去樓上取一串銅錢來布施他。這頭陀張得迎兒轉身，便對那婦人說道：「小道便是海園黎心腹之人，特地使我前來探路。」那婦人道：「我已知道了。今夜晚間，你可來看；如有香桌兒在外，你可便報與他則箇。」胡道把頭來點着。迎兒就將銅錢來，與胡道去了。那婦人來到樓上，却把心腹之事對迎兒說了。自古道人家女使，謂人奴才。但得須些小便宜，如何不隨順了。天大之事，也都做了。因此人家婦人女使，可用而不可信，却又少他不得。有詩爲證：

送暖偷寒起禍胎，喪家端的是奴才。請看當日紅娘事，却把鸞鴛哄出來。

水滸

且說楊雄此日正該當牢，未到晚，先來取了鋪蓋去自盥裏上宿。這迎兒得了些小意見，巴不到晚，自去安排了香桌兒，晝晝時撥在後門外。那婦人却閃在傍邊伺候。初更左側，一箇人戴頂頭巾，閃將入來。迎兒問道：『是誰？』人也不答應。便除下頭巾，露出光頂來，這婦人在側邊見是海和尚，輕輕地罵一聲『賊禿！』倒好見識！兩箇厮攪厮抱着上樓去了。迎兒自來接過了香桌兒，關上了後門，也自去睡了。他兩箇，當夜如膠似漆，如糖似蜜，如酥似髓，如魚似水，快活淫戲了一夜。自古道，莫說歡唯嫌夜短，只要金雞報曉遲。兩箇正好睡哩，只聽得咯咯地木魚響，高聲念佛，和尚和婦人夢中驚覺。海闍黎披衣起來道：『我去也。今晚再相會。』那婦人道：『今後但有香桌兒在後門外，你便不可負約。如無香桌兒在後門，你便切不可來。』和尚下牀，依前載上頭巾。迎兒開了後門，放他去了。自此爲始，但是楊雄出去當牢上宿，那和尚便來。家中只有這箇老兒，未晚先自要睡；迎兒這箇了頭，已自做一路了；只要瞞着石秀一箇。那婦人淫心起來，那裏管顧。這和尚又知了婦人的滋味，兩箇一似被攝了魂魄的一般。這和尚只待頭陀報了，便離寺來。那婦人專得迎兒做腳，放他出入。因此快活，偷養和尚戲耍，自此往來，將近一月有餘。這和尚也來了十數遍。且說這和尚每日收拾了店時，自在坊裏歇宿，常有這件事掛心，每日委決不下，却又不會見這和尚往來。每日五更睡覺，不時跳將起來，料度這件事。只聽得報曉頭陀，直來巷裏敲木魚，高聲叫佛。石秀是箇乖覺的人，早瞧了八分。冷地裏思量道：『這條巷裏條死巷，如何有這頭陀，連日來這裏敲木魚叫佛？事有可疑！』當是十一月中旬之日，五更時分，石秀正睡不着，只聽得木魚敲

水 滸

響，頭陀直敲入巷裏來。到後門口，高聲叫道：『普度衆生救苦救難諸佛菩薩！』石秀聽得叫的蹣跚，便蹣跚起來，去門縫裏張時，只見一箇人，戴頂頭巾，從黑影裏，閃將出來，和頭陀去了；隨後便是迎兒來關門。石秀見了，自說道：『哥哥如此豪傑，却恨討了這箇淫婦！倒被這婆娘瞞過了，做成這等勾當！』巴得天明，把豬出去門前挑了，賣箇早市；飯罷討了一遭賒錢；日中前後，逕到州衙前來尋楊雄。却好行至州橋邊，正迎見楊雄。楊雄便問道：『兄弟那裏去來？』石秀道：『因討賒錢，就來尋哥哥。』楊雄道：『我常爲官事忙，併不會和兄弟快活喫三杯，且來這裏坐一坐。』楊雄把這石秀引到州橋下一箇酒樓上，揀一處僻淨閣兒裏，兩箇坐下，叫酒保以瓶好酒來，安排盤饌海鮮案酒。二人飲過三杯，楊雄見石秀只低了頭尋思。楊雄是箇性急的人，便問道：『兄弟你心中有些不樂，莫不家裏有甚言語，傷觸你處？』石秀道：『家中也無甚有話。兄弟感承哥哥把做親骨肉一般看待，有句話，敢說麼？』楊雄道：『兄弟何故今日見外？有的話，但說不妨。』石秀道：『哥哥每日出來，只顧承當官府，却不知背後之事。這箇嫂嫂不是良人，兄弟已看的眼裏多遍了，且未敢說。今日見得仔細，忍不住來尋哥哥，直言休怪。』楊雄道：『我自無背後眼，你且說是誰？』石秀道：『前者家裏做道場，請那箇賊禿海鬪鬚來，嫂嫂便和他眉來眼去，兄弟都看見。』第三日又去寺裏還血盆懺願心，兩箇都帶酒歸來。我近日只聽得一箇頭陀，直來巷內敲木魚叫佛，那厮敲得作怪。今日五更被我起來張時，看見果然是這賊禿，戴頂頭巾，從家裏出去。似這等淫婦要他何用！』楊雄聽了大怒道：『這賤人怎敢如此！』石秀道：『哥哥且息怒

濟水

，今晚都不要提，只和每日一般。明日只推做上宿，三更後却再來敲門，那厮必然從後門先走。兄弟一把擎來，從哥哥發落！」楊雄道：「兄弟見得是。」石秀又分付道：「哥哥今晚且不可胡發說話。」楊雄道：「我明日約你便是。」兩箇再飲了幾杯，算還了酒錢，一同下樓來。出得酒肆，各散了。只見四五箇虞候叫楊雄道：「那裏不尋節級！知府相公，在花園裏坐地，教幕節級來和我們使棒。快走！快走！」楊雄便分付石秀道：「本官喚我，只得去應答。兄弟，你先回家去。」石秀當下自歸家裏來，收拾了店面，自去作坊裏歇息。且說楊雄被知府喚去，到花園中使了幾回棒，知府看了大喜，叫取酒來，一連賞了十大賞鍾。楊雄喫了，都各散了，衆人又請楊雄去喫酒。至晚，喫得大醉，扶將歸去。詩曰：

曾聞酒色氣相連，浪子甜尋花柳眠。只有英雄心裏事，醉中觸憤不能蠲。

那婦人見丈夫醉了，謝了衆人，却自和迎兒擡上樓梯去，明晃晃地點着燈燭。楊雄坐在牀上，迎兒去脫鞵鞋，婦人與他除頭巾，解巾幘。楊雄看了那婦人，一時惹上心來。自古道，「醉是醒時言。」指着那婦人罵道：「你這賤人！賊婊子！好歹是我結果了你！」那婦人喫了一驚，不敢回話，且伏侍楊雄睡了。楊雄一頭上牀睡，一面口裏恨恨地罵道：「你這賤人！腌臢潑婦！那厮敢大蟲口裡倒涎！我手裏不得得輕輕地放了你！」那婦人那裏敢喘氣，直待楊雄睡着。看看到五更，楊雄酒醒了，討水喫。那婦人便起，舀碗水遞與楊雄喫了，桌上殘燈尚明。楊雄喫了水，便問道：「大嫂，你夜來不曾脫衣裳睡？」那婦人道：「你喫得爛醉了，只怕你要吐，那裏敢脫衣裳，只在脚後倒了一夜。」楊雄道：「我不曾說甚謔言語？」那婦人

滄 水

道：『你往常酒性好，但喫醉了便睡。我夜來只有些兒放不下。』楊雄又問道：『石秀兄弟這幾日，不會和他快活喫得三杯，你家裏也自安排些請他。』那婦人也不應，自坐在踏牀上，眼淚汪汪，口裏歎氣。楊雄又說道：『大嫂，我夜來醉了，又不曾惱你，做甚麼了煩惱？』那婦人掩着淚眼不應。楊雄連問了幾聲，那婦人掩着臉假哭。楊雄就踏牀上，扯起那婦人在牀上，務要問道爲何煩惱。那婦人一頭哭，一面口裏說道：『我爹娘當初把我嫁王押司，只指望一竹竿打到底，誰想半路相拋！今日嫁得你十分豪傑，却又是好漢，誰想你不與我做主！』楊雄道：『又作甚！誰敢欺負你，我不做主？』那婦人道：『我本待不說，却又怕你着他道兒；欲待說來，又怕你忍氣。』楊雄聽了便道：『你且說怎麼地來？』那婦人道：『我說與你，你不要氣苦。自從你認義了這箇石秀家來，初時也好，向後看看放出刺來。見你不歸時，時常看了我，說道，「哥哥今日又不來，嫂嫂自睡，也好冷落。」我只不保他，不是一日了。這箇且休說。昨日早晨，我在廚房洗頸項，這厮從後走出來，看見沒人，從背後伸隻手來摸我胸前道，「嫂嫂，你有孕也無？」被我打脫了手。本待要聲張起來，又怕隣舍得知，笑話裝你的謊子；巴得你歸來，却又濫泥也似醉了，又不收說。我恨不得喫了他！你兀自家問石秀兄弟怎的！』正是：

淫婦從來多巧言，丈夫耳軟易爲昏。自古石秀前門出，好放鬪黎進後門。

楊雄聽了，心中火起，便罵道：『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這厮倒來我面前，又說海闊黎許多事，說得箇沒巴鼻！眼見得那厮慌了，便先來說破，使箇見識！』口裏恨恨

水 滸

地道：『他又不是我親兄弟，趕了出去罷罷！』楊雄到天明，下樓來對潘公說道：『宰了的牲口醜了罷！從今日便休要做買賣！』一霎時把櫃子和肉案都拆了。石秀天明正將了肉出來門前開店，只見肉案並櫃子都拆翻了。石秀是箇乖覺的人，如何不省得，笑道：『是了。因楊雄醉後出言，走透了消息，倒喫這婆娘使箇見識，定是反說我無禮，他教大丈夫收了肉店。我若便和他分辯，教楊雄出醜。我且退一步了，却別作計較。』石秀便去作坊裏收拾了包裹。楊雄怕他羞恥，也自去了。石秀提了包裹，跨了解腕尖刀，來辭潘公道：『小人在宅上攪了許少時，今日哥哥既是收了舖面，小人告回。帳目已明明白白，並無分文來去。如有毫釐昧心，天誅地滅！』潘公被女婿分付了，也不敢留他。有詩爲證；

枕邊言易聽，背後眼難開。直道驅將去，姦邪漏進來。

石秀相辭去了。却只在近巷內尋箇客店安歇，賃了一間房住下。石秀却自尋思道：『楊雄與我結義。我若不明白得此事，枉送了他的性命。他雖一時聽信了這婦人說，心中恁我，我也分別不得，務要與他明白了此一事！我如今且去探聽他幾時當牢上宿，起箇四更，便見分曉。』在店裏住了兩日，却去楊雄門前探聽。當晚只見小牢子取了舖蓋出去，石秀道：『今晚必然當牢，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當曉回店裏，睡到四更起來，跨了這口防身解腕尖刀，悄悄地開了店門，徑趨到楊雄後門頭巷內，伏在黑影裏張時，却好交五更時候；只見那箇頭陀挾着木魚，來巷口探頭探腦。石秀一閃閃在頭陀背後，一隻手扯住頭陀，一隻手把刀去頸子上闊着。低聲喝道：『你不要掙扎！若高則聲便殺了你！你只好好實說：海和尚叫你來怎

澹 水

地？」那頭陀道：「好漢！你饒我便說！」石秀道：「你快說，我不殺你！」頭陀道：「海園黎和潘公女兒有染，每夜來往。教我只看後門頭有香鼻兒爲號，喚他入鉢」。五更裏却教我來敲木魚叫佛，喚他出鉢」。石秀道：「他如今在那裏？」頭陀道：「他還在他家裏睡着。我如今敲得木魚響，他便出來。」石秀道：「你且借你衣服木魚與我。」頭陀身上剝了衣服，奪了木魚。頭陀把衣服正脫下來，被石秀將刀就頸上一勒，殺倒在地。頭陀已死了，石秀却穿上直裰護膝，一邊插了尖刀，把木魚直敲入巷裏來。海園黎在牀上，却好聽得木魚咚咚地響，連忙起來披衣下樓。迎兒先來開門，和尚隨後從後門裏閃去來。石秀兀自把木魚敲響，那和尚悄悄喝道：「只顧敲做甚麼！」石秀也不應他。讓他走到巷口，一交放翻，按住喝道：「不要高則聲！高則聲便殺了你！只等我剝了衣服便罷！」海園黎知道石秀，那裏敢掙扎則聲。被石秀都剝了衣裳，赤條條不着一絲。悄悄去屈膝邊拔出刀來，三四刀剝死了，却把刀來放在頭陀身邊。將了兩箇衣服，捲做一捆包了，再回客店裏。輕輕地開了門進去，悄悄地關上了自去睡，不在話下。却說本處城中一箇賣糕粥的王公，其日早挑着擔糕粥，點着箇燈籠，一箇小猴子，跟着出來趕早市。正來到死屍邊過，却沒絆一交，把那老子一担糕粥傾潑在地。只見小猴子叫道：「苦也！一箇和尚醉倒在這裏！」老子摸得起來，摸了兩手血跡，叫聲苦，不知高低。幾家隣舍聽得都開了門出來，把火照時，只見遍地都是血粥，兩箇屍首擱在地上。衆隣舍一把拖住老子，要去官司陳告。正是：惡從天降，災向地生。畢竟王公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

拚命三火燒祝家莊

話說當下衆鄰舍結住王公，直到蘄州府裏首告。知府却纔陞廳，一行人跪下告道：『這老子挑着一擔糲粥，滾翻在地下。看時，却有兩箇死屍在地下：一箇是和尙，一箇是頭陀。俱各身上無一絲。頭陀身邊有刀一把。』老子告道：『老漢每日常賣糲糜營生，只是五更出來趕趁。今朝起得早了些箇，和這鐵頭猴子只顧走，不看下面，一交絆翻，碗碟都打碎了。只見兩箇死屍血淋淋的在地上，一時失驚，叫起來，倒被隣舍扯住到官，望相公明鏡可憐見辯察。』知府隨即取了供詞，行下公文，委富方里甲，帶了仵作公人，押了隣舍王公一千人等，下來檢驗屍首，明白回報。衆人登塲看檢已了，回州稟復知府：『被殺死僧人，係是報恩寺闍黎斐如海。傍邊頭陀，係是寺後胡道。和尙不穿一絲，身上三四道擗傷致命方死。胡道身邊，見有兇刀一把。只見頭上有勒死痕傷一道，想是胡道掣刀擗死和尙，懼罪自行勒死。』知府叫拘本寺僧，鞫問緣故，俱各不知情由，知府也沒箇決斷。當案孔目稟道：『眼見得這和尚裸形赤體，必是和那頭陀幹甚不公不法的事，互相殺死，不干王公之事。鄰舍教都召保聽候；屍首着仰本寺住持，即備棺木盛殮，放在別處；立箇互相殺死的文書便了。』知府道：『也說得是。』隨即發落了一千人等，不在話下。蘄州城裏，有些好事的子弟，做成一調兒，道是：

耐耐禿囚無狀，做事直恁狂蕩！暗約嬌娥要爲夫婦，水同鴛帳。怎奈貫惡滿盈，玷辱諸多

水 滸

和尚！血泊內橫屍坐巷，今日赤條條甚麼模樣？立雪齊腰，投鼠喂虎，全不想祖師經上。目連救母生天，這賊禿爲娑娘身喪！

後來督會們備知了這件事，拿起筆來，又做了這隻臨江仙詞，教唱道：

淫行沙門招殺報，暗中不爽分毫。頭陀屍首亦蹉跎，救絲真不掛，立地喫屠刀。大和尚此時精血喪，小和尚昨夜風騷。空門裏劍頸見相交，拚死爭同穴，殘生送兩條。

這件事滿城裏都講動了。那婦人也驚得呆了，自不敢說，只是肚裏暗暗地叫苦。楊雄在薊州府裏，有人告道殺死和尚頭陀，心裏早瞞了七八分。尋思『此一事，准是石秀做出來的。我前日一時間錯怪了他，我今日開些，且去尋他，問他箇真實。』正走過州橋前來，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哥哥那裏去？』楊雄回過頭來，見是石秀，便道：『兄弟，我正沒尋你處。』

石秀道：『哥哥，且來找下處，和你說話。』把楊雄引到客店裏小房內，說道：『哥哥，兄弟不說謊麼？』楊雄道：『兄弟，你休怪我。是我一時愚蠢不是了，酒後失言，反被那婆娘瞞過了，怪兄弟相鬧不得，我今特來尋賢弟，負荆請罪。』石秀道：『哥哥，兄弟雖是箇不才小人，却是頂天立地的好漢，如何肯做這等之事？怕哥哥日後中了奸計，因此來尋哥哥，有表記教哥哥看。』將過和尚頭陀的衣裳，『盡剗在此！』楊雄看了，心頭火起，便道：『兄弟休怪。我今夜碎剗了這箇賤人，出這口惡氣！』石秀笑道：『你又來了。你既是公門中勾當的人，如何不知法度？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姦，如何殺得人？倘或是小弟胡說時，却不錯殺了人？』楊雄道：『似此恁生罷休得？』石秀道：『哥哥，只依着兄弟的言語，教你做

澹 水

箇好男子。」楊雄道：「賢弟，你怎地教我做箇好男子？」石秀道：「此間東門外有一座翠屏山，好生僻靜。哥哥到明日，只說道，『我多時不曾燒香，我今來和大嫂同去』。把那人賺將出來，就帶了迎兒回到山上。小弟先在那裏等候着，當頭對面，把這是非都對得明了，哥哥那時寫與一紙休書，棄了這婦人，却不是上着？」楊雄道：「兄弟何必說得？你身上清潔，我已知了。都是那婦人說謊！」石秀道：「不然！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來真實的事。」楊雄道：「既然兄弟如此高見，必然不差。我明日准定和那賤人來，你却休要悞了。」石秀道：「小弟不來時，這言俱是虛謬。」楊雄當下別了石秀，離了客店，且去府裏辦事。至晚回家，並不提起，亦不說甚，只和每日一般。次日天明起來，對那婦人說道：「我昨夜夢見神人叫我，說有舊願，不曾還得。向日許下東門外嶽廟裏那炷香願，未曾還得；今日我聞些，要去還了，須和你同去。」那婦人道：「你便自去還了罷，要我去何用？」楊雄道：「這願心，却是當初說親時許下的，必須要和你同去。」那婦人道：「既是恁地，我們早喫些素飯，燒湯洗浴了去。」楊雄道：「我去買香紙，僱轎子。你便洗浴了，梳頭插帶了等我。就叫迎兒也去走一遭。」楊雄又來客店裏相約石秀：「飯罷便來，兄弟休悞。」石秀道：「哥哥，你若擡得來時，只教在半山裏下了轎，你三箇步行上來。我自在上面一箇僻處等你，不要帶閒人上來。」楊雄約了石秀，買了紙燭歸來，喫了早飯。那婦人不知有此事，只顧打扮的齊齊整整，迎兒也插帶了。轎夫扛轎子，早在門前伺候。楊雄道：「泰山看家，我和大嫂燒香了便回。」潘公道：「多燒香，早去早回。」那婦人上了轎子，迎兒跟着，楊雄也隨在後面。

水 滸

出得東門來，楊雄低低分付轎夫道：『與我拾上翠屏山去，我自多還你些轎錢。』不到兩箇時辰，早來到翠屏山上。原來這座翠屏山，却在薊州東門外二十里，都是人家的亂墳；上面一望，盡是青草白楊，並無菴舍寺院。當下楊雄把那婦人抬到半山，叫轎夫歇下轎子，拔去葱管，搭起轎簾，叫那婦人出轎來。婦人問道：『却怎地來這山裏？』楊雄道：『你只顧且上去。轎夫，只在這裏等候，不要來，少刻一發打發你酒錢。』轎夫道：『這箇不妨，小人只在此專伺候便了。』楊雄引着那婦人并迎兒三箇人上了四五層山坡，只見石秀坐在上面。那婦人道：『香紙如何不將來？』楊雄道：『我自先使人將上去了。』把婦人一扶，扶到一處古墓裏，石秀便把包裹，腰刀，桿棒，都放在樹根，前來道：『嫂嫂拜揖。』那婦人連忙應道：『叔叔怎地也在這裏？』一頭說，一面肚裏喫了一驚。石秀道：『在此專等多時。』楊雄道：『你前日對我說道，叔叔多遍把言語調戲你，又將手摸着你的胸前，問你有孕也未，今日這裏無人，你兩箇對的明白。』那婦人道：『哎呀！過的事，只願說甚麼？』石秀睜着眼來道：『嫂嫂！你怎麼說？這須不是閒話，正要哥哥面前對箇明白。』那婦人道：『叔叔，你沒事自把鬚兒提做甚麼？』石秀道：『嫂嫂！你休要硬爭，教你看箇證見。』便去包裹裏，取出海閩黎並頭陀的衣服，撒放地下道：『你認得麼？』那婦人看了，飛紅了臉，無言可對。石秀颯地掣出腰刀，便與楊雄說道：『此事只問迎兒！便知端的。』楊雄便揪過那丫頭，跪在面前，喝道：『你這小賤人！快好好實說：怎地在和尚房裏入姦，怎生約會把香桌兒爲號，如何教頭陀來敲木魚，實對我說，饒你這條性命！但瞞了一句，先把你剝做肉泥！』迎兒

水滸

叫道：『官人！不干我事，不要殺我，我說與你：却把僧房中喫酒；上樓看佛牙；趕他下樓來，看溜公酒醒；說起兩箇肯地裏約下，第三日，教頭陀來化齋飯；叫我取銅錢布施與他；娘子和他約定：但是官人當牢上宿，要我撥香桌兒放出後門外，便是暗號，頭陀來看，却去報知和尚；當晚海閣黎扮做俗人，帶頂頭巾入來，五更裏只聽那頭陀來敲木魚響，高聲念佛爲號，叫我開後門放他出去；但是和尚來時瞞我不得，只得對我說了；娘子許我一付劍鐮，一套衣裳，我只得隨順了；似此往來通有數十遭，後來便喫殺了；又與我幾件首飾，教我對官人請石叔叔把言語調戲一節，這箇我眼裏不會見，因此不敢說。只此是實，並無虛謬。』迎兒說罷，石秀便道：『哥哥得知麼？這般言語，須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說？請哥哥却問嫂嫂備細緣由；』楊雄揪過那婦人來，喝道：『賊賤人！丫頭已都招了，便你一些兒休賴，再把實情對我說了，饒了這賤人一條性命！』那婦人道：『我的不是了！你看我舊日夫妻之面，饒了我這一逼！』石秀道：『哥哥！含糊不得！須要問嫂嫂一箇明白備細緣由！』楊雄喝道：『賤人！你快說！』那婦人只得把偷和尚的事，從做道場夜裏說起，直至往來一都說了。石秀道：『你却怎地對哥哥倒說我來調戲你？』那婦人道：『前日他醉了罵我，我見他罵得蹊蹊，我只猜是叔叔看見破綻說與他；到五更裏又提起來問叔叔如何，我却把這段話來支吾；實是叔叔並不會怪地。』石秀道：『今日三面說得明白了，任從哥哥心下如何措置。』楊雄道：『兄弟，你與我拔了這賤人的頭面，剝了衣裳，我親自伏侍他！』石秀便把那婦人頭面首飾衣服都剝了。楊雄割兩條裙帶來，親自用手把婦人綁在樹上。石秀也把

水 滸

迎兒的首飾都去了，遞過刀來，說道：『哥哥，這箇小賤人，留他做甚麼，一發斬草除根！』楊雄應道：『果然！兄弟把刀來，我自動手！』迎兒見頭勢不好，却待要叫，楊雄手起一刀，揮作兩段。那婦人在樹上叫道：『叔叔勸一勸！』石秀道：『嫂嫂！哥哥自來伏侍你！』楊雄向前，把刀先空出舌頭，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婦人叫不的。楊雄却指着罵道：『你這賤人！我一時間誤聽不明，險些被你瞞過了！一者壞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後必然被你害了性命！不如我今日先下手爲強，我想你這婆娘，心肝五臟，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從心窩裏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臟，掛在松樹上。楊雄又將這婦人七事件分開了，却將頭面衣服都拴在包裹裏了。楊雄道：『兄弟，你且來，和你商量一箇長便。如今一箇奸夫，一箇淫婦，都已殺了，只是我和你投那裏去安身？』石秀道：『兄弟已尋思下了自有箇所在。請哥哥便行。不可就避。』楊雄道：『却是那裏去？』石秀道：『哥哥殺了人，兄弟又殺人，不去梁山泊入夥，却投那裏去？』楊雄道：『且住。我和你又不曾認得他那裏一箇人，如何便肯收錄我們？』石秀道：『哥哥差矣。如今天下江湖上，皆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誰不知道。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藝，愁甚不收留？』楊雄道：『凡事先難後易，免待後患。我却不是公人，只恐他疑心，不肯安着我們。』石秀笑道：『他不是押司出身？我教哥哥一發放心，前者哥哥認義兄弟那一日，先在酒店裡和我喫酒的那兩箇人：一箇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一箇是錦豹子楊林。他與兄弟十兩一錠銀子，尙兀自在包裹；因此可去投托他。』楊雄道：『既有這條門路，我去收拾了些盤纏便走。』石秀道：『哥哥，

澗 水

你也這般搭纏。倘或入城事發拏住，如何脫身？放着包裹裏，見有若干釵釧首飾，兄弟又有些銀兩，再有三五箇人也勾用了；何須又去取討？惹起是非來，如何解救？這事少時便發，不可遲滯，我們只好望山後走。」石秀便背上包裹，拏了桿棒；楊雄插了腰刀在身邊，提了朴刀，却待要離古墓，只見松樹後走出一箇人來，叫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人割了，却去投梁山泊入夥！我聽得多時了！」楊雄，石秀，看時，那人納頭便拜。楊雄却認得。這人姓時，名遷，祖貫是高唐州人氏；流落在此，只一地里做些飛簷走壁，跳籬騙馬的勾當；曾在薊州府裏喚官司，却是楊雄救了他，人都叫做鼓上卓。有詩爲證：

骨軟身軀健，

眉濃眼目鮮，

形容如怪族，

行走似飛仙。

夜靜穿牆過，

更深透屋懸；

偷營高手客，

鼓上卓時遷。

當時楊雄便問時遷：「你如何在這裏？」時遷道：「節級哥哥聽稟：小人近日沒甚道路，在這山裏掘些古墳，覓兩分東西，因見哥哥在此行事，不敢出來衝撞；却聽說去投梁山泊入夥，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雞盜狗的勾當，幾時是了；跟隨的二位哥哥上山去，却不好？未知尊意肯帶挈小人麼？」石秀道：「既是好漢中人物，他那裏如今招納壯士，那爭你一箇？若如此說時，我們一同去。」時遷道：「小人却認得小路去。」當下引了楊雄，石秀，三箇人自取小山下後山，投梁山泊去了。却說這兩箇轎夫，在半山裏，等到紅日平西，不見三箇下來；分付了，又不敢上去；挨不過了，不免信步尋上山來。只見一羣老鴉，成團打塊在古墓上。兩箇轎夫上去看時，原來却是老鴉奪那肚腸喫，以此聒噪。轎夫看了，喫那一驚，

滄 水

慌忙回家報與潘公，一同去薊州府裏首告。知府隨即差委一員縣尉，帶了仵作行人，來翠屏山檢驗屍首。已了，回覆知府，稟道：『檢得一口婦人潘巧雲，割在松樹邊；使女迎兒，殺死在古墓下；墳邊遺下一堆婦人與和尚頭陀衣服。』知府聽了，想起前日海和尚頭陀的事，備細詢問潘公。那老子把這僧房酒醉一節，和這石秀出去的緣由，都說了一遍。知府道：『眼見得這婦人與和尚通姦，那女使，頭陀，做腳。想石秀那厮，路見不平，殺死頭陀和尚；楊雄這厮，今日殺了婦人女使無疑。定事如此。只拏得楊雄，石秀便知端的。』當即行移文書，出給賞錢，捕獲楊雄，石秀。其餘驕夫人等，各放回聽候。潘公自去買棺木，將屍首殮葬，不在話下，再說楊雄，石秀。時遷，離了薊州地面，在路夜宿曉行，不則一日；行到鄆州地面，過得杏林注，早望見一座高山。不覺天色漸漸晚了，看見前面一所蘆溪客店。三箇人行到門首看時，但見：

前臨官道，後傍大溪，數百株垂柳當門，一兩樹梅花傍屋。荆榛籬落，周迴遶定茅茨。蘆葦籬籠，前後遮藏土炕。右壁墮一行書寫，庭幽墓接五湖濱。左邊勢下七字題道，戶廠朝迎三島客。雖居野店荒村外，亦有高車駟馬來。

當日黃昏時候，店小二却待關門。只見這三箇人撞將入來，小二問道：『客人來路遠，以此晚了？』時遷道：『我們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因此到得晚了。』小二哥放他三箇人來安歇，問道：『客人不會打火麼？』時遷道：『我們自理會，』小二道：『今日沒客歇，竈上有兩隻鍋乾淨，客人自用不妨。』時遷問道：『這裏有酒肉賣麼？』小二道：『今日早起有些』

水 滸

肉，都被近村人家買了去，只剩得一甌酒在這裏，並無下飯。」時遷道：「也罷。先借五升米來做飯；却理會。」小二哥取出米來與時遷，就淘了做起一鍋飯來。石秀自在房中安頓行李。楊雄取出一隻釵兒，把與店小二，先回他這甌酒來喫，明日一發算帳。小二哥收了釵兒，便去裏面撥出那甌酒來開了，將一碟兒熟菜放在桌子上。時遷先提一桶湯來，叫楊雄，石秀，洗了腳手；一面篩酒來，就來請小二哥一處坐地喫酒；放下四隻大碗，斟下酒來喫。石秀看見店中簷下，插着十數把好朴刀，問小二哥道：「你家店裏，怎的有這軍器？」這二哥應道：「都是主人家留在這裏。」石秀道：「你家主人是甚麼樣人？」小二道：「客人，你是江湖上走的人，如何不知我這裏的名字？前面那座高山，便喚做獨龍山。山前有一座另巍巍岡子，便喚做獨龍岡。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這裏方圓三百里，却喚做祝家莊。莊主太公祖朝奉，有三箇兒子，稱爲祝氏三傑。莊前莊後有五七百家，都是佃戶，各家分下兩把朴刀與他。這裏喚作祝家店，常有數十箇家人來店裏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這裏。」石秀道：「他分軍器在店裏何用？」小二道：「此間離梁山泊不遠，只恐他那裏賊人來借糧，因此準備下。」石秀道：「與你些銀兩，回與我一把朴刀用如何？」小二哥道：「這箇却使不得，器械上都編着字號。我小人喫不得主人家的棍棒。我這主人法度不輕。」石秀笑道：「我自取笑你，你却便慌，且只顧喫酒。」小二道：「小人喫不得了，先去歇了。客人自便，寬飲幾杯。」小二哥去了，楊雄，石秀，又自喫了一回酒。只見時遷道：「哥哥要肉喫麼？」楊雄道：「店小二說沒了肉賣，你又那裏得來？」時遷嘻嘻的笑着，去竈上提出一隻老大公鷄來

濟 水

。楊雄問道：『那裏得這鷄來？』時遷道：『小弟却纔去後面淨手，見這隻鷄在籠裏。尋思沒甚與哥哥喫酒，被我悄悄把去溪邊殺了，提桶湯去後面，就那裏擇得乾淨，煮得熟了，把來與二位哥哥喫。』楊雄道：『你這廝還是這等賊手賊腳！』石秀笑道：『還不改本行。』三箇筍了一回，把這鷄來手撕開吃了，一面盛飯來喫。只見那店小二略睡一睡，放心不下，爬將起來，前後去照管。只見厨桌上有些鷄毛和鷄骨頭，却去籠上看時，半鍋肥汁。小二慌忙去後面籠裏看時，不見了鷄，連忙出來問道：『客人，你們好不達道理！如何偷了我店裏報曉的鷄喫！』時遷道：『見鬼了！耶！耶！我自路上買得這隻鷄來喫，何曾見你的鷄！』小二道：『我店裏的鷄却那裏去了！』時遷道：『敢被野貓拖了，黃狸子喫了，鷄鷹撲了去，我却怎地得知？』小二道：『我的鷄，纔在籠裏，不是你偷了是誰！』石秀道：『不要爭。值幾錢，陪了便罷。』店小二道：『我的是報曉鷄，店內少他不得。你便陪我十兩銀子也不濟，只要還我鷄！』石秀大怒道：『你詐哄誰！老爺不陪你便怎地！』店小二笑道：『客人，你們休要在這裏討野火喫。只我店裏，不比別處客店：拏你到莊上，便做梁山泊賊寇解了去。』石秀聽了，大罵道：『便是梁山泊好漢，你怎麼拏了我去請賞！』楊雄也怒道：『好意還你些錢，不陪你怎地拿我去！』小二叫一聲『有賊！』只見店裏赤條條地走去三五箇大漢來，逕送楊雄，石秀來；被石秀手起，一拳一箇，都打翻了。小二哥正待要叫，被時遷一掌打腫了臉，作聲不得。這幾箇大漢，都從後門走了。楊雄道：『兄弟，這廝們以定去報人來，我們快喫了飯走了罷。』三箇當下喫飽了，把包裹分開腰了，穿上麻鞋，跨了腰刀，各

澹 水

人去鎗架上，揀了一條好朴刀。石秀道：『左右是左右，不可放過了他！』便去窰前尋了把草，窰裏點箇火，望裏面四下燎着。看那草房，被風一煽，刮刮雜雜火起來；那火頃刻間天也似般大，三箇拽開脚步，望大路便走。正是：

只爲偷兒捩一鷄，從教傑士竟追麴。梁山水泊興波浪，祝氏山莊化作泥。

三箇人行了兩箇更次，只見前面後面，火把不計其數；約有一二百人，發着喊，趕將來。石秀道：『且不要慌，我們且揀小路走。』楊雄道：『且住！一箇來，殺一箇；兩箇來，殺一雙！待天色明朗却走。』說猶未了，四下裏合攏來。楊雄當先，石秀在後，時遷在中，三箇挺着朴刀來戰莊客。那影人初時不知，輪着鎗棒趕來。楊雄手起朴刀，早戳翻了五七個，前面的便走；後面的急待要退，石秀趕上去，又搗翻了六七人。四下裏莊客見說殺傷了十數人，都是要性命的，思量不是頭，都退了去。三箇得一步，赴一步。正走之間，喊聲又起。枯草裏射出兩把撓鉤，正把時遷一撓鉤搭住，拖入草窩去了。石秀急轉身來救時遷，背後又射出兩把撓鉤來；却得楊雄眼快，便把朴刀一撥，兩把撓鉤撥開去了，將朴刀望草裏便戳。發聲喊，都走了。兩箇見捉了時遷，怕深入重地，亦無心戀戰：『顧不得時遷了，且四下裏尋路走罷。』見遠遠地火把亂明，小路上又無叢林樹木，照得有路便走，一直望東邊去了。衆莊客四下裏趕不着，自救了帶傷的人去，將時遷背剪綁了，押送祝家莊來。且說楊雄，石秀，走到天明，望見前面一座村落酒店。石秀道：『哥哥，前頭酒店裏賣碗酒飯吃了去，就問路程。』兩箇便入村裏來，倚了朴刀對面坐下，叫酒保取些酒來，就做些飯吃。酒保一面

滄 水

舖下菜蔬，案酒，盪將酒來。方欲待吃，只見外面一箇大漢踱走入來，生得鬪臉方腮，眼鮮耳大，貌醜形癡，穿一領茶褐紬衫，戴一頂萬字頭巾，繫一條白絹搭膊，下面穿一雙油勝靴，叫道：『大官人教你們挑擔來莊上納。』店主忙應道：『裝了担，少刻便送到莊上。』那人分付了，便轉身；又說道：『快挑來！』却待出門，正從楊雄，石秀，面前過。楊雄却認得他，便叫一聲『小郎，你如何却在這裡，不看我一看？』那人回轉頭來看了一看，却也認得，便叫道：『恩人如何來到這裏？』望着楊雄便拜。不是楊雄撞見了這箇人，有分教三莊盟誓成虛謬，衆虎咆哮起禍殃。畢竟楊雄，石秀，遇見的那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撲天鵬雙修生死書

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話說當時楊雄扶起那人來，叫與石秀相見。石秀便問道：「這位兄長是誰？」楊雄道：「這箇兄弟，姓杜名興，祖貫是中山府人氏。因為他面顏生得窈窕，以行人都叫他做鬼臉兒。上年間做買賣，來到薊州，因一口氣上，打死了同夥的客人，喫官司監在薊州府裏。楊雄見他說起拳棒都省得，一力維持救了他。不想今日在此相會。」杜興便問道：「恩人爲何公事。來到這裏？」楊雄附耳低言道：「我在薊州，殺了人命，欲要投梁山泊去入夥。昨晚在祝家店投宿，因同來的一箇火伴同逃，偷了他店裏報曉鷄喫，一時與店小二鬧將起來；性起，把他店屋放火都燒了。我三箇連夜逃走，不隄防，背後趕來。我弟兄兩箇，擱翻了他幾箇，不想亂草中間，舒出兩把撓鉤，把時遷搭了去。我兩箇亂撞到此，正要問路，不想遇見賢弟。」杜興道：「恩人不要慌，我教放時遷還你。」楊雄道：「賢弟少坐，同飲一杯。」三人坐下，當下飲酒。杜興便道：「小弟自從離了薊州，多得恩人的恩惠；來到這裏，承感此間一箇大官人見愛，收錄小弟，在家中依箇主管；每日撥萬論千，盡托付與杜興身上，甚是信任；以此不想回鄉去。」楊雄道：「此間大官人是誰？」杜興道：「此間獨龍岡前面，有三座山岡，列着三箇村坊：中間是祝家莊，西邊是扈家莊，東邊是李家莊。這三處莊上，三村裏，算來總有一二萬軍馬人家。惟有祝家莊，最豪傑。爲頭家長，喚做祝朝奉，有三箇兒子，名爲祝氏三傑：長子祝龍，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又有一箇教師，喚做鐵棒藥廷玉，此人有萬夫不

水 滸

當之勇。莊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莊客。西邊那箇盧家莊，莊主盧太公，有箇兒子，喚做飛天虎，成，也十分了得。惟有一箇女兒，最英雄，名喚一丈青，三娘；使兩日月雙刀，馬上如法了得。這裏東村莊上，却是杜興的主人，姓李，名應；能使一條渾鐵點鋼鎗，背藏飛刀五口，百步取人，神出鬼沒。這三村結下生死，誓願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遞相救應。惟恐梁山泊好漢過來借糧，因此三村准備下抵敵他。如今小弟引二位到莊上，見了李大官人，求書去搭救時選。」楊雄又問道：「你那李大官人，莫不是江湖上喚撲天鵬的李應？」杜興道：「正是他。」石秀道：「江湖上，只聽得說獨龍岡有箇撲天鵬，李應是好漢，却原來在這裏。多聞他真箇了得，是好男子，我們去走一遭。」楊雄便喚酒保，計算酒錢。杜興那裏肯要他還，便自招了酒錢。三箇離了村店，便引楊雄，石秀，來到李家莊上。楊雄看時，真箇好大莊院。外面週迴一遭圍港；粉牆榜岸，有數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樹；門外一座吊橋，接着莊門；入得門，來到廳前，兩邊有二十餘座槍架，明晃晃的，都插滿軍器。杜興道：「兩位哥哥在此少等。待小弟入去報知，請大官人出來相見。」杜興入去不多時，只見李應從裡面出來。楊雄，石秀看時，果然好表人物。有臨江仙詞爲證：

鷓眼，鷹睛，頭似虎，燕領，猿臂，狼腰。疎財仗義結英豪，愛騎雪白馬，喜着絳紅袍，背上飛刀藏五把。點鋼鎗斜嵌銀條。性剛誰敢犯分毫。李應真壯士，名號撲天鵬。

當時李應出到廳前，杜興引楊雄，石秀，上廳拜見，李應連忙答禮，便教上廳請坐。楊雄，石秀，再三謙讓，方纔坐了。李應便叫取酒來。且相待。楊雄，石秀，兩箇再拜道：「望乞

水滸

大官人，致書與祝家莊，來救時遷性命，生死不敢有忘。」李應教請門館先生來商議，修了一封書緘，填寫名諱，使簡圖書印記，便差一箇副主管齎了，備一匹快馬，星火去祝家莊，取這箇人來。那副主管領了東人書札，上馬去了。楊雄，石秀，拜謝罷，李應道：「二位壯士放心。小人書去，便當放來。」楊雄，石秀，又謝了。李應道：「且請去後堂，少叙三杯等待。」兩箇隨進裏面，就具早膳相待。飯罷，喫了茶，李應問些鎗法；見楊雄，石秀，說的有理，心中甚喜。已牌時分，那箇副主管回來，李應喚到後堂問道：「去取的這人在那裏？」主管答道：「小人親見朝奉下了書，倒有放還之心；後來走出祝氏三傑，反焦躁起來，書也不回，人也不放，定要解上州去。」李應失驚道：「他和我三家村裏，結生死之交，書到便當依允，如何恁地起來？必是你說的不好，以致如此！」杜主管，你須自去走一遭，親見祝朝奉，說箇仔細緣由。」杜興道：「小人願去。只求東人親筆書札，到那裏，方纔肯放。」李應道：「說的是。」急取一幅花箋紙來，李應親自寫了書札，封皮面上，使一箇諱字圖書，把與杜興接了。後槽牽過一匹快馬，備上鞍轡，拏了鞭子，便出莊門，上馬加鞭，趲祝家莊去了。李應道：「二位放心。我這封親筆書去，少刻定當放還。」楊雄，石秀，深謝了，留在後堂，飲酒等待。看看天色待晚，不見杜興回來。李應心中疑惑，再教人去接，只見莊客報道：「杜主管回來了。」李應問道：「幾箇人回來？」莊客道：「只是主管獨自一箇跑馬回來。」李應搖着頭道：「却又作怪。往常這厮不是這等兜搭，今日緣何恁地？」楊雄，石秀，都跟出前廳來看時。只見杜興下了馬，入得莊門，見他模樣，氣得紫漲了面皮，咨牙露

滄 水

嘴，牢陶說不的話。有詩爲證：

面貌天生本異常，怒時古怪更難當。三分不像人模樣，一似酈都焦面王。

李應出到前廳，連忙問道：「你且說備細緣故。怎樣地來？」杜興氣定了，方纔道：「小人齎了東人書札，到他那裏第三重門下，却好遇見祝龍，祝虎，祝彪，弟兄三箇，坐在那裏。小人聲了三箇鑼，祝彪喝道：「你又來做甚麼？」小人躬身稟道：「東人有書在此，拜上。」祝彪那厮變了臉罵道：「你那主人，恁地不曉人事！早騎使箇潑男女來這裏下書，要討那箇梁山泊賊人時遷！如今我正要解上州裏去，又來怎地？」小人說道，「這箇時遷，不是梁山泊夥內人數；他自是薊州來的客人，今投見做莊東人。不想誤燒了官人店屋，明日東人自當依舊蓋還，萬望俯看薄面，高擡貴手，寬恕寬恕。」祝家三箇都叫道：「不還！不還！」小人又道：「官人請看東人親筆書札在此。」祝彪那厮接過書去，也不拆開來看，就手扯的粉碎，喝叫把小人直叉出莊門。祝彪，祝虎，發話道：「休要惹老爺們性發！把你那李應捉來，也做梁山泊強寇解了去！」小人本不敢盡言，實被那三箇畜生無禮，「把東人百般穢罵。便喝叫莊客來拿小人，被小人飛馬走了。」於路上氣死小人。回耐那厮，枉與他許多年結生死之交，今日全無些仁義！」詩云：

徒聞似膝與如膠，利害場中忍便拋。平日若無真義氣，臨時休說死生交。

李應聽罷，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舉三千丈，按納不下，大呼「莊客！快備我那匹馬來。」楊雄，石秀，諫道：「大官人息怒。休爲小人們，壞了貴處義氣。」李應那裏肯聽，便去房中，

水 滸

披上一副黃金鎖子甲，前後豎面掩心，穿一領大紅袍，背後邊插着飛刀五把；拿了點鋼鎗，戴上鳳翅盔，出到莊前，點起三百悍勇莊客。杜輿也披一副甲，持把鎗上馬，帶領二十餘騎馬軍。楊雄，石秀，也抓扎起，挺着朴刀，跟着李應的馬，逕往祝家莊來。日漸衛山時分，早到獨龍岡前，便將人馬排開。原來祝家莊，又蓋得好；占着這座獨龍山岡，四下一遭闊港；那莊正造在岡上，有三層城牆，都是頑石壘砌的，約高二丈；前後兩座莊門，兩條吊橋；牆裏四邊都蓋窩舖，四下裏遍插着鎗刀軍器；門樓上排着戰鼓銅鑼。李應勒馬在莊前，大叫『祝家三子！怎敢毀謗老爺！』只見莊門開處，擁出五六十騎馬來。當先一騎似火炭赤的馬上，坐着祝朝奉第二子祝彪。怎生裝束：

頭戴縷金荷葉盔，身穿鎖子梅花甲，腰懸錦袋弓和箭，手執純鋼刀與鎗。馬額下垂照地紅纓，人面上生撞天殺氣。

李應見了祝彪，指着大罵道：『你這廝口邊妹腮未退，頭上胎髮猶存！你爺與我結生死之交，誓願同心共意，保護村坊！你家但有事情，要取人時，早來早放；要取物件，無有不奉！我今一箇平人，二次修書來討，你如何扯了我的書札，恥辱我名，是何道理！』祝彪道：『俺家雖和你結生死之交，誓願同心協意，共捉梁山泊反賊，掃清山寨！你如何却結連反賊，意在謀叛？』李應喝道：『你說他是梁山泊甚人？你這廝却冤平人做賊，當得何罪！』祝彪道：『賊人時遷，已自招了，你休要在這裏胡說亂道！遮掩不過！你去便去；不去時，連你捉了也作賊人解送！』李應大怒，拍座下馬，挺手中鎗，便迎祝彪；祝彪縱馬去戰李應。兩

澗 水

箇就獨龍岡前，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鬪了十七八合。祝彪戰李應不過，撥回馬便走。李應縱馬趕將去，祝彪把鎗橫擔在馬上，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滿弓，觀得較親，背翻身一箭。李應急躲時，臂上早着。李應翻筋斗墜下馬來，祝彪便勒轉馬來搶人。楊雄，石秀，見了，大喝一聲；撚兩條朴刀，直透祝彪馬前殺將來。祝彪抵擋不住，急勒回馬便走；早被楊雄一朴刀，戳在馬後股上。那馬負疼，壁直立起來，險些兒把祝彪掀在馬下；却得隨從馬上的人，都搭上箭射將來。楊雄，石秀，見了，自思又無衣甲遮身，只得退回不趕。杜興也自把李應救起，上馬先去了。楊雄，石秀，跟了衆莊客也走了。祝家莊人馬，趕了三二里路，見天色晚來，也自回去了。杜興扶着李應，回到莊前，下了馬，同入後堂坐，衆宅眷都出來看視。拔了箭矢，伏侍卸了衣甲，便把金瘡藥敷了瘡口，連夜在後堂商議。楊雄，石秀與杜興說道：『既是大人被那厮無禮，又中弓箭，時遷亦不能勾出來，都是我等連累大官人了。我弟兄兩箇，只得上梁山泊去，懇告罷。宋二公並衆頭領，來與大官人報警，就救時遷。』因辭謝了李應。李應道：『非是我不用心，實出無奈。兩位壯士，只得休怪。』叫杜興取些金銀相贈。楊雄，石秀，那裏肯受。李應道：『江湖之上，二位不必推却。』兩箇方纔收受，拜辭了李應。杜興送出村口，指與大路，杜興作別了，自回李家莊，不在話下。且說楊雄，石秀，取路投梁山泊來，早望見遠遠一處新造的酒店，那酒旗兒直挑出來。兩箇入到店裏，買些酒喫，就問路程。這酒店，却是梁山泊新添設做眼的酒店，正是石勇掌管。兩箇一面喫酒，一頭動問酒保上梁山泊路程。石勇見他兩箇非常，又來答應道：『你兩位客人

水滸

從那裏來？要問上山去怎地？」楊雄道：「我們從蘄州來。」石勇猛可想起道：「莫非足下是石秀麼？」楊雄道：「我乃是楊雄。這箇兄弟是石秀。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石勇慌忙道：「小子不認得。前者戴宗哥哥到蘄州回來，多曾稱說兄長，聞名久矣。今得上山，且喜且喜。」三箇叙禮罷，楊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對石勇說了。石勇隨即叫酒保置辦分例酒來相待。推開後面水亭上窻子，拽起弓，放了一枝響箭，只見對港蘆葦叢中，早有小嘍囉搖過船來。石勇便邀二位上船，直送到鴨嘴灘上岸。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報知，早見戴宗，楊林下山來迎接。俱各叙禮罷，一同上至大寨裏。衆頭領知道有好漢上山，都來聚會大寨坐下，戴宗，楊林，引楊雄，石秀，上廳參見晁蓋，宋江並衆頭領。相見已罷，晁蓋細問兩箇踪跡。楊雄，石秀，把本身武藝投托入夥先說了，衆人大喜，讓位而坐。楊雄漸漸說到「有箇來投托大寨同入夥的時遷，不合偷了祝家店裏報曉鷄，一時爭鬧起來，石秀放火，燒了他店屋，時遷被捉。李應二次修書去討，怎當祝家三子，堅執不放，誓願要捉山寨裏好漢，且又千般辱罵。耐耐那厮十分無禮！」不說萬事皆休，纔然說罷，晁蓋大怒，喝叫「孩兒們！將這兩箇，與我斬訖報來！」正是：

楊雄，石秀少商量，引帶時遷行不減。豪傑心腸雖似火，綠林法度却如霜。宋江慌忙勸道：「哥哥息怒。兩箇壯士，不遠千里而來，同心協助，如何却要斬他？」晁蓋道：「俺梁山泊好漢，自從夥並王倫之後，便以忠義爲主，全施仁德於民。一箇箇兄弟下山去，不會折了銳氣；新舊上山的兄弟們，各各全有豪傑的光彩。這厮兩箇，把梁山泊好漢的

滄 水

名目去偷鷄吃，因此連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斬了這兩箇，將這斬首級，去那裏號令；便起軍馬，去洗蕩了那箇村坊，不要輸了銳氣！孩兒們！快斬了報來！」宋江勸住道：「不然。哥哥不聽這兩位賢弟却纔所說那箇鼓上阜時遷，他原是如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厮來？豈是這二位賢弟，要玷辱山寨？我也每每聽得有人說，祝家莊那厮，要和俺山寨敵對。即日山寨人馬數多，錢糧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尋他，那厮倒來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勢去拿那厮。若打得此莊，倒有三五年糧食。非是我們生事害他，其實那厮無禮！哥哥權且息怒。小可不才，親領一支軍馬，啓請幾位賢弟們，下山去打祝家莊。若不洗蕩得那箇村坊，誓不還山；一是與山寨報讐不折了銳氣；二乃免此小害，被他恥辱；三則得許多糧食，以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請李應上山入夥。」吳學究道：「公明哥之言最好。豈可山寨自斬手足之人？」戴宗便道：「寧乃斬了小弟，不可絕了賢路。」衆頭領力勸，晁蓋方纔免了二人。楊雄，石秀，也自謝罪。宋江撫諭道：「賢弟休生異心。此是山寨號令，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倘有過失，也須斬首，不敢容情。如今新近又立鐵面孔目裴宣做軍政司，賞功罰罪，已有定例。賢弟只得恕罪，恕罪。」楊雄，石秀拜罷，謝罪已了。晁蓋叫去坐在楊林之下，山寨裏都喚小喽囉來參賀新頭領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做慶喜筵席；撥定兩所房屋，教楊雄，石秀安歇，每人撥十箇小喽囉伏侍。當晚席散，次日再備筵席，會衆商量議事。宋江教喚鐵面孔目裴宣計較下山人數，啟請諸位頭領同宋江去打祝家莊，定要洗蕩了那箇村坊。商量已定：除晁蓋頭領鎮守山寨不動外，留下吳學究，劉唐並阮家三弟兄，呂方，郭盛，護持大寨。原撥定守灘守關守店有職事人員，俱

水 滸

各不動。又撥新到頭領孟康，管造船隻，頂替馬麟監督戰船。寫下告示，將下山打祝家莊頭領，分作兩起：起頭一撥，宋江，花榮，李俊，穆弘，李逵，楊雄，石秀，黃信，歐鵬，楊林，帶領三千小嘍囉。三百馬軍，披掛已了，下山前進。第二撥便是林冲，秦明，戴宗，張橫，張順，馬麟，鄧飛，王矮虎，白勝，也帶領三千小嘍囉，三百軍馬，隨後接應。再着金沙灘，鴨嘴灘，二處小寨，只教宋萬，鄭天壽守把，就行接應糧草。晁蓋送路已了，自回山寨。且說宋江並衆頭領逕透祝家莊來，於路無話，早來到獨龍山前。尚有一里多路，前軍下了寨柵。宋江在中軍帳裏坐下，便和花榮商議道：『我聽得說祝家莊裏，路徑甚雜，未可進兵。且先使兩箇人去，探聽路途曲折；知得順逆路程，却纔進去，與他敵對，』李逵便道：『哥哥兄弟閒了多時，不曾殺得一人，我便先去走一遭。』宋江道：『兄弟，你去不得。若是破陣衝敵，用着你先去。這是做細作的勾當，用你不着。』李逵笑道：『量這箇鳥莊，何須哥哥費力！只兄弟自帶了三二百箇孩兒們殺將去，把這箇鳥莊上人都砍了！何須要人先去打聽！』宋江喝道：『你這廝休胡說！且一壁廂去，叫你便來！』李逵走開去了，自說道：『打死幾箇蒼蠅，也何須大驚小怪！』宋江便喚石秀來說道：『兄弟曾到彼處，可和楊林走一遭。』石秀便道：『如今哥哥許多人馬到這裏，他莊上如何不隄備；我們扮做甚麼樣人入去好？』楊林便道：『我自打扮了解廝的法師去。身邊藏了短刀；手裏擎着法環，於路搖將入去。你只聽我法環響，不要離了我前後。』石秀道：『我在薊州原會賣柴；我只是挑一擔柴進去賣便了。身邊藏了暗器，有些緩急，匾擔也用得着。』楊林道：『好！好！我和你計較了，今夜打點，

潞 水

五更起來使行。』正是只爲一鷄小忿，致令衆虎相爭。所以古人有篇西江月，道得好：

軟弱安身之本，剛強惹禍之胎，無競無爭是賢才，虧我些兒何碍！鈍斧鎚磚易碎，快刀劈水難開，但看髮白齒牙衰！惟有舌根不壞。

且說石秀挑着柴擔先入去。行不到二十來里，只見要徑曲折多難，四下裏灣環相似；樹木叢密，難認路頭，石秀便歇下柴擔不走。聽得背後法環響得漸近，石秀看時，却見楊林頭帶一箇破笠子，身穿一領舊法衣，手裏擎着法環，於路搖將進來。石秀見沒人，叫住楊林說道：『看見路徑纒雜，難認不知那裏是我前日跟隨李應來時的路。天色已晚，他們衆人，都是熟路，正看不仔細。』楊林道：『不要管他路徑曲直，只顧揀大路走便了。』石秀又挑了柴只顧往大路先走。見前面一村人家，數處酒店肉店，石秀挑着柴，便望酒店門前歇了。只見各店內，都把刀鎗插在門前；每人身上穿一領黃背心，寫箇大「祝」字；往來的人，亦各如此。石秀見了，便看着一箇老年人，唱箇曲，拜揖道：『丈人，請問此間是何風俗？爲甚麼都把刀鎗插在當門？』那老人道：『你是那裏來的客人？原來不知，只可快走。』石秀道：『小人是山東販柴子的客人，折了本錢，回鄉不得；因此擔柴來這裏賣，不知此間鄉俗地理。』老人道：『只可快走，別處躲避。這裏早晚要大屠殺也！』石秀道：『此間這等好村坊去處，怎的了大屠殺？』老人道：『客人，你敢真箇不知？我說與你：俺這裏喚做祝家村。岡上便是祝朝奉衙裏。如今惡了梁山泊好漢，見今引領軍馬在村口，要來廝殺。却怕我這村裏路雜，未敢入來，見今駐劄在外面。如今祝家莊上行號令下來：每戶人家，要我們精莊後生准備着。但有令傳

濟水

來，便要去策應。」石秀道：「丈人村中，總有多少人家？」老人道：「只我這祝家村，也有一二萬人家。東西還有兩村人接應：東村喚做撲天鷗李應，李大官人；西村喚做太公莊，有箇女兒，喚做扈三娘，綽號一丈青，十分得了。」石秀道：「似此如何却怕梁山泊做甚麼？」那老人道：「若是我們初來時，不知路的，也要喫捉了。」石秀道：「丈人，怎地初來要喫捉了？」老人道：「我這村裏的路，有首詩說道：

「好箇祝家莊，盡是盤陀路！容易入得來，只是出不去！」」

石秀聽罷，便哭起來，翻身便拜；向那老人道：「小人是箇江湖上折了本錢，歸鄉不得的人！倘或賣了柴出去，撞見斃殺，走不脫，却不是苦！爺爺，怎地可憐見！小人情願把這擔柴，相送爺爺，只指與小人出去的路罷！」那老人道：「我如何白娶你的柴，我就買你的。你且入來，請你喫些酒飯。」石秀拜謝了，挑着柴，跟那老人入到屋裏。那老人篩下兩碗白酒，盛一碗糕糜，叫石秀喫了。石秀再拜謝道：「爺爺！指教出去的路徑！」那老人道：「你便從村裏走去，只看有白楊樹便可轉灣。不問路道闊狹，但有白楊樹的轉灣，便是活路；沒那樹時，都是死路。如有別的樹木轉灣，也不是活路。若還走差了，左來右去，只走不出去。更兼死路裏，地下埋藏着竹簽，鐵蒺藜；若是走差了，踏着飛簽，准定喫捉了，待走那裏去！」石秀拜謝了，便問：「爺爺高姓？」那老人道：「這村裏姓祝的最多；惟有我翁姓鐘離，土居在此。」石秀道：「酒飯小人都喫勾了，改日當厚報。」正說之間，只聽得外面鬪吵，石秀聽得道：「拿了一箇細作！」石秀喫了一驚。跟那老人出來看時，只見七八十箇軍人，背綁着

澹 水

一箇人過來。石秀着時，却是楊林，剝得赤條條的，索子綁着。石秀看了，只暗暗地叫苦，悄悄假問老人道：『這箇拿了的是甚麼人？爲甚麼綁了他？』那老人道：『你不見說他是宋江那裏來的細作？』石秀又問道：『怎地喫他拿了？』那老人道：『說這厮也好大膽，獨自一箇來做細作，打扮作箇解魔法師，閃入村裏來。却又不認這路，只揀大路走了，左來右去，只走了死路；又不曉的白楊樹轉灣抹角的消息。人見他走得差了，來路蹣蹣，報與莊上官人們來捉他。這厮方纔又掣出刀來；手起，傷了四五箇人。當不住這裏人多，一發上，因此喫拿了。有人認得他從來是賊，叫做錦豹子楊林。』說言未了，只聽得前面喝道，說是『莊上三官人巡綽過來！』石秀在壁縫裏張時，看見前面擺着二十對纓鎗，後面四五箇人騎戰馬，都彎弓插箭；又有三五對青白哨馬，中間擁着一箇年少的壯士，坐在一匹雪白馬上，全副披掛了弓箭，手執一條銀鎗。石秀自認得他，特地問老人道：『過去相公是誰？』那老人道：『這箇人，正是祝朝奉第三子，喚做祝彪，定着西村扈家莊一丈青爲妻。弟兄三箇，只有他第一了得！』石秀拜謝道：『老爺爺！指點尋路出去！』那老人道：『今日晚了，前面倘或厮殺，枉送了你的性命。』石秀道：『爺爺可救一命則箇！』那老人道：『你且在我家歇一夜。明日打聽得沒事，便可出去。』石秀拜謝了，坐在他家，只聽得門前四五替報馬報將來，排門分付道：『你那百姓：今夜只看紅燈爲號，齊只併力，捉拿梁山泊賊人，解官請賞。』叫過去了，石秀問道：『這箇人是誰？』那老人道：『這箇官人，是本處捕盜巡檢。今夜約會要捉宋江。』石秀見說，心中自付了一回，討箇火把，叫了安置，自去屋後草窩裏睡了。却說宋江軍馬，在

水滸

村口屯駐，不見楊林，石秀出來回報，隨後又使歐陽去到村口；出來回報道：「聽得那裏講動，說道捉了一個細作。小弟見路迤又雜，難認。不敢深入重地。」宋江聽罷，忿怒道：「如何等得回報了進兵！又喫拿了一箇細作，必然陷了兩箇兄弟！我們今夜只顧進兵，殺將入去，也要救他兩箇兄弟，未知你衆頭領意下如何？」只見李逵便道：「我先殺入去，看是如何！」宋江聽得隨即便傳將令，教軍士都披掛了。李逵，楊雄，前一隊做先鋒；使李俊等引軍做合後；穆弘居左，董信在右，宋江，花榮，歐鵬等，中軍頭領；搖旗納喊，搦鼓鳴鑼，大刀闊斧，殺進祝家莊來。比及殺到獨龍岡上，是黃昏時分。宋江催趲前軍打莊。先鋒李逵，脫的赤條條的，揮兩把夾鋼板斧，火刺刺的殺向前來。到得莊前看時，已把弓橋高高地拽起了，莊門裏不見一點火，李逵便要下水過去。楊雄扯住道：「使不得。關閉莊門，必有計策。待哥哥來，別有商議。」李逵那裏忍得住，拍着雙斧，隔岸大罵道：「那鳥祝太公老賊！你出來！黑旋風爺爺在這裏！」莊上只是不應。宋江中軍人馬到來，楊雄接着，報說莊上並不見人馬，亦無動靜。宋江勒馬看時，莊上不見刀鎗軍馬，心中疑忌。猛省道：「我的不是了：天書上明明戒說，『臨敵休急舉。』是我一時見不到，只要救兩箇兄弟，以此連夜進兵，不期身入重地。直到了他莊前，不見敵軍，他必有計策，快數三軍且退！」李逵叫道：「哥哥！軍馬到這裏了，休要退兵！我與你先殺過去！你們都跟我來！」說猶未了，莊上早知；只聽得祝家莊裏，一箇號炮，直飛起半天裏去。那獨龍岡上，千百把火把，一齊點着；那門樓上，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來。宋江急取舊路回軍，只見後軍頭領李俊人馬，先發起喊來，

水 澗

說道：『來的舊路，都阻寨了，必有埋伏！』宋江教軍兵四下裏尋路走。李逵揮起雙斧，往來尋人廝殺，不見一箇敵軍。只見獨龍岡上山頂又放一炮來。響聲未絕，四下裏喊聲震地，驚的宋公明目睜口呆，罔知所措。你便有文韜武略，怎逃出地網天羅？正是安排縶虎擒龍計，要捉驚天動地人。畢竟宋公明并衆軍馬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單捉王矮虎 宋公明兩打祝家莊

話說當下宋江在馬上看時，四下裏都有埋伏軍馬，且教小喽囉只往大路殺將去，只聽得五軍屯塞住了，衆人都叫起苦來。宋江問道：『怎麼叫苦？』衆軍都道：『前面都是盤陀路，走了一遭，又轉到這裏！』宋江道：『教軍馬望火把亮處，有房屋人家，取路出去。』又走不多時，只見前軍又發起喊來，叫道：『甬能望火把亮處取路，又有苦竹簽，鐵蒺藜，遍地撒滿鹿角，都塞了路口！』宋江道：『莫非天喪我也！』正在慌急之際，只聽得左軍中間，穆弘隊裡鬧動，報來說道：『石秀來了！』宋江看時，見石秀撚着口刀，遶到馬前道：『哥哥休慌，兄弟已知路了！暗傳下將令，教五軍只看有白楊樹便轉灣走去，不要管他路闊路狹！』宋江催遣人馬，只看有白楊樹便轉。宋江去約走過五六里路，只見前面人馬，越添得多了。宋江疑忌，便喚石秀問道：『兄弟，怎麼前面賊兵衆廣？』石秀道：『他有燭燈爲號。』花榮在馬上看見，把手指與宋江道：『哥哥，你看見那樹裏這碗燭燈麼？只看我等投東，他便把那燭燈望東扯；若是我們投西，他便把那燭燈望西扯。只那些兒，想來便是號令。』宋江道：『怎地奈何的他那碗燈？』花榮道：『有何難哉！』便拈弓搭箭，縱馬向前，望着影中，只一箭，不端不正，恰好把那碗紅燈射將下來。四下裏埋伏軍兵，不見了那碗紅燈，便都自亂攙起來。宋江叫石秀引路，且殺出村口去。只聽得前山喊聲連天，一帶火把，縱橫撩亂。宋江教前軍扎住，且使石秀領路去探。不多時，回來報道：『是山寨中第二撥軍馬到了，』

水滸

接應殺散伏兵！」宋江聽罷，進兵夾攻，奪路逃出村口。祝家莊人馬，四散去了。會合着林冲，秦明等衆人軍馬，同在村口駐劄，却好天明，去高阜處下了寨柵。整點軍馬數，不見了鎮三山黃信，宋江大驚，詢問緣故。有夜跟去的軍人見的來說道：「黃頭領聽着哥哥將令，前去深路，不隄防蘆葦叢中，射出兩把撓鉤，拖翻馬脚，被五七箇人活捉去了，救護不得。」宋江聽罷，大怒：要殺隨行軍漢，如何不早報來。林冲，花榮，勸住宋江。衆人納悶道：「莊又不曾打得，倒折了兩箇兄弟。似此怎生奈何！」楊雄道：「此間有三箇村坊結併。所有東村李大官人，前日已被祝彪那厮射了一箭，見今在莊上養病。哥哥何不去與他計議？」宋江道：「我正忘了也，他便知本處地理論實。」分付教取一對段正羊酒，選一騎好馬並鞍轡，親自上門去求見。林冲，秦明，權守柵寨。宋江帶同花榮，楊雄，石秀，上了馬，隨行三百馬軍，取路投李家莊來。到得莊前，早見門樓緊閉，吊橋拽起了；牆裏擺着許多莊兵人馬，門樓上早擡起鼓來。宋江在馬上叫道：「俺是梁山泊義士宋江，特來謁見大官人，別無他意，休要隄備。」莊門上杜興看見有楊雄，石秀，在彼，慌忙開了莊門，放隻小船過來，與宋江聲喏。宋江慌忙下馬來答禮。楊雄，石秀，近前稟道：「這位兄弟，便是引小弟兩箇投李大官人的。喚做鬼臉兒杜興。」宋江道：「原來是杜主管。相煩足下對李大官人說：俺梁山泊宋江，久聞大官人大名，無緣不曾拜會。今因祝家莊要和俺們做對頭，經過此間，特獻綵緞名馬羊酒薄禮，只求一見，別無他意。」杜興領了言語，再渡過莊來，直到廳前。李應帶鴛被被坐牀上。杜興把宋江要求見的話說了。李應道：他是梁山泊造反的人，我如何與

水滸

他厮見？無私有意，你可回他話道：『只說我臥病在床，動止不得，難以相見；改日却得拜會；所賜物禮，不敢祇受。』杜興再渡過來見宋江稟道：『俺東人再三拜上頭領：本欲親身迎迓，奈緣中傷，患軀在牀，不能相見，容日專常拜會。適蒙所賜厚禮，並不敢受。』宋江道：『我知你東人的意了：我因打祝家莊失利，欲求相見則箇；他恐祝家莊見怪，不肯出來相見。』杜興道：『非是如此，委實患病。小人雖是中山人氏，到此多年了，頗知此間虛實事情。中間是祝家莊，東是俺李家莊，西是扈家莊。這三村莊上，誓願結生死之交，有事互相救應。今番惡了俺東人，自不去救應。只恐西村扈家莊上，要來相助。他莊上別的不打緊，只有一箇女將，喚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刀，好生了得。却是祝家莊第三子祝彪定爲妻室，早晚要娶。若是將軍要打祝家莊時，不須隄備東邊，只要防西路。祝家莊上，前後有兩座莊門：一座在獨龍岡前，一座在獨龍岡後，若打前門，却不濟事；須是兩面夾攻，方可得破。前門打緊路難難認，一遭都是盤陀路徑，闊狹不等。但有白楊樹便可轉灣，方是活路；如無此樹，便是死路。』石秀道：『他如今都把白楊樹木斫去了，將何爲記？』杜興道：『雖然斫去了樹，如何起得根盡？也須有樹根在彼。只宜白日進兵去攻打，黑夜不可進去。』宋江聽罷，謝了杜興，一行人馬，却回寨裏來。林冲等接着，都到大寨裏坐下。宋江把李應不肯相見並杜興說的話，對衆頭領說了。李逵便插口道：『好意送禮與他，那厮不肯出來拜見哥哥！』宋江道：『兄弟你不省的：他是富貴良民，懼怕官府，如何造次肯與我們相見？』李逵笑道：『那厮相是箇小孩子，怕見！』衆人一齊都笑起來。宋江道：『雖然如此說

潯 水

了，兩箇兄弟陷了，不知性命存亡。請衆兄弟可竭力向前，跟我再去攻打祝家莊。」衆人都起身說道：「哥哥將令，誰敢不聽。不知教誰前去？」黑旋風李逵說道：「你們怕小孩子，我便前去！」宋江道：「你做先鋒不利，今番用你不着。」李逵低了頭忍氣。宋江便點馬麟，鄧飛，歐鵬，王矮虎四箇，「跟我親自作先鋒去。」第二點戴宗，秦明，楊雄，石秀，李俊，張橫，張順，白勝，準備下水路用人；第三點林冲，花榮，穆弘，李逵，分作兩路策應。衆軍標撥已定，都飽食了，披掛上馬。且說宋江親自要去做先鋒，攻打頭陣；前面打着一面大紅「帥」字旗，引着四箇頭領，一百五十騎馬軍，一千步軍，直殺進祝家莊來。於路着人探路，直來到獨龍岡前，宋江勒馬，看那祝家莊時，果然雄壯。有篇詩讚使見祝家莊氣象：

獨龍山前獨龍岡，獨龍岡上祝家莊；
遠岡一帶長流水，週遭環匝皆垂楊。
岡內森森羅劍戟，門前密密排刀鎗，
對敵盡皆雄壯士，當鋒都是少年郎。
祝龍出陣真難敵；祝虎交鋒莫可當；
更有祝彪多武藝，咤叱嗜鳴比霸王；
朝奉祝公謀略廣，金銀雜綺有千箱，
白旗一對門前立，上面明書字兩行；
填平水泊擒晁蓋，踏破梁山捉宋江。

當下宋江在馬上看了祝家莊那兩面旗，心中大怒，設誓道：「我若打不得祝家莊，永不回梁山泊。」衆頭領看了，一齊都怒起來。宋江聽得後面人馬都到了。留下第二撥頭領，攻打前門。宋江自引了前部人馬，轉過獨龍岡後面來，看祝家莊時，後面都是銅塔鐵壁，把得嚴整。正看之時，只見直西一彪軍馬，納着喊，從後殺來。宋江留下馬麟，鄧飛，把住祝家莊後門。

水滸

；自帶了歐鵬，王矮虎，分一半人馬前來迎接。山坡下來軍，約有二三十騎馬軍，當中簇擁着一員女將。怎生結束，但見：

彈鬢金釵雙壓，鳳鞋寶鑑斜踏，連環鎧甲襯紅紗，繡帶柳腰端跨。霜刀把雄兵亂砍，玉纖將猛將生拿。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當先出馬。

那來軍正是扈家莊女將一丈青扈三娘；一騎青駿馬上，輪兩口日月雙刀，引着三五百莊客，前來祝家莊策應。宋江道：『剛說扈家莊有箇女將，好生了得，想來正是此人。誰敢與他迎敵？』說猶未了，只見這王矮虎，是箇好色之徒，聽得說是箇女將，指望一合便捉得過來；當時喊了一聲，驟馬向前，挺手中鎗便出迎敵。兩軍納喊，那扈三娘拍馬舞刀來戰王矮虎。一箇雙刀的熱鬧，一箇單鎗的出衆。兩箇鬪敵十數合之上，宋江在馬上時，見王矮虎鎗法架隔不住。厚來王矮虎初見一丈青，恨不得便捉過來。誰想鬪過十合之上，看看的手顫腳麻，鎗法都亂了。不是兩箇性命相撲時，王矮虎却要倖倖光起來。那一丈青是箇乖覺的人，心中道：『這厮無理！』便將兩把雙刀，直上直下，砍將下來。這王矮虎如何敵得過，撥回馬却待要走；被一丈青縱馬趕上，把右手刀掛了，輕舒猿臂，將王矮虎提離雕鞍；活捉去了，衆莊客齊上，把王矮虎橫施倒拽，捉了去。有詩爲證：

色膽能拚不顧身，肯將性命值微塵。鎗金帳裏無強將，喪魄亡精與婦人。

歐鵬見捉了王英，便挺鎗來救。一丈青縱馬跨刀接着歐鵬，兩箇便鬪。原來歐鵬祖是軍班子弟出身，使得好一條鐵鎗。宋江看了，暗暗的喝采。怎的這箇歐鵬鎗法精熟，也敵不得那女

澹 水

將半點便宜。鄧飛在遠遠處看見捉了王矮虎，歐鵬又戰那女將不下，跑着馬，舞起一條鐵鏈，大發喊，趕將來。祝家莊上已看多時，誠恐一丈青有失，慌忙放下吊橋，開了莊門，祝龍親自引了三百餘人，驟馬提鎗，來捉宋江。馬麟看見，一騎馬使起雙刀，來迎住祝龍廝殺。鄧飛恐宋江有失，不離左右，看他兩邊廝殺，喊聲迭起。宋江見馬麟鬪祝龍不過，歐鵬鬪一丈青不下，正慌哩，只見一彪軍馬從斜里殺將來。宋江看時，大喜，却是霹靂火秦明，聽得莊後廝殺，前來救應。宋江大叫「秦統制，你可替馬麟！」秦明是箇急性人，更兼祝家莊捉了他徒弟黃信，正沒好氣，拍馬舞起狼牙棍，便來直取祝龍。祝龍也挺鎗來敵秦明。馬麟引了人却奪王矮虎。那一丈青見了馬麟來奪人，便撇了歐鵬，却來接住馬麟廝殺。兩箇都會使雙刀，馬上相迎着，正如這風飄玉屑，雪撒瓊花，宋江看時眼也花了。這邊秦明和祝龍鬪了十合之上，祝龍如何敵得秦明過。莊門裏面那教師欒廷玉，帶了鐵鏈，上馬挺鎗，殺將出來。歐鵬便來迎住欒廷玉廝殺。欒廷玉也不來交馬，帶住鎗時，刺斜里便走。歐鵬趕將去，被欒廷玉一飛鎗，正打着，翻筋斗擲下馬去。鄧飛大叫「孩兒們！救人！救人！」舞着鐵鏈逕迎欒廷玉。宋江急喚小喽囉救得歐鵬上馬。那祝龍當敵秦明不住，拍馬便走。欒廷玉也撇了鄧飛，却來戰秦明。兩箇鬪了一二十合，不分勝敗。欒廷玉賣箇假綻，落慌即走。秦明舞棍逕趕將去，欒廷玉便望荒草之中，跑馬入去。秦明不知是計，也追入去。原來祝家莊那等去處，都有人埋伏。見秦明馬到，拽起絆馬索來，連人和馬都絆翻了，發聲喊，捉住了秦明。鄧飛見秦明墜馬，慌忙來救，急見絆馬索拽，却待回身，兩下裏叫聲「着！」撓鉤似亂麻一般搭來，

水 滸

就馬上活捉了去。宋江看見，只叫得苦。止救得歐鵬上馬。馬蹏撇了一丈青，急趕來保護宋江，望南而走。背後欒廷玉，祝龍，一丈青，分投趕將來。看看沒路，正待受縛。只見正南上一箇好漢，飛馬而來；背後隨從，約有五百人馬。宋江看時，乃是沒遮欄穆弘。東面上也有三百餘人，兩箇好漢飛趕前來：一箇是病關索楊雄，一箇是拚命三郎石秀。東北上又一箇好漢，高聲大叫，「留下人着！」宋江看時，乃是小李廣花榮。三路人馬，一齊都到，宋江心下大喜，一發併來力來戰欒廷玉祝龍。莊上望見，恐怕兩箇喫虧，且教祝虎守住莊門。小郎君祝彪，騎一匹劣馬，使一條長鎗，自引五百餘人馬，從莊後殺將出來，一齊混戰。莊前李俊，張橫，張順，下水過來，被莊上亂箭射來，不能下手。戴宗，白勝，只在對岸納喊。宋江見天色晚了，急叫馬麟先保護歐鵬出村口去。宋江又教小叟羅節，聚攏衆好漢，且戰且走。宋江自拍馬到處尋了看，只恐弟兄們迷了路。正行之間，只見一丈青飛馬趕來，宋江措手不及，便拍馬望東而走。背後一丈青緊追着，八箇馬蹄，翻蓋撒鐵相似，趕投深村處來。一丈青正趕上宋江，待要下手，只聽得山坡上有人大叫道：「那鳥婆娘趕我哥哥那裏去！」宋江看時，却是黑旋風李逵，輪兩把板斧，引着七八十箇小喽囉，大踏步趕將來。一丈青便勒轉馬，望這樹林邊去。宋江也勒住馬看時，只見樹林邊，轉出十數騎馬軍來，當先簇擁着一箇壯士。怎生結束，但見：

嵌寶頭盔穩戴，磨銀鎧甲重披，素羅袍上繡花枝，獅蠻帶瓊瑤密砌。丈八蛇矛緊挺，霜花駿馬頻嘶，滿山都喚小張飛；豹子頭林冲便是。

濟 水

那來軍正是豹子頭林冲，在馬上大喝道：『兀那婆娘，走那裏去！』一丈青飛刀縱馬，直透林冲。林冲挺丈八蛇矛迎敵。兩箇鬪不到十合，林冲賣箇破綻，放一丈青兩口刀砍入來，林冲把蛇矛逼箇住，兩口刀逼斜了；趕攏去，輕舒猿臂，款扭猿腰，把一丈青只一拽，活挾過馬來。宋江看見喝聲采，不知高低。林冲叫軍士綁了，驟馬向前道：『不曾傷犯哥哥麼？』宋江道：『不曾傷着。』便叫李逵快走村中接應衆好漢，且教來村口商議。天色已晚，不可戀戰。黑旋風領本部人馬去了。林冲保護宋江，押着一丈青在馬上，取路出村口來。當晚衆頭領不得便宜，急急都趕出村口來。祝家莊人馬，也收回莊上去了，滿村中殺死的人，不計其數。祝龍教把捉到的人，都將來陷軍囚了，一發拿了宋江，却解上東京去請功。扈家莊已把王矮虎解送到祝家莊去了。且說宋江收回大隊人馬，到村口下了寨柵，先教將一丈青納來，喚二十箇老成的小嘍囉，着四箇頭目，騎四匹快馬，押一丈青拴了雙手，也騎一匹馬，連夜與我送上梁山泊去，交與我父親宋太公收管，便來回話。待我回山寨，自有發落。』衆頭領都只道宋江自娶這箇女子，盡皆小心送去。先把一輛車兒，教歐鵬上山去將息。一行人，都領了將令，連夜去了。宋江其夜在帳中納悶，一夜不睡，坐而待旦。次日，只見探事人報來，說：『軍師吳學究，引將三阮頭領並呂方，郭盛，帶五百人馬來！』宋江聽了，出寨迎接了軍師吳用，到中軍帳裏坐下。吳學究帶將酒食來，與宋江把盞賀喜，一面犒償三軍衆將。吳用道：『山寨裏頭領，多聽得哥哥先次進兵不利，特地使將吳用並五箇頭領來助戰。不知近日勝敗如何？』宋江道：『一言難盡！對祝家那厮，他莊門上立兩面白旗寫道

，「填平水泊擒晁蓋！踏破梁山捉宋江！」這廝無禮！先一遭進兵攻打，因為失其地利，拆了楊林，黃信；夜來進兵，又被一丈青捉了王矮虎，鬃銜玉鏢打傷了歐鵬，絆馬索拖翻了秦明，鄧飛；如此失利，若不得林教頭恰活捉得一丈青時，折盡銳氣！今來似此，如之奈何！若是宋江打不得祝家莊破，救不出這幾箇兄弟來，情願自死於此地；也無面目回去，見得晁蓋哥哥！」吳學究笑道：「這箇祝家莊，也是合當天敗；却限有這箇機會，吳用想來，事在旦夕可破。」宋江聽罷，十分驚喜，連忙問道：「這祝家莊如何旦夕可破？機會自何而來？」吳學究笑着，不慌不忙，疊兩箇指頭，說出這箇機會來，正是空中伸出拿雲手，救出天羅地網人。畢竟軍師吳用說出甚麼機會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寶雙越獄

孫立孫新大劫牢

話說當時吳學究對宋公明說道：『今日有箇機會，却是石勇面上來投入夥的人，又與蔡廷玉那厮最好，亦是楊林，鄧飛的至愛相識。他知道哥哥打祝家莊不利，特獻這條計策來入夥，以爲進身之報，隨後便至。五日之內可行此計，却是好麼？』宋江聽了，大喜道：『妙哉！』方纔笑逐顏開。說話的却是甚麼計策下來便見看官牢記這段話頭，原來和宋公明初打祝家莊時，一同事發。却難這邊說一句那邊說一回因此權記下這兩打祝家莊的話頭却先說那一回來投入夥的人乘機會的話下來接着關目原來山東海邊，有蘆州郡，喚做登州；登州城外有一座山，山上多有豹狼虎豹，出來傷人；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獵戶，當廳委了杖限文書，捉捕登州山上大蟲；又仰山前山後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狀；限外不行解官，痛責枷號不恕。且說登州山下有一家獵戶，弟兄兩箇：哥哥喚做解珍，兄弟喚做解寶。弟兄兩箇，都使渾鐵點鋼，有一身驚人的武藝。當州裏的獵戶們，都讓他第一。那解珍一箇綽號，喚做兩頭蛇。這解寶綽號，叫做雙尾蝎。二人父母俱亡，不曾婚娶。那哥哥七尺以上身材，紫棠色面皮，腰細膀闊。這箇兄弟解寶更是利害，也有七尺以上身材，面圓身黑，兩隻腿上，刺着兩箇飛火夜叉；有時性起，恨不得騰天倒地，拔樹搖山。有一篇西江月，單道他弟兄的好處：

世本登州獵戶，生來驍勇英豪；穿山越嶺健如猿，麋鹿見時驚倒，手執蓮花鐵鏡，腰懸蒲葉尖刀，豹皮裙子虎筋縲，解氏二難年少。

滯 水

那弟兄兩箇，當官受了甘限文書，回到家，整頓窩弓藥箭，弩子鏡叉，穿了豹皮褲，虎皮套體，拿了鐵叉，兩箇逕趨登州山上，下了窩弓，去樹上等了一日。不濟事了，收拾窩弓下去。次日又帶了乾糧，再上山伺候。看看天晚，弟兄兩箇，再把窩弓下了，爬上樹去，直等到五更，又沒動靜。兩箇移了窩弓，却來西山邊下了。坐到天明，又等不着。兩箇心焦，說道：『限三日內要納大蟲，遲時須用受責，却是怎地好！』兩箇到第三日夜，伏至四更時分，不覺身體困倦，兩箇背廝靠着且睡。未曾合眼，忽聽得窩弓發響，兩箇跳將起來，拿了鋼叉，四下裏看時，只見一箇大蟲，中了藥箭，在那地上滾。兩箇攔着鋼叉向前來，那大蟲見了人來，帶着箭便走。兩箇追將向前去，不到半山里時，藥力透來，那大蟲當不住，吼了一聲，骨淅淅滾將下山去了。解寶道：『好了！我認得這山是毛太公莊後園裏，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討大蟲。』當時弟兄兩箇，提了鋼叉，逕下山來，投毛太公莊上敲門。此時方纔天明，兩箇敲開莊門進去，莊客報與太公知道。多時，毛太公出來，解珍，解寶，放下鋼叉，聲了喏，說道：『伯伯，多時不見，今日特來拜擾。』毛太公道：『賢姪如何來得這等早？有甚話說？』解珍道：『無事不敢驚叨伯伯睡寢。如今小姪，因為官司委了甘限文書，要捕獲大蟲。一連等了三日，今早五更，射得一箇。不想從後山滾下，在伯伯園裏。望煩借一路，取大蟲則箇。』毛太公道：『不妨。既是落在我園裏，二位且少坐。敢是肚餓了？喫些早飯去取。』叫莊客且去安排早膳來相待。當時勸二位喫了酒飯，解珍，解寶，起身謝道：『感承伯伯厚意，望煩引去取大蟲還小姪。』毛太公道：『既是在我莊後，却怕怎地？且坐喫茶，却

澗 水

去取未遲。』解珍，解寶，不敢相違，只得又坐下。莊客拿茶來敬二位喫了，毛太公道：『如今和賢姪去取大蟲。』解珍，解寶道：『深謝伯伯。』毛太公引了二人，入到莊後，叫莊客把鑰匙來開門。百般不開，毛太公道：『這園多時不會有人來開，敢是鎖鎖了，因此開不得？去取鐵鎚來打開了罷。』莊客便將鐵鎚來，敲開了鎖，衆人都入園裏去看時，遍山邊去看，尋不見。毛太公道：『賢弟，你兩箇莫不錯看了，認不仔細，敢不會落在我園裏？』解珍道：『怎地得我兩箇錯看了？是這裏生長的人，如何不認得？』毛太公道：『你自尋便了，有時自攙去。』解寶道：『哥哥，你且來看。這裏一帶草，滾得平平地都倒了；又有血路在上頭；如何說不在這裏？必是伯伯家莊客攙過了！』毛太公道：『你休這等說！我家莊上的人，如何得知有大蟲在園裏，便又攙得過？你也須看見方纔當面敲開鎖來，和你兩箇一同入園裏來尋。你如何這般說話！』解珍道：『伯伯，你須還我這箇大蟲去解官。』毛太公道：『你這兩箇，好無道理！我好意請你喫酒飯，你倒顛賴我大蟲！』解寶道：『有甚麼賴處！你家也見當里正，官府中也委了甘限文書；却沒本事去捉，倒來就我見成，你倒將去請功，教我兄弟兩箇喫限棒！』毛太公道：『你喫限棒，干我甚事！』解珍，解寶，睜起眼來，便道：『你敢教我搜一搜麼！』毛太公道：『我家比你家！各有內外！你看這兩箇教化頭，倒來無禮！』解寶搶近廳前，尋不見，心中火起，便在廳前打將起來；解珍也就廳前攀折欄干，打將入去。毛太公叫道：『解珍，解寶，白晝搶劫！』那兩箇打碎了廳前椅桌，見莊上都有準備，兩箇硬拔步出門，指着莊上罵道：『你賴我大蟲，和你官司裏去理會！』

水 滸

解氏深機捕獲，毛家巧計牢籠。當日因爭一虎，後來引起雙龍。

那兩箇正罵之間，只見兩三匹馬，投莊上來，引着一夥伴當。解珍認得是毛太公兒子毛仲義接着說道：『你家莊上莊客，捉過了我大蟲，你爹不討還我，顛倒要打我弟兄兩箇！』毛仲義道：『這廝村人不省事，我父親必是被他們瞞過了。你兩箇不要發怒，隨我到家裏，討還你便了。』解珍，解寶，謝了。毛仲義叫開莊門，教他兩箇進去。待得解珍，解寶，入得門來，便叫關上莊門，喝一聲『下手！』兩廊下走出二三十箇莊客；並恰纔馬後帶來的，都是做公的，那兄弟兩箇，措手不及，衆人一發上，把解珍，解寶，綁了。毛仲義道：『我家昨夜自射得一箇大蟲，如何來白賴我的？乘勢搶奪我家財，打碎家中什物，當得何罪！解上本州，也與本州除了一害！』原來毛仲義五更時，先把大蟲解上州裏去了；却帶了若干做公的，來捉解珍，解寶。不想他這兩箇不識局面，正中了他的計策，分說不得。毛太公教把他兩箇使的鋼叉，並一包贓物，扛擡了許多打碎的家火什物，將解珍，解寶，剝得赤條條地，背剪綁了，解上州裏來。本州有箇六案孔目，姓王，名正，却是毛太公的女婿，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稟說了，纔把解珍，解寶，押到廳前，不由分說，捆翻便打；定要他兩箇招做『混賴大蟲』，各執鋼叉，因而搶擄財物。解珍，解寶，喫拷不過，只得依他招了。知府教取兩面二十五斤的重枷來枷了，釘下大牢裏去。毛太公，毛仲義，自回莊上商議道：『這兩箇男子，却放他不得！不若一發結果了他，免致後患。』當時父子二人，自來州裏，分付孔目王正：『與我一發斬草除根，萌芽不發。我這裏自行與知府的打關節。』却說解珍，解寶，押到死囚牢

滄水

裏，引至亭心上來，見這箇節級。爲頭的那人姓包，名吉，已自得了毛太公銀兩並聽信王孔目之言，教對付他兩箇性命便來亭心裏坐下。小牢子對他兩箇說道：『快過來跪在亭子前！』包節級喝道：『你兩箇便是甚麼兩頭蛇，雙尾蠅，是你麼？』解珍道：『雖然別人叫小人們這等混名，實不曾陷害良善。』包節級喝道：『你這兩箇畜生！今番我手裏，教你兩頭蛇做一頭蛇；雙尾蠅做單尾蠅！且與我押入大牢裏去！』那一箇小牢子，把他兩箇帶在牢裏來，見沒人，那小節級便道：『你兩箇認得我麼？我是你哥哥的妻舅。』解珍道：『我只親弟兄兩箇，別無那箇哥哥。』那小牢子道：『你兩箇須是孫提轄的兄弟？』解珍道：『孫提轄是我姑舅哥哥。我却不曾與你相會。足下莫非是樂和舅？』那小節級道：『正是。我姓樂，名和，祖貫茅州人氏。先祖挈家到此，將姐姐嫁與孫提轄爲妻，我自在此州裏勾當，做小牢子。人見我唱得好，都叫我做鐵叫子樂和。姐夫見我好武藝，教我學了幾路鎗法在身。』怎見得，有詩爲証：

玲瓏心地衣冠整，俊俏肝腸語話清；能唱人稱鐵叫子，樂和聰慧自天生。

原來這樂和是箇聰明伶俐的人：諸般藥品，盡皆曉得；學着便會；作事見頭知尾；說起鎗棒武藝，如糖似蜜價愛。爲見解珍，解寶，是箇好漢，有心要救他；只是單絲不成線，孤掌豈能鳴，只報得他一箇信。樂和說道：『好教你兩箇得知：如今包節級得受了毛太公錢財，必然要害你兩箇性命。你兩箇却是怎生好？』解珍道：『你不說起孫提轄則休；你既說起他來，只央你寄一箇信。』樂和道：『你却教我寄信與誰？』解珍道：『我有箇姐姐，是我爺面上

水滸

的，却與孫提轄兄弟爲妻，見在東門外十里牌住。他是我姑娘的女兒，叫做母大蟲顧大嫂。開張酒店，家裏又殺牛開賭。我那姐姐，有二十人近他不得。姐夫孫新這等本事，也輸與他。只有那簡姐姐，和我弟兄兩箇最好。孫新，孫立的姑娘，却是我母親；以此，他兩箇又是我姑舅哥哥。央煩的你暗暗地寄箇信與他，把我的事說知，姐姐必然自來救我。」樂和聽罷，分付說：「賢親，你兩箇且寬心着。」先去藏些燒餅肉食，來牢裏開了門，把與解珍，解寶，解了，推了事故，鎖了牢門，教別箇小節級看守了門，一逕透到東門外，望十里牌來。早望見一箇酒店門前，懸掛着牛羊等肉；後面屋下，一簇人在那裏賭博。樂和見酒店裏一箇婦人，坐在櫃上，但見：

眉龐，眼大，胖面，肥腰，插一頭異樣釵環，露兩箇時興釧鐲。有時怒起，提井欄便打老公頭。忽地心焦，拿石錘敲翻莊客腿。生來不會拈針線，弄棒持槍當女工，

樂和入進店內看着顧大嫂唱箇路道：「此間姓孫麼？」顧大嫂慌忙答道：「便是。足下却要沽酒，却要買肉？如要賭錢，後面請坐。」樂和道：「小人便是孫提轄妻弟樂和的便是。」顧大嫂笑道：「原來却是樂和。可知尊顏和姆姆一般模樣。且請裏面拜茶。」樂和跟進裏面客位裏坐下，顧大嫂便動問道：「聞知得舅舅在州裡勾當，家下窮忙少閒，不曾相會。今日甚風吹得到此？」樂和答道：「小人無事，也不敢來相惱。今日聽上偶然發下兩箇罪人進來，雖不會相會，多聞他的大名：一箇是兩頭蛇解珍，一箇是雙尾蝎解寶。顧大嫂道：「這兩箇是我的兄弟！不知因甚罪犯，下在牢裏？」樂和道：「他兩箇因射得一個大蟲，被本

水滸

鄉一箇財主毛太公賴了；又把他兩箇強紐做賊，搶擄家財，解入州裏來，他又上上下下都使了錢物，早晚間要教包節級牢裏做翻他兩個，結果了性命。小人路見不平，獨力難救。只想一者占親，二者義氣爲重，特地與他通個消息。他說道，只除是姐姐，便救得他。若不早早用心着力，節以救拔。』顧大嫂聽罷，一片聲叫起苦來，便叫火家『快去尋得二哥家來說話！』這幾箇火家，去不多時，尋得孫新歸來，與樂和相見。怎見得孫新的好處，有詩爲證：

軍班才俊子，眉目有神威。身在蓬萊寓，家從瓊海移。自藏鴻鵠志，

恰配虎狼妻。鞭響龍雙見，鎗來蟒獨飛。年似孫郎少，人稱小尉遲。

原來這孫新，祖是瓊州人氏，軍官子孫；因調來登州駐紮，弟兄就此爲家。孫新生得身長力壯，全學得他哥哥的本事，使得幾路好鞭鎗；因此多人把他弟兄兩箇比尉遲恭，叫他做小尉遲。顧大嫂把上件事對孫新說了，孫新道：『既然如此，教舅舅先回去。他兩箇已下在牢裏，全望舅舅看覷則箇。我夫妻商量箇長便道理，却逕來相投。』樂和道：『但有用着小人處，盡可出力向前。』顧大嫂置酒相待已了，將出一包碎銀，付與樂和，『望煩舅舅將去牢裏，散與衆人並小牢子們，好生週全他兩箇弟兄。』樂和謝了，收了銀兩，自回牢裏來替他使用，不在話下。且說顧大嫂和孫新商議道：『你有甚麼道理，救我兩箇兄弟？』孫新道：『毛太公那厮，有錢有勢；他防你兩箇兄弟出來，須不肯干休，定要做番了他兩箇，似此必然死在他手。若不去劫牢，別樣也救他不得。』顧大嫂道：『我和你今夜便去。』孫新笑道：『你好靈鹵；我和你也要算箇長便；劫了牢，也要箇去向。若不得我那哥哥，和這兩箇人時，行

澗 水

不得這件事。」顧大嫂道：「這兩箇是誰？」孫新道：「便是那叔叔兩箇最好賭的鄒淵，鄒淵。如今見在登雲山臺榭裏，聚衆打劫。他和我最好。若得他兩箇相幫助，此事便成。」顧大嫂道：「登雲山離這裏不遠，你可連夜去請他叔叔兩箇來商議。」孫新道：「我如今便去。你可收拾了酒食教饌，我去定請得來。」顧大嫂分付火家宰了一口豬，舖下數盤菜品案酒，排下桌子。天色黃昏時候，只見孫新引了兩箇好漢歸來：那箇爲頭的，姓鄒名淵，原是萊州人氏；自小最好賭錢，閑漢出身；爲人忠良慷慨；更兼一身好武藝，性氣高強，不肯容人；江湖上喚他綽號出林龍。第二箇好漢，名喚鄒潤，是他姪兒；年紀與叔叔彷彿，二人爭差不多；身材長大，天生一等異相，腦後一箇肉瘤；以此人都喚他做獨角龍。那鄒潤往常和人爭鬧，性起來，一頭撞去，忽然一日一頭撞折了澗邊一株松樹，看的人都驚呆了。有西江月一首，單道他叔叔的好處：

厮打場中爲首，呼盧隊裏稱雄。天生忠直氣如虹，武藝驚人出衆。結寨登雲臺上，英名播滿山東，翻江盪海似雙龍，豈作池中玩弄。

當時顧大嫂見了，請入後面屋下坐地，却把上件事告訴與他。次後商量規合一節，鄒淵道：「我那裏雖有八九十人，只有二十來箇心腹的。明日幹了這件事，便是這裏安身不得了。我却有箇去處，我也有心要去多時，只不知你夫婦二人肯去麼？」顧大嫂道：「遮莫甚麼去處。都隨你去；只要救了我兩箇兄弟！」鄒淵道：「如今梁山泊十分興旺，宋公明大肯招賢納士。他手下見有我的三箇相識在彼：一箇是錦豹子楊林，一箇是火眼狻猊鄧飛，一箇是石將軍

澹 水

軍石勇。都在那裏入夥了多時。我們救了你們兩個兄弟，都一發上梁山泊，投遞入夥去，如何？」顧大嫂道：「最好！有一箇不去的，我便亂鎗戳死他！」鄒潤道：「還有一件；我們倘或得了人，誠恐登州有些軍馬追來，如之奈何？」孫新道：「我的親哥哥，見做本州兵馬提轄。如今登州，只有他一箇了得；幾番草寇臨城，都是他殺散了，到處聞名。我明日自去請他來，要他依允便了。」鄒潤道：「只怕他不肯落草。」孫新說道：「我自自有良法。」當夜喫了半夜酒，歇到天明，留下兩箇好漢在家裏，却使一箇火家，帶領了一兩箇人，推一輛車子，「快走城中營裏，請我哥哥孫提轄並嫂嫂樂大娘子，說道，「家中大嫂，害病沉重，便煩來家看覷。」顧大嫂來分付火家道：「只說我病重臨危，有幾句緊要的話，須是便來，只有幾番相見囑付。」火家推車兒去了，孫新專在門前伺候，等接哥哥。飯罷時分，遠遠望見車兒來了，載着樂大娘子，背後孫提轄騎着馬，十數箇軍漢跟着，望十里牌來。孫新入去報與顧大嫂得知，說：「哥嫂來了。」顧大嫂分付道：「只依我如此行。」孫新出來接見哥嫂，且請嫂嫂下了車兒，同到房裏，看視弟媳婦病症。孫提轄下了馬，入門來，端的好條大漢！淡黃面皮，落腮鬚鬚，八尺以上身材，姓孫，名立，綽號病尉遲；射得硬弓，騎得劣馬，使一管長鎗，腕上懸一條虎眼竹節銅鞭。海邊人見了，望風而降。有詩爲證：

鬚鬚黑鬚鬚， 性格流星急。 鞭鎗最熟慣， 弓箭長溫習。 闊臉似粧金， 雙睛如點漆。 軍中顯姓名， 病尉遲孫立。

當下病尉遲孫立下馬來，進得門便問道：「兄弟，嬌子害甚麼病？」孫新答道：「他害得症

滄 水

候，病得蹣跚。請哥哥到裏面說話。」孫立便入來。孫新分付火家：「着這夥跟馬的軍士，去對門店裏喫酒。便叫火家牽過馬，請孫立入到裏面來坐下。良久，孫新道：『請哥哥嫂嫂去房裏看病。』孫立同樂大娘子入進房裏，見沒有病人，孫立問道：『嬌子病在那裏房內？』只見外面走入顧大嫂來；鄒淵，鄒潤，跟在背後。孫立道：『嬌子，你正是害甚麼病？』顧大嫂道：『伯伯拜了。我害些救兄弟的病！』孫立道：『却又作怪！救甚麼兄弟？』顧大嫂道：『伯伯，你不要推聾障啞！你在城中，豈不知道他兩箇？是我兄弟，偏不是你的兄弟！』孫立道：「我並不知因由。是那兩箇兄弟？」顧大嫂道：『伯伯在上。今日事急，只得直言拜稟：這解珍，解寶，被登雲山下毛太公與同王孔目設計陷害，早晚要謀他兩箇性命。我如今和這兩箇好漢，商量已定：要去城中劫牢，救出他兩箇兄弟，都投梁山泊入夥去。恐怕明日事發，先負累怕伯；因此我只推患病，請伯伯嫗嫗到此，說箇長便。若是伯伯不肯去時，我們自去上梁山泊去了。如今朝廷有甚分曉！走了的，到沒事；見在的，便喫官司！常言道：『近火先燒。』伯伯便替我們喫官司坐牢，話時又沒人送飯來救你，伯伯尊意若何？』孫立道：『我却是登州的軍官，怎地敢做這等事？』顧大嫂道：『既是伯伯不肯，我們今日先和伯伯併箇你死我活！』顧大嫂身邊便掣出兩把刀來。鄒淵，鄒潤，各拔出短刀在手。孫立叫道：『嬌子且住！休要急速行。我從長計較，慢慢地商量。』樂大娘子，驚得半晌做聲不得。顧大嫂又道：『既是伯伯不肯去時，即便先送嫗嫗前行，我們自去下手！』孫立道：『雖要如此行時，也待我歸家去收拾包裹行李，看箇虛實，方可行事。』顧大嫂道：『伯伯，的樂阿舅透

滄 水

風與我們了！一就去劫牛，一就去取行李不遲。」孫立歎了一口氣，說道：『你衆人既是如此行了，我怎地推却得開？不成日後倒要替你們喫官司？罷！罷！罷！都做一處商議了行！』先叫鄒淵去登雲山寨裏收拾財物人馬，帶了那二十箇心腹的人，來店裏取齊。鄒淵去了，又使孫新入城裏來問樂和討信；就約會了暗通消息。解珍，解寶，得知。次日登雲山寨裏鄒淵收拾金銀已了，自和那起人到來相助；孫新家裏，也有七八箇知心腹的火家；並孫立帶來的十數箇軍漢，共有四十餘人。孫新宰了兩箇豬，一腔羊，衆人盡喫了一飽。敎顧大嫂貼肉藏了尖刀，扮做箇送飯的婦人先去。孫新跟着孫立，鄒淵領了鄒潤，各帶了火家，分作兩路入去。正是：

捉虎翻成縱虎災，虎官虎吏枉安排。全憑鐵叫通關節，始得牢城鐵甕開。

且說登州府牢裏包節級得了毛太公錢物，只要陷害解珍，解寶的性命。當日樂和拿着水火棍，正立在牢門裏獅子口邊，只聽得拽鈴子響。樂和道：『甚麼人？』顧大嫂應道：『送飯的婦人。』樂和已目瞧科了，便來開門，放顧大嫂入來，再關了門。將過廊下去，包節級正在亭心裏看見，便喝道：『這婦人是甚麼人？敢進牢裏來送飯！自古「獄不通風！」』樂和道：『這是解珍，解寶的姐姐，自來送飯。』包節級喝道：『休要放他入去！你們自與他送進去便了！』樂和討了飯，却來開了牢門，把與他兩箇。解珍，解寶，問道：『舅舅，夜來所言的事如何？』樂和道：『你姐姐入來了。只等前相應。』樂和便把匣牀與他兩箇開了。只聽的小牢子入來報道：『孫提轄敲門要走入來。』包節級道：『他自是營官，來我牢裏，有何事幹！』

潯 水

休要開門！」顧大嫂一趑趄下亭心邊去，外面又叫道：「孫提轄焦躁了打門。」包節級忿怒，便下亭心來。顧大嫂大叫一聲「我的兄弟在那裏！」身邊便掣出兩把明晃晃尖刀來。包節級見不是頭，望亭心外便走。解珍，解寶提起枷從牢裏鑽將出來，正迎着包節級。包節級措手不及，被解寶一枷梢打重，把腦蓋打得粉碎。當時顧大嫂手起，早截翻了三五箇小牢子。一齊發喊，從牢裏打將出來。孫立，孫新，把兩箇當住了，見四箇從牢裏出來，一發望州衙前便走。鄒淵，鄒潤，早從州衙裏提出王孔目頭來。街市上人大喊起，先透出城去，孫提轄騎着馬，彎着弓，搭着箭，壓在後面。街上人家，都關上門，不敢出來。州裏做公的人，認得是孫提轄，誰敢向前攔當。衆人簇擁着孫立，出城門去，一直望十里牌來。扶攙樂大娘子上了車兒，顧大嫂上了馬，牽着便行。解寶，珍解，對衆人道：「耐耐毛太公老賊冤家，如何不報了去！孫立道：『說得是。』便令兄弟孫新『與舅舅樂和先護持車兒前行着，我們隨後趕來。』孫新，樂和，簇擁着車兒先行了。孫立引着解珍，解寶，鄒淵，鄒潤並火家伴當，一逕透毛太公莊上來。正值毛仲義與太公在莊上慶壽飲酒，却不隄備，一夥好漢，納聲喊，殺將入去，就把毛太公，毛仲義並一門老小，盡皆殺了，不留一箇。去臥房裏，搜檢得十數包金銀財寶；後院裏牽得七八匹好馬，把四匹捎帶馱載。解珍，解寶，揀幾件好的衣服穿了；將莊院一把火，齊放起燒了。各人上馬，帶了一行人，趕不到三十里路，早趕上車仗人馬，一處上路行程。於路莊戶人家，又奪得三五匹好馬，一行星夜趕上梁山泊去。有西江月爲證：

滌水

忠義立身之本，姦邪壞國之端。狼心狗倖濫居官，致使英雄扼腕。奪虎機謀可惡，掣牢計策堪觀。登州城廓痛悲酸，頃刻橫屍遍滿。

不一二日，來到石勇酒店裏。那鄒淵與他相見了，問起楊林，鄒飛二人。石勇答言說起『宋公明去打祝家莊，二人都跟去，兩次失利。聽得報來說，楊林，鄒飛，俱被陷在那裏，不知如何。備聞祝家莊三子豪傑；又有教師鐵棒藥廷玉相助；因此二次打不破那莊。』孫立聽罷，大笑道：『我等衆人來投大寨入夥，正沒半分功勞。獻此一條計策，打破祝家莊，爲進身之報如何？』石勇大喜道：『願聞良策。』孫立道：『藥廷玉那厮和我是一箇師父教的武藝。我學的鎗刀，他也知道；他學的武藝，我也盡知。我們今日只做登州對調來鄆州守把，經過來此相望，他必然出來迎接我們。進身入去，裏應外合，必成大事。此計如何？』正與石勇說計未了，只見小校報道：『吳學究下山來，前往祝家莊救應去。』石勇聽得，便叫小校快去報知軍師，請來這裏相見。說猶未了，已有軍馬來到店前，乃是呂方，郭盛並阮氏三雄。隨後軍師吳用帶領五百人馬到來。石勇接入店內，引着這一行人都相見了，備說投託入夥，獻計一節。吳用聽了大喜，說道：『既然衆位好漢肯作成山寨，且休上山，便煩請往祝家莊，行此一事，成全這段功勞，如何？』孫立等衆人皆喜，一齊都依允了。吳用道：『小生今去，也如此見陣，我人馬前行。衆位好漢，隨後一發便來。』吳學究商議已了，先來宋江寨中。見宋公明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用置酒與宋江解悶。備說起『石勇，楊林，鄒飛，三箇的一起相識，是登州兵馬提轄病尉遲孫立。和這祝家莊教師藥廷玉，是一箇師父教』

澗 水

的。今來共有八人，投托大寨入夥。特獻這條計策，以爲進身之報。今已計較定了：裏應寨合，如此行事。隨後便來叅見兄長。」宋江聽說罷，大喜。把愁悶都撇在九霄雲外。忙叫外內置酒，安排筵席，等來相待。却說孫立教自己的伴當人等，跟着車仗人馬，投一處歇下，只帶了解珍，解寶，鄒淵，鄒潤，孫新，顧大嫂，樂和，共是八人，來叅宋江。都講禮已畢，宋江置酒設席管待，不在話下。吳學究暗傳號令與衆人，教第三日如此行。第五日如此行。分付已了，孫立等衆人，領了計策，一行人自來和車仗人馬，投祝家莊，進身行事。再說吳學究道：『啓動戴院長到山寨裏走一遭，快與我取將這四箇頭領來，我自有用他處。』不是教戴宗連夜來取這四箇人來，有分教水泊重添新羽翼，山莊無復舊衣冠。畢竟吳學究取那四箇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吳學究雙掌連環計 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話說當時軍師吳用啟煩戴宗道：『賢弟可與我回山寨去取鐵面孔目裴宣，聖手書生蕭讓，通臂猿侯健，玉臂匠金大堅；可教此四人帶了如此行頭，連夜下山來，我自有用他處。』戴宗去了，只見寨外軍士來報：『西村扈家莊上扈成，牽牛擔酒，特來求見。』宋江叫請入來。扈成來到中軍帳前，再拜懇告道：『小妹一時盛鹵，年幼不省人事，悞犯威顏；今者被擒，望乞將軍寬恕。奈緣小妹原許祝家莊上。前者不合奮一時之勇，陷於縲紲。如蒙將軍饒放，但用之物，當依命拜奉。』宋江道：『且請坐說話。祝家莊那厮好生無禮，平白欺負俺山寨；因此行兵報讐，須與你扈家無冤。只是令妹引人捉了我王矮虎，因此還禮，拿了令妹。你把王矮虎放回還我，我便把令妹還你。』扈成答道：『不期已被祝家莊拿了這箇好漢去。』吳學究便道：『我這王矮虎，今在何處？』扈成道：『如今拘鎖在祝家莊上，小人怎敢去取？』宋江道：『你不去取得王矮虎來還我，如何能勾得你令妹回去？』吳學究道：『兄長休如此說。只依小生一言：今後早晚祝家莊上但有些響亮，你的莊上，切不可令人來救護；倘或祝家莊上有人投透你處，你可就縛任彼。能是捉下得人時，那時送還令妹到貴莊。只是如今不在本寨，前日已使人送在山寨，奉養在宋太公處。你且放心回去，我這裏自有箇道理。』扈成道：『今番斷然不敢去救應他。若是他莊上果有人求投我時，定縛來奉獻將軍麾下。』宋江道：『你若是如此，便強似送我金帛。』扈成拜謝了去，且說扈立却把旗號上，改換作，一營州兵

潞 水

馬提轄孫立，領了一行人馬，都來到祝家莊後門前。莊上瑤裏，望見是登州旗號，報入莊裏去。欒廷玉聽得是登州孫提轄到來相望，說與祝氏三傑道：『孫提轄是我弟兄，自幼與同師學藝。今日不知如何到此？』帶了二十餘人馬，開了莊門，放下吊橋，出來迎接。孫立一行人，都下了馬。衆人講禮已罷，欒廷玉問道：『賢弟在登州守把，如何到此？』孫立答道：『總兵府行文書，對調我來此間鄆州守把城池，隄防梁山泊強寇。便道經過，聞知仁兄在此祝家莊，特來相探。本待從前門來，因見村口莊前，俱屯下許多軍馬，不好衝突，特地尋寬村里，從小路問到莊後，入來拜望仁兄。』欒廷玉道：『便是這幾時連日與梁山泊強寇廝殺，已拿得他幾箇頭領在莊裏了。只要捉了宋江賊首，一併解官。天幸今得賢弟來此間鎮守，正如「錦上添花，早苗得雨。」』孫立笑道：『小弟不才，且看相助捉拿這廝們，成全兄長之功。』欒廷玉大喜，當下都引一行人進莊裏來，再拽起了吊橋，關上了莊門。孫立一行人，安頓車仗人馬，更換衣裳，都在前廳來相見祝朝奉。與祝龍，祝虎，祝彪三傑，都相見了。一家兒都在廳前相接。欒廷玉引孫立等上到廳上相見。講禮已罷，便對祝朝奉說道：『我這儲賢弟孫立，綽號病尉遲，任登州兵馬提轄。今奉總兵府對調他來鎮守此間鄆州。』祝朝奉道：『老夫亦是治下。』孫立道：『卑小之職，何足道哉？早晚也要望朝奉提携指教。』祝氏三傑相請衆位會坐。孫立問道：『連日相殺，征陣勞神？』祝龍答道：『也未見勝敗。衆位尊兄鞍馬勞神不易。』孫立便叫顧大嫂引了樂大娘子叔伯兩箇去後堂見拜宅眷。喚過孫新，解寶，解珍，泰見了，說道：『這三箇是我兄弟。』指着樂和便道：『這位是此間鄆州差

水滸

來取的公吏。』指着鄒淵，鬚潤，道：『這兩箇是登州送來的軍官。』祝朝奉併三子雖是聰明，却見他又冇老小並許多行李車仗人馬，又是欒廷玉教師的兄弟，那裏有疑心，只顧殺牛宰馬做筵席，管待衆人且飲酒食。過了一兩日，到第三日，莊兵報道：『宋江又調軍馬殺透莊上來了！』祝彪道：『我自去上馬拿此賊！』便出莊門，放下吊橋，引一百餘騎馬軍殺將出來。早迎見一彪軍馬，約有五百來人。當先擁出那箇頭領，彎弓插箭，拍馬輪鎗，乃是小李廣花榮。祝彪見了，躍馬挺鎗，向前來鬪，花榮也縱馬來戰祝彪。兩箇在獨龍岡前，約鬪了十數合，不分勝敗。花榮賣箇破綻，撥回馬便走。引他趕來，祝彪正待要縱馬追去，背後有認得的說道：『將軍休要去趕，恐防暗器。此人深好弓箭。』祝彪聽罷，便勒轉馬來不趕，領回人馬，投莊上來，拽起吊橋。看花榮時，也引軍馬回去了，祝彪直到廳前下馬，進後堂來飲酒。孫立動問道：『小將軍今日拿得甚賊？』祝彪道：『這厮們裏有箇甚麼小李廣花榮，鎗法好生了得。鬪了五十餘合，那厮走了。我却待要趕去追他，軍人們道，那厮好弓箭，因此各自收兵回來。』孫立道：『來日看小弟不才，拿他幾箇。』當日筵席上叫樂和唱曲，衆人皆喜。至晚席散，又歇了一夜。到第四日午牌，忽有莊兵報道：『宋江軍馬，又來在莊前了！』堂下祝龍，祝虎，祝彪三子，都披掛了，出到莊前門外。遠遠地望見早聽得鳴鑼搥鼓，納喊搖旗，對面早擺下陣勢。這里祝朝奉坐在莊門上，左邊欒廷玉右邊孫提轄，祝家三傑並孫立帶來的許多人伴，都擺在兩邊。早見宋江陣上豹子頭林冲高聲叫罵。祝龍焦燥，喝叫放下吊橋，滾鎗上馬，引二百人馬，大喊一聲，直透林冲陣上，莊門下搥起鼓來，兩邊各把

水滸

弓弩射住陣脚。林冲挺起丈八蛇矛，和祝龍交戰。連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兩邊鳴鑼各回了馬。祝虎大怒，提刀上馬，砲到陣前，高聲大叫『宋江決戰！』說言未了，宋江陣上早有一將出馬，乃是沒遮欄穆弘來戰祝虎。兩箇鬪了三十餘合，又沒勝敗。祝彪見了大怒，便綽鎗飛身上馬，引二百餘騎，迺到陣前。宋江隊裏病關索楊雄，一騎馬，一條鎗，飛搶出來戰祝彪。孫立看見兩隊兒在陣前廝殺，心中忍耐不住，便喚孫新『取我的鞭鎗來！就將我的衣甲頭盔袍襖把來披掛了！』牽過自己馬來，這騎馬，號鳥騷馬，繫上鞍子，扣了三條肚帶，腕上懸了虎眼鋼鞭，綽鎗上馬，祝家莊上一聲鑼響，孫立出馬在陣前。宋江陣上林冲，穆弘，楊雄，都勒住馬立於陣前。孫立早跑馬出來，說道：『看小可捉這廝們！』孫立把馬兜住，喝問道：『你那賊兵陣上有好廝殺的出來與我決戰！』宋江陣內響鈴響處，一騎馬跑將出來。衆人看時，乃是拚命三郎石秀，來戰孫立。兩馬相交，雙鎗并舉。兩箇鬪到五十合，孫立賣箇破綻，讓石秀一鎗搠入來；虛閃一箇過，把石秀輕輕的從馬上捉過來，直挾到莊前撇下，喝道：『把來縛了！』祝家三子把宋江軍馬一撥都趕散了。三子收軍，同到門樓下，見了孫立衆皆拱手欽伏。孫立便問道：『共是捉得幾箇賊人？』祝朝奉道：『起初先捉得一箇時遷，次後拿得一箇細作楊林，又捉得一箇黃信；屠家莊一丈青捉得一箇王矮虎，陣上拿得兩箇：秦明，鄧飛，今番將軍又捉得這箇石秀，這廝正是燒了我店屋的：共是七箇了。』孫立道：『一箇也不要壞他。快做七輛囚車裝了，與些酒飯，將養身體，休教餓損了他，不好看。他日拿了宋江，一併解上東京去，教天下傳名，說這箇祝家莊三傑！』

水滸

『祝朝奉謝道：『多幸得提轄相助。想是這梁山泊當滅也。』邀請孫立到後堂筵宴。石秀自把囚車裝了。看官聽說：石秀的武藝，不低似孫立；要賺祝家莊人，故意教孫立捉了，使他莊上人一發信他。孫立又暗暗地使鄒淵，鄒潤，樂和去後房裏，把門戶都看了出入的路數。楊林，鄒飛，見了鄒淵，鄒潤，心中暗喜。樂和張看得沒人，便透箇消息與衆人知了。顧大嫂與樂大娘子在裏面，已看了房戶出入的門徑。至第五日，孫立等衆人，都在莊上開行。當日辰牌時候，早飯已後，只見莊兵報道：『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來打本莊！』孫立道：『分十路，待怎地！你手下人且不要慌，早作準備便了。先安排些撓鉤套索，須要活捉，拿死的也不算！』莊上人都披掛了，祝朝奉親自也引着一班兒，上門樓來看時，見正東上一彪人馬，當先一箇頭領，乃是豹子頭林冲，背後便是李俊，阮小二，約有五百以上人馬；在此正西上，又有五百來人馬，當先一箇頭領，乃是小李廣花榮，隨背後是張橫，張順；正南門樓上望時，也有五百來人馬，當先三箇頭領，乃是沒遮欄穆弘，病關索楊雄，黑旋風李逵；四面都是兵馬。戰鼓齊鳴，喊聲大舉。欒廷玉聽了道：『今日這厮們厮殺，不可輕敵。我引了一隊人馬出後門，殺這正西北上的人馬。』祝龍道：『我出前門，殺這正東上的人馬。』祝虎道：『我也出後門，殺那西南上的人馬。』祝彪道：『我自出前門捉宋江，是要緊的賊首！』祝朝奉大喜，都賞了酒。各人上馬，盡帶了三百餘騎，遶出莊門。其餘的，都守莊院門樓前納喊。此時鄒淵，鄒潤已藏了大斧，只守在監門左側；解珍，解寶，藏了暗器，不離後門；孫新，樂和，已守定前門左右；顧大嫂先撥軍兵保護樂大娘子，却自拿了兩把

澗 水

雙刀，在堂前墜；只聽風聲，便乃下手。且說祝家莊上，搗了三通戰鼓，放了一箇砲，把前後門都開，放下吊橋，一齊殺將出來。四路軍兵出了門，四下里分投去廝殺。隨後孫立帶了十數箇軍兵，立在吊橋上；門裏孫新，便把原帶來的旗號，插起在門樓上；樂和便提着鎗，直唱將入來；鄒淵，鄒潤，聽得樂和唱，便噙哨了幾聲，輪動大斧，早把守監門的莊兵，砍翻了數十箇；便開了陷車，放出七隻大蟲來，各各尋了器械；一聲喊起，顧大嫂掣出兩把刁，直蹙入房裏，把應有婦人，一刀一箇，盡都殺了。祝朝奉見頭勢不好了，却待要投井時，早被石秀一刀剝翻，割了首級。那十數箇好漢，分投來殺莊兵。後門頭解珍，解寶，便去馬草堆裏，放起把火，黑滾冲天而起。四路人馬，見莊上火起，併力向前。祝虎見莊裏火起，先透回來。孫立守在吊橋上，大喝一聲，『你那廝那裏去！』攔住吊橋。祝虎省口，便撥轉馬頭，再避宋江陣上來。這裏呂方，郭盛，兩戟齊舉，早把祝虎和人連馬擲翻在地；衆軍亂上，剝做肉泥。前軍四散奔走。孫立，孫新，迎接宋公明入莊。且說東路祝龍鬪林冲不住，飛馬遠莊後而來。到得吊橋邊，見後門頭解珍，解寶，把莊客的屍首，一箇箇攆將下來，火燄裏，祝龍急回馬望北而走，猛然撞着黑旋風，躡身便到，輪動雙斧，早砍翻馬脚。祝龍措手不及，倒撞下來，被李逵只一斧，把頭劈翻在地。祝彪見莊兵走來報知，不敢回，直望扈家莊投遶；被扈成叫莊客捉了，綁縛下。正解將來，見宋江恰好遇着李逵，只一斧砍翻祝彪頭來，莊客都四散走了。李逵再輪起雙斧，便看着扈成砍來。扈成見局面不好，投馬落荒而走，棄家逃命，投延安府去了。後來中興內，也做了箇軍官武將。且說李逵正殺得手順，直

水滸

搶入扈家莊裏，把扈太公一門老幼，盡數殺了，不留一箇。叫小喽囉牽了有的馬匹，把莊裏一應有的財賦，捎搭有四五十馱，將莊院門一把火燒了，却回來獻納。再說宋江已在祝家莊上正廳坐下，衆頭領都來獻納。生擒得四五百人，奪得好馬五百餘匹，活捉牛羊不計其數。宋江見了，大喜道：「只可惜殺了繡娃玉那箇好漢！」正嗟歎間，聞人報道：「黑旋風燒了扈家莊，砍得頭來獻納。」宋江便道：「前日扈成已來投降，誰教他殺了此人？如何燒了他莊院？」只見黑旋風一身血污，腰裏插着兩把板斧，直到宋江面前唱箇大喏，說道：「祝龍是兄弟殺了；祝彪也是兄弟砍了；扈成那厮走了；扈太公一家，都殺得乾乾淨淨；兄弟特來請功！」宋江喝道：「祝龍曾有人見你殺了，別的怎地是你殺了？」黑旋風道：「我砍得手順，望扈家莊趕去，正撞見一丈青的哥哥解那祝彪出來，被我一斧砍了；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厮。他家莊上，被我殺得一箇也沒了！」宋江喝道：「你這厮！誰叫你去來？你也須知扈成前日牽牛擔酒，前來投降了！如何不聽得我的言語，擅自去殺他一家，做違了我的將令？」李逵道：「你便忘記了，我須不忘記！那厮前日砍那箇烏婆娘趕着哥哥要殺，你今却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親，便又思量阿舅丈人！」宋江喝道：「你這鐵牛，你得胡說！我如何肯要這婦人。我自有箇處置。你這黑厮拿得活的有幾箇？」李逵答道：「誰鳥耐煩！見着活的便砍了！」宋江道：「你這厮違了我的軍令，本合斬首，且把殺祝龍，祝彪的功勞折過了，下次違令，定行不饒！」黑旋風笑道：「雖然沒了功勞，也喫我殺得快活！」只見軍師吳學究引着一行人馬，都到莊上來，與宋江把盞賀喜。宋江與吳用商議道，要把這

祝家莊村坊洗蕩了。石秀稟說起：「這鍾離老人仁德之人指路之力，救濟大患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內，亦不可屈壞了這等好人。」宋江聽罷，叫石秀去尋那老人來。石秀去不多時，引着那箇鐘離老人來到莊上，拜見宋江，與學究。宋江取一包金帛，賞與老人，永爲鄉民：「不是你這老人面上有恩，把你這箇村坊，盡數洗蕩了，不留一家；因爲你一家爲善，以此饒了你這一境村坊人民。」那鐘離老人只是下拜。宋江又道：「我連日在此攪擾你們百姓，今日打破了祝家莊，與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賜糧米一石，以表人心。」就着鐘離老人爲頭給散。一面把祝家莊多餘糧米，盡數裝載上車；金銀財賦，犒賞三軍衆將；其餘牛羊驢馬等物，將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莊，得糧五千萬石，宋江大喜。大小頭領，將軍馬收拾起身。又得若干新到頭領：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潤，鄒淵，樂和，顧大嫂；並救出七箇好漢。孫立等將自己馬，也捎帶了自己的財賦，同老小樂大娘子，跟隨了大隊軍馬上山。當有村坊鄉民，扶老挈幼，香花燈燭，於路拜謝宋江等。衆將一齊上馬，將軍兵分作三隊擺開，前隊鞭敲金鐙，後軍齊唱凱歌。正是：

盜可盜，非常盜，強中強，真能強，只因滅惡除兇，聊作打家劫舍。地方恨土豪欺壓，鄉村喜義士濟施。衆虎有情，爲救偷鷄釣狗。獨龍無助，難留飛虎撲鷗。謹具上萬資糧，填平水泊。更賠許多人畜，踏破梁山。

話分兩頭。且說撲天鷗李應，恰纔將息得箭瘡平復，閉門在莊上不出，暗地使人常常去探聽祝家莊消息，已知被宋江打破了，驚喜相半。只見莊客入來報說：「有本州知府帶領三五十

澹 水

部漢到莊，便問祝家莊事情。』李應慌忙叫杜興開了莊門，放下吊橋，迎接入莊。李應把條白絹搭膊絡着手，出來迎迓，邀請進莊裏前廳。知府下了馬，來到廳上，居中坐了。側首坐着孔目；下面一箇押番，幾箇虞候；墻下盡是許多節級牢子。李應拜罷，立在廳前。知府問道：『祝家莊被殺一事，如何？』李應答道：『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有傷左臂，一向閉門，不敢出去，不知其實。』知府道：『胡說！祝家莊見有狀子，告你結連梁山泊強寇，引誘他軍馬，打破了莊；前日又受他鞍馬羊酒，綵段金銀；你如何賴得過？』李應告道：『小人是知法度的人，如何敢受他的東西？』知府道：『難信你說！且提去府裏，你自與他對理明白！』喝教獄卒牢子：『捉了！帶他州裏去與祝家分辯。』兩下押番虞候，把李應縛了，衆人簇擁知府上了馬。知府又問道：『那箇是杜主管杜興？』杜興道：『小人便是。』知府道：『狀上也有你名，一同帶去。』也與他鎖了，一行人都出莊門。當時拿了李應，杜興，離了李家莊，腳不停地解來。行不過三十餘里，只見林子邊，撞出宋江，林冲，花榮，楊雄，石秀，一班人馬，攔住去路。林冲大喝道：『梁山泊好漢合夥在此！』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敵，撇了李應，杜興，逃命去了。宋江喝叫趕上，衆人趕了一程，回來說道：『我們若趕上時，也把這箇鳥知府殺了；但自不知去向。』便與李應，杜興，解了縛索，開了鎖，便牽兩匹馬過來，與他兩箇騎了。宋江便道：『且請大官人上梁山泊躲幾時如何？』李應道：『却是使不得。知府是你們殺了，不干我事。』宋江笑道：『官司裏怎肯與你如此分辯？我們去了，必然要負累了你。既然大官人不肯落草，且在山寨消停幾日，打聽得沒事了時，再下山來不

水滸

遲。」當下不由李應，杜興，不行。大隊軍馬中間，如何回得來。一行三軍人馬，迤邐回到梁山泊了。寨裏頭領晁蓋等衆人，搥鼓吹笛，下山來迎接。把了接風酒，都上到大寨裏聚義廳上，扇圍也似坐下。請上李應與衆頭領都相見了。兩箇講禮已罷，李應稟宋江道：「小可兩箇，已送將軍到大寨了；既與衆頭領亦都相見了，在此趨侍不妨，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可教小人下山則箇。」吳學究笑道：「大官人差矣。寶眷已都取到山寨了，貫莊一把火已都燒做白地，大官人却回那里去？」李應不信，早見車仗人馬，隊隊上山來。李應看時，却見是自家的莊客並老小人等。李應連忙來問時，妻子說道：「你被知府捉了來，隨後又有兩箇巡檢，引着四箇都頭，帶領三百來士兵，到來抄扎家私；把我們好好的教上車子，將家裏一應箱籠牛羊馬匹驢騾等項，都拿了去；又把莊院放起火來都燒了。」李應聽罷，只叫得苦。晁蓋，宋江，都下廳伏罪道：「我等兄弟們，端的久聞大官人好處；因此行出這條計來。萬望大官人情恕。」李應見了如此言語，只得隨順了。宋江道：「且請宅眷後廳耳房中安歇。」李應又見廳前廳後這許多頭領亦有家眷老小在彼，便與妻子道：「只得依允他過。」宋江等當時請至廳前敘說閒話，衆皆大喜。宋江便取笑道：「大官人，你看我叫過兩箇巡檢並那知府過來相見。」那扮知府的是蕭讓；扮巡檢的兩箇，是戴宗，楊林；扮孔目的是裴宣；扮處候的是金大堅，侯健。又叫喚那四箇都頭，却是李俊，張順，馬麟，白勝，李應都看了，目瞪口呆，言語不得。宋江喝叫小頭目，快殺牛宰馬，與大官人陪話；慶賀新上山的十二位頭領：乃是李應，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淵，鄒潤，杜興，樂和，時遷，女頭領扈三娘

，顧大嫂。同樂大娘子，李應宅眷，另做一席在後堂飲酒。大小三軍，自有犒賞。正廳上大吹大唱，衆多好漢，飲酒至晚方散。新到頭領，俱各撥房安頓。次日又作席面，會請衆頭領作主張。宋江喚王矮虎來說道：『我當初在清風山時，許下你一頭親事。懸懸掛在心中，不曾完得此願。今日我父親有箇女兒，招你爲婿。』宋江自去請出宋太公來，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宋江親自與他陪話說道：『我這兄弟王英，雖有武藝，不及賢妹。是我當初曾許下他一頭親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賢妹你認義我父親了，衆頭領都是媒人，今朝是箇良辰吉日，賢妹與王英結爲夫婦。』一丈青見宋江義氣深重，推却不得，兩口兒，只得拜謝了。晁蓋等衆人皆喜，都稱頌宋公明，真乃有德有義之士。當日盡皆筵宴，飲酒慶賀。正飲宴間，只見山下有人來報道：『朱貴頭領酒店裏，有箇鄆城縣人在那裏，要來見頭領。』晁蓋，宋江聽得報了，大喜道：『既是這恩人上山來入夥，足遂平生之願！』正是恩讎不辯非豪傑，黑白分明是丈夫。畢竟來的是鄆城縣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話說宋江主張一丈青與王英配爲夫婦，衆人都稱讚宋公明仁德，當日又設席慶賀。正飲宴間，只見朱貴酒店裏使人上山來報道：『林子前大路上，一夥客人經過，小喽囉出去攔截，數內一箇稱是鄆城縣都頭雷橫。朱頭領邀請住了，見在店裏飲分例酒食，先使小校報知。』晁蓋，宋江，聽了大喜，隨即同軍師吳用三箇下山迎接。朱貴早把船送至金沙灘上岸。宋江見了，慌忙下拜道：『久別尊顏，常切思想。今日緣何經過賤處？』雷橫連忙答禮道：『小弟蒙本縣差遣，往東昌府公幹回來。經過路口，小喽囉攔討買路錢，小弟提起賤名，因此宋兄堅意留住。』宋江道：『天與之幸！』請到大寨，教衆頭領都相見了，置酒管待。一連住了五日，每日與宋江閒話。晁蓋動問朱全消息，雷橫答道：『朱全見今參做本縣當牢節級，新任知縣好生欣喜。』宋江宛曲把話來說雷橫上山入夥，雷橫推辭：『老母年高，不能相從。待小弟送母終年之後，却來相投。』雷橫當下拜辭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衆頭領各以金帛相贈；宋江，晁蓋，自不必說。雷橫得了一大包金銀下山，衆頭領都送至路口作別，把船渡通大路，自回鄆城縣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晁蓋，宋江，回至大寨聚義廳上，起請軍師吳學究，定議山寨職事。吳用已與宋公明商議已定，次日會合衆頭領聽號令。先撥外面守店頭領，宋江道：『孫新，顧大嫂，原是開酒店之家，着令夫婦二人，替回董威，董猛，別用；再令時遷去幫助石勇，樂和去幫助朱貴，鄆天壽去幫助李立。東南西北，四座店內，賣酒

濟 水

賣肉；招接四方入夥好漢，每店內設兩箇頭領，一丈青，王矮虎，後山下寨，監督馬匹。金沙灘小寨，童威，童猛，弟兄兩箇守把。鴨嘴灘小寨，鄒淵，鄒潤，叔侄兩箇守把。山前大路，黃信，燕順，部領馬軍下寨守護。解珍，解寶，守把山前第一關。杜遷，宋萬，守把宛子城第二關。劉唐，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關。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孟康仍前監造戰船。李應，杜興，蔣敬，總管山寨錢糧金帛。陶宗旺，薛永，監築梁山泊內城垣鴈臺。侯健專管監造衣袍鎧甲，旌旗戰襖。朱富，宋清，提調筵宴。穆春，李雲，監造屋宇寨柵。蕭讓，金大堅，掌管一應賓客書信公文。裴宣專管軍政司，賞功罰罪。其餘呂方，郭盛，孫立，歐鵬，馬麟，鄧飛，楊林，白勝，分調大寨八面安歇。晁蓋，宋江，吳用，居於山頂寨內。花榮，秦明，居於山左寨內。林冲，戴宗，居於山右寨內。李俊，李逵，居於山前。張橫，張順，居於山後，楊雄，石秀，守護聚義廳兩側。』一班頭領，分撥已定，每日輪流一位頭領，做筵席慶賀。山寨體統，甚是齊整。有詩爲證：

巍巍高寨水中央，列職分頭任所長。只爲朝廷無駕馭，遂令草澤有騰揚。

再說雷橫離了梁山泊，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鄆城縣，到家參見老母；更換些衣服，贖了回文，逕投縣裏來，拜見了知縣；回了話，銷繳公文批帖，且自歸家暫歇，依舊每日縣中書畫卯酉，聽候差使。因一日行到縣衙東首，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都頭幾時回來？』雷橫回過臉來看時，却是本縣一箇學閥的李小二。雷橫答道：『我却纔前日來家。』李小二道：『都頭出去了許多時，不知此處近日有箇東京新來打聽的行院，色藝雙絕，叫做白秀

水 滸

英。那娘子來參都頭，却值公差出外不在。如今見在拘欄裏，說唱諸般品誦。每月有那一般打散，或是戲舞，或是吹彈，或是歌唱，賺得那人山人海價看。都頭如何不去唆一唆？端的是好箇粉頭！」雷橫聽了，又遇心閑，便和那李小二，逕到拘欄裏來看只見門首掛着許多金字帳額，旗桿吊着等身靠背。入到裏面，便去青龍頭上第一位坐了。看戲臺上却做笑樂院本。那李小二，人叢裏撒了雷橫，自出外面趕碗頭腦去了。院本下來，只見一箇老兒，裹着磕腦頭兒巾，穿着一領茶褐維衫，繫一條卓線，拿把扇子上來開呵道：「老漢是東京人氏，白玉喬的便是，如今年邁，只憑女兒秀英歌舞吹彈，普天下伏侍看官。」鑼聲響處，那白秀英早上戲臺，參拜四方；拈起鑼棒，如撒豆般點動；拍下一聲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詩便說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着這場話本，是一段風流韻籍的格範，喚做『豫章城雙漸赴蘇卿。』」說了開話又唱，唱了又說，合棚價衆人喝采不絕。雷橫坐在上面，看那婦人時，果然是色藝雙絕。但見：

羅衣疊雪，寶髻堆雲，櫻桃口杏臉桃腮，楊柳腰蘭心蕙性。歌喉宛轉，聲如枝上鶯啼。舞態踟躕。影似花間鳳蕩。腔依古調，音出天然，高低，緊慢按宮商，輕重疾徐依格範。笛吹紫竹簫簫錦，板拍紅牙字字新。

那白秀英唱到務頭，這白玉喬按喝道：「雖無買馬博金燕，要動聰明鑑事人。看官喝采道是過去了，我兒，且回一回。」下來便是柳交鼓兒的院本。白秀英拿起盤子指着道：「財門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過，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過。」白玉喬道：「我兒且走一遭

澹 水

，看官都待賞你。」白秀英托着盤子，先到雷橫面前。雷橫便去身邊裏摸時，不想並無一文，雷橫道：「今日忘了，不曾帶得些出來，明日一發賞你。」白秀英笑道：「頭醋不釀徹底薄。」官人坐當其位，可出箇標首？」雷橫通紅了面皮道：「我一時不曾帶得出來，非是我捨不得。」白秀英道：「官人既是來聽唱，如何不記得帶錢出來？」雷橫道：「我賞你三五兩銀子，也不打緊；却恨今日忘記帶來。」白秀英道：「官人今日見一文也無，提甚三五兩銀子！正是教俺望梅止渴，畫餅充饑！」白玉喬道：「我兒，你自沒眼！不看城裡人，村裏人，只顧問他討甚麼！且過去自問曉事的恩官告箇標首。」雷橫道：「我怎地不是曉事的？」白玉喬道：「你若省得這子弟門庭時，狗頭上生角！」衆人齊和起來。雷橫大怒，便罵道：「這忤奴！怎敢辱我！」白玉喬道：「便罵你這三家村使牛的，打甚麼緊！」有認得的，喝道：「使不得，這箇是本縣雷都頭。」白玉喬道：「只怕是驢筋頭！」雷橫那裏忍耐得住，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揪住白玉喬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綻齒落。衆人見打得狠，都來解拆開了，又勸雷橫自回去了。拘欄裏人，一闕盡散了。原來這白秀英却和那新任知縣舊在東京兩箇來往，今日特地在鄆城縣開拘欄。那娼妓，見父親被雷橫打了，又帶重傷，叫一乘轎子，逕到知縣衙內訴告：「雷橫毆打父親，攪散拘欄，意在欺騙奴家。」知縣聽了大怒道：「快寫狀來！」這箇喚做「枕邊靈。」便教白玉喬寫了狀子，驗了傷痕，指定證見。本處縣裏有人都和雷橫好的，替他去知縣處打關節，怎當那婆娘守定在衙內，撒嬌撒癡，不由知縣不行。立等知縣差人把雷橫捉拿到官，當廳責打；取了招狀，將具枷來枷了。押出去號令

澗 水

示衆。那婆娘要逞好手，又去知縣行說了：『定要把雷橫號令在拘攔門首。』第二日，那婆娘再去做場，知縣却教把雷橫號令在拘攔門首。這一班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橫一般的公人，如何肯緝扒他。這婆娘尋思一會：『既是出名奈何了他，只是一怪。走出拘攔門，去茶坊裏坐下，叫禁子過去發話道：『你們都和他有首尾，却放他自在！知縣相公教你們緝扒他，你到做人情！少刻我對知縣說了，看道奈何得你們也不！』』禁子道：『娘子不必發怒，我們自己去緝扒他便了。』白秀英道：『恁地時，我自將錢賞你。』禁子們只得來對雷橫說道：『兄長，沒奈何，且胡亂緝一緝。』把雷橫緝扒在街上。人鬧裏，却好雷橫的母親正來送飯；看見兒子喫他緝扒在那裏，便哭起來，罵那禁子們道：『你衆人和我兒一般在衙門裏出入的人，錢財直這般好使！誰保的常沒事！』禁子答道：『我那老娘聽我說：我們却也要容情，怎禁被原告人監定在這裏要緝，我們也沒做道理處。不時，便要去找知縣說，苦害我們；因此上做不的面皮。』那婆娍道：『幾曾見原告人自監着被告號令的道理！』禁子們又低低道：『老娘，他和知縣來往得好，一句話便送了我們，因此兩難。』那婆娍一面自去解索，一頭口裏罵道：『這箇賊賤人，直恁的倚勢！我且解了這案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却在茶房裏聽得，走將過來，便道：『你那老婢子，却纔道甚麼！』那婆娍那裏有好氣，便指着罵道：『你這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賤母狗！做甚麼倒罵我！』白秀英聽得，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大罵道：『老咬蟲！喫貧婆！賤人怎敢罵我！』婆娍道：『我罵你，待怎的！你須不是鄆城縣知縣！』白秀英大怒，搶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娍打箇踉蹌。那婆娍却待掙扎，白秀

英再趕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顧打。這雷橫是箇大孝的人，見了母親喫打，一時怒從心發，扯起枷來，望着白秀英腦蓋上，打將下來，那一枷梢，打箇正着，劈開了腦蓋，撲地倒了。衆人看時，那白秀英打得腦漿迸流，眼珠突出，動彈不得，情知死了。衆人見打死了白秀英，就押帶了雷橫，一發來縣裡首告，見知縣備訴前事。知縣隨即差人押雷橫下來，會集相官，拘喚里正隣佑人等，對屍檢驗已了，都押回縣來。雷橫一面都招承了，並無難意。他娘自保領回家聽候；把雷橫枷了，下在牢裡。當牢節級，却是美髯公朱全。見發下雷橫來，也沒做奈何處，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教小牢子打掃一間淨房，安頓了雷橫。少間，他娘來牢裏送飯，哭着哀告朱全道：『老身年紀六旬之上，眼睜地，只看着這箇孩兒！望煩節級哥哥，看日常閒弟兄面上，可憐見我這箇孩兒，看覷看覷！』朱全道：『老娘自請放心歸去。今後飯食，不必來送，小人自管待他。倘有方便處，可以救之。』雷橫娘道：『哥哥救得孩兒，却是重生父母。若孩兒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朱全道：『小人專記在心，老娘不必掛念。』那婆婆拜謝去了。朱全尋思了一日，沒做道理救他處；朱全自央人去知縣處打關節，上下替他使用人情。那知縣雖然愛朱全，只是恨這雷橫打死了他表子白秀英，也容不得他說了；又怎奈白玉喬那厮僱併疊成文案，要知縣斷教雷橫償命；因在牢裏，六十日限滿，斷結解上濟州。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却教朱全解送雷橫。朱全引了十數箇小牢子，監押雷橫，離了鞏城縣，約行了十數里地，見箇酒店，朱全道：『我等衆人就此喫兩碗酒去。』衆人都到店裏喫酒。朱全獨自帶過雷橫，只做水火，來後面僻淨處，開了枷，放了雷橫，分付道：

水滸

『賢弟自回。快去家裏取了老母，星夜去別處避難。這裏我自替你喫官司。』雷橫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須要連累了哥哥。』朱全道：『兄弟，你不知：知縣怪你打死了他表子，把這文案却做死了；解到州裏，必是要你償命。我放了你，我須不該死罪；況兼我又無父母掛念，家私儘可倍償。你願前程萬里，自去。』雷橫拜謝了，便從後門小路奔回家裏，收拾了細軟包裹，引了老母，星夜自投梁山泊入夥去了，不在話下。却說朱全拿着空枷籠在草裡，却出來對衆小牢子說道：『喫雷橫走了，却是怎地好！』衆人道：『我們快趕去他家裡捉！』朱全故意延遲了半晌，料着雷橫去得遠了，却引衆人來縣裏出首。朱全告道：『小人自小小心，路上被雷橫走了，在逃無獲，情願甘罪無辭。』知縣本愛朱全，有心將就出脫他；被白玉喬要赴上司陳告朱全故意脫救雷橫，知縣只得把朱全所犯情由，申將濟州去。朱全家中，自着人去上州裏使錢透了，却解朱全到濟州來。當廳審錄明白，斷了二十脊杖，刺配滄州牢城。朱全只得帶上行枷。兩箇防送公人，領了文案，押送朱全上路。家間自有人送衣服盤纏，先齎發了兩箇公人。當下離了鄆城縣，迤邐望滄州橫海郡來，於路無話。到得滄州，入進城中，投州衙裏來，正值知府陞廳。兩箇公人押朱全在廳階下，呈上公文。知府看了，見朱全一表非俗，貌如重棗，美髯過腹，知府先有八分歡喜；便教：『這箇犯人，休發下牢城營裏，只留在本府聽候使喚。』當下除了行枷，便與了回文，兩箇公人相辭了自回。只說朱全自在府中，每日只在廳前伺候呼喚。那滄州府裏，押番虞候，門子承局，節級牢子，都送了些人情；又見朱全和氣，因此上都歡喜他。忽一日，本官知府正在廳上坐堂，朱全在階侍立

。知府喚朱全上廳問道：『你緣何放了雷橫，自遭配在這裏？』朱全稟道：『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橫；只是一時開不小心，被他走了。』知府道：『你如何得此重罪？』朱全道：『被原告人執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以此問得重了。』知府道：『雷橫爲何打死了那娼妓？』朱全却把雷橫上項的事，備細說了一遍。知府道：『你敢見他孝道，爲義氣上放了他？』朱全道：『小人怎敢欺公問上。』正問之間，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箇小衙內來，方年四歲，生得端嚴美貌，乃是知府親子，知府愛惜，如金似玉。那小衙內見了朱全，逕走過來便要他抱；朱全只得抱起小衙內任懷裏。那小衙內雙手扯住朱全長髯，說道：『我只要這鬍子抱！』知府道：『孩兒快放了手，宋要曬隄。』小衙內又道：『我只要這鬍子抱！和我去耍！』朱全稟道：『小人抱衙內去府前閒走，耍一回了來，』知府道：『孩兒既是耍你抱，你和他去耍一回了來。』朱全抱了小衙內出府衙前來，買些細糖菓子與他喫。轉了一遭，再抱入府裏來。知府看見，問衙內道：『孩兒那裏去來？』小衙內道：『這鬍子和我街上看耍，又買糖和菓子請我喫。』知府說道：『你那裏得錢買物事與孩兒喫？』朱全稟道：『微表小人孝順之心，何足掛齒。』知府敕取酒來與朱全喫。府裏侍婢，捧着銀瓶菓盒篩酒，連與朱全喫了三大賞鍾。知府道：『早晚孩兒耍你耍時，你可自行去抱他耍去。』朱全道：『恩相台旨，怎敢有違。』自此爲始，每日來和小衙內上街閒耍。朱全囊篋又有，只要本官見喜，小衙內面上，儘自倍費。時過半月之後，便是七月十五日。盂蘭盆大齋之日。年例各處點放河燈，修設好事。當日天晚，堂裏侍婢鬍子叫道：『朱都頭，小衙內今夜要去看河燈。夫人分付，你可抱他去看』

濟 水

一看。』朱全道：『小人抱去。』那小衙內穿一領綠紗衫兒，頭上角兒拴兩條珠子頭髻，從裏面走出來。朱全挖在肩頭上，轉出府衙內前來，望地藏寺裏去看點放河燈。那時恰纔是初更時分，但見：

鐘聲杳靄，幡影招搖，爐中焚百和名香，盤內貯諸般素食。僧持金杵，誦真言薦拔幽魂。人列銀錢，掛孝服超昇滯魄。合堂功德，畫陰司八難三塗。遶寺莊嚴，列地獄四生六道。楊柳枝頭分淨水，蓮花池內放明燈。

當時朱全肩背着小衙內，遶寺看了一遭，却來水陸堂放生池邊，看放河燈。那小衙內。爬在欄干上，看了笑耍。只見背後有人拽朱全袖子道：『哥哥，借一步說話。』朱全回頭看時，却是雷橫，喫了一驚，便道：『小衙內且下來，坐在這裏。我去買糖來與你喫，切不要走動。』小衙內道：『你快來，我要去橋上看河燈。』朱全道：『我便來也。』轉身却與雷橫說話。朱全道：『賢弟因何到此？』雷橫扯朱全到淨處，拜道：『自從哥哥救了性命，和老母無處歸着，只得上梁山泊，投撻了宋公明入夥。小弟說哥哥恩德，宋公明亦然思想哥哥舊日放他的恩念；晁天王和衆頭領皆感激不淺；因此特地教吳軍師同兄弟前來相探。』朱全道：『吳先生見在何處？』背後轉過吳學究道：『吳用在此。』言罷便拜。朱全慌忙答禮道：『多時不見，先生一向安樂？』吳學究道：『山寨裏衆頭領多多致意，今番教吳用和雷都頭特來相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到此多日了，不敢相見。今夜伺候得着，望仁兄便那尊步，同赴山寨，以滿晁、宋二公之意。』朱全聽罷，半晌答應不得，便道：『先生差矣。這話休題

澹 水

，恐被外人聽了不好。雷橫兄弟，他自犯了該死的罪，我因義氣放了他，他出頭不得，上山入夥。我亦爲他配在這裏，天可憐見一年半載，掙扎還鄉，復爲良民，我却如何肯做這等的事？你二位便可請回，休在此間惹口舌不好。」雷橫道：「哥哥在此，無非只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漢的勾當。不是小弟褻合上山，端的屍，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休得遲延自誤。」朱全道：「兄弟，你是甚麼言語！你不想，我爲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今日你到來陷我爲不義！」吳學究道：「既然都頭不肯去時，我們自告退，相辭了去休。」朱全道：「說我賤名，上覆衆位頭領。」一同到橋邊，朱全回來，不見了小衙內，叫起苦來，兩頭沒路去尋。雷橫扯住朱全道：「哥哥休尋。多管是我帶來的兩箇伴當，聽得哥哥不肯去，因此倒抱了小衙內去了。我們一同去尋。」朱全道：「兄弟，不是耍處！這箇小衙內，是知府相公的性命，分付在我身上！」雷橫道：「哥哥，且跟我來。」朱全攔住雷橫，吳用道：「三箇離了地藏寺，徑出城外。朱全心慌，便問道：『你的伴當抱小衙內在那裏？』雷橫道：『哥哥且走到我下處，包還你小衙內。』朱全道：『遲了時，恐知府相公見怪。』吳用道：『我那帶來的兩箇伴當，是箇沒分曉的，以定直抱到我們的下處去了。』朱全道：『你那伴當姓甚名誰？』雷橫答道：『我也不認得，只聽聞叫做黑旋風李逵。』朱全失驚道：『莫不是江州殺人的李逵麼！』吳用道：『便是此人。』朱全跌脚叫苦，慌忙便趕。離城約走到二十里，只見李逵在前面叫道：『我在這裡。』朱全搶近前來問道：『小衙內放在那裏？』李逵唱箇謠道：『拜揖，階級哥哥。小衙內？有，在這裏。』朱全道：『你好好的抱出小衙

水滸

內還我！」李逵指着頭上道：「小衙內頭鬚兒，却在我頭上！」朱全看了，又問：「小衙內正在何處？」李逵道：「被我拿些麻藥抹在口裏，直挖出城來，如今睡在林子裏，你自請去看。」朱全乘着月色明朗，逕搶入林子裏尋時，只見小衙內倒在地上。朱全便把手去扶時，只見頭劈做兩半箇，已死在那裏。當時朱全心下大怒，迸出林子來，早不見了三個人。四下裏望時，只見黑旋風遠遠地拍着雙斧叫道：「來！來！來！和你併三十合！」朱全性起，奮不顧身，拽扎起布衫，大踏步趕將來。李逵回身便走，背後朱全趕來。這李逵却是穿山度嶺慣走的人，朱全如何趕得上，先自喘做一塊。李逵却在前面又叫：「來！來！來！和你併箇你死我活！」朱全恨不得一口氣吞了他。只是趕不上。趕來趕去，天色漸明，李逵在前面急急走，慢慢慢行，不趕不走。看看趕入一箇大莊院裏去了，朱全看了道：「那厮既有下落，我和他十休不得！」朱全直趕入莊院內廳前去，見裏面兩邊都插着許多軍器，朱全道：「想必也是箇官宦之家。」立住了脚，高聲叫道：「莊裏有人麼？」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箇人來。那人是誰？正是：

累代金枝玉葉，先朝鳳子龍孫，丹書鐵券護家門，萬里招賢名振。待客一團和氣，揮金滿面陽春，能文會武孟賢君，小旌風聰明柴進。

出來的正是小旌風柴進。問道：「兀的是誰？」朱全見那人，人物軒昂資質秀麗慌忙施禮答道：「小人是鄆城縣當牢節級朱全，犯罪刺配到此。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內出來看放河燈，被黑旋風殺了小衙內。見今走在貴莊，望煩添力捉拿送官。」柴進道：「既是美髯公，且請坐

滄 水

。』朱全道：『小人不取。拜問官人高姓？』柴進答道：『小生姓柴，名進，小旋風便是。』朱全道：『久聞大名，』連忙下拜，又道：『不期今日得識尊顏。』柴進說道：『美髯公亦久聞名，且請後堂說話。』朱全隨着柴進直到裡面。朱全道：『黑旋風那厮，如何却敢逕入貴莊躲避？』柴進道：『容覆：小可平生專愛結識江湖上好漢。爲是家間祖上有陳橋讓位之功，先朝曾勅賜丹書鐵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無人敢搜。近間有個愛友，和足下亦是舊交，自今見在梁山泊做頭領，名喚及時雨宋公明，寫一封密書，令吳學究，雷橫，黑旋風，俱在敝莊安歇，禮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因見足下推阻不從，故意教李逵殺害了小衙內，先絕了足下歸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吳先生，雷兄，如何不出來陪話？』只見吳用，雷橫，從側首關子裏出來，望着朱全便拜，說道：『兄長，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哥哥將令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曉。』朱全道：『是則是你們兄弟好情意，只是忒毒些箇！』柴進一力相勸，朱全道：『我去則去，只教我見黑旋風面罷。』柴進道：『李大哥，你快出來陪話。』李逵也從側首出來，唱箇大喏。朱全見了心頭一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按納不下，起身搶近前來，要和李逵性命相搏。柴進，雷橫，吳用，三個苦死勸住。朱全道：『若要我上山時，依得我一件事，我便去！』吳用道：『休說一件事，遮莫幾十件也都依你。願聞那一件事？』不爭朱全說出這件事來，有分教大鬧高唐州，惹動梁山泊。直教招賢國戚遭刑法，好客皇親喪土坑。畢竟朱全說出甚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

話說當夜朱仝對衆人說道：『若要我上山時，你只殺了黑旋風，與我出了這口氣，我便罷！』李逵聽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鳥！晁，宋，二位哥哥將令，千我屁事！』朱仝怒發，又要和李逵廝拚。三箇又勸住了。朱仝道：『若有黑旋風時，我死也不上山去！』柴進道：『恁地也容易。我自有的道理，只留下李大哥在我這裏便了。你們三箇自上山去，以滿晁，宋，二公之意。』朱仝道：『如今做下這件事了，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追捉，拿我家小，如之奈何！』吳學究道：『足下放心。此時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寶眷在山上了。』朱仝方纔有些放心。柴進置酒相待，就當日送行。三箇臨晚，辭了柴大官人便行。柴進叫莊客備三騎馬，送出關外。臨別時，吳用又分付李逵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莊上住幾時，切不可胡亂惹事累人。待半年三箇月，等他性定，却來取你還山。多管他來請柴大官人入夥。』三箇自上馬去了。不說柴進和李逵回莊，且只說朱仝隨吳用，雷橫，來梁山泊入夥。行了一程，出離滄州地界，莊客自騎了馬回去。三箇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無話，早到宋貴酒店裏。先使人上山稟報知。晁蓋，宋江，引了大小頭目，打鼓吹笛，直到金沙灘迎接。一行人都相見了，各人乘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馬，都到聚義廳上，敘說舊話。朱仝道：『小弟今蒙呼喚到山，滄州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捉我老小，如之奈何？』宋江大笑道：『我教長兄放心。尊嫂並令郎，已取到這裏多日了。』朱仝又問道：『見在何處？』宋江道：『奉

滄 水

養在家父太公歇處，兄長請自己去問慰便了。」朱全大喜。宋江着人引朱全直到宋太公歇所，見了一家老小並一應細軟行李。妻子說道：「近日有人齋書來，說你已在山寨入夥了；因此收拾，星夜到此。」朱全出來拜謝了衆人，宋江便請朱全，雷橫，山頂下寨。一面且做筵席，連日慶賀新頭領，不在話下。却說滄州知府，至晚不見朱全抱小衙內回來，差人四散去尋了半夜。次日，有人見殺死在林子裏，報與知府知道。府尹聽了大怒，親自到林子裡看了，痛哭不已，備辦棺木燒化。次日陞廳，便行移公文，諸處緝捕，捉拿朱全正身。鄆城縣已自申報朱全妻子聖家在逃，不知去向。行開各州縣，出給賞錢緝獲，不在話下。只說李逵在柴進莊上，住了一箇來月，忽一日，見一箇人，齋一封書，火急送莊上來。柴大官人却好迎着，接書看了，大驚道：「既是如此，我只得去走一遭！」李逵便問道：「大官人，有甚緊事？」柴進道：「我有箇叔叔柴皇城，見在高唐州居住。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錫，那厮來要占花園，墮了一口氣，臥病在床，早晚性命不保。必有遺囑的言語分付，特來喚我。想叔叔無兒無女，必須親身去走一遭。」李逵道：「既是大官人去時，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如何？」柴進道：「大哥肯去時，就同走一遭。」柴進即便收拾行李，選了十數匹好馬，帶了幾箇莊客，次日五更起來，柴進，李逵，並從人都上了馬，離了莊院，望高唐州來。不一日來到高唐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馬，留李逵和從人在外面廳房內，柴進自進入臥房裡來看視那叔叔柴皇城，但見：

面如金紙，體似枯柴，悠悠無七魄三魂，細細只一絲兩氣。牙關緊急，連朝水米不沾唇。

水滸

心曠膨脹，盡日藥丸難下肚。喪門弔客已隨身，烏鵲盧醫難下手。

柴進看了柴皇城，自坐在叔叔臥榻前，放聲慟哭。皇城的繼室，出來勸柴進道：「大官人鞍馬風塵不易，初到此間，且休煩惱。」柴進施禮罷，便問事情。繼室答道：「此間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馬，是東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勢，要在這裡無所不爲。帶將一箇妻舅天錫來，人盡稱他做殷直閣。那厮年紀却小，又倚仗他姐夫高廉的權勢，在此間橫行害人。有那等獻勤的賣科，對他說我家宅後有箇花園，水亭蓋造得好。那厮帶將許多奸不及的三二十人，運入家裏，來宅子後看了，便要發遣我們出去，他要來住。皇城對他說道，「我家是金枝玉葉，有先朝丹書鐵券在門，諸人不許欺侮。你如何敢奪占我的住宅？趕我老小那裏去？」那厮不容所言，定要我們出屋。皇城去扯他，反被這厮推搶毆打；因此受這口氣，一臥不起，飲食不喫。服藥無効，眼見得上天遠，入地近！今日得大官人來家做箇主張，便有些山高水低，也更不憂。」柴進答道：「尊嬌放心。只願請好醫士，調治叔叔。但有門戶，小姪自使人回滄州家裏去取丹書鐵券來，和他理會。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也不怕他！」繼室道：「皇城幹事，全不濟事；還是大官人理論是得。」柴進看視了叔叔一回，却出來和李逵並帶來人從，說知備細。李逵聽了，跳將起來，說道：「這厮好無道理！我有大斧在這裡！教他喫我幾斧，却再商量！」柴進道：「李大哥，你且息怒。沒來由，和他齷齪做甚麼？」他雖是倚勢欺人，我家放着有護持聖旨；這裏和他理論不得，須是京師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條例，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

澣 水

下不亂了！我只是前打後商量！那厮若還去告我，那烏官一發都砍了！」柴進笑道：「可知朱仝要和你厮拚，見面不得。這裏是禁城之內，如何比得你小寨裏橫行？」李逵道：「禁城便怎地！」江州無爲軍，偏我不曾殺人！」柴進道：「等我看了頭勢，用着大哥時，那時相央。無事只在房裏請坐。」正說之間，裏面侍妾慌忙來請大官人看視皇城。柴進入到裡面臥榻前，只見皇城圍着兩眼淚，對柴進說道：「賢姪志氣軒昂，不辱祖宗。我今日被殷天錫毆死，你可看骨肉之面，親齋書往京師攔駕告狀，與我報讎。九泉之下，也感賢姪親意！保重保重，再不多囑！」言罷，便放了命。柴進痛哭了一場，纔室恐怕昏暈，勸住柴進道：「大官人煩惱有日，且請商量後事。」柴進道：「誓書在我家裏，不會帶得來；星夜教人去取，須用將往東京告狀。叔叔尊靈，且安排棺槨盛殮，成了孝服，却再商量。」柴進教依官制，備辦內棺外槨，依禮鋪設靈位。一門穿了重孝，大小舉哀。李逵在外面，聽得堂裏哭泣，自己磨拳擦掌憤氣。問從人，都不肯說。宅裏請僧修設好事功果。至第三日，只見這殷天錫騎着一匹攬行的馬，將引闊漢三二十人，手執彈弓川弩，吹筒氣毬，拈竿樂器；城外遊蕩了一遭，帶五七分酒，伴醉假顛，逕來到柴皇城宅前，勒住馬，叫裏面管家的人，出來說話。柴進聽得說，掛着一身孝服，慌忙出來答應。那殷天錫在馬上問道：「你是他家甚麼人？」柴進答道：「小可是柴皇城親姪柴進。」殷天錫道：「前日日分付道，教他家搬出屋去，如何不依我言語！」柴進道：「便是叔叔臥病，不敢移動。夜來已自身故，待斷七了，搬出去。」殷天錫道：「放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這厮枷號起，先喫我一百

滄 水

訃報！」柴進道：「直閣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龍子龍孫，放着先朝丹書鐵券，誰敢不敬？」殷天錫喝道：「你將出來我看！」柴進道：「見在滄州家裏，已使人去取來。」殷天錫大怒道：「這厮正是胡說！便有誓書鐵券，我也不怕！左右！與我打這厮！」衆人却待動手，原來黑旋風李逵，在門縫裏都看見。聽得喝打柴進，便拽開房門，大吼一聲，直搶到馬邊，早把殷天錫揪下馬來，一拳打番。那二三十人，却待搶他，被李逵手起，早打倒五六箇，一闌都走了。李逵拿殷天錫提起來，拳頭脚尖一發上。柴進那裏勸得住，看那殷天錫時，嗚呼哀哉，伏惟尙饗。有詩爲證：

慘烈侵謀倚橫豪，豈知天地竟難逃。李逵猛惡無人敵，不見閻羅不肯饒。

李逵將殷天錫打死在地。柴進只叫得苦，便教李逵且去後堂商議。柴進道：「眼見得便有人到這裏，你安身不得了。官司我自支吾，你快走回梁山泊去。」李逵道：「我便走了，須連累你。」柴進道：「我自誓書鐵券護身，你便去是。事不宜遲！」李逵取了雙斧，帶了盤纏，出後門，自投梁山泊去了。不多時，只見二百餘人，各執刀杖鎗棒，圍住柴皇城家。柴進見來捉人，便出來說道：「我同你們府裏分訴去。」衆人先縛了柴進，便入家裏搜捉行兇黑大漢；不見，只把柴進綁到州衙內，當廳跪下。知府高廉，聽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錫，正在廳上咬牙切齒忿恨，只待拿人來。早把柴進驅番在廳前階下，高廉喝道：「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錫！」柴進告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家門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見在滄州居住。爲是叔叔柴皇城病重，特來看視。不幸身故，見今停喪在家。殷直閣將帶三二十人來

水滸

家，定要趕逐出屋，不容柴進分說，喝令衆人毆打。被莊客李大救護，一時行兇打死。」高廉喝道：「李大見在那裏！」柴進道：「心慌逃走了。」高廉道：「他是箇莊客，不得你的言語，如何敢打死人？你又故縱他走了，却來瞞昧官府！你這廝！不打如何肯招！牢子！下手加力與我打這廝！」柴進叫道：「莊客李大救主，悞打死人，非干我事！放着先朝太祖誓書，如何便下刑法打我？」高廉道：「誓書有在那裡！」柴進道：「已使人回滄州去取來也。」高廉大怒喝道：「這廝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頭加力，好生痛打！」衆人下手，把柴進打得皮肉綻，鮮血迸流。只得招徼一使令莊客李大打死殷天錫。」取面二十五斤死囚枷釘了，發下牢裡監收。殷天錫屍首，檢驗了，自把棺木殯葬，不在話下。這殷夫人要與兄弟報讐，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監禁下人口，占住了房屋園院。柴進自在牢中受苦。有詩爲證：

脂唇粉面毒如蛇，鍊券金書空裏花。可憐祖宗能讓位，子孫猶不保身家。

却說李逵連夜逃回梁山泊，到得寨裏，來見衆頭領。朱全一見李逵怒從心起，掣條朴刀，逕遶李逵。黑旋風拔出雙斧，便鬪朱全。晁蓋，宋江并衆頭領，一發向前勸住。宋江與朱全陪話道：「前者殺了小衙內，不干李逵之事；却是軍師吳學究，因講兄長不肯上山，一時定的計策。今日既到山寨，便休記心，只願同心協助，共興大義，休教外人恥笑。」便叫李逵兄弟，與朱全陪話。李逵睜着兇眼，叫將起來，說道：「他直恁般做得起！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氣力！他又不會有半點之功，却恁地倒教我陪話！」宋江道：「兄弟，却是你殺了小衙內，

水滸

雖是軍師嚴令。論齒序，他也是你哥哥。且看我面，與他伏箇禮，我却自拜你便了。」李逵喫宋江及不遜，便道：「我不是怕你；爲是哥哥逼我，沒奈何了，與你陪話。」李逵乞宋江逼住了，只得撇了雙斧，拜了朱全兩拜，朱全方纔消了這口氣。山寨裏晁頭領，且教安排筵席，與他兩個和解。李逵說起「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親叔叔柴皇城病症，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錫，要奪屋宇花園，嚴罵柴進，喫我打死了殷天錫那廝。」宋江聽罷，失驚道：「你自走了須連累柴大官人喫官司！」吳學究道：「兄長休驚。等戴宗回山，便有分曉。」李逵問道：「戴宗哥哥，那裏去了？」吳用道：「我怕你在柴大官人莊上惹事不好，特地教他來喚你回山。他到那裏不見你時，必去高唐州尋你。」說言未絕，只見小校來報：「戴院長回來了。」宋江便去迎接。到來堂上坐下，便問柴大官人一事。戴宗答道：「去到柴大官人莊上，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逵那裏去打聽，只見滿城人傳說，「殷天錫」因爭柴皇城莊屋，被一箇黑大漢打死了。」見今負累了柴大官人，陷於繯綫，下在牢裏。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盡都抄扎了。柴大官人性命早晚不保！」晁蓋道：「這箇黑廝，又做出來了，但到處便惹口面！」李逵道：「柴皇城被他打傷，嘔氣死了；又來占他房屋；又喝教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晁蓋道：「柴大官人，自來與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難，如何不下山去救他？我親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便輕動？小可和柴大官人舊來有恩，情愿替哥哥下山。」吳學究道：「高唐州城地雖小，人物稠雜，軍廣糧多，不可輕敵。煩請林冲，花榮，秦明，李俊，呂方，郭盛，孫立，歐鵬，楊林，鄧飛，

水 滸

馬麟，白勝，十二箇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五千，作前隊先鋒；中軍主帥宋公明，吳用并朱全，雷橫，戴宗，李逵，張橫，張順，楊雄，石秀十箇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三千策應；共該二十二位頭領。辭了晁蓋等衆人，離了寨，望高唐州進發。端的好整齊，但見：

繡旗飄號帶，盡角開銅鑼。三股叉，五股叉，燦燦秋霜。點鋼鎗，蘆葉鎗，紛紛瑞雪。蠻牌遮路，強弓硬弩當先。火砲隨車，大戟長戈擁後。鞍上將似南山猛虎，人人好鬪能爭。坐下馬如北海蒼龍，騎騎能衝敢戰。端的鎗刀流水急，果然人馬撮風行。

梁山泊前軍已到高唐州地界，早有軍卒報知高廉。高廉聽了冷笑道：「你這夥草賊，在梁山泊窩藏，我兀自要來勦捕你；今日你到來就縛，此是天教我成功！左右，快傳下號令：整點軍馬出城迎敵，着那衆百姓上城守護。」這高知府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文武雙全，一聲號令下去，那帳前都統，監軍，統領，統制，提轄，軍職一應官員，各各部領軍馬，就教場裏點視已罷，諸將便擺布出城迎敵。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已軍士，號爲「飛天神兵。」一箇箇都是山東，河北，江西，湖南，兩淮，兩浙，選來的精壯好漢。那三百飛天神兵怎生結束，但見：

頭披亂髮，腦後撒一把烟雲。身掛葫蘆，背上藏千條火焰。黃林額齊分八卦，豹皮甲盡按四方。熟銅面具似金裝，鐵鏡滾刀如掃帚。掩心鎧甲，前後豎兩面青銅。照眼旌旗，左右列千層黑霧。疑是天蓬離斗府，正如月宇下雲衢。

那知府高廉引了三百神兵，披甲背劍，上首出到城外，把部下軍官，週迴排成陣勢；却將三

水滸

百神兵，列在中軍；搖旗吶喊，播鼓鳴金，只等敵軍到來。却說林冲，花榮，秦明，引領五千人馬到來，兩軍相迎，旗鼓相望；各把強弓硬弩，射任陣脚。兩軍中吹動畫角，發起播鼓，花榮，秦明，帶同十箇頭領，都到陣前，把馬勒住。頭領林冲，橫丈八蛇矛，躍馬出陣，厲聲高叫：『高衙州納命的出來！』高廉把馬一縱，引着三十餘箇軍官，都出到門旗下，勒住馬，指着林冲罵道：『你這夥不知死的叛賊！怎敢直犯俺的城池！』林冲喝道：『你這箇害民的強盜！我早晚殺到京師，把你那廝欺君賊臣高俅，碎屍萬段，方是願足！』高廉大怒，回頭問道：『誰人出馬先捉此賊去？』軍官隊裏，轉出一箇統制官，姓于，名直，拍馬輪刀，竟出陣前。林冲見了，逕透于直。兩箇戰不到五合，于直被林冲心窩裏一蛇矛刺着，翻筋斗額下馬去。高廉見了大驚，『再有誰人出馬報讐？』軍官隊裏，又轉出一箇統制官，姓溫，雙名文寶；使一條長鎗，騎一匹黃驃馬；鑾鈴響，珂珮鳴，早出到陣前。四隻馬蹄，蕩起征塵，直透林冲。秦明見了，大叫『哥哥稍歇，看我立斬此賊！』林冲勒住馬，收了點鋼矛，讓秦明戰溫文寶。兩箇約鬪十合之上，秦明放箇門戶，讓他鎗攔入來；手起棍落，把溫文寶削去半箇天靈蓋，死于馬下，那馬跑回本陣去了。兩陣軍相對齊納聲喊。高廉見連折二將，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寶劍來，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高廉隊中，捲起一道黑氣；那道氣散至半空裏，飛砂走石，撼地搖天。刮起怪風，逕掃過對陣來。林冲，花榮等衆將，對面不能相顧；驚得那坐下馬，亂擺咆哮，衆人回身便走。高廉把劍一揮，指點那三百神兵，從陣裏殺將出來。背後官軍協助，一掩過來，趕得林冲等軍馬，星落雲散，七斷八續。

潞 水

；呼兄喚弟，覓子尋爺；五千軍兵，折了一千餘人，直退回五十里下寨。高廉見人馬退去，也收了本部軍兵，入高唐州城裏安下。却說宋江中軍人馬到來，林冲等接着，具說前事。宋江，吳用聽了大驚。與軍師道：『是何神術，如此利害？』吳學究道：『想是妖法。若能回風返火，便可破敵。』宋江聽罷，打開天書看時，第三卷上，有回風返火破陣之法。宋江大喜，用心記了呪語並秘訣，整點人馬，五更造飯喫了，搖旗操鼓，殺進城下來。有人報入城中，高廉再點了得勝人馬並三百神兵，開放城門，布下吊橋，出來擺成陣勢。宋江帶劍縱馬出陣前，望見高廉軍中，一簇旱旗。吳學究道：『那陣內皂旗，便是使「神師計」的軍兵。但恐又使此法，如何迎敵？』宋江道：『軍師放心，我自有破陣之法。諸軍衆將，勿得驚疑，只顧向前殺去。』高廉分付大小將校：『不要與他強敵挑鬪。但見牌響，一齊併力擒獲宋江，我自有重賞。』兩軍喊聲起處，高廉馬鞍韉上，掛着那面聚獸銅牌，上有龍章鳳篆；手裏拿着寶劍，出陣前。宋江指着高廉罵道：『昨夜我不曾到，兄弟們誤折一陣。今日我一定要把你誅盡殺絕！』高廉喝道：『你這夥反賊，快早早下馬受縛，省得我腥手汚脚！』言罷，把劍一揮，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黑氣起處，早捲起怪風來。宋江不等那風到，口中也念念有詞，左手捏訣，右手把劍一指，喝聲道：「疾！」那陣風，不望宋江陣裏來，倒望高廉神軍隊裏去了。宋江却待招呼人馬，殺將過去，高廉見回了風，急取銅牌，把劍敲動，向那神軍隊裏，捲一陣黃沙，就中軍走出一羣猛獸，但見：

猿猴舞爪，獅子搖頭，閃金獬豸逞威雄，奮錦貔貅施勇猛，豺狼作對，吐獠牙直迸雄兵。

虎豹成羣，張巨口來噴劣馬。帶刺野豬衝陣入，捲毛惡犬撞人來。如龍大蟒撲天飛，吞象頑蛇鑽地落。

高廉銅牌響處，一羣怪獸毒蟲，直衝過來。宋江陣裏，衆多人馬驚呆了；宋江撇了劍，撥回馬先走；衆頭領簇捧着，盡都逃命；大小軍校，你我不相顧，奪路而走。高廉在後面把劍一揮，神兵在前，官軍在後，一齊掩殺將來，宋江人馬，大敗虧輸。高廉趕殺二十餘里，鳴金收軍城中去了。宋江來到土坡下，收住人馬，扎下寨柵。雖是損折了些軍卒，却喜衆頭領都有。屯住軍馬，便與軍師吳用商議道：『今番打高唐州，連折了兩陣，無計可破神兵，如之奈何？』吳用道：『若是這厮會使神師計，他必然今夜要來劫寨；可先用計隄備。此處只可屯扎些少軍馬，我等去舊寨內駐扎。』宋江傳令：只留下楊林，白勝，看寨；其餘人馬退去舊寨內將息。且說楊林，白勝，引人離寨半里草坡內埋伏。等到一更時分，但見：

雲生四野，霧漲八方，搖天撼地起狂風，倒海翻江飛急雨。雷公忿怒，倒騎火獸逞神威。電母生嗔，亂掣金蛇施聖力。大樹和根拔去，深波徹底捲乾。若非灌口斬蛟龍，疑是泗州降水母。

當夜風雷大作。楊林，白勝引着三百餘人，伏在草裏看時，只見高廉步走，引領三百神兵，吹風唳哨，殺入寨裏來，見是空寨，回身便走。楊林，白勝，納聲喊，高廉只怕中了計，四散便走；三百神兵，各自逃逃。楊林，白勝，亂放弩箭，只顧射去，一箭正中高廉左肩。衆軍四散，冒雨趕殺。高廉引領了神兵，去得遠了，楊林，白勝人少，不敢深入。少刻，雨過雲

濟 水

水 滸

收，復見一天星斗。月光之下，草坡前擲翻射死，拿得神兵二十餘人，解赴宋公明寨內，具說雷雨風雲之事。宋江，吳用，見說，大驚道：『此間只隔得五里遠近，却又無雨無風！』衆人議道：『正是妖法。只在本處，離地只有三四十丈，雲雨氣味，是左近水泊中攝將來的。』楊林說：『高廉也自披髮欲劍，殺入寨中。身上中了我一弩箭，回城中去了。爲是人少，不敢去追。』宋江分賞楊林，白勝；把拿來的中傷神兵斬了；分撥衆頭領，下了七八箇小寨，圍遶大寨，隄備再來劫寨；一面使人回山寨，取軍馬協助。且說高廉自中了箭，回到城中養病，令軍士守護城池，曉夜隄備，且林與他廝殺。待我箭瘡平復起來，捉宋江未遲。』却說宋江見折了人馬，心中憂悶，和軍師吳用商量道：『只這回高廉，尙且破不得；倘或別添他處軍馬，併力來劫，如之奈何？』吳學究道：『我想要破高廉妖法，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若不去請這箇人來，柴大官人性命，也畢難救；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正是：要除起霧興雲法，須請通天徹地人。畢竟吳學究說這箇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孫勝 李逵斧劈羅真人

話說當下吳學究對宋公明說道：『要破此法，只除非快教人去蘄州尋取公孫勝來，便可破得。』宋江道：『前番戴宗去了幾時，全然打聽不着，却那裏去尋？』吳用道：『只說蘄州。有管下多少縣治，鎮市，鄉村，他須不會尋得到。我想公孫勝，他是箇清高的人，必然在箇名山洞府大川，真境居住。今番教戴宗可去蘄州管下縣道名山仙境去處，尋覓一遭，不愁不見他。』宋江聽罷，隨即叫請戴院長商議：『可往蘄州尋取公孫勝。』戴宗道：『小可願往。只是得一箇物件的去方好。』吳用道：『你作起「神行法」來，誰人趕得上？』戴宗道：『若是同伴的人，我也把甲馬拴在他腿上，教他也走得許多路程。』李逵便道：『我與戴院長做伴走一遭。』戴宗道：『你若要跟我去，須要一路上喫素，都聽我的言語。』李逵道：『這箇有甚難處？我都依你便了。』宋江、吳用、分付道：『路上小心在意，休要惹事。若得見了，早早回來。』李逵道：『我打死了殷天錫，却教柴大官人喫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今番並不敢惹事了！』二人各藏了暗器，拴縛了包裹，拜辭宋江並衆人，離了高唐州，取路投蘄州來。走了二十餘里，李逵立住腳道：『大哥，買碗酒喫了走也好。』戴宗道：『你要跟我作「神行法」，須要只喫素酒。』且向前面去李逵答道：『硬喫些肉也打甚麼緊，』戴宗道：『你又來了。今日已晚，且尋客店宿了，明日早行。』兩箇又走了三十餘里，天色昏黑，尋着一箇客店歇了，燒起火來做飯，沽一角酒來喫。李逵搬一碗素飯並一碗菜湯，來

潛 水

房裏與戴宗喫。戴宗道：『你如何不喫飯？』李逵應道：『我且未要喫飯哩。』戴宗尋思道：『這厮必然瞞着我背地裏喫葷。』戴宗自把素飯喫了，却悄悄地來後面張時，見李逵討兩角酒，一盤牛肉，在那裏自喫，戴宗道：『我說甚麼？且不要道破他，明日小小地要他喫便了。』戴宗自去房裏睡了。李逵喫了一回酒肉，恐怕戴宗說他，自暗暗的來房裏睡了。到五更時分，戴宗起來叫李逵打火，做些素飯喫了，各分行李在背上，算還了房客錢，離了客店。行不到二里多路，戴宗說道：『我們昨日不會使「神行法」，今日須要趕程途，你先把包裹拴得牢了，我與你作法，行八百里便住。』戴宗取四箇甲馬，去李逵兩隻腿上也縛了，分付道：『你前面酒食店裏等我。』戴宗念念有詞，吹口氣在李逵腿上，李逵拽開脚步，渾如駕雲的一般，飛也似去了。戴宗笑道：『且着他忍一日餓！』戴宗也自拴上甲馬，隨後趕來。李逵不省得這法，只道和他走路一般。只聽耳朶邊風雨之聲；兩邊房屋樹木，一似連排價倒了的；脚底下如雲催霧躩。李逵怕將起來，幾遍待要住脚；兩條腿那裏收拾得住，這脚却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脚不點地，只管的去去了。看見酒肉飯店，又不能勾入去買喫，李逵只得叫『爺爺！且住一住！』看看走到紅日平西，肚裏又饑又渴，越不能勾住脚；驚得一身臭汗，氣喘做一團。戴宗從背後趕來叫道：『李大，怎的不買些點心喫了去？』李逵應道：『哥哥！救我一救！餓殺鐵牛也！』戴宗懷中摸出幾箇炊餅來自喫。李逵叫道：『我不能勾住脚買喫，你與兩箇充饑！』戴宗道：『兄弟，你走上來與你喫。』李逵伸着手，只隔一丈來遠近，只趕不上。李逵叫道：『好哥哥！等我一等！』戴宗道：『便是今日有些躑躅，我的兩條腿

也不能勾住。」李逵道：「阿也！我的這鳥脚，不由我半分，自這般走了去！只好大斧砍了那下半截下來！」戴宗道：「只除是恁的般方好；不然，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也不能住！」李逵道：「好哥哥！休使這兒耍我！砍了腿下來，你却笑我！」戴宗道：「你敢是昨夜不依我？今日連我也走不得住。你自走去。」李逵叫道：「好爺爺！你饒我住一住！」戴宗道：「我的這法不許喫葷，第一戒的是牛肉。若還喫了一塊牛肉，直要走十萬里方纔得住！」李逵道：「却是苦也！我昨夜不合瞞着哥哥，真箇偷買幾斤牛肉喫了！正是怎麼好！」戴宗道：「怪不得今日連我的腿也收不住。只回去天盡頭走一遭了！慢慢地却得三五年方纔回得來！」李逵聽罷，叫起撞天屈來。戴宗笑道：「你從今已後，只依得我一件事，我便罷得這法。」李逵道：「老爹！我今都依你便了！」戴宗道：「你如今敢再瞞我喫葷麼？」李逵道：「今後但喫葷，舌頭上生碗來大疔瘡！我見哥哥要喫素，鉄牛却喫不得，因此上瞞着哥哥。今後並不敢了！」戴宗道：「既是恁地，饒你這一遍！」退後一步，把衣袖去李逵腿上只一拂，喝聲「住！」李逵却似釘住了的一般，兩隻脚立定地下那移不動。戴宗道：「我先去，你且慢慢的來。」李逵正待抬脚，那裏移得動；拽也拽不起，一似生鉄鑄就了的。李逵大叫道：「又是苦也！晚夕怎地得去便叫道哥哥救我一救！」戴宗轉回頭來笑道：「你今番依我說麼？」李逵道：「你是我親爺，却是不敢違了你的言語！」戴宗道：「你今番却要依我！」便把手縮了李逵，喝聲「起！」兩箇輕輕地走了去。李逵道：「哥哥可憐見鉄牛，早歇了罷！」前面到一箇客店，兩箇且來投宿。戴宗，李逵，入到房裏，去腿上都卸下甲馬，

澣 水

來取出幾陌紙錢燒透了，問李逵道：『今番如何？』李逵道：『這兩條腿方纔是我的了！』戴宗道：『誰着你夜來私買酒肉喫？』李逵道：『爲是你不許我喫葷，偷了些喫也，喫你要得我好了。』戴宗叫李逵安排些素酒素飯喫了，燒湯洗了脚，上床歇了。睡到五更起來，洗漱罷，喫了飯，還了房錢，兩箇又上路。行不到三里多路，戴宗取出甲馬道：『兄弟，今日與你只轉兩箇，教你慢行些。』李逵道：『我不要轉了！』戴宗道：『你既依我言語，我和你幹大事，如何肯弄你？你若不依我，教你一似夜來只釘住在這裏；只等我去蘄州尋見了公孫勝，回來放你！』李逵慌忙叫道，『我依！我依！』戴宗與李逵，當日各縛兩箇甲馬，作起「神行法」，扶着李逵兩箇一同走。原來戴宗的法，要行便行，要住便住，李逵從此那裏敢違他言語，於路上只是買些素酒素飯，喫了便行。話休絮繁。兩箇用「神行法」，不旬日迤邐來蘄州城外客店裏歇了。次日，兩箇入城來，戴宗扮做主人，李逵扮做僕者。遠城中尋了一日，並無一箇認得公孫勝的，兩箇自回店裏歇了。次日，又去城中小街狹巷，尋了一日，絕無消耗。李逵心焦，罵道：『這箇乞丐道人！却鳥躲在那裏！我若見時，腦揪將去見哥哥！』戴宗說道：『你又來了！若不聽我的言語！我又教你喫苦！』李逵笑道：『我自這般說要。』戴宗又埋怨了一回，李逵不敢回話，兩箇又來店裏歇了。次日早起，却去城外近村鎮市尋覓。戴宗但見老人，便施禮拜問公孫勝先生家在那裏居住，並無一人認得。戴宗也問過數十處。當日晌午時分，兩箇走得肚饑，路傍邊見一箇素麵店，兩箇直入來買些點心喫。只見裏面都坐滿，沒一箇空處，戴宗，李逵，立在當路。過賣問道：『客官要喫麵時，和這老人台坐一』

滄水

坐。」戴宗見箇老丈，獨自一箇占着一付大座頭，便與他施禮，唱箇法，兩箇對面坐了。李逵坐在戴宗肩下，分付過賣這四箇壯麵來。戴宗道：「我喫一箇，你喫三箇不少麼？」李逵道：「不濟事！一發做六箇來，我都包辦！」過賣見了也笑。等了半日，不見把麵來。李逵却見都搬入裏面去了，心中已有五分焦躁。只見過賣却搬一箇熱麵，放在合坐老人面前。那老人也不謙讓，拿起麵來便喫。那分麵却熱，老兒低着頭，伏卓兒喫。李逵性急，見不搬麵來，叫一聲「過賣！」罵道：「却教老爺等了這半日！」把那桌子只一拍，蹶那老人一臉熱汗，那分麵都漲翻了。老兒焦躁，便來揪住李逵，喝道：「你是何道理，打翻我麵！」李逵捻起拳頭，要打老兒。戴宗慌忙喝住，與他陪話道：「丈丈休和他一般見識。小可陪丈丈一分麵。」那老人道：「客官不知：老漢路遠，早要吃了麵，回去聽講；遲時悞了程途。」戴宗問道：「丈丈何處人氏？却聽誰人講甚麼？」老兒答道：「老漢是本處薊州管下九宮縣，二仙山下人氏。因來這城中買些好香回去，聽山上羅真人講說「長生不老之法。」戴宗尋思道：「莫不公孫勝也在那裏？」便問老人道：「丈丈貴莊，曾有箇公孫勝麼？」老人道：「客官問別人定不知，多有人不認的他。老漢和他是隣舍，他只有箇老母在堂。這箇先生一向雲遊在外，此時喚做公孫一清。如今出姓，都只叫他清道人，不叫做公孫勝。此是俗名，無人認得。」戴宗道：「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戴宗又拜問丈丈道：「九宮縣二仙山離此間多少路？清道人在家麼？」老人道：「二仙山，只離本縣四十五里便是。清道人，他是羅真人上首徒弟。他本師不放離左右？」戴宗聽了大喜，連忙催趕麵來

滄 水

喫。和那老兒一同喫了，算還麵錢，同出店肆。問了路途，戴宗道：「丈丈先行。小可買些香紙，也便來也。」老人作別去了。戴宗、李逵，回到客店裏，取了行李包裹，再拴上甲馬，離了客店，兩箇取路投九宮縣二仙山來。戴宗使起「神行法」，四十五里，片時到了。二人來到縣前，問二仙山時，有人指道：「離縣投東，只有五里便是。」兩箇又離了縣治，投東而行。果然行不到五里，早望見那座仙山，委實秀麗。但見：

青山削翠，碧岫堆雲，兩崖分虎踞龍盤，四面有猿啼鶴唳。朝看雲封山頂，暮觀日掛林梢。流水潺湲，澗內聲聲鳴玉珮。飛泉瀑布，洞中隱隱奏瑤琴。若非道侶修行，定有仙翁煉藥。

當下戴宗，李逵來到二仙山下。見箇樵夫，戴宗與他施禮，說道：「借問此間清道人家在何處居住？」樵夫指道：「只過這東山嘴，門外有條小石橋的便是。」兩箇抹過山嘴來，見有十數間草房，一週圍矮牆，牆外有一座小小石橋。兩箇來到橋邊，見一箇村姑，捉一籃新菓子出來。戴宗施禮問道：「娘子從清道人家出來，清道人在家麼？」村姑答道：「在屋後煉丹。」戴宗心中暗喜，分付李逵道：「你且去樹背後躲一躲。待我自入去見了他，却來叫你。」戴宗自入到裏面看時，一帶三間草房，門上懸掛一箇盧簾。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箇白髮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看那婆婆，但見：

蒼然古貌，鶴髮醜顏，眼昏似秋月籠烟，眉白如曉霜映日。青裙素服，依稀紫府元君。布襖荆釵，彷彿驪山老姥。形如天上翔雲鶴，貌似山中傲雪松。

水滸

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可欲求清道人相見一面。」婆婆問道：「官人高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從山東到此。婆婆道：『孩兒出外雲遊，不曾還家。』戴宗道：『小可是舊時相識，要說一句緊要的話，求見一面。』婆婆道：『不在家裏。有甚話說，留下在此不妨。待回家自來相見。』戴宗道：『小可再來。』就辭了婆婆，却來門外對李逵道：『今番須用着你。方纔他娘說道不在家裏，如今你可去請他。他若說不在時，你便打將起來，却不得傷犯他老母。我來喝住，你便罷。』李逵先去包裹裏取出雙斧，插在兩胯下，入的門裏，叫一聲『着箇出來！』婆婆慌忙迎着問道：『是誰？』見了李逵睜着雙眼，先有八分怕他。問道：『哥哥有甚話說？』李逵道：『我是梁山泊黑旋風。奉着哥哥將令，教我來請公孫勝。你叫他出來，佛眼相看；若還不肯出來，放一把鳥火，把你家當，都燒做白地！』莫言不是早早出來！婆婆道：『好漢莫要恁地。我這裏不是公孫勝家，自喚做清道人。』李逵道：『你只叫他出來，我自認得他鳥臉！』婆婆道：『出外雲遊未歸。』李逵拔出大斧先砍翻一堵壁。婆婆向前攔住，李逵道：『你不叫你兒子出來，我只殺了你！』拿起斧來便砍，把那婆婆驚倒在地。只見公孫勝從裏面走出來，叫道：『不得無禮！』有詩爲證：

藥爐丹灶學神仙，遁跡深山了萬緣。不是凶神來屋裡，公孫安肯出堂前。

戴宗便來喝道：『鐵牛！如何嚇倒老母！』戴宗連忙扶起。李逵搬了大斧，便唱箇喏道：『阿哥休怪。不恁地你不肯出來。』公孫勝先扶娘入去了，却出來拜請戴宗，李逵。邀進一間淨室坐下，問道：『虧二位尋得到此。』戴宗道：『自從師父下山之後，小可先來蘄州尋了一

逼，並無打聽處，只糾合得一夥弟兄上山。今次宋公明哥哥，因去高唐州救柴大官人，致被知府高廉，兩三陣用妖法贏了。無計奈何，只得教小可和李逵來尋請足下。透遍蘄州，並無尋處。偶因素麵店中，得箇此間老丈指引到此。却見村姑說足下在家燒煉丹藥，老母只是推却；因此使李逵激出師父來。這箇太莽了些，望乞恕罪。哥哥在高唐州界上，度日如年。請師父便可行程，以見始終成全大義之美。」公孫勝道：「貧道幼年飄蕩江湖，多與好漢們相聚。自從梁山泊分別回鄉，非是昧心；一者母父年老，無人奉侍；二者本師羅真人，留在屋前。恐怕有人尋來，故改名清道人，隱藏在此。」戴宗道：「今者宋公明正在危急之際，師父慈悲，只得去走一遭。」公孫勝道：「干碍老母無人飯贍，本師羅真人如何肯放？真實去不得了。」戴宗再拜懇告，公孫勝扶起戴宗，說道：「再容商議。」公孫勝留戴宗，李逵，在淨室裏坐定，安排些素酒素食相行。一箇喫了一回，戴宗又苦苦哀告道：「若是師父不肯去路，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山寨大義，從此休矣！」公孫勝道：「且容我去稟問本師真人。若肯容許，便一同去。」戴宗道：「只今便去啓問本師。」公孫勝道：「且寬心住一宵，明日早去。」戴宗便道：「哥哥在彼，一日如度一年，煩請師父同往一遭。」公孫勝便起身，引了戴宗，李逵，離了家裏，取路上二仙山來。此時已是秋殘冬初時分，日短夜長，容易得晚。來到半山腰，却早紅輪西墜。松陰裏面一條小路，直到羅真人觀前，見有硃紅牌額，上寫三箇金字，書着「紫虛觀」。三人來到觀前，看那二仙山時，果然是好座仙境。但見：

青松鬱鬱，翠拍森森，一羣白鶴聽經，數箇青衣碾藥。青梧翠竹，洞門深鎖碧窗寒。白雪

水滸

黃芽，石室雲封丹灶煖。野鹿銜花穿徑去，山猿擎菓度巖來。時聞道士談經，每見山翁論法。虛皇壇畔，天風吹下步虛聲。禮斗殿中，鸞背忽來環珮韻，只此便爲眞紫府，更於何處覓蓬萊。

三人就着衣亭上，整頓衣服，從廊下入來，逕授殿後松鶴軒裏去。兩箇童子，看見公孫勝領人入來，報知羅真人。傳法旨，教請三人入來。當下公孫勝引着戴宗，李逵，到松鶴軒內，正值真人朝眞纔罷，坐在雲床上。公孫勝向前行禮起居，躬身侍立。戴宗，李逵，看那羅真人時，端的有神遊八極之表。但見：

星冠攢玉葉，鶴氅縷金霞。長髯廣頰，修行到無漏之天。碧眼方瞳，服食造長生之境。每啖安期五棗，會嘗方朔之桃。氣滿丹田，端的綠筋紫腦。名登玄籙，定知蒼腎青肝。正是三更步月鸞聲遠，萬里乘雲鶴背高。

戴宗當下見了，慌忙下拜。李逵只管着眼睛看。羅真人問公孫勝道：「此二位何來？」公孫勝道：「便是昔日弟子曾告我師，山東義友是也。今爲高唐州知府高廉，頭暈異術，有兄宋江，特令二弟來此，呼喚弟子。未敢擅便，故來稟問我師。」羅真人道：「吾弟子既脫火坑，學煉長生，何得再慕此境？」戴宗再拜道：「容乞暫請公孫先生下山，破了高廉，便送還山。」羅真人道：「二位不知：此非出家人閒管之事。汝等自下山去商議。」公孫勝只得引了二人，離了松鶴軒，連晚下山來。李逵問道：「那老仙先生說甚麼？」戴宗道：「你偏不聽得？」李逵道：「便是不省得這般鳥則聲。」戴宗道：「便是他的師父說道教他休去！」李

水滸

達聽了，叫起來道：『教我兩箇走了許多路程，千難萬難尋見了，却放出這箇屁來！真要引老爺性發，一隻手捻碎你這道冠兒，一隻提住腰胯，把那老賊道倒直撞下山去！』戴宗聽着道：『你又耍釘住了脚！』李達道：『不敢不敢，說一聲兒要。』三箇再到公孫勝家裏，當夜安排些晚飯喫了；公孫勝道：『且權宿一宵，明日再去懇告本師。若肯時，便去。』戴宗至夜叫了安置，兩箇收拾行李，都來淨室裏睡了，兩箇睡到五更左側，李達悄悄爬將起來。聽得戴宗鼾的睡着。自己尋思道：『却不是千鳥氣麼？你原是山寨裏人，却來問甚麼鳥師父！明朝那厮又不肯，却不悞了哥哥的大事？我忍不得了，只是殺了那箇老賊道，教他沒問處，只得和我去？』李達當時摸了兩把板斧，悄悄地開了房門，乘着星月朗朗，一步步摸上山來。到得紫虛觀前，却見兩扇大門關了。傍邊籬牆不甚高，李達騰地跳將過去，開了大門，一步步摸入裏面來。直至松鶴軒前，只聽籬窻有人看誦玉樞寶經之聲，李達爬上來，祇破牕紙張時，見羅真人獨自一箇，坐在雲牀上；面前卓兒上，燒着一爐好香點着兩枝畫燭，朗朗誦經李達道：『這賊道！却不是當死！』一遶遶過門邊來，把手只一推，呀地兩扇亮隔齊開。李達槍將入去，提起斧頭，使望羅真人腦門上劈將下來，砍倒在雲牀上流出白血。李達看了笑道：『眼見的這賊道是童男子身，願養得元陽真氣。不會走泄，正沒半點的紅！』李達再仔細看時，連那道冠兒劈做兩半，一顆頭直砍到項下。李達道：『今番且除了一害！不煩惱公孫勝不去。』便轉身出了松鶴軒，從側首廊下奔將出來。只見一箇青衣童子攔住李達喝道：『你殺了我本師，待走那裏去！』李達道：『你這箇小賊道！也喫我一斧！』

滄 水

手起斧落，把頭早砍下臺基過去。二人都被李逵砍了。李逵笑道：『只好撒腿。』逕收路出了觀門，飛也似奔下山來。到得公孫勝家裏，閃入來，閉上了門。淨室裏聽戴宗時，兀自未覺，李逵依然原又去睡了。直到天明，公孫勝起來安排早飯，相待兩箇喫了，戴宗道：『再請先生引我二人上山，懇告真人。』李逵聽了，暗暗地冷笑。三箇依原舊路，再上山來。入到紫虛觀裏松鶴軒中，見兩箇童子。公孫勝問道：『真人何在？』道童答道：『真人坐在雲牀上養性。』李逵聽說，喫了一驚；把舌頭伸將出來，半日縮不回去。三箇揭起簾子，入來看時，見羅真人坐在雲牀上中間。李逵暗暗想道：『昨夜莫非是錯殺了？』羅真人便道：『汝等三人，又來何幹？』戴宗道：『特來哀告我師慈悲，救取衆人免難。』羅真人道：『這黑大漢是誰？』戴宗答道：『是小可義弟；姓李，姓逵。』真人笑道：『本待不教公孫勝去；看他的面上，教他去走一遭。戴宗拜謝，李逵自暗暗尋思道：『那厮知道我要殺他，却又鳥說！』只見羅真人道：『我教你三人片時便到高唐州如何？』三箇謝了，戴宗尋思：『這羅真人又強似我的「神行法」。』真人喚道童取三箇手帕來。戴宗道：『上告我師：却是怎生教我們便能勾到高唐州？』羅真人便起身道：『都跟我來。』三箇人隨出觀門外石巖上來。先取一箇紅手帕，鋪在石上道：『吾弟子可登。』公孫勝雙脚在上面，羅真人把袖一拂，喝聲道，『起！』那手帕化作一片紅雲，載了公孫勝，冉冉騰空便起，離山約有二十餘丈。羅真人喝聲『住！』那片紅雲不動。却鋪下一箇青手帕，教戴宗踏上。喝聲『起！』那手帕却化作一片青雲，載了戴宗，起在半空裏去了。那兩片青紅二雲，如蘆蓆大，起在天上轉

潯 水

，李逵看得呆了。羅真人却把一箇白手帕，鋪在石上，喚李逵踏上。李逵笑道：『你不是要！若跌下來，好箇大疙瘩！』羅真人道：『你見二人麼？』李逵立在手帕上，羅真人說一聲「起！」那手帕化做一片白雲，飛將上去。李逵叫道：『阿呀！我的不穩，放我下來！』羅真人把右手一招，那青紅二雲平平墜將下來。戴宗拜謝，侍立在面前；公孫勝侍立在左手。李逵在上面叫道：『我也要撒尿撒屎！你不着我下來，我劈頭便撒下來也！』羅真人問道：『我等自是出家人，不會惱犯了你，你因何夜來越牆而過，入來把斧劈我？若是我無道德，已被殺了。又殺了我一箇道童！』李逵道：『不是我！你敢錯認了？』羅真人笑道：『雖然只是砍了我兩箇葫蘆，其心不善，且叫你喫些磨難！』把那手招，喝聲一去！一陣惡風，把李逵吹入雲端裡。只見兩箇黃巾力士押着李逵，耳邊只聽得風雨之聲，不覺運到蘄州地界，謊得魂不着體，手脚搖戰。忽聽得刮刺刺地響一聲，却從蘄縣府廳屋上骨碌碌滾將下來。當日正值府尹馬士弘坐衙，廳前立着許多公吏人等。看見半天裡落下一箇黑大漢來，衆皆喫驚。馬知府見了，叫道：『且拿這厮過來！』當下十數箇牢子獄卒，把李逵驅至當面。馬知府喝道：『你這厮是那裏妖人？如何從半天裏中將下來？』李逵喫跌得頭破額裂，半晌說不出話來。馬知府道：『必然是箇妖人！』教：『去取些法物來！』牢子節級，將李逵細翻，驅下廳前草地裏，一箇虞候，掇一盆狗血，沒頭一淋；又一箇提一桶尿箕來，望李逵頭上直澆到腳底下。李逵口裏，耳朵裏，都是尿，屎。李逵叫道：『我不是妖人！我是跟羅真人伴當！』原來蘄州人都知道羅真人是箇現世的活神仙，因此不肯的下手傷他。再驅李逵到廳前

水 滸

，早有史人稟道：『這薊州羅真人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若是他的從者，不可加刑。』馬府尹笑道：『我讀千卷之書，每聞今古之事，未見神仙有如此徒弟！即係妖人！牢子！與我加力打那厮！』衆人只得拿翻李遠，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馬知府喝道：『你那厮快招入妖人，便不打你！』李遠只得招做「妖人李二。」取一面大枷釘了，押下大牢裏去。李遠來到死囚獄裏，說道：『我是個日神將，如何枷了我？好歹教你這薊州一城人都死！』那押牢節級，禁子，都知羅真人道德清高，誰不欽服；都來問李遠：『你端的是甚麼人？』李遠道：『我是羅真人親隨直日神將。因一時有失，惡了真人，把我撒在此間，教我受此苦難。三兩日必來取我。你們若不把些酒食來將息我時，我教你們衆人全家都死！』那節級牢子見了他說，到都怕他，只得買酒買肉請他喫。李遠見他門害怕，越說起風話來。牢裡衆人越怕了，又將熱水來與他洗浴了，換些乾淨衣裳。李遠道：『若還缺了我酒食，我便飛了去，教你們受苦！』牢裏禁子，只得倒陪告他。李遠陷在薊州牢裏不提。且說羅真人把上項的事：一一說與戴宗。戴宗只是苦苦哀告，求救李遠。羅真人留住戴宗在觀裏宿歇，動問山寨裏事務。戴宗訴說晁天王，宋公明，仗義疎財，專只替天行道，誓不損害忠臣烈士，孝子賢孫，義夫節婦，許多好處。羅真人聽罷甚喜。一住五日，戴宗每日磕頭禮拜，求告真人，乞救李遠。羅真人道：『這等人只可驅除了罷，休帶回去。』戴宗告道：『真人不知道：李遠雖是愚蠢，不省理法，也有些小好處：第一颯直，分毫不肯苟取於人；第二不會阿諛於人，雖死其忠不改；第三並無淫慾邪心，貪財背義，敢勇當先。因此宋公明甚是愛他。不爭沒了這箇人

澗 水

回去，教小可難見兄長宋公明之面。」羅真人笑道：「貧道已知這人是上界天殺星之數。爲是下土衆生，作業太重，故罰他下來殺戮。吾亦安肯逆天，壞了此人？只是磨他一會，我叫取來還你。」戴宗拜謝，羅真人叫一聲「力士安在？」就鶴軒前起一陣風。風過處，一尊黃巾力士出現。但見：

面如紅玉，鬚似卓絨，彷彿有一丈身材，縱橫有千斤氣力。黃巾側畔，金環日耀噴霞光。繡襖中間，鐵甲霜鋪吞月影。設在壇前護法，每來世上降魔。

那箇黃巾力士上告：「我師有何法旨？」羅真人道：「先差你押去薊州的那人，罪業已滿。你還去薊州牢裏取他回來。速去速回。」力士聲喏去了。約有半箇時辰，從虛空裏把李逵撤將下來。戴宗連忙扶住李逵問道：「兄弟，這兩日在那裏？」李逵看了羅真人，只管磕頭拜說道：「鐵牛不敢了也！」羅真人道：「你從今已後，可以戒性，竭力扶持宋公明，休生歹心。」李逵再拜道：「敢不遵依真人言語！」戴宗道：「你正去那裏走了這幾日？」李逵道：「自那日一陣風，直刮我去薊州府裏，從廳屋脊上直滾下來，被他府裏衆人拿住。那箇馬知府，道我是妖人；捉翻我細了，却教牢子獄卒，把狗血和尿管，淋我一頭一身；打得我兩腿肉爛，把我枷了，下在大牢裏去。衆人問我，「是何神，從天上落下來？」我因說是，「羅真人的親隨日神將；因有些過失，罰受此苦。過三二日，必來取我。」雖是喫了一頓棍棒，却也詐得些酒食，噙那廝們懼怕真人，却與我洗浴，換了一身衣裳。方纔吾在亭心裏詐酒肉喫，只見半空裏跳下這箇黃巾力士，把枷鎖開了，喝我閉眼，一似睡夢中，直扶到這裏。

『公孫勝道：『師父似這般的黃巾力士，有一千餘員，都是本師真人的伴當。』李逵聽了，叫道：『活佛！你何不早說，免教我做了這般不是？』只顧下拜。戴宗也再拜懇告道：『小可端的來的多日了。高唐州軍馬甚急，望乞師父慈悲，放公孫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破了高廉，便送還山。』羅真人道：『我本不教他去，今爲汝大義爲重，權教他去走一遭。我有片言，汝當記取。』公孫勝向前跪聽真人指教，正是滿懷濟世安邦願，來作乘鸞跨鳳人。畢竟羅真人對公孫勝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入雲龍關法破高廉 黑旋風探穴救柴進

話說當下羅真人道：『弟子，你往日學的法術，却與高廉的一般。吾今傳授與汝「五雷天罡正法」，依此而行，可救宋江，保國安民，替天行道。休被人欲所縛，悞了大事，專精從前學道之心，你的老母，我自使人早晚看視，勿得憂念。汝應上界天間星，以此容汝去助宋公明。吾有八箇字汝當記取，休得臨期有悞！羅真人說那八箇字；道是逢幽而止，遇汁而還。公孫勝拜授了訣法，便和戴宗，李逵，三人拜辭了羅真人，別了衆道伴下山；歸到家中，收拾了道衣寶劍二口並鐵冠如意等物了當，拜辭了老母，離山上路。行過了三四十里路程，戴宗道：『小可先去報知哥哥，先生和李逵大路上來，却得再來相接。』公孫勝道：『正好。賢弟先往報知，吾也隨行來也。』戴宗分付李逵道：『於路小心伏侍先生。但有些差池，教你受苦。』李逵答道：『他和羅真人一般的法術，我如何敢輕慢了他？』戴宗拴上甲馬，作起「神行法」來，預先去了。却說公孫勝和李逵兩箇離了二仙山九宮縣，取大路而行，到晚尋店安歇。李逵懼怕羅真人法術，十分小心伏侍公孫勝，那裏敢使性。兩箇行了三日，來到一箇去處，地名喚做武岡鎮。只見街市人煙輻集，公孫勝道：『這兩日於路走的困倦，買碗素酒素麵喫了行。』李逵道：『也好。』却見驛道傍邊一箇小酒店，兩箇人來店裏坐下。公孫勝坐了上首，李逵解了腰包，下首坐下。叫過賣一面打酒，就安排些素饌來與二人喫。公孫勝道：『你這裏有甚素點心賣？』過賣道：『我店裏只賣酒肉，沒有素點心。市口人家有糞糕賣。』李逵

滯水

水 滸

道：『我去買些來。』便去包內取了銅錢，逕投市鎮上來，買了一包棗糕。欲待回來，只聽得路傍側首，有人喝采道：『好氣力！』李逵看時，一夥人圍定一箇大漢，把鐵爪鎚在那裏使，衆人看了喝采他。李逵看那大漢時，七尺以上身材，面皮有麻，鼻子上一條大路。』李逵看那鐵鎚時，約有三十來斤。那漢使的發了，一爪鎚正打在壓街石上，把那石頭打做粉碎，衆人喝采。李逵忍不住，便把棗糕揣在懷中，便來拿那鐵鎚。那漢喝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拿我的鎚！』李逵道：『你使的甚麼鳥好，教衆人喝采！看了到污眼！你看老爺使一回教衆人看。』那漢道：『我借與你；你若使不動時，且喫我一頓頸子拳了去！』李逵接過爪鎚，如弄彈丸一般。使了一回，輕輕放下，面又不紅，心頭不跳，口內不喘。那漢看了，倒身下拜，說道：『願求哥哥大名。』李逵道：『你在那裏住？』那漢道：『只在前面便是。』引了李逵到一箇所在，見一把鎖鎖着門。那漢把鑰匙開了門，請李逵到裏面坐地。李逵看他屋裏，都是鐵砧，鐵鎚，火爐，鉗，鑿，家火，尋思道：『這人必是箇打鐵匠人，山寨裏正用得着，何不叫他也去入夥？』李逵又道：『漢子，你通箇姓名，教我知道。』那漢道：『小人姓湯，名隆。父親原是延安府知寨官，因為打鐵上，遭際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敘用。近年父親在任亡故，小人貪賭，流落在江湖上；因此權在此間打鐵度日。入骨好使鎚棒；爲是自家渾身有麻點，人都呼小人造金錢豹子。敢問哥哥高姓大名？』李逵道：『我便是梁山泊好漢黑旋風李逵。』湯隆聽了再拜道：『多聞哥哥威名，誰想今日偶然得遇！』李逵道：『你在這裏幾時得發跡？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夥，教你也做箇頭領。』湯隆道：『若得哥哥不

澹 水

棄，肯帶携兄弟時，願隨鞭鐙。」就拜李逵爲兄。李逵認湯隆爲弟。湯隆道：「我又無家人伴當，同哥哥去市鎮上喫三杯淡酒，表結拜之意。今晚歇一夜，明日早行。」李逵道：「我有箇師父在前面酒店裏，等我買棗糕去喫了便行，擔擱不得，只可如今便行。」湯隆道：「如何這般要緊？」李逵道：「你不知宋公明哥哥，見今在高唐州界首厮殺，只等我這師父到來救應。」湯隆道：「這箇師父是誰？」李逵道：「你且休問，快收拾了去。」湯隆急急拴了包裹盤纏銀兩，戴上毡笠兒，跨了口腰刀，提條樸刀，棄了家中破房舊屋，瓮重家火，跟了李逵，直到酒店裏來見公孫勝。公孫勝埋怨道：「你如何去了許多時？再來遲些，我依前回去了！」李逵不敢做聲回話。引過湯隆拜了公孫勝，備說結義一事。公孫勝見說他是打鐵出身，心中也喜。李逵取出棗糕，叫過賣將去整理。三箇一同飲了幾杯酒，喫了棗糕，算還了酒錢，李逵，湯隆，各背上包裹，與公孫勝離了武岡鎮，迤邐望高唐州來。三箇於路，三停中走了二停多路，那日早，却好迎着戴宗來接。公孫勝見了大喜，連忙問道：「近日相戰如何？」戴宗道：「高廉那厮，近日箭瘡平復，每日領兵來潑戰。哥哥堅守不敢出敵，只等先生到來。」公孫勝道：「這箇容易。」李逵引來湯隆拜見戴宗，說了備細，四人一處遶高唐州來。離寨五里遠，早有四方，郭盛，引一百餘騎軍馬迎接着。四人都上了馬，一同到寨。宋江，吳用等，出寨迎接。各施禮罷，擺了接風酒，敘問問闊之情。請入中軍帳內，衆頭領亦來作慶。李逵引過湯隆來參見宋江，吳用並衆頭領等。講禮已罷，寨中且做慶賀筵席。次日中軍帳上，宋江，吳用，公孫勝，商議破高廉一事，公孫勝道：「主將傳令，且着披

潛水

寨都起。看敵軍如何，貪道自有區處。」當日宋江傳令各寨一齊引軍起身，直抵高唐州城壕，下寨已定。次早五更造飯，軍人都披掛衣甲。宋公明，吳學究，公孫勝，三騎馬直到軍前，搖旗擂鼓，納喊篩鑼，殺則城下來。再說知府高廉在城中箭瘡已痊，隔夜小軍來報知宋江軍馬入到，早晨都披掛了衣甲，便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將引三百神兵並大小將校，出城迎敵。兩軍漸近，旗鼓相望，各擺開陣勢。兩軍裏花腔鑼鼓播，雜彩繡旗搖。宋江陣門開處，分十騎馬來，雁翅般擺開在兩邊。左手下五將：花榮，秦明，朱仝，歐鵬，呂方；右手下五將是：林冲，孫立，鄧飛，馬麟，郭盛；中間三騎馬上，爲頭是主將宋公明。怎生打扮：

頭頂茜紅巾，腰繫獅蠻帶，錦征袍大鵬貼背，水銀盔彩鳳飛簷，抹綠靴斜踏寶鑑，黃金甲光動龍鱗，描金靴隨定紫絲鞭，錦鞍鑿穩稱桃花馬。

左邊那騎馬上，坐着的便是梁山泊掌握兵權軍師吳學究。怎生打扮：

五明扇齊攢白羽，九綸巾巧簇烏紗，素羅袍香卓沿邊，碧玉環絲絛束定，烏烏穩踏葵花鏡銀鞍不離紫絲韁，兩條銅鍊腰間掛，一騎青驄出戰場。

右邊那騎馬上，坐着的便是梁山泊掌握行兵部陣副軍師公孫勝。怎生打扮：

星冠耀日。神劍飛霜，九霞衣服繡春雲，六甲風雷藏寶訣，腰間繫雜色短鬚絛，背上懸松文古定劍，穿一雙雲頭點翠朝靴，騎一匹分鬃昂首黃花馬。名標葦笈支功笈，身列仙班道行高。

三箇總軍主將，三騎馬出到前陣。看對陣金鼓齊鳴，門旗開處，也有二三十箇軍官簇擁着

水滸

高唐州知府高廉出任陣前，立馬於門旗下。怎生結束，但見：

束髮冠珍珠嵌就，緯紅袍錦繡攢成。連環鎧甲耀黃金，雙翅銀盔飛彩鳳，足穿雲縫甲墩靴，腰繫一盃金鞋帶，手內劍橫三尺水，陣前馬跨一條龍。

那知府高廉出到陣前，厲聲高叫喝罵道：『你那水注草賊！既有心要來廝殺，定要分箇勝敗！見箇輸贏！走的不是好漢！』宋江聽罷問一聲『誰人出馬立斬此賊？』小李廣花榮挺鎗耀馬，直至核心。高廉見了，喝問道：『誰與我直取此賊去？』那統制官隊裏轉出一員上將，喚做薛元輝，使兩口雙刀，騎一匹劣馬，飛出核心，來戰花榮。兩箇在陣前鬪了數合，花榮撥回馬，望本陣便走。薛元輝不知是計縱馬舞刀，儘力來趕，花榮略帶住了馬，拈弓取箭，紐轉身軀，只一箭，把薛元輝頭重腳輕，射下馬去，兩軍齊納聲喊。高廉在馬上見了大怒，急去馬鞍轡前取下那面聚獸銅牌，把劍去擊。那裏敲得三下，只見神兵隊裏捲起一陣黃砂來，罩的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喊聲起處，豺，狼，虎，豹，怪獸，毒蟲，就這黃沙內捲將出來。衆軍恰待都走，公孫勝在馬上，早掣出那一把松文古定劍來，指着敵軍，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一道金光射去，那夥怪獸毒蟲，都就黃沙中亂紛紛墜於陣前。衆軍人看時，却都是白紙剪的虎豹走獸，黃沙盡皆蕩散不起。宋江看了，鞭梢一指，大小三軍，一齊掩殺過去；但見人亡馬倒，旗鼓交橫。高廉急把神兵退走入城。宋江軍馬趕到城下，城上急洩起吊橋，閉上城門，插木，砲石，如兩股打將下來。宋江叫且鳴金收聚軍馬下寨，整點人數，各獲大勝，回帳稱謝公孫先生神功道德，隨即賞勞三軍。次日分兵四面圍城，儘力攻打

水滸

。公孫勝對宋江，吳用，道：『昨夜雖是殺敗敵軍大半，眼見得那三百神兵退入城中去了。今日攻圍得緊，那厮夜間必來偷營劫寨。今晚可收軍一處，至夜深，分去四面埋伏。這裏虛扎寨柵，教衆將只聽霹靂響，看寨中火起，一齊進兵。』傳令已了，當日攻城至未牌時分，都收四面軍兵還寨，却在營中大吹大擂飲酒。看看天色漸晚，衆頭領暗分撥開去，四面埋伏已定。却說宋江，吳用，公孫勝，花榮，秦明，呂方，郭盛，上土坡等候。是夜，高廉果然點起三百神兵，背上各帶鐵葫蘆，於內藏着硫黃，焰硝，烟火藥料；各人俱執鈎刃，鐵掃帚，口內都銜蘆哨；二更前後，大開城門，放下弔橋，高廉當先，驅領神兵前進，背後却帶三千餘騎遊殺前來。離寨漸近，高廉在馬上作起妖法，却早黑氣冲天，狂風大作，飛沙走石，播土揚塵。三百神兵各取火種，去那葫蘆口上點着，一聲蘆哨齊響，黑氣中間，火光單身，大刀闊斧，滾入寨裏來。高壇處，公孫勝仗劍作法，就空寨中平地上刮刺刺起箇霹靂。三百神兵急待退步，只見那空寨中火起，光焰亂飛，上下通紅，無路可出。四面伏兵齊趕，圍定寨柵，黑處偏見。三百神兵，不會走得一箇，都被殺在寨裡。高廉急引了三十餘騎，逃走回城。背後一枝軍馬追趕將來，乃是豹子頭林冲。看看赶上，急叫得放下弔橋，高廉只帶得八九騎入城，其餘盡被林冲和人連馬，生擒活捉了去。高廉進到城中，盡點百姓上城守護。高廉軍馬神兵，被宋江，林冲，殺箇盡絕。次日，宋江又引軍馬四面圍城甚急。高廉尋思：『我數年學得術法，不想今日被他破了！似此如之奈何？只得使人去鄰近州府求救。』急急修書二封，教去東昌，寇州，『二處離此不遠。這兩箇知府，都是我哥哥抬舉的人。教星夜起兵來接應。』

水滸

差了兩箇帳前統制官，齎警書信，放開西門，殺將出來，投西奪路去了。衆將却待去追趕，吳用傳令：『且放他出去，可以將計就計。』宋江問道：『軍師如何作用？』吳學究道：『城中兵微將寡，所以他去求救。我這裏可使兩枝人馬，詐作救應軍兵，於路混戰；高廉必然開門助戰，乘勢一面取城，把高廉引入小路，必然擒獲。』宋江聽了，大喜。令戴宗回梁山泊，另取兩枝軍馬，分作兩路而來。且說高廉每夜在城中空關處，堆積柴草，竟天價放火爲號，城上只望救兵到來。過了數日，守城軍兵望見宋江陣中不戰自亂，急忙報知。高廉聽了，連忙披掛上城瞻望，只見兩路人馬，戰塵蔽日，賊殺連天，衝挺前來；四面圍城軍馬，四散遶走。高廉知是兩路救軍到了，盡點任城軍馬，大開城門，分頭掩殺出去。且說高廉撞到宋江陣前，看見宋江引着花榮秦明三騎馬望小路而走。高廉引了人馬急去追趕，忽聽得山坡後連珠砲響，心中疑惑，便收轉人馬回來。兩邊鑼響，左手下呂方，右手下郭盛，各引五百人馬衝將出來。高廉急奪路走時，部下軍馬折其大半，遶走脫得核心時，望見城上已都是梁山泊旗號；舉眼再看，無一處是救應軍馬，只得引着些敗卒殘兵，投山僻小路而走。行不到十里之外，山背後撞出一彪人馬，當先擁出病尉遲，孫立，攔住去路，厲聲高叫：『我等你多時！好好下馬受縛！』高廉引軍便回，背後早有一彪人馬截住去路，當先馬上却是美髯公宋全。兩頭夾攻將來，四面截了去路，高廉便棄了坐下馬，便走上山。四下裏部軍，一齊趕上山去，高廉慌忙，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起！」駕一片黑雲，冉冉騰空，直上山頂。只見山坡邊，轉出公孫勝來；見了，便把劍在馬上望空作用，口中也念念有詞，喝聲道，「疾！」

水滸

將劍望上一指，只見高廉從雲中倒將下來。側首搶過插翅虎雷橫，一朴刀把高廉揮做兩段。可憐五馬諸侯貴，化作南柯夢裏人！有詩爲證。

上臨之以天鑒，下察之以地祇，明有王法相繼，暗有鬼神相隨。

行兇畢竟逢兇。特勢還歸失勢。勸君自警平生，可歎，可驚，可畏。

且說雷橫提了首級，都下山來，先使人去飛報主帥。宋江已知殺了高廉，收軍進高唐州城內，先傳下將令：休得傷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無犯；且去大牢中，救出柴大官人來。那時當牢節級，押獄禁子，已都走了。止有三五十箇罪囚，盡數開了枷鎖釋放。數中只不見柴大官人一個，宋江心中憂悶。尋到一處監房內，却監着柴皇城一家老小；又一座牢內，監着滄州捉到柴進一家老小，同監在彼，爲是連日廝殺，未曾取問發落。只是沒尋柴大官人處。吳學究教喚集高唐州押獄禁子跟問時，數內有一箇稟道：『小人是當牢節級關仁。前日蒙知府高廉所委：專一牢固監守柴進，不得有失；又分付道，「但有凶吉，你可便下手。」三日之前，知府高廉，要取柴進出來施刑。小人爲見本人是箇好男子，不忍下手，只推道，「本人病至八分，不必下手。」後又催併得緊，小人回稱「柴進已死。因是連日廝殺，知府不問，小人却恐他差人下來看視，必見罪責；昨日引柴進去後面枯井邊，開了枷鎖，堆放裡面躲避，如今不知存亡。」宋江聽了，慌忙着關仁引入；直到後牢枯井邊望時，見裏面黑洞洞地，不知多少深淺。上面叫時，那得人應；把案子放下去探時，約有八九丈深。宋江道：『柴大官人，眼見得多是沒了！』宋江垂淚。吳學究道：『主帥且休煩惱。誰人敢下去探看一遭，便見有無』

水滸

說猶未了，轉過黑旋風李逵來，大叫道：『等我下去！』宋江道：『正好。當初也是你送了他，今日正宜報本。』李逵笑道：『我下去不怕，你們莫要割斷了繩索。』吳學究道：『你却也忒奸猾！』且取一箇大篾繩，把索子絡了，接長索頭，扎起一箇架子，把索掛在上面。李逵脫得赤條條的，手拿兩把板斧，坐在羅裏，却放下井裏去。索上纏兩箇銅鈴。漸漸放到底下，李逵却從羅裏爬將出來，去井底下摸時，摸着一堆，却是骸骨。李逵道：『爺娘！甚鳥東西在這裏！』又去這邊摸時，底下濕漉漉的，沒下腳處。李逵把雙斧拔放羅裏，兩手去摸底下，四邊却寬。一摸摸着一箇人，做一堆兒蹲在水坑裏，李逵叫一聲『柴大官人。』那裏見動。把手去摸時，只覺口內微微聲喚，李逵道：『謝天地！恁的時，還有救性！』隨即爬在羅裏，搖動銅鈴。衆人扯將上來，李逵說下面的事，宋江道：『你可再下去，先把柴大官人放在羅裏，先發上來，却再放羅下來取你。』李逵道：『哥哥不知我去薊州，着了兩道兒！今番休撞第三遍。』宋江笑道：『我如何肯弄你？你快下去。』李逵只得再坐羅裏，又下井去。到得底下，李逵爬將出羅去，却把柴大官人抱在羅裏。搖動索上銅鈴。上面聽得，早扯起來。到上面，衆人看了大喜。宋江見柴進頭破額裂，兩腿皮肉打爛，眼目略開又閉，宋江心中甚是悽慘，叫請醫士調治。李逵却在井底下，發喊大叫。宋江聽得。急叫把羅放將下去，取他上來。李逵到得上面，發作道：『你們也不是好人！便不把羅放下來救我！』宋江道：『我們只顧看顧柴大官人，因此忘了你，休怪。』宋江就令衆人把柴進扛扶上車睡了。先把兩家老小並輻輳許多家財，共有二十餘輛車子，叫李逵，雷橫，先護送上梁山泊去。却把高廉一家老小良賤三四

辭水

十口，處斬於市。賞謝了蘭仁。再把府庫財帛，倉廩糧米並高廉所有家私，盡數裝載上山。大小將校離了高唐州，得勝回梁山泊。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在路已經數日，回到大寨，柴進扶病起床，稱謝晁，宋，二公並衆頭領。晁蓋教請柴大官人就山頂宋公明歇處，另建一所房子與柴進並家眷安歇。晁蓋，宋江等，衆皆大喜。自高唐州回來，又添得柴進，湯隆兩箇頭領，且作慶賀筵席，不在話下。再說東昌，寇州兩處，已知高唐州殺了高廉，失了城池，只得寫表差人申奏朝廷。又有高唐州逃難官員，都到京師說知真實。高太尉聽了，知道殺了他兄弟高廉。次日五更，在待漏院中，專等景陽鐘響。百官各具公服，直臨丹墀，伺候朝見。當日五更三點，道君皇帝陞殿。淨鞭三下響，又武兩班齊，天子駕坐。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啓奏，無事捲簾退朝。』高太尉出班奏曰：『今有濟州梁山泊賊首晁蓋，宋江，累造大惡：打劫城池，搶擄倉廩；聚集兇徒惡黨，見在濟州殺害官軍；鬧了江州無爲軍，今又將高唐州官民，殺戮一空，倉廩庫藏，盡被擄去。此是心腹大患；若不早行誅剿，他日養成賊勢，難以制伏，伏乞聖斷。』天子聞奏大驚，隨即降下聖旨：就委高太尉選將調兵，前去剿捕，務要掃清水泊，殺絕種類。高太尉又奏道：『量此草寇，不必典舉大兵。臣保一人，可去收復。』天子道：『卿若舉用，必無差錯，即今起行。飛捷報功，加官賜賞，高遷任用。』高太尉奏道：『此人乃開國之初，河東名將呼延贊嫡派子孫，單名喚簡灼字；使兩條銅鞭，有萬夫不當之勇；見受汝寧郡都統制，手下多有精兵勇將。臣舉保此人，可以征勦梁山泊。可受兵馬指揮使，領馬步精銳軍士，克日掃清山寨，班師還朝。』天子准奏，降下聖旨：着

水 滸

樞密院即便差人齎報前往汝寧州星夜宣取。當日朝罷，高太尉就於帥府着樞密院撥一員軍官，齎聖旨前去宣取。當日起行，限時定日，要呼延灼赴京聽命。却說呼延灼在汝寧州統軍司坐衙，聽得門人報道：『有聖旨特來宣取將軍赴京，有委用的事。』呼延灼與本州官員出郭迎接到統軍司。開讀已罷，設筵管待使臣。火急收拾了頭盔衣甲，鞍馬器械，帶引三四十從人，一同使命，離了汝寧州，星夜赴京。於路無話，早到京師城內殿司府前下馬，來見高太尉。當日高俅正在殿帥府坐衙，門吏報道：『汝寧州宣到呼延灼，見在門外。』高太尉大喜，叫喚進來參見了。看那呼延灼一表非俗。正是：

開國功臣後裔，先朝良將玄孫。家傳鞭法最通神，英武熟經戰陣。仗劍能探虎穴灣弓，解射鵬羣，將軍出世定乾坤，呼延灼威名大振。

當下高太尉問慰已畢，與了賞賜。次日早朝，引見道君皇帝。徽宗天子着了呼延灼一表非俗，喜動天顏，就賜賜雪鳥雞一匹。那馬，日行千里。『聖旨賜與呼延灼騎坐。』呼延灼就謝恩已罷，隨高太尉再到殿帥府，商議起軍剿捕梁山泊一事。呼延灼道：『稟明恩相：小人親探梁山泊，兵多將廣，馬烈劣強，不可輕敵小覷。乞保二將爲先鋒，同提軍馬到彼，必獲大功。』高太尉聽罷大喜，問道：『將軍所保誰人，可爲前部先鋒？』不爭呼延灼舉保此二將，有分教：宛子城重添良將；梁山泊大破官軍。且教功名未上凌煙閣，姓字先標聚義聽。畢竟呼延灼對高太尉保出誰來，且聽下回分解。

潯 水

辭之日，高太尉又撥與戰馬三千匹。三箇將軍，各賞了金銀段疋；三軍盡關了糧賞。呼延灼和韓滔，彭玘，都與了必勝軍狀，辭別了高太尉並樞密院等官，三人上馬，都投汝寧州來。於路無話。到得本州，呼延灼便遣韓滔，彭玘，各往陳，潁，二州起軍，前來汝寧會合。不勾半月之上，三路兵馬，都已完足，呼延灼便把京師關到衣，甲，盔，刀，旗，鎗，鞍，馬並打造連環，鐵鎧，軍器，等物。分俵三軍已了，伺候出軍。高太尉差到殿帥府兩員軍官，前來點視。犒賞三軍已罷，呼延灼擺布三路兵馬出城。端的是：

鞍上人披鐵鎧，坐下馬帶銅鈴。旌旗紅展一天霞，刀劍白鋪千里雪。弓彎鵠畫，飛魚袋半露龍梢。籠插雕翎，獅子盔緊拴豹尾。人頂深盔垂護項，微漏雙睛。馬披重甲帶朱纓，單懸四足。開路人兵齊擔大斧，合後軍將盡撚長鎗。數千甲馬離州城，三箇將軍來水泊。

當下起軍擺布兵馬出城：前軍開路韓滔，中軍主將呼延灼，後軍催督彭玘。馬步三軍人等，浩浩蕩蕩，殺透梁山泊來。却說梁山泊遠探報馬，逕到大寨，報知此事。聚義廳上，當中晁蓋，宋江，上首軍師吳用，下首法師公孫勝並衆頭領，各與柴進賀喜，終日筵宴；應知報道汝寧州雙鞭呼延灼，引着軍馬來征進，衆皆商議迎敵之策。吳用便道：『我聞此人祖乃開國功臣河東名將呼延贊之後，嫡派子孫，此人武藝精熟；使兩條銅鞭，人不可近。必用能征敢戰之將，先以力敵，後用智擒。』說言未了，黑旋風李逵便道：『我與你去捉這厮！』宋江道：『你如何去得，我自有調度；可請霹靂火秦明打頭陣，豹子頭林冲打第二陣，小李廣花

水滸

榮打第三陣，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陣，病尉遲將立打第五陣。將前面五陣，一隊隊戰罷，如紡車般，轉作後軍。我親自帶引十箇弟兄，引大隊人馬押後。左軍五將朱全，橫橫，穆弘，黃信，呂方；右軍五將楊雄，石秀，歐鵬，馬麟，郭盛；水路中，可請李俊，張橫，張順，阮家三弟兄，駕船接應；却叫李達，楊林，引步軍分作兩路埋伏救應。』宋江調撥已定，前軍秦明，早引人馬下山，向平川曠野之處，列成陣勢。此時雖是冬天，却喜和暖。等候了一日，早望見官軍到來。先鋒隊裏，百勝將韓滔，領兵扎下寨柵，當晚不戰。次日天曉，兩軍對陣，三通畫鼓，出到陣前，馬上橫着狼牙棍，望對陣門旗開處，先鋒將韓滔，橫擲勒馬，大罵秦明道：『天兵到此，不思早早投降。還敢抗拒，不是討死！我直把你水泊填平，梁山踏碎；生擒活捉你這夥反賊解京，碎屍萬段！』秦明本是性急的人，聽了也不打話，便拍馬舞起狼牙棍，直取韓滔。韓滔挺擲躍馬，來戰秦明。兩箇鬪到二十餘合，韓滔力怯，只待要走，背後中軍主將呼延灼已到。見韓滔戰秦明不下，便從中軍舞起雙鞭，縱坐下那匹御賜踢雪烏騮，咆哮嘶喊，來到陣前。秦明見了，欲待來戰呼延灼，第一撥豹子頭林冲已到；便叫『秦統制少歇；看我戰三百合，却理會！』林冲挺起蛇矛，直透呼延灼；秦明自把軍馬從左邊遶向山坡後去。這裏呼延灼自戰林冲，兩箇正是對手；鎗來鞭去花一團，鞭去鎗來錦一簇。兩箇鬪到五十合之上，不分勝敗。第三撥小李廣花榮軍到，陣門下大叫道：『林將軍少歇，看我擒捉這廝！』林冲撥轉馬便走。呼延灼因見林冲武藝高強，也回本陣。林冲自把本部軍馬一轉，轉過山坡後去，讓花榮挺鎗出馬。呼延灼後軍也到；天目將彭玘，橫着那三尖

澹 水

兩刃四窠八環刀，驟着五明千里黃花馬，出陣大罵花榮道：『反國逆賊，何足爲道！與吾併箇輸贏！』花榮大怒，也不答話，便與彭玘交馬。兩箇戰二十餘合，呼延灼見彭玘方法，縱馬舞鞭，直搗花榮。鬪不到三合，第四撥一丈青扈三娘人馬已到，大叫『花將軍少歇，看我捉這厮！』花榮也引軍望右邊遶轉山坡下去了。彭玘來戰一丈青未定，第五撥病尉遲孫立軍馬早到；勸馬於陣前擺着，看這扈三娘去戰彭玘。兩箇正在征塵影裏，殺氣陰中；一箇使大桿刀，一箇使雙刀，兩箇鬪到二十餘合，一丈青把雙刀分開，回馬便走。彭玘要逞功勞，縱馬趕來。一丈青便把雙刀掛在馬鞍韁上，袍底下取出紅錦套索，上有二十四箇金鈎；等彭玘馬來得近，扭過身軀，把套索望空一撒，看得親切，彭玘措手不及，早拖下馬來；孫立喝教衆軍一發向前，把彭玘捉了。呼延灼看見大怒，忿力向前來救，一丈青便拍馬來迎敵。呼延灼恨不得一口水吞了那一丈青。兩箇鬪到十合之上，急切贏不得一丈青，呼延灼心中想道：『這箇潑婦人，在我手裏鬪了許多合，倒恁地了得！』心忙意急，賣箇破綻，放他入來，却把雙鞭只一蓋，蓋將下來。那雙刀却在懷裏。提起右手銅鞭，望一丈青頂門上打下來。却被一丈青眼明手快，早把刀只一隔，右手那口刀，望上直飛起來。却好那一鞭打將下來，正在刀口上，鐺地一聲響，火光迸散，一丈青回馬望本陣便走。呼延灼縱馬趕來，病尉遲孫立見了，便挺鎗縱馬向前，迎住厮殺。背後宋江却好引十對良將都到，列成陣勢。一丈青自引了人馬，也投山坡下去了。宋江見活捉天目將彭玘，心中甚喜；且來陣前，看孫立與呼延灼交戰。孫立也把鎗帶住，手腕上綽起那條竹節綱鞭，來迎呼延灼。兩箇都是綱鞭，那更一

水滸

般打扮：病尉遲孫立是交角鐵樣頭，大紅羅抹額，百花點翠皁羅袍，烏油對金甲；騎一匹烏騾馬，使一條竹節虎眼鞭，賽過尉遲恭。這呼延灼却是冲天角鐵樣頭，鎗金黃羅抹額，七星打釘皁羅袍，烏油對嵌鐵甲，騎一匹御賜踢雪烏騾，使兩條水磨八稜鋼鞭，左手的重十二斤，右手重十三斤，真似呼延贊兩箇在陣前左盤右旋，鬪到三千餘合，不分勝敗。宋江看了，喝采不已。有詩爲證：

各跨烏騾健似龍，呼延贊對尉遲恭。雙鞭遇敵真奇事，更好同歸水滸中。

官軍陣裏韓滔，見折了彭玘，便去後軍隊裏，盡起軍馬，一發向前來廝殺。宋江只怕衝將過來，便把鞭梢一指，十箇頭領，引了大小軍士，掩殺過去；背後四路軍兵，分作兩路夾攻攏來。呼延灼見了，急收轉本部軍馬，各敵箇住。爲何不能全勝？却被呼延灼陣裏，都是「連環馬」官軍，馬帶馬甲，人披鐵鎧。馬帶甲，只露得四蹄懸地；人披鎧，只露出一對眼睛。宋江陣上，雖有甲馬，只是紅纓面具，銅鈴雉尾而已。這裏射將箭去，那裏甲都護住了。那三千馬軍，各有弓箭，對面射來；因此不敢近前。宋江急叫鳴金收軍，呼延灼也退二十餘里下寨。宋江收軍，退到山西下寨，屯住軍馬，且叫左右鞏刀手，簇擁彭玘過來。宋江望見，便起身喝退軍士，親解其縛。扶入帳中，分賓而坐，宋江便拜。彭玘連忙答禮拜道：『小子被擒之人，理合就死，何故將軍以賓禮待之？』宋江道：『某等衆人，無處容身，暫占水泊，權時避難。造惡甚多，今者朝廷差遣將軍前來收捕，本合延頸就縛；但恐不能存命，因此負罪交鋒。悞犯虎威，敢乞恕罪。』彭玘答道：『素知將軍仗義行仁，扶危濟困；不想果然』

滸 水

如此義氣！倘蒙存留微命，當以捐軀保奏。」宋江道：「某等衆弟兄，也只待聖主寬恩，赦宥重罪，忘生報國，萬死不辭。」詩曰：

忠爲君王恨賊臣，義連兄弟且藏身。不因忠義心如一，安得團圓百八人！

宋江當日就將天目將彭玘，使人送上大寨，教與晁天王相見，留在寨裏。這裏自一面犒賞三軍，並衆頭領，計議軍情。再說呼延灼收軍下寨，自和韓滔商議如何取勝梁山泊。韓滔道：「今日這廝們見俺催軍近前，他便慌忙掩鑿過來；明日盡數驅馬軍向前，必獲大勝。」呼延灼道：「我已如此安排下了，只要和你商量相通。隨即傳下將令：教三千匹馬軍，做一排擺着，每三匹一連，却把鐵環連鎖；但遇敵軍，遠用箭射，近則使鎗，直衝入去；二千「連環馬軍」，分作一百隊鎖定；五千步軍，在後策應。明日休得挑戰，我和你押後掠陣，但若交鋒，分作三面衝將過去。」計策商量已定，次日天曉出戰。却說宋江次日把軍馬分作五隊在前，後軍十將簇擁；兩路伏兵，分於左右。秦明當先，搦呼延灼出馬交戰，只見對陣但只納賊，並不交鋒。爲頭五軍，都一字兒擺在陣前；中是秦明；左是林冲，一丈青；右是花榮與孫立。在後隨卽宋江等十將也到，重重疊疊擺着人馬。看對陣時，約有一千步軍，只是搥鼓發喊，並無一人出馬交鋒。宋江看了，心中疑惑，暗傳號令，教後軍且退；却縱馬直到花榮隊裏窺望。猛聽對陣裏連珠砲響，一千步軍，忽然分作兩下，放出三面「連環馬軍」，直衝將來；兩邊把弓箭亂射，中間盡是長鎗。宋江看了大驚，急令衆軍把弓箭施放。那裏抵敵得住，每一隊三十疋馬，一齊跑發，不容你不向前走；那「連環馬軍」，漫山遍野，橫衝直

水 滸

揮將來。前面五隊軍馬望見，便亂跑了，策立不定；後面大隊人馬，攔當不住，各自逃生。宋江飛馬慌忙便走，十將擁護而行，背後早有一隊「連環馬軍」追將來，却得伏兵李逵，楊林，引入從廬葦中殺出來，救得宋江。逃至水邊，却有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箇水軍頭領，擺下戰船接應。宋江急急上船，便傳將令：教分頭去救應衆頭領下船。那「連環馬」直趕到水邊，亂箭射來，船上却有傍牌遮護，不能損傷。慌忙把船掉到鴨嘴灘頭，盡行上岸，就水寨裏繫點人馬，折其大半，却喜衆頭領都全；雖然折了些馬匹，都救得性命。少刻，只見石勇，時遷，孫新，顧大嫂，都逃命上山，却說：『步軍衝殺將來，把店屋平折了去！我等若無號船接應，盡被擒捉！』宋江一一親自撫慰。計點衆頭領時，中箭者六人：林冲，雷橫，李逵，石秀，孫新，黃信；小喽囉中傷帶箭者，不計其數。晁蓋聞知，同吳用，公孫勝，下山來動問。宋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用勸道：『哥哥休憂，「勝敗乃兵家常事」，何必掛心？別生良策，可破「連環軍馬」。』晁蓋便傳號令：分付水軍，牢固寨柵船隻，保守灘頭，曉夜隄備；請宋公明上山安歇。宋江不肯上山，只就鴨嘴灘寨內駐紮；只教帶傷頭領上山養病。却說呼延灼大獲全勝，回到本寨，開放「連環馬」，都次第前來請功。殺死者不計其數，生擒的五百餘人，奪得戰馬三百餘匹。隨即差人前去京師報捷，一面犒賞三軍。却說高太尉正在殿帥府坐衙，門人報道：『呼延灼收捕梁山泊得勝，差人報捷。』心中大喜。次日早朝，越班奏聞天子，徽宗甚喜，勅賞黃封御酒十瓶，錦袍一領；差官一員，齎錢十萬貫，前去行營賞軍。高太尉領了聖旨，同到殿帥府，隨即差官齎捧前去。却說呼延灼已知

澗 水

有天使至，與韓滔出二十里外迎接；接到寨中，謝恩受賞已畢，置酒管待天使；一面令韓先鋒儀仗賞軍；且將捉到五百餘人，囚在寨中，待拿得賊首，一併解赴京師，示衆施行。天使問道：『彭團練如何失陷？』呼延灼道：『爲內貪捉宋江，深入重地，致被擒捉。今次羣賊必不敢再來。小可分兵攻打，務要肅清山寨，掃盡水洼，擒獲衆賊，拆毀巢穴；但恨四面是水，無路可進。遙觀寨柵。只除非得火炮飛打，以碎賊巢。久聞東京有箇砲手凌振，名號轟天雷，此人善造火炮，能去十四五里遠近；石砲落處，天崩地陷，山倒石裂。若得此人，可以攻打賊巢；更兼他深通武藝，弓馬熟嫻。若得天使回京，於太尉前言知此事，可以急急差遣到來，克日可取賊巢。』使命應允。次日起程，於路無話；回到京師，來見高太尉，備說呼延灼求索砲手凌振，要建大功。高太尉聽罷，傳下鈞旨：教喚甲仗庫副使砲手凌振那人來。原來凌振，祖貫燕陵人，也是宋朝盛世第一箇砲手；人都呼他是轟天雷。更兼武藝精熟。曾有四句詩讚凌振的好：

強火發時城郭碎，煙雲散處鬼神愁。
金輪子母轟天振，砲手名聞四百州。

當下凌振來參見了高太尉，就受了行軍統領官文憑，便教收拾鞍馬軍器起身。且說凌振把應有用的煙火，藥料，就將做下的諸色火炮並一應的砲石，砲架，裝載上車；帶了隨身衣，甲，盔，刀，行李，等件並三四十箇軍漢，離了東京，取路投梁山泊來。到得行營，先來參見主將呼延灼，次見先鋒韓滔，備問水寨遠近路程。山寨轅轅去處，安排三等砲石攻打：第一是風火炮，第二是金輪砲，第三是子母砲。先令軍健整頓砲架，直去水邊豎起，準備放砲。

水 滄

却說宋江正在鴨嘴灘上小寨內，和軍師吳學究商議破陣之法，無計可施。有探細人來報道：『東京新差一箇砲手，喚做薛天雷凌振，即日在於水邊豎起架子，安排施放火炮，攻打寨柵。』吳學究道：『這箇不妨；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港汊甚多，宛子城離水又遠；總有飛天火炮，如何能勾打得到城邊？且棄了鴨嘴灘小寨，看他怎的設法施放，却做商議。』當日宋江棄了小寨，便都起身，且上關來。晁蓋，公孫勝，接到聚義廳上問道：『似此如何破敵？』動問未絕，早聽得山下砲響。一連放了三箇火炮，兩箇打在水裏，一箇直打到鴨嘴灘邊小寨上。宋江見說，心中展轉憂悶；衆頭領盡皆失色。吳學究道：『若得一人，誘引凌振到水邊，先捉了此人，方可商議破敵之法。』晁蓋道：『可着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人掉船，如此行事。岸上朱仝，雷橫，如此接應。』且說六箇水軍頭領，得了將令，分作兩隊：李俊和張橫先帶了四五十箇會水的軍士，用兩隻快船，從蘆葦深處，悄悄過去；背後張順，三阮，掉四十餘隻小船接應。再說李俊，張橫上到對岸，便去砲架子邊，納聲喊，把砲架推翻。軍士慌忙報與凌振知道，凌振便帶了風火二砲，拿鎗上馬，引了一千餘人趕將來。李俊，張橫，領人便走。凌振追至蘆葦灘邊，看見一字兒擺開四十餘隻小船，船上共有百十餘箇水軍。李俊，張橫，早跳在船上，故意不把船開；看看人馬到來，納聲喊，都跳下水裏去了。凌振人馬已到，便來搶船。朱仝，雷橫，却在對岸納聲播鼓。凌振奪得許多船隻，叫軍健盡數上船，便殺過去。船纜行到波心之中，只見岸上朱仝，雷橫，鳴起鑼來；水底下早鑽起四五十水軍，盡把船尾盾子拔了，水都滾入船裏來；外邊就勢扳翻船，軍健了都撞在水裏。凌

澹 水

振盪待回船，船尾舵，櫓，已自被拽下水底去了。兩邊却鑽上兩筒頭領來，把船只一扳，仰合轉來，凌振却被台下水裏去。水底下却是阮小二，一把抱住，直拖到對岸來。岸上早有頭領接着，便把索子綁了，先解上山來。水中生擒二百餘人，一半水中淹死，些少逃得性命回去。詩曰：

怎許船軍便渡河，不施火炮却如何？空說半天轟霹靂，却愁尺水起風波。

呼延灼得知，急領馬軍趕將來時，船都已過鴨嘴灘去了。箭又射不着，人都不見了，只忍得氣。呼延灼恨了半晌，只得引了人馬回去。且說衆頭領捉得轟天雷凌振，解上山寨，先使人報知，宋江便同滿寨頭領下第二關迎接。見了凌振，連忙親解其縛，便埋怨衆人道：「我教你們禮請統領上山，如何恁的無禮！」凌振拜謝不殺之恩，宋江便與他把盞。已了，自執其手，相請上山。到大寨見了彭玘已做了頭領，凌振閉口無言。彭玘勸道：「晁，宋二頭領替天行道，招納豪傑，專等招安，與國家出力。既然我等到此，只得從命。」宋江却又陪話，凌振答道：「小可在此趨侍不妨；爭奈老母妻子，都在京師，倘或有人知覺，必遭誅戮，如之奈何！」宋江道：「但請放心，限日取還統領。」凌振謝道：「若得頭領如此週全，死而瞑目！」晁蓋道：「且教做筵席慶賀。」次日廳上大聚會衆頭領。飲酒之間，宋江與衆人商議破「連環馬」之策。正無良法，只見金錢豹子湯隆起身道：「小子不材，願獻一計。除之得這般軍器，和我一箇哥哥，可以破得「連環甲馬」。吳學究便問道：「賢弟，你且說用何等軍器？你那箇令親哥哥是誰？」湯隆不慌不忙，叉手向前，說出這般軍器和那箇人來。有分

水 滸

教四五箇頭領直往京師，三千餘馬軍盡遭毒手，正是計就玉京擒驪秀，謀成金關捉撥統。畢竟湯隆對衆說出那般軍器，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吳用使時遷盜甲 湯隆賺徐寧上山

話說當時湯隆對衆頭領說道：『小可是祖代打造軍器爲生。先父因此藝上，遭際老种，經路相公，得做延安知寨。先朝曾用這「連環甲馬」取勝。欲破陣時，須用「鈎鑣鎗」可破。湯隆祖傳已有畫樣在此，若要打造，便可下手。湯隆雖是會打，却不會使。若要會使的人，只除非是我那箇姑舅哥哥。會使這「鈎鑣鎗」法，只有他一箇教頭。他家祖傳習學，不教外人。或是馬上，或是步行，都有法則；端的使動，神出鬼沒！』說言未了，林冲問道：『莫不是見做金鎗班教師徐寧？』湯隆應道：『正是此人。』林冲道：『你不說起，我也忘了。這徐寧的「金鎗法」，「鈎鑣鎗法」，端的是天下獨步。在京師時，多與我相會，較量武藝，彼此相敬相愛；只是如何能勾得他上山來？』湯隆道：『徐寧先祖留下一件寶貝，世上無對，乃是鎮家之寶。湯隆比時，曾隨先父知寨往東京。視探姑姑時，多曾見來。是一副鵬翎砌就圈金甲。這一副甲，披在身上，又輕又穩；刀劍箭矢，急不能透；人都喚做「賽唐猊」。多有貴公子要求一見，造次不肯與人看。這副甲，是他的性命；用一箇皮匣子盛着，直掛在臥房中樑上。若是先對付得他這副甲來時，不由他不到這裏。』吳用道：『若是如此，何難之有？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今次却用着鼓上蚤時遷去走一遭。』時遷隨即應道：『只怕無此一物在彼；若端的有時，好歹定要取了來。』湯隆道：『你若盜的甲來，我便包辦賺他上山。』宋江問道：『你如何去賺他上山？』湯隆去宋江耳邊低低說了數句，宋江笑道：『此計大妙！』吳

潯 水

學究道：『再用得二箇人，同上東京走一遭。一箇到東京收買煙火，藥料並砲內用的藥材；兩箇去取凌統領家老小。』彭玘見了，便起身稟道：『若得一人到潯州取得小弟家眷上山，實拜成全之德。』宋江應道：『團練放心。便請二位修書，小可自教人去。』便喚楊林可將金銀書信，帶領伴當，前往潯州取彭玘將軍老小；薛永扮作使館捧賣藥的，往東京取凌統領老小；李雲扮作客商，同往東京收買煙火，藥料等物；樂和隨湯隆同行，又掣薛永往來作伴；一面先送時遷下山去了。次後且叫湯隆打起一把「鈎鏢鎗」做樣，却叫雷橫提調監督。原來雷橫祖上也是打鐵出身再說湯隆打起「鈎鏢鎗」樣子，教山寨裏打軍器的照着樣子打造，自有雷橫提督，不在話下。大寨做箇送路筵席，當下楊林，薛永，李雲，樂和，湯隆，辭別下山去了。次日又送戴宗下山，往來探聽事情。這段話，一時難盡。這裏且說時遷離了梁山泊，身邊藏了暗器，諸般行頭，在路迤邐來到東京，投箇客店安下了。次日躡進城來，尋問金鎗班教師徐寧家，有人指點道：『入得班門裏，靠東第五家黑角子門便是。』時遷轉入班門裏，先看了前門；次後窺來相了後門，見是一帶高牆，牆裏望見兩間小巧樓屋，側手却是一根錢柱。時遷看了一回，又去街坊問道：『徐教師在家裏麼？』人應道：『敢在內裏隨直未歸。』時遷又問道：『不知幾時歸？』人應道：『直到晚方歸來，五更便去內裏隨班。』時遷叫了「相擾」，且回客店裏來，取了行頭，藏在身邊，分付店小二道：『我今夜多敢是不歸，照管房中則箇。』小二道：『但放心自去；並不差池。』時遷再入到城裏買了些晚飯喫了，却躡到金鎗班徐寧家左右看時，沒一箇好安身去處。看看天色黑了，時遷換入班門裏面。是夜，寒冬天色，却無月光。

滄 水

時遷看見土地廟後一株大柏樹，便把兩隻腿夾定，一溜篩爬將上去，樹頭頂，騎馬兒坐在枝柯上。悄悄望時，只見徐寧歸來，望家裏去了。又見班裏兩箇人提着燈籠出來關門，把一把鎖鎖了，各自歸家去了。早聽得講樓禁鼓，却轉初更。雲寒星斗無光，露散霜花漸白。時遷見班裏靜悄悄地，却從樹上溜將下來，逕到徐寧後門邊，從牆上下來。不費半點氣力，爬將過去，看裏面時，却是箇小小院子。時遷伏在廚房外張時，見廚房下燈明，兩箇姬嬪，兀自收拾未了。時遷却從錢柱上盤到磚風板邊，伏做一塊兒，張那樓上時，見那金槍手徐寧和娘子對坐爐邊向火，懷裏抱着一箇六七歲孩兒。時遷看那臥房裏時，見梁上果然有箇大皮匣拴在上面；房門口掛着一副弓箭，一口腰刀；衣架上掛着各色衣服；徐寧口裏叫道，『梅香，你來與我摺了衣服。』下面一箇姬嬪上來，就側手春臺上摺了一領紫綉圍領；又摺一領宮綠襖裏襖子並下面五色花繡踢串，一箇護頂彩色錦帕，一條紅綠結子並手帕一包；另用一箇小黃帕兒，包着一條雙獺尾撈枝金帶；也放在包袱內，把來安在烘籠上。時遷都看在眼里。約至二更以後，徐寧收拾上牀，娘子問道：『明日隨直也不？』徐寧道：『明日正是天子駕幸龍符宮，須用早起五更去伺候。』娘子聽了，便分付梅香道：『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隨班；你們四更起來燒湯，安排點心。』時遷自忖道：『眼見得梁上那箇皮匣子，便是盛甲在裏面。我若趁半夜下手便好；倘若鬧將起來，明日出不得城，却不悞了大事？且捱到五更裏下手不遲。』聽得徐寧夫妻兩口兒上牀睡了，兩箇姬嬪在房門外打鋪。房裡桌上，却點着碗燈。那五箇人都睡着了。兩箇梅香，一日伏待到晚，精神困倦

澗 水

，亦皆睡了。時遷溜下來，去身邊取箇蘆管兒，就腮攪眼裡只一吹，把那碗燈早吹滅了。看看伏到四更左側，徐寧起下，便喚姪婿起來燒湯。那兩箇使女，從睡夢裡起來，看房裏沒了燈，叫道：『阿呀！今夜却沒了燈！』徐寧道：『你不去後面討燈等幾時！』那箇梅香開樓門，下胡梯響。時遷聽得，却從柱上只一溜，來到後門邊黑影裡伏了。聽得姪婿正開後門出來，便走開牆門，時遷却潛入廚房裏，貼身在厨桌下。梅香討了燈火入來，看時又去關門，却來灶前燒火。這箇使女也起來生炭火上樓去。多時。湯滾，捧面湯上去，徐寧洗漱了，叫湯些熱酒上來，姪婿安排肉食炊餅上去，徐寧喫罷，叫把飯與外面當直的喫。時遷聽得徐寧下樓叫伴當喫了飯背着包袱拿了金鎗出門。兩箇梅香點着燈送徐寧出去，時遷却從厨桌下出來，便上樓去，從稿子邊直趨到梁上，却把身軀伏了。兩箇姪婿，又關閉門戶，吹滅了燈火，上樓來，脫了衣裳，倒頭便睡。時遷聽那兩箇梅香睡着了，在梁上把那蘆管兒指燈一吹，那燈又早滅了。時遷却從梁上輕輕解了皮匣。正要下來，徐寧的娘子覺來，聽得響，叫梅香道：『梁上甚麼響？』時遷做老鼠叫。姪婿道：『娘子不聽得是老鼠叫？因厮打，這般響。』時遷就便學老鼠厮打，溜將下來；悄悄地開了樓門，款款地背着皮匣，下得胡梯，從裏面直開到外門。來到班門口，已自有那隨班的人出門，四更開了鎖。時遷得了皮匣，從人隊裡，趁鬧出去了。一口氣盪出城外，到客店門前，此時天色未曉；敲開店門，去房裏取出行李，拴束做一担兒挑了，計算還了房錢，出離店肆，投東便走。行到四十里外，方纔去食店裏打火做些飯喫，只見一箇人，也撞將入來。時遷看時，不是別人，却是神行太保戴宗。見時遷

滌水

已得了物，兩箇暗暗說了幾句話。戴宗道：『我先將甲投山寨去；你與湯隆慢慢地來。』時遷打開皮匣，取出那副耀翎鎖子甲來，做一包袱包了；戴宗拴在身上，出了店門，作起「神行法」，自投梁山泊去了。時遷却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担子上，喫了飯食，還了打火錢，挑上担兒，出店門便走。到二十里路上，撞見湯隆，兩箇便入酒店裏商量。湯隆道：『你只依我從這條路去。但過路上酒店，飯店，客店，門上若見有白粉圈兒，你便可就在那店裡買酒買肉喫；客店之中，就便安歇；特地把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頭，離此間一程外等我。』時遷依計去了。湯隆慢慢地喫了一回酒，却投東京城裏來。且說徐寧家裏，天明，兩箇姪嬭起來，只見樓門也開了，下面中門大門都不關；慌忙家裏看時，一應物件都有；兩箇姪嬭上樓來對娘子說道：『不知怎的，門戶都開了！却不曾失了物件。』娘子便道：『五更裏，聽得梁上響，你說是老鼠厮打；你且看那皮匣子沒甚麼事？』兩箇姪嬭看了，只叫得苦：『皮匣子不知那裏去了！』那娘了聽了，慌忙起來道：『快央人去龍符宮裏，報與官人知道，教他早來跟尋！』姪嬭急急尋人去龍符宮報徐寧；連央了三四替人，都回來說道：『金鎗班直隨駕內苑去了；外面都是親軍護禦守把，誰入能到入去？直須等他自歸。』徐寧妻子並兩箇姪嬭，如熬鐵子上螞蟻，走頭無路，不茶不飯，慌做一團。徐寧直到黃昏時候，方纔卸了衣袍服色，着當直的背了，將着金鎗，逕回家來。到得班門口，隣舍說道：『娘子在家失盜！等候得觀察，不見回來。』徐寧喫了一驚，慌忙走到家裏。兩箇姪嬭迎門道：『官人五更出去，却被賊人閃將入來，單單只把梁上那箇皮匣子盜將去了！』徐寧聽罷，只叫那連聲的苦，從

滄 水

丹田底下直滾出口角來。娘子道：『這賊正不知幾時閃在屋裏？』徐寧道：『別的都不打緊！這副雁翎甲，乃是祖宗留傳四代之寶，不會有失！花兒王太尉曾還我三萬貫錢，我不曾捨得賣與他；恐怕久後軍前陣後要用，生怕有些差池，因此拴在梁上。多少人要看我的，只推沒了。今次聲張起來，枉惹他人恥笑！今却失去，如之奈何！』徐寧一夜睡不着，思量道：『不知是甚麼人盜了去？也是會知我這副甲的人！』娘子想道：『敢是夜來來滅了燈時，那賊已躲在家裏了？必然是有人愛你的，將錢問你買不得，因此使這箇高手賊來盜了去。你可央人慢慢緝訪出來，別作商議；且不要「打草驚蛇」。』徐寧聽了，到天明起來，在家裏納悶。好似：

蜀王春恨；宋玉秋悲；呂虔遺腰下之刀；雷煥失獄中之劍；珠亡照乘，壁碎連城，王僧之珊瑚已毀，無可賠償；斐航之玉杵未逢，難諧歡好。正是風落荒坡凋錦羽，龍居淺水失明珠。

這日徐寧正在家中納悶。早飯時分，只聽得有人扣門。當直的出來問了名姓，入去報道：『有箇延安府湯知寨兒子湯隆，特來拜望。』徐寧聽罷，教請進客位裡相見。湯隆見了徐寧，納頭拜下，說道：『哥哥一向安樂？』徐寧答道：『聞知舅舅歸天去了，一者官身羈絆，二乃路途遙遠，不能前來弔問。並不知兄弟信息，一向正在何處？今次自何而來？』湯隆道：『言之不盡！自從父親亡故之後，時乖運蹇，一向流落江湖。今從山東運來京師，探望兄長。』徐寧道：『兄弟少坐。』便叫安排酒食相待。湯隆去包袱內取出兩錠蒜條金，重二十兩

水 滸

，送與徐寧，說道：『先父臨終之日，留下這些東西，教寄與哥哥做遺念。爲因無心腹之人，不曾捎來。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師納還哥哥。』徐寧道：『感承舅舅如此掛念。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順處，怎地報答！』湯隆道：『哥哥，休恁地說。先父在日之時，常是想念哥哥這一身武藝；只恨山遙水遠，不能勾相見一面；因此留這些物與哥哥做遺念。』徐寧謝了湯隆，交收過了，且安排酒來管待。湯隆和徐寧飲酒中間，徐寧只是眉頭不展、面帶憂容。湯隆起身道：『哥哥，如何尊顏有些不喜？心中必有憂疑不決之事。』徐寧歎口氣道：『兄弟不知，一言難盡！夜來家開被盜！』湯隆道：『不知失去了何物？』徐寧道：『單單只盜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雁翎鎖子甲，名喚做「賽唐猊」。昨夜失了這件東西，以此心下不樂。』湯隆道：『哥哥那副甲，兄弟也曾見來，端的無比；先父常常稱讚不盡。却是放在何處被盜了去？』徐寧道：『我把一箇皮匣子盛着，拴縛在臥房中梁上；正不知賊人甚麼時候入來盜了去。』湯隆問道：『却是甚麼樣皮匣子盛着？』徐寧道：『是箇紅羊皮匣子盛着，裏面又用香綿裹住。』湯隆假意失驚道：『紅羊皮匣子！不是上面有白綫刺着緣雲頭如意，中間有獅子滾繡球的？』徐寧道：『兄弟，你那裏見來？』湯隆道：『小弟夜來離城四十里，在一箇村店裏沽些酒喫，見箇鮮眼睛黑瘦漢子，担兒上挑着。我見了，心中也自暗忖道，「這箇皮匣子，却是盛甚麼東西的？」臨出門時，我問道，「你這皮匣子作何用？」那漢子應道，「原是盛甲的，如今胡亂放些衣服。」必是這箇人了。我見那厮却是閃騰了腿的，一步步挑着了走。何不我們追趕他去？』徐寧道：『若是趕得着時，却不是天賜其便！』湯隆道：『既是如

潞 水

此，不要擔閣，便趕去罷。」徐寧聽了，急急換上麻鞋，帶了腰刀，提條朴刀，便和湯隆兩箇出了東郭門，拽開脚步，迤邐趕來。前面見有白圈壁上酒店裏，湯隆道：「我們且喫碗酒了趕，就這裏問一聲。」湯隆入得門坐下，便問道，「主人家，借問一問，曾有箇鮮眼黑瘦漢子，挑着紅羊皮匣子過去麼？」店主人道：「昨夜晚，是有這般一箇人挑着箇紅羊皮匣子過去了；一似腿上喫跌了的，一步一頓走。」湯隆道：「哥哥，你聽却如何？」徐寧聽了，做聲不得。兩箇連忙還了酒錢，出門便去。前面又見一箇客店，壁上有那白圈，湯隆立住了脚，說道：「哥哥，兄弟走不動了；和哥哥且就這客店裏歇了，明日早去趕。」徐寧道：「我却官身；倘或點名不到，官司必然見責，如之奈何？」湯隆道：「這箇不用兄長憂心，嫂嫂必自堆箇事故。」當晚又在客店裏問時，店小二答道：「昨夜有一箇鮮眼黑瘦漢子，在我店裡歇了一夜，直睡到今日小日中，方纔去了；口裡只問山東路程。」湯隆道：「恁地可以趕了。」明日起箇四更，定是趕着拿住那廝便有下落當夜兩箇歇了。次日起箇四更，離了客店，又迤邐趕來。湯隆但見壁上有白粉圈兒，便做買酒買食喫了問路，處處皆說得一般。徐寧心中急切要那副甲，只題跟隨着湯隆趕了去。看看天色已晚了，望見前面一所古廟，廟前樹下，時邊放着担兒在那裡坐地。湯隆看見，叫道：「好了！前面樹下那箇，不是哥哥盛甲的匣子？」徐寧見了，搶向前來，一把揪住時邊喝道：「這這廝好大膽！如何盜了我這副甲來！」時邊道：「住！住！不要叫！是我盜了你這副甲來，你如今却是要怎地？」徐寧喝道：「畜生無禮！倒尚我怎的！」時邊道：「你且看匣子裏有甲也無！」湯隆便把匣子打開

水滸

看時，裏面却是空的。徐寧道：『你這廝把我這副甲那裏去了！』時遷道：『你聽我說：小人姓張，排行第一，泰安州人氏。本州有箇財主，要結識老種經略相公；知道你家有這副雁翎鎗子甲，不肯貨賣，特地使我同一箇李三，兩人來你家偷盜，許俺一萬貫。不想我在我家柱子上跌下來，閃了腿；因此走不動。先教李三把甲拿了去，只留得空匣在此。你若要我時，我到官司，只是拚着命就打死我也不招！休想我指出別人來若還肯饒我官司時，我和你去討這副甲還你。』徐寧躊躇了半晌，決斷不下。湯隆便道：『哥哥，不怕他飛了去！只和他去討甲！若無甲時，須有本處官司告理！』徐寧道：『兄弟也說的是。』三箇廝趕着，又投客店裏來歇了。徐寧，湯隆，監住時遷一處宿歇。原來時遷故把些絹綿縛紮了腿，只做閃了腿的。徐寧見他又走不動，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三個又歇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再行，時遷一路買酒買肉陪告。又行了一日，次日，徐寧在路上心焦起來，不知畢竟有甲也無。正走之間，只見路傍邊三四箇頭口，拽出一輛空車子，背後一箇人駕車；傍邊一箇客人，看着湯隆納頭便拜。湯隆問道：『兄弟因何到此？』那人答道：『鄆州做了買賣，要回泰安州去。』湯隆道：『最好。我三箇要要車子，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那人道：『莫說三箇上車，再多些也不計較。』湯隆大喜，叫與徐寧相見。徐寧問道：『此人是誰？』湯隆答道：『我去年在泰安州燒香，結識得這箇兄弟；姓李，名榮；是箇有義氣的人。』徐寧道：『既然如此，這張一又走不動，都上車子坐地。』只叫車客駕車子行。四箇人坐在車子上，徐寧問道：『張一，你且說與我那箇財主姓名。』時遷嘆道：『不過三回五次相托只得胡亂』

滄 水

說道：『他是有名的朝大官人。』徐寧却問李榮道：『你那泰安州曾有箇朝大官人麼？』李榮答道：『我那本州朝大官人，是箇上戶財主；專好結識官宦來往，門下養着多少閒人。』徐寧聽罷，心中想到：『既有主坐，必不礙事。』又見李榮一路上說些槍棒，唱幾箇曲兒，不覺的又過了一日。話休絮繁，看到梁山泊只有兩程多路，只見李榮叫車客把葫蘆沽些酒來，買些肉來，就車子上喫三杯。李榮把出一箇瓢來，先傾一瓢，來勸徐寧，徐寧一飲而盡。李榮再叫傾酒，車客假做手脫，把這一葫蘆酒，都傾翻在地下。李榮喝罵車客再去沽些，只見徐寧口角流涎，撲地倒在車子上了。李榮是誰？却是鐵叫子樂和。三箇從車上跳將下來，趕着車子，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衆人就把徐寧扛扶下船，都到金沙灘上岸。宋江已有人報知，和衆頭領下山接着。徐寧此時麻藥已醒，衆人又用解藥解了。徐寧開眼見了衆人，喫了一驚，便向湯隆道：『兄弟，你如何賺我來到這裏？』湯隆道：『哥哥聽我說：小弟今此聞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傑；因此上在武岡鎮拜黑旋風李逵做哥哥，投托大寨入夥。今被呼延灼用「連環甲馬」衝陣，無計可破，是小弟獻此「鈎鎖鎗法」。只除是哥哥會使，由此定這條計；使時還先來盜了你的甲，却教小弟賺哥哥上路；後使樂和假做李榮，過山時，下了蒙汗藥，請哥哥上山來坐把交椅。』徐寧道：『却是兄弟送了我也！』宋江執杯向前陪告道：『見今宋江暫居水泊，專待朝廷招安，盡忠竭力報國；非敢貪財好殺，行不仁不義之事；萬望觀察，憐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林冲也來把盞陪話道：『小弟亦在此間，多說兄長清德，休要推却。』徐寧道：『湯隆兄弟，你却賺我到此，家中妻子，必被官司擒捉，如之

水滸

奈何！」宋江道：「這商不妨，觀察放心；只在小可身上，早晚便取寶眷到此完聚。」晁蓋，吳用，公孫勝，都來與徐寧陪話，安排筵席作慶。一面選揀精壯小嘍囉學使「鈎鑷鎗法」，一面使戴宗和湯隆星夜往東京搬取徐寧老小。旬日之間，楊林自潁州取到彭坦老小；薛永自東京取到凌振老小；李雲收買到五車煙火，藥料，回寨。更過數日，戴宗，湯隆，取到徐寧老小上山。徐寧見了妻子到來，喫了一驚，問是如何便到得這裏。妻子答道：「自你轉背，官司點名不到，我使了些金銀首飾，只推道患病在床；因此不來叫喚。忽見湯叔叔齋着鷹翎甲來說道，「甲便奪得來了；哥哥只是於路染病，將次死在客店裏，叫嫂嫂和孩兒便來看視。」把我賺上車子，我又不識路徑，迤邐來到這裏。」徐寧道：「兄弟，好却好了；只可惜將我這副甲陷在家裏了！」湯隆笑道：「好教哥哥歡喜；打發嫂嫂上車之後，我便復翻身去賺了這甲，誘了這兩箇姪姪，收拾了家中應有細軟，做一担兒挑在這裏。」徐寧道：「恁地時，我們不能勾回東京去了！」湯隆道：「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來：在半路上撞見一夥客人，我把哥哥的鷹翎甲穿了，擦畫了臉，說哥哥名姓，劫了那夥客人的財物；這早晚，東京已自遍行文書捉拿哥哥。」徐寧道：「兄弟，你也害得我不淺！」晁蓋，宋江，都來陪話道：「若不是如此，觀察如何肯在這裏住？」隨即撥定房屋，與徐寧安頓老小。衆頭領且商議破「運環馬軍」之法。此時雷橫監造「鈎鑷鎗」，已都完備。宋江，吳用等，啟請徐寧教衆軍健學使「鈎鑷鎗法」，徐寧道：「小弟今當盡情剖露，訓練衆軍頭目。」揀選身材長壯之士。衆頭領都在聚義廳上看徐寧選軍，說那箇「鈎鑷鎗法」，有分教：三千甲馬登時破，一箇英

潛 水

雄指日降。畢竟金鐘徐寧怎的敷衍「鈎鑊鎗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徐寧教使鈎鏢鎗

宋江大破運環馬

話說晁蓋，宋江，吳用，公孫勝與衆頭領，就聚義廳上，啓請徐寧教使「鈎鏢鎗法」。衆人看徐寧時，果是一表好人，六尺五六長身體，團團的一箇白臉，三牙細黑髭鬚，十分腰圍勝闊。曾有一篇西江月，單道着徐寧模樣：

臂健開弓有準，身輕上馬如飛，彎彎兩道臥蠶眉，鳳翥鸞翔子弟。戰鎧細穿柳葉，烏巾斜帶花枝，常隨寶駕侍丹墀，鎗手徐寧無對。

當下徐寧選軍已罷，便下聚義廳來，拿起一把「鈎鏢鎗」，自使一回。衆人見了喝采。徐寧教衆軍道：「但凡馬上使這般軍器，就腰胯裏做步上來，上中七路，三鈎四撥，一拗一分，共使九箇變法。若是步行使這「鈎鏢鎗」，亦最得用。先使入步四撥，蕩開門戶；十二步一變，十六步大轉身。分鈎鏢拗激二十四步，那上攢下，鈎東撥西；三十六步，渾身蓋護，奪硬鬪強；此是「鈎鏢鎗」正法。有詩訣爲證：

「四撥三鈎通七路，共分九變合神機。二十四步那前後，一十六翻大轉圍。」

徐寧將正法一路路教演，教衆頭領看。衆軍漢見了徐寧使「鈎鏢鎗」，都喜歡。就當日爲始，將選練精銳壯健之人，曉夜習學；又教步軍，藏林，伏草，鈎蹄洩腿；下面三路暗法。不到半月之間，教成山寨五百人。宋江並衆頭領看了大喜，準備破敵。却說呼延灼自從折了彭垓，激振，每日只把馬軍來水邊搦戰。山寨中只教水軍頭領守各處灘頭，水底釘了暗樁。呼

潯 水

延灼雖是在山西山北兩路出哨，決不能勾到山寨邊。梁山泊却叫凌振製造了諸般火炮，趁日定時下山對敵；學使「鈞鑰鎗」軍士，已都學成。宋江道：「不才淺見，未知合衆位心意否？」吳用道：「願聞其略。」宋江道：「明日竝不用一騎馬軍，衆頭領都是步戰。孫立、吳兵法，却利於山林沮澤。今將步軍下山，分作十隊誘敵；但見軍馬衝掩將來，都望蘆葦、荆棘、棘林中亂走。却先把「鈞鑰鎗」軍士埋伏在彼，每十箇會使「鈞鑰鎗」的，問着十箇撓鈎手；但見馬到，一攪鈎翻，便把撓鈎搭將入去捉了。平川窄路，也如此埋伏。此法如何？」吳學究道：「正應如此藏兵捉將。」徐寧道：「鈞鑰鎗」並撓鈎，正是此法。」宋江當日分撥十隊步軍人馬。劉唐，杜遷，引一隊；穆弘，穆春，引一隊；楊雄，陶宗旺，引一隊；朱仝，鄧飛，引一隊；解珍，解寶，引一隊；鄒淵，鄒潤，引一隊；一丈青，王矮虎，引一隊；薛永，馬麟，引一隊；燕順，鄧天壽，引一隊；楊林，李雲，引一隊；這十隊步軍，先行下山誘引敵軍。再差李俊，張橫，張順，三阮，童威，童猛，孟康，九箇水軍頭領，乘駕戰船接應；再叫花榮，秦明，李應，柴進，孫立，歐鵬，六箇頭馬乘領引軍，只在山邊搦戰；凌振，杜興，專放號砲；却叫徐寧，湯隆，總行招引使「鈞鑰鎗」軍士；中軍宋江，吳用，公孫勝，戴宗，呂方，郭盛，總制軍馬指揮號令；其餘頭領俱各守寨。宋江分撥已定，是夜三更，先載使「鈞鑰鎗」軍士過渡，四面去八頭埋伏已定。四更，却渡十隊步軍過去。凌振，杜興，載過風火炮架，上高埠去處，豎起砲架，閣上火砲。徐寧，湯隆，各執號帶渡水。平明時分，宋江守中軍人馬，隔水擂鼓納喊搖旗。呼延灼正在中軍帳內，聽得探子報知，傳令領差先鋒韓滔

水 滸

先來出哨。隨即鎖上「連環甲馬」，呼延灼全身披掛，騎了踢雪烏騾馬，仗着雙鞭，大驅軍馬殺進梁山泊來。隔水望見宋江引着許多人馬，呼延灼教擺開馬軍。先鋒韓滔來與呼延灼商議道：「正南上一隊步軍，不知多少的？」呼延灼道：「休問他多少，只顧把「連環馬」衝將去！」韓滔引着五百軍馬飛哨出去，又見東南上一隊軍兵起來；却欲分兵去哨，只見西南上又有起一隊旗號，招颺納喊。韓滔再引軍回來，對呼延灼道：「南邊三隊賊兵，都是梁山泊旗號。呼延灼道：「這許多時不出來廝殺，必有計策。」說猶未了，只聽得北邊一聲砲響，呼延灼罵道：「這砲必是凌振從賊教他施放！」衆人平南一望，只見北邊又擁起三隊旗號，呼延灼對韓滔道：「此必是賊人奸計！我和你把人馬分爲兩路；我去殺北邊人馬，你去殺南邊人馬。」正欲分兵之際，只見西邊又是四路人馬起來，呼延灼心慌；又聽的正北上連珠砲響，一帶直接到土坡上。那一箇母砲週迴接着四十九箇子砲，名爲「子母砲」，響處風威大作。呼延灼軍兵，不戰自亂，急和韓滔各引馬步兵軍，四下衝突。這十隊步軍，東趕東，走西趕西走，呼延灼看了大怒，引兵望北衝將來。宋江軍兵盡投蘆葦中亂走，呼延灼大驅「連環馬」，捲地而來。那甲馬一齊跑發，收勒不住，盡望敗葦折蘆之中，枯草荒林之內跑了去。只聽裏面胡哨響處，「鈎鑊鎗」一齊舉手。先鈎倒兩邊馬脚，中間的甲馬，便自咆哮起來。那撓鈎手軍士，一齊搭住，蘆葦中只顧縛人。呼延灼見中了「鈎鑊鎗」計，便勒馬回南邊去趕韓滔。背後風火砲當頭打將下來；這邊那邊，漫山遍野，都是步軍追趕着。韓滔，呼延灼，部領的「連環甲馬」，亂滾滾都顛入荒草蘆葦之中，盡被捉了。二人情知中了計策，縱馬去

水 滸

四面跟尋馬軍奪路奔走時，更兼那幾條路上，麻林般擺着梁山泊旗號；不敢投那幾條路走，一直便望西北上來。行不到五六里路，早擁出一隊強人，當先兩箇好漢攔路：一箇是沒遮欄穆弘，一箇是小遮欄穆春，攔兩條朴刀大喝道：『敗將休走！』呼延灼忿怒，舞起雙鞭，縱馬直取穆弘，穆春。略鬪四五合，穆春便走。呼延灼只怕中了計，不來追趕，望正北大路而走。山坡下又轉出一隊強人，當先兩箇好漢攔路：一箇是兩頭蛇解珍，一箇是雙尾蝎解寶，各挺鋼叉，直迎前來。呼延灼舞起雙鞭來戰。兩箇鬪不到五七合，解珍，解寶，步援便走。呼延灼趕不過半里多路，鏢兩邊出二十四把「鈎鏢鎗」，着地捲將來。呼延灼無心戀戰，撥轉馬頭，望東北上大路便走；又撞着王矮虎，一丈青，夫妻二人，截住去路。呼延灼見路徑不平，四下兼有荆棘遮攔，拍馬舞鞭，殺開條路，直衝過去。王矮虎，一丈青，趕了一直趕不上，呼延灼自投東北上去了，殺的大敗虧輸，雨零星散。有詩爲證：

十路軍兵振地來，烏騾踢雪望風回。連環盡被鈎鏢破，剩得雙鞭出九孩。

話分兩頭。且說宋江鳴金收軍回山，各請功賞。三千「連環甲馬」，有停半被「鈎鏢鎗」攔倒，傷損了馬蹄，剝去皮甲，把來做柴馬食；二停多好馬，牽上山去喂養作坐馬。帶甲軍士，都被生擒上山。五千步軍，被三面圍得緊急，有望中軍躲的，都被「鈎鏢鎗」拖翻捉了；望水邊逃命的，盡被水軍頭領圍裹上船去，拽過灘頭，拘捉上山。先前被拿去的馬匹並捉去軍士，盡行復奪回寨。把呼延灼寨柵盡數折來，水邊泊內，搭蓋小寨。再造兩處做眼酒店房屋等項，仍前着孫新，顧大嫂，石勇，時遷，兩處開店。劉唐，杜遷，拿得韓滔，把來綁縛

水滸

解到山寨。宋江見了，親解其縛，請上廳來，以禮陪話，相待筵宴；令彭玘、凌振，說他入夥。韓滔也是七十二煞之數，自然義氣相投，就梁山泊做了頭領。宋江便教修書，使人往陳州搬取韓滔。老小來山寨中完聚。宋江喜得破了「連環馬」，又得了許多軍馬。衣甲蓋刀，每日做筵席慶喜；仍舊調撥各路守把，隄防官兵，不在話下，却說呼延灼折了許多官軍人馬，不敢回京。獨自一箇騎着那匹踢雪烏騮馬，把衣甲拴在馬上，於路逃難，却無盤纏；解下束腰金帶，賣來盤纏，在路尋思道：「不想今日閃得我如此！却是去投誰好？」猛然想起：「青州慕容知府，舊與我有一面相識，何不去那裏投逕他？却打慕容貴妃的關節，那時再引軍來報讐未遲！」在路行了二日，當晚又饑又渴。見路傍一箇村酒店，呼延灼下馬，把馬拴在門前樹上；入來店內，把鞭子放在桌上，坐下了，叫酒保取酒肉來喫。酒保道：「小人這裏只賣酒。要肉時，村裏却纔殺羊；若要，小人去回買。」呼延灼把腰裏料袋解下來，取出些金帶倒換的碎銀兩，把與酒保道：「你可回一脚羊肉與我煮了，就對付草料，喂養我這匹馬。今夜只就你這裏宿一宵，明日自投青州府裏去。」酒保道：「官人，此間宿，不妨，只是沒好牀帳。」呼延灼道：「我是出軍的人，但有歇處便罷。」酒保拿了銀子自去買羊肉。呼延灼把馬背上梢的衣甲取將下來，鬆了肚帶，坐在門前。等了半晌，只見酒保提一脚羊肉歸來。呼延灼便叫煮了，同三斤麵來打餅，打兩角酒來。酒保一面煮肉打餅，一面燒腳湯與呼延灼洗了腳，便把馬牽放屋後小屋下。酒保一面切草煮料，呼延灼先討熱酒喫了一回。少刻肉熟，呼延灼叫酒保也與他些酒肉喫了，分付道：「我是朝廷軍官；爲因收捕梁山泊失利，待往青州投

水 滸

慕容知府。你好生與我喂養這匹馬，是今上御賜的，名爲踏雪烏驃馬。明日我重重賞你。」酒保道：「感承相公。却有一件事教相公得知：離此間不遠有座山，喚做桃花山。山上有一夥強人，爲頭的是打虎將李忠，第二箇是小霸王周通，聚集着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時常來攪惱村坊。官司累次着仰捕盜官軍來收捕他不得，相公夜間須要小心醒睡。」呼延灼說道：「我有萬夫不當之勇，便道那夥們全夥都來，也待怎生！只與我好生喂養這匹馬。」喫了一回酒肉餅子，酒保就店裏打了一舖，安排呼延灼睡了。一者呼延灼連日心悶，二乃又多了幾杯酒，就和衣而臥。一覺直睡到三更方醒，只聽得屋後酒保在那裏叫屈起來。呼延灼聽得，連忙跳將起來，提了雙鞭，走去屋後問道：「你如何叫屈？」酒保道：「小人起來上草，只見籬笆推翻，被人將相公的馬偷將去了！遠遠地望見三四里火把尙明，一定是那裏去了！」呼延灼道：「那裏正是何處？」酒保道：「眼見得那條路上，正是桃花山小嘍囉偷得去了！呼延灼喫了一驚，便叫酒保引路，就田塍上趕了二三里。火把看看不見，正不知投那裏去了，呼延灼說道：『若無了御賜的馬，却怎的是好！』」酒保道：「相公明日須去州裏告了，差官軍來剿捕，方纔能勾這匹馬。」呼延灼悶悶不已，坐到天明，叫酒保挑了衣甲，逕投青州。來到城裏時，天色已晚了，且在客店裏歇了一夜。次日天曉，逕到府堂塔下，參拜了慕容知府。知府大驚，問道：「聞知將軍收捕梁山泊草寇，如何却到此間？」呼延灼只得把上項訴說了一遍。慕容知府聽了道：「雖是將軍折了許多人馬，此非慢功之罪，中了賊人奸計，亦無奈何。下官所轄地面，多被草寇侵害。將軍到此，可先掃清桃花山，奪取

水滸

那匹御賜的馬；却連那二龍山、白虎山，兩處強人，一發縛捕了時，下官且當一力保奏，再教將軍引兵復讐如何？」呼延灼再拜道：「深謝恩相主監。若蒙如此，誓當效死報德！」慕容知府教請呼延灼去客房裏暫歇，一面更衣宿食。那挑甲酒保，自叫他回去了。一住三日，呼延灼急欲要這匹御賜馬，又來稟覆知府，便教點軍。慕容知府便點馬步軍二千，借與呼延灼，又與了一匹青驃馬。呼延灼謝了恩相，披掛上馬，帶領軍兵前來奪馬，逕往桃花山進發。且說桃花山上打虎將李忠與小霸王周通，自得了這匹踢雪烏騮馬，每日在山上慶喜飲酒。當日有伏路小嘍囉報道：「青州軍馬來也！」小霸王周通起身道：「哥哥守寨，兄弟去退官軍。」便點起一百小嘍囉，掉鎗上馬，下山來迎敵官軍。却說呼延灼引起二千兵馬來到山前，擺開陣勢，呼延灼首先出馬，厲聲高叫：「強賊早來受縛！」小霸王周通將小嘍囉一字擺開，便挺鎗出馬。怎生打扮：

身着團花宮錦襖，手持走水綠沉鎗，聲雄面鬚如戟；盡道周通賽霸王。

呼延灼見了周通，便縱馬向前來戰。周通也躍馬來迎。二馬相交，鬪不到六七合，周通氣力不加，撥轉馬頭，往山上便走。呼延灼趕了一直，怕有計策，急下山來扎住寨柵，等候再戰。却說周通回寨，見了李忠，訴說：「呼延灼武藝高強，遮攔不住，只得且退上山；倘或他趕到寨前來，如之奈何！」李忠道：「我聞二龍山寶珠寺和尚魯智深任彼，多有人伴；更兼有箇甚麼青面獠楊志，又新有箇行者武松，都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如寫一封書，使小嘍囉去那裏求救。若解得危難，拚得投托他大寨，月終納他些進奉也好。」周通道：「小弟也多

知他那裏豪傑；只恐那和尚記當初之事，不肯來救。」李忠笑道：「他那時又打了你；又得了我們許多金銀酒器；如何到有見怪之心，他是箇直性的好人；使人到彼，必然親引軍來救應。」周通道：「哥哥也說得是。」就寫了一封書，差兩箇了事的小喽囉，從後山趲將下去，取路投二龍山來。行了兩日，早到山下，那裏小喽囉問了備細來情。且說寶珠寺裏大殿上坐着三箇頭領：爲首是花和尚魯智深，第二是青面獸楊志，第三是行者二郎武松。前面山門下，坐着四箇小頭領：一箇是金眼彪施恩，（原是孟州半城施管營的兒子，爲因武松殺了張都監一家人口，官司着落他家追捉兇身，以此連夜挈家逃走在江湖上；後來父母俱亡，打聽得武松在二龍山，連夜投遞入夥。）一箇是操刀鬼曹正，（原是同魯智深，楊志收奪寶珠寺，殺了劉龍，後來入夥。）一箇是菜園子張青，一箇是母夜叉孫二娘。（這是夫妻兩箇，原是孟州道字坡賣人肉饅頭的；因魯智深，武松，連連寄書招他，亦來投遞入夥。）曹正聽得說花山有書，先來問了詳細，直去殿上稟復三箇大頭領知道。智深便道：「酒家當初離五台山時，到一箇桃花村投宿，好生打了那周通撮鳥一頓。李忠那厮却來認得酒家，却請去上山喫了一日酒，結識酒家爲兄，留俺做箇寨主。俺見這厮們淫吝，被俺揷了若干金銀器撒開他。如今來求救，且看他說甚麼，放那小喽囉上關來。」曹正去不多時，把那小喽囉引到殿下，唱了讚，說道：「青州慕容知府，近日收得箇征進梁山泊失利的雙鞭呼延灼。如今慕容知府先教掃蕩俺這裏桃花山，二龍山，白虎山，幾座山寨，却借軍與他收捕梁山泊復讐。俺的頭領，今欲啟請大頭領將軍下山相救，明朝無事了時，情願來納進奉。」楊志道：「俺們各守山寨，

水 滸

保護山頭，本不去救應的是。酒家一者怕壞了江湖上豪傑；一者恐那厮得了桃花山，便小醜了酒家這裏；可留下張青，孫二娘，施恩，曹正，看守寨棚，俺三箇親自走一遭。」隨即點起五百小喽囉，六十餘騎軍馬，各帶了衣甲軍器，逕往桃花山來。却說李忠知二龍山消息，自引三百小喽囉下山策應。呼延灼聞知，急領所部軍馬，攔路列陣，舞鞭出馬，來與李忠相持。怎見李忠模樣：

頭尖骨臉似蛇形，鎗棒林中獨擅名。打虎將軍心膽大，李忠祖是嶺陵生。

原來李忠祖貫澤州定遠人氏，家中祖傳，靠使鎗棒爲生；人見他身材壯健，因此呼他做打虎將。當時下山來與呼延灼交戰，李忠如何敵得呼延灼過？鬪了十合之上，見不是頭，撥開軍器便走。呼延灼見他本事低微，縱馬趕上山來。小霸王周通正在半山裏看見，便飛下鵝卵石來。呼延灼慌忙回馬下山來，只見官軍迭頭納喊，呼延灼便問道：「爲何納喊？」後軍答道：「遠望一彪軍馬飛趕而來！」呼延灼聽了，便來後軍隊裡看時，見塵土起處，當頭一箇胖大和尚，騎一匹白馬。那人是誰？正是：

自從落髮寓禪林，萬里曾將壯士尋。臂負千斤扛鼎力，天生一片殺人心。欺佛祖，喝觀音，戒刀禪杖冷森森。不看經卷花和尚，酒肉沙門魯智深。

魯智深在馬上大喝道：「那箇是梁山泊殺敗的撮鳥，敢來俺這裏唬嚇人！」呼延灼道：「先殺你這箇禿驢，豁我心中怒氣！」魯智深輪動鐵禪杖，呼延灼舞起雙鞭，二馬相交，兩邊納喊。鬪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呼延灼暗暗喝采道：「這箇和尚倒恁地了得！」兩邊鳴金，各

濟 水

自收軍暫歇。呼延灼少停，再縱馬出陣，大罵：『賊和尚再出來！與你定箇輸贏，見箇勝敗！』魯智深却待正要出馬，側首惱犯了這箇英雄叫道：『大哥少歇。看酒家去捉這廝！』那人舞刀出馬，來戰呼延灼的是誰？正是：

曾向京師爲制使，花石綱累受艱難。虹霓氣逼牛斗寒，刀能安宇宙，弓可定塵寰。虎體狼腰猿臂健，跨龍駒穩坐雕鞍。英雄聲價滿梁山，人稱青面獸，楊志是軍班。

當時楊志出馬，來與呼延灼交鋒。兩箇鬪到四十餘合，不分勝敗，呼延灼見楊志手段高強，尋思道：『怎的那裏走這兩箇來？好生了得！不是綠林中手段！』楊志也見呼延灼武藝高強，賣箇破綻，撥回馬跑回本陣。呼延灼也勒轉馬頭，不來追趕。兩邊各自收軍。魯智深便和楊志商議道：『俺們初到此處，不宜逼近下寨。且退二十里，明日却再來廝殺。』帶領小嘍囉，自過附近山崗下寨去了。却說呼延灼在帳中納悶，心內想道：『指望到此勢如劈竹，便拿了這夥草寇，怎知却又逢着這般對手！我直如此命薄！』正沒擺布處，只見慕容知府使人來喚道：『叫將軍且領兵回來保守城中。今有白虎山強人孔明，孔亮，引人馬來青州借糧，怕府庫有失，特令來請將軍回城守備。』呼延灼聽了，就這機會，帶領軍馬連夜回青州去了。次日，魯智深與楊志，武松，又引了小嘍囉搖旗納喊，直到山下來看時，一箇軍馬也無了，到喫了一驚。山上李忠，周通，引入下來，拜請三位頭領上山寨裏，殺牛宰馬，筵席相待，一面使人下山探聽前路消息。且說呼延灼引軍回到城下，却見了一彪軍馬，正來到城邊。爲頭的乃是白虎山下孔太公兒子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兩箇因和本鄉一箇財主爭競，把他

水 激

一門良賤，盡都殺了，聚集起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因為青州城裏有他的叔叔孔賓，被慕容知府捉下，在牢裏監，孔明，孔亮，特地點起山寨小嘍囉來打青州，要救叔叔孔賓。正迎着呼延灼軍馬，兩邊擁着，敵住廝殺，呼延灼便出馬到陣前。慕容知府在城樓上觀看，見孔明當先挺鎗出馬，直取呼延灼。兩馬相交，鬪到二十餘合，呼延灼要在知府跟前顯本事；又值孔明武藝不精，只辦得架隔遮攔；鬪到深間裏，被呼延灼就馬上把孔明活捉了去，孔亮只得引了小嘍囉便走。慕容知府在敵樓上指着，叫呼延灼引軍去趕，官兵一掩，活捉得百十餘人。孔亮大敗，四散逃走，至晚尋箇古廟安歇。却說呼延灼活捉得孔明解入城中，來見慕容知府。知府大喜，叫把孔明大枷釘下牢裏，和孔賓一處監收；一面賞勞三軍；一面管待呼延灼，備桃花山消息。呼延灼道：「本待是壘中捉鼉，手到拿來」，無端又被一夥強人前來救應；數內一箇和尚，一箇青臉大漢，二次交鋒，各無勝敗。這兩箇武藝，不比尋常，不是綠林中手段；因此未曾拿得。」慕容知府道：「這箇和尚，便是延安府老种經略帳前軍官提轄魯達；今次落髮爲僧，喚做花和尚魯智深。這一箇青臉大漢，亦是東京殿帥府制使官，喚做青面獸楊志。再有一箇行者，喚做武松，原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這三箇占住二龍山，打家劫舍，累次拒敵官軍，殺了三五箇捕盜官，直至如今，未曾捉得！」呼延灼道：「我見這廝們武藝精熟，原來却是楊制使，和魯提轄。名不虛傳！思想放心，呼延灼已見他們本事了，只在早晚一箇箇活捉了解官！」知府大喜，設筵管待已了，且請客房裏歇，不在話下。却說孔亮引了敗殘人馬，正行之間，猛可裏樹林中撞出一彪軍馬。當先一籌好漢

，怎生打扮，有西江月爲證：

直褻冷披黑袴，戒籬光射秋霜，額前剪髮拂眉長，腦後護頭齊項，頂骨數珠潔白，雜絨條結微黃，鋼刀兩口迸寒光，行者武松形像。

孔亮見了是武松，慌忙滾鞍下馬，便拜道：『壯士無恙？』武松連忙答禮，扶起問道：『聞知足下弟兄們占住白虎山聚義，幾次要求拜望；一者不得下山，二乃路途不順，以此難得相見。今日何事到此？』孔亮把救叔叔孔贊陷兄之事，告訴了一遍。武松道：『足下休慌。我有六七箇弟兄見在二龍山聚義。今爲桃花山李忠，周通，被青州官軍攻擊得緊，來我山寨求救。魯，楊二頭領引了孩兒們先來與呼延灼交戰，兩箇厮併了一日，呼延灼夜間去了。山寨中留我弟兄三人筵宴，把這匹御賜馬送與我們。今我都領頭隊人馬回山，他二位隨後便到。我叫他去打青州，教你叔兄如何？』孔亮拜謝武松。等了半晌，只見魯智深，楊志兩箇竝馬都到。武松引孔亮拜見二位，備說：『那時我與宋江在他莊上相會，多有相擾。今日俺們可以義氣爲重，聚集三山人馬，攻打青州，殺了慕容知府，擒獲呼延灼，各取府庫錢糧，以供山寨之用，如何？』魯智深道：『洒家也是這般思想。便使人去桃花山報知，叫李志，周通，引孩兒們來，俺三處一同去青州。』楊志便道：『青州城池堅固，人馬強壯；又有呼延灼那厮英勇；不是俺自滅威風，若要攻打青州時，只除非依我一言，指日可得。』武松道：『哥哥，願聞其略。』那楊志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青州百姓，家家瓦裂煙飛；水滸英雄，箇箇摩拳擦掌。畢竟楊志對武松說出怎地打青州，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義打青州

衆虎同心歸水泊

當有武松引孔亮拜告魯智深，楊志，求救哥哥孔明並叔叔孔賓，魯智深便要聚集三山人馬，前去攻打。楊志道：『若要打青州，須用大隊人馬，方可打得。俺知梁山泊宋公明大名，江湖上都喚他做及時雨宋江，更兼呼延灼是他那裏人。俺們弟兄和孔家弟兄的人馬，都併做一處，酒家這裏，再等桃花山人馬齊備，一面且去攻打青州。孔亮兄弟，你可親身星夜去梁山泊，請下宋公明來併力攻城，此爲上計。亦且宋三郎與你至厚，你們弟兄心下如何？』魯智深道：『正是如此。我只見今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好，可惜酒家不曾相會。衆人說他的名字，聒的酒家耳朵也聾了，想必其人是箇真男子，以致天下聞名。前番和花知寨在清風山時，酒家有心要和他廝會，反至酒家去時，又聽得說道去了；以此無緣，不得相見。罷了！孔亮兄弟，你要救你哥哥時，快親自去那裏告請他們；酒家等先在這裏和那撮鳥們廝殺！』孔亮交付小喽囉與了魯智深，只帶一箇伴當，扮做客商，星夜投梁山泊來。且說魯智深，楊志，武松三人，去山寨裏喚將施恩，曹正，再帶一二百人下山來相助。桃花山李忠，周通，得了消息，便帶本山人馬，盡數起點，只留三五十箇小喽囉看守寨柵；其餘都帶下山，來青州城下聚集，一同攻打城池，不在話下。却說孔亮自離了青州，迤邐來到梁山泊邊，催命判官李立酒店裏買酒喫，問路。李立見他兩箇來的面生，便請坐地，問道：『客人從那裏來？』孔亮道：『從青州來。』李立問道：『客人要去梁山泊尋誰？』孔

潯 水

水滸

亮道：『有相識在山上，特來尋他。』李立道：『山上寨中，都是大王住處，你如何去得？』孔亮道：『便是要尋宋大王。』李立道：『既是來尋宋頭領，我這裏有分例。』便叫火家快去安排分例酒來相待。孔亮道：『素不相識，如何見款？』李立道：『客官不知；但是來尋山寨頭領，必然是社火中人故舊交友，豈敢有失祇應？便當去報。』孔亮道：『小人便是白虎山前莊戶孔亮的便是。』李立道：『曾聽得宋公明哥哥說大名來，今日且喜上山。』二人飲罷分例酒，隨即開廳，就水亭上放了一枝響箭。見對港蘆葦深處，早有小嘍囉棹過船來。到水亭下，李立便請孔亮下船，一同搖到金沙灘上岸，却上關來。孔亮看見三關雄壯，鎗刀劍戟如林，心下想道：『聽得說梁山泊興旺，不想做下這等大事業！』已有小嘍囉先去報知，宋江慌忙下來迎接。孔亮見了，連忙下拜。宋江問道：『賢弟緣何到此？』孔亮拜罷，放聲大哭。宋江道：『賢弟心中，有何危危不決之難，但請盡說不妨。便當不避水火，力爲救解與汝相助。賢弟且請起來。』孔亮道：『自從師父離別之後，老父亡化，哥哥孔明，與本鄉上戶爭些閒氣起來，殺了他一家老小，官司來捕捉得緊；因此反上白虎山，聚得五七百人，打家劫舍。青州城裏，却有叔父孔賓，被慕容知府捉了，重枷釘在獄中；因此我弟兄兩箇去打城子，指望救取叔叔孔賓。誰想去到城下，正撞了一箇使雙鞭的呼延灼。哥哥與他交鋒，致被他捉了，解送青州，下在牢裏，存亡未保；小弟又被他追殺了一陣。次日正撞着武松，說起師父大名來他便引我去拜見同伴的：一箇是花和尚魯智深，一箇是青面獸楊志。他二人一見如故，便商議救兄一事。他道，「我請魯，楊二頭領並桃花山李忠，周通，聚集三

潛 水

山人馬，攻打青州；你可連夜快去梁山泊內，告你師父宋公明來救你叔兄兩箇。」以此今日一遲到此。」宋江道：「此是易爲之事，你且放心。」先來拜見晁頭領，共同商議宋江便引孔亮、蔡見晁蓋、吳用、公孫勝並衆頭領，備說呼延灼走在青州，投遞慕容知府，今來捉了孔明以此孔亮來到，懇告求救。晁蓋道：「既然他兩處好漢，尙兀自仗義行仁，今者三郎和他至愛交友，如何不去？」三郎賢弟，你連次下山多遍，今番權且守寨，愚兄替你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輕動。這箇是兄弟的事。既是他遠來相投，小可若自不去，恐他弟兄們心下不安；小可情願請幾位弟兄同走一遭。」說言未了，廳上應下一齊都道：「願效犬馬之勞，跟隨同去。」宋江大喜。當日設筵管待孔亮。飲筵之間，宋江喚鐵面目葉宜定撥下山人數，分作五軍起行：前軍便差花榮、秦明、燕順、王矮虎，開路作先鋒；第二隊，便差穆弘、楊雄、解珍、解寶；中軍便是主將宋江、吳用、呂方、郭盛，第四隊，便是朱仝、柴進、李俊、張橫；後軍便差孫立、楊林、歐鵬、凌振，權軍作合後。梁山泊點起五軍，共計二十箇頭領，馬步軍兵二千人馬。其餘頭領，自與晁蓋守把寨柵。當下宋江別了晁蓋，自同孔亮下山來。梁山人馬，分作五軍起發。正是：

初離水泊，渾如海內縱蛟龍。乍出梁山，却似風中奔虎豹。五軍並進，前後列着二十畫英雄。一陣同行，首尾分三十名士卒。繡彩旗如雲似霧，鵝鋼刀燦雪舖霜。鸞鈴響戰馬奔馳，畫鼓振征夫踴躍。捲地黃塵靄靄，漫天上下雨濛濛。寶纛旗中，簇擁着多智足謀吳學究。碧油幟下，端坐定替天行道宋公明。過去鬼神皆拱手，回來民庶盡歌謠。

潯 水

話說宋江引了梁山泊二十箇頭領，三千人馬。分作五軍前進於路無事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已到青州，孔亮先到魯智深等軍中，報知衆好漢。安排接迎。宋江中軍到了，武松引魯智深，楊志，李忠，周通，施恩，曹正，都來相見了。宋江讓魯智深坐地，魯智深道：『久聞阿哥大名，無緣不會相會，今日且喜相認得阿哥。』宋江答道：『不才何足道哉？江湖上義士，甚稱吾帥清德。今日得識慈顏，平身甚幸。』楊志也起身再拜道：『楊志舊日經過梁山泊，多蒙山寨重義相留；爲是酒家愚迷，不曾肯住。今日幸得義士壯觀山寨，此是天下第一好事。』宋江答道：『御使威名，播於江湖。只恨宋江相會太晚！』魯智深便令左右置酒管待，一都相見了。次日宋江與青州一節，近日勝敗如何。楊志道：『自從孔亮去了，前後也交鋒三五次，各無輸贏。如今青州只憑呼延灼一箇；若是拿得此人，觀此城子，如湯撥雪。』吳學究笑道：『此人不可力敵，可用智擒。』宋江道：『用何智可獲此人？』吳學究道：『只除如此如此。』宋江大喜道：『此計大妙！』當日分撥了人馬。次早起軍，前到青州城下，四面盡着軍馬圍住，擂鼓搖旗，吶喊搦戰。城裏慕容知府見報，慌忙教請呼延灼商議：『今次羣賊又去報知梁山泊宋江到來，似此如之奈何？』呼延灼道：『恩相放心。羣賊到來，先失地利。這廝們只好在水泊裏張狂，今却攬離巢穴，一箇來，捉一箇，那廝們如何施展得？請恩相上城看呼延灼廝殺。』呼延灼連忙披掛衣甲上馬，叫開城門，放下弔橋，領了一千人馬，近城擺開。宋江陣中，一將出馬。那人手搦狼牙棍，厲聲高罵知府：『濫官害民賊徒！把我全家誅戮，今日正好報雪恨！』慕容知府認得秦明，便罵道：『你這廝是朝廷命官；

潘 水

國家不會負你，緣何敢造反！若擎住你時，碎屍萬段！可先下手擎這賊！」呼延灼聽了，舞起雙鞭，縱馬直取秦明。秦明也出馬，舞動狼牙棍，來迎呼延灼。二將交馬，正是對手。有西江月爲證：

鞭舞兩條龍尾，棍橫一串狼牙，三軍看得眼睛花，二將縱橫交馬，使棍的軍班領袖，使鞭的將種堪誇。天昏地慘日揚沙，這厮殺鬼神須怕。

兩箇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慕容知府見鬪得多時，恐怕呼延灼有失，慌忙鳴金，收軍入城。秦明也不追趕，退回本陣。宋江教衆頭領軍校，且退十五里下寨。却說呼延灼回到城中，下馬來見慕容知府，說道：「小將正要擎那秦明，恩相如何收軍？」知府道：「我見你鬪了許多合，但恐勞困，因此收軍暫歇。秦明那厮，原是我這裏統制，與花榮一同背叛，這厮亦不可輕敵。」呼延灼道：「恩相放心，小將必要擒此背義之賊！適間和他鬪時，棍法已自亂了。來日教恩相看我立斬此賊！」知府道：「既是將軍如此英雄，來日若臨敵之時，可殺開條路，送三箇人出去：一箇教他去往東京求救；兩箇教他去隣近府州，會合起兵，相助勦捕。」呼延灼道：「恩相高見極明。」當日知府寫了求救文書，選了三箇軍官，都發放了當。只說呼延灼回到歇處，卸了衣甲暫歇。天色未明，只聽的軍校來報道：「城北門外土坡上，有三騎私自在那裏看城：中間一箇穿紅袍騎白馬的；兩邊兩箇，只認得右邊的是小李廣花榮，左邊那箇道粧打扮。」呼延灼道：「那箇穿紅的，眼見是宋江了。道粧的，必是軍師吳用。你們且休驚動了他，便點了一百馬軍，跟我捉這三箇！」呼延灼連忙披掛上馬，提了雙鞭，

澣 水

帶領一百餘騎馬軍，悄悄地開了北門，放下弔橋，引軍趕上坡來，宋江，吳用，花榮，三箇只顧呆了臉看城。呼延灼拍馬上坡，三箇勒轉馬頭，慢走去。呼延灼奮力趕到前面幾株枯樹邊，宋江，吳用，花榮，三箇齊齊的勒住馬。呼延灼方纔趕到枯樹邊，只聽得吶聲喊，呼延灼正踏着陷坑，人馬都跌將下坑去了。兩邊走出五六十箇撓鉤手，先把呼延灼鉤將起來，綁縛了拿去，後面牽着那匹馬。這許多趕來的馬軍，却被花榮拈弓射箭搭倒當頭五七箇，後面的勒轉馬一關都走了。宋江回到寨裏坐，左右羣刀手，却把呼延灼推將過來。宋江見了，連忙起身，喝叫快解了繩索。親自扶呼延灼上帳坐定，宋江拜見，呼延灼道：『如此何故？』宋江道：『小可宋江，怎敢背負朝廷？蓋爲官吏污濫，威逼得緊，悞犯大罪；因此權借水泊裏隨時避難，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不想起動將軍，致勞神力。時慕將軍虎威。今者悞有冒犯，切乞恕罪。』呼延灼道：『被擒之人，萬死尙輕；義士何故重禮陪話？』宋江道：『量宋江怎敢壞得將軍性命？皇天可表寸心。』只是懇告哀求。呼延灼道：『兄長尊意，莫非教呼延灼往東京告請招安，到山赦罪？』宋江道：『將軍如何能去得？高太尉那厮，是箇心地褊窄之徒，忘人大恩，記入小過！將軍折了許多軍馬錢糧，他如何不見你罪責？如今韓滔，彭玘，凌振，已多在敵山入夥。倘蒙將軍不棄山寨微賤，宋江情願讓位與將軍；等朝廷見用，受了招安，那時盡忠報國，未爲晚矣。』呼延灼沉思了半晌，一者是天罡之數自然義氣相投二者見宋江禮貌甚恭，語言有理，歎了一口氣，跪下在地道：『非是呼延灼不忠於國，實感兄長義氣過人，不容呼延灼不依！願隨鞭撻，事既如此決無還理。』有詩爲證：

親承天語淨狼煙，不着先鞭願執鞭。豈昧忠心翻作賊，降魔殿內有因緣。

宋江大喜，請呼延灼和衆頭領相見了，叫問李忠，唐通，討這匹踢雪烏騮馬，還將軍騎坐。衆人再商議救孔明之計。吳用道：『只除教呼延灼將軍賺開城門，垂手可得；更兼絕了呼延灼將軍念頭。』宋江聽了，來與呼延灼陪話道：『非是宋江貪劫城池，實因孔明叔姪，陷在縲綬之中，非將軍賺開城門，必不可得。』呼延灼答道：『小將既蒙兄長收錄，理當效力。』當晚點起秦明，花榮，孫立，燕順，呂方，郭盛，解珍，解寶，歐鵬，王英，十箇頭領，都扮作軍士衣服模樣，跟了呼延灼，其是十一騎軍馬，來到城邊，直至豪塹上，大呼『城上開門！我逃性命回來！』城上人聽得是呼延灼聲音，慌忙報與慕容知府。此時知府折了呼延灼，正納悶間，聽得報說呼延灼逃得回來，心中歡喜，連忙上馬，奔到城上；望見呼延灼有十數騎馬跟着，又不見面顏，只認得呼延灼聲音，知府問道：『將軍如何走得回來？』呼延灼道：『我被那厮的陷馬捉了我到寨裏，却有原跟我的頭目，暗地盜這匹馬與我騎，就跟我來了。』知府只聽得呼延灼說了，便叫軍士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十箇頭領跟到城門裏，迎着知府早被秦明一棍，把慕容知府打下馬來。解珍，解寶，便放起火來；歐鵬，王矮虎，奔上城把軍士殺散。宋江大隊人馬，見城上火起，一齊擁將入來。宋江急急傳令：休教殘害百姓，且收倉庫錢糧。就大牢裏救出孔明，並他叔叔引資一家老小，便教救滅了火。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盡皆斬首，抄扎家私，分俵衆軍。天明，計點在城百姓被火燒之家，給散糧米救濟。把府庫金帛，倉廩米糧，裝載五六百車；又得了三百餘匹好馬；就青州府裏，做箇慶賀筵席，請三山

水滸

頭領同歸大寨。李忠，周通，使人回桃花山盡數收拾人馬錢糧下山，放火燒毀寨柵。魯智深也
使施恩，曹正，回二龍山，與張青，孫二娘，收拾人馬錢糧，也燒了寶珠寺寨柵。數日之間
，三山人馬都皆完備。宋江領了大隊人馬，班師回山。先教花榮，秦明，呼延灼，朱仝，四
將開路。所過州縣，分毫不擾。鄉村百姓，扶老挈幼，燒香羅拜迎接。數日之間，已到梁山
泊邊。衆多水軍頭領，具舟迎接。晁蓋引領山寨馬步頭領，都在金沙灘迎接，直至大寨，向聚
義廳上列位坐定。大排筵宴慶賀新到山寨頭領。呼延灼，魯智深，楊志，武松，施恩，曹正，
張青，孫二娘，李忠，周通，孔明，孔亮；共十二位新上山頭領。坐間，林冲說起相謝魯智
深相救一事，魯智深動問道：『洒家自與教頭滄州別後，曾知阿嫂信息否？』林冲答道：『小
可自火併王倫之後，使人回家搬取老小，已知拙婦教高大尉逆子所逼，隨即自縊而死；妻父
亦爲憂疑，染病而亡。』楊志舉起舊日王倫手內上山相會之事，衆人皆道：『此皆註定，非偶
然運也！』晁蓋說起黃泥岡劫取『生辰綱』一事，衆皆大笑。次日輪流做筵席，不在話下。且說
豹宋江見山寨又添了許多人馬，如何不喜，硬叫湯隆做鐵匠總管，提督打造諸般軍器並鐵葉
，環等甲；侯健管做旌旗袍服總管，添造三才九曜四斗五方二十八宿等旗，飛龍飛虎飛熊飛
，黃鉞白旄，朱纓皂蓋；山邊四面築起墩臺，重造西路南路二處酒店，招接往來上山好漢
一就探聽飛報軍情。山西路酒店，今令張青，孫二娘，夫妻二人，原是酒家，前去看守；南
路酒店，仍令孫新，龐大嫂，夫妻看守；東路酒店，依舊朱貴，樂和，山北路酒店，還是李
立，時遷；三關添造寨柵，分調頭領看守。部領已定，各各遵依，不在話下。忽一日，花和

尚魯智深來對宋公明說道：「智深有箇相識，李忠兄弟，也會認的喚做九紋龍史進；見在華州華陰縣少華山上，和那一箇神機軍師朱武，又有一箇跳澗虎陳達，一箇白花蛇楊春，四箇在那裏聚義。酒家常常思念他。昔日瓦礮寺救助酒家，恩念不會有忘。今酒家去那裏探望他一遭，就取他四箇來同入夥，未知尊意如何？」宋江道：「我也曾聞得史進大名，若得吾師去請他來，最好。然雖如此，不可獨自去，可煩武松兄弟相伴走一遭。他是行者，一般出家人，正好同行。」武松應道：「我和師父去。」當日便收拾腰包行李，魯智深只做禪和子打扮，武松粧做隨侍行者。兩箇相辭了衆頭領下山，過了金沙灘，曉行夜住，不止一日，來到華州華陰縣界，逕投少華山來。且說宋江自魯智深，武松去後，一時容他下山，常自放心不下；便喚神行太保戴宗隨後跟來，探聽消息。再說魯智深，武松兩箇，來到少華山下，伏路小嘍囉出來攔住問道：「你兩箇出家人那裏來？」武松便答道：「這山上有史大官人麼？」小嘍囉說道：「既是要尋史大王的，且在這裏少等。我上山報知頭領，便下來迎接。」武松道：「你只說魯智深到來相探。」小嘍囉去不多時，只見神機軍師朱武並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三箇下山來接魯智深，武松，却不見史進，魯智深便問道：「大官人在那裏？却如何不見他？」朱武進前上覆道：「吾師不是延安府魯提轄麼？」魯智深道：「酒家便是。這行者便是景陽岡打虎都頭武松。」三箇慌忙「剪拂」道：「聞名久矣！聽知二位在三龍山扎寨，今日緣何到此？」魯智深道：「俺門如今不在三龍山了，投托梁山泊宋公明大寨入夥，今者特來尋史大官人。」朱武道：「既是二位到此，且請到山寨中，

容小可備細告訴。」魯智深道：『有話便說。待一待，誰鳥耐煩！』武松道：『師父是箇性急人，有話便說何妨。』朱武道：『小人等三箇在此山寨，自從史大官人上山之後，好生興旺。近日史大官人下山，因撞見一箇畫匠，原是北京大名府人氏，姓王！名義；因許下西岳華山金天聖帝廟內粧畫影壁，前去還願。因爲帶將一箇女兒，名喚玉嬌枝同行，却被本州賀太守，原是蔡太師門人，那厮爲官貪濫，非理害民。一日因來廟裡行香，不想正見了玉嬌枝有些顏色，累次着人來說，要娶他爲妾。王義不從，太守將他女兒強奪了去爲妾，又把王義刺配遠惡軍州。路過這裏過，正撞見史大官人，告說這件事。史大官人把王義救在山上，將兩箇防送公人殺了，直去府裡要刺賀太守；被人知覺，倒喫拿了，見監在牢裏。又要聚起軍馬，掃蕩山寨，我等正在這裏無計可施！』魯智深聽了道：『這撮鳥敢如此無禮！倒恁麼利害！洒家與你結果了那厮！』朱武道：『且請二位到寨裏商議。』一行五箇頭領都到少華山寨中坐下。便叫王義見魯智深，武松，訴說賀太守貪酷害民，強占良家女子。朱武等一面殺牛宰馬，管待魯智深，武松。飲筵間魯智深想道：『賀太守那厮好沒道理我明日與你去州裏打死那厮罷！』武松道：『哥哥不得造次。我和你星夜回梁山泊去報知，請宋公明，領大隊人馬來打華州，方可救得史大官人。魯智深叫道：『等俺們去山寨裏叫得人來，史家兄弟性命，不知那裏去了！』武松道：『便殺了太守，也怎得救史大官人？武松却決不肯放魯智深去。』朱武又勸道：『吾師且息怒。武都頭也論得是。』魯智深焦躁起來，便道：『都是你這般慢性的人以此送了俺史家兄弟！你也休去梁山泊報知看洒家去如何！』衆人那裡勸得住。當

水 濟

曉又諫不從，明早起箇四更，提了禪杖，帶了戒刀，徑遊華州去了。武松道：『不聽我說，此去必然有失。』朱武隨即差兩箇精細的小僕，前去打聽消息。却說魯智深奔到華州城裏，路傍借問州衙在那裏，人指道：『只過州橋，投東便是。』魯智深却好來到浮橋上，只見人都道：『和尚且躲一躲，太守相公過來！』魯智深道：『俺正要尋他，却好正撞在酒家手裏！那廝多敢是當死！』賀太守頭踏一對對擺將過來，看見太守那乘轎子，却是暖轎；轎廳兩邊，各有十箇虞候簇擁着，人人執手鞭鎗鐵鍊，守護兩下。魯智深看了尋思道：『不好打那撮鳥，若打不着，倒喫他笑。』賀太守却在轎廳眼裏，看見了魯智深欲進不進；過了漕橋，到府中下了轎，便叫兩箇虞候分付道：『你與我去請橋上那箇胖大和尚到府裏赴齋。』虞候領了言語，來到橋上，對魯智深說道：『太守相公請你赴齋。』魯智深想道：『這廝正合當死酒家手裏！俺却纔正要打他，只怕打不着，讓他過去了；俺要尋他，他却來請酒家！』魯智深便隨了虞候，逕到府裏。太守已自分付下了，一見魯智深進到廳前，太守叫放了禪杖，去了戒刀，請後堂赴齋。魯智深初時不肯，衆人說道：『你是出家人，好不曉事！府堂深處，如何許你帶刀杖入去？』魯智深想道：『只俺兩箇拳頭，也打碎了那廝腦袋！』廊下放了禪杖，戒刀，跟虞候入來。賀太守正在後堂坐定，把手一招，喝聲『捉下這禿賊！』兩邊壁衣內，走出已三四十箇做公的來，橫拖倒拽，捉了魯智深。你便是那陀太子，怎逃地網天羅？火首金剛，難脫籠潭虎窟！正是飛蛾投火身傾喪，怒龍吞鈎命必傷。畢竟魯智深被賀太守拏下，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吳用賺金鈴吊掛 宋江關西戀華山

話說賀太守把魯智深賺到後堂內，喝聲「拏下！」衆多做公的，把魯智深簇擁到廳塔下。賀太守喝道：「你這禿驢從那里來！」魯智深應道：「洒家有甚罪犯？」太守道：「你只實說，誰教你來刺我。」魯智深道：「俺是出家人，你却如何問俺這話？」太守喝道：「恰纔見你這禿驢意欲把禪杖打我轎子，却又思量不敢下手，你這禿驢好好招了。」魯智深道：「洒家又不曾殺你，你如何拏住洒家，妄指平人？」太守喝罵：「幾曾見出家人自稱洒家！這禿驢必是箇關西五路打家劫舍的強賊，來與史進那厮報讎。不打如何肯招！左右好生加力打那禿驢！」魯智深大叫道：「不要打傷老爺，我說與你：俺是梁山泊好漢花和尚魯智深。我死倒不打緊，洒家的哥哥宋公明得知，下山來時，你這影驢頭趁早兒都散了送去！」賀太守聽了大怒，把魯智深拷打了一回，教取面大枷來釘了，押下死囚牢裏去。一面申聞都省，乞請明降。禪杖，戒刀，封入府堂裏去了。此時鬧動了華州一府。小喽囉得了這箇消息，飛報上山來，武松大驚道：「我兩箇來華州幹事，折了一箇，怎地回去見衆頭領！」正沒理會處，只見山下小喽囉報道：「有箇梁山泊差來的頭領，喚做神行太保戴宗，見在山下。」武松慌忙下來，迎接上山，和朱武等三人都相見了，訴說魯智深不聽諫勸失陷一事。戴宗聽了，大驚道：「我不可久停了！就便回梁山泊，報與哥哥知道，早遣兵將前來救取！」武松道：「小弟在這裏專等，萬望兄長早去急來！」戴宗喫了些素食，作起「神行法」，再回梁山泊來；

滄 水

三日之間，已到山寨；見了晁，宋二頭領，便說魯智深因救史進，要刺賀太守被陷一事。宋江聽罷，失驚道：『既然兩箇兄弟有難，如何不救？我等不可擔關，』便須點起人馬，作三隊而行：前軍點五員先鋒：花榮，秦明，林冲，楊志，呼延灼，引領一千甲馬，二千步軍先行，逢山開路，遇水疊橋；中軍領兵主將宋公明，軍師吳用，朱全，徐寧，解珍，解寶，共是六箇頭領，馬步軍兵二千；後軍主掌糧草，李應，楊雄，石秀，李俊，張順，共是五箇頭領押後，馬步軍兵二千；計共七千人馬，離了梁山泊，直取華州來。在路躡行，不止一日，早過了半路，先使戴宗去報少華山上。朱武等三人，安排下猪羊牛馬，造醮下好酒等候。再說宋江軍馬，三隊都到少華山下，武松引了朱武，陳達，楊春三人，下山拜請宋江，吳用並衆頭領，都到山寨裏坐下。宋江備問城中之事，朱武道：『兩箇頭領，已被賀太守監在牢裏，只等朝廷明降發落。』宋江與吳用說道：『怎地定計去救史進魯智深？』朱武說道：『華州城郭廣闊，濠溝深遠，急切難打；只除非得裏應外合，方可取得。』吳用道：『明日且去城邊看那城池如何，却再商量。』宋江飲酒到晚，巴不得天明，要去看城。吳用諫道：『城中監着兩隻大蟲在牢裏，如何不做提備？白日未可去看。今夜月色必然明朗，申牌前後下山，一更時分，可到那裏窺望。』當日捱到午後，宋江，吳用，花榮，秦明，朱全，共是五騎馬下山，迤邐前行。初更時分，已到華州城外；任山坡高處，立馬望華州城裏時，正是二月中旬天氣，華月如畫，天上無一片雲彩；見華州週圍有數座城門，城高地壯，壑濠深闊。看了半晌，遠遠地望見那西嶽華山時，端的是好座名山。但見：

水 滸

峯名仙掌，觀隱雲臺，上連玉女洗頭盆，下接天河分派水。乾坤皆秀，尖峯彷彿接雲根。山嶽推尊，怪石巍峨侵斗柄。青如澄黛，碧若浮藍。張僧繇妙筆畫難成，李龍眠天機描不就。深沉洞府，月光飛萬道金霞。翠嶽巖崖，日影千條紫焰。傍人遙指，雲池波內藕如船。故老傳聞，玉井水中花十丈。巨靈神忿怒，劈開山頂逞神通。陳處士清高，結就茆菴來。鼯睡。千古傳名推華嶽，萬年香火祀金天。

宋江等看了西嶽華山，見城池厚壯，形勢堅牢，無計可施。吳用道：『且回寨裏去，再作商議。』五騎馬連夜回到少華山上。宋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學究道：『且差十數箇精細小喽囉下山去遠近探聽消息。』兩日內，忽有一人上山來報道：『如今朝廷差箇殿司大尉，將領御賜「金鈴吊掛」來西嶽降香，從黃河入渭河而來。』吳用聽了，便道：『哥哥休憂，計在這裏了！』便叫李俊，張順，『你兩箇，與我如此如此而行。』李俊道：『只是無人識得地境，得一箇引領道路最好。』白花蛇楊春便道：『小弟相擊同去如何？』宋江大喜，三箇下山去了。次日，吳學究請宋江，李應，朱仝，呼延灼，花榮，秦明，徐寧，共七箇人，悄悄止帶五百餘人下山。到渭河渡口，李俊，張順，楊春，已奪下十餘隻大船在彼。吳用便叫花榮，秦明，徐寧，呼延灼四箇埋伏在岸上；宋江，吳用，朱仝，李應下在船裏；李俊，張順，楊春，把船都去灘頭藏了。衆人等候了一夜。次日天明，聽得遠遠的鑼鳴鼓響，三隻官船到來，船上插着一面黃旗，上寫「欽奉聖旨西嶽降香太尉包元景。」宋江看了心中暗喜道：『昔日玄女有言：「遇宿重重喜。」今日既見此人，必有主意。』太尉官船將近河口，

水滸

朱全，李應，各執長鎗，立在宋江，吳用背後。太尉船到，當港截住。船裏走出紫衫銀帶虞候二十餘人喝道：『你等什麼船隻，敢當港攔截住大臣！』宋江執着骨朶，躬身聲喏；吳用立任船頭上說道：『梁山泊義士宋江，謹參祇候。』船上客帳司出來答道：『此是朝廷太尉，奉聖西嶽降香；汝等是梁山泊亂寇，何故攔住！』吳用道：『俺們義士，只要求見太尉尊顏，有告覆的事。』客帳司道：『你等是何等人，敢造次要見太尉！』兩邊虞候喝道：『低聲！』宋江說道：『暫請太尉到岸上，自有商量的事。』客帳司道：『休胡說！太尉是朝廷命臣，如何與你商量！』宋江道：『太尉不肯相見，只怕孩兒們驚了太尉。』朱全把鎗上小旗號只一招動，岸上花榮，秦明，徐寧，呼延灼，引出馬軍來，一齊搭上弓箭，都到河口，擺列在岸上。那船上艄公，都驚得鑽入梢裏去了。客帳司人慌了，只得入去稟覆，宿太尉只得出到船頭上坐定。宋江躬身唱道：『宋江等不敢造次。』宿太尉道：『義士何故如此邀截船隻？』宋江道：『某等怎敢邀截太尉？只欲求請太尉上岸，別有稟覆。』宿太尉道：『我今特奉聖旨，自去西嶽降香，與義士有何商議？朝廷大臣，如何輕易登岸？』宋江道：『太尉不肯時，只恐下面伴當亦不相容。』李應把號帶鎗一招，李俊，張順，楊春，一齊捧出船來。宿太尉看見，大驚。李俊，張順，明晃晃製出尖刀在手，早跳過船來；手起，先把兩箇虞候擲下水裏去。宋江連忙喝道：『休得胡做，驚了貴人！』李俊，張順，擡地也跳下水去，早把兩箇虞候，又送上船來；張順，李俊，在水面上如登平地托地又跳上船來；嚇得宿太尉魂不着體。宋江喝道：『孩兒們且退去，休得驚着貴人！俺自慢慢地請太尉登岸。』

水滸

宿太尉道：「義士有其事，就此說不妨。」宋江道：「這裏不是說話處，謹請太尉到山寨告稟，並無損害之心；若懷此念，西嶽神靈誅滅！」到這時候，不容太尉不登岸，宿太尉只得離船上岸。衆人牽過一匹馬來，扶策太尉上了馬，不得已隨衆同行。宋江先叫花榮，秦明，陪奉了太尉上山。宋江隨後也上了馬，分付教把船上一應人等並御香，祭物，「金鈴吊掛」，齊齊收拾上山；只留下李俊，張順，帶領一百餘人看船。一行衆頭領都到山上，宋江下馬入寨，把宿太尉扶在聚義廳上當中坐定，衆頭領兩邊侍立着。宋江下了四拜，跪在面前，告覆道：「宋江原是鄆城縣小吏，爲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哨聚山林，權借梁山泊避難，專等朝廷招安，與國家出力。今有兩箇兄弟，無事被賀太守生事陷害。下在牢裏。欲借太尉御香，儀從並「金鈴吊掛」，去賺華州；事畢並還，於太尉身上，並無侵犯。乞太尉鈞鑒。」宿太尉道：「不爭你將了御香等物去，明日事露，須連累下官！」宋江道：「太尉回京，都推在宋江身上硬了。」宿太尉看了那一班人模樣，怎生推托得，只得應允了。宋江執盞藥杯，設筵拜謝。就把太尉帶來的人穿的衣服，都借穿了；於小喽囉數內，選揀一箇俊俏的，剃了鬚鬚，穿了太尉的衣服，扮作宿元景；宋江，吳用，扮做客帳司；解珍，解寶，楊雄，石秀，扮做虞候；小喽囉都是紫衫銀帶，執着旌節，旗旛，儀仗，法物，繫擡了御香，祭禮，「金鈴吊掛」；花榮，徐寧，朱仝，李應，扮做四箇衙兵；朱武，陳達，楊春款住太尉並跟隨一應人等，置酒管待；却教秦明，呼延灼，引一隊人馬，林冲，楊志引一隊人馬，分作兩路取城；教武松預先去西嶽門下伺候，只聽號起行事。話林絮繁。且說一行人等，離了山寨，

滄 水

逕到河口下船無行，不去與華州太守，一逕逕西嶽廟來。戴宗先去報知雲臺觀，觀主並廟裏職事人等，直至船邊，迎接上岸。香花燈燭，幢幡寶蓋，擺列在前；先請御香上了香亭，廟裏人夫扛擡了，導引「金鈴吊掛」前行。觀主拜見了太尉，吳學究道：「太尉一路染病不快，且把轎子來。」右左人等扶策太尉上橋，逕到嶽廟裏官廳內歇下。客帳司與學究對觀主道：「這是特奉聖旨，齋捧御香，「金鈴吊掛」，來與聖帝供養；緣何本州官員輕慢，不來迎接？」觀主答道：「已使人去報了。敢是便到。」說猶未了，本州使一員推官，帶領做公的五十人，將棹酒菓，來見太尉。原來那扮太尉的小嘍囉，雖然模樣相似，却語言發放不得；因此只教粧做染病，把紫褥圍定在牀上坐。推官看了見來的旌節，門旗，牙杖，等物，都是內府製造出的，如何不信。客帳司假意出入稟覆兩遭，却引推官入去，遠遠地階下參拜了，那假太尉只把手指，並不聽說甚麼。吳用引到面前，埋怨推官道：「太尉是天子前近幸大臣，不辭千里之遙，特奉聖旨到此降香，不想於路染病未痊；本州衆官，如何不來遠接！」推官答道：「前路官司，雖有文書到州，不見近報；因此有失迎迓。不期太尉先到廟裏。本是太守便來，奈緣少華山賊人，糾合梁山泊草寇要打城池，每日在彼提防；以此不敢擅離，特差小官先來貢獻酒禮，太守隨後便來參見。」吳學究道：「太尉涓滴不飲，只叫太守來商議行禮。」推官隨即教取酒來，與客帳司親隨人把盞了。吳學究又入去稟一遭，將了鑰匙出來，引着推官去看「金鈴吊掛」。開了鎖，就香帛袋中取出那御賜「金鈴吊掛」來，叫推官看，便把條竹竿叉起，看時果然是製造得無比。但見：

澣 水

渾金打就，五彩堆成，雙懸縵絡金鈴，上掛珠璣寶蓋。黃羅密布，中間八爪玉龍盤。紫帶低垂，外壁雙飛金鳳透。對嵌珊瑚瑪瑙，重圍琥珀珍珠。碧琉璃掩映縫紗燈，紅函莖參差青翠葉，堪宜金屋瓊樓掛，雅稱瑤臺寶殿懸。

這一對「金鈴吊掛」，乃是東京內府高手工匠人做成的，渾是七寶珍珠嵌造，中間點着碗紅紗燈籠，迺是聖帝殿上正中間的；不是內府降來，民間如何做得？吳用叫推官看了，再收入櫃匣內鎖了；又將出中書省許多公文，付與推官；便叫太守來商議，揀日祭祀。推官和衆多做公的，都見了許多物件文憑，便辭了客帳司，逕回到華州府裏來報賀太守。却說宋江暗暗地喝采道：「這厮雖然奸猾，也騙得他眼花心亂了！」此時武松已在廟門下了；吳學究又使石秀藏了尖刀，也來廟門下相幫武松行事；却又叫戴宗扮虞候。雲臺觀主進獻素齋，一面教執事人等安排鋪陳獻廟。宋江開步看那西嶽廟時，果然是蓋造的好；殿宇非凡，真乃人間天上！宋江來到正殿上，拈香再拜暗暗禱已罷，回至官廳前，門人報道：「賀太守來也。」宋江便叫花榮，徐寧，朱仝，李應，四箇衛兵，各執着器械，分列在兩邊；解珍，解寶，楊雄，戴宗，各帶暗器，侍立在左右。却說賀太守將帶三百餘人，來到廟前下馬，簇擁着入來。假客帳司吳學究，宋江，見賀太守帶着三百餘人，都是帶刀公吏人等入來，吳學究喝道：「朝廷太尉在此，閒雜人不許近前！」衆人立住了腳，賀太守親自進來拜見太尉。客帳司道：「太尉教請太守入來廝見。」賀太守入到官廳前，望着假太尉便拜。」吳學究道：「太守，你知罪麼？」太守道：「賀某不知太尉到來，伏乞恕罪！」吳學究道：「太尉奉勅到此西嶽降

水滸

香，如何不來遠接？」太守答道：「不曾有近報到州，有失迎迓。」吳學究喝聲「拿下！」解珍，解寶，弟兄兩箇，身邊早掣出短刀來，一脚把賀太太踢翻，便割了頭。宋江喝道：「兄弟們動手！」早把那跟來的人，三百餘箇，驚得呆了。正走不動，花榮等一發向前，把那一千人算子般都倒在地下；有一半捨出廟門下，武松，石秀，舞刀殺將入來，小喽囉四下趕殺，三百餘人不剩一箇回去；續後到廟裏的，都被張順，李俊殺了。宋江急叫收了御香，「吊掛」，下船，都趕到華州時，早見城中兩路火起；一齊殺將入來，先去牢裏救出史進，魯智深；就打開庫藏，取了財帛，裝載上車。一行人離了華州，上船回到少華山上，都來拜見宿太尉，納還了御香，「金鈴吊掛」，旌節，門旗，儀仗，等物，拜謝了太尉恩相。宋江教取一盤金銀相送太尉；隨從人等，不分高低，都與了金銀；就山寨裏做了送路筵席，謝承太尉，衆頭領直送下山，到河口交割了一應什物船隻，一些不少，還了原來的人等。宋江謝別了宿太尉，回到少華山上，便與四寨好漢商議收拾山寨錢糧，放火燒了寨柵。一行人等，軍馬糧草，都望梁山泊來。且說宿太尉下船來到華州城中，已知被梁山泊賊人殺死軍兵人馬，劫了府庫錢糧；城中殺死軍校一百餘人，馬匹盡皆擄去；兩嶽廟中，又殺了許多人性命；便叫本州推官文書申達中書省起祭，都做「宋江」先在中，劫了御香，「吊掛」；因此驢府知到廟，欲害性命。」宿太尉到廟內焚了御香，把這「金鈴吊掛」分付與了雲臺觀主，星夜急急自回京師，奏知此事，不在話下。再說宋江救了史進，魯智深，帶了少華山四箇好漢，仍舊作三隊分使人馬，回梁山泊來，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先使戴宗前來上山報知，晁蓋并衆

水 滸

頭領下山迎接宋江等一同到山寨聚義廳上；都相見已罷，一面做慶筵席。次日，史進，朱武，陳達，楊春，各以已財做筵宴，拜謝晁，宋二公。並衆頭領過了數日話休絮煩，忽一日有旱地忽律朱貴上山報說：「徐州沛縣芒碭山中，新有一夥強人，聚集着三千人馬。爲頭的一箇先生，姓樊，名瑞，綽號混世魔王；能呼風喚雨，用兵如神。手下兩箇副將：將一箇姓項，名充，綽號八臂那吒，能使一面團牌，牌上插飛刀二十四把，手中仗一條鐵標鎗；又有一箇姓李，名袞，綽號飛入大聖，也使一面團牌，牌上插標鎗二十四根，手中使一口寶劍；這三箇，結爲兄弟，占住芒碭山，打家劫舍。三箇商量了：要來併吞梁山泊大寨。」小弟聽得說，不得不報！」宋江聽了，大怒道：「這賊怎敢如此無禮！我便再下山走一遭！」只見九紋龍史進便起身道：「小弟等四箇，初到大寨，無半米之功，情願引本部人馬前去收捕這夥強人！」宋江大喜。當下史進點起本部人馬，與同朱武，陳達，楊春，都披掛了，來辭宋江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路逕透芒碭山來。三日之內，早望見那座山。乃是昔日漢高祖斬蛇起義之處！三軍人馬，來到山下，早有伏路小嘍囉上山報知。且說史進把少華山帶來的人馬擺開，史進全身披掛，騎一匹火炭赤馬，當先出陣。怎見得史進的英雄，但見：

久在華州城外住，出身原是莊農。學成武藝慣心胸，三尖刀似雪，渾赤馬如龍，體掛連環鑲鐵鎧，戰袍風颯猩紅，雕青鑄玉更玲瓏。江湖稱史進，綽號九紋龍。

當時史進首先出馬，手中橫着三尖兩刃刀；背後三箇頭領，中間的便是神機軍師朱武，那人原是定遠縣人氏，平生足智多謀，亦能使兩口雙刀，出到陣前。亦有八句詩，單道朱武好處

道服栽棕葉，雲冠剪鹿皮，臉紅雙眼俊，面白細髭垂。智可張良比，才將范蠡欺。今堪副吳用，宋武號神機。

上首馬上，坐着一籌好漢，手中橫着一條白點鋼鎗，綽號跳澗虎陳達，原是鄴城人氏。當時提鎗躍馬，出到陣前。也有一首詩，單道着陳達好處：

每見力人能虎跳，亦知猛虎跳山谿。果然陳達人中虎，羅馬騰鎗奮鼓鼙。

下首馬上，坐着一籌好漢，手中使一口大桿刀，綽號白花蛇楊春，原是解良縣蒲城人氏。當下挺刀立馬，守住陣門。也有一首詩，單題楊春的好處：

楊春名姓亦奇遮，環客多年在少華。伸臂展腰長有力，能吞巨象白花蛇。

四箇好漢，勒馬在陣前，望不多時，只見芒碭山上飛下一彪人馬來，當先兩箇好漢：為頭那一箇，便是徐州沛縣人氏，姓項，姓充；綽號八臂那吒，使一面團牌，背插飛刀二十四把，百步取人，無有不中，右手仗一條標槍；後面打着一面認軍旗，上書「八臂那吒」，步行下山。有八句詩單題項充：

鐵帽深遮頂，銅環半掩腮，傍牌懸獸面，飛刃插龍胎，脚到如風火，身先降火災，那吒號八臂，此是項充來。

次後那箇好漢便是邳縣人氏，姓李，名袞；綽號飛天大聖，會使一面團牌，背插二十四把標鎗，亦能百步取人，左手挽牌，右手仗劍；後面打着一面認軍旗，上書「飛天大聖」，出到陣

水滸

前。有八句詩單題李袞：

纓蓋盔兜頂，袍遮鐵掩襟，胸藏拖地膽，毛蓋殺人心，飛刃齊攢玉，鐵牌滿畫金，飛天號大聖，李袞衆人欽。

當下兩箇步行下山，見了對陣史進，朱武，陳達，楊春，四騎馬在陣前，並不打話，小嘍囉篩起鑼來，兩箇好漢舞動團牌，齊上，直滾入陣來。史進等攔當不住，後軍先走，史進前軍抵敵，朱武等中軍吶喊，亂攙起來，正所謂人住，馬不住，殺得退走三四十里。史進險些兒中了飛刀；楊春轉得身遲，被一飛刀，戰馬着傷，棄了馬，逃命走了。史進點軍，折了一半，和朱武等商議，欲要差人往梁山泊求救。正憂疑之間，只見軍士來報：『北邊大路上塵頭起處，約有二千軍馬到來！』史進等直迎來時，却是梁山泊旗號，當先馬上兩員上將：一箇是小李廣花榮，一箇是金鎗手徐寧。史進接着，備說項充，李袞，鬻牌滾動，軍馬遮攔不住。花榮道：『宋公明哥哥見兄長來了，放心不下，好生懊悔，特差我兩箇到來驛助。』史進等大喜，合兵一處下寨。次日天曉，正欲起兵對敵，軍士報道：『北邊大路上，又有軍馬到來！』花榮，徐寧，史進，一齊上馬接時，却時宋公明親自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柴進，朱全，呼延灼，穆弘，孫立，黃信，呂方，郭盛，帶領三千人馬來到。史進備說項充，李袞，飛刀標槍滾牌難近，折了人馬一事。宋江大驚。吳用道：『且把軍馬扎下寨棚。別作商議。』宋江性急，便要起兵勦捕，直到山下。此時天早已晚，望見芒碭山上都是青色燈籠。公孫勝看了，便道：『此案中青色燈籠，必有箇會妖法之人在內。我等且把軍馬退去，來日貧道

濟 水

獻一箇陣法，要捉此二人。」宋江大喜，傳令教軍馬且退二十里，扎住營寨。次日清晨，公孫勝獻出這箇陣法，有分叫魔王手上梁山，神將傾心歸水泊。畢竟公孫勝獻出怎麼陣法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公孫勝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會頭市中箭

話說公孫勝對宋江，吳用，獻出那箇陣圖：『便是漢末三分，諸葛孔明擺石爲陣的法：四面八方，分八八六十四隊，中間大將居之；其像四頭八尾，左旋右轉，按天地風雲之機，龍虎鳥蛇之狀；待他下山衝入陣來，兩軍齊開，如若伺候他入陣，只看七星號帶起處，把陣變爲長蛇之勢。貧道作起道法，教這三人在陣中，前後無路，左右無門。却於坎地上掘一陷坎，直逼此三人到於那裏。兩邊伏下撓鉤手，准備捉將。』宋江聽了大喜，便傳將令，叫大小將校依令而行。再用八員猛將守陣。那八員？呼延灼，朱全，花榮，徐寧，穆弘，孫立，史進，黃信。却叫柴進，呂方，郭盛，權攝中軍；宋江，吳用。公孫勝，帶領陳達，龔旗；叫朱武，指引五箇軍士在近山高坡上看對陣報事。是日已牌時分，衆軍近山擺開陣勢，搖旗擂鼓，搦戰。只見芒碭山上，有三二十面鑼聲，振地價響；三箇頭領，一齊來到山下，便將三千餘人擺開。左右兩邊，項充，李袞；中間馬上擁出那箇爲頭的好漢，姓樊，名瑞，祖貫濮州人氏，幼年作全真先生，江湖上學得一身好武藝，馬上慣使一箇流星鎗，神出鬼沒，斬將奪旗，人不敢近，綽號混世魔王。怎見得樊瑞英雄，有西江月爲證：

頭散青絲細髮，身穿絨繡皂袍，連鑲鐵甲晃寒霄，慣使銅鎗神妙。好似北方真武，世間伏怪除妖。雲遊江海把名標，混世魔王綽號。

那箇混世魔王樊瑞，騎一匹黑馬，立於陣前。上首是項充，下首是李袞，那樊瑞會使神術妖

潯 水

法，却不識陣勢；看了宋江軍馬，四面八方，擺成陣勢，心中暗喜道：『你若擺陣，中我計了！』分付項充，李袞道：『若見風起，你兩箇便引五百箇滾刀手，殺入陣去。』項充，李袞得令，各執定蠻牌，挺着標鎗飛刃，只等樊瑞作用。只見樊瑞立在馬上，左手挽定流星銅鏈，右手仗着混世魔王寶劍，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狂風四起，飛沙走石，天昏地暗，日月無光。項充，李袞，吶聲喊，帶了五百滾刀手，殺將過去。宋江軍馬，見殺將過去，便分開做兩下。項充，李袞，一攪入陣，兩下裏強弓硬弩射住，來人只帶得四五十人入去，其餘的都回本陣去了。宋江在高坡上望見項充，李袞，已入陣裏了，便教陳達看七星號旗只一招，那塵陣勢，紛紛滾滾，變作長蛇之陣。項充，李袞，正在陣裏，東趕西走，左盤右轉，尋路不見。高坡上朱武，把小旗在那裏指引；他兩箇投東，朱武便望東指；若是投西，便望西指。原來公孫勝在高埠處看了，已先拔出那松文古定劍來，口中念動咒語，喝聲道，「疾！」將那風，盡隨着項充，李袞，脚跟邊亂捲。兩箇在陣中，只見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四邊並不見一箇軍馬，一望都是黑氣。後面跟的都不見了，項充，李袞，心慌起來，只要奪路回陣，百般地沒尋歸路處。正走之間，忽然地雷大振一聲，兩箇在陣叫苦不迭，一齊蹣了雙脾，翻筋斗顛下陷馬坑裏去。兩邊都是撓鈎手，早把兩箇搭將起來，便把麻繩綁縛了，解上山坡請功。宋江把轎梢一指，三軍一齊掩殺過去。樊瑞引人馬奔走上山，走不迭，的，折其大半。宋江收軍，衆頭領都在帳前坐下，軍健早解項充，李袞，到於麾下。宋江見了，忙叫解了繩索，親自把盞，說道：『二位壯士，其實休怪；臨敵之際，不如此不得。小可宋

水滸

江，久聞三位壯士大名，欲來禮請上山，同聚大義；蓋因不得其便，因此錯過。倘若不棄，同歸山寨，不勝萬幸。」兩聽了，拜伏在地道：「已聞及時雨大名，只是小弟等無緣，不曾拜識。原來兄長果有大義！我等兩箇不識好人，要與天地相拗；今日既被擒獲，萬死尚輕，反以禮待；若蒙不殺，誓當效死，報答大恩！樊瑞那人，無我兩箇，如何行得？義士頭領，若肯放我們一箇回去，就說樊瑞來投拜，不知頭領尊意若何？」宋江便道：「壯士不必留一人在此爲當，便請二位同回貴寨。」宋江來日專候佳音。」兩箇拜謝道：「真乃大丈夫！若是樊瑞不從投降，我等擒來，奉獻頭領麾下。」宋江聽說大喜，請入中軍，待了酒食，換了兩套新衣，取兩匹好馬，叫小喽囉拿了鎗牌，送二人下山回寨。兩箇於路，在馬上感恩不盡；來到芒碭山下，小喽囉見了大驚，接上山寨。樊瑞問兩箇來意如何，項充，李袞，道：「我等逆天之人，合該萬死！」樊瑞道：「兄弟如何說這話？」兩箇便把宋江如此義氣，說了一遍。樊瑞道：「既然宋公明如此大賢，義氣最重，我等不可逆天，來早都下山投拜。」兩箇道：「我們也爲如此而來。」當夜把寨內收拾已了，次日天曉，三箇一齊下山，直到宋江寨前，拜伏在地。宋江扶起三人，請入帳中坐定。三箇見了宋江，沒半點相疑之意，彼此傾心吐膽，訴說平生之事。三人拜請衆頭領，都到芒碭山寨中，殺牛宰馬，管待宋公明衆多頭領，一面賞勞三軍。飲宴已罷，樊瑞就拜公孫勝爲師。宋江立主教公孫勝傳授「五播天心正法」與樊瑞，樊瑞大喜。數日之間，牽牛拽馬，捲了山寨錢糧，馱了行李，收聚人馬，燒毀了寨柵，跟宋江等班師回梁山泊，於路無話。宋江同衆好漢軍馬，已到梁山泊邊；却欲過渡，只

澗 水

見盧華岸邊大路上，一箇大漢，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下馬扶住，問道：「足下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漢答道：「小人姓段，雙名景住；人見小弟赤髮黃鬚，都呼小人爲金毛犬；祖貫是涿州人氏。平生只靠去北邊地面盜馬。今春去到鎭竿嶺北邊，盜得一匹好馬，馬雪練也似雪白，渾身並無一根雜毛。頭至尾，長一丈；蹄至脊，高八尺。那馬又高又大，一日能行千里，北方有名喚做照夜玉獅子馬，乃是大金王子騎坐的；放在鎭竿嶺下，被小人盜得來。江湖上只聞及時雨大名，無路可見，欲將此馬前來進獻與頭領，權表我進身之意。不期來到涿州西南上曾頭市過，被那曾家五彪奪了去。小人稱說是梁山泊宋公明的，不想那廝多有污穢的言語，小人不該盡說。逃走得脫，特來告知。」宋江看這人時，雖是骨瘦形羸，却甚生得奇怪。怎見得，有詩爲證：

焦黃頭髮髭鬚捲，捷足不辭千里遠。但能盜馬不看家，如何喚做金毛犬？

宋江見了段景住一表非俗，心中暗喜，便道：「既然如此，且同到山寨裏商議。」帶了段景住，一同都下船，到金沙灘上岸。晁天王並衆頭領，接到聚義廳上，宋江敎樊瑞，項充，李袞，和衆頭領相見，段景住一同都參拜了；打起聒廳鼓來，且做慶賀筵席。宋江見山寨連添了許多人馬，四方豪傑，望風而來；因此叫李雲，陶宗旺監工，添造房屋並四邊寨柵。段景住又說起那疋馬的好處，宋江叫神行太保戴宗去曾頭市探聽那匹馬的下落。戴宗去了四五日，回來對衆頭領說道：「這箇曾頭市上，共有三千餘家，內有一家，喚做曾家府。這老子原是大金國人，名爲曾長者。生下五箇孩兒，號爲曾家五虎：大的兒子喚做曾塗，第二箇喚做

水 滸

會密，第三箇喚做曾索，第四箇喚做曾魁，第五箇喚做曾昇。又有一箇教師史文恭，一箇副教師蘇定。去那曾頭市上，聚集着五七千人馬，札下寨柵，造下五十餘輛陷車，登顯說他與我們勢不兩立，定要捉盡佗山寨中頭領，做箇對頭。那匹千里玉獅子馬，見今與教師史文恭騎坐。更有一般堪恨那厮之處，杜撰幾句言語，教市上小兒們都唱道：

「搖動鐵鑼鈴，神鬼盡皆驚。鐵車並鐵鎖，上下有尖釘。掃蕩梁山清水泊，勦除晁蓋上東京！生擒及時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盡聞名！」

晁蓋聽罷，心中大怒道：「這畜生怎敢如此無禮！我須親自走一遭！不捉的此輩，誓不回山！」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輕動，小弟願往。」晁蓋道：「不是我要奪你的功勞。你下山多遍了，厮殺勞困，我今替你走一遭，下次有事，却是賢弟去。」宋江苦諫不聽。晁蓋忿怒，便點起五千人馬，請啟二十箇頭領相助下山；其餘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晁蓋點那二十箇頭領：林冲，呼延灼，徐寧，穆弘，劉唐，張橫，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楊雄，石秀，孫立，黃信，杜遷，宋萬，燕順，鄒飛，歐鵬，楊林，白勝，共是二十一箇頭領，部領三軍人馬下山。征進曾頭市。宋江與吳用，公孫勝，衆頭領，就山下金沙灘餞行。飲酒之間，忽起一陣狂風，正把晁蓋新製的認軍旗，半腰吹折。衆人見了，盡皆失色。吳學究諫道：「此乃不祥之兆，兄長改日出軍。」宋江勸道：「哥哥方纔出軍，風吹折認軍旗，於軍不利；不若待幾時，却去和那厮理會。」晁蓋道：「天地風雲，何足爲怪？趁此春暖之時，不去拿他，直待養成那厮氣勢，却去進兵，那時遲了。你且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

潯 水

遭！」宋江那裏攔得住，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悵快不已，回到山寨，再叫戴宗下山去探聽消息。且說晁蓋領着五千人馬，二十箇頭領，來到曾頭市相近，對面下了寨柵。次日先引衆頭領上馬，去看曾頭市。衆多好漢，立馬看時，果然這曾頭市是箇險隘去處。但見：

週週一遭野水，四圍三面高岡，塹邊河港似蛇盤，滾下柳林如雨蜜。凭高遠望，綠陰濃不見人家。附近潛窺，青影亂深藏寨柵。村中壯漢，出來的勇似金剛。田野小兒，生下地便如鬼子。果然是鐵壁銅牆，端的盡人強馬壯。

晁蓋與衆頭領正看之間，只見柳林中飛出一彪人馬來，約有七八百人；當先一箇好漢，戴熟銅盔披連環甲使一條點鋼鎗騎着匹衝陣馬乃是曾家第四子曾魁，高聲喝道：「你等是梁山泊反國草寇！我正耍來拿你解官請賞，原來天賜其便！如何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晁蓋大怒，回頭一觀，早有一將出馬去戰曾魁。那人是梁山初結義的好漢豹子頭林冲。兩箇交馬，鬪了二十餘合，不分勝敗曾魁鬪到二十合之後料道關林冲不過，掣鎗回馬，便往柳林中走，林冲勒住馬不趕。晁蓋領轉軍馬回寨，商議打曾頭市之策，林冲道：「來日直去市口搦戰，就看虛實如何，再作商議。」次日平明，引領五千人馬向曾頭市口平川曠野之地，列成陣勢，播鼓納喊。曾頭市上砲聲響處，大隊人馬出來，一字兒擺着七箇好漢：中間便是都教師史文恭；上首副教師蘇定；下首便是曾家長子曾塗；左邊曾密，曾魁；右邊曾昇，曾索；都是全身披掛。教師史文恭彎弓插箭，坐下那匹却是千里玉師子馬，手裏使一枝方天畫戟。三通鼓罷，只見曾家陣裏，推出數輛陷車，放在陣前，曾塗指着對陣。罵道：「反國草賊！見俺陷車

水滸

麼？我曾家府裏殺你死的，不算好漢！我一箇箇直要捉你活的，裝載陷車裏解上東京，碎屍萬段！你們趁早納降，再有商議！」晁蓋聽了大怒，挺鎗出馬，直透曾廕；衆將怕晁蓋有失，一發掩殺過去，兩軍混戰。曾家軍馬，一步步退入村裏。林冲，呼延灼，緊護定晁蓋東西趕殺，林冲見路途不好，急退回來收兵。看得兩邊各皆折了些人馬。晁蓋回到寨中，心中甚憂。衆將勸道：「哥哥且寬心，你待愁悶，有傷貴體。往常宋公明哥哥出軍，亦曾失利；好歹得勝回寨。今日混戰，各折了些軍馬，又不曾輸了與他，何須憂悶？」晁蓋只是鬱鬱不樂。在寨內一連了三日每日搦戰，曾頭市上，並不會見一箇。第四日，忽有兩箇和尚，直到晁蓋寨裏來投拜。軍人引到中軍帳前，兩箇和尚，跪下告道：「小僧是曾頭市上東邊法華寺裏盤寺僧人；今被曾家五虎，不時常來本寺作踐囉哩，索要金銀財帛，無所不爲！小僧已知的他備細出沒去處，特地前來拜請頭領前去劫寨。剷除了他時，當坊有幸！」晁蓋見說大喜，便請兩箇和尚坐了，置酒相待。林冲諫道：「哥哥你待聽信，其中莫非有詐。」和尚道：「小僧是箇出家人，怎敢妄語？久聞梁山泊行仁義之道，所過之處，並不擾民；因此特來拜投，如何故來掇賺將軍？況兼曾家未必贏得頭領大軍，何故相疑？」晁蓋道：「兄弟休生疑心，誤了大事。今晚我自走一遭。」林冲道：「哥哥你去，我等分一半人馬去劫寨，哥哥在外面接應。晁蓋道：『我不自去，誰肯向前？你可留一半軍馬在外接應。』林冲道：『哥哥帶誰人去？』晁蓋道：『點十箇頭領，分二千五百人馬入去。』十箇頭領是：劉唐，阮小二，呼延灼，阮小五，歐鵬，阮小七，燕順，杜遷，宋萬，白勝。當晚造飯喫了，馬摘鬃鈴，軍

澗 水

士衝枚，黑夜疾走，悄悄地跟了兩箇和尚，直到法華寺內。看時，是一箇古寺。屍蓋下馬入到內，見沒有僧衆，問那兩箇和尚道：『怎地這箇大寺院，沒一箇僧衆？』和尚道：『便是曾家畜生蕪惱，不得已，各自歸俗去了；只有長老并幾箇侍者，自在塔院裏居住。頭領暫且屯住了人馬，等更深些，小僧直引到那廝寨裏。』屍蓋道：『他的寨在那裏？』和尚道：『他有四箇寨柵，只是北寨裏便是曾家弟兄屯軍之處。若只打得那箇寨子時，別的都不打緊，這三箇寨便罷了。』屍蓋道：『那箇時分可去？』和尚道：『如今只是二更天氣，再待三更時分，他無準備。』初時聽得曾頭市上，整整齊齊打更鼓響。又聽了半箇更次，絕不聞更點之聲。和尚道：『軍人想是已睡了，如今可去。和尚當先引路。』屍蓋帶同諸將上馬，領兵離了法華寺，跟着和尚行不到五里多路，黑影處不見了兩箇僧人，前軍不敢行動。看四邊路雜難行，又不見有人家。軍士却慌起來，報與屍蓋知道，呼延灼便叫急回舊路。走不到百十步，只見四下裏金鼓齊鳴，喊聲震地，一望都是火把。屍蓋衆將，引軍奪路而走。纔轉得兩箇灣，撞出一彪軍馬，當頭亂箭射將來。不期一箭，正中屍蓋臉上，倒撞下馬來；却得呼延灼，燕順，兩騎馬，死併將去，背後劉唐，白勝，救得屍蓋上馬，殺出村中來。村口林冲等，引軍接應，剛纔敵得住。兩軍混戰，直殺到天明，各自歸寨。林冲回來點軍時，三阮，宋萬，杜遷，水裏逃得性命；帶入去二千五百人馬，止剩得一千二三百人，跟着歐鵬，都回到帳中。衆頭領且來看屍蓋時，那支箭正射在面頰上；急拔得箭出，血暈倒了。看那箭時，上有史文恭字，林冲叫取金鎗藥敷貼上。原來却是一枝藥箭，屍蓋中了箭毒，已自言語不得。林冲叫扶上車

澗 水

子，便差三阮，杜遷，宋萬，先送回山寨。其餘十五箇頭領，在寨中商議：『今番晁天王哥下山來，不想遭這一場，正應了折風認軍旗之兆；我等只可收兵，回去，這曾頭市急切不能取得。』呼延灼道：『須等宋公明哥哥將令來，方可回軍。』當日衆頭領悶悶不已，衆軍亦無戀戰之心，人人都有還山之意。當晚二更時分，天色微明，十五箇頭領，都在寨中納悶，正是蛇無頭而不行，鳥無翅而不飛。嗟歎歎息，進退無措，忽聽的伏路小校慌急來報：『前面四五路軍馬殺來，火把不計其數！』林冲聽了，一齊上馬。三面山字，火把齊明，照見如同白日，四下裏納賊到寨前。林冲領了衆頭領，不去抵敵，拔寨都起，回馬便走。曾家軍馬，背後捲殺將來，兩軍且戰且走。走過了五六十里，方纔得脫。計點人兵，又折了五七百人。大敗虧輸，急取舊路，望梁山泊回來。退到半路，正迎着戴宗傳下軍令，教衆頭領引軍且回山寨，別作良策。衆將得令，引軍回到水滸寨上山，都來看視晁頭領時，已自水米不能入口，飲食不進，渾身虛腫。宋江等守定在床前啼哭，親手敷貼藥餌，灌下湯散，衆頭領都守在帳前看視。當日夜至三更，晁蓋身體沉重，轉頭看着宋江囑付道：『賢弟保重，若那箇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言罷，便瞑目而死。宋江見晁蓋死了，比似喪考妣一般哭得發昏。衆頭領扶策宋江出來主事。吳用，公孫勝勸道：『哥哥且省煩惱；生死人之分定，何故痛傷？且請理會大事。』宋江哭罷，便教把香湯沐浴了屍首，裝殮衣服巾幘，停在聚義廳上。衆頭領都來舉哀祭祀。一面合葬內棺外槨，選了吉時，盛放在正廳上，建起靈幃，中間設箇神主，上寫道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山寨中頭領自宋公明以下，都帶重孝；小頭目並

濟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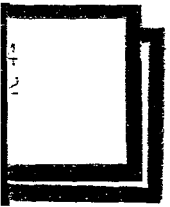
衆小嘍囉亦帶孝頭巾。把那枝香箭，就供養在靈前。寨內揚起長旛，請附近寺院衆僧上山做功德，追薦吳天王。宋江每日領衆舉哀，無心管理山寨事務。林冲與公孫勝，與用并衆頭領商議立宋公明爲梁山泊主，諸人拱聽號令。次日清晨，香花燈燭，林冲爲首，與衆等請出宋公明在聚義廳上坐定。吳用，林冲開話道：『哥哥聽稟：國一日不可無君，家一日不可無主。鬼頭領是歸天去了；山寨中事業，豈可無主？四海之內，皆聞哥哥大名；來日吉日良辰，請哥哥爲山寨之主，諸人拱聽號令。』宋江道：『吳天王臨死時囑付，「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便立爲梁山泊主。」此話衆頭領皆知。今骨肉未寒，豈可忘了？又不曾報得讐。雪得恨，如何便居得此位？』吳學究又勸道：『吳天王雖是如此說，今日又未曾捉得那人，山寨中豈可一日無主？若哥哥不坐時，誰敢當此位？寨中人馬如何管領，然雖遺言如此，哥哥權且尊臨此位坐一坐，待日後報讐雪恨已了，拿住史文恭的、不拘何人，須當此位。』黑旋風李逵在側邊叫道：『哥哥休說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好不好！』宋江喝道：『這黑厮又來胡說！再休如此亂言，先割了你這厮舌頭！』李逵道：『我又不教哥哥做社長，請哥哥做皇帝，倒要割我舌頭！』吳學究道：『這厮不識尊卑的人，兄長不要和他一般見識。且請哥哥主張大事。』宋江焚香已罷，權居主位，坐了第一把椅子。上首軍師吳用，下首公孫勝，左一帶林冲爲頭，右一帶呼延灼居長。衆人參拜了，兩邊坐下，宋江乃言道：『小可今日權居此位，全賴衆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共爲股肱，一同替天行道。如今山寨，人馬數多，非比往日，可請衆兄弟分做六寨駐扎。聚義廳，今改爲忠義堂。前後左右，立四箇旱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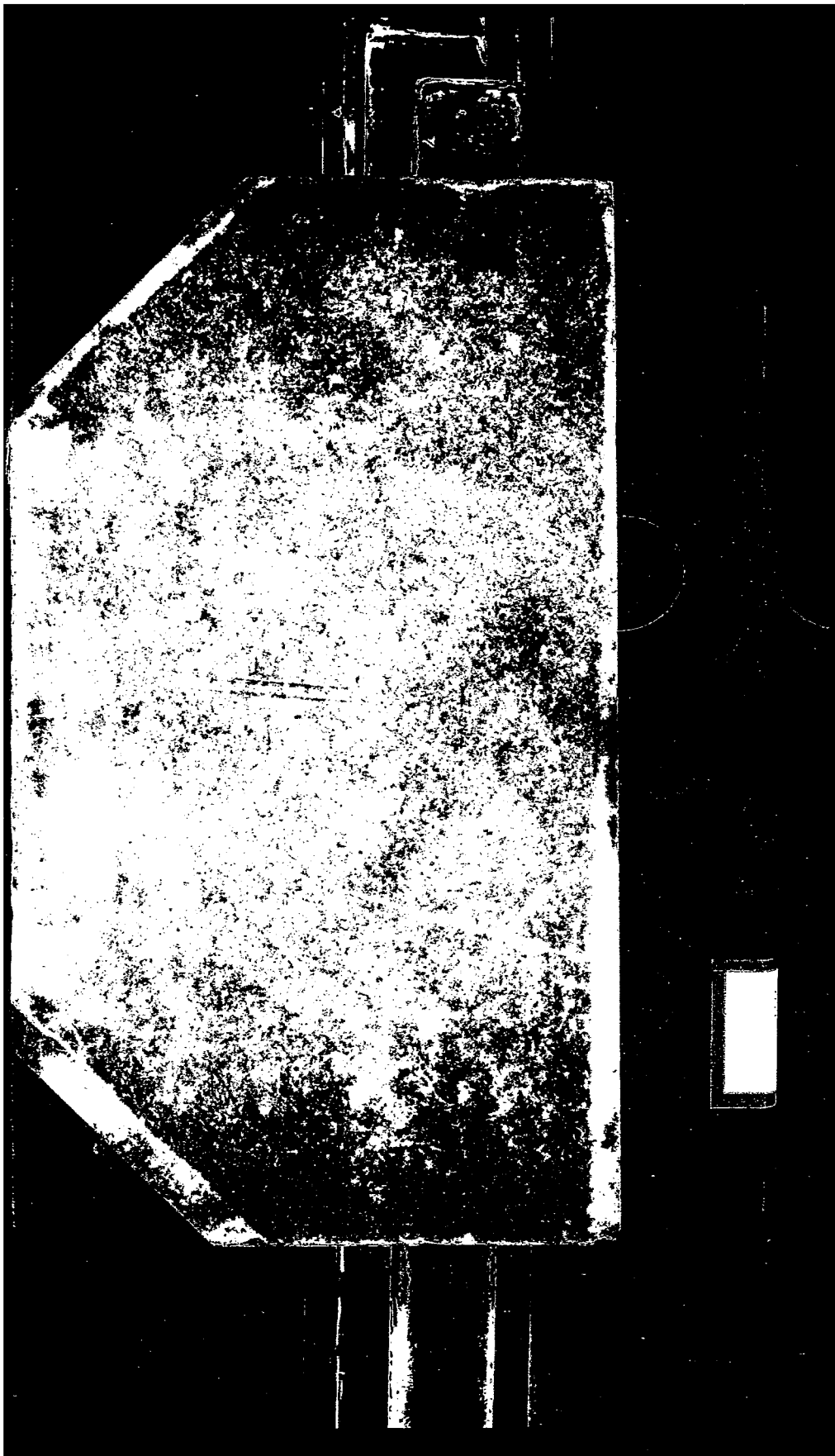
滌水

○後山三座廳小寨，前山三座廳，山下一座水寨，兩灘廳小寨，今日各諸弟兄分投去管。忠義堂上；是我權居尊位，第二位軍師吳學究，第三位法師公孫勝，第四位花榮，第五位秦明，第六位呂方，第七位郭盛；左軍寨內：第一位林冲，第二位史進，第四位楊雄，第五位石秀，第六位杜遷，第七位宋萬；右軍寨內：第一位呼延灼，第二位朱全，第三位戴宗，第四位穆弘，第五位李達，第六位歐鵬，第七位穆春；前軍寨內：第一位李應，第二位徐寧，第三位魯智深，第四位武松，第五位楊志，第六位馬麟，第七位施恩；後軍寨內：第一位柴進，第二位孫立，第三位黃信，第四位韓滔，第五位彭玘，第六位鄧飛，第七位薛永；水軍寨內：第一位李俊，第二位阮小二，第三位阮小五，第四位阮小七，第五位張橫，第六位張順，第七位童威，第八位童猛；六寨計四十三員頭領。山前第一關，令雷橫，樊瑞，守把；第二關令解珍，解寶，守把；第三關令項充，李衮，守把；金沙灘小寨內，令燕順，鄭天壽，孔明，孔亮四個守把；鴨嘴灘小寨內，令李忠，周通，鄒潤，鄒潤四個守把；山後兩箇小寨：左一箇旱寨內，令王矮虎，一丈青，曹正；右一箇旱寨內，令朱武，陳達，楊春，六人守把。忠義堂內，左一帶房中，掌文卷，蕭讓；掌賞罰，裴宣；掌印信，金大聖；掌管錢糧，蔣敬。右一帶房中，管砲，凌振；管造船，孟康；管造衣甲，候健；管築城垣，陶宗旺。忠義堂後兩廂房中，管事人員：監造房屋，李雲；鐵匠總管，湯隆；監造酒醋，朱富；監備筵宴，宋清；掌管什物，杜興，白勝。山下四路作眼酒店，原撥定朱貴，樂和，時遷，李立，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已自定數，管北地收買馬匹，楊林，石勇。

澗水

段景住。分撥已定，各自遵守，毋得違犯。」梁山泊水澗寨內，大小頭領，自從宋公明爲寨主，盡皆歡喜，拱聽約束。一日，宋江聚衆商議：『欲要與晁蓋報讎，與兵去打曾頭市，軍師吳用諫道：『哥哥庶民居喪，尙且不可輕動，哥哥與兵待百日後，方可舉兵？』宋江依吳學究之言，守住山寨，每日修設好事，只做功果，追薦晁蓋。一日，請到一僧，法名大圓，乃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龍華寺僧人；只爲遊方來到濟寧，經過梁山泊，就請在寨內做道場。因喫齋之次閒話間，宋江問起北京風土人物。那大圓和尙說道：『頭領如何不聞河北玉麒麟之名？』宋江，吳用聽了，猛然省起，說道：『你看我們未老，却恁地忘事！北京城裏，是有箇盧大員外，雙名俊義，綽號玉麒麟；是河北三絕，祖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藝，棍棒天下無對！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時，何怕官軍緝捕，豈愁兵馬來臨！』吳用笑道：『哥哥何故自喪志氣？若要此人上山，有何難哉！』宋江答道：『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長者，如何能勾得他來落草？』吳學究道：『吳用也在心多時了，不想一向忘却。小生略施小計，便叫本人上山。』宋江便道：『人稱足不爲智多星，端的名不虛傳！敢問軍師用甚計策，賺得本人上山？』吳用不慌不忙，疊兩箇指頭，說出這段計來，有分教：盧俊義撇却錦簇珠圍，來試龍潭虎穴。正是只爲一人歸水澗，致令百姓受兵戈。畢竟吳學究怎地賺盧俊義上山，且聽下回分解。





百回本水滸

五



3 0475 5919 4

着，只粧做小閒模樣。籠內取了一帕子金珠。分付戴宗道：「哥哥，小弟今日去李師師家幹事。倘有些撒撒，哥哥自快回去。」分付戴宗了當，一直取路，逕逕李師師家來。到的門前看時，依舊曲檻雕欄，綠隄朱戶，比先時又修的好。燕青便揭起斑竹簾子，從側首邊轉將入來，早聞的異香馥郁。入到客位前，見過迴吊掛名賢畫，塔簷下放着三二十盆沁石蒼松，坐榻盡是雕花香楠木小牀，坐褥盡鋪錦繡。燕青微微地咳嗽一聲，姬嬭出來見了，便傳報李姬嬭。出來，看見是燕青，喫了一驚，便道：「你如何又來此間？」燕青道：「請出娘子來，小人自有話說。」李媽媽道：「你前番連累我家，壞了房子，你有話便說。」燕青道：「須是娘子出來，方纔說的。」李師師在簾子後聽了多時，轉將出來。燕青看時，別是一般風韻。但見容貌似海棠滋曉露，腰肢如楊柳裊東風，渾如閨苑瓊姬，絕勝桂宮仙姊。當下李師師輕移蓮步，款盞湘裙，走到客位裏面。燕青起身，把那帕子放在桌上，先拜了李媽媽四拜，後拜李行首兩拜。李師師謙讓道：「免禮。俺年紀幼小，難以受拜。」燕青拜罷起身道：「前者驚恐，小人等安身無處。」李師師道：「你休瞞我。你當初說道是張閒，那兩箇是山東客人。臨期鬧了一場，不是我巧言奏過官家，別的人時，却不滿門遭禍。他留下詞中兩句道是：『六六鴈行連八九，只等金鷄消息。』我那時便自疑惑，正待要問。誰想駕到後，又鬧了這場，不會問的。今喜你來，且釋我心中之疑。你不要隱瞞，實對我說知。若不明言，決無干休。」燕青道：「小人實訴衷曲，花魁娘子休要喫驚。前番來的那箇黑矮身材，爲頭坐的，正是呼保義宋江。第二位坐的，白俊面皮，三牙髻鬚那箇，便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小廝

水滸

風柴進。這公人打扮，立在面前的，便是辨行太保戴宗。門首和楊太尉厮打的，正是黑旋風李逵。小人是北京大明府人氏，人都喚小人做浪子燕青。當初俺哥哥來東京，求見娘子，教小人詐作張閒來宅上入肩。俺哥哥要見尊顯，非圖買笑迎歡，只是久聞娘子遭際今上，以此親自特來，告訴衷曲，指將替天行道保國安民之心，上達天聽，早得招安，免致生靈受苦。若蒙如此，則娘子是梁山泊數萬人之恩主也。如今被奸臣當道，說佞專權，閉塞賢路，下情不能上達，因此上來尋這條門路，不想驚嚇娘子。今俺哥哥無可拜送，只有些少微物在此，萬望笑留。」燕青便打開帽子，攤在桌上，都是金珠，寶貝，器皿。那度婆愛的是財，一見便喜，忙叫娘子收拾過了。便請燕青進裏面小閣兒內坐地，安排好細食茶果，殷勤相待。原來李師師家，皇帝不時間來，因此上公子王孫，富豪子弟，誰敢來他家討茶喫。且說當時鋪下盤饌酒果，李師師親自相待。燕青道：「小人是箇該死的人，如何敢對花魁娘子坐地。」李師師道：「你恁地說。你這一班義士，久聞大名，只是奈緣中間無有好人，與你們衆位作成。因此上屈沉水泊。」燕青道：「前番陳太尉來招安，詔書上並無撫恤的言語，更兼抵換了御酒。第二番領詔招安，正是詔上要緊字樣，故意讀破句讀，「除宋江盧俊義等大小人衆，所犯過惡，並與赦免，」因此上又不曾歸順。童樞密引將軍來，只兩陣，殺的片甲不歸。次後高太尉役天下民夫，造船征進，只三陣，人馬折其大半。高太尉被俺哥哥活捉上山，不肯殺害，重重管待，送回京師。生擒人數，盡都放還。他在梁山泊說了大誓，如回到朝廷，奏過天子，便來招安，因此帶了梁山泊兩箇人來，一箇是秀才蕭讓，一箇是能唱樂和。眼見的

滯 水

把這兩人藏家裏，不肯令他出來。損兵折將，必然講着天子。」李師師道：「他這等破耗錢糧，損折兵將，如何敢奏。這話我盡知了，且飲數杯，別作商議。」燕青道：「小人天性不能飲酒。」李師師道：「路遠風霜，到此開懷，也飲幾杯。」燕青被央不過，一杯兩盞，只得陪侍。原來這李師師是箇風塵妓女，水性的人，見了燕青這表人物，能言快說，口舌利便，倒有心看上他。酒席之間，用些話來嘲惹他。數杯酒後，一言半語，便來揶揄。燕青是箇百伶百俐的人，如何不省得他，却是好漢胸襟，怕悞了哥哥大事，那裏敢來承惹。李師師道：「久聞的哥哥諸般樂藝，酒邊閒聽，願聞也好。」燕青答道：「小人頗學的些本事，怎敢在娘子跟前賣弄。」李師師道：「我便先吹一曲，教哥哥聽。」便喚姬孃取簫來。錦袋內掣出那管鳳簫，李師師接來，口中輕輕吹動，端的是穿雲裂石之聲。燕青聽了，喝采不已。李師師吹了一曲，遞過簫來與燕青道：「哥哥也吹一曲，與我聽則箇。」燕青却要那婆娘歡喜，只得把出本事來。接過簫，便嗚嗚咽咽也吹一曲。李師師聽了，不住聲喝采，說道：「哥哥原來恁地吹的好簫。」李師師取過阮來，揆箇小小的曲兒，教燕青聽。果然是玉珮齊鳴，黃鶯對轉，餘韻悠揚。燕青拜謝道：「小人也唱箇曲兒，伏侍娘子。」頓開喉咽便唱，端的是聲清韻美，字正腔真。唱罷又拜。李師師執盞擎杯，親與燕青回酒謝唱，口兒裏悠悠放出些妖嬈聲嗽，來惹燕青。燕青緊緊的低了頭，唯喑而已。數杯之後，李師師笑道：「聞知哥哥好身紋繡，願求一觀如何？」燕青笑道：「小人賤體，雖有些花繡，怎敢在娘子跟前揆衣裸體。」李師師說道：「錦體社家子弟，那裏去問揆衣裸體。」三回五次，定要討看。燕青只的脫膊下

潯水

來。李帥帥弄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燕青慌忙穿了衣裳。李帥帥再與燕青把盞，又把言語來調他。燕青恐怕他動手動腳，難以迴避，心生一計，便勸問道：『娘子今年貴庚多少？』李帥帥答道：『帥帥今年二十有七。』燕青說道：『小人今年二十有五，却小兩年。娘子既然錯愛，願拜爲姐姐。』燕青便起身，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八拜。這八拜是拜住那婦人一點邪心，中間裏好幹大事。若是第二箇在酒色之中的，也把大事壞了。因此上單顯燕青心如鐵石，端的是好男子。當時燕青又請李媽媽來，也拜了，拜做乾娘。燕青辭回。李帥帥道：『小哥只在我家下，休去店中宿。』燕青道：『既蒙錯愛，小人回店中取了些東西便來。』李帥帥道：『休教我這裏專望。』燕青道：『店中雖此間不遠，少刻便到。』燕青暫別了李帥帥，逕到客店中。把上件事和戴宗說了。戴宗道：『如此最好。只恐兄弟心猿意馬，拴縛不定。』燕青道：『大丈夫處世，若爲酒色而忘其本，此與禽獸何異！燕青但有此心，死於萬劍之下。』戴宗笑道：『你我都是好漢，何必說誓。』燕青道：『如何不說誓？兄長必然生疑。』戴宗道：『你常速去，善覷方便，早幹了事便回，休教我久等。』宿太尉的書，也等你來下。』燕青收拾一包零碎金珠細軟之物，再回李帥帥家。將一半送與李媽，將一半散與全家大小，無一箇不歡喜。便向客位側邊，收拾一間房，教燕青安歇。合家大小都叫叔叔。也是緣法精巧，至夜却好有人來報：『天子今晚到來。』燕青聽的，便去拜告李帥帥道：『姐姐做箇方便，今夜叫小弟得見聖顏。』告的紙御筆赦書，赦了小弟罪犯，出自姐姐之德。』李帥帥道：『今晚定教你見天子。一面你却把些本事，動達天顏，赦書何愁

水滸

沒有！」看看天晚，月色朦朧，花香馥郁，蘭麝芬芳，只見道君皇帝，引着一箇小黃門，扮做白衣秀士，從地道中徑到李師師家後門來。到的閤子裏坐下，便教前後關閉了門戶。明晃晃點起燈燭熒煌，李師師冠梳插帶，整肅衣裳，前來接駕。拜舞起居，寒溫已了。天子命「去其整粧衣服，相待寡人。」李師師承旨，去其服色，迎駕入房。家間已準備下諸般細果，異品，教饌，擺在前面。李師師舉杯上勸天子，天子大喜，叫愛卿近前一處坐地。李師師見天子龍顏大喜，向前奏道：「賤人有箇姑舅兄弟，從小流落外方，今日纔歸，要見聖上，未敢擅便，乞取我王聖鑑。」天子道：「既然是你兄弟，便宣將來見寡人有何妨。」姊妹遂喚燕青，直到房內，面見天子。燕青納頭便拜。官家看了燕青一表人物，先自大喜。李師師叫燕青吹簫，伏侍聖上飲酒。少刻又揆一回阮，然後叫燕青唱曲。燕青再拜奏道：「所記無非是淫詞艷曲，如何敢伏侍聖上。」官家道：「寡人私行妓館，其意正要聽艷曲消悶，卿當勿疑。」燕青借過象板，再拜罷，對李師師道：「音韻差錯，望姐姐見教。」燕青頓開喉咽，手拿家板，唱漁家傲一曲，道是：

一別家山音信杳，百種相思，腸斷何時了！燕子不來花又老，一春瘦的腰兒小，薄倖郎君何日到？想自當初，莫要相逢好。好夢欲成還又覺，綠牕但覺鴛鴦啼曉。

燕青唱罷，真乃是新鶯乍囀，清韻悠揚。天子甚喜，命教再唱。燕青拜倒在地，奏道：「臣有一隻減字木蘭花，上達天聽。」天子道：「好，寡人願聞。」燕青拜罷，遂唱減字木蘭花一曲，道是：

水滸

聽哀告！聽哀告！賤軀流落誰知道！誰知道！極天罔地，罪惡難分顛倒。有人提出火坑中，肝膽常存忠孝。常存忠孝，有朝須把大恩人報！

燕青唱罷，天子失驚，便問：『卿何故有此曲？』燕青大哭，拜在地下。天子轉疑，便道：『卿且訴胸中之事，寡人與卿埋會。』燕青奏道：『臣有迷天之罪，不敢上奏。』天子曰：『赦卿無罪，但奏不妨。』燕青奏道：『臣自幼飄泊江湖，流落山東，跟隨客商。路經梁山泊過，致被劫擄上山，一住三年。今日方得脫身，逃命走向京師。雖然見的姐姐，則是不敢上街行走。倘或有人認得，通與做公的，此時如何分說！』李師師便奏道：『我兄弟心中只有此苦，望陛下做主則箇。』天子笑道：『此事容易，你是李行首兄弟，誰敢拿你！』燕青以目送情與李師師，李師師撒嬌撒癡奏天子道：『我只要陛下親書一道赦書，赦免我兄弟，他纔放心。』天子云：『又無御寶在此，如何寫的？』李師師又奏道：『陛下親書御筆，便強似玉寶天符，救濟兄弟，做的護身符時，也是賤人遭際聖時。』天子被逼不過，只得命取紙筆，妹子隨即捧過文房四寶，燕青磨的墨濃，李師師遞過紫毫象管，天子拂開花箋黃紙，橫內大書一行。臨寫又向燕青道：『寡人忘卿姓氏。』燕青道：『男女喚做燕青。』天子便寫御書道：

神霄玉府真主宣和羽士盧靖道君皇帝特赦燕青本身一應無罪，諸司不許拿問。

寫罷，下面押箇御書花字，燕青再拜叩頭受命。李師師執盞擎杯謝恩，天子便問：『汝在梁山泊必知那裏備細。』燕青奏道：『宋江這夥旗上，大書『替天行道』，一堂設忠義爲名，不

滄 水

敢侵占州府，不肯擾害良民，單殺贓官污吏讒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願與國家出力。」天子乃曰：「寡人前者兩番降詔，遣人招安，如何抗拒不伏歸降？」燕青奏道：「頭一番招安，詔書上並無撫恤招諭之言，更兼抵換了御酒，盡是村醪，以此變了事情。第二番招安，故把詔書讀破句讀，要除宋江暗藏弊倖，因此又變了事情。童樞密引軍到來，只兩陣殺得片甲不回。高太尉提督軍馬，又役天下民夫，修戰造船征進，不曾得梁山泊一根折箭，只三陣殺的手脚無措，軍馬折其三停，自己亦被活捉上山。許了招安，方纔放回，又帶了山上二人在此，却留下聞參謀在彼質當。」天子聽罷，便歎道：「寡人怎知此事！童貫回京時奏說，軍士不伏暑熱，暫且收兵罷戰。高俅回京奏道，病患不能征進，權且罷戰回京。」李師師奏說：「陛下雖然聖明，身居九重，却被奸臣阻塞賢路，如之奈何？」天子嗟歎不已。約有更深，燕青拿了敕書，叩頭安置，自去歇息，天子與李師師上牀同寢。當夜五更，自有內侍黃門接將去了。燕青起來，推道清早幹事，逕來客店裏，把說過的話對戴宗一一說知。戴宗道：「既然如此，多是幸事，我兩箇去下宿太尉的書。」燕青道：「飯罷便去。」兩箇喫了些早飯，打換了一籠子金珠細軟之物，拿了書信，逕投宿太尉府中來。街坊上借問人時，說太尉在內裏未歸，燕青道：「這早晚正是退朝時分，如何未歸？」街坊人道：「宿太尉是今上心愛的近侍官員，早晚與天子寸步不離，歸早歸晚，難以指定。」正說之間，有人報道：「這不是太尉來也。」燕青大喜，便對戴宗道：「哥哥你只在此衙門前伺候，我自去見太尉去。」燕青近前，看見一簇錦衣花帽從人，捧着轎子，燕青就當街跪下，便道：「小人有書札上呈太尉

水 滸

。宿太尉見了，叫道：「將進來，燕青隨到廳前。」太尉下了轎子，便投側首書院裏坐下。太尉叫燕青入來，便問道：「你是那裏來的幹人！」燕青道：「小人從山東來，今有開參謀書札上呈。」太尉道：「那箇開參謀！」燕青便向懷中取出書呈遞上去，宿太尉看了封皮，說道：「我道是那箇開參謀，原來是我幼年同窗的開煥章。」遂拆開書來看時，寫道：

侍生開煥章沐手百拜，奉書

太尉恩相鈞座，前賤子自髫年時，出入門牆，已三十載矣。昨蒙高殿帥召至軍前，參謀大事，奈緣勸諫不從，忠言不聽，三番敗績，言之甚羞。高太尉與賤子一同被擄，陷於縲紲，義士宋公明寬裕仁慈，不忍加害。今高殿帥帶領梁山蕭讓，樂和赴京，欲請招安，留賤子在此質當。萬望恩相不惜齒牙，早晚於天子前題奏，速降招安之典，俾令義士宋公明等早得釋罪獲恩，建功立業，國家幸甚！天下幸甚！救取賤子，實領再生之賜。拂緒拳拳，幸垂照察。宣和四年春正月 日 煥章再拜奉上

宿太尉看了書大驚，便問道：「你是誰？」燕青答道：「男女是梁山泊浪子燕青。」隨即出來。取了籠子，逕到書院裏，燕青稟道：「太尉在華州降香時，多曾伏侍太尉來，恩相緣何忘了？宋江哥哥有些微物相送，聊表我哥哥寸心。每日占卜課內，只着求太尉提援救濟宋江等，滿眼只望太尉來招安。若得恩相早晚於天子前題奏此事，則梁山泊千萬人之衆，皆感大恩。哥哥責着限次，男女便回。」燕青拜辭了，便出府來。宿太尉使人收了金珠寶物，已有在心。且說燕青便和戴宗回店中商議：「這兩件事都有些次第，只是蕭讓，樂和在高太尉中怎

水 滸

生得出？」戴宗道：「我和你依舊扮作山人，高太尉府前伺候。等他府裏有人出來，都些金銀賄賂與他，賺得一箇厮見，通了消息，便有商量。」當時兩箇換了結束，帶將金銀，逕投太平橋來。在衙門前窺望了一回，只見府裏一箇年紀小的虞候搖擺將出來，燕青便向前與他施禮。那虞候道：「你是甚人？」燕青道：「請幹辦到茶肆中說話。」兩箇到閣子內與戴宗相見了，同坐喫茶，燕青道：「實不瞞幹辦說。前者太尉從梁山泊帶來那兩箇人，一箇跟的做樂和，與我這哥哥是親眷，欲要見他一見，因此上相央幹辦。」虞候道：「你兩箇且休說，節堂深處的勾當，誰理會的。」戴宗便向袖內取出一錠大銀，放在桌子上，對虞候道：「足下只引的樂和出來相見一面，不要出衙門，便送這錠銀子與足下。」那人見了財物，一時利動人心，便道：「端的有這兩箇人在裏面，太尉鈞旨，只教養在後花園裏歇宿。我與你喫他出來，說了話，你休失信，把銀子與我。」戴宗道：「這箇自然。」那人便起身分付道：「你兩箇只在此茶坊裏等我。」那人便急急入府去了。戴宗，燕青兩箇在茶房中等不到半箇時辰，只見那小虞候慌慌出來，說道：「先把銀子來，樂和已叫出在耳房裏了。」戴宗與燕青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就把銀子與他。虞候得了銀子，便引燕青耳房裏來見樂和，那虞候道：「你兩箇快說特話便去。」燕青便與樂和道：「我同戴宗在這裏定計，賺得你兩箇出去。」樂和道：「直把我兩箇養在後花園中，牆垣又高，無計可出，折花梯子盡都藏過了，如何能勾出來？」燕青道：「牆有樹麼？」樂和道：「傍邊一遭都是大柳樹。」燕青道：「今夜晚間只聽咳嗽爲號，我在外面灑過兩條索去，你就相近的柳樹上，把索子絞縛了，我兩箇在牆外

澗 水

各把一條索子扯住，你兩箇就從索上盤將出來。四更爲期，不可失候。』那虞候便道：『你兩箇只管說甚的，快去罷！』樂和自入去了，暗暗通報了蕭讓。燕青急急去與戴宗說知，當日至夜伺候着。且說燕青，戴宗兩箇就街上買了兩條蠶索，藏在身邊，先去高太尉府後看了落腳處。原來離府後是條河，河邊却有兩隻空船攪着，離岸不遠，兩箇便就空船裏伏了。看着聽得更鼓已打四更，兩箇便上岸來，遠着牆後咳嗽。只聽的牆裏應聲咳嗽，兩邊都已會意，燕青便把索來滾將過去。約莫裏面拴縛牢了，兩箇在外面對絞定，緊緊地拽住索頭，只見樂和先盤出來，隨後便是蕭讓，兩箇都溜將下來，却把索子丟入牆內去了。却去敲開客店門，房中取了行李，就店中打火做了早飯喫，算了房宿錢，四箇來到城門邊，等門開時，一湧出來，望梁山泊回報消息。不是這四箇回來，有分教：宿太尉單奏此事，梁山泊全受招安。畢竟宿太尉怎生奏請聖旨，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買市

宋公明全夥受招安

話說燕青在李師師家遇見道君皇帝，告得一道本身赦書；次後見了宿太尉，又和戴宗定計，去高太尉府中賺出蕭讓，樂和。四箇人等城門開時，隨即出城，逕趕回梁山泊來，報知上項事務。且說李師師當夜不見燕青來家，心中亦有些疑慮。却說高太尉府中親隨人，次日供送茶飯與蕭讓，樂和，就房中不見了二人，慌忙報知都管。都管便來花園中看時，只見柳樹邊拴着兩條籠索，已知走了二人，只得報知太尉。高俅聽罷，喫了一驚，越添憂悶，只在府中推病不出。次日五更，道君皇帝設朝，駕坐文德殿，文武班齊。天子宣命捲簾，旨令左右近臣，宣樞密使童貫出班問道：『你去歲統十萬大軍，親爲招討，征進梁山泊，勝敗如何？』童貫跪下便奏道：『臣舊歲統率大軍，前云征進，非不效力，奈綠暑熱，軍士不伏水土，患病者衆，十死二三，臣見軍馬艱難，以此權且收兵罷戰，各歸本營操練。所有御林軍於路病患，多有損折。次後降詔，此夥賊人不伏招撫，及高俅以舟師征進，亦中途抱病而返。』天子大怒，喝道：『都是汝等妬賢嫉能，奸佞之臣，瞞着寡人行事，你去歲統兵，征伐梁山泊，如何只兩陣，被寇兵殺的人馬辟易，片甲隻騎無還？遂令王師敗績。次後高俅那厮，廢了州郡多少錢糧，陷害了許多兵船，折了若干軍馬，自己又被寇活捉上山，宋江等不肯殺害，放將回來。寡人聞宋江這夥，不侵州府，不掠良民，只待招安，與國家出力。都是汝等不才貪佞之臣，枉受朝廷爵祿，壞了國家大事！汝等掌管樞密，豈不自慚！本當拿問，姑免這次，

水滸

潯 水

再犯不饒！」童貫默默無言，退在一邊。天子又問：「你大臣中，誰可前去招撫梁山泊宋江等一班人衆？」聖旨未了，有殿前太尉宿元景出班跪下奏道：「臣雖不才，願往一遭。」天子大喜：「寡人御筆親書丹詔。」便叫擡上御案，拂開詔紙，天子就御案上親書丹詔。左右近臣捧過御寶，天子自行用訖。又命庫藏官，敕取金牌三十六面，銀牌七十二面，紅錦三十六，綠錦七十二疋，黃封御酒一百八瓶，盡付與宿太尉。又贈正從表裏二十四疋，金字招安御旗一面，限次日便行。宿太尉就文德殿辭了天子。百官朝罷，童樞密羞慚滿面，回府推病不敢入朝，高太尉聞知，恐懼無措，亦不敢入朝，有詩爲證：

一封恩詔出明光，佇看梁山盡東裝。知道懷柔勝征伐，悔教赤子受癘傷。

且說宿太尉打攪了御酒，金銀牌面，段正表裏之物，上馬出城，打起御賜金字黃旗，衆官相送，出南薰門，投濟州進發，不在話下。却說燕青，戴宗，蕭讓，樂和四箇，連夜到山寨，把上件事都說與宋公明并頭領知道。燕青使取出道君皇帝御筆親寫赦書，與宋江等衆人看了。吳用道：「此回必有佳音。」宋江焚起好香，取出九天玄女課來，望空祈禱祝告了，卜得箇上上大吉之兆，宋江大喜，此事必成。再煩戴宗，燕青前去探聽虛實，作急回報，好做準備，戴宗，燕青去了數日，回來報說：「朝廷差宿太尉，親齎丹詔，更有御酒，金銀牌面，紅綠錦段表裏，前來招安，早晚到也。」宋江聽罷大喜，在忠義堂上忙傳將令，分撥人員。從梁山泊直抵濟州地面，扎縛起二十四座山棚，上面都是結綵懸花，下面陳設笙簫鼓樂，各處附近州郡，雇倩樂人，分撥於各山棚去處，迎接詔勅。每一座山棚上，撥一箇小頭目監管

水滸

。一壁教人分投買辦菓品，海味，按酒，乾食等項，準備筵宴茶飯席面。且說宿太尉奉勅來梁山泊招安，一千人馬，迤邐都到濟州，太守張叔夜出郭迎接，入城館驛中安下。太守起居宿太尉已畢，把過接風酒，張叔夜稟道：『朝廷頒詔勅來招安，已是二次，蓋因不得其人，悞了國家大事，今者太尉此行，必與國家立大功也。』宿太尉乃言：『天子近聞梁山泊一夥，以義爲主，不侵州郡，不害良民，口稱替天行道，今差下官，齎到天子御筆親書丹詔，勅賜金牌三十六面，銀牌七十二面，紅錦三十六疋，綠錦七十二疋，黃封御酒一百八瓶，表裏二十四疋，來此招安。禮物輕否？』張叔夜道：『這一班人非在禮物輕重，要圖忠義報國，揚名後代，若得太尉早來如此，也不教國家損兵折將，虛耗了錢糧！此一夥義士歸降之後，必與朝廷建功立業。』宿太尉道：『下官在此專待，有煩太守親往山寨報知，着令準備迎接。』張叔夜答道：『小官願往。』隨卽上馬出城，帶了十數箇從人，逕投梁山泊來。到得山下，早有小頭目接着，報上寨裏來。宋江聽罷，慌忙下山迎接。張太守上山，到忠義堂上相見罷，張叔夜道：『義士恭喜，朝廷特遣殿前宿太尉，齎擎丹詔御筆親書，前來招安，勅賜金牌，表裏，御酒，段疋。見在濟州城內，義士可以準備迎接詔旨。』宋江大喜，以手加額道：『實江等再生之幸！』當時留請張太守茶飯，張叔夜道：『非是下官拒意，惟恐太尉見怪回避。』宋江道：『略奉一杯，非敢爲禮。』張叔夜堅執便行，宋江忙教托出一盤金銀相送。張太守見了，便道：『這箇決不敢受。』宋江道：『些少微物，聊表寸心。若事畢之後，尙容圖報。』張叔夜道：『深感義士厚意，且留於大寨，却來請領，亦未爲晚。』太守可謂廉

水滸

以律已者矣！有詩爲證：

濟州太守世無雙，不愛黃金愛宋江。信是清廉能服衆，非關威勢可招降。

宋江硬差大小軍師吳用，朱武，並蕭讓，樂和四箇，跟隨張太守下山，直往濟州，來參見宿太尉。約至後日，衆多大小頭目，離寨三十里外，伏道相迎。當時吳用等跟隨太守張叔夜，連夜下山，直到濟州。次日來館驛中參見宿太尉，拜罷，跪在面前。宿太尉教平身起來，俱各命坐，四箇謙讓，那裏敢坐。太尉問其姓氏，吳用答道：『小生吳用，在下末武，蕭讓，樂和奉兄長宋公明命，特來迎接恩相。兄長與弟兄，後日離寨三十里外，伏道迎接。』宿太尉大喜，便道：『加亮先生，自從華州一別之後，已經數載，誰想今日得與重會。下官知汝弟兄之心，素懷忠義，只被奸臣閉塞，讒佞專權，使汝衆人下情不能上達。目今天子悉已知之，特命下官齎到天子御筆親書丹詔，金銀牌面，紅綠錦段，御酒表裏，前來招安，汝等勿疑，盡心受領！』吳用等再拜稱謝道：『山野狂夫，有勞恩相降臨，感蒙天恩，皆出太尉之賜。衆弟兄刻骨銘心，難以補報。』張叔夜一面設宴管待。到第三日清晨，濟州裝起香車三坐，將御酒另一處龍鳳盒內擡着，金銀牌面，紅綠錦段另一處扛擡，御書丹詔龍亭內安放。宿太尉上了馬，靠龍亭東行，太守張叔夜騎馬任後相陪，吳用等四人乘馬跟着，大小人伴，一齊簇擁，籠面馬上，打着御賜銷金黃旗，金鼓，旗幡，隊伍開路。出了濟州，迤邐前行，未及十里，早迎着山棚。宿太尉在馬上看了，見上面結綵懸花，下面笙簫鼓樂，追道迎接。再行不過數十里，又是結綵山棚，前面望見香煙接道，宋江，盧俊義跪在面前，背後衆頭領齊齊都

水滸

跪在地下，迎接恩詔。宿太尉道：「都教上馬。」一同迎至水邊，那梁山泊千百隻戰船，一齊渡將過去，直至金沙灘上岸。三關之上，三關之下，鼓樂喧天，軍士導從，儀衛不斷，異香繚繞，直至忠義堂前下馬。香車龍亭，擺放忠義堂上。中間設着三箇几案，都用黃羅龍鳳桌圍圍着，正中設萬歲龍牌。將御書丹詔放在中間，金銀牌面放在左邊，紅綠錦段放在右邊，御酒表裏亦放於前，金爐內焚着好香，宋江，盧俊義邀請宿太尉，張太守上堂設坐。左邊立着蕭讓，樂和，右邊立着裴宣，燕青。宋江，盧俊義等，都跪在堂前。裴宣喝拜，拜罷，蕭讓開讀詔文：

制曰：朕自即位以來，用仁義以治天下，公賞罰以定干戈，求賢未嘗少怠，愛民如恐不及，遐邇赤子，咸知朕心。切念宋江，盧俊義等，素懷忠義，不施暴虐，歸順之心已久，報効之志凜然。雖犯罪惡，各有所由，察其衷情，深可憐憫。朕今特差殿前大尉宿元景，齎奉詔書，親到梁山泊，將宋江等大小人員所犯罪惡，盡行赦免；給降金牌三十六面，紅錦三十六疋，賜與宋江等上頭領；銀牌七十二面，綠錦七十二疋，賜與宋江部下頭目。赦書到日，莫負朕心，早早歸順，必當重用。故茲詔敕，想宜悉知。

宣和四年春二月

日詔示

蕭讓讀罷丹詔，宋江等山呼萬歲，再拜謝恩已畢，宿太尉取過金銀牌面，紅綠錦段，令裴宣依次照名給散已罷，叫開御酒，取過銀酒海，都傾在裏面，隨即取過巵杓酒，就堂前盪熱，傾在銀壺內。宿太尉執着金鐘，斟過一杯酒來。對衆頭領道：「宿元景雖奉君命，特齎御酒

水滸

到此，命賜衆頭領，誠恐義士見疑，元景先飲此杯與衆義士看，勿得疑慮！」頭領稱謝不已。宿太尉飲畢，再斟酒來，先勸宋江，宋江舉杯跪飲，然後盧俊義，與用公孫勝陸續飲酒，遍勸一百單八名頭領，俱飲一杯。宋江傳令，教收起御酒，却請太尉居中而坐，衆頭領拜覆起居。宋江進前稱謝道：「宋江昨者西轎得識台顏，多感太尉恩厚，於天子左右力奏救拔，宋江等再見天日之光，銘心刻骨，不敢有忘。」宿太尉道：「元景雖知義士等忠義凜然，替天行道，奈緣不知就裏委曲之事，因此天子左右未敢題奏，以致擔誤了許多時。前者收得剛參謀書，又蒙厚禮，方知有此衷情。其日天子在披香殿上，官家與元景閒論，問起義士，以此元景奏知此事。不期天子已知備細，與某所奏相同。次日天子駕坐文德殿，就百官之前，痛責童彊密，深怪高太尉累次無功。親命取過文房四寶，天子御筆親書丹詔，特差宿某親到大寨，請衆頭領，煩望義士，早早收拾朝京，休負聖天子宣召撫安之意。」衆皆大喜，拜手稱謝。禮畢，張太守推說地方有事，別了太尉，自回城內去了。這裏且說宋江，教請出剛參謀相見。宿太尉欣然話舊，滿堂歡喜。當請宿太尉居中上坐，聞參謀對席相陪，堂上堂下，皆列位次，大設筵宴，輪番把盞，應前大吹大擂。雖無炮龍烹鳳，端的是肉山酒海，當日盡皆大醉，各扶歸幕次安歇。次日又排筵宴，各各傾心盡膽，講說平生之懷。第三日再排席，面請宿太尉遊山，至暮盡醉方散。條爾已經數日，宿太尉要回，宋江等堅意相留，宿太尉道：「義士不知就裏。元景奉天子勅旨而來，到此間數日之久，荷蒙英雄，慨然歸順，大義俱全。若不急回，誠恐奸臣相妬，別生異議。」宋江等道：「太尉既然如此，不敢苦留。今日盡此一

濟水

醉，來早拜送恩相下山。」當時會集大小頭領，盡來集義飲宴，喫酒中間，衆皆稱謝，宿太尉又用好言撫恤，至晚方散。次日清晨，安排車馬，宋江親捧一盤金珠，宿太尉幕次，再拜上獻。宿太尉那裏肯受，宋江再三獻納，方纔收了。打疊衣箱，拴束行李鞍馬，準備起程。其餘跟來人數，連日自是朱武、樂和管待，依例飲饌，酒量高低，並皆厚贈金銀財帛，衆人皆喜。仍將金寶齎送聞參謀，亦不肯受，宋江堅執奉承，纔肯收納。宋江遂請聞參謀，隨同宿太尉回京師。梁山泊大小頭領，金鼓細樂，相送太尉下山。渡過金沙灘，俱送過三十里外，衆皆下馬，與宿太尉把盞餞行。宋江當先執盞擎杯道：「太尉恩相，回見天顏，善言保奏注。」宿太尉回道：「義士但且放心，只早早收拾朝京馬上，軍馬若到京師來，可先使人到我愚府中通報，俺先奏聞天子，使人持節來迎，方見十分公氣。」宋江道：「恩相容覆。小可自從王倫上山開創之後，却是晁蓋上山。今至宋江，已經數載，附近居民，擾害不淺，小可意，今欲罄竭資財，買市十日，收拾已了，便當盡數朝京，安敢遲滯。亦望太尉將此愚衷，上達天聽，以寬限次。」宿太尉應允，別了衆人，帶了開詔一千人馬，自投濟州而去。宋江等却回大寨，到忠義堂上，鳴鼓聚衆，大小頭領坐下，諸多軍校，都到堂前。宋江傳令：「衆弟兄在此，自從王倫開創山寨以來，次後晁天王上山建業，如此與旺。我自江州得衆兄弟相救到此，推我爲尊，已經數載。今日喜得朝廷招安，重見天日之面，早晚要去朝京，與國家出力。今來汝等衆人，但得府庫之物，納於庫中公用；其餘所得之資，並從均分。我等一百八人，上應天星，生死一處，今者天子寬恩降詔，赦罪招安，大小衆人，盡皆釋其所犯，我等一百

八人，早晚朝京面聖，莫負天子洪恩。汝等軍校，也有自來落草的，也有隨衆上山的，亦有軍官失陷的，亦有擄掠來的，今次我等受了招安，俱赴朝廷，你等如願去的，作數上名進發；如不願去的，就這裏報名相辭，我自齋發你等下山，任從生理。」宋江號令已罷，着落裴宣勸讓，照數上名。號令一下，三軍各自去商議。當下辭去的也有三五百人，宋江皆賞錢物齋發去了，願隨去充軍者，作數報官。次日宋江又令蕭讓寫了告示，差人四散去貼，曉示臨近州郡，鄉鎮村坊，各各報知，仍請諸人到山買市十日。其告示曰：

梁山泊義士宋江等，謹以大義，布告四方：向因聚衆山林，多擾四方百姓，今日幸蒙

天子寬仁厚德，特降詔勅，赦免本罪，招安歸降。朝暮朝覲，無以酬謝，就本身買市十日，倘蒙不外，齋價前來，一一報答，並無虛謬。特此告知，遠近居民，勿疑辭避，惠然光臨，不勝萬幸。

宣和四年三月 日丁梁山泊義士宋江等謹請。

蕭讓寫畢告示，差人去附近州郡，及四散村坊，盡行貼遍發庫內金珠寶貝，綵段，綾羅，紗絹等項，分散各頭領并軍校人員，另選一分，爲上國進奉，其餘堆集山寨，盡行招人買市十日。於三月初三日爲始，至十三日止，宰下牛羊，醞造酒醢，但到山寨裏買市的人，盡以酒食管待，犒勞從人。至期四方居民，擔囊負篋，霧集雲屯，俱至山寨。宋江傳令，以一舉十，俱各歡喜，拜謝下山。一連十日，每日如此。十日已外，住罷買市，號令大小，收拾赴京朝覲。宋江便宴起送各家老小還鄉，吳用諫道：「兄長未可，且留衆寶眷在此山寨，待我等朝

澹 水

觀面君之後，承恩已定，那時發遣各家老小還鄉未遲。」宋江聽罷道：「軍師之言極當。」再傳將令，教頭領即便收拾整頓軍士。宋江等隨卽火速起身，早到濟州，謝了太守張叔夜。太守卽設筵，管待衆多義士，賞勞三軍人馬。宋江等辭了張太守，出城進發，帶領衆多軍馬，逕投東京來。先令戴宗、燕青，前來京師宿太尉府中報知，太尉見說，隨卽便入內裏，奏知天子：「宋江等衆軍馬朝京。」天子聞奏大喜，便差太尉，并御駕指揮使一員，手持旌旄節鉞，出城迎接。當下宿太尉領聖旨出郭。且說宋江軍馬，在路甚是擺的整齊，前面打着兩面紅旗：一面上書「順天」二字，一面上書「護國」二字。衆頭領都是戎裝披掛，惟有吳學究綸巾羽服，公孫勝鶴氅這袍，魯智深烈火僧衣，武行者香皂直裰，其餘都是戰袍金鎖，本身服色。在路非止一日，來到京師城外，前逢御駕指揮使，持節迎着軍馬。宋江聞知，領衆頭領前來，參見宿太尉已畢，且把軍馬屯駐新曹門外，下了寨棚，聽候聖旨。且說宿太尉並御駕指揮使入城，回奏天子說：「宋江等軍馬俱屯在新曹門外，聽候聖旨。」天子乃曰：「寡人久聞山泊宋江等有一百八人，上應天星，更兼英雄勇猛。今已歸降，到於京師，寡人來日，引百官登宣德樓，可教宋江等俱依臨殿披掛，戎裝服色，休帶大隊人馬，只將三五百馬步軍進城，自東過西，寡人親要觀看。也教任城軍民，知此英雄豪傑，爲國良臣。然後却令卸其衣甲，除去軍器，都穿所賜錦袍，從東華門而入，就文德殿朝見御駕。」指揮使直至行營寨前，口傳聖旨，與宋江等知道。次日，宋江傳令，教鐵面孔目裴宣，選揀彪形大漢五百步軍，前面打着金鼓旗旛，後面擺着鎗刀斧鉞，中間鑿着順天護國三面紅旗，軍士各懸刀劍

水滸

弓矢，衆人各各都穿本身披掛，戎裝袍甲，擺隊成伍，從東郭門而入。只見東京百姓軍民，扶老挈幼，追路觀看，如視天神，是時天子引百官在宣德樓上臨軒觀看，見前面擺列金鼓旗旛，鎗刀斧鉞，各分隊伍，中有踏白馬軍，打起順天護國二面紅旗，外有二三騎馬上隨軍鼓樂，後面衆多好漢，簇簇而行。怎見得英雄好漢入城朝覲，但見：

風清玉陛，露挹金盤，東方旭日初升，北闕珠簾半捲。南薰門外，百八員義士歸心，宣德樓前，億萬歲君王刮目。肅時儀仗行朝典，逞精神猶整軍容。風雨日星，並識天顏之霧，電雷霹靂，不煩天討之威。帝闕前萬靈咸集，有聖有仙，有那吒，有金剛，有閻羅，有判官，有門神，有太歲，乃至夜叉鬼魔，共仰道君皇帝；鳳樓下百獸來朝，爲彪爲豹，爲麒麟，爲狻猊，爲犴狴，爲金翅，爲雕鵬，爲龜猿，以及犬鼠蛇蝎，皆知宋主人王。五龍夾日，是爲入雲龍，江江龍，出林龍，九紋龍，獨角龍，如出洞蛟，翻江蜃，自遂隊朝天；衆虎離山，是爲插翅虎，黑澗虎，錦毛虎，花項虎，青眼虎，笑面虎，矮脚虎，中箭虎，若病大蟲，母大蟲，亦隨班行禮。原稱公侯伯子的，應諸朝儀，誰知摩舞山呼，亦許園丁，醫算，匠作，船工之輩；凡生毛髮鬚髯的，自堪寵命，豈意緋袍紫綬，並加婦人，浪子，和尚，行者之身。擬空名則太保，軍師，馬，孔子，郎將，先鋒，官衙早列；比古人則霸王，李廣，鬪索，溫侯，尉遲，仁貴當代重生。有那生得好的，如白面郎插一枝花，擊着兩扇鼓，欲歌且舞；看這生得醜的，似青面獸，豸鬼臉兒，拿着鎗刀鞭箭，會戰能征。長的比險道神，身長一丈；很的像石將軍，力鎮三山。髮可赤，眼可青，俱各拘丹心一

水滸

片；掉得天，跳得滾，決不走邪佞兩途。喜近君王，不似昔時無面目；恩寬防禦，果然此日沒難。試看全彩裏舞鎗弄棒的書生，猶勝滿朝中欺君害民的官吏。義士今欣遇主，皇家始得得人。

且說道君皇帝，同百官出宣德樓，上看了梁山泊宋江等這一行部從，喜動龍顏，心中大悅，與百官道：「此輩好漢，真英雄也！」歎羨不已。命殿頭官傳旨，教宋江等，各換御賜錦袍兒。殿頭官領命，傳與宋江等，向東華門外，脫云戍裝慣帶，穿了御賜紅綠錦袍，懸帶金銀牌面，各帶朝天巾帽，抹綠朝靴，惟公孫勝將紅錦裁成道袍，魯智深縫做僧衣，武行者改作直裰，皆不忘君賜也。宋江，廣俊義爲首，吳用，公孫勝爲次，引領衆人，從東華門而入。當日整肅朝儀，陳設鸞駕，辰牌時候，天子駕降文德殿，儀禮司官引宋江等依次入朝，排班行禮。殿頭官贊拜舞起居，山呼萬歲已畢，天子欣喜，勅令宣上文德殿來，照依班次賜坐，命排御筵；勅光祿寺擺宴，良醞署進酒，珍羞署進食，掌醞署造飯，大官署供膳，教坊司奏樂。天子親御寶座陪宴。只見：

九重門啟，鳴鑼之鸞聲，闔闔天開，觀巍巍之龍袞。筵開玳瑁，七寶器黃金嵌就，爐列麒麟，百和香龍腦脩成。玻璃盞開琥珀鐘，瑪瑙杯聯珊瑚學，赤瑛盤內，高堆麟脯鸞肝，紫玉碟中，滿訂馳蹄熊掌，桃花湯潔，饜寒北之黃羊，銀絲脰鮮，剖江南之赤鯉。黃金盞滿泛香醪，紫霞杯灑浮瓊液。五俎八簋，百味庶羞，糖澆就甘甜獅仙，麵製成香酥定勝。方當酒進五巡，正是湯陳三獻，教坊司鳳鸞韶舞，禮樂司排長伶官。朝鬼門道分明開說頭，一

水滸

筒裝外的黑漆槌頭，有如明鏡描花罷，爛熳若生成；第二箇戲色的，繫離水犀角腰帶，裹紅花綠葉羅巾，黃衣長欄柳短靴，衫油襟密排山水樣；第三箇末色的，裹結絡毵頭帽子，着緞役疊勝羅衫，最先來提撥其分明，念幾段雜文真罕有；第四淨色的，語言動衆，顏色繁過，依院本填腔調曲，按格範打誦發科；第五箇貼淨的，忙中九伯眼目張狂隊，額角塗一道明綫，劈面門抹兩色蛤粉，裹一頂油油膩膩舊頭巾，穿一領躡躡邊邊潑戲襖，喫六棒槓板不嫌疼，打兩杖麻_頭似耍，這五人引領着六十四回隊舞優人，百二十名散做樂工，搬演雜劇。裝孤打擷，筒筒青巾桶帽，人人紅帶花袍，吹龍笛，擊鼗鼓，聲震雲霄，彈錦瑟，撫銀箏，韻驚魚鳥。弔百戲衆口諳諳，縱語語齊聲喝采。裝扮的是太平年萬國來朝，雍熙世八仙慶壽，搬演的是玄宗夢遊廣寒殿，欲青夜奪崑崙關。也有神仙道侶，亦有孝子順孫，觀之者真可堅其心志，聽之者足以養其性情。須臾間八箇排長，簇擁着四箇美人，歌舞雙行，吹彈並舉，歌的是朝天子，賀聖朝，感皇恩，殿前歡治世之音，舞的是醉回回，浮觀音，柳青娘，鮑老兒淳正之態。果然道百寶裝腰帶，珍珠臂繡，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大宴已成，衆樂齊舉，主上無爲千萬壽，天顏有喜萬方同。有詩爲證：

九重闕新開宴，千載龍璫舊賜衣，蓋世功名能自立，矢心忠義豈相逢。

且說天子賜宋江筵宴，至暮方散，謝恩恩已罷，宋江等俱各簪花出內，在西華門外各各上馬，回歸本寨。次日入城，禮儀司引至文德殿謝恩，喜動龍顏。天子欲加官爵，勅令宋江等來日受職。宋江等謝恩，出朝回寨，不在話下。又說樞密院官，具本上奏：『新降之人，未

效功勞。不可輒便加爵，可待日後征討，建立功勳，量加官賞。見今數萬之衆，逼城下寨，甚爲不宜。陛下可將宋江等所部軍馬，原是京師，有被陷之將，仍還本處；外路軍兵，各歸原所；其餘人衆，分作五路，山東，河北，分調開去，此爲上策。」次日，天子命御駕指揮使直至宋江營中，口傳聖旨，令宋江等分開軍馬，各歸原所，衆頭領聽得，心中不悅，回道：『我等投降朝廷，都不曾見些官爵，便要將俺弟兄等分遣調開！俺等衆頭領，生死相隨，誓不相捨！端的要如此，我們只得再回梁山泊去！』宋江急忙止住，遂用忠言，懇求來使，煩乞善言回奏。那指揮使回到朝廷，那裏敢隱蔽，只得把上項所言，奏聞天子，天子大驚，急宣樞密院官計議，有樞密使童貫奏道：『這厮們雖降，其心不改，終貽大患。以臣愚意，不若陛下傳旨，賺入京城，將此一百八人，盡數勦除，然後分散他的軍馬，以絕國家之患。』天子聽罷，聖意沉吟未決，向那御屏風背後，轉出一大臣，紫袍象簡，高聲喝道：『四邊狼煙未息，中間又起禍胎，都是汝等庸惡之臣，壞了聖朝天下！』正是只憑立國安邦口，來救驚天動地人。畢竟御屏風後鳴的那員大臣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詔破大遼

陳橋驛滴淚斬小卒

話說當年，有遼國郎主，起兵前來，侵占山後九州邊界。兵分四路而入，劫擄山東，山西，搶掠河南，河北，各處州縣，申達表文，奏請朝廷求救，先經樞密院。然後得到御前。所有樞密童貫同太師蔡京，太尉高俅，楊戩商議，納下表章不奏，只是行移隣近州府，催償各處，逕調軍馬，前去策應，正如擔雪填井一般，此事人皆盡知，只瞞着天子一箇。適來四箇賊臣設計，教樞密童貫啟奏，將宋江等衆要行陷害，不期那御屏風後，轉出一員大臣來喝住，正是殿前都太尉宿元景。便向殿前啓奏道：『陛下，宋江這夥好漢，方始歸降，一百八人，恩同手足，意若同胞，他們決不肯便折散分開，雖死不捨相離，如何今又要害他衆人性命！此輩好漢漢，智勇非同小可，倘或城中翻變起來，將何解救！見今遼國興兵十萬之衆，侵占山後九州所屬縣治，各處申達表文求救，累次調兵前去征勦交鋒，如湯沃雪，賊勢浩大，所遣官軍，又無良策，每每只是折兵損將，瞞着陛下不奏。以臣愚見，正好差宋江等全夥良將，部領所屬軍將人馬，直抵本境，收伏遼賊。令此輩好漢建功進用，於國實有便益。微臣不敢自專，乞請聖鑑。』天子聽罷宿太尉所奏，龍顏大喜，詢問衆官，俱言有理，天子大罵樞密院童貫等官：『都是汝等錢佞之徒，悞國之輩，妬賢嫉能，閉塞賢路，飾詢矯情，壞盡朝廷大事！姑恕情罪，免其追問。』天子親書詔勅，賜宋江爲破遼都先鋒，盧俊義爲副先鋒，其餘諸將，待建功之後，加官受爵。就差太宿元景親齎詔勅，去宋江軍前行營開讀。天子退朝，百官皆散。

水滸

潞 水

且說宿太尉領了聖旨出朝，逕到宋江行寨軍前開讀。宋江等忙排香案迎接，跪聽詔勅已罷，衆皆大喜。宋江等拜謝宿太尉道：『某等衆人，正欲如此與國家出力，建功立業，以爲忠臣。今得太尉恩相方賜保奏，恩同父母，只有梁山泊晁天王靈位未曾安厝，亦有各家老小家眷未曾發送還鄉，所有城垣未曾折毀，戰船亦未曾將來，有煩恩相題奏，乞降聖旨，寬宥旬日還山，此以數事，整頓器具鎗刀甲馬，便當盡忠報國。』宿太尉聽罷大喜，回奏天子。卽降聖旨，勅賜庫內，取金一千兩，銀五千兩，綵段五十千疋，頒賜衆將，就令太尉於庫藏關支，去行營俵散與衆將。原有老小者，賞賜給付與老小，養贍終身；原無老小者，給付本人自行收受。宋江奉勅謝恩已畢，給散衆人收訖。宿太尉回朝，分付宋江道：『將軍還山，可速去快來。先使人報知下官，不可遲悞。』再說宋江聚衆商議，所帶還山人數是誰，宋江與同軍師吳用，公孫勝，林冲，劉唐，杜遷，宋萬，朱貴，宋清，阮家三弟兄，馬步水軍一萬餘人回去。其餘大隊人馬都隨盧先鋒在京師屯扎。宋江與吳用公孫勝等於路無話。回到梁山泊忠義堂上坐下，便傳將令，教各家老小眷屬，收拾行李，准備起程。一面叫宰殺猪羊牲口。香燭錢馬，祭獻晁天王，然後焚化靈牌。隨卽將各家老小，各各送回原所州縣，上車乘馬，俱已去了，然後教自家莊客，送老小，宋太公，併家眷人口，再回鄆城縣宋家村，復爲良民。隨卽叫阮家三弟兄，揀選合用船隻，其餘不堪用的小船，盡行給散與附近居民收用。山中應有屋宇房舍，任從居民搬移，三關城垣，忠義等屋，盡行拆毀。一應事務整理已了，收拾人馬，火速還京。一路無話，早到東京。盧俊義等接至大寨，先使燕青入城，報知宿太尉，要辭天子

水滸

，引領大軍起程。宿太尉見報，入內奏知天子。次日引宋江於武英殿朝見天子，龍顏欣悅，賜酒已罷，玉音道：『卿等休僻道途跋涉，軍馬驅馳，與寡人征虜破，遼早奏凱歌而回，朕當重加錄用。其衆將校，量功加爵。卿勿怠焉。』宋江叩頭稱謝，端簡啓奏：『臣乃鄙猥小吏，誤犯刑典，流遞江州，醉後狂言，臨刑棄市，衆力救之，無處逃避，遂乃潛身水泊，苟延微命，所犯罪惡，萬死難逃。今蒙聖上寬恤收錄，大敷曠蕩之恩，得蒙赦免本罪，臣披肝瀝膽，尚不能報皇上之恩。今奉詔命，敢不竭力盡忠，死而後已。』天子大喜，再賜御酒，教取描金鶴畫弓箭一副，名馬一匹，全副鞍轡，寶刀一口，賜與宋江。宋江叩首謝恩，辭陞出內，將領天子御賜寶刀，鞍馬，弓箭，就帶回營，傳令諸軍將校，准備起行。且說徽宗天子，次早令宿太尉傳下聖旨，教中書省院官二員，就陳橋驛，與宋江先鋒犒勞三軍，每名軍士酒一瓶，肉一斤，對衆關文，毋得尅減。中書省得了聖旨，一面連更曉夜，整頓酒肉。差官二員，前去給散。再說宋江傳令諸軍，便與軍師吳用計議，將軍馬分作二起進程。分五虎八彪將引軍先行，十鏢騎將在後，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統領中軍。水軍頭領三阮，李俊，張橫，張順，帶領童威，童猛，孟康，王定六，並水手頭目人等，撐駕戰船，自蔡河內出黃河，投北進發。宋江催遣三軍，取陳橋驛大路而進，號令軍將，毋得動擾鄉民。有詩爲證：

招搖旌旛出天京，受命專師事遠征。請看梁山軍紀律，何如太尉御營兵。

且說中書省差到二員院官，在陳橋驛給散酒肉，賞勞三軍，誰想這夥官員，貪濫無厭，循私作弊，尅減酒肉，都是那等譏佞之徒，貪愛賄賂的人，却將御賜的官酒，每瓶尅減只有半瓶

水 滸

，肉一斤尅減六兩。前隊軍馬盡行給散過了，後軍散到一隊車軍之中，都是頭上黑盔，身披玄甲，却是項充，李袞所管的牌手。那軍漢中一箇軍校，接得酒肉過來，看時酒只半瓶，肉只十兩，指着廂官罵道：『都是你這等好利之徒，壞了朝廷恩賞！』廂官喝道：『我怎的是好利之徒！』那軍校道：『皇帝賜俺一瓶酒，一斤肉，你都尅減了。不是我們爭嘴，堪恨你這廝們無道理，佛面上去刮金！』廂官罵道：『你這大膽，刮不盡，殺不絕的賊，梁山泊反性尙不改！』軍校大怒，把這酒和肉劈臉都打將去，廂官喝道：『捉下這箇潑賊！』那軍校就團牌邊掣出刀來，廂官指着手大罵道：『膽膽草寇，拔刀收殺誰！』軍校道：『俺在梁山泊時，強似你的好漢，被我殺了萬千，量你這等賊官直些甚鳥！』廂官喝道：『你敢殺我！』那軍校走入一步，手起一刀飛去，正中廂官臉上，剝着撲地倒了，衆人發聲喊都走了。那軍漢又趕將入來，再剝了幾刀，眼見的不能勾活了，衆軍漢簇住了不行。當下項充，李袞飛報宋江，宋江聽得大驚，便與吳用商議，此事如之奈何。吳學究道：『省院官甚是不喜我等，今又做出這件事來，正中了他的機會。只可先把那軍校斬首號令，一面申復省院，勸兵聽罪；急急可叫戴宗，燕青，悄悄進城，備細告知宿太尉，煩他預先奏知委曲，令中書省院聽害不得，方保無事。』宋江計議定了，飛馬親到陳橋驛邊，那軍校立在死屍邊不動。宋江自令人於館驛內搬出酒肉，賞勞三軍，都教進前。却喚這軍校直到館驛中，問其情節，那軍校答道：『他千梁山泊反賊，萬梁山泊反賊，罵俺們，殺不盡，因此一時性起，殺了他，專待將軍聽罪。』宋江道：『他是朝廷命官，我兀自懼他，你如何便把他來殺了，須是要連累我等衆

水 滸

人。俺如今方始奉詔去破大遼，未曾見尺寸之功，倒做下這等的勾當，如之奈何！」那軍校叩首，伏死。宋江哭道：「我自從上梁山泊以來，大小兄弟，不曾壞了一箇，今日一身入官，所管寸步，也由我不得！雖是你強氣未滅，使不的舊時性格。」這軍校道：「小人只是伏死。」宋江令那軍校，痛飲一醉，教他樹下縊死，却斬頭來號令。將頭官屍首，備棺擲盛貯，然後動文書申呈中書省院，不在話下。再說戴宗，燕青，潛地進城，逕到宿太尉府內，備細訴知衷情。當晚宿太尉入內，將上項事務奏知天子。次日，皇上於文德殿設朝，當有中書省院官出班奏曰：「新降將宋江部下兵卒，殺死省院差去監散酒肉命官一員，乞聖旨拿問。」天子曰：「寡人待不委你省院來，事却該你這衙門。你們又委用不得其人，以致惹起事端。賞軍酒肉，大破小用，軍士有名無實，以致如此。」省院等官又奏道：「御酒之物，誰敢剋減！」是時大威震怒，喝道：「寡人已自差人暗行體察，深知備細，爾等尙自巧言令色，對朕支吾。寡人御賜之酒，一瓶剋減半瓶，賜肉一斤只有十兩，以致壯士一怒，目前流血！」天子喝問：「正犯安在？」省院官奏道：「宋江已自將本犯斬首，號令示衆，申呈本院，勒兵聽罪。」天子曰：「他既斬了正犯軍士，宋江禁治不嚴之罪，權且紀錄，待破遼回時。量功理會。」省院官默默無言而退。天子當時傳旨，差官前去，催督宋江起程，所殺軍校，就於陳橋驛梟首示衆。却說宋江正在陳橋驛勒兵聽罪，只見駕上差官來到，着宋江等進兵征遼，違犯軍校，梟首示衆。宋江謝恩已畢，將軍校首級掛於陳橋驛號令，將屍埋了，宋江大哭一場，垂淚上馬，提兵望北而進。每日兵行六十里，扎營下寨，所過州縣，秋毫無犯，沿路無

潛水

話。將次相近遼境，宋江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道：「即日遼兵四路侵犯，我等分兵前去征討的是，只打城池的是？」吳用道：「若是分兵前去，奈綠地廣人稀，首尾不能救應，不如只是打他幾箇城池，却再商量。若還攻擊得緊，他自然收兵。」宋江道：「軍師此計甚高。」隨即喚過段景住來，分付道：「你走北路甚熟，可引領軍馬前進。近的是甚州縣？」段景住稟道：「前面便是檀州，正是遼國緊要隘口。有條水路，港汊最深，喚做潛水，團團遶着城池。這潛水直通渭河，須用戰船征進，宜先趨水軍頭領李俊等，曉夜遶船，至潛水取齊。却說宋江整點人馬，水軍船隻約會日期，水陸並行，殺投檀州來。且說檀州城內守把城池番官，却是遼國洞仙侍郎手下四員猛將：一箇喚做阿里奇，一箇喚做咬兒惟康，一箇喚做楚明玉，一箇喚做曹明濟。此四員戰將，皆有萬夫不當之勇，聞知宋江差宋江全夥到來，一面寫表申奏郎主，一面關報隣近薊州，霸州，涿州，雄州救應，一面調兵出城迎敵，便差阿里奇，楚明玉兩箇引兵出戰。且說大刀關勝，在於前部先鋒，引軍殺近檀州所屬密雲縣來。縣官聞的，飛報與兩箇番將說道：「宋朝軍馬，大張旗號，乃是梁山泊新受招安宋江這夥。」阿里奇聽了笑道：「既是這夥草寇何足道哉！」傳令教番兵扎諾已了，來日出密雲縣，與宋江交鋒。次日宋江聽報遼兵已近，即時傳令將十交鋒，要看頭勢，休要失支脫節。衆將得令，披掛上馬，宋江，盧俊義俱各戎裝擐帶，親在軍前監戰。遠遠望見遼兵蓋地而來，黑洞洞地，遮天蔽日，都是早雕旗，兩下齊把弓弩射住陣腳。只見對陣卓旗開處，正中開捧出一員番將，騎着一

潯 水

匹達馬，彎環踢跳。宋江看那番將時，怎生打扮，但見：

戴一頂三叉紫金冠，冠口內拴兩根雉尾，穿一領襪甲白羅袍，袍背上繡三箇鳳凰，披一副連環鐵鎧，繫一條嵌寶獅蠻帶，着一對雲根鷹爪靴，掛一條護項鎖金帕，帶一張鵲畫鐵胎弓，懸一壺鷓鴣子箭，手搯梨花點鋼鎗，坐騎銀色拳花馬。

那番官旗號上，寫的分明，「大遼上將阿里奇。」宋江看了，與諸將道：「此番將不可輕敵。」言未絕，金鎗手徐寧出戰，橫着鈎鎌鎗，驟坐下馬，直臨陣前，番將阿里奇見了大罵道：「宋朝合敗，命草寇爲將，敢來侵犯大國，尚不知死！」徐寧喝道：「辱國小將，敢出穢言！」兩軍吶喊，徐寧與阿里奇搶到核心交戰，兩馬相逢，兵器並舉。二將鬪不過三十餘合，徐寧敵不住番將，望本陣便走。花榮急取弓箭在手，那番將正趕將來，張清又早按住鞍轡，探手去錦袋內取箇石子。看着番將較親，照面門上只一石子，正中阿里奇左眼，翻筋斗落於馬下。這裏花榮、林冲、秦明、索超四將齊出，先搶了那匹好馬，活捉了阿里奇歸陣。副將楚明玉見折了阿里奇，急要向前去救時，被宋江大隊軍馬前後掩殺將來，就棄了密雲關，大敗虧輸，透檀州來。宋江且不追趕，就在密雲縣屯札下營。看番將阿里奇時，打破眉梢，損其一目，負痛身死。宋江傳令，教把番官屍骸燒化，功績簿上，標寫張清第一功。就將阿里奇連環鐵鎧，出白梨花鎗，嵌寶獅蠻帶，銀色拳花馬，並靴袍弓箭，都賜了張清。是日且就密雲縣中，衆皆作賀，設宴飲酒，不在話下。次日宋江啓帳，傳令起軍，都離密雲縣，直抵檀州來。却說檀州洞仙侍郎，聽得報來，折了一員正將，堅閉城門，不出迎敵。又聽的

澚 水

報有水軍戰船，在於城下，遂乃引衆番將，上城觀看。只見宋江陣中，猛將搖旗吶喊，耀武揚威，搥戰廝殺，洞仙侍郎見了，說道：「似此怎不輸了小將軍阿里奇！」當下副將筵明玉答應道：「小將軍那裏是輸與那廝！蠻兵先輸了，俺小將軍趕將過去，被那裏一箇穿綠的蠻子一石子打下馬去，那廝隊裏，四箇蠻子，四條鎗，便來攢住了，俺這壁廂，措手不及，以此輸與他了。」洞仙侍郎道：「那箇打石子的蠻子怎地模樣？」左右有認得的，指着說道：「城下兀那箇，帶青包巾，見今披着小將軍的衣甲，騎着小將軍的馬，那箇便是。」洞仙侍郎攀着女牆邊看時，只見張清已自先見了，蹙馬向前，只一石子飛來，左右齊叫一聲躲時，那石子早從洞仙侍郎耳根邊擦過，把耳輪擦了一片皮。洞仙侍郎負疼道：「這箇蠻子直這般利害！」下城來一面寫表申奏大遼郎主，一面行報外境各州提備。却說宋江引兵在城下，一連打了三五日，不能取勝，再引軍馬，回密雲縣屯駐帳中，坐下計議破城之策。只見戴宗報來，取到水軍頭領，乘駕戰船，都到澚水。宋江便教李俊等到軍中商議。李俊等都到帳前參見，宋江道：「今次廝殺，不比在梁山泊時，可要先探水勢深淺，方可進兵。我看這條澚水，水勢甚急，倘或一失，難以救應。爾等宜仔細，不可托大，將船隻蓋伏的好着，只扮作運糧船相似，你等頭領，各帶暗器，潛伏於船內，止着三五人攆駕搖櫓，岸上看兩人牽拽，一步步捱到城下，把船泊在兩岸，待我這裏進兵。城中知道，必開水門來搶糧船，爾等伏兵却起，奪他水門，可成大功。」李俊等聽令去了。只見探水小校報道：「西北上有一彪軍馬捲殺而來，都打着卓雕旗，約有一萬餘人，望檀州來了。」吳用道：「必是遼國調來救

潯 水

兵，我這裏先差幾將攔截廝殺，殺的散時，免令城中得他壯膽。」宋江便差張清，董平，關勝，林冲，各帶十數箇小頭領，五千軍馬，飛遶前來。原來遼國郎主，聞知說是梁山泊宋江這夥奸漢，領兵殺至檀州，圍了城子，特差這兩箇皇姪前來救應。一箇喚做耶律國珍，一箇喚做國寶，兩箇乃是遼國上將，又是皇姪，皆有萬夫不當之勇，引起一萬番軍，來救檀州。看看至近，迎着宋兵，兩邊擺開陣勢，兩員番將，一齊出馬。但見：

頭戴粧金嵌寶三叉紫金冠，身披錦邊珠嵌鎖子黃金鏡，身上猩猩血染戰紅袍，袍上斑斑錦織金翅鵬，腰繫白玉帶，背插虎頭牌，左邊袋內插鵬弓，右手壺中攢硬箭，手中搵丈二綠沉鎗，坐下騎九尺銀鬃馬。

那番將是弟兄兩箇，都一般打扮，都一般使鎗。宋兵迎着，擺開陣勢，雙鎗將董平出馬，厲聲高叫：『來者甚處番賊？』那耶律國珍大怒，喝道：『水注草寇，敢來犯吾大國，倒問俺那裏來的！』董平也不再問，躍馬挺鎗，直搶耶律國珍。那番家年少的將軍，性氣正剛，那裏肯饒人一步，挺起銅鎗，直迎過來。二馬相交，三鎗亂舉，二將正在征塵影裏，殺氣叢中，使雙鎗的另有鎗法，使單鎗的各有神機，兩箇鬪過五十合，不分勝敗。那耶律國寶見哥哥戰了許多時，恐怕力怯，就中軍篩起鑼來。耶律國珍正鬪到熱處，聽的鳴鑼，急要脫身，被董平兩條鎗絞住，那裏肯放。耶律國珍此時心忙，鎗法慢了些，被董平右手逼過殺沉鎗，使起左手鎗來，望番將項根上只一鎗，擱箇正着，可憐耶律國珍金冠倒卓，兩腳登空，落於馬下。兄弟耶律國寶看見哥哥落馬，便搶出陣來，一騎馬，一條鎗遶來救取。宋兵陣上，沒羽箭

水 滸

張清見他過來，這裏那得放空，在馬上約住梨花槍，探隻手去錦袋內拈出一箇石子，把馬一拍，飛出陣前。這耶律國寶飛也似來，張清迎頭撲將去，兩騎馬隔不的十來丈遠近，番將不提防，只道他來交戰，只見張清手起，喝聲道着，那石子望耶律國寶面上打箇正着，翻筋斗落馬。翻筋斗，林冲擁兵掩殺，遼兵無主，東西亂撞。只一陣殺散遼兵萬餘人馬，把兩箇番官全副鞍馬，兩面金牌，收拾資寇袍甲，仍割下兩顆首級，當時奪了戰馬一千餘匹，解到密雲。顯來見宋江獻納，宋江大喜，賞勞三軍，書寫董平，張清第二功，等打破檀州，一併申奏。宋江與吳用商議，到晚寫下軍帖，差調林冲，關勝，引領一彪軍馬，從西北上去取檀州。再調呼延灼，董平，也引一彪軍馬，從東北上進兵。却教盧俊義引一彪軍馬，從西南上取路。我等中軍從東南路上去，只聽的砲響，一齊進發。却差砲手凌振，及李逵，樊瑞，鮑旭，並牌手項充，李袞，將帶滾牌軍一千餘人，直去城下，施放號砲。至二更爲期，水陸並進，各路軍兵，都要廝應。號令已了，諸軍各各準備取城。且說洞仙侍郎，正在檀州堅守，專望救兵到來，却有皇姪敗殘人馬，逃命透入城中，備細告訴兩箇皇姪大王，耶律國珍被箇使雙下的害了，耶律國寶被箇戴青包巾的使石子打下馬來拿去。『洞仙侍郎跌脚罵道：『又是這蠻子。不爭損了二位皇姪，教俺有甚面目去見郎主！拿住那箇青包巾的蠻子時，碎碎的割那賊也。』至晚番兵報洞仙侍郎道：『潞水河內，有五七百隻糧船，泊在兩岸。遠遠處又有軍馬來尋糧船。』便差二員番將，楚明玉，曹明濟，咬兒權康前來分付道：『那宋江等蠻子，今晚

水 滸

又調許多人馬來，却有若干糧船在俺河裏。可教咬兒惟康引一千軍馬出城衝突，却教楚明玉，曹明濟開放水門，從緊溜裏放船出去。三停之內，殺他二停糧船，便是汝等幹大功也。』不知成敗何如，有詩爲證：

妙算從來迥不同，檀州城下列轡籠。侍郎不識兵家意，反自開門把路通。

再說宋江人馬，當晚黃昏左側，李逵，樊瑞爲首將，將引步軍在城下大罵，洞仙侍郎叫咬兒，惟康催軍馬，出城衝殺。城門開處，放下吊橋，遼兵出城。却說李逵，樊瑞，鮑旭，項充，李袞五箇好漢，引一千步軍，盡是悍勇刀牌手，就吊橋邊衝住番軍人馬，那裏能勾出的城來。凌振却在軍中搭起砲架，准備放砲。只等時候來到，由他城上放箭，自有牌手左右遮抵着，鮑旭却在後面吶喊，雖是一千餘人，却有萬餘人的氣象。洞仙侍郎在城中見軍馬衝突不出，急叫楚明玉，曹明濟開了水門搶船。此時宋江水軍頭領都已先自伏在船中准備，未曾動擲，見他水門開了，片片絞起閘板，放出戰船來。凌振得了消息，便先點起一箇風火砲來，砲聲響處，兩邊戰船廝迎將來，抵敵番船。左邊踴出李俊，張橫，張順，右邊踴出阮家三弟兄，都使着戰船，殺入番船隊裏。番將楚明玉，曹明濟見戰船踴躍而來，抵敵不住，料道有理伏軍兵，急待要回船，早被這裏水手軍兵都跳過船來，只得上岸而走。宋江水軍那六箇頭領，先搶了水門，管門番將殺的殺了，走的走了，這楚明玉，曹明濟各自逃命去了，水門上預嚇的魂不附體。李逵，樊瑞，鮑旭，引領牌手項充，李袞等衆，直殺入城。洞仙侍郎和咬兒

潛 水

惟康，在城中看見城門已被奪了，又見四路宋兵一齊都殺到來，只得上馬，棄了城池，北出門便走。未及二里，正撞着大刀關勝，豹子頭林冲攔住去路。正是天羅密布難移步，地網高張怎脫身。畢竟洞仙侍郎怎的逃生，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薊州城 盧俊義大戰玉田縣

話說洞仙侍郎見檜州已失，只得奔走出城，同咬兒懼，保護而行，正撞着林冲，鬪勝，大殺一陣，那裏有心戀戰，望斜刺裡死命掙出去。鬪，林冲要搶城子，也不來追趕，且遶入城。却說宋江引大隊軍馬入檜州，趕散番軍，一面出榜安撫百姓軍民，秋毫不許有犯。傳令教把戰船盡數收入城中，一面賞勞三軍，及將在城遼國所用官員，有姓者仍前委用，無姓番官盡行發遣出城，還於沙漠。一面寫表申奏朝廷得了檜州，盡將府庫財帛金寶，解赴京師，寫書申呈宿太尉，題奏此事。天子聞奏，龍顏大喜，隨即降旨，欽差東京府同知趙安撫，統領二萬御營軍馬，前來監戰。却說宋江等聽的報來，引衆將出郭，遠遠迎接，入到檜州府內歇下，權爲行軍帥府，諸將頭目，盡來參見，施禮已畢。原來這趙安撫是趙家宗派，爲人寬仁厚德，作事端方，亦是宿太尉於天子前保奏，特差此人上邊監督兵馬。這趙安撫見了宋江仁德，十分歡喜，說道：『聖上已知你等衆將用心，軍士勞苦，特差下官前來軍前監督，就齋賞賜金銀段疋二十五車，但有奇功，申奏朝廷，請降官封。將軍今已得了州郡，下官再當申達朝廷。衆將皆須盡忠竭力，早成大功，班師回京，天子必當重用。』宋江等拜謝道：『請煩安撫相公鎮守檜州，小將等分兵攻取遼國緊要州郡。敎他首尾不能相顧。』一面將賞賜俵散軍將，一面勒回各路軍馬聽調攻取遼國州郡。有楊雄稟道：『前面便是薊州相近，此處是箇大郡，錢糧極廣，米麥豐盈，乃是遼國庫藏。打了薊州，諸處可取。』宋江聽罷，便

水滸

請軍師吳用商議。却說洞仙侍郎與咬兒惟康正往東走，撞見楚明玉，曹明濟，引着些敗殘馬，一同投透薊州。入的城來，見了御弟大王耶律得重，訴說宋江兵將浩大，內有一箇使石子的蠻子，十分了得，那石子百發百中，不放一箇空，最會打人。兩位皇姪，並小將阿里奇，盡是被他石子打死了。耶律王道：『既是這般，你且在這裏擊俺殺那蠻子。』說猶未了，只見流星探馬報將來說道：『宋江兵分兩路，來打薊州：一路殺至平峪縣，一路殺至玉田縣。』御弟大王聽了，隨即便教洞仙侍郎，將引本部軍馬，把住平峪縣口，不要和他廝殺。俺先引兵，且拿了玉田縣的蠻子，却從背後抄將過來，平峪縣的蠻子走往那裏去！一邊關報薊州，幽州，教兩路軍馬前來接應。原來這薊州却是遼國郎主差御弟耶律得重守把，部領四箇孩兒：長子宗雲，次子宗電，三子宗雷，四子宗霖，手下十數員戰將：一箇總兵大將，喚做寶密聖，一箇副總兵，喚做天山勇，守住着薊州城池。當時御弟大王，囑付寶密聖守城，親引大軍，將帶四箇孩兒，並副總兵天山勇，飛奔玉田縣來。且說宋江引兵前至平峪縣，見前面把住關隘，未敢進兵，就平峪縣西屯住。却說盧俊義引許多戰將，三萬人馬，前到玉田縣，早與遼兵相近。盧俊義便與軍師朱武商議道：『目今與遼兵相近，只是吳人不識越境，到他地理生疎，何策可取？』朱武答道：『若論愚意，未知他地理，諸軍不可擅進。可將隊伍擺爲長蛇之勢，首尾相應，循環無端，如此則不愁地理生疎。』盧先鋒道：『軍師所言，正合吾意。』遂乃催兵前進，遠遠望見遼兵蓋地而來。但見：

黃沙漫漫，黑霧濃濃，皁雕旗展一派烏雲，拐子馬蕩半天殺氣。青氈等帽，似千池荷葉弄

水滸

輕風；鐵打兜鍪，如萬頃海洋凝凍日。人人衣襟左掩，箇箇髮搭齊肩。連環鐵鎧重披，刺納戰袍緊緊。番軍壯健，黑面皮碧眼黃鬚；遼馬咆哮，闊膀膊銅腰鐵腳。羊角弓搭沙柳箭，虎皮袍襯窄雕鞍。生居邊塞，長成會拽硬弓；世本朔方，養大能騎劣馬。銅控羯鼓軍前打，蘆葉胡笳馬上吹。

那御弟大王耶律得重引兵先到玉田縣，將軍馬擺開陣勢，宋軍中朱武上雲梯看了，下來回報盧先鋒道：『番人布的陣，乃是五虎靠山陣，不足爲奇。』朱武再上將臺，把號旗招動，左盤右旋，調撥衆軍也擺一箇陣勢，盧俊義看了不識，問道：『此是何陣勢？』朱武道：『此乃是鷓鴣化爲鷓鴣陣。』盧俊義道：『何爲鷓鴣化爲鷓鴣？』朱武道：『北海有魚，其名曰鷓鴣化大鷓，一飛九萬里。此陣遠觀近看，只是箇小陣，若來攻時，便變做大陣，因此喚做鷓鴣化爲鷓鴣。』盧俊義聽了，稱讚不已。對陣軍鼓響，門旗開處，那御弟大王親自出馬，四箇孩兒分在左右，都是一般披掛。但見：

頭戴鐵纓笠，鐵箭番盔，上拴純黑絨纒，身襯寶圓鏡，柳葉細甲，繫條獅蠻金帶，踏鏗靴半彎鷹嘴，梨花袍錦繡盤龍，各掛強弓硬弩，都騎駿馬雕鞍，腰間盡插錘鎗劍，手內齊拿掃帚刀。

中間御弟大王，兩邊四箇小將軍，身上兩肩胛都懸着小小明鏡，鏡邊對嵌着早纓，四口寶刀，四騎快馬，齊齊擺在陣前。那御弟大王背後，又是層層鎗列，自有許多戰將。那四箇小將軍高聲大叫：『汝等草賊，何敢犯吾邊界！』盧俊義聽的，便問道：『兩軍臨敵，那箇英雄當

澗 水

先出戰。」說猶未了，只見大刀關勝舞起青龍偃月刀，爭先出馬，那邊番將耶律宗雲舞刀拍馬來迎關勝。兩箇鬪不上五合，耶律宗霖拍馬舞刀便來協助，呼延灼見了，舉起雙鞭，直出迎住廝殺。那兩箇耶律宗電，耶律宗雷弟兄挺刀躍馬，齊出交戰，這裏徐寧，索超，各舉兵器相迎，四對兒在陣前廝殺，絞做一團，打做一塊。正鬪之間，沒羽箭張清看見，悄悄的縱馬趨向陣前。却有檀州敗殘的軍士，認的張清，慌忙報知御弟大王道：「對這陣穿綠戰袍的蠻子，便是慣飛石子的。他如今趨馬出陣來，又使前番手段。」天山勇聽了便道：「大王放心，教這蠻子喫俺一弩箭。」原來那天山勇馬上慣使漆抹弩，一尺來長，鐵翎箭，有名喚做一點油。那天山勇在馬上把了事環帶住，驢馬出陣，教兩箇副將在前面影射着，三騎馬悄悄直趨至陣前。張清又先見了，偷取石子在手，看着那番官當頭的只一石子，急叫着，早從盔上擦過。那天山勇却閃在這將馬背後，安的箭穩，扣的弦正，覷着張清較親，直射將來，張清叫聲阿也，急躲時，射中咽喉，翻身落馬。雙鎗將董平，九紋龍史進，將引解珍，解寶，死命去救回。盧先鋒看了，急教拔出箭來，血流不止，項上便束縛兜住，隨即叫鄒淵，鄒潤，扶張清上車子，護送回檀州，教神醫安道全調治。車子却纔去了，只見陣前喊聲又起，報道：「西北上有一彪軍馬飛遶殺來。」蒧不打話，橫衝直撞，趕入陣中。盧俊義見箭射了張清，無心戀戰，四各將伴輸詐敗，退回去了。四箇番將乘勢趕來，西北上來的番軍刺斜裏又殺將來，對陣的大隊番軍山倒也似踴躍將來，那裏變的陣法！三軍衆將，隔的七斷八續，我不能相救，只留盧俊義一騎馬，一條鎗，倒殺過那邊去了。天色傍晚，四箇小將軍却好回來

水滸

，正迎着盧俊義一騎馬，一條鎗，力敵四箇番將，並無半點懼怯。約鬪了一箇時辰，盧俊義得便處，賣箇破綻，耶律宗霖把刀砍將入來，被盧俊義大喝一聲，那番將措手不及，着一鎗刺下馬去。那三箇小將軍各喫了一驚，皆有懼色，無心戀戰，拍馬去了。盧俊義下馬，拔刀割了耶律宗霖首級，拴在馬項下，翻身上馬，望南而行。又撞見一夥遼兵，約有一千餘人，被盧俊義又撞殺入去，拴在馬項下，翻身上馬，望南而行。又撞見一夥軍馬，此夜月黑，不辨是何處的人馬，只聽的語音，却是宋朝人說話，盧俊義便問來軍是誰，却是呼延灼答應，盧俊義大喜，合兵一處。呼延灼道：『被遼兵衝散，不相救應，小將撞開陣勢，和韓滔、彭玘直殺到此，不知諸將如何？』盧俊義又說，力敵四將，被我殺了一箇，三箇走了；次後又撞着一千餘人，亦被我殺散，來到這裏，不想迎着將軍。兩箇遼馬，帶着從人，望南而行。不過十數里路，前面早有軍馬攔路，呼延灼道：『黑夜怎地厮杀，待天明決一死戰。』對陣聽的便問道：『來者莫非呼延灼將軍？』呼延灼認的聲音是大刀關勝，便叫道：『盧頭領在此。』衆頭領都下馬，且來草地上坐下，盧俊義，呼延灼說了本身之事，關勝道：『陣前失利，你我不相救應，我和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五騎馬尋條路走，然後收拾的軍兵一千餘人，來到這裏。不識地理，只在此伏路，待天明却行，不想撞着哥哥。』合兵一處，衆人捱到天曉，迤邐望南再行，將次到玉田縣，見一彪人馬哨路。看時却是雙鎗將董平，金鎗手徐寧，兄弟們都扎住玉田縣中，遼兵盡行赴散，說道：『侯健，白勝兩箇去報宋公明，只不見了解珍，解寶，楊林，石勇。』盧俊義教且進兵在玉田縣界，計點衆將軍校，不見了五千

滄 水

餘人，心中煩惱。已牌時分，有人報道：『解珍，解寶，楊林，石勇將領二千餘人來了。』盧俊義又喚來問時，解珍道：『俺四箇倒掃過去了，深入重地，迷踪失路，急切不敢回轉，今早又撞見遼兵，大殺了一場，方纔到得這裏。』盧俊義叫將耶律宗霖首級，於玉田縣號令，撫諭三軍百姓。未到黃昏前後，軍士們正要收拾安歇，只見伏路小校來報道：『遼兵不知多少，四面把縣圍了。』盧俊義聽的大驚，引了燕青上城看時，遠近火把有十里厚薄，一箇小將軍當先指點，正是耶律宗雲，騎着一匹劣馬，在火把中間催遣三軍。燕青道：『昨日張清中他一冷箭，今日回禮則箇。』燕青取出弩子，一箭射去，正中番將鼻凹，番將落馬。衆兵急救時，宗雲已自傷悶不醒，番軍早退五里。盧俊義縣中與衆將商議，雖然放了一冷箭，遼兵稍退，天明必來攻圍，裏的鐵桶相似，怎生救解。宋武道：『宋公明若得知這箇消息，必然來救，裏應外合，方可免難。』衆人捱到天明，望見遼兵四面擺的無縫。只見東南上塵土起，兵馬數萬人而來，衆將皆望南兵，宋武道：『此必是宋公明軍馬到了。等他收軍，齊望南殺去，這裏盡數起兵隨後一掩。』且說對陣遼兵，從辰時直圍到未牌，正待困倦，却被宋江軍馬殺來，抵當不住，盡數收拾都去。宋武道：『不就這裏追趕，更待何時！』盧俊義當即傳令，開縣四門，盡領軍馬出城追殺，遼兵大敗，殺的星落雲散，七斷八續，遼兵四散敗走。宋江趕的遼兵去遠，到天明鳴金收軍，進玉田縣，盧先鋒合兵一處，訴說攻打薊州。留下柴進，李應，李俊，張橫，張順，阮家三弟兄，王矮虎，一丈青，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裴宣，蕭讓，宋清，樂和，安道全，皇甫端，童威，童猛，王定六，都隨趙樞密

澣 水

在檀州守禦，其餘諸將，分作左右二軍：宋先鋒總領左軍人馬，四十八員，軍師吳用，公孫勝，林冲，花榮，秦明，黃信，朱仝，雷橫，劉唐，李逵，魯智深，武松，楊雄，石秀，孫新，孫立，歐鵬，鄧飛，呂方，郭盛，樊瑞，鮑旭，項充，李衮，穆弘，穆春，孔明，孔亮，燕順，馬麟，施恩，薛永，宋萬，杜遷，朱貴，朱富，凌震，湯隆，蔡福，蔡慶，戴宗，蔣敬，金大堅，段景住，時遷，郁保四，孟康；盧先鋒總領右軍人馬，三十七員，軍師宋武，關勝，呼延灼，董平，張清，索超，徐寧，燕青，史進，解珍，解寶，韓滔，彭玘，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陳遷，楊春，李忠，周通，陶宗旺，鄒天壽，龔旺，丁得孫，鄒淵，鄒潤，李立，李雲，焦挺，石勇，侯健，杜興，曹正，楊林，白勝。分兵已罷，作兩路來取薊州：宋先鋒引軍取平陰縣進發，盧俊義引兵取玉田縣進發。趙安撫與二十三將鎮守檀州，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見軍士連日辛苦，且教暫歇，攻打薊州，自有計較了。先使人往檀州與張清箭瘡如何，神醫安道全使人回話道：『雖然外損皮肉，却不傷內，請主將放心。調理的濃水乾時，自然無事。即日炎天，軍士多病，已稟過趙樞密相公，遣蕭讓，宋清，前往東京收買葯餌，就向太醫院關支葯料；皇甫端亦要關給官局內駿馬的藥材物料，都委蕭讓，宋清去了，就報先鋒知道。』宋江聽的心中頗喜，再與盧先鋒計較先打薊州。宋江道：『我未知你在玉田縣受圍時，已自先商量下計了。有公孫勝原是薊州人，楊雄亦曾在那府裏做節級，石秀，時遷亦在那裏住的久遠。前日殺退遼兵，我教時遷，石秀也只做敗殘軍馬雜在裏面，必然都投薊州城內住扎，他兩箇若入的城中，自有去處。時遷曾獻計道：『薊州城有

潯 水

一座大寺，喚做寶嚴寺，廊下有法輪寶藏，中間是大雄寶殿，前有一座寶塔，直聳雲霄。石秀說道：『教他去寶塔頂上躲着，每日飯食我自對付來與他喫。只等城外哥哥軍馬攻打得緊急時，然後却就寶嚴寺塔上放起火來爲號。』時選自是箇慣飛箆走壁的人，那裏不躲了身子，石秀臨期，自去州衙內放火。他兩箇商量已定自去了，我這裏一面收拾進兵。有西江月爲證：

山後遼兵侵境，中原宋帝與軍，水鄉取出衆天星，奉詔去邪歸正。暗地時遷放火，更兼石秀同行，等閒打破永平城，千載功勳可敬。

次日宋江引兵，撇了平峪縣，與盧俊義合兵一處，催起軍馬逕奔薊州來。且說御弟大王自折了兩箇孩兒，不勝懊恨，便同大將寶密聖，天山勇，洞仙侍郎等商議道：『前次涿州，霸州兩路救兵各自分散前去，如今宋江合兵在玉田縣，早晚進兵來打薊州，似此怎生奈何！』大將寶密聖道：『宋江兵若不來，萬事皆休；若是那夥蠻子來時，小將自出去與他相敵，若不活拿他幾箇，這廝們那裏肯退！』洞仙侍郎道：『那蠻子隊有那箇穿綠袍的，慣使石子，好生利害，可以隄防他。』天山勇道：『這箇蠻子已被俺一弩箭射中咽喉，多是死了也！』洞仙侍郎道：『除了這箇蠻子，別的都不打緊。』正商議間，小校來報，宋江軍馬殺透薊州來。御弟大王連忙整點三軍人馬，教寶密聖，天山勇火速出城迎敵。離城三十里外，與宋江對敵，各自擺開陣勢，番將寶密聖橫擄出馬，宋江在陣前見了，便問道：『斬將奪旗，乃見頭功。』說猶未了，只見豹子頭林冲使出陣前來，與番將寶密聖大戰。兩箇鬪了三十餘合，不

水 滸

分勝敗，林冲要見頭功，持丈八蛇矛闖到間深裏，暴雷也似大叫一聲，撥過長鎗，用蛇矛去寶密聖膝項上刺中一矛，擲下馬去。宋江大喜，兩軍發喊，番將天山勇見刺了寶密聖，橫鎗便出，宋江陣裏徐寧挺鉤鏃鎗直迎將來。二馬相交，鬪不到二十來合，被徐寧手起一鎗，把天山勇擲於馬下。宋江見連贏了二將，心中大喜，催軍混戰，遼兵大敗，望薊州奔走，宋江軍馬，趕了十數里收兵回來。當日宋江扎下營寨，賞勞三軍。次日傳令拔寨都起，直抵薊州。第三日，御弟大王見折了二員大將，十分驚慌，又見報道：『宋軍到了。』忙與洞仙侍郎道：『你可引這支軍馬出城迎敵，替俺分憂也好。』洞仙侍郎不敢不依，只得引了咬兒惟康，楚明玉，曹明濟，領起一千軍馬，就城下擺開。宋江軍馬漸近城邊，鵬翹般排將來。門旗開處，索超橫擔大斧，出馬陣前，番兵隊裏，咬兒惟康便搶出陣來。兩箇並不打話，二馬相交，鬪到二十餘合，番將終是膽怯，無心蠻戰，只得要走，索超縱馬赶上，雙手輪起大斧，覷着番將腦門上劈將下來，把這咬兒惟康腦袋劈做兩半箇。洞仙侍郎見了，慌忙叫楚明玉，曹明濟快去策應。這兩箇已自入分膽怯，因喫逼不過，只得挺起手中鎗，向前出陣，宋江軍中九紋龍史進見番軍中二來雙出，便舞刀拍馬，直取二將。史進逞起英雄，手起刀落，先將楚明玉砍於馬下。這曹明濟急待要走，史進赶上上一刀，也砍於馬下。史進縱馬，殺入遼軍陣內，宋江見了，鞭梢一指，驅兵大進，直殺到弔橋邊。耶律得重見了，越添愁悶，便叫緊閉城門，各將上城緊守。一面申奏耶律主，一面差人往薊州，幽州求救。且說宋江與吳用計議道：『似此城中緊守，如何擺布？』吳用道：『既城中已有石秀，時遷在裏面，如何就開的長遠

水滸

？教四面堅起雲梯砲架，即便攻城。再教凌振將火砲四下裏施放，打將入去，攻擊得緊，其城必破。」宋江即便傳令，四面連夜攻城。再說御弟大王見宋兵四下裏攻擊得緊，盡驅薊州在城百姓上城守護。當下石秀在城中寶嚴寺內，守了多日，不見動靜，只見時遷來報道：「城外哥哥軍馬打得城子緊，我們不就這裏放火，更待何時！」石秀見說了，便和時遷商議，先從寶塔上放起一把火來，然後去佛殿上燒着。時遷道：「你快去州衙內放火，在南門要緊的去處，火着起來，外面見了，定然加力攻城，愁他不破。」兩箇商量了，都自有引火的藥頭，火刀，火石，火筒，煙煤，藏在身邊。當日晚來，宋江軍馬打城甚緊，却說時遷他是箇飛簷走壁的人，跳牆越城，如登平地，當時先去寶嚴寺塔上點起一把火來，那寶塔最高，火起時城裏城外那裏不見見，火光照的三十餘里遠近，似火鑽一般；然後却來佛殿上放火。那兩把火起，城中鼎沸起來，百姓人民，家家老幼慌忙，戶戶兒啼女哭，大小逃生。石秀直爬去薊州衙門庭屋上，騰風板裏，點起火來。薊州城中見三處火起，知有細作，百姓那裏有心守護城池，已都阻擋不住，各自逃歸看家。沒多時山門裏又一把火起，却是時遷來寶嚴寺來，又放了一把火。那御弟大王見了城中無半箇更次，四五路火起，知宋江有人在城裏，慌慌急急，收拾軍馬，帶了老小，並兩箇孩兒，裝載上車，開了北門便走。宋江見城中軍馬慌亂，催促軍兵，捲殺入城，城裏城外，噉殺連天，早奪了南門。洞仙侍郎見寡不敵衆，只得跟隨御弟大王，投北門而走。宋江引大隊軍馬，入薊州城來。便傳將令，先教救滅了四邊風火。天明出榜安撫薊州百姓，將三軍人馬盡數收入薊州屯住，賞勞三軍諸將，功績簿上標寫石秀，時遷功

水滸

次。便行文書，申覆趙安撫知道，得了薊州大報，請相公前來駐扎。趙安撫回文書來說道：『我在薊州權且屯扎，教宋先鋒且守住薊州，即日炎暑，天氣喧熱，未可動兵。待到天氣微涼，再作計議。』宋江得了回文，便教盧俊義分領原撥軍將，於玉田縣屯扎，其餘大隊軍兵，守住薊州，待到天氣微涼，別行聽調。却說御弟大王耶律得重與洞仙侍郎將帶老小，遶回幽州，直至燕京，來見大遼郎主。且說遼國郎主陞坐金殿，聚集文武兩班臣僚，朝參已畢，有閩門大使奏道：『薊州御弟大王回至門下。』郎主聞奏，忙教宣召宣至殿下。那耶律得重與洞仙侍郎，俯伏御階之下，放聲大哭，郎主道：『俺的愛弟，且休煩惱，有甚事務，當以盡情奏知寡人。』那耶律得重奏道：『宋朝童子皇帝，差調宋江領兵前來征討，軍馬勢大，難以抵敵，送了臣的兩箇孩兒，殺了薊州四員大將，宋軍席捲而來，又失陷了薊州，特來殿前請死。』大遼國主聽了，傳聖旨道：『卿且起來，俺的這裏好生商議。』郎主道：『引兵的那蠻子是甚人，這等嘍囉？』班部中右丞相太師搦墜出班奏道：『臣聞宋江這夥，原是梁山泊水滸寨草寇，却不肯殺害良民，專一替天行道，只殺濫官污吏，詐害百姓的人；後來童貫，高俅引兵前去收捕，被宋江只五陣，殺的片甲不回。他這夥好漢勦捕他不得，童子皇帝遣使三番降詔去招安他，後來都投降了。只把宋江封爲先鋒使，又不曾實授官職，其餘都是白身人。今日差將他來，便和俺們廝殺，他道有一百八人，應天上星宿，這夥人好生了得！郎主，休要小覷了他！』郎主道：『你這等話說時，恁地怎生是好！』班部叢中，轉出一員官，乃是歐陽侍郎，襪袍拂地，象簡當胸，奏道：『郎主萬歲！臣雖不才，頗獻小計，可退宋兵。』郎

滯 水

主大喜道：「你既有好的見識，當下便說。」歐陽侍郎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敘宋江名標書史，專載丹書。正是護國謀成欺呂望，順天功就賽張良。畢竟歐陽侍郎奏出甚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關 吳學究智取文安縣

話說當下歐陽侍郎奏道：『宋江這夥，都是梁山泊英雄好漢，如今宋朝童子皇帝，被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弄權，嫉賢妬能，閉塞賢路，非親不進，非財不用，久後如何容的他們？論臣愚意，郎主可加官爵，重賜金帛，多賞輕裘肥馬，臣願爲使臣，說他來降俺大遼國。郎主若得這夥軍馬，來觀中原，如同反掌。臣不敢自尊，乞郎主鑒鑒不錯。』郎主聽罷便道：『你也說的是。你就爲使臣將帶一百八騎好馬，一百八疋好段子，俺的勅命一道，封宋江爲鎮國大將軍，總領遼兵大元帥，賜與金一提，銀一秤，權當信物。教把衆頭目的姓名都抄將來，盡數封他官爵。』只見班部中兀顏都統軍出來啟奏郎主道：『宋江這一夥草賊，招安他做甚！放着奴婢手下有二十八宿將軍，十一曜大將，有的是強兵猛將，怕不贏他！若是這夥蠻子不退呵，奴婢親自引兵去剿殺這厮。』國主道：『你便是了的好漢，如插翅大蟲，再添的這夥呵，你又加生兩翅。你且休得阻當！』國主不聽兀顏之言，再有誰敢多言。原來這兀顏光都統軍，正是遼國第一員上將，十八般武藝無有不通，兵書戰策盡皆熟開，年方三十五六，堂堂一表，凜凜一軀，八尺有餘身材，面白唇紅，鬚黃眼碧，威儀猛勇，上陣時仗條渾鐵點鋼鎗，殺到滾處，不時掣出腰間鐵簡，使的錚錚有聲，端的是有萬夫不當之勇。且不說兀顏統軍諫奏，却說那歐陽侍郎領了遼國勅旨，將了許多禮物馬匹，上了馬，逕投薊州來。宋江正在薊州作養軍士，聽的遼國有使命至，未審來意吉凶，遂取玄女之課，當下

澣 水

一下，卜得箇上上之兆，便與吳用商議道：『卦中上上之兆，多是遼國來招安我們，似此如之奈何？』吳用道：『若是如此時，正可將計就計，受了他招安，將此薊州與盧先鋒管了，却取他薊州。若更得了他薊州，不愁他遼國不破。即今取了他檀州，先去遼國一隻左手。此事容易，只是放些先難後易，令他不着。』且說那歐陽侍郎已到城下，宋江傳令，敕開城門，放他進來。歐陽侍郎入到城中，至州衙前下馬，直到廳上，敘禮罷分賓主而坐。宋江便問：『侍郎來意何幹？』歐陽侍郎道：『有件小事上達鈞聽，乞屏左右。』宋江遂將左右喝退，請進後堂深處說話。歐陽侍郎至後堂，欠身與宋江道：『俺大遼國久聞將軍大名，爭奈山遙水遠，無由拜見威顏。又聞將軍在梁山山寨，替天行道，衆弟兄同心協力。今日宋朝，奸臣們閉塞賢路；有金帛投於門下者，便得高官重用，無賄賂投於門下者，總有大功於國，空被沉埋，不得陞賞。如此奸黨弄權，讒佞僥倖，嫉賢妬能，賞罰不明，以致天下大亂，江南兩浙，山東，河北，盜賊亟起，草寇猖狂，良民受其塗炭，不得聊生。今將軍統十萬精兵，赤心歸順，止得先鋒之職，又無陞授品爵；衆弟兄劬勞報國，俱各白身之士。遂命引兵直抵沙漠，受此勞苦，與國建功，朝廷又無恩賜，此皆奸臣之計。若沿途擄掠金珠寶貝，令人饋送浸潤與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箇賊臣，可保官爵恩命立至。若還不肯如此行事，將軍縱使赤心報國，建大功勳，回到朝廷，反坐罪犯。歐某今奉大遼國主特遣小官，齎勅命一道，封將軍爲遼邦鎮國大將軍，統領兵馬大元帥，贈金一提，銀一秤，彩段一百八疋，名馬一百八騎，便要抄錄一百八位頭領姓名赴國，照名欽授官爵。非來誘說將軍，此是國主久聞

澣 水

將軍盛德，特遣歐某前來，預請將軍衆將，同意協心，輔助本國。」宋江聽罷，便答道：「侍郎言之極是。爭奈宋江出身微賤，鄆城小吏，犯罪在逃，權居梁山水泊，避難逃災，宋天子三番降詔，赦罪招安。雖然官小職微，亦未曾立得功績以報朝廷赦罪之恩。今蒙郎主賜我以厚爵，贈之以重賞，然雖如此，未敢拜受，請侍郎且回。卽今溽暑炎熱，權令軍馬停歇，暫且借國王這兩座城子屯兵守待，早晚秋涼，再作商議。」歐陽侍郎道：「將軍不棄，權且受下遼王金帛彩段鞍馬，俺回去慢慢地再來說話，未爲晚矣。」宋江道：「侍郎不知，我等一百八人耳目最多，倘或走透消息，先惹其禍。」歐陽侍郎道：「兵權執掌，盡在將軍手內，誰敢不從！」宋江道：「侍郎不知就裏。我等弟兄中間，多有性直剛勇之士，等我調和端正，衆所同心，却慢慢地回話，亦未爲遲。」有詩爲證：

金帛重馱出薊州，薰風回首不勝羞，遼王若問歸降事，雲在青山月在樓。

於是令備酒肴相待，送歐陽侍郎出城，上馬去了。宋江却請軍師吳用商議道：「適來遼國侍郎這一席話如何？」吳用聽了，長歎一聲，低頭不語，肚裏沉吟，宋江便問道：「軍師何故歎氣？」吳用答道：「我尋思起來，只是兄長以忠義爲主，小弟不敢多言。我想歐陽侍郎所說這一席話，端的是有理。目今宋朝天子，至聖至明，果被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箇奸臣專權，主上聽信，設使日後縱有成功，必無陞賞。我等三番招安，兄長爲尊，只得箇先鋒虛職。若論我小子恩意，棄宋從遼，豈不爲勝，只是負了兄長忠義之心。」宋江聽罷，便道：「軍師差矣！若從遼國，此事切不可提。縱使宋朝負我，我忠心不負宋朝，久後縱無功賞，也得

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順逆，天不容恕，吾輩當盡忠報國，死而後已。」吳用道：「若是兄長存忠義於心，只就這條計上，可以取他霸州。目今盛夏炎天，且當暫停，將養軍馬。」宋江，吳用計議已定，且不與衆人說，同衆將屯駐薊州，待過暑熱。次日，與公孫勝在中軍閒話，宋江問道：「久聞先生師父羅真人，乃盛世之高士。前番因打高唐州，要被高廉邪法，特地使戴宗，李逵來尋足下，說尊師羅真人術法靈驗。敢煩賢弟來日引宋江去法座前焚香參拜，一洗塵俗，未知尊意若何？」公孫勝便道：「貧道亦欲歸望老母，參省本師，爲見兄長連日屯兵未定，不敢開言。今日正欲要稟仁兄，不想兄長要去。來日清晨同往參禮本師，貧道就行省視老母。」次日，宋江暫委軍師掌管軍馬，收拾了名香淨果，金珠彩段，將帶花榮，戴宗，呂方，郭盛，燕順，馬麟六箇頭領，宋江與公孫勝共八騎馬，帶領五千步卒，取路投九宮縣二仙山來。宋江等在馬上，離了薊州，來到山峯深處，但見青松滿徑，涼氣翛翛，炎暑全無，端的好座佳麗之山。公孫勝在馬上道：「有名喚做呼魚鼻山。」宋江看那山時，但見：

四圍鐵嶺，八面玲瓏，重重曉色映晴霞，灑灑琴聲飛瀑布。溪澗中漱至飛瓊，石壁上堆盡疊翠，白雲洞口，紫藤高掛綠蘿垂，碧玉峯前，丹桂懸岸青蘿鼻。引子蒼猿獻果，呼羣鹿鹿銜花。千峯競秀，夜深白鶴聽仙經，萬壑爭流，風暖幽禽相對語。地僻紅塵飛不到，山深車馬幾曾來。

當下公孫勝同宋江直至紫虛觀前，衆人下馬，整頓衣巾，小校托着信香禮物，逕到觀裏鶴軒前。觀裏道衆見了公孫勝，俱各向前施禮，同來見宋江，亦施禮罷，公孫勝便問：「吾師

水齋

何在？」道衆道：「師父近日只在後面退居靜坐，少曾到觀。」公孫勝聽了，便和宋公明送投後山退居內來。轉進觀後，崎嶇徑路，曲折階衢，行不到一里之間，但見荆棘爲籬，外面都是青松翠柏，籬內盡是瑤草琪花，中有三間雲洞，羅真人在內端坐誦經。童子知有客來，開門相接。公孫勝先進草庵，鶴軒前禮拜本師已畢，便稟道：「弟子舊友山東宋公明受了招安，今奉勅命，封先鋒之職，統兵來破遼虜，今到蘄州，特地要來參禮我師，見在此間。」羅真人見說，便教請進。宋江進得草庵，羅真人降階迎接，宋江再三懇請羅真人坐受拜禮，羅真人道：「將軍國家上將，貧道乃山野村夫，何敢當此！」宋江堅意謙讓，要禮拜他，羅真人方纔肯坐。宋江先取信香，爐中焚爇，恭禮了八拜。便呼花榮等六箇頭領，俱各禮拜已了，羅真人都教請坐，命童子烹茶獻菓。已罷，羅真人乃曰：「將軍上應星魁，外合列曜，一同替天行道，今則歸順宋朝，此清名萬載不磨矣。」宋江道：「江乃鄆城小吏，逃罪上山，感謝四方豪傑，望風而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恩如骨肉，情若股肱，天垂景象，方知上應天星地曜，會合一處，今奉詔命，統領大兵，征進遼國，逕涉仙境，夙生有緣，得一瞻拜。萬望真人指迷前程之事，不勝萬幸！」羅真人道：「蒙將軍不棄，折節下問，出家人遠俗已久，心如死灰，無可效忠，幸勿督過。」宋江再拜求教，羅真人道：「將軍少坐，當具素齋。天色已晚，就此荒山草榻，權宿一宵，來早回馬，未知尊意若何？」宋江便道：「宋江正欲我師指教，點悟愚迷，安忍便去。」隨即喚從人托過金珠彩段，上獻羅真人，真人乃曰：「貧道僻居野叟，寄形宇內，縱使受此金珠，亦無用處。隨身自有布袍遮體，綾錦彩

水滸

段，亦不會穿。將軍統數萬之師，軍前賞賜，日費浩繁，所賜之物，乞請納回。」宋江再拜，望請收納，羅真人堅執不受。當即供獻素齋，齋罷，又喫了茶，羅真人令公孫勝回家省母，明早却來隨將軍回城。當晚留宋江菴中閒話，宋江把心腹之事備細告知羅真人，願求指迷，羅真人道：「將軍一點忠義之心，與天地均同，神明必相護佑。他日生當封侯，死當廟食，決無疑慮。只是將軍一生命薄，不得全美。」宋江告道：「我師，莫非宋江此身不得善終？」羅真人道：「非也。將軍亡必正寢，屍必歸墳，只是所生命薄，爲人好處多磨，憂中少樂。得意濃時，便當退步，切勿久戀富貴。」宋江再告：「我師，富貴非宋江之意，但願弟兄常常完聚，雖居貧賤，亦滿微心，只求大家安樂。」羅真人笑道：「大限到來，豈容汝等留戀乎。」宋江再拜，求羅真人法語，羅真人命童子取過紙筆，寫下八句法語，度與宋江。那八句說道是：

忠心者少，義氣者稀，
幽燕功畢，明月虛輝。

始逢冬暮，鴻鴈分飛，
吳頭楚尾，官祿同歸。

宋江看畢，不曉其意，再拜懇告：「乞我師金口剖決，指引迷愚。」羅真人道：「此乃天機，不可泄漏，他日應時將軍自知。夜深更靜，請將軍觀內暫宿一宵，來日再會。貧道當年癡寐未曾還的，再欲赴夢去也，將軍勿罪。」宋江收了八句法語，藏在身邊，辭了羅真人，來觀內宿歇。衆道衆接至方丈，宿了一宵。次日清晨，來參真人，其時公孫勝已到草菴裏了。羅真人叫備素饌齋飯相待。早膳已畢，羅真人再與宋江道：「將軍在上，貧道一言可稟。這

水滸

箇徒弟公孫勝，本從貧道山中出家，遠絕塵俗，正當其理。奈緣是一會下星辰，不由他不來。今俗緣日短，道行漸長，若今日便留下在此，伏侍貧道，却不見了弟兄往日情分。從今日跟將軍去幹大功，如奏凱還京，此時相辭，却望將軍還放。一者使貧道有傳道之人，二乃免他老母倚門之望。將軍忠義之士，必舉忠義之行，未知將軍雅意肯納貧道否？」宋江道：「師父法旨，弟子安敢不聽！况公孫勝先生與江弟兄，去住從他，焉敢阻當！」羅真人同公孫勝都打箇稽首道謝：「承將軍金諾。」當下衆人拜辭羅真人，羅真人直送宋江等出菴相別。羅真人道：「將軍善加保重，早得建節封侯。」宋江拜別，出到觀前，所有乘坐馬匹，在觀中喂養，從人已牽在觀外俟候。衆道士送宋江等出到觀外相別，宋江教軍馬至半山平坦之處，與公孫勝等一同上馬，再回蘄州。一路無話，早到城中州衙前下馬，黑旋風李逵接着說道：「哥哥去望羅真人，怎生不帶兄弟去走一遭？」戴宗道：「羅真人說你要殺他，好生怪你。」李逵道：「他也奈何的我也勾了。」衆人都笑。宋江入進衙內，衆人都到後堂，宋江取出羅真人那八句法語，遞與吳用看詳，不曉其意，衆人反復看了，亦不省的。公孫勝道：「兄長，此乃是天機玄語，不可泄漏，收取過了，終身受用，休得只顧猜疑。師父法語過後方知。」宋江遂從其說，藏於天書之內。自此之後，屯駐軍馬在蘄州一月有餘，遊無軍情之事。至七月半後，檀州趙樞密行文書到來，說奉朝廷勅旨，催兵出戰。宋江接得樞密院劄付，便與軍師吳用計議，前到玉田縣會盧俊義等操練軍馬，整頓軍器。分撥人員已定，再回蘄州，祭祀旗纛，選日出帥。聞左右報道：「遠國有使來到。」宋江出接，却是歐陽侍郎。便

水滸

請入後堂，敘禮已罷，宋江問道：「侍郎來意如何？」歐陽侍郎道：「乞退左右。」宋江隨即喝散軍士。侍郎乃言：「俺大遼國主，好生慕公之德，若蒙將軍慨然歸順，肯助大遼，必當建節封侯，全望早成大義，免俺國主懸望之心。」宋江答道：「這裡也無外人，亦當盡忠告訴。侍郎不知前番足下來時，衆軍皆知其意，內中有一半人，不肯歸順。若是宋江便隨侍郎出幽州朝見郎主時，有副先鋒盧俊義必然引兵追趕，若就那裏城下廝併，不見了我弟兄們目前的義氣。我今先帶些心腹之人，不揀那座城子，借我躲避，他若引兵趕來，知我下落，那時却好回避他。他若不聽，却和他廝併也未遲。他若不知我等下落時，他軍馬回報東京，必然別生支節。我等那時朝見郎主，引領大遼軍馬，却來與他廝殺，未爲晚矣。」歐陽侍郎聽了宋江這一席言語，心中甚喜，便回道：「俺這裏緊靠薊州，有兩箇隘口：一箇喚做益津關，兩邊都是險峻高山，中間只一條驛路；一箇是文安縣，兩面都是惡山。過的關口，便是縣治。這兩座去處，是薊州兩扇大門。將軍若是如此，可往薊州躲避。本州是俺遼國國舅康里定安守把，將軍可就那裏與國舅同住，却看這裏如何。」宋江道：「若得如此，宋江星夜使人回家，搬取老父，以絕根本。侍郎可暗地使人來引宋江去。只如此說，今夜我等收拾也。」歐陽侍郎大喜，別了宋江，上馬去了。有詩爲證：

國士從胡志可傷！常山罵賊姓名香。宋江若肯降遼國，何似梁山作大王！

當日宋江令人去請盧俊義，吳用，宋武，到薊州一同計較智取薊州之策——下來便見——宋江酌量已定，盧俊義領令去了。吳用，宋武暗暗分付衆將，如此如此而行。宋江帶去人數林冲，

水滸

花榮，朱仝，劉唐，穆弘，李逵，樊瑞，鮑旭，項充，李袞，呂方，郭盛，孔明，孔亮，共計一十五員頭領，止帶一萬來軍校。撥定人數，只等歐陽侍郎來到便行。望了兩日，只見歐陽侍郎飛馬而來，對宋江道：「俺郎主知道將軍實是好心的人，既蒙歸順，怕他宋兵做甚麼！俺大遼國有的是好兵好將，強人壯馬相助，你既然要取，令大人不放心時，且請在霸州與國舅作伴，俺却差人去取未遲。」宋江聽了，與侍郎道：「願去的軍將收拾已完備，幾時可行。」歐陽侍郎道：「則今夜便行，請將軍傳令。」宋江隨即分付下去，都教馬摘鑾鈴，軍卒銜枚疾走，當晚便行。一面管待來使。黃昏左側，開城西門便出，歐陽侍郎引數十騎在前領路，宋江引一支軍馬隨後便行。約行過二十餘里，只見宋江在馬上猛然失聲叫聲苦也，說道：「約下軍師吳學究同來歸順大遼，不想來的慌速，不曾等的他來。軍馬慢行，却快使人取接他來。」當時已是三更左側，前面已是益津關隘口。歐陽侍郎大喝一聲開門，當下把關的軍將開放關口，軍馬人將盡數度關，直到霸州，天色將曉。歐陽侍郎請宋江入城，報知國舅康里定安。原來這國舅是大遼郎主皇后親兄，為人最有權勢，更兼膽勇過人，將着兩員侍郎守住霸州。一箇喚做金福侍郎，一箇喚做葉清侍郎。聽的報道宋江來降，便叫軍馬且在城外下寨，只教爲頭的宋先鋒請進城來。歐陽侍郎便同宋江入城，來見定安國舅。國舅見了宋江一表非俗，便乃降階而接，請至後堂叙禮罷，請在上坐，宋江答道：「國舅乃金枝玉葉，小將是投降之人，怎消受國舅殊禮重待，宋江將何報答！」定安國舅道：「多聽得將軍的名傳震海，威鎮中原，聲名聞於大遼，俺的國主好生喜愛。」宋江道：「小將比領國舅的福蔭，宋江當

水 滸

盡心報答郎主大恩。」定安國舅大喜，忙叫安排慶賀筵宴，一面又教推牛宰馬，賞勞三軍。城中選了一所宅子，教宋江、花榮等安歇，方纔教軍馬盡數入城屯扎。花榮等衆將都來見了國舅等衆人番將，同宋江一處安歇已了，宋江便請歐陽侍郎分付道：「可煩侍郎差人報與關的軍漢，怕有軍師吳用來時，分付便可教他進關來，我和他一處安歇。昨夜來得倉卒，不曾等候得他，我一時與足下只顧先來了，正忘了他。軍情主事，少他不得。更兼軍師文武足備，智謀並優，六韜三略，無有不會。」歐陽侍郎聽了，隨即便傳下言語，差人去與益津關，文安縣二處把關軍將說知，但有一箇秀才模樣的人，姓吳名用，便可放他過來。且說文安縣得了歐陽侍郎的言語，便差人轉出益津關上，報知就裏，說與備細。上關來望時，只見塵頭蔽日，土霧遮天，有軍馬迤上關來，把關將士準備撞木砲石，安排對敵，只見山前一騎馬上，坐着一人，秀才模樣，背後一個行脚僧，一箇行者，隨後又有數十箇百姓，都趕上關來，馬到關前，高聲大叫：「我是宋江手下軍師吳用，欲待來尋兄長，被宋兵追趕得緊，你可開關救我。」把關將道：「想來正是此人。」隨即開關放入吳學究來。只見那兩箇行脚僧人行者也挨入關關上人當住，那行者早撞在門裏了；和尚便道：「俺兩箇出家人被軍馬趕的緊，救咱們則箇！」把關的軍定要推出關去，那和尚發作，行者焦躁，大叫道：「俺不是出家人，俺是殺人的太歲魯智深，武松的便是！花和尚和輪起鐵禪杖，攔頭便打，武行者掣出雙戒刀，就便殺人，正如砍瓜切菜一般。那數十箇百姓，便是解珍，解寶，李立，李雲，楊林，石勇，時遷，段景住，白勝，郁保四，這夥人早迤關裏，一發奪了關口。盧俊義引着軍兵，都趕到關

水滸

上，一齊殺入文安縣來。把縣的官員那裏迎敵的住，這夥都到文安縣取齊。却說吳用飛馬趕到霸州城下，守門的番官報入城來，宋江與歐陽侍郎在城邊相接。便教引見國舅康里定安，吳用說道：『吳用不合來的遲了些箇，正出城來，不想盧俊義知覺，直趕將來，追到關前。小生今入城來，此時不知如何？』又見流星探馬報來說道：『宋兵奪了文安縣，軍馬殺近霸州。定安國舅便叫點兵出城迎敵。宋江道：『未可調兵，等他到城下，宋江自用好言招撫他。如若不從，却和他廝併未遲。』只見探馬又報將來，說宋兵離城不遠。定安國舅與宋江一齊上城看望，見宋兵整整齊齊，都擺列在城下。盧俊義頂盔掛甲，躍馬橫鎗，點軍調將，耀武揚威，立馬在門旗之下，高聲大叫道：『只教反朝廷的宋江出來！』宋江立在城樓下，女牆邊，指着盧俊義說道：『兄弟，所有宋朝賞罰不明，奸臣當道，讒佞專權，我已順了大遼國主，汝可同心也來擊助我，同扶大遼國主，不失了梁山許多時相聚之意。盧俊義大罵道：『俺在北京安家樂業，你來賺我上山。宋天子三番降詔招安我們，有何虧負你處，你怎敢反背朝廷！你那短見無能之人，早出來打話，見箇勝敗輸贏！』宋江大怒，喝教開城門，便差林冲，花榮，朱全，穆弘四將齊出，活拿這廝。盧俊義一見了四將，約住軍校，躍馬橫鎗，直取四將，全無懼怯。林冲等四將圍了二十餘合，撥回馬頭，望城中便走，盧俊義把鎗一招，後面大隊軍馬一齊趕殺入來。林冲，花榮占住吊橋，回身再殺，詐敗佯輸，誘引盧俊義搶入城中，背後三軍齊聲吶喊，城中宋江等諸將一齊兵變接應，內城四方混殺，人人束手，箇箇歸心，定安國勇氣的目睜口呆，罔知所措，與衆等侍郎束手被擒。宋江引軍到城中，諸將都至州衙內來參

水滸

見宋江，宋江傳令，先請上定安國舅並歐陽侍郎，金福侍郎，葉清侍郎，並皆分坐，以禮相待。宋江道：『汝遼國不知就裏，看的俺們差矣！我這夥好漢，非比嘯聚山林之輩，一箇箇乃是列宿之臣，豈肯背主降遼！只要取汝霸州，特地乘此機會。今已成功，國舅等請回本國，切勿憂疑，俺無殺害之心。但是汝等部下之人，並各家老小，俱各還本國。霸州城子已屬天朝，汝等勿得再來爭執！今後刀兵到處，無有再容！』宋江號令已了，將城中應有番官，盡數驅遣起身，隨從定安國舅，都回幽州。宋江一面出榜安民，令副先鋒盧俊義將引一半軍馬，回守薊州，宋江等一半軍將，守住霸州。差人齎奉軍帖，飛報趙樞密，得了霸州，趙安撫聽了大喜，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且說定安國舅與同三箇侍郎，帶領衆人，歸到燕京，來見郎主，備細奏說宋江詐降一事，因此被那夥蠻子占了霸州。遼主聽了大怒，喝罵歐陽侍郎：『都是你這奴婢佞臣，往來攪鬧，折了俺霸州緊要的城池，教俺燕京如何保守！快與我拿去斬了！』班部中轉出兀顏統軍啟奏道：『郎主勿憂。量這厮何須國主費力，奴婢自有箇道理。且免斬歐陽侍郎，若是宋江知得，反被他恥笑。』遼主准奏，赦了歐陽侍郎。兀顏統軍奏道：『奴婢引起部下二十八宿將軍，十一曜大將，前去布下陣勢，把這些蠻子一鼓兒平收。』說言未絕，班部中却轉出賀統軍前來奏道：『郎主不用憂心，奴婢自有箇見識。常言道，殺鷄焉用牛刀！那裏消得正統軍自去，只賀某聊施小計，教這一夥蠻子死無葬身之地。』郎主聽了大喜道：『俺的愛卿，願聞你的妙策。』賀統軍啓口搖舌，說這妙計，有分教：盧俊義來到一箇去處，馬無料草，人絕口糧。直教三軍驍勇齊消魂，一代英雄也皺眉。畢竟賀統軍道

潛 水

出甚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戰獨鹿山

盧俊義兵陷青石峪

話說賀統軍姓賀名重，是遼國中兀顏統軍部下副統軍之職，身長一丈，力敵萬人，善行妖法，使一口三尖兩刃刀，見今守住幽州，就行提督諸路軍馬。當時賀重寶奏明道：『奴婢這幽州地面，有箇去處，喚做青石峪，只一條路入去，四面盡是高山，並無活路，臣撥十數騎人馬，引這夥蠻子直入裏面，却調軍馬外面圍住，教這夥前無出路，後無退步，必然餓死，』兀顏統軍道：『怎生便得這夥們來？』賀統軍道：『他打了俺三箇大郡氣滿志驕，必然想着幽州。俺這裏分兵去誘引他，他必然乘勢來趕，引入陷坑山內，走那裏去！』兀顏統軍道：『你的計策怕不濟事，必還用俺大兵撲殺。且看你去如何。』當下賀統軍辭了國主，帶了盔甲刀馬，引了一行步從兵卒，回到幽州城內，將軍馬點起，分作三隊：一隊守住幽州，二隊望霸州，霸州進發。傳令已了，便驅遣兩隊軍馬出城，差兩箇兄弟前去領兵：大兄弟賀拆去打霸州，小兄弟賀雲去打薊州，都不要贏他；只伴輸詐敗，引入幽州境界，自有計策。却說宋江等守住霸州，有人來報：『遼兵侵犯薊州，恐有疎失，望調軍兵救護。』宋江道：『既然來打，必須迎敵。就此機會，去取幽州。』宋江留下些少軍馬，守住霸州，其餘大隊軍兵，拔寨都起，引軍前去薊州，會合盧俊義軍馬，約日進兵。且說番將賀拆引兵薊州來，宋江正調軍馬出來，却好半路裏接着。不會鬪的三合，賀拆引軍敗走，宋江不去追趕。却說賀雲去打薊州，正迎着呼延灼，不戰自退。宋江會合盧俊義，一同上帳，商議攻取幽州之策。

濟 水

吳用，朱武便道：「幽州分兵兩路而來，此必是誘引之計，且未可行。」盧俊義道：「軍師錯矣！那厮連輸了數次。如何是誘敵之計？當取不取，過後難取。不就這裏去取幽州，更待何時！」宋江道：「這厮勢窮力盡，有何良策可施？正好乘此機會。」遂不從吳用，朱武之言，引兵往幽州便進。將兩處軍馬分作大小三路起行。只見前軍報來，說遼兵在前攔住，宋江到軍前看時，山坡後轉出一彪阜旗來。宋江便教前軍擺開人馬。只見那番軍番將，分作四路，向山坡前擺開。宋江，盧俊義與衆將看時，如黑雲湧出千百萬人馬相似，簇擁着一員番官，橫着三尖兩刃刀，立馬陣前。那番官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明霜鐵盔，身披耀日連環甲，足穿抹綠雲根靴，腰繫龜背猊猊帶，襯着錦綉緋紅袍，執着鐵桿狼牙棒，手持三尖兩刃八環刀，坐下四蹄雙翼千里馬。

前面引軍旗上，寫的分明，「大遼副統軍賀重寶」。躍馬橫刀，出于陣前。宋江看了道：「遼國統軍，必是上將，誰敢出馬？」說猶未了，大刀關勝舞起青龍偃月刀，縱坐下赤兔馬，飛出陣來，也不打話，便與賀統軍相併。關到三十餘合，賀統軍氣力不加，撥過刀望本陣便走，關勝驟馬追趕，賀統軍引了敗兵遶轉山坡。宋江便調軍馬追趕，約有四五十里，聽的四下裏戰鼓齊響，宋江急叫回軍時，山坡左邊早撞過一彪番軍攔路。宋江急分兵迎敵時，右手下又早撞出一支遼兵。前面賀統軍勒馬回來夾攻，宋江兵馬四下救應不迭，被番兵撞做兩段。却說盧俊義引兵在後面厮杀時，不見了前面軍馬，急尋門路要殺回來，只見脇窩裏又撞出番軍來廝併，遼兵喊殺連天，四下裏撞擊，左右被番軍圍住在核心。盧俊義調撥衆將，左右衝

潛 水

突，前後捲殺，尋路出去。衆將揚威耀武，抖擻精神，正透四下裏廝殺，忽見陰雲閉合，黑霧遮天，白晝如夜，不分東西南北，盧俊義心慌，急引一支軍馬死命殺出。昏黑中聽得前面鸞鈴聲響，縱馬引兵殺過去，至一山口，只聽得裡面人語馬嘶。領軍趕將入去，只見狂風大作，走石飛沙，對面不見。盧俊義殺到裏面，約莫二更前後，方纔風靜雲開，復見一天星斗。衆人打一看時，四面盡是高山，左右是懸崖峭壁，只見高山峻嶺，無路可登。隨行人馬，只見徐寧，索超，韓滔，彭玘，陳達，楊春，周通，李忠，鄒淵，鄒潤，楊林，白勝大小十二箇頭領，有五千軍馬。星光之下，待尋歸路，四下高山圍匝，不能得出。盧俊義道：『軍士廝殺了一日，神思困倦，且就這裏權歇一宵，暫停戰馬，明日却尋歸路。』再說宋江正廝殺間，只見黑雲四起，走石飛沙，軍士對面都不相見。隨軍內却有公孫勝在馬上見了，知道此是妖法，急拔寶劍在手，就馬上作用，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把寶劍指點之處，只見陰雲四散，狂風頓息，遼軍不戰自退。宋江驅兵殺透重圍，退到一座高山，迎着本部軍馬，且把糧車頭尾相銜，權做寨柵，計點大小頭領，於內不見了盧俊義等一十三人，並五千餘軍馬。至天明，宋江便遣呼延灼，林冲，秦明，關勝各帶軍兵，四下裡去尋了一日，不知些消息回覆。宋江便取玄女課，焚香占卜已罷，說道：『大象不妨，只是陷在幽陰之處，急切難得出來。』宋江放心不下，遂遣解珍，解寶扮作獵戶，繞山來尋；又差時遷，石勇，段景住，曹正四下裏去打聽消息。且說解珍，解寶披上虎皮袍，挖了鋼叉，指望深山裏行。看看天色向晚，兩箇行到山中，四邊只一望，不見人煙，都是亂山疊嶂。解珍，解寶又行了幾箇山頭

水 齋

，是夜月色朦朧，遠遠地望見山畔一點燈光。弟兄兩箇道：『那裏有燈光之處，必是有人家。我兩箇且尋去，討些飯喫。』望着燈光處，披開脚步，透將來，未得一里多路，來到一箇去處，傍着樹林，破二作三數間草屋，屋下破壁裏閃出燈光來。解珍，解寶推開扇門，燈光之下，見是箇婆婆，年紀六旬之上。弟兄兩箇，放下銅叉，納頭便拜。那婆婆道：『我只道是俺孩兒來家，不想却是客人到此。客人休拜。你是那裏獵戶，怎生到此？』解珍道：『小人原是山東人氏，舊日是獵戶人家，因來此間做些買賣，不想正撞着軍馬熱鬧，連連廝殺，以此消折了本錢，無甚生理，弟兄兩箇只得來山中尋討些野味養口。誰想不識路徑，迷踪失跡，來到這裏，投宅上暫宿一宵。望老奶奶收留則箇。』那婆婆道：『自古云，誰人頂着房子走哩。我家兩箇孩兒也是獵戶，敢如今便回來也。客人少坐，我安排些晚飯與你兩箇喫。』解珍，解寶謝道：『多感老奶奶。』那婆婆入裏面去了，弟兄兩箇却坐在門前。不多時只見門外兩箇人，扛着一箇獐子入來，口裏叫道：『娘你在那裏？』只見那婆婆出來道：『孩兒，你們回了，且放下獐子，與這兩位客人覷見。』解珍，解寶慌忙下拜。那兩箇答禮已罷，便問：『客人何處？因甚到此？』解珍，解寶便把却纔的話再說一遍。那兩箇道：『俺祖居在此，俺是劉二，兄弟劉三，父是劉一，不幸死了，止有母親，專靠打獵營生，在此三二十年了。此間路徑甚雜，俺們尙有不認的去處。你兩箇是山東人氏，如何到此間討得衣服飯喫？你休瞞我。你二位敢不是打獵戶麼？』解珍，解寶道：『既到這裏，如何藏的，實訴與兄長。有詩爲證：

滄 水

峯巒重疊繞周遭，兵陷核心不可逃，二解欲知豹虎路，故將踪跡混漁樵。

當時解珍，解寶跪在地下，說道：『小人們果是山東獵戶，弟兄兩箇，喚做解珍，解寶，在梁山泊跟隨宋公明哥哥許多時落草，今來受了招安，隨着哥哥來破遼國。前日正與賀統軍大戰，被他衝散一支軍馬，不知陷在那裏，特差小人弟兄兩箇來打探消息。』那兩箇弟兄笑道：『你二位既是好漢，且請起，俺指與你路頭。你兩箇且少坐，俺煮一腿獐子肉，煖杯社酒，安排請你二位。』沒一箇更次，煮的肉來，劉二，劉三管待解珍，解寶。飲酒之間，動問道：『俺們久聞你梁山泊宋公明替天行道，不損良民，直傳聞到俺遼國。』解珍，解寶便答道：『俺哥哥以忠義爲主，誓不擾害善良，單殺濫官酷吏，倚強凌弱之人。』那兩箇道：『俺們只聽的說，原來果然如此。』盡皆歡喜，便有相愛不捨之情。解珍，解寶道：『我那支軍馬，有十數箇頭領，三五千兵卒，正不知下落何處？我想也得好一片地來排陷他。』那兩箇道：『你不知俺這北邊地理，只此間是幽州管下，有箇去處，喚做青石峪，只有一條路入去，四面盡是懸崖峭壁的高山。若是填塞了那條入去的路，再也出不來。多定只是陷在那裏了，此間別無這般寬闊去處。如今你那宋先鋒屯軍之處，喚做獨鹿山。這山前平坦地面，可以廝殺。若山頂上望時，都見四邊來的軍馬。你若救那支軍馬，捨命打開青石峪，方纔可以救出。那青石峪口，必然多有軍馬截斷這條路口。此山柏樹極多，惟有青石峪口兩株大柏樹最大的好，形如傘蓋，四面盡皆望見。那大樹邊，正是峪口。更隄防一件；賀統軍會行妖法，教宋先鋒破他這一件要緊。』解珍，解寶得了這言語，拜謝了劉家弟兄兩箇，連夜回寨來。宋

濟 水

江見了，問道：『你兩箇打聽的些分曉麼？』解珍，解寶却把劉家弟兄的言語備細說了一遍。宋江失驚，便請軍師吳用商議。正說之間，只見小校報道：『段景住，石勇引將白勝來了。』宋江道：『白勝是與盧先鋒一同失陷，他此來必是有異。』隨即喚來帳下問時，段景住先說：『我和石勇正在高山澗邊觀望，只見山頂上一箇大氍包滾將下來。我兩箇看時，看看滾到山脚下，却是一團氍衫，裏面四圍裹定，上用繩索緊拴。直到樹邊看時，裡面却是白勝。』白勝便道：『盧頭領與小弟等一十三人，正廝殺間，只見天昏地暗，日色無光，不辨東南西北，只聽的人語馬嘶之聲。盧頭領便教只顧殺將入去，誰想深入重地，那裏盡是四圍高山，無計可出，又無糧草接濟，一行人馬，實是艱難。盧頭領差小弟從山頂上滾將下來，尋路報信，不想正撞着石勇，段景住二人。望哥哥早發救兵，前去接應，遲則諸將必然死了。』宋江聽罷連夜點起軍馬，令解珍，解寶爲頭引路，望這大柏樹便是峪口，傳令教馬步軍兵，併力殺去，務要殺開峪口人馬。行到天明，遠遠的望見山前兩株大柏樹，果然形如傘蓋。當下解珍，解寶引着軍馬，殺到山前峪口。賀統軍便將軍馬擺開，兩箇兄弟爭先出戰。宋江軍將要搶峪口，一齊向前。豹子頭林冲飛馬先到，正迎着賀拆交馬。只兩合，從肚皮上一鎗擰着，把那賀拆擰於馬下。步兵頭領見馬軍先到贏了，一發都奔將入去。黑旋風李逵手輪雙斧，一迷里砍殺遼兵。背後便是混世魔王樊瑞，喪門神鮑旭，引着牌手項充，李袞，并衆多蠻牌直殺入遼兵隊裏。李逵正迎着賀雲，搶到馬下，一斧砍斷馬脚，當時倒了，賀雲落馬。李逵雙斧如飛，連人帶馬，只顧亂斮。遼兵正擁將來，却被樊瑞，鮑旭兩下衆牌手撞住。賀

水滸

統軍見折了兩箇兄弟，便口中念念有詞，作起妖法，不知道些甚麼，只見狂風大作，就地生雲，黑黯黯罩住山頭，昏慘慘迷合谷口。正作用間，宋軍中轉過公孫勝來，在馬上掣出寶劍在手，口中念不過數句，大喝一聲道疾，只見四面狂風掃退浮雲，現出朗朗一輪紅日，馬步三軍衆將，向前捨死併殺遼兵。賀統軍見作法不靈，敵軍衝突的緊，自舞刀拍馬殺過陣來。只見兩軍一齊混戰，宋兵殺的遼兵東西亂竄，馬軍追趕遼兵，步軍便去扒開峪口，原來被這遼兵重重疊疊，將大塊青石填塞住這條出路。步軍扒開峪口，殺進青石峪內，盧俊義見了宋江軍馬，皆稱慚愧。宋江傳令，教且休趕遼兵，收軍回獨鹿山將息被困人馬。盧俊義見了宋江放聲大哭道：『若不得仁兄垂救，幾喪了兄弟性命。』宋江，盧俊義同與用，公孫勝返馬回寨，將息三軍，解甲暫歇。次日軍師吳學究說道：『可乘此機會，就好取幽州。若得了幽州，遼國之亡，唾手可待。』宋江便叫盧俊義等一十三人軍馬，且回幽州權歇。宋江自領大小諸將，軍卒人等，離了獨鹿山，前來攻打幽州。賀統軍正退回任城中，爲折了兩箇兄弟，心中好生納悶，又聽得探馬報道：『宋江軍馬來打幽州。』番軍越慌，衆遼兵上城觀望，見東北下一簇紅旂，西北下一簇青旗，兩彪軍馬遶幽州來。即報與賀統軍，賀統軍聽的大驚，親自上城來看時，認的是遼國來的旗號，心中大喜。來的紅旗軍馬盡寫銀字，這支軍乃是大遼國驕馬太真肯慶，只有五千餘人；這一支青旗軍馬，旗上都是金字，盡插雉尾，乃是李金吾大將。原來那箇番官，正受黃門侍郎左執金吾上將軍，姓李名集，呼爲李金吾，乃李陵之後，蔭襲金吾之爵，見在雄州屯扎，部下有一萬來軍馬，侵犯大宋邊界，正是此輩。聽的遼主折

澗 水

了城子，因此調兵前來助戰。賀統軍見了，使人去報兩路軍馬：『且休入城，教去山背後埋伏暫歇，待我軍馬出城，一面等宋江兵來，左右掩殺。』賀統軍傳報已了，遂引軍兵出幽州迎敵。宋江諸將已近幽州，吳用便道：『若是他閉門不出，便無準備；若是他引兵出城迎敵，必有埋伏。我軍可先分兵作三路而進：一路直往幽州進發，迎敵來軍，兩路如羽翼相似，左右護持。若有埋伏軍起，便教這兩路軍去迎敵。』宋江便撥調關勝帶宣贊，郝思文領兵在左，再調呼延灼帶單廷珪，魏定國領兵在右，各領一萬餘人，從山後小路慢慢而行。宋江等引大軍前來，逕往幽州進發。却說賀統軍引兵前來，正迎着宋江軍馬，兩軍相對，林冲出馬與賀統軍交戰。鬪不到五合，賀統軍回馬便走，宋江軍馬追趕。賀統軍分兵兩路，不入幽州，遶城而走。吳用在馬上便叫休趕。說猶未了，左邊撞出太真駙馬來，已有關勝却好迎住；右邊撞出李金吾來，又有呼延灼却好迎住。正來三路軍馬遇住大戰，殺的屍橫遍野，流血成河。賀統軍情知遼兵不勝，欲回幽州時，掃過二將，接住便殺，乃是花榮，秦明，死戰定賀統軍。欲退回西門，城邊又撞見雙鎗將董平，又殺了一陣。轉過南門，撞見朱仝，接着又殺一陣。賀統軍不敢入城，掃條大路，望北而走。不隄防前面掃着鎮三山黃信，舞起大刀，直取賀統軍，賀統軍心慌，措手不及，被黃信一刀，正砍在馬頭上，賀統軍棄馬而走。不想脇窩裏又撞出楊雄，石秀，兩箇步軍頭領齊上，把賀統軍掀翻在肚皮下，宋高挺鎗又趕將來。衆人只怕爭功，壞了義氣，就把賀統軍亂鎗戮死。那隊遼兵已自先散，各自逃生。太真駙馬見統軍隊裏倒了帥字旗，軍校漫散，情知不濟，便引了這彪紅旗軍從山背後走了。李金吾

潯 水

正戰之間，不見了這紅旗軍，料道不濟事，也引了這彪青旗軍望山後退去。宋江見這三路軍兵盡皆退了，大駭人馬，湊來奪取幽州。不動聲色，一鼓而收。來到幽州城內，扎駐三軍，便出榜安撫百姓，隨即差人急往檀州報捷，請趙樞密移兵薊州守把；就取這支水軍頭領并船隻前來幽州聽調；却教副先鋒盧俊義分守薊州。前後共得了四箇大郡，趙安撫見了來又大喜，一面申奏朝廷，一面行移薊，薊二州知會，再差水軍頭領收拾進發，准備水陸亟進。且說遼主陞殿，會集文武番官，左丞相幽西李瑄，右丞相太師褚堅，統軍大將等衆，當廷商議：『卽自宋江侵奪邊界，占了俺四座大郡，早晚必來侵犯皇城，燕京難保。賀統軍弟兄三箇已亡，汝等文武羣臣，當國家多事之秋，如何處置？』有都統軍兀顏光奏道：『郎主勿憂。前者奴婢累次只要自去領兵，往往被人阻擋，以致養成賊勢，成此大禍。伏乞親降聖旨，任臣選調軍馬，會合諸處軍，尅日興師，務要擒獲宋江等衆，恢復原奪城池。』郎主准奏，遂賜出明珠虎牌、金印，勅旨，黃鉞，白旄，朱旛，早蓋，盡付與兀顏統軍，不問金枝玉葉，皇親國戚，不揀是何軍馬，竝聽愛卿調遣，速便起兵前去征進。兀顏統軍領了聖旨兵符，便下教場，會集諸多番將，傳下將令，調遣諸處軍馬，前來策應。却纔傳令已罷，有統軍長子兀顏延壽，直至演武亭上稟道：『父親一面整點大軍，孩兒先帶數員猛將，會集太真駙馬，李金吾將軍二處軍馬，先到幽州殺敗這蠻子們八分。待父親來時，懇中捉繫，一鼓掃清宋兵，不知父親鈞意如何？』兀顏統軍道：『吾兒言見得是，與汝突騎五千，精兵二萬，就做先鋒卽會同太真駙馬，李金吾，刻下便行。如有捷音，火速飛報。』小將軍欣然領了號令，整點三軍

水 滸

，逕透幽州來。正是萬馬奔馳天地怕，千軍踴躍鬼神愁。畢竟兀顏小將軍怎生搦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戰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將

話說當時兀顏延壽將引二萬餘軍馬，會合了太真駙馬，李金吾二將，共領三萬五千番軍，整頓鎗刀弓箭，一應器械完備，擺布起身。早有探子來幽州城裏報知宋江。宋江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遼兵累敗，今次必選精兵猛將前來廝殺，當以何策應之？』吳用道：『先調兵出城，布下陣勢，待遼兵來，慢慢地挑戰。他若無能，自然退去。』宋江隨即調遣軍馬出城，離城十里，地名方山，地勢平坦，靠山傍水，排下九宮八卦陣勢。等候間，只見遼兵分做三隊而來：兀顏小將軍兵馬是早旗，太真駙馬是紅旗，李金吾軍是青旗。三軍齊到，見宋江擺成陣勢，那兀顏延壽在父親手下，曾習得陣法，深知玄妙。便令青紅旗二軍，分在左右，扎下營寨；自去軍中豎起雲梯，看了宋兵，果是九宮八卦陣勢，下雲梯來冷笑不止。左右副將問道：『將軍何故冷笑？』兀顏延壽道：『量他這箇九宮八卦陣，誰不省得！他將此等陣勢瞞人不過。俺却驚他則箇。』令衆軍擺三通畫鼓，豎起將臺，就臺上用兩把號旗，招展左右，列城陣勢。已了，下將臺來，上馬，令首將哨開陣勢，親到陣前與宋江打話。那小將軍怎生結束，但見：

戴一頂三叉如意紫金冠，穿一件蜀錦團花白銀鏡，足穿四縫鷹嘴抹綠靴，腰繫雙環龍角黃鞞帶，蚪鬃吞旗打將鞭，霜雪裁鋒殺人劍，左懸金畫寶雕弓，右插銀嵌狼牙箭，使一枝畫桿方天戟，騎一匹鐵脚棗騮馬。

濟水

兀顏延壽勒馬直到陣前，高聲叫道：『你擺九宮八卦陣，待要瞞誰！你却識得俺的陣麼？』宋江聽的番將要鬪陣法，叫軍中豎起雲梯，宋江、吳用、朱武上雲梯觀望了遼兵陣勢，三隊相連，左右相顧，朱武早已認得，對宋江道：『此太乙三才陣也。』宋江留下吳用同朱武在將臺上，自下雲梯來，上馬出到陣前，挺鞭直指遼將喝道：『量你這太乙三才陣，何足爲奇！』兀顏小將軍道：『你識吾陣，看俺變法，教汝不識。』勒馬入中軍，再上將臺，把號旗招展，變成陣勢。吳用、朱武在將臺上看了，此乃變作河洛四象陣。使人下雲梯來回覆宋江知道了，兀顏小將軍在出陣門，橫戟問道：『還識俺陣否？』宋江答道：『此乃變出河洛四象陣。』那兀顏小將軍搖着頭冷笑，再入陣中，上將臺把號旗左招右展，又變成陣勢。吳用、朱武在將臺上看了，朱武道：『此乃變作循環八卦陣。』再使人報與宋江知道。那小將軍再出陣前，高聲問道：『還能識吾陣否？』宋江笑道：『料只是變出循環八卦陣，不足爲奇！』小將軍聽了，心中自忖道：『俺這幾箇陣勢，都是秘傳來的，不期都被此人識破。宋江之中，必有人物！』兀顏小將軍再入陣中，下馬上將臺將號旗招展，左右盤旋，變成箇陣勢，四邊都無門路，內藏八八六十四隊兵馬。朱武再上雲梯看了，對吳用說道：『此乃是武侯八陣圖，藏了首尾，人皆不曉。』便着人請宋公明到陣中上將臺看這陣法：『休欺負他遼兵，這等陣圖，皆得傳授。此四陣皆從一派傳流下來，並無走移：先是太乙三才，生出河洛四象，四象生出循環八卦，八卦生出八八六十四卦，已變爲八陣圖，此是循環無比絕高的陣法。』宋江下將臺，上戰馬直到陣前，小將軍掬戟在手，勒馬陣前，高聲大叫：『能識俺陣否？』

滄 水

『宋江喝道：『汝小將年幼學淺，如井底之蛙，只知此等陣法，以為絕高。量這藏頭八陣圖法，瞞誰！瞞吾大宋小兒也瞞不過！』兀顏小將軍道：『你雖識俺陣法，你且排一箇奇異的陣勢，瞞俺則箇。』宋江喝道：『只俺這九宮八卦陣勢，雖是淺薄，你敢打麼！』小將軍大笑道：『量此等小陣，有何難哉！你軍中休放冷箭，看咱打你這箇小陣。』且說兀顏小將軍便傳將令，直教太真駙馬、李金吾各撥一千軍，待俺打透陣勢，便來策應。傳令已罷，衆軍纔鼓，宋兵已傳下將令，教軍中擊鑼三通戰鼓，門旗兩開，放打陣的小將入來。那兀顏延壽帶本部下二十來員牙將，一千披甲馬軍，用手拈弄，當日屬火，不從正南離位上來。帶了軍馬，轉過右邊，從西方兌位上蕩開白旗，殺入陣內。後面的被弓箭手射住，止有一半軍馬入的去，其餘都回本陣。却說小將軍走到陣裡，便透中軍，只見中間白蕩蕩如銀牆鐵壁，團團圍住小將軍。那兀顏延壽見了，驚的面如土色。心中暗想，陣裏那得這等城子。便教四邊且打通舊路，要殺出陣來。衆軍回頭看時，白茫茫如銀海相似，滿地只聽的水響，不見路徑。小將軍甚慌，引軍殺投南門來，只見千團火塊，萬縷紅霞就地面滾，並不見一箇軍馬。小將軍那裏敢出南門，亂斜裏殺投東門來，只見帶葉樹木，連枝山柴，交橫塞滿地下，兩邊都是鹿角，無路可進。却轉過北門來，又見黑氣遮天，烏雲蔽日，伸手不見掌，如黑暗地獄相似。那兀顏小將軍在陣內，四門無路可出，心中疑道：『此必是宋江行持妖法，休問怎生，只就這裏死撞出去。』衆軍得令，齊聲吶喊，殺將出去。傍邊撞出一員大將，高聲喝道：『孺子小將走那裏去！』兀顏小將軍欲待來戰，措手不及，腦門上早飛下一鞭來。那小將軍眼明手快，便

水滸

把方天戟來攔住。只聽得雙轅齊下，早把戟桿折做兩段。急待掙扎，被那將軍撲入懷內，輕舒猿臂，款扭狼腰，把這兀顏小將軍活捉過去。攔住後軍，都喝下馬來。衆軍黑天摸地，不辨東西，只得下馬受降。拏住小將軍的，不是別人，正是虎軍大將雙轅呼延灼。當時公孫勝在中軍作法，見報拏了小將軍，便收了法術，陣中仍復如舊，青天白日。且說太真騎馬，并李金吾將軍，各引兵一千，只等陣中消息，便要來策應。却不想不見些動靜，不敢殺過來。宋江出到陣前，高聲喝道：『你那兩軍不降，更待何時！兀顏小將已被吾生擒在此。』喝令羣刀手簇出陣前。李金吾見了，一騎馬，一條鎗，直趕過來，要救兀顏延壽。却有霹靂火秦明正當前部，飛起狼牙棍，直取李金吾，二馬相交，軍器並舉，兩軍齊聲吶喊。李金吾先自心中慌了，手段緩急差遲，被秦明當頭一棍，連盔透頂，打的粉碎，李金吾顛下馬來。太真騎馬見李金吾輸了，引軍便回。宋江催兵掩殺，遼兵大敗奔走，奪得戰馬三千餘匹，旗旛劍戟，棄滿川谷。宋江引兵還望燕京進發，直欲長驅席捲，以復王封。却說遼兵敗殘人馬，逃回遼國，見了兀顏統軍稟說：『小將軍去打宋兵陣勢，被他活捉去了。其餘牙將盡皆歸降，李金吾亦被他那裏一棍打死，太真騎馬逃的性命，不知去向。』兀顏統軍聽了大驚，便道：『吾兒自小習學陣法，頗知玄妙。宋江那厮把甚陣勢捉了吾兒？』左右道：『只是箇九宮八卦陣勢，又無甚希奇。俺這小將軍布了四箇陣勢，都被那蠻子識破了。臨了對俺小將軍說道：『你識我九宮八卦陣，你敢來打麼？』俺小將軍便領了千百騎馬軍，從西門打將入去，被他強弓硬弩射住，只有一半人馬能勾入去。不知怎生被他生擒活捉了。』兀顏統軍道：『量這箇

水 滸

九宮八卦陣，有甚難打！必是被他變了陣勢。」衆軍道：「俺們在將臺上，望見他陣中隊伍不動，旗旛不改，只見上面一派黑雲罩定陣中。」兀顏統軍道：「恁的必是妖術。吾不起軍，這廝也來。若不取勝，吾當自刎。誰敢與我作前部先鋒，引兵前去？俺驅大隊隨後便來。」帳前轉過二將齊出：「某等兩箇願爲前部。」一箇是番官瓊妖納延，一箇是燕京驍將姓寇，雙名鎮遠。兀顏統軍大喜，便道：「你兩箇小心在意，與吾引一萬軍兵作前部先鋒，逢山開路，遇水壘橋，吾引大軍隨後便到。」且不說瓊，寇二將起身作先鋒開路，却說兀顏統軍隨卽整點本部下十一曜大將，二十八宿將軍，盡數出征。先說那十曜大將：

太陽星御弟大王耶律得重引兵五千，
太陰星天壽公主答里孛引女兵五千，

縱陰星皇姪耶律得榮引兵三千，
計都星皇姪耶律得華引兵三千，

紫微星皇姪耶律得忠引兵三千，
月孛星皇姪耶律得信引兵三千，

東方青帝水星大將只兒拂郎引兵三千，
西方太白金星大將烏利可安引兵三千，

南方熒惑火星大將洞仙文榮引兵三千，
北方玄武水星大將曲利出清引兵三千，

中央鎮星土星上將都統軍兀顏光總領各飛兵馬首將五千，鎮守中壇。

兀顏統軍再點部下那二十八宿將軍：

角木蛟孫忠，亢金龍張起，氏土貉劉仁，房日兔謝武，

心月狐裴直，尾火虎顧永興，箕水豹賈茂，斗水獬蕭大觀，

牛金牛薛雄，女土蝠俞得成，虛日鼠徐威，危月燕李益，

水 滸

室火豬祖興，壁水獮成到那海，奎木狼郭永昌，婁金狗阿哩義，

胃土雉高彪，昂日雞順受高，畢月鳥國永泰，腎火猴潘異，

參水猿周豹，井水犴童里合，鬼金羊王景，柳土獐雷春，

星日馬下君保，張月鹿李復，翼火蛇狄聖，軫水蚓玃古兒。

那兀顏光整點就十一曜大將，二十八宿將軍，引起大隊軍馬，精兵二十餘萬，傾國而起，奉請耶主御駕親征。有古風一篇為證：

羊角風旋天地黑，黃沙漠漠雲陰澀，契丹兵動山岳摧，萬里乾坤皆失色。

狂嘶駿馬坐胡兒，躍溪超嶺流星馳，攙搶發光天狗吠，迷離毒霧奔羣虺。

寶雕弓挽烏龍春，雪刃霜刀映寒日，萬片霞光錦帶旗，千池荷葉青氈笠。

胡笳齊和天山歌，鼓聲震起白駱駝，番王左右持繡斧，統軍前後揮金戈。

繡斧金戈勢相亞，打圍一路無禾稼，海青放起鴻鵠愁，豹子鳴時神鬼怕。

幽州城下如沸波，連營列騎精兵多。罡星天遣除妖祲，紛紛宿曜如予何！

且不說兀顏統軍興起大隊之師，捲地而來，再說先鋒瓊，寇二將，引一萬人馬，先來進兵，早有緝作報與宋江，這場廝殺不小，宋江聽了大驚，傳下將令，一面教取盧俊義部下盡數軍馬，一面又取檀州，薊州舊有人員都來聽調。就請趙樞密前來監戰，再要水軍頭目，來帶水手人員，盡數登岸，都到薊州取齊。陸路進發，水軍頭領護持趙樞密在後而來，應有軍馬盡在幽州。宋江等接見趙樞密，參拜已罷，趙樞密道：『將軍如此勞神，國之柱石，名傳萬載

水 滸

。下官回朝，于天子前必當重保。」宋江答道：「無能小將，不足掛齒。上托天子洪福，下賴元帥虎威，偶成小功，非人能也。今有探細人報來就裏，聞知遼國兀顏統軍，起二十萬軍馬傾國而來，興亡勝敗，決此一戰。特請樞相另立營寨于十五里外屯扎。看宋江施犬馬之勞，與衆弟兄併力向前，決此一戰。」趙樞密道：「將軍善觀方便。」宋江遂辭了趙樞密，與同盧俊義，引起大兵，轉過幽州地面所屬永清縣界。把軍馬屯扎下了營寨，聚集諸將頭領，上帳同坐，商議軍情大事。宋江道：「今次兀顏統軍親引遼兵，傾國而來，決非小可。死生勝負，在此一戰。汝等衆兄弟皆宜努力向前，勿生退悔，但得微功，上達朝廷，天子恩賞必當共享。」衆皆起身，都道：「兄長之命，誰敢不依。」正商議間，小校報來，有遼國使人下戰書來。宋江教喚至帳下，將書呈上。宋江拆書看了，乃是遼國兀顏統軍帳前先鋒使。瓊，寇二將軍，統前部兵馬，相期來日決戰，宋江就批書尾，回示來日決戰。叫與來使酒食，放回本寨。此時秋盡冬來，軍披重鎧，馬掛皮甲，盡皆得時。次日五更造飯，平明拔寨，盡數起行，不到四五里，宋兵果與遼兵相迎。遙望卓離旗影裏，閃出兩員先鋒旗號來，戰鼓喧天，門旗開處，那箇瓊先鋒當先出馬，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魚尾捲雲鐵冠，披掛龍鱗傲霜嵌縫鎧，身穿石榴紅錦繡羅袍，腰繫荔枝七寶黃金帶，足穿抹綠鷹嘴金線靴，腰懸鍊銀竹節熟銅鞭，左掛硬弓，右懸長箭，馬跨越嶺巴山獸，鎗槍翻江攪海龍。

當下那箇瓊妖納延橫鎗躍馬，立在陣前。宋江在門旗下看了瓊先鋒如此英雄，便問：「誰與

水滸

此將交戰？」當下九紋龍史進提刀躍馬出來，與瓊將軍挑鬪。戰馬相交，軍器交響，二將鬪到三十二合，史進一刀却砍箇空，喫了一驚，撥回馬望本陣便走。瓊先鋒縱馬趕來。宋兵陣上小李廣花榮正在宋江背後，見輸了史進，便拈起弓，搭上箭，把馬挨出陣前，覷得來馬較近，颺的只一箭，正中瓊先鋒面門，翻身落馬。史進聽得背後墜馬，霍地回身，復上一刀，結果了瓊妖納延。那寇先鋒望見砍了瓊先鋒，怒從心起躍馬挺鎗，直出陣前，高聲大罵：「賊將怎敢暗算吾兄！」常有病尉遲孫立飛馬直出，還來迎寇鎮遠軍中戰鼓喧天，耳畔喊聲不絕，那孫立的金鎗神出鬼沒，寇先鋒鬪不過二十餘合，勒回馬便走，不敢回陣，恐怕撞動了陣脚，遶陣東北而走。孫立正要建功，那裏肯放，縱馬趕去。寇先鋒去得遠了，孫立在馬上帶住鎗，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滿弓，覷着寇先鋒後心較覷，只一箭，那寇將軍聽的弓弦響，把身一倒，那枝箭却好射到，順手只一掉，掉了那枝箭。孫立見了，暗暗地喝采。寇先鋒冷笑道：「這厮賣弄弓箭！」便把那枝箭咬在口裏，自把鎗帶在了事環上，急把左手取出硬弓，右手就取那枝箭，搭上弦，紐過身來，望孫立前心窩裏一箭射來。孫立早已偷眼見了，在馬上左來右去，那枝箭到胸前，把身望後便倒，那枝箭從身上飛過去了。這馬收勒不住，只顧跑來，寇先鋒把弓穿在臂上，紐回身，且看孫立倒在馬上，寇先鋒想道：「必是中了箭。」原來孫立兩腿有力，夾住寶鏡，倒在馬上，故作如此，却不墜下馬來，寇先鋒勒轉馬，要來捉孫立，兩箇馬頭却好相迎着，隔不的丈尺來去。孫立却跳將起來，大喝一聲，寇先鋒喫了一驚，便回道：「你只躲的我箭，須躲不的我鎗！」望孫立胸前盡力一鎗擲來，孫立

澹 水

挺起胸脯，受他一鎗。鎗尖到甲，略側一側，那鎗從肋窩裏放將過去，那寇將軍却撲入懷裏來。孫立就手提腕上虎眼銅鞭，向那寇先鋒腦袋上飛將下來，削去了半箇天靈骨。那寇將軍做了半世番官，死于孫立之手，屍骸落于馬前。孫立提鎗回來陣前，宋江大縱三軍，掩殺過對陣來。遼兵無主，東西亂竄，各自逃生。宋江正趕之間，聽的前面連珠炮響，宋江便教水軍頭領，先引一枝軍卒人馬把住水口，差花榮，秦明，呂方，郭盛騎馬上山頂望時，只見滾滾攘攘，番軍人馬蓋地而來。正是鳴鏑如雷奔虜騎，揚塵若霧湧胡兵。畢竟來的番軍是何處人馬，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顏統軍陣列混天象 宋公明夢授玄女法

話說當時宋江在高阜處看了遼兵勢大，慌忙回馬，來到本陣，且教將軍馬退回永清縣山口屯扎，便就帳中與盧俊義、吳用、公孫勝等商議道：『今日雖是贏了他一陣，損了他兩箇先鋒，我上高阜處觀望遼兵，其勢浩大，漫天遍地而來，此乃是大隊番軍人馬。來日必用與他大戰交鋒，恐寡不敵衆，如之奈何？』吳用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寡敵衆；昔晉謝玄五萬人馬戰退苻堅百萬雄兵。先鋒何爲懼哉？可傳令與三軍衆將，來日務要旗旛嚴整，弓弩上弦，刀劍出鞘，深栽鹿角，警守營寨，深置齊備，軍器並施，整頓雲梯砲石之類，預先伺候，還只擺九宮八卦陣勢。如若他來打陣，衣次而起從他，有百萬之衆，安敢衝突。』宋江道：『軍師言之甚妙。』隨卽傳令已畢，諸將三軍盡皆聽令。五更造飯，平明拔寨都起，前抵昌平縣界，卽將軍馬擺開陣勢，扎下營寨。前面擺列馬軍，還是虎軍大將秦明在前，呼延灼在後，關勝居左，林冲居右，東南索超，東北徐寧，西南董平，西北楊志，宋江守領中軍，其餘衆將各依舊職；後面步軍另做一陣在後，盧俊義、魯智深、武松三箇爲主，數萬之中，都是能征慣戰之將，箇箇磨拳擦掌，準備廝殺。陣勢已完，專候番軍。不多時，遙望遼兵遠遠而來。前面六隊番軍人馬，每隊各有五百，左設三隊，右設三隊，循環往來，其勢不定。此六隊遊兵，又號哨路，又號壓陣。次後大隊蓋地來時，前軍盡是皂纛旗，一代有七座旗門，每門有千匹馬，各有一員大將。怎生打扮：頭頂黑盔，身披玄甲，上穿皂袍，坐騎烏馬，手中一

水滸

水滸

般軍器，正按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門之內，總設一員把總大將，按上界北方玄武水星。怎生打扮：頭披青絲細髮，黃抹額緊束金箍，身穿禿袖卓袍，烏油甲密鋪銀鍍，足跨一匹烏騮千里馬，手擎一口黑柄三尖刀，乃是番將曲利出清，引三千披髮黑甲人馬，按北辰五惡星君，卓旗下軍兵不計其數。正是凍雲截斷東方日，黑氣平吞北海風。左軍盡是青龍旗，一代也有七座旗門，每門有千匹馬，各有一員大將。怎生打扮：頭戴四縫盔，身披柳葉甲，上穿翠色袍，下坐青驪馬，手擎一般軍器，正按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門之內，總設一員把總大將，按上界東方蒼龍木星。怎生打扮：頭戴獅子盔，身披猓猓鐵，堆翠繡青袍，纓金碧玉帶，手中月斧金絲桿，身坐龍駒玉塊青，乃是番將只兒拂郎，引三千青色寶旛人馬，按東震九惡星君，青旗下左右圍繞軍兵不計其數。正是翠色點開黃道路，青霞截斷紫雲根。右軍盡是白虎旗，一代也有七座旗門，每門有千匹馬，各有一員大將。怎生打扮：頭戴水磨盔，身披爛銀鍍，上穿素羅袍，坐騎雪白馬，各拿伏手軍器，正按西方奎，婁，胃，昂，畢，罇，參；七門之內，總設一員把總大將，按上界西方咸池金星。怎生打扮：頭頂兜鍪鳳翅盔，身披花銀雙鈎甲，腰間玉帶迸寒光，稱體素袍飛雪練，騎一匹照夜玉駿猓馬，使一枝純鋼銀棗撈，乃是番將烏利可安，引三千白纓素旗人馬，按西兌七惡星君，白旗下前後護禦軍兵不計其數。正似征駝捲盡陰山雪，番將斜披玉井冰。後軍盡是緋紅旗，一代亦有七座旗門，每門有千匹馬，各有一員大將。怎生打扮：頭戴鑽箱朱紅漆笠，身披猩猩血染征袍，桃紅鎖甲現魚鱗，衝陣龍駒名亦兔，各搭伏手軍器，正按南方井，鬼，柳。

水滸

星，張，翼，軫。七門之內，總設一員把總大將，按上界南方朱雀火星。怎生打扮：頭頂着絳冠朱纓，綵爛，身穿緋紅袍，茜色光輝，甲披一片紅霞，靴刺數條花縫，腰間寶帶紅鞞，臂掛硬弓長箭，手持八尺火龍刀，坐騎一匹胭脂馬，乃是番將馮仙文榮，引三千紅羅寶廝人馬，按南離三炁星君，紅旗下朱纓絳衣軍兵不計其數。正似離宮走却六丁神，霹靂震開三昧火。陣前左有一隊五千猛兵人馬，盡是金縷弁冠，鍍金銅甲，緋袍朱纓，火焰紅旗，繡鞍赤馬，簇擁着一員大將：頭戴簇芙蓉如意縷金冠，身披結連環獸面瑣子黃金甲，猩紅烈火繡花袍，碧玉嵌金七寶帶，使兩口日月雙刃，騎一匹五明赤馬，乃是遼國御弟太王耶律得重，正按上界太陽星君。正似金烏擁出扶桑國，火傘初離東海洋。陣前右設一隊五千女兵人馬，盡是銀花弁冠，銀鈎鎗甲，素袍素纓，白旗白馬，銀桿刀鎗，簇擁着一員女將：金鳳釵對插青絲，紅抹額亂鋪珠翠，雲肩巧襯錦裙，繡襖深籠銀甲，小小花靴金蹬穩，翩翩翠袖玉鞭輕，使一口七星寶劍，騎一匹銀駿白馬，乃是遼國天壽公主答里李，按上界太陰星君。正似玉兔團團離海角，水輪皎皎照瑤臺。兩隊陣中，團團一遭，盡是黃旗，簇簇軍將，盡騎黃馬，都披金甲，襯甲，袍起一片黃雲，繡包巾散半天黃霧，黃金隊中，有軍馬大將四員，各領兵三千，分於四角，每角上一員大將，團團守護。東南一員大將，青袍金甲，手持寶鎗，坐騎粉青馬，立於陣前，按上界羅喉星君，乃是遼國皇姪耶律得榮；西南一員大將，紫袍銀甲，使一口寶刀，坐騎海驢馬，立於陣前，按上界計都星君，乃是遼國皇姪耶律得華，東北一員大將，綠袍銀甲，手執方天畫戟，坐騎五明黃馬，立於陣前，按上界紫炁星君，乃是遼國皇姪耶律

水滸

得忠；西北一員大將，白袍銅甲，手仗七星寶劍，坐騎踢雲烏騮馬，立於陣前，按上界月孛星君，乃是遼國皇姪耶律得信；黃軍陣內，簇擁着一員上將，左有執青旗，右有持白紙，前有驍朱旛，後有張阜蓋，週迴旗號按二十四氣，六十四卦，南辰北斗，飛龍，飛虎，飛熊，飛豹，明分陰陽左右，暗合璇璣玉衡，乾坤混沌之象。那員上將使一枝朱紅畫桿方天戟，怎生打扮：頭戴七寶紫金冠，身穿龜背黃金甲，西川紅錦繡花袍，藍田美玉玲瓏帶，左懸金畫鐵胎弓，右帶鳳翎鈚子箭，足穿鷹嘴雲根靴，坐騎鐵脊銀鬃馬，錦雕鞍穩踏金鑿，紫絲韁半絆山驄，腰間掛劍驅番將，手內揮鞭統大軍。這簇軍馬光輝四邊，渾如金色，按上界中宮土星一炁天君，乃是遼國都統軍大元帥兀顏光。黃旗之後，中軍是鳳鸞龍車，前後左右七重劍戟鎗刀圍繞，九重之內，又有三十六對黃巾力士推捧車駕，前有九騎金鞍駿馬駕轅，後有八對錦衣衛士隨陣。輦上中間坐着遼國郎主，頭戴衝天唐巾，身穿九龍黃袍，腰繫藍田玉帶，足穿朱履朝靴。左右兩個大臣，左丞相幽西李瑾，右丞相太師濟堅，各帶貂蟬冠，火裙，朱服，紫綬，金章，象簡，玉帶，龍床。兩邊金童玉女，執箭捧珪，龍車前後左右兩邊，簇擁護駕天兵。遼國郎主自按上界北極紫微大帝，總領鎮星。左右二丞相按上界左輔右弼星君。正是一天星斗離乾位，萬象森羅降世間。有詩爲證：

宿曜隨宜列八方，更將土德鎮中央，胡人從不關天象，何事紛紛瀆上蒼。

那遼國番軍擺列天陣已定，正如雞卵之形，似覆盆之狀，旗排四角，鎗羅八方，循環無定，進退有則，宋江看見，便教強弓硬弩射住陣腳，就中軍豎起雲梯將臺，引吳用，朱武上臺觀

澣 水

望。宋江看了，驚訝不已。朱武看了，認的是天陣，便對宋江，吳用道：『此乃是太乙混天像陣也。』宋江問道：『如何攻擊？』朱武道：『此天陣變化無窮，機關莫測，不可造次攻打。』宋江道：『若不打得開陣勢，如何得他軍退？』吳用道：『急切不知他陣內虛實，如何便去打得！』正商議間，兀顏統軍在中軍傳令，今日屬金，可差亢金龍張起，牛金牛薛雄，龔金狗阿星義，鬼金羊王景四將，跟隨太白金星大將烏利可安離陣攻打宋兵。宋江衆將在陣前，望見對陣右軍七門或開或閉，軍中雷響，陣勢團圍，那引軍旗在陣內自東轉北，北轉西，西投南，朱武見了，在馬上道：『此乃是天盤左旋之象。今日屬金，天盤左動，必有兵來。』說猶未了，五炮齊響，早是對陣踴出軍來：中是金星，四下是四宿，引動五隊軍馬，捲殺過來，勢如山倒，力不可當。宋江軍馬措手不及，望後急退。大隊壓住陣腳，遼兵兩面夾攻，宋軍大敗，急忙退兵回到本寨，遼兵也不來追趕。點視軍中頭領：孔亮傷刀，李雲中箭，朱富着砲，石勇着鎗，中傷軍卒不計其數。隨即發付上車，去後寨令安道全醫治。宋江教前軍下了鐵蒺藜，深栽鹿角，堅守寨門。宋江在中軍納悶，與盧俊義等商議：『今日折了一陣，如之奈何！再若不出交戰，必來攻打。』盧俊義道：『來日着兩路軍馬，撞住他那壓陣軍兵，再調兩路軍馬，撞那斷正北七門；却教步軍從中間打將入去，且看裏面虛實如何。』宋江道：『也是。』次日便依盧俊義之言，收拾起寨，前至陣前，準備大開寨門，引兵前進。遙望遼兵不遠，六隊壓陣遼兵遠探將來。宋江便差關勝在左，呼延灼在右，引本部軍馬撞退壓陣遼兵。大隊前進，與遼兵相接。宋江再差花榮，秦明，董平，楊志在左，林冲，徐

水滸

舉，索起，朱全在右，兩隊軍兵，來撞旱旗七門。果然撞開卓旗陣勢，殺散旱旗人馬，正北七座旗門，隊伍不整。宋江陣中却轉過李逵，樊瑞，鮑旭，項充，李袞，五百牌手向前，背後魯智深，武松，楊雄，石秀，解珍，解寶，將帶應有步軍頭目，撞殺入去。混天陣內，只聽四面砲響，東西兩軍，正面黃旗軍，撞殺將來，宋江軍馬抵當不住，轉身便走。後面架隔不定，大敗奔走，退回原寨。急點軍時，折其大半，杜遷，宋萬又帶重傷，於內不見了黑旋風李逵。原來李逵殺的性起，只顧砍入他陣裏去，被他攙鉤搭柱，活捉去了。宋江在寨中聽的，心中納悶，傳令教先送杜遷，宋萬去後寨，令安道全調治；帶傷馬匹，叫牽去與皇甫端料理。宋江又與吳用等商議：『今日又折了李逵，輸了這一陣，似此怎生奈何？』吳用道：『前日我這裏活捉的他那箇小將軍，是兀顏統軍的孩兒，正好與他打換。』宋江道：『這番換了，後來倘若折將，何以解救？』吳用道：『兄長何故執迷，且顧眼下。』說猶未了，小校來報，有遼將遣使到來打話。宋江喚入中軍，那番官來與宋江厮見，說道：『俺奉元帥將令，今日拿得你的一箇頭目，到俺總兵面前，不肯殺害，好生與他酒肉，管待在那裏，統軍要送來與你，換他孩兒小將軍還他，如是將軍肯時，便送那箇頭目來還。』宋江道：『既是恁地，俺明日取小將軍來，到陣前兩相交換。』番官領了宋江言語，上馬去了。宋江再與吳用商議道：『我等無計破他陣勢，不若取將小將軍來，就這裏解和這陣，兩邊各自罷戰。』吳用道：『且將軍馬暫歇，別生良策，再來破敵，未爲晚矣。』到曉差人星夜去取兀顏小將軍來，也差箇人直往兀顏統軍處說知就裏。且說兀顏統軍正在帳中坐地，小軍來報，宋先鋒使人

澗 水

來打話。統軍傳令，教喚入來。到帳前見了兀顏統軍說道：「俺的宋先鋒拜章統軍麾下，今送小將軍回來，換俺這箇頭目。即今天氣嚴寒，軍士勞苦，兩邊權且罷戰，待來春別作商議，俱免人馬凍傷。請統軍將令。」兀顏統軍聽了，大喝道：「無智辱子，被汝生擒，縱使得活，有何面目見咱！不用相換，便拿下替俺斬了！若要罷戰權歇，教你宋江束手來降，免汝一死，若不如如此，吾引大兵一到，寸草不留！」大喝一聲：「退去！」使者飛馬回寨，將這話訴與宋江。宋江慌速，只怕救不得李逵，拔寨便起，帶了兀顏小將軍，直抵前軍。隔陣大叫：「可放過俺的頭目來，我還你小將軍。不罷戰不妨，自與你對陣廝殺。」只見遼兵陣中，無移時把李逵一騎馬送出陣前來；這裏也牽一匹馬送兀顏小將軍出陣去。兩家如此一言爲定，兩邊一齊同收同放。李將軍回寨，小將軍也騎馬過去了。當日兩邊都不廝殺。宋江退兵回寨，且與李逵賀喜。宋江在帳中與諸將相議道：「遼兵勢大，無計可破，使我憂煎，度日如年，怎生奈何！」呼延灼道：「我等來日可分十隊軍馬：兩路去當壓陣軍兵，八路一齊撞擊，決此一戰。」宋江道：「全靠你等衆弟兄同心協力，來日必行。」吳用道：「兩番撞擊不動，不如守等他來交戰。」宋江道：「等他來也不是良法，只是衆弟兄當以力敵，豈有連敗之理。」當日傳令，次早拔寨起軍。分作十隊，飛搶前去：兩路先截住後背壓陣軍兵，八路軍馬更不打話，吶喊搖旗，插入混天陣去。聽的裡面雷聲高響，四七二十八門一齊分開，變作一字長蛇之陣，便殺出，宋江軍馬措手不及，急令回軍，大敗而走，旗鎗不整，金鼓偏斜，速退回來，到得本寨，於路損折軍馬數多。宋江傳令，教軍將緊守山口寨柵，深掘濠塹，

濟 水

牢裁鹿角，堅閉不出，且過冬寒。却說副樞密趙安撫累次申達文書，赴京奏請，索取衣襖等件，因此朝廷特差御前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正受鄭州團練使，姓王雙名文斌，此人文武雙全，滿朝欽敬，將帶京師一萬餘人，起差民夫車輛，押運衣襖五十萬領，前赴宋先鋒軍前交卸，就行催併軍將，向前交戰，早奏凱歌。王文斌領了聖旨文書，將帶隨行軍器，拴束衣甲鞍馬，催僕人夫軍馬，起運車仗，出東京望陳橋驛進發。監押着一二百輛車子，上插黃旗，書「御賜衣襖」，迤邐前進。經過去處，自有官司供給口糧。在路非則一日，來到邊庭，參見了趙樞密，呈上中書省公文。趙安撫看了大喜道：「將軍來的正好！目今宋先鋒被遼國兀顏統軍，把兵馬擺成混天陣勢，連輸了數陣，頭目人等中傷者多，見今發在此間將養，令安道全醫治。宋先鋒扎寨在永清縣地方，並不敢出戰。好生納悶。」王文斌稟道：「朝廷因此就差某來催併軍士向前，早要取勝。今日既然累敗，王某回京師，見省院官難以回奏。文斌不才，自幼願讀兵書，略曉些陣法，就到軍前略施小策，願決一陣，與宋先鋒分憂，未知樞相鈞命若何？」趙樞密大喜，置酒宴賞，就軍中犒勞押車人夫，就教王文斌轉運衣襖，解付宋江軍前給散。趙安撫先使人報知宋先鋒去了。且說宋江在中軍帳中納悶，聞知趙樞密使人來轉報：「東京差教頭鄭州團練使王文斌押送衣襖五十萬領，就來軍前催併進兵。」宋江差人接至寨中下馬，請入帳內，把酒接風。數杯酒後詢問緣由，宋江道：「宋某自蒙朝廷差遣到邊上，托天子洪福，得了四箇大郡。今到幽州，不想被番邦兀顏統軍，設此混天象陣，兵屯二十萬，整整齊齊，按周天星象，請啟郎主御駕親征，宋江連敗數陣，無計可施，屯駐不

潯 水

敢輕動。今幸得將軍降臨，願賜指教。王文斌道：「量這些混天陣何足爲奇！王某不才，回到軍前一觀，別有主見。」宋江大喜，先令裴宣且將衣襖給散軍將。衆人穿罷，望南謝恩。當日中軍置酒，殷勤管待，就行賞勞三軍，來日結束，五軍都起。王文斌取過帶來的頭盔衣甲，全副披掛，上馬都到陣前。對陣遠望見宋兵出戰，報入中軍，金鼓齊鳴，喊聲大舉，六隊戰馬，哨出陣來，宋江分兵殺退。王文斌上將臺親自看一回，下雲梯來說道：「這箇陣勢也只如常，不見有甚驚人之處！」不想王文斌自己不識，且圖詐人耍譽，便叫前軍擡鼓搦戰，對陣番軍也搦鼓鳴金。宋江立馬大喝道：「不要狐朋狗黨，敢出來挑戰麼！」說猶未了，黑旗隊裏第四座門內飛出一將。那番官披頭散髮，黃羅抹額，襯着金箍，烏油鎧甲，禿袖早袍，騎匹烏騅馬，挺三尖刀，直臨陣前，背後牙將不記其數，引軍早旗上書銀字「大將曲利出清」，躍馬陣前搦戰。王文斌尋思道：「我不就這裏顯揚本事，再於何處施逞！」便挺鎗躍馬出陣，與番官更不打話，驟馬相交，王文斌挺鎗便擲，番將舞刀來迎。鬪不到二十餘合，番將回身便走，王文斌見了，便驟馬飛鎗直趕將去。原來番將不輸，特地要賣箇破綻，漏他來趕。番將輪起刀，覷着王文斌較親，翻身背砍一刀，把王文斌連肩和胸脯砍做兩段，死於馬下。宋江見了急叫收軍，那遠兵撞掩過來，又折了一陣，慌慌忙忙，收拾還寨。衆多軍將看見立馬斬了王文斌，面面厮覷，俱各駭然。宋江回到寨中，動紙文書，申覆趙樞密，說王文斌自願出戰身死，發付帶來人伴回京。趙樞密聽知此事，展轉憂悶，甚是煩惱，只得寫了申呈奏本，關會省院，打發人來的伴回京去了。有詩爲證：

趙括徒能讀父書，文斌隕命又何愚？平時誇口千人有，臨陣成功一箇無。

且說宋江自在寨中納悶，百般尋思，無計可施，怎生破的遼兵，寢食俱廢，夢寐不安。是夜嚴冬，天氣甚冷，宋江閉上帳房，秉燭沉吟悶坐，時已二鼓，神思困倦，和衣隱几而臥，覺道寨中狂風忽起，冷氣侵入，宋江起身，見一青衣女童，向前打箇稽首。宋江便問：「童子自何而來？」童子答曰：「小童奉娘娘法旨，有請將軍，便煩移步。」宋江道：「娘娘現在何處？」童子指道：「離此間不遠。」宋江遂隨童子，出的帳房，但見上下天光一色，金碧交加，香風細細，瑞靄飄飄，有如二三月間天氣。行不過三二里多路，見座大林，青松茂盛，翠柏森然，紫桂亭亭，石欄隱隱，兩邊都是茂林修竹，垂柳天桃，曲折闌干。轉過石橋，朱紅欄星門一座，仰觀四面，蕭牆粉壁，畫棟雕梁，金釘朱戶，碧瓦重簷，四邊簾捲蝦鬚，正面廳橫輪脊。女童引宋江從左廊下而進，到東向一箇閣子前，推開朱戶，教宋江裏面少坐。舉目望時，四面雲牕寂靜，霞彩滿塔，天花繽紛，異香繚繞。童子進去，復又出來傳旨道：「娘娘有請，星主便行。」宋江坐未煖席，即時起身，又見外面兩箇仙女入來，頭戴芙蓉碧玉冠，身穿金縷絳綃衣，與宋江施禮，宋江不敢仰視。那兩箇仙女道：「將軍何故作謙，娘娘更衣便出，請將軍議論國家大事，便請同行。」宋江唯然而行，聽的殿上金鐘聲響，玉磬音鳴，青衣迎請宋江上殿。二箇女前進，引宋江自東塔而上，行至珠簾之前，宋江只聽的簾內叮嚙隱隱，玉佩鏘鏘。青衣請宋江入簾內，跪在香案之前，舉目觀望：殿上祥雲靄靄，紫霧騰騰，正面九龍牀上，坐着九天玄女娘娘，頭戴九龍飛鳳冠，身穿七寶龍鳳絳綃衣，腰

澣 水

繫山河日月，足穿雲霞珍珠履，手執無瑕白玉珪，兩邊待從仙女，約有三二十箇，玄女娘娘與宋江曰：『吾傳天書與汝，不覺又早數年矣。汝能忠義堅守，未嘗少怠。今宋天書令汝破遼，勝負如何？』宋江俯伏在地，拜奏曰：『臣自得蒙娘娘賜與天書，未嘗輕慢泄漏於人。今奉天子勅命破遼，不期被兀顏統軍設此混天象陣，累敗數次，臣無計可施，正在危急之際。』玄女娘娘曰：『汝知混天象陣法否？』宋江再拜奏道：『臣乃下士愚人，不曉其法，望乞娘娘賜教。』玄女娘娘曰：『此陣之法。聚陽象也。只此攻打，永不能破。若欲要破，須取相生相尅之理。且如前面皂旗軍馬，內設水星，按上界北方五炁辰星。你宋兵中可選大將七員，黃旗，黃甲，黃衣，黃馬，撞破遼兵皂旗七門；續後命猛將一員，身披黃袍，直取水星，此乃土尅水之義也。却以白袍軍馬，選將八員，打透他左邊青旗軍陣，此乃金尅水之義也。却以紅袍軍馬，選將八員，打透他右邊白旗軍陣，此乃水尅金之義也。却以皂旗軍馬，選將八員，打透他後軍紅旗軍陣，此乃水尅火之義也。却命一枝青旗軍馬，選將九員，直取中央黃旗軍陣主將，此乃木尅土之義也。再選二枝軍馬：命一枝繡旗花袍軍馬，扮作羅喉，獨破遼兵太陽軍陣。命一枝素旗銀甲軍馬，扮作計都，直破遼兵太陰軍陣，再選二十四部雷車，按二十四氣，上放火石火砲，車推入遼兵中軍，令公孫勝布起風雷天罡正法，選遼入遼主駕前。可行此計，足取全勝。日間不可行兵，須是夜黑可進。汝當親自領兵，掌握中軍，催動人馬一鼓成功，吾之所言，汝當祕受，保國安民，勿生退悔。天凡有限，從此永別，他日瓊樓金闕，別當重會，汝宜速還，不可久留。』特命青衣獻茶，宋江喫罷，令青衣即送星主還寨。

水 滸

宋江再拜懇謝娘娘，出離殿庭，青衣前引宋江下殿，從西階而出。轉過櫺星紅門，再登舊路。纔過石橋松徑，青衣用手指道：『遼兵在那裏，汝當破之。』宋江回顧，青衣用手一推，猛然驚覺，就帳中做了一夢，靜聽軍中更鼓，已打四更，宋江便叫請軍師圓夢。吳用來到中軍帳內，宋江道：『軍師有計破混天陣否？』吳學究道：『未有良策可施。』宋江道：『我已夢玄女娘娘傳與秘訣，尋思定了，特請軍師商議，可以會集諸將，分撥行事。』正是動達天機施妙策，擺開星斗破迷關。畢竟宋江怎生打陣，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陣成功

宿太尉願恩降詔

話說當下宋江夢中授得九天玄女之法，不忘一句，便請軍師吳用計議定了，申稟趙樞密。寨中合造雷車二十四部，都用板鐵葉釘成，下裝油柴，上安火砲，連更曉夜，催併完成。商議打陣，會集諸將人馬，宋江傳令，各各分派；便點按中央戊巳土，黃袍軍馬，戰遼國水星陣內，差大將一員雙鎗將董平；左右撞破皁旗軍七門，差副將七員，朱仝，史進，歐鵬，鄧飛，燕順，馬麟，穆春；再點按西方庚辛金，白袍軍馬，戰遼國木星陣內，差大將一員豹子頭林冲；左右撞破青旗軍七門，差副將七員，徐寧，穆弘，黃信，孫立，楊春，陳達，楊林；再點按南方丙丁火，紅袍軍馬，戰遼國金星陣內，差大將一員霹靂火秦明；左右撞破白旗軍七門，差副將七員，劉唐，雷橫，單廷珪，魏定國，周通，龔旺，丁得孫；再點按北方壬癸水，黑袍軍馬，戰遼國火星陣內，差大將一員雙鞭呼延灼；左右撞破紅旗軍七門，差副將七員，楊志，索超，韓滔，彭玘，孔明，鄒淵，鄒潤；再點按東方甲乙木，青袍軍馬，戰遼國土星主將陣內，差大將一員大刀關勝；左右撞破中軍黃旗主陣人馬，差副將八員，花榮，張清，李應，柴進，宣贊，郝思文，施恩，薛永；再差一枝繡旗花袍軍，打遼國太陽左軍陣內，差大將七員，魯智深，武松，楊雄，石秀，焦挺，湯隆，蔡福；再差一枝素袍銀甲軍，打遼國太陰右軍陣中，差大將七員，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王英，孫新，張青，蔡慶；再差打中軍一枝悍勇人馬，直擒遼主，差大將六員，盧俊義，燕青，呂方，郭盛，解珍，解寶；

澹 水

澗 水

再遣護送雷車至中軍大將五員，李逵，樊瑞，鮑旭，項充，李袞；其餘水軍頭領并應有人員，盡到陣前協助破陣。陣前還立五方旗幟八面，分撥人員，仍排九宮八卦陣勢。宋江傳令已罷，衆將各各遵依；一面僞造雷車已了，裝載法物，推到陣前。正是計就驚天地，謀成破鬼神。且說兀顏統軍連日見宋江不出交戰，差遣應陣軍馬直哨到宋江寨前。宋江連日製造完備，選定日期，是晚起身，來與遼兵相接，一字兒擺開陣勢，前面盡把強弓硬弩射住陣脚，只待天色傍晚。黃昏左側，只見朔風凜凜，形雲密布，罩合天地，未晚先黑。宋江教衆軍人等斷蘆爲笛，衝於口中，嚶哨爲號，當夜先分出四路兵去，只留黃袍軍擺在陣前。這分出四路軍馬，裨殺哨路番軍，繞陣脚而走，投北去。初更左側，宋江軍中連珠砲響，呼延灼打開陣門，殺入後軍，直取火星；關勝隨即殺入中軍，直取土星主將；林冲引軍殺入左軍陣內，直取木星；秦明領軍撞入右軍陣內，直取金星；董平便調軍攻打頭陣，直取水星；公孫勝在陣中仗劍作法，踏罡步斗，勅起五雷，是夜南風大作吹得樹梢垂地，走石飛沙。一齊點起二十四部雷車，李逵，樊瑞，鮑旭，項充，李袞將引五百牌手，悍勇軍兵，護送雷車，推入遼軍陣內；一丈青扈三娘引兵便打入遼兵太陽陣中；花和尚魯智深引兵便打入遼兵太陽陣中；玉麒麟盧俊義引領一枝軍馬，隨着雷車，直透中軍，你我自去尋隊廝殺。是夜雷車火起，空中霹靂交加，端的是殺得星移斗轉，日月無光，鬼哭神號，人兵撩亂。且說兀顏統軍正在中軍遣將，只聽得四下裡喊聲大振，四面廝殺，急上馬時，雷車已到中軍，烈焰漲天，砲聲震地，關勝一枝軍馬早到帳前，兀顏統軍急取方天畫戟與關勝大戰，怎禁沒羽箭張清取石子望空中

水 滸

亂打，打的四邊牙將中傷者多，逃命散走，李應，柴進，郝思文縱馬橫刀，亂殺軍將。兀顏統軍見身畔沒了羽翼，撥回馬望北而走，關勝飛馬緊追。正是饒君走上談摩天，脚下騰雲須赶上，花榮在背後見兀顏統軍輸了，一騎馬也追將來，急拈弓搭箭，望兀顏統軍射將去，那箭正中兀顏統軍後心，聽的鏗地一聲，火光迸散，正射在護心鏡上。却待再射，關勝趕上，提起青龍刀，當頭便砍，那兀顏統軍披着三重鎧甲，貼裏一層連環銅鐵鎧，中間一重海獸皮甲，外面方是鎖子黃金甲。關勝一刀砍過，只透的兩層，再復一刀，兀顏統軍就刀影裏閃過，勒馬挺方天戟來迎。兩箇又鬪了三五合，花榮趕上，覷兀顏統軍面門，又放一箭。兀顏統軍急躲那枝箭帶耳根穿住鳳翅金冠，兀顏統軍急走。張清飛馬趕上，拈起石子，望頭臉上便打。石子飛去，打的兀顏統軍撲在馬上，拖着畫戟而走。關勝趕上，再復一刀，那青龍刀落處，把兀顏統軍連腰截骨帶頭砍着，顛下馬去。花榮搶到，先換了那匹好馬。張清趕來，再復一鎗，可憐兀顏統軍一世豪傑，一柄刀，一條鎗，結果了性命。有詩爲證：

李靖六花人亦識，孔明八卦世應知，混天只想無人敵，也有神機打破時。

却說魯智深引着武松等六員頭領，衆將吶聲喊，殺入遼兵太陽陣內。那耶律得重急待要走，被武松一戒刀掠斷馬頭，倒撞下馬來；揪住頭髮，一刀取了首級，殺散太陽陣勢。魯智深道：「俺們再去中軍，拿了遼主，便是了事也。」且說遼兵太陰陣中，天壽公主聽得四邊喊起厮杀，慌忙整頓軍器上馬，引女兵伺候。只見一丈青舞起雙刀，縱馬引着顧大嫂等六員頭領殺入帳來，正與天壽公主交鋒。兩箇鬪無數台，一丈青放開雙刀，搶入公主懷內，劈胸揪住

澣 水

。兩箇在馬上，紐做一團，綾做一塊。王矮虎趕上，活捉了天壽公主，顧大嫂，孫二娘在陣裏殺散女兵，孫新，張青，蔡慶在外面夾攻。可憐玉葉金枝女，却作歸降被縛人。且說盧俊義引兵殺到中軍，解珍，解寶先把帥字旗砍翻，亂殺番兵番將，當有護駕大臣與衆多牙將，緊護遼國主鑾駕，往北而走。陣內羅喉，月亭二皇姪俱被刺死於馬下，計都皇姪就馬上活拿了，紫炁皇姪不知去向。大兵重重圍住，直殺到四更方息。殺的遼兵二十餘萬，七損八傷。將及天明，諸將都回，宋江鳴金收軍下寨，傳令教生擒活捉之衆各自獻功：一丈青獻太陰星，天壽公主；盧俊義獻計都皇姪耶律得華；朱仝獻水星，關利出清；歐鵬，鄧飛，馬麟獻斗木獬，蕭大觀；楊林，陳達獻心月狐，裴直；單廷珪，魏定國獻胃土雉，高彪；韓滔，彭玘獻柳土獐，雷春，翼火蛇，狄聖；諸將獻首級，不計其數。宋江將生擒入將盡行解赴趙樞密中軍收禁，所得馬匹，就行儀撥各將騎坐。且說遼國主慌速退回燕京，急傳旨意，堅閉四門，緊守城池，不出對敵。宋江知得遼主退回燕京，便教軍馬拔寨都起，直追至城下，團圍圍住。令人請趙樞密直至後營，監臨攻城。宋江傳令，教就燕京城外團圍堅起雲梯砲石，扎下寨柵，準備攻城，遼國主心慌，會集羣臣商議，都道：『事在危急，莫若歸降大宋，此爲上計。』遼王遂從衆議，於是城上早堅起降旗，差人來宋營求告；『年年進牛馬，歲歲獻珠珍，再不敢侵犯中國。』宋江引着來人，直到後營，拜見趙樞密，通說投降一節。趙樞密聽了道：『此乃國家大事，須用取自上裁，我未敢擅便主張，你遼國有心投降，可差的當大臣親赴東京，朝見天子，聖旨准你遼國皈依表文，降詔赦罪，方敢退兵罷戰。』來人領了這話，便入城回復

澹 水

郎主。當下國主聚集文武百官商議此事，時有右丞相太師褚堅出班奏曰：『目今本國兵微將寡，人馬皆無，如何迎敵！論臣愚意：微臣親往宋先鋒寨內，許以厚賄，一面令其住兵停戰，一面收拾禮物，逕往東京投買省院諸官，令其於天子之前善言啓奏，別作宛轉。目今中國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箇賊臣專權，童子皇帝聽他四箇主張，可把金帛賄賂與此四人，買其請和，必降詔赦，收兵罷戰。』郎主准奏。次日丞相褚堅出城來，直到宋先鋒寨中。宋江接至帳上，便問來意如何。褚堅先說了國主投降一事，然後許宋先鋒金帛玩好之物。宋江聽了，說與丞相褚堅道：『俺連日攻城，不愁打你這箇城池不破，一發斬草除根，免了萌芽再發。看見你城上竖起降旗，以此停兵罷戰。兩國交鋒，自古國家有投降之理，准你投降此降，因此按兵不動，容汝赴朝廷請罪獻納。汝今以賄賂相許，覩宋江爲何等之人！再勿復言！』褚堅惶恐，宋江又道：『容汝修表朝京，取自上裁，俺等按兵不動待汝。速去快來，汝勿遲滯。』褚堅拜謝了宋先鋒，作別出寨，上馬回燕京來，奏知國主。衆大臣商議已定，次日遼國君臣收拾玩好之物，金銀寶貝，綵繡珍珠，裝載上車，差丞相褚堅並同番官一十五員，前往京師。鞍馬三十餘騎，修下請罪表章一道，離了燕京，到宋江寨內參見了宋江。宋江引褚堅來見趙樞密，說知此事：『遼國今差丞相褚堅親往京師朝見，告罪投降。』趙樞密留住褚堅，以禮相待。自來與宋先鋒商議，亦動文書，申達天子。就差柴進，蕭讓齎奏，就帶行軍公文，關會省院，一同相伴丞相褚堅前往東京。在路不止一日，早到京師，便將十車進奉金寶禮物，車仗人馬，於館驛內安下。柴進，蕭讓齎捧行軍公文，先去省院下了，稟說道

水滸

：『即日兵馬圍困燕京，旦夕可破，遼國郎主於城上堅起降旗，今遣丞相栁堅前來上表，請罪納降，告赦能兵，未敢自專，來請聖旨。』省院官說道：『你且與他館驛內權時安歇，待俺這裏從長計議。』此時蔡京，童貫，高俅，楊戩，並省院大小官僚，都是好利之徒。却說遼國丞相栁堅並衆人先尋門路，見了太師蔡京等四箇大臣，次後省院各官處都有賄賂，各各先以門路饋送禮物，諸官已了。次日早朝，百官朝賀拜舞已畢，樞密使童貫出班奏曰：『有先鋒使宋江殺退遼兵，直至燕京，圍住城池，攻擊旦夕可破。今有遼王，早堅降旗，情願投降，遣使丞相栁堅奉表稱臣，納降請罪，告赦講和，求勅退兵罷戰，情願年年進奉，不敢有違，伏乞聖鑑。』天子曰：『以此講和休兵罷戰，汝等衆卿如何計議？』傍有太師蔡京出班奏曰：『臣等衆官俱各計議，自古及今，四夷未嘗盡滅，臣等愚意，可存遼國作北方之屏障，年年進納歲幣，於國有益，合准投降請罪，休兵罷戰，詔回軍馬，以護京師。臣等未敢擅便，乞陛下聖裁。』天子准奏，傳聖旨，令遼國來使面君。當有殿頭官傳令，宣栁堅等一行來使，都到金殿之下，揚塵拜舞，頓首山呼，侍臣呈上表章，就御案上展開，宣表學士高聲讀道：

遼國主臣耶律輝頓首頓首，百拜上言：

臣生居朔漠，長在番邦，不通聖賢之經，罔究綱常之禮；詐文僞武，左右多狼心狗肺之徒，好賂貪財，前後悉鼠目獐頭之輩。小臣昏昧，屯衆猖狂，侵犯疆封，以致天兵討罪，妄驅士馬，勤勞王室興師。量螻蟻安足撼秦山，想衆水必然歸大海。今特遣使臣栁堅，冒干

水 滸

天威，納土請罪。倘蒙聖上憐憫，蕞爾之微生，不廢祖宗之遺業，赦其舊過，開以新圖，退守戎狄之番邦，永作天朝之屏翰，老老幼幼，真獲再生，子子孫孫，久遠感戴；進納歲幣，誓不敢違。臣等不勝戰慄屏營之至，謹上表以聞。

宣和四年冬月

日，遼國主臣耶律輝表。

徽宗天子御覽表文已畢，階下羣臣稱賀。天子命取御酒，以賜來使。丞相褚堅等便取金帛歲幣，進在朝前，天子命寶藏庫收訖，仍另納下每年歲幣牛馬等物。天子回賜段正表裏，光祿寺賜宴，勅令丞相褚堅等先回，待寡人差官自來降詔。褚堅等謝恩，拜辭出朝，且歸館驛。是日朝散，褚堅又令人再於各官門下，重打關節。蔡京力許，令丞相自回，都在我等四人身上。褚堅謝了太師，自回遼國去了。却說蔡太師次日引百官入朝，啓奏降詔回下遼國，天子准奏，急勅翰林學士草詔一道，就御前便差太師宿元景齋擎丹詔，直往遼國開讀。另勅趙樞密令宋先鋒收兵罷戰，班師回京，將應有被擒之人，釋放還國，原奪城池仍舊給還，管領府庫器具，交割遼邦歸管。天子退朝，百官皆散。次日省院諸官都到宿太師府，約日送行。再說宿太師領了詔勅，不敢久停，准備驛馬從人，辭了天子，別了省院諸官，就同柴進，蕭讓，同上遼邦，出京師望陳橋驛，投邊塞進發。在路行時，正值嚴冬之月，形雲密布，瑞雪平鋪，粉塑千林，銀裝萬里，宿太師一行人馬，冒雪控風，迤邐前進，雪霽未消，漸臨邊寨，柴進，蕭讓先使哨馬報知趙樞密，前去通報宋先鋒。宋江見哨馬飛報，便携酒禮，引衆出五十里伏道迎接。接着宿太師，相見已畢，把了接風酒，各官俱喜，請至寨中，設筵相待，

水滸

同議朝廷之事。宿太尉言說省院等官，蔡京，童貫，高俅，楊戩俱各受了遼國賄賂，於天子前極力保奏此事，准其投降，休兵罷戰，詔回軍馬，守備京師。宋江聽了歎道：『非是宋某怨望朝廷，功勳至此，又成虛度。』宿太尉道：『先鋒休憂！元景回朝，天子前必當重保。』趙樞密又道：『放着下官爲證，怎肯教虛費了將軍大功。』宋江稟道：『某等一百八人，竭力報國，並無異心，亦無希恩望賜之念，只得衆弟兄同守勞苦，實爲幸甚。若得樞相肯做主張，深感厚德。』當日飲宴，衆皆歡喜，至晚方散。隨即差人一面報知遼國，准備接詔。次日宋江撥十員大將，獲送宿太尉，進遼國頒詔，都是錦袍金甲，戎裝革帶。那十員上將，關勝，林冲，秦明，呼延灼，花榮，董平，李應，柴進，呂方，郭盛，引領馬步軍三千，護持太尉，前遮後擁，擺布入城。燕京百姓有數百年不見中國軍容，聞知太尉到來，盡皆歡喜，排門香花燈燭。遼主親引百官文武，具服乘馬，出南門迎接詔旨，直至金鑾殿上。十員大將立於左右，宿太尉立於龍亭之左，國主同百官跪於殿前。殿頭官喝拜，國主同文武拜罷，遼國侍郎承恩請詔，就殿上開讀。詔曰：

大宋皇帝制曰：三皇立位，五帝禪宗，雖中華而有主，豈夷狄之無君。茲爾遼國，不遵天命，數犯疆封，理合一鼓而滅。朕今覽其情詞，憐其哀切，憫汝惻孤，不忍加誅，仍存其國。詔書至日，即將軍前所擒之將，盡數釋放還國，原奪一應城池，仍舊給還本國管領，所供歲幣，慎勿怠忽。於戲！敬事大國，祇畏天地，此藩翰之職也，爾其欽哉！宣和四年冬月

水滸

當時遼國侍臣開證言已罷，郎主與百官再拜謝恩，行君臣禮畢，蓋過詔書龍案，郎主便與宿太尉相見。敘禮已畢，請入後殿，大設華筵，水陸俱備，番官進酒，戎將傳杯，歌舞滿筵，胡笳聒耳，燕姬美女，各奏戎樂，羯鼓損篴，胡旋慢舞。筵宴已終，送宿太尉并衆將於館驛內安歇。是日跟去人員，都有賞勞。次日國主命丞相楷堅出城至寨，邀請趙樞密，宋先鋒，同入燕京赴宴。宋江便與軍師吳用計議不行，只請的趙樞密入城，相陪宿太尉飲宴。是日遼國郎主大張筵席，管待朝使，葡萄酒熟傾銀瓮，黃羊肉美滿金盤，異果堆筵，奇花散彩。筵席將終，只見國主金盤捧出玩好之物，上獻宿太尉，趙樞密，直飲至更深方散。第三日遼主會集文武羣臣，響戎鼓樂，送太尉，樞密出城還寨。再命丞相楷堅，將牛羊馬匹，金銀綵段等項禮物，直至宋先鋒軍前寨內，大設廣會，犒勞三軍，重賞衆將。宋江傳令，叫取天壽公主一干人口，放回本國，仍將奪過檀州，薊州，霸州，幽州，依舊給還遼國管領。一面先送宿太尉還京，次後收拾諸將軍兵，車仗人馬，分撥人員，先發中軍軍馬，護送趙樞密起行。宋先鋒寨內，自己設宴，一面賞勞水軍頭目已了，着令乘駕船隻，從水路先回東京，駐紮聽調。宋江再使人入城中，請出左右二丞相，前赴軍中說話。當下遼國郎主教左丞相幽西李準，右丞相太師楷堅，來至宋先鋒行營，至於中軍相見。宋江邀請上帳，分賓而坐，宋江開話道：『俺武將兵臨城下，將至壕邊，奇功在邇，本不容汝投降，打破城池，盡皆剿滅，正當其理。主帥聽從，容汝中達朝廷，皇上憐憫，存惻隱之心，不肯盡情追殺，准汝投降，納表請罪。今王事已畢，吾待朝京，汝等勿以宋江等輩不能勝爾，再生反復，年年進貢，不可』

潯 水

有缺。吾今班師還國，汝宜謹慎自守，休得故犯天兵，再至決無輕恕。」二丞相叩首伏罪拜謝，宋江再用好言戒諭，二丞相懇謝而去。宋江却撥一隊軍兵，與女將一丈青等先行，隨即喚令隨軍石匠，採石爲碑，令蕭讓作文，以記其事。金大堅鑿石已畢，堅立在水清縣東一十五里茅山之下，至今古蹟尙存。有詩爲證：

每聞胡馬度陰山，恨殺灑淵縱虜還！誰造茅山功蹟記？寇公泉下亦開顏。

宋江却將軍馬分作五起進發，尅日起行。只見魯智深忽到帳前，合掌作禮，對宋江道：「小弟自從打死了鎮關西，逃走到代州鴈門縣，趙員外送酒家上五臺山投禮智真長老，落髮爲僧。不想醉後兩番鬧了禪門，師父送俺來東京大相國寺，投托智清禪師，討箇執事僧做。相國寺裏着酒家看守菜園。爲救林冲，被高太尉要害，因此落草，得遇哥哥，隨從多時，已經數載，思念本師，一向不會參禮。酒家常想師父說俺，雖是殺人放火的性，久後却得正果真身。今日太平無事，兄弟權時告假數日，欲往五臺山參禮本師，就將平昔所得金帛之資，都做布施，再求問師父，前程如何。哥哥軍馬只顧前行，小弟隨後便趕來也。」宋江聽罷愕然，默上心來，便道：「你既有這箇活佛羅漢在彼，何不早說與俺等，同去參禮，求問前程。」當時與衆人商議，盡皆要去，惟有公孫勝道教不行。宋江再與軍師計議，留下金大堅，皇甫端，蕭讓，樂和四箇，委同副先鋒盧俊義，掌管軍馬，陸續先行，俺們只帶一千來人，隨從衆弟兄，跟着魯智深同去參禮智真長老。宋江等衆，當時離了軍前，收拾名香綵帛，表裏金銀，上五臺山來。正是暫棄金戈甲馬，來遊方外叢林，雨花臺畔，來訪道德高僧，善法堂前

澗 水

，要見燃燈古佛。直教一語打開名利路，片言踢透死生關。畢竟宋江與魯智深怎地參禪，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五臺山宋江參禪

雙林鎮燕青遇故

話說五臺山這箇智真長老，原來是故宋時一箇當世的活佛，知得過去未來之事。數載之前，已知魯智深是箇了身遂命之人，只是俗緣未盡，要還殺生之債，因此教他來塵世中走這一遭。本人宿根還有道心，今日起這箇念頭，要來參禪投禮本師。宋公明亦是素有善心，因此要同魯智深來參智真長老。當下宋江與衆將只帶隨行人馬，同魯智深來到五臺山下，就將人馬屯扎下營，先使人上山報知。宋江等衆兄弟都脫去戎裝慣帶，各穿隨身衣服，步行上山。轉到山門外，只聽寺內撞鐘擊鼓，衆僧出來迎接，向前與宋江，魯智深等施了禮。數內有認得魯智深的多，又見齊齊整整這許多頭領跟着宋江，盡皆驚訝。堂頭首座來稟宋江道：「長老坐禪入定，不能相接，將軍切勿見罪。」遂請宋江等先去客寮內少坐。供茶罷，侍者出來請道：「長老禪定方回，已在方丈專候，啓請將軍進來。」宋江等一行百餘人，直到方丈，來參智真長老。那長老慌忙降階而接，遞至上堂，各施禮罷。宋江看那和尚時，六旬之上，眉髮盡白，骨格清奇，儼然有天台方廣出山之相。衆人入進方丈之中，宋江便請智真長老上座，焚香禮拜。一行衆將都已拜罷，魯智深向前，插香禮拜。智真長老道：「徒弟一去數年，殺人放火不易！」魯智深默默無言。宋江向前道：「久聞長老清德，爭奈俗緣淺薄，無路拜見尊顏。今因奉詔破遼到此得以拜見堂頭大和尚，平生萬幸。智深兄弟雖是殺人放火，忠心不害良善，今引宋江等衆兄弟來參大師。」智真長老道：「常有高僧到此，亦曾問論世事，久聞將軍替天行

濟水

水 滸

道，忠義根心，吾弟子智深跟着將軍，豈有差錯。」宋江稱謝不已。魯智深將出一包金銀綵段，來供獻本師，智真長老道：「吾弟子此物何處得來？無義錢財，決不敢受。智深稟道：「弟子累經功賞積聚之物，弟子無用，特地將來獻納本師，以充公用。」長老道：「衆亦難消，與汝置經一藏，消滅罪惡，早登善果。」魯智深拜謝已了，宋江亦取金銀綵段，上獻智真長老，長老堅執不受，宋江稟說：「我師不納，可令庫司辦齋，供獻本寺僧家。」當日就五臺山寺中宿歇一宵，長老設素齋相待，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庫司辦齋完備，五臺寺中法堂上，鳴鐘擊鼓，智真長老會集衆僧，於法堂上講法參禪。須臾，台寺衆僧，都披袈裟，坐具，到於法堂中坐下，宋江，魯智深並衆頭領，立於兩邊。引磬響處，兩碗紅紗燈籠，引長老上陞法座。智真長老到法座上，先拈信香祝讚道：「此一炷香，伏願皇上聖壽齊天，萬民樂業！」再拈信香一炷：「願今齋主身心安樂，壽算延長！」再拈信香一炷：「願今國安民泰，歲稔年和三教興隆，四方寧靜！」祝讚已罷，就法座而坐，兩下衆僧，打罷問訊，復皆侍立，宋江向前拈香禮拜畢，合掌近前參禪道：「某有一語，敢問吾師。浮世光陰有限，苦海無邊，人身至微，生死最大。」智真長老便答偈曰：

六根束縛多年，四大牽纏已久，堪嗟石火光中，翻了幾箇筋斗。嘆！閻浮世界諸衆生，泥沙堆裏頻哮吼。

長老說偈已畢，宋江禮拜侍立，衆將都向前拈香禮拜設誓道：「只願弟兄同生同死，世世相逢。」焚香已罷，衆僧皆退，就請去雲堂內赴齋。衆人齋罷，宋江與魯智深跟隨長老，來到方丈

水滸

內。至晚閒話間，宋江求問長老道：『弟子與魯智深本欲從師數日，指示愚迷，但以統領大軍，不敢久戀。我師誥錄，實不省悟，今者拜辭還京，某等衆弟兄此去前程如何，萬望吾師明彰點化。』智真長老命取紙筆，寫出四句偈語：

當風鴈影翻，東闕不團圓；
隻眼功勞足，雙林福壽全。

寫畢，遞與宋江道：『此是將軍一生之事，可以秘藏，久而必應。』宋江看了，不曉其意，又對長老道：『弟子愚蒙，不悟法語，乞吾師明白開解，以釋憂疑。』智真長老道：『此乃禪機隱語，汝宜自參，不可明說。』長老說罷，喚過智深近前道：『吾弟子此去，與汝前程永別，正果將臨，也與汝四句偈去，收取終身受用。偈曰：

逢夏而擒，遇臘而執，
聽潮而圓，見信而寂。

魯智深拜受偈語，讀了數遍，藏在身邊，拜謝本師。又歇了一宵，次日宋江，魯智深並吳用等衆頭領，辭別長老下山，衆人便出寺來。智真長老並衆僧都送出山門外作別。不說長老衆僧回寺，且說宋江等衆將，下到五臺山下，引起軍馬，星火趕來。衆將回到軍前，盧俊義，公孫勝等接着宋江衆將，都相見了，宋江便對盧俊義等說五臺山衆人參禪設誓一事，將出禪語，與盧俊義，公孫勝看了，皆不曉其意，蕭讓道：『禪機法語，等閒如何省得！』衆皆驚訝不已。宋江傳令，催趲軍馬起程。衆將得令，催起三軍人馬，望東京進發。在路行了數日，到一箇去處，地名雙林渡。宋江在馬上，正行之間，仰觀天上，見空中數行塞鴨，不依次序，萬低亂飛，都有驚鳴之意，宋江見了，心疑作怪；又聽的前軍喝采，使人去問緣

澹 水

由，飛馬回報，原來是浪子燕青，初學弓箭，向空中射鴈，箭箭不空，却纔須臾之間，射下十數隻鴻鴈，因此諸將驚訝不已。宋江教喚燕青來，只見燕青彎弓插箭，卽飛馬而來，背後馬上，稍帶死鴈數隻，來見宋江。下馬離鞍，立在一邊，宋公明問道：「恰纔你射鴈來？」燕青答道：「小弟初學弓箭，見空中一羣鴈過，偶然射之，不想箭箭皆中。」宋江道：「爲軍的人，學射弓箭，是本等的事，射的親是你能處。我想賓鴻避寒，離了天山，衝蘆過關，迤江南地，求食稻梁，初春方回，此賓鴻仁義之禽；或數十或三五十隻，遞相謙讓，尊者在前，卑者在後，次序而飛，不越羣伴，遇晚宿歇，亦有當更之報，且雄失其雌，雌失其雄，至死不配，此禽仁，義，禮，智，信，五常俱備；空中遙見死鴈，盡有哀鳴之意，失伴孤雁，並無侵犯，此爲仁也；一失雌雄，死而不配，此爲義也；依次而飛，不越前後，此爲禮也；預避應雕，衝蘆過關，此爲智也；秋南春北，不越而來，此爲信也；此禽五常足備之物，豈忍害之！天上一羣鴻鴈，相呼而過，正如我等弟兄一般。你却射了那數隻，比俺兄弟中失了幾箇，衆人心內如何？兄弟，今後不可害此禮義之禽。」燕青默默無語，悔罪不及。宋江有感于心，在馬上口占詩一首：

山嶺崎嶇水渺茫，橫空鴈陣兩三行，忽然失却雙飛伴，月冷風清也斷腸！

宋江吟詩罷，不覺自己心中悽慘，覩物傷情。當晚屯兵於雙林渡口，宋江在帳中，因復感歎燕青射鴈之事，心中納悶，叫取過紙筆，作詞一首：

楚天空闊，鴈離羣萬里，恍然驚散。自顧影欲下寒塘，正草枯沙淨，水平天遠。寫不成書

水滸

，只寄的相思一點。暮日空濛，曉煙古澗，訴不盡許多哀怨。揀盡蘆花無處宿，歎何時玉關重見！嘹唳憂愁鳴咽，恨江渚難留戀。請觀他春晝歸來，畫梁雙燕。

宋江寫畢，遞與吳用，公孫勝看，詞中之意，甚有悲哀憂戚之思，宋江心中鬱鬱不樂。當夜吳用等設酒備筵，盡醉方休。次日天明，俱各上馬，望南而行。路上行程，正值暮冬，景物淒涼，宋江於路，此心終有所感。不則一日，回到京師，屯駐軍馬於陳橋驛，聽候聖旨。且說先是陳安撫，並侯參謀中軍人馬入城，已將宋江等功勞奏聞天子。報說宋先鋒等諸將兵馬，班師回京，已到關外，陳安撫前來啓奏，說宋江等諸將征戰勞苦之事，天子聞奏，大加稱贊。陳瓊，侯蒙，羅織各封陞官爵，欽賞銀兩段疋，傳下聖旨，命黃門侍郎宣宋江等面君朝見，都教披掛入城。有詩爲證：

去時三十六，回來十八雙，縱橫千萬里，談笑却還鄉。

且說宋江等衆將一百八人，遵奉聖旨，本身披掛戎裝革帶，頂盔掛甲，身穿錦襖，懸帶金銀牌面，從東華門而入，都至文德殿朝見天子。拜舞起居，山呼萬歲，皇上看了宋江等衆將英雄，盡是錦袍金帶，惟有吳用，公孫勝，魯智深，武松身着本身服色，天子聖意大喜，乃曰：『寡人多知卿等征進勞苦，勦寇用心，中傷者多，寡人甚爲憂戚。』宋江再拜奏道：『托聖上洪福齊天，臣等衆將，雖有金傷，俱各無事。今逆虜投降，邊庭寧息，實陛下威德所致，臣等何勞之有。』再拜稱謝。天子特命省院等官，計議封爵，太師蔡京，樞密童貫商議奏道：『目今天下尙未靜平，不可陞遷，且加宋江爲保義郎，帶御器械，正受皇城使；副先鋒

濟 水

盧俊義加爲宣武郎，帶御器械，行宮團練使；吳用等三十四員加封爲正將軍；朱武等七十二員加封爲偏將軍；支給金銀，賞賜三軍人等。天子准奏，仍勅與省院衆官加封爵祿，與宋江等支給賞賜，宋江等就於文德殿頓首謝恩。天子命光祿寺大設御宴，欽賞宋江錦袍一領，金甲一副，名馬一匹；盧俊義以下，賞賜有差，盡於內府關支。宋江與衆將謝恩已罷，盡出宮禁，都到西華門外上馬回營。一行衆將出的城來，直至行營安歇，聽候朝廷委用。次日只見公孫勝直行行營中軍帳內，與宋江等衆人打了稽首，便稟宋江道：『向日本師羅真人囑付小道，令透兄長還京之後，便回山中，今日兄長功成名遂，貧道就近拜別仁兄，辭別衆位，便歸山中，從師學道，侍養老母，以終天年。』宋江見公孫勝說起前言，不敢翻悔，潸然淚下，便對公孫勝道：『我想昔日弟兄相聚，如花始開，今日弟兄分別，如花零落，吾雖不敢負汝前言，心中豈忍分別。』公孫勝道：『若是小道半途撇了仁兄，便是寡情薄意。今來仁兄功成名遂，只得曲允。』宋江再四挽留不住，便乃設一筵宴，令衆弟兄相別。筵上舉杯，衆皆歎息，人人灑淚，各以金帛相贈，公孫勝推却不受，衆兄弟只顧打拴在包裹。次日衆皆相別，公孫勝穿上麻鞋，背了包裹，打箇稽首，望北登程去了。宋江連日思憶，淚如雨下，鬱鬱不樂。時下又值正旦節相近，諸官准備朝賀。蔡太師恐宋江人等，都來朝賀，天子見之，必當重用，隨即奏聞天子，降下聖旨，使人當住，只教宋江盧俊義兩箇有職人員隨班朝賀，其餘出征官員，俱係白身，恐有驚御，盡皆免禮。是日正旦，百官朝賀，宋江盧俊義俱各公服，都在待漏院伺候，早朝隨班行禮，是日駕坐紫宸殿受朝，宋江盧俊義隨班拜罷，於兩班侍

水 滸

下，不能上殿，仰觀殿上，玉簪珠履，紫綬金章，往來稱觴獻壽，自天明直至午牌，方始得霽謝恩御酒。百官朝散，天子駕起，宋江，盧俊義出內，卸了公服，上馬回營，面有愁顏赧色。吳用等接出，衆將見宋江面帶憂容，心悶不樂，都來賀節。百餘人拜罷，立於兩邊，宋江低首不語。吳用問道：『兄長今日朝賀天子回來，何以愁容？』宋江歎口氣道：『想我生來八字淺薄，命運蹇滯，破運受了許多勞苦，今日連累衆兄弟無功，因此愁悶。』吳用答道：『兄長既知造化未通，何故不樂！萬事分有，不必多憂。』黑旋風李逵道：『哥哥好沒尋思！當初在梁山泊裏，不受一箇的氣，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討得招安了，却惹煩惱！放着兄弟們都在這裏，再上梁山泊去，却不快活！』宋江大喝道：『這黑禽獸又來無禮，如今做了國家臣子，都是朝廷良臣，你這厮不省得道理，反心尚兀自未除！』李逵又應道：『哥哥不聽我說，明朝有的氣受哩！』衆人都笑，且捧酒與宋江添壽。是日只飲到二更，各自散了。次日引十數騎馬入城，到宿太尉，趙樞密，并省院各官處賀節，往來城中觀看者甚衆。就裏有人對蔡京說知此事，次日奏過天子，傳旨敕省院出榜禁約，於各城門上張掛，但凡一應出征官員，將軍頭目，許於城外下營屯扎，聽候調遣，非奉上司明文呼喚，不許擅自入城；如違定依軍令擬罪施行。差人齎榜，逕來陳橋門外張掛榜文。有人看了，逕來報知宋江，宋江轉添煩悶。衆將得知，亦皆焦躁，盡有反心，只礙宋江一人。且說水軍頭領，特地來請軍師吳用商議事務。吳用去到船中，見了李俊，張橫，張順，阮家三昆仲，俱對軍師說道：『朝廷失信，奸臣弄權，閉塞賢路，俺哥哥破了大遼，止得箇臬城使做，又未

澹 水

會陞賞我等衆人。如今倒出榜文，來禁約我等，不許入城。我想那夥奸臣，漸漸的待要拆散我們弟兄，各調開去。今請軍師自做箇主張，若和哥哥商量，斷然不肯，就這裏殺將起來，把東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吳用道：『宋公明兄長斷然不肯，你衆人枉費了力。箭頭不發，努折箭桿。自古蛇無頭而不行，我如何敢自主張。這話須是哥哥肯時，方纔行得；他若不肯做主張，你們要反也反不出去。』六箇水軍頭領，見吳用不敢主張，都做聲不得。吳用回至中軍寨中，來與宋江閒話，許較軍情，便道：『仁兄往常千自由，百自在，衆多兄弟亦皆快活；自從受了招安，與國家出力，爲國家臣子，不想倒受拘束，不能任用，兄弟們都有怨心。』宋江聽罷失驚道：『莫不誰在你行說甚來？』吳用道：『此是人之常情，更待多說。古人云，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觀形察色，見貌知情。』宋江道：『軍師，若是弟兄們但有異心，我當死於九泉，忠心不改。』次日早起，會集諸將商議軍機，大小人等都到帳前。宋江閒話道：『俺是鄆城小吏出身，又犯大罪，托賴你衆弟兄扶持，尊我爲頭，今日得爲臣子。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雖然朝廷出榜禁治，理合如此。汝諸將士無故不得入城，我等山間林下，鹵莽軍漢極多，倘或因而惹事，必然以法治罪，却又壞了聲名。如今不許我等入城去，倒是幸事。你們衆人若嫌拘束，但有異心，先當斬我首級，然後你們自己去行事。不然，吾亦無顏居世，必當自刎而死，一任你們自爲。』衆人聽了宋江之言，俱各垂淚，設誓而散。有詩爲証：

誰向西周懷好音，公明忠義不移心。當時羞殺秦長脚，身在南朝心在金。

澹 水

宋江諸將自此之後，無事也不入城。看看上元節至，東京年例大張燈火，慶賞元宵，諸路盡做燈火，於各衙門點放。且說宋江營內浪子燕青，自與樂和商議：『如今東京點放花燈火戲，慶賞豐年，今上天子與民同樂，我兩箇更換些衣服，潛地入城，看了便回。』只見有人說道：『你們看燈，也帶挈我則箇。』燕青看見，却是黑旋風李逵。李逵道：『你們瞞着我商量看燈，我已聽了多時。』燕青道：『和你去不打緊，只喫你性子不好，必要惹出事來。見今省院出榜，禁治我們不許入城，倘或和你入城去看燈，惹出事端，正中了他省院之計。』李逵道：『我今番再不惹事便了，都依着你行。』燕青道：『明日換了衣巾，都打扮做客人相似，和你入城去。』李逵大喜。次日都打扮做客人，伺候燕青，同入城去。不期樂和懼怕李逵，潛與時遷先入城去了，燕青灑脫不開，只得和李逵入城看燈。不敢從陳橋門人去，大寬轉却從封丘門入城。兩箇手厮挽着，正投桑家瓦來。來到瓦子前，聽的拘欄內籊籊，李逵定要入去，燕青只得和他挨在人叢裏，聽的上面說平話，正說三國志。說到關雲長刮骨療毒，當時有雲長左臂中箭，箭毒入骨，醫人華陀道：『若要此疾毒消，可立一銅柱，上置鐵環，將臂膊穿將過去，用索拴半，割開皮肉，去骨三分，除却箭毒，却用油線縫攏，外用敷藥貼了，內用長托之劑，不過半月，可以平復如初，因此極難治療。』關公大笑道：『大丈夫死生不懼，何況隻手！不用銅柱鐵環，只此便割何妨。』隨即叫取棋盤，與客奕碁，伸起左臂，命華陀刮骨取毒，面不改色，對客談笑自若。正說到這裏，李逵在人叢中高叫道：『這箇正是好男子！』衆人失驚，都看李逵，燕青慌忙攔道：『李大哥你怎地好村！拘欄瓦舍，如何使得大驚小怪！』

濟水

，這等叫！」李逵道：「說到這里，不由人喝采。」燕青拖了李逵便走，兩箇離了桑家莊，轉過串道，只見一箇漢子，飛磚擲瓦，去打一戶人家。那人家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散了二次不肯還錢，顛倒打我屋裏！」黑旋風聽了，路見不平，便要去打，燕青務死拖住。李逵睜着雙眼，要和他厮打的意思。那漢子便道：「俺自和他有帳討錢，干你甚事！即日要跟張招討下江南出征去，你休惹我，到那裏去也是死，要打便和你厮打，死在這裏，也得一口好棺材。」李逵道：「却是甚麼下江南，不曾聽的點兵調將。」燕青且勸開了鬧，兩箇厮挽着，轉出串道，離了小巷，見一箇小小茶肆，兩箇入去裏面，尋副座頭坐了喫茶。對席有箇老者，便請會茶，閒口論閒話，燕青道：「請問老丈，却纔巷口一箇軍漢厮打，他說道要跟張招討下江南，早晚要去出征，請問端的那裏去出征？」那老人道：「客人原來不知，如今江南草寇方臘反了，占了八州二十五縣，從睦州起直至潤州，自號爲一國，早晚來打揚州。因此朝廷已差下張招討，劉都督去勦捕。燕青，李逵聽了這話，慌忙還了茶錢，離了小巷，逕奔出城。回到營中，來見軍師吳學究，報知此事，吳用見說心中大喜，來對宋先鋒說知，江南方臘造反，朝廷已遣張招討領兵。宋江聽了道：「我等諸將軍馬，閒居在此，甚是不宜。不若使人去告知宿太尉，令其於天子前保奏，我等情願起兵，前去征進。」當時會集諸將商議，盡皆歡喜。次日宋江換了些衣服，帶領燕青，自來說此一事。逕入城中，直至太尉府前下馬，正值太尉在府，令人傳報。太尉聞知，忙教請進。宋江來到堂上，再拜起居。宿太尉道：「將軍何事更衣而來？」宋江稟去：「近因省院出榜，但凡出征官軍，非奉呼喚，不敢擅自

水滸

入城，今日小將私步至此，上告恩相。聽的江南方臘造反，占據州郡，擅改年號，侵至潤州，早晚渡江來打揚州，宋江等人馬久閒，在屯扎不宜，某等情願部領兵馬，前去征勦，盡忠報國，望恩相於天子前題奏則箇。」宿太尉聽了大喜道：「將軍之言，正合吾意，下官當以二力保奏。將軍請回，來早某具本奏聞，天子必當重用。」宋江辭了太尉，自回營寨，與衆弟兄說知。却說宿太尉次日早朝入內，見天子在披香殿與百官文武計事，正說江南方臘作耗，占據八州二十五縣，改年建號，如此作反，自霸稱尊，目令早晚兵犯揚州。天子乃曰：「已命張招討，劉都督征進，未見次第。」宿太尉越班奏曰：「想此草寇既成大患，陛下已遣張總兵，劉都督，再差征西得勝宋先鋒，這兩支軍馬爲前部，可去勦除，必幹大功。」天子聞奏大喜，急令使臣宣省院官聽聖旨。當下張招討，從，耿二參謀亦行保奏，要調宋江這一千人馬，爲前部先鋒。省院官到殿，領了聖旨，隨即宣取宋先鋒，盧先鋒直到披香殿下，朝見天子。拜舞已畢，天子降勅，封宋江爲平南都總管，征討方臘正先鋒；封盧俊義爲兵馬副總管，平南副先鋒各賜金帶一條，錦袍一領，金甲一副，名馬一騎，綵段二十五表裏。其餘正偏將佐，各賜段疋銀兩，待有功次，照名陞賞，加受官爵。三軍頭目，給賜銀兩，都就於內府關支。定限目下出師起行。宋江，盧俊義領了聖旨，就辭了天子，皇上乃曰：「卿等數內有箇能鑄玉石印信金大堅，又有箇能識良馬皇甫端，留此二人駕前聽用。」宋江，盧俊義承旨，再拜謝恩。出內上馬回營，宋江，盧俊義兩箇在馬上歡喜，並馬而行，出的城來，只見街市上一箇漢子，手裏拿着一件東西：兩條巧棒，中穿小索，以手牽動，那物便響。宋江見了

澹 水

，却不識的，使軍士喚那漢子問道：「此是何物？」那漢子答道：「此是胡敲也，用手牽動，自然有聲。」宋江乃作詩一首：

一聲低了一聲高，
嘹唳聲音透碧霄，
空有許多雄氣力，
無人提挈設徒勞。

宋江在馬上與盧俊義笑道：「這胡敲正比着我和你，空有冲天的本事，無人提挈，何能振響。」盧俊義道：「兄長何故發此言？據我等胸中學識，不在古今名將之下，如無本事，枉自有人提挈，亦作何用！」宋江道：「賢弟差矣！我等若非宿太尉一力保奏，如何能勾天子重用，爲人不可忘本。」盧俊義自覺失言，不敢回話。兩箇回到營寨，陞帳而坐，當時會集諸將，盡數收拾鞍馬衣甲，准備起身，征討方臘。次日子內府關到賞賜段疋銀兩，分儀諸將，給散三軍頭目，便就起送金大堅，皇甫端去御箭聽用。宋江一面調撥戰船先行，着令水軍頭領，整頓篙櫓風帆，撐駕望大江進發；傳令與馬軍頭領，整頓弓箭鎗刀，衣袍鎧甲，水陸並進，船騎同行，收拾起程。只見蔡太師差府幹到營，索取聖手書生蕭讓，要他代筆。次日王都尉自來問宋江求娶鐵叫子樂和，聞此人善能歌唱，要他府裏使令，宋江只得依允，隨即又起送了二人去訖。宋江自此去了五箇弟兄，心中好生鬱鬱不樂。當與盧俊義計議定了，號令諸軍，准備出師。却說這江南方臘，造反已久，積漸而成，不想弄到許大事業。此人原事歙州山中樵夫，因去溪邊淨手，水中照見自己頭戴平天冠，身穿袞龍袍，以此向人說，自家有天子福分。因朱勳在吳中徵取花石綱，百姓大怨。人人思亂，方臘乘機造反，就清溪縣內葛源洞中起造寶殿，內苑宮闕，睦州，歙州亦各有行宮；仍設文武職臺，省院官僚，內相外將，

滄 水

一應大臣。睦州即今時建德，宋改爲嚴州，歙州即今時婺源，宋改爲徽州。這方臘直從這裏占到潤州，今鎮江是也，共該八州二十五縣。那八州？歙州，睦州，杭州，蘇州，常州，湖州，宣州，潤州。那二十五縣？都是這八州管下，此時嘉興，松江，崇德，海甯，皆是縣治。方臘自爲國主，獨霸一方，非同小可。原來方臘上應天書，推背圖上道：「十千加一點，冬盡始稱尊，縱橫過浙水，顯跡在吳興。」那十千是萬也，頭加一點，乃方字也；冬盡乃臘也；稱尊者，乃南面爲君也；正應方臘二字。占據江南八郡，隔着長江天塹，又比遼國差多少來去。再說宋江選將出師，相辭了省院諸官，當有宿太尉，趙樞密親來送行，賞勞三軍。水軍頭領已把戰船從泗水入淮河，望淮安軍壩，俱到揚州取齊。宋江，盧俊義謝了宿太尉趙樞密，將人馬分作五起，取旱路投揚州來，於路無話。前軍已到淮安縣屯扎，當有本州官員，置筵設席，等候宋先鋒到來，請進城中管待，訴說方臘賊兵浩大，不可輕敵；前面便是揚子大江，此是江南第一箇險隘去處，隔江却是潤州，如今是方臘手下樞密呂師囊並十二箇統制官守住，江岸；若不得潤州爲家，難以抵敵。宋江聽了，便請軍師吳用計較良策；即目前面大江攔截，作何可度？破遼國時，都是旱路，水軍頭領不曾建得功勞；今次要度江南，須用水軍船隻向前。吳用道：「揚子江中有金焦二山，靠着潤州城郭，可教幾箇弟兄前去探路，打聽隔江消息，用何船隻可以渡江。」宋江傳令，教喚水軍頭領，前來聽令：「你衆弟兄，誰人與我先去探路，打聽隔江消息？」只見帳下轉過四員戰將，盡皆願往。不是這幾箇人來探路，有分教：橫屍似北固山高，流血染揚子江。

滸 水

赤。直教大軍飛渡烏龍陣，戰艦平吞白雁灘。畢竟宋江軍馬怎地去收方臘，且聽下回分解。

此一回內辭別歸山一員將佐公孫勝

京師留下四員將佐

金大堅

皇甫端

蕭讓

樂和

第九十一回

張順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潤州城

話說這九千三百里揚子大江，遠接三江，却是漢陽江，潯陽江，揚子江，從四川直至大海，中間通着多少去處，以此呼爲萬里長江。地分吳，楚，江心內有兩座山，一座喚做金山，一座喚做焦山。金山上有一座寺，繞山起蓋，謂之寺裏山。焦山上有一座寺，藏在山凹裏，不見形勢，謂之山裏寺。這兩座山生在江中，正占着楚尾吳頭，一邊是淮東揚州，一邊是浙西潤州，今時鎮江是也。且說潤州城郭，却是方臘手下東廳樞密使呂師囊守把江岸。此人原是蘇州富戶，因獻錢糧與方臘，官封爲東廳樞密使。幼年曾讀兵書戰策，慣使一條丈八蛇矛，武藝出衆。部下管領着十二箇統制官，名號江南十二神，協同守把潤州江岸。那十二神？

擎天神 福州沈剛，

遊奕神 兗州潘文得，

遁甲神 陸州應明，

六丁神 明州徐統，

辟瘟神 越州張近仁，

巨靈神 杭州沈澤，

太白神 湖州趙毅，

太歲神 宣州高可立，

弔客神 常州范疇，

黃旛神 潤州卓萬里，

豹尾神 江州和潼，

喪門神 蘇州沈林。

話說樞密使呂師囊統領着五萬南兵，據住江岸，甘露亭下，擺列着戰船三千餘隻。江北岸却是瓜洲渡口，淨蕩蕩地無甚險阻。此時先鋒使宋江兵馬戰船，水陸並進，已到淮安了，約至揚州取齊。當日宋先鋒在帳中與軍師吳用等計議：『此去大江不遠，江南岸便是賊兵守把，誰人與我先去探路一遭，打聽隔江消息，可以進兵？』帳下轉過四員戰將，皆云：『願往。

水滸

水滸

『那四箇？一箇是小旋風柴進，一箇是浪白跳張順，一箇是拚命三郎石秀，一箇是活閻羅阮小七。』宋江道：『你四人分作兩路：張順和柴進，阮小七和石秀，可直到金焦，二山上宿歇，打聽潤州賊巢虛實，前來揚州回話。』四人辭了宋江，各帶了兩箇伴當，扮做客人，取路先投揚州來。此時一路百姓，聽得大軍來征剿方臘，都挈家搬在村裏躲避了。四箇人在揚州城裏分別，各辦了些乾糧，石秀自和阮小七帶了兩箇伴當，投焦山去了。却說柴進和張順，也帶了兩箇伴當，將乾糧捎在身邊，各帶把鋒銳快尖刀，提了朴刀，四箇透瓜洲來。此時正是初春天氣，日煖花香，到得揚子江邊，凭高一望，洶洶雪浪，滾滾煙波，是好江景也。有詩爲證：

萬里煙波萬里天，紅霞遙映海東邊，打魚舟子淨無事，醉擁青簑自在眠。

這柴進二人望見北崗山下，一代都是青白二色旌旗，岸邊一字兒擺着許多船隻，江北岸上，一根木頭也無，柴進道：『瓜洲路上，雖有屋宇，並無人住，江上又無渡船，怎生得知隔江消息！』張順道：『須得一間屋兒歇下，看兄弟赴水過去，對江金山脚下，打聽虛實。』柴進道：『也說得是。』當下四箇人透到江邊，見一代數間草房，盡皆關閉，推門不開。張順轉過側首，撥開一堵墻子，鑽將入去，見箇白頭婆婆從竈邊走起來。張順道：『婆婆，你家爲甚不開門？』那婆婆答道：『實不瞞客人說，如今聽得朝廷起大軍來，與方臘廝殺，我這里正是風門水口，有些人家，都搬了別處去躲，只留下老身在這裏看屋。』張順道：『你家男子漢那裏去了？』婆婆道：『村裏去望老小去了。』張順道：『我有四箇人要渡江過去，

濟 水

那裏有船覓一隻？」婆婆道：「船却那裏去討！近日呂樞密聽得大軍來和他廝殺，都把船隻拘管過潤州去了。」張順道：「我四人自有糧食，只借你家宿歇兩日，與你些銀子作房錢，並不攪擾你。」婆婆道：「歇却不妨，只是沒牀席。」張順道：「我們自有措置。」婆婆道：「客人，只怕早晚有大軍來。」張順道：「我們自有迴避。」當時開門放柴進和伴當入來，都倚了朴刀，放了行李，取些乾糧燒餅，出來喫了，張順再來江邊。望那江景時，見金山寺正在江心裏。但見：

江吞鰲背，山聳龍鱗，爛銀盤湧出青螺，軟翠堆遠拖素練。遙觀金殿，受八面之天風。遠望鐘樓，倚千層之石壁。梵塔高侵滄海日，講堂低映碧波雲。無邊閣看萬里征帆，飛步亭納一天爽氣。郭璞墓中龍吐浪，金山寺裏鬼移燈。

張順在江邊看了一回，心中思忖道：「潤州呂樞密必然時常到這山上，我且今夜去走一遭，必知消息。」回來和柴進商量道：「如今來到這里，一隻小船也沒，怎知隔江之事。我今夜把衣服打拴了，兩箇大銀頂在頭上，直赴過金山寺去，把些財賂與那和尚討箇虛實，回報先鋒哥哥，你只在此間等候。」柴進道：「早幹了事便回。」是夜星月交輝，風恬浪靜，水天一色。黃昏時分，張順脫膊了，羸扎起一腰白絹水襖兒，把這頭巾衣服裹了，兩箇大銀拴縛在頭上，腰間帶一把尖刀，從瓜洲下水，直赴開江心中來。那水滌不過他胸脯，在水中如走旱路。看看趕到金山脚下，見石峯邊繞着一隻小船，張順爬到船邊，除下頭上衣包，解了濕衣，抹拭了身上，穿上衣服，坐在船中，聽得潤州更鼓正打三更。張順伏在船內望是，只

潯 水

見上溜頭一隻小船搖將過來。張順看了道：「這隻船來得蹊蹩，必有姦細。」便要放船開去，不想那隻船一條大索鎖了，又無機箭，張順只得又脫了衣服，拔出尖刀，再跳下江裏，直赴到那船邊。船上兩箇人搖着橈，只望北岸，不隄防南邊只顧搖。張順卻從水底下一鑽，鑽到船邊，板住船舫，把尖刀一削，兩箇搖橈的撒了橈，倒撞下江裏去了。張順早跳在船上，那船艙裏鑽出兩箇人來，張順手起一刀，砍得一箇下水去，那箇嚇得倒入艙裏去，張順喝道：「你是甚人？那裏來的船隻？實說我便饒你！」那人道：「好漢聽稟，小人是此間揚州城外定浦村陳將士家幹人，便小人過潤州投拜呂樞密，那裏賊糧准了，使箇虞候和小人同回索要白糧五萬石，船三百隻，作進奉之禮。」張順道：「那箇虞候姓甚名誰，是在那裏？」幹人道：「虞候姓甄，名世，却纔好漢砍下江裏去的便是。」張順道：「你却姓甚？甚麼名字？幾時過去投拜？船裏有甚物件？」幹人道：「小人姓吳，名成，今年正月初七日渡江。呂樞密直教小人去蘄州，見了御弟三大王方勳，鬪了號色旌旗三百面，並主人陳將士官話，封做揚州府尹，正授中明大夫名爵，更有號衣一千領，及呂樞密箭付一道。」張順又問道：「你的主人姓甚名字？有多少人馬？」吳成道：「人有數千，馬有百十餘匹，嫡親有兩箇孩兒，好生了得；長子陳益，次子陳泰。主人將士叫做陳觀。」張順都問了備細來情去意，一刀也把吳成剝下水裏去了。船尾上搖起橈來，逕搖到瓜洲，柴進聽櫓聲響，急忙出來看時，見張順搖隻船來。柴進便問來由，張順把前事一一說了，柴進大喜。去船艙裏取出一包袱文書，並三百面紅絹號旗，雜色號衣一千領，儘兩擔打疊了。張順道：「我却去取了衣裳來。」

滄 水

把船再搖到金山脚下，取了衣裳，巾幘，銀子，再搖到瓜洲岸邊，天色方曉，重霧罩地，張順把船欲滿，推開江裏去沉了，來到屋下，把三二洋銀子與了婆婆，兩箇伴當挑了擔子，還回揚州來。此時宋先鋒軍馬俱屯扎在揚州城外，本州官員迎接宋先鋒入城，館驛內安下，連日筵宴，供給軍士。却說柴進，張順伺候席散，在館驛內見了宋江，備說陳觀父子交結方臘，早晚誘引賊兵渡江，來打揚州，天幸江心裏遇見，後主帥成這件功勞，宋江聽了大喜，便請軍師吳用商議，用甚良策。吳用道：『卽有這箇機會，覬潤州城易如反掌，先拿了陳觀，大事便定。只除如此如此。』卽時喚浪子燕青扮做廝虞候，教解珍，解寶扮做南軍。問了定浦村路頭，解珍，解寶挑着擔子，燕青卻領了備細言語，三箇出揚州城來，取路投定浦村。離城四十餘里，早問到陳將士莊前，見門首二三十莊客，都整整齊齊，一般打扮。但見：

攢竹笠子上鋪着一把黑纒，細綫襖襍腰繫着八尺紅絹，牛膀鞋登山似箭，獐皮襖護脚如綿，人人都帶雁翎刀，箇箇盡提鴉嘴槌。

當下燕青改作浙人鄉談，與莊客唱道：『將士宅上有麼？』莊客道：『客人那裏來？』燕青道：『從潤州來，渡江錯走了路，半日盤旋，問得到此。』莊客見說，便引入客房裏去，教歇了担子，帶燕青到後廳來見陳將士。燕青便下拜道：『葉貴就此參見。』拜罷，陳將士問道：『足下何處來？』燕青打浙音道：『迴避閒人，方敢對相公說。』陳將士道：『這幾箇都是我心腹人，但說不妨。』燕青道：『小人姓葉，名貴，是呂樞密帳前虞候。正月初七日，接待吳成密書，樞密甚喜，特差葉貴送吳成到蘇州，見御第三大王，備說相公之意。三

水滸

大玉使人啓奏，降下官誥，就封相公爲揚州府尹；兩位直閣舍人，待呂樞密相見了時，再定官爵。今欲使令吳成回程，誰想感冒風寒，病症不能動止。樞密怕悞了大事，特差葉貫、賁途到相公官誥，并樞密文書，關防牌面，號旗三百面，號衣一千領，尅日定時，要相公糧食船隻，前赴潤州江岸交割。便取官誥文書，遞與陳將士看了，大喜，忙擺香案，望南謝恩已了。便喚陳益、陳泰，出來相見。燕青叫解珍，解寶取出號衣號旗，入後廳交付，陳將士便邀燕青請坐。燕青道：『小人是箇走卒，相公處如何敢坐！』陳將士道：『足下是那壁恩相差來的人，又與小官齋誥勅，怎敢輕慢，權坐無妨。』燕青再三謙讓了，遠遠的坐下。陳將士叫取酒來，把盞勸燕青，燕青推却道：『小人天戒不飲酒。』待他把過三兩巡酒，兩箇兒子都來與父親慶賀遞酒，燕青把眼使叫解珍，解寶行事。解寶身邊取出不按君臣的藥頭，張人眼慢，放在酒壺裏。燕青便起身說道：『葉貫雖然不會將酒過江，借相公酒果，權爲上賀之意。』便斟一大鍾酒，上勸陳將士，滿飲此杯；隨即便勸陳益，陳泰兩箇，各飲了一杯；當面有幾箇心腹莊客，都被燕青勸了一杯，燕青那嘴一努，解珍出來，外面尋了火種，身邊取出號旗，號砲，就莊前放起。左右兩邊，已有頭領等候，只聽號砲響，前來策應。燕青在堂裏，見一箇箇都倒了，身邊掣出短刀，和解寶一齊動手，早都割下頭來。莊門外鬨動十箇好漢，從前面打將入來。那十員將佐？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九紋龍史進，病關索楊雄，黑旋風李逵，八臂那吒項充，飛天大聖李袞，喪門神鮑旭，錦豹子楊林，病大蟲薛永。門前衆莊客，那裡迎敵得住。裏面燕青，解珍，解寶，早提出陳將士父子首級來，莊門外又早一

水 滸

彪人馬官軍到來，爲首六員將佐。那六員？美髯公朱全，急先鋒索超，沒羽箭張清，混世魔王樊瑞，打虎將李忠，小霸王周通。當下六員首將，引一千軍馬，圍住莊院，把陳將士一家老幼，盡皆殺了；拏住莊客，引去浦裏看時，傍莊榜港，泊着三四百隻船，却滿滿裝載糧米在內。衆將得了數目，飛報主將宋江。宋江聽得殺了陳將士，便與吳用計議進兵。收拾行李，辭了總督張招討，部領大隊人馬，親到陳將士莊上，分撥前隊將校，上船行計，一面使人催遣戰船過去。吳用道：「選三百隻快船，船上各插着方臘降來的旗號，着一千軍漢各穿了號衣，其餘三四千人衣服不等，三百隻船內埋伏二萬餘人，更差穆弘扮做陳益，李俊扮做陳泰，各坐一隻大船，其餘船分撥將佐。」

第一撥船上，穆弘，李俊管領。穆弘身邊，撥與十箇偏將簇擁着。那十箇？

項充，李袞，鮑旭，薛永，楊林，

杜遷，宋萬，鄒淵，鄒潤，石勇。

李俊身邊，也撥與十箇偏將簇擁着。那十箇？

童威，童猛，孔明，孔亮，鄭天壽，

李立，李雲，施恩，白勝，陶宗旺。

第二撥船上，差張橫，張順管領。張橫船上，撥與四箇偏將簇擁着。那四箇？

曹正，杜興，龔旺，丁得孫。

張順船上，撥與四箇偏將簇擁着。那四箇？

水 滸

孟康，侯健，湯隆，焦挺。

第三撥船上，便差十員正將管領，也分作兩船進發。那十箇？

史進，雷橫，楊雄，魯唐，蔡慶

張青，李逵，解珍，解寶，柴進。

這三百船上，分派大小正偏將佐，共計四十二員渡江。次後宋江等却把戰船裝載馬匹，並龍飛鯨等船一千隻，打着宋朝先鋒使宋江旗號，大小馬步將佐，一發載船渡江。兩箇水軍頭領，一箇是阮小二，一箇是阮小五，總行催督。且不說宋江中軍渡江，却說潤州北崗山上，哨見對港三百來隻戰船，一齊出浦，船上却插着護送衣糧先鋒紅旗號，南軍連忙報入行省裡來。呂樞密聚集十二箇統制官，都全副披掛，弓弩上弦，刀劍出鞘，帶領精兵，自來江邊觀看。見前面一百隻船，先傍岸攏來。船上望着兩箇爲頭的，前後簇擁着的，都披着金鎖子鎧衣，一箇箇都是那彪形大漢。呂樞密下馬，坐在銀交椅上，十二箇統制官兩行把住江岸。穆弘，李俊見呂樞密在江岸上坐地，起身聲喏。左右虞候喝令住船，一百隻船一字兒拋定了錨，背後那二百隻船乘着順風都到了，分開在兩下攏來，一百隻在左，一百隻在右，做三下均勻擺定了。容帳司下船來問道：『船從那裏來？』穆弘答道：『小人姓陳，名益，兄弟陳泰。父親陳觀，特遣某等弟兄獻納白米五萬石，船三百隻，精兵五千，來謝樞密恩相保奏之恩。』客帳司道：『前日樞密相公使虞候去，來見在何處？』穆弘道：『虞候和吳成各染傷寒時疫，見在莊上養病，不能前來，今將關防文書在此呈上。』容帳司接了文書，上江岸來稟復

水 滸

呂樞密道：『揚州定浦村陳府尹男陳益，陳泰，納糧賦兵，呈上原齋去關防文書任此。』呂樞密道：『果是原領公文，俾鈞旨教喚二人上岸。客帳司喚陳益，陳泰，上來參見，穆弘，李俊上得岸來，隨後二十箇偏將都跟上去，排軍喝道：『卿相在此，閑雜人不得近前！』二十箇偏將都立住了。穆弘，李俊躬身及手，遠遠侍立。客帳司半晌，方纔引一人過去，參拜了跪在面前。呂樞密道：『你父親陳觀如何不自來？』穆弘稟道：『父親聽知是梁山泊宋江等領兵到來，誠恐賊人下鄉擾境，在家支吾，未敢擅離。』呂樞密道：『你兩箇那箇是兄？』穆弘道：『陳益是兄。』呂樞密道：『你弟兄兩箇曾習武藝麼？』穆弘道：『托賴恩相福蔭，頗曾訓練。』呂樞密道：『你將來白糧，怎地裝載？』穆弘道：『大船裝糧三百石，小船裝糧一百石。』呂樞密道：『你兩箇來到，恐有他意。』穆弘道：『小人父子一片孝順之心，怎敢懷半點外意。』呂樞密道：『雖然是你好心，吾觀你船上軍漢，模樣非常，不由人不疑。你兩箇只在這裏，吾差四箇統制官，引一百軍人下船搜看。但有分外之物，決不輕恕。』穆弘道：『小人此來，指望恩相重用，何必見疑。』呂師囊正欲點四箇統制下船搜看，只見探馬報道：『有聖旨到南門外了，請樞相便上馬迎接。』呂樞密急上了馬，便分付道：『且與我把住江岸，這兩箇陳益，陳泰，隨我來。』穆弘把眼看李俊一覺，等呂樞密先行去了。穆弘，李俊隨後招呼二十箇偏將，便入城門。守門將校喝道：『樞密相公，只叫這兩箇爲頭的入來，其餘人伴，休放進去。』穆弘，李俊過去了，二十箇偏將都被當住在城邊。且說呂樞密到南門外接着天使，便問道：『緣何來得如此要急？』那天使是方臘面前引進

潞 水

使馮喜，悄悄地对呂師範道：『近日司天太監浦文英奏道，夜觀天象，有無數罡星入吳地，分野中間，雜有一半無光，就裏爲禍不小。天子特降聖旨，教樞密緊守江岸，但有北邊來的人，須要仔細盤詰，磨問實情，如是形影奇異者，隨即誅殺，勿得停留。』呂樞密聽了大驚：『却纔這一班人，我十分疑忌，如今却得這話，且請到城中開讀。』馮喜同呂樞密都到行省，開讀聖旨已了，只見飛馬又報，蘇州又有使命，齎奉御弟三大王令旨到來。言說：『你前日揚州陳將士投降一節，未可准信，誠恐有詐；近奉聖旨，近來司天監內照見罡星入於吳地分野，可以牢守江岸，我早晚自差人到來監督。』呂樞密道：『大王亦爲此事掛心，下官已奉聖旨。』隨即令人牢守江面，來的船上人，一箇也休放上岸；一面設宴管待兩箇使命。却說那三百隻船上人，見半日沒些動靜，左邊一百隻船上張橫，張順，帶八箇僮將，提軍器上岸；右邊一百隻船上，十員正將，都拿了鎗刀，鑽上岸來。守江面南軍攔當不住，黑旋風李逵，和解珍，解寶，便搶入城，守門官軍急出攔截，李逵輪起雙斧，一砍一剝，早殺翻兩箇。把門官軍城邊發起喊來，解珍，解寶各挺鋼叉入城，都一時發作，那里關得城門逃。李逵橫身在門底下，尋人砍殺，先在城邊二十箇僮將，各奪了軍器，就殺起來，呂樞密急使人傳令來教牢守江面時，城門邊已自殺入城了。一二箇統制官聽得城邊發喊，各提動軍馬時，史進，柴進，早招起三百隻船內軍兵，脫了南軍的號衣，爲首先上岸；船艙裏埋伏軍兵，一齊都殺上岸來。爲首統制官沈剛，潘文得兩路軍馬，來保城門時，沈剛被史進一刀，刺下馬去；潘文得被張橫刺斜裏一鎗搥倒。衆軍混殺，那十箇統制官都望城門裏退去，保守家眷

澹 水

。穆弘，李俊在城中聽得消息，就酒店裏奪得火種，便放起火來。呂樞密急上馬時，早得三箇統制官到來救應，城裏降天也似火起。瓜洲望見先發，一彪軍馬過來接應，城裏四門混戰。良久城上早豎起宋先鋒旗號，四面八方，混殺人馬，難以盡說，下來便見。且說江北岸早有一百五十隻戰船傍岸，一齊牽上戰馬，爲首十員戰將登岸，都是全付披掛。那十員大將？關勝，呼延灼，花榮，秦明，郝思文，宣贊，單廷珪，韓滔，彭玘，魏定國，正偏戰將一十員，部領二千軍馬，衝殺入城。此時呂樞密方纔大敗，引着中傷人馬，逕往丹徒縣去了。大軍奪得潤州，且教救滅了火，分撥把住四門，却來江邊迎接宋先鋒船，正見江面上遊龍飛鯨船隻，乘着順風，都到南岸。大小將佐迎接宋先鋒入城，預先出榜安撫百姓，點本部將佐：都到中軍請功：史進獻沈剛首級，張橫獻潘文得首級，劉唐獻沈澤首級，孔明，孔亮生擒卓萬里，項充，李衮生擒和潼，郝思文箭射死徐統。得了潤州，殺了四箇統制官，生擒兩箇統制官，殺死牙將官兵，不計其數。宋江點本部將佐，折了三箇偏將，都是亂軍中被箭射死，馬踏身亡。那三箇？一箇是雲裏金剛宋萬，一箇是沒面目焦挺，一箇是九尾龜陶宗旺。宋江見折了三將，心中煩惱，快快不樂，吳用勸道：『生死人之分定，雖折了三箇兄弟，且喜得了江南第一箇險隘州郡。何故煩惱？有傷玉體？要與國家幹功，且請理論大事。』宋江道：『我等一百八人，天文所載，上應星曜，當初梁山泊發願，五臺山設誓，但願同生同死。回京之後，誰想道先去了公孫勝，御前留了金大聖，皇甫端，蔡太師又用了蕭讓，王都尉又要了樂和，今日方渡江，又折了三箇弟兄！想起宋萬這人，雖然不會立得奇功，當初梁山泊』

濟水

開剝之時，多虧此人，今日作泉下之客！」宋江傳令，叫軍士就宋萬死處，搭起祭儀，列了銀錢，排下烏猪白羊，宋江親自祭祀奠酒，就押生擒到爲統制卓萬里，和謹，就那裏斬首，灑血享祭三位英魂。宋江回府治喪，支給功賞，一面寫了申狀，使人報捷，親請張招討，不在話下。沿街殺的死屍，盡數收拾出城燒化。收拾三箇偏將屍骸，葬於潤州東門外。且說呂樞密折了大半人馬，引着六箇統制官，退守丹徒縣，那裏敢再進兵。申將告急文書，去蘇州報與三大王方貌求救。聞有探馬報來，蘇州差元帥邢政領軍到來了，呂樞密接見，邢元帥問慰了，來到縣治，備說陳將士詐降緣由，以致透漏宋江軍馬渡江，今得元帥到此，可同恢復潤州。邢政道：「三大王爲知罡星犯吳地，特差下官領軍到來，巡守江面，不想樞密失利，下官與你報仇，樞密當以助戰。」次日邢政，引軍來恢復潤州。却說宋江在潤州衙內，與吳用商議差童威，童猛引百餘人去焦山尋取石秀，阮小七，一面調兵出城，來取丹徒縣。點五千軍馬，爲首差十員正將。那十人？關勝，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花榮，徐寧，朱全。索超，楊志。當下十員正將，部領精兵五千，離了潤州，望丹徒縣來。關勝等正行之次，路上正迎着邢政軍馬，兩軍相對，各把弓箭射住陣脚，排成陣勢，南軍陣上邢政，挺鎗出馬，六箇統制官分在兩下。宋軍陣中關勝見了，縱馬舞青龍偃月刀，來戰邢政。兩員將鬥到十四五合，一將翻身落馬。正是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必在陣前亡。畢竟二將廝殺輸了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盧俊義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戰毗陵郡

話說元帥邢政和關勝交馬，戰不到十四五回合，被關勝手起一刀，砍於馬下。呼延灼見砍了邢政，大驅人馬，捲殺將去，六箇統制官望南而走。呂樞密見本部軍兵大敗虧輸，棄了丹徒縣，領了傷殘軍馬，望常州府而走。宋兵十員大將，奪了縣治，報捷於宋先鋒知道。部領大隊軍兵，前進丹徒縣駐紮，賞勞三軍，飛報張招討，移兵鎮守潤州。次日中軍從，耿二參謀，齎送賞賜，到丹徒縣，宋江祇受，給賜衆將。宋江請盧俊義計議調兵征進，宋江道：「目今宣、湖二州，亦是賊寇方臘占據，我今與你分兵，撥將作兩路征勦。寫下兩箇關子，對天拈取，若拈得所征地方，便引兵去。」當下宋江關得常、蘇二處，盧俊義關得宣、湖二處。宋江便叫鐵面孔目裴宣，把衆將均分，除楊志患病不能征進，寄留丹徒外，其餘將校撥開兩路。宋先鋒分領將佐攻打常、蘇二處，正偏將共計四十二人；正將一十三員，偏將二十九員。

正將：先鋒使呼保義宋江，軍師智多星吳用，

撲天鵬李應，

大刀關勝，

小李廣花榮，

霹靂火秦明，

金鎗手徐寧，

美髯公朱仝，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九紋龍史進，

黑旋風李逵，

神行太保戴宗，

偏將：鎮三山黃信，

病尉遲孫立，

井木犴郝思文，

醜郡馬宣贊，

百勝將韓滔，

天目將彭玘，

混世魔王樊瑞，

鐵笛仙馬麟，

濟水

潯 水

錦毛虎燕順，八臂那吒項充，飛天大聖李袞，喪門神鮑旭，
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錦豹子楊林，金眼彪施恩，
鬼臉兒杜興，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蒲天雷凌振，
鐵臂膊蔡福，一枝花蔡慶，金毛犬段景住，通臂猿侯健，
神算子蔣敬，神醫安道全，險道神卞保四，鐵扇子宋清，
鐵面孔目裴宣。

大小正偏將佐四十二員，隨行精兵三萬人馬，宋先鋒總領。副先鋒盧俊義亦分將佐，攻打宣，
，湖二處，正偏將佐共四十七員；正將一十四員，偏將三十三員。朱武偏將之首，受軍師之
職。

正將：副先鋒玉麒麟盧俊義，軍師神機朱武，

小旋風柴進，豹子頭林冲，雙鎗將董平，

急先鋒索超，沒遮擋穆弘，病關索楊雄，

兩頭蛇解珍，雙尾蝎解寶，沒羽箭張清，

浪子燕青，

偏將：聖水將單廷珪，神火將魏定國，小溫侯呂方，

摩雲金翅歐鵬，火眼狻猊鄧飛，打虎將李忠，

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病大虫薛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 滸

小遮欄穆春，
青眼虎李雲，
小尉遲孫新，
白面郎君鄒天壽，
花項虎龔旺，
大小正偏將佐四十七員，
湖二州，共是四十七人；
宋公明攻打常，蘇二處，共是四十七人。
計有水軍頭領，自是一夥，
爲因童威，童猛差去焦山，尋見了石秀，
阮小七回報道：『石秀，阮小七來到江邊，殺了
一家老小，奪得一隻快船，前到焦山寺內。寺主知道是梁山泊好漢，留在寺中宿食。後知
張順幹了功勞，打聽得焦山下船，取荊港，好去攻伐江陰，太倉，沿海州縣，使人申將文書
，來索請水軍頭領，并要戰具船隻。』宋江卽差李俊等八員，撥與水軍五千，跟隨石秀，
阮小七等共取水路，計正偏將一十員。那十員？正將七員，偏將三員：

出林龍鄒潤，
獨角龍鄒潤，
催命判官李立，
石將軍石勇，
旱地忽律朱貴，
笑面虎朱富，
母大蟲顧大嫂，
菜園子張青，
母夜叉孫二娘，
金錢豹子湯隆，
操刀鬼曹正，
白日鼠白勝，
中箭虎丁得孫，
活閃婆王定六，
鼓上早時遷，
活閔婆王定六，
阮小七回報道：『石秀，阮小七來到江邊，殺了
一家老小，奪得一隻快船，前到焦山寺內。寺主知道是梁山泊好漢，留在寺中宿食。後知
張順幹了功勞，打聽得焦山下船，取荊港，好去攻伐江陰，太倉，沿海州縣，使人申將文書
，來索請水軍頭領，并要戰具船隻。』宋江卽差李俊等八員，撥與水軍五千，跟隨石秀，
阮小七等共取水路，計正偏將一十員。那十員？正將七員，偏將三員：

拚命三郎石秀，
浪裏白跳張順，
立地太歲阮小二，
短命二郎阮小五，
活閔羅阮小七，
出洞蛟童威，
翻江蜃童猛，
玉旛竿孟康，

大小正偏將佐一十員，水軍精兵五千，戰船一百隻。看官聽說，宋江自丹徒分兵，共是九十
九人，已自不滿百數。大戰船都撥與水軍頭領，攻打江陰，太倉，小戰船却俱入丹徒，都在

潯 水

裏港，隨軍攻打常州。話說呂師囊引了六箇統制官，退保常州毗陵。這常州原有守城統制官錢振鵬，手下兩員副將：一箇是晉陵縣上孫人氏，姓金名節，一箇是錢振鵬心腹之人許定。錢振鵬原是清溪縣都頭出身，協助方臘，累得城池，陞做常州制置使。聽得呂樞失利，折了潤州，一路退回常州，隨即引金節，許定，開門迎接，請入州治，管待已了，商議迎戰之策。錢振鵬道：『樞相放心，錢某不才，願施犬馬之勞，直殺的宋江那厮們大敗過江，恢復潤州方遂吾願。』呂樞蜜撫慰道：『若得制置如此用心，何慮國家不安，成功之後，呂某當極力保奏，高遷重爵。』當日筵宴，不在話下。且說宋先鋒領起分定人馬，攻打常州，蘇二州，撥馬軍長驅大進，望毗陵郡來，爲頭正將一員關勝，部領十員將佐。那十人？秦明，徐寧，黃信，孫立，郝思文，宣贊，韓滔，彭玘，馬麟，燕順。正偏將佐共計十一員，引馬軍三千，直取常州城下，搖旗擂鼓搦戰。呂樞看了道：『誰敢去退敵軍？』錢振鵬備了戰馬道：『錢某當以效力向前。』呂樞密隨即撥六箇統制官相助。六箇是誰？應明，張近仁，趙毅，沈抃，高可立，范疇。七員將帶領五千人馬，開了城門，放下吊橋，錢振鵬使口滾風刀，騎一匹捲毛赤兔馬，當先出城。關勝見了，把軍馬暫退一步，讓錢振鵬列成陣勢，六箇統制官分在兩下對陣。關勝當先，立馬橫刀，厲聲高叫：『反賊聽着！汝等助一匹夫謀反，損害生靈，人神共怒，今日天兵臨境，尚不知死，敢來與吾拒敵！我等不把你這賊徒誅盡殺絕，誓不回兵！』錢振鵬聽了大怒，罵道：『量你等一夥是梁山泊草寇，不知天時，却不思國王霸業，倒去降無道昏君，要求和俺大國相併！我今直殺的你片甲不回纔罷！』關勝大怒，舞起青龍偃

澹 水

月刀，直衝將來，錢振鵬使動滾風刀，迎殺將去。兩員將廝殺，鬪了三十合之上，錢振鵬漸漸力怯，抵擋不住。南軍門旗下，兩南統制官看錢振鵬力怯，挺兩條鎗，一齊出馬，前去夾攻關勝，上首趙毅，下首范驍。宋軍門旗下，惱犯了兩員偏，一箇舞動喪門劍，一箇使起虎眼鞭，搶出馬來，乃是鎮三山黃信，病尉遲孫立。六員將，三對兒在陣前廝殺。呂樞密急使許定，金節出城助戰。兩將得令，各持兵器，都上馬，直到陣前。見趙毅戰黃信，范驍戰孫立，却也都是對手。關到開深裏，趙毅，范驍漸折便宜，許定，金節各使一口大刀出陣，宋軍陣中，韓滔，彭玘二將雙出來迎。金節戰住韓滔，許定戰住彭玘，四將又鬪，五隊兒在陣前廝殺。原來金節素有歸降大宋之心，故意要本隊陣亂。略鬪數合，撥回馬望本陣先走，韓滔乘勢追將去。南軍陣上，高可立看見金節被韓滔追得緊，急取雕弓，搭上硬箭，滿地拽開，蹙的一箭，把韓滔面頰上射着，倒撞下馬來。這裏秦明急把一拍，輪起狼牙棍，前來救時，早被那裏張近仁搶出來，咽喉上復一鎗，結果了性命。彭玘和韓滔是一正一副的兄弟，見他身死，急與報讐，撇了許定，直透陣上去尋高可立。許定趕來，却得秦明住廝殺。高可立看見彭玘趕來，挺鎗便迎，不隄防張近仁從助窩裏撞將出來，把彭玘一鎗搨下馬去。關勝見損了二將，中忿怒，恨不得殺進常州使轉神威，把錢振鵬一刀也剝於馬下。待要搶他那騎赤兔捲毛馬，不隄防自己坐下赤兔馬一脚前失，倒把關勝掀下馬來，南陣上高可立，張近仁兩騎馬便來搶關勝，却得徐壘引官贊，郝思又二將齊出，救得關勝回歸本陣。呂樞密大驅人馬，捲殺出城，關勝衆將失利，望北退走，南兵追趕二十餘里。此日關勝折了些人馬，引軍

潛 水

回見宋江，訴說折了韓滔，彭玘，宋江大哭道：『誰想渡江已來，損折我五箇兄弟，莫非皇天有怒，不容宋江收捕方臘，以致損兵折將！』吳用勸道：『主帥差矣！輸贏勝敗，兵家常事，不足爲怪。是兩箇將軍祿絕之日，以致如此，請先鋒免憂，且理大事。』只見帳前轉過李逵，便說道：『着幾箇認得殺俺兄弟的人，引我去殺那賊徒，替我兩箇哥哥報讐。』宋江傳令，教來日打起一面白旗，我親自引衆將，直至城邊，與賊交鋒，決箇勝負。次日宋公明領起大隊人馬，水陸並進，船騎相迎，拔寨都起。黑旋風李逵引着鮑旭，項充，李袞，帶領五百悍勇步軍，先來出哨，值到常州城下。呂樞見折了錢振鵬，心下甚憂，連發了三道飛報文書，去蘇州三大王方貌處求救，一面寫表申奏朝廷。又聽得報道，城下有五百步軍攻城，認旗寫道爲首是黑旋風李逵。呂樞密道：『這廝是梁山泊第一箇兇徒，慣殺人的好漢。誰敢與我先去拿他？』帳前轉過兩箇得勝獲功的統制官。高可立，張近仁。呂樞密道：『你兩箇若拿得這箇賊人，我當一力保奏，加官重賞。』張，高二統制，各綽了鎗上馬，帶領千一馬步兵，出城迎敵。黑旋風李逵見了，便把五百步軍一字兒擺開，手搭兩把板斧，立在陣前；喪門神鮑旭仗着一口大闊板刀，隨於側首；項充李袞兩箇，各人手挽着蠻牌，右手拿着鐵標，四箇人各披前後掩心鐵甲，列於陣前。高，張二統制正是得勝狸貓強似虎，及時鴉鵲便欺鷗，統着一千軍馬，靠城排開。宋軍內有幾箇探子，却認得高可立張近仁兩箇，是殺韓滔，彭玘的，便指與黑旋風道：『這箇領軍的，便是殺俺韓，彭二將軍的。』李逵聽了這說，也不打話，拿起兩把板斧，直搶過對陣去。鮑旭見李逵殺過對陣，急呼項充，李袞，舞起蠻牌，便

水滸

去策應。四箇齊發一聲喊，滾過對陣，高可立，張近仁喫了一驚，措手不及，急待回馬，那兩箇蠻牌早滾到馬領下。高可立，張近仁在馬上把鎗望下搠時，項充，李逵把牌迎住。李逵斧起，早砍翻高可立馬脚，高可立額下馬來。項充叫道：「留下活時的，李逵是箇好殺人的漢子，那裏忍耐得住，早一斧砍下頭來。」鮑旭從馬上揪下張近仁，一刀也割了頭。四箇在陣裡亂殺。黑旋風把高可立的頭縛在腰裏，輪起兩把板斧，不問地天，橫身在裡面砍殺，殺得一千馬步軍退入城去，也殺了三四百人。直趕到吊橋邊，李逵和鮑旭兩箇，便要殺入城去，項充，李逵死當回來，城上擲木砲石早打下來。四箇回到陣前，五百軍兵依原一字擺開，那裏敢輕動。本是要來混戰，怕黑旋風不分皂白，見的便砍，因此不敢近前。塵頭起處，宋先鋒軍馬已到，李逵，鮑旭各獻首級。衆將認的是高可立，張近仁的頭，都喫了一驚道：「如何獲得驚人首級？」兩箇說：「殺了許多人衆，本待要捉活的來，一時手痒，忍耐不住，就便殺了。」宋江道：「既有驚人首級，可於白旗下望空祭祀，轉，彭二將。」宋江又哭了一場，放倒白旗，賞了李逵，鮑旭，項充，李逵四人，便進兵到常州城下。且說呂樞密在城中心慌，便與金節，許定，並四箇統制官，商議退宋江之策。諸將見李逵等殺了這一陣，衆人都膽顫心寒，不敢出戰。問了數聲，如箭穿鴈嘴，鉤搭魚腮，默默無言，無人敢應。呂樞密心內納悶，教人上城看時，宋江軍馬三面圍住常州，盡在城下搥鼓搖旗，吶喊搦戰。呂樞密叫衆將且各上城守護。衆將退去，呂樞密自在後堂尋思，無計可施，喚集親隨左右心腹人商量，自欲棄城逃走，不在話下。且說守將金節，回到自己家中，與其妻

水滸

秦玉蘭說道：『如今宋先鋒圍住城池，三面攻擊，我等城中糧食缺少，不經久困。倘或打破城池，我等那時皆爲刀下之鬼。』秦玉蘭答道：『你素有忠孝之心，歸降之意，更兼原是宋朝舊官，朝廷不會有甚負汝，不若去邪歸正，擒捉呂帥壘，獻與宋先鋒，便是進身之計。』金節道：『他手下見有四箇統制官，各有軍馬；許定這厮，又與我不睦，與呂帥壘又是心腹之人。我恐事未必諧，反惹其禍。』其妻道：『你只密密地寅夜修一封書緘，拴在箭上，射出城去，和宋先鋒達知，裏應外合取城。你來日出戰，詐敗佯輸，引誘入城，便是你的功勞。』金節道：『節妻此言極當，依汝行之。』史官詩曰：

棄暗投明免禍機，毗陵重見負羈妻，婦人尙且存忠義，何事男兒識見迷。

次日宋江領兵攻城得緊，呂樞密聚衆商議。金節答道：『常州城池高廣，只宜守，不可敵。衆將且堅守，節待蘇州救兵來到，方可會合出戰。』呂樞密道：『此言極是。』公撥衆將：應明、趙毅守把東門，沈推、范疇守把北門，金節守把西門，許定守把南門。調撥已定，各自領兵堅守。當晚金節寫了私書，拴在箭上，待夜深人靜，在城上望着西門外探路軍人射將下去。那軍校拾得箭矢，慌忙報入寨裏來。守西寨正將花和尚魯智深，同行着武松兩箇見了，隨即使偏將杜興齋了，飛報東北門大寨裏來。宋江、吳用點着明燭，在帳裏議事，杜興呈上金節的私書，宋江看了大喜，便傳令教三寨中知會，次日三寨內頭領三面攻城。呂樞密在敵樓上正觀。見宋江陣裏響天雷發振，扎起砲架，却放了一箇風火炮，直飛上去，正打在敵樓角上，骨碌碌一聲響，平塌了半邊。呂樞密急走，救得性命，下城來催督四門守將，出城搦戰。

澣 水

插了三通戰鼓，大開城門，放下弔橋，北門沈抃，范曄引軍出戰。宋軍中大刀關勝，坐下鏢振鵬的捲毛赤兔馬，出於陣前，與范曄交戰。兩箇正待相持，西門金節，又引出一彪軍來搦戰，宋江陣上病尉遲孫立出馬。兩箇交戰，鬪不到三合，金節詐敗，撥轉馬頭便走。孫立當先，燕順，馬麟爲次，魯智深，武松，孔明，孔亮，施恩，杜興一發進兵。金節便退入城，孫立已趕入城門邊，占住西門。城中鬧起，知道大宋軍馬已從西門進城了。那時百姓都被刀臘殘害不過，怨氣冲天，聽得宋軍入城，盡出來助戰，城上早豎起宋先鋒旗號。范曄，沈抃見了城中事變，急待奔入城去，保全老小時，左邊衝出王矮虎，一丈青，早把范曄捉了；右邊衝出宣贊，郝思文，兩箇一齊向前，把沈抃一鎗刺下馬去，衆軍活捉了。宋江，吳用大驅人馬入城，四下裏搜捉南兵，盡行誅殺。呂樞密引了許定，自投南門而走，死命奪路。衆軍追趕不上，自回常州聽令，論功陞賞。趙毅躲在百姓人家，被百姓來獻出；應明亂軍中殺死，獲得首級。宋江來到州治，便出榜安撫百姓，扶老携幼，詣州拜謝，宋江撫慰百姓，復爲良民。衆將各來請功，金節赴州拜見宋江。宋江親自下塔，迎接金節上廳，金節感激無限，復爲宋朝良臣，此皆其妻贊成之功，不在話下。宋江教把范曄，沈抃，趙毅三箇，陷車盛了，寫道申狀，就叫金節親自解赴潤州張招討中軍帳前。金節領了公文，監押三將，前赴潤州交割。比及去時，宋江已自先叫神行太保戴宗，齋飛報文書，保舉金節到中軍了。張招討見宋江申覆金節如此忠義，後金節到潤州，張招討大喜，賞賜金節金銀段疋，鞍馬酒禮。有副都督劉光世，就留了金節，匿做行軍都統，留于軍前聽用。後來金節跟隨劉光世，大破金兀

水滸

尤四太子，多立功勞，直做到親軍指揮使，至中山陣亡，這是金節的結果。有詩爲證：

從那廟生堪愧，殉義沙塲骨也香，他日中山忠義鬼，何如方臘陣中亡。

當日張招討，劉都督賞了金節，把三箇賊人碎屍萬段，梟首示衆，隨即使人來常州，犒勞宋先鋒軍馬。且說宋江在常州屯駐軍馬，使戴宗去宣州，湖州盧先鋒處，飛報調兵消息。一面又有探馬報來，說呂樞密逃回在無錫縣，又會合蘇州，救兵，正欲前來迎敵。宋江聞知，便調馬軍步軍正偏將佐十員頭領，撥與軍兵一萬，望南迎敵。那十員將佐？關勝，秦明，朱仝，李應，魯智深，武松，李逵，鮑旭，項充，李袞。當下關勝等領起前部軍兵人馬，與同衆將，辭了宋先鋒，離城去了。且說戴宗探聽宣，湖二州進兵的消息，與同柴進回見宋江報說：「副先鋒盧俊義得了宣州，特使柴大官人到來報捷。」宋江甚喜。柴進到州治參拜已了，宋江把了接風酒，同入後堂坐下，動問盧先鋒破宣州備細緣由。柴進將出申送文書，與宋江看了，備說打宣州一事：「方臘部下鎮守宣州經略使家餘慶，手下統制官六員，都是歙州，睦州人氏。那六人？李韶，韓明，杜敬臣，魯安，潘濬，程勝祖。當日家餘慶分調六箇統制，做三路出城對陣，盧先鋒也分三路軍兵迎敵。中間是呼延灼和李韶交戰，董平共韓明相持。戰到十合，韓明被董平兩鎗刺死，李韶遁去，中路軍馬大敗。左軍是林冲和杜敬臣交戰，索超與魯安相持。林冲蛇矛刺死杜敬臣，索超斧劈死魯安。右軍是張清和潘濬交戰，穆弘共程勝祖相持。張清一石子打下潘濬，打虎將李忠趕出去殺了，程勝祖棄馬逃回。此日連勝四將，賊兵退入城去。盧先鋒急驅衆將奪城，趕到門邊，不隄防賊兵城上飛下一片磨扇來，打死

潯 水

俺一箇偏將。城上箭如雨點一般射下來，那箭矢都有毒藥，射中俺兩箇偏將，比及到寨，俱各身死。盧先鋒因見折了三將，連夜攻城。守東門賊將不緊，因此得了宣州。亂軍中殺死了李韶，家餘慶領了些敗殘軍兵，望湖州去了。程勝祖自陣上，不知去向。磨扇打死了白面郎君鄭天壽；兩箇中藥箭的是操刀鬼曹正，活閃婆王定六。宋江聽得又折了三箇兄弟，大哭一聲，轟然倒地，未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舉。正是花開又被風欣落，月皎那堪雲霧遮。畢竟宋江昏暈倒了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一回內折了五員將佐：

韓滔，彭玘，鄭天壽，曹正，王定六。

患病寄留丹徒縣一員將佐：

楊志。

第九十三回

混江龍太湖小結義

宋公明蘇州大會

話說當下衆將救起宋江，半晌方纔甦醒，對吳用等說道：『我們今番必然收伏不得方臘了！自從渡江以來，如此不利，連連損折了我八箇弟兄。』吳用勸道：『主帥休說此言，恐懈軍心！當初破大遼之時，大小完全回京，皆是天數。今番折了兄弟們，此是各人壽數。眼見得渡江以來，連得了三箇大郡：潤州，常州，宣州，此乃皆是天子洪福齊天，主將之虎威，如何不利？先鋒何故自喪志氣？』宋江道：『雖然天數將盡，我想一百八人上應列宿，又合天文所載，兄弟們如手足之親，今日聽了這般凶信，不由我不傷心。』吳用再勸道：『主將請休煩惱，勿傷貴體，且請理會調兵，接應攻打無錫縣。』宋江道：『留下柴大官人與我做伴，別寫軍帖使戴院長與我送去，回覆盧先鋒，着令進兵攻打湖州，早至杭州聚會。』吳用教裴宣寫了軍帖回覆，使戴宗往宣州去了，不在話下。却說呂帥引着許定，逃回至無錫縣，正迎着蘇州三大王發來救應軍兵，爲頭是六軍指揮使衛忠，帶十數箇牙將，引兵一萬，來救常州。合兵一處，守住無錫縣，呂樞密訴說金節獻城一事，衛忠道：『樞密寬心，小將必然再要恢復常州。』只見探馬報道，宋軍至近，早作準備，衛忠便引兵上馬，出北門外迎敵。早見宋軍馬勢大，爲頭是黑旋風李逵，引着鮑旭，項充，李袞，當先直殺過來。衛忠力怯，軍馬不曾擺成行列，大敗而走。急退入無錫縣時，四箇早隨馬後趕入縣治。呂樞密便奔南門而走，關勝引着兵馬已奪了無錫縣，衛忠，許定，亦望南門走了，都回蘇州去了。關勝等得

水滸

澹 水

了縣治，便差人飛報宋先鋒。宋江與衆頭領都到無錫縣，便出榜安撫了本處百姓，復爲良民，引大隊軍馬，都屯住在本縣，却使人申請張，劉二總兵，鎮守常州。且說呂樞密會同衛忠，許定，三箇引了敗殘軍馬，透蘇州城來，告三大王來救，訴說宋軍勢大，迎敵不住，兵馬席捲而來，以致失陷城池。三大王大怒，喝令武士推轉呂樞密，斬訖報來，衛忠等告說，宋江部下軍將，皆是慣戰兵馬，多有勇烈好漢，了得的人，更兼步卒都是梁山泊小嘍囉，多曾慣鬪，因此難敵。』方貌道：『權且寄下你項上一刀，與你五千軍馬，首先出哨，我自分撥大將，隨後便來策應。』呂師囊拜謝了，全身披掛，手執丈八蛇矛，上馬引軍，首先出城，却說三大王聚集手下八員戰將，名爲八驍騎，一箇箇都是身長力壯，武藝精熟的人。那八員？

飛龍大將軍劉贊，

飛虎大將軍張威，

飛熊大將軍徐方，

飛豹大將軍郭世廣，

飛天大將軍馮福，

飛雲大將軍苟正，

飛山大將軍甄誠，

飛水大將軍呂盛，

當下三大王方貌親自披掛，手持方天畫戟，上馬出陣，監督中軍人馬，前來交戰。馬前擺列着那八員大將，背後整整齊齊有三二十箇副將，引五萬南兵人馬，出圍關門來迎敵宋軍前部，呂師囊引着衛忠，許定已過寒山寺了，望無錫縣而來。宋江已使人探知，盡引許多正偏將佐，把軍馬調出無錫縣，前進十里餘路，兩軍相遇，旗鼓相望，各列成陣勢。呂師囊忿那口氣，躍坐下馬，橫手中矛，親自出陣，要與宋江交戰。宋江在門旗下見了，回頭問道：『誰人敢拿此賊？』說猶未了，金鏞手徐寧挺起手中金鏞，驟坐下馬，出到陣前，便和呂樞密交

水滸

戰。二將交鋒，左右助喊，約戰了二十餘合，呂師囊露出破綻來，被徐寧肋下刺着一鎗，擲下馬去。兩軍一齊吶喊，聖旋風李遼手揮雙斧，喪門神鮑旭挺仗飛刀，項充，李袞各舞鎗牌，殺過對陣來，南兵大亂。宋江驅兵趕殺，正迎着方貌大隊人馬，兩邊各把弓箭射住陣脚，各列成陣勢，南軍陣上一字擺開八將。方貌在中軍聽得說殺了呂樞密，心中大怒，便橫戟出馬來，大罵宋江道：『量你等只是梁山泊一夥打家劫舍的草賊，宋朝合敗，封你爲先鋒，領兵侵入吾地！我今直把你誅盡殺絕，方纔罷兵！』宋江在馬上指道：『你這厮只是睦州一夥村夫，量你有甚福祿，妄要圖王霸業！不如及早投降，免汝一死！天兵到此，尙自巧言抗拒！我若不把你殺盡，誓不回軍！』方貌喝道：『且休與你論口！我手下有八員猛將在此，你敢撥入箇出來廝殺麼！』宋江笑道：『若是我兩箇併你一箇，也不算好漢！你使八箇出來，我使八員首將和你比試本事，便見輸贏。但是殺下馬的，各自擡回本陣。不許暗箭傷人，亦不許拉擄屍首。如若不見輸贏，不得混戰，明日再約廝殺。』方貌聽了，便叫八將出來，各執兵器，驟馬向前。宋江道：『諸將相讓馬軍出戰。』說言未絕，八將齊出。那八人？關勝，花榮，徐寧，秦明，朱仝，黃信，孫立，郝忠文。宋江陣內門旗開處，左右兩邊分出八員首將，齊齊驟馬，直臨陣上。兩軍中花腔鼓擂，雜彩旗搖，各家放了一箇號砲，兩軍助着喊聲，十六騎馬齊出，各自尋着敵手，捉對兒廝殺。那十六員將佐如何見得尋着敵手，配合交鋒？關勝戰劉贊，秦明戰張威，花榮戰徐方，徐寧戰歸福，朱仝戰苟正，黃信戰郭世廣，孫立戰甄誠，郝忠文戰昌盛。真是難描難畫。但見：

澣 水

征塵亂起，殺氣橫生，人人欲作那吒，箇箇爭爲敬德。三十二條臂膊，如織錦穿梭。六十匹馬蹄，似追風走電。隊旗錯雜，難分赤白青黃。兵器交加，莫辨鎗刀劍戟。試看旋轉烽烟裏，真似元霄走馬燈。

這十六員猛將，都是英雄，用心相敵。鬪到三十合之上，數中一將翻身落馬。贏得是誰？美髯公宋全，一鎗把荷正刺下馬來。兩陣上各自鳴金收軍，七對將軍分開，兩下各回本陣。三大王方貌見折了一員大將，尋思不利，引兵退回蘇州城內。宋江當日催趲軍馬，直近寒山寺下寨，陞賞宋全，裴宣寫了軍狀，申覆張招討，不在話下。且說三大王方貌退兵入城，堅守不出，分調諸將，守把各門，深栽鹿角，城上列着踏弩硬弓，檣木砲石，窩鋪內鑪煎金汁，女牆邊堆梁灰瓶，準備牢守城池。次日宋江見南兵不出，引了花榮，徐寧，黃信，孫立，帶領三十餘騎馬軍，前來看城。見蘇州城郭一週遭都是水港環繞，墻垣堅固，想道：急不能勾打得城破，回到寨中，和吳用計議攻城之策。有人報道：『水軍頭領正將李俊，從江陰來見主將。』宋江教請入帳中。見了李俊，宋江便問沿海消息，李俊答道：『自從撥領水軍，一同石秀等殺至江陰，太倉沿海等處，守將嚴勇，副將李玉部領水軍船隻，出戰交鋒，嚴勇在船上，被阮小二一鎗擲下水去；李玉已被亂箭射死，因此得了江陰，太倉。即目石秀，張橫，張順去取嘉定，阮二去取常熟，小弟特來報捷。』宋江見說大喜，賞賜了李俊，着令自往常州，去見張，劉二招討，投下申狀。且說這李俊經投常州來，見了張招討，劉都督，備說收復了江陰，太倉海島去處，殺了賊將嚴勇，李玉，張招討給與了賞賜，令回宋先鋒處聽調。

滸 水

李俊回到寒山寺寨中，來見宋先鋒。宋江因見蘇州城外水面空闊，必用水軍船隻廝殺，因此就留下李俊，教整點船隻，准備行事。李俊說道：『容俊去看水面闊狹，如何用兵，却作道理。』宋江道：『是。』李俊去了兩日，回來說道：『此城正南上相近太湖，兄弟欲得備舟一隻，投宜興小港，私入太湖裏去，出吳江探聽南邊消息，然後可以進兵，四面夾攻，方可得破。』宋江道：『賢弟此言極當，只是沒有副手，與你同去。』隨即便撥李大官人，帶同孔明，孔亮，施恩，杜興四箇去江陰，太倉，崑山，常熟，嘉定等處，協助水軍，收復沿海縣治，便可替回童威，童猛，來幫助李俊行事。李應領了軍帖，辭別宋江，引四員偏將，投江陰去了。不過兩日，童威，童猛回來，參見宋先鋒。宋江撫慰了，就叫隨從李俊，乘駕小船，前去探聽南邊消息。且說李俊帶了童威，童猛，駕起一葉扁舟，兩箇水手搖櫓，五箇人逕逕宜興小港裏去，盤旋直入太湖中來。看那太湖時，果然水天空闊，萬頃一碧。但見：

天連遠水，水接遙天，高低水影無塵，上下天光一色。雙雙野鷺，飛來點破碧琉璃。兩兩輕鷗，驚起衝開青翡翠。春光瀟蕩，溶溶波皺魚鱗。夏雨滂沱，滾滾浪翻銀屋。秋蟾皎潔，金蛇遊走波瀾。冬雪紛飛，玉蝶灑漫天地。混沌鑿開元氣窟，馮夷獨占水晶宮。有詩爲證：

溶溶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常送釣船歸。
當下李俊和童威，童猛，並兩箇水手，駕着一葉小船，逕逕太湖，漸近吳江，遠遠望見一派漁船，約有四五十隻，李俊道：『我等只做買魚，去那裏打聽一遭。』五箇人一逕搖到那打

水 滸

魚船邊，李俊問道：『漁翁有大鯉魚麼？』漁人道：『你們要大鯉魚，隨我家裏去賣與你。』李俊搖着船，跟那幾隻魚船，去沒多時，漸漸到一箇處所，看時團團一遭都是駝腰柳樹，籬落中有二十餘家。那漁人先把船來纜了，隨即引李俊，童威，童猛三人上岸，到一箇莊院裏，一脚入得莊門，那人嗽了一聲，兩邊撥出七八條大漢，都拿着撓鈎，把李俊三人一齊搭住，逕捉入莊裏去，不問事情，便把三人都綁在椿木上。李俊把眼看時，只見草廳上坐着四箇好漢。爲頭那箇赤鬚黃髮，穿着領青紬襖，第二箇瘦長短髯，穿着一領黑綠盤領木綿衫，第三箇黑面長鬚，第四箇骨臉鬍腮，扇圈胡鬚，兩箇都一般穿着領青柄襖子，頭上各帶黑氍笠兒，身邊都倚着軍器。爲頭那箇喝問李俊道：『你等這厮們都是那裏人氏？來我這湖泊裏做甚麼？』李俊應道：『俺是揚州人，來這裏做客，特來買魚。』那第四箇骨臉的道：『哥哥休問他，眼見得是細作了，只願與我取他心肝來喫酒。』李俊聽得這話，尋思道：『我在潯陽江上，做了許多年私商，梁山泊內又粧了幾年的好漢，却不想今日結果性命在這裏！罷！罷！罷！』嘆了口氣，看着童威，童猛道：『今日是我運累了兄弟兩箇，做鬼也只是一處去。』童威，童猛道：『哥哥休說這話，我們便死也勾了，只是死在這裏，埋沒了兄長大名。』三箇厮覷着，腆起胸脯受死。那四箇好漢，却看了他們三箇說了一回，互相厮覷道：『這箇爲頭的人，必不是以下之人。』那爲頭的好漢，又問道：『你三箇正是何等樣人？可通箇姓名，教我們知道。』李俊又應道：『你們要殺便殺，我等姓名，至死也不說與你，枉惹的好漢們恥笑！』那爲頭的見說了這話，便跳起來，把刀都割斷了繩索，放起這三箇人來，四箇

滄 水

漁人，都扶他至屋內讓坐。爲頭那箇船頭使拜，說道：『我等做了一世強人，不曾見你這般好義氣人物！好漢三位老兄，正是何處人氏？願聞大名姓字。』李俊道：『眼見得你四位大哥，必是箇好漢了，便說與你，隨你們拿我三箇那裏去。我三箇是梁山泊宋公明手下副將。我是滄江龍李俊，這兩箇兄弟，一箇是出河跋童威，一箇是翻江壓童猛。今來受了朝廷招安，新破遼國，班帥回京，又奉勅命，來收方臘。你若是方臘手下人員，便解我三人去請賞，休想我們掙扎。』那四箇聽罷，納頭便拜，齊齊跪道：『有眼不識泰山！却纔甚是冒瀆，休怪休怪！俺四箇弟兄，非是方臘手下，原舊都在綠林叢中，討衣喫飯。今來尋得這箇去處，地名喚做榆柳莊，四下裏都是深港，非船莫能進。俺四箇只着打魚的做眼，太湖裏面尋些衣食。近來一齊都學得些水勢，因此無人敢來侵傍。俺們也久聞你梁山泊宋公明招集天下好漢，並兄長大名，亦聞有箇浪裏白跳張順，不想今日得遇哥哥。』李俊道：『張順是我弟兄，亦做同班水軍頭領，見在江陰地面，收捕賊人。改日同他來，却和你們相會。願求你等四位大名。』爲頭那一箇道：『小弟們因在綠林叢中走，都有異名，哥哥勿笑。小弟是赤鬚龍費保，一箇是捲毛虎倪雲，一箇是太湖跋上青，一箇是瘦臉熊狄成。』李俊聽說了四箇姓名，大喜道：『列位從此不必相疑，喜得是一家人，俺哥哥宋公明見做收方臘正先鋒，即日要取蘇州，不得次第，特差我三箇來探路。今既得遇你四位好漢，可隨我去見俺先鋒，都保你們做官。待收了方臘，朝廷陞用。』費保道：『容覆，若是我四箇要做官時，方臘手下也得箇統制，做了多時。所以不願爲官，只求快活。既是哥哥要我四人幫助時，水裏水裏

水 滸

去，火裡火裏去，若說保我做官時，其實不要。」李俊道：「既是恁地，我等只就這裏結義爲兄弟如何？」四箇好漢見說大喜，便斟宰了一口豬，一盃羊，致酒設席，結拜李俊爲兄，李俊叫童威，童猛都結義了。七箇人在榆柳莊上商議，說宋公明要取蘇州一事：「方貌又不肯出戰，城池四面是水，無路可攻，舟船港雜，難以進兵，似此怎得城子破？」費保道：「哥哥且寬心住兩日，杭州不時間有方臘手下人來蘇州公幹，可以乘勢智取城郭。小弟使幾箇打魚的去緝聽，若還有人來時，便定計策。」李俊道：「此言極妙。」費保便喚幾箇漁人，先行去了，自同李俊，每日在莊上飲酒。在那裏住了兩三日，只見打魚的回來報道：「平望鎮上有十數隻遞運船隻，船尾上都插着黃旗，旗上寫着「承造王府衣甲」，眼見的是杭州解來的。每隻船上只有五七人。」李俊道：「既有這箇機會，萬望兄弟們助力。」費保道：「只今便往。」李俊道：「但若是那船上走了一箇，其計不諧了！」費保道：「哥哥放心，都在兄弟身上。」隨即聚集六七十隻打魚小船，七箇好漢各坐一隻，其餘都是漁人，各藏了暗器，盡從小港，透入大江，四散接將去。當夜星月滿天，那十隻官船都灣在江東龍王廟前，費保船先到，忽起一聲號哨，六七十隻魚船一齊攏來，各自擧住大船，那官船裏人急鑽出來，早被撓鈎搭住，三箇五箇做一串兒縛了，及至跳得下水的，都被撓鈎搭上船來。盡把小船帶住官船，都移入太湖深處。直到榆柳莊時，已是四更天氣，開雜之人，都縛做一串，把大石頭墜定，拋在太湖裏滄死。捉得兩箇爲頭的來問時，原來是守把杭州方臘大太子，南安王方天定手下軍官，特奉令旨，押送新造鐵甲三千副，解赴蘇州三大王方貌處交割。李俊問了姓

水滸

名，要了一應關防文書，也把兩箇庫官殺了。李俊道：『須是我親自去和哥哥商議，方可行此一件事。』費保道：『我着人把船渡哥哥，從小港裏到軍前，覺近便。』就叫兩箇漁人，搖一隻快船送出去。李俊分付童威，童猛，並費保等，且教把衣甲船隻，悄悄藏在莊後港內，休得喫人知覺了。費保道：『無事，自來打併船隻。』却說李俊和兩箇漁人，駕起一葉快船，逕取小港，掉到軍前寒山寺上岸。來至寨中，見了宋先鋒，備說前事，吳用聽了大喜道：『若是如此，蘇州唾手可得。便請主將傳令，就差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帶領衝陣牌手二百人，跟隨李俊，回太湖莊上，與費保等四位好漢，如此行計，約在第二日進發。』李俊領了軍令，帶同一行人，直到太湖邊來。三箇先過湖去，却把船隻接取李逵等一千人，都到榆柳莊上。李俊引着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四箇，和費保等相見了。費保看見李逵這般相貌，都皆駭然。邀取二百餘人，在莊上置備酒食相待。到第三日，衆人商議定了，費保扮做解衣甲正庫官，倪雲扮做副使，都穿了南官的號衣，將帶了一應關防文書，衆漁人都裝做官船上艄公水手，却藏黑旋風等二百餘人將校在船艙裏。卜青，狄成押着後船，都帶了放火的器械。却欲要行動，只見漁人又來報道：『湖面上有一隻船，在那裏搖來搖去。』李俊道：『又來作怪。』急急自去看時，船頭上立着兩個人，看來却是神行太保戴宗，和蘊天雷凌振。李俊聽了一聲號哨，那隻船飛也似透來莊上。到得岸邊，上岸來，都相見了，李俊問：『二位何來？甚事見報？』戴宗道：『哥哥急使李逵來了，正忘却一件大事，特地差我與凌振，齎一百號砲在船裏。湖面上尋趕不上，這裏又不敢攏來傍岸。教兄弟明早卯時進城，到

水 滸

得裏面，便放這一百箇火炮爲號。」李俊道：「最好。」便就船裏搬過砲籠砲架來，都藏埋衣甲船內。費保等聞知是戴宗，又置酒設席管待。凌振帶來十箇砲手，都埋伏擺在第三隻船內。當夜四更離莊，望蘇州來，五更已後，到得城下。守門軍士，在城上望見是南國旗號，慌忙報知管門大將，却是飛豹大將軍郭世廣。親自上城來，問了小校備細，接取關防文書，吊上城來看了。郭世廣使人齎至三大王府裏，辯看了來文，又差人來監視，却纔教放入城門。郭世廣直在水門邊坐地，再叫人下船看時，滿滿地堆着鐵甲號衣，因此一隻隻都放入城去。放過十隻船了，便關水門。三大王差來的監視官員，引着五百軍在岸上跟定，便着灣住了船。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從船艙裏鑽出來。監視官見了四箇人形容醜陋，急待問是甚人時，項充，李袞早舞起團牌，飛出一把刀來，把視官剝下馬去。那五百軍欲待上船，被李逵掣起雙斧，早跳在岸上，一連砍翻十數箇那五百軍人都走了。船裏衆奸漢，并牌手二百餘人，一齊上岸，便放起火來；凌振就岸邊撒開砲架，搬出號砲，連放了十數箇，那砲震得城樓也動，四下裏打將入去，三大王方貌正在府中許議，聽的火砲接連響，驚得魂不附體。各門守將，聽得城中砲響不絕，各引兵塗城中來。各門飛報，南軍都被冷箭射死，宋軍已上城了。蘇州城內鼎沸起來，正不知多少宋軍入城。黑旋風李逵和鮑旭，引着兩箇牌手。在城裏橫衝直撞，追殺南兵；李俊，戴宗引着費保四人，護持凌振，只顧夜砲。宋江已調三路軍將取城，宋兵殺入城來，南軍漫散，各自逃生。且說三大王方貌急急披掛上馬，引了五七百鐵甲軍奪路，待要殺出南門，不想正撞見黑旋風李逵。這一夥殺得鐵甲軍東西亂撞，四散奔走，小

水滸

巷裏又撞出魯智深，輪起鐵禪杖打將來，方貌抵當不住，獨自躍馬，再回府來。烏鵲橋下轉出武松趕上一刀，掠斷了馬脚，方貌倒懸將下來，被武松再復一刀砍了，提首級還來中軍參見先鋒請功。此時宋江已進城中王府坐下，令諸將各自去城裏搜殺南軍。盡皆捉護，單只走了劉贊一箇，領了些敗殘軍兵，投秀州去了。有詩爲證：

神器從來不可干，僭王稱號詎能安，武松立馬誅方貌，留與兇頑做樣看。

宋江到王府坐下，便傳下號令，休教殺害良民百姓，一面教救滅了四下裡火，便出安民文榜，曉諭軍民；次後聚集諸將，到府請功，已知武松殺了方貌，朱全生擒徐方，史進生擒了甄誠，孫立鞭打死張威，李俊鎗刺死昌盛，樊瑞殺死馮福，宣贊和郭世廣鏖戰，你我相傷，都死於飲馬橋下，其餘都擒得牙將，解來請功。宋江見折了醜祖馬宣贊，傷悼不已，便使人安排花棺彩棚，迎去虎丘山下殯葬。把方貌首級，並徐方，甄誠，解赴常州張招討軍前施行。張招討就將徐方，甄誠碎刷於市，方貌首級，解赴京師；回將許多賞賜，來蘇州給散衆將。張招討移文申狀，請劉光世鎮守蘇州，却令宋先鋒沿便進兵，收捕賊寇。只見探馬報道：『劉都督，耿參謀來守蘇州。』當日衆將都跟着宋先鋒迎接，劉光世等官入城，王府安下。參贊已了，宋江衆將，自來州治議事，使人去探沿海水軍頭領消息如何，却早報說，沿海諸處縣治，聽得蘇州已破，羣賊各自逃散。海僻縣道，盡皆平靜了。宋江大喜，申達文書，到中軍報捷，請張招討曉諭舊官復職，另撥中軍統制，前去各處，守禦安民，退回水軍頭領，正偏將佐，來蘇州調用。數日之間，統制等官各自分投去了。水軍頭領，都回蘇州，訴說三

水 滸

阮打雷熱，折了施恩，又去攻取崑山，折了孔亮。石秀，李應等盡皆回了；施恩，孔亮不識水性，一時落水，俱被淹死。宋江見又折了二將，心中大憂，嗟歎不已。武松念起舊日恩義，也大哭了一場。且說費保等四人，來辭宋先鋒，要回去，宋江堅意相留不肯，重賞了四人，再令李俊送費保等回榆柳莊去。李俊當時又和童威，童猛送費保等四人到榆柳莊上，費保等又治酒設席相款，飲酒中間，費保起身與李俊把盞，說出幾句言語來。有分教：李俊離却中原之境，別立化外之基。正是：身達命蟾離殼，立業成名魚化龍。畢竟費保與李俊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此一回折了三員將佐：

宣贊，

施恩，

孔亮。

第九十四回

寧海軍宋江弔孝

湧金門張順歸神

話說當下費保對李俊說道：『小弟雖是箇愚鹵匹夫，曾聞聰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敗，爲人有興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勦業，到今已經數十餘載，更兼百戰百勝，去彼遼國時，不曾損折了一箇兄弟；今番收方臘，眼見挫動銳氣，天數不久。爲何小弟不願爲官？爲因世情不好，有日太平之後，一箇箇必然來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此言極妙。今我四人既已結義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氣數未盡之時，尋箇了身逢命之處，對付些錢財，打了一隻大船，聚集幾人水手，江海內尋箇淨辦處安身，以終天年，豈不美哉？』李俊聽罷，倒地便拜，說道：『仁兄重蒙教導，指引遇迷，十分全美；只是方臘未曾勦得，宋公明恩義難拋，行此一步未得。今日便隨賢弟去了，全不見平生相聚的義氣。若是衆位肯姑待李俊，容待收伏方臘之後，李俊引兩箇兄弟，逕來相投，萬望帶挈，是必賢弟們先準備下這條門路。若負今日之言，天實厭之，非爲男子也。』那四箇道：『我等準備下船隻，專望哥哥到來，切不可負約。』李俊、費保結義飲酒，都約定了，誓不負盟。次日李俊辭別了費保四人，自和童威、童猛回來，見宋先鋒，俱說費保等四人不願爲官，只願打魚快活，宋江又嗟嘆了一回。傳令整點水陸軍兵起程，吳江縣已無賊寇，直取平望鎮，長驅而進，前望泰州而來。本州守將段愷聞知蘇州三大王方貌已死，只思量收拾走路，使人探知大軍離城不遠，遙望水陸路上旌旗蔽日，船馬相連，嚇得魂消膽喪。前隊大將關勝，秦明已到城下

濟水

水 滸

，便分調水軍船隻，圍住西門。段愷在城上叫道：『不須攻擊，准備鴻降。』隨即開放城門，段愷香花燈燭，牽羊擔酒，迎接宋先鋒入城，直到州治歇下。段愷爲首恭見了，宋江撫慰段愷，復爲良臣，便出榜安民。段愷稱說：『愷等原是睦州良民，累被方臘殘害，不得已投順部下，今得天兵到此，安敢不降。』宋江備問杭州寧海軍城池，是甚人守據，有多少人馬良將。段愷稟道：『杭州城郭闊遠，人煙稠密，東北旱路，南面大江，西面是湖，乃是方臘大太子南安王方天定守把，部下有七萬餘軍馬，二十四員戰將，四箇元帥，共是二十八員。爲首兩箇最了得：一箇是歙州僧人，名號寶光如來，俗姓劉，法名元覺，使一條禪杖，乃是渾鐵打就的，可重五十餘斤，人皆稱爲國師；又一箇乃是福州人氏，姓石，名寶，慣使一箇流星鎚，百發百中，又能使一口寶刀，名爲劈風刀，可以裁銅截鐵，遮莫三層鎧甲，如劈風一般過去。外有二十六員，都是遴選之將，亦皆悍勇，主帥切不可輕敵！』宋江聽罷，賞了段愷，便教去張招討軍前說知備細。後來段愷就隨了張招討行軍，守把蘇州，却委副都督劉光世來秀州守禦，宋先鋒却移兵在橋亭下寨。當與諸將筵宴賞軍，商議調兵攻取杭州之策，只見小旋風柴進起身道：『柴某自蒙兄長高唐州救命已來，一向累蒙仁兄顧愛，坐享榮華，不曾報得恩義。今願深入方臘賊巢，去做細作，或得一陣功勳，報效朝廷，也與兄長有光。未知尊意肯容否？』宋江大喜道：『若得大官人肯去，直入賊巢，知得裏面溪山曲折，可以進兵，生擒賊首方臘，解上京師，方表微功，同享富貴。只恐賢弟路程勞苦去不得。』柴進道：『情願捨死一往，只是得燕青爲伴同行最好，此人曉得諸路鄉談，更兼見機而作。』

澹 水

宋江道：『賢弟之言，無不依允，只是燕青撥在盧先鋒部下，便可行文取來。』正商議未了，聞人報道：『盧先鋒特使燕青到來報捷。』宋江見報大喜，說道：『賢弟此行，必成大功矣！恰限燕青到來，也是吉兆。』柴進也喜。燕青到寨中，上帳拜罷宋江，喫了酒食，問道：『賢弟水路來，旱路來？』燕青答道：『乘船到此。』宋江又問道：『戴宗同時說道，已進兵攻取湖州，其事如何？』燕青稟道：『自離官州，盧先鋒分兵兩處。先鋒自引一半軍馬，攻打湖州，殺死偽留守弓溫，並手下副將五員，收伏了湖州，殺散了賊兵，安撫了百姓，一面行文申復張招討，撥統制守禦，特令燕青來報捷主將。所分這一半人馬，叫林冲引領，前去收復獨松關，都到杭州聚會。小弟來時，聽得說獨松關路上，每日廝殺，取不得關，先鋒又同朱武去了。囑付委呼延將軍統領軍兵，守住湖州，待申準招討，調撥得統制到來，護境安民，纔一可進兵攻取德清縣，到杭州會合。』宋江又問道：『湖州守禦，取德清并調去獨松關廝殺，兩處分的人將，你且說與我姓名，共是幾人去并，幾人跟呼延灼來。』燕青道：『有單在此。』

分去獨松關廝殺取關，見有正偏將佐二十三員：

先鋒盧俊義，朱武，林冲，董平，張清，解珍，解寶，呂方，郭盛，
歐鵬，鄧飛，李忠，周通，鄒淵，鄒潤，孫新，顧大嫂，李立，
白勝，湯隆，朱貴，朱富，時遷。

見在湖州守禦，即日進兵德清縣，見有正偏將佐一十九員：

滸 水

呼延灼，索超，穆弘，雷橫，楊雄，劉唐，單廷珪，魏定國，
陳達，楊春，薛永，杜遷，穆春，李雲，石勇，龔旺，
丁得孫，張青，孫二娘。

這兩處將佐，通計四十二員。小弟來時，那裏商議定了，日下進兵。」宋江道：「既然如此，兩路進兵，攻取最好，却纔柴大官人，要和你去方臘賊巢裏面，去做細作，你敢去麼？」燕青道：「主帥差遣，安敢不從，小弟願陪侍柴大官人去。」柴進甚喜，便道：「我扮做箇白衣秀才，你扮做箇僕者，一主一僕，背着琴劍書箱上路去，無人疑忌，直去海邊尋船，便過越州，却取小路去諸暨縣，就那裏穿過山路，取睦州不遠了。」商議已定，擇一日，柴進，燕青辭了宋先鋒，收拾琴劍書箱，自投海邊尋船過去，不在話下。且說軍師吳用，再與宋江道：「杭州南半邊有錢塘大江，通達海島，若得幾箇人駕小船從海邊去，進赫山門，到南門外江邊，放起號砲，豎立號旗，城中必慌。你水軍中頭領誰人去走一遭？」說猶未了，張橫，三阮道：「我們都去。」宋江道：「杭州西路又靠着湖泊，亦要水軍用度，你等不可都去。」吳用道：「只可叫張橫同阮小七駕船，將引侯健，段景住去。」當時撥了四箇人，引着三十餘箇水手，將帶了十數箇火砲號旗，自來海邊尋船，望錢塘江裏進發。看官聽說，這回話都是散沙一般，先入書會留傳，一箇箇都要說到，只是雖做一時說，慢慢敷演關目下來便見，看官只牢記關目頭行，便知裏面與妙。再說宋江分調兵將已了，回到婺州，計議進兵攻取杭州。忽聽得東京有使命齎捧御酒，賞賜到州。宋江引大小將校，迎接入城，謝恩已罷，

水滸

作御酒供宴，管待天使。飲酒中間，天使又將出太醫院奏准，爲上皇乍感小疾，索取神醫安道全回京，駕前委用，降下聖旨，就令來取。宋江不敢阻當。次日管待天使已了，就行起送安道全赴京，宋江等送出十里長亭餞行，安道全自同天使回京。有詩讚曰：

安子青囊藝最精，山東行散有聲名；人誇脉得倉公妙，自負丹如薊子成，

刮骨立看金鏃出，解肌時見刃痕平。梁山結義堅如石，此別難忘手足情。

再說宋江把頒降到賞賜，分俵諸將，擇日祭旗起軍。辭別劉鄩督，耿參謀，上馬進兵，水陸並行，船騎同發，略至崇德縣，守將聞知，遶回杭州去了。且說方臘太子方天定聚集諸將，任行宮議事。今時龍翔宮基址，乃是舊日行宮。方天定手下有四員大將。那四員？

寶光如來國師甄元覺，南離大將軍元帥石寶，

鎮國大將軍厲天潤，護國大將軍司行方。

這四箇皆稱元帥大將軍，名號是方臘加封。又有二十四員偏將。那二十四員？

厲天祐，吳值，趙毅，黃愛，晁中，湯逢士，王勣，薛斗南，冷恭，

張儉，元興，姚義，溫克讓，茅迪，王仁，崔棧，廉明，徐白，

張道原，應儀，張韜，蘇澤，米泉，貝應鑾。

這二十四箇皆封爲將軍。共是二十八員，都在方天定行宮聚集計議。方天定說道：『即日宋江水陸並進，過江南來，平折了與他三箇大郡，止有杭州，是南國之屏障，若有虧失，睦州焉能保守。前者司天太監浦文英奏是：罡星侵入吳地，就裏爲禍不小，正是這夥人了。今來犯

水滸

吾境界，汝等諸官，各受重爵，務必赤心報國，休得意慢！」衆將啓奏方天定道：「主上寬心，放着許多精兵良將，未曾與宋江對敵。目今雖是折陷了數處州郡，皆是不得其人，以致如此。今聞宋江，盧俊義分兵三路，來取杭州，殿下與國師謹守寧海軍城郭，作萬年基業；臣等衆將，各各分調迎敵。」太子方天定大喜，傳下令旨，也分三路軍馬，前去策應，只留國師鄧元覺，同保城池。分去那三員元帥，乃是：

護國元帥司行方，引四員首將，救應德清：

薛斗南，黃愛，徐白，米泉；

鎮國元帥厲天潤，引四員首將，救應獨松關：

厲天祐，張儉，張韜，姚義；

南離元帥石寶，引八員首將，總軍出郭迎敵大隊人馬：

溫克讓，趙毅，冷恭，王仁，張道原，吳值，廉明，鳳儀。

三員大將分調三路，各引軍三萬。分撥人馬已定，各賜金帛，催促起身。元帥司行方引了一枝軍馬，救應德清州，望餘杭州進發。且不說兩路軍馬策應去了，却說這宋先鋒大隊軍兵，迤邐前進，來至臨平山，望見山頂一面紅旗，那在裏磨動。宋江當下差正將二員，花榮，秦明先來哨路，隨即催遼戰船，車過長安壩來。花榮，秦明兩箇，帶領了一千軍馬，轉過山嘴，早迎着南兵石寶軍馬。手下兩員首將，當先望見花榮，秦明，一齊出馬。一箇是王仁，一箇是鳳儀，各挺一條長鎗，便迎將來，宋軍中花榮，秦明，便把軍馬擺開出戰。秦明手舞狼

澹 水

牙大棍，直取鳳儀，花榮挺鎗來戰王仁，四馬相交，鬪過十合，不分勝敗。秦明，花榮觀見南軍後有接應，都喝一聲少歇，各回馬還陣。花榮道：『且休戀戰，快去報哥哥來，別作商議。』後軍隨即飛報去中軍，宋江引朱仝、徐寧、黃信、孫立四將，直到陣前。南軍王仁，鳳儀再出馬交鋒，大罵：『敗將敢再出來交戰！』秦明大怒，舞起狼牙棍，縱馬而出，和鳳儀再戰，王仁却搯花榮出戰。只見徐寧一騎馬便挺鎗殺去，花榮與徐寧是一副一正，金鎗手，銀鎗手，花榮隨即也縱馬使出，在徐寧背後，拈弓取箭在手，不等徐寧，王仁交手，觀得較親，只一箭把王仁射下馬去，南軍盡皆失色。鳳儀見王仁被箭射下馬來，喫了一驚，措手不及，被秦明當頭一棍打着，灑下馬去。南兵漫散奔走，宋軍衝殺過去，石寶抵擋不住，退回阜亭山來，直近東新橋下寨。當日天晚，策立不定，南兵且退入城去。次日宋先鋒軍馬已過了阜亭山，直抵東新橋下寨，傳令教分調本部軍兵，作三路夾攻杭州。那三軍兵將佐是誰？

一路分撥步軍頭領正偏將，從湯鎮路去取東門是：

朱仝，史進，魯智深，武松，王英，扈三娘。

一路分撥水軍頭領正偏將，從北新橋取古塘，截西路，打葦湖城門：

李俊，張順，阮小二，阮小五，孟康。

中路馬步水三軍，分作三隊進發，取北關門，長山門，前隊正偏將是：

關勝，花榮，秦明，徐寧，郝思文，凌振。

第二隊總兵主將剌先鋒，軍師吳用，部領人馬正偏將是：

水滸

戴宗，李逵，石秀，黃信，孫立，樊瑞，鮑旭，頂充，李袞，
馬麟，裴宣，蔡敬，燕順，宋清，蔡福，蔡慶，郁保四。

第三隊水路陸路助戰策應正偏將是：

李應，孔明，杜興，楊林，童威，童猛。

當日宋江分撥大小三軍已定，各自進發，有話卽長，無話卽短，且說中路大隊軍兵前隊關勝，直哨到東新橋，不見一箇南軍，關勝心疑，退回橋外，使人回覆宋先鋒。宋江聽了，使戴宗傳令分付道：「且未可輕進，每日輪兩箇頭領出哨。」頭一日是花榮，秦明；第二日徐寧，郝思文。一連哨了數日，又不見出戰。此日又該徐寧，郝思文兩箇，帶了數十騎馬，直哨到北關門來，見城門大開着，兩箇來到吊橋邊看時，城上一聲擂鼓響，城裏早搗出一彪軍馬來。徐寧，郝思文急回馬時，城西偏路喊聲又起，一百餘騎馬軍衝在前面。徐寧併力死戰，殺出馬軍隊裏，回頭不見了郝思文。再回來看時，見數員將校，把郝思文活捉了入城去。徐寧急待回身，頂上早中了一箭，帶着箭飛馬走時，六將背後趕來。路上正逢着關勝，救得回來，血暈倒了。六員南將，已被關勝殺退，自回城裏去了。慌忙報與宋先鋒知道。宋江急來看徐寧時，七竅內流血。宋江垂淚，便喚隨軍醫士治療，拔去箭矢，用金鎗藥敷貼，宋江且教扶下戰船內將息，自來看視。當夜三四次發昏，方知中了藥箭。宋江仰天歎道：「神醫安道全已被取回京師，此間又無良醫可救，必損吾股肱也。」傷感不已。吳用來請宋江回寨，主議軍情，勿以兄弟之情，悞了國家重事。宋江使人送徐寧到秀州去養病，不想箭中藥毒，調治不痊。

澹 水

且說宋江又差人去軍中打聽郝思文消息，次日只見小軍來報道：『杭州北關門城上，把竹竿挑起郝思文頭來示衆。』方知道被方天定碎割了。宋江見報，好生傷感。後半月徐寧已死，申文來報。宋江因折了二將，按兵不動，且守住大路。却說李俊等引兵到北新橋住扎，分軍直到古塘深山去處探路，聽得飛報道折了郝思文，徐寧中箭而死，李俊與張順商議道：『尋思我等這條路道，第一要緊是去獨松關，湖州德清二處衝要路口，抑且賊兵都在這裏出沒，我們若不當住他咽喉道路，被他兩面夾攻，我等兵少，難以迎敵，不若一發殺入西山深處，却好屯扎西湖水面，好做我們戰場，山西後面通接西溪，却又好做退步。』便使小校報知先鋒，請取軍令次後，引兵直過桃源嶺西山深處。在今時靈隱寺屯駐。山北面西溪山口，亦扎小寨，在今時古塘深處，前軍却來唐家丸出哨。當日張順對李俊說道：『南兵都已收入杭州城裏去了，我們在此屯兵，今經半月之久，不見出戰，只在山裏，幾時能勾獲功。小弟今欲從湖裏沒水過去，從水門中暗入城去，放火爲號，哥哥便可進兵，取他水門。就報與主將先鋒，教三路一齊打城。』李俊道：『此計雖好，只恐兄弟獨立難成。』張順道：『便把這命報答先鋒哥哥許多年好情分，也不多了。』李俊道：『兄弟且慢去，待我先報與哥哥，鞏點人馬策應。』張順道：『我這裏一面行事，哥哥一面使人去報，比及兄弟到得城裏，先鋒哥哥已自知了。』當晚張順身邊藏了一把蓼葉尖刀，飽喫了一頓酒食，來到西湖岸邊，看見那三面青山，一湖綠水，遠望城郭，四座禁門，臨着湖岸。那四座門？錢塘門，湧金門，清波門，錢湖門。看官聽說，原來這杭州，舊宋以前，喚做清河鎮，錢王手裏，改爲杭州寧海軍，設立

潯 水

十座城門：東有榮市門，薦橋門，南有候潮門，嘉會門，西有錢湖門，清波門，湧金門，錢塘門，北有北關門，艮山門。高宗車駕南渡之後，建都於此，喚做花臨安府，又添了三座城門。目今方臘占據時，還是錢王舊都城子，方圓八十里，雖不比南渡以後，安排得十分的富貴，從來江山秀麗，人物奔華，所以相傳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怎見得？

江浙昔時都會，錢塘自古繁華，休言城內風光，且說西湖景物：有一萬頃碧澄澄掩映琉璃，列三千面青娜娜參差翡翠；春風湖上，豔桃濃李如搗；夏日池中，綠蓋紅蓮似畫；秋雲涵如，看南園嫩菊堆金；冬雪紛飛，觀北嶺寒梅破玉；九里松青煙細細，六橋水碧響冷冷；曉霞連映三天竺，暮雲深鎖二高峯；風生在猿呼洞口，雨飛來龍井山頭；三賢堂畔，一條鯨背侵天，四聖觀前，百丈祥雲繚繞，蘇公隄東坡古跡，孤山路和靖舊居；訪友客投靈隱去，簪花人逐淨慈來，平昔只聞三島遠，豈知湖北勝蓬萊。蘇東坡學士有詩讚道：

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也相宜。

又有古詞，名澆溪沙爲證：

湖上朱橋響畫輪，溶溶春水浸春雲，碧琉璃滑淨無塵，當路遊絲迎醉客，人花黃鳥喚行人，日斜歸去奈何春。

這西湖故宋時果是景致無比，說之不盡。張順來到西陵橋上，看了半晌，時當春曉，西湖水色拖藍，四面山光疊翠，張順看了道：『我身生在潯陽江上，大風巨浪，經了萬千，何曾見這一湖好水！便死在這裏也做箇快活鬼！』說罷，脫下布衫，放在橋下，頭上挽着箇穿心紅

水 滸

的髮兒，下面着腰生纏水襪，繫一條藤纏，掛一口尖刀，赤着腳，籠下漚裏去，却從水底下摸將過湖來。此時已是初更天氣，月色微明，張順摸近湧金門邊，探起頭來，在水面上聽時，城上更鼓却打一更四點，城外靜悄悄地，沒一箇人，城上女牆邊，有四五箇人在那裏探望。張順再伏在水裏去了。又等半回，再探起頭來看時，女牆邊悄不見一箇人。張順摸到水口邊看時，一帶都是鐵膽檣檣着，摸裏面時，都是水籠護定，籠子上有繩索，索上縛着一串銅鈴。張順見膽檣牢固，不能勾入城，舒隻手入去，扯那水籠時，牽得索子上鈴響，城上人早發起叫來。張順從水底下，再鑽入湖裏伏了。聽得城上人馬下來，看那水籠時，又不見有人，都在城上說道：『鈴子響得蹊蹊；莫不是箇大魚。順水遊來，撞動了水籠？』衆軍漢看了一回，並不見一物，又各自去睡了。張順再聽時，城上已打三更。打了好一回更點，想必軍人各自去東倒西歪睡熟了，張順再鑽向城邊去。料是水裏入不得城，爬上岸來看時，那城上不見一箇人在上面。便欲要爬上城去，且又尋思道：『倘或城上有人，却不干折了性命，我且試探一試探。』摸些土塊，擲撒上城去。有不會睡的軍士，叫將起來，再下來看水門時，又沒動靜。再上城來，敵樓上看湖面上時，又沒一隻船隻。原來西湖上船隻，已奉方天定令旨，都收入清波門外，和淨慈港內，別門俱不許泊船。衆人道：『却是作怪！』口裏說道：『定是箇鬼，我們各自睡去，休要保他。』口裡雖說，却不去睡，盡伏在女牆邊。張順又聽了一箇更次，不見些動靜，却鑽到城邊來，聽上面更鼓不響。張順不敢便上去，又把些土石拋擲上城去，又沒動靜。張順尋思道：『已是四更，將及天亮，不上城去，更待幾時！』却纔爬到半

水滸

城，只聽得上面一聲梆子響，衆軍一齊起，張順從半城上跳下水池裏去，待要趁水沒時，城上踏弩硬弓，苦竹箭，鵝卵石，一齊都射打下來，可憐張順英雄，就湧金門外水池中身死。

詩曰：

曾聞善戰死兵戎，善溺終然喪水中，瓦礫不離井上破，勸君莫但逞英雄。

話分兩頭，却說宋江日間已接了李俊飛報，說張順沒水入城，放火爲號，便轉報與東門軍士去了。當夜宋江在帳中和吳用議事，到四更覺道神思困倦，退了左右，在帳中伏几而臥。猛然一陣冷風，宋江起身看時，只見燈燭無光，寒風逼人，定睛看時，見一箇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立於冷氣之中，看那人時，渾身血污着，低低道：『小弟跟隨哥哥許多年，恩愛至厚，今以殺身報答，死於湧金門下，鎗箭之中，今特來辭別哥哥。』宋江道：『這箇不是張順兄弟？』回過臉來，這邊又見三四箇，都是鮮血滿身，看不仔細。宋江大哭一聲，慕然覺來，乃是南柯一夢，帳外左右聽得哭聲，入來看時，宋江道：『怪哉！』叫請軍師圓夢與用道：『兄長却纔困倦暫時，有何異夢？』宋江道：『適間冷氣過處，分明見張順一身血污，立在此間，告道小弟跟着哥哥許多年，豪恩至厚，今以殺身報答，死於湧金門下，鎗箭之中，特來辭別。轉過臉來，這面又立着三四箇帶血的人，看不分曉，就哭覺來。』吳用道：『早聞李俊報說，張順要過湖裏去，越城放火爲號，莫不只是兄長記心，却得這惡夢。』宋江道：『只想張順是箇精靈的人，必然死於無辜。』吳用道：『西湖到城邊必是險隘，想端的送了性命，張順魂來與兄長托夢。』宋江道：『若如此時，這三四箇又是甚人？』和吳學究議

水滸

論不定，坐而待旦，絕不見城中動靜，心中越疑。看看午後，只見李俊使人飛報將來，說張順去湧金門越城，被箭射死於水中，見今湖西城上，把竹竿挑起頭來，掛着號令，宋江見報了，又哭的昏倒，吳用等衆將，亦皆傷感。原來張順爲人甚好，深得弟兄情分。宋江道：『我喪了父母，也不如此傷悼，不由我連心透骨苦痛。』吳用及衆將勸道：『哥哥以國家大事爲念，休爲弟兄之情，自傷貴體。』宋江道：『我必須親自到湖邊，與他弔孝。』吳用諫道：『兄長不可親臨險地。若賊兵知得，必來攻擊。』宋江道：『我自有計較。』隨即點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四箇，引五百步軍去探路，宋江隨後帶了石秀，戴宗，樊瑞，馬麟，引五百軍士，暗暗地從西山小路裏去李俊寨裏，李俊等接着，請到靈隱寺中方丈內歇下。宋江又哭了一場，便請本寺僧人，就寺裏誦經追薦張順。次日天晚，宋江叫小軍去湖邊揚一首白旛。上寫道「亡弟正將張順之魂」，插於水邊，西陵橋上，排下許多祭物。却分付李逵道：『如此如此，埋伏在北山路口。樊瑞，馬麟，石秀左右埋伏，戴宗隨在身邊。』只等天色相近一更時分，宋江掛了白袍，金盃上蓋着一層孝絹，同戴宗並五七箇僧人，却從小行山，轉到西陵橋上。軍校已都列下黑豬，白羊，金銀祭物，點起燈燭熒煌，焚起香來。宋江在當中證盟，朝着湧金門下哭奠，戴宗立在側邊。先是僧人搖鈴誦呪，攝招呼名，祝讀張順魂魄降陞神旛，次後戴宗宣讀祭文，宋江親自把酒澆奠，仰天望東而哭。正哭之間，只聽得橋下兩邊一聲喊起，南北兩山一齊鼓響，兩彪軍馬來拿宋江。正是只因恩義如天大，惹起兵戈捲地來。畢竟宋江，戴宗怎地迎敵，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

此一回內折了三員將佐：
郝思文，徐寧，
京師取回一員將佐：
安道全。

張順。

第九十五回

張順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寧海軍

話說宋江和戴宗正在西陵橋上祭奠張順，已有人報知方天定，差下十員首將，分作兩路，來拿宋江，殺出城來。南山五將，是吳值，趙毅，晁中，元興，蘇溼；北山路也差五員首將，是淵克讓，崔賤，廉明，茅迪，湯逢士。南北兩路，共十員首將，各引三千人馬，半夜前後開門，兩頭軍兵，一齊殺出來。宋江正和戴宗奠酒化紙，只聽得橋下喊聲大舉，左有樊瑞，馬麟，右有石秀，各引五千人埋伏，聽得前路火起，一齊也舉起火來，兩路分開，趕殺南北兩山軍馬。南兵見有準備，急回舊路，兩邊宋兵追趕。淵克讓引着四將，急回過河去時，不隄防保叔塔山背後，撞出阮小二，阮小五，孟康，引五千軍殺出來，正截斷了歸路，活捉了茅迪，亂鎗戳死湯逢士。南山吳值，也引着四將迎着，宋兵追趕，急退回來，不隄防定香橋正撞着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引五百步隊軍殺出來。那兩箇牌手直搶入懷裏來，手舞雙牌，飛刀出鞘，早剝倒元興，鮑旭刀砍死蘇溼，李逵斧劈死趙毅，軍兵大半，殺下湖裏去了，都被淹死。投到城裏救軍出來時，宋江軍馬已都入山裡去了，都到靈隱寺取齊，各自請功受賞，兩路奪得好馬五百餘匹。宋江分付留下石秀，樊瑞，馬麟，相幫李俊等，同管西湖，山寨，準備攻城。宋江只帶了戴宗，李逵等同旱亭山，寨中吳用等接入中軍帳坐下。宋江對軍師說道：『我如此行計，也得他四將之首！』活捉了茅迪將來，解赴張招討軍前，斬首施行。宋江在寨中，惟不知獨松關，德清二處消息，便差戴宗去探，急來回報。戴宗去了數日回

滄 水

水滸

來，寨中參見先鋒，說知盧先鋒已過獨松關了，早晚便到此間。宋江聽了，憂喜相半，就問：『兵將如何？』戴宗答道：『我都知那里廝殺的備細，更有公文在此，先鋒請你煩惱。』宋江道：『莫非又損了我幾箇弟兄？你休隱避我，與我實說情由。』戴宗道：『盧先鋒自從去取獨松關，那關兩邊都是高山，只中間一條路山上，蓋着關所。關邊有一林大樹，可高數十餘丈，望得諸處皆見，下面盡是叢叢雜雜松樹。關上守把三員：賊將爲首的喚做吳昇，第二箇是蔣印，第三箇是衛亨。初時連日下關，和林冲廝殺，被林冲蛇矛戳傷蔣印，吳昇，不敢下關，只在關上守護。次後厲天閏又引四將到關救應，乃是厲天祐，張儉，張韜，姚義。四將次日下關來廝殺，賊兵內厲天祐首先出馬，和呂方相持，約鬪五六十合，被呂方一戟刺死，厲天祐賊兵上關去了，並不下來。連日在關下等了數日，盧先鋒爲見山嶺峻峻，却差歐鵬，鄧飛，李忠，周通四箇，上山探路，不隄防厲天閏要替兄弟復讐，引賊兵衝下關來，首先一刀，斬了周通，李忠帶傷走了，若是救應得遲時，都是休了的，救得三將回寨。次日雙鎗將董平焦躁，要去復讐，勒馬在關下大罵賊將，不隄防關上一火炮打下來，砲風正傷了董平左臂，回到寨裏，就使鎗不得，把夾板綁了臂膊。次日定要報讐，盧先鋒當住了，不會去。過了一夜，臂膊料好，不教盧先鋒知道，自和張清商議了，兩箇不騎馬，先行上關來。關上走下厲天閏，張韜來交戰。董平要捉厲天閏，步行使鎗，厲天閏也使長鎗來迎。與董平鬪了十合，董平心裏只要廝殺，爭奈左手使鎗不應，只得退步。厲天閏趕下關來，張清便挺鎗去搦厲天閏，厲天閏却閃去松樹背後，張清手中那條鎗，却擱在松樹上，急要拔時，擱牢了。

澗 水

拽不脫，被厲天閏還一鎗來，腹上正着，戳倒在地。董平見擄倒張清，急使雙鎗去戰時，不隄防張韜却在背後，攔腰一刀，把董平剝做兩段。盧先鋒知得，急去救應，兵已上關去了，下面又無計可施。得了孫新，顧大嫂夫妻二人，扮了逃難百姓，去到深山裏，尋得一條小路，引着李立，湯隆，時遷，白勝四箇，從小路過到關上，半夜裏却摸上關，放起火來。賊將見關上火起，知有宋兵已透過關，一齊棄了關隘便走。盧先鋒上關點兵將時，孫新，顧大嫂活捉得原守關將吳昇，李立，湯隆活捉得原守關將蔣印，時遷，白勝活捉得原守關將衛亨。將此三人都解赴張招討軍前去了。收拾得董平，張清，周通三人屍骸，葬於關上。盧先鋒追過關四十五里，趕上賊兵，與厲天閏交戰，約鬪了三十餘合，被盧先鋒殺死厲天閏，止存張儉，張韜，姚義，引着敗殘軍馬，勉強迎敵，得便退回。只在早晚便到。主帥不信，可看公文。』宋江看了文書，心中添悶，眼淚如泉。吳用道：『既是盧先鋒得勝了，可調軍將去夾攻，南兵必敗，就行接應湖州呼延灼那路軍馬。』宋江應道：『言之極當。』便調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引三千步軍，從山路接將去。黑旋風引了軍兵，歡天喜地去了。且說宋江軍馬攻打東門，正將宋全等，原撥五千馬步軍兵，從湯鎮路上村中，遶到菜市門外，攻取東門。那時東路沿江，都是人家村居道店，賽過城中，茫茫蕩蕩田園地段。當時來到城邊，把軍馬排開，魯智深首先出陣，步行搥戰，提着鐵禪杖，直來城下，大罵：『蠻撮鳥們，出來和你廝殺！』那城上見是箇和尚挑戰，慌忙報入太子宮中來。當有寶光國師鄧元覺聽的是箇和尚勸戰，便起身奏太子道：『小僧聞梁山泊有這箇和尚，名爲魯智深，慣使一條鐵禪杖，

水滸

請殿下去東門城上，看小僧和他步鬪幾合。」方天定見說大喜，傳令旨，遂引八員猛將，同元帥石寶，都來柴市門城上，看國師迎敵。當下方天定和石寶在敵樓上坐定，八員戰將簇擁在兩邊。看寶光國師戰時，那寶和尚怎生結束，但見：

穿一領烈火猩紅直裰，繫一條虎筋打就圓箍，掛一串七寶瓔珞數珠，着一雙九環鹿皮僧鞋，襪裡是香線金獸掩心，雙手使銖光渾鐵禪杖。

當時開城門，放弔橋，那寶光國師鄧元覺引五百刀手步軍，飛遶出來。魯智深見了道：「原來南軍也有這禿頭出來，洒家教那厮喫俺一百禪杖！」也不打話，輪起禪杖便遶將來，寶光國師也使禪杖來迎，兩箇一齊都使禪杖相併。但見：

魯智深忿怒，全無清淨之心；鄧元覺生嗔，豈有慈悲之念？這箇何曾尊佛道，只于月黑殺人；那箇不會看經文，惟要風高放火。這箇向靈山會上，惱如來懶坐蓮臺；那箇去善法堂前，勸禱誦使回金杵；一箇盡世不修梁武懺；一箇平生那識祖師禪。

這魯智深和寶光國師鬪過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方天定在敵樓上看了，與石寶道：「只說梁山泊有箇花和尚魯智深，不想原來如此了得，名不虛傳！鬪了這許多時，不曾折半點兒便宜與寶光和尙。」石寶答道：「小將也看得呆了，不曾見這一對敵手。」正說之間，只聽得飛馬又報道：「北關門下，又有軍到城下。」石寶慌忙起身去了。且說城下宋軍中行者武松見魯智深戰寶光不下，恐有疎失，心中焦躁，便舞起雙戒刀，飛出陣來，直取寶光。寶光見他兩箇併一箇，拖了禪杖，望城裏便走。武松奮勇直趕殺去，忽地城門裏突出一員猛將，乃是

水滸

方天定手下具應變，便挺鎗躍馬，接住武松斫殺。兩箇正在弔橋上撞着，被武松閃箇過，撇了手中戒刀，搶住他鎗桿，只一拽，連人和軍器拖下馬來，槁察的一刀，把具應斫下頭來。魯智深隨後接應了回來。方天定急叫拽起弔橋，收兵入城，這裏朱仝也叫引軍退十里下寨，使人去報捷。宋先鋒知會。當日宋江引軍到北關門堵戰，石寶帶了流星鎗上馬，手裏橫着劈風刀，開了城門出來迎敵。宋兵陣上大刀關勝出馬，與石寶交戰。兩箇鬪到二十餘合，石寶撥回馬便去，關勝急勒住馬，也回本陣。宋江問道：「緣何不去追趕？」關勝道：「寶石刀法不在關勝之下，雖然回馬，必定有計。」吳用道：「段懣曾說此人慣使流星鎗，回馬詐輸，漏人深入重地。」宋江道：「若去追趕，定遭毒手。」且收軍回寨，一面差人去賞賜武松。却說李逵等引着步軍，去接盧先鋒來，到山路裏，正撞着張儉等敗軍，併力衝殺入去，亂軍中殺死姚義。有張儉，張韜二人，再避回關上那條路去，正逢着盧先鋒，大殺一陣，便望深山小路而走。背後追趕得緊急，只得棄了馬，奔走山下逃命。不期竹籬中鑽出兩箇人來，各拿一把網叉，張儉，張韜措手不及，被兩箇拿叉攔腰，直掙下山來。原來攔腰張儉，張韜的，是解珍，解寶。盧先鋒見拿二人到來，大喜，與李逵等合兵一處，會同衆將，同到翠亭山大寨中來，參見宋先鋒等，訴說拆了董平，張清，周通一事，彼各傷感。諸將盡來參拜了宋江，合兵一處下寨。次日教把張儉解赴蘇州張招討軍前，梟首示衆；將張韜就寨前割腹剜心，遙空祭奠董平，張清，周通了當。宋先鋒與吳用計議道：「啟請盧先鋒領本部人馬，去接應德清縣路上呼延灼等這支軍，同到此間，計合取城。」盧俊義得令，便點本部兵馬，起程取

潯水

路，望奉口鎮進發。三軍路上到得奉口，正迎着司行方敗殘軍兵回來，盧俊義接着大殺一陣，司行方墜水而死，其餘各自逃散了。呼延灼叅見盧先鋒，合兵一處，回來舉亭山總寨，叅見宋先鋒等，諸將會合計議。宋江見兩路軍馬，都到了杭州。那宣州，湖州，獨松關等處，皆是張招討，從叅謀，自調統制，前去，各處護境安民，不在話下。宋江看呼延灼部內，不見了雷橫，龔旺二人，呼延灼訴說：『雷橫在德清縣南門外，和司行方交鋒，鬪到三十合，被司行方砍下馬去。龔旺因和黃愛交戰，趕過溪來，和人連馬，陷倒在溪裏，被南軍亂鎗戳死。米泉却是索超一斧劈死，黃愛，徐白，衆將向前活捉在此，司行方趕逐在水裏淪死，薛斗南亂軍中逃難，不知去向。』宋江聽得又折了雷橫，龔旺兩箇兄弟，淚如雨下，對衆將道：『前日張順與我托夢時，見右邊立着三四箇血污衣襟之人，在我面前，現行正是董平，張清，周通，雷橫，龔旺這夥陰魂了。我若得了杭州寧海軍時，重重地請僧人設齋，做好事追薦，超度衆兄弟。』將黃愛，徐白解赴張招討軍前斬首，不在話下。當日宋江叫殺牛宰馬，宴勞衆軍。次日與吳用計議定了，分撥正偏將佐，攻打杭州。

副先鋒盧俊義帶領正偏將一十二員，攻打後潮門：

林冲，呼延灼，劉唐，解珍，解寶，單廷珪，魏定國，陳達，楊春，
杜遷，李雲，石勇。

花榮等正偏將一十四員，攻打艮山門：

花榮，秦明，朱武，黃信，孫立，李忠，鄒潤，鄒潤，李立，

水滸

白勝，湯隆，穆春，朱貴，朱富。

穆弘等正偏將十一員，去西山寨內，舉助李俊等攻打壘湖門：

李俊，阮小二，阮小五，孟康，石秀，樊瑞，馬麟，穆弘，楊雄，薛永，丁得孫。

孫新等正偏將八員，去東門寨舉助朱全攻打菜市，瀉橋等門：

朱全，史進，魯智深，武松，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

東門寨內，取回偏將八員，兼同李應等管領各寨探事，各處策應：

李應，孔明，楊林，杜興，童威，童猛，王英，扈三娘。

正先鋒使宋江帶領正偏將二十一員，攻打北關門大路：

吳用，關勝，索超，戴宗，李達，呂方，郭盛，歐鵬，鄧飛，燕順，凌振，鮑旭，項充，李衮，宋清，裴宣，蔣敬，蔡福，蔡慶，時遷，郁保四。

當下宋江調撥將佐，取四面城門，宋江等部領大隊人馬，直近北關門城下勦戰。城上鼓響鑼鳴，大開城門，放下吊橋，石寶首先出馬來戰，宋軍陣上急先鋒索超平生性急，揮起大斧，也不打話，飛遞出來，便鬪石寶，兩馬相交，二將猛戰，未及十合，石寶賣箇破綻，回馬便走，索超追趕，關勝急叫休去時，索超臉上着一鎗，打下馬去，鄧飛急去救時，石寶馬到，鄧飛措手不及，又被石寶一刀砍做兩段。城中寶光國師引了數員猛將，衝殺出來，宋兵大敗。

水 滸

，望北而走。却得花榮，秦明等刺斜裏殺將來，衝退南軍，救得宋江回寨。石寶得勝歡喜，回城中去了。宋江等回到皇亭山大寨歇下，陞帳而坐，又見拆了索超，鄧飛二將，心中好生納悶。吳用諫道：『城中有此猛將，只宜智取，不可對敵。』宋江道：『似此損兵折將，用何計可取？』吳用道：『先鋒計會各門了當，再引軍攻打北關門，城裏兵馬必然出來迎敵，我却佯輸詐敗，誘引賊兵，遠離城郭，放砲爲號，各門一齊打城。但得一門軍馬進城，便放起火來應號，賊兵必然各不相顧，可獲大功。』宋江便喚戴宗傳令知會。次日令關勝引些少軍馬，去北關門城下勒戰。城上鼓響，石寶引軍出城，和關勝交馬，戰不過十合，關勝急退，石寶軍兵趕來，凌振便放起砲來。號砲起時，各門都發起喊來，一齊攻城。且說關勝先鋒盧俊義引着林冲等調兵攻打候潮門，軍馬來到城下，見城門不關，下着吊橋，劉唐要奪頭功，一騎馬，一把刀，直搶入城去。城上看見劉唐飛馬進來，一斧砍斷繩索，墜下閘板，可憐悍勇劉唐，連馬和人，同死于門下。原來杭州城子乃錢王建都，製立三重門關，外一重閘板，中間兩扇鐵葉大門，裏面又是一層排柵門。劉唐搶到城門下，上面早放下閘板來，兩邊又有埋伏軍兵，劉唐如何不死？林冲，呼延灼見折了劉唐，領兵回營，報覆盧俊義。各門都入不去，只得且退，使人飛報宋先鋒大寨知道。宋江聽得又折了劉唐，被候潮門鬧死，痛哭道：『屈死了這箇兄弟！自鄆城縣結義，跟着晁天王上梁山泊，受了許多年辛苦，不會快樂。大小百十場出戰交鋒，出百死，得一生，未嘗折了銳氣。誰想今日却死于此處！』軍師吳用道：『此非良法，這計不成，倒送了一箇兄弟。且教各門退軍，別作道理。』宋江心焦，急欲要

水 滸

報讐雪恨，嗟嘆不已。黑旋風便道：『哥哥放心，我明日和鮑旭，項充，李袞四箇人，好歹要拿石寶那厮。』宋江道：『那人英雄了得，你如何近傍得他！』李逵道：『我不信！我明日不捉得他，不來見哥哥面！』宋江道：『你只小心在意，休覬得等閒。』黑旋風李逵回到自己帳房裏。篩下大碗酒，大盤肉，請鮑旭，項充，李袞來喫酒，說道：『我四箇從來做一路厮殺，今日我在先，鋒哥哥面前放了大嘴，明日要捉石寶那厮，你二箇不要心懶。』鮑旭道：『哥哥今日也教馬軍向前，明日也教馬軍向前，今晚我等約定了，來日務要齊心向前，捉石寶那厮，我們四箇都爭口氣。』次日早晨，李逵等四人喫得醉飽了，都拿軍器出寨，請先鋒哥哥看厮殺。宋江見四箇都半醉，便道：『你四箇兄弟，你把性命作戲！』李逵道：『哥哥休小覷我們！』宋江道：『只願你們應得口便好。』宋江上馬，帶同關勝，歐鵬，呂方，郭盛四箇馬軍將佐，來到北關門下，擂鼓搖旗搦戰。李逵火雜雜地，踏着雙斧，立在馬前；鮑旭挺着板刀，睜着怪眼，只待厮殺；項充，李袞各挽一面團牌，插着飛刀二十四把，挺鐵鎗伏在兩側。只見城上鼓響鑼鳴，石寶騎着一匹爪黃馬，拿着劈風刀，引兩員首將出城來迎敵。上首吳楨，下首廉明，三員將却纔出得城來，李逵是箇不怕天地的人，大吼了一聲，四箇直蹿到石寶馬頭前來。石寶便把劈風刀去迎時，早來到懷裏，李逵一斧，砍斷馬脚，石寶便跳下來，望馬軍群裏躲了。鮑旭早把廉明一刀砍下馬來，兩箇牌手早飛出刀來，空中似玉魚亂躍，銀蕪交加。宋江把馬軍衝到城邊時，城上插木砲石亂打下來，宋江怕有疎失，急令退軍，不想鮑旭早鑽入城門裏去了，宋江只叫得苦。石寶却伏在城門裏面，看見鮑旭搶將入來，刺

水 滸

斜裏只一刀，早把鮑旭砍做兩斷。項充，李安急護得李逵回來。宋江軍馬退還本寨，又見折了鮑旭，宋江越添愁悶，李逵也哭奔回寨裏來。吳用道：「此計亦非良策，雖是斬得他一將，却折了李逵的副手。」正是衆人煩惱間，只見解珍，解寶到寨來報事。宋江問其備細時，解珍稟道：「小弟和解寶直哨到南門外二十餘里，地名范村，見江邊泊着一連有數十隻船，下去問時，原來是富陽縣詐事糧糧船。小弟欲要把他殺了，本人哭道：『我等皆是大宋良民，累被方臘不時科斂，但有不從者，全家殺害，我等今得天兵到來翦除，只指望再見太平之日，誰想又遭橫亡！』小弟見他說的情切，不忍殺他，又問他道：『你緣何却來此處？』他說：『爲近奉方天定令旨，行下各縣，要刷洗村坊，着科斂白糧五萬石，老漢爲頭斂得五千石，先解來交納。今到此間，爲大軍圍城廝殺，不敢前去，屯泊在此。』小弟得了備細，特來報知主將。」吳用大喜道：「此乃天賜其便，這些糧船上定要立功。」便請先鋒傳令，就是你兩箇弟兄爲頭，帶將砲手凌振，並杜遷，李雲，石勇，鄒潤，鄒潤，李立，白勝，穆春，湯隆，王英，扈三娘，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三對夫妻，扮作駙公，駙婆，都不要言語，混雜在船後，一攪進得城去，便放連珠砲爲號，我這裏自調兵來策應。」解珍，解寶喚袁評事上岸來，傳下宋先鋒言語道：「你等旣宋國良民，可依此行計，事成之後，必有重賞。」此時不由袁評事不從，許多將校已都下船，却把船上駙公人等，都只留在船上雜用，却把駙公衣服，脫來與王英，孫新，張青穿了，裝扮駙公；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三箇女將，扮做船婆；小校人等都做搖船水手，軍器衆將都埋藏在船艙裏。把那船一齊

澹 水

都放魏江岸邊。此時各門隱晦的宋軍也都不遠，袁評事上岸，解珍，解寶和那數箇船公跟着，直到城下叫門。城上得知，問了備細來情，報入太子宮中，方天定便差吳值開城門，直來江邊，點了船隻，回到城中，奏知方天定。方天定差下六員將，引一萬軍，出城攔住東北角上，着袁評事搬運糧米，入城交納。此時衆將人等，都雜在船公水手人內，混同搬糧運米入城；三箇女將也隨入城裏去了。五千糧食，須臾之間，都搬運已了，六員首將却統引軍入城中。宋兵分投而來，復圍住城郭，離城三二里列着陣勢。當夜二更時分，凌振取出九箱子母等砲，直去吳山頂上，放將起來，衆將各取火把，到處點着，城中不一時鼎沸起來，正不知多少宋軍在城裏。方天定在宮中聽了大驚，急急披掛上馬時，各門城上軍士，已都逃命去了。宋兵大振，各自爭功奪城。且說城西山內李俊等得了將令，引軍殺到滄慈港，奪得船隻，便從湖裏使將過來，湧金門上岸。衆將分投去搶各處水門，李雲，石秀首先登城，就夜城中混戰，止存南門不圍。亡命敗軍，都從那門下逃走。却說方天定上得馬，四下裏尋不着一員將校，止有幾箇步軍，跟着出南門逃走，忙忙似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走得到五雲山下，只見江裏走起一箇人來，口裏銜着一把刀，赤條條跳上岸來。方天定在馬上見來得兇，便打馬要走，可奈那匹馬作怪，百般打也不動，却似有人籠住嚼環的一般。那漢搶到馬前，把方天定扯下馬來，一刀便割了頭，却騎了方天定的馬，一手提了頭，一手執刀，滾回杭州城來。林冲，呼延灼領兵趕到六和塔時，恰好正迎着那漢。二將認得是船公兒張橫，喫了一驚，呼延灼便叫：『賢弟那裏來？』張橫也不應，一騎馬直跑入城裏去。此時宋先鋒軍馬大隊，已

滄 水

都入城了，就在方天定宮中爲帥府，衆將校都守住行宮，望見張橫一騎馬跑將來，衆人皆喫一驚。張橫直到宋江面前，滾鞍下馬，把頭和刀撇在地下，納頭拜了兩拜，便哭起來，宋江慌忙抱住張橫道：「兄弟，你從那裏來？阮小七在何處？」張橫道：「我不是張橫。」宋江道：「你不是張橫，却是誰？」張橫道：「小弟是張順，因在湧金門外，被鎗箭攢死，一點幽魂不離水裏飄蕩，感得西泅震澤龍君，收做金華太保，留於水府龍宮爲神。今日哥哥打破了城池，兄弟一魂纏住方天定，半夜裏隨出城去。見哥哥張橫在大江裏來，借哥哥身殼，飛遊上岸，跟到五雲山脚下，殺了這賊，一逕尋來見哥哥。」說了，驀然倒地。宋江親自扶起，張橫睜開眼，看了宋江並衆將，刀劍如林，軍士叢滿，張橫道：「我莫不在黃泉見哥哥麼？」宋江哭道：「却纔你與兄弟張順附體，殺了方天定這賊。你不曾死，我等都是陽人，你可精神着。」張橫道：「怎地說時，我的兄弟已死了？」宋江道：「張順因要從西湖水底下去，換水門入城放火，不想至湧金門外越城被人知覺，鎗箭攢死在彼。」張橫聽了，大哭一聲兄弟，驀然倒了。衆人看張橫時，四肢不舉，兩眼朦朧，七魄悠悠，三魂杳杳。正是未隨五道將軍去，定是無常二鬼催。畢竟張橫倒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一回內折了九員將佐：

董平，張清，周通，雷橫，
索超，鄧飛，蔡唐，鮑旭，
龔旺，

第九十六回

盧俊義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戰烏龍嶺

話說當下張橫聽得道，沒了他兄弟張順，煩惱得昏暈了半晌，却救得甦醒。宋江道：『且扶在帳房裏調治，却再問他海上事務。』宋江令裴宣，將敬寫錄衆將功勞，辰巳時分，都在營前聚集：李俊，石秀生擒吳值，三員女將生擒張道原，林冲蛇矛戳死冷恭，解珍，解寶殺了崔斌，只走了石寶，鄧元覺，王勣，晁中，溫克讓五人。宋江便出榜安撫百姓，賞勞三軍，把吳值，張道原解赴張招討軍前，斬首施行；獻糧袁評事，申文保舉作富陽縣令，張招討處關領空頭官誥，不在話下。衆將都到城中歇下，左右報道：『阮小七從江裏上岸，入城來了。』宋江喚到帳前問時，說道：『小弟和張橫并侯健，段景住，帶領水手，海邊覓得船隻，行至海鹽等處，指望便使入錢塘江來，不期風水不順，打出大洋裏去了。急使得回來，又被風打破了船，衆人都落在水裏，侯健，段景住不識水性，落下去滄死海中，衆多水手各自逃生，四散去了。小弟赴水到海口，進得赭山門，被潮直濺到半嶧山。赴水回來，却見張橫哥哥在五雲山江裏，本待要上岸來，又不知他在那地裏。昨夜望見城中火起，又聽得連珠砲響，想必是哥哥在杭州城廝殺，以此從江裏上岸來。不知張橫會到岸也不會？』宋江說張橫之事與阮小七知道，令和他自己兩箇哥哥相見了，依前管領水軍頭領船隻。宋江傳令，先調水軍頭領去江裏收拾江船，同候征進睦州。想起張順如此通靈顯聖，去湧金門外崑西湖邊，建立廟宇，題名金華太保，宋江親去祭賽。後來收伏方臘，有功於朝，宋江回京，奏知此事，

潛水

水 滸

特奉聖旨，勅封爲金華將軍，廟食杭州。再說宋江在行宮內，因思渡江以來，損折許多將佐，心中十分悲愴，却去淨慈寺修設水陸道場七晝夜，判施斛食，濟拔沉冥，超度衆將，各設靈位享祭。做了好事已畢，將方天定宮中一應祭物，盡皆毀壞；所有金銀寶貝羅段等項，分賞諸將軍校，杭州城百姓俱備，設宴慶賞。當與軍師從長計議，調兵收復睦州。此時已是四月盡間，忽聞報道：『副都督劉光世并東京天使都到杭州。』宋江當下引衆將出北關門迎接入城，就行宮開讀聖旨：『勅先鋒使宋江等，收勦方臘，累建大功，勅賜皇封御酒三十五瓶，錦衣三十五領，賞賜正將；其餘偏將，照名支給賞賜段疋。』原來朝廷只知公孫勝不曾渡江，收勦方臘却不知折了許多頭領。宋江見了三十五員錦衣御酒，轟然傷心，淚不能止，天使問時，宋江把折了衆將的話，對天使說知，天使道：『如此折將，朝廷怎知？下官回京，必當奏聞。』即時設宴，管待天使，劉光世主席，其餘大小將佐，各依次序而坐，御賜酒宴，各各沾恩；見亡正偏將佐，留下錦衣御酒賞賜，次日設位，遙空享祭。宋江將一瓶御酒，一領錦衣，去張順廟裏，呼名享祭，錦衣就穿泥神身上；其餘的都只遙空焚化。天使住了幾日，送回京師。不覺迅速光陰，早過了十數日，張招討差人齎文書來，催宋先鋒進兵。宋江與吳用請盧俊義商議：『此去睦州，沿江直抵賊巢。此去歙州，却從昱嶺關小路而去。今從此處分兵征勦。不知賢弟兵取何處？』盧俊義道：『主兵遣將，聽從哥哥嚴令，安敢選擇！』宋江道：『雖然如此，試看天命。』作兩隊分定人數，寫成兩處簡子，焚香祈禱，各闔一處。宋江拈鬚得睦州，盧俊義拈鬚得歙州。宋江道：『方臘賊巢正在清溪縣幫源洞中，賢弟

水 滄

取了歙州，可屯住軍馬，申文飛報知會，約日同攻清溪賊洞。『盧俊義便請宋公明酌量，分調將佐軍校。

先鋒使宋江帶領正偏將佐三十六員，攻取睦州並烏龍嶺：

軍師吳用，關勝，花榮，秦明，李應，戴宗，朱仝，李達，魯智深，武松，解珍，解寶，呂方，郭盛，樊瑞，馬麟，燕順，宋清，項充，李袞，王英，扈三娘，凌振，杜興，蔡福，蔡慶，裴宣，蔣敬，郁保四。
水軍頭領正偏將佐七員，部領船隻，隨軍征進睦州：

李俊，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孟康。

副先鋒盧俊義領正偏將佐二十八員，收取歙州並昱嶺關：

軍師朱武，林冲，呼延灼，史進，楊雄，石秀，單廷珪，魏定國，孫立，黃信，歐鵬，杜遷，陳達，楊春，李忠，薛永，鄒淵，李立，李雲，鄒潤，湯隆，石勇，時遷，丁得孫，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

當下盧俊義領正偏將校，共計二十九員，隨行軍兵三萬人馬，擇日辭了劉都督，別了宋江，引兵望杭州，取山路經過臨安縣進發，登程去了。却說宋江等整頓船隻軍馬，分撥正偏將校，選日祭旗出師，水陸並進，船騎相迎。此時杭州城內瘟疫盛行，已病倒六員將佐；是張橫，穆弘，孔明，朱貴，楊林，白勝，患體未痊，不能征進，就撥穆春，朱富看視病人。共是八員，寄留杭州，其餘衆將，盡隨宋江攻取睦州，共計三十七員，取路沿江，望富陽縣進

澹 水

發。且不說兩路軍馬起程，再說柴進同燕青，自秀州謁李亭別了宋先鋒，行至海鹽縣前，到海邊趁船，硬過越州，迤邐來到諸暨縣，渡過漁浦，前到睦州界上，把關隘將校攔住，柴進告道：『某乃是中原一秀士，能知天文地理，善會陰陽，識得六甲風雲，辨別三光氣色，九流三教，無所不通，遙望江南有天子氣而來，何故閉塞賢路？』把關將校聽得柴進言語不俗，便問姓名，柴進道：『某乃姓柯名引，一主一僕，投上國而來，別無他故。』守將見說，留住柴進，差人逕來睦州，報知右丞相祖士遠，參政沈壽，僉書桓逸，元帥譚高。四箇根前稟了，便使人接取柴進，至睦州相見。各叙禮罷，柴進一段話，聳動那四箇，更兼柴進一表非俗，那裏坦然不疑，右丞相祖士遠大喜，便叫僉書桓逸，引柴進去清溪大內朝覲。原來睦州，歙州，方臘都有行宮，大殿內却有五府六部，總制在清溪縣幫源洞中。且說柴進，燕青跟隨桓逸，來到清溪帝都，先來參見左丞相叟敏中。柴進高談闊論，一片言語，叟敏中大喜，就留柴進在相府管待，看了柴進，燕青出言不俗，知書通禮，先自有八分歡喜。這叟敏中原是清溪縣教學的先生，雖有些文章，苦不甚高，被柴進這一段話，說得他大喜。過了一夜，次日早朝，等候方臘王子陞殿，內列着侍御，嬪妃，綵女，外列九卿，四相，文武兩班，殿前武士，金瓜長隨侍從。當有左丞相叟敏中出班啓奏：『中原是孔夫子之鄉，今有一賢士，姓柯名引，文武兼資，智勇足備，善識天文地理，能辨六甲風雲，貫通天地氣色，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不通達，望天子氣而來，見在朝門外伺候我主傳宣。』方臘道：『既有賢士到來，便令白衣朝見。』各門大使傳宣，引柴進到於殿下，拜舞起居，山呼萬歲已畢，宣

濟 水

入簾前，方臘看見柴進一表非俗，有龍子龍孫氣象，先有八分喜色。方臘問道：『賢士所言，望天子氣而來，在於何處？』柴進奏道：『臣柯引賤居中原，父母雙亡，隻身學業，傳先賢之秘訣，授祖師之立文，近日夜觀乾象，見帝星明朗，正照東吳，因此不辭千里之勞，望氣而來，特至江南。又見一縷五色天子之氣，起自睦州，今得瞻天子聖顏，抱龍鳳之姿，挺天日之表，正應此氣，臣不勝欣幸之至。』言訖再拜。方臘道：『寡人雖有東南地土之分，近被宋江等侵奪城池，將近吾地，如之奈何？』柴進奏道：『臣聞古人有言，得之易，失之易；得之難，失之難。今陛下東南之境，開基以來，席捲長驅，得了許多州郡，今雖被宋江侵了數處，不久氣運復歸於聖上。陛下非止江南之境，他日中原社稷，亦屬陛下。』方臘見此等言語，心中大喜，勅賜錦衣命坐管待御宴，加封爲中書侍郎，自此柴進每日得近方臘，無非用些阿諛美言，諂佞以取其事。未經半月，方臘及內外官僚，無一人不喜柴進。次後方臘見柴進警事公平，盡心喜愛，却令左丞相龔敏中做媒，把金芝公主招贅柴進爲駙馬，封官主爵都尉。燕青改名雲璧，人都稱爲雲奉尉。柴進自從與公主成親之後，出入宮殿，都知內苑備細，方臘但有軍情軍事，便宣柴進至內宮計議。柴進時常奏說：『陛下氣色真正，只被罡星冲犯，尚有半年不安，直待併得宋江手下無了一員戰將，罡星退度，陛下復興基業，席捲長驅，直占中原之地。』方臘道：『寡人手下愛將數員，盡被宋江殺死，似此奈何？』柴進又奏道：『臣夜觀天象，陛下氣數將星雖多數十位，不爲正氣，未久必亡；却有二十八宿星象，正來輔助陛下，復興基業，宋江夥內亦有十數員來降，此也是數中星宿，盡是陛下開疆展土

潛 水

之臣也。』方臘聽了大喜。有詩爲證：

蠶室當時懲太史，何人不罪李陵降？誰知貴寵柯駟馬，一念原來爲宋江。

且不說柴進做了駟馬，却說宋江部領大隊人馬軍兵，離了杭州，望富陽縣進發。時有寶光國師鄧元覺並元帥石寶，王勤，晁中，潘克讓五箇，引了敗殘軍馬，守住富陽縣關隘，却使人來睦州求救。右丞相祖士遠當差兩員親軍指揮使，引一萬軍馬，前來策應。正指揮白欽，副指揮景德，兩箇都有萬夫不當之勇，來到富陽縣，和寶光國師等合兵一處，占住山頭。宋江等大隊軍馬已到七里灣，水軍引着馬軍，一發前進。石寶見了，上馬帶流星鎗，拿劈風刀，離了富陽縣山頭，來迎宋江。關勝正欲出馬，呂方叫道：『兄長少停，看呂方和這厮鬪幾合。』宋江在門旗影裏看時，呂方一騎馬，一枝戟，直取石寶，那石寶使劈風刀相迎。兩箇鬪到五十合，呂方力怯，郭盛見了，便持戟縱馬前來夾攻。那石寶一口刁戰兩枝戟，沒半分漏泄，正鬪到至處，南邊寶光國師急鳴鑼收軍。原來見大江裏戰船，乘着順風，都上灘來，却來榜岸，怕他兩處夾攻，因此鳴鑼收軍。呂方，郭盛纏住厮殺，那裏肯放。石寶又鬪了三五合，宋兵陣上朱仝，一騎馬，一條鎗，又去夾攻。石寶戰不過三將，分開兵器便走，宋江鞭梢一指，直殺過富陽山嶺，石寶軍馬於路屯扎不住，直到桐廬縣界內。宋江連夜進兵，過白蜂嶺下寨。當夜差遣解珍，解寶，燕順，王矮虎，一丈青，東路，李逵，黑龍，李袞，樊瑞，馬麟取西路，各帶一千步軍，去桐廬縣劫寨；江裏却教李俊，三阮，二童，孟康七人，取水路進兵。且說解珍等引着軍兵，殺到桐廬縣時，已是三更天氣，寶光國師正和石寶計議軍務

滯水

，猛聽的一聲砲響，衆人上馬不迭，急看時，三路火起，諸將跟着石寶，只顧逃命，那裏敢來迎敵，三路軍馬，橫衝直撞殺將來。溫克讓上得馬遲，便望小路而走，正撞着王矮虎，一文書，他夫妻二人，一發上把溫克讓搗倒拽，活捉去了；李逵和項充，李袞，樊瑞，馬麟只顧在縣裏殺人放火。宋江見報，催遣軍兵，拔寨都起，直到桐廬縣屯駐軍馬。王矮虎，一文書，溫克讓請功，宋江教把溫克讓解赴杭州張招討斬首，不在話下。次日宋江調兵，水陸並進，直到烏龍嶺下，過嶺便是睦州。此時寶光國師引着衆將，都上嶺去，把關隘屯駐軍馬。那烏龍關隘，正望長江，山峻水急，上立關防，下排戰艦。宋江軍馬近嶺下屯駐，扎了寨柵，步軍中差李逵，項充，李袞，引五百牌手，出哨探路。到得烏龍嶺下，上面擂木砲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無計可施，回報宋先鋒。宋江又差阮小二，孟康，童猛，童威四箇，先掉一半戰船上灘。當下阮小二帶了兩箇副將，引一千水軍，分作一百隻船上，搖旗擱鼓，唱着山歌，漸近烏龍嶺邊來。原來烏龍嶺下，那面空山却是方臘的水寨，那寨裏也屯着五百隻戰船，船上有五千來水軍，爲頭四箇水軍總管，名號浙江四龍。那四龍？

玉爪龍都總管成貴，

錦鱗龍副總管翟源，

衝波龍左副管喬正，

戲珠龍右副管謝福。

這四箇總管原是錢塘江裏翁公，投汪方臘，却受三品職事。當日阮小二等乘駕船隻，從急流下水，搖上灘去，南軍水寨裏，四箇總管已自知了，准備下五十連火排，原來這火排只是大松杉木穿成，排上都堆草把，草把內暗藏硫黃焰哨引火之物，把竹索編住，排在灘頭。這裏

潯 水

阮小二和孟康，童威，童猛四箇，只顧搖上灘去，那四箇水軍總管，在上面看見了，各打一箇乾紅號旗，駕四隻快船，順水搖將下來。阮小二看見，喝令水手放箭，那四隻快船使回。阮小二便叫乘勢趕上灘去，四隻快船傍灘住了，四箇總管却跳上岸，許多水手們也都走了。阮小二望見灘上水寨裏船廣，不敢上去。正在遲疑間，只見烏龍嶺上把旗一招，金鼓齊鳴，火排一齊點着，望下灘順風衝將下來，背後大船一齊喊起，都是長鎗撓鉤，盡隨火排下來。童威，童猛見勢大難近，便把船傍岸，塞了船隻，爬過山邊，上了山尋路回寨。阮小二和孟康兀自在船上迎敵。火排連燒將來，阮小二急下水時，後船趕上，一撓鉤搭住，阮小二心慌，怕喫他拿去受辱，扯出腰刀，自刎而亡；孟康見不是頭，急要下水時，火排上火砲齊發，一砲正打中孟康頭盔，透頂打做肉泥。四箇水軍總管，却上火船，殺將下來。李俊和阮小五，阮小七都在後船，見前船失利，沿江岸殺來，只得急忙轉船，便隨順水，放下桐廬岸來。再說烏龍嶺上寶光國師，並元帥石寶，見水軍總管得勝，乘勢引軍殺下嶺來，水深不能相趕，路遠不能相追，宋兵復退在桐廬駐紮，南兵也收軍上烏龍嶺去了。宋江在桐廬扎寨柵，又見折了阮小二，孟康，在帳中煩惱，寢食俱廢，夢寐不安，吳用與衆將苦勸不得。阮小五，阮小七掛孝已了，自來諫勸宋江道：『我哥哥今日爲國家大事拚了性命，也強似死在梁山泊，埋沒了名目。先鋒主兵不須煩惱，且請理國家大事，我弟兄兩箇自去復讐。』宋江聽了，稍稍回顏。次日仍復整點軍馬，再要進兵。吳用諫道：『兄長未可急性，且再尋思計策。度嶺未遲。』只見解珍，解寶便道：『我弟兄兩箇原是獵戶出身，巴山度嶺得慣，我兩箇

水 澗

裝做此間獵戶，爬上山去，放起一把火來，教那賊兵大驚，必然棄了關去。』吳用道：『此計雖好，只恐這山險峻，難以進步，倘或失脚，性命難保。』解珍，解寶便道：『我弟兄兩箇自登州越獄。上梁山泊，托哥哥福蔭，做了許多年好漢，又受了國家誥命，穿了錦襖子，今日爲朝廷便粉骨碎身，報答仁兄，也不爲多！』宋江道：『賢弟休說這凶話，只願早早幹了大功回京，朝廷不肯虧負我們。你只顧盡心竭力與國家出力。』解珍，解寶便去拴束，穿了虎皮套襖，腰裡各跨一口快刀，提了銅叉，兩箇來辭了宋江，便取小路，望烏龍嶺上來。此時纔有一更天氣，路上撞着兩箇伏路小軍，二人結果了。兩箇到得嶺下時，已有二更，聽得嶺上寨內，更鼓分明，兩箇不敢從大路走，攀籐攪葛，一步步爬上嶺來。是夜月光明朗如白日，兩箇三停爬了二停之上，望見嶺上燈光閃閃，兩箇伏在嶺山邊，聽時上面更鼓已打四更。解珍，解寶暗地叫兄弟道：『夜又短，天無多時了，我兩箇上去罷。』兩箇又攀援上去，正爬到巖壁崎嶇之處，懸崖峻峻之中，兩箇只顧爬上去，手脚都不開，却把脣溥拴住鋼叉，拖在背後。刮得竹籐亂響，山嶺上早喫人看見了。解珍正爬在山凹處，只聽得上面叫聲着，一撓鉤正搭住解珍頭髻。解珍急去腰裡拔得刀出來時，上面已把他提得脚懸了，解珍心慌，連忙一刀砍斷撓鉤，即從空裏墜下來，可憐解珍做了半世好漢，從這百十丈高巖上倒撞下來，死於非命，下面都是狼牙亂石，粉碎了身軀。解寶見哥哥顛將下去，急退步下嶺時，上頭早滾下大小石塊，并短弩弓箭從竹籐裏射來，可憐解寶爲了一世獵戶，做一塊兒射死在烏龍嶺邊，竹籐叢裏。兩箇身死，天明嶺上差人下來，將解珍，解寶屍首，就風化在嶺上。探子聽得備細，報與

澹 水

宋先鋒知道，解珍，解寶已死在烏龍嶺。宋江聽得又折了解珍，解寶哭得幾番昏暈，便喚關勝，花榮，點兵取烏龍嶺關隘，與四箇兄弟報警吳用諫道：『仁兄不可性急！已死者皆是天命，若要取關，不可造次，須用神機妙策，智取其關，方可調兵遣將。』宋江怒道：『誰想把我們弟兄手足，三停損了一停，不忍那賊們把我兄弟風化在嶺上，今夜必須提兵先去尋屍首回來，具棺槨埋葬！』吳用阻道：『賊兵將屍風化，誠恐有計，兄長未可造次。』宋江那裏肯聽軍師諫勸，隨即點起三千精兵，帶領關勝，花榮，呂方，郭盛四將，連夜進兵。到烏龍嶺時已是二更時分，小校報道：『前面風化起兩箇人在那裏，敢是解珍，解寶的屍首？』宋江縱馬，親自來看時，見兩株樹上，把竹竿挑起兩箇屍首，樹上削去了一片皮，寫兩行大字在上，月黑不見分曉。宋江令討放砲火種，吹起燈來看時，上面寫道：『宋江早晚也號令在此處！』宋江看了大怒，却傳令人上樹去取屍首，只見四下裏火把齊起，金鼓亂鳴，團團軍馬圍住，當前嶺上早亂箭射來，江裏船內水軍，都紛紛上岸來。宋江見了，叫聲苦不知高低，急退軍時，石寶當先，截住去路，轉過側首，又是劉元覺殺將下來。直使規模有似關陵道，光景渾如落鳳坡。畢竟宋江軍馬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此一回內折了六員將佐：

侯健， 段景住， 阮小二， 孟康， 解珍， 解寶。

患病寄留杭州並看視共八員將佐：

張橫， 穆弘， 孔明， 朱貴， 楊林， 白勝， 穆春， 朱富。

第九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鄧元覺 烏龍嶺神助宋公明

話說宋江因要救解珍，解寶的屍，到於烏龍嶺下，正中了石寶計策，四下裏伏兵齊起，前有石寶軍馬，後有鄧元覺截住回路。石寶厲聲高叫：『宋江不下馬受降，更待何時！』關勝大怒，拍馬輪刀戰石寶兩將交鋒未定，後面喊聲又起，腦背後却是四箇水軍總管，一齊登岸，會同王勣，晁中，從嶺上殺將下來。花榮急出，當住後隊，便和王勣交戰，鬪無數合，花榮便走，王勣，晁中乘勢趕來，被花榮手起，急放連珠二箭，射中二將，翻身落馬，衆軍吶聲喊，不敢向前，退後便走。四箇水軍總管，見一連射死王勣，晁中，不敢向前，因此花榮抵敵得住。刺斜裏又撞出兩陣軍來，一隊是指揮白欽，一隊是指揮景德。這裏宋江陣中，二將齊出，呂方便迎住白欽交戰，郭盛便與景德相持，四下裏分頭廝殺，敵對死戰。宋江正慌促間，只聽得南軍後面喊殺連天，衆軍奔走，原來却是李逵，引兩箇牌手，項充，李衮，一千步軍，從石寶馬軍後面殺來。鄧元覺引軍却待來救應時，背後撞過魯智深，武松，兩口戒刀，橫剌直砍，渾鐵禪杖，一衝一截，兩箇引一千步軍，直殺入來。隨後又是秦明，李應，朱仝，燕順，馬麟，樊瑞，一丈青，王矮虎，各帶馬軍步軍，捨死撞殺入來。四面宋兵，殺散石寶，鄧元覺軍馬，救得宋江等回桐廬縣去，石寶也自收兵上嶺去了。宋江在寨中稱謝衆將：『若非我兄弟相救，宋江已與解珍，解寶，同爲泉下之鬼！』吳用道：『爲是兄長此去，不合愚意，惟恐有失，便遣衆將相援。』宋江稱謝不已。且說烏龍嶺上石寶，鄧元

澣水

澹 水

覺兩箇元帥，在寨中商議道：『卽日宋江兵馬退在桐廬縣駐紮，倘或被他私越小路，度過嶺後，睦州咫尺危矣。不若國師親往清溪大內，面見天子，奏請添調軍馬，守護這條嶺隘，可保長久。』鄧元覺道：『元帥之言極當，小僧便往。』鄧元覺卽上馬，先來到睦州，見了右丞相祖士遠說：『宋江兵強人猛，勢不可當，軍馬席捲而來，誠恐有失，小僧特來奏請，添兵遣將，保守關隘。』祖士遠聽了，便同鄧元覺上馬，離了睦州，一同到清溪縣葛源洞中。先見了左丞相婁敏中，說過了奏請添調軍馬。次日早朝，方臘陞殿，左右二丞相一同鄧元覺朝見，拜舞已畢，鄧元覺向前起居萬歲，便奏道：『臣僧元覺，領着聖旨，與太子同守杭州，不想宋江軍馬兵強將勇，席捲而來，勢難迎敵，致被袁評事引誘入城，以致失陷杭州。太子貪戰，出奔而亡。今來元覺與元帥石寶退守烏龍嶺關隘，近日連斬宋江四將，聲勢頗振。卽日宋江已進兵到桐廬駐紮，誠恐早晚賊人私越小路，透過關來，嶺隘難保，請陛下早選良將，添調精銳軍馬，同保烏龍嶺關隘，以圖退賊，克復城池。』方臘道：『各處軍兵已都調盡，近日又爲歙州昱嶺上關隘甚緊，又分去了數萬軍兵，止有御林軍馬，寡人要護禦大內，如何四散調得開去。』鄧元覺又奏道：『陛下不發救兵，臣僧無奈。若是宋兵度嶺之後，睦州焉能保守？』左丞相婁敏中出班奏曰：『這烏龍嶺關隘亦是要緊去處，臣知御林軍兵總有三萬，可分一萬跟國師去，保守關隘，乞我王聖鑒。』方臘不聽婁敏中之言，堅執不肯調撥御林軍馬，去救烏龍嶺。當日朝罷，衆人出內，婁丞相與衆官商議，只教祖丞相睦州分一員將，撥五千軍，與國師去保烏龍嶺。因此鄧元覺同祖士遠回睦州來，選了五千精銳軍馬，

水 滄

首將一員夏侯成。回到烏龍嶺寨內，與石寶說知此事，石寶道：「既是朝廷不撥御林軍馬，我等且守住關隘，不可出戰，着四箇水軍總管，牢守灘頭，江岸邊但有船來，便去殺退，不可進兵。」且不說寶光國師同石寶，白欽，景德，夏侯成五箇守住烏龍嶺關隘，却說宋江自折了將佐，只在桐廬縣駐扎，按兵不動，一住二十餘日不出交戰。忽有探馬報道：「朝廷又差童樞密齎賞賜，已到杭州。聽知分兵兩路，童樞密轉差大將王稟分齎賞賜，投畧嶺關盧先鋒軍前去了；童樞密即日便到，親齎賞賜。」宋江見報，便與吳用衆將，都離縣二十里迎接，來到縣治裏開讀聖旨，便將賞賜分給衆將。宋江等參拜童樞密，隨即設宴管待，童樞密問道：「征進之間，多聽得損折將佐。」宋江垂淚稟道：「往年跟隨趙樞相北征遼虜，兵將全勝，端的不曾折了一箇將校。自從奉勅征方臘，未離京師，首先去了公孫勝，駕前又留下了數人；進兵渡得江來，但到一處，必損折數人。近又有八九箇將佐，病倒在杭州，存亡未保。前面烏龍嶺斷殺二次，又折了幾將，蓋因山險水急，難以對陣，急切不能打透關隘。正在憂惶之際，幸得恩相到此。」童樞密道：「今上天子，多知先鋒建立大功，後聞損折將佐，特差下官引大將王稟，趙譚，前來助陣，已使王稟齎賞往盧先鋒處，分俵給散衆將去了。」隨喚趙譚與宋江等相見，俱於桐廬縣駐扎。飲宴管待已了，次日童樞密整點軍馬，欲要去打烏龍嶺關隘，吳用諫道：「恩相未可輕動，且差燕順，馬麟，去溪僻小徑去處，尋覓當村土居百姓，問其向道，別求小路，度得關那邊去，兩面夾攻，彼此不能相顧，此關唾手可得。」宋江道：「此言極妙。」隨即差遣馬麟，燕順引數千箇軍健，去村落中尋訪百姓，問路

水 滸

去了。一日至晚，引將一箇老兒，來見宋江。宋江問道：「這老者是甚人？」馬麟道：「這老的是本處土居人戶，都知這裏路徑豁山。」宋江道：「老者你可指引我一條路徑，過烏龍嶺去，我自重重賞你。」老兒告道：「老漢祖居是此間百姓，累被方臘殘害，無處逃躲，幸得天兵到此，萬民有福，再見太平。老漢指引一條小路，過烏龍嶺去，便是東管，取睦州不遠。便道北門，却轉過西門，便是烏龍嶺。」宋江聽了大喜，隨即叫取銀物，賞了引路老兒，留在寨中，又着人與酒飯管待。次日宋江請啟童護密守把桐廬縣，自領正偏將一十二員，取小路進發。那十二員是花榮、秦明、魯智深、武松、戴宗、李逵、樊瑞、王英、扈三娘、項充、李袞、凌振，隨行馬步軍兵一萬人數，跟着引路老兒便行，馬摘鑾鈴，軍士銜枚疾走。至小半嶺，已有一夥軍兵攔路，宋江便叫李逵、項充、李袞衝殺入去，約有三五百守路賊兵，都被李逵等殺盡。四更前後，已到東管，本處守把將伍應星聽得宋兵已透過東管，思量部下止有二千人馬，如何迎敵得，當時一閃都走了。還回睦州，報與祖丞相知道，今被宋江軍兵私越小路，已透過烏龍嶺，這邊盡到東管來了。祖十遠聽了大驚，急聚衆將商議。宋江已令砲手凌振放起連珠砲，烏龍嶺上寨中，石寶等聽得大驚，急使指揮白欽引軍探時，見宋江旗號遍天遍地，擺滿山林，急退回嶺上寨中，報與石寶等。石寶便道：「既然朝廷不發救兵，我等只堅守關隘，不要去救。」鄧元覺便道：「元帥差矣，如今若不調兵救應睦州，也自由可倘或內苑有失，我等亦不能保。你不去時，我自去救應睦州。」石寶苦勸不住，鄧元覺點了五千人馬，綽了禪杖，帶領夏侯成下嶺去了。且說宋江引兵到了東管，且不去打睦州

水滸

，先來取烏龍嶺關隘，却好正撞着鄧元覺。軍馬漸近，兩軍相迎，鄧元覺當先出馬挑戰。花榮看見，便向宋江耳邊低低道：『此人則除如此如此可獲。』宋江點頭道：『是。』就囑付了秦明，兩將都會意了，秦明首先出馬，便和鄧元覺交戰，鬪到五六合，秦明回馬便走，衆軍各自東西四散，鄧元覺看見秦明輸了，倒撇了秦明，逕奔來捉宋江。原來花榮已準備了，護持着宋江，只待鄧元覺來得較近，花榮滿滿地擎着弓，靚得親切，照面門上颺地一箭，弓開滿月，箭發流星，正中鄧元覺面門，墜下馬去，被衆軍殺死，一齊捲殺攏來，南兵大敗。夏侯成抵敵不住，便奔陸州去了。宋兵直殺到烏龍嶺上，插木砲石打將下來，不能上去，宋兵却殺轉來，先打陸州。且說祖丞相見首將夏侯成逃來報說，宋兵已度過東管，殺了鄧國師，即日來打陸州，祖士遠聽了，便差人同夏侯成去清溪大內，請襲丞相入朝啓奏：『見今宋兵已從小路透過到東管前來，攻打陸州甚急，乞我王早發軍兵救應，遲延必至失陷。』方臘聽了大驚，急宣殿前太尉鄭彪，點與一萬五千御林軍馬，星夜去救陸州。鄭彪奏道：『臣領聖旨，乞請天師同行策應，可敵宋江。』方臘准奏，便宣靈應天師包道乙。當時宣詔天師，直至殿下面君，包道乙打了稽首，方臘傳旨道：『今被宋江兵馬，着着侵犯寡人地面，累次陷了城池兵將，即日宋兵俱到陸州，可望天師開揚道法，護國救民，以保江山社稷。』包天師奏道：『主上寬心，貧道不才，憑胸中之學識，仗陛下之洪福，一掃宋江兵馬。』方臘大喜，賜坐設宴，管待包道乙，飲筵罷，辭帝出朝，包天師便和鄭彪，夏侯成商議起軍。原來這包道乙祖是金華山中人，幼年出家，學左道之法，向後跟了方臘謀叛造反，但遇交鋒，必使

水滸

妖法害人，有一口寶劍，號爲玄天混元劍，能飛百步取人，協助方臘行不仁之事，因此尊爲靈應天師。那鄒彪原是婺州蘭溪縣都頭出身，自幼使得鎗棒慣熟，遭際方臘，做到殿帥太尉，酷愛道法，禮拜包道乙爲師，學得他許多法術在身，但遇廝殺之處，必有雲氣相隨，因此人呼爲鄒魔王。這夏侯成亦是婺州山中人，原是獵戶出身，慣使鋼叉，自來隨着祖丞相管領睦州。當日三箇在殿帥府中商議起軍，門使報道：『有司天太監浦文英來見。』天師問其來故，浦文英說道：『聞知天師與太尉，將軍三位提兵，去和宋兵戰，文英夜觀乾象，南方將星皆是無光，宋江等將星尙有一半明朗者。天師此行雖好，只恐不利，何不回奏主上，商量投拜爲上，且解一國之危。』包天師聽了大怒，掣出玄天混元劍，把這浦文英一劍揮爲兩段，急動文書，申奏方臘去訖，不在話下。史官有詩曰：

王氣東南已漸消，猶憑左道用人妖。文英既識真天命，何事捐生在僞朝？

當下便遣鄒彪爲先鋒，調前部軍馬，出城前進；包天師爲中軍；夏侯成爲合後，軍馬進發，來救睦州。且說宋江兵將攻打睦州，未見次第，忽聞探馬報來，清溪救軍到了，宋江聽罷，便差王矮虎，一丈青兩箇，出哨迎敵。夫妻二人，帶領三千馬軍，投清溪路上來，正迎着鄒彪，首先出馬，便與王矮虎交戰。兩箇更不打話，排開陣勢，交馬便鬪，纔到八九合，只見鄒彪口裏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就頭盔頂上流出一道黑氣來，黑氣之中，立着一箇金甲天神，手持降魔寶杵，從半空裏打將下來。王矮虎看見，喫了一驚，手忙腳亂，失了鎗法，被鄒魔王一鎗，戳下馬去。一丈青看見戳了他丈夫落馬，急舞雙刀去救時，鄒彪便來交戰，略鬪

水 滸

數合，鄒彪回馬便走，一丈青要報丈夫之讎，急趕將來，鄒魔君歇住鐵鎗，舒手去身邊錦袋內摸出一塊鍍金銅磚，紐回身看着一丈青面門上，只一磚打下馬而死，可憐能戰佳人，到此一場春夢。那鄒魔君招轉軍馬，却趕宋兵，宋兵大敗，回見宋江，訴說王矮虎，一丈青都被鄒魔君戳打傷死，帶去軍兵折其大半。宋江聽得，又折了王矮虎，一丈青，心中大怒，急點起軍馬，引了李逵，項充，李袞，帶了五千人馬，前去迎敵。早見鄒魔君軍馬已到，宋江怒氣填胸，當先出馬，大喝鄒彪道：『逆賊怎敢殺吾二將！』鄒彪使提鎗出馬，要戰宋江，李逵見了大怒，掣起兩把板斧，便飛奔出去，項充，李袞急舞雙牌遮護，三箇直衝殺入鄒彪懷裏去。那鄒魔君回馬便走，三箇直趕入南兵陣裏去。宋江恐折了李逵，急招起五千人馬，一齊掩殺，南兵四散奔走。宋江且叫鳴金收兵，兩箇牌手當得李逵回來。只見四下裡烏雲罩合，黑氣漫天，不分南北東西，白晝如夜，宋江軍馬，前無去路。但見：

陰雲四合，黑霧漫天，下一陣風雨滂沱，起數聲怒雷猛烈。山川震動，高低渾似天崩，溪澗顛狂，左右却如地陷。悲悲鬼哭，袞袞神號，定睛不見半分形，滿耳惟聞千樹響。

宋江軍兵，當被鄒魔君使妖法黑暗了天地，迷踪失路，撞到一箇去處，黑漫漫不見一物，本部軍兵自亂起來。宋江仰天歎曰：『莫非吾當死於此地矣！』從已時直至未牌，方纔黑霧消散，微有些光亮，看見一週遭都是金甲大漢，團團圍住，宋江見了，驚倒在地，口中只稱乞賜早死，不敢仰面，耳邊只聽得風雨之聲；手下衆軍將士，一箇箇都伏地受死，只等刀來砍殺。須臾，風雨過處，宋江却見刀不砍來，有一人來攙宋江，口稱請起。宋江擡頭仰臉看時

潞 水

，只見面前一箇秀才來扶。看那人時，怎生打扮，但見：

頭裏烏紗軟角唐巾，身穿白羅緞領涼衫，腰繫烏犀金鞋束帶，足穿四縫乾皂朝靴，面如傅粉，唇若塗朱，堂堂七尺之軀，楚楚三旬之上，若非上界靈官，定是九天進士。

宋江見了失驚，起身敘禮，便問：『秀才高姓大名？』那秀才答道：『小生姓鄧名俊，上居於此，今特來報知義士，方十三氣數將盡，只在旬日可破。小生多曾與義士出力，今雖受困，救兵已至，義士知否？』宋江再問道：『先生，方十三氣數何時可獲？』鄧秀才把手一推，宋江忽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醒來看時，面前一週遭大漢却原來都是松樹。宋江大叫軍將起來，尋路出去。此時雲收霧斂，天郎氣清，只聽得松樹外面發喊將來，宋江便領起軍兵從裡面殺出去時，早望見魯智深，武松一路殺來，正與鄭彪交手。那包天師在馬上見武松使兩口戒刀，步行直取鄭彪，包道乙便向鞘中掣出那口玄元混天劍來，從空飛下，正砍中武松左臂，血暈倒了；却得魯智深一條禪杖，忿力打上去，救得武松時，已自左臂砍得伶仃將斷，却奪得他那口混天劍。武松醒來，看見左臂已拆，伶仃將斷，一發自把戒刀割斷了，宋江先叫軍校扶送回寨將息。魯智深却殺入後陣去，正遇着夏侯成交戰。兩箇鬪了數合，夏侯成敗走，魯智深一條禪杖，直打上去，南軍四散。夏侯成便望山林中奔走，魯智深不捨，趕入深山裏去了。且說鄭魔王那厮，又引兵趕將來，宋軍陣內李逵，項充，李袞三箇見了，便舞起雙牌飛刀，標鎗板斧，一齊衝殺入去。那鄭魔王迎敵不過，越嶺渡溪而走，三箇不識路徑，只要立功，死命趕過溪去，緊追鄭彪。溪西岸邊搶出三千軍來，截斷宋兵，項充急回時，

水滸

早被岸邊兩將攔住；便叫李逵，李逵時，已過溪程，鄭彪去了。不想前面溪澗又深，李逵先一交跌翻在溪裏，被南軍亂箭射死；項充急鑽下岸來，又被繩索絆翻，却待要掙扎，衆軍亂上，剝做肉泥，可憐李逵，項充，到此英雄怎使。只有李逵獨自一箇，趕入深山裏去了。溪邊軍馬隨後襲將去，未經半里，背後喊聲振起，却是花榮，秦明，樊瑞三將，引軍來救。殺散南軍，趕入深山，救得李逵回來，只不見了魯智深。衆將回來，叅見宋江，訴說追趕鄭龐君過溪斃，折了項充，李逵，止救了李逵回來。宋江聽罷，痛哭不止。整點軍兵，折其一停，又不見了魯智深，武松已折了左臂。宋江正哭之間，探馬報道：『軍師吳用和關勝，李應，朱仝，燕順，馬麟，提一萬軍兵，從水路到來。』宋江迎見吳用等，便問來情。吳用答道：『童樞密自有隨行軍馬，並大將王稟，趙譚，都督劉光世又有軍馬，已到烏龍嶺下。只留下呂方，郭盛，裴宣，蔣敬，蔡福，蔡慶，杜興，郁保四，并水軍頭領李俊，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等一十三人，其餘都跟吳用到此策應。』宋江訴說折了將佐，武松已成廢人，魯智深又不知去向，不由我不傷感。』吳用勸道：『兄長且宜開懷，即日正是擒捉方臘之時，只以國家大事爲重，不可愛損貴體。』宋江指着許多松樹，說夢中之事與軍師知道。吳用道：『既然有此靈驗之夢，莫非此處坊隅廟宇，有靈顯之神，故來護祐兄長？』宋江道：『軍師所見極當，就與足下進山尋訪。』吳用當與宋江信步行入山林，未及半箭之地，松樹林中早見一所廟宇，金書牌額，上寫「烏龍神廟」。宋江，吳用入廟上殿看時，喫了一驚，殿上塑的龍君聖像，正和夢中見者無異。宋江再拜懇謝道：『多蒙龍君神聖救護之恩，未能報謝，望乞

澗 水

靈神助威，若平復了方臘敬，當一力甲奏廟廷，重建廟宇，加封聖號。」宋江，吳用拜罷，下塔看那石碑時，神乃唐朝一進士姓邵名俊，應舉不第，墜江而死，天帝憐其忠直，賜作龍神；本處人民，祈風得風，祈雨得雨，以此建立廟宇，四時享祭。宋江看了，隨即叫取烏豬白羊祭祀已畢，出廟來再看備細，見週遭松樹顯化，可謂異事。直至今今，嚴州北門外有烏龍大王廟，亦名萬松林，古跡尚存。有詩爲證：

忠心一點鬼神知，暗裏維持信有之，欲識龍君真姓字，萬松林下讀殘碑，

且說宋江謝了龍君庇祐之恩，出廟上馬，回到中軍寨內，便與吳用商議打睦州之策。坐至半夜，宋江覺道神思困倦，伏几而臥，只聞一人報曰，有邵秀才相訪。宋江急忙起身出帳迎接時，只見邵龍君長揖宋江道：「昨日若非小生救護義士，已被包道乙作起邪法，松樹化人，擒獲足下矣。適間深感祭奠之禮，特來致謝，就行報知睦州來日可破，方十三旬日可擒。」宋江正待邀請入帳再問，忽被風聲一攪，撒然覺來，又是一夢。宋江急請軍師圓夢，說知其事，吳用道：「既是龍君如此顯靈，來日便可進兵攻打睦州。」宋江道：「言之極當。」至天明傳下軍令，點起大隊人馬，攻取睦州。便差燕順，馬麟守住烏龍嶺這條大路；却調關勝，花榮，秦明，朱仝四員正將，當先進兵，來取睦州，便望北門攻打；却令凌振放九箱子母等火炮，直打入城去，那火炮飛將起去，震的天崩地動，岳越山搖，城中軍馬驚得魂消魄喪，不殺自亂。且說包天師，鄒魔君後軍已被魯智深殺散，追趕夏侯成不知下落，那時已將軍馬退入城中屯駐，却和右丞相祖士遠，叅政沈壽，僉書桓逸，元帥譚高，守將伍應星等商議

水滸

宋兵已至，何以解救。祖士遠道：『自古兵臨城下，將至濠邊，若不死戰，何以解之！打破城池，必被擒獲，事在危急，盡須向前。』當下鄒魔君，引着譚高，伍應星併牙將十數員，領精兵一萬，開放城門，與宋江對敵。宋江教把軍馬略退半箭之地，讓他軍馬出城擺列。那包天師拿着把交椅，坐在城頭上，祖丞相，沈叅政，並桓僉書，皆坐在敵樓上看。鄒魔君便挺鎗躍馬出陣，宋江陣上，大刀關勝出馬，舞刀來戰鄒彪。二將交馬，鬪不數合，那鄒彪如何敵得關勝，只辦得架隔遮攔，左右躲閃。這包道乙正在城頭上看了，便作妖法，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念着那助呪法，吹口氣去鄒魔君頭上，滾出一道黑氣；黑氣中間，顯出一尊金甲神人，手提降魔寶杵望空打將下來，南軍隊裏蕩起昏鄧鄧黑雲來。』宋江見了，便喚混世魔王樊瑞來看，急令作法；並自念天書上回風破暗的密呪秘訣。只見關勝頭盔上早捲起一道白雲，白雲之中也顯出一尊神將，紅髮青臉，碧眼獠牙，騎一條烏龍，手執鐵鎚，去戰鄒魔君頭上那尊金甲神人。下面兩軍吶喊，二將交鋒，戰無數合，只見上面那騎烏龍的天將，戰退了金甲神人；下面關勝，一刀砍了鄒魔君於馬下。包道乙見宋軍中風起雷響，急待起身時，被凌振放起一箇轟天砲，一箇火彈子正打中包天師，頭和身軀，擊得粉碎。南兵大敗，乘勢殺入睢州。宋江把元帥譚高，一箇截在馬下，李應飛刀殺死守將伍應星。睢州城下，見一火砲打中了包天師身軀，南軍都滾下城去了。宋江軍馬已殺入城，衆將一發向前，生擒了祖丞相，沈叅政，桓僉書，其餘牙將，不問姓名，俱被宋兵殺死。宋江等入城，先把火燒了左廡行宮，所有金帛就賞與了三軍衆將，便出榜文安撫了百姓。尙兀自點軍未了，探馬飛報將

潞 水

來：『西門烏龍嶺上，馬麟被白欽一標鎗標下去，石寶趕上，復了一刀，把馬麟剝做兩段。燕順見了，便向前來戰時，又被石寶那厮一流星鎗打死。石寶得勝，即日引軍乘勢殺來。』宋江聽得又折了燕順，馬麟，扼腕痛哭不盡，急差關勝，花榮，秦明，朱仝四員正將迎敵石寶，白欽，就要取烏龍嶺關隘。不是這四員將來烏龍嶺殺，有分教：清溪縣裏，削平哨聚賊兵，幫源洞中，活捉草頭天子。直教宋江等名標青史千年在，功播清時萬古傳。畢竟宋江等怎地迎敵，且聽下回分解。

此一回內折了六員將佐

王英，

扈三娘，

項充，

李袞，

馬麟，

燕順。

第九十八回

盧俊義大戰昱嶺關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話說當下關勝等四將，飛馬引軍，殺到烏龍嶺上，正接着石寶軍馬。關勝在馬上大喝：『賊將安敢殺吾弟兄！』石寶見是關勝，無心戀戰，便退上嶺去，指揮白欽却來戰關勝。兩馬相交，軍器並舉，兩箇鬥不到十合，烏龍嶺上急又鳴鑼收軍，關勝不趕，嶺上軍兵自亂起來。原來石寶只顧在嶺東廝殺，却不提防嶺西已被童樞密大驅人馬，殺上嶺來。宋軍中大將王稟便和南兵指揮景暉德殺，兩箇鬥了十合之上，王稟將景德斬於馬下。自此呂方，郭盛首先奔上山來奪嶺。未及到嶺邊，山頭上早飛下一塊大石頭，將郭盛和人連馬打死在嶺邊。這面嶺東關勝望見嶺上大亂，情知嶺西有宋兵上嶺了，急招衆將，一齊都殺上去，兩面夾攻，嶺上混戰。呂方却好迎着白欽，兩箇交手廝殺，鬥不到三合，白欽一鎗搠來，呂方閃箇過，白欽那條鎗從呂方肋下戳箇空，呂方這枝戟，却被白欽撥箇倒橫，兩將任馬上各施展不得，都棄了手中軍器，在馬上你我廝相揪住。原來正遇着山嶺峻處，那馬如何立得脚牢，二將使得力猛，不想連人和馬都滾下嶺去，這兩將做一處顛死在那嶺下。這邊關勝等衆將，步行都殺上嶺來。兩面盡是宋兵，已殺到嶺上，石寶看見兩邊全無去路，恐吃捉了受辱，便用劈風刀自刎而死。宋江衆將奪了烏龍嶺關隘，關勝急令人報知宋先鋒。江裏水寨中四箇水軍總管，見烏龍嶺已失，睦州俱陷，都棄了船隻，逃過對江，被隔岸百姓生擒得成貴，謝福，解送獻入睦州，走了翟源，喬正，不知去向。宋兵大隊回到睦州，宋江得知，出城迎接童樞密，劖

澹 水

水滸

都督入城屯駐。安營已了，出榜招撫軍民復業，南兵投降者勿知其數。宋江盡將倉廩糧米，給散百姓，各歸本鄉，復爲良民。將水軍總管成貴，謝福，割腹取心，致祭兄弟阮小二，孟康，並在烏龍嶺亡過一應將佐前後死魂，俱皆受享。再叫李俊等水軍將佐，管領了許多船隻，把獲到賊首偽官，解送張招討軍前去了。宋江又見折了呂方，郭盛，惆悵不已，按兵不動，等候盧先鋒兵馬，同取清溪。且不說宋江在睦州屯駐，却說副先鋒盧俊義，自從杭州分兵之後，統領三萬人馬，本部下正偏將佐二十八員，引兵取山路，望杭州進發。經過臨安鎮錢王故都，道近昱嶺關前，守關把隘，却是方臘手下的一員大將，綽號小養由基龐萬春，乃是江南方臘國中第一個會射弓箭的。帶領着兩員副將：一箇喚做雷炯，一箇喚做計稷，這兩個副將，都蹬的七八百斤勁弩，各會使一枝簇藜骨朶，手下有五千人馬，三箇守把住昱嶺關隘。聽知宋兵分撥副先鋒盧俊義引軍到來，已都準備下了對敵器械，只待來軍相近。且說盧先鋒軍馬將次近昱嶺關前，當日先差史進，石秀，陳達，楊春，李忠，薛永六員將校，帶領三千步軍，前去出哨。當下史進等六將都騎戰馬，其餘都是步軍，迤邐哨到關下，並不會撞見一箇軍馬。史進在馬上心疑，和衆將商議，說言未了，早已來到關前。看時，見關上懸着一面綵繡白旗，旗下立着那小養由基龐萬春。看了史進等大罵，罵道：『你這夥草賊，只好在梁山泊裏住，搆動宋朝招安誥命，如何敢來我這國土裏充好漢！你也會聞俺小養由基的名字麼？我聽得你這夥夥裏，有箇甚麼小李廣花榮，着他出來和我比箭。先教你看我神箭。』說言未了，颯的一箭，正中史進，顛下馬去。五將一齊急急向前，救得上馬便回。又見山頂上一

水 滸

聲鏗響，左右兩邊松樹林裏，一齊放箭，五員將顧不得史進，各自逃命而走。轉得過山嘴，對面兩邊山坡上，一邊是雷炯，一邊是計稷，那弩箭如雨一般射將來，總是有十分英雄，也躲不得這般的箭矢。可憐水滸六員將佐，都作南柯一夢，史進，石秀等六人，不會透得一箇出來，做一堆兒都被射死在關下。三千步卒只剩得百餘箇小軍逃得回來，見盧先鋒說知此事，盧俊義聽了大驚，如痴似醉，呆了半晌。神機軍師朱武爲陳邈，楊春垂淚已畢，諫道：『先鋒且勿煩惱，自誤大事。可以別商量一箇計策，去奪關斬將，報此讐恨。』盧俊義道：『宋公明兄長特分許多將校與我，今番不會贏得一陣，首先倒折了六將。更兼三千軍卒止有得百餘人回來，似此怎生到歙州相見！』朱武答道：『古人有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等皆是中原山東，河北人氏，不曾慣慣水戰，因此失了地利。須獲得本處鄉民，指引路徑，方纔知得他此間山路曲折。』盧先鋒道：『軍師言之極當。差誰去緝探路徑好？』朱武道：『論我愚見，可差鼓上早時遷。他是箇飛簷走壁的人，好去山中尋路。』盧俊義隨即喚時遷，領了言語，捎帶了乾糧，跨口腰刀，離寨去了。且說時遷便望深山去處，只顧走尋路，去了半日，天色已晚，來到一箇去處，遠遠地望見一點燈光朗朗，時遷道：『燈光處必有人家。』趁黑地裏摸到燈明之處，看時却是箇小小菴堂，裏面透出燈光來。時遷來到菴前，便鑽入去，看時見裏面一箇老和尚，在那裏作地誦經。時遷便乃敲他房門，那老和尚喚一箇小行者來開門。時遷進到裏面，便拜老和尚，那老僧便道：『客官休拜。見今萬馬千軍廝殺之地，你如何走得來這裏？』時遷應道：『實不敢瞞師父說，小人是梁山泊宋江部下

澗 水

一箇偏將，時遷的便是。今來奉聖旨剿收方臘，誰想夜來被昱嶺關上守把賊將，亂箭射死了我六員首將，無計度關。特差時遷前來尋路，探聽有何小路過關。今從深山曠野尋到此間，萬望師父指迷。有所小徑，私越過關，當以厚報。」那老僧道：「此間百姓俱被方臘殘害，無一箇不怨恨他，老僧亦靠此間當方百姓施主齋糧養口，如今村裏人民都逃散了，老僧沒有去處，只得在此守死。今日幸得。天兵到此，萬民有福。將軍來收此賊，與民除害。老僧只是不敢多口，恐防賊人知得。今既是天兵處差來的頭目，便多口也不妨。我這裏却無路過得關去。直到西山嶺邊，却有一條小路，可過關上；只怕近日也被賊人築斷了，過去不得。」時遷道：「師父既然有這條小路通得關上，只不知可得到賊寨裏麼？」老和尚道：「這條私路，一逕直到得龐萬春寨背後。下嶺去便是過關的路了，只恐賊人已把大石塊築斷了，難得過去。」時遷道：「不妨，既有路徑，不怕他築斷了，我自有措置。既然如此，小人回去報知主將，却來討謝。」老和尚道：「將軍見外人時，休說貧僧多口。」時遷道：「小人是箇精細的人，不敢說出老師父來。」當日辭了老和尚，逕回到寨中，參見盧先鋒，說知此事，盧俊義聽了大喜，便請軍師計議取關之策。朱武道：「若是有此路徑，覷此昱嶺關，唾手而得。再差一箇人和時遷同去，幹此大事。」時遷道：「軍師要幹甚大事？」朱武道：「最要緊的是放火放炮。你等身邊將帶火炮，火刀，火石，直要去那寨背後放起號炮火來，便是你幹大事了。」時遷道：「既然只是要放火放炮，別無他事，不須再用別人同去，只兄弟自往便是。再差一箇同去，也跟我做不得飛簷去壁的事，倒悞了時候。假如我去那裏行事，你這裏

水

如何到得巖邊？」朱武道：「這却容易。他那賊人的埋伏，也只好使一遍。我如今不管他埋伏不埋伏，但是於路遇着樹木稠密處，便放火燒將去，任他埋伏不妨。」時遷道：「軍師高見極明。」當下收拾了火刀火石，并引火煤筒，脊梁上用包袱背着火炮，來辭盧先鋒便行，盧俊義叫時遷齎銀二十兩，糧米一石，送與老和尚，就着一箇軍校挑去。當日午後，時遷引了這箇軍校挑米，再尋舊路，來到菴裏，見了老和尚，說道：「主將先鋒多多拜覆些，小薄禮相送。」便把銀兩米糧，都與了和尚。老僧收受了，時遷分付小軍，自回寨去。却再來告覆老和尚：「望煩指引路徑，可着行者引人去。」那老和尚道：「將軍少待，夜深可去，日間恐關上知覺。」當傍晚飯待時遷，至夜却令行者引路，送將軍到於那邊，便教行者即回，休教人知覺。當時小行者領着時遷，離了草菴，便望深山徑裏尋路。穿林透嶺，攪葛攀藤，行過數里山徑斜坡，月色微明，到一處山嶺嶮峻，石壁嵯峨，遠遠地望見開了箇小路口，嶺巖上盡把大石堆疊砌斷了，高高築成牆壁，小行者道：「將軍，關已望見，石臺牆壁那邊便是，過得那石壁亦有大路。」時遷道：「小行者你自回去，我已知路途了。」小行者自回。時遷却把飛簷走壁，離驕馬的本事出來，這些石壁，攔指爬過去了。望東去時，只見林木之中，半天價都紅滿了，却是盧先鋒和朱武等拔寨都起，一路上放火燒着望關上來。先使三百五百軍人於路上打併屍首，沿山巴嶺，放火開路，使其埋伏軍兵無處藏躲。昱嶺關上小養由基龐萬春聞知宋兵放火，燒林開路，龐萬春道：「這是他進兵之法，使吾伏兵不能施展。我等只牢守此關，任汝何能得過。」望見宋兵漸近關下，帶了雷剗，計稷，都來關前守護。却說

濟 水

時遷一步步摸到關上，爬在一株大樹頂頭，伏在枝間稠密處，看那龐萬春、雷炯、計稷都將弓箭踏弩，伏在關前伺候；看見宋兵時，一派價把火燒將來。中間林冲，呼延灼立馬在關下，大罵：『賊將安敢抗拒天兵！』南兵龐萬春等却待要放箭射時，不隄防時遷已在關上。那時悄悄地溜下樹來，轉到關後，見兩堆柴草，時遷便摸在裏面，取出火刀，火石，發出火種，把火砲悶在柴堆上；先把些流黃焰硝，去燒那邊草堆，又來點着這邊柴堆。却纔方點着火砲，拿那火種帶了，直爬上關屋脊上，去點着。那兩邊柴草堆裏一齊火起，火砲震天價響，關上衆將不殺自亂，發起喊來，衆軍都只顧走，那裏有心來迎敵。龐萬春和兩箇副將，急來關後救火時，時遷就在屋脊上又放起砲來，那火砲震得關屋也動，嚇得這南兵都棄了刀鎗弓箭，衣袍鎧甲，盡望關後逃走，時遷在屋上大叫道：『已有一萬宋兵先過關了！汝等急早投降，免汝一死。』龐萬春聽了，驚得魂不附體，只管跌脚；雷炯，計稷驚得麻木了，動彈不得。林冲，呼延灼首先上山，早趕到關頂。衆將都要爭先，一齊趕過關去。三十餘里，追着南兵。孫立生擒得雷炯，魏定國活拿了計稷，單軍只走了龐萬春。手下軍兵，擒捉了大半。宋兵已到關上，屯駐人馬。盧先鋒得了昱嶺關，厚賞了時遷，將雷炯，計稷就關上割腹取心，辜祭史進，石秀等六人。收拾屍骸，葬於關上，其餘死首，盡皆燒化。次日與同諸將披掛上馬，一面行文申覆張招討，飛報得了昱嶺關。一面引軍前進，迤邐追趕過關，直到歙州城邊下寨。原來歙州守禦，乃是皇叔大王方臘，是方臘的親叔叔，與同兩員大將，官封文職，共守歙州。一箇是上書王寅，一箇是待鄉高玉，統領十數員戰將，屯軍二萬之衆，守住歙州。

水滸

城郭。原來王尙書是本州山裏石匠出身，慣使一條銅鎗，坐下有一騎好馬，名喚轉山飛，那匹戰馬，登山渡水，如行平地。那高侍郎也是本州人士，故家子孫，會使一條鞭鎗。因這兩個頗通文墨，方臘加封做文職官爵，管領兵權之事。當有小養由基龐萬春敗回到歙州，直至行宮，面奏皇叔，告道：『被土居人民透漏，誘引宋兵，私越小路過關，因此衆軍漫散，難以抵敵。』皇叔方臘聽了大怒，喝罵龐萬春道：『這昱嶺關是歙州第一處要緊的牆壁，今被宋兵已度關隘，早晚便到歙州，怎與他迎敵！』王尙書奏道：『主上且息雷霆之怒。自古道，勝負兵家之常，非戰之罪。今殿下權免龐將軍本罪，取了軍令必勝文狀，着他引軍，首先出戰迎敵，殺退宋兵。如或不勝，二罪俱併。』方臘然其言，撥與軍五千，跟龐萬春出城迎敵，得勝回奏。且說盧俊義度過昱嶺關之後，催兵直趕到歙州城下。當日與諸將上前，攻打歙州。城門開處，龐萬春引軍出來交戰。兩軍各列成陣勢，龐萬春出到陣前勒戰，宋軍隊裏歐鵬出馬，使根鐵鎗，便和龐萬春交戰。兩箇鬥不過五合。龐萬春敗走，歐鵬要顯頭功，縱馬趕去。龐萬春扭過身軀，背射一箭，歐鵬手段高強，綽箭在手。原來歐鵬却不提防龐萬春能放連珠箭，歐鵬綽了一箭，只顧放心去趕。弓弦響處，龐萬春又射第二隻箭來，歐鵬早着，墜下馬去。城上王尙書，高侍郎見射中了，歐鵬落馬，龐萬春得勝，引領城中軍馬，一發趕殺出來，宋軍大敗，退回三十里下寨，扎駐軍馬安營。整點兵將時，亂軍中又折了菜園子張青。孫二娘見丈夫死了，着令手下軍人尋得屍首燒化，痛哭了一場。盧先鋒看了，心中納悶，思量不是良法，便和宋武計議道：『今日進兵，又折了一將，似此如之奈何！』宋武道：『輸

澗 水

贏勝負，兵家常事。今日賊兵見我等退回軍馬，自逞其能，衆賊計議，今晚乘勢必來劫寨。我等可把軍馬衆將分調開去，四下埋伏，中軍縛幾隻羊在彼，如此如此整頓。」叫呼延灼引一支軍在左邊埋伏，林冲引一支軍在右邊埋伏，單廷珪，魏定國引一支軍在背後埋伏，其餘偏將各於四散小路裏埋伏，夜間賊兵來時，只看中軍火起爲號，四下裏各自捉人。盧先鋒都發放已了，各自去守備。且說南國王尙書，高侍郎兩個，頗有些謀略，便與龐萬春等商議，上啓皇叔方圓道：「今日宋兵敗回，退去三十餘里屯駐，營寨空虛，軍馬必然疲倦，何不乘勢去劫寨柵？必獲德勝。」方圓道：「你衆官從長計議，可行便行。」高侍郎道：「我便和龐將軍引兵去劫寨，尙書與殿下緊守城池。」當夜二將披掛上馬，引領軍兵前進，馬撞鈴，軍士銜枚疾走。前到宋軍寨柵，看見營門不開，南兵不敢攬進。初時聽得更點分明，向後更鼓便打得亂了，高侍郎勒住馬道：「不可進去。」龐萬春道：「相公如何不進兵？」高侍郎答道：「聽他營裏更點不明，必然有計。」龐萬春道：「相公誤矣，今日兵敗膽寒，必然困倦，睡裏打更，有甚分曉，因此不明。相公何必見疑，只顧殺去。」高侍郎道：「也見得是。」當下催軍劫寨，大刀闊斧殺進去。二將入得寨門，直到中軍，並不見一箇軍將；却是柳樹上縛着數隻羊，羊蹄上拴着鼓槌打鼓，因此更點不明。兩將劫着空寨，心中自慌，急叫中計，回身便走。中軍內却早火起，只見山頭上砲響，又放起火來，四下裏伏兵亂起，齊殺將攏來。兩將衝開寨門奔走，正迎着呼延灼大喝：「賊將快下馬受降，免汝一死。」高侍郎心慌，只要脫身，無心戀戰，被呼延灼趕進去，手起雙鞭齊下，腦袋骨打碎了半箇天靈，龐萬春死

濟 水

命撞透重圍，得脫性命。正走之間，不隄防湯隆伏在路邊，被他一鈞鎌鎗拖倒馬脚，活捉了解來。衆將已都在山路裏趕殺南兵，至天明都赴寨裏來，盧先鋒已先到中軍坐下。隨即下令，點本部將佐時，丁得孫在山路草中，被毒蛇咬了脚，毒氣入腹而死。將龐萬春割腹剜心，祭獻歐鵬並史進等，把首級解赴張招討軍前去了。次日盧先鋒與同諸將，再進兵引蘇州城下，見城門不關，城上並無旌旗，城樓上亦無軍士。單廷珪，魏定國兩箇要奪頭功，引軍便殺入城去，後面中軍盧先鋒趕到時，只叫得苦，那二將已到城門裏了。原來王尚書見折了劫寨人馬，只詐做棄城而走，城門裏却掘下陷坑。二將是一夫之勇，却不隄防，首先入去，不想連人和馬都陷在坑裏。那陷坑兩邊，却埋伏着長鎗手，弓箭軍士，一齊向前戳殺，兩將死於坑中。可憐聖水并神火，今日嗚呼葬土坑。盧先鋒又見折了二將，心中忿怒，急令差遣前部軍兵，各人兜土塊入城，一面填塞陷坑，一面鏖戰廝殺，殺倒南兵人馬，俱墮於坑中。當下盧先鋒當前，躍馬殺入城中，正迎着皇叔方垕，交馬只一合，盧俊義却忿心頭之火，展平生之威，只一朴刀，剝方垕於馬下。城中軍馬開城西門，衝突而走，宋兵衆將，各各併力向前，勦掃南兵。却說王尚書正走之間，撞着李雲薇住廝殺，王尚書便挺鎗向前，李雲却是步鬥。那王尚書鎗起馬到，早把李雲踏倒。石勇見衝翻了李雲，便衝突向前，急來救時，王尚書把條鎗神出鬼沒，石勇如何抵當得住。王尚書戰了數合，得便處把石勇一鎗，結果了性命，當下身死。城裏却早趕出孫立，黃信，鄒淵，鄒潤四將，截住王尚書廝殺。那王寅奮勇力敵四將，並無懼怯。不想又撞出林冲趕到，這箇又是箇不會廝殺的。那王寅便有三頭

水 滸

六臂，也敵不過五將，衆人齊上。亂戳殺王寅。可憐南國尙書將，今日方知志莫伸。當下五將取了首級，飛馬獻與盧先鋒。盧俊義已在歙州城內行宮歇下，平復了百姓，出榜安民，將軍馬屯駐在城裏；一面差人齎文報捷張招討，馳書轉達宋先鋒，知會進兵。却說宋江等兵將在睦州屯駐，等候軍齊，同攻賊洞，收得盧俊義書，報平復了歙州，軍將已到城中屯駐，專候進兵，同取賊巢；又見折了史進，石秀，陳達，楊春，李忠，薛永，歐鵬，張青，丁得孫，單廷珪，魏定國，李雲，石勇一十三人，許多將佐，煩惱不已，痛哭哀傷。軍師吳用勸道：『生死人皆分定，主將何必自傷玉體，且講理料國家大事。』宋江道：『雖然如此，不由人不傷感。我想當初石碣天文所載一百八人，誰知到此漸漸凋零，損吾手足。』吳用勸了宋江煩惱，然後回書與盧先鋒，交約日期起兵，攻取清溪縣。且不說宋江回書與盧俊義，約日進兵，却說方臘在清溪幫源洞中大內設朝，與文武百官計議宋江用兵之事，只聽見西州敗殘軍馬回來報說，歙州已陷，皇叔尙書侍郎俱已陣亡了，今宋兵作兩路而來，攻取清溪。方臘見報大驚，當下聚集兩班大臣商議。方臘道：『汝等衆卿，各受官爵，同占州郡城池，共享富貴，豈期今被宋江軍馬席捲而來，州城俱陷，止有清溪大內。今聞宋兵兩路而來，如何迎敵？』當有左丞相婁敏出班啓奏道：『今次宋兵人馬已近神州，內苑宮廷，亦難保守，奈緣兵微將寡，陛下若不御駕親征，誠恐兵將不肯盡心向前。』方臘道：『卿言極當。』隨即傳下聖旨，命三省六部，御史臺官，樞密院，都督府，護駕二營，金吾，龍虎，大小官僚，都跟隨寡人，御駕親征，決此一戰。婁丞相又奏：『差何將帥可作前部先鋒？』方臘道：『着殿

水 滸

龔金吾上將軍內外諸軍都搃討皇姪方杰爲正先鋒，馬步親軍都太尉驛騎上將軍杜徽爲副先鋒，部領幫源洞大內護駕御林軍一萬五千，戰將三十餘員前進。原來這方杰是方臘的親姪兒，乃是歙州皇叔方暉長孫，聞知宋兵盧先鋒殺了他公公，正要來報讐，他願爲前部先鋒。這方杰平生習學慣使一條方天畫戟，有萬夫不當之勇。那杜徽原是歙州山中鐵匠，會打軍器，亦是方臘心腹之人，會使六口飛刀，只是步鬪。方臘另行聖旨一道，差御林護駕都教師賀從龍，撥與御林軍一萬，總督兵馬去敵歙州盧俊義軍馬。不說方臘分調人馬，兩處迎敵，先說宋江大隊軍馬起程，水陸並進，離了睦州望清溪縣而來；水軍頭領李俊等引領水軍船隻，撐駕從溪灘裏上去。且說吳用與宋江在馬上同行，並馬商議道：『此行去取清溪幫源，誠恐賊首方臘知覺，逃竄深山曠野，難以得獲。若要生擒方臘，解赴京師，面見天子，必須裏應外合，認得本人，可以擒獲。亦要知方臘去向下落，不致被其走失。』宋江道：『若要如此，須用詐降，將計就計，方可得裏應外合。前者柴進與燕青去做細作，至今不見些消耗。今次着誰去好？須是會詐投降的。』吳用道：『若論愚意，只除非教水軍頭領李俊等，就將船內糧米去詐獻投降，教他那裏不疑。方臘那厮是山僻小人，見了許多糧米船隻，如何不收留了！』宋江道：『軍師高見極明。』便喚戴宗隨即傳令，從水路直至李俊處說知，如此如此，教你等乘將行計。李俊等領了計策，戴宗自回中軍。李俊却叫阮小五，阮小七扮做艍公，童威，童猛扮做隨行水手，乘駕六十隻糧船，船上都插着新換的麻糧旗號，却從大溪裏使將上去。將近清溪縣，只見上水頭早有南國戰船迎將來，敵軍一齊放箭，李俊在船上叫道：『休

濟 水

要放箭，我有話說。俺等都是投拜的人，特將糧米獻納大國，接濟軍士，萬望收錄。」對船上頭目看見李俊等船上並無軍器，因此就不放箭。使人過船來問了備細，看了船內糧米，便去報知婁丞相。稟說李俊獻糧投降。婁中聽了，叫喚投拜人上岸來。李俊登岸，見婁丞相拜罷，婁中問道：「你是宋江手下甚人？有何職役？今番爲甚來獻糧投拜？」李俊答道：「小人姓李名俊，原是壽陽江上好漢。就江州劫法場，救了宋江性命。他如今受了朝廷招安，得做了先鋒，便忘了我等前恩，累次窘辱小人。見今宋江雖然占得大國州郡，手下弟兄漸次折得沒了，他猶自不知進退，威逼小人等水軍向前，因此受辱不過，特將他糧米船隻徑自私來獻納，投拜大國。」婁丞相見李俊說了這一席話，即便准信，便引李俊來大內朝見方臘，具說獻糧投拜一事。李俊見方臘再拜起居，奏說前事。方臘坦然不疑，且教李俊，別有賞賜。李俊拜謝了，出內自去搬運糧米上岸，進倉交收，不在話下。再說宋江與吳用分調軍馬，差關勝，花榮，秦明，朱仝四員正將，爲前隊引軍，直進清溪縣界。正迎着南國皇姪方杰，兩下軍兵各列陣勢，南軍陣上方杰橫鞍出馬，杜微步行在後。那杜微橫身掛甲，背藏飛刀五把，手中仗口七星寶劍，跟在後面。兩將出到陣前，宋江陣上秦明首先出馬，手舞狼牙大棍，直取方杰。那方杰年紀後生，精神一撮，那枝戟使得精熟，和秦明連鬥了三十餘合，不分勝敗。方杰見秦明手段高強，也放出自己平生學識，不容半點空閑。兩箇正鬥到分際，秦明也把出本事來，不放方杰些空處。却不提防杜微那厮，在馬後見方杰戰秦明不下

水滸

，從馬後閃將出來，掣起飛刀，望秦明臉上早飛將來。秦明急躲飛刀時，却被方杰一方天戟，攔下馬去，死於非命。可憐霹靂火，滅地竟無聲。方杰一戟戳死了秦明，却不敢追過對陣，宋兵小將，急把撓鉤搭得屍首過來。宋軍見說折了秦明，盡皆失色。宋江一面叫備棺柩盛貯，一面再調軍將出戰。且說方杰得勝誇能，却在陣前高叫：『宋兵再有好漢，快出來廝殺！』宋江在中軍聽得報來，急出到陣前，看見對陣方杰背後，便是方臘御駕，直來到軍前擺開。但見：

金瓜密布，鐵斧齊排，方天畫戟成行，龍鳳繡旗作隊。旗旄旌節，一攢攢綠舞紅飛。玉鏗雕鞍，一簇簇珠圍翠繞。飛龍傘散清雲紫霧，飛虎旗盤瑞鶴祥煙。左侍下一代文官，右侍下滿排武將。雖是忘稱天子位，也須僞偽列宰臣班。

南國陣中，只見九曲黃羅傘下，玉轡逍遙馬上，坐着那箇草頭王子方臘。怎生打扮，但見：頭戴一頂冲天轉角明金樸頭，身穿一領日月雲肩九龍繡袍，腰繫一條金鑲寶嵌玲瓏玉帶，足穿一對雙金顯縫雲根朝靴。

那方臘騎着一匹銀鬃白馬，出到陣前，親自監戰。看見宋江親在馬上，便遣方杰出戰，要拿宋江。這邊宋兵等衆將，亦準備迎敵，要擒方臘。南軍方杰正要出陣，只聽得飛馬報道：『御林都教師賀從龍總督軍馬去救歙州，被宋兵盧先鋒活捉過陣去了。軍馬俱已漫散，宋兵已殺到山後。』方臘聽了大驚，急傳聖旨，便教收軍，且保大內。當下方杰且委杜微押住陣脚，却待方臘御駕先行，方杰，杜微隨後而退。方臘御駕回至清溪州界，只聽得大內城中，

濟 水

喊起連天，火光遍滿，兵馬交加，却是李俊，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在清溪城裏放起火來。方臘見了，大驅御林軍馬來救城中，入城混戰。宋江軍馬見南兵退去，隨後追殺，趕到清溪，見城中火起，知有李俊等在彼行事，急令衆將招起軍馬，分頭殺將入去，此時盧先鋒軍馬也過山了，兩下接應，却好湊着，四面宋兵夾攻清溪大內，宋江等諸將四面八方殺將入去，各自去搜捉南軍，打破了清溪城郭，方臘却得方杰引軍保駕防護，送投幫源洞中去了。宋江等大隊軍馬都入清溪縣來，衆將殺入方臘宮中，收拾遠禁器仗，金銀貨物，搜檢內裏庫藏，就殿上放起火來，把方臘內外宮殿，盡皆燒毀，府庫錢糧，搜索一空。宋江會合盧俊義軍馬，屯駐在清溪縣內，聚集衆將，都來請功受賞。整點兩處將佐時，長漢郁保四，女將孫二娘都被杜徽飛刀傷死；鄒淵，杜遷馬軍中踏殺；李立，湯隆，蔡福各帶重傷，醫治不痊身死；阮小五先在清溪縣，已被叢丞相殺死。衆將擒捉得南國僞官九十二員，請功賞賜已了，只見叢丞相，杜徽下落。一面且出榜文，安撫了百姓，把那活捉僞官，解赴張招討軍前，斬首示衆。後有百姓報說：『叢丞相因殺了阮小五，見大兵打破清溪縣，自縊松林而死。』杜徽那厮躲在他原養的倡妓王嬌家，被他社老獻將出來。宋江賞了社老，却令人先取了叢丞相首級。叫蔡慶將杜徽剖腹剜心，滴血享祭，秦明，阮小五，郁保四，孫二娘，並打清溪亡過衆將。宋江親自拈香，祭賽已了，次日與同盧俊義起軍，直抵幫源洞口圍住。且說方臘只得方杰保駕，走到幫源洞口大內，屯駐人馬，堅守洞口，不出迎敵。宋江，盧俊義把軍馬週圍圍住了幫源洞，却無計可入。却說方臘在幫源洞如坐針氈，兩軍困住，已經數日，

水 滸

方臘正憂悶間，急見殿下錦衣繡襖，一大臣俯伏在金階殿下啟奏：『我王，臣雖不才，深蒙主上聖恩寬大，無可補報，憑夙昔所學之兵法，仗平日所韜之武功，六韜三略曾聞，七縱七擒曾習，願借主上一支軍馬，立退宋兵，中興國祚，未知聖意若何？』方臘見了大喜，便傳勅令，盡點山洞內府兵馬，教此將引兵出洞，去與宋江相持。未知勝敗如何？先見威風出衆。不是方臘國中又出這箇人來引兵，有分教金階殿下人頭滾，玉砌朝門熱血噴。直使掃清巢穴擒方臘，堅立功勳顯宋江。畢竟方臘國中出來引兵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此一回內折了二十四員將佐

呂方	郭盛	史進	石秀	陳達	楊春	李忠	薛永	歐鵬	張青
丁得孫	單廷珪	魏定國	李雲	石勇	秦明	郁保四	孫二娘	鄒淵	杜遷
李立	湯隆	蔡福	阮小五						

第九十九回

魯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錦還鄉

話說當下方臘殿前啟奏，願領兵出洞征戰的，正是東床駙馬主爵都尉柯引。方臘見奏，不勝之喜。柯駙馬當下同領南兵，帶了雲壁奉尉，披掛上馬出師。方臘將自己金甲錦袍，賜與駙馬，又選一騎好馬，叫他出戰。那柯駙馬與同皇姪方杰，引領洞中護御軍兵一萬人馬，駕前上將二十餘員，出到幫源洞口，列成陣勢，却說宋江軍馬困住洞口，已教將佐分調守護，宋江在陣中，因見手下弟兄三停內折了二停，方臘又未曾拿得，南兵又不出戰，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只聽得前軍報來，說洞中有軍馬出來交戰。宋江、盧俊義見報，急令諸將上馬，引軍出戰。擺開陣勢，看南軍陣裏，當先是柯駙馬出戰。宋江軍中誰不認得是柴進？宋江便令花榮出馬迎敵。花榮得令，便橫鎗躍馬，出到陣前，高聲喝問：『你那厮是甚人，敢助反賊，與吾大兵敵對！我若拿住你時，碎屍萬段，骨肉爲泥。好好下馬受降，免汝一命。』柯駙馬答道：『我乃山東柯引，誰不聞我大名。量你這厮們是梁山泊一夥強徒草寇，何足道哉，偏俺不如你們手段！我直把你們殺盡，克復城池，是吾之願。』宋江與盧俊義在馬上聽了，尋思柴進口裏說的話，知他心裏的事：他把柴字改作柯字，柴即是柯也，進字改作引字，引即是進也。吳用道：『且看花榮與他迎敵。』當下花榮挺鎗躍馬，來戰柯引，兩馬相交。二般軍器並舉。兩將鬥到間深裏，絞做一團，紐做一塊，柴進低低道：『兄長可且詐敗，來日議事。』花榮聽了，略戰三合，撥回馬便走，柯引喝道：『敗將，吾不趕你，別有了得的，

水 滸

水 滸

叫出來和俺交戰。」花榮跑馬回陣，對宋江，盧俊義說知就裏。吳用道：「再叫關勝出戰交鋒。」當時關勝舞起青龍偃月刀，飛馬出戰，大喝道：「山東小將，敢與吾敵。」那柯騮馬挺鎗，便來迎敵，兩箇交鋒，全無懼怯。二將鬥不到五合，關勝也詐敗佯輸，走回本陣。柯騮馬不趕，只在陣前大喝：「宋兵敢有強將出來，與吾對敵！」宋江再叫朱全出陣，與柴進交鋒，往來廝殺，只瞞衆軍。兩箇鬥不過五七合，朱全詐敗而走。柴進趕來，虛擲一鎗，朱全棄馬跑歸本陣，南軍先搶得這匹好馬。柯騮馬招動南軍，掩殺過來。宋江急令諸將引軍，退去十里下寨，柯騮馬引軍追趕了一程，收兵退回洞中。已自有人先去報知方臘，說道：「柯騮馬如此英雄，戰退宋兵，連勝三將。宋江等又折一陣，殺退千里。」方臘大喜，叫排下御宴等待。騮馬卸了戎裝披掛，請入後宮賜坐，親捧金杯，滿勸柯騮馬道：「不想騮馬有此文武雙全，寡人只道賢婿只是文才秀士，若早知有此等英雄豪傑，不致折許多州郡。願望騮馬大展奇才，立誅賊將，重興基業，與寡人共享太平無窮之富貴。」柯引奏道：「主上放心，爲臣子當以盡心報效，同興國祚。明日謹請聖上登山，看柯引廝殺，立斬宋江等輩。」方臘見奏，心中大喜。當夜宴至更深，各還宮中去了。次早方臘設朝，叫洞中敲牛宰馬，令三軍都飽食已了，各自披掛上馬，出到幫源洞口，搖旗發喊，擂鼓搦戰；方臘却領引內侍近臣，登幫源洞山頂，看柯騮馬廝殺。且說宋江當日傳令，分付諸將，今日廝殺，非比他時，正在要緊之際，汝等軍將各用心，擒獲賊首方臘，休得殺害。你衆軍士，只看南軍陣上柴進回馬引領，就便殺入洞中，併力追捉方臘，不可違悞。三軍諸將得令，各自摩拳擦掌，掣劍

冰 潛

拔鎗，都要擄掠洞中金帛，盡要活捉方臘，建功請賞。當時宋江諸將都到洞前，把軍馬擺開，列成陣勢。只見南兵陣上，柯驕馬立任門旗之下，正待要出戰，只見皇姪方杰立馬橫鞍道：『都尉且押手停騎，看方某先斬宋兵一將，然後都尉出馬，用兵對敵。』宋兵望見燕青跟在柴進後頭，衆將皆喜道：『今日計必成矣。』各人自行準備。且說皇姪方杰，爭先縱馬擄戰，宋江陣上關勝出馬，舞起青龍刀，來與方杰對敵。兩將交馬，一往一來，一翻一復，戰不過十數合，宋江又遣花榮出陣，共戰方杰。方杰見兩將來夾攻，全無懼怯，力敵二將。又戰數合，雖然難見輸贏，也只辦得遮攔躲避。宋江隊裏，再差李應，朱仝驟馬出陣，併力追殺。方杰見四將來夾攻，方纔撥回馬頭，望本陣中便走。柯驕馬却在門旗下截住，把手一招，宋將關勝，花榮，朱仝，李應四將趕過來。柯驕馬便挺起手中鐵鎗奔來，直取方杰。方杰見頭勢不好，急下馬逃命時，措手不及，早被柴進一鎗戳着，背後雲奉尉燕青趕上，一刀殺了方杰。南軍衆將驚得呆了，各自逃生。柯驕馬大叫：『我非柯引，吾乃柴進，宋先鋒部下正將小旋風的便是。隨行雲奉尉卽是浪子燕青。今者已知得洞中內外備細，若有人活捉得方臘的，高官任做，細馬揀騎；三軍投降者，俱免血刃；抗拒者全家斬首。』回身引領四將，招起大軍，殺入洞中。方臘領着內侍近臣，在幫源洞頂上，看見殺了方杰，三軍潰亂，情知事急，一脚踢翻了金交椅，便望深山中奔走。宋江領起大隊軍馬，分開五路殺入洞來，爭捉方臘。不想已被方臘逃去，止拿得侍從人員。燕青搶入洞中，叫了數箇心腹伴當，去那庫裏擄了兩擔金珠細軟出來，就內宮禁苑放起火來。柴進殺入東宮時，那金芝公

潘 水

主自縊身死。柴進見了，就運宮苑燒化。以下細人，放其各自逃生。衆軍將都入正宮，殺盡嬪妃彩女，親軍侍御，皇親國戚，都擄掠了方臘內宮金帛。宋江大縱軍將入宮，搜尋方臘。却說阮小七殺入內苑深宮裏面，搜出一箱，却是方臘僞造的平天冠，袞龍袍，碧玉帶，白玉珪，無憂履。阮小七看見上面都是珍珠異寶，龍鳳錦文，心裏想道：「這是方臘穿的，我便着一着也不打緊。」便把袞龍袍穿了，繫上碧玉帶，着了無憂履，戴起平天冠，却把白玉珪插放懷裏，跳上馬，手執鞭，跑出宮前。三軍衆將只道是方臘，一齊鬧動，搶將攏來，看時却是阮小七，衆皆大笑。這阮小七也只把做好嬉，騎着馬東走西走，看那衆將多軍搶擄。正在那裏鬧動，早有童樞密帶來的大將王稟，趙譚，入洞助戰，聽得三軍鬧嚷，只說拿得方臘，逕來爭功，却見是阮小七穿了御衣服，戴着平天冠，在那裏嬉笑。王稟，趙譚罵道：「你這厮莫非要學方臘，做這等樣子！」阮小七大怒，指着王稟，趙譚道：「你這兩箇，直得甚鳥！若不是俺哥哥宋公明時，你這兩箇驢馬頭，早被方臘已都砍下了。今日我等衆將弟兄，成了功勞，你們顛倒來欺負。朝廷不知脩細，只道是兩員大將來協助成功。」王稟，趙譚大怒，便要阮小七火併，當時阮小七奪了小校鎗，便奔上來截王稟。呼延灼看見，急飛馬來隔開。己自有軍校報知宋江，飛馬來到，見阮小七穿着御衣服，宋江，吳用喝下馬來，剝下違禁衣服，丟去一邊。宋江陪話，解勸王稟，趙譚，二人雖被宋江並衆將勸和了，只是記恨於心。當日幫源洞中殺的屍橫遍野，流血成渠，按宋鑑所載，斬殺方臘暨兵二萬餘級。當下宋江傳令，教四下舉火，盪臨燒毀宮殿，龍樓風閣，內苑深宮

水 滸

，珠軒翠屋，盡皆焚化。有詩爲證：

黃屋朱軒半入雲，塗膏帶血自訢訢，若還天意容奢侈，瓊室阿房可不焚。

當時宋江等衆將監看燒毀已了，引軍都來洞口屯駐，下了寨柵，計點生擒人數，只有賊首方臘未曾獲得。傳下將令，教軍將沿山搜捉，告示鄉民，但有人拿得方臘者，奏聞朝廷，高官任做；知而首者，隨即給賞。却說方臘從藉瀾洞山頂落路而走，便望深山曠野，透嶺穿林，脫了赭黃袍，丟去金花襖頭，脫下朝靴，穿上草履麻鞋，爬山奔走，要逃性命，連夜退過五座山頭，走到一處山凹邊，見一箇草菴嵌在山凹裏。方臘肚中饑餓，却待正要去茅菴內尋討些飯喫。只見松樹背後，轉出一箇胖大和尚來，一禪杖打翻，便取條繩索綁了。那和尚不是別人，是花和尚魯智深。拿了方臘，帶到草菴中，取了些飯喫，正解出山來，却好迎着搜山的軍健，一同綁住，捉來見宋先鋒。宋江見拿得方臘大喜，便問道：「吾師你却如何正等得這賊首着？」魯智深道：「洒家自從在烏龍嶺上，萬松林裏廝殺，追趕夏侯成入深山裏去，被洒家殺了。貪戰賊兵，直趕入亂山深處，迷踪失徑，迤邐隨路尋去，正到曠野琳狼山內，忽遇一箇老僧，引領洒家到此處茅菴中囑付道：『柴米菜蔬都有，只在此間等候。但見箇長大漢從松林深處來，你便捉住。』夜來望見山前火起，小僧看了一夜，又不知此間山徑，路數是何處。今早正見這賊爬過山來，因此俺一禪杖打翻，就捉來綁了，不想正是方臘。宋江又問道：『那一箇老僧今在何處？』魯智深道：『那箇老僧，自引小僧到茅菴裏，分付了柴米出來，竟不知投何處去了。』宋江道：『那和尚眼見得是聖僧羅漢，如此顯靈。令吾師成此

水滸

大功，回京奏聞朝廷，可以還俗，爲官在京師，圖箇蔭子封妻，光耀祖宗，報答父母劬勞之恩。』魯智深答道：『洒家心已成灰，不願爲官，只圖尋箇淨了去處，安身立命足矣。』宋江道：『吾師既不肯還俗，便到京師去住持一箇名山大刹，爲一僧首，也光顯宗風，亦報答得父母。』智深聽了，搖首叫道：『都不要，要多也無用，只得箇箇圖屍首便是強了。』宋江聽罷，默上心來，各不喜歡。點本部下將佐，俱已數足。教將方臘陷車盛了，解上東京，面見天子。催起三軍，帶領諸將，離了幫源洞清溪縣，都回睦州。却說張招討會集劉都督，童糧密，從，耿二叅參，都在睦州聚齊，合兵一處，屯駐軍馬。見說宋江獲了大功，拿住方臘，解來睦州，衆官都來慶賀。宋江等諸將參拜已了，張招討道：『已知將軍邊塞勞苦，損折弟兄，今已全功，實爲萬幸。』宋江再拜泣涕道：『當初小將等一百八人，破遼還京，都不曾損了一箇。誰想首先去了公孫勝，京師已留下數人。克後揚州，渡大江，怎知十停去七。今日宋江雖存，有何面目再見山東父老，故鄉親戚。』張招討道：『先鋒休如此說。自古道，貧富貴賤，宿生所載，壽夭短長，人生分定。常言道，有福人送無福人。何以損折將佐爲恥？今日成功名顯，朝廷知道，必當重用，封官賜爵，光顯門閥，衣錦還鄉，誰不稱羨。聞事不須掛意，只願收拾回軍。』宋江拜謝了總兵等官，自來號令諸將。張招討已傳下軍令，教把生擒到賊徒僞官等衆，除留方臘另行解赴東京，其餘從賊，都就睦州市曹，斬首施行。所有未收去處，衢，婺等縣，賊役曠官，得知方臘已被擒獲，一半逃散，一半自行投首。張招討盡皆准首，復爲良民。就行出榜，去各處招撫，以安百姓。其餘隨從賊徒，不傷人者，亦准其

水滸

自首投降，復為鄉民，撥還產業田園。克復州縣已了，各調守禦官軍，護境安民，不在話下。再說張招討衆官都在睦州，設太平宴，慶賀衆將官僚，賞勞三軍將校。傳令教先鋒頭目，收拾朝京。軍令傳下，各各准備行裝，陸續登程。且說先鋒使宋江，思念亡過衆將，洒然淚下。不想患病在杭州，張橫，穆弘等六人，朱富，穆春看視，共是八人在彼。後亦各患病身死，止留得楊林，穆春到來，隨軍征進。想起諸將勞苦，今日太平，當以超度，便就睦州宮觀淨處，揚起長旛，修設超度九幽拔罪好事，做三百六十分羅天大醮，追薦前亡後化列位偏正將佐已了。次日推牛宰馬，致備牲醴，與同軍師吳用等衆將，俱到烏龍神廟裏，焚帛享祭烏龍大王，謝祈龍君獲佑之恩。回至寨中，所有部下正偏將佐，陣亡之人，收得屍骸者，俱令各自安葬已了。宋江與盧俊義收拾軍馬，將校人員，隨張招討回杭州，聽候聖旨，班師回京。衆多將佐功勞，俱各造冊，上了文簿，進呈御前。先寫表章申奏天子，三軍齊備陸續起程。宋江看了部下正偏將佐，止剩得三十六員回軍。那三十六人是：

- | | | | | | |
|--------|--------|-------|--------|--------|--------|
| 呼保義宋江 | 玉麒麟盧俊義 | 智多星吳用 | 大刀關勝 | 豹子頭林冲 | 雙鞭呼延灼 |
| 小李廣花榮 | 小旋風柴進 | 撲天鵬李應 | 美髯公朱仝 | 花和尚魯智深 | 行者武松 |
| 神行太保戴宗 | 黑旋風李逵 | 病關索楊雄 | 浪江龍李俊 | 活閻羅阮小七 | 浪子燕青 |
| 神機軍師朱武 | 鎮三山黃信 | 病尉遲孫立 | 混世魔王樊瑞 | 轟天雷凌振 | 鐵面目裴宣 |
| 神算子蔣敬 | 鬼臉兒杜興 | 鐵扇子宋清 | 獨角龍鄒潤 | 一枝花蔡慶 | 錦豹子楊林 |
| 小過關穆春 | 出洞蛟童威 | 獨江廳童猛 | 蝦上旱時遷 | 小尉遲孫新 | 母大蟲顧大嫂 |

潯水

當下宋江軍同衆將，引兵馬離了睦州，前望杭州進發，正是收軍鏖鏖千山震，得勝旗開十里紅。於路無話，已回到杭州。因張招討軍馬在城，宋先鋒且屯兵在六和塔駐札，諸將都在六和寺安歇，先鋒使宋江盧俊義早晚入城聽令。且說魯智深自與武松在寺中一處歇馬聽候，看見城外江山秀麗，景物非常，心中歡喜。是夜月白風清，水天共碧，二人正在僧房裏，睡至半夜，忽聽得江上潮聲雷響。魯智深是關西漢子，不曾省得浙江潮信，只道是戰鼓響，賊人生發，跳將起來，摸了禪杖，大喝着便搶出來。衆僧吃了一驚，都來問道：「師父何爲如此？趕出何處去？」魯智深道：「酒家聽得戰鼓響，待要出去廝殺。」衆僧都笑將起來道：「師父錯聽了，不是戰鼓響，乃是錢塘江潮信響。」魯智深見說，吃了一驚，問道：「師父，怎地喚做潮信響？」寺內衆僧推開牕，指着那潮頭，叫魯智深看說道：「這潮信日夜兩番來，并不違時刻。今朝是八月十五日，合當三更子時潮來。因不失信，謂之潮信。」魯智深看了，從此心中忽然大悟，拍掌笑道：「俺師父智真長老曾囑付與酒家四句偈言，道是『逢夏而擒，』，俺在萬松林裏廝殺，活捉了簡夏侯成；『遇臘而執』，俺生擒方臘。今日正應了『聽潮而圓，見信而寂』。俺想既逢潮信，合當圓寂。衆和尚，俺家問你，如何喚做圓寂？」寺內衆僧答道：「你是出家人，還不省得佛門中圓寂便是死。」魯智深笑道：「既然死乃喚做圓寂，酒家今已必當圓寂。頗與俺燒桶湯來，酒家沐浴。」寺內衆僧都只道他說要，又見他這般性格，不敢不依他，只得喚道人燒湯來，與魯智深洗浴，換了一身御賜的僧衣。便叫部下軍校去報宋公明先鋒哥哥，來看酒家。又問寺內衆僧處，討紙筆寫了一篇頌子，去法堂上捉把

水 滸

禪椅，當中坐了，焚起一爐好香，放了那張紙在禪床上，自疊起兩隻腳，左脚踏在右腳，自然天性騰空，比及宋公明見報，急引衆頭領來看時，魯智深已自坐在禪椅上不動了。頌曰：平生不修善果，只愛殺人放火，忽地頓開金鎖，這裏扯斷玉鎖，咦，錢塘江上潮信來，今日方知我是我！

宋江與盧俊義看了禱語，嗟歎不已。衆多頭領都來看視魯智深焚香拜禮。城內張招討並童樞密等衆官，亦來拈香拜禮。宋江自取出金帛，依散衆僧，做箇三晝夜功果，合箇朱紅龕子盛了，直去請徑山住持大惠禪師，來與魯智深下火。五山十刹禪師，都來誦經。迎出龕子，去六和塔後燒化。那徑山大惠禪師手執火把，直來龕子前，指着魯智深，道幾句法語是：

魯智深，魯智深，起身自綠林：兩隻放火眼，一片殺人心。忽地隨潮歸去，果然無處跟尋！咄，解使滿空飛白玉，能令大地作黃金。

大惠禪師下了火已了。衆僧誦經懺悔，焚化龕子，在六和塔山後收取骨殖，葬入塔院。所有魯智深隨身多餘衣鉢，及朝廷賞賜金銀，并各官布施，盡都納入六和寺裏常住公用。渾鐵禪杖并早布直裰，亦留於寺中供養。當下宋江看視武松，雖然不死，已成廢人，武松對宋江說道：『小弟今已殘疾，不願赴京朝覲。盡將身邊金銀賞賜，都納此六和寺中陪堂公用，已作清閒道人，十分好了。哥哥造冊，休寫小弟進京。』宋江見說：『任從你心。』武松自此只在六和寺中出家，後至八十善終，這是後話。再說先鋒宋江，每日去城中聽令，待張招討中軍人馬前進，已將軍兵入城屯扎。半月中間，朝廷天使到來，奉聖旨令先鋒宋江等班師回京

泚 水

。張招討，童樞密，都督劉光世，從，耿二參謀，大將王稟，趙讀中軍人馬，陸續先回京師去了，宋江等隨即收拾軍馬回京。比及起程，不想林冲染患風病癱了，楊雄發背瘡而死，時邇又感得腸痧而死，宋江見了，感傷不已。丹徒縣又申將文書來報，說楊志已死，葬於本縣山園。林冲風癱又不能痊，就留在六和寺中，教武松看視，後半載而亡。再說宋江與同諸將離了杭州，望京師進發，只見浪子燕青私自來勸主人盧俊義道：『小乙自幼隨侍主人，蒙恩感德，一言難盡。今既大事已畢，欲同主人納還原受官誥，去隱跡埋名，尋箇僻淨去處，以終天年，未知主人意下若何？』盧俊義道：『自從梁山泊歸順宋朝已來，俺弟兄們身經百戰，動勞不易，邊塞苦楚，弟兄損折，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正要衣錦還鄉，圖箇封妻蔭子，你如何却尋這等沒結果？』燕青笑道：『主人差矣，小乙此去，正有結果。只恐主人此去無結果耳。』若燕青可謂知進退存亡之機矣。有詩爲證：

略地攻城志已酬，陳辭欲伴亦松遊，時人苦把功名戀，只怕功名不到頭。

盧俊義道：『燕青，我不會存半點異心，朝廷如何負我？』燕青道：『主人豈不聞韓信立下十大功勞，只落得未央宮中斬首；彭越黥爲肉醬，英布弓弦藥酒。主公你可尋思，禍到臨頭難走。』盧俊義道：『我聞韓信三齊擅自稱王，教陳豨造反；彭越殺身，亡家大梁，不朝高祖；英布九江守任，要謀漢帝江山，以此漢高帝詐遊雲夢，令呂后斬之。我雖不曾受這般重爵，亦不會有此等罪過。』燕青道：『既然主公不聽小乙之言，只怕悔之晚矣。小乙本待去辭宋先鋒，他是箇義重的人，必不肯放，只此辭別主公。』盧俊義道：『你辭我待要那裏去

水 滸

？」燕青道：「也只在主公前後。」盧俊義笑道：「原來也只恁地，看你到那裏。」燕青納頭拜了八拜，當夜收拾了一擔金珠寶貝，挑着竟不知投何處去了。次日早晨，軍人收得字紙一張，來報覆宋先鋒。宋江看那一張字紙上面，寫道是：

辱弟燕青百拜懇告

先鋒主將麾下，自蒙收錄，多感厚恩，效死幹功，補報難盡。今自思命簿身微，不堪國家任用，情願退居山野，爲一閒人。本待拜辭，恐主將義氣深重，不肯輕放，連夜潛去。今留口號四句拜辭，望乞主帥恕罪：

鴈序分飛自可驚，納還官詔不求榮。身邊自有君王赦，洒脫風塵過此生。

宋江看了燕青的書，並四句口號，心中鬱悒不樂。當時盡收拾損折將佐的官詔牌面，送回京師繳納還官。宋兵人馬，迤邐前進，比及行至蘇州城外，只見混江龍李俊，伴中風疾，倒在床上，手下軍人來報宋先鋒。宋江見報，親自領醫人來看治。李俊道：「哥哥休悞了回軍的程限，朝廷見責，亦恐張招討先回日久。哥哥憐憫李俊時，可留下童威，童猛看視兄弟，待病體痊可，隨後趕來朝覲。哥哥軍馬，請自赴京。」宋江見說，心雖不然，倒不疑慮，只得引軍前進。又被張招討行文催趲，宋江只得留下李俊，童威，童猛三人，自同諸將上馬赴京去了。且說李俊三人，竟來尋見費保四箇，不負前約，七人都任榆柳莊上商議定了，盡將家私打造船隻，從太倉港乘駕出海，自投化外國去了。後來爲暹羅國之主，童威，費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職，自取其樂，另霸海濱，這是李俊的後話。詩曰：

潯水

知幾君子事，明哲邁夷倫，重結義中義，更全身外身。潯水舟無繫，榆莊柳又新。誰知天海闊，別有一家人。

再說宋江等諸將一行軍馬，在路無話，復過常州，潤州相戰去處，宋江無不傷感。軍馬渡江，十存二三，過揚州，進淮安，望京師不遠了。宋江傳令，叫衆將各准備朝覲。三軍人馬，九月二十後，回到東京，張招討中軍人馬先進城去，宋江等軍馬只就城外屯住，扎營於舊時陳橋驛，聽候聖旨。此時有先前留下伏侍李俊等小校，從蘇州來，報說李俊原非患病，只是不願朝京爲官，今與童威、童猛不知何處去了。宋江又復嗟歎。叫裴宣寫錄見在朝京大小正偏將佐數目，共計二十七員，並歿于王事者，俱錄其名數，寫成謝恩表章，仍令正偏將佐，俱各准備鸞頭公服，伺候朝見天子。三日之後，上皇設朝，近臣奏聞，天子敕宣宋江等面君朝見，此日東方漸明，宋江、盧俊義等二十七員將佐，承旨即忙上馬入城，東京百姓看了時，此是第三番朝見。想這宋江等初受招安時，却奉聖旨，都穿御賜的紅綠錦襖子，懸掛金銀牌面，入城朝見；破遼兵之後，回京師時，天子宣命，都是披袍掛甲，戎裝入朝朝見。今番太平回朝，天子特命文扮，却是幞頭公服，入城朝覲。東京百姓看了，只剩得這幾箇回來，衆皆嗟嘆不已。宋江等二十七人，來到正陽門下，齊齊下馬入朝，侍御史引至丹墀玉階之下，宋江、盧俊義爲首，上前八拜，退後八拜進中八拜，三八二十四拜，揚塵舞踏，山呼萬歲，君臣禮足，徽宗天子看見宋江等，只剩得這些人員，心中嗟念。上皇命都宣上殿，宋江、盧俊義引領衆將，都上金階，齊跪在珠簾之下。上皇命賜衆將平身，左右近臣，早把珠簾捲

水 滸

起，天子乃曰：『朕知卿等衆將，收勦江南，多負勞苦，卿等弟兄損折大半，朕聞不勝傷悼。』宋江垂淚不止，仍自再拜奏曰：『以臣鹵鈍薄才，肝腦塗地，亦不能報國家大恩。昔日念臣共聚義兵一百八人，登五臺發願，誰想今日十損其八，謹錄人數，未敢擅便具奏，伏望天慈，俯賜聖鑑。』上皇曰：『卿等部下歿於王事者，朕命各墳加封，不沒其功。』宋江再拜，進上表文一通，表曰：

平南都總管正先鋒使臣宋江等謹上表，伏念臣江等愚拙庸才，孤陋俗吏，往犯無涯之罪，幸蒙莫大之恩，高天厚地豈能酬，粉骨碎身何足報。股肱竭力，離水泊以除邪，兄弟同心，登五臺而發願；全忠秉義，護國保民。幽州城鏖戰遼兵，清溪洞力擒方臘，雖則微功上達，奈綠良將下沉。臣江日夕憂懷，日暮悲愴，伏望天恩，俯賜聖鑑，使已歿者皆蒙恩澤，在生者得庇洪休，臣江乞歸田野，願作農民，實陛下仁育之賜。臣江等不勝戰慄之至，謹錄存歿人數，隨表上進以聞。

陣亡正偏將佐五十九員：

正將一十四員

- 秦明 徐寧 董平 張清 劉唐 史進 索超 張順 阮小二 阮小七 阮小五 雷橫
- 石秀 解珍 解寶
- 偏將四十五員

- 宋萬 焦挺 陶宗旺 韓滔 彭玘 鄒天壽 曹正 王定六 宣贊 孔亮 施恩 郝思

水滸

文雲飛 周通 龔旺 鮑旭 段景住 侯健 孟康 王英 扈三娘 項充 李袞 燕

順馬麟 單廷珪 魏定國 呂方 郭盛 歐鵬 陳達 楊春 郁保四 李忠 薛永

李雲 石勇 杜遷 丁得孫 鄒淵 李立 湯隆 蔡福 張青 孫二娘

於路病故正偏將佐一十員：

正將五員

林冲 楊志 張橫 穆私 楊雄

偏將五員

孔明 朱貴 朱富 白勝 時遷

杭州六和寺坐化正將一員：

魯智深

折臂不願恩賜，六和寺出家正將一員：

武松

舊在京回還鄆州出家正將一員：

公孫勝

不願恩賜，於路上去正偏將四員：

正將二員

燕青 李俊

水滸

偏將二員

童威 童猛

舊留在京師，並取回醫士，見在京偏將五員：

安道全 皇甫端 金大堅 蕭讓 樂和

見在朝覲正偏將佐二十七員：

正將一十二員

宋江 盧俊義 吳用 關勝 呼延灼 花榮 柴進 李應 朱仝 戴宗 李逵 阮小七

偏將一十五員

朱武 黃信 孫立 樊瑞 凌振 裴宣 蔣敬 杜興 宋清 鄒潤

蔡慶 楊林 楊春 孫新 顧大嫂

宣和五年九月 日先鋒使臣宋江 副先鋒臣 盧俊義等謹上

表

上皇覽表，嗟歎不已，乃曰：『卿等一百八人，上應星曜，今止有二十七人見存，又辭去了四箇，真乃十去其八矣。』隨降聖旨，將這已歿於王事者，正將偏將，各授名爵；正將封爲忠武郎，偏將封爲義節郎。如有子孫者，就分赴京，照名承襲官爵；如無子孫者，勅賜立廟，所在享祭。惟有張順顯靈有功，勅封金華將軍，僧人魯智深擒獲賊寇有功，善終坐化於大刹，加贈義烈照賢禪師，武松對敵有功，傷殘折臂，見於六和寺出家，封清忠祖師，賜錢十

澹 水

萬貫，以終天年。已故女將二人：扈三娘加贈花陽制夫人，孫二娘加贈德郡君。見在朝覲，除先鋒使另封外，正將十員各授武節將軍，諸州統制；偏將十五員，各授武奕郎，諸路都統領，管軍管民，省院聽調；女將一員，顧大嫂，封授東源縣君。

先鋒使宋江加授武德大夫，楚州安撫使，兼兵馬都總管，

副先鋒盧俊義加授武功大夫，廬州安撫使，兼兵馬副總管，

軍師吳用授武勝軍承宣使，關勝授大名府正兵馬總管，

呼延灼授御營兵馬指揮使，花榮授應天府兵馬都統制，

柴進授橫海軍滄州都統制，李應授中山府鄆州都統制，

朱仝授保定府都統制，戴宗授兗州府都統制，

李逵授鎮江潤州都統制，阮小七授蓋天軍都統制。

上皇勅命各各正偏將佐，封官授職，謝恩聽命，給付賞賜；偏將一十五員，各賜金銀三百兩，綵緞五表裏；正將一十員，各賜金銀五百兩，綵緞八表裏；先鋒使宋江，盧俊義各賜金銀一千兩，錦緞十表裏，御花袍一套，名馬一匹。宋江等謝恩畢，又奏：『睦州烏龍大王二次顯靈，護國保民，救護軍將，以致全勝。』上皇准奏，聖勅加封忠靖靈德普祐尊惠龍王。御筆改睦州爲嚴州，歙州爲徽州，因是方臘造反之地，各帶反文字體；清溪縣改爲淳安縣，幫源洞鑿開爲山島。勅委本州官庫內支錢，起建烏龍大王廟，御賜牌額，至今古跡尙存江南。但是方臘殘破去處，被害人民，普免差徭三年。當日宋江等各各謝恩已了，天子命設太平筵

水 滸

宴，慶賀功臣，文武百官，九卿四相，同登御宴。是日賀宴已畢，衆將謝恩。宋江又奏：『臣部下自梁山泊受招安，軍卒亡過大半，尚有願還家者，乞陛下聖恩優恤。』天子准奏，降勅如願爲軍者，賜錢一百貫，絹十疋，於龍猛，虎威二營收操，月支俸糧養贍；如不願者，賜錢二百貫，絹十疋，各令回鄉爲民當差。宋江又奏：『臣生居鄆城縣，獲罪以來，自不敢還鄉，乞聖上寬恩給假，回鄉拜掃，省視親族，却還楚州之任，未敢擅便，乞請聖旨。』上皇聞奏大喜，再賜錢十萬貫，作還鄉之資，宋江謝恩已罷，辭駕出朝。次日中書省作太平筵宴，管待衆將。第三日樞密院又設宴慶賀太平。其張招討，劉都督，童樞密，從，耿二叅謀，王，趙二大將，朝廷自陞重爵，不在此本話內。太乙院題本，奏請聖旨，將方臘於東京市曹上，凌遲處死，劄了三日示衆。有詩爲證：

宋江重賞陞官日，方臘富刑受劄時，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再說宋江奏請了聖旨，給假回鄉省親，部下軍將願爲軍者，報名送發龍猛，虎威二營收操，關給賞賜，馬軍守備，願爲民者，關請銀兩，各各還鄉爲民當差。部下偏將，亦各請受恩賜，聽除管軍管民，護境爲官，關領語命，各人赴任，與國安民。宋江分派已了，與衆暫別，自引兄弟宋清，帶領隨行軍健一二百人，挑擔御物行李，衣裝賞賜，離了東京，望山東進發。宋江，宋清在馬上衣錦還鄉，離了京師，回歸故里，於路無話。自來到山東鄆城縣宋家村鄉中，故舊父老親戚都來迎接，宋江回到莊上，不期宋太公已死，靈柩尙存，宋江，宋清痛哭傷感，不勝哀戚。家眷莊客都來拜見宋江，莊院田產，家私什物，宋太公存日整置得齊備

水 滸

，亦如舊時。宋江在莊上修設好事，請僧命道，修建功果，薦拔亡過父母宗親，州縣官僚，探望不絕。擇日選時，親扶太公靈柩，高原安葬，是日本州官員，親鄰父老，賓朋眷屬，盡來送葬已了，不在話下。宋江思念玄女娘娘願心未酬，將錢五萬貫，命工匠人等重建九天玄女娘娘廟宇，兩廊山門，粧飾聖像，彩畫兩廊，俱已完備，不覺在鄉日久，誠恐上皇見責，選日除了孝服，又做了幾日道場，次後設一大會，請當村鄉尊父老，飲宴酌杯，以叙間別之情，次日親戚亦皆置筵慶賀，不在話下。宋江將莊院交割與次弟宋滿，雖受官爵，只在鄉中務農，奉祀宗親香火，將多餘錢帛，散惠下民。宋江在鄉中住了數月，辭別鄉老故舊，再回東京，與衆弟兄相見。衆人有搬取老小家眷回京住的，有往任所去的，亦有夫主兄弟歿於王事的，朝廷已自頒降恩賜金帛，令歸鄉里，優恤其家。宋江自到東京，發遣回鄉，都已完足，朝前聽命，辭別省院諸官，收拾赴任。只見神行太保戴宗來探宋江，坐間說出一席話來。有分數宋公明生爲鄆城縣英雄，死作蓼兒洼土地。正是凜凜清風生廟宇，堂堂遺像在凌煙。畢竟戴宗對宋江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宋公明神聚蓼兒洼 徽宗帝夢遊梁山泊

話說宋江衣錦還鄉，還至東京，與衆弟兄相會，令其各人收拾行裝，前往任所，嘗有神行太保戴宗來探宋江，二人坐開閒話，只見戴宗起身道：『小弟已蒙聖恩，除授兗州都統制，今情願納下官誥，要去泰安州嶽廟裏陪堂，求開過了此生，實爲萬幸。』宋江道：『賢弟何故行此念頭？』戴宗道：『是弟夜夢峯府君勾喚，因此發了這片善心。』宋江道：『賢弟生身既爲神行太保，他日必作嶽府靈聰。』自此相別之後，戴宗納還了官誥，去到泰安州嶽廟裏陪堂出家，每日懇懇，奉祀聖帝香火，虔誠無忽。後數月一夕無恙，請衆道伴，相辭作別，大笑而終。後來在嶽廟裏累次顯靈，州人廟祝，隨塑戴宗神像於廟裏，胎骨是他真身。又有阮小七受了誥命，辭別宋江，已往蓋天軍做都統制職事，未及數月，被大將王禀，趙譚懷挾幫源洞辱罵舊恨，累累於重樞密前訴說阮小七的過失：『曾穿着方臘的赭黃袍，龍衣，玉帶，雖是一時戲耍，終久懷心不良，亦且蓋天軍地僻人蠻，必致造反。』童貫把此事達知蔡京，奏過天子，請降了聖旨，行移公文，到彼處追奪阮小七本身的官誥，復爲庶民。阮小七見了，心中也自歡喜，帶了老母，回還梁山泊石碣村，依舊打魚爲生，奉養老母，以終天年。後來壽至六十而亡。且說小旋風柴進，在京師見戴宗納還官誥，求開去了，又見說朝廷追奪了阮小七官誥，不合戴了方臘的平天冠，龍衣玉帶，意在學他造反，罰爲庶民，尋思我亦曾在方臘處做駟馬，倘或日後奸臣們知得，於天子前讒佞，見責起來，追了誥命，豈不受辱。

水滸

澹 水

不如自識時務，免受玷辱。推稱風疾病患，不時舉發，難以任用，情願納還官誥，求閒爲農。辭別衆官，再回滄州橫海郡爲民，自在過活。忽然一日，無疾而終。李應受中山府都統制，赴任半年間，柴進求閒去了，自思也推稱風癱不能爲官，申達省院，繳納官誥，後還故鄉獨龍岡村中過活。後與杜興一處作富豪，俱得善終。關勝在北京太名府總管兵馬，甚得軍心，衆皆欽伏。一日操練軍馬回來，因大醉失腳踏馬，得病身亡。呼延灼受御營指揮使，每日隨駕操備，後領大軍，破大金兀朮四太子，出軍殺至淮西陣亡。只有朱全在保定府管軍有功，後隨劉光世破了大金，直做到太平軍節度使。花榮帶同妻小妹子，前赴應天府到任；吳用自來單身，只帶了隨行安童，去武勝軍到任；李逵亦是獨自帶了兩箇僕從，自來濶州到任。話說爲何只說這三箇到任，別的都說了絕後結果？爲這七員正將，都不厮見着，先說了結果；後這五員正將，宋江，盧俊義，花榮，吳用，李逵，還有厮會處，以此未說絕了結果。下來便見，再說宋江，盧俊義在京師，都分派了諸將賞賜，各各令其赴任去訖。歿于王事者，正將家眷人口，關給與恩賞錢帛金銀，仍各送回故鄉，聽從其便。再有見在朝京偏將一十五員，除兄弟宋清還鄉爲農外，杜興已自跟隨李應還鄉去了；黃信仍任青州；孫立帶同兄弟孫新，顧大嫂并妻小，自依舊登州任用；鄒潤不願爲官，回登雲山去了；蔡慶跟隨關勝，仍回北京爲民；裴宣自與楊林商議了，自回飲馬川受職求閒去了；蔣敬思念故鄉，願回澤州爲民；朱武自來投授樊瑞道法，兩箇做了全真先生，雲遊江湖，去投公孫勝出家，以終天年；檀春自回揭陽鎮鄉中，復爲良民；凌振砲手非凡，仍受火藥局御營任用。舊在京師偏將五員：

水滸

安道全欽取回京，就於太醫院做了金紫醫官；皇甫端原受御馬監大使；金大堅已任內府御寶監爲官；蕭讓在蔡太師府中受職，作門館先生；樂和在駙馬王都尉府中，盡老清閒，終身快樂，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自與盧俊義分別之後，各自前去赴任。盧俊義亦無家眷，帶了數箇隨行伴當，自望廬州去了。宋江謝恩辭朝，別了省院諸官，帶同幾箇家人僕從，前往楚州赴任。自此相別，都各分散去了，亦不在話下。且說宋朝原來自太宗傳太祖帝位之時，說了誓願，以致朝代奸佞不清。至今徽宗天子，至聖至明，不期致被奸臣當道，讒佞專權，屈害忠良，深可憫念。當此之時，却是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箇賊臣，變亂天下，壞國壞家壞民。當有殿帥府太尉高俅，楊戩，因見天子重禮厚賜宋江等這夥將校，心內好生不然，兩箇自來商議道：『這宋江，盧俊義皆是我等仇人，今日倒吃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這等恩賜，却教他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惹人耻笑！』自古道，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楊戩道：『我有一計，先對付了盧俊義，便是絕了宋江一隻臂膊。這人十分英勇，若先對付了宋江，他若得知，必變了事，倒惹出一場不好。』高俅道：『願聞你的妙計如何。』楊戩道：『排出幾箇廬州軍漢，來省院首告，盧安撫招軍買馬，積草屯糧，意任造反。便與他申呈去太師府啟奏。和這蔡太師都瞞了。等太師奏過天子，請旨定奪，却令人賺他來京師，待上皇賜御食與他，於內下了些水銀，却墜了那人腰腎，做用不得，便成不得大事。再差天使，却賜御酒與宋江喫，酒裏也與他下了慢藥，只消半月之間，以定沒救。』高俅道：『此計大妙。』有詩：堪笑

澹 水

自古權奸害善良，不容忠義立家邦，皇天若肯明昭報，男作俳優女作倡。

兩箇賊臣計議定了，着心腹人出來，尋覓兩箇廬州土人，寫與他狀子，叫他去樞密院首告，「廬安撫在廬州即日招軍買馬，積草屯糧，意欲造反，使人常往楚州結連安撫，宋江，通情起義。」樞密院却是童貫，亦與宋江等有讎，當即收了原告狀子，選呈來太師府啓奏。蔡京見了申文，便會官計議。此時高俅，楊戩俱各在彼，四箇奸臣定了計策，引領原告人入內，啟奏天子。上皇曰：「朕想宋江，廬俊義征討四方虜寇，掌握十萬兵權，尙且不生歹心；今已去邪歸正，焉肯背反。寡人不會虧負他，如何敢叛逆朝廷？其中有詐，未審虛的，難以准信。」當有高俅，楊戩在傍奏道：「聖上，道理雖然，人心難忖，想必是廬俊義嫌官卑職小，不滿其心，復懷反意，不幸被人知覺。」上皇曰：「可喚來寡人親問，自取實招。」蔡京，童貫又奏道：「廬俊義是一猛獸，未保其心，倘若驚動了他，必致走透，深爲未便；今後難以收捕。只可賺來京師，陛下親賜御膳御酒，將聖言撫諭之，窺其虛實動靜。若無，不必究問，亦顯陛下不負功臣之念。」上皇准奏，隨即降下聖旨，差一使命，逕往廬州，宣取廬俊義還朝，有委用的事。天使奉命，來到廬州，大小官員出郭迎接，直至州衙，開讀已罷。話休絮煩，廬俊義聽了聖旨宣取回朝，便同使命，離了廬州，一齊上了鋪馬來京。於路無話，早至東京皇城司前歇了。次日早到東華門外，伺候早朝。時有太師蔡京，樞密院童貫，太尉高俅，楊戩，引廬俊義於偏殿，朝見上皇，拜舞已罷，天子道：「寡人欲見卿一面。」又問：「廬州可容身否？」廬俊義再拜奏道：「托賴聖上洪福齊天，彼處軍民亦皆安泰。」上皇又

水滸

問了些閒話，俄延至午，尙膳厨官奏道：『進呈御膳在此，未敢擅便，乞取聖旨。』此時高俅，楊戩已把水銀暗地着放在裏面，供呈在御案上。天子當面將膳賜與盧俊義，盧俊義拜受而食。上皇撫諭道：『卿去廬州，務要盡心安養軍士，勿生非意。』盧俊義頓首謝恩，出朝回還廬州，全然不知四箇賊臣設計相害。俅、高、楊戩相謂曰：『此後大事定矣！』再說盧俊義星夜便回廬州來，覺道腰腎疼痛，動舉不得，不能乘馬，坐船回來。行至泗州、淮河，天數將盡，自然生出事來：其夜因醉，要立在船頭上消遣，不想水銀墜下腰跨，並骨髓裹去，冊立不牢；亦且酒後失脚，落於淮河深處而死。可憐河北、玉麒麟，屈作水中冤抑鬼。從人打撈起屍首，具棺槨殯於泗州高原深處，本州官員，動文書申覆省院，不在話下。且說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箇賊臣，計較定了，將泗州申達文書，早朝奏聞天子，說：『泗州申覆：盧安撫行至淮河，因酒醉墜水而死，臣等省院不敢不奏。今盧俊義已死，只恐宋江心內設疑，別生他事。乞陛下聖鑑，可差天使，齎御酒往楚州賞賜，以安其心。』上皇沈吟良久，欲道不准，未知其心意；欲准行，誠恐有弊。上皇無奈，終被奸臣讒佞所惑，片口張舌，花言巧語，緩裏取事，無不納受，遂降御酒二樽，差天使一人齎往楚州，眼目下便行。眼見得這使臣亦是高俅，楊戩二賊手下心腹之輩。天數只註宋公明合當命盡，不期被這奸臣們將御酒內放了慢藥在裏面，却教天使齎了選往楚州來。且說宋公明自從到楚州爲安撫，兼管總領兵馬，到任之後，惜軍愛民，百姓敬之如父母，軍校仰之若神明，訟庭肅然，六事俱備，人心既服，軍民欽敬。宋江公事之暇，時常出郭遊翫。原來楚州南門外，有個去處，地名喚做

澣 水

蓼兒洼。其山四面都是水港，中有高山一座，其山秀麗，松柏森然，甚有風水，雖然是箇小去處，其內山峯環繞，龍虎踞盤，曲折峯巒，陟階臺砌，四圍港汊，前後湖蕩，儼然是梁山泊水滸寨一般。宋江看了，心中甚喜，自己想道：『我若死於此處，堪爲陰宅。』但若身開，常去遊翫，樂情消遣。話休絮煩，自此宋江到任以來，將及半載，時是宣和六年首夏初旬，忽聽得朝廷降賜御酒到來，與衆出郭迎接。入到公廨，開讀聖旨已罷，天使捧過御酒，教宋安撫飲畢，宋江亦將御酒回勸天使。天使推稱，自來不會飲酒。御酒宴罷，天使回京，宋江備禮饋送天使，天使不受而去。宋江自飲御酒之後，覺道肚腹疼痛，心中疑慮，想被下藥在酒裏。却自急令從人打聽那來使時，於路館驛，却又飲酒。宋江已知中了奸計，必是賊臣們下了藥酒，乃嘆曰：『我自幼學儒，長而通吏，不幸失身於罪人，竝不會行半點異心之事。今日天子輕聽讒佞，賜我藥酒，得罪何辜，我死不爭。只有李逵見在潤州都統制，他若聞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義之事壞了。只除是如此行方可。』連夜使人往潤州，喚取李逵，星夜到楚州，別有商議。且說李逵自到潤州爲都統制，只是心中悶倦，與衆終日飲酒，只愛貪杯。聽得宋江差人有請，李逵道：『哥哥取我，必有話說。』便同幹人下了船，直到楚州，逕入州治。拜見宋江，宋江道：『兄弟，自從分散之後，日夜只是想念衆人。吳用軍師，武勝軍又遠，花知寨在應天府，又不知消耗，只有兄弟在潤州鎮江較近，特請你來商量一件大事。』李逵道：『哥哥，甚麼大事？』宋江道：『你且飲酒。』宋江清進後廳，見成杯盤，隨即管待。李逵喫了半碗酒食，將至半酣，宋江便

水滸

道：『賢弟不知，我聽得朝廷差人齎藥酒來，賜與我喫，如死却是怎的好？』李逵大叫一聲：『哥哥，反了罷！』宋江道：『兄弟，軍馬盡都沒了，兄弟們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李逵道：『我鎮江有三千軍馬，哥哥這裏，楚州軍馬盡點起來，並這百姓，都盡數起來，併氣力招軍買馬，殺將去，只是再上梁山泊，倒快活，強似在這奸臣們手下受氣！』宋江道：『兄弟且慢着，再有計較。』原來那接風酒內，已下了慢藥。當夜李逵飲了酒，次日具舟相送。李逵道：『哥哥，幾時起義兵，我那裏也起軍來接應。』宋江道：『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賜藥酒與我服了，死在旦夕。我爲人一世，只主張忠義二字，不肯半點欺心。今日朝廷賜死無辜，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我死之後，恐怕你造反，壞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義之名，因此請將你來，相見一面；昨日酒中已與了你慢藥服了，回至潤州必死。你死之後，可來此處：楚州南門外有箇蓼兒洼，風草盡與梁山泊無異，和你陰魂相聚，我死之後，屍首定葬於此處，我已看定了也。』言訖，墜淚如雨，李逵見說，亦垂淚道：『罷！罷！罷！生時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箇小鬼。』言訖淚下，便覺道身體有些沉重。當時洒淚拜別了宋江，下船回到潤州，果然藥發身死。李逵臨死之時，付囑從人：『我死了，可千萬將我靈柩去楚州南門外蓼兒洼，和哥哥一處埋葬。』囑罷而死。從人置備棺槨盛貯，不負其言，扶柩而往。再說宋江自從與李逵別後，心中傷感，思念與用，花榮不得會面。是夜藥發，臨危囑付從人親隨之輩：『可依我言，將我靈柩殯葬此間南門外蓼兒洼高原深處，必報你衆人之德，乞依我囑。』言訖而逝。宋江從人置備棺槨，依禮殯葬。楚州

水滸

官吏聽從其言，不負遺囑，當與親隨人從，本州吏胥老幼，扶宋公明靈柩，葬於蓼兒洼。數日之後，李逵靈柩亦從潤州到來，葬於宋江墓側，不在話下。且說宋清在家患病，聞知家人回來報說，哥哥宋江已故在楚州，病在鄆城，不能前來津送；後又聞說葬於本州南門外蓼兒洼，只令得家人到來祭祀，看視墳塋，修築完備，回復宋清，不在話下。却說武勝軍承宣使軍師吳用自到任之後，常常心中不樂，每每思念宋公明相愛之心。忽一日心情恍惚，寢寢不安，至夜夢見宋江，李逵二人，扯住衣服說道：『軍師，我等以忠義爲主，替天行道於心，不會負了天子；今朝廷賜飲藥酒，我死無辜。身亡之後，見已葬於楚州南門外蓼兒洼深處。軍師若想舊日之交情，可到墳塋親來看視一遭。』吳用要問備細，撒然覺來，乃是南柯一夢，吳用淚如雨下，坐而待旦。得了此夢，寢食不安，次日便收拾行李，逕往楚州來。不帶從人，獨自奔來，前至楚州，果然宋江已死，只聞彼處人民，無不嗟嘆。吳用安排祭儀，直至南門外蓼兒洼，尋到墳塋，哭祭宋公明，李逵，就於墓前以手攔其墳塚哭道：『仁兄英靈不昧，乞爲昭鑒。吳用是一村中學究，始隨屍蓋，後遇仁兄，救護一命，坐享榮花，到今數十餘載，皆賴仁兄之德。今日既爲國家而死，托夢顯靈與我，兄弟無以報答，願得將此良夢，與仁兄同會於九泉之下。』言罷痛哭，正欲自縊，只見花榮從船上飛奔到於墓前。見了吳用，各喫一驚，吳學究便問道：『賢弟在應天府爲官，緣何得知宋兄已喪？』花榮道：『兄弟自從分散到任之後，無日身心得安，常想念衆兄之情。因夜得一異夢，夢見宋公明哥哥和李逵前來，扯住小弟，訴說朝廷賜飲藥酒鴆死，見葬於楚州南門外蓼兒洼高原之上。兄弟如不

水滸

棄舊，可到墳前看望一遭。因此小弟擲了家間，不避驅馳，星夜到此。」吳用道：「我得異夢亦是如此，與賢弟無異，因此而來。今得賢弟到此最好，吳某心中想念宋公明恩義難捨，交情難報，正欲就此處自縊而死，魂魄與仁兄同聚一處。身後之事，托與賢弟。」花榮道：「軍師既有此心，小弟便當隨從，亦與仁兄同歸一處。」似此真乃死生契合者。有詩爲證：

紅蓼洼中托夢長，花榮與用各悲傷，一腔義血元同有，豈忍田橫獨喪亡。

吳用道：「我指望賢弟看見我死之後，葬我於此；你如何也行此事？」花榮道：「小弟尋思宋兄長仁義難捨，思念難忘，我等在梁山泊時，已是大罪之人，幸然不死，感得天子赦罪招安，北討南征，建立功勳，今已姓揚名顯，天下皆聞，朝廷既已生疑，必然來尋風流罪過，倘若被他奸謀所施，誤受刑戮，那時悔之無及。如今隨仁兄同死於黃泉，也留得箇清名於世，屍必歸墳矣。」吳用道：「賢弟，你聽我說，我已單身，又無家眷，死却何妨；你今見有幼子嬌妻，使其何依？」花榮道：「此事不妨，自有囊篋，足以糊口；妻室之家，亦自有入料理。」兩箇大哭一場，雙雙懸於樹上，自縊而死。船上從人久等不見本官出來，都到墳前看時，只見吳用，花榮自縊身死。慌忙報與本州官僚，置備棺槨，葬於蓼兒洼宋江墓側，宛然東西四丘。楚州百姓感念宋江仁德忠義兩全，建立祠堂，四時享祭，里人祈禱，無不感應。且不說宋江在蓼兒洼累累顯靈，所求立應，却說道君皇帝在東京內院，自從賜御酒與宋江之後，聖意累累設疑，又不知宋江消息，常只掛念於懷。每日被高俅，楊戩議論，奢華受用所惑，只要閉塞賢路，謀害忠良。忽然一日，上皇在內宮閒翫，猛然思想起李帥師，就從地

水滸

道中和兩箇小黃門逕來到他後園中，拽動鈴索。李師師慌忙迎接聖駕，到於臥房內坐定。上皇便叫前後關閉了門戶，李師師檢衽向前起居已罷，天子道：『寡人近感微疾，見今神醫安道全看治，有數十日不曾來與愛卿相會，思慕之甚。今一見卿，朕懷不勝悅樂。』李師師奏道：『深蒙陛下眷愛之心，賤人愧感莫盡。』房內鋪設酒肴，與上皇飲酌取樂。纔飲過數杯，只見上皇神思困倦，點的燈燭熒煌，忽然就房裏起一陣冷風，上皇見箇穿黃衫的立在面前，上皇驚起問道：『你是甚人，直來到這裏？』那穿黃衫的人奏道：『臣乃是梁山泊宋江部下神行太保戴宗。』上皇道：『你緣何到此？』戴宗奏道：『臣兄宋江，只在左右，敢請陛下車駕同行。』上皇曰：『輕屈寡人車駕何往？』戴宗道：『自有清秀好去處，請陛下游毓。』上皇聽罷此語，便起身隨戴宗出得後院來。見馬車足備，戴宗請上皇乘馬而行，但見如雲似霧，耳聞風雨之聲，到一箇去處。但見：

漫漫煙水，隱隱雲山，不觀日月光明，只見水天一色。紅瑟瑟滿目蓼花，綠依依一洲蘆葉。雙雙鴻雁，哀鳴在沙渚磯頭。對對鶴鴿，倦宿在敗荷汀畔。霜楓簇簇，似離人點染淚波。風柳疎疎，如怨婦蹙蹙眉黛。淡月零星長夜景，涼風冷露九秋天。

當下上皇在馬上觀之不足，問戴宗道：『此是何處，要寡人到此？』戴宗指着山上關路道：『請陛下下去，到彼便知。』上皇縱馬登山，行過三重關道，至第三座關前，見有上百人騰伏在地，盡是披袍掛鎧，戎裝革帶，金盔金甲之將，上皇大驚，連問道：『卿等皆是何人？』只見爲頭一箇，風翅金盔，錦袍金甲，向前奏道：『臣乃梁山泊宋江是也。』上皇曰：『

水 滸

寡人已教卿在楚州爲安撫使，却緣何在此？」宋江奏道：「臣等謹請陛下到忠義堂上，容臣細訴衷曲枉死之冤。」上皇到忠義堂前下馬，上堂坐定。看堂下時，煙霧中拜伏着許多人，上皇猶豫不定。只見爲首的宋江上塔跪膝向前，垂淚啟奏上皇道：「卿何故淚下？」宋江奏道：「臣等雖曾抗拒天兵，素秉忠義，豈無分毫異心。自從奉陛下勅命招安之後，北退遼兵，東擒方臘，弟兄手足，十損其八。臣蒙陛下命守楚州，到任已來，與軍民水米無交，天地共知。今陛下賜臣藥酒，與臣服喫，臣死無憾，但恐李逵懷恨，輒起異心，臣特令人去潤州喚李逵到來，親與藥酒燒死。吳用，花榮亦爲忠義而來，在臣塚上，俱皆自縊而亡。臣等四人同葬於楚州南門外蓼兒洼，里人憐憫，建立祠堂於墓前。今臣等陰魂不散，俱聚於此，伸告陛下，訴平生衷曲，始終無異，乞陛下聖鑑。」上皇聽了大驚曰：「寡人親差天使，親賜黃封御酒，不知是何人換了藥酒賜卿？」宋江奏道：「陛下可問來使，便知奸弊所出。」上皇看見三關寨柵雄壯，慘然問曰：「此是何所，卿等聚會於此？」宋江奏曰：「此是臣等舊日聚義梁山泊也。」上皇又曰：「卿等已死，當往受生，何故相聚於此？」宋江奏道：「天帝哀憐臣等忠義，蒙玉帝符牒勅命，封爲梁山泊都土地，衆將已會於此；有屈難伸，特令戴宗屈萬乘之主，親臨水泊，懇告平日衷曲。」上皇曰：「卿等何不詣九重深院，顯告寡人？」宋江奏道：「臣乃幽陰魂魄，怎得到鳳閣龍樓！今者陛下出離宮禁，屈邀至此。」上皇曰：「寡人可以覩覩否？」宋江等再拜謝恩。上皇下堂，回首觀看堂上，牌額大書「忠義堂」三字，上皇點頭下階。忽見宋江背後，轉過李逵，手搯雙斧，厲聲高叫道：「皇帝皇

水滸

帝，你怎地聽信四箇賊臣挑撥，屈壞了我們性命！今日既見，正好報仇！」黑旋風說罷，輪起雙斧，逕奔上皇，天子喫這一驚，撒然覺來，乃是南柯一夢，渾身冷汗。閃開雙眼，見燈燭榮煌，李師帥猶然未寢。上皇問曰：「寡人恰在何處去來？」李師帥奏道：「陛下適間伏枕而臥。」上皇却把夢中神異之事，對李師帥一一說知。李師帥又奏曰：「凡人正直者必然爲神，莫非宋江端的已死，是他故顯神靈托夢與陛下？」上皇曰：「寡人來日必當舉問此事。若是如果死了，必須與他建立廟宇，勅封烈候。」李師帥奏曰：「若聖上果然加封，顯陛下不負功臣之德。」上皇當夜，嗟歎不已。次日臨朝，傳聖旨會羣臣於偏殿。當有蔡京，童貫，高俅，楊戩等，只慮恐聖上問宋江之事，已出宮去了；只有宿太尉等幾位大臣，在彼侍側。上皇便問宿元景曰：「卿知楚州安撫宋江消息否？」宿太尉奏道：「臣雖一向不知宋江消息，臣昨夜得一異夢，甚是奇怪。」上皇曰：「卿得異夢，可奏與寡人知道。」宿太尉奏曰：「臣夢見宋江親到私宅，戎裝慣帶，頂盔掛甲，見臣訴說陛下以藥酒見賜而亡，楚人憐其忠義，葬在楚州南門外蓼兒洼內，建立祠堂，四時享祭。」上皇聽罷，搖着頭道：「此誠異事！與朕夢一般。」又分付宿元景道：「卿可差心腹之人，往楚州體察此事有無，急來回報。」宿太尉是日領了聖旨，自出宮禁，歸到私宅，便差心腹之人，前去楚州探聽宋江消息，不在話下。次日上皇駕坐文德殿，見高俅，楊戩在側，聖旨問道：「汝等省院，近日知楚州宋江消息否？」一人不敢啓奏，各言不知。上皇展轉心疑，龍體不樂。且說宿太尉幹人已到楚州打探回來，備說宋江蒙御賜飲藥酒而死；已喪之後，楚人感其忠義，今葬於楚州蓼兒

澹 水

澹高山之上；更有吳用，花榮，李逵三人，一處埋葬；百姓哀憐，蓋造祠堂於墓前，春秋祭饗，虔誠奉祀，士庶祈禱，極有靈驗。宿太尉聽了，慌忙引領幹人，入內備將此事，回奏天子。上皇見說，不勝傷感。次日早朝，天子大怒，當百官前，責罵高俅，楊戩敗國奸臣，壞寡人天下。二人俯伏在地，叩頭謝罪。蔡京，童貫亦向前奏道：『人之生死，皆由注定，省院未有來文，不敢妄奏。昨夜楚州縱有申文到院，臣等正欲啓奏。』上皇終四賊被曲爲掩飾，不加其罪。當即喝退高俅，楊戩，便飭追要原齋御酒使臣，一見天使自離楚州回還，已死於路。宿太尉次日見上皇於偏殿，再以宋江忠義顯靈之事奏天子，上皇准宣宋江親弟宋清，承襲宋江名爵。不期宋清已感風疾在身，不能爲官，上表辭謝，只願韜城爲農。上皇憐其孝道，賜錢十萬貫，田三千畝，以贍其家，待有子嗣，朝廷錄用。後來宋清生一子宋安平，應過科舉，官至秘書學士，這是後話。再上皇具宿太尉所奏，親書聖旨，勅封宋江爲忠烈濟靈應候，仍勅賜錢，於梁山泊起蓋廟宇，大建祠堂，粧塑宋江等歿於王事諸多將佐神像，勅賜殿宇牌額，御筆親書，靖忠之廟。濟州奉勅，於梁山泊起造廟宇。但見：

金釘朱戶，玉柱銀門，畫棟雕梁，朱簷碧瓦。綠欄干低遶軒廊，繡簾幙高懸寶檻。五間大殿，中懸勅額金書。兩廡長廊，綵畫出朝入相。綠槐影裏，樞星門高接青雲。翠柳陰中，靖忠廟直侵霄漢。黃金殿上，塑宋公明等三十六員天罡正將；兩廊之內，列朱武爲頭七十二座地煞將軍。門前侍從猙獰，部下神兵勇猛。紙爐巧匠仞樓臺，四季焚燒楮帛。椀竿高懸掛長旛，二社鄉人祭饗。庶民恭敬正神祇，祀典朝參忠烈帝，萬年香火享無窮，千載功勳

水 滸

標史記。又有絕句一首，詩曰：

天罡盡已歸天界，地煞還應入地中，千古爲神皆廟食，高年青史播英雄。
後來宋公明累累顯靈，百姓四時享祭不絕。梁山泊內祈風得風，禱雨得雨；楚州蓼兒洼亦顯靈驗。彼處人民重建大殿，添設兩廊，奏請賜額，粧塑神像三十六員於正殿，兩廊仍塑七十二將，年年享祭，萬民頂禮，至今古跡尚存，史官有唐律二首哀輓，詩曰：

莫把行藏怨老天；韓彭赤族已堪憐！一心報國摧鋒日，百戰擒遼破膽年，
煞曜罡星今已矣，纔臣賊子尚依然。早知鴆毒埋黃壤，學取臨夷范蠡船！

又詩：

生當鼎食死封侯 男子生平志已酬 鐵馬夜嘶山月曉 玄猿秋嘯暮雲稠
不須出處求真跡 却喜忠良作話頭 千古蓼洼埋玉地 落花啼鳥總關愁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記號 00380 書號
Acc. No. Call No.

857.
317
:E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再版

版權所有

印行者 李 玄 伯

印刷者 燕 京 印 書 局

北京宣內未英胡同
電話南局三五〇七

總發行所 北京錫拉胡同一號李宅

代售處

各地中華書局
及各大大書坊

實價大洋二元七角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再版

版權所有

實價大洋二元七角

印行者 李 玄 伯

印刷者 燕 京 印 書 局

北京宣內未英胡同

電話南局三五〇七

北京錫拉胡同一號李宅

中華書局
大書坊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再版

版權所有

印行者 李 玄 伯

印刷者 燕 京 印 書 局

北京宣內未英胡同
電話南局三五〇七

總發行所 北京錫拉胡同一號李宅

代售處

各地中華書局
及各大大書坊

實價大洋二元七角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再版

版權所有

印行者 李 玄 伯

印刷者 燕 京 印 書 局

北京宣內未英胡同

電話南局三五〇七

總發行所 北京錫拉胡同一號李宅

代售處

各地中華書局
及各書坊

實價大洋二元七角

